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三四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三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4.6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三四册目次

經部・易類

易經詳說五十卷（二）

〔清〕冉覲祖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同治八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易經詳說無卷數》提要

易經詳說卷十五

噬嗑 序卦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既有可觀然後有來合之者也噬嗑所以次觀也噬齧也嗑合也口中有物間之齧而後合之也卦上下二剛爻而中柔外剛中虛人頤口之象也中虛之中又一剛爻爲頤中有物之象口中有物則隔其上下不得嗑必齧之則得嗑故爲噬嗑聖人以卦之象推之於天下之事在口則爲有物隔而不得合在天下則爲有强梗或讒邪間隔於其間故天下之事不得合也當用刑法小則懲戒大則誅戮以除去之然後天下之治得成矣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无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由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除去之則和合矣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也聖人觀噬嗑之象推之於天下萬事皆使去其間隔而合之則无不和且治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去天下之間在任刑罰故卦取用刑爲義在二體明照而威震乃用刑之象也

噬嗑亨利用獄

王注 噬齧也嗑合也凡物之不親由有間也物之不齊由有過也有間與過齧而合之所以通也刑克以通獄之利也

疏 孔疏去有過一邊專言有間極是

程傳 噬嗑亨卦自有亨義也天下之事所以不得亨者以有間也

噬而嗑之則亨通矣利用獄噬而嗑之之道宜用刑獄也天下之間非刑獄何以去之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於察獄也獄者所以究察情僞得其情則知爲間之道然後可以設防與致刑也

本義 噬齧也嗑合也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爲卦上下兩陽而中虛頤口之象九四一陽間於其中必齧之而後合故爲噬嗑其占當得亨通者有間故不通齧之而合則亨通矣又三陰三陽剛柔中半下動上明下雷上電本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以至於五而得其中是知以陰居陽雖不當位而利用獄蓋治獄之道唯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爲貴故筮得之者有其德則應其占也

臨山楊氏曰噬嗑除間之卦也除間以刑爲用故利用獄獄者所以治間而求其情也治而得其情則刑之而天下服矣故不言利用刑而曰利用獄也

廬山李氏曰噬嗑震下離上震雷離電天地生物有爲造物之梗者必用雷電擊搏之聖人治天下有爲民之梗者必用刑獄斷制之故噬嗑以去頤中之梗雷電以去天地之梗刑獄以去天下之梗也

蒙引 噬嗑噬而後嗑也嗑則亨矣利用獄不屬亨字至於六爻亦往往就用獄說噬嗑者正以獄之未決猶物之間反其既決則是非兩判猶物之噬而嗑也彖傳釋亨字只據噬嗑二字說更不牽連利用獄意又可以見利用獄之不止屬亨義也○獄非明无以照非威无以斷得中者威不至於過暴明不至於過察是也

亨者有間故不通噬之而嗑則亨通也此泛指萬事說利用獄事就治獄一事說○震之德爲動其象爲雷離之德爲明其象爲電下動以斷獄當則其斷如雷之威也上明以察獄電則其察如電之明也

附 亨不專屬利用獄而利用獄未嘗不有亨義也

講 文王繫噬嗑彖辭曰凡天下之事未得亨通者有物以間之也噬而去之則物无所間而凡所措施推之皆準動之皆化亨其宜矣即如治獄一事使不得其情而頑梗未服猶有物以間之故利用噬嗑之道爲之小則懲戒大則誅戮於以去天下之間而間无不去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王注 頤中有物齧而合之噬嗑之義也

孔疏 此釋噬嗑名也案諸卦之彖先標卦名乃復言曰某卦曰同人曰大有曰小畜之類是也此發首不疊卦名者若義幽隱者先出卦名後更以卦名結之若其義顯露則不先出卦名則此頤中有物曰噬嗑之類其事可知故不先出卦名此乃夫子因義理文勢隨義而發不爲例也

本義 以卦體釋卦名義

按 彖傳只曰頤中有物自含得齧而合之意故曰噬嗑○首節本義爲卦上下兩陽云云即卦體也

講 孔子釋彖辭曰卦名噬嗑者蓋上下兩陽中虛有頤口之象而九四一陽獨間其中猶頤中有物必齧去之而後合故名之曰

噬嗑也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本義]又以卦名卦體卦德二象卦變釋卦辭

[王註]有物有間不齧不合无由亨也

[孔疏]釋亨義由噬嗑而得亨也

[程傳]頤中有物故為噬嗑有物間於頤中則為害噬而嗑之則其害亡乃亨通也故云噬嗑而亨

[雲峯胡氏]曰卦辭云噬嗑亨彖傳加一而字謂必噬嗑之而後亨也此以卦名釋卦辭即本義有間故不通噬之而嗑則亨通意

[孔疏]釋利用獄之義剛柔既分不相溷雜故動而顯明也雷電既

合而不錯亂故事得彰著明而且著可以斷獄剛柔分謂震剛在下離柔在上剛柔云分雷電云合也欲見明之與動各是一事故剛柔云分也明動雖各一事相須而用故雷電云合但易之為體取象既多若取分義則云震下離上若取合義則云離震合體共成一卦也此釋二象利用獄之義也[illegible]

[程傳]以卦才言也剛爻與柔爻相間剛柔分而不相雜為明辨之象明辨察獄之本也動而明下震上離其動而明也雷電合而章雷震而電耀相須並見合而章也照與威並行用獄之道也能照則无所隱情有威則莫敢不畏上既以二象言其動而明故復言威照並用之意

[按]孔疏以剛柔分動而明合說程傳則分而[illegible]

朱子曰彖辭中剛柔分以下都掉了頤中有物只說利用獄爻各自取義不說頤中之物問易中言剛柔分[illegible]一是噬嗑一是節此頗難解曰據某所見只是一卦三陰三陽謂之剛柔分分猶均也又問易中三陰三陽卦多獨於此言之何也曰偶於此言之其他卦別有義又曰剛柔分語意與日夜分同

[蒙引]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斷獄爲動察獄爲明斷必有雷之威察必有電之明也本義於雷電合而章解云二象不云卦象欲其明威二意分曉也

[存疑]雷電交作而文成焉故曰合而章

[去疑]動而明是威足斷而明足察雷電合章則威明之相濟也

[王註]上行謂所之在進也[illegible]

[孔疏]陰居五位是柔得中也而上行者既居上卦意在向進故云上行其德如此雖不當位者所居陰位猶利用獄也

[程傳]六五以柔居中為用柔得中之義上行謂居尊位雖不當位謂以柔居五為不當而利於用獄者治獄之道全剛則傷於嚴暴過柔則失於寬縱五為用獄之主以柔處剛而得中得用獄之宜也以柔居剛為利用獄以剛居柔為利否曰剛柔質也居用也用柔非治獄之宜也

[雲峯胡氏]曰動不如雷不能斷獄明不如電不能察獄不柔則失之暴柔而不中則失之縱甚言用獄之難也

[蒙引]柔得中而上行猶云上行而得中也上行只從卦變說來於治獄義无所取柔得中蓋不柔則失之暴柔而不中則又失之

獄也雖不當位利用獄也言就此一節言則五不當位似不利用獄也然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有此數端之善是威與明而得其中正治獄之所宜也故雖不當位而利於用獄

[存疑]氏不當位而利用獄者蓋中重於正以陰居陽雖不正然柔得中而上行因中可以求正故利用獄

[淺]亨與利用獄卦辭也只噬嗑而亨加一而字便已釋明亨字剛柔分以下皆釋利用獄首節本義治獄之道唯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爲貴蒙引剛柔分爲卦體柔得中而上行爲卦變屬得中動而明屬卦德雷電合而章爲二象屬威與明大概亦是如此然剛柔分屬得中未免可疑。諸儒皆以剛柔分至上行四句裁任以雖不當位連利用獄說蒙引所云不當位專承柔得中而上行者只是謂其同指六五耳利用獄究以通承剛柔分四句爲是。卦變自益之四上行至五是朱子添出舊說所无。剛柔分以六爻言動而明以二德言雷電合而章以二象言三者皆統論全卦柔得中而上行專言五爻故居末雖不當位連得中句說下言雖有不正之嫌而得中又兼上三者之善故利用獄也。剛柔分猶獄之曲直不可混也動而明動以斷而明以察也雷電合而章聽獄時威明相濟也柔得中而上行聽獄得中言其結局也此與舊說不同竊疑以剛柔分屬得中上下牽扭不甚順故欲將剛柔分裁開動明雷電二句合說得中句又另設以求分曉存以俟質。一說震陽卦離陰卦爲剛柔分在聽獄者之有剛有柔似之不作又說亦可。合而章程傳云雷震電燿相須並見章似顯赫之意作成文說未甚確上行程傳只云居尊位若作自上行之說似亦无碍

[闡]卦辭曰噬嗑亨者天下惟有間故不通噬嗑則无有強梗以爲間者此所以噬嗑而亨也又曰利用獄者卦體剛柔中半三陽三陰則剛不失之猛柔不失之弛有得中之善矣卦德下動上明則威足以行斷明足以燭情有威明之善矣威明非惟卦德爲然二象雷電合而成章是威而濟之以明則威益有所施明而濟之以威則明益有所用也得中非特卦體爲然卦變益之六四上行於五而得其中是又用威得中而不傷於過暴用明得中而不流於過察也雖六五居陽不正似未能斷獄然柔善悉協威明而得中以之折獄致刑未有不得其理者故利用獄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程傳象无倒置者疑此文互也雷電相須並見之物亦有嗑象電明而雷威先王觀雷電之象法其明與威以明其刑罰飭其法令法者明事理而爲之防者也

[本義]雷電當作電雷

[中溪張氏]曰蔡邕石經本作電雷

[臨川吳氏]曰明者辨別精審之意勑者整飭嚴警之意明象電光勑象雷威罰者一時所用之法法者平日所定之罰一時所用之允當者示平日所定之信必也故明其罰所以勑其法

[illegible]時用謂明罰所以勑法是而以明罰爲一時所用尚未當其分[illegible]威處亦不必

[進齋]徐氏曰明罰者所以示民而使之知所避勑法者所以防民而使之知所畏此先王忠厚之意也未至折獄致刑處故與豐象異然罰之當避人猶有冒罰而爲之法之可畏猶有犯法不顧者先王不得已而後用刑焉

[蒙引]噬嗑雷電合而章也噬字義難得分曉程傳亦曰雷電相須並見之物亦有嗑象不及噬字義或云噬頤口之交也謂交而合也明罰是明其墨劓剕宮大辟以至流宥鞭扑金贖之類如此者所以振勑法度以警有衆故爲勑法也此以立法言故曰先王若豐折獄致刑以用法言則曰君子矣明罰內兼威與明意不可謂明罰只是明勑法乃是威也罰字自是有威底物事矣

[集解]蔡[虛齋]正符云雷震電掣未必擊也而衆知懼焉明以勑之亦使人畏而不敢犯耳

[說約]用獄是隨時明勑是平日

[去疑]雷電皆至是天以威明去兩間之間噬嗑象也

[按]舊說无噬字義此亦可備一說罰字大概言刑罰刑罰即是法

[臨]孔子釋大象曰雷電相須威照並行噬嗑之象也先王體之以爲天下之有間由法之不勑法之不勑由罰之不明必辨輕重審出入以明其罰正以振勑法度使人知所畏避而天下強梗之爲間者可去矣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王註]居无位之地以處刑初受刑而非治刑者也凡過之所始必始於微而後至於著罰之所始必始於薄而後至於誅過輕戮薄故屨校滅趾桎其行也足懲而已故不重也過而不改乃謂之過小懲大誡乃得其福故无咎也校者以木絞校者也即械也校者取其通名也

[孔疏]屨謂著而履踐也校謂所施之械也校之在足已沒其趾

[程傳]九居初最下无位者也下民之象爲受刑之人當用刑之始罪小而刑輕校木械也其過小故屨之於足以滅傷其趾人有小過校而滅其趾則當懲懼不敢進於惡矣故得无咎繫辭云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言懲之於小與初故得无咎也初與上无位爲受刑之人餘四爻皆爲用刑之人初居最下无位者也上處尊位之上過於尊位亦无位者也王弼以爲无陰陽之位陰陽係於奇偶豈容无也然諸卦初上不言當位不當位者蓋初終之義爲大臨之初九則以位爲正若需上六云不當位乾上九云无位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也

[本義]初上无位爲受刑之象中四爻爲用刑之象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又在卦下故爲屨校滅趾之象止惡於初故得无咎占者小傷而无咎也

[臨川]吳氏曰屨謂著於其足[illegible]校足械也

[雲峯]胡氏曰趾乃人之所用以行者屨校滅趾懲之於初使不得行乃小人之福也小人受刑而所傷者尚小故曰无咎

[蒙引]初上无位爲受刑之象而初在卦始罪薄過小[illegible]未應得重

初爻在卦之下人之足趾亦處一身之最下故爲屨校滅趾之象
屨校猶云屨之以校以校爲屨也
按屨者足之所著也以校著足亦猶屨然
韻會周公繫初爻曰初在卦始罪薄過小但當輕刑以懲之爲屨校
滅趾之象夫其方刑而遽爲懲誡則悔其既往愼其將來自无
怙惡不悛之咎矣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孔疏釋屨校滅趾之義猶著校滅沒其趾也小懲大誡故罪過止
息不行也
程傳屨校而滅傷其趾則知懲誡而不敢長其惡故云不行也古
人制刑有小罪則校其趾蓋取禁止其行使不進於惡也

本義滅趾又有不進於惡之象
蒙引屨校滅趾周公蓋重罪薄過小說孔子只就滅趾二字發不
進於惡之意蓋趾者人之所以行者故曰不行也然周公无咎二
字已該有此意在矣故本義云止惡於初故得无咎
存疑本義曰滅趾又有不進於惡之象觀一又字可見不行也非
爻辭本義蓋爻辭本意只是使人不能行走非不進於惡也然若
知象傳之意是如此本義毋亦以使人不能行之意淺而无味故
爲此說與
按不能行走之說亦甚明但只說得滅趾意說不出无咎意作不
進於惡便稱得无咎
通論孔子釋初象曰初之屨校滅趾者蓋趾在下乃人之所以行者

滅趾則有所警懼而不敢復進於惡是爲不行而咎乃可免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按註疏謂膚爲柔脆之物程傳謂人之肌膚本義謂祭有膚鼎肉
之柔脆者臨川說尤明
臨川吳氏曰膚者豕腹之下柔軟无骨之肉古禮別實於一鼎曰
膚鼎
王註處中得位所刑者當故曰噬膚也乘剛而刑未盡順道噬過
其分故滅鼻也刑得所疾故雖滅鼻而无咎也
按此是二層意孔疏噬過其分言用刑太深
程傳二應五之位用刑者也四爻皆取噬爲義二居中得正是用
刑得其中正也用刑得其中正則罪惡者易服故取噬膚爲象噬

齧人之肌膚爲易入也滅沒也深入至沒其鼻也二以中正之道
其刑易服然乘初剛是用刑於剛強之人刑剛強之人必須深痛
故至滅鼻而无咎也中正之道易以服人與嚴刑以待剛強義不
相妨
按程傳亦是二層意與王註不大異本義以无咎屬占與程說不
同○用刑深痛是以深入意紹合滅鼻也與本義傷滅其鼻爲
己之鼻受傷不同
本義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脆噬而易嗑者六二中正故其所治如
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故雖甚易亦不免於傷滅其鼻占者雖傷
而終无咎也
雲峯胡氏曰噬而言膚則膚肉者取頤中有物之象也各爻雖取

噬之難易而言然因各爻自有此象故其所噬者因而爲之象耳六二柔而中正故所治如噬膚之易入但初剛未服反不能无傷然始雖有傷終而无咎是初之剛終可服也

蒙引滅鼻固是乘初九之剛不知噬膚亦是噬初九否似不好說大抵二卽乘初初受刑二用刑初非二所噬者而何○噬膚所噬之易也滅鼻易中有難也在我雖有易噬之理在彼則有難噬之勢○六二中正中則既不失之嚴又不失之縱正則考問以公聽斷合理以此治獄何難之有倖如噬膚然然以柔乘剛柔既威斷不足而乘乎剛則所治者又是強梁難制之徒不免因之有傷如噬膚而因之以滅鼻然在彼既所當治而在我又能善治故其占雖傷而能无咎也

翁滅鼻只是將鼻深入所食肉中之意非有滅去其鼻○此爻全是許之故程傳不以滅鼻爲非本義亦无戒詞看來只是說精費力耳看來是以能治初爲噬膚治之有犯手處爲滅鼻終能治爲无咎

張解萬正符云刀悍之徒逆詞逆狀汚蠛官府故曰滅鼻夫凡噬膚而至滅鼻則口不能出言矣治獄而至汚蠛則上反无詞說矣此滅鼻之義

陸下有无咎則滅不得說太甚只取易中而有難意爲是太求其似則鑿矣

講周公繫二爻曰二當用刑之任而有中正之德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以此治獄人自服之如噬膚之易矣然二用柔道所治者初九強梗之徒猝未肯服未免少損其威有噬膚而因以滅鼻之象而彼既當治我又善治終必服矣何咎之有占者得此始雖有傷而終得无咎也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程傳深至滅鼻者乘剛故也乘剛乃用刑於剛強之人不得不深嚴也深嚴則得宜乃所謂中也

存疑此乘剛亦當跟帶柔字

按乘剛是說未肯卽服有反見傷之意故取象於滅鼻不補終服而无咎意方完

講孔子釋二象曰二既噬膚矣而乃滅鼻者以所乘者初九之剛猝未易服故有傷也然終必服而无咎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王註下體之極而履非其位以斯食物其物必堅豈惟堅乎將遇其毒噬以喻刑人腊以喻不服毒以喻怨生然承於四而不乘剛雖失其正刑不侵順故雖遇毒小吝无咎

程傳三居下之上用刑者也六居三處不當位自處不得其當而刑於人則人不服而怨懟悖逆之如噬齧乾腊堅韌之物而遇毒惡之味反傷於口也用刑而人不服反致怨傷是可鄙吝也然當噬嗑之時大要噬間而嗑之雖其身處位不當而強梗難服至於遇毒然用刑非爲不當也故雖可吝而亦小噬而嗑之非有咎也

按程傳與註疏意略同但註疏有承四一層程不用

本義腊肉謂獸腊全體骨而爲之者堅韌之物也陰柔不中正治

人而人不服爲噬腊遇毒之象占雖小吝然時當噬嗑於義爲无
告也
朱子曰六三噬腊肉遇毒是所噬者堅韌難合三以陰柔不中正
而遇此所以遇毒而小吝然此亦是合當治者但難治耳治之雖
小吝終无咎也
節初齊氏曰周禮腊人掌田獸之脯注薄物爲脯小物全乾爲腊
雲峯胡氏曰肉因六柔取象腊因三剛取象三至五互坎坎有毒
象師有坎故釋彖亦曰毒六二柔居柔故所噬象膚之柔六三柔
居剛故所噬象腊肉柔中有剛三比之二難矣然三遇毒二亦滅
鼻甚言刑之不可輕用也二三皆无咎而三小吝者中正不中正
之分也

蒙引泰義曰我方治於彼彼亦反傷於我噬腊而遇毒也固可羞
矣然彼受刑者既有其罪終必伏法
存疑陰柔則不足於剛不中正則失用刑之道故治人而人不服
如噬腊肉而遇毒者然今之斷訟人不輸服而反致告訐者是遇
毒也然在彼本有罪在吾自當治之而不爲過始雖頑梗終必輸
服故雖小吝而終无咎
按存疑終必輸服不如蒙引終必伏法只是終能制得他下未必
得其心服蓋本義已明言人不服矣
訓周公繫三爻曰三亦當治獄之任者而陰柔不中正旣无剛斷
之才又失用刑之道人必不服反爲所犯有噬腊肉遇毒之象
是己之才德不足服人不免於小吝矣然時當噬嗑在我雖有

才德不足之患在彼實爲有罪當刑之人治所宜治終必伏法
於義爲无咎也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程傳六三以陰居陽處位不當自處不當故所刑者難服而反毒
之也
存疑即不中正
明訓三所遇非其人三所處非其道
按三之用刑无失遇強梗之人不服而終能服之三之用刑有失
致有罪之人不服而終能服之象傳最分明
證孔子釋三象曰三何以遇毒哉蓋陰柔不中正處位不當才德
不足以服人故所刑者難服而反毒之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程傳九四居近君之位當噬嗑之任者也四已過中是其閒愈大
而用刑愈深也故云噬乾胏胏肉之有聯骨者乾肉而兼骨至堅
難噬者也噬至堅而得金矢金取剛矢取直九四陽德剛直爲得
剛直之道雖用剛直之道利在克艱其事而貞固其守則吉也九
四剛而明體陽而居柔剛明則傷於果故戒以知難居柔則守不
固故戒以堅貞剛而不貞者有矣凡失剛者皆不貞也在噬嗑四
最爲善
　按註胏以金剛矢直爲訓程傳因之未改
本義胏肉之帶骨者與胾通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九
四以剛居柔得用刑之道故有此象言所噬愈堅而得聽訟之宜
也然必利於艱難正固則吉戒占者宜如是也

問古人獄訟要鈞金束矢之意如何朱子曰這不見得想是詞訟時便令他納此教他无切要之事不敢妄來又問如此則不問曲直一例出此則實在寃枉者亦懼而不敢訴矣曰這個須是大切要底事古人如平常事又別有所在如劑石之類

按周禮以兩劑禁民獄又以嘉石平罷民又以肺石達窮民劑石大槩謂此非一事也劑今券書二十觔爲鈞金鈞也束矢百矢也○

雲峯胡氏曰胏肉之帶骨者骨因六取象肉因四取象離爲乾卦○故爲乾胏腊肉肉藏骨柔中有剛六三柔居剛故所噬如之乾胏骨連肉剛中有柔九四剛居柔故所噬如之三遇毒所治之人不服也四得金矢其人服矣然必艱難正固乃无咎

雙湖胡氏曰以全體言九四爲一卦之間則受噬者在四卦辭利用獄是刑四也以六爻言則受噬者在初上故初上皆受刑四反爲噬之主與三陰爻同噬初上者也卦言其位則梗在其中爻言其才則剛足以噬其取義故不同也

蒙引言雖治所難治如噬乾胏然以剛居柔得用刑之道而人服其聽焉爲聽訟之宜矣其引周禮獄訟入金矢以象夫聽訟之得宜不是只以令訟者出金矢爲我之得宜也○古人聽訟必使入鈞金束矢者正以費之也費之者難之也難之者使不輕於訟也故入鈞金欲其實也入束矢欲其直也直而實也者訟之所伸足以補其所費矣其不直不實者則沒其金矢於官矣是教人不輕訟也先王之制法何往而非仁心仁意之流行也哉○九四噬乾

胏九四元无乾胏之象周公只然顯其得聽訟之宜故云雖難噬而亦能噬也所以甚言其能治獄也○得金矢是訟者納此金矢以求聽於我也誠服我也所謂利見大人尚中正也故謂之得訟之宜○四得金矢五得黃金獄之小者納束矢大者納鈞金九四臣也兼治大小故曰得金與矢五君也固攸兼於庶獄理其大者耳故只得黃金○噬乾胏所噬者堅也得金矢則堅者破矣二句相承只就九四以剛居柔得用刑之道言○利艱貞吉見治獄之難也此乃爲占者設戒於九四无待戒也○得此占者雖曰得聽訟之宜然訟難事也少失其平君子有无告之寃小人有妄服之幸於己則德音有損於衆不服故又必艱難正固乃吉也艱難者凜凜其心惟恐一毫之不明正固者兢兢其守惟恐一毫之不公不容少上下其手而輕重其心也

存疑得金矢非得聽訟之宜得聽訟之宜而自得金矢也○上二句是象下利艱貞一句是戒占者之辭

按乾胏金矢似取二象然總是能治強梗而得其心服要會其意勿泥其象○訟者納金矢以求聽便見得其心服

講周公繫四爻曰四當治獄之任以剛居柔寛猛相濟雖強梗弗率之徒亦有以得其情而俾中心輸服焉故有噬乾胏得金矢之象然獄者天下之大命尤必艱難其心无所慢易正固其守无所偏私則刑當其罪而獲吉矣占者宜如是也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程傳凡言未光其道未光大也戒於利艱貞蓋其所不足也不得

中正故也

臨川吳氏曰六二以所噬之易而有易心焉故至滅鼻九四則噬之難矣戒以艱貞而後得吉是其道之未光也

存疑此以聖人必也使无訟道理斷之言爲民上者使民无訟始爲可貴四雖善於決獄其道則未光也

摘程傳以未中正爲說存疑又說高一層愚謂時講添一恐字可用只是恐其有未光大處故須艱貞也

講孔子釋四象曰利艱貞則吉者蓋恐用刑之人有慢易偏私之心而未光明則聽斷失宜刑不當罪矣所以必艱貞而後吉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程傳五在卦愈上而爲噬乾肉反易於四之乾胏者五居尊位乘在上之勢以刑於下其勢易也在卦將極矣其爲間甚大非易噬也故爲噬乾肉也得黃金黃中色金剛物五居中爲得中道處剛而四輔以剛得黃金也五无應而四居大臣之位得其助也貞厲无咎六五雖處中剛然實柔體故戒以必正固而懷危厲則得无咎也以柔居尊而當噬嗑之時豈可不貞固而懷危懼哉

駁註疏以噬乾肉爲以柔乘剛而物不服以得黃金爲得中而勝程傳以噬乾肉爲易於乾胏與註疏不同而以黃爲中色金爲剛物則仍用註疏之說又云處剛而四輔以剛較註疏更多一折本義以噬乾肉爲易與程傳同以得黃金爲鈞金與四爻金矢之說同

本義噬乾肉難於膚而易於腊胏者也黃中色金亦謂鈞金六五

柔順而中以居尊位用刑於人人无不服故有此象然必貞厲乃得无咎亦戒占者之辭也

或問九四利艱貞六五貞厲皆有艱難正固危懼之意故皆爲戒占者之辭朱子曰亦是爻中元自有此道理大抵纔是治人彼必爲敵不是易事故雖是時位卦德得用刑之宜亦須以艱難正固處之

雲峯胡氏曰乾因五取象肉因六取象噬膚噬腊肉噬乾胏一節難於一節六五噬乾肉則易矣五君位也以柔居剛柔而得中用獄之道也何難之有然六三亦以柔居剛遇毒何也六三柔不中正故噬之難而且遇毒六五柔而得中故噬之易而得黃金九四金矢兼得五獨得黃金何也獄訟而出金矢已非尋常小小之訟訟則出矢獄則出金訟爲小獄爲大矣四於獄訟兼得大小兼理之也五君也非大獄不敢以聞書所謂囚攸象於庶獄是也故獨曰得黃金蓋君臣之分如此

蒙引六五得黃金本義曰黃中色金亦謂鈞金夫金既爲鈞金而黃特解爲中色豈非以其得中道之應歟人无不服故願納黃金以求決也○一說得黃金既是鈞金則本義解意正在人无不服句內恐不可拘得中道蒙曰本義云金亦謂鈞金此固然矣獨不曰黃中色乎坤六五黃裳元吉則何[illegible]以六五有中順之德也鼎六五黃耳則曰五於象爲耳而有中德故云黃耳也且坤卦在前已曰黃中色矣而此又曰黃中色焉夫豈无謂而故爲是諄諄哉○本義用刑於人人无不服通釋噬乾肉者得黃金蓋噬

噬肉則其所治不甚難以六二例之固有人无不服意得黃金以九四例之則人願納黃金以就之訟尤見人无不服矣〇貞厲无咎貞厲與艱貞无大異貞字皆同厲亦艱意但四爲人臣則曰艱貞五爲人君則曰貞厲人臣則有將來之吉故曰吉人君只曰无咎而已非謂五不及四也

按噬乾肉得黃金是於難服者而得其服只是一象黃金爲一物既謂之鈞金則黃乃其色也似不必就中色取義蒙引力主其說姑存之〇此處象占分明

講周公繫五爻曰五居尊位天下獄訟之主也柔順而中有好生之德而不流於姑息以此用刑則威无不惕明無不照雖難治之獄亦得其情而人无不服有噬乾肉得黃金之象然不可易

以處之也必正固其守而出入之无失危厲其心而欽恤之常存庶得用刑之宜而无咎矣占者宜如是也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程傳所以能无咎者以所爲得其當也所謂當居中用剛而能守正慮危也

按唯其守正慮危故得當居中用剛是推上一層

蒙引言其所治得當而无咎也得當而无咎則得人服矣〇得當也不可作位得中說若果是說位得中則聖人當以解得黃金不宜以解貞厲无咎矣蓋必貞厲以處之然後所治得當而人服之也

講孔子釋五象曰五貞厲而得无咎者貞則無私公平厲則必思

詳審而後刑得其當而人服所以无咎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孔疏何校滅耳凶者何謂擔何處罰之極惡積不改故罪及其首何擔枷械滅沒於耳以至誅殺以其聰之不明積惡致此故象云聰不明也

程傳上過乎尊位无位者也故爲受刑者居卦之終是其間大噬之極也繫辭所謂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者也故何校而滅其耳凶可知矣何負也謂在頸也

本義何負也過極之陽在卦之上惡極罪大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市溪張氏曰上九居噬嗑之極爲用獄之終是小人惡積罪大怙終而不悛者也故有何校滅耳之凶

雲峯胡氏曰本義於初曰過小於上則曰惡極蓋過而不改必流於惡初能改過是止惡於始故曰无咎上則怙惡於終直曰凶矣

蒙引問若是過極之陰其能免於惡極罪大乎過極之陰只是柔脆之甚不足振發而已陽剛而過極則是負固怙終聞言不信者故至於惡極罪大處象傳曰聰不明也正謂此也

夫疑不曰滅頂而曰滅耳者不即置之大辟仍是冀其改意

按滅耳只是耳爲校所掩沒

講周公繫上爻曰過極之陽怙惡不悛宜正典刑有何校滅耳之象凶孰甚焉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至詰聰不明故不慮惡積至於不可解也

程傳人之聾聵不悟積其罪惡以至於極古人制法罪之大者何之以校為其无所聞知積成其惡故以校而滅傷其耳誡聽之不明也

本義滅耳蓋罪其聽之不聰也若能審聽而早圖之則无此凶矣

蒙引聰不明也聰是死字耳也明是活字聽也聰不明只是說他不聽人說以至此耳此與滅趾不行也槩是周公爻辭外意故本義另解云云

按聰不明猶云耳不聰蒙引不聽人說極切程傳无所聞知亦是此意聽字從耳看出則滅耳亦是假象

講孔子釋上象曰凡聞言而能改者不至于罪大惡極上九之何校滅耳者由其聰之不明頑冥无知積而至於如此也若能審聽而早圖之則可免矣

旨建安邱氏曰噬嗑去間之卦也故六爻皆言用獄之事初上无位為受刑之人初過小而在下為用獄之始故以屨校滅趾為象上惡極而怙終為用獄之終故以何校滅耳為象中四爻有位為治獄之人然卦才之剛柔不同故所噬之難易亦異六二以柔居柔純乎柔者按象為噬膚膚易噬之物也六五以柔居剛為剛柔得中於象為噬乾肉乾肉比膚則難矣六三柔中有剛故為噬腊肉腊則有骨矣比乾肉又難也九四剛中有柔故為噬乾胏胏則骨大於腊噬之最難者也然二噬膚滅鼻三噬腊遇毒四噬乾胏艱貞五噬乾肉[illegible]可不[illegible]辭三

爻无咎四獨吉者則治獄又以剛為尚也柔豈去間之道哉

集解問者天下之大害也欲去其間非刑不可先王之世明罰勑法其勢然也聖人知其然初上无位受刑者也中四爻用刑者也於是權其輕重察其難易滅趾滅耳原情以施噬膚噬腊噬胏噬肉相繼而用要以懲其始戢其終而桀黠者不得肆耳然此法耳非所論于法之外也若論其心則執法者用其艱貞任法者存其貞厲蓋不恃其威與明而哀矜慎重之意每每溢於法外此聖人仁天下之心而以之噬嗑也

按三陽三陰之卦六五得中居尊當為卦主卦名噬嗑而彖言用獄彖傳剛柔分四語並用獄之義矣以六爻論五聽獄之君也柔得中而人服故有得黃金之象四聽獄之大臣也剛而能斷故得金矢二聽獄之小臣柔中正能斷但位卑而人未易服三亦聽獄之小臣柔不正而失當人不服而事有反覆中四爻大意不過如此初上兩爻為訟者初始訟罪小故滅趾上中訟罪大故滅耳二者皆陽豈以訟者多强暴之人歟○中四爻為用刑者因卦名而言噬各爻隨所處而分噬之難易在本爻乃能噬者非所噬者舊說以膚腊等就本爻取象似非正意○天下皆善良而有不善者梗於其間須明罰勑法去惡而天下純乎善良是噬而後嗑也聽斷之威明與雷電相似故於雷電成卦言之或云刑罰懲惡與雷電擊物相類亦自有理但不能細貼○彖傳頤中有物只是口中齧物噬而後嗑未指定何所噬本義云九四一陽為間齧而後合補出此意反與爻義有礙不如

葽此一㬟可免葛藤○或曰口中之物齧之用齒齒陽也四陽象齒齧物所用而非可齧之物猶陽剛大臣爲聽獄之所賴也諸爻言无咎四獨言吉似於陽有取焉

賁䷕離下艮上

程傳賁序卦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物之合則必有文文乃飾也如人之合聚則有威儀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次序行列合則必有文也賁所以次噬嗑也爲卦山下有火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也下有火則照見其上草木品彙皆被其光彩有賁飾之象故爲賁也

賁亨小利有攸往

孔疏賁飾也以剛柔二象交相文飾也賁亨者以柔來文剛而得亨通故曰賁亨也小利有攸往者以剛上文柔不得中正故不能大有所往故云小利有攸往也

㮣此依彖傳分柔文剛剛文柔本義與此同

程傳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有實而加飾則可以亨矣文飾之道可增其光彩故能小利於進也

本義賁飾也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濟而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又內離而外艮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故爲賁占者以其柔來文剛陽得陰助而離明於內故爲亨以其剛上文柔而艮止於外故小利有攸往

雲峯胡氏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有賁之文所以能亨然不過小利有所往而已何者本爲大文爲小也至彖乃分上下體言亨與小利有攸往亦謂有本而後有文內離則質本剛而柔文之故亨外艮則質本柔而剛文之故小利有攸往

㒒引泰義曰有質而加之文斯可以亨矣朝廷文之以儀制而亨

爲賁主文之以禮貌而亨焉家人文之以倫序而亨焉官府文之以教令而亨焉推之事物凡有質者無不待於文也文則無不亨矣

[集解]諸理齋云以剛柔爲文質者剛之體實而爲質柔之體虛而爲文也亨是文質得宜推之天下後世皆通的意小利有攸往是文過乎質推之天下後世不免有弊意

按彖辭且依程傳虛說柔文剛剛文柔留下彖傳用○依下文看則亨取明意小利取止意文勝質爲小利之說全卦可用在此處只說文之用小照下文柔方合

[講]文王繫賁彖辭曰賁者文飾之義也有賁而加飾則行之通達而無弊何亨如之若僅飾文具不能經遠則但小利有攸往而已占者當知所以自處也

彖曰賁亨

[本義]亨字疑衍

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

[王註]剛柔不分文何由生故坤之上六來居二位柔來文剛之義也柔來文剛居位得中是以亨乾之九二分居上位分剛上而文柔之義也剛上文柔不得中位不若柔來文剛故小利有攸往

[孔疏]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者此釋賁亨之義不直言賁連云賁亨者由賁而致亨事義相連也若大哉乾元以元連乾者也柔來而文剛故亨柔來文剛以文相飾是賁義也相飾即有爲亨故云賁亨亨之下不重以賁字結之者以亨與賁相連而釋所以亨下不得重結賁字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釋小利有攸往義乾體在下今分乾之九二上向文飾坤之上六是分剛上而文柔也棄此九二之中往居无位之地棄善從惡往无大利故小利有攸往也○何因分剛向上分柔向下者今謂此本泰卦故也若天地交泰則剛柔得交若乾上坤下則是天地否閉剛柔不得交故分剛而上分柔而下也

[按]此言卦變之始

[程傳]卦爲賁飾之象以上下二體剛柔交相爲文飾也下體本乾柔來文其中而爲離上體本坤剛往文其上而爲艮乃爲山下有火止於文明而成賁也天下之事無飾不行故賁則能亨也柔來而文剛故亨柔來文於剛而成文明之象文明所以爲賁也賁之道能致亨實由飾而能亨也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分乾之中爻往文於艮之上也事由飾而加盛由飾而能行故小利有攸往夫往而能利者以有本也賁飾之道非能增其實也但加之文采耳事由文而顯盛故爲小利有攸往亨者亨通也往者加進也二卦之變共成賁義而彖分言上下各主一事者蓋離明足以致亨文柔又能小進也

[按]程傳云下體本乾上體本坤是坤之上乾之二五換而成賁與孔疏本泰卦之說同本義則別取卦變不由乾坤而取

[本義]以卦變釋卦辭

[蒙引]胡氏曰柔來而文剛是以剛爲主也剛往文柔必曰分剛上而文柔者亦以剛爲主也故本義於柔文剛則曰陽得陰助於剛

文柔而不曰陰得陽助蓋一陰下而爲離則陰爲陽之助而明於內一陽上而爲艮則陽爲陰之主而止於外是知皆以剛爲主而彖傳以陰爲小者此也

【彖引】柔來文剛剛上文柔若以人事言之如臣之從君子之從父婦之從夫此柔來文剛也所謂陽得陰助者也故亨如君之從臣父之從子夫之從婦此剛上文柔而爲柔所用也故小利有攸往

剛上文柔雖未足取亦未是惡況艮止於外雖不能有爲亦僅可有守故猶得小利往若是惡德則連小利亦不可得矣

【去疑】上句妙在一來字下句病在一分字分者言剛原在內作主像分將上去文了柔一般

【要解】仇滄柱曰柔來文剛是陽得陰助而可以有爲剛上文柔是陽雖助陰而終難自振不必泥定質文主輔之說

【程傳】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此承上文言陰陽剛柔相文者天之文也止於文明者人之文也

【本義】剛柔之交自然之象故曰天文先儒說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理或然也

【潛齋胡氏】曰日月五星之運錯行乎二十八宿經星之次舍此天之文也即卦中剛柔交錯乎六位者也

【臨川吳氏】曰此廣賁義以卦體言交錯者初與二三與四五與上皆以一剛一柔相間在天日月之行星辰之布亦剛柔交錯故曰天文也

【彖引】柔來而文剛是剛柔之交分剛上而文柔亦剛柔之交也爲

兩句各有一文字不必合二者而後爲之文蓋柔間夫剛固是天文剛間夫柔亦是天文〇不是把自然二字當天字以天文皆出於自然也其一陰一陽相錯而成文如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亘古亘今端端的的自然是如此有莫知其所以然者若文明以止又是人所成況亦有不然者惟天文則無一息之或爽也故論自然之文莫之能尚焉

【存疑】卦變剛柔之交錯即在天日月星辰寒暑之交錯也故曰天文既以卦變釋卦辭又因卦變上見有天文之象故曰剛柔交錯天文也此不在卦辭內正卦名內

【按】吳臨川剛柔交錯以卦體言不以卦變言亦是一說愚見畧同

【講】孔子釋彖辭曰卦名爲賁詞曰亨小利有攸往者以卦變言之自損來者損之二本九也今則三之六來居之是以柔文剛也損之三本六也今則二之九上居之是以剛文柔也又自既濟來者既濟之五本九也今則上之六來居之是亦以柔文剛也既濟之上本六也今則五之九上居之是以剛文柔也其柔之文剛皆自外而來內其剛之文柔皆自下而及上柔來而文剛則質爲主而加之以文推之天下後世無有不準豈不亨乎分剛而上文柔則文爲主而質反輔之推之天下後世未免有弊故僅小利有攸往也然賁之爲道豈徒文柔文剛而已哉其於天人之理固已兼盡之矣柔來文剛柔交於剛也剛上文柔剛交於柔也剛柔交錯其即天之文乎蓋天之日月星辰往來躔次不過陰陽之交錯而成文耳故觀卦即見天文也

以止人文也

孔疏文明離也以止艮也用此文明之道裁止於人是人之文德之教

程傳止謂處於文明也質必有文自然之理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爲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

本義又以卦德言之止謂各得其分

潛齋胡氏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粲然有理以相接者文之明也截然有分以相守者文之止也是則卦中離而艮止者也

雲峯胡氏曰上文以卦變言則剛柔之交不可見天文此以卦德言則文明各得其分可以見人文

臨川吳氏曰以卦德言文明者文彩著明止者不踰分限在人五典之叙五禮之秩粲然有文而各安所止故曰人文也

蒙引潛齋胡氏說亦明白但以文字通蓋明與止非本旨○如君與臣粲然有文以相接也而君得君之分臣得臣之分如父與子粲然有文以相接也而父得父之分子得子之分文明合說也各得其分分說也其實各得其分正所以爲文也此卦本只是文之義○文明以止且慢說出人道至人文也句方發揮出人道之文明以止意爲當○此正是前本義所謂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故爲賁者說歸卦名不歸卦辭此又安得以爲申釋卦辭耶

存疑文明自其燦然不紊者成文以止自其截然不易者成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燦然有禮以相接者文明也截然有分以相守者以止也文明固文也以止亦文也故曰人文

按天文也上加剛柔交錯四字當連此人文也爲一節天文人文並言以起下意方合

講離德文明陰麗於陽而文章外見也艮德爲止陽見於上而安止不遷也卦德文明以止即人道當然之文乎蓋五品之倫粲然有禮以相接秩然有序以相守亦皆文明以止而成文耳故觀卦德即見人文也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正註觀天之文則時變可知也觀人之文則化成可爲也

孔疏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者言聖人當觀視天文剛柔交錯相飾成文以察四時變化若四月純陽用事陰在其中靡草死也十月

純陰用事陽在其中薺麥生也是觀剛柔而察時變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聖人觀察人文則詩書禮樂之謂當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

程傳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變觀其運行以察四時之遷改也人文人理之倫序觀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禮俗乃聖人用賁之道也

本義極言賁道之大也

臨川吳氏曰時變謂四時寒暑代謝之變化謂舊者化新成謂久而成俗

潛齋胡氏曰聖人南面而立視昏旦之星日月之次以知四時寒暑之變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交則導以禮樂風以詩書

彰以車服旂以釆章而化成於天下。

象只天文也人文也此二句只接着卦變卦德說爲是且方起得下文極言意不然天文便是時變了人文則天下亦已化成了又何用觀天文以察時變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蓋觀乎天文觀乎人文謂卽就卦中之天文人文而觀之也大抵天文人文孔子意在起下文居多故本義於卦名卦辭皆無所屬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蓋時變亦不過一剛一柔之相錯而已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謂天下之人皆文明以止也觀賁之天文則用之以察時變觀賁之人文則用之以化成天下故本義云極言賁道之大也

存疑問聖人之察時變化成天下果待易乎曰此以易之所具言天文人文皆是聖人察時變化成天下之事故以歸諸易

按觀人文言化成有作用在則觀天文察時變亦當有調燮意此天文人文似可泛說

程傳賁之象取山下有火又取卦變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凡卦有以二體之義及二象而成者如屯取動乎險中與雲雷訟取上剛下險與天水違行是也有取一爻者成卦之由也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是也有取二體又取消長之義者雷在地中復山附於地剝是也有取二象兼取二爻交變爲義者風雷益兼取損上益下山下有澤損兼取損下益上是也有既以二象成卦復取爻之義者夬之剛決柔姤之柔遇剛是也有以用成卦者巽乎水而上水井木上有火鼎是也鼎又以卦形爲象有以形爲象者山下有雷頤頤中有物曰噬嗑是也此成卦之義也如剛上柔下損上益下謂剛居上柔在下損於上益於下據成卦而言非謂就卦中升降也如訟无妄云剛來豈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卦之變皆自乾坤先儒不達故謂賁本是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爲泰又由泰而變之理下離本乾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爻變而成艮離在內故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非自下體而上也乾坤變而爲六子八卦重而爲六十四皆由乾坤之變也

朱子曰伊川說乾坤變爲六子非是卦不是逐一卦畫了旋變去這話難說伊川說兩儀四象自不分明卦不是旋取象了方畫須是都畫了這卦方只就已成底卦上面取象所以有剛柔來往上下

按程朱論卦變見於此然只就本卦說二以柔居二剛中爲文剛上以剛居二柔上爲文柔在內爲來在外爲上似亦省力又離柔卦也艮剛卦也離下艮上爲賁有相文意火能照山山映則火益顯亦有相文意

講天剛柔之交天文之具於易者然也聖人觀此之天文以察四時之變剛交於柔陽之舒而爲春爲夏也柔交於剛陰之慘而爲秋爲冬也四時之變於是乎察矣文明以止人文之具於易者然也聖人觀此之人文以爲化成天下之道飾以文明使人燦然有禮以相接止以定分使人秩然有序以相守天下於是更化而成俗矣信乎賁道之大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程傳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生也火在其下而上照庶類皆被其光明爲賁飾之象也君子觀山下有火明照之象以修明其庶政成文明之治而无果敢於折獄也折獄者人君之所愼也豈可恃其明而輕自用乎乃聖人之用心也爲戒深矣象之所取唯以山下有火明照庶物以用明爲戒而賁亦自有无敢折獄之義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故无敢用文以折獄也

按孔疏山下有火直取文明意明庶政即承文明意說无敢折獄另作一意程傳大約與之同本義則以明不及遠分內明外止爲說與舊不同又孔疏以敢爲果敢程傳亦因之大全朱子之語亦有果敢意

本義山下有火明不及遠明庶政事之小者折獄事之大者內離明而外艮止故取象如此

或問本義云明庶政是明之小者无敢折獄是明之大者此專是就象上取意伊川說此則又就賁飾上說不知二說可相備否朱子曰明庶政是就離上說无敢折獄是就艮上說離明在內艮止在外則是事之小者可以用明折獄是大事一折便了有止之義明在內不能及他故止而不敢折也大凡就象中說則意味長若懸空說道理雖說得去亦不甚親切也又曰此與旅卦都說刑獄事但爭艮與離之在內外故其說相反止在外明在內故明庶政而不敢折獄止在內明在外故明謹用刑而不敢留獄粗言之如今州縣治獄禁勘審覆自有許多節次過乎此而不決便是留獄

不及乎此而決便是敢於折獄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周禮秋官亦有此數句便是有合如此者若獄未具而決之是所謂敢折獄也若獄已具而留之不決是所謂留獄也

雲峯胡氏曰明庶政之小者而不敢折其獄之大者亦以明不及遠故也明離象无敢折艮象

蒙引明庶政无敢折獄其明可用於小而不可用於大也○明庶政无敢折獄只就明不及遠之象說本義山下有火明不及遠兩句俱爲下二句設不爲山下有火賁設也山下有火賁只是取文明之象○問本義既曰明不及遠又曰內離明而外艮止故取象如此何一象二義也曰內離明而外艮止卽是明不及遠之意無少差別蓋離明爲艮止所限是明不及遠也○庶政謂錢穀出納

之類○明庶政无敢折獄卽是小利有攸往之理

按爲上者臨獄豈可不折正須於敢字着眼謂不敢輕折也○去疑明有明辨修明二意當以修明爲正與賁飾意合也○山火爲賁本取火明山映之意而大象又從山下看出明不及遠一層意

按孔子釋大象曰山下有火光耀於山君之象也然爲山所障則不及遠矣君子體之但明庶政而无敢折獄焉蓋庶政事之小者明雖不遠猶可審其幾而應之至于折獄則民命所關非至明者不足與此故无敢輕言折獄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孔疏在賁之始以剛處下居於无位之地乃棄於不義之車而從

有義之徒故云舍車而徒以其志行高潔不苟就輿乘是以義不
肯乘故象云義弗乘也
[程傳]初九以剛陽居明體而處下君子有剛明之德而在下者也
君子在无位之地无所施於天下唯自賁飾其所行而已趾取在
下而所以行也君子修飾之道正其所行守節處義其行不苟義
或不當則舍車輿而寧徒行衆人之所羞而君子以爲賁也舍車
而徒之義兼於比應取之初比二而應四應四正也與二非正也
九之剛明守義不近與於二而遠應於四舍易而從難如舍車而
徒行也守節義君子之賁也是故君子所賁世俗所羞世俗所貴
君子所賤以車徒爲言者因趾與行爲義也
[本義]剛德明體自賁於下爲舍非道之車而安於徒步之象占者
自處當如是也
[白雲郭氏]曰君子以義爲榮不以徒行爲辱初九以賤自居舍車
而徒所謂窮不失義者矣
[雲峯胡氏]曰壯初剛居剛而健體故壯於趾賁初剛居剛而明體
故賁其趾壯初壯於趾不安在下之分者也賁初舍車而徒能安
在下之分者也蓋易之義所乘者在下而乘之者在上初在下卦
之下而无所乘分也然曰賁其趾非徒安分而已舍車之榮而徒
行是不以徒爲辱而自以義爲榮也是故君子行義必於在下之
時發足之初觀之
[蒙引]初九自賁於下爲賁其趾之象所謂賁其趾者如何謂舍非
道之車而安於徒步者也下句只申上句均爲象也剛德明體剛

則不屈於欲明則審義利以此自賁於下是謂賁其趾之象舍車
而徒申賁其趾之意也自賁於下不顧人之文繡也
[按]程傳以趾爲所以行賁其趾爲所行不苟本義只取在下者爲
趾二說不同
[講]周公係初爻曰初九剛德明體非不足以有爲以其在下道宜
自賁安於貧賤而能有守焉爲賁其趾之象賁其趾如何蓋車
富貴者所乘徒步貧賤者之事初不以外物爲重而以已德爲
尊舍非道之富貴而安於貧賤又[illegible]安於徒步之象也
占者可知所以自處矣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程傳]舍車而徒行者於義不可以乘也初應四正也從二非正也
近舍二之易而從四之難舍車而徒行也君子之賁守其義而已
[按]本義不言應四只就本爻說
[本義]君子之取舍決於義而已
[存疑]言初九舍車而徒行是豈矯視軒冕者哉特以義之弗可而
弗乘耳如其義在初未必不乘也微夫子此語初幾於以隱爲高
矣
[通典]不可謂初九居下義不當乘
[蒙引]限定初不當乘便死煞義字活看爲是
[講]孔子釋初象曰初九舍車而徒者豈惡富貴而逃之哉蓋君子
取舍唯決於義義有所不可故寧舍之而不乘也
六二賁其須

[illegible]既賁其須者須是上附於面六二常上附於三若似賁飾其須也循其所履以附于上與上同爲興起故象云與上興也

程傳賁卦之爲賁雖由兩爻之變而文明之義爲重二實賁之主也故主言賁之道飾于物者不能大變其質也因其質而加飾耳故取須義須隨頤而動者也動止惟繫於所附猶義惡不由於賁也二之文明唯爲賁飾善惡則繫其質也

本義二以陰柔居中正三以陽剛而得正皆无應與故二附三而動有賁須之象占者宜從上之陽剛而動也

臨川吳氏曰須之美者生而美也美由中出不假外飾六二柔麗乎中正固有其美而須之賁非有待於外物而賁者然陰柔不能自動必附麗於陽如須雖有美必附麗於頤也

雲峯胡氏曰本義以二與三皆无應與故二自附三而動如須附頤而動二柔居中正三剛而得正得其附矣

蒙引二陰柔而三陽剛則陰不得不附陽二中正而三得正則其其附也非爲邪且又皆無應與則二之附三三之爲二所附亦勢所宜也故本義云占者宜從上之陽剛而動也二附三而動猶須附頤而動須二象也非三之象

按傳謂善惡係其質是將賁須看得无緊要本義謂占者宜從上而動方見爻義舊閱經解有以須爲所須之物亦可備一說蓋人之宮室車馬衣服飲食皆所須者槩言之以見所飾之盛

講周公繫二爻曰二以陰柔居中正三以陽剛居正是爲同德相輔而又俱无應與則其勢孤而自相倚故二必附三以成其賁須之附頤而動是賁其須之象占者宜如是也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程傳以須爲象者謂其與上同興也隨上而動動止唯繫所附也猶加飾於物因其質而賁之善惡在其質也

西巖袁氏曰陰不能以自動也得陽而後明柔不能以自立也得剛而後立下不能以自興也得上而後興

按程傳興字只作動字看或云興起而有爲於天下說得太闊大了

講孔子釋二象曰二之賁其須者豈苟合哉蓋二之柔弱不能以自興必附三陽剛之才故與之同興起而有爲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孔疏賁如華飾之貌濡如潤澤之理

按註疏以三與二比而程傳以三處二陰之間連二四說本義從之

程傳三處文明之極與二四二陰間處相賁賁之盛者也故云賁如如辭助也賁飾之盛光采潤澤故云濡如光采之盛則有潤澤詩云麀鹿濯濯永貞吉三與二四非正應相比而成相賁故戒以常永貞正賁者飾也賁飾之事難乎常也故永貞則吉三與四相賁又下比於二二柔文一剛上下交賁爲賁之盛也

本義一陽居二陰之間得其賁而潤澤者也然不可溺於所安故有永貞之戒

童溪王氏曰剛柔相賁相與潤色以成其文此所謂賁如濡如也

六二五六四柔之正也九三剛之正也相比而相賁不失正道則爲吉矣

蒙引二柔來文一剛光采之盛則有潤澤也永貞者不溺於所安也吉者陰終莫之陵也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近之則不遜故須永貞

存疑九三以一陽居二陰之間以二陰而事一陽陽得其事而逸樂生焉得其賁而潤澤者也然常情於此最易爲其所溺者占者必能常永貞固雖賁在彼之潤不失在已之守則二陰終莫之陵而吉矣

按此濡字是光采潤澤非水中涵濡之濡大全蔡胡二氏取象於坎失之鑿矣

講周公繫三爻曰九三以一陽居二四二陰之間以二陰助一陽凡所謀爲皆成潤色得其賁而潤澤者也然助陽者陰溺陽者亦陰常情於此最易爲其所溺占者必永守其正雖賁在彼之助不失在已之守斯吉矣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程傳飾而不常且非正人所陵侮也故戒能永正則吉也其賁既常而正誰能陵之乎

按永貞只是常守其貞程說作二意

節齋蔡氏曰陵侮也三能永貞則二柔雖比已而濡如然終莫之陵侮而不至陷溺也

存疑此釋吉意終莫之陵則三能全其守而吉矣

按永貞故終莫陵守義相縮

講孔子釋三象曰三所以永貞而後吉者蓋陰柔之溺人最可畏也一爲所溺陵斯及矣永守其正則承順於始亦承順於終不敢越分以見陵是以吉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程傳四與初爲正應相賁者也本當賁如而爲三所隔故不獲相賁而皤如皤白也未獲賁也馬在下而動者也未獲相賁故云白馬其從正應之志如飛故云翰如匪爲九三之寇讐所隔則婚媾遂其相親矣已之所乘與動於下者馬之象也初四正應終必獲親第始爲其間隔耳

按註疏謂應在初而閡於三傳義皆因之賁如皤如註疏謂或飾或素內懷疑懼程傳則謂本當賁而未獲故皤白翰如註疏謂馬色鮮潔程傳則謂馬如飛翰二者本義皆從程傳匪寇婚媾註疏謂若非三爲寇乃得與初爲婚媾也程傳因之本義則謂三非爲寇乃求婚媾耳

本義皤白也馬人所乘人白則馬亦白矣四與初相賁者乃爲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皤如而其往求之心如飛翰之疾也然九三剛正非爲寇者也乃求婚媾耳故其象如此

雲峯胡氏曰二與五三與上非應則亦非相賁者惟四以初之應爲賁而爲三所隔所謂賁如者皤如矣皤白也曰皤如又曰白馬者人與馬俱白象六四德與位俱柔也白馬而曰翰如者六四陰柔之正下求初九陽剛之正雖爲三所隔而其往求之心如飛翰

之疾也然三剛正亦非與巳爲寇乃欲與巳爲婚媾耳此與屯六
二相似屯剛柔始交賁剛柔相雜皆有婚媾象然屯之二乘馬班
如應五之心何其緩賁之四白馬翰如應初之心何其急時不同
也屯二應五下求上也不可以急賁四應初上求下也不可以緩
蒙引四與初本相賁者以其爲三所隔而不得遂所賁不成其賁
而其賁也皤如然其往求之心豈以三之隔而遽巳乎故曰白馬
翰如所以象其心之切也然九三匪寇婚媾此又在四之自守如
何故小象足之曰終无尤也。馬人所乘人白則馬亦白矣此只
解所以爲馬謂之白馬者蓋因四與初不成賁而皤如故於其所
乘馬亦白或謂白馬不必爲四之所乘者非也人白則馬亦白馬
是誰之馬耶况曰馬人所乘亦明甚矣言四之求初其心之疾如

白馬之翰如其飛也然九三剛正非爲寇者乃求婚媾耳夫求之
在彼而應與不應則在我不言應與不應以見在我之自守何如
耳問六四既不得遂所賁而九三又匪寇婚媾不知六四果能守
正不與否曰據六四白馬翰如其往求於初之心既如此之專則
能守正以拒三必矣况本柔順得正而又艮體者乎
按四隔於三而皤如心係於初而翰如三求四而無惡意四終於
初遇也要看得聯貫
饒周公繫四爻曰四以初之正應爲賁乃爲九三所隔而不得遂
故其所賁者皤如而白失所賁矣然三雖欲間四四終不能舍
初豈以三之隔而巳哉其往求之心猶白馬之翰如也初隔於
三以迹而論三若強暴爲害於四而三實剛正非爲寇者亦地

近相親欲與四爲婚媾耳求在三應不應在四豈爲所動而不
與初遇哉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程傳四與初相遠而三介於其間是所當之位爲可疑也雖爲三
寇讐所隔未得親於婚媾然其正應理直義勝終必得合故云終
无尤也尤怨也終得相賁故无怨尤也
孔疏以疑爲四之遲疑程傳但以爲可疑本義與傳同
本義當位疑謂所當之位可疑也終无尤謂若守正而不與亦无
他患也
蒙引謂與正應相遠而比於三是其所居之位疑若有可求者故
來三之求也然可求者其所當之位其不可求者所守之志

按蒙引說疑字有着落。程傳以无尤爲與初終得合本義謂不
與三亦无患二說意亦可兼而以不患三爲正。孔疏匪寇婚
媾是待匪有寇難乃爲婚媾又自恃上爻作兩說總不可用
饒孔子釋四象曰六四所以來三之求而不得與初遇者以所居
之位遠初而近三疑若有可求之迹故來三求之也然可求者所
當之位而不可求者所守之志三雖匪寇婚媾四若以正自守
不應非正之求三亦終能以道制情不復爲害无他患也亦何
不可與初遇乎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孔疏丘謂丘墟園謂園圃唯草木所生是質素之處非華美之所
若能施飾每事質素與丘園相似盛莫大焉諸儒以爲若賁飾束

帛不用聘士則邱園之士乃落也若賁飾邱園之士與之故束帛
乃戔戔也諸家註易多爲此解但今案輔嗣之註全无聘賢之意
且爻之與象亦无待士之文輔嗣云用莫過儉泰而能約故必吝
焉乃得終吉此則皆論爲國之道不尚華侈而貴儉約也若從先
師唯用束帛招聘邱園以儉約待賢豈其義也。初時儉約故是
其吝也必儉約之吝乃得終吉而有喜也故象云六五之吉有喜
也

按邱園乃落本王註中語落謂隕落爻多不盡録。程傳以六五
受賁于上九邱園謂在外而近者指上九又以戔戔爲受人剪
裁而成用其說罕有從者故不録。孔疏以戔戔爲衆多與吝
字義不合

本義六五柔中爲賁之主敦本尚實得賁之道故有丘園之象然
陰性吝嗇故有束帛戔戔之象束帛薄物戔戔淺小之意人而如
此雖可羞吝然禮奢寧儉故得終吉

語類問伊川解賁于邱園指上九而言看來似好。蓋賁二陰皆受賁
于陽不應此又獨異而作敦本務實說也朱子曰如何邱園便能
賁人束帛戔戔他解作剪裁之象尤艱曲說不出這八字只平白
在這裏若如所說則曲折多意思遠舊說指上九作高尚隱于邱
園之賢而用束帛之禮聘召之若不用其說則此說似近若將邱
園作上九之象束帛戔戔作剪裁分裂之象則與象意大段相遠
也。賁于邱園束帛戔戔此兩句只是當來卦辭非主事而言看
如何用皆是這個道理賁于邱園是個務實底束帛戔戔是賁得
不大底所以說吝兩句是兩意戔戔淺小之意凡淺字皆從
戔戔小即是儉之義所以下文云吝終吉吝者雖不好看然終却
吉問六五是在艮體於安止于邱園而不復有外賁之象曰雖是
止體亦是上比於九漸漸到極處若一向賁飾去亦自不好須是
收斂方得問敦本務實莫是反朴還淳之義否曰賁取賁飾之義
他今却來賁田園爲農圃之事當賁之時似若鄙吝然儉約故終
得吉吉則有喜故象云有喜也

雲峯胡氏曰諸家多言賁于邱園之賢本義謂不賁于市朝而賁
于邱園敦本也束帛戔戔尚實也陰性吝嗇而終吉林放問禮之
本夫子答以與其奢也寧儉即此意也聖人謂賁以文飾成卦後
世必有因飾而過者故於五明敦本尚儉之爲吉又於上見賁極

反本之爲无咎也

蒙引六五賁于邱園全在柔中上取來大抵陽剛情開廓則近於
侈柔則規模收斂中則又不過甚飾故爲敦本尚實而有賁于邱
園之象。不賁于市朝不賁於軒冕而賁于邱園也邱園非所以
爲賁而曰賁於邱園者不賁之賁也故曰敦本尚實得賁之道得
賁之道固可嘉矣但陰性吝嗇五既尚實則施之用者未免失之
儉而不得其文質之中故束帛戔戔而可吝然禮奢寧儉有奢而
窮者未有儉而敗者必得終吉。賁于邱園語意云以邱園爲賁
是以本實爲文也

存疑此爻不作君位說

云疑兩象總一意就他尚實處是賁邱園就尚實而過嗇處便是

束帛戔戔耳束帛所以享神禮賢戔戔則薄甚矣吝字輕重終吉
遂

[問]賁於丘園不是往丘園上加賁只是其賁處如丘園之樸耳束
帛戔戔當連上總是象或以束帛戔戔連吝字非也到講吝處
承束帛戔戔便不妨或謂處丘園而自賁所用以賁者不過
束帛戔戔耳似更明

[講]周公繫五爻曰六五以柔中居尊敦本尚實雖身履文物之盛
而不失山林樸素之風爲賁于丘園之象然陰性儉嗇未免失
之太過又有束帛戔戔之象夫當賁飾儉嗇如此似可羞吝而
禮奢寧儉足以挽靡還淳終爲吉道占者遇此亦必吝而終吉
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蒙引]衆方逐末之時而獨能反其本以爲之倡是可喜也易中凡
言有喜皆是說可喜之理〇六五之吉者公不至於犯禮而得其
分私不至於傷民而足其用誠可喜也

[按]蒙引二說當以後說爲正以其說喜處屬六五也前說喜字
虛似屬他人時講作世道之慶不切

[講]孔子釋五象曰六五之吉者以賁之世人皆尚文五能崇尚儉
樸爲天下先其終也可以化成天下而遂其挽靡還淳之志不
亦有喜乎

上九白賁無咎

[王註]處飾之終飾終反素故在其質素不勞文飾而无咎

[程傳]上九賁之極也賁飾之極則失於華僞唯能質白其賁則无
過失之咎白素也尚質素則不失其本眞所謂尚質素者非无飾
也不使華沒實耳

[本義]賁極反本復於无色善補過矣故其象占如此

[或問]白賁无咎朱子曰賁飾之事太盛則有咎所以處太盛之終
則歸於白賁勢當然也〇問如本義說六五上九兩爻都是賁極
反本之意曰六五已有反本之漸故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至上
九白賁則反本而復於无飾矣蓋皆賁極之象也白賁无咎據剛
上文柔是不當說白然而卦之取象不恁地拘各自說一義

[蒙引]白賁非全是无色也本有色而復於无色耳故曰无咎以今
之日賁爲无咎則始之賁極文勝者爲有咎矣〇問道以中庸爲
至白賁質勝文矣安得爲无咎曰此承文勝之弊而矯枉之道也
〇白賁視賁丘園益爲返濇而反本矣二爻還要說得不同

[要雖]沈滄柱曰賁極反本乃救文以質非去文而存質也

[講]周公繫上爻曰賁至上九賁之極也賁極則反猶物之本有色
而復於无色爲白賁之象占者如是文勝而反於質善補過矣
何咎之有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孔疏]守至任眞得其本性故象云上得志也言居上得志也

[程傳]白賁无咎以其在上而得志也上九爲得志者在上而文柔
成賁之功六五之君又受其賁故雖居无位之地而實尸賁之功
爲得志也與他卦居極者異矣既在上而得志處賁之極將有華

僞失實之咎故戒以質素則无咎飾不可過也
或問何謂得志朱子曰居卦之上在事之外不假文飾而有自然
之文便是優游自得也
案引蓋厭文之弊而反之質者亦上之素志也前乎此者惟皆以
賁爲得志耳今乃以白賁爲得志氣味遠矣
按彖引此說乎妥朱子優游自得之說不必用
謹孔子釋上象曰厭文之弊而欲反之質上之志也今果反質而
白其志得矣所以无咎也
肯進齋徐氏曰内三爻離體以文明爲賁初賁其趾二賁其須三
濡如皆有所設飾也外三爻艮體以篤實爲賁四皤如五丘園上
白賁皆尚質素无假外飾故曰賁无色也

建安邱氏曰賁之一卦以卦變言則柔文剛剛上文柔而爲賁以
二體言則下離上艮文明以止而爲賁以六爻言則三陽三陰相
比相賁而爲賁然陰陽二物有應者以應而相賁无應者以比而
相賁四與初應求賁於初故初賁趾而四翰如也二比三而賁乎
三故二賁須而三濡如也五比上而賁乎上故五賁丘園而上白
賁也初與四應而相賁者也二與三五與上比而相賁者也此賁
六爻之大旨也
臣講解義賁雖尚文然必以質爲本蓋人情自質而趨於文也易
自文而返於質也雖文王於賁深慮末流之失故亨之下即繼以
小利有攸往也全彖皆是此意六爻中得其賁者惟二之賁須三
之賁濡而永貞之戒已隨其後此外則四之皤如固不放賁而初

之舍車而徒則以幽人之貞賁矣五之束帛戔戔則以丘園之野
賁矣上之白賁又且以无色賁矣於賁飾之時而取不賁之義何
一非文王小利攸往之心乎夫周公制禮作樂其文郁郁然皆因
天道自然之文以成人道當然之文並未嘗以己意增飾一事然
後知周禮之作猶是取丘園取白賁之心也已
按三陽三陰之卦柔來文剛離以二爲主剛上文柔艮以上爲主
此卦雖定一爻爲卦主然文明以止止意較重似當以上爻爲
卦主也本義謂五爲賁主五居不作君位不見爲卦主之義象
曰白賁无咎傳曰上得志也似於此爻深許而二之賁須不甚
許可以爲証本義於大象下雖甚得卦旨可依此意以解彖辭
文明故亨止故小利有攸往柔來文剛火照山也有明象故亨

分剛文柔山映火也有止象故小利有攸往以此卦體見得剛
柔相錯爲天文而在人事則當文明以止爲人文觀天文觀人
文演言賁意只當泛言天文人文不必指定卦之天文人文似
覺圓通以六爻論初陽正以不妄行爲賁二陰中正爲離之主
須不緊要之物賁須便有修飾尚文之義三陽正借二而濡此
下三爻離也以文明爲賁也四陰正應初之陽止始皤如而終
无尤其賁不過於浮飾可知五尚儉上返本皆能救賁之過此
上三爻艮也以止爲賁也觀上之白賁无咎則彖所云小利有
攸往者以尚文僅得小利若返本得文質之中則无不利也此
說與舊不同但取大意明暢不及先儒之深細存以俟質○剛
柔交錯而成文二爲離主柔來居中而文剛其爻可行故亨上

爲艮主分剛居上而文柔其文到盡頭當止便有行不得去處故只小利有攸往柔來句以二爻言分剛句以上爻言合言之又總爲剛柔交錯也○二爻賁須作髭鬚之鬚不於王註而傳義因之講家皆謂須隨顧動合與上興之意愚意賁飾髭鬚無甚關係取象覺淺先儒謂賁飾所須用之物似爲冠冕如與人同行而先修治其行裝與上興意亦似貼合備一說

易經詳說卷十五終

剝䷖坤下艮上

程傳剝序卦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夫物至於文飾亨之極也極則必反故賁終則剝也卦五陰而一陽陰始自下生漸長至於盛極羣陰消剝於陽故爲剝也以二體言之山附於地山高起地上而反附着於地頹剝之象也

剝不利有攸往

程傳剝者羣陰長盛消剝於陽之時衆小人剝喪於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攸往惟當巽言晦迹隨時消息以免小人之害也

本義剝落也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長而陽消落九月之卦也陰盛陽衰小人壯而君子病又內坤而外艮有順時而止之象故占得之者不可有所往也

雲峯胡氏曰剝落之也五陰剝一陽欲落之以至於盡也否三陰三陽陰陽猶相等且曰不利君子貞剝五陰而一陽小人盛而君子孤如之何可有所往哉雖然陽无可盡之理也一變而後利有攸往矣

臨川吳氏曰以卦體而言則陰長以至五僅存一陽再往則併一陽消之矣故不宜有往以占者而言則小人極盛之時當順時而止不可以有所往也

蒙引不利有攸往謂君子也易爲君子謀

講文王繫剝彖辭曰君子之出處視世道之盛衰當剝之時陰盛陽衰君子惟宜晦迹退處養其才於不試若有所往必蹈禍機

何利焉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孔疏剝剝也者釋剝卦名爲剝不知何以稱剝故釋云剝者解剝之義是陰長解剝於陽也柔變剛者釋所以此卦名剝之意也

程傳剝剝也謂剝落也柔變剛也柔長而剛變也夏至一陰生而漸長一陰長則一陽消至於建戌則極而成剝是陰柔變剛陽也

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言柔進于陽變剛爲柔也

建安邱氏曰自一柔變剛而爲姤再變遯三變否四變觀五變剝更進則盡變而卦爲純坤矣聖人於姤言柔遇剛者姤相遇逅之謂也此言柔變剛變則盡反其所爲君子悉爲小人天下之事有不忍言者故遇可爲也變不可爲也

臨山李氏曰夬彖曰剛決柔剝曰柔變剛何也曰此君子小人之辨也君子剛明果斷小人陰賊險很君子之去小人聲其罪與天下共棄之名正言順故曰決小人之欲去君子辭不順理不直必寖變浸潤以侵極之使之日消月鑠而不自知故曰變一字之間君子小人之情狀皦然矣

纂引剝落也剝陽剝也剝之者陰也〇柔變剛也不知是以前項五陰之變五陽言耶抑以今日五陰之變一陽言耶大抵是以五陰變一陽而言故本義曰柔進於陽變剛爲柔而上文本義所謂一陽將盡者亦有此意本文剛字指上九

證此變剛是要將剛變盡

講孔子釋彖辭曰卦名剝者取剝落之義也卦體五陰上進而欲

變乎一陽是以柔而盡變乎剛也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本義以卦體卦德釋卦辭

孔疏不利有攸往小人長者此釋不利有攸往之義小人道長世既闇亂何由可進往則遇災故不利有攸往也

程傳小人之道方長盛而剝消於陽故君子不利有所往也

纂引以卦體言之五陰盛長於下小人長也

按孔疏以觀象爲坐君上形象其說甚異

程傳君子當剝之時知不可有所往順時而止乃能觀剝之象也卦有順止之象乃處剝之道君子當觀而體之

雲峯胡氏曰凡卦畫皆象也皆當觀也於剝獨言之者爲處變君子言也

纂引以卦德言之坤順而艮止爲順而止之人當觀此象也

孔疏君子通達物理貴尚消息盈虛在消之時行消道也在息之時行息道也在盈之時行盈道也在虛之時行虛道也若值消虛之時存身避害危行言遜也若值盈息之時極言正諫建事立功也天行謂逐時消息盈虛乃天道之所行也

程傳君子尚消息盈虛之理而順之乃合乎天行也理有消衰有息長有盈滿有虛損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隨時敦尚所以事天也

雲峯胡氏曰消息盈虛四字皆爲陽言復者陽之息姤者陽之消乾者陽之盈坤者陽之虛剝五陰而一陽則陽之消而至於虛者

也其變也大矣然亦天行也故剥曰天行復亦曰天行
隆山李氏曰消息盈虛乃時運之使然君子尙之與時偕行雖處剥之時而不至於谷嗟戚憂而變其所守者知其後之必復而所心宜耐以待之也不然不債羣陰之進盡力以抗之則必激起其蠆尾之毒甘受其摧剥糜爛之禍而不可救藥矣
蒙引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此句總在順而止之之下不通承上句小人長也故程傳分順而止之至天行也爲一段而本義則總之曰以卦體卦德釋卦辭是卦德二字總該順而止之至天行也消息盈虛正所謂時尙之所以順之也君子尙消息盈虛不是卦德但其意附在順而止之句末所以申順而止之之義消息者盈虛之未定盈虛者消息之已成

按此通節是一意小人長何以卦體明不利有攸往之故順而止之以下以卦德明君子之知其不利而不輕有所往也尙猶言重也消息盈虛雲峯皆爲陽言時講兼陰陽言兼說理全可用
通卦辭不利有攸往者以陰乃小人之道卦體五陰盛長是小人道長之日也卦德坤順艮止有順時而止之象君子之不利有攸往正以觀此象因之順時而止也然所以觀此象者艮以時有消息盈虛乃天行之自然也君子崇尙此消息盈虛而動止一順乎天行則於陽消而虛陰息而盈之時宜其順時而止不利有攸往也
象曰山附於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孔疏山本高峻今附於地即是剥落之象故云山附於地剥也上以厚下安宅者剥之爲義從下而起故在上之人當須豐厚於下安物之居以防於剥也
程傳艮重於坤山附於地也山高起於地而反附著於地圮剥之象也上謂人君與居人上者觀剥之象而厚固其下以安其居也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固而能剥者也故上之剥必自下下剥則上危矣爲人上者知理之如是則安養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朱子曰厚下者乃所以安宅如山附於地惟其地厚所以山安其居而不摇人君厚下以得民則其位亦安而不摇猶所謂本固邦寧也

節齋蔡氏曰卦以下剥上取義乃小人剥君子也象以上厚下取義乃人君厚生民也下剥上者成剥之義上厚下者治剥之道也
雲峯胡氏曰不曰君子而曰上上指一陽下指五陰也陰陽之分明矣厚下坤地象安宅艮止象
按雲峯上指一陽之說可疑當作泛論
蒙引上以厚下安宅上下寬說隨所在而言厚下言不可剥下也厚下者乃所以自安其宅也〇宅以位言己之所居也非宅舍之宅
通山附於地乃山頂之土覆着地上可知是山剥矣非山根附地也當同城復於隍意看存疑山附於地地裂而山崩是爲厚下起見而於山附于地覓添設於剥字內作幹補意尙可〇依小

註朱子之說則山附於地不見剝落之意恐非正訓安宅爲上
自安其居孔疏安物之居未是
[疑]厚字有工夫乃上厚之也安宅即在厚下內无兩層
[講]孔子釋大象曰卦象山高於地而反附着於地頹剝之象也然
山之頹剝實由於地之動搖爲上者體之知凡剝皆自下起而
所以防剝者必先厚固其下以安其居焉蓋君以民爲本民不
厚君何以安其宅必多方休養以厚民生而止之宅乃安如磐
石矣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孔疏]牀者人之所以安處也在剝之初剝道從下而起剝牀之足
言牀足已剝也

[諺]註疏侵削其貞正欠明
[程傳]陰之剝陽自下而上以牀爲象者取身之所處也自下而剝
漸至於身也剝牀以足剝牀之足也剝始自下故爲剝足陰自下
進漸消蔑於貞正凶之道也蔑无也謂消亡於正道陰剝陽柔變
剛是邪侵正小人消君子其凶可知
[本義]剝自下起滅正則凶故其占如此蔑滅也
[或問]初與二蔑貞凶是以陰蔑陽以小人蔑君子之正道凶之象
也不知只是陽與君子當之則凶爲復陰與小人亦自爲凶朱子
曰自古小人滅害君子終亦有凶但此爻象只說陽與君子之凶
也
[節齋蔡氏]曰牀者人之所安其體則上實下虛故取以象剝足在
下又取以象初
[雲峯胡氏]曰正道天地間不可一日无也方其剝之自下未至於
滅貞也而曰蔑貞則凶戒小人之辭也
[隆山李氏]曰剝卦陰爻凡五六三舍羣陰以應上九故无咎六五
率羣陰以受制於陽故无不利若初六六二六四[illegible]於剝之世專
以陰剝陽者故三爻皆因剝牀而凶聖人雖於陰類當長之時猶
不許小人之害君子其戒昭然也
[蒙引]剝自下起剝牀以足之象今雖未是蔑貞然其勢必至於蔑
貞也蔑貞者凶此即坤初六履霜堅氷至之意此凶字可以六
四凶字照看蔑字宜重看不可以六位通作一個人看前項爲所
剝者是五個陽了

[疑]貞指君子凶屬小人
按時講多從此然凶不當屬小人
[講]周公繫初爻曰初六一陰始生于下是小人害正之謀方起猶
之剝牀而方及其足者然其勢終必至於蔑貞而凶君子可不
知所戒哉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程傳]取牀足爲象者以陰侵沒陽於下也滅沒也侵滅正道自下
而上也
[會解]下字緊對上一陽說五爻俱照上一陽
[按]下字不指牀足從初爻无陽看出自下以漸說上不必作始之
一陰看

講孔子釋初象曰所謂剝牀以足者蓋以陰之滅陽自下而起也小人之害君子爲謀方始其端甚微其勢必盛君子可以爲未切而忽之哉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孔疏辨謂牀身之下牀足之上足與牀身分辨之處也今剝落侵上乃至於辨是漸近人身故云剝牀以辨也

按孔疏有云刻除中正之道故凶較初爻說稍明又云初既稱蔑二又稱蔑蔑上復蔑此爲甚極將此蔑字看得又深些似亦有理

程傳辨分隔上下者牀之幹也陰漸進而上剝至於辨愈蔑於正也凶益甚矣

本義辨牀幹也進而上矣

蒙引胡氏曰剝自不起剝牀以辨進及上矣然二陰爲遯猶未至於蔑貞辭與初同亦戒之也

臆二陰爲遯亦是旁意

講周公繫二爻曰二陰漸進而上是小人害正之謀漸肆而君子之禍漸迫猶剝牀而及於幹也其去體不遠勢必至於蔑貞而凶君子宜遠引而去矣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程傳陰之侵剝於陽得以益盛至於剝辨者以陽未有應與故也小人侵剝君子若君子有與則可以勝小人不能爲害矣惟其无與所以被蔑而凶

[illegible]未大盛

胡氏曰程傳言陽未有與本義言陰未有與二陰猶未至于之盛也

[illegible]剝牀而至於辨亦云危矣而夫子猶曰未有與也於危之中而有幸之之意似教君子急避他意思

按未有與程說爲侵與字從貞字看出正道者陽也蔑貞是陽孤危而无與若五陰連類豈得以无與目之講仍從本義

講孔子釋二象曰剝牀以辨亦云危矣而禍猶未深者以其居卦之下體止於二陰未能大有黨與所以爲害尚淺也

六三剝之无咎

王註與上爲應羣陰剝陽我獨協焉雖處於剝可以无咎

程傳衆陰剝陽之時而三獨居剛應剛與上下之陰異矣志從於正在剝之時爲无咎者也三之爲可謂善矣不言吉何也曰方羣陰剝陽衆小人害君子三雖從正其勢孤弱所應在无位之地於斯時也難乎免矣安得吉也其義爲无咎耳言其无咎所以勸也

本義衆陰方剝陽而已獨應之去其黨而從正无咎之道也占者如是則得无咎

建安邱氏曰剝下五陰皆剝陽者而三處其中獨與上應不忍黨邪以害正是小人而知有君子也故在剝之時爲无咎

臆引剝之謂衆陰方剝陽也无咎謂已獨應之故无咎也上方云剝之下即繼以无咎者乃知无咎之爲指已獨應之也○一說剝之謂六三剝衆陰也故曰失上下也按剝以陰剝陽爲義今六三

[illegible]而從其正是故意背去之而從善耳非能剝落其衆也故
[illegible]用不得本義所謂去非能除去之也只是背而去之不從其
[illegible]爲而已
存疑剝之是去其黨而從正與卦名剝字不同
按存疑是用蒙引後一說然依蒙引前說只作處剝之時而得无
告亦有味
講周公繫三爻曰當衆陰剝陽之時三獨與上爲應是能剝去其
黨而以從正爲心无咎之道也占者能不亂小人之羣則善矣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王註三上下各有二陰而三獨應於陽則失上下也
孔疏釋所以无咎之義上下羣陰皆悉剝陽也已獨能違失上下
之情而往應之所以无咎也
程傳三居剝而无咎者其所處與上下諸陰不同是與其同類相
失於處剝之道爲无咎如東漢之呂强是也
本義上下謂四陰
雲峯胡氏曰六三居四陰中而獨與一陽所失者陰是其失乃所
以爲得也
蒙引蔡義曰衆陰方剝陽三獨與上爲應是小人中之君子也如
三者雖得罪於私黨而見取於公論其義无咎矣而利害之私何
較哉
講孔子釋三象曰六三所謂剝之无咎者蓋上下四陰交黨剝陽
三獨不與同事是失乎上下四陰也失小人則得君子矣故无

[illegible]剝牀以膚凶
存疑剝牀已盡乃至人之膚體
程傳始剝於牀足漸至於膚膚身之外也將滅其身矣其凶可知
陰長已盛陽剝已甚貞道已消故更不言蔑貞直言凶也
本義陰禍切身故不復言蔑貞而直言凶也
臨川吳氏曰初爲牀足二爲牀幹三爲牀上人所卧處四人之身
也非牀也非牀曰剝牀以膚言剝牀而上及於人之肌膚也
雲峯胡氏曰本義曰蔑貞則凶蓋猶許其不蔑貞則猶未至於凶
也剝而及膚小人豈不欲蔑貞哉然正道終不可得而蔑故不言
蔑貞而直言凶亦豈獨君子之凶哉
按凶字屬君子爲正
講周公繫四爻曰六四陰長已盛小人之勢日大禍之及於君子
已及其身小而貶逐大而形戮爲剝牀以及於膚之象占者得
此凶何如哉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孔疏其災已至故云切近
程傳五爲君位剝已及四在人則剝其膚矣剝及其膚身垂於亡
矣切近於災禍也
按五爲君位似不必用只就四言之
龜山楊氏曰剝牀以足以辨剝其所安而已六四則剝及膚矣其
爲災也不切近乎

蘊孔子釋四象曰剝牀以膚者言災害已及其身至爲切近也君子當辨之於早矣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王註貫魚謂此衆陰也駢頭相次似貫魚也

疏註疏謂五之寵小人但似宮人不害正事程傳不用其說

程傳六五君位剝之極也其凶可知故更不言剝而別設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五羣陰之主也魚陰物故以爲象五能使羣陰順序如貫魚然反獲寵愛於在上之陽如宮人則无所不利也宮人宮中之人妻妾侍使也以陰言且取獲寵愛之義以一陽在上衆陰有順從之道故發此義

本義魚陰物宮人陰之美而受制於陽者也五爲衆陰之長當率其類受制於陽故有此象而占者如是則无不利也

平菴項氏曰六五君位五爲王后與君同處四爲夫人佐后者也三爲九嬪以主九御下卦之長也二爲世婦初爲御妻

臨川吳氏曰宮人衆妾也以之者后也后爲宮人之主五統羣陰如后統衆妾衆陰戴陽如后以衆妾進御於主而獲寵愛之象陰長消陽至五極矣不可以再長也一陽在上非可剝者故取羣陰順承一陽爲義六三應上九而失羣陰之心六五比上九而率羣陰以求一陽之寵一陽之功大矣天道之不可一日无陽世道之不可一日无君子者此也

雲峯胡氏曰剝五不取君位如坤遯明夷歸妹旅皆非君所處也剝而至於五是爲剝之極故五不取剝義別設爲貫魚宮人寵之

象所以開小人改過遷善之門也五爲羣陰之尊能率其類受制於陽无不利矣剝牀自足而辨而膚陰以次而剝陽也后以宮人備數進御於君望前先卑望後先尊亦以次而承陽聖人至是則戒之曰與其以次剝陽而至於凶孰若以次承陽之爲利哉彖曰不利有攸往爲君子戒也此曰无不利爲小人勉也

蒙引剝六五本是羣小之魁而周公乃就后妃上說道理者別取一義以立教也然其義亦微矣蓋謂能率衆陰以從陽固无不利若黨衆陰以害陽則不利也必矣此在讀者反而觀之盡玩辭又不如觀象○就后妃言固是別取一義然亦緣此卦陰盛五爲衆陰之長又有一陽在上故也

存疑以字莫忽過即能以衆正之以

按貫魚宮人寵是一象宮人之受寵原是魚貫而進此則先提起貫魚謂如貫魚而以宮人寵也○卦本剝陽而云受制於陽似不合或只是羣陰得意之象然程傳云若能本義云當則亦只虛設此從陽之象以挈其不剝也○若作羣陰得意說則終无尤亦只是羣陰之和而不相尤以見陰盛意小人道長亦有此理

蘊周公繫五爻曰五居羣陰之上又近上之一陽是其力足統率羣陰而又必知害陽之非義故能率其黨類而受制於陽如貫魚順序以宮人承寵於君之象夫固有君子不特善類蒙福而亦足以庇蔭小人於五固无不利也占者如是亦无不利矣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程傳羣陰消剝於陽以至於極六五若能長率羣陰駢首順序反獲寵愛於陽則終无過尤也於剝之將終復發此義聖人勸遷善之意深切之至也

按无尤屬小人

集解施達泉云不曰无尤而曰終无尤正予之之詞所以堅小人從正之志也

按終字是極言无尤之意不是始有尤終无尤或謂既是小人則始有尤能改過則終无尤語氣不合

謹孔子釋五象曰害君子者小人之尤若五之以宮人寵率其類以承順乎君子終无當邪害正之罪矣何尤之有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孔疏處卦之終獨得完全不被剝落猶如碩大之果不爲人食也君子得輿者若君子而居此位能覆蔭於下使得全安是君子居之則得車輿也若小人居之下无庇蔭在下之人被剝徹廬舍也

程傳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尙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見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无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无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剝盡則爲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爲坤陽來爲復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无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陰道盛極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理既如是在卦亦衆

陰宗陽爲共載之象小人剝廬若小人則當剝之極剝其廬矣无所容其身也更不論爻之陰陽但言小人處剝極則及其廬矣廬取在上之象

或問伊川云陽无可盡之理剝於上則生於下无間可容息也變於上則生於下矣乃剝復相因之理畢竟須經由坤坤卦純陰无陽如此則陽有斷滅也何以能生於後朱子曰凡陰陽之生一爻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腔子做得一畫成今坤卦非是无陽陽始生甚微未滿那腔子做一畫未成非是坤卦純陰便无陽也然此亦不是甚深奧事但伊川當時解不曾分曉道與人故令人做一件大事看

雙峯饒氏曰十月雖當純坤之月而其序介乎剝復二卦之間以言乎前半月則有剝而未盡之陽小雪以前以言乎後半月則有復而方生之陽小雪以後剝之陽方盡於上而復之陽已生於下矣是烏得爲无陽乎知十月之非无陽則四月之非无陰亦可知矣此陰陽消息之理至精至微自程傳始發之然所言者其理耳而未有以驗其氣數之必然也朱子又從而推明之曰是當以一爻分三十分陰陽日進退一分剝之陽剝於九月之霜降而盡於十月之小雪復之陽則生於小雪而成於十一月之冬至夬之陰決於三月之穀雨而盡於四月之小滿姤之陰則生於小滿而成於五月之夏至於是理與數合然後知陰陽絕續之際果无一息之間斷而程子之言爲益信矣

本義一陽在上剝未盡而能復生君子在上則爲衆陰所載小人

極之則剝極於上自失所覆而无復碩果得輿之象矣取象旣明而君子小人其占不同聖人之情益可見矣

朱子曰上九一陽在上如碩大之果人不及食而獨留如君子在上而小人皆載於下則是君子之得輿也然小人雖載君子而乃欲自下而剝之則是自剝其廬耳蓋雖君子乃能覆蓋小人小人必賴君子以保其身今小人欲剝君子則君子亡而小人亦无所容其身如自剝其廬也且看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到害得儘後國破家亡其小人曾有存活得者否故聖人於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若人占得此爻則爲君子之所爲者必吉而爲小人之所爲者必凶矣其象如此而理存其中矣小人剝廬是說陰到這裏時把他這些一陽都剝了此是自剝其廬舍

无安身之處衆小人託這一君子爲庇覆若更剝了是自剝其廬舍便不成剝了

臨川吳氏曰下五陽皆已剝獨存一陽在上如木之果實皆已落獨一碩大之果不爲人所食而猶在木末君子謂一陽坤爲輿五陰承載上九之一陽如人之在車上君子筮得此爻則其象爲得輿而占亦如之小人謂上九變爲柔也一陽上覆五陰有廬之象奇變爲偶則如廬之破壞穿漏其上而无以蓋覆其下故小人筮得此爻則其象爲剝廬而占亦如之也

雲峯胡氏曰艮爲果蓏艮上陽下陰果陽而蓏陰乾爲木果衆陽皆變而上獨存有碩果不食象果中有仁天地生生之心存焉此一陽也在坤之月則剝之盡而復生在此則剝未盡而能復生指陽之性言也故有取於碩果不食之象碩果專以象言得輿剝廬兼象占而言小人剝廬亦戒辭也然上之藉下以安者也廬下之藉上以安者也始而剝牀欲上失所安今而剝廬自失所安矣自古小人欲害君子亦豈小人之利哉

劉引剝之時衆君子俱已淪謝凋落有一陽在是尙有一君子存也此一君子乃善人之望而天下所賴以挽回天下之春者

如一樹果俱已零落唯有一碩果在而不爲人所食剝未盡而能復生之象也一陽在上衆陰當共承之於下故君子得之其占爲得輿也若小人得之則其勢不利君子必盡剝乃已而彼亦不能免矣故爲剝廬言自失其庇也易固爲君子謀然其爲君子謀者亦所以爲小人謀也觀小人剝廬之辭可見這道理自是

如此天地間豈可一日无善類哉不然人之類滅矣可見聖人非固爲是抑彼以伸此也碩果不食爻之象也得輿剝廬占之象也

孤時講不分象占以碩果爲君子此君子便能得輿若小人害君子則爲剝廬一意串說與舊說相悖一陽在五陰之上爲碩果象以其爲陰所載爲輿象以其爲陰所庇爲廬象君子卽碩果之存故得輿而爲民所載小人則食此碩果故剝廬而失所庇三象意亦貫通可玩

鼂周公槩上爻曰衆陽俱已剝落惟一陽在上有復生之機是猶衆果俱已剝落尙有碩大一果在上不爲人所食而能復生之象也得此占者若是君子則在上位而下共承載之是得輿之

彖也若是小人在上位則必剝盡君子不但天下之人无所覆庇而小人亦失其庇是曰剝其廬之象也觀此占聖人不欲小人剝君子之情可見矣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孫孔頴小人爲君剝徹民之廬舍此小人終不可用其說謬甚

程傳正道消剝既極則人復思治故陽剛君子爲民所承載也若小人處剝之極則小人之窮耳終不可用也非謂九爲小人但言剝極之時小人如是也

蒙引君子既得輿則衆人不以小人禍矣故曰民所載也民所載也只據得輿二字說道理終不可用言終莫可爲矣存疑言小人剝廬則天下之事已去不可復爲矣故曰不可用猶十年勿用之用通典說不可用只是說小人自失其廬與此說不同

楊自失其廬之說亦可從

集斷馮正符云民者衆詞也衆陰所載故曰民所載君子小人所庇以爲安猶廬人之所用以自庇者也剝廬自失其覆故曰終不可用

謂孔子釋上象曰君子得輿者以一陽居衆陰之上是有德之人尊居民上而天下所共載也小人剝廬者小人剝盡君子則无以自庇猶自壞其室而終不可用以自庇也然則小人亦何利而剝君子哉

會通安陽氏曰剝者言一陽在五陰之上而爲陰所剝也故卦以上九爲主其云碩果不食幸一陽之存也在下五陰爻則有輿乎

陽者吉无輿乎陽者凶六三應陽則无咎六五承陽則无不利以其有輿乎陽也餘三陰无陽可輿則皆謂之凶然初六六二去陽遠而剝未盡故初蔑貞凶二亦蔑貞凶也至六四則已迫乎陽而剝極矣故不言蔑貞而直言凶也

要解卦以一陽爲主五陰共剝一陽者也然初二四皆果於戕正者也故皆著其凶三與五有反正之機者也故與之以无咎无不利者其凶者使君子防之而不受害於小人與以无咎无不利者使小人改之而不貽害於君子至於上九則設爲碩果之象而又爲得輿剝廬之占聖人扶陽抑陰之義著矣

孫五陰剝一陽自是一陽爲卦之主初二四皆剝上而以遠近取象三與上應羣小害君子而有一爲君子不加害者理固有之若五率羣陰以承順乎上竟是五陰皆不剝上於全卦之旨不合先儒皆作虛設此象以示戒蓋不能无疑於其間矣爲碩果者當何以圖存則宜晦迹自全以免忌害留得一君子在即是兩間之陽氣不熄不必居高位建事功而後爲碩果之存也厚下安宅居上治民者之所以防剝也若士君子之出處則唯有順時而知止爲處剝之善道矣

復䷗震下坤上

程傳復序卦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物无剝盡之理故剝極則復來陰極則陽生陽剝極於上而復生於下窮上而反下也復所以次剝也爲卦一陽生於五陰之下陰極而陽復也歲十月陰盛既極冬至則一陽復生於地中故爲復也陽君子之道陽消極而復反君子之道消極而復長也故爲反善之義〇

朱子曰十月坤卦皆純陰自交過十月節氣固是純陰然潛陽在地下已旋生起來了且以一月分作三十分細以時分之是三百六十分陽生時逐旋生生到十一月冬至方生得就一畫陽這一畫是卦中六分之一在地下二畫又較在上面則箇至三陽則全

在地上矣四陽五陽六陽則又層層在上面去不解到冬至時便頓然生得一畫又曰陽无驟生之理如冬至前半月中氣是小雪陽已生三十分之一分到得冬至前幾日須已生到二十七八分到至日方始成一畫不是昨日全无今日一旦便復了大抵剝盡處便生如列子所謂運轉无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是不覺其進不覺其虧蓋陰陽浸消浸長人之一身自少至老莫不皆然〇天地中間此氣升降上下當分爲六層十一月冬至自下面第一層生起直到第六層上至天爲四月陽氣既生足便消下面陰氣便生只是這一氣升降循環不已往來乎六層之中也大抵發生都只是一箇陽氣只是有消長上面陽消一分下面便陰長一分又不是別討箇陰來只是陽消處便是陰故陽來謂之復復是本來物事陰來謂之姤姤是偶然相遇

臨川吳氏曰復還反也冬至之前六陽消盡而爲純坤冬至之後一陽還反而生於下也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程傳復亨既復則亨也陽氣復生於下漸亨盛而生育萬物君子之道既復則漸以亨通澤於天下故復則有亨盛之理也

本義復陽復生於下也剝盡則爲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於下矣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故十有一月其卦爲復以其陽既往而復反故有亨道

蒙引復亨蓋自一陰之姤以至純陰之坤皆陰長陽消之日斯時也陽无可亨之理也今也陽既往而復反則有以回吾道之生意

於不絕如綫之際植正人之餘類於碩果不食之餘而陽之亨可知當主人事言

孔疏出入專以陽言朋來謂衆陽程傳則兼人事

程傳出入无疾出入謂生長復生於內入也長進於外出也先云出語順耳陽生非自外也來於內故謂之入物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屯艱陽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摧折春陽之發爲陰寒所折觀草木於朝暮則可見矣出入无疾謂微陽生長无害之者也既无害之而其類漸進而來則將亨盛故无咎也所謂咎在氣則爲差忒在君子則爲抑塞不得盡其理陽之當復雖使有疾之固不能止其復也但爲阻礙耳而卦之才有无疾之義乃復道之善也一陽始生至微固未能勝群陰而發生萬物必待諸陽之來然後

能成生物之功而无望哉以朋來而无咎也三陽子丑寅之氣生成萬物衆陽之功也若君子之道旣消而復豈能便勝於小人必待其朋類漸盛則能協力以勝之也

本義又內震外坤有陽動於下而以順上行之象故其占又爲己之出入旣得无疾朋類之來亦得无咎

雲峯胡氏曰己之出入而得无疾者一陽順而亨也朋類之來亦得无咎者衆陽順而亨也是皆陽順而動之象也

蒙引出入无疾者以其動而順故也朋來无咎亦以我之動而順故也卽疇離祉之意朋來无咎人不得而咎之也若人得而咎之是己之咎也○在己則言出入在朋則只曰來者蓋己以一陽言一陽是見在者故曰出入朋以衆陽言衆陽是在後方來者故止

云來而已出入謂或出於外或入於內出入无疾語意如云在邦必達在家必達也○出入二字但不可指定爲在邦在家須與繫辭傳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及利用出入之出入同看只是尋常所謂一出一入也○其稱朋來言者一陽旣復則其勢不止於一陽復而已所謂疇離祉者意亦如此不然自我作梗朋類亦將不得其休庇矣

按雲峯是主陽言蒙引是幷人事言

玉疑出入猶言往來就一己言疾是阻碍之疾朋卽善類咎是摧折之咎二句不平使我有疾朋來安能无咎

程傳謂消長之道反復迭至陽之消至七日而來復姤陽之始消也七變而成復故云七日謂七更也臨云八月有凶謂陽長至於

陰長歷八月也陽進則陰退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而利有攸往也

本義又自五月姤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乃天運之自然故其占又爲反復其道至於七日當得來復又以剛德方長故其占又爲利有攸往也反復其道往而復來來而復往之意七日者所占來復之期也

朱子曰七日來復者終不是已往之陽重新將來復生舊底已自過了這裏自然生出來

雲峯胡氏曰反復其道統言陰陽往來其理如此七日來復專言一陽方來其數如此利有攸往則其占又言一陽之長可往而爲臨爲泰以至於乾也

隆山李氏曰於臨曰八月有凶於復則曰七日來復陽消而數月者幸其消之遲陽長而數日者幸長之速也

鄭氏剛中曰七者陽數日者陽物故於陽長言七日八者陰數月者陰物臨剛長以陰爲戒故曰八月

按二說皆有日月之分節齋蔡氏以日爲詩一之日二之日日字作月看似未是

蒙引反復其道謂以其往來循環之期計之七日當得來復也此只是人事出行之占但其源頭却大故彖傳曰天行也○反復其道不是人去反復他蓋陰陽之消息本是反復其道以此理計之則反出行者七日當得來復○此卦主往而來復者言然本義謂其辭曰往而復來來而復往之意亦猶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本

義曰動靜相生循環之理亦其詞然也利有攸往則凡大而建
侯行師之舉小而民生日用之事无所不利也
存疑其字當之字反復者來而復往往而復來之意循環之理也
言以反復循環之理計之或出行或失物至於七日當得來復蓋
自姤卦一陰始生陽於是時已往自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而坤
至是反七卦於日爲七日陽當來復凡占來復之期當以是斷之
也亨言君子之道可行利有攸往是泛占人事當陽復之時
凡事俱无不利而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七日來復利有攸往皆其
所必有矣彖傳必分釋者明卦有此象其各占皆有自來也
按彖傳雖分釋此處且順文發揮不可遽入下意此彖天道人事
易於夾雜當細分之復者陽也亨則主人事之亨逾出入二句

按亨字以人事說反復其道二句又謂陽也利有攸往又謂人
事開首復字且虛還所以來復處在下亨是統言其理出入
二句謂在已在人无不亨然同類之亨亦已之亨也反復其道
以下又深推一層七日來復明所以復也利有攸往明所以亨
也上下總一意本義因照彖傳爲解故將語氣截斷蒙存
以來復爲行人失物之占是偶而及之不可泥明訓利有攸
往雙節无疾无咎似有理
講文王繫復象辭曰一陽復生於下謂之復陽道方回君子用事
有亨道焉是以已之出入既得无沮害之疾亨在已也朋類之
來亦得无摧抑之咎亨在人也然此豈人力所能爲哉以陰陽
反復之道計之自姤至此爲七爻於時經此爲七日一陽當得

來復而其勢不可已君子於此又何道之不可行哉利有攸往
　蓋復之所爲必亨如此
彖曰復亨剛反
程傳復亨謂剛反而亨也陽剛消極而來反既來反則漸長盛而
亨通矣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嚴孔疏復亨一截剛反連下動而以順行講非是
本義剛反則亨
朱子曰剛反二字是解復亨下云動而以順行是解出入无疾以
下大抵彖辭解得易極分明仔細尋索儘有條理
臨川吳氏曰剛反釋復字而亨之意在其中剛既反則日長日盛
而亨矣

建安邱氏曰此云剛反言剝之一剛窮上反下而爲復也下文剛
長言復之一剛自下進上爲臨爲泰以至爲乾也以其既去而來
反也故亨以其既反而漸長也故利有攸往剛反言方復之初剛
長言已復之後
按剛反不必指剝之一剛只是陽之復生
蒙引剛反與剛長不同剛反原其始剛長要其終也
明訓剛反則勢在君子亨可知矣
講孔子釋彖辭曰卦名復而辭曰亨復何以亨也蓋以剛之反也
　剛反則君子用事道可大行何亨如之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程傳以卦才言其所以然也下動而上順是動而以順行也陽剛

反而順動是以得出入无疾朋來而无咎也朋之來亦順動也

本義以卦德而言

進齋徐氏曰動而以順行者震動之始以坤順而行也出入朋來陽之動也无疾无咎以順行也

蒙引動而以順行只做一人說而却有朋來之義者正有命无咎疇離祉之意也動而以順行動陽而動也行則進而上矣故不可以行字當動字動而以順行則无躁進之勢无過暴之爲夫天之所助者順也故在彼无惡在此无射已之出入无疾朋類之來亦无咎矣若矣如其來如其能免於疾與咎乎

通義曰以人事言之一賢人在位而受小人之害斯其同列者皆當見幾而避害一賢人方進而其志之得行則其在下者皆可彙進而獲吉陽既主矣則朋類之來夫何咎哉

按此亦當以人事爲主動順是卦德

諸解曰出入无疾朋來无咎者卦德震動坤順其有動而順行之義君子於復之初凡有動作皆能順理而行是以已之出入既得无疾而朋類之來亦附我之順動而无咎也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王注陽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以天之行反復不過七日復之不可遠也

按變月言日之說先儒原有而孔疏發之孔疏所引易緯六日七分之說尤繁

程傳其道反復往來迭消迭息七日而來復者天地之運行如是

消長相因天之理也

本義陰陽消息天運然也

朱子曰消長之道自然如此故曰天行處陰之極亂者復治往者復還凶者復吉危者復安天地自然之運也

蒙引彖傳天行也須要在自五月姤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下說不在占事上說乃是解出卦辭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所取之意與下文利有攸往剛長也同例天行也以氣運而言故曰自五月姤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此全以氣運言卦畫之進退則其象矣此係本義所謂陰陽消息者正指此一說往而復來尚以七月而復來而復往亦以七日而復非也只是往而復來故云來復其衆來而復往云者反復其道之意如此也故本義云往而復來來而復往之意味一意字可見况此是陽來復之卦占爻曰來復何多言爲

按此以天行言不以人事言七日來復字別有考此不具錄

講義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者蓋自姤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乃天運之自然而君子適逢其會也

利有攸往剛長也

程傳陽剛君子之道長故利有攸往

本義以卦體而言既生則漸長矣

雙湖胡氏曰剛長則自復而臨而泰而壯夬至於乾其勢自不容禦矣

蒙引本義云剛德方長須看德字主君子道長而言利有攸往與

亨不同亨云剛反以一陽始生言利往言剛長以衆陽之勢言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原其始也利有攸往剛長也要其終
也復之卦辭驟看似若散出不倫細玩之其實意相蒙而各有
所當始則只據一陽之復而言曰亨又見得不只是一陽而已一
陽復則衆陽亦以次而復矣且其卦德爲動而以順行故曰出入
无疾朋來无咎又見德是一陽之復於卦經七爻在日則爲經七
日故又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又見得一陽既復則其勢日駸駸
于盛長而爲臨爲泰爲大壯爲夬以至於乾无非剛陽用事之日
矣故又曰利有攸往

集解復之時不過一陽來復聖人逆計其後而曰剛長此聖人幸
陽之來復故于其將然而爲之慶也

按以剛長見君子道長大有可爲明利有攸往意剛長是從一陽
看出故云卦體

講又曰利有攸往者卦體一陽復生若不足以大有爲然既生則
剛必漸長駸駸向盛矣君子往而有爲何不利哉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註王註天地以本爲心寂然至无是其本分明是老莊之言

程傳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
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程子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曰天地以生物爲心人
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爲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
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唯
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問莫是于動處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

本義積陰之下一陽復生天地生物之心幾於滅息而至此乃復
可見在人則爲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程
子論之詳矣而邵子之詩亦曰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陽初
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
包羲至哉言也學者宜盡心焉

或問程子言動之端乃天地之心竊謂十月純坤不爲无陽天地
生物之心未嘗間息但未動耳因動而生物之心始可見朱子曰
十月陽氣收斂一時關閉得盡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无端
倪可見惟一陽動則生意始發露出乃始可見端緒也言動之頭
緒於此處起於此處方見得天地生物之心也問天地之心動處

如何見得曰這處便見得陽氣發生其端已兆於此春了又冬冬
了又春都從這裏發出去事物間亦可見只是這裏見得較親切
問動之端乃心之發處何故云天地之心曰此須就卦上看上坤
下震坤是靜震是動十月純坤當貞之時萬物收斂寂无蹤跡到
此一陽復生便是動然不直下動字却云動之端端又從此起雖
動而物未生未到大段動處凡發生萬物都從這裏起豈不是天
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生爲德元亨利貞乃生物之心也但其靜
而復乃未發之體動而通焉則已發之用一陽來復其始生甚微
固若靜矣然其實動之機其勢日長而萬物莫不資始焉此天命
流行之初造化發育之始天地生生不已之心於是而可見矣若
其靜而未發則此心之體雖无所不在然却有未發處此程子所

以以動之端爲天地之心亦舉用以該其體爾。程子謂天地以生物爲心最好此乃是无心之心也又曰天地若果无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他又却自定心便是主宰處所以謂天地以生物爲心也又曰天地之心動後方見聖人之心應事接物方見。今人多言唯是復卦可以見天地之心非也六十四卦无非天地之心但於復卦忽見一陽之復故即此而發之爾。復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蓋天地生物爲心而此卦之下一陽爻即天地所以生物之心也至於復之得名則以此陽之復生而已猶言臨泰大壯夬也但於其復而見此一陽之萌於下則是因其復而見天地之心耳。或問復見天地之心曰三陽之時萬物蕃新只見物之盛大天地之心却不可見唯是一陽初復萬物未生

冷冷靜靜而一陽既動生物之心闖然而見雖則積陰之中自掩藏不得此所以必於復見天地之心也又曰要說得見字親切蓋此時天地之間无物可見天地之心只有一陽初生淨淨深深見得天地之心在此若是三陽發生萬物之後則天地之心盡散在萬物不能見得如此端的。靜極而動聖人之復惡極而善常人之復但常人也有靜極而動底時節聖人則不復有惡極而善之復。

西溪李氏曰窮冬積陰之時幾於无生意矣而陽氣已動於黃泉之下猶之人焉方其物欲之深也幾於无天理矣而性善之端變不可退也必有時而發就其發處觀之則天地之心見矣

宗引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此句只承得惡極而善說其靜極而動雖聖人亦然。本義此緩善惡之復蓋亦預爲六爻之義張本也。非是指復爲天地之心復乃見天地之心也見字要說得親切天地之心何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也陽主生天地之心生生不已之心也天地无心而成化天地之心无心之心也只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以有復然亦以見動靜无端陰陽无始其旨異其理同矣。

劉翩仇滄柱曰周子以利貞爲誠之復就回來處言大易以一陽爲卦之復就發端處言故伊川以爲動見天地之心不依先儒靜見天地之心天心主宰雖靜處亦在但一陽初復則其心可見耳。

程子謂天地以生物爲心一語最爲精到

去疑此句是深贊復之妙處見就人見之也其平字要體貼

故一陽動處爲復天地生生之機到十月純陰時自是靜極到十一月便一陽動而爲復人心亦須養得極靜靜中有發動處便是復靜爲陰動爲陽只善念之動便是陽之復非必謂由惡返善而後謂之復也但從靜中忽然發箇端倪覺得生意藹然天地之心即在底子內乎於天地生物之心乃其顯然易見者也

生物之心即是仁

臨天是復也自世道言固足爲君子幸矣自造化觀之其有以見天地之心乎當十月純坤之時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无端緒可見惟一陽初動萬物生意將絶而復緒天地之心於此可見矣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按註疏以至日爲冬夏二至以不省方爲不省視事俱未當
程傳雷者陰陽相薄而成聲當陽之微未能發也雷在地中陽始
復之時也陽始生於下而甚微安靜而後能長先王順天道當至
日陽之始生安靜以養之故閉關使商旅不得行人君不省視四
方觀復之象而順天道也在一人之身亦然當安靜以養其陽也
本義安靜以養微陽也月令是月齋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
程子曰聖人无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
朱子曰一陽來復乃雷在地中只是一義蓋陽生於閉藏之中至
微而未可有爲之時也至日閉關正是於已動之後要安靜以
養之蓋一陽初復其氣甚微勞動他不得故當安靜以養微陽如
人善端初萌正欲靜以養之方能盛大

建安邱氏曰地靜雷動雷在地中靜養動也關宜開者也而閉之
商旅出諸塗者也而不行古者歲十一月朔巡守而后於是日則
不省方皆法雷在地中之義而養微陽也
丹陽都氏曰舜十一月朔巡守而此言后不省方則知巡守者是
月也不省方者是月之至日也
雲峯胡氏曰安靜以養微陽大象從事上說本義引月令從身上
說其教人之意深矣
索引雷在地中一陽初動但未離乎地耳故爲復若說得仔細
都是收聲之雷不見陽復之象矣雷在地中陽始復之時也是
爲復之象先王法此以陽之微而當安養也則於冬至日而閉關
矣夫關者商旅往來所必經之地而后之省方亦由之閉關則使

旅不得行而爲后者亦不省方是上下皆安靜以養微陽也曰
先王者先王制爲此法者也后則天子諸侯皆是 或曰陰陽天
地之氣也人事何與焉是未知天人感通之妙也夫致中和而天
地位萬物育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必然之理也
按閉關絡下二句商旅與后舉賤與貴者以見皆當安靜也后字
不必兼諸侯只是先王立法教後世人君如此亦說得 本義
養微陽當就天地氣化說非人身之微陽人身亦當養微陽可
以推論
講孔子釋大象曰雷陽氣也雷在地中靜極而動陽氣復生其象
爲復先王體此以微陽不可以不養故其立法於陽至之日閉
道路之關使下而商賈不行上而后不省方皆安靜以養微陽
也此聖人扶陽不能自已之心所以順天時而回造化也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程傳復者陽反來復也陽君子之道故復爲反善之義初剛陽來
復處卦之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
何復之有唯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致於悔大善而吉也祇以音柢
抵也玉篇云適也義亦同无祇悔不至於悔也坎卦曰祇既平无
咎謂至既平也顏子无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无祇悔也過
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
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於
悔乃不遠復也祇陸德明音支玉篇五經文字羣經音辨並見衣
部

〔述〕一陽復生於下復之主也祇抵也又居事初失之未遠能復於善不抵於悔大善而吉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或問〕无祇悔祇字何訓朱子曰書中祇字只有這祇字使得別看本只得解做至字又有訓多爲祇者如多見其不知量也多祇也祇與只同

〔建安邱氏〕曰坤上震下爲復上體乃坤而靜之時下體乃震而動之始初九又復而反之幾初以一陽爲五陰之主居復之最先不遠而復故不致於悔而得大善之吉者也復以修身唯不貳過之顏子其殆庶幾乎

〔雲峯胡氏〕曰春秋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公如晉至河乃復皆以不極其往爲復復善貴早故易以不極其往者言之善失之遠而復必致有悔唯失之未遠而即復所以不祇於悔元吉本義云大善而吉是從事上說一本作向善而吉是從心上說讀者詳焉

〔蒙引〕凡謂之復是皆有所失於前者於前无失則於今无復初失不遠而自復是幾有悔而卒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之道也

〔按〕孔疏祇大也既能速復是无大悔不可用〇或謂不遠復以心言无祇悔以事言似亦難分兩截〻元吉亦難分心與事今多從心說

〔講〕周公繫初爻曰初爲復主又居事初是於理欲之介辨之明審之決動念偶差即能省察克治復歸於善失之不遠而能復者也夫人過失顯著然後思復未免困心衡慮而有悔若初之意念方萌早自改圖亦何至於有悔乎如此則心體粹然不爲人

欲所累而適還天理之本然大善而吉之道也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孔疏〕釋不遠之復也所以不遠速復者以能修正其身有過則改故也

〔程傳〕不遠而復者君子所以修其身之道也學問之道无他也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雙峯饒氏〕曰人之一心善端綿綿本自相續念慮之間雖或小有所差而其惕然不自安之意已萌於中是則天地生物之心之所呈露而孟子所謂怵惕惻隱之心者也人惟省察孔治之功不加雖有爲善之幾而无反善之實是以縱欲妄行而其悔至於不可追也善用力者誠能因是心之萌而速反之使不底於悔焉則人欲去而天理還矣此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按〕饒氏就心說顏子不貳過難拘定事上无過只能速改便是大賢地位以底字換祇字則訓至爲明

〔蒙引〕以者所以也修身之道无他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與紹〕爲正符云不遠復治心之道也心者身之主未有心治而身不修者故曰以修身言修身之道不外乎此也〇按此分身心覺未融〻言不遠復而无祇悔在其中

〔講〕孔子釋初象曰初九失之未遠而能復于善者則一身之間動无非禮不致陷其身於有過之地乃所以修身也

六二休復吉

〔王註〕得位處中最比於初上无陽爻以疑其親陽爲仁行在初之

[illegible]附順之下仁之謂也旣處中位親仁善隣復之休也

[illegible]是休美之復

〔程傳〕二雖陰爻處正中而切比於初志從於陽能下仁也復之休美者也復者復於禮也復禮則爲仁初陽復復於仁也二比而下之所以美而吉也

〔本義〕柔順中正近於初九而能下之復之休美吉之道也

〔朱子〕曰初爻爲仁人之體六二爻能下之謂附下於仁者學莫便於近乎仁旣得仁者而親之資其善以自益則力不勞而學美矣故曰休復吉

〔蒙引〕所謂休復在人者有以裕於已也

〔講〕周公繫二爻曰六二柔順中正其質本善近初之賢而能下之

又資其善以自益則其復爲力不勞復之休美者也焉有不吉哉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程傳〕爲復之休美而吉者以其能下仁也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初復於仁二能親而下之是以吉也

〔南軒張氏〕曰易三百八十四爻未嘗言仁此獨言之夫子蓋有深旨克己復禮爲仁克其私心復其天理所以爲仁二去初未遠上无係應能從初而復所以爲下仁也至四但言以從道也而不謂之仁矣蓋道者舉其大凡不若仁爲切至也

〔講〕孔子釋二象曰二爲復之休美而吉者以初復于仁二能親而下之以資其益所以吉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按〕註頻爲頻蹙不如程傳作頻數

〔程傳〕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爲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

〔本義〕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又處動極復而不固屢失屢復之象屢失故危復則无咎故其占又如此

〔誠齋楊氏〕曰頻復非危頻過爲危復毅故无咎聖人危其頻過故曰厲以警之開其頻復故曰无咎以勸之

〔蒙引〕立心制行不善何以能復復字從卦而來頻復去迷復不遠

不遠復只是一次

〔講〕周公繫三爻曰三處復之時亦能復者也但以陰柔不中正是立心制行有不善又處動極而有躁妄之病屢失于不善而又屢復于善故爲頻復惟其頻失則不免從欲而危然能頻復則尤能遷善而无咎也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程傳〕頻復頻失雖爲危厲然復善之義則无咎也

〔臨川吳氏〕曰頻雖有厲復則能補過矣故於義爲无咎也

〔按〕義字輕看吳氏說是

〔講〕孔子釋三象曰頻復而厲何以得无咎蓋人患不復復則能補過矣按之於義爲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

王註四上下各有二陰而處厥中履得其位而應於初獨得所復順道而反物莫之犯故曰中行獨復也

程傳此爻之義最宜詳玩四行羣陰之中而獨能復自處於正下應於陽剛其志可謂善矣不言吉凶者蓋六四以柔居羣陰之間初方甚微不足以相援无可濟之理故聖人但稱其能獨復而不欲言其獨從道而必凶也曰然則不言无咎何也曰以陰居陰柔弱之甚雖有從陽之志終不克濟非无咎也

本義四處羣陰之中而獨與初應爲與衆俱行而獨能從善之象當此之時陽氣甚微未足以有爲故不言吉然理所當然吉凶非所論也董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於剝

之六三及此爻見之

征休石氏曰處上下四陰之中故曰中行不從其類而下應初故曰獨復

節初齊氏曰中者隨時取義非一定之謂也就上下二卦則二五爲中就五陰爻則曰爲中此所謂時中

蒙引在羣陰中行乃獨復而從陽也亦以其柔而得正故也若是九四則不成獨復矣

集解余南湖云獨復本義云從善蓋能從人之善便是能復已之善也

按此爻不必依程傳作不足之語只順經文講爲是

謝周公紫四爻曰四處羣陰之中獨與初應是身處小人之黨而

心向君子之善行於衆中而獨能復善者也可謂特立之士矣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程傳稱其獨復者以其從陽剛君子之善道也

雲峯胡氏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小象曰修身曰仁曰道惟初九當之

蒙引曰下仁曰從道此亦不苟下仁猶云親仁曰下者能爲之下也此以朋友之分言曰從道六四惟道是從不係於其類也猶云從正也道以理言仁以人言仁字較親切修道以仁也本義云當此之時陽氣甚微未足以有爲此以善類言

按存疑謂有道之士亦是以人言四應初初即有道者其人有道即道之所在

通孔子釋四象曰四處羣陰之中宜其不能復也而獨能復何耶蓋以初抱道在下四見道之在初而不見其類專意從之故獨復也

六五敦復无悔

程傳六五以中順之德處君位能敦篤於復善者也故无悔雖本善戒亦在其中矣陽復方微之時以柔居尊下復无助未能致亨吉也能无悔而已

疏註疏以六五處坤之中爲居敦厚程說不用

本義以中順居尊而當復之時敦復之象无悔之道也

雲峯胡氏曰諸家於此爻皆釋看殊不知不遠復者善心之萌敦復者善行之固故初九无祇悔敦復則其復也无轉移可无悔矣

又曰不遠復入德之事也敦復其成德之事歟
蒙引以中順居尊中則无一行之或過順則惟知理之是循又居
尊位則操可爲之勢而爲其所當爲之事裕如也是爲敦厚之復
日積月累有加而无已者也不必有失而後復也○敦厚於復復
得牢固也○敦復之復與敦臨敦艮不同故敦臨本義曰居卦之
上處臨之終敦艮本義曰以陽剛居止之極則是積累有終之義
而敦復之本義曰以中順居尊而當復之時則是言其居尊而好
善勉勉循循而不已敦篤之道也○无悔者全无悔也无祗悔者
將有悔而不成悔也悔亡者已有悔而亡之者也○敦復之復既
與敦臨敦艮之敦不同則不可以初九爲進德者事六五爲成德
者事矣更詳之○初九不遠復乾道也六五敦復坤道也或以六

五爲成德初九爲進德事非也六五既謂之復便是有所失矣若
謂成德事則是无妄之境不當謂之復
疑蒙引前云不必有失而後復此云便是有所失看來還作有所
失而復爲是只一復後再不失矣守得牢固便是敦何必定爲
初時无失耶○五與初非一人進德成德亦難拘
通周公繫五爻曰六五居尊而有中順之德善心常存善行常篤
敦厚於復者也將見天理純全人欲淨盡又何悔之有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按孔疏能自考成其行程傳因之
程傳以中道自成也五以陰居尊處中而體順能敦篤其志以中
道自成則可以无悔也自成謂成其中順之德

本義考成也
建安邱氏曰二四待初而復故曰下仁曰從道五不待初而復故
曰自考二四其學力之功五其天質之美歟
蒙引所謂中以自考者蓋以此卦六爻初是復之主二則以下於
初而能復四則以應乎初而爲獨復若三之頻失頻復上之迷復
則不言矣惟五雖尊而自有中順之德且當復之時是无待於外
而自能以中自成者也豈不爲敦復而无悔哉○成字要說得重
敦字義正在此○六五敦復元吉自不待言只云无悔者蓋以盡
吾分內事耳正義不謀利也
按中以自考以中該順重中邊
通孔子釋五象曰五敦復而无悔者德莫大於中人惟失之而不

能復復而不能以自考未可謂之敦也五有中順之德无待於
外而能以中自成此所以敦復而无悔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
征
程傳以陰柔居復之終終迷不復者也迷而不復其凶可知有災
眚災天災自外來眚己過由自作既迷不復善在己則動皆過失
災禍以自外而至蓋所招也迷道不復无施而可用以行師則終
有大敗以之爲國則君之凶也十年者數之終至于十年不克征
謂終不能行既迷於道何時而可行也
通王註以迷求復程傳易之以終迷不復極是王註用之於國則
反乎君道將國君二字折斷程傳却因之朱子亦无說但曰以

猶及則是及其國君亦凶也明矣

【本義】以陰柔居復終終迷不復之象凶之道也故其占如此以猶及也

【或問】伊川言災自外來眚自內作是否朱子曰看來只一般微有不同耳災是偶然生於彼者眚是過誤致然書曰眚災肆赦春秋曰肆大眚皆以其過誤而赦之也 上六迷復凶至於十年不克征這是箇極不好底爻故其終如此凡言十年三年五年七月八月三月者想是象數中自有箇數如此故聖人取而言之

【纂註】胡氏曰坤體而居上體之上先迷者也迷不特凶又有天災有人眚用行師終有大敗及其國君亦凶至於十年終不能行甚言迷復之不可也迷復與不遠復相反初不遠而復迷則遠而不復致復與頻復相反敦无轉易頻者屢易獨復與休復相似休則比初獨則應初也十年不克征亦七日來復之反乾无十坤无七陰數極於六而七則又爲乾之始陽數極于九而十則自爲坤之終故凡言十年者坤終之象也

【蒙引】分上六二字看蓋六是陰柔非剛明者之比未可望其振厲以復于善也况上居極地極則必反在復則反而不復矣故爲終迷不復之象 有災眚申言其凶也用行師終有大敗又以其國君凶又至於十年不克征又所以申言其災眚所以甚言其凶也吁甚矣弗悛之惡怙終之非之可畏也

【存疑】有災眚申言凶泛指人事說

【淺說】行師大敗是災眚之大者災眚所該自廣

【去疑】迷復迷而不復也有災眚見災眚實我自有也用行師用此迷復之道行師也以字言國君之凶皆彼所以之也

【講義】周公繫上爻曰上以陰柔居復之終是乃昏迷于利欲而不知反蓋終迷而不復者凶可知矣而其所謂凶者天災人眚沓然並至用以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俱罹乎凶至於十年亦不克征伐而雪恥也其凶豈不甚可畏哉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程傳】復則合道既迷於復與道相反也其凶可知以其國君凶謂其反君道也非止人君凡人迷於復者皆反道而凶也

【蒙引】爻辭不專就人君言象傳獨言反君道者人君迷復之道爲尤著爲尤大也

【淺說】反君道程傳從以其國君凶看出最是當前迷復以其國君凶昭君不義以致反君道如此說方明而時講但就君說

【講義】孔子釋上象曰迷復之凶者謂復則合道既迷于復則與道相反也在君如是猶爲反道之君而凶况其下者乎

【直講】建安邱氏曰復卦以初九爲主其言不遠復无祗悔者喜一陽之來也其上五陰爻則有得乎陽者吉无得乎陽者凶二比初曰下仁四應初則曰從道此皆有得乎陽者餘三陰无得乎陽者五去初雖遠以居得中位自厚于復无悔三處位不中以去初未遠頻失而頻復者也故雖厲而可以无咎獨上六一爻最遠乎初又居一卦之窮迷而不復者也故凶又曰初爲明[illegible]之君子知過則改上也二四爲樂善之賢者舍己從人次也六五爲不踐迹之善

人自厚其身又其次也六三爲改過不勇之人復而失失而復抑又其次也上六則物欲沉溺本心喪失下愚不移者也尚何復之可言哉民斯爲下矣

[雙峯饒氏曰]復卦辭事以氣數言爻辭事以人事言以氣數言則復有必亨之理如出入无疾朋來无咎皆是復之亨處其所以然者以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故也此是氣數之常自然如此若以人事言則須不遠復與休復方吉頻復方无悔獨復可以免凶咎若頻復則雖厲而亦可以无咎迷復則至于凶而有災眚矣此皆人事所致君子不可不愼也

[集解]聖人憂陰之長也于一陰之生則曰姤喜陽之長也于一陽之生則曰復謂如去而復來也故其于始則曰剛反要其終則曰

剛長此則天行之復也人心之復亦猶是耳故爻專以人事言蓋唯聖人无過其次莫善於補過故復以初爲主自二至五皆從初而復此五之自考不如四之從道四之從道不如二之下仁二之下仁不如初之修身三頻復雖危猶知復也上迷復反道則不知復矣聖人之重改過而惡怙惡也如是夫

[或]五自考不如四從道爻中不見有此意

[愚]一陽復生於下爲卦之主彖言七日來復乃陰陽循環自然之數義蘊无窮彖傳言復其見天地之心於此可究天地之妙用造化之根抵先儒以爲生物之心又謂之仁蓋天地生物之心即是仁而於一陽之動見天地生物之機故可以見天地之心也在人則善念之動生者謂然即生物之心也即仁也存養者

□陽頭皆在此處大象以至日閉關見安靜養微陽之義而在人則善念之動爲微陽須安靜以養之于其始而待其充長於其後若遽發洩恐其不繼此靜乃動中之靜而非不睹閉之靜此養乃保養調養之養而非靜時存養之養也以六爻論初以陽動於復之始而得不遠之義二以柔中近初而休復下仁四以柔中應初而獨復從道五以柔中居尊而敦復自考皆復之善者也三以不正而頻失畢竟以能復而免咎若上迷而不復乃長惡不悛之小人宜有大凶然是於復終取義非爻位之不善也 復爲改惡復善之卦當于靜中檢點時而性光流露善念萌生保之充之此是源頭功夫至於復之在已者始當爲不遠之復終當爲敦復復之資于人者近當爲二之下仁遠當爲

四之從道勿爲三之頻復以致厲上之迷復以致凶也不遠復敦復即彖之出入无疾也下仁從道即彖之朋來无咎也

[附]虞五載巡守周十二年巡守非每歲出于不省方无礙也巡守之歲當是亥十一月即至朔方而至日已旋冬至祭天亦不應以巡狩而廢大禮若云在朔方而是日不出恐未是 書舉四仲之月是大綱言之正月爲始十二月歲終王朝有事天子不能在外只有二月出十一月歸于月內无有定日若拘定月日殊覺有碍蓋二月行事宜晩十一月行事宜早爲道路計不然則歲始即出歲終方歸

易經詳說卷十六終

无妄序卦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復者反於道也既復
於道則合正理而无妄故復之後受之以无妄也爲卦乾上震下
震動也動以天爲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大矣哉
雙湖王氏曰復者賢人之事无妄者聖人之事无妄則誠而復者
所以求至於无妄者也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程傳无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天之化育萬物生生不窮
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道則所謂與天地合其德
也无妄有大亨之理君子行无妄之道則可以致大亨矣无妄天

之道也卦言人有无妄之道也利貞法无妄之道利在貞正失貞
正則妄也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故有匪正則
爲過眚既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无妄二字舊說以爲物
皆无敢詐僞不屬己說得程子乃發出如許道理來○程子往則
妄也詳見下文

本義无妄實理自然之謂史記作无望謂无所期望而有得焉者
其義亦通爲卦自訟而變九自二來而居於初又爲震主動而不
妄者也故爲无妄又二體震動而乾健九五剛中而應六二故其
占大亨而利於正若其不正則有眚而不利有攸往也

朱子曰无妄本是无望這是沒理會時節忽然如此得來而前朱
英所謂无望之福是也問史記作无望若以爲无望則是願望之
望非誠妄之妄曰有所願望即是妄但望字說得淺妄字說得深
无望是個不指望偶然底卦忽然而有福忽然而有禍如人方病
忽然勿藥而愈是所謂无妄也據諸爻名義合作无望不知孔子
何故說歸无妄○无妄自是大亨了又却須是貞正始得若些子
不正他那裏便有災來○无妄一卦雖云禍福之來也无常然自
家所守者不可不利於正不可以彼之无常而吾之所守亦爲之
无常也故曰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若所守匪正則有眚矣
眚即災也

建安邱氏曰惟其无妄所以无望也若其處心未免於妄則无道
以致福而望於徼福非所謂无妄之福有過以召災而妄欲免災
非所謂无妄之災此皆未免容心於禍福間非所謂无妄也若真

實无妄之人則純乎正理禍福一付之天而无苟得幸免之心也

雲峯胡氏曰朱子解中庸誠字以爲眞實无妄之謂此解无妄則
以爲實理自然之謂自然二字已兼无所期望之意矣其占元亨
而必利於貞者无妄誠也正而固誠之者也不正則妄矣占辭曰
貞曰匪正曰利曰不利其辭一正一反聖人示戒深矣

蒙引无妄實理自然之謂无妄只是實實處便是理也實理不假
人爲故曰實理自然自然二字便該得无所期望而有得之意○
惟其本无妄故无望惟无望所以益見其无妄也故曰其義亦通
○无妄者實理自然而已實理自然正而已故其占曰元亨利貞
又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其拳拳丁寍以正者以其必如是
方爲无妄不正則妄矣貞則利匪正則有眚而不利矣○元亨意

輕重在正字故朱子曰无妄自是元亨了。有眚不利有攸往只是一意。其匪正有眚不曰有災眚者匪正自我所爲則自我致眚也故只言眚災則自外至者也。卦名之義本无不正卦辭爲占者設須用戒之非是无妄了却又有不正者若程傳所謂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此又是一義非必卦辭本意

[按]本義實理自然原是逼程子之解卦名只當以此爲正說至云无所期望其義亦通乃是另一義蒙引欲將二說合一似有可疑即謂爻內有取无望之意不妨各自爲說諸卦中卦辭與爻辭取義不同者多矣此處何獨比而一之。无妄是卦名有元亨利貞之理而在占者則大亨而利於貞也占則屬人其匪正非謂人之无妄者有不正也程子是極論道理乃有雖无邪心不合正理之說於卦義稍別時講多從之而曲爲之說以无妄爲實心以貞爲正理則无妄不得爲實理自然矣覺未是。正方是无妄不正便不謂之无妄非无妄了又有正不正之分。正是无妄中抽出言之非於无妄之外添出。程子苟无邪心尋就心言未盡无妄之旨下云則妄也可見程子非以无邪心當无妄也无妄自兼實理實心說

[說]文王繫无妄彖辭曰實理自然謂之无妄人而无妄則誠能動物自有元亨之理然必利於正正乃爲无妄而亨也其或不正則是妄而已當有災眚隨之凡有所往皆不利豈得亨乎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孔疏以震之剛從外而來爲主於內

程傳謂初九也坤初爻變而爲震剛自外而來也震以初爻爲主成卦由之故初爲无妄之主動以天爲无妄動而以天動爲主也以剛變柔爲以正去妄之象又剛正爲主於內无妄之義也九居初正也

蒙引以剛在內也以剛在內心之實也大凡誠以心言。內外二字以六畫之卦言之下三畫爲內上三畫爲外此卦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之類是也蓋凡畫卦者自下而上有由內而外之義九自二來而居於初剛德在內也剛德在內不妄也又爲震主震爲動是動而不妄者也動而不妄則凡言必有物行必有恒惟其實而已而此外吉凶禍福皆所不計也

王註震動而乾健也剛中而應謂五也

程傳下動而上健是其動剛健也剛健无妄之體也剛中而應五以剛居中正二復以中正相應是順理而不妄也

蒙引動而健動固是好動而又健則是能勇於義而不牽於私正字意即在此矣。剛中而應在我者旣剛健中正而所應又柔順中正皆爲得其正也

王註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則柔邪之道消矣動而愈健則剛直之道通矣剛中而應則齊明之德著矣故大亨以正也

程傳故其道大亨通而貞正乃天之命也天命謂天道也所謂无妄也

雲峯胡氏曰命即道也叶韻耳

詳疏以天之命爲天之敎命求是

蒙引合而觀之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也動而健也剛中而應也皆正道也故其占大亨而必利於正者乃天之命也何也正則无妄无妄誠也誠者天之道而天祐之矣故利正者天之命匪正則爲逆天之命故曰天命不祐天命實理自然而已理之所在便是天命所在

孔疏无妄之往何之矣上之是語辭下之適也身旣匪正在无妄之世欲有所往何所之適矣故云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者身旣非正欲有所往犯違天命則天命不祐助也

按孔疏以行矣哉爲天行不祐之事大謬

程傳所謂无妄正而已小失於正則爲有過乃妄也所謂匪正蓋由有往若无妄而不往何由有匪正乎无妄者理之正也更有往將何之矣乃入於妄也往則悖於天道天道不祐可行乎哉

按程傳解无妄之往往入於妄多一折不可用

雲峯胡氏曰无妄之往程子爲无妄而又往本義只順上文本意解正者天之命不正故不可行也蓋无妄之往與泰卦包荒得尙於行中句相似舉首尾句而包中間也不可泥文而失意

進齋徐氏曰行矣哉卽卅里行乎哉之義

蒙引天无妄者正而已故无妄須以正往无妄而以不正往欲往何哉何也正者天之命也不正則逆天之命而天不祐行矣哉乃知无妄字內元有正意在謂所以爲无妄者正也旣云无妄而乃以不正往則爲有妄矣欲往何哉

本義以卦變卦德卦體言卦之善如此故其占當獲大亨而利於正乃天命之當然也其有不正則不利有所往欲何往哉蓋其逆天之命而天不祐之故不可以有行也

朱子曰剛自外來說卦變動而健說卦德剛中而應說卦體大亨以正說元亨利貞伊川易傳似不是本意剛自外來是所以做造无妄動而健是有卦後說底

蒙引臨卦言卦之善只是卦德卦體剛浸而長不與焉无妄則兼卦變卦德卦體言卦之善有此不同蓋剛浸而長未便是善若剛在內則分明是善而下之所以爲无妄者也

存疑天亨以正看來當兼卦變說方是覰本義以卦變卦德卦體言卦之善可見矣本義不分卦變卦德卦體釋卦名卦辭者正以卦變亦管卦辭元亨利貞爾

按程傳將剛自外來句爲一截動而健至天之命也爲一截其匪正以下又爲一截依他卦例剛自外來句似釋卦名下是釋卦辭未爲不是而朱子以卦變卦德卦體連言大亨以正通承言之不分卦名卦辭但云言卦之善自爲一例又按王註剛自外來至故大亨以正也原是大亨以正通承朱子非无所本但舊說不言卦變耳剛自外來二句皆言无妄而合正意在內故承无妄而言大亨以正或卽以正字入上三句講覺文義无次第无妄之往內包不正二字天命不祐反照上天之命

謂孔子釋彖辭曰无妄之辭不徒曰元亨而必曰利貞者蓋天下之理未有誠而不正亦未有正而不誠者卦變自訟之九二來

居初是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則是天德之剛不馳於外而還爲一心之主動而不妄者也卦德震動乾健旣有震動之才而不屈於物欲之撓能无妄也卦體五之剛中下應於二旣有實意之孚而不涉形迹之僞亦无妄也然其无妄无有不正故占者得大亨而利於正乃合乎天命之當然也蓋天之賦命於人本无不正之理人能以正合乎天命天斯祐之矣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者无妄者正而已无妄而爲不正之往消无所之而可矣逆天之命天不祐之其能行乎哉此无妄之所以利於貞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程傳雷行於天下陰陽交和相薄而成聲於是驚蟄藏振萌芽發生萬物其所賦與洪纖高下各正其性命无有差妄物與无妄也先王觀天下雷行發生賦與之象而以茂對天時養育萬物使各得其宜如天與之无妄也茂盛也茂對之爲言猶盛行永言之比對時爲順合天時天道生萬物各正其性命而不妄王者體天之道養育人民以至昆蟲草木使各得其宜乃對時育物之道也

發王註與辭也猶皆也不如程作賦與看孔疏茂盛也對當也以此无妄盛事當其无妄之時育養萬物也茂對二字折斷不如程將茂對作一義

程子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天下雷行付與无妄天性豈有妄邪聖人以茂對時育物各使得其性也

本義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萬物各正其性命是物物而與之以无

妄也先王法此以對時育物因其所性而不爲私焉

語類問物與无妄是各正性命之意朱子曰然一物與他一個无妄

節齋蔡氏曰對與對越上帝之對同茂者篤實感發之意至誠之動无時不對无物不育也

雙湖胡氏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以理言之有會萬爲一一實萬分之義以象言之則一震之頃物皆震動邪念頓消是物與之以无妄也聖人茂對天時以養育萬物是亦聖人之雷行物與之以无妄矣

發邪念頓消非正意不可用

雲峯胡氏曰夫子釋彖從天命上說本義釋夫子大象從性上說性即天之命也天下雷行物物與之以无妄物物各具一性物物各一自然之天聖人因物之所性以育萬物聖人一自然之天也

蒙引物與无妄者天與之非雷與之也先王法此以對時育物蓋天之生物時焉而已先王則善順乎天時以養育夫萬物使萬物各得其生焉天下雷行陽氣鼓動萬物皆春故爲物與无妄也與之以實理者天也全其實理者聖人也故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茂對字樣所謂殷薦盛行大舉永言之類謂善順乎天時也本義因其所性性即无妄之理也

存疑茂盛也大也此字不輕下大有用力之意

蒙引育萬物而不兼人說得偏豈有育萬物而不及人之理蒙引震動以動物言發生以植物言亦分得未妥雷本震動之物其震動即是發生處舍震動何以發生發生即各正性命與以无

妄對育那看育物之物即物與之物意自照應。聖人與物无妄意亦可帶補說約物生前之无妄天與之物生後之无妄聖人與之意矣

[妄解]仇滄柱曰王者法天之政春生秋肅故育物專屬雷行之時然王政四時皆有都是順天之道觀周禮及月令可見

[講]孔子釋大象曰震下乾上天之下雷行發生萬物萬物各得所生之理以爲性是物物而與以无妄之實理也先王有見於此于以大順乎天時養育乎萬物遂生復性使凡物各全其實理依然一无妄之眞而已

初九无妄往吉

王註體剛處下以貴下賤行不犯妄故往得其志

[程傳]九以陽剛爲主於內无妄之象以剛變柔而居內中誠不妄者也以无妄而往何所不吉卦辭言不利有攸往謂既无妄不可復有往也過則妄矣爻言往吉謂以无妄之道而行則吉也

[本義]以剛在內誠之主也如是而往其吉可知故其象占如此

[臨川吳氏]曰初陽无應而爻辭謂之往吉何也兩剛相遇不牽於係應之私是之爲无妄此初所以吉四所以无咎也若夫六二九五應六三上九應而三不免於災五不免於疾上不免於眚有應者反不若无應之爲愈可見矣震陽初動誠一未分剛實无私以此而往動於天合其又奚必有應而後能往哉此初九之往所以得无妄之吉也

[雲峯胡氏]曰釋彖曰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本義於此曰以剛在

內誠之主也主字最有力蓋妄者誠之反也誠之主如此妄自然无矣如斯而往其吉固宜此占辭而本義以爲象者初九之剛爲主於內誠之主之象也

[蒙引]誠之主也此主字對別爻言謂正是无妄者也如是而往誠能動物以上則得君以下則得民以內則順親以外則信友事无不利功无不成矣何往不吉

[按]本義以誠字代无妄字

[匯]周公繫初爻曰初九以剛在內是天德之剛爲主而无邪妄之雜克全无妄之正者也占者如此則人无不孚事无不立何往不吉乎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程傳]以无妄而往无不得其志也蓋誠之於物无不能動以之修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事得其理以之臨人則人感而化无所往而不得其志也

[存疑]得志解吉字

[按]得志當以治事臨人說爲正程傳修身是補前一層

[講]孔子釋初象曰无妄之妄而吉者蓋誠无不動无所往而不得其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疏]註疏以不耕穫一立句爲臣道无成有終之意謂不敢耕也雖穫而已不敢菑也雖畬而已與傳義之說俱不同

[程傳]凡理之所然者非妄也人所欲爲者乃妄也故以耕穫菑畬

變之六二居中得正又應五之中正居動體而柔順爲動能順乎中正乃无妄者也故極言无妄之義耕農之始穫其成終也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謂不首造其事因其事理所當然也首造其事則是人心所作爲乃妄也因事之當然則是順理應物非妄也穫與畬是也蓋耕則必有穫菑則必有畬是事理之固然非心意之所造作也如是則爲无妄不妄則所往利而无害也或曰聖人制作以利天下者皆造端也豈非妄乎曰聖人隨時制作合乎風氣之宜未嘗先時而開之也若不待時則一聖人足以盡爲矣豈待累聖繼作也時乃事之端聖人隨時而爲也

[本義]柔順中正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望之心故有不耕穫不菑畬之象言其无所爲於前无所冀於後也占者如是則利有所往矣

朱子曰耕菑固必因時而作然對穫畬而言則道首造矣易中取象亦不可以文害辭辭害義若必字字拘泥則不耕而望穫不菑而望畬亦豈有此理耶〇問程傳爻辭恐未明白竊謂无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之理只是不於耕而計穫之利如程子所解象辭移之以解爻辭則可曰易傳爻象之辭雖若相反而意實相近特辭有未足耳爻辭言當循理象辭言不計利循理則不計利計利非循理也但考之經文則若有可疑者若曰不耕而穫則多却而字若曰不於耕而求穫之利則又須增數字方通當謂此爻乃自始至終都不曾爲而偶然有得之意耕穫菑畬舉事之始終而言也當无妄之世事蓋有如此者若以義言則聖人之无爲而治學者之不要人爵而人爵從之皆是也大抵此爻所謂无妄之福而六二則所謂无妄之禍也〇六二在无妄之時居中得正故吉其曰不耕穫不菑畬是四事都不做蓋自有一樣時節都不須得作爲事事都不動作亦自利有攸往看來无妄合是无望之義如无妄之災无妄之疾都是沒巴鼻恁地伊川作三意說不耕而穫耕而不穫耕而不必穫看來只是見成領會他

[潛室陳氏曰]伊川大意只謂不爲穫而耕不謂畬而菑凡有所爲而爲者皆計利之私心卽妄也但經文中不如此下語故易傳中頗費言語始謂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謂不首造其事則似以耕菑爲私意中有耕則必有穫菑則必有畬非必造意作則以耕穫菑畬爲非私意終謂旣耕則必有穫旣菑則必成畬非必以穫畬之

富而爲則又似以穫畬爲私意三說不免自相牴牾所以本義但據經文直說謂无耕穫菑畬之私心蓋農夫治田都无計利之私必當无妄之時皆不可有此意想如農夫之耕穫則於經文甚直无繚繞之碍又曰不首造者謂作事之始不可萌計較課功意乃明道不計功之說也

[西溪李氏曰]无妄誠也實理也有一毫求得於外之心便害无妄之體耕穫菑畬求得於外也必无耕穫菑畬之心然後可以有所往二以陰居陰雖得中然未實也中未實則必外求因有此戒

雲峯胡氏曰耕穫者種而斂之也菑畬者墾而熟之也諸家以爲不耕而穫不菑而畬是從外添一而字惟本義以爲三歲之農始於耕終於穫三歲之田始於菑終於畬不耕穫不菑畬六二柔順

之至因其時順其理自始至終絕无計功謀利之心无所望而有得焉者也故其占曰利有攸往或曰利有攸往則宜於有爲矣而以爲无所作爲者何也曰惟其因時順理而不自作爲此所以可有爲也

蒙引六二非全无作爲也只是无計較也不耕穫不菑畬只言其不計利耳言始終一无計較也○只是即其所居之位而行其所當行而已不於分外有所容心也然在无妄之時有不求而自得者故曰云云○耕穫菑畬此皆吾人分內事所謂人道之所宜者也人豈可以不耕穫不菑畬哉此特假象之辭言六二皆因時順理其於分內所當爲者隨時盡之矣至於利害得失之間彼全付之度外不圖功於前不收功於後如不耕亦不穫不菑亦不畬也

即卦名无所期望之意也○則利有攸往者蓋人多緣放於利而行故因利以致害惟能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則何用不臧何人不可處何地不可居何事不可爲○六二是无所期望而有得焉者不耕穫菑畬无所期望也則利有攸往有得也乃爲无妄之福○則字最緊功言占者能如六二之不耕穫不菑畬則利往矣不然亦未必利往也

按不耕二句有數說不敢以耕自居而但爲其穫註疏之說也不以耕求穫程子之說也不待耕而得穫龍氏之說也不耕亦不穫朱子之說也程說似優愚意欲增數字襯貼較明謂凡事順理而无私意不似農夫之耕而望其穫亦備一說

去疑菑是墾田畬是成了田不耕穫二句總是一箇无所爲而爲然惟不着一切効念其功効偏見故利往曰則有語氣最爲要緊

講周公繫二爻曰六二柔順中正因時順理于分所當爲者盡力爲之絕无私意期望之心象猶農夫之不耕穫不菑畬者然然有无妄之心自有无妄之福占者如是則其有攸往也何不利乎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程傳未者非必之辭臨卦曰未順命是也不耕而穫不菑而畬因其事之當然既耕則必有穫既菑則必成畬非必以穫畬之富而爲也其始耕菑乃設心在於求穫畬是以其富也心有欲而爲者則妄也

本義富如非富天下之富言非計其利而爲之也

蒙引未字當不字富字當利字言无所利也因時順理而无計利期望之心如爲臣而事其君盡吾爲臣之道耳非懷利以事其君也爲子而事其父盡吾爲子之道耳非懷利以事其父也然雖不求利而自无不利者

按未富只是未嘗有求富之心

講孔子釋象曰二之不耕穫者但知爲所當爲非計其利而爲之蓋无妄之心未嘗求富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按註疏以或繫之牛爲有司繫其牛殊覺添設○程傳无妄下襯以之道二字言三有妄而在无妄之道宜有災不如本義說六

爻皆无妄六三處不得正无故而有災程傳之以繫牛爲
邑人之牛邑人失牛而有災行人亦不足以爲得其說實力不
如本義作行人牽牛去而居者遭詰捕之災與无妄意合蓋於
事爲无故於人不失爲无妄也

本義卦之六爻皆无妄者也六三處不得正故遇其占者无故而
有災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居者反遭詰捕之擾也

或問无妄之災朱子曰此卦六爻皆是无妄但六三地頭不正故
有无妄之災言无故而有災也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居者反遭捕
詰之災此正无妄之災之象

習靜劉氏曰六三才柔而位不當所謂非正者也故有災然出於
意料之外故曰无妄之災

雲峯胡氏曰六爻皆无妄三之時則无妄而有災者也六二得位
而有无妄之福時也六三失位而有无妄之禍亦時也行人牽牛
以去而居人反受詰捕之擾其災出於意料之外雜卦曰无妄災
也其此之謂乎

蒙引六三本是无妄但所處不得正在人事則爲所居非其地所
遇非其時所處非其人有莫之致而至者故占得此者爲有无妄
之災其无妄之災如何如或繫之牛行人得之乃爲邑人之災也
六三處不得正只以時位言不以行爲言若以行爲言則不得
爲无故而有災矣邑人之災以邑人擬六三也

按或繫之牛牛主也是一人行人之得是被行人牽去行人是一
人邑人之災是本地人受累又是一人而以受累之人爲此爻
之主

蓋周公繫三爻曰六三本无妄但以陰居陽處不得正而有意外
之災猶或人繫牛於道行人牽之以去邑人遭詰捕之擾无妄
之災其象如此君子亦順受其正而已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蒙引言牛既受行人所得而詰捕之擾非邑人所受而何

按此傳只添一也字便見分明

蓋孔子釋三象曰得之所在災以隨之此人所及料也若行人得
牛而邑人受詰捕之災此所謂无妄之災也

九四可貞无咎

王註處无妄之時以陽居陰以剛乘柔履於謙順比近至尊故可

以任正固有所守而无咎也

按傳義皆无近至尊一層意

程傳四剛陽而居乾體復无應與无妄者也剛而无私豈有妄乎
可貞固守此自无咎也九居陰得爲正乎曰以陽居乾體若復處
剛則爲過矣過則妄也居四无尙剛之志也可貞與利貞不同可
貞謂其所處可貞固守之利貞謂利於貞也

本義陽剛乾體下无應與可固守而无咎不可以有爲之占也

進齋徐氏曰九四得乾體之剛下无係應无妄者也但可貞與利
貞不同利貞謂利於貞也可者僅可之辭謂以九居四剛而不中
僅可堅守其剛貞而勿動爾妄動則有咎也

雲峯胡氏曰貞正而固也曰利貞則謂正字而兼固字之義曰不

可貞則專謂固守而无正字之義不可不拘九四陽剛健體下无應與從可貞固守之而其占不可有爲不如初之吉亦不至如上之凶僅得无咎而已

蒙引可字對不可而言可貞則不可行矣九四陽剛乾體能自守者也下无應與又只宜自守故云此可固守而无咎也旣曰可固守而无咎則其不可以有爲也可知矣

諸周公繫四爻日四居乾體下无係應是剛德爲主於中而物交不引於外无妄不待言矣然剛則思動動則有咎幸以九居四可固守其剛而不動自无咎也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程傳貞固守之則无咎也

本義有猶守也

蒙引固有箇甚麼謂固守其陽剛之道也有猶守也凡物守不得便不爲我有矣故固有之謂固守

按時講多謂无妄之理乃所固有則不惟有字不作守字看而固字亦非貞固之固尚須細認

諸孔子釋四象日四之可貞无咎者謂固守其剛德而不妄動也妄動有咎固守則无咎矣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孔疏凡禍疾所起由有妄而來今九五居得尊位爲无妄之主下皆无妄而偶然有此疾害故云无妄之疾也勿藥有喜者若疾自己招或寒暑飲食所致當須治療若其自然之疾非己所致疾當

自損勿須藥療而有喜也此假病象以喻人事

程傳九五中正當尊位下復以中正順應之可謂无妄之至者也其道无以加矣疾爲之病者也以九五之无妄如其有疾勿以藥治則有喜也人之有疾則以藥石攻去其邪以養其正若氣體平和本无不病而攻治之則反害其正矣故勿藥則有喜也有喜謂疾自亡也无妄之所謂疾者謂若治之而不治率之而不從化之而不革以妄而爲无妄之疾舜之有苗周公之管蔡孔子之叔孫武叔是也旣已无妄而有疾之者則當自如无妄之疾不足患也若遂自攻治乃是渝其无妄而遷於妄也五旣處无妄之極故唯戒在動動則妄矣

本義乾剛中正以居尊位而下應亦中正无妄之至也如是而有

疾勿藥而自愈矣故其象占如自

或問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无妄之至何爲而有疾朱子曰此是不期而有此但聽其自爾久則自定所以勿藥有喜而无疾也大抵无妄一卦固是无妄但亦有无故非意之事故聖人因象以示戒

白雲郭氏曰易以乘剛爲疾如豫六五自取之也非无妄也九五以剛乘剛居中得正非自取之道故爲无妄之疾也人之有疾以藥石攻其邪然以治豫之貞疾則可治无妄之疾則不可也

蒙引九五乾健中正純粹至善者也以居尊位得時行道非碌碌者比也而下應亦中正又有同心同德之臣也夫有是德而无是位是猶有所歉也有是德位而无是應與是亦有未足也今三者

而愈矣无妄之至者也。倘何疾之有哉。假使有疾。亦勿藥而自愈矣。

夫九五以无妄之疾勿藥有喜。此假設之詞。所以深明其无妄也。此爻有是象而占如之。象占難分也。此爻本意謂縱有无故非意之事。亦不必爲之勞擾。凡當自定也。

【按】此以无疾爲正意。縱然有疾。亦不須用藥。是形容語氣。

【通】周公繫五爻曰。九五乾剛中正以居尊位。而六二又以中正應之。君臣一德。內治修矣。无妄之至也。盍有疾乎。設或事起不虞。是无妄之疾也。但當靜以俟之。凡當自定。勿藥而自愈矣。故有喜也。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孔】既解勿藥有喜之義。若有妄致疾。其藥可用。若身既无妄。自然致疾。其藥不可試也。若其試之。恐更益疾也。若已之有災不可治也。若必欲治之。則勞煩於下。害更甚也。此非直施於人主。至於凡人之事亦皆然也。

【程傳】人之有妄。理必修改。既无妄矣。復藥以治之。是反爲妄也。其可用乎。故云不可試。試。暫用也。猶曰少嘗之也。

【本義】既已无妄而復藥之。則反爲妄而生疾矣。試。謂少嘗之也。

【中溪張氏】曰。无妄而疾。又无妄而藥。則反爲妄而起其疾矣。此无妄之藥所以不可試也。孔子曰。丘未達。不敢嘗。聖人不試无妄之藥如此。

【蒙引】在人事。則如我所處本自當理。无可虞者。乃爲人所疑沮。自惑而遷之。則爲失是取非。反足以招咎而致虞矣。

【通】孔子釋五象曰。无妄之疾。復藥以治之。則反爲妄而生疾矣。故其藥不可用也。不用自有喜矣。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程傳】上九居卦之終。无妄之極者也。極而復行。過於理也。過於理則妄也。故上九而行。則有過眚而无所利矣。

【本義】上九非有妄也。但以其窮極而不可行耳。故其象占如此。

【西溪李氏】曰。處卦之終。其位不正。所謂匪正有眚也。

【中溪張氏】曰。上九居乾之終。則純乎天矣。苟復動而妄行。則失於亢。故有過眚而无所利。卦辭所謂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即指此也。漢武浚北之徙。唐皇雲南之師。此爻之謂矣。

【蒙引】謂其處時之極。非謂其无妄之極也。无妄之極。則至誠矣。又何眚。既是无妄。雖云窮極。亦何不可行之者。曰極而不知變也。如中孚上九爲信之極。亦然。此皆所謂尾生孝己之行也。

【通】周公繫上爻曰。上九以陽居卦之終。无妄而處時之極者也。極而不知變。將自恃其无妄。不可行而行。過情越理。致有災眚。又何所利焉。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程傳】无妄既極而復加進。乃爲妄矣。是窮極而爲災害也。

【集解】萬正符云。書眚災肆赦。災即眚也。皆爲過誤也。非災自外來。眚由已作之謂。故爻詞云眚。而傳則云災。初无異指。

【通】孔子釋上象曰。无妄之行。何以有災。由其執一而不知變。其災也乃時之窮極而然也。

雲峯胡氏曰六爻皆无妄也初九得位而爲震動之主時之方來故无妄往吉上九失位而居乾體之極時已去矣故其行雖无妄有眚无攸利是故善學易者在識時初曰吉二曰利時也三曰災五曰疾上曰眚非有妄以致之也亦時也初與二皆可往時當動而動也四可貞五勿藥上行有眚時當靜而靜也

日講解義无妄之謂誠以天道言實理之自然也以聖人言實心之自然也震者動也動以天爲无妄動以人則妄矣彖傳釋卦辭[illegible]无妄也爲震主動不妄也動而健則勇於義而不屈於物欲九五以剛居中在巳正也下應六二柔順中正所應正也正則天命之當然也匪正則逆乎天命之正而不可以有行矣對時育物先王以順天時而已何有妄焉

初之吉二之利其无妄妄也一時也三之災四之貞五之疾上之眚亦非有妄以致之也亦一時也時當動而動不當動而不動所謂動以天也所謂正也彖辭於利貞之下即繫以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明无妄之不可不出於正也爻辭於无妄之極亦繫以无妄行有眚无攸利明執一不變者即非正而妄也然則彖言全體爻言一節其无不以正垂訓也意深切矣有无妄之實心者可以審時以趨於正也歟

集解復則不妄无妄者純乎天而不雜以人之謂也如矢心學問銳志進修固自以爲无妄然或有期望之意計較之私是以人而滅天皆妄也二之不耕穫不菑畬是勿忘勿助純乎天者也五之勿藥是无見小无欲速亦純乎天者也初之往吉行其不得不行

四之可貞止其不得不止如是而福可也禍可也得可也失亦可也无妄之災何足爲君子病哉若上之窮則硜硜之行也其災宜矣噫人知妄之妄而詎知无妄之妄哉

按四陽二陰之卦義取震動故以震之一陽爲主无妄者實理自然即中庸所謂誠此理甚大故以元亨利貞許之彖言亨處在貞匪正則不能亨也剛爲主動而健剛中三句皆有剛意大抵无妄之善多得之剛而无妄之不正亦只是恐其過剛而動耳初剛正爲卦主其動以理故吉二柔中順理无私故利三柔不正時位不善恐其致災惟當順受四陽不正宜于固守五剛中而應當聽其自然不可多事上居卦終時逢其極无妄而不能審時達變彖辭所謂匪正有眚者上之謂也至誠无妄固能動物然須順理因時方合无妄之貞若硜硜之信不足以言无妄也大象物與无妄是極精深議論見无妄之本於性而彖傳又言天命合觀之言誠言命言性皆具於此卦中不可忽本義兼无望言似多一折不如只作眞誠无僞妄說爲前後一意

大畜䷙艮上乾下

程傳大畜序卦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无妄則爲有實故可畜聚大畜所以次无妄也爲卦艮上乾下天而在於山中所畜至大之象畜爲畜止又爲畜聚止則聚矣取天在山中之象則爲蘊畜取艮之止乾則爲畜止止而後有積故止爲畜義

趙氏曰乾健上進爲艮所止故有畜義艮陽卦也陽爲大故曰大畜大小畜所畜皆乾所別者艮巽耳是故以大畜大謂之大畜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程傳莫大於天而在山中艮在上而止乾於下皆蘊畜至大之象也在人爲學術道德充積於內乃所畜之大也凡所畜聚皆是專言其大者人之蘊畜宜得正道故云利貞若夫異端偏學所畜至

多而不正者固有矣既道德充積於內宜在上位以享天祿施爲於天下則不獨於一身之吉天下之吉也若窮處而自食於家道之否也故不家食則吉所畜既大宜施之於時濟天下之艱險乃大畜之用也故利涉大川此只據大畜之義而言彖更以卦之才德而言諸爻則惟有止畜之義蓋易體道隨宜取明且近者

按程傳大畜利貞取畜聚意孔疏人能止健非止不可是取畜止意程傳不家食二句俱渾承畜說不露養賢意孔疏俱以養賢說總之孔疏是取彖傳解彖辭須侵下地不如程傳之妥

白雲郭氏曰賢不家食祿之也古之人不仕无祿則耕而食之於家也仕而祿足以代耕則不耕矣非家食也

建安邱氏曰大畜利貞言所畜者大而利於貞正也不家食吉言賢者當興之共天位享天祿食於朝而不食於家則吉也然有所畜者必有所用有所養者必有所施賢者又當出而濟天下之艱險以究大畜之才故曰利涉大川利涉者乾健於行也按此亦是取彖傳義

本義大陽也以艮畜乾又畜之大者也又以內乾剛健外艮篤實輝光是以能日新其德而爲畜之大也以卦變言此卦自需而來九自五而上以卦體言六五尊而尚之以卦德言又能止健皆非大正不能故其占爲利貞而不家食吉也又六五下應於乾爲應乎天故其占又爲利涉大川也不家食謂食祿於朝不食於家也

朱子曰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只是占得大畜者爲利貞

不家食而吉利於涉大川至於剛上尙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各有所主爻象亦然

存疑卦辭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程傳俱承大畜說彖傳本義以卦變卦德卦體釋之似於大畜不相涉看來不是今當兼用卦名卦變卦德卦體解但大畜不可專就學問說人之所畜非一而皆不可不正畜學不正則爲異端曲學畜人不正則德不足以服人畜財不正則爲貨悖而入故凡有所畜皆不可不正況此卦之變自需而來九自五而上以卦體言六五尊而上之以卦德言又能止健皆有正之象也故其占利於正所畜既大則當出爲時用況卦體六五之君尊尙其賢又可爲之機也故不食於家而食於朝則可行其道而吉矣所畜既大其才猷學術必能康濟時艱

□卦體下應於乾爲應乎天所謂一心合天則何事不濟故其占利涉大川言當濟天下之險難如漢平勃之安劉唐郭子儀之再造唐室是也

〔按〕朱子云孔子發明各有所主其說甚是且宜就大畜渾發卦意

存疑所論固有見然並不必將卦名卦變卦德夾入講似更直截也

〔雲峯胡氏曰〕大畜大壯皆四陽卦故皆謂之大其占皆曰利貞者大壯而不貞其壯也剛而无禮大畜而不貞其畜也博而寡要不家食是賢者不畜於家而畜於朝涉大川又似有畜極而通之意要之兩利字一吉字占辭自分而爲三不必泥而一之也

按雲峯其畜也博而寡要是畜聚意涉大川有畜極而通之意又是畜止兩意夾說未是分爲三不泥爲一然亦須貫串方好

崇引謂惟利貞帶大畜說不家食二句於大畜並无關是過泥彖傳不可從

〔折衷〕卦名以止畜蘊畜二者說卦詞俱從蘊畜言利貞二字重看不家食而言涉川而利者以所畜之正也

〔去疑〕不大不可言畜不正又不可言大吉就展布言涉大川只是大經濟意不必作濟變看

〔講〕文王繫大畜彖辭曰大畜者所畜聚之大也然畜固大尤不可以不正必擇之精守之固其所畜莫非天德王道之正而不雜於異端霸術之爲乃爲利也然畜之大者既正自宜出爲世用食祿於朝而不食於家則道可行而吉矣然其出爲世用者又

非小補必以其所畜之大而正者當天下之大難成天下之大功曰涉大川亦无所不利也夫大畜利貞體之所以立也不家食涉大川用之所以行也此所謂有體有用之君子歟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按〕孔疏剛健爲乾篤實爲艮輝光連下日新其德作句雙承上文程傳因之

〔程傳〕以卦之才德而言也乾體剛健艮體篤實人之才剛健篤實則所畜能大充實而有輝光畜之不已則其德日新也

〔本義〕以卦德釋卦名義

朱子曰篤實便有輝光艮止便能篤實○按朱子將篤實輝光連已見首節本義

〔雲峯胡氏曰〕諸卦艮德只一止字此則有篤實輝光四字蓋大畜之所重者在艮上一爻卦名畜字已具艮止之義此曰篤實艮陽之所以能畜也曰輝光陽能畜諸中而見諸外也

〔存疑〕剛健則不屈於物欲不安於卑下而有日進之機篤實則踐履誠慤而不涉於虛妄輝光則德義日彰而不入於暗昧內外合德此所以日新其德而爲畜之大也

〔要解〕仇滄柱曰剛健以存心言天理爲主不屈於物欲也篤實輝光以行事言踐履誠慤而積厚流光也內外交養故其德日新而不已

〔東谷鄭氏曰〕畜有三義以畜養言之畜賢也以畜止言之畜健也以蘊畜言之畜德也養賢以及萬民此三義之大者蓋天下之至

而四五能畜之此畜止之大者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道畜之大者故彖傳兼此三者言之

【詳說】孔子釋彖辭曰卦名大畜者即卦德而可見也蓋德具於心而見於事卦德內乾是主於內者天理精純而不雜德性常用而不撓何如其剛健也外艮是見於外者踐履眞摯而英華發越又何如其篤實輝光也夫內有无私之本體而外有實踐之輝光此所以日新其德而畜之甚大此大畜之所由名也

剛上而尙賢能止健大正也

【按】註疏以上九爲剛上是也而以乾上進上九不距之爲尙賢恐非以艮畜乾之意

【程傳】剛上陽居上也陽剛居尊位之上爲尙賢之義止居健上爲能止健之義止乎健者非大正則安能以剛陽在上與尊尙賢德能止至健皆大正之道也

【按】程說尙賢尙字未甚明朱子以六五尊上九甚有理但言卦體足矣而必取卦變謂需之九五上而爲大畜之上九將上字作有力字一句兩義頗可疑

【本義】以卦變卦體卦德釋卦辭

朱子曰能止健都不說健而止見得是艮來止這乾以艮之止止乾之健也

【中溪張氏】曰止健以二德言不曰健而止而曰能止健者蓋乾之爲物也最健而處於艮之下甘受其畜止而不辭以剛畜剛乃大者之正也故曰大正此釋利貞之義

蒙引以卦變言此卦自需而來九自五而上是剛上也夫剛自下而上苟非大正則德不稱位而下不服之若所謂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者是非大正不能也○以卦體言上九之陽在上六五居其下而尊尙之是尙賢也夫尙賢苟非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者不能是亦非大正不能也○以卦德言又能止健夫健者難止也苟非大正則自反有不直未必便能止之故亦非大正不能也故利貞兼此三義○大正之大字從卦名上來○按是孔子看出道理若謂文王利貞二字即是此解則泥矣○時講以止健爲禁止邑暴似不切然蒙存亦是此意始二之愚見只是自已健而不過

【講辭】曰利貞者卦變九自需五而上是賢者進居大臣之位也卦體六五尊而尙之是人君屈己下賢也卦德以艮畜乾是能止乎强暴使不爲惡也三者皆非大正不能剛上而不正則德不稱位矣尙賢而不正則讒色得以間之矣止健而不正則自反不直不足以服人矣此所以貴於正大也利貞之義如此

不家食吉養賢也

【孔疏】不家食吉養賢者釋不家食吉所以不使賢者在家自食而獲吉也以在上有大畜之實養此賢人故不使賢者在家自食也

【程傳】大畜之人所宜施其所畜以濟天下故不食於家則吉謂居天位享天祿也國家養賢賢者得行其道也

【本義】亦取尙賢之象

【存疑】以卦體六五言有養賢之君則賢者得行其道矣故不家食

吉

按本義亦取尙賢之象則賢亦當指上九而六五養之不家食以
賢言而所以得不家食者則以有養之者也
兒說不家食吉以下逐句分解其實承利貞來不家食固由於尙
賢然使畜之未大或大而未正則在我不得爲賢而欲君子養之
不可得也
講又曰不家食吉者蓋畜而以正巳爲可用之賢六五尊而尙之
是由人君重祿以養天下之賢則吾道有大行之機所以不家
食而吉也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按王註又以尙賢止健大正來說應天未免纏綴

孔疏應天者上體之艮應下體之乾故稱應天也
按此較王註爲明
程傳利涉大川謂大有蘊畜之人宜濟天下之艱險也彖更發明
卦才云所以能涉大川者以應乎天也六五君也下應乾之中爻
乃大畜之君應乾而行也所行能應乎天无艱險之不可濟況其
他乎
本義亦以卦體而言
臨川吳氏曰涉險非乾健之力不能六五下應乎乾故能涉大川
也
雲峯胡氏曰卦有乾體者多曰利涉大川健故也
蒙引諸儒皆以健言竊謂此與大有應天時行之應天畧同皆從
卦上說若但取其健則聖人何故獨提出天字又中孚以利貞乃
應乎天也應天又以理言蓋從貞字取義也此處亦不宜主理言
存疑亦以卦體言六五下應於乾之九二是應乎天也一心合天
則何事不濟故利涉大川
按存疑六五應九二與程傳同蒙引主時說可從存疑又欲主
理以爲應天只是事合乎理亦備一說
講又曰利涉大川者畜而以正巳具應用之本而六五下應乎乾
有天之義焉蓋天者時而巳設施措置皆當乎時宜而行與天
合即乘危越險亦无不濟而況其他乎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孔疏天在山中者欲取德積於身中故云天在山中也君子以多

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君子則此大畜物既大畜德亦大畜故
多記識前代之言往賢之行使多聞多見以畜積巳德故云以畜
其德也
程傳天爲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觀象以大其蘊
畜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
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
本義天在山中不必實有是事但以其象言之耳
雙湖胡氏曰天包地外地外有天山雖在地上然地下之天即山
中有天也中字只作下字解按天之氣貫乎地山中未嘗无天
建安邱氏曰風以氣畜氣息則散故風行天上爲小畜山以形畜
形畜則固故天在山中爲大畜大畜言畜德小畜言懿文德畜德

雖同而爻德則德之小者也

按所畜者同一天而風畜爲小山畜爲大則大小在風與山上取

而大畜之爲大以艮之畜也

蒙引多識前言往行是知工夫至以畜其德則在言行上來矣言

行人之言行也德巳之德也取人之善爲巳之資多字重

要解徐果亭曰蒙引以多識工夫貼知畜德貼行其實畜德即從

多識內勘出知行原不相離也

談天在山中主畜積言方於下意合

講孔子釋大象曰天在山中山能畜天是大畜之象也君子觀象

以凡古聖賢之嘉言善行皆德之散見也而吾之所以爲德者

不外乎此故必於前言往行而多識之察言以求其心考行以

觀其用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則萬理會通於我德于是而畜積

矣此君子大畜之功也

初九有厲利巳

王註四乃畜巳未可犯也故進則有厲巳則利也

程傳大畜艮止畜乾也故乾三爻皆取被止爲義艮三爻皆取止

之爲義初以陽剛又健體而居下必上進者也六四在上畜止於

巳安能敵在上得位之勢若犯之而進則有危厲故利在巳而不

進也在他卦則四與初爲正應相援者也在大畜則相應乃爲相

止畜上畜上與三皆陽則爲合志蓋陽皆上進之物故有同志之

象而无相止之義

本義乾之三陽爲艮所止故內外之卦各取其義初九爲六四所

止故其占往則有危而利於止也

平溪張氏曰初九乾體志於上進六四下與之應而畜止之四雖

柔而止體當畜之時剛不能進初若恃其陽剛方銳之勢而欲遽

往則爲所畜制而有厲矣故曰有厲利巳

雲峯胡氏曰他卦取陰陽相應此取相畜內卦受畜以自止爲義

外卦能畜以止之爲義獨[illegible]上居內外卦之極畜極而通不取

止義

蒙引初九不可進而未必能自不進故戒之云進則有厲惟利於

巳也若九二之處中能自止而不進者也則以其所能言之曰輿

說輹

講周公繫初爻曰初九爲六四所畜而以陽剛居乾體之下剛銳

喜進凡爲小人所側目冒昧以往必蹈危機有厲必矣惟安乎

義命之常巳而不進則能全身遠害何利如之

象曰有厲利巳不犯災也

程傳有危則宜巳不可犯災危而行也不度其勢而進有災必矣

中溪張氏曰厲災也惟巳故不犯

存疑此解利巳言往則犯災也巳則不犯災也

集解爾正存云災自外至亦由己致故災非能及人人自犯之耳

初知其有厲而不巳則犯之巳則不犯之矣災何自至也

講孔子釋初象曰初九往則有厲而利於巳者蓋小人將爲災於

我往則犯之止而不進則不犯其摧抑之災矣此其所以利也

九二輿說輹

程傳二爲六五所畜止勢不可進也五據在上之勢豈可犯也二雖剛健之體然其處得中道故進止无失雖志於進度其勢之不可則止而不行如車輿脫去輪輹謂不行也按王註謂輕進則車破敗而說輹程傳謂自知止脫去輪輹而不行

本義九二亦爲六五所畜以其處中故能自止而不進有此象也

雲峯胡氏曰初剛居剛性欲上進曰利已者勉其止也二剛中自能止而不行可謂知時者矣

漢上朱氏曰初剛正也二剛中也四五柔也柔能畜剛剛知其不可遽犯而安之時也夫氣雄九軍者或屈於賓贊之儀才力蓋世者或聽於委裘之命故曰大畜時也

童溪王氏曰少畜之九三見畜於六四而曰輿說輹四說其輻也大畜之九二受畜於六五亦曰輿說輹是自說其輹也夫說人之輹與自說其輹其說勢之逆順蓋有間矣何者九三剛過而九二則剛得中故也剛而得中則進止无失故象釋之曰中无尤也

蒙引輹與輻不同輻車輪之輳凡三十條者也輹車上伏兔蓋所以承輻者也故小畜之說輻蓋爲陰所止所說者重久住之計也大畜之說輹蓋自止而不進所脫者微暫止而可旋起者也

預正宇通引項平菴之說與蒙引相近蓋以此爲定說二字不相混矣

諺周公繫二爻曰九二亦爲六五所畜勢不可進也以其處中能相時度勢止而不進猶輿之說去其輹者然時止而止賢於初九遠矣占者宜如是也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程傳輿說輹而不行者蓋其處得中道動不失宜故无過尤也善莫善於剛中柔中者不至於過柔耳剛中中而才也初九處不得中故戒以有危宜已二得中進止自无過差故但言輿說輹謂其能不行也不行則无尤矣初與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與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强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

厚齋余氏曰小畜待陰迫之而後說輻故反目大畜才及中而自說其輹此有知幾之喆彼无來迫之嫌故无尤

蒙引惟其處中故能說輹而无尤耳以此爲例則履九二不自亂之中字亦不可解作心字但不自亂便指心也○按中本爻位因其爻位之中而見其所處之中

諺孔子釋二象曰二輿說輹而不行者蓋其所處得中道故能自止而无妄進之尤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程傳三剛健之極而上九之陽亦上進之物又處畜之極而思變也與三乃不相畜而志同相應以進者也三以剛健之才而在上者與合志而進其進如良馬之馳逐言其速也雖其進之勢速不可恃其才之健與上之應而忘備與慎也故宜艱難其事而由貞正之道輿者用行之物衛者所以自防當自日常閑習其車輿與其防衛則利有攸往矣三乾體而居正能貞者也當有銳進故戒以知難與不失其貞也志既銳於進雖剛明有時而失不得不誡也

原缺第三十六葉

按註疏以閑爲闌衛爲護雖有人閑闌車輿乃是防衛見護其說大費力。

本義三以陽居健極上以陽居畜極。極而通之時也。又皆陽爻。故不相畜而俱進。有良馬逐之象焉。然過剛銳進。故其占必戒以艱貞閑習。乃利於有往也。曰當爲日月之日。

朱子曰九三一爻。不爲所畜而欲進。與上九合志同進。俱爲畜極而通之時。故有良馬逐。何天之衢亨之象。但上九已通達无礙。只是滔滔去。三過剛銳進。故戒以艱貞閑習。蓋初二兩爻皆爲所畜。獨九三一爻自進耳。問九六爲正應。皆陰皆陽則爲无應。獨畜卦不爾何也。曰陽遇陰則爲陰所畜。九三與上九皆陽。皆欲上進。故但以同類相求也。小畜亦然。

雲峯胡氏曰閑習也。日閑猶言時習。閑輿衛。又曰二之輿。三之馬取象與者乘內之二。二陽衛者防外之二。二陰。良馬逐者上一陽與己同志。三逐上以上。而下二陽又逐三以進之象也。初利已。戒其進也。二說輹。喜其不進也。三可進矣而猶戒艱難貞固日閑習輿衛之事者。懼其可進而銳於進也。二之輿既說輹而不進。三復閑輿衛而不輕進。至是則初之利已者。三可利往矣。

平菴項氏曰衛古書之稱皆武衛也。考工記周人上輿。車有六等之數。戈也人也殳也戟也矛也軫也。皆衛名。

蒙引九三以陽居健極。極則雖畜上以陽居畜極。極則不畜。故曰極而通之時也。又皆陽爻。物從其類。故不相畜而俱進。言上不畜三也。良馬逐。三逐上而進也。良馬指三。不必兼三與上。惟逐字見

原缺第三十六葉

蒙引孔子釋三象曰。三之利有攸往者。以三與上皆陽。其類同其志自不相約而合。惟其與上合志而不相畜。所以利往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按註疏以童牛爲四言不須用角而牿止其初。其說未是。

程傳以位而言則四下應於初。畜初者也。初居最下。陽之微者。微而畜之則易制。猶童牛而加牿。大善而吉也。槩論畜道則四艮體居上位而得正。是以正德居大臣之位。當畜之任者也。大臣之任上畜止人君之邪心。下畜止天下之惡人。人之惡止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上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救之。不能免違拂。下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治之。不能免刑戮。莫若止之於初。如童牛而加牿。則元吉也。牛之性觝觸以角。故牿以制之。若童犢始角而加之以牿。使觝觸之性不發。則易而无傷。以況六四能止上下之惡於未發之前。則大善之吉也。

程子曰。敎人之術。若童牛之牿。當其未能觸時。已先制之。其次則豶豕之牙。豕之有牙。既已難制。以百方制之。終不能使之改。惟豶其勢。則自調伏。雖有牙。亦不能爲害。如有不率敎之人。却須置其檟楚。別以道格其心。則不須檟楚。將自化矣。

隆山呂氏曰。六四六五皆以柔畜剛。止健者也。牛之剛健在角。豕之剛健在牙。

蒙引童牛无所用牿。然且不廢者。自其童而牿之。迨其壯。雖不牿可也。

本義童者未角之稱。牿施橫木於牛角。以防其觸。詩所謂楅衡者

亟止之於未角之時爲力則易大善之吉也故其象占如此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止此意也

朱子詩傳曰福衡施於牛角所以止觸也周禮封人凡祭飾其牛牲設其楅衡學記禁於未發之謂豫注云豫者先事之謂

雲峯胡氏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童則猶未有角其天全矣此時牿之禁於未發者也用力甚易故其占大善而吉

蒙引四之所畜者初也初陽之微者也即是止惡於初意不以初九爲惡人矣如當箇剛暴之徒

按本義不言童牛何所指當是依程傳畜初之說初爲童牛而四爲之牿也程傳童牿始角是也若未有角恐无處施牿

識周公繫四爻曰四與初爲應畜初者也初剛在下其勢甚微當

其微而止之則易制若童犢始角而加之以牿使觝觸之性不發者然占者能止惡於未發之前則上不勞於禁制下不傷於刑誅大善而吉之道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程傳天下之惡已盛而止之則上勞於禁制而下傷於刑誅故畜止於微小之前則大善而吉不勞而无傷故可喜也四之畜初是也五畜亦然

蒙引六四元吉優於六五之吉然六四之喜又不得爲六五之慶何歟曰五居尊位苟能制得陽性其利博矣故曰有慶也慶字廣喜字狹喜字只是從六四一身說

識孔子釋四象曰惡已盛而止之則勞於禁制傷於刑誅雖能畜而未爲可喜也六四止惡於未形則已不勞而人无傷誠可喜也所以元吉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

程傳六五居君位止畜天下之邪惡夫以億兆之衆發其邪欲之心人君欲力以制之雖密法嚴刑不能勝也蓋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豶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而牙爲猛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猛雖縶之維之不能使之變也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其用如此所以吉也君子法豶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

苟不知教而迫於飢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農桑之業知廉恥之道雖賞之不竊矣故止惡之道在知其本得其要而已不嚴刑於彼而修政於此是猶患豕牙之利不制其牙而豶其勢也

按孔疏訓豶爲損爲除爲防禦是在牙上說程傳則是連豕字說

程子曰豶豕之牙豕牙最能嚙害人只制其牙如何制得今人爲惡却止就他惡上禁之便无由禁止此見聖人機會處

進齋徐氏曰牂豕曰猳攻其特而去之曰豶所以去其勢也豕之害物在牙人不能去其牙之猛利惟去其勢以絕其剛躁之性則牙雖存亦不能害物矣豕牙二也豶之者五也二陽已壯則難制五得其要領而能制也制於已壯之後猶欲去豕牙之害而豶之

首用柔畜剛之道也

本義陽已進而止之不若初之易矣然以柔居中而當尊位是以得其機會而可制故其象如此占雖吉而不言元也

朱子曰大畜下三爻取其能自畜而不進上三爻取其能畜彼而不使進然四能止之於初故爲力易五則陽已進而止之則難但以柔居尊得其機會可制故亦吉但不如四之元吉耳○按朱子但云陽已進而未嘗明指二諸家皆指二

蒙引柔居中則能善處當尊位則力可爲是以得其機會而可制機會自是五之機會非二有機會也或者以勢字擬之鄙陋矣得其機會意在豶去其勢字外吉不得如四之不費力矣故不言元吉

按豶豕之牙乃豶豕勢也非豶其牙也二爲豕而五爲豶豶字有力

講周公繫五爻曰五居尊位而畜二二之剛已進而欲止之是其惡已形而勞於制矣幸五以柔居尊操之有其要而御之得其術不嚴刑於彼而修政於此使之知廉恥黜奇衺而自回心向善如豶豕牙之剛不制其牙而豶去其勢有牙雖存而剛自止之象如是則不能禁于未發之初猶能制於已發之後不勞而治不爲吉乎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程傳在上者不知止惡之方嚴刑以敵民欲則其傷甚而无功若知其本制之有道則不勞无傷而俗革天下之福慶也

蒙引六四元吉曰有喜六五之吉乃曰有慶何歟曰論爲力之難易則四爲易故曰元吉論其功之廣狹則五爲廣故曰有慶○論所處則六五不如六四所處之易故四曰元吉而五只曰吉論所濟則六四不如六五所濟之廣故五曰有慶而四只曰喜五不如四所處之易者時不同也四不如五所濟之廣者位不同也

講孔子釋五象曰爲民上者不知止惡之方而嚴刑以戢之則惡未能制而天下已受其害矣六五之吉蓋能知其本而制之有道不必徒事禁防而風移俗易天下胥有福慶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疑王註何辭也程傳亦引胡先生說何字誤而本義則作歎美語氣

程傳予聞之胡先生曰天之衢亨誤加何字事極則反理之常也故畜極而亨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極既當變又陽性上行故遂散也天衢天路也謂虛空之中雲氣飛鳥往來故謂之天衢天衢之亨謂其亨通曠闊无有蔽阻也在畜道則變矣變而亨非畜道之亨也

本義何天之衢言何其通達之甚也畜極而通豁達无礙故其象占如此

朱子曰何天之衢亨或如伊川說衍一何字亦不可知

雙湖胡氏曰五天位也上位乎天之上乾三陽上達如此之路故曰天衢

雲峯胡氏曰隨畜隨發不足爲大畜惟畜之極而通豁達无礙如

〔何〕然何之一字讀之之辭也蓋曰是何通達之甚如此也

發引五艮體皆取以陰畜陽義至上九却又不然獨取畜極而通意以上九亦爲人所畜者然自全體上取義也

存疑此爻據畜道上說不復粘着止惡矣○何天之衢是彖亨是占

講周公繫上爻曰上以陽剛處畜極而通之時是久鬱而伸絕无一阻碍何其通達之甚殆猶天衢之曠濶者然當此之時不必制惡而自无惡可制德隆於上俗美於下占者得此何亨如之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稗傳何以謂之天衢以其无止礙道路大通行也以天衢非常語故象特設問曰何謂天之衢以道路大通行取空豁之狀也以象有何字故爻下亦誤加之

發引何天之衢何謂也謂道之大行也大字貼甚字意要說出向者之鬱積而不得施意蓋通自塞中來不有所塞何以有通

存疑言其道大行於天下也解何天之衢意

睽集解陰畜陽不得行今則陽道大行以陰陽爲說未確○或謂治道或謂王道皆是說向大處

講孔子釋上象曰所謂何天之衢者言道之大行也道之无處不行猶天衢无處不通所以亨也

淺建安邱氏曰大畜六爻上三爻艮爲畜者也下三爻乾受畜者也初與四應受四之畜者故初言有厲利已四言童牛之牿二與五應受五之畜者故二言輿說輹而五言豶豕之牙此四爻皆已成畜者也至三與上應始與上合志而同進故三言良馬逐而上言天衢亨也畜而至此畜道散矣

門講解義大畜之義有二一止畜畜乾也一蘊畜畜德也彖傳兼此二義象傳專以畜德言六爻專以畜止之義言六爻中下三爻乾體皆受畜者也上三爻艮體皆畜下者也然受畜者貴止而不進故初二皆止三則幾貞但初與二已爲四五二陰所畜至三爲畜極而通之時又與上皆陽爻不相畜而俱進則良馬之逐自與初二不同矣畜下者貴防於未然故四能止初惡於未形而得元吉五則於陽之已進而止之雖言吉而不如四之元吉也至上則畜極而通之時强暴盡除反側盡平而治化洋溢乎四海則天衢之亨又與四五不同矣

翼四陽二陰之卦艮以畜乾當以艮上一陽爲卦主畜取止聚二意彖中惟能止健用止字意餘皆言畜聚大象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亦取畜聚而畜德與彖傳新德闕映是學問中最切要語六爻用畜止意初陽正畏災而知止二陽中審勢而自止三乾之極止極而進四牿初角五豶二牙初二之所以止也上畜極不畜時當大通三之所以得進也舊說謂此卦不取應而取比初與四應二與五應而反相制三與上陽比乃不相制而並進愚謂正是於應中取相制意初與四應故四牿角而初已五與二應故五豶牙而二止譬如上之治民遇惡人則懲之正爲其分相關故不得不然若不相關懲之何爲三上陽同德故上大行而三合志並進也○止惡原取制人意然以之去已惡

亦有此理如物之惡念萌即用牿角之法以遏之二自省其惡
即如豶豕之法以消之惡去而爲善則如良馬之逐夫衛之道
如此作畜德工夫亦甚得力

純如馬金錫對正

易經詳說卷十七終

易經詳說卷十八

頤䷚

程傳頤序卦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夫物既畜聚則必有以養之无養則不能存息頤所以次大畜也卦上艮下震上下二陽爻中含四陰上止而下動外實而中虛人頤頷之象也頤養也人口所以飲食養人之身故名爲頤聖人設卦推養之義大至於天地養育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與人之養生養形養德養人皆頤養之道也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此頤自求口實求其口中之實也

程傳頤之道以正則吉也人之養身養德養人養於人皆以正道則吉也天地造化養育萬物各得其宜者亦正而已矣觀頤自求口實觀人之所頤與其自求口實之道則善惡吉凶可見矣

本義頤口旁也口食物以自養故爲養義爲卦上下二陽內含四陰外實內虛上止下動爲頤之象養之義也貞吉占者得正則吉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謂觀其所以養身之術皆得其正則吉也

朱子曰頤須是正則吉何以觀其正不正蓋觀頤是觀其養德之正不正自求口實是又觀其養身之正不正未說到養人處問觀其所養之道觀其所以養身之術曰所養之道如學聖賢之道則爲正黃老申商則爲非凡見於修身行義皆是也所養之術則

飲食起居是也

彖引頥貞吉者謂所養得正則吉如何人之所養有二一是養德一是養身二者皆不可不正故必觀其所養之道正不正乎如所養者聖賢大學之道則正矣或以異端小道則不正矣又必自考求其口實果正不正乎如重道義而畧口體則正矣急口體而輕道義則不正矣二者皆以正則吉不正則凶○觀其所養之道如集義以養氣寡欲以養心學聖道而不溺於虛無崇正學而不流於術數則所以養德者正矣○觀其所以養身之術如窮而不屑於噱蹴達而不至於恣飡不以貧賤飢渴害其心不以聲色臭味汨其性則所以養身者正矣自求口實所該固廣然節飲食爲養身之切務耳○自求謂自考也口實口中食物也似未及爵祿之類但先儒多兼說而大象本義以節飲食爲養身之切務則養身不止飲食明矣○自求口實特舉養身之一端以該其餘非謂養身止於口實也故朱子小註以爵祿起居並言之

按程傳但云觀人之所頥後而彖傳則云所養之人大抵以所頥爲養人也朱子則分頥爲養德口實爲養身通就在已言口實終以切飲食說爲正○觀字與自求字對皆自觀自求○彖引以自求爲自考自考卽觀也用觀字則不用自求字故彖傳云觀其自養而本義云觀其所以養身之術

講文王繫頥彖辭曰頥之爲道以得其正而吉然出於正卽入於不正蓋養者必反觀而內求之觀其所以養德者果合於聖賢之道而無異端以汨之則正矣又自求其所以養身之口實果

合於義理之節而無飢渴以害之則正矣正則吉也

彖頥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頥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按孔疏以觀字爲在下觀上又以下文養賢貼所養愼言語節飲食貼自養與傳義不同

程傳貞吉所養者正則吉也所養謂所養之人與養之之道自求口實謂其自求養身之道皆以正則吉也

臨川吳氏曰所養養人自養養己

平菴項氏曰觀其所養指上九言觀其自養指初九言初上二陽上下兩卦之主爻也非夫子贊辭明白則後儒必不分作養己養人兩條也

雲峯胡氏曰槩謂董氏皆問朱子曰本義謂觀頥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觀其所以養身之術與程傳以觀頥爲所以養人之道自求口實謂所以自養之道如何朱子沉吟良久曰程傳似勝蓋下體三爻皆是自養上體三爻皆是養人先人而後已者君子觀頥之象自上而下於上體則觀其所以養人者於下體則求其所以自養者要在皆得正則吉爾

按此則朱子仍以程傳爲可從

本義程卦辭

朱子曰觀其所養亦只是說君子之所養養浩然之氣模樣自養則如爵祿下至飲食之類是說自求口實又曰這兩句是解養正正則吉所養之道與養生之術正則吉不正則不吉

按此是本義之說

諺孔子釋彖辭曰詞曰頤貞吉者頤者養也養得其正則吉也又曰觀頤者觀其所以養德者必得其正也又曰自求口實者自求亦觀也觀其所以自養其身者必得其正也皆所謂養正則吉也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孔疏自此已下廣言頤卦所養事大故云天地養萬物也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者先須養賢乃得養民故云養賢以及萬民也聖人但養賢人使治衆衆皆獲安此則養賢以及萬民之義也頤之時大矣哉者以彖釋頤義於理既盡更无餘意故不云義所以直言頤之時大矣哉以所養得廣故云大矣哉

程傳聖人極言頤之道而贊其大天地之道則養育萬物養育萬物之道正而已矣聖人則養賢才與之共天位使之食天祿俾施澤於天下養賢以及萬民也養賢所以養萬民也夫天地之中品物之衆非養則不生聖人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養天下至於鳥獸草木皆有養之之政其道配天地故夫子推頤之道贊天地與聖人之功曰頤之時大矣哉或云義或云用或止云時以其大者言也萬物之生與養時爲大故云時

本義極言養道而贊之

龜山楊氏曰頤之義養也而以貞正者爲道天地養萬物失其正則陰陽繆戾而物不遂其生矣聖人養賢不以正則賢者不安其位而民不被其澤矣夫天地之養物聖人之養賢與人之自養各當其可然後得其正得其正而後吉則頤之時豈不大矣哉

諺曰天地養萬物如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是也養賢直爲民計也重在民無正字意欲養民非先養賢不可故不直曰養萬民而必曰養賢以及萬民本是聖人以天地字對萬民與萬物字對承上言天地之於萬物此養也聖人之於萬民亦此養也則頤之時不既大乎哉

按程傳時爲大則時字不可忽謂當頤之時萬物萬民皆須養大有關係

講說頤之道天地聖人有不能外者萬物待養於天地並有其生並全其性天地所以養萬物也萬民待養於聖人不能自養也舉天下之賢養之以祿因以澤及於萬民無不遂生復性焉夫天地之於物聖人之於民皆不外於養如此頤之時所關不誠大矣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

孔疏山止於上雷動於下頤之爲用下動上止故曰山下有雷頤人之開發言語咀嚼飲食皆動頤之事故君子觀此頤象以謹愼言語裁節飲食先儒云禍從口出患從口入故於頤養而愼節也

程傳以二體言之山下有雷雷震於山下山之生物皆動其根荄發其萌芽爲養之象以上下之義言之艮止而震動上止下動頤頷之象以卦形言之上下二陽中含四陰外實中虛頤口之象口所以養身也故君子觀其象以養其身愼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不唯就口取養義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在身爲言語於天下則凡命令政教出於身者皆是愼

之則必當而無失在身爲飲食於天下則凡貨資財用養於人者
皆是節之則適宜而無傷推養之道養德養天下莫不然也
本義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
平溪張氏曰愼言語所以養其德也出而動者爲言語不愼則妄
出而招禍節飲食所以養其體也入而動者爲飲食不節則妄入
而致疾皆取止其動爲義
西山眞氏曰頤之爲義在天地則養萬物在聖人則養賢以及萬
民功用至博大也而象獨以言語飲食爲言何哉蓋已得其養然
後可推以及人未有不先成吾身而能達之天下者也白圭有詩
南容復之金人有銘孔門識之可不謹乎三爵之過猶爲非禮萬
錢之費適以貢禍可不節乎曰謹曰節云者皆養之之功也

蘇傳入所共知而難能者愼言語節飲食也言語一出而不可復
入飲食一入而不可復出也
誠齋楊氏曰愼言非默當其可則諫死不羡括囊節食非矯當其
可則采薇不羡林肉
存疑愼言語節飲食不但爲召禍致疾于義理亦是有妨如言語
不愼則言有尤矣飲食不節則用宴褻威儀矣皆不可不愼寄
碶山雷只取發生長養之義朱子前面分養德養身當是從此起
見然他卦彖辭與大象多不相照亦可不拘定大象以爲彖辭
也
語類孔子釋大象曰山下有雷萬物震動發生頤之象也君子觀人
之所養莫大於養身養德而養德莫切於言語養身莫切於飲
食於是愼其言語必當而无失節其飲食適宜而無傷此爲善
體頤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王註朶頤者嚼也以陽處下而爲動始不能令物由已養動而求
養者也夫安身莫若不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
來居養賢之世不能貞其所履以全其德而舍其靈龜之明兆羡
我朶頤而躁求離其致養之至道闚我寵祿而競進凶莫甚焉
孔疏靈龜謂神靈明鑒之龜兆以喻已之明德也朶頤謂朶動之
頤以嚼物喻貪惏以求食也初九以陽處在下而爲動始不能使
物賴已而養而更自動求養是舍其靈龜之明兆觀我朶頤而躁
求是損已廉靜之德行其貪竊之情所以凶也

困證疏與傳義不盡同而其說亦條暢故錄之
程傳蒙之初六蒙者也爻乃主發蒙而言頤之初九亦假外而言
爾謂初也舍爾之靈龜乃觀我而朶頤我對爾而設初之所以朶
頤者四也然非四謂之也假設之辭爾九陽體剛明其才智足以
養正者也龜能咽息不食靈龜喩其明智而可以不求養於外也
才雖如是然以陽居動體而在頤之時求頤人所欲也上應於四
不能自守志在上行說所欲而朶頤者也心旣動則其自失必矣
迷欲而失己以陽而從陰則何所不至是以凶也朶頤爲朶動其
頤頷人見食而欲之則動頤垂涎故以爲象
本義靈龜不食之物朶垂也朶頤欲食之貌初九陽剛在下足以
不食乃上應六四之陰而動於欲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進齋徐氏曰以頤之二體合而觀之似乎離體之中虛離爲龜惟虛故靈故曰靈龜龜能咽息不食以氣自養可以不求養於外者也爾者初也我者四也舍爾觀我若四語初之辭也靈龜以靜而爲養朶頤以動而爲養朶動也初九居震體之下亦足以爲自養之賢而不必求養於人乃今舍爾靈龜而朶頤於我失其靜養之道而溺於動養之欲雖與四爲正應不能自守凡仰觀六四而朶頤是陽說乎陰而動念垂涎矣

雲峯胡氏曰觀二五皆曰觀我各指本爻而言此曰觀我獨指外爻而言何也蓋如靈龜可貴也自不知貴故爾之在此者爲爾則在彼者反爲主而以我稱矣中孚九二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此爲我則彼爲爾爾我二字理欲內外之分如此其嚴矣哉

蒙引朶頤不可謂靈龜既是靈龜便不朶頤若朶頤則非靈龜矣觀我朶頤謂初九觀四而朶頤也亦非謂四朶頤也○夫舍爾靈龜在人事只是无求於外而自足者非全是不食也本義足以不食之言要看得好孟子謂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也此豈人所可爲哉盡之矣○陽剛在下足以不食是賢人甘窮約之象上應六四而動於欲爲以非道得富貴者所惑亂也

來程傳朶是動本義訓爲垂動而後垂无大分別○初自舍其靈龜乃望四生羨而朶其頤爾我字是假設之詞靈龜不食朶頤求食亦是假象言初不能靜養而動於欲也大意只是如此

通周公繫初爻曰初九陽剛在下道德足以自樂而无慕乎外如靈龜以氣自養足以不食也顧上應六四見可欲而動遂棄其生平所守而從之猶舍爾之靈龜觀我而乃朶頤也占者如是迷欲喪節何所不至是以凶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程傳九動體朶頤謂其說陰而志動既爲欲所動則雖有剛健明智之才終必自失故其才亦不足貴也人之貴乎剛者爲其能立而不屈於欲也貴乎明者爲其能照而不失於正也既惑所欲而失其正何剛明之有爲可賤也

平菴項氏曰亦不足貴者失其本貴也

來程傳以賤字反形貴字甚明要解云玩亦字見得在己原有可貴者在亦有味

通孔子釋初象曰初九陽德本貴乃舍而觀四以朶頤則人皆賤之亦不足貴也宜哉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程王註拂經于丘爲句頤征凶爲句程傳于丘頤爲句本義從之○註疏以六二例下養初爲顛程傳謂求養於初註疏以丘爲所履之常尤欠明程傳以丘爲在外而高謂上九有理

程傳女不能自處必從男陰不能獨立必從陽二陰柔不能自養待養於人者也天子養天下諸侯養一國臣食君上之祿民賴司牧之養皆以上養下理之正也二既不能自養必求養於剛陽若反下求於初則爲顛倒故云顛頤顛則拂違經常不可行也若求養於丘則往必有凶丘在外而高之物謂上九也卦止二陽既不可順於初者求頤于上九往則有凶正頤之時相應則相養者也

上非其應而往求於上往則得凶也今有人才不足以自養見在上者勢力足以養人非其族類妄往求之取辱得凶必矣六二中正在他卦多吉而凶何也曰時然也陰柔既不足以自養初上二爻皆非其與故往求則悖理而得凶也

本義求養於初則顛倒而違於常理求養於上則往而得凶丘土之高者上之象也

雲峯胡氏曰初上二陽衆陰所資以養者也二在初之上反受養於初則爲顛頤又違五正應則爲拂經若往而求養於上必有凶六二在他卦爲柔順中正在頤則爲動於口體初動於六四二則下爲初九所動上爲上九所動兩有所從一无所利艮爲山上九在外而高有丘象

按雲峯違五正應多一折

雙湖胡氏曰二之顛頤與四同拂經與五同而吉凶異者頤養之道以安靜爲无失二動體故顛拂而凶四五靜體故雖顛拂亦吉

愚按三爻凶艮三爻吉可見矣

蒙引六二陰柔不能自養也若求養於初則以上求下顛倒而違於常理也若求養於上則又非其比應彼將不吾與往而得凶也顛頤謂下養於初也對於丘頤說此以象言而占在其中求養於初僅拂常耳求養於上則上非初之比其氣高矣必是取羞而无益

衷旨拂經決之以理所不可征凶斷之以理必不得

講周公繫二爻曰二云柔不能自養待養於陽剛者也然以上養

下乃理之常應而後求求斯可得二則不然若求養於初則上反求下顛倒而違於常理若求養於上則非其正應必不見與往而得凶占者惟自守而已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程傳征而從上則凶者非其類故也往求而失其類得凶宜矣行往也

本義初上皆非其類也

按註疏以養初爲失類程傳以從上爲失類本義兼初上二說不同集解蒐正符從程傳以爲象止言征凶舉其重者言似有見○行字從征字來行故失類見征則凶也言外見得宜守不宜行

講孔子釋二象曰二之求初不得於初矣往求於上亦復得凶者蓋初上皆非其類情不相得亦不相接誰其與之故一无所利而凶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按註疏以拂頤貞爲養上九違養正之義程傳不言上九而云違頤之正道獨是貞字連上說勿用二字唯註疏以見棄爲訓他書无解

程傳頤之道唯正則吉三以陰柔之資而處又不中正又在動之極是柔邪不正而動者也其養如此拂違於頤之正道是以凶也得頤之正則所養皆吉求養養人則合於義自養則成其德三乃拂違正道故戒以十年勿用十數之終謂終不可用无所往而利

也
本義陰柔不中正以處動極拂於頤矣既拂於頤雖正亦凶故其象占如此
雲湖胡氏曰六三不正而云貞凶者蓋謂拂頤之常理雖貞且凶況不正乎其因心矣
雲峯胡氏曰諸家多以爲拂頤之貞故凶本義謂既拂於頤雖正亦凶蓋謂之拂頤貞凶疑與拂經同意但曰拂頤則又不止拂經而已雖貞亦凶況不貞乎三陰柔不中正又居動極人皆求頤於上三獨拂之而隨下體之動是自拂於頤矣故不但曰凶且曰十年勿用无攸利下三爻皆動故凶三動之極故貞十數之終互坤象

蒙引六三既拂於頤雖正亦凶如飲食男女之養非不正也然以不中正之人而處動極則必至於狥利而害義縱欲以傷生能无凶乎十年勿用无攸利甚言其凶也
按本義明云不中正下却云雖正亦凶故蒙引爲之發明如此蓋貞字以事言非以人言言其所以爲養之具雖正而亦以過當而凶也貞凶在拂頤內非拂頤而又貞凶
大疑貞者言天理人情所不免的如飲食養身色養目皆是不專指飲食亦好一處貧賤不知守三處富貴不知節
講周公繫三爻曰三陰不中正又居動體之極是性既昏迷動復躁妄其所爲頤者不過逞其嗜慾恣其口體而拂乎養之常道矣雖所養之具亦情理所不能无未嘗不正然不免於縱肆而

凶故至於十年之久沉溺莫返終不可用无所往而利也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程傳所以戒終不可用以其所由之道大悖義理
市溪張氏曰悖釋拂義
蒙引六三道大悖蓋窮斯濫者
按于道大悖則行不去故云勿用
講孔子釋三象曰三之十年勿用者蓋人之所養有道三至拂頤則於道大悖矣是以十年勿用而无攸利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按王註謂四應初以上養下故曰顛頤程傳謂四不足自養賴養於初反求下爲顛頤本義謂因顛初之義以施於下是用程說

而不盡同王註虎視眈眈威而不猛程傳因之作威嚴看本義則謂視下而專王註其欲逐逐尚敦實也孔疏其情之所欲逐逐然尚於敦實也程傳謂所須用者逐逐相繼而不乏本義求而繼是用程說而不盡同
講程傳四在人上大臣之位六以陰居之陰柔不足以自養況養天下乎初九以剛陽居下在下之賢也與四爲應四又柔順而正是能順於初賴初之養也以上養下則爲順今反求下之養顛倒也故曰顛頤然己不勝其任求在下之賢而順從之以濟其事則天下得其養而己無曠敗之咎故爲吉也夫居上位者必有才德威望爲下民所尊畏則事行而衆心服從若或下易其上則政出而人違刑施而怨起輕於凌犯亂之由也六四雖能順從剛陽不廢

厥識然質本陰柔賴人以濟人之所輕故必養其威嚴耽耽然如
虎視則能重其體貌下不敢易又從於人者必有常若問或無繼
則其政敗矣其欲謂所須用者必逐逐相繼而不乏則其事可濟
若取於人而無繼則困窮矣既有威嚴又所施不窮故能无咎也
二顛頤則拂經四則吉何也曰二在上而反求養於下下非其應
類故爲拂經四則居上位以貴下賤使在下之賢由己以行其道
上下之志相應而施於民何吉如之自三以下養口體者也四以
上養德義者也以君而資養於臣以上位而賴養於下皆養德也
本義柔居上而得正所應又正而賴其養以施於下故雖顛而吉
虎視耽耽下而專也其欲逐逐求而繼也又能如是則无咎矣
朱子曰頤六四一爻理會不得雖是恁地解畢竟曉不得如何是

施於下又如何是虎視六五陰柔之才但守正則吉故不可以涉患
難問虎視耽耽本義以爲下而專也蓋賴其養以施於下必有下
專之誠方能无咎程傳作欲立威嚴恐未必然曰頤卦難看正謂
此等且虎視耽耽必有此象但今未曉耳蓋錄曰晉辯載馬氏云
耽耽虎下視貌則當爲下而專矣曰然又問其欲逐逐如何曰求
養於下以養人必當繼繼求之不厭乎數然後可以養人而不窮
不然則所以養人者必無繼矣以四而賴養於初亦是顛倒但是
求養以養人所以雖顛而吉
臨川吳氏曰陰柔不能自養而求養在下之正應如在上之人才
有不足而求益於在下之賢以養其德者夫求養於外者莫如虎
虎視常下四之於初其下賢求益之心必如虎之視下求食而饑

可其視下也專一而不他其欲食也繼續而不歇如是則於人不
貳於己不自足乃得居上求下之道苟下賢之心不專則賢者不
樂告以善矣求益之心不繼則未少有得而止矣
雲峯胡氏曰二與四柔順得正皆曰顛頤而吉凶不同何也卦有
二陽象陰所資以養者二下比初之陽又欲上求上之陽兩用其
心故以六四柔順唯知下應初剛上非其應也虎視耽耽下視初
九之陽而專不以上之陽間之也其欲逐逐求於初之陽者不已
也求養於下以養人求之既專又繼繼求之不厭乎數故其養人
不窮非特吉且无咎矣
蒙引六四陰柔不能養物而居上則有養人之責然柔而得正雖
不能養人而庶幾知所以求其塞責者況所應又正則初九之陽

也故賴其養以施於下則雖顛而吉六四下賢求益之心必如
虎之視下專一而不他其求食繼而不已則於人爲不二於己爲
不息乃可以養人而不病而无負於養人之責矣其欲逐逐亦
是說虎不是直說四之所欲逐逐也蓋二句都是象故以虎貫說
虎視耽耽任之不貳也其欲逐逐久而不替也如管仲得君
如彼其專也是耽耽之意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是逐逐之意亦
爲有分
通典二之求初求以自養又非正應四之求初求以養人又其正
應故有吉凶之別
按本義以施於下是所以吉處爲己之養而求人則不可爲養天
下而求賢則无不可也然程傳已有天下得其養之說則朱子

是從程傳衍出。虎視一句當引合看極是其字即跟虎來方順。吉就養天下說无咎就下賢說言顛順下賢以共濟匪吉而以下賢者即以虎視云云亦不爲過而无咎也玩臨川乃得居上求下之道當如此看雲峯非特吉且无咎但就養人說似无分曉

[講]周公繫四爻曰四以柔居上是身任養天下之責而才不足以爲養者乃以柔正之德應剛正之初賴其養以施於下夫居上而求養於下不免顛倒然知己不勝任而求賢共濟則天下得其養而吉矣然賢才抱德自重非下之專求之繼未有樂爲吾用者又當信任不二始終不替有如虎之下視目眈眈而專一不他其求食之欲復逐逐而相繼不已乃可以得賢之用何咎

之有占者宜知所勉也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程傳]顛倒求養而所以吉者蓋得剛陽之應以濟其事致己居上之德施光明被於天下吉孰大焉

[存疑]是解吉字賴初九之養而施於天下是其施之光也此四之凶也

[按]初四合論四方謂初觀我朵頤則初之不足有爲可知而四却視之專求之繼以望初有濟且望初以濟人又何以爲上施亦不甚貼合於此不能无疑。在有日講[illegible]可合[illegible]以求四在四養人不妨虎視眈眈以求初各就爻位論可也

[講]孔子釋四象曰六四顛頤似不吉矣而云吉者蓋賴賢之養以施下則彼之施即吾之施而德施因以光顯矣此所以吉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國]王註以陰居陽拂順之義行則失類故宜居貞處師還諫難未可涉總欠明而違諫尤不可解

[程傳]六五頤之時居君位養天下者也然其陰柔之質才不足以養天下上有剛陽之賢故順從之賴其養己以濟天下君者養人者也反賴人之養是違拂於經常既以己之不足而順從於賢師傅上師傅之位也必居守貞固篤於委信則能輔翼其身澤及天下故吉也陰柔之質无貞剛之性故戒以能居貞則吉以陰柔之才雖倚賴剛賢能持循於平時不可處艱難變故之際故云不可涉大川也以成王之才不至甚柔弱也當管蔡之亂幾不保於周

公況其下者乎故書曰王亦未敢誚公賴二公得終信故艱險之際非剛明之王不可恃也不得已而濟艱險者則有矣發此義者所以深戒於爲君也於上九則據爲臣致身盡忠之道言故不同也

[本義]六五陰柔不正居尊位而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故其象占如此

朱子曰六五居貞吉猶洪範用靜吉用作凶所以不可涉大川六五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是已拂其常矣故守常則吉而涉險阻則不可也此卦下體三爻皆是自養上體三爻皆是養人不能自求所養而求人以養己則凶故下三爻皆凶求於人以養其下雖不免於顛拂畢竟皆好故上三爻皆吉

古爲徐氏曰上養下者常也五以君位无剛健之德不足以養天下方待上九之養亦拂其常者也於是獨不言頤而於上九言由頤其意微矣

深引六五居尊位而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固是拂經然自家既不能養人則賴賢者以養人是亦其正道也故居貞則吉而象傳曰順以從上也若自用以涉險則不勝矣以其任大責重故自用則有涉險之象程傳以居貞爲處常涉川爲處變愚謂本義似无此意語錄亦如程傳恐是初年說。六五反賴上九之養非特自養實所以養人也蓋此卦上三爻皆是養人者六四顛頤亦養人者也六五居尊位者乎有欲不作養人看者非也。反賴上九之養一句難於分曉或言六五只是賴上之養不復以養人故本義不及也曰然則本義用居尊位字何爲且自古豈有居尊位而无養人之責者乎其曰居貞吉不可涉大川但謂須任人而不可以自用耳固非謂專賴上九之養以自贍給也若但賴以自贍給則其位已喪不復足謂之居尊位矣。一說五當位而不能自養其人反使上九之不當位養之此說直截痛快視前說爲省力之甚當從无疑即本義之本旨也

存疑陰柔則无才不正則寡德故不能養人而反賴上九以養於人故其象爲拂經言反常也然在己不能養人而賴賢者以養人亦正道也故居貞而吉若不用人而自用則任大責重終不能勝如涉大川終不能濟故不可

按此爻宜從蒙存之說

通論周公繫五爻曰君以養人頤之經也五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以養之固拂乎常理矣然用賢養民亦君道之正能居守此正則能養賢以及萬民而吉若不能審己度力或以拂頤爲嫌而冒昧以圖功自用以求濟是猶涉大川而无操楫之任如之何而可也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程傳居貞之吉者謂能堅固順從於上九之賢以養天下也

中溪張氏曰五不恃其尊能柔順以從上九之賢賴之以養天下眞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之事也然六二拂經而凶者以動而求上也六五拂經而吉者以靜而從上也

折衷順字重看爻言居貞未言所以貞也故象曰順以從上也

通論孔子釋五象曰五有居貞之吉者蓋知上九之賢足任養人之責而五信順以從之施所養於天下此其所以爲貞而得吉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附註疏謂四陰由之以得養程傳只言六五註疏以厲爲嚴厲程傳言危厲註疏以物未之違是得利涉大川程傳言宜竭其才力濟艱危故利涉大川三句總不同

程傳上九以剛陽之德居師傅之任六五之君柔順而從於己賴己之養是當天下之任天下由之以養也以人臣而當是任必常懷危厲則吉也如伊尹周公何嘗不憂勤兢畏故得終吉夫以君之才不足而倚賴於己身當天下大任宜竭其才力濟天下之艱危成天下之治安故曰利涉大川得君如此之專受任如此之重

苟不濟天下艱危何足稱焉過而謂之賢乎當盡誠竭力而不顧慮然惕厲則不可忘也

[本義]六五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是物由上九以養也位高任重故厲而吉陽剛在上故利涉川

[建安邱氏曰]養人之權在五而已居其上爲衆所歸位高任重易失之專故必以危厲處之而後得吉也

[雲峯胡氏曰]六五君也君不能養人而賴上九之養以養天下上九者頤之由五不利涉大川而上則利涉大川五柔而上剛也

[蒙引]上九由頤但就他事任說至利涉大川却是大濟天下之險以其陽剛之才而在上位故也若只空空說個涉川則陽剛可矣本義又着在上二字何爲且與六五不利涉大川不相對利涉

大川還在由頤之後六五不利涉大川意亦在拂經之後厲吉利涉大川此卦是頤何緣兩爻但說涉川明是就養道說也陽剛則有可濟之才在上則有可濟之資

[附]由頤以位任言厲以心言利涉以事言惟其爲由頤故須有危厲之心因之成涉川之事厲字重故象傳不及涉川

[要解]五不可涉川上利涉大川君不可喜功臣不可避事也

[講]周公繫上爻曰九有陽剛之德在上則居師傅之任六五柔順而從於己是當天下之任天下由之以養者也任大責重豈可易以處之必常懷危厲斯處置得宜而吉矣然陽剛則有能爲之才在上則有得爲之勢不但小補爲功竭其才力以濟天下之艱危即涉大川何不利焉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程傳]若上九之當大任如是能兢畏如是天下被其德澤是大有福慶也

[蒙引]由頤厲吉則有以使天下之人皆得其所養矣故曰大有慶也

[存疑]大有慶是解由頤厲吉言天下之人皆由上九以養則其道大行无一夫不被其澤矣豈不是大有福慶蓋天下之人之福也

[按]大有慶是釋吉字

[講]孔子釋上象曰上九之由頤厲吉者蓋知其爲天下所由以頤而心懷危厲必使天下之人皆得其所養則是大有福慶也吉何如乎

[晋]朱子曰頤卦下三爻是資人以爲養上三爻是養人六四六五雖是資初與上之養其實是他居尊位藉人以養而又推以養人故此三爻者都是養人之事

[厚齋馮氏曰]頤者養也養人亦所以自養也六爻之中動而從人以求養者皆凶靜而受人之養者皆吉

[隆山李氏曰]頤之六爻上三爻皆吉下三爻皆凶蓋下體震易失於妄動上體艮知止其所當止故也觀此則君子之所養當何如哉

[建安邱氏曰]陽實陰虛實者養人虛者求人之養故四陰皆求養於陽者然養之權在上是二陽爻又以上爲主而初陽亦求養者也故直於上九一爻曰由頤焉

[百]諸解義頤取養之義象辭言養德養身皆出於正則吉象傳既

兼養正之義復極言養道之天而象傳又畢養德養身之切務以
示人也六爻上止下動故下三爻爲自養上三爻爲養人震性動
動皆累於欲不能自求所養而求人以養己失養之道矣故下三
爻皆凶艮性靜靜則得其正求於人以養其下雖不免於顛拂而
於養道无失故上三爻皆吉此彖所以言利貞也天地以時養萬
物聖人得時則養賢以及萬民利天下而非自私也故言頤之時
大矣哉君子之自養也知棄我艮貴持理求祿之匪正則知砥節
勵行之爲正矣知下媚上援干求匪類之非正則知不瀆不諂之
爲正矣知饕餮不餙縱欲敗度之非正則知靜儉節制之爲正矣
此自養之道當如是也若夫以上下下誠信任賢人臣之吉也養
賢及民民被其福人君之貞也任大責重飢溺由己有相之道也

此又養人之得其正者也故動不自動而止其所止則頤之道盡
矣

按一陽四陰之卦震動於下艮止於上頤貴止而有節故以艮上
一陽爲卦主彖兼養德養身二意皆要得正萬物萬民是推開
一層說大象又是養德養身二意以明所重在此震三爻皆求
養於人初動而有欲二求人違理三遂欲悖道凡求養於人皆
凶也艮三爻皆言養人四求賢而施養有光五從上而養道有
賴上爲卦主人所由養故曰由頤猶豫四之言由豫也人得養
故大有慶凡養人者皆吉也四求初陽取應也五從上陽取近
也初求四而凶四求初而吉者在下之賢不可枉己以求大臣
而大臣當屈己以求賢也內三爻求養於人皆凶則觀頤自

求口實者可以知戒外三爻養人皆吉則養萬民亦順道之所
必兼而四之求初五之求上與養賢及民之意亦合程傳觀
所以養就養人說以全卦論之可包上三爻其說似不可廢
慎言語節飲食頤道之切務學者所宜書紳〇六爻取象靈龜
虎視皆甚奇而顛頤等字尤難解舊說云云於意未安僞爲臆
說姑記之上爻爲頤之所由下五爻皆以上論上陽也初亦陽
也初不自養而有求於上以陽相較是舍其靈龜而朶頤於人
也顛頂也在高處也當指上爻二求養於上拂其自養之常道
如人於邱野求頤邱象高處征凶言不相應无所得也三求養
於上拂其自養之道雖係正應求而可得未免凶也又養即至
十年亦無用處又何利焉四亦求養於上其爲顛頤與二同二

爲自養而私故凶四爲養人而公故吉既爲養人而求上即視
之專求之頻如耽逐之象亦无咎也上施光即作上爻說尤有
據五居尊位能養人者也而委其事於上是拂其養人之常道
然用賢養人不失其正故能居貞而吉也若不能用賢而自用
則其事无成如涉大川不獲濟也上爲衆所由頤任大責重常
存危厲之心則吉利涉大川事无不濟也此說於內三爻自養
外三爻養人亦不悖但字句之訓稍異以求融貫殊不敢自信
也錄以俟質

大過䷛巽下兌上

程傳 大過序卦曰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凡物養而後能成成則能動動則有過大過所以次頤也爲卦上兌下巽澤在木上滅木也澤者潤養於木乃至滅沒於木爲大過之義大過者陽過也故爲大者過過之大與大事過也聖賢道德功業大過於人凡事之大過於常者皆是也夫聖人盡人道非過於理也其制事以天下之正理矯失之用小過於中者則有之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蓋矯之小過而後能及於中乃求中之用也所謂大過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過於理也唯其大故不常見以其比常所見者大故謂之大過如堯舜之禪讓湯武之

放伐皆由道也道无不中无不常以世人所不常見故謂之大過於常也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程傳 小過陰過於上下大過陽過於中陽過於中而上下弱矣故爲棟橈之象棟取其勝重四陽聚於中可謂重矣九三九四皆取棟象謂任重也橈取其本末弱中強而本末弱是以橈也陰弱而陽強君子盛而小人衰故利有攸往而亨也棟今人謂之檁

陰孔疏以棟橈爲衰亂之世以利有攸往爲拯患難程傳不用此意

本義 大陽也四陽居中過盛故爲大過上下二陰不勝其重故有棟橈之象又以四陽雖過而二五得中內巽外說有可行之道故利有所往而得亨也

隆山李氏曰 四陽橫而居中有棟之象而上下二陰柔而無力是上无所附而下无所寄也安得不橈大壯凡四陽而在下者亦壯故上棟下宇取諸其象者得所載也今大者過乎剛而无所附小者過乎柔而不能載是棟將壓而危之甚也雜卦曰大過顚也大厦之顚非一木所能支是必過而求濟然後可故曰利有攸往亨

雲峯胡氏曰 既曰棟橈又曰利有攸往亨何也曰棟橈以卦象言也利往而後亨是不可无大有爲之才而天下亦无不可爲之事以占言也

家引 四陽居中過盛居中二字似无大義與下文上下二字爲對但其他四陽之卦何以不爲大過其他二陰之卦何以不爲棟橈

此則不可畧也○大過棟橈是以成卦之象言之而於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是又從卦中取出好底說乃救過之道也有可行之道此句似與橈字相礙蓋橈則不可行矣彖辭利往正對橈字言也

圂 程傳以棟爲檁是平施於梁上者故患本末兩頭之橈折依家引植於地而向上則是柱也本末橈折不甚合蒙引亦云屋脊檁不宜自爲一說○棟橈與利往似相反而實相因惟其橈故宜有以救之也○橈從木正字通云橈摧折也引易棟橈爲証○去疑謂卦名就世道看非指人言橈亨是一正一反語橈以人亨以人共說未是棟橈是卦象人事全在利往○看彖傳乃亨乃字則利有攸往是着力語與他處不同

[集說]文王繫大過彖辭曰大過者四陽居中過盛上下二陰不勝其任有棟橈之象然處大過之時有大過人之才行大過人之事則利有攸往而得亨也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

[按]孔疏謂盛大者乃能過其分理以拯亂與程傳不同

[程傳]大者過謂陽過也在事爲事之大者過與其過之大

[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

[按]大過之時在天下則事事過當爲衰亂之世不必泥定陽過

[講]孔子釋彖辭曰卦名大過者易以陽爲大今卦體四陽居中過盛故爲大者過也

棟橈本末弱也

[王註]初爲本而上爲末也

[程傳]謂上下二陰衰弱陽盛則陰衰故爲大者過在小過則曰小者過陰過也

[本義]復以卦體釋卦辭本謂初末謂上弱謂陰柔

[史氏詠曰]古文篆體本末字皆无勾脚兩字皆當從木以一陽畫藏於木之下則根株回暖故爲本以一陽畫散於木之上則枝葉向榮故爲末而大過卦體巽下兌上四陽畫積於中二陰畫處於初上猶之木焉上缺下短所以爲本末弱也

[蘇傳]初上非棟棟之所寄寄在彼而橈在此

[集解]余南湖云畫卦始於下終於上故初爲本上爲末

[按]時講多以付託非人不足勝任爲說非正意只可言外見

[講]詞曰棟橈者卦體四陽居中有棟之象上下二陰爲棟之本末乃弱而不勝其任故致有橈折也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孔疏]此釋利有攸往乃亨義

[按]王註剛過而中專言二程傳兼言二五

[程傳]言卦才之善也剛雖過而二五皆得中是處不失中道也下巽上兌是以巽順和說之道而行也在大過之時以中道巽說而行故利有攸往乃所以能亨也

[本義]又以卦體卦德釋卦辭

[匯纂]徐氏曰卦以初爲本上爲末初上皆柔故曰本末弱剛過而中以二五言巽而說以二德言處大過之世四陽過盛必用剛而

得中內巽而外說則可以抑中強之勢而扶本末之弱雖過不過矣以是而往宜其亨也

[建安邱氏曰]棟橈本末弱此以成卦之義言大過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此以卦才言所以救過之道蓋剛過而得中則不過巽而說行則能往所以亨也

[蒙引]大過過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則皆是不過之義故利而亨以此味之則下文所謂大過人之材不必指此二句矣一說剛過而中專指二五不可謂四剛雖過而二五得中也本義四陽雖過四字在剛過而中之外未當內巽外說內巽謂其心之巽而善入於人情物理也外說謂外有和說之氣能不乖戾於物也此最是可行之道可見過而有不過者存論理則行字似總承剛過

而中巽而說兩爻今觀本義云四陽雖過而二五得中內巽外說
有可行之道其文勢則止以爲巽而說又按小畜健而巽剛中而
志行重巽乎中正而志行俱偏屬一邊今只依文勢謂以謂利往
即亨也故本義曰故利有所往而得亨也利往則對梲字言
要直以中字爲主一氣說下剛過乃大過本色非所以亨亨處全
在中巽說三字言

[蒙引]謂利往即亨也乃者難之之詞言必如是而後可亨耳

[講義]又曰利有攸往亨者以卦體四陽過盛而二五得中是强毅過
人而又得時措之宜不至以剛陵人也卦德內巽外說如是以
行是善入於人情物理而又有和順之氣不至乖戾於人也卦
之才如是必能濟其過而不終於過故利有攸往而乃得亨也

大過之時大矣哉

[孔疏]此廣說大過之美言當此大過之時唯君子有爲拯難其功
甚大故曰大矣哉

[程傳]大過之時其事甚大故贊之曰大矣哉如立非常之大事興
不世之大功成絕俗之大德皆大過之事也

[本義]大過之時非有大過人之材不能濟也故歎其大

[進齋]徐氏曰時字當玩自是時節當如此適其時當其事雖曰大
過而不悖於道所謂剛過而中巽而說行者如堯舜之禪授而謳
歌訟獄之皆歸湯武之放伐而後后迎師之恐後所以成大功而
濟於時苟非其時則堯舜亦且傳子而不傳賢矣湯武亦只守臣
節而不敢革夏革殷矣時不可失此聖賢所以當大運立大事成
大業也否則大亂之道而謂之利且亨可乎

[雲峯]胡氏曰他卦多是釋卦辭後復引天地聖人而言之是極言
以贊其時之大大過方釋卦辭遽曰大過之時大矣哉故本義以
大過人之才言之所謂才者指上文卦才而言也蓋大過之事甚
大无其時不可過有其時无其才愈不可過本義之意深矣

[蒙引]大過之時非時大過也人當大過之時也以其時事宜於大
過也其理正小過所謂過以利貞與時行者也大過二字屬人人
多不察耳此時字是易中之時非只時候之時是人當用其人
過所爲之時與頤之時坎之時蹇之時同類剛過而中一段是
釋卦辭只就尋常大過之得失而已至於大過之時大矣哉却是
於當過之外越出一等大事來說故謂之極言也豈可以卦體卦

德即爲大過人之才大過人之才不必指上文剛過而中巽而
說行說另自泛說爲長

[困勉]大過之時大矣哉須從上文看出只大過人之材就人說不就
卦說便是

[存疑]大字言其關係大處之爲難意

[淺說]彖傳四節合看大者過以時言本末弱以小人不能濟事言剛
過節以君子能濟過言而末歎大過所係之大也以人事言當
如此串看若論卦名卦辭則當依本義爲正

[講義]夫惟有剛中巽說之才然後利往而得亨可見大過之時非有
大過人之才不能濟大過之事大過之時其關係不大矣哉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孔䟽澤體處下木體處上澤无滅木之理今云澤滅木者乃是澤
之甚極而至滅木是極大過越之義其大過之卦有二義也一者
物之自然大相過越常分即此澤滅木是也二者大人大過越常
分以拯患難則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是也君子以獨立
不懼遯世无悶者明君子於衰難之時卓爾獨立不有畏懼不遯
於世而无憂悶欲有遯難之心其操不改凡人遇此則不能然唯
君子獨能如此是其過越之義
程傳澤潤養於木者也乃至滅沒於木則過甚矣故爲大過君子
觀大過之象以立其大過人之行君子所以大過人者以其能獨
立不懼遯世无悶也天下非之而不顧獨立不懼也舉世不見知
而不悔遯世无悶也如此然後能自守所以爲大過人也

本義澤滅于木大過之象也不懼无悶大過之行也
朱子曰澤在下而木在上今澤水高漲乃至浸沒了木是爲大過
木雖爲水沒而未嘗動故君子觀之而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建安邱氏曰澤本潤木今在木上而至於沒木大過之象也然木
在澤下澤過乎木而木不仆君子觀象以之立大過人之行故用
之則獨立不懼舍之則遯世无悶人之常情獨立而莫我輔者必
懼遯世而莫我知者必悶惟聖賢之卓行絶識大過乎人故能不
懼无悶獨立不懼巽木象周公當之遯世无悶兌說象顏子當之
雲溪王氏曰當大過之時獨立不懼遯世无悶非所養之大過人
者不足以語此孔子曰勇者不懼仁者不憂是已
蒙引澤滅木澤之大過也非木之大過也朱子小註曰木雖爲水
所浸而未嘗動故君子以不懼无悶則是木大過矣此未定之說
也況澤旣滅木其木安能全不動今過水潦山木橫數畝而漂流
至推橋壓路者亦无算也故定本義時不取
按蒙引此辨有理然以君子配澤雖於立說看來合兩卦取象不
必過泥朱子小註自可用若必謂大過屬澤君子之大過亦當
配澤須以君子之定見定守足乎己而不問乎人爲見澤不見
木之象恐未免駭聽聞也木以樹言澤以潴水言一時水深
沒不及木落而樹猶生此是常事蒙引漂流之說殊不然前
面彖辭云剛中是以四陽爲過非以兌爲過則澤之滅木已與
前不同意又何必執澤過木過乎只取大象便了澤滅木世
无君子之象也君子不懼无悶是君子不爲世轉移而挽回世

道也此中自有大過人事在
蒙引又云均之爲大過人之行然獨立不懼則不問隱顯遯世則
偏是隱者建安邱氏曰用之則獨立不懼舍之則遯世无悶恐拘
韓文公所作伯夷頌則隱者亦有獨立不懼處何必偏指見用者
遯世无悶又深於獨立不懼矣蓋獨立不懼在朝廷亦可如此
在鄉黨亦可如此甚者至於舉世不合則寧遯世而无悶也
拘用之當主有爲舍之當主有守然獨立不懼已見與世不合意
君子雖見用而亦非大行之時故程傳當言守邱氏又分獨
立爲巽遯世爲兌亦未確獨立二句似是剛之過然君子未
嘗過於理自當時觀之人不然而君子獨然見爲過也
諱孔子釋大象曰澤本潤木今在木上亦滅沒乎木大過之象也

君子於此有以立大過人之行焉彼獨立而不與世同人多懼也君子當為則為雖天下非之而不顧不以違衆而懼也遯世而人若不我知人多悶也君子則以道自命舉世不見知而不悔不必以无悶而悶也此惟有定見定力者能之斯為大過人之行乎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孔疏以柔處下心能謹慎薦藉於物用絜白之茅言以絜素之道奉事於上也无咎者既能謹慎如此雖遇大過之難而无咎也以柔道在下所以免害故象云柔在下也

程傳初以陰柔巽體而處下過於畏慎者也以柔在下用茅藉物之象茍錯諸地而藉以茅過於慎也是以无咎茅之為物雖薄而用可重者以用之能成敬慎之道也慎守斯術而行豈有失乎大過之用也

本義當大過之時以陰柔居巽下過于畏慎而无咎者也故其象占如此白茅物之絜者

節齋蔡氏曰錯諸地而又藉以茅過於厚也藉以初言茅以六言

巾溪張氏曰茅柔物也巽為白

雲峯胡氏曰成卦以棟橈為象三四爻亦取棟象使六爻不出乎棟橈之一說則付天下之事於不可為然後已故又因爻象而別發其義初六以柔承上剛剛易缺折而柔以藉之則可无傷如物錯諸地可矣而必有以藉之藉之用茅可矣而必用白茅此戒慎恐懼之過者也故其占无咎

蔡引初六陰柔能慎者巽體尤能慎况居巽體之下巽而又巽慎之至也故象藉用白茅夫物而藉者可謂慎矣必藉以茅又藉以白茅慎之至也尚何咎之有

按茅取柔白取絜柔而且絜作兩層意

講周公繫初爻曰當大過之時必有所過初六陰柔固能慎者居巽之下尤能過慎凡圖事濟時處之至安而常懷不安之慮居之甚全而恒懷不全之心猶物之錯諸地亦云安而又藉以白茅慎之至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失矣何咎之有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程傳以陰柔處卑下之道唯當過於敬慎而已以柔在下為以茅藉物之象敬慎之道也

經山李氏曰柔在下上承四剛故有白茅藉物之象也

講孔子釋初象曰初六所以藉用白茅者由其以陰柔居巽下陰柔固能慎居巽下尤能慎所以慎之至而藉用白茅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援註疏以稊為楊秀程傳作根本義從之註疏謂以陽處陰能救弱濟衰故取枯楊生稊老夫女妻之象程傳則以二得中居弱而與初為說

程傳陽之太過比陰則合故二與五皆有生象九二當大過之初得中而居柔與初密比而相與初既切比於二二復无應於上其相與可知是剛過之人而能以中自處用柔相濟者也過剛則不能有所為九三是也得中用柔則能成大過之功九二是也楊者

陽氣易感之物陽過則枯矣楊枯稿而復生梯陽過而未至於極也九二陽過而與初老夫得女妻之象老夫而得女妻則能成生育之功二得中居柔而與初故能復生梯而无過極之失无所不利也在大過陽爻居陰則善二與四是也二不言吉方言无所不利未遽至吉也梯根也劉琨勸進表云生繁華於枯荑謂枯根也

鄭康成易亦作荑字與梯同

[翼]程謂梯爲根未甚明當是根旁發出小枝

[本義]陽過之始而比初陰故其象占如此梯根也榮於下者也榮於下則生於上矣夫雖老而得女妻猶能成生育之功也

[雲峯胡氏]曰巽爲木兌爲澤楊近澤之木故以取象枯楊大過象梯初在下象老夫九象女妻初柔在下象九二陽雖過而下比於陰如枯楊鄰過於老梯榮於下則復生於上矣老夫而得女妻雖過以相與終能成生育之功无他以陽從陰過而不過生道也

[臨川楊氏]曰聞之蜀僧云四爻之剛雖同爲木然或爲楊或爲棟棟負象棟則木之强者也楊爲早凋則木之弱者也此卦本末皆弱二近於本五近於末故均爲木之弱也

[纂引]九二爻象以人事言則是剛稍過而得柔以濟之於是猶利也○四陽過盛二陰不能承之爲棟橈今陽過之始而初陰承之是有以濟其過而補其弊也

[發]枯楊老夫一取象於物一取象於人總是陽過而有陰以濟之

上君出

[通]周公繫二爻曰二當陽過之始恐其恃剛而僨事幸居柔得中而下比初陰借初之柔以濟其剛自能固本而不撥補偏而不廢以圖事於有濟也象之物則爲枯楊生梯而發生之有機象之人則爲老夫得其女妻而生育之有賴枯而復榮老而資少過而不過者也占者如是无不利矣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孔疏]若老夫而有老妻是依分相對今老夫而得女妻是過分相與也

[程傳]老夫之說少女少女之順老夫其相與過於常分謂九二初六陰陽相與之和過於常也

[纂引]王陽過而言不必依傳說初二俱過

[存疑]即本義陽過之始而比初陰意

[翼]此象只是說二陽雖過而得初陰以相與爲有濟不復泥夫妻相與之說孔疏解雖切然取義淺矣○須知枯楊生梯亦是過以相與意楊之枯過也有陰以相與故生梯也

[通]孔子釋二象曰老夫女妻者九二陽過而得初陰以相與柔以濟剛過而不過何不利之有乎

九三棟橈凶

[陸註]顯以應上爲說程傳不敢應義

[程傳]夫居大過之時興大過之功立大過之事非剛柔得中取於人以自輔則不能也既過於剛强則不能與人同常常之功尚不能獨立況大過之事乎以聖人之才雖小事必取於人當天下之大任則可知矣九三以大過之陽復以剛自居而不得中剛過之

甚者也以過甚之剛動則違於中和而拂於衆心安能當大過之任乎故不勝其任如棟之橈傾敗其室是以凶也取棟爲象者以其无輔而不能勝重任也或曰二巽體而應於上豈无用柔之象乎曰言易者貴乎識勢之重輕時之變易三居過而用剛巽既終而且變豈復有用柔之義應者謂志相從也三方過剛上能繫其志乎

本義三四二爻居卦之中棟之象也九三以剛居剛不勝其重故象橈而占凶

雲峰胡氏曰屋以棟爲中三視四在下棟橈於下之象四在上棟隆於上之象然三之橈有二以剛居剛過剛則折一也應上之柔柔不能輔二也

雙湖胡氏曰九三以剛居剛本无橈象而本義云不勝其重故橈者非謂九三自不勝其重指初六柔弱故不勝其重耳又以全體觀之三四爲棟三在四下亦有傾橈之象彖稱棟橈獨九三當之其致橈之由者歟

蒙引九三以剛居剛不勝其重正所謂過剛則折也自不勝其重也

存疑蒙引此說與雙湖不同雙湖取全卦之義蒙引專論本爻之義也今多從蒙引○棟之過剛而折當取焦枯之義涉木亦有性急毀裂者○棟橈是象不必逃入人事人事當入凶內就占說○棟橈棟隆是卦體上取象與他處但從爻義取象者不同故欲先明象後說人事也○因指謂卦言棟橈陰失之不足此言

棟橈陽失之太過二象二意故以棟橈屬之

質疑周公繫三爻曰九三居卦之中而當重任棟之象也然以剛居剛過剛則折棟橈之象也占者如是則必以過剛而敗事凶可知矣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程傳剛强之過則不能取於人人亦不能親輔之如棟橈折不可支輔也棟當室之中不可加助是不可以有輔也

或問大過棟橈是初上二陰不能勝四陽之重故有此象九三是其重剛不中自不能勝其任亦有此象兩義自不同否朱子曰是如此九三又是與上六正應亦皆不好不可以有輔自是過於剛强輔他不得九四棟隆只是隆便不橈乎下

中溪張氏曰雜卦云大過顛也大厦之顛非一木所能支三以剛居剛剛之過者過剛則折故棟橈之凶九三獨當之况三與上應上復以柔居柔不勝其重故曰不可以有輔也

存疑就棟上說言不可支持也正意在外如失前禽也例

按程傳不言應朱子有上六正應亦不好之語而本義亦无之當以虛說爲是○時講不可有輔直說人事尚未是當先說棟橈无可輔而後以人之剛愎自用不可輔足之○小木有可幫助爲用棟之橈幇助不得是不可有輔

講孔子釋三象曰三有棟橈之凶者凡有可輔助者不足爲凶若棟之橈則不可以有輔大厦全傾无以支持矣所以凶也人之以剛取敗者悻悻自用豈可以有輔乎可觀於棟橈而知戒矣

四棟隆吉有它吝

程傳四居近君之位當大過之任者也居柔爲能用柔相濟既不過剛則能勝其任如棟之隆起是以吉也隆起取不下橈之義大過之時非陽剛不能濟以剛處柔爲得宜矣若又與初六之陰相應則過也既剛柔得宜而志復應陰是有它也有它則有累於剛雖未至於大害亦可吝也蓋大過之時動則過也有它謂更有它志吝爲不足之義謂可少也或曰二比初則无不利四若應初則爲吝何也曰二得中而比於初爲以柔相濟之義四與初爲正應志相繫者也九既居四剛柔得宜矣復牽繫於陰以害其剛則可吝也

本義王註云應在初用心不宏故有它吝其意亦與程同但有它吝二字連說程傳則以有它二字一讀尤爲分曉

本義以陽居陰過而不過故其象隆而占吉然下應初六以柔濟之則過于柔矣故又戒以有它則吝也

潘氏夢旂曰九四爲大臣之位亦棟象也以剛居柔乃適其中是以隆而吉也然下與初六之小人爲應非唯不足以信用而又益陰則反過乎柔矣故有它則吝也

通論蔡氏曰它謂初也四位高初柔在下不能致橈故曰棟隆吉然與初應或牽於柔亦吝道也故曰有它吝

蒙引夫有他吝者任巳之是自足以成功者非其人反足以敗事○或曰二比初則无不利四若應初則爲吝何也蓋二雖當過之時然處得中中故能用柔以相濟若四則以陽居陰剛柔已自得宜不必外假他人之助也若更牽於初則以柔濟之過於柔矣所謂隆者其不轉而橈耶

附錄三四皆棟而四在上故有隆象四近五猶大臣近君亦棟隆之象

周公繫四爻曰四居卦之中而當重任亦棟之象也以陽居陰用柔濟剛過而不過在四本足以勝任而有餘如棟之隆起者然是爲吉也若更有它求而取柔以濟之反過於柔而廢事不免於吝也占者亦自警矣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按註疏以下爲初程傳因之

程傳棟隆起則吉不橈曲以就下也謂不下繫於初也

蒙引不橈正貼隆字隆則高立不墮故曰不橈乎下也不必用程傳不下係於初之義亦自可隆於上則不橈乎下也○爻辭有它吝是設戒辭對應爻說棟隆是就本爻取象程傳似渾淪說了

存疑解棟隆吉不折橈而下也

集解萬正符云下即謂初四以柔濟剛不求下之柔而至於橈然則剛不過而求濟於下未有不反爲所橈矣傳不釋有它吝句而有他吝之意已具

按蒙存另一說而萬正符則仍從程傳而其訓橈字與程稍別○棟隆吉而曰不橈乎下巳合二句之意矣如此說似味長○依存疑將乎字換作而字則下字竟是墜下之下其說甚直捷但不知遽可換字否○或謂橈字即二棟橈之橈橈則不隆隆則

不撓不可以彼爲橈折此爲橈曲遂生分別乎字即於字不橈
則不墜於下故云不橈乎下亦通
講孔子釋四象曰四爲橈隆之吉者四若取於初柔是反橈乎下
矣今在四剛柔相濟不橈乎下自足勝任而有餘故棟隆而吉
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發註疏以五拯難功薄故所益少但能生華不能生稊但能使老
婦得士夫不能使老夫得女妻程傳專以比上爲說與舊不同
程傳九五當大過之時本以中正居尊位然下无應助固不能成
大過之功而上比過極之陰其所相濟者如枯楊之生華枯楊下
生根稊則能復生如大過之陽與成事功也上生華秀雖有所發

无益於枯也上六過極之陰老婦也五雖非少比老婦則爲壯矣
於五无所賴也故反稱婦得過極之陰得陽之相濟不爲无益也
以士夫而得老婦雖无罪咎殊非美也故云无咎无譽象復言其
可醜也
本義九五陽過之極又比過極之陰故其象占皆與二反
藍田呂氏曰九二在初六之上老於初六故曰女妻女未嫁者也
九五在上六之下少於上六故曰士夫士未娶者也
雲峯胡氏曰枯楊而稊可以復生枯楊而華速其死也老夫得其
女妻猶可生育士夫而有老婦无復生道矣故反稱老婦得其士
夫謂上六也陰柔過極得陽不爲無益云无咎者陰欲陽非陽之
咎也然亦非美矣

厚齋馮氏曰合二五兩爻象觀之九二枯楊老夫之象也初六生
稊女妻之象也則九五當爲楊而今以上六爲枯楊老婦九五反
爲生華士夫何也易之意蓋以枯象老在陽爻則爲夫在陰爻則
爲婦而楊者不拘於陰陽之爻也又曰聖人立象以盡意天下事
物之變无不備考老夫之得女妻再娶女之夫也老婦之得士夫
再嫁而夫未娶也凡人倫之變備見於象矣
發朱子原有老婦指客爻之言士夫屬五借其爲老婦所得耳若
將枯楊亦作客爻殊不合爻義愚謂枯楊五也比上陰故生華
是就物取象不必與老婦合看枯楊是陽之過生華是楊之餘
氣將盡也其華亦旋枯故下云何可久若老婦士夫傳云可醜
與何可久无涉。士夫何以爲陽之過士夫而娶老婦必是婚

姻過時而苟就耳
蒙引九五爻象以人事言之則是在我過剛已自失當了而所比
者又過於柔胥失之矣則於事何濟故无咎无譽
玉齋无咎非與之也抑揚重无譽邊
發无咎无譽程傳承老婦何說然當雙承上二句理長亦不必泥
上二象只就占說婦人事。五居四陽之上陽極將盡楊華不
久老婦不育在人事則陽剛不能有濟故无咎无譽
講周公繫五爻曰九五陽過之極又比上六過極之陰二者皆過
不能有濟象之於物猶枯楊生華旋復枯也象之於人猶老婦
而得士夫无復生道也占者過之雖以陽比陰亦可无咎而不
能成濟過之功安有譽乎

彖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程傳枯楊不生根而生華旋復枯矣安能久乎老婦而得士夫豈能成生育之功亦爲可醜也

古爲徐氏曰二以剛居柔初以柔居剛此不過者也又在卦初故其過以相與可以成生育之功五以剛居剛上以柔居柔皆過者也又在卦終故其陰陽相比祇以爲醜

丟疑直就象上摹寫爲妖必補出國事難久君臣可醜一意殊費解何可久言華之速枯也相配不等是可醜的

按何可久華不久而楊亦不久可醜老婦可醜而士夫尤可醜

講孔子釋五象曰枯楊雖生華然本根先撥何可久也老婦得士夫乃配合不倫亦可醜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王註處大過之極過之甚也涉難過甚故至於滅頂凶志在救時故不可咎也

孔疏處大過之極是過越之甚也以此涉危難乃至於滅頂言涉難深也既滅其頂所以凶也无咎者所以涉難滅頂至於凶亡本欲濟時拯難意善功惡无可咎責此猶龍逢比干憂時危亂不懼誅殺直言深諫以忤无道之主遂至滅亡其意則善而功不成復有何咎責此亦過涉滅頂凶无咎之象故象云不可咎言不害於義理也

按程傳謂小人過常越理履險蹈禍如過涉於水至滅沒其頂其凶可知无咎言自爲之无所怨咎與註疏不同而本義卻從註

疏

本義處過極之地才弱不足以濟然於義爲无咎矣蓋殺身成仁之事故其象占如此

朱子曰過涉滅頂凶无咎恐是他做得是了不可以咎他不似伊川說

雲峯胡氏曰初六藉用白茅過於畏懼者也故无咎上六過涉滅頂過於決裂者也其事雖凶於義亦无咎然亦惟其時而已初者事之端能慎其端從可无失上者事之極極則不可有爲矣故本義以殺身成仁之事當之

蒙引主事言則曰凶主理言則曰无咎可以勸忠義矣此聖人之情也

日講過即勇意勇於涉水也

翼過是大過之過非經過之過

講周公繫上爻曰上處過極之地是遇非常之變矣而質柔才弱不足以濟而乃不避艱險竭盡心力以拯之至於殺身而不顧象猶勇於涉水而至滅頂者然占者如是於事雖凶然成仁取義於理无咎也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王註雖凶无咎不害義也

朱子曰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不可咎也如東漢諸人不量深淺至於殺身亡家此雖是凶然而其心何罪故不可咎也

講孔子釋上象曰君子幸而成天下之事當論其功不幸而死亦

下之事當揆以義上六過涉之凶事雖不濟而於義爲得不可
以追咎之也
閩張子曰六過陽剛過盛不相對值之義故六爻中无全吉者除
了初六是過於畏慎无咎外九二雖无不利然老夫得女妻畢竟
是不相當所以象言過以相與也九四雖吉而又有他則吝九五
所謂老婦者乃是指客爻而言老婦而得士夫但能无咎无譽亦
不爲全吉至於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則是事雖凶而義則无咎
也
厚齋馮氏曰易大抵上下畫停者從中分反對爲象非他卦相應
之例也頤中孚小過皆然而此卦尤明三與四對皆爲棟象上隆
下橈也二與五對皆爲枯楊之象上華下梯也初與上對初爲藉

用白茅之慎上爲過涉滅頂之凶也
雙峯饒氏曰大過四陽二陰陽過乎陰論全卦則三四兩爻重剛
不中過者也重剛而不中則是過在三四而不在二五論爻位則
二四以剛居柔不過者也故一吉而三利三五以剛居剛過者也
故一凶一可醜是過在三五而不在二四觀爻所指之辭可見矣
至初上二柔亦以不過者爲美然初陰伏於四陽之下承剛也故
藉用白茅无咎上陰躋乎四陽之上乘剛也故過涉滅頂凶是知
處大過之世不惟不欲剛之過而柔亦不容過於剛也
栗巖大過四陽二陰陽過乎陰者也故當大過之時者惟過而不
過者吉一於過則凶矣此濟過之道其惟剛柔相濟乎二无不利
以剛柔相比而相濟也五則无譽以剛柔相比而不相濟也剛固

足以任重而剛過亦足以敗事此三所以凶乎不過乎剛固足以
任重而或過乎柔亦足以僨事此四所以有它吝乎以六居初過
矣能慎則无咎處過之始當如是也以陰居上過矣於義則无咎
致身之道當如是也明乎此則過而不過矣
[illegible]四陽在內二陰在外爲大過難擇卦主以卦辭棟橈屬三爻爲
大過之主全無義味然以履卦主三爻論之則卦主亦不可以
吉凶拘也卦之大義爲過剛致戒中四陽皆棟二得中且初而
利四居陰而吉皆以柔濟剛也五以得中而无咎无譽獨三以
剛居剛本末弱已恐橈而過剛易折則四陽不得不以三當其
橈也二陰初柔慎而无咎上柔弱而无濟以本末弱言上弱尤
甚則棟橈之故上當之矣巽不言風而言木四陽皆木二三四木

之成器爲棟二五方植之木言枯則不足爲棟可知就木中亦
有內外之分此是別生一義也初言茅草也剛爲木柔爲草草
以爲藉取其類也上之過涉滅頂本義以成仁取義許之以其
正也但過極之時不獲濟耳大象獨立不懼遯世无悶主有守
爲是與濟過別是一義蓋澤滅木與彖之本末弱判然兩義不
必糾纏或曰獨立不懼即可致滅頂之凶於理亦或有之然滅
頂以柔言獨立以剛言不能无辨

易經詳說卷十八終

坎序卦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illegible]无過而

不已過極則必陷坎所以次大過也習謂重習他卦雖重不加其名獨坎加習者見其重險險中復有險其義大也卦中一陽上下二陰陽實陰虛上下无據一陽陷於二陰之中故爲坎陷之義陽居陰中則爲陷陰居陽中則爲麗凡陽在上者止之象在中陷之象在下動之象陰在上說之象在中麗之象在下巽之象陷則爲險習重也如學習溫習皆重復之義也坎陷也卦之所言處險難之道坎水也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者也故爲水陷水之體也

隆山李氏曰乾坤三畫以初相易而成震巽以中相易而成坎離以三相易而成艮兌故乾坤者陰陽之祖而坎離則天地之中也坎居正北於時爲子爲夜之中離居正南於時爲午爲日之中夜之中而一陽生焉故坎之三畫一陽居中日之中而一陰生焉故離之三畫一陰居中天地陰陽之中此乃造化張本之地故易上經始乾坤而終坎離貴其得天地陰陽之中而爲易之用也且天一下降坎中在物爲水而在人爲精以畫觀之坎之一陽居中而中實即精藏於中而水發於淵之象也地二上兆離中在物爲火而在人爲神以畫觀之離之一陰在中而中虛即神寓於心而火明於空之象也坎之中實是爲誠離之中虛是爲明中實者坎之用中虛者離之用也作易者因坎離之中而寓誠明之用誠明起于中者易之妙用而古聖人之心學也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按王註習謂便習之不如程傳作重

孔疏有孚者孚信也由剛正在內故有信也維心亨者陽不外發而在於內是維心亨言心得通也

程傳陽實在中爲中有孚信維心亨維其心誠一故能亨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亨也行有尚謂以誠一而行則能出險有可嘉尚謂有功也不行則常在險中矣

本義習重習也坎險陷也其象爲水陽陷陰中外虛而中實也此卦上下皆坎是爲重險中實爲有孚心亨之象以是而行必有功矣故其占如此

平菴項氏曰重卦坎字在六十四卦之先故加習字以起後例亦

離震艮兌巽皆當以重習起義也乾坤不加習字者六爻只一爻故也

建安丘氏曰人之處坎身可陷而心不可陷故曰維心亨心亨則非坎矣心不亨則失處險之道

雲峯胡氏曰六子卦皆重此獨加一習字或以謂序卦適居六子之先坎言重他可知矣亨字本義例以爲占維此則曰中實爲有孚心亨之象蓋他卦言占事之亨也陽實有孚之象陽明在內心亨之象心有主則實此心見得事理實是如此心既透徹由是斷然行之无疑不然此心微有不通即是險阻即不可行矣故本義以亨爲象有尚占也

象引此卦上下皆坎此坎是三畫坎卦也是爲重險此重險字尤

此卦名習坎○以二五之剛中象水之內實以水之內實象人之有孚○九二以陽居下體之中九五以陽居上體之中皆為中實中實似只為有孚之象而以兼心亨之象者蓋人惟中無定主則心便虛了虛則得喪能搖之禍福能怵之而心不亨矣所以中實為兼有孚心亨之象○此有孚須兼行有常意終始安於義命而无僥倖苟免之心也○有孚心亨兩象一義蓋處險能有孚則其心自亨矣心既亨矣何往不濟○有孚雖心亨乃行有尚何也人之處險若无孚信而有僥倖苟免之心則心不勝其憂惱是徒足以重其困耳惟能內有孚信而其心亨通身雖處險而心不為險所怵如此則理有能為之機而勢有可乘之便險中獲濟而行有尚矣不然則雖有可出之便而亦自不知所為目見此類最多矣

[去疑]須以有孚作主相承說下惟有孚故心亨惟心亨故行有尚

[按]孔疏云行可貴尚程傳云有可嘉尚總是許其行可有功之意

○依程傳似行字有力而本義不然

[醫]文王繫坎彖辭曰上下皆坎為習坎坎者險也人之遇險安於義命誠心以處之不萌僥倖苟免之私可謂有孚矣有孚則中有主宰而不為險所困事變之來從容自適雖其心之亨也將見行有可施措置得宜以之出險而无難也占者欲其行有尚當先求諸有孚心亨耳

彖曰習坎重險也

程傳習坎者謂重險也上下皆坎兩險相重也初六云坎窞是坎中之坎重險也

[本義]釋卦名義

[索引]謂險而又險也不是以卦德釋卦名義又不是以卦象釋卦名義只是據字訓義更重在習字

[醫]孔子釋彖辭曰卦為習坎者上下皆坎險中又重有險也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按]孔疏謂陷險既極坑穽特深水難流注不能盈滿此說不是坑縱深水盛則滿何為不盈只是不以滿而聚意程朱是如此說

[程傳]水流而不盈陽動於陰中而未出於險乃水性之流行而未盈於坎既盈則出乎坎矣行險而不失其信陽剛中實居險之中行險而不失其信也坎中實水就下皆為信義有孚也

[本義]以卦象釋有孚之義言內實而行有常也

[朱子曰]水流不盈是說一坎滿便流出去一坎又滿又流出去行險而不失其信則是說決定如此○坎水只是平不解滿盈是滿出來

[雲峯胡氏]曰水字當讀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兩句皆指水言以水之內實行有常者釋卦辭有孚之義也

[臨川吳氏曰]流者一陽之動於中不盈也者陷於二陰而未能出險謂中能陷入隔絶內外不失其信謂逝者如斯不舍晝夜

[按]此不盈是一另說似謂水无質雖有水而不能積實也

[延安郎氏曰]坎為水流水也兌為澤止水也兌陰卦陰靜故止坎陽卦陽動故流惟流故不盈惟不盈故可出險若待盈而後流則澤水也

〔蒙引〕前句純是以水言就見得有孚之象卦辭有孚以人言也非以水言也今彖傳云云者以卦象釋有孚之義也本義云內實而行有常者正是做那水流不盈行險不失其信模樣說出人之有孚處耳〇水流而不盈足於此即通於彼也盈謂盈溢行險謂水之行乎坎中也〇夫本爻水流而不盈就是行險而不失其信行險即水之流也不失其信即是不盈也不盈何以見其不失其信蓋盈科則進一坎而復一坎者水之性常然而不改移者也然則只曰水流而不盈可矣必曰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不如是無以彰坎水有有孚之象也〇水流行險是行字意不盈不失其信是有常字意本文只是行有常意而本義必冠以內實者本卦雖有孚之意須用內實以襯貼之也內實者行必有常非行有常不得爲內實

〔存疑〕水流而不盈謂水盈科而後進不盈溢四出也

〔按〕蒙引盈謂盈溢尙渾存疑謂盈溢四出去疑又謂非是不滿只是不亂行似與程朱之說稍別蓋凡物日聚則日盈惟水有即流出不似他物之積聚而日滿也不盈二字只是與流字一意語氣當云水性是流的不常滿而停蓄〇邱氏之說似不待滿而流亦稍別〇本義內實而行有常是就水說而其實因人取義

〔講〕辭曰有孚者坎象爲水水流就下而不蓄聚以爲盈行乎險中萬古常然而不失其信是即水可以得有孚之義矣人之處險中有主而不妄動何以異是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尙往有功也

〔程傳〕維其心可以亨通者乃以其剛中也中實爲有孚之象至誠之道何所不通以剛中之道而行則可以濟險難而亨通也以其剛中之才而往則有功故可嘉尙若止而不行則常在險中矣坎以能行爲功

〔本義〕以剛在中心亨之象如是而往必有功也

〔節齋蔡氏曰〕剛中二五也往有功動則出坎也

〔蒙引〕觀彖傳維心亨乃以剛中也之辭方知有孚與維心亨相連說不是兩象並立但有孚一定心亨故曰中實爲有孚心亨之象中實只是有孚而心亨之義自在其中矣〇要看彖傳一以字見得剛中乃能心亨剛中只是有孚而心亨之義自在其中矣〇以剛中也分明是卦體而本義不言者蓋所解卦體如此類者多矣此何疑哉亦不待言也〇行有尙往有功也言其能出乎險也處險者以出險爲功

〔存疑〕往有功是解行有尙往即行有功即有尙其原則自有孚維心亨來故本義曰如是而往則有功

〔講〕又曰維心亨者卦體二五以剛在中是其所以處險者誠心以處得喪不能搖禍福不能奪而心亨也又曰行有尙者既剛中而心亨則所以濟險者必有其方往而有功自能出乎險矣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王註〕不可升故得保其尊威有山川丘陵故物得以保全也國之

為衛持於險也言自天地以下莫不須險也○非用之常用有時也

孔疏此以下廣明險之用也

程傳高不可升者天之險也山川丘陵地之險也王公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之不可陵也故設爲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保其民人是用險之時其用甚大故贊其大矣哉山河城池設險之大端也若夫尊卑之辨貴賤之分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皆體險之用也

本義極言之而贊其大也

臨川吳氏曰不可升者无形之險山川丘陵者有形之險王公因有形之險爲无形之險設此以固守其國是謂人險

厚齋馮氏曰險有時有用因時而設險則國可守而與天地相爲長久其用豈不大矣哉

延安邱氏曰坎六爻四陰陷二陽四陰坎也二陽坎中之水也君子觀二陽中實之象故體水之德爲有孚維心亨所以處險也觀四陰險陷之象故因坎之形設險守國所以用險也彖易聖人於往有功以上專以水言而明處險之道自天險不可升以下專以險言而明用險之方也

蒙引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者人之險也王公設險不是承山川丘陵說如城池甲兵紀綱法度之類皆是

按設險當以城池爲正而甲兵紀綱法度作補意時用者因其時而用之大矣哉當通承三句

謂天是險也極其用而言之天有險高而不可升是也地有險山川丘陵是也人有險王公設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是也夫險之道上極於天下極於地中極於王公如此險之時用豈不大矣哉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程傳坎爲水水流仍洊之象也水自涓滴至於尋丈至於江海洊習而不驟者也其因勢就下信而有常故君子觀坎水之象取其有常則常久其德行人之德行不常則僞也故當如水之有常取其洊習相受則以習熟其教令之事夫發政行教必使民熟於聞聽然後能從故三令五申之若驟告未喻遽責其從雖嚴刑以驅之不能也故當如水之洊習

按註疏常德行習教事串說程傳分說

本義治己治人皆必重習然後熟而安之

延安邱氏曰洊再也水再至則爲重習之坎初六乃內水之方至者六四乃外水之洊至者君子體之重習不已常德行者以此進德也習教事者以此教民也

潘氏夢旂曰六子皆重卦也坎曰水洊至離曰明兩作震曰洊雷艮曰兼山巽曰隨風兌曰麗澤皆取重復之義乾坤純體也故直曰天行地勢云

蒙引程傳之說俱未精似只可用於君道者稍講之爲當○常德行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齋立時習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之類習教事者教者抑之

非一抑所能制也不及者引之非一引所能就也朝臨而夕飭之三令而五申之使其熟於見聞安於軌度所謂誨人不倦也所以期底於有成也○治人之事亦要已熟而安之主君子言不主所治之人熟且安也

集解萬正符云德行得于心而見于行事者也常之則功不輟而德日起而有功教必有事故曰教事習之則誨不倦而教不苦于扞格

按常與習就水之往過來續意甚相貼合全不用坎險意

講孔子釋大象曰水者坎之象水之洊至相續不已習坎之象也君子法之以治已之功莫大於德行然德行而不常則无以守之于已故日邁月征務使專而能久治人之方莫大於教事然教事而不習則无以納之于人故朝臨夕飭務使馴而俱化是皆重習之義亦如水之洊至而不已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王註最處坎底入坎窞者也處重險而復入坎底其道凶也

程傳初以陰柔居坎險之下柔弱无援而處不得當非能出乎險也雅益陷於深險耳窞坎中之險處已在習坎中更入坎窞其凶可知

按程傳因王註有无援一層意本義不用但言陰柔

本義以陰柔居重險之下其陷益深故其象占如此

臨川吳氏曰坑坎中小穴旁入者曰窞坎之柔畫象水旁兩岸其非一水岸側小穴故曰入于坎窞

蔡胡氏曰初六六三皆以陰居坎下水性本下而又居下坎體本陷而又居陷中之陷故皆入于坎窞初又下卦之下也其占之凶固宜

蒙引既曰習坎而又曰入于坎窞言其不止習坎又入于坎之窞也明其終不能免

講周公繫初爻曰初六居重險之下不爲習坎乎然陰柔才不足以濟雅益陷於險而已故又爲入于坎窞之象占者如是終无可出凶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程傳由習坎而更入坎窞失道也是以凶能出於險乃不失道也

中溪張氏曰初深入於險失其出險之道其凶可知是以君子惡居下流者以此

蒙引此失道當以先迷失道未失道也及上六失道參看大抵陰柔故不能得其處險之道而益入于險耳○或曰子以失道專指陰柔而不兼居重險之下然則可以該入于坎窞之義乎曰不可以陰柔貼習坎以居重險之下貼入于坎窞也蓋雖居重險之下其失尤在於陰柔使非陰柔而以剛濟之則所謂重險之下者分數自減矣

𦙍𡢃初之所以益滋其險者固時之不利亦才之不足也

講孔子釋初象曰習坎而又入于坎窞者初六陰柔失處險之道是以不能出而凶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程傳二當坎險之時陷上下二陰之中乃至險之地是有險也然其剛中之才雖未能出乎險中亦可小有濟不至如初益陷入于深險是所求小得也君子處險難而能自保者剛中而已剛則才足自衞中則動不失宜

按王註以求小得爲與初三相得程傳不用

本義處重險之中未能自出故爲有險之象然剛而得中故其占可以求小得也

雲峯胡氏曰初在重險之下其占曰凶三在重險之間其占曰勿用二之占乃曰求小得何也剛得中故也豫九四互坎而曰大有得坎九二剛中而僅小得何也豫之剛動乎坤順之上故不求而所得者大坎之剛陷於坎險之中故雖求之而所得者小

蒙引九二處重險之中此中字輕看坎有險此坎字亦輕看以其處重險之中其險未可出是有險也不必以坎爲險有險爲重險坎有險在坎有險未能自出也然覗入于坎窞者有間矣求小得只是險中所得而已故曰未出中也若出乎險中則爲大得矣

困茶義曰九二剛而得中爲中德不失而心亨故坎雖有險而尚可求小得但不能大有爲耳如二者非才德之不足乃時命之未亨可爲之憖而不足爲之病也

按雲峯說求字宜畧頓

講周公繫二爻曰二處重險之中未能自出是其在坎而有險也然剛而得中正所謂有孚心亨者占者雖未能大有所爲以可以求而小有得不至於困阨之甚也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程傳方爲二陰所陷在險之地以剛中之才不至陷於深險是所求小得然未能出坎中之險也

叢測求小得未出中皆是取二之才但其時未易耳

按未出中是推原所以求僅小得意存疑似謂求小得而尚未能出坎中說本程傳然不可從

講孔子釋二象曰二之剛中宜无求不得矣乃止於求小得者以其未出乎坎之中時值艱難故僅可以求小得也只是險中所得而已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按王註枕枝而不安之謂也程傳因之謂支倚

程傳六三在坎陷之時以陰柔而居不中正其處不善進退與居皆不可者也來下則入于險之中之上則重險也退來與進之皆險故云來之坎坎既進退皆險而居亦險枕謂支倚居險而支倚以處不安之甚也所處如此惟益入於深險耳故云入于坎窞如三所處之道不可用也故戒勿用

本義以陰柔不中正而履重險之間來往皆險前險而後枕其陷益深不可用也故其象占如此枕倚着未安之意

朱子曰險且枕只是前後皆是險枕便如枕頭之枕問來之坎坎曰經文中疊字如兢兢業業之類是重字來之自是兩字各有所指謂下來亦坎上往亦坎之往也進退皆險也

蓋溪王氏曰乾之三處乾之間故曰終日乾乾坎之三處二坎之間故曰來之坎坎

雙湖胡氏曰險下險也且枕又將枕上險矣入于坎窞指六四象

蒙引險柔既非濟險之才不中正又非柔善之行以此而爲夫重險之間安有自出之理故其來也亦坎往也亦坎何也往則有上坎在前是前遇乎險矣來則有下坎在後是後又枕乎險矣前後皆險進退維谷吾見其坎也日有甚焉將入于坎之窞而不能復出矣占者得此決不可用也凡一切事皆當退止爾又云險且枕承來之坎坎言也入于坎窞承險且枕言也如此則勿用矣○枕是個不好字故曰倚着未安之意如所謂芒刺在背者

匯朱子小註枕如枕頭之枕本自明本義云倚着未安與小註不

同當爲沿舊說耳○前險後枕前後未有確分蒙引與雙湖說不同而雙湖以入于坎窞指六四尤不是只三所處便是坎窞耳○勿用是說來往總不中用

廬周公槩三爻曰三履重險之間來往皆坎其往也坎則前有險矣其來也坎後又枕一險矣使以剛中處之未必无可爲三陰柔不中正才德不足以濟其陷益深終无可出之日猶入于坎窞者然占者如是來往徒煩安所用哉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程傳進退皆險處又不安若用此道當益入于險終豈能有功乎以陰柔處不中正雖平易之地尚致悔咎況處險乎險者人之所欲出也必得其道乃能去之求去而失其道益困窮耳故聖人戒之三所處不可用也

存疑言終不能出險也

按去疑謂无功即入坎窞意愚見當以來之坎坎包入于坎窞而以終无功照勿用說蓋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總是象勿用是占不可以入于坎窞勿用爲一截也

講孔子釋三象曰處險者以出險爲功三來往皆坎益入于窞終无出險之功也來往將安用乎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王註處重險而履正以柔居柔履得其位以承於五五亦得位剛柔各得其所不相犯位皆无餘應以相承比明信顯著不存外飾處坎以斯雖復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器納此至約自進於

牖乃可羞之于王公薦之于宗廟故終无咎也

按此說與傳義不盡同而其說條暢故存之

程傳六四陰柔而下无助非能濟天下之險者以其在高位故言爲臣處險之道大臣當險難之時唯至誠見信於君其交固而不可間又能開明君心則可保无咎矣夫欲上之篤信唯當盡其質實而已多儀而尚飾莫如燕享之禮故以燕享喻之言當不尚浮飾唯以質實所用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爲器質之正也其質實如此又須納約自牖納約謂進結於君之道牖開通之義室之暗也故設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以況君心所明處詩云天之牖民如壎如篪毛公訓牖爲道亦開道之謂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

通所蔽者亦處也所通者明處也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
故云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无咎也
本義晁氏云先儒讀樽酒簋爲一句貳用缶爲一句今從之貳益
之也周禮大祭三貳弟子職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周旋而貳是也
九五尊位六四近之在險之時剛柔相濟故有但用薄禮益以誠
心進結自牖之象牖非所由之正而室之所以受明也始雖艱阻
終得无咎故其占如此
或問六四舊讀樽酒簋句貳用缶句本義從之其說如何朱子曰
既曰樽酒簋貳又曰用缶亦不成文理貳益之也又曰人硬說作
二簋其實无二簋之實陸德明自注斷人自不曾去看如所謂貳
乃大祭三貳之貳是副貳之義六四居近尊位而在險之時剛柔

相際故有但用薄禮益以誠心進結自牖之象問牖非所由之正
乃室中受明之處豈險難之時不容由正以進耶曰非是不可由
正蓋事變不一勢有不容不自牖者不由戶而自牖以言艱難之
時不可直致也○納約自牖雖有向明之意然非是路之正終无
咎者始難不甚好然於義理无害故終无咎无咎者善補過之謂
也
臨川吳氏曰以樽盛酒以簋盛食又以缶盛酒貳其尊虞翻云貳
副也禮有副尊故貳用缶按周官大祭三貳其下云皆有酌數皆
有器量鄭氏注謂酌器所用注尊中者缶即酌器也爲尊之副尊
中之酒不滿則酌此器之酒以益之也
雲峯胡氏曰缶之器質有誠實象酒食之禮至薄當坎之時不得

已而用之非益之以誠不可也納約不自戶而自牖亦坎之時不
得已也
潘氏夢旂曰樽酒簋貳用缶與損之二簋可用享同意皆言其窮
約之時不事多儀而尙誠實也納約自牖與睽之遇主于巷同意
皆言其艱難之時自間道而通於君也六四居大臣之位當坎險
之時盡其誠實雖自牖而納約非其正道終无咎也居治平之世
由間道而結於君則不可矣惟於坎之時爲然
蒙引九五居上六四近之有君臣之分但時乎習坎不无艱阻而
有不得相遇之患然在險之時剛柔相濟人之常情無事則其勢
安勢安則心縱心縱則難入而上下之情反有乖者有事則其勢
危勢危則其心憂心憂則相求相求則其遇合也轉易矣故不甚

拘拘於上下禮際之間但只用樽酒簋而益以誠心其進結也亦
不必由戶而入只自牖以進亦自得相遇矣始雖艱阻終得无咎
○貳用缶或拘於益以誠心之言謂始用薄禮而益以誠心殊失
本旨蓋樽酒簋時誠心已備了故可只用樽酒簋至是又云益以
誠心者以益之時无復薄禮可言只是誠心而已故特用誠心字
非至是始有誠心也○納約自牖謂以樽酒簋貳用缶而自牖以
納約也一氣讀下○樽酒簋謂不必八珍九鼎之富也貳用缶謂
不必饔飧牢禮之盛也納約自牖謂不必由戶升堂之儀也此皆
當險之時以剛柔相際之故而不相求全責備也○樽酒簋只是
以象薄禮貳用缶只是以象誠心納約自牖只是以象因其所明
而通之得魚則忘筌矣○自牖要說得非所由之正而室之所以

其明意出大抵當此之時人臣納于君亦因其明處而通之耳見其易爲力也○始雖艱阻自坎上來謂不相遇也終得无咎相遇矣相遇乃得无咎

〔臨川〕納約二字依程傳爲進結當以納爲進結爲結去聲以約爲期詳說下去

〔隆周〕公縈四爻曰四近五有君臣之分當險之時有不得相遇之患然以在險中其遇合亦轉易故四之事君不必拘於儀文之飾但積此心之誠以爲感格之基至於進言不可直遂惟就所明以通所蔽如人之用樽酒簋食貳之以缶納約不自戶而自牖者然始雖艱阻終必得通而无咎矣占者宜如是也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孔疏〕釋樽酒簋貳義所以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得進獻者以六四之柔與九五之剛兩相交際而相親故得以此儉約而爲禮也

〔程傳〕象只舉首句如此比多矣樽酒簋貳質實之至剛柔相際接之道能如此則可終保无咎君臣之交能固而常者在誠實而已剛柔指四與五謂君臣之交際也

〔本義〕晁氏曰陸氏釋文本无貳字今從之

〔隆山〕李氏曰八純卦六爻具无應惟以比而相交際爲義居坎險之時以漸出上爲貴六四離下體進而附五有欲出險之意其情相向期於濟難不待繁文縟禮以達誠意也

〔按〕象傳樽酒簋貳四字爲句則上文句讀分明可見矣而朱子於上將貳字屬下於此將貳字作衍殊爲可疑欲遵程傳以仍樽酒簋貳之本文○朱子謂既曰樽酒簋貳又曰用缶不成文○坪思謂樽與簋是虛字未定何樽何簋下用缶雙承言樽與簋皆用瓦器似亦說得順

〔折衷〕此須本在險之時說兩剛來際柔一邊際者言其心之相須也

〔通〕孔子釋四象曰四之於五如樽酒簋者何哉蓋以六四之柔與九五之剛兩相交際而相親所以但用薄禮而无事多儀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王註〕爲坎之主而无應輔可以自佐未能盈坎者也坎之不盈則險不盡矣祗辭也爲坎之主盡平乃无咎故曰祗既平无咎也說既平乃无咎明九五未免於咎也

〔正義〕王註以祗既平與无咎涉程傳亦同王謂祗爲辭程則作抵

〔程傳〕九五在坎之中是不盈也盈則平而出矣祗宜音祗抵也復卦云无祗悔必抵於已平則无咎既曰不盈則是未平而尚在險中未得无咎也以九五剛中之才居尊位宜可以濟於險然下无助也二陷於險中未能出餘皆陰柔无濟險之才人君雖才安能獨濟天下之險居君位而不能致天下出於險則爲有咎必祗既平乃得无咎

〔本義〕九五雖在坎中然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而時亦將出矣故其象占如此

朱子曰坎不盈祗既平祗字他无說處看來只得作抵字解復卦亦然不盈未是平但將來必會平二與五雖是陷於陰中畢竟是

陽爲陰陷他不得如有孚維心亨如行有尚皆是也

[雲峯胡氏曰]坎不盈猶有險也祗既平則无險矣二居重險之中五將出重險之外所以二之有險不如五之既平

[蒙引]尚在坎中坎不盈也坎雖未盈然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而時亦將出矣故將必至於既平盈則平矣平則出矣○盈平二義相絲其歸同也但以未出乎險則當下不盈字以將出而言則當下平字○大凡險陷之地盈則平矣平則是平地而非坎矣故不盈猶是坎前此有以此爻爲取象于水者誤矣

[按]象引此條不以坎爲水只作坑坎看

[去疑]坎是水坑盈滿也凡坑中的水必盈滿纔流出不盈便不能出矣此未能出險的象祗訓抵至也既已也平是水平于坎既平必盈而出矣是將出險的象○此盈字是盈滿的盈與彖水流不盈盈字不同

[按]去疑是就水說時講多從此平即盈或以平爲將盈又多一折本義雖字然字語氣當謂坎雖日下不盈而將來必能抵于既平二句連說與程傳不同然程傳却似與中未大貼合可從

[附]周公繫五爻曰九五在坎中雖未能出險然陽剛中正則有能爲之才居尊位則有可爲之勢而時亦將出則有可濟之機蓋已將抵于治平矣猶坎水雖不盈而將抵于既平之象占者如是可以出險而有濟何咎之有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程傳]九五剛中之才而得尊位當濟天下之險難而坎尚不盈乃

未能平乎險難是其剛中之道未光大也險難之時非君臣協力其能濟乎五之道未大以无臣也人君之道不能濟天下之險難則爲未大不稱其位也

[本義]有中德而未大

朱子曰水之爲物其在坎只能平自不能盈故曰不盈盈高之義中未大者平則是得中不盈是未大也

[按]朱子此說未甚分曉似是用前不盈意

[蒙引]中者德也德在我者也未大者時也不在我者也故僅祗既平而未即平也

[存疑]九五坎不盈者因在坎中故雖有中德而未能出險是未大也

[按]此傳只說得上截祗既平无咎意在言外故程說以既平无咎作一截○中未大下補出既平意无妨表旨講云亦終於不盈哉可用○此不盈謂坎中水不滿則不能流出水在坎中而未大猶人之中德未大不能出險也然有中德終當抵於平而出何咎之有

[翼]孔子釋五象曰九五以剛中之德居尊位似可大有所爲而云坎不盈者以時未出險雖有剛中之德而未大也然亦將出險矣必能抵于既平而无咎豈中於不盈哉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按]註疏謂上六居險陷之地犯峻嶐之威殊无來歷

[程傳]上六以陰柔而居險之極其陷之深者也以其陷之深取牢

獄爲喻如係縛之以徽纆囚寘於叢棘之中陰柔而陷之深其不
能出矣故云至於三歲之久不得免也其凶可知
〔本義〕以陰柔居險極故其象占如此
〔陸氏德明〕曰三股曰徽兩股曰纆皆索名
〔雲峯胡氏〕曰係之徽纆而又寘于叢棘重險之象三歲亦復不得
出以陰柔處坎險之極故也
臨川吳氏曰周官司圜收教罷民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其不能
改而出圜土者殺三歲不得其罪大而不能改者歟
〔蒙引〕係用徽纆拘係之以徽纆也寘于叢棘從而維之於叢棘也
三歲不得三歲之久猶不得解脫也
〔按〕爻辭非一氣讀以凶字斷之而時講多以上二句截斷以陰柔

无才入三歲不得內恐其誤認程傳及蒙引說耳當其初係寘
之時豈非陰柔耶又豈初不爲凶而三歲方爲凶耶下凶三歲
是總包語不可泥
〔講〕周公繫上爻曰上六以陰柔而居險極其才不足以濟險而當
多艱之時爲險所陷終无出日是爲係之用徽纆且寘於叢棘
之中而三歲不得脫之象也占者得此凶可知矣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程傳〕以陰柔而自處極險之地是其失道也故其凶至于三歲也
三歲之久而不得免焉終凶之辭也言久有曰十有曰三隨其事
也陷于獄至于三歲久之極也他卦以年數言者亦各以其事也
如三歲不與十年乃字是也

失道只是本義陰柔居險極無濟險之道也凶三歲言其凶
至於三歲也
〔按〕此三歲內便包得係用徽纆一句只是說上六陰柔失處險之
道故係用徽纆寘之叢棘三歲不得出而凶也非以陰柔失道
單承三歲句
〔講〕孔子釋上象曰出險以陽剛爲道今上六以陰柔居險極才弱
莫濟失其處險之道矣故係用徽纆寘之叢棘其凶至于三歲
之久也
建安丘氏曰坎陷也以一陽而陷于二陰也上下皆坎則二五
皆陷然坎之性下下坎則爲陷之太甚故上坎爲安以五得位而
二不得位故五之祗既平異乎二之求小得也其四陰爻則處陽

外而陷險者最凶是以初言入于坎窞上言寘于叢棘以在二五
兩陽之外也若中二陰三則失位乘陽而无功四則得位承陽而
无咎也
〔日講解義〕坎水也陷者水之體也坎爲險難之象所謂時值艱危
雖聖人亦處無可如何之勢其能自必者惟心耳象傳所言剛中
有功乃教天下以存心誠信爲出險之法也六爻中始二爻之小
有得則盡其道而不遇其時者也四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臣之
能竭誠以勤於下者也五以陽德居尊而時將出險君之能剛中
而運於上者也若夫初之深入於險三之陷於兩坎上之終極於
險是時勢既值其窮而才德又不足以濟欲平大難曷有濟乎蓋
天下不能無險阻之時聖人貴有出險之用惟秉陽剛中正之德

因時措宜天下有事則定客策決象疑以成撥亂反正之功天下有事則畫郊圻固封守以裕思深慮遠之畧必深宮窨壓險阻之處而後薄海乃有磐石之固此所以坎卦主險而卦辭必言出險之道歟

按二陽四陰之卦二五剛中二在險中五能出險當以五爲卦主有孚心亨皆從剛中看出於此可得處險之道大象常德行習教事乃修己治人大道理皆從習字中取義然凡當險難之際所爲亦不過此二事六爻二五剛中二求小得尚在險中五祇既平能出險矣故五勝於二初在下不能出險三在重險之間入險益深四近五可相輔以出險而取象於朴誠納牖可以得人臣進言之道上處險極柔不得濟故有失道之凶○險難亦人所時有惟誠一以處心不爲動徐圖有濟自免於難而常德行一語尤要未險之前與既險之後皆不離此習教事又是推己及人屬後一層○險足以成就人故極言險道以見有險之處不得以險難之故怨尤自了

離☲☲離下離上

程傳離序卦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陷於險難之中則必有所附麗理自然也離所以次坎也離麗也明也取其陰麗於上下之陽則爲附麗之義取其中虛則爲明義離爲火火體虛麗於物而明者也又爲日亦以虛明之象

隆山李氏曰文王序卦以乾坤坎離居上經乾坤者陰陽之純而坎離者陰陽之中不若震巽艮兌爲陰陽之偏也以六十四卦之序觀之乾坤居六十四卦之首坎離居六十四卦之中尤有深意蓋坎離二卦爲天地心天地造化之本坎藏天之陽中受明爲月離麗地之陰中含明爲日坎爲水而司寒離爲火而司暑坎爲月而司夜離爲日而司晝水火日月之用寒暑晝夜之運天地造化之妙孰有出於此哉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王註離之爲卦以柔爲正故必貞而後乃亨故曰利貞亨也柔處于內而履正中牝之善也外強而內順牛之善也離之爲體以柔順爲主者也故不可以畜剛猛之物而吉於畜牝牛也

孔疏離麗也麗謂附著也言萬物各得其所附著處故謂之離也利貞亨者離卦之體陰柔爲主柔則近於不正不正則不亨通故利在行正乃得亨通以此故亨在利貞之下故云利貞亨○離之爲卦以柔爲正者二與五俱是陰爻處於上下兩卦之中是以柔爲正○離之爲體以柔順爲主故畜養牝牛乃得其吉若畜養剛

健則不可也比二云畜牝牛假象以明人事也言離之爲德須內順
外强而行此德則吉也若內剛外順則反離之道也

程傳離麗也萬物莫不皆有所麗有形則有麗矣在人則爲所親
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其所麗也人之所麗利於貞正得
其正則可以亨通故曰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牛之性順而又牝焉
順之至也既附麗於正必能順於正道如牝牛則吉也畜牝牛謂
養其順德人之順德由養以成既麗於正當養習以成其順德也

本義離麗也陰麗於陽其象爲火體陰而用陽也物之所麗貴乎
得正牝牛柔順之物也故占者能正則亨而畜牝牛則吉也

朱子曰離便是麗附著之意易中多說做麗也有兼說明處也有
單說明處明是離之體麗是麗著底意思離字古人多用做離著

說然而物相離去也只是這字古來自有這般兩用底字如亂字
又喚做治〇問火體陰而用陽是如何曰此言三畫卦中陰而外
陽者也坎象爲陰水體陽而用陰蓋三畫卦中陽而外陰者又曰
火中虛暗則離中之陰也水中虛明則坎中之陽也

臨川吳氏曰牝牛皆坤象離中畫一陰坤之中畫也故象牝牛

雙湖胡氏曰文王於坤取牝馬象於離取牝牛象固自不同也後
之言象者但見說卦乾爲馬坤爲牛於是坤之馬反欲求之乾離
之牛反欲求之坤未免膠泥而有不通者豈知夫子於說卦取象
又自有所見本不必盡同於先聖豈可以夫子之象爲文王周公
之象哉

蘇傳物之相麗者不正則易合而難久正則難合而終必固故曰
利貞亨

蒙引夫物之所麗貴乎得正麗附托也如臣之委贄於其君士之
托交於其友皆要得正又如危邦不入邦有道而後入亂邦不居
邦有道而後居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因不失其親亦
可宗之類都是要麗得其正耳以至一事一物之間在在各有所
麗俱要得所處之正〇利貞亨所該甚廣一切所麗皆在其中矣
〇畜牝牛吉只取柔順意不必拘與上句利貞意相連故本義只
曰牝牛柔順之物也〇下句獨說畜牝牛吉者聖人作易教人卜
筮元是要以開物成務都是切於百姓日用者畜牝牛亦一事也
如田獲三品之類柔順之物尙多獨擧牝牛讀者可以三隅反矣

發時講多就事君說太偏〇上下句要相結蒙引謂畜牝牛不拘

與利貞相連恐看得太割裂了利貞亨者示人知所擇也畜牝
牛吉者示人知所自處也以順自處而以正附人是相須處〇
彖傳柔麗中正亦是貞順合說當玩

講義文王繫離彖辭曰離者附麗之義凡有所附麗者每易失於不
正占者得之必審擇其人與事而利於貞焉則道德可以相贊
功業可以相資何亨如之然正者易於相忤又必謙卑以自牧
柔遜以相先而處其至順如畜牝牛然庶幾在己无違在人无
拂而得吉矣此可見貞而能順則貞不失之激順而能貞則順
不流於諂此附麗之善道也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
天下

孔疏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者此廣明附著之義以柔附著中正是附得宜故廣言所附得宜之事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者此亦卦象說離之功德也并明利貞之義也重明謂上下俱離麗乎正也者謂兩陰在內既有重明之德又附於正道所以化成天下也然陰居二位可謂為正若陰居五位非其正位而云重明麗乎正者以五處於中正又居尊位雖非陰陽之正乃是事理之正故總云麗於正也

按孔疏以重明麗乎正明利貞之義與本義不同

程傳離麗也謂附麗也如日月則麗於天百穀草木則麗於土萬物莫不各有所麗天地之中无无麗之物在人當審其所麗麗得其正則能亨也○重明以麗乎正以卦才言也上下皆離重明也

五二皆處中正麗乎正也君臣上下皆有明德而處中正可以化天下成文明之俗也

本義釋卦名義

朱子曰彖辭重明自是五二兩爻為君臣重明之義大象又自說繼世重明之義不同

平菴項氏曰日月麗乎天而成明百穀草木麗乎土而成文故離為文又為明重明以麗乎正此統論一卦之義以釋卦名也

按文明二字不宜分

蒙引此節是釋離之為離而舉天地人所麗以明義也○百穀草木麗乎土百卉中之能養人者皆謂之穀草木之質可養人者皆是也五穀舉其大者耳○重明泛說君臣不指二五柔麗乎中正方是指二五言○重明以德言麗正以位言君臣皆以明德而麗乎君臣之正位則以一身之正而正乎天下之不正矣乃以化成天下者也天下風化皆自君臣而出君臣既正天下自定矣

存疑化成天下要兼重明上說蒙引一身之正稍遠

按重明以麗乎正其德麗乎位非謂君臣相麗○本義此釋卦名故蒙引謂重明不指二五恐涉卦體也時講多從之

去疑日月二句輕只引起重明句舊重明句兼君臣未妥此句只宜說君下節乃是指臣耳○按分君臣是新說不欲以君臣並言耳舊說理長

圖孔子釋彖辭曰卦名離者附麗之義也推之造化人物莫不各有所麗仰而在上有日月焉則成象而麗乎天俯而在下有百

穀草木焉則成形而麗乎土至若君臣之德重明以各麗乎所居之正位乃以化天下成文明之俗焉此離之所以由名也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孔疏柔麗於中正謂六五六二之柔皆麗於中中則不偏故云中正以中正為德故萬事亨以中正得通故畜養牝牛而得吉也以牝牛有中正故也

程傳二五以柔順麗於中正所以能亨人能養其至順以麗中正則吉故曰畜牝牛吉也或曰二則中正矣五以陰居陽得為正乎曰離主於所麗五中正之位六麗於正位乃為正也學者知時義而不失輕重則可以言易矣

本義以卦體釋卦辭

朱子曰六二中正六五中而不正今麗乎正麗乎中正次第說六二分數多此卦惟這爻較好

【按】朱子此條非定說

【平菴項氏曰】柔麗乎中正此以二五成卦之爻釋卦辭也五麗乎中二麗乎中正人能附順乎中正之道故亨是以畜牝牛吉加是以二字明柔附本非分德只能附麗乎中正是以吉也苟附麗非正則安得吉哉

【彖引】中正有內外意故六二兼有中正五惟中耳以中而該正也此亦要仔細看○是以畜牝牛吉也觀彖傳既曰故亨又曰是以畜牝牛吉也是另提頭可見畜牝牛不連帶利貞說○柔麗乎中正則貞矣故亨且柔麗乎中正則柔順之道得矣是以畜牝牛吉也○但是以二字亦要端的蓋畜牝牛吉之義雖不重在中正然麗乎中正亦是指柔也故以畜牝牛吉就綴此解爲有柔順義在也

【按】彖引始終不欲以牝牛承利貞說然註疏程傳俱承利貞亦自可從且於是以二字有來歷也○程傳謂養其至順以麗中正○畜牝牛終當以養至順爲正意麗中正爲補意不可以柔順中正平說

【闡詞】曰利貞亨畜牝牛吉者卦體二五皆柔麗乎爻位之中正以人事言之是君臣咸有柔順之德而存之以中行之以正也惟正故亨然柔麗乎中正而亨可見柔順之德不可失是以當畜牝牛養其柔順之德以麗中正而後吉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疏】孔疏積聚兩明乃作於離程傳因之明兩爲一頓

【程傳】以繼明爲世襲繼照故項平安有聖繼聖之說

【本義】作起也

朱子曰明兩作猶言水洊至今日明來日又明明字便是指日而言若說兩明却是兩個日只是這一箇明兩番作非明兩乃兩作也

【雲峯胡氏曰】程傳明兩句絕本義以水洊至倒之故訓作爲起

【兩封歐氏曰】重明者上下明也繼明者前後明也彖言二五君臣故以重明言之象言明兩作皆君也故以繼明言之

【彖引】只是一箇明但兩番作耳推此義則繼明非以聖繼聖矣繼明只是緝熙意不可以下而又義後明將繼爲證說○繼明以德言明兼體用自其一心一身之間以至應事接物之際無非是明德所在故有以照於四方

【存疑】二離合體一明而兩作也是大明當空迴而復始寅賓出日往而復來離之象也夫明惟兩作故有以照乎萬物大人法此象也格致誠正自照明德日新又新連續光明自一身以達於庶政遠及於四方普天率土照之而無外矣總是明德新民之事重在新民邊

【講】孔子釋大象曰離象爲日上下皆離是一明兩作離之象也大人體之以日之明不襍何以照萬物君德之明不襍何以照四

方于焉自照明德日新又新以綿續其光明而照臨于四方何
異日之无所不照哉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王註 錯然者警慎之貌

孔疏 是警懼之狀其心未寧故錯然也

程傳 陽固好動又居下而離體陽居下則欲進離性炎上志在上麗幾於躁動其履錯然謂交錯也雖未進而跡已動矣動則失居下之分而有咎也然其剛明之才若知其義而敬慎之則不至於咎矣初在下无位者也明其身之進退乃所麗之道也其志既動不能■慎則妄動是不明所麗乃有咎也

本義 以剛居下而處明體志欲上進故有履錯然之象敬之則无咎矣戒占者宜如是也

進齋徐氏曰 履在下之象錯然交雜之貌居離之始才剛而妄動識淺而志[illegible] 所履乖錯未得其當烏能无咎惟能敬慎則其咎可免矣

雙湖胡氏曰 錯然是事物紛錯之意能敬則心有主宰酬應不亂可以无咎不能敬則反是

[illegible] 錯然錯[illegible]急則錯矣此無他急於進而失於敬故耳古者惟能敬之則无咎敬之非令其无進也但欲其慎重而安詳耳况以光明之資而終可令无進乎

[illegible]解 余南湖云錯是躁急忙錯意

[illegible] 斷宜就敬錯說爲佳

按 錯字作差錯解然字形容其錯之不一愚意欲作心裡恐懼常若所履有錯者然以與敬字相紹而與下履錯之敬亦相合註疏是此意謂敬以免咎于先非敬以彌咎于後此意似優

講 周公繫初爻曰初九以剛居下而處明體以剛居下則急于進處明體則多自恃其聰明皆不顧時勢如何有行履忙錯之象咎能免乎誠能敬以處之審時度勢則所履不至于忙錯咎可免矣占者宜如是也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程傳 履錯然欲動而知敬慎不敢進所以求辟免過咎也居明而剛故知而能辟不剛明則妄動矣

中溪張氏曰 初居離之始所履之邪正善惡紛錯而未知適從也不敬則妄動而獲咎矣故履錯之敬可以辟咎

按 此是從紛錯之說

蒙引 不急於進則不至於錯然矣故曰以辟咎也

按 此是差錯之說

講 孔子釋初象曰履錯然而敬之无咎者蓋躁進而履錯則未免有咎知其錯而能敬所以辟躁進之咎也

六二黄離元吉

王註 居中得位以柔居柔履文明之盛而得其中故曰黄離元吉也

孔疏 黄者中也離者文明

程傳 二居中得正麗於中正也黄中之色文之美也文明中正美

之盛也故云黃離以文明中正之德上同於文明中順之君其明
如是所離如是大善之吉也
[本義]黃中色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其象占如此
朱子曰六二一爻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元吉至六五雖是柔麗
乎中而不得其正特借中字而包正字
[蒙引]六二黃離卽彖傳所謂柔麗乎中正者然黃離之黃中色也
爻兼中正獨言黃離以中該正也本義柔麗乎中而得其正蓋所
麗得中就是正也故只曰得中道也○凡所麗得其中正之道便
是黃離所該因廣也○泛就人事言不必指人臣事○自其存心
之善言則曰中自其處事之善言則曰正中重於正而可以該乎
正故爻辭只曰黃離而象傳亦只曰得中道也本義則詳之

[按]黃離之黃中也離麗也卽麗乎中正而倒言之也不必謂人臣
以中正之德麗君○離本卦名黃字是爲此爻特立此名黃字
最重○黃離者以中德而爲離也
[講]周公繫二爻曰六二柔麗乎中而得其正凡其所麗莫非中德
之著故爲黃離之象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
以至之爲天下國家无所處而不當占者如是大善而吉也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諺解]傳所以元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不云正者離以中爲重所以成
文明由中也正在其中矣
[按]二柔麗乎中正言中該正而柔順之意亦在其中
[講]孔子釋二象曰二黃離而得元吉者蓋黃者中色也柔麗乎中
得乎中道存心旣善處事自然合宜所以象爲黃離而得元吉
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孔疏]日昃之離者處下離之終其明將沒故云日昃之離也不鼓
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者將旣老耋當須委事任人自取逸樂若
不委之於人則是不鼓擊其缶而爲歌則至大耋老耄而咨嗟何
可久長所以凶也故象云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程傳]九三居下體之終是前明將盡後明當繼之時人之始終時
之革易也故爲日昃之離日下昃之明也昃則將沒矣以理言之
盛必有衰始必有終常道也達者順理爲樂缶常用之器也鼓缶
而歌樂其常也不能如是則以大耋爲嗟憂乃爲凶也大耋傾沒

也人之終盡達者則知其常理樂天而已遇常皆樂如鼓缶而歌
不達者則恐怛有將盡之悲乃大耋之嗟爲其凶也此處死生之
道也耋與昳同
[本義]重離之閒前明將盡故有日昃之象不安常以自樂則不能
自處而凶矣戒占者宜如是也
[或問]日昃之離朱子曰死生常理也若不能安常以自樂則不免
有嗟戚又問生之有死猶晝之必夜故君子當觀日昃之象以自
處曰人固知常理如此只是臨時自不能安耳
[雲峯]胡氏曰日昃晝而當夜也晝之必夜生之必死皆常道也缶
常用之器不鼓缶而歌是不安常以自樂也不安其常則不能自
處而以大耋爲嗟矣嗟者歌之反故凶

臨川吳氏曰離爲日三過中前明將盡有日昃之象於是時也鼓缶而歌是以樂消日也王羲之所謂年在桑榆賴絲竹陶寫是也大耋之嗟是以憂度日也趙孟所謂爲能偷遊朝不謀夕是也

象引日昃之離是乃盛極當衰之日苟知其盛衰循環爲理之必至而安常以自樂聽其自至斯可也若或不鼓缶自歌則不能自遣而唯大耋是嗟矣何益哉適以自速其凶也○日昃之離謂是日昃之明非如日中之明言其衰也正韻八十曰耋○九三鼓缶而歌與大耋之嗟此猶是假借字占之辭也但象意極難終不可以此爲實說實說則此爻只當得人之老而將死者矣恐日昃之離四字不是專此一事故須且寬說分明是假辭此亦其一事○集覽缶盛酒瓦器也盎甌缻之類或用按節缶之聲則是旋鐘之屬似長

按日昃云離離字只作明字看與麗字不合○註疏但云自取逸樂程傳云順理樂常此是天理人欲之分訓經之傳細見矣

臨周公繫三爻曰三居下體之終是前明將盡盛極將衰之候故其象爲日昃之離當此時也時會難强矣智力無足恃倘不安氣數之常以自適而戚戚於危亡之憂以爲旦夕冀保之計如不鼓缶而歌則徒爲大耋之嗟者然竟何益哉祇速之凶耳凶之道也占者戒之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程傳曰既傾昃明能久乎明者知其然也故求人以繼其事退處以休其身安常處順何足以爲凶也

語程子添出一層是示人以處衰老之道不是徒聽其不可久而已也○何可久就日昃之離說非以大耋之嗟凶爲何可久也何可久乃見不宜爲大耋之嗟○註疏說何可久亦誤

講孔子釋三象曰離末至昃猶或可久既爲日昃之離則盛極將衰何可久也明者知其然安常處順何足以爲凶乎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孔疏突如其來如者四處始變之際三爲始昏四爲始曉三爲已沒四爲始出突然而至忽然而來故曰突如其來如也焚如者逼近至尊履非其位欲進其盛以焚炎其上故云焚如也死如者既焚其上命必不全故云死如也棄如者違於離道无應无承衆所不容故云棄如是以象云无所容也

程傳九四離下體而升上體繼明之初故言繼承之義在上而近君繼承之地也以陽居離體而處四剛躁而不中正且重剛以不正而剛盛之勢突如而來非善繼者也夫善繼者必有巽讓之誠順承之道若舜啓然今四突如其來失善繼之道也又承六五陰柔之君其剛盛陵爍之勢氣焰如焚然故云焚如四之所行不善如此必被禍害故曰死如失繼紹之義承上之道皆逆德也衆所棄絕故云棄如至於死棄禍之極矣故不假言凶也

本義後明將繼之時而九四以剛迫之故其象如此

朱子曰九四有侵陵六五之象故突如其來如又曰只是說九四陽爻突出來逼拶上爻離爲火故有焚如之象焚如是不戢自焚之意棄是死而棄之之意

[纂引]九三爲前明將盡九三即前明也九四爲後明將繼之時九四即後明也○後明將繼本是九四之明但以其發得來驟不至旋踵而自滅其明然則以剛迫之之字虛說爲无疑矣○因突故焚焚則死死則棄之矣

[附]纂引不作通五說與諸書不同

[去疑]五箇如字總是形容不盡意

[講]周公繫四爻曰値後明將繼之時事會方新宜以順而動徐以定之可也九四以剛迫之更張急遽不以其漸突如其來如者也則激而生變厲爲厲階災必逮身矣其諸以火自焚者乎焚斯死死斯棄矣覩其象者宜知戒也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程傳]上陵其君不順所承人惡衆棄天下所不容也

[本義]无所容言焚死棄也

[纂引]言無可久之理是无所容即焚死棄也

[講]孔子釋四象曰九四突如其來如而至于焚死棄者蓋突如其來則激而生變无所容其身故云焚如死如棄如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王註]履非其位不勝所履以柔乘剛不能制下下剛而進將來害已憂傷之深至于沱嗟也然所麗在尊四爲逆首憂傷至深衆之所助故乃沱嗟而獲吉也

[程傳]六五居尊位而守中有文明之德可謂善矣然以柔居上在下无助獨附麗於剛強之間危懼之勢也唯其明也故能畏懼之

深至於出涕憂慮之深至於戚嗟所以能保其吉也

[本義]以陰居尊柔麗乎中然不得其正而迫於上下之陽故憂懼如此然後得吉戒占者宜如是也

朱子曰五介于兩陽之間憂懼如此然處得其中故不失其吉

[纂引]六五爻辭未見是能憂懼處只見是能憂懼處全是戒辭非象也

[存疑]中是存心好不正是處事多有未好處出涕沱若則可以求其正矣故吉

[集解]余南湖云出涕戚嗟非真哭泣嗟嘆只是甚言其憂懼耳

[折衷]沱者憂懼之形嗟者憂懼之聲

[按]出涕而滂沱憂戚而嗟嘆字義要分曉

[講]周公繫五爻曰六五以陰居尊柔麗乎中可以无所憂懼而自然獲吉矣然不得其正則或行事不足服人迫於二陽則左右皆剛暴之人權恐下移故常存憂懼之心其出涕則沱若而憂形於色其戚也嗟若而憂聞于聲如是乃可以保其位而吉也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孔疏]此釋六五吉義也所以終得吉者以其所居在五離附於王公之位被衆所助故得吉也五爲王位而言公者此連王而言公取其便文以會韻也

[程傳]六五之吉者所麗得王公之正位也據在上之勢而明察事理畏懼憂虞以持之所以能吉也不然豈能安乎

[纂引]言以憂懼而得麗乎王公之位也不可以本義以陰居尊當

此一句蓋麗王公也是出涕沱若戚嗟若以後事卽所謂吉也
存疑言麗王公之位也是得安其位按此二條與程傳不同時
講多從此
夫疑麗王公正見其當憂乃所以致吉處舊以麗王公卽是吉則
指效言耳似欠細王公不分天子諸侯卽人君之總稱
淺去疑是從程傳與蒙引不同
講孔子釋五象曰六五不正迫于二陽亦云殆矣而謂之吉者蓋
以常存憂懼之心則所行无乖戾之失收主權而保天祿有以
麗乎王公之位而得安也不亦吉乎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程傳九以陽居上在離之終剛明之極者也明則能照剛則能斷
能照足以察邪惡能斷足以行威刑故王者宜用如是剛明以辨
天下之邪惡而行其征伐則有嘉美之功也征伐用行之大者夫
明極則無微不照斷極則無所寬宥不約之以中則傷於嚴察矣
去天下之惡若盡究其漸染詿誤則何可勝誅所傷殘亦甚矣故
但當折取其魁首所執獲者非其醜類則無殘暴之咎也書曰殲
厥渠魁脅從罔治
淺孔跖以折首爲剿弄人之首程傳折取其魁首較明程傳有
蒙理上讀朱子謂有嘉折首是句
本義剛明及遠威震而刑不濫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西溪李氏曰有嘉折首王者之兵只誅首惡醜類不獲不以爲咎
也

南軒張氏曰離有甲胄兵戈之象而周官司馬之職列于夏官蓋
有以也
蒙引有嘉折首由其剛之遠而威自震也獲匪其醜由其明之遠
而刑不濫也及遠二字於爻果何所取曰以九居卦之上剛之
遠也處離之極明之遠也剛明就本身之德說威與刑就其見
於行事說亦有差別有嘉全在折首上見事但得折首便是有
功不以獲醜爲尚也
淺時講多以有嘉截斷冠折首匪醜二句是從程傳
講周公繫上爻曰上九以陽居上處離之極剛明及遠者也王者
用此道以出征則有嘉美之功焉然渠魁不藏非嘉也脅從是
治亦非嘉也惟折其首惡之人而威自震所獲非其詿誤之類
而刑不濫既不至養奸以怙亂又不至縱暴而寡恩又何咎焉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程傳王者用此上九之德明照而剛斷以察除天下之惡所以正
治其邦國剛明居上之道也
中溪張氏曰征之爲言正也故曰以正邦也
蒙引或說是正我之邦或說是正他人之邦大抵此以王者言王
者無外雖正他人其實亦其邦也
淺正邦不使釋王用出征何可包折首獲匪其醜二句意蓋既是
正邦自當如此
講孔子釋上象曰王用出征豈爲窮兵黷武哉蓋寇賊奸宄擾我
邦國故出征以正之也但折首而不及其醜正邦之舉當如此

建安邱氏曰離麗也以一陰而麗二陽也上下皆離則二五皆麗然麗之性上上離則爻上之太過故下離爲安又二得位而五不得位也故二之黃離元吉異乎五之出涕沱若也其四陽爻則處陰内而爲陰所麗者最凶是以三言日昃之離四言焚如棄如以皆在二五兩陰之内也若初上二陽初明在下則知以敬而辟咎上明在外則能以征而正邦也

集解離之道唯柔麗乎中正爲善二與五皆得此道者然麗乎中而得其正者二也故係以黃離麗乎中而不得其正者五也故係以涕嗟此五之吉不如二之元吉也初剛而躁則敎之敬以辟咎三剛而昃則傷其嗟而不久四剛而突則罪其棄而无容惟上剛明及遠方與其嘉而正邦乃知柔者處世之道而中正者用柔之矩也

按四陽二陰二五柔得中正各爲三畫卦之主而二中且正五以中誠正二爲備美當以二爲六畫卦之主也離有附麗離明二義彖言附麗而重明以麗乎正亦帶明言大象言明六爻二五言附麗餘四爻皆言明豈以陰爻合於附麗而陽爻合於離明歟凡處離之道不過貞順二義而繼明照四方則大人明德新民之事也二黃離元吉深許之辭五憂懼而吉僅可之辭初明體欲進而敬則无咎三明將盡而凶四繼明而戒其突然上剛明及遠而美其有功初如方出之日三爲將落之日四爲日落繼之以火上因爻之最上故取明照及遠如日中天之義人之有取於附麗者當爲二之中不然則爲五之戚人之用明者微之一字爲要道也有嘉折首當屬大人之事

易經詳說卷十九終

易經詳說 卷十九 離卦 罡 寄願堂

易經詳說卷二十

周易下經

咸䷞艮下

孔疏先儒以易之舊題分自此以上三十卦爲上經已下三十四卦爲下經序卦自此又別起端首先儒皆以上經明天道下經明人事然韓康伯注序卦破此義云夫易六畫成卦三才必備錯綜天人以效變化豈有天道人事偏於上下哉案上經內明飲食必有訟訟必有衆起是兼於人事不專天道既不專天道則下經不專人事理則然矣但孔子序卦不以咸繫離繫辭云二篇之策則是六十四卦舊分上下乾坤象天地咸恒明夫婦乾坤乃造化之本夫婦實人倫之原因而擬之何爲不可天地各卦夫婦共卦者周代云尊天地之道畧於人事猶如三才天地爲二人止爲一也此不必然竊謂乾坤明天地初闢至屯乃剛柔始交故以純陽象天純陰象地則咸以明人事人物既生共相感應若二氣不交則不成於相感自然天地各一夫婦共卦此不言可悉豈宜妄爲異端

程傳咸序卦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繼以恒也天地二物故二卦分爲天地之道男女交合而成夫婦故咸與恒皆二體合爲夫婦之義咸感也以說爲主恒常也以正爲本而說之道自有正也正之道固有

說焉巽而動剛柔皆應說也咸之爲卦兌上艮下少女少男也男女相感之深莫如少者故二少爲咸也艮體篤實止爲誠愨之義男志篤實以下交女心說而上應男感之先也男先以誠感則女說而應也

廷安邱氏曰咸二少相交者夫婦之始也所以論一時交感之情故以男下女爲象男先下於女婚姻之道成矣恒二長相承者夫婦之終也所以論萬世處家之道故以男尊女卑爲象女下於男居室之倫正矣或曰卦以二少二長相應者不有損益乎曰損雖二少而男不下女咸感之義微矣益雖二長而女居男上恒久之義悖矣此下經所以不首損益而首咸恒也

雲峯胡氏曰先天八卦之象說卦凡兩言之先言天地而即繼之以山澤繼言水火雷風而終之以山澤山澤相薄者有貴於不相悖不相射者有貴於相逮雖通氣則兩言之不改然則上經首於乾坤者天地定位也下經首於咸者山澤通氣也位欲其分故乾坤分而爲二卦氣欲其合故山澤合而爲一卦又易八純卦六爻皆不應泰否咸恒損益既未濟六爻皆應泰否天地相應故居上篇咸損少男少女相應恒益長男長女相應既未濟中男中女相應故居下篇咸以少男少女又應之切至者故居下篇之首故上經彖辭不言女下經咸取女吉家人利女貞姤勿用取女漸女歸吉多言婚娶之事而首於咸見之

咸亨利貞取女吉

孔疏明人倫之始夫婦之道必須男女共相感應方成夫婦既相

感應乃得亨通若以邪道相通則凶害斯及故利在貞正既感通以正即是婚媾之善故云咸亨利貞取女吉也

【程傳】咸感也不曰感者咸有皆義男女交相感也物之相感莫若男女而少復甚焉凡君臣上下以至萬物皆有相感之道物之相感則有亨通之理君臣能相感則君臣之道通上下能相感則上下之志通以至父子夫婦親戚朋友皆情意相感則和順而亨通事物皆然故咸有亨之理也利貞相感之道利在於正也不以正則入於惡矣如夫婦之以淫姣君臣之以媚說上下之以邪僻皆相感之不以正也取女吉以卦才言也卦有柔上剛下二氣感應相與止而說男下女之義以此義取女則得正而吉也

【本義】咸交感也兌柔在上艮剛在下而交相感應又艮止則感之

專兌說則應之至又艮以少男下于兌之少女男先于女得男女之正婚姻之時故其卦為咸其占亨而利貞取女則吉蓋感有必通之理然不以貞則失其亨而所為皆凶矣

【中溪張氏】曰物之相感莫如男女之少者故二少為咸上下交感則有亨通之理然相感之道利在守正以此道而取女其吉可知

【雲峯胡氏】曰咸感也不曰感而曰咸咸皆也無心之感也無心於感者無所不感也感則必通而利在於貞凡言感之道當如此取女吉則專言取女者當如此女以靜正為主男不下女而女從之非貞女也不可取矣

【雙湖胡氏】曰文王於咸卦自取取女象二卦重在三上兩爻三為艮主上為兌主男女皆得其正故曰利貞故取女吉也況二五又正其不正者初四而已曰取女之一體又以艮為重而咸之所以得名亦由於艮艮為感主而兌已是應體本義謂艮止則感之專兌說則應之至已盡卦意此所以二少尤有夫婦感應之道而為下經之首與乾坤分主上下經也先儒謂上經乾坤以二老對立下經咸以二少合體深為得之

【蒙引】凡易言吉亨皆主正者也可見易以道義配禍福非如讖緯術数之書或曰吉與亨亦何分別曰亨是目下通達無得吉是事做得有結果而無破敗○取女吉特舉感之一事意却在貞字上來○艮止則感之專兌說則應之至止則不他說則樂從也

【存疑】卦辭亨自卦體卦德上取取女吉就卦象上取言占得咸卦其占當得亨通然必利於貞然後可以得亨使不貞則失其亨而

所為凶是取女亦不吉也所為皆凶取女亦在其中

【按】舊說皆以利貞取女作兩截近講多以利貞取女串說程傳兼君臣上下父子夫婦親戚朋友言蒙引取女特感之一事截說分明○重在貞字

【謹】文王繫咸卦彖辭曰凡物不感則已未有感而不應者感而應則通矣故占者有所感情足以相孚事足以有濟可以得亨也然人之情正則公不正則私又必順乎理無妄感之私利於貞焉如取女者備六禮先媒妁無一端之非正則非感以情而實感以理故吉也

彖曰咸感也

【程傳】咸之義感也

【本義】釋卦名義

【臨川吳氏曰】卦之二體陽感而陰應陰感而陽應六畫皆相與卦之所以得咸感之名也

【建安邱氏曰】咸者感也所以感者心也無心者不能感故咸加心而爲感有心於感者亦不能咸感故感去心而爲咸咸皆也唯無容心於感然後無所不感聖人以咸名卦而彖以感釋之所以互明其肯也

【講】孔子釋咸彖辭曰卦名咸者天地之間無獨必有對有對斯有感有感斯有應咸也者取其交相感之義也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孔疏】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者此因上下二體釋咸亨之義也艮剛而兌柔若剛自在上柔自在下則不相交感無由得通今兌柔在上而艮剛在下是二氣感應以相授與所以爲咸亨也止而說此二卦之義釋利貞也艮止而兌說也取女吉也此因二卦之象釋取女吉之義艮爲少男而居於下兌爲少女而處於上是男下於女也婚姻之義男先於女親迎之禮御輪三周皆是男先於女然後女應於男所以取女得吉者也是以亨利貞取女吉者亦第釋訖總舉繇辭以解之

【按】王註以亨屬柔上二句利貞屬止說句取女吉屬男下女句先儒多從之孔疏分三層卦體卦德卦象皆與本義同惟止而說爲卦義稍異

【程傳】在卦則柔爻上而剛爻下柔上變剛而成兌剛下變柔而成艮陰陽相交而爲男女交感之義又兌女在上艮男居下亦柔上剛下也陰陽二氣相感相應而和合是相與也止而說止於說爲堅慤之意艮止於下篤誠相下也兌說於上和說相應也以男下女和之至也相感之道如此是以能亨通而得正取女如是則吉也卦才如此大率感道利於正也

【按】程傳柔上剛下是以卦變言乃用乾坤變六子之說當以兌女上艮男下爲正

【本義】以卦體卦德卦象釋卦辭或以卦變言柔上剛下之義曰咸自旅來柔上居六剛下居五也亦通

【建安邱氏曰】柔上上也六本居三上與乾交而爲兌也剛下三也九本居上下與坤交而爲艮也二氣感應以相與山澤通氣也不言山澤者言山澤則不見相與之意故以二氣言之觀恒言雷風相與則知二氣相與之爲山澤爾此釋咸亨義止而說以二德言人心之說動易失正唯止而能說則無狥情縱欲之失此釋利貞義男下女以象言謂以艮之少男下於兌之少女也凡婚之道無女先男者必女守靜貞男先下之則爲得男女之正此釋取女吉故下以是以二字總結之

【按】邱氏柔上剛下用程傳爲說

【雲峯胡氏曰】以卦體釋亨以卦德釋利貞止而後說所以爲貞不止非貞也以卦象釋取女吉

【蒙引】天下原無無對之物感字固是對應字無應亦不爲感矣有

感斯有應感而應則通矣此感應感通之別也二氣感應以相與
此二氣指剛柔兼造化人物言莫非感應也不可專指人事說○
繫此卦之辭意謂卦體則柔上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卦德則止
而說卦象則男下女夫惟剛柔以感應而感之者專應之者至且
又得男女之正婚姻之時如此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雲峯胡氏
謂卦體釋亨卦德釋利貞卦象釋取女吉此說支離不可從蓋亨
是正的亨亦惟正則吉所以不可分貼分貼則卦辭意判隔矣○
柔上剛下止而說兩平意男下女輕重意柔上剛下止而說泛說
剛柔感應也男下女則專就男女之感應言
[極]家引與衆說稍異邱氏以二氣即爲山澤蒙引謂造化人物雲
峯依王註分貼蒙引謂其支離看來邱胡二說亦可用○柔上

剛下只就卦體兌上艮下說上下字現成不必說卦變剛感柔
應柔感剛應便是相與之義日講主剛感柔應說亦通○止而
說須照艮止兌說兩卦之德說方與感應意合○艮止而感之
專兌說而應之至便是得正不必合看作止而能說方爲得正
也○下字着方襯一於字便明○釋卦辭重在利貞上亨在言
外故蒙引不欲以卦體貼亨時講多從之○本義卦變自旅來
不必用
[講]卦辭曰亨利貞取女吉者卦體兌柔在上艮剛在下是柔之氣
上感乎剛而剛應之剛之氣下感乎柔而柔應之造化所感之
正也卦德艮止兌悅止則我之感專而不他說則彼之應樂從
而無强人已所感之正也卦象艮少男下於兌少女男先於女

既得其正二少相與又適其時男女所感之正也三者皆感應
之正而吉亨之本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
物之情可見矣

[孔疏]以下廣明感之義也天地二氣若不感應相與則萬物無由
得應化而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聖人設教感動人心
使變惡從善然後天下和平○大則包天地小則該萬物感物而
動謂之情也天地萬物皆以氣類共相感應故觀其所感而天地
萬物之情可見矣
[程傳]既言男女相感之義復推極感道以盡天地之理聖人之用
天地二氣交感而化生萬物聖人至誠以感億兆之心而天下和

平天下之心所以和平由聖人感之也觀天地交感化生萬物之
理與聖人感人心致和平之道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感通之
理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
[本義]極言感通之理
[中溪張氏]曰天地之感也以氣聖人之感人也以心天地交感而
萬物有化生之理聖人感人心而天下有和平之治寂然不動性
也感而遂通情也於其所感而觀之天地萬物之情可得而見矣
情者感而動者也
[蒙引]分明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萬物化生還是天地之感而通
處通屬天地化氣化者也生形化者也○和平二字要說得接那
聖人感人心處蓋聖人之德既有感乎人心則人心戴之無有不

歸順而或乖戾者矣故天下和平○天地感者感也萬物化生則通矣聖人感人者感也天下和平則通矣即此而觀可見天地萬物之情無不是這一感通也是先舉二件大事項說起而因以槩其餘不是指上二句就當見天地萬物之情也蓋在天地自有天地之感通在萬物自有萬物之感通在此一物自有一物之感通在彼一物自有彼一物之感通蔣說言天地則聖人在其中言萬物則萬民在其內者不可用○天地萬物之情感通處便是情也存疑言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此天地二氣相感應也由是乾元資始坤元資生或氣化或形化萬物於是化生矣聖人道德齊禮使民感發而興起是感人心也由是從欲以治四方風動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天下於是乎和平矣夫天地感而

萬物化生天地之有感必通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聖人之有感必通也大凡自有所感而觀之天地萬物之情感可見矣無有感而不通者故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天地此感通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聖人此感通也屈伸相感而利生日月寒暑此感通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人物此感通也此句已說未說者皆在其中蓋再照上文又因以盡其餘也○天地萬物之情可見則上文天地聖人及所未言者如人物之類皆在其中程傳所謂天地萬物之情只是指上二句覺未盡蒙引推說似是然上文已說天地復云天地似贅了故止作包已說未說底說爲是○天地交感則其氣相通萬物化生在天地感通之後然非天地感通無緣有是蓋天地感通之功効也謂天地之感通者要其終言也天下和平亦是聖人感人心之功效曰聖人之感而通亦要其終而言也與天地感通一般天下和平若從欲心釋躁心平天下化終太深若作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又不切于舊作人民歸順說似淺今改似妥貼

〔按〕孔疏原謂天地交相感程傳因之蒙引天地是感萬物化生是通以天地感萬物言存疑却從程傳說○孔疏萬物感化而生是化生二字串說蒙引氣化形化是平說○孔疏聖人感人心處以說教言蒙引空說存疑道德齊禮較孔疏又實落仇滄柱謂聖人感人心自一身之性情氣象以及發之政教施爲者無一不本天理而合人情方能感孚人心而底於和平不是齊居一室默然感化也更詳盡○和平二字依化生看則和平亦是

兩意和者和樂平者平安時講謂無乖戾無反側亦不差或云和即平只是一意○末句天地萬物分開說天地萬物各有感通情字看不得太細只大槩從感通上見得不特應者爲情感者亦爲情情字中有自然意有當然意○本義言感通感而必應即是感之通處應屬受感通屬感者○去疑兩感字俱跟正來

〔謹〕然是感應之理極之天地聖人亦有然者天地萬物同一氣也天地以氣感萬物而萬物同受是氣者或以氣化或以形生矣聖人天下同一心也聖人以心感天下而天下同有是心者無有乖戾而和無有反側而平矣夫天地聖人感也萬物化生天下和平則通也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昭然可見矣故觀

感通於造化則一施一受可以見天地之情觀感通於萬物則
相應相求可以見萬物之情感通之理不其大哉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孔疏山上有澤咸澤性下流能潤於下山體上承能受其潤以山感澤所以爲咸君子以虛受人也君子法此咸卦下山上澤故能空虛其懷不自有實受納於物無所弃遺以此感人莫不皆應

程傳澤性潤下土性受潤澤在山上而其漸潤通徹是二氣之物相感通也君子觀山澤通氣之象而虛其中以受於人夫人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虛中者無我也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

本義山上有澤以虛而通也

朱子曰山上有澤當如伊川說水潤土燥有受之義土若不虛如何受得上兌下艮兌上缺有澤口之象艮上二陽畫有澤底之象艮上一陽畫中有土之象下二陰畫中便是滲水之象○問程傳以量而容之莫是要著意而容之否曰非也以量者乃是隨我量之大小以容之便是不虛了

中溪張氏曰水之性潤下土之性受潤土之中虛者則於潤無所不受心之中虛者則於人何所不容實則不能相入矣

建安邱氏曰山上有澤其中必虛虛則山澤之氣通而感應之理以生君子觀虛而能感之象而以虛受人人之一心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虛故也苟以私意實之則先於入者爲主感應之機窒雖有至者皆捍之而不受矣故山以虛則能受澤心以虛則能受人

蒙引山上有澤則是以澤之潤而感乎山以山之虛而受其感咸之象也君子體之則虛其中以受人之感焉○受人無工夫虛則能受也本義山上有澤以虛而通也或以爲此是引起下句以虛受人之意不當以貼上句愚謂君子以虛受人於象必有所取豈非以山上有澤以虛而通故耶○受人者受人之感在人之感或以事感或以言感惟虛中則人之以言感者吾有以納其言而酌其是非人之以事感者吾有以承其事而裁其當否不然有我之心先據其中人之至吾前者一無可入之理矣○或問君子固嘗虛以受人之感倘或感以不正亦將虛以受之乎曰愚故嘗曰納其言而酌其是非承其事而裁其當否也於此亦可以見咸之必利貞處

臣疑彖言感象言受妙處全在一虛風感水受水虛也物感鏡受鏡虛也今人許多伎倆填塞胸中何從得受故虛最學人第一緊着張子厚曰六爻皆以有應不盡感道旨哉

按彖言感象言受受在感後一層是補彖所不及然細論之山下於澤其氣通而後澤來潤之如男下女成婚配而後受女之益以是知感受一理不能感者不能受不能受者不能感而虛其心無私主無要道也

謹按孔子釋咸大象曰山上有澤澤以潤而感乎山山以虛而受其潤咸之象也人心不虛烏能受哉故君子體其所感唯本吾心之虛以受之斯無感不通與山之虛受澤之潤者一矣

初六咸其拇

孔疏咸其拇者拇是足大指也體之最末初應在四俱處卦始為感淺末取譬一身在於足指而已故曰咸其拇也

程傳初六在卦之下與四相感以微處初其感未深豈能動於人故如拇之動未足以進也拇足大指人之相感有淺深輕重之異識其時勢則所處不失其宜矣

按孔疏以應四為說程傳因之本義不言應

本義拇足大指也咸以人身取象感於最下咸拇之象也感之尚淺欲進未能故不言吉凶此卦雖主於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

蒙引按感於最下謂感之初其感也淺是感物不是為物所感如大象所謂艮人之感也人身自項首循亥而下拇其至末者也故云最下。本義謂感之尚淺欲進未能故不言吉凶其不言吉固是其不言凶何也蓋初雖未遂其進而亦未涉乎害也。咸其拇詞意若曰感以其拇也諸爻皆同。咸之初六正如孤寒之士疏遠之臣勢分之接於上者既無相親之便情意之投於上者又無相得之素故感于人而人未為之感雖求其進而未得遂其進也而凡交情之淺者皆是

存疑若就象說全不遍要只是象相感之淺者爾須得意忘象

按咸其拇只是欲感人而拇先動之意非以拇感人也或云非真一拇動只其取象如此謂意動而不足感猶拇動而未能行也亦通

講周公繫咸初爻曰咸以人身取象初六處咸之初感於最下事物未接而意見先萌咸以其拇之象也雖所感尚淺未著於形迹然躁動之念所不免矣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程傳初志之動感於四也故曰在外志雖動而感未深如拇之動未足以進也

中溪張氏曰初與四為正應所感雖淺然觀其拇之動則知其志已在乎外卦之九四矣

存疑言其感雖淺然其志已在外而感動

按外就四說極明因本義不言應故蒙存皆虛說

講孔子釋初象曰所謂咸其拇者蓋志者感之主也初六雖未與物接而其志已馳騖於外不能自止是逐物為咸非物來應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王註咸道轉進離拇升腓腓體動躁者也感物以躁凶之道也由躁故凶居則吉矣處不乘剛故可以居而獲吉

程傳二以陰在下與五為應故設咸腓之戒腓足肚行則先動足乃舉之非如腓之自動也二若不守道待上之求而如腓之動則躁妄自失所以凶也安其居而不動以待上之求則得進退之道而吉也二中正之人以其在咸而應五故為此戒復云居吉若安其分不自動則吉也。按孔疏以腓為足之腓腸腓字未妥不如程傳作足肚。孔疏以應五為說程傳因之本義不言應而欲行先動云云本之程傳

本義腓足肚也欲行則先自動躁妄而不能固守者也二當其處又以陰柔不能固守故取其象然有中正之德能居其所故其占動凶而靜吉也

【運齋徐氏】曰咸體宜靜二柔不知順理而躁妄失正故凶

【中溪張氏】曰六二在下體之中故曰咸其腓二與五爲正應當待五之感而後動今乃不待九五之感而先動躁妄自失所以凶也然以柔履柔則當其位苟能居以俟之不以吉乎

【陽氏】曰六二之感以腓可謂凶矣然居而不行靜而不動故可以易凶而吉易害而利矣

【蒙引】咸以人身取象初當拇則二當腓故曰二當其處也本義二當其處就二字取又陰柔不能固守就六字取然有中正之德能居其所又併六與二取總是一個爻做二樣看也以人言之則是其氣性躁急而心則中正知義順理者也故象傳曰順不害也蓋六二有是病而又有是德占者亦隨其處以爲吉凶也○所謂居吉者非以不動爲吉也以其不妄動而吉也若徒以不動爲吉則九五之咸其脢何以謂之志末也

【存疑】腓在人身隨足而動躁妄而不能固守二當其處有其象矣而六復以陰柔居之則其德亦躁妄而不能固守者也故其象爲咸其腓夫咸其腓固非善者然有中正之德則其心本善用能反之以居其所卒亦無不善者矣占者如二之感其腓則凶若能反之而居其所則吉隨其處而爲吉凶也○按反之二字當玩謂本凶而能靜則吉也

【講】周公繫二爻曰人之一身欲行先自動者腓也二當其處既值難守之時又陰柔無能守之節躁動於感咸以其腓之象也如是則應酬不勝錯亂何凶如之然幸其有中正之德若能反躁而居其所時止而止時行而行心無私係因物而應鮮不吉矣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程傳】六二居中得正所應又中正其才本善以其在咸之時質柔而上應故戒以先動求君則凶居以自守則吉象復明之云非戒之不得相感唯順理則不害謂守道不先動也

【因指】順正是居不害正是吉

【按】蒙引謂有順德則不妄動不如程傳作順理不害爲妥不當動而不動便是順理○去疑但謂順應不欲添出理字另是一說○日講止乎理而不遷曰居從乎理而不拂曰順訓字甚明

【講】孔子釋二象曰六二雖有咸腓之凶而居則吉者由其有中正之德故能返躁爲靜順其理之自然而無所容心則靜固靜動亦靜不爲感之所害吉孰大焉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王註】股之爲物隨足者也進不能制動退不能靜處所感在股志在隨人者也志在隨人所執亦賤矣用斯以往吝其宜也

【程傳】九三以陽居剛有剛陽之才而爲主於內居下之上是宜自得於正道以感於物而乃應於上六陽好上而說陰上居感說之極故三感而從之股者在身之下足之上不能自由隨身而動者也故以爲象言九三不能自主隨物而動如股然其所執守者隨

於物也剛陽之才感於所說而隨之如此而往可羞吝也
本義股隨足而動不能自專者也執者主當持守之意下二爻皆欲動者三亦不能自守而隨之往則吝矣故其象占如此
按註既所隨未有定指程傳以爲應上六本義以爲隨下二爻
雲峯胡氏曰腓居下體之中二象股居下體之上三象程子謂三隨上蔡氏謂三動而二隨之本義以爲股隨足而動象三隨二與初而動艮言隨在二二腓隨三之限而止也咸言隨在三三股隨下之足而動也
中溪張氏曰九三居下體之上故曰咸其股股不能自行而隨足以動是堅執下隨之說者也以此而往誠有羞吝
進齋徐氏曰世之君子位居人上所守不正感不以道而反狥夫

嬖御臣僕在下者之私情至於多行可愧者皆執其隨者也
蒙引九三咸其股執其隨之象也執其隨咸其股之義也執之一字陋之之辭也下二爻皆欲動者三亦不能自守而隨之所謂同乎流俗合乎汚世而不克自樹者也如是而往則業廢而功隳名敗而節喪焉有不吝者執其隨此於爻體無所取只是就位上取
隨執其隨只是就執定要隨人之意
臨周公係三爻曰三在人身當股之處因下二爻之動而亦隨之
自不能主專於隨人爲咸其股執其隨之象如是而往多行可愧吝執甚焉占者所當戒也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程傳云亦者蓋象辭本不與易相比自作一處故諸爻之象辭意有相續者此言亦者承上爻辭也上云咸其拇者志在外也雖凶居吉順不害也咸其股亦不處也前二陰爻皆有感而動三雖陽爻亦然故云亦不處也不處謂動也有剛陽之質而不能自主志反在於隨人是所操執者卑下之甚也
本義言亦者因前二爻皆欲動而云也二爻陰躁其動也宜九三陽剛居止之極宜靜而動可吝之甚也
建安邱氏曰下卦二陰感物而動也故不知止三剛而止體乃亦如二陰之爲故曰亦不處陽在上而下隨二陰故曰所執下也
雲峯胡氏曰彼不處而我亦不處不能自立而日就乎汚下者也
按下非下二爻之下乃下賤之下也志在隨人謂主意在隨人

此志字即在上爻執字內執字只作主定看本義主當或即主定也持守二字頗難合非尋常操守之謂
臨孔子釋三象曰三咸其股者下二爻陰躁其妄動而不處宜也九三陽剛爲艮之主宜止而不動乃亦隨之而不處爲可惜耳君子之志其所執當超然自命而志在隨人所執亦卑下矣羞吝不能免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王註處上卦之初應下卦之辭居體之中在股之上二體始相交感以通其志心神始感者也凡物始感而不以之於正則至於害故必貞然後乃吉吉然後乃得亡其悔也始在於感未盡感極不能至於無思以得其黨故有憧憧往來然後朋從其所思也

按王註末二句解與是以朋從爲好程傳則以爲不足之詞

程傳咸者人之動也故皆就人身取象拇取在下而動之微腓取先動股取其隨九四無所取直言感之道不言咸其心感乃心也四在中而居上當心之位故爲感之主而言感之道貞正則吉而悔亡感不以正則有悔也又四說體居陰而應初故戒於貞感之道無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乃有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無不通無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貞一則所感無所不通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是其朋類則從其思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隅一事豈能廓然無所不通乎

本義九四居股之上脢之下又當三陽之中心之象咸之主也心之感物當正而固乃得其理今九四乃以陽居陰爲失其正而不能固故因占設戒以爲能正而固則吉而悔亡若憧憧往來不能正固而累於私感則但其朋類從之不復能及遠矣

龜山楊氏曰初言咸其拇二言咸其腓三言咸其股五言咸其脢上言咸其輔頰舌而九四一爻由一身觀之則心是也獨不言心其說蓋有心感物則其應必狹矣無心而待物之感故能無所不應焉其繇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思皆緣其類而已不能周也所謂朋從者以其類而應故也故繫詞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鑒者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

節齋蔡氏曰憧憧動心之貌貞則靜靜則虛虛則一一則於來也無迎於往也無將既應之後蓋猶未應之初也靜亦定動亦定寂也未嘗不感感也未嘗不寂何憧憧之有

或問程傳云貞者虛中無我之謂本義云貞者正而固不同何也朱子曰某尋常解經只要訓詁說字如貞字作正而固仔細玩索自有滋味若曉得正而固則虛中無我亦在裏面○問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曰往來自不妨天地間自是往來不絶只不合著憧憧了便是私意聖人未嘗不教人思只是不可憧憧這便是私了感應自有個自然底道理何必思他若是義理却不可不思○問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莫是此感彼應憧憧是添一個心否曰往來固是

感應憧憧是一心方欲感他一心又欲他來應如正其義便欲謀其利明其道便欲計其功又如赤子入井之時此心方怵惕要去救他又欲他父母道我好這便是憧憧底病○問往來是心中憧憧然往來猶言往來于懷否曰非也繫詞分明說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安得爲心中之往來這個只是對那日往則月來底說那個是自然之往來此憧憧者是加私意不好底往來憧憧只是加一個忙迫底心不能順自然之理猶言助長正心與計獲相似方往時又便要來方來時又便要往只是一個忙○問憧憧往來如覇者以私心感人便要人應自然往來如王者我感之也無心而感其應我也無心而應周徧公溥無所私係如此是否曰是如此又問此以私而感恐彼之應者非以私

而應只是應之者有限量否曰也是以私而應如自家以私惠及
人亦間被我之惠者則以我爲恩不被我之惠者則不以我爲恩
矣王者之感如云王用三驅失前禽去者不以爲恩獲者不以爲
怨如此方是公正無私心

雙湖胡氏曰四不正而云貞吉悔亡者貞則吉而悔可亡戒之也
蓋四與初爲往來之爻而二爻皆不正故戒以憧憧往來則所感
者狹而不廣矣四當心象而不言心者以心在內而不可見故特
言心之用思者心之用也

按雙湖說好但往來不必指定初

彖引九四於股之上脢之下又當三陽之中心之象咸之主也既
是心便爲咸之主二何相承心便是咸之主如拇如腓如股如輔
頰舌皆心之所役使以感物者惟心則爲主也心之感物當正而
固乃得其理此理字與繫辭傳本義所謂理本無二及皆感應自
然之常理理字相同蓋理即正理也下文云失其正者失其理也
正而固者應事接物一視其理之當然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
私確乎其如是而不移所謂正而固也如是則雖不期於人之應
而莫不丕應從志矣雖不必於人之從而自信從者衆矣何吉之
不得何悔之不亡。不可謂憧憧於往來之間只是憧憧然而往
來語類云是個不好的往來往來自不妨只不合憧憧耳往來正
是感應二字。憧憧往來欲物之我從也然既有心於感物則所
感者狹矣故但其朋類從之而其所感之不及者不從也是以君
子之道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味九四爻象大吉只是一

正反說蓋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憧憧往來反是吉悔亡者感無
不通也朋從爾思反是此蓋霸王之道也此爻辭關涉最大而要
分明是心學心法與艮卦彖辭一般

存疑以憧憧往來反觀九四之貞只是往來付之無心爾蓋盡吾
所感之道而人之應與否皆所不計也此便是正而固憧憧猶云
切切憧憧往來不是憧憧於往來之間亦不是往來憧憧然是把
個往來放在心上一往就要來切切然不能已纔去感人就要人
來應我只管思慮心中切切然不能放下故曰何思何慮言其不
消如此。憧憧往來者不知感應之理爲自然而用其思慮計獲
之私心必不能一視同仁而有揀擇去取於其間其思慮有及與
不及矣其及者即應之不及者不應也故曰朋從爾思蓋所應止
於其朋所思之外不能及也。憧憧往來思也朋則思之所及者
以其思之所及故從而目之曰朋猶云朋黨也

按感應乃自然之理但不可計其應而爲之感也順理而無私心
便是貞以此爲感無不應矣若計其應而爲感比心憧憧然動
矣憧憧即爲思思之所及能幾何及其朋而朋從之不及者不
從也於感應之道末爲盡矣。此是持身涉世大道理潛心玩
味。去疑爾指四然只當輕帶

講周公繫四爻曰九四當心之位咸之主也以九居四嫌於不正
宜有悔矣惟能虛中無我大公順應感而不役於感應而不繫
於應是之謂貞也由是推之於事無不通而吉返之於心無不
得而悔可亡矣若肩心於感應往來之間憧憧在內而不能斷

絕則其心思之所及者朋類從之所不及者不從也天下事物遯於思慮之外者多矣可不戒哉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王註未感於害故可正之得悔亡也

孔疏未光大者非感之極不能無思無欲故未光大也

程傳貞則吉而悔亡未爲私感所害也係私應則害於感矣憧憧往來以私心相感感之道狹矣故云未光大也

按王註未感於害謂始感而未至於害程說未爲私感所害本義從程

本義感害言不正而感則有害也

中溪張氏曰四當心位而不言心爻言思象言感者即心也夫本然虛靜之天純乎貞一未有私感之害故吉而悔亡若憧憧然往來乎此應之間則意向不定其所感者狹矣匪其朋則不從故曰未光大也

蒙引不正而感則有害是不正之感乃爲感害也唯貞吉而悔亡則不至於感害矣不正之感如何便有害要與朋從爾思處見得蓋思欲歸己怨使誰當自當有害此不易之定理也害卽是悔而不吉言私小者與初九四光大義同一說謂其不能及遠也申朋從爾思意以言於其道未爲光大也此說似更長

存疑未光大以心術言王者如天不令人喜不令人然其心術何光明正大也若一於感應憧憧而不能斷絕則計數𥨊𥨊之私橫於胸中暗昧窄狹之甚其去王者大公之道遠矣故曰未光大也

既存疑卽蒙引私小之說然作不能及遠看包得朋從爾思覺全

翻孔子釋四象曰四貞吉悔亡者蓋不正之感乃爲私感所害貞則物來順應未爲私感所害也如是則其心光明正大若憧憧往來則不勝其計較之私卑暗狹小亦甚矣豈得爲光大乎

九五咸其脢无悔

王註脢者心之上口之下進不能大感退亦不爲無志其志淺末故無悔而已

孔疏易傳曰在脊曰脢馬融云脢背也鄭康成云脢脊肉也王肅云脢在背而夾脊說文云脢背肉也雖諸說不同大體皆在心上輔嗣以四爲心上爲輔頰五在上四之間故直云心之上口之下也

程傳九五尊位當以至誠感天下而應二比上若係二而說上則偏私淺狹非人君之道豈能感天下乎脢背肉也與心相背而所不見也言能背其私心感非其所見而說者則人君感天下之正而無悔也

本義脢背肉在心上而相背不能感物而無私係九五適當其處故取其象而戒占者以能如是則雖不能感物而亦可以无悔也

或問程傳曰感非其所見而說者此是任貞一之理則如此朱子曰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是以其心普該遍故周流如此是此義也

雲峯胡氏曰子夏云在脊曰脢諸爻象拇象股象心皆戒其感於物而動五象脢不動矣而又不能感物諸爻動而無静五静而無動皆非心之正也但以其無私係故曰无悔非深取之也

一人之身衆體如拇如腓如股如輔頰舌皆聽心而動也獨
不然脢既不能感乃曰咸其脢者正以明其不能感也如同人
上九無所與同者也乃曰同人於郊亦正明其無所同也二爻一
律○此爻如剛介之士廉隅壁立而舉世莫與自感道言之固未
爲善然終不至於招咎而取尤所謂无咎无譽者也无悔者非取
之也是乃因貶得褒貶中之褒也
[存疑]脢不能感物而曰咸其脢者帶卦名說猶同人上九帶卦名
而曰同人於郊也以其不能感物故曰咸其脢以其無私係故无
悔五之咸脢是個偏僻枯寂之士當世寡與固无足取然吉凶悔
吝生乎動五既不能感物則悔吝無自而生故无悔
[按]程傳感非其所見是謂脢雖所不見亦須感之本義則謂脢不
能感物二說不同玩不志末之辭程以係二說上爲存心淺末
謂因其志末而戒之以咸其脢也作反形說頗費力故本義易
之
[講]問公繫五爻曰人之衆體聽心而動惟脢與心相背而不能感
物九五適當其處於物一無所感爲咸其脢之象占者如是雖
不能感物而無私係可以無悔矣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程傳]戒使背其心而咸脢者爲其存心淺末係二而說上感於私
欲也
[本義]志末謂不能感物
[雲峯胡氏曰]初曰志在外三曰志在隨人五雖無私係不能感物

其志如此亦末矣
[存疑]士君子之生天地間舉天地間事皆吾分內事固無絕人逃
世之理今九五之咸其脢則不能感物既不能感物則其志抑亦
末矣不可以不能感物就是志末因其不能感物所以謂之志末
[集解]萬正符云人之所爲本於志咸脢雖由位言然其志絕於物
故謂之志末
[按]末只是狹小意時講以不別末未確程傳淺末是正訓
[講]孔子釋五象曰人之處世不能絕人倫遺世務五咸其脢而不
能感是一心絕物枯寂寡與其志抑亦淺末矣
上六咸其輔頰舌
[孔疏]馬融云輔上頷也輔頰舌者言語之具咸道轉末在於口舌
言語而已故云咸其輔頰舌也
[程傳]上陰柔而說體爲說之主又居感之極是其欲感物之極也
故不能以至誠感物而見於口舌之間小人女子之常態也豈能
動於人乎不直云口而云輔頰舌亦猶今人謂口過曰脣吻曰頰
舌也輔頰舌皆所用以言也
[本義]輔頰舌皆所以言者而在身之上上六以陰居說之終處咸
之極感人以言而无其實又兌爲口舌故其象如此凶咎可知
[或問]上六咸其輔頰舌竊意此爻宜有悔吝而不言悔吝何也朱
子曰吉凶悔吝係乎邪正此但見其不足以感人之意耳未見有
失故不得以悔吝言也
[雲峯胡氏曰]拇腓股動於下輔頰舌動於上感宜靜不宜動况動

以口乎感以言非矣況無實乎艮象輔咸象輔頰舌咸極於說艮
終於止
【彖引】舌動則輔應而頰隨之三者相須用事皆所以言者故周公
兼舉之○本義居說之終以二體言處咸之極以全體言咸其輔
頰舌所謂從夫喋喋利口者也
【周易前義】蘇東坡曰有以口爲咸者口未嘗不用而倚口以爲咸
則不可折衷此擬上六以言感人之象所以爲不誠者戒也
【易疑】輔牙車頰兩臉也上當兌口開張之處故象之
【按】牙車之說與孔疏異
【講】周公繫上爻曰上六以陰居說之終工於媚悅處咸之極又專
於私感其感人但以言而無其實爲咸其輔頰舌之象感人以
言已非其貞況無實乎凶吝不待言矣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王註】輔頰舌者所以爲語具也咸其輔頰舌則滕口說也憧憧往
來猶未光大只在滕口薄可知也
【孔疏】舊說字作滕徒登反滕競與也所競者口無復心實故云滕
口說也
【程傳】唯至誠爲能感人乃以柔說滕揚於口舌言說豈能感於人
乎
【本義】滕騰通用
【集解】象言滕口說徒以其言正見其不足以感人也
【易疑】滕張口欲騁貌日口說則絕不由心出

搖滕與騰通即宣揚之意
【通論】孔子釋上象曰人之相感貴以心而不貴以言今咸其輔頰舌
是誠不足而徒騰揚口說如之何能感人乎
【合訂】【趙汝楳氏】曰咸六爻以人身取象上卦象上體下卦象下體初
在下體之下爲拇二在下體之中爲腓三在下體之上爲股此下
卦三爻之序也四在上體之下爲心五在上體之中爲脢上在上
體之上爲口此上卦三爻之序也拇腓股隨體而動感者也脢
不能思無感者也輔頰舌以言爲說不足以感人者也皆不能盡
乎感之道唯四居心位爲感之主似知感之義者然無心者固無
所感而有心者憧憧往來亦不能以咸感感之道其難哉大傳曰
夫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必如是而後

可以言咸感之道也
【觀解】卦之名咸以感爲義雖天地聖人亦不能外然象傳云以虛
受人虛者無心之謂也惟無心於感而後無所不感故六爻之義
皆宜靜而不宜動知動而不知靜若初之咸拇三之咸股上之咸
輔君子以爲外矣五之咸脢則膠於所靜君子以爲末矣必也如
二之居四之貞乎
【明訓】彖傳極言天人感通之理明其正也大象專言君子受善之
心原其虛也惟虛則正惟正則通矣卦以感人爲義爻以不妄感
爲義故云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初二三上失於動而不能靜五
膠於靜而不能動聖人於九四特戒以貞貞者靜之虛憧憧者動
不虛也以受物言謂之虛以感物言謂之貞是故君子戒其所以

感人也

【按】三陽三陰之卦三爲艮主上爲兌主而不爲一卦之主六爻取象於身四屬心位乃爲卦主而爻言貞吉即彖之利貞蓋以感之道平四也彖傳中明利貞之意天地聖人萬物皆感之以正者推言以見感道之大大象從感字看出受字以見感受一理而虛則能正亦是字中一意不相索也六爻取象於身自下而上甚有次第拇腓股舌皆動而不能感脢靜而不能感惟心能感貞則其感之之道也無憧憧之思則又貞之實也憧憧則心有私主而不能貞亦不能虛參諸虛受之理於此亦合人之處世不能無所感受而感之貞受之虛當處處體察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又是大公無私道理治心之功更爲切要思是心之用言思即是言心只因憧憧往來其思便出於私而所感有限矣卦言感而教人以无心爲感非无心也无私心也凡應事接物一切順理而无私心方可言感通之道

䷟巽下

【程傳】恒序卦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久也咸夫婦之道夫婦終身不變者也故咸之後受之以恒也咸少男在少女之下以男下女是男女交感之義恒長男在長女之上男尊女卑夫婦居室之常道也論交感之情則少爲親切論尊卑之序則長當謹正故兌艮爲咸而震巽爲恒也男在女上男動於外女順於內人理之常故爲恒也又剛上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皆恒之義也

【孫氏】曰咸以男下女以成其家既成其家不可以不正也猶君先下臣以成其國既成其國不可以不治也故以二長相與因見正家之道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程傳】恒者常久也恒之道可以亨通恒而能亨乃無咎也恒而不可亨非可恒之道也爲有咎矣如君子之恒於善可恒之道也小人恒於惡失可恒之道也恒所以能亨由貞正也故云利貞夫所謂恒謂可恒久之道非守一隅而不知變也故利於有往唯其有往故能恒也一定則不能常矣又常久之道何往不利

【按】註疏着力在亨字以亨爲變通與別卦亨字異程傳以變易意用在利有往內作進一步看

【本義】恒常久也爲卦震剛在上巽柔在下震雷巽風二物相與巽順震動爲巽而動二體六爻陰陽相應四者皆理之常故爲恒其占爲能久于其道則亨而无咎然又必利於守貞則乃爲得所常

之道而利有所往也。

中溪張氏曰男上女下男尊女卑長男居外長女居內乃居室之恒故爲恒也恒而能久有亨之理亨則无咎而利於貞正利有攸往也。

道齋徐氏曰開之師曰恒有二義有不易之恒有不已之恒利貞者不易之恒也利有攸往者不已之恒也合而言之乃常之道也倚於一偏則非道矣

家引上文恒亨无咎已是指貞者言矣但未說出貞字下句方丁寧出猶同人於野亨利涉大川豈有不貞而得爲于野乎而得亨利涉乎下句利君子貞亦是方丁寧出。不貞則非所謂恒矣世固有執拗終身者如楊墨之徒所守非不堅正則未也故終不可行。利有攸往即亨无咎意利貞則利往矣謂利貞爲不易之常利往爲不已之恒者非也且不易不已本非相對不已者乃所以爲不易也。恒卦彖辭須以守字對行言有大涵養則有大設施守之也固則其行之也力理固有不可誣者若其守不堅則其用不利故精義入神以致用也亦是此理

存疑恒亨无咎說盡了又曰利貞戒之辭也。亨无咎須有分別自其見於用而无阻則曰亨自其揆之理而无失則曰无咎本義曰則亨而无咎固自有分矣。大意謂占得恒卦者若能立心有恒則可以致亨而无咎然必利於守正乃爲久於其道而亨且无咎也

按此節是兩截意恒亨无咎是一截下文利貞利有攸往是一截

上處下皆彖傳恒亨无咎利貞連說者只是釋利貞亨无咎耑言耳。舊說以亨字貫下无咎利貞利有攸往不可用。亨无咎隨所處言之時講多以心言謂心有貫通之機无頻復之厲殊覺胯混存疑分析頗明。又恒亨无咎以學言利有攸往以事業言尤添設。語氣當去人能有恒則可以得亨而且无咎也恒者必正利貞所以爲恒而利有攸往即所謂亨无咎也。爲彖傳終則有始句難看故此處亦多異說恒字立心如一日非字義正解不可用觀朱子恒古作恆船兼兩岸之說自見

講文王繫恒卦彖辭曰人能有恒則篤信力行積以歲月自能見於用而无阻揆之理而無失亨而且无咎也然所謂恒者非徒苟焉以守之而已必利於貞而其爲恒皆合於聖賢中正之道則施之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當利有攸往矣蓋貞乃成其爲恒而利有攸往即所以亨无咎也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

孔疏恒久也者釋訓卦名也恒之爲名以長久爲義剛上而柔下者既訓恒爲久因名此卦得其恒名所以釋可久之意此就二體以釋恒也震剛而巽柔震則剛尊在上巽則柔卑在下得其順序所以爲恒也。咸明感應故柔上而剛下取二義相交也恒明長久故剛上而柔下取尊卑得序也雷風相與此就二象釋恒也雷之與風陰陽交感二氣相與更互而相成故得恒久也。巽而動此就二卦之義因釋恒名震動而巽順无有違逆所以可恒也。剛柔皆應此就六爻釋恒此卦六爻剛柔皆相應和无孤媲者故

可長久也■歷就四義釋恒名訖故便舉卦名以結之也明上四事皆可久之道故名此卦爲恒

程傳恒者長久之義也○卦才有此四者成恒之義也剛上而柔下謂乾之初上居於四坤之初下居於初剛爻上而柔爻下也二爻易處則成震巽震上巽下亦剛上而柔下也剛處上而柔居下乃恒道也雷風相與雷震則風發二者相須交助其勢故云相與乃其常也巽而動下巽順上震動爲以巽而動天地造化恒久不已者順動而已巽而動常久之道也動而不順豈能常也剛柔皆應一卦剛柔之爻皆相應剛柔相應理之常也此四者恒之道也卦所以爲恒也

附剛上柔下程傳本卦變言仍是乾坤變六子之說只用剛處上句足矣

本義以卦體卦象卦德釋卦名義或以卦變言剛上柔下之義曰恒自豐來剛上居二柔下居初也亦通

蒙引震剛居上巽柔在下剛柔各得其位理之常也如以柔居上以剛居下則剛柔易位非其常也○風多有不因雷者不必言矣但雷震則便有風此是雷之風故爲常理○大凡人之動作必須巽順不順而動於理固不可於勢亦不濟故順而動者乃理之常也○二體六爻陰陽相應以二體言震剛而巽柔一剛一柔之相應也以六爻言四剛而初柔二剛而五柔三剛而上柔各一剛一柔之相應也皆爲理之常也○二體剛柔相應自與上句剛上而柔下不同蓋上句重在上下二字謂剛居上柔居下乃理之常也

附剛上而柔下卦體也雷風相與卦象也巽而動卦德也剛柔相應亦卦體也此最易明似不必言卦變○孔疏分卦體卦象與本義合巽動言二卦之義與剛柔專言六爻稍異○程傳剛柔相應亦是以六爻言惟本義兼二體六爻言○卦變自豐來不必用

講孔子釋恒彖辭曰卦之名爲恒者以其有常道而可久蓋卦體剛上柔下剛以統之柔以承之此名分之常也卦象雷風相與雷迅而風從風烈而雷激此造化之常也卦德以巽而動巽不拂乎物理動不失乎事機此人事之常也二體六爻剛柔皆應剛應而賴其發布之能柔應而資其順承之功此人情之常也四者皆理之常則可久故名恒

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孔疏言所以得亨无咎利貞者更无別義正以得其恒久之道故言久於道也

程傳恒之道可致亨而无過咎但所恒宜得其正失正則非可恒之道也故曰久於其道其道可恒之正道也不恒其德與恒於不正皆不能亨而有咎也

本義恒固能亨且无咎矣然必利於正乃爲久於其道不正則久非其道矣

蒙引此道是正道乃解貞字意○言恒固能亨且无咎矣然必利於正乃爲久於其道不正則咎非其道矣

程傳天地之所以不已蓋有恒久之道人能恒於可恒之道則合

地之理也

【本義】天地之道所以長久亦以正而已矣。

朱子曰正便能久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這個只是說久。

【按】孔疏謂釋利有攸往先舉天地以爲証依朱子說則天地之道自屬上文。

【蒙引】帶上文說來語意若云此天地之道所以恒久而不已者也。本義俐解欲其明耳。天地以正不着力天地自无不正也。不是以正方能長久謂所長久者皆正也。天地所以長久者亦以正而已而況人乎以此見恒之必利貞也。

【存疑】此句最難看本義曰天地之道所以長久者亦以正而已矣。是欲明天地之道恒久不已只是一個正不是說天地惟其正故恒久不已蓋无不正之天地也正字不可安在天地之道上亦不可安在天地地之道下蓋如此就是天地之道惟正故恒也看來只當把正字入于天地之道內言天地之道只是一個正恒久而不已爾天地之道只是一個正恒久而不已以見人不可不利於正也。

【按】天地之道若移在終則有始下以與日月四時連甚明不知聖人文法何以如此。此節見貞之重兩道字皆以貞字作骨。

【講】恒固能亨且无咎矣必曰利貞者何天下惟道爲可久利貞云者久於其道之謂也蓋道无不正不正則久非其道而不得爲恒矣試觀天地之道亘萬古而有常恒久而不已者亦以正而已天地所以常久者亦以正而況於人乎此以見恒之必利於

貞也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程傳】天下之理未有不動而能恒者也。動則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凡天地所生之物雖山嶽之厚未有不變者也。故恒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惟隨時變易乃常道也。故云利有攸往明理之如是懼人之泥於常也。

【按】程傳深過一層說道理自好今多不從。

【本義】久於其道終也利有攸往始也動靜相生循環之理。然必靜爲主也。

【臨川吳氏】曰天地之道非一定可爲恒久以其變易相禪運動不已也。所謂利有攸往者欲其終則復始如環无端而後可恒久也。

【蒙引】此釋卦辭利有攸往言其往也所以利者非自能利也。蓋以其能久於其道而自終。終則有始而自利有攸往矣。此以靜爲終動爲始靜體而動用也。知動之生於靜則知利貞之所以利往矣。此自然之理也。故曰以靜爲主此理關涉最大。利貞謂所恒者正也。只就自家身上說言守得道道有常利往是發施出來故曰終則有始必如此方分明。彖辭利貞利有攸往本是相連句似不可拆今彖辭乃拆言之然却云終則有始也意義自相貫而周浹矣。

【存疑】本義久於其道終也。終非靜靜之極則終也。利有攸往始也。始非動動之端則始也。

【因】終則有始依本義只是說久於其道則利有攸往故以久於其

道爲終則有始往爲始耳。愚意利有攸往自從久於其道來久於其道則無往不利。一事了又一事起始而終終而始皆然也。動靜循環、朱子似說得太深。合終始只是一個久。本義以久於其道專爲終、不能无疑。蒙引以利貞爲守、利往爲發施、出來恐久於其道不專是守。日講以終始以天地說、多一折。

[講]所謂利貞攸往者、非无自也。蓋能久於其道、是有終矣。由是變動不窮之用、皆於此開其端、是終則有始也。此攸往之利亨而无咎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訓詁]日月得天以下廣明恒義。

[程傳]此條言常理。日月陰陽之精氣耳、惟其順天之道、往來盈縮、故能久照而不已、得天順天理也。四時陰陽之氣耳、往來變化、生成萬物、亦以得天、故常久不已。聖人以常久之道、行之有常、而天下化之、以成美俗也。觀其所恒、謂觀日月之久照、四時之久成、聖人之道所以能常久之理、觀此則天地萬物之情理可見矣。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本義]極言恒久之道。

[蒙引]日月非天則無所附麗矣、能久照乎。依程傳云順天之道、往來盈縮、故能久照而不已、得天順天理也。蓋是言天之行有常。運日月邁其運度而行、是爲得天歟。正蒙天道篇曰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天也。此與程傳合。久成者、成四時也。

程傳謂生成萬物、蓋與上文久照相對爲例。此恐當從程傳。久照者、照萬物也。久成者、成萬物也。但久成不必依程傳以爲亦本於得天。蓋日月久照、以得天也。四時之久成、以變化也。亦自然明明自自道理、何爲又以得天攙入變化來。天下化成、非勉強行道於蒸民者所能致也、故曰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久於其道意重。天下化成、乃聖人久於其道自然之符應也。天地萬物之情皆有恒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動者常動、靜者常靜、飛者常飛、潛者常潛、天地萬物之情常常是此而已。其不如此者謂之變怪。

[存疑]程傳曰得天順天理也。正蒙曰得天得自然之理也。愚謂日月循躔度而行、便是循天理之自然也。若指蒼蒼之天、則日月與天皆相戾矣。惟不以迹而以理、所以見其未始有違也。聖人久於其道、禮樂刑政皆在其中。天下化成、則是禮樂刑政四達不悖而王道舉也。觀其所恒以上言日月四時聖人之恒、復言此以照上文、又以盡未盡之意也。

[折中]日月四時重久照久成、聖人重久道、不要說得天故能久照、變化故能久成。

[雙解]沈滄柱曰得天久照、總是二氣之旋運往來不窮、氣如是、理即如是、不分爲二。久道兼體用言、存之爲德則日新、發之爲業則可守。即中庸所謂至誠之久則徵是也。

[通典]化乃化其善心、成乃成其美俗。

[按]程傳化成串說、通典是平說。集解云久照久成不必謂是照

物成物然照物成物之說亦自可用。此節亦可補入貞字意
恒中皆有貞在。

講試以恒久之道極言之兼陰陽之精者日月也得天之理循其常度亘萬古而能久照非恒之見於日月乎夫陰陽之氣者四時也寒暑代謝變化不窮亘萬古而能久成非恒之見於四時乎聖人以道治天下漸仁摩義垂之悠久天下莫不丕變而化成焉非恒之見於聖人乎是日月也四時也聖人也皆一恒也即此而觀化育生成常理不忒天地之情一久也飛潛動植常性不易萬物之情一久也天地萬物之情於此可見恒之道何其大也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孔疏君子立身得其恒久之道故不改易其方方猶道也

程傳君子觀雷風相與成恒之象以常久其德自立於大中常久之道不變易其方所也

建安邱氏曰巽入也而在內震出也而在外二物各居其位則謂之恒故君子體之而立不易方方者理之所不可易也若雷入而從風風出而從雷二物易位而相從則謂之益矣故君子體之亦有遷改之義此恒益二象之所以不同也

童溪張氏曰大學曰於止知其所止而其所止之目則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此不易之地也君子立其身於此地則所謂有常之德也

紫引雷風說見上位未是恒不易方乃恒也方道之所在也立不易方即所謂久於其道也

存疑雷風相與恒之象也君子以之立不易方蓋方者道之所在也君子立而不易則居廣居行大道立正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所謂久於其道也雷風相與天之恒也立不易方人之恒也立不易方以成德言不是方用功此是以人當天處

按雷風相與當以常理說君子立不易方是體雷風之義而然非以雷風之變而安常也是順說不是反說西溪雲峯之說不可用

講孔子釋大象曰雷風相與萬古有常恒之象也君子以天下事物各有當然之則所謂方也於此見之明守之定卓然立斯道之中而無所移易斯爲久于道矣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摘註疏以初處卦底爲深是以位言程傳以望四之深言

程傳初居下而四爲正應柔暗之人能守常而不能度勢四震體而陽性以剛居高志上而不下又爲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浚深之也浚恒爲求恒之深也守常而不度勢求望於上之深堅固守此凶道也泥常如此无所往而利矣世之責望故素而致悔咎者皆浚恒者也志既上求之深是不能恒安其處者也柔微而不恒安其處亦致凶之道凡卦之初終淺與深微與盛之地也在下而求深亦不知時矣

不義初與四爲正應理之常也然初居下而在初未可以深有所

求四震體而陽性上而不下又爲二三所隔應初之意異乎常矣初之柔暗不能度勢又以陰居巽下爲巽之主其性務入故深以常理求之浚恒之象也占者如此則雖貞亦凶而无所利矣

或問浚恒貞凶恐是不安其常而深以常理求人之象朱子曰未見有不安其常之象只是欲深以常理求人耳

雲峯胡氏曰此以時位言也本義兼卦德言震體性上而不下初爲巽主其性務入兩性字得其指矣初四相應固理之常時方初也而深以常理入之雖貞亦凶矣

漢上朱氏曰初居巽下以深入爲恒上居震極以震動爲恒在始而求深在上而好動皆凶道也初如未信而諫未信而勞其民之類上如秦皇漢武之類是也

蒙引浚深之也如浚井之浚謂求恒之深也初六知常而不知變者也按本義易之大例初便應四是初與四爲正應本理之常也然此爻則有不然者自初而言初居下上覦乎四勢分遼濶未可深有求也又自四而言四震體震動無常也且四又陽陽性上而不下其情不下接也况又隔於二三其勢亦有所阻也是四應初之意有異於常而尤不可深以常理求之矣○夫初本不可深求於四然惟明者能見幾而作今初六柔暗不能度勢又以陰居巽下爲巽之主巽之德入也居其最下而爲之主入之深者也是其性務入矣故深以常理求之言欲其聽施欲其報必竭其忠必盡其款如此非惟不塞所望而反逢彼之怒隙由是起怨由是生禍由是作矣故貞凶無攸利凶有害也無攸利無益也兼舉而備言

之甚言其不可浚恒也○初之所求於四者本理也而所以不可遂其所求者則勢也理勢之間君子審焉

存疑雖貞亦凶而况不貞乎浚恒而謂之貞何也本正應非有邪也特反常而不可求爾如賈生之於漢文劉蕡之於唐文宗雖交淺求深何嘗不正乎

孜貞從正應看出較程傳固守之說爲優矣據朱子深以常理求人則以常理爲正亦通○本義勢字當玩非理之不可勢不行也

講周公繫初爻曰初與四應本是常理然居下位卑在初交淺其不可深求乎四者勢也震體不常陽性不下又間於二三四之不肯不應乎初者亦勢也乃初柔不能度勢而陰居巽下性又

務入深以常理求乎四言欲其聽施欲其報浚恒之象也占者如是所求雖正而疏遠莫信嫌隙易生其凶必矣何所利哉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程傳居恒之始而求望於上之深是知常而不知度勢之甚也所以凶陰暗不得恒之宜也

或問劉蕡程子曰浚恒之凶始求深矣曰然則宜如何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蹤迹小臣一旦欲以新間舊難矣

進齋徐氏曰大凡交際之道自有淺深交之深則可求之深若交淺而遽以深望之豈常理哉

巾溪張氏曰初以陰柔而居下相應之始而求望於九四者太深是以凶也

始字與深字相形始不宜深而求深所以凶也
[講]孔子釋初象曰浚恆而得凶者蓋初四相與之始交淺不可以言深而乃遽以深相求祇取辱而已此所以爲凶也
九二悔亡
[王註]雖失其位恆位於中可以消悔也
[程傳]在恆之義居得其正則常道也九陽爻居陰位非常理也處非其常本當有悔而九二以中德而應於五五復居中以中而應中其處與動皆得中也是能恆久於中也能恆久於中則不失其正矣中重於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九二以剛中之德而應於中德之勝也足以亡其悔矣人能識重輕之勢則可以言易矣
[本義]以陽居陰本當有悔以其久中故得亡也

[或問]伊川云中无不正正未必中如何朱子曰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无不正若君子有時乎不中却正未必中蓋正是骨子好了而所作事未有恰好處故未必中也又曰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一件物事自以爲正却有不中在且如飢渴飲食是正若過些子便非中節中節處乃中也責善正也父子之間不責善
[平溪張氏曰]二以陽而居陰非恆也處非其恆宜有悔也然二五相應雖能恆久於中道守而不變其悔乃亡
[沙隨程氏曰]大壯九二解初六及本爻皆不著其所以然蓋以爻明之也
[蒙引]以陽居陰如所處非其位所遭非其時皆是本宜有悔也以其久中則雖所處所遭非其時位然能處置調停得好而守之無失亦終無悔也又云九二之以陽居陰亦須是說他人事上處置有乖方處却有久中好處來補他所以悔得亡又看得久中在人是個底重而有常德的人其以陽居陰之失特其一時一事之過
[按]此二說兼用亦好然只就位言似更直捷
[講]周公繫二爻曰九二以陽居陰位本不正行事不能无失宜有悔者然能善反以爲功則內省不疚无惡於志其悔可亡也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程傳]所以得悔亡者由其能久於中也人能恆久於中豈止亡其悔德之善也
[臨川吳氏曰]有悔而悔亡者以其常久於中而不過於剛也
[蒙引]在恆之卦而居下體之中卽爲久中之義

[存疑]久字自卦來
[明解]作推原說
[講]孔子釋二象曰九二所以悔亡者以其居恆之卦在下之中有能久於中之義悟其失而亟反之因中得正何悔之不可亡乎
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孔疏]九三居下體之上處上體之下雖處三陽之中又在不中之位上不全尊下不全卑執心不定德行無恆故曰不恆其德德既无恆自相違錯則爲羞辱承之所羞非一故曰或承之羞也
[按]註與講貞吝謂正之所賤殊不可曉
[程傳]三陽爻居陽位處得其位是其常處也乃志從於上六不惟陰陽相應風復從雷於恆處而不處不恆之人也其德不恆則羞

人或承之矣或承之諸有時而至也貞吝固守不恒以爲恒豈不
可羞吝乎
蒙引得以貞爲固守本義貞字是就位得其正現成說
本義位雖得正然過剛不中志從於上不能久於其所故爲不恒
其德或承之羞之象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辭承奉也言人皆得奉
而進之不知其所自來也貞吝者正而不恒爲可羞吝申戒占者
之辭
朱子曰承如承奉之承如人送羞辱與之也
兼山郭氏曰九三剛已過中而巽爲不果進退无常不恒其德者
也
中溪張氏曰三以剛躁而處巽風之交德之不恒者也不恒其德
則或承受其羞辱矣雖貞亦吝
厚齋馮氏曰巽爲進退不果九二與九三同也然九二以剛處柔
而位得中是以悔亡九三過剛而不中其究爲躁卦是以不恒其
德也六五體震而以柔處尊位而得中故爲恒其德象意甚明
蒙引本義位雖得正本是有德者然過剛不中志從於上心慕富
貴利達而不能久於其所是有德而不能恒蓋初志可觀晩節頓
改舍大路而趍荆棘舍[illegible]而觀衆順或者不知其爲何人之
辭辱之者衆莫知爲誰承奉也自送與他不求而至也本義
言人皆得奉而進之不知其何所自來也此何兼或承二字解語
意與亂臣賊子人人皆得而討之者同貞吝者貞而不恒故吝
存疑九三以陽居陽爲得其正是立心制行固亦欲其道義自處

者以陽居陽兩個陽則過乎剛居下之上則不中是性質有未
善者與上六陰陽相應而其志在於從上則是動心富貴而終其
初者矣故爲不恒其德之象人而如是動輒取羞安往而不取辱
哉故又爲或承之羞之象貞不爲吝不恒吝也
會通玩一其字德是三有的病在不恒聖人不言凶言羞正以動
其羞惡之心也
講周公繫三爻曰九三居得其正本有德者也然過剛不中志從
乎上無所持守是有德而不能恒者辱之者衆不知爲誰爲不
恒其德或承之羞之象占者如是雖正亦吝可不戒哉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illegible]人既無恒何所容處當處之地既不能恒處非其據豈能恒
哉是不恒之人无所容處其身也
中溪張氏曰无常之人孔子謂不可爲巫醫況其他乎宜其无所
容身於天地間也
蒙引言無往而不得辱也如所謂國人皆賤之徧國中無與立談
者之意
按无所容是明或承之羞以見承羞之衆且甚也
講孔子釋三象曰三有其德而不能恒既爲君子所必棄又爲衆
議所難逃也无所往而不取辱何所容於世乎宜其吝也
九四田无禽
王註恒於非位雖勞无獲也
孔疏田者田獵也以譬有事也无禽者田獵不獲以喻有事无功

也恒於非位故勢而无功也

[程傳]以陽居陰處非其位處非其所雖常何益人之所爲得其道則久而成功不得其道則雖久何益故以田爲喩言九之居四雖使恒久如田獵而无禽獸之獲謂徒用力而无功也

[本義]以陽居陰久非其位故爲此象占者田无所獲而凡事亦不得其所求也

雲峯胡氏曰本義謂九四以陽居陰久非其位然九二亦陽居陰而曰悔亡者雖不中則可常九二中九四不中故也師之六五曰田有禽五柔中而所應者剛剛實故曰有禽恒之四以剛居不中而所應者柔柔虛故曰无禽

蒙引其象爲田无禽占在象中也此爻之象非專爲田設故本義云占者田无所獲而凡事亦不得其所求也若只從田无禽說久非其位意則是久田於无禽之地決然不得禽也守株待兎即是久非其位安得禽也泛言人事則凡所處非其地所乘非其時所爲非其方所交非其人皆久而无功人惟田之於禽所得最大最顯人所易見故以此爲象而一切人事皆在其中矣

[講]周公繫四爻曰恒久固美德但欲久所當久耳九四以陽居陰是不當久而久者雖有所爲亦無成矣故其象爲田无禽而終不獲所求也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孔疏有恒而失位是久其位而无所獲是安得禽也

[存疑]處非其位雖久何所得乎以田爲喩故云安得禽也

存疑此與比九五失前禽也一例但正意在言外言久用於无禽之地安得禽也

[蒙引]陳介眉云求安得二字正見咎在非其位上久非其位乃久其所不當久也久所不當久而所求不得未可云大久也

[講]孔子釋四象曰九四所以取於无禽何也蓋凡有所爲期於成功猶田之期於得禽也九四久非其位是不知所擇而恒非所當恒如於無禽之地而田獵安能得禽乎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王註]居得尊位爲恒之主不能制義而係應在二用心專貞從唱而已婦人之吉夫子之凶也

[程傳]五應於二以陰柔而應陽剛居中而所應又中陰柔之正也故恒久其德則爲貞也夫以順從爲恒者婦人之道在婦人則爲貞故吉若丈夫而以順從於人爲恒則失其剛陽之正乃凶也五君位而不以君道言者如六五之義在丈夫猶凶況人君之道乎在他卦六居君位而應剛未爲失也在恒故不可耳君道豈可以柔順爲恒也

[本義]以柔中而應剛中常久不易正而固矣然乃婦人之道非夫子之宜也故其象占如此

[或問]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德指六謂常其柔順之德固貞矣然此婦人之道非夫子之義蓋婦人從一而終以順爲正夫子則制義者也若從婦道則凶朱子曰固是如此然須看得象占分明六五有恒其德貞之象占者若婦人則吉夫子則凶[illegible]須

見得占象分明所謂吉凶者非爻之能吉凶爻有此象而占者
則其德而有吉凶耳且如此爻不是旣爲婦人又爲夫子只是有
恒其德貞之象而以占者之德爲吉凶耳又如恒卦固能亨而无
咎然必占者能久於其道方亨而无咎又如九三不恒其德非是
九三能不恒其德乃九三有此象耳占者遇此雖正亦吝若占者
能恒其德則无羞吝
[建安丘氏]曰二以陽居陰五以陰居陽皆位不當而得中者也在
二則悔亡而五有夫子凶之戒者蓋二以剛中爲常而五以柔中
爲常也以剛處常能常者也其悔可亡以柔爲常則凡婦人之道
非夫子所尚此六五所以有從婦之凶恒九四之才與二同而位
則故四之久不如二之久六五之位與二同而才異故五之柔中

又不如二之剛中也是以爻辭於四言无禽於五言夫子凶而於
二獨稱悔亡歟
[蒙引]以柔中而應剛中常久不易正而固矣然非君子經常之道
也如使以五之剛應彼之柔而有其常則何嫌哉今自身是柔惟
順他人此惟婦人所宜耳故曰婦人吉夫子凶正而固矣只在常
久不易上說他卦以柔中而應剛中極是好爻惟此爻爲不好者
被恒字累也夫豈可以柔順爲常
[按]貞字從應上取是現成說非以不正而戒之也
[講]周公繫五爻曰六五以柔中應九二之剛中是恒其順從之德
而貞固不變者也故爲恒其德貞之象然以順從爲恒者婦人
之道也在婦人猶可獲吉若丈夫而以順從爲恒則志阻於婆
巡事敗於巽懦凶莫此甚矣占者宜自審也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按]孔疏以從一爲用心貞一以從婦爲震從巽是從婦皆與程傳
異
[程傳]如五之從二在婦人則爲正而吉婦人以從爲正以順爲德
當終守於從一夫子則以義制者也從婦人之道則爲凶也
[蒙引]爻象只是婦人吉而象傳加一字曰婦人貞吉者婦人如是
而吉以婦人之道不再醮也貞卽所謂恒其德也○從一以一人
言所謂不二夫也
[折中]通論就婦人夫子而論其理如此一字當夫字看只重順從
意非謂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也從婦者從婦人之道非從婦人也

[按]制義存疑謂裁制乎理義訓字爲明
[講]孔子釋五象曰所謂婦人吉夫子凶者蓋婦無專制之義必敬
必戒毋違夫子惟以從一而終宜其吉也若丈夫則凡事皆以
義爲斷制而乃一於從人是以丈夫而從妾婦之道也其凶宜
矣

上六振恒凶

[孔疏]振動也凡處於上者當守靜以制動今上六居恒之上處動
之極以振爲恒所以凶也
[程傳]六居恒之極在震之終恒極則不常震終則動極以陰居上
非其安處又陰柔不能堅固其守皆不常之義也故爲振恒以振
爲恒也振者動之速也如振衣如振書抖擻運動之意在上而其

象傳以此爲恒其凶宜矣

[本義]振者動之速也上六居恒之極處震之終恒極則不常震終則過動又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所安故有振恒之象而其占則凶也

[雲峯胡氏]曰本義謂恒極則不常以一卦之極言震終則過動以上卦之極言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所安以上六一爻言必合此四者而後振恒之象備矣咸不宜動恒亦以動之速爲凶咸卦六爻吉凶悔吝之辭皆徧反對爲恒亦如之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其可不慎乎

[蒙引]恒極則不常以全體言震終則過動以上體言總是從上字取又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所安則兼六字取夫陰柔居上非其常也况又不能守斯爲振恒矣上六便是不恒如何言振恒蓋振則非恒恒則不振謂之振恒正所以明其不能恒也猶咸其脢之意○陰躁不能理性世間事若個不因忙後錯了其凶固宜

恒極則不常程子曰物理極而必返以近明之如人適東東極矣動則西也如升高高極矣動則下也旣極則動而必反也

[存疑]振恒以振爲恒者只是常常好動耳

[講]周公繫上爻曰上六居恒之極極則不常又處震之終終則過動且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所安喜於多事紛更變亂爲振恒之象占者如是凶可知矣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孔疏]居上而以振動爲恒无施而得故曰大无功也

[程傳]居上之道必有恒德乃能有功若躁動不常豈能有所成乎居上而不恒其凶甚矣又言其不能有所成立故曰大无功也

[平菴張氏]曰上六居恒終震極之位而以震動爲恒豈特凶而已矣而且大无功也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擾之是之謂矣○按大无功在凶內不當以豈特云云

[楊氏]曰在下以入爲常浚恒也在下以動爲常振恒也在下而求浚非也在上而求振亦非也上六之振恒宜乎其无功也

[蒙引]在上二字正是謂其處恒之極極則變矣故曰恒極則不常矣所以象傳特露出在上二字以見此爻之所以爲振恒處

[存疑]在上是居恒之極處震之終意言所以爲振恒者以在卦之上爾所以爲振恒而大无功也

[按]蒙引但就恒極不常說不兼震終過動依存疑兼說无妨

[講]孔子釋上象曰振而不恒猶爲一時之失振恒而不在上不過一身之害惟振恒而在上則喜功好大輕躁妄動病國擾民所謂其鉅不止无功而且大无功也豈不凶哉

[周節齋蔡氏]曰恒常也一體而含二義蓋將自其不易者而觀之則窮天地亘古今而不可變也自其不已者而觀之則寒暑晝夜而其變未嘗已也故知不易者則拘常不已者則厭常皆不得恒之正也初柔拘常而過求乎常故凶上柔居終三四位不正皆偏乎不已者也或厭常或亂常故凶且吝惟二五居中幾於得恒之正者然五位雖剛而爻柔故不能制義而凶二爻雖剛而位柔僅能久中无悔而皆非有得乎恒之正也語恒之正其惟彖乎

[illegible]按邱氏曰恆中道也中則能恆不中則不恆矣恆卦六爻无上下相應之義唯以二體而取中焉則恆之義見矣初在下體之下四在上體之下皆未及乎恆者故泥常而不知變是以初浚恆四田无禽也三在下體之上上在上體之上皆已過乎恆者故好變而不知常是以三不恆而上振恆也唯二五得上下體之中似知恆之義者而五位剛爻柔以柔中爲恆故不能制義而但爲婦人之吉二位柔爻剛以剛中爲恆而居位不當亦不能盡守常之義故特言悔亡而已恆之道豈易言哉

明解恆久也必久於其道始可以語恆之正彖傳釋卦詞而極言恆久之理惟正固恆也大象與卦象而因言恆德之功當恆者正也初以浚恆而不利上以振恆而無功四之恆非其位則无獲三不恆其德則取羞均之非正也惟五之恆其德貞似矣然知將順而不知制義之道求其中以得正者其惟九二乎故曰久中久於其道也

[illegible]按三陽三陰之卦六爻无全吉者難擇卦主主詞以五爲恆之主可從或以二優於五二但云悔亡似不如五之恆其德貞也彖傳久於其道說盡一卦之理即彖所謂貞也合道而不久者不能恆也久而不合道者不當恆也六爻不外此二義初之求深四之非位皆不當恆者也三之過剛而不恆上之變動而振恆皆不能恆者也二剛中能久而未免失之於先也五柔中能恆而恐其失之於後皆能恆而不盡善者也有恆固聖人所望而恆之得其道不得其道易言最詳學者所當體察彖言恆久不已象言立不易方先儒因有不已不易之分然易即已不易即不已非有二也立不易方非執定一方而終身立之不易因時制宜道之所在即方之所在正與久於其道相發明

易經詳說卷二十終

王折桂謄錄

[遯 艮下乾上]

[序卦傳]遯序卦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夫久則有去相須之理也遯所以繼恒也遯退也避也去之之謂也爲卦天下有山天在上之物陽性上進山高起之物形雖高起體乃止物有上陵之象而止不進天乃上進而去之下陵而上去是相違遯故爲遯去之義二陰生於下陰長將盛陽消而退小人漸盛君子退而避之故爲遯也

遯亨小利貞

[孔疏]遯亨者隱遯逃避之名陰長之卦小人方用君子日消君子當此之時若不隱遯避世即受其害須遯而後得通故曰遯亨小

利貞者陰道初始浸長正道亦未全拔故曰小利貞

[程傳]遯者陰長陽消君子遯藏之時也君子退藏以伸其道道不屈則爲亨故遯所以有亨也有事亦有由遯避而亨者雖小人道長之時君子知幾退避固善也然事有不齊與時消息无必同也陰柔方長而未至於盛君子尚有遲遲致力之道不可大貞而尚利小貞也

[中溪張氏]曰遯字從豚從走按雅曰豚微物而遁逸蓋遯取豚之遁逸也遯退也陰進陽退此君子見幾而作之時也然身之窮乃道之亨也自遯二而上更進一陰則不利君子貞无復小利貞之望矣

[本義]遯退避也爲卦二陰浸長陽當退避故爲遯六月之卦也陽雖當遯然九五當位而下有六二之應若猶可以有爲但二陰浸長於下則其勢不可以不遯故其占爲君子能遯則身雖退而道亨小人則利於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遂侵迫於陽也小謂陰柔小人也此卦之占與否之初二兩爻相類

[或問]遯小利貞本義謂小人也按易中小字未有以爲小人者如小利有攸往與小貞吉之類皆大小之小耳未知此義如何朱子曰經文固無此例然以象傳推之則是指小人而言今當且以經而存傳耳

[建安邱氏]曰遯亨爲君子言也告君子使去不去則見害於小人矣安得亨小利貞爲小人言也戒小人以正小人而不守正則陵迫乎君子雖已亦有所不利也詳此五字聖人雖爲君子謀亦

未嘗不爲小人謀也

[案]孔[疏]遯者退避也凡動靜間一進一退亦謂之退故退字不足以盡遯字之義須兼避言蓋其所以退者正以避小人之禍也爲卦二陰浸長陽當退避陰陽是活套字在天有天之陰陽在地有地之陰陽在人有人之陰陽在物有物之陰陽此陰陽則指人類言也陽是君子陰是小人故下文云不可以浸長之故而遂侵迫於陽也所指明矣二陰浸長陽當退避何不曰君子小人只曰陰陽蓋就卦而言於解卦名之義爲切方一陰之生雖履霜堅水之勢終亦所必至但陰猶微而未萃也故只名姤及二陰成聚則其可危又非姤比矣此時直須遯也故爲遯一句連上文二陰浸長陽當退避爲文尤見陰陽二字分明是指人類蓋造化無邪

推人事則有當遯處。身遯則道亨其道之亨者非亨於天下亨於一身也與困而亨習坎之心亨一例小利貞承上言君子以小人之浸長固當退避但汝之爲小人者還須利在守正不可憑依浸長之勢而迷陵轢君子安知其不終罹乎蓋自古小人之害君子終未嘗能獨免者聖人非徒爲君子計而亦爲小人計也然其所以爲小人計者正以爲君子計也

存疑遯亨言遯則得亨也本義又着九五當位一意是如何蓋是時小人未有害君子之意聖人恐君子係戀不知去終必取禍故爲此說以喚醒之使知及時而遯也

援小利貞宜援小利有攸往小貞吉之例作君子說程傳自明才義因下文浸而長也故主小人說方說君子又說小人似未安

浸而長處程說亦自正大

講文王繫遯卦彖辭曰當遯之時君子能審時度勢而決於遯身雖退而道則亨若小人則利於守貞不可恃勢而肆其侵迫於君子也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王註遯之爲義遯乃通也

孔疏此釋遯之所以得亨通之義小人之道方長君子非遯不通故曰遯而亨也

程傳小人道長之時君子遯退乃其道之亨也君子遯藏所以伸道也此言處遯之道自剛當位而應以下則論時與卦才尚有可爲之理也

中溪張氏曰遯本无亨義蓋以小人道長之時君子身雖退遯而道未嘗不亨也故卦止曰遯亨彖則曰遯而亨也加一而字其義明矣

蒙引遯亨謂遯而得亨也見不可不遯也

孔疏舉九五之爻釋所以能遯而致亨之由良由九五以剛而得其位有應於二非爲否亢遯不否亢即是相時而動所以遯而得亨故云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程傳雖遯之時君子處之未有必遯之義五以剛陽之德處中正之位又下與六二以中正相應雖陰長之時如卦之才尚當隨時消息乃可以致其力无不至誠自盡以扶持其道未必於遯藏而不爲故曰與時行也

本義以九五一爻釋亨義

或問遯亨遯而亨也分明是說能遯便亨下面更說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是如何朱子曰此所以遯而亨也陰方微爲他剛當位而應所以能知時而遯是能與時行不然便是與時背也

隆山李氏曰陰陽寒暑之運各有時方陰道長盛乃小人得勢之時君子須要隱忍遜避以待天定終以必盛不然不勝其忿盡力以抗之是不知天時必取凶敗猶漢元成之時宏恭石顯得勢於內而蕭望之劉向朱雲之徒不遜其迹以避終以及禍桓靈之際曹節王甫得志於內而李膺陳蕃竇武之徒不遜其迹以避終被誅戮此遯之時剛當位而應者蓋所以隨時用權也

蒙引剛字只當九五字當位兼陽剛中正本義亦云九五當位是

九五字正當此一剛字也。九五一爻釋亨義猶云以卦體明之指九五也故獨言以九五一爻其不曰釋卦辭而曰釋亨義者曰釋卦辭則以通釋卦之辭矣曰釋亨義是逐句之義且此大文若非本義有以九五一爻釋亨義一句則疑於明遯義矣不見果是遯而亨義蓋卦名遯字只是言其勢之當遯卦本九五之剛當位而應方是言其能遯乃亨也

〔駁〕程傳剛當位而應二句是說君子尚有可爲是不必一定要遯意與小利貞相締合朱子之說却與孔疏同只孔疏欠明而朱子暢其說耳既當位又有應如何却說遯當位之遯已不合況又待有應而遯耶柴引雖曲爲體貼終覺難從。朱子當是從五爻嘉遯起見故以當位而應主遯說然彖與爻意不符者甚

多似不必拘。又按首節本義陽雖當遯云云是轉下語氣此處却又截斷以釋卦意則前後不同且此處本義亦無明訓只見於大全小註知時而遯云云恐不足憑。依程傳遯之時宜於遯遯而亨也然君子非專要遯陽當位而有應與時行未嘗不欲有爲也但小人浸盛不能大有所爲只小利貞耳如此未嘗不與經文相貼更詳之只將剛當位二句合下浸長爲一節便明。又按朱子能與時行不然便與時背之說行字亦但當虛還不可便作行去看

〔講〕孔子釋遯彖辭曰卦名遯而[illegible]曰亨者言能遯而後可得亨也蓋君子之進退視乎時九五剛得其位在已有自守之德六二應之在人无害正之心然二陰浸長雖有德有應亦不能有爲於此而徒遯是去得恰好與時偕行也此所以得亨也

小利貞浸而長也

〔孔疏〕釋小利貞之義浸者漸進之名若陰德暴進即消正道良由二陰漸長而正道亦未即全滅故云小利貞也

〔程傳〕當陰長之時不可大貞而尚小利貞者蓋陰長必浸漸未能遽盛君子尚可小貞其道所謂小利貞扶持使未遂亡也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

〔本義〕以下二陰釋小利貞

〔或問〕小利貞浸而長也是見其浸長故設戒令其貞正且以寬君子之患然亦是他之福朱子曰是如此此與否初二爻相似。問

小利貞以彖辭小利貞浸而長也之語觀之則小當爲陰柔之小人如小往大來小過小畜之小言君子能遯則亨小人則利於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侵迫於陽也此與程傳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遽已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之意不同曰若如程傳所言則於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之下當云止而健陰進而長故小利貞今但言小利貞浸而長也而不言陰進而長則小指陰小之小可知況當遯去之時事勢已有不容止之者程說雖善而有不通矣

〔中溪張氏〕曰陰柔之道利於守貞不可以浸長之勢而侵迫乎陽剛浸長者如水之浸物以漸而長也況二陽爲臨二陰爲遯遯者臨之反對也臨之彖曰剛浸而長遯之彖不曰柔浸而長而止曰

浸而長者謂剛之長可言也柔之長不可言也

臨川吳氏曰小者利於貞以其浸而長以消陽也於斯時也君子其可以不遯乎

蒙引以其進故止之

按朱子是謂浸長無陰字故以小作陰看取其明白然依程傳小作小事而浸長屬陰亦可意會剛當位而應而從小事利貞者以二陰浸而長也未嘗不通

講夕曰小利貞者二陰浸長於下其勢日盛必至妻逼君子爲害國家非小人之貞亦非小人之利也故以利貞戒之

遯之時義大矣哉

孔疏歎美遯德相時度宜避世而遯自非大人照幾不能如此其義甚大故云大矣哉

程傳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爲之孔孟之所屑爲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若有可變之道可亨之理更不假言也此處遯時之道也故聖人贊其時義大矣哉或久或速其義皆大也

本義陰方浸長處之爲難故其時義爲尤大也

朱子曰伊川說小利貞云尚可以有爲陰已浸長如何可以有爲所說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恐也不然允是算殺了董卓謝安是乘王敦之老病皆是他衰微時節不是浸長之時也兼他是大臣亦如何去此爲在下位有爲之兆者則可以去大臣在國安危君在與在君亡與亡如何去

按朱子辨程說云王允是算殺了董卓謝安是乘王敦之老病皆是他衰微時節不是浸長之時竊謂允之算殺董卓是於盛時算他非待其衰也謝安是從前支持待王敦老病无能爲時非王敦老病謝安方出來卓敦雖極强盛而未嘗篡奪便只說得浸長豈必其少壯時爲浸長而老死時爲衰微乎朱子此言可疑

雙湖胡氏曰遯以二陰之長成卦以四陽之遯得名易爲君子謀名卦必以陽爲主如是則時義之大亦以陽之能遯爲大也

雲峯胡氏曰遯與旅之時皆非順境也故本義皆曰處之爲難時在天義在我觀君子所處可以知其義之大也

蒙引夫陰方浸長其堅冰之漸剝牀之勢吾爾其如之何所謂處之難也只得見幾遯去而已矣失此不去後悔何及一說陰尚未大審此際乃人所苟安而不能決去者也故曰處之爲難夫子所以歎其時義之大欲人之審處而決去也

按程傳之意是謂當遯而遯可爲可爲此中時義甚大非專以遯去爲主本義但云處之爲難似亦有程傳之意而兼存皆以遯去爲說竊有疑焉四陽二陰之時君子便皆見幾而去恐君子无可有爲之日矣聖人立教未必如此愚於此象終以程傳爲優講中仍依本義取其便用然於理亦通

講即此而觀陰方浸長處之爲難必能與時偕行乃可以得亨否則去之不早身蹈危機其所係豈小小哉故其時義爲甚大也

君子當識其時而順其義矣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按孔疏謂山上遇天而天遯避甚爲无理又以遠小人爲遠避亦不是

程傳天下有山山下起而乃止天上進而相違是遯避之象也君子觀其象以避遠乎小人遠小人之道若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怨忿唯在乎矜莊威嚴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

本義天體无窮山高有限遯之象也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

西問遯字雖是逃隱大抵亦取遠去之意天上山下相去甚遠絕象之以君子遠小人則君子如天小人如山相絕之義須是如

此方得所以六爻在上而漸遠者愈善也朱子曰憑地推亦好

童溪王氏曰遯之象有取於天下有山云者天非有心而與山較高下也而山之於天自有不可侵不可及之勢焉故爲遯之象君子之於小人也亦然

雲峯胡氏曰天之窮也非以遠山山自絕於天君子之嚴也非以絕小人小人自絕於君子

蒙引天下有山天雖无意於絕山而山自不能以及乎天遯之象也此法相遠之義非退避之義也或以爲天遯山又以爲山遯天者非也據下句君子遠小人而言則君子如天小人如山此是天遠乎山之意君子遠小人不惡而嚴不必說君子遯小人只是從天下有山取其法象蓋君子之於小人其不可不遠之而使之得

也不必惡厲以遠之惟嚴以自守則一正足以却干邪而小人自不能近矣信然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味其語意方知君子之嚴非專爲小人設也小人自不能近非獨其勢不可近有心醉神服而不敢近之意

易解惡者惡聲厲色疾之已甚也嚴者以禮律身无可議之隙而然不犯也不惡者待彼之禮嚴者守己之節

日講解義峻以絕人之謂惡莊以持己之謂嚴惟嚴則德威可畏而人敬之不惡則樂易可親而小人亦自感化

按不惡與嚴是兩意中溪作不惡而嚴看尚差又以遠小人屬艮不惡而嚴屬乾亦分得未安大象與彖辭適是兩意彖言遯是退隱之意大象言遯是遠去之意然揔之皆爲小人起見

講孔子釋大象曰天下有山天體无窮山高有限以天視山若將遠而去之者遯之象也君子體之得遠小人之道焉初非過爲惡厲以深拒之惟嚴以自治以禮義廉耻爲立身之大坊以正大光明爲處事之大本毫釐不苟絲援無階小人自遠退而不敢近矣此不惡而嚴所以爲眞嚴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按註疏以遯尾爲禍所及與傳義不同

程傳他卦以下爲初遯者往遯也在前者先進故初乃爲尾尾在後之物也遯而在後不及者也是以危也初以柔處微既已後矣不可往也往則危矣微者易於晦藏往既有危不若不往之无災也

本義遯而在後尾之象危之道也占者不可以有所往但晦處靜俟可免災耳

或問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者言不可有所往但當晦處靜俟耳此意如何朱子曰程傳作不可往謂不可去也言遯已後矣不可往往則危往既危不若不往之爲无災某竊以爲不然遯而在後尾也既已危矣豈可便不往乎若作占辭看尤分明又曰遯尾厲到這時節去不迭了所以危厲不可有所往只得看他如何賢人君子有這般底多

蒙引遯尾爲危其遯之不早也況可占所往乎晦處靜俟可免危厲矣晦處者即儉德避難韜光全身也靜俟不在晦處之外晦處所以靜俟也

存疑卦以始終言則上爲終下爲始以前後言則上爲前下爲後以首尾言則上爲首下爲尾初六在下遯之尾也在遯之尾禍將及矣尚可以有爲乎故其道爲危厲其占勿用有攸往

按遯尾厲象也勿用有攸往占也觀於遯尾之厲則不可有所往有所往則入是非叢中欲退不能必落在遯尾矣上下絡合當如此

講周公繫初爻曰時既當遯遯貴乎早初居卦下在遯爲尾是不能見幾明決而濡滯于退避之間如是則必遭小人之禍危之道也夫遯而不早禍且將及況可往而有爲乎占者於此勿用有攸往但晦處靜俟可耳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孔疏不往何災者象釋當遯之時宜須出避勿用有攸往者既爲遯尾出必見執不如不往不往即无災害何災者猶言无災也與何傷何咎之義同也

程傳見幾先遯固爲善也遯而爲尾危之道也往既有危不若不往而晦藏可免於災處微故也古人處微下隱亂世而不去者多矣

蒙引言遯尾之厲是惟不知早遯而尚往耳如不往則何災之有也

存疑解勿用有攸往亦是喚醒人之語不往則无災所以不可往

按遯尾厲與勿有攸往是有截意因遯尾之厲而見不當有所往非以不遯即爲往不往即爲遯也象詞雖象占合說然須有分

晰程傳以往爲遯殊爲二意亦可玩

講孔子釋初象曰妄往則有災若知遯尾之厲晦處靜俟而不往災何由至乎所以勿用有攸往也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程傳二與五爲正應雖在相違遯之時二以中正順應於五五以中正親合於二其交自固黃中色牛順物革堅固之物二五以中正順道相與其固如執繫之以牛革也莫之勝說謂其交之固不可勝言也在遯之時故極言之

按註疏以黃中色譬中和牛性順其革厚以譬厚順有中和厚順之道可以固結遯者使不去與程傳不同程傳以二與五相應是前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之說但謂說如字作不可勝言頗遠

本義則作解脫之脫不可勝說以必遯言

本義以中順自守人莫能解必遯之志也占者固守亦當如是

蒙引辭意云固之以黃牛之皮雖欲解之而不勝也然勝字亦不必解作盡字猶云不勝杯酒之勝言欲解脫之而不能也況作不能盡脫則亦有被脫者矣執之用是以此固之也此全是六二之象小註云此言象而占在其中。本義以中順自守人莫能解蓋黃中色牛性順六二順也二中也就隱遯上說如何見是中順蓋收斂其德不形于外不危言激論不矯矯伸節惟知自守而已此之謂中順只看自守二字莫之勝說總是中順字內取出是順而健者也坤卦所謂順而健者當以此例解是順中之健守得那順堅固便是健處不着吉凶見占者當如此象云耳

存疑居下之中中也爻位俱陰順也有是中順之德則不爲危言激論而斂德避難確乎其不可奪故曰以中順自守人莫能解爲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本義必遯之志一句貼以中順自守人莫能解句此爻純是象其占當如其象云爾

因指以中順自守即是遯不可說中順自守故能遯

去疑執縛也說作脫猶用乾牛皮縛物必莫能解脫的

按此象只是取譬正意在言外。程傳訓詞氣甚貼切但與遯不合本義依遯說爲優然程說應五爻固亦本象傳

講同公繫二爻曰六二當遯之時能以中順自守中則知時當遯順則不違時而不遯矣于必遯執持甚固而人不得以祿位爵縻之猶執物者用黃牛之皮雖欲解之而不能也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程傳上下以中順之道相固結其心志甚堅如執之以牛革也

蒙引謂自固其志不可榮以祿也就是莫之勝說意一說固必也固志謂必遯之志也

按志字只是志在遯未即遯也大抵艮三爻皆未實見得遯若乾三爻則有好嘉肥各目矣

講孔子釋二象曰二之執用黃牛者以中順自守固守其必遯之志而不轉移於外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日講在內近二以陽附陰宜遯而係故曰係遯遯之爲義宜遠小人以陽附陰係於所在不能遠害亦已憊矣宜其屈辱而危厲也

繫於所在畜臣妾可也施於大事凶之道也

程傳陽志說陰三與二切比繫乎二者也遯貴速而遠有所繫累則安能速且遠也害於遯矣故爲有疾也遯而不速是以危也臣妾小人女子懷恩而不知義親愛之則忠其上繫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爲吉也

按王註以近二二爲繫程傳因之本義謂下比二陰稍不同

本義下比二陰當遯而有所繫之象有疾而危之道也然以畜臣妾則吉蓋君子之于小人惟臣妾則不必其賢而可畜耳故其占如此

或問伊川曰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爲吉也小人女子近之而不遜遠之則怨若專以私恩懷

之末必不有悔吝而此爻以爲吉何耶朱子曰此爻不可大事但
可畜臣妾耳御下而有以懷之未爲失正但恐所以懷之者失其
正耳

進齋徐氏曰繫戀也比乎二陰宜遯而繫故曰繫遯遯之爲義宜
遠小人以陽附陰有所繫戀不能遠害故有疾柔將剝剛故有危
臣妾謂二陰言之繫遯以畜臣妾則吉施於大事則不可也

蒙引其曰係遯有疾厲是正意又曰畜臣妾吉雖曰尚有此一吉
然猶足以見係遯之无所利矣猶彼九五咸其脢而曰无悔云耳
皆是短中求長因貶得褒其褒亦貶也臣妾僕妾也古有云臣
妾朱子所謂終日在脚手頭者也係遯是危邦已不可入亂邦已
不可居乃顧戀家族妻子及權利之類而隱忍濡滯不能決去如

是則名節必爲之虧身家反爲之累此其疾也厲孰甚焉○厲字
還須看得與凶字有別方是莫說到喪身敗家處喪身敗家則
是已凶矣非止厲矣厲只是危意危之者危其將至於喪身敗家
也然常驗之古今其係遯而終能免於喪身敗家者亦寡矣○畜
臣妾吉言以係遯之道畜臣妾可免疾厲耳疾非身之疾其行之
疵也○以係遯爲疾者深病其當去而不能去似是個膠病然也
有鄙薄之意有傷惜之意○蓋君子之於小人惟臣妾則不必其
賢而可畜耳此句須看得有下落謂臣妾亦是小人小人係遯之
情於小人中只可用於臣妾若夫正經奸雄小人遠之惟恐不遠
去之惟恐不速況可爲之係戀而不能釋去哉而凡一切事之大
者但有所係而不能決便能致厲矣○九三陽也本是君子

存疑九三當遯之時下比二陰乃爲所繫而不能去故爲係遯之
象係遯者雖係其遯使不得遯也故本義曰當遯而有所係委靡
不振如人有疾將及死亡故危畜臣妾吉言他无所用惟用之畜
臣妾則得其心而吉也比井教其畜臣妾也明言其无所用耳故
傳曰不可大事也

淺說有疾厲時講多以敗名節爲疾被禍害爲厲然象傳却是串說
本義不必其賢而可畜賢字自屬臣妾對小人言臣妾雖不賢
尚可畜之若小人則惟當遠之豈可有繫戀乎當存俱以賢字
屬畜臣妾者似失之鑿

講周公繫三爻曰二陰浸長遯之宜速而央也三乃下比二陰心
有所係而不能遯爲係遯之象如是則名節有虧禍患不免其

占爲有疾而危之道也夫此係戀之情用之畜臣妾則可以結
其歡心而吉若小人豈可係戀哉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程傳遯而有繫累必以困憊致危其有疾乃憊也蓋力亦不足矣
以此昵愛之心畜養臣妾則吉豈可以當大事乎

集說馮氏曰憊困也解厲字

蒙引繫遯則志氣終於不振是爲疾憊而致危必矣憊只是困憊
義亦不必說到喪敗處貼疾義不貼厲義疾貼厲矣不待言○大
事不必說外去君子之出處去就便是事之大者

按爻辭疾厲兼言此將厲字提起下云疾憊疾憊便至危厲可見
二字是一串意或謂有疾憊故墜小人之術而厲雖字義亦曉

終覺多一折。不可大事是說係戀之情惟用之畜臣妾則可
若不比二陰繫戀小人則有疾厲矣可見不可施之大事。蒙引
出處去就爲大事就遯上說口氣似不甚緊切而時講多有從
者。
闢孔子釋三象曰。係遯之厲。非小人能危君子。以三之繫於二陰
各節既喪志氣不振若不勝其困憊者然所以至於危厲也。其
云畜臣妾吉者。係戀之情使可施之此耳。豈能濟天下之大事
務之通用雖云吉矣。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啓註疏以好遯是君子讀謂君子好遯與傳義不同。
闡曹四與初爲正應是所好愛者也君子雖有所好愛義苟當遯

則去而不疑所謂克己復禮以道制欲是以吉也小人則不能以
義處唯於所好牽於所私至於陷辱其身而不能已故在小人則
否也否不善也四乾體能剛斷者聖人以其處陰而有繫故設小
人之戒恐其失於正也
本義下應初六而乾體剛健有所好而能絕之以遯之象也唯自
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故占者君子則吉而小人否也
蔡虛齋蔡氏曰有情好而遯以義制欲而必去之象
中溪張氏曰九四與初六爲正應是四與初有交好也故曰好遯
君子雖其心有所好義之當遯則必剛絕其私愛勇退而不顧所
以吉也小人溺於私好則不能遯故否也
雲峯胡氏曰三比陰四應陰本義於三則曰遯而有所繫於四曰

有所好而絕之以遯何也皆因下文而言也繫遯之下曰有疾厲
爲其有所繫故陽將爲陰所繫而元氣危也好遯之下曰君子吉
有所好而能絕之以遯惟剛健自克之君子能之小人不能也然
九剛可爲君子四柔亦能爲小人在其所處何如耳故設小人之
戒。
蒙引好遯好而能遯也一字爲一句。君子吉者君子能遯則身
雖退而道亨吉也吉不可說太重小人否程傳讀作鄙音思朱子
初年亦從其音後來見其不通遂改讀爲正音耳何以見否塞之
義不通蓋否字是主君子而言若小人否塞何足倚哉。既曰君
子吉何不曰小人凶而曰小人否者罪其不能絕所好也使能絕
所好則亦爲君子矣何不吉之有然君子既以好遯而吉則小人
之不能者凶可知矣上爻不特曰君子好遯而又必言吉者要其
終而言亦所以勸也
集解仇滄柱云既言君子吉復言小人否者非罪小人不能絕所
好正見好遯之難唯君子能之也以下所應者初六之小人也且
深明四之爲君子也
講周公繫四爻曰四應初六有所好也而能絕之以遯爲好遯之
象此唯自克之君子爲能以理制欲身雖退而道則亨若小人
必溺於好而不能遯矣故占者君子則吉而小人否也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闡程傳君子雖有好而能遯不失於義小人則不能勝其私意而至
於不善也。

〔□〕不善是說否字從鄙音讀也
〔集解〕高攀来云君子二字須重讀正見好遯之難正見得是以九四為君子論象傳益見爻詞不當以占言故本義亦另云君子則吉而小人否也
〔按〕另云之說於諸爻之例未見其然君子好遯下帶出吉字
〔譯〕孔子釋四象曰所謂君子吉小人否者蓋君子剛斷故好而能遯小人係戀必不能也
九五嘉遯貞吉
〔按〕註疏以正志為解謂五能使二正其志不可用
〔程傳〕九五中正遯之嘉美者也處得中正之道時止時行乃所謂嘉美也故為貞正而吉九五非无係應然與二皆以中正自處是其心志及乎動止莫非中正而无私係之失所以為嘉也在彖則槩言遯時故云與時行小利貞尚有濟遯之意於爻至五遯將極矣故唯以中正處遯言之遯非人君之事故不主君位言然人君之所避遠乃遯也亦在中正而已
〔本義〕剛陽中正下應六二亦柔順而中正遯之嘉美者也占者如是而正則吉矣
或問九五嘉遯以陽剛中正漸向遯極故為嘉美未是極處故戒以貞正則吉朱子曰是如此便是剛當位而應處是去得恰好時節小人亦未嫌自家只是自家合去莫見小人不嫌却與相接而不去便是不好所以戒約他貞正始得
〔趙氏〕善與曰九五當位雖與二應而與非偕行當遯則遯不必專

於應也豈非遯之嘉美者與
〔蒙引〕九五是君子下應六二六二陰柔是小人但其柔順中正却是小人中之好者初无害我之意况九五陽剛中正又是的確人望只是見得自家合去即便決去了全身全節不辱不殆所謂嘉遯也
〔存疑〕知時而遯貞矣不辱不殆吉也
〔按〕首節本義九五當位不可不遯云云是依此爻立說
〔講〕周公繫五爻曰九五陽剛中正下應六二亦陰柔中正已既有德人未相害似猶有可為而不必遯也然時當遯而有不得不遯者唯能與時偕行見幾而退去得恰好遯之嘉美者也乃得處遯之正保身全節而无不吉矣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程傳〕志正則動必由正所以為遯之嘉也居中得正而應中正是其志正也所以為吉人之遯也止也唯在正其志而已矣
〔白雲郭氏〕曰以正志者九五嘉遯隨而不流无係也无執也无好也不事於外正其在我之志而已此其所以為嘉也
〔蒙引〕以能正其志而不苟容也正是活字其他遯者或迹涉不安然後遯去如九五在我既无疵在人不我嫌全未見有可去之際然以將來之勢宜早引去去得甚好故曰嘉遯若待小人有言然後去不為嘉矣嘉遯如俗云去得妙也
〔存疑〕當小人未害君子之時見得自己合當去所以為正志若云之係遯則牽于私而志不能正矣

說約 正志知之於幾固志守之於行。

蒙引 作推原說

按 此貞吉是以成說非戒免之詞正志正字與貞字相繪惟其志之正故為遯之貞也

講 孔子釋五象曰九五嘉遯貞吉者由其以道自正能正其志而不苟容也否則牽於私而不能遯矣

上九肥遯无不利

孔疏 子夏傳曰肥饒裕也四五雖在於外皆在內有應猶有反顧之心惟上九最在外極无應於內必无疑顧是遯之最優故曰肥遯遯而得肥无所不利故云无不利也

程傳 肥者充大寬裕之意遯者惟飄然遠逝无所係滯之為善上九乾體剛斷在卦之外矣又下无所繫是遯之遠而无累可謂寬綽有餘裕也遯者窮困之時善處則為肥矣其遯如此何所不利

本義 以剛陽居卦外下无繫應遯之遠而處之裕者也故其象占如此肥者寬裕自得之意

開封耿氏曰陽道常饒其或招者陰剝之也本爻超然處外不累於陰无有疾厲故稱肥焉

王氏湘卿曰遯以最深為美故四之好不如五之嘉五之嘉不如上之肥

雲峯胡氏曰三爻遯且繫係[illegible]非遯而亨者也遯而亨其惟乾之三爻乎乾為天與山絕遠故皆得于遯非特剛健之力亦其界限素嚴故能飄然遠遊而无礙上以陽居卦外尤其寬裕自得

一旨三與二陰非應而繫故疾憊上與二陰无應无繫故肥肥者疾憊之反也

蒙引 本義云以剛陽居卦外下无係應則有果决之明居外則陰禍未及其身下无係應則无所牽係爲能得去遯去是遯之遠而處之裕也占者如是吾見從容自得綽有餘裕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中傷之禍无自而及汙濁之世无自而染無不利也但其利止於一己而已。嘉遯如張子房肥遯如商山四皓一是常在位而遯一是逸民

從容自得綽有餘裕八字發肥字意甚好

講 周公繫上爻曰陽剛有明决之才而居外无應不爲物累故超然遠去處之裕如爲肥遯之象占者如是吾見其從容自得逍所處而无不利矣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程傳 其遯之遠无所疑滯也蓋在外則已遠无應則无累故爲剛决无疑也

中溪張氏曰非心廣體胖剛而善斷者不能決然遯去而无所疑也

存疑 是解肥遯意言其坦然无疑也即寵辱不驚理亂不聞意

集解 蔣正符云无所疑正見肥字意須本陽剛在外下无係應來

講 孔子釋上象曰上九肥遯无不利者陽剛居外而无係應其心不爲物累无所疑慮故也蓋人心有所疑於中則不能決於外而利害禍福之念撥之斯進退出處之道失矣此上九之无

所以爲肥遯而无不利也
查逆安卿氏曰遯剛退也二陰長而四陽退也而六二乃遯之所以爲遯者故此爻不言遯而曰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蓋恐其之陽之遯也遯貴速而還緩則不能去矣其上四剛爻三與二最近繫而不能遯故曰繫遯有疾厲四遠二而應初則爲好遯而有小人之戒五得中而應二則爲嘉遯而有貞吉之戒以皆有累於陰也至上則取其遠且无應於內遯之從容優裕者故曰肥遯无不利惟初與二同體位在衆陽之後則又以不遯爲无災也
按郎氏說二爻不言遯是從程傳與本義異論全卦則四陽以陰遯論六爻則二陰亦爲遯也
日講解義遯爲陰長之卦二陰生於下陰長將盛陽消而退當遯

之時也能與時行而適得其宜處遯之義也彖辭統言四陽處遯專言九五者以五爲四陽之統善用其遯而有致亨之道也遯而後亨所以戒君子小必利貞所以戒小人正所以全君子也六爻惟四陽當遯其下初與二不屬陰爻而爻辭仍主陽而言初言遯之幾貴早見二言遯之志宜固守與四陽同義何哉此見聖人於陰長陽消之際爲君子謀者至切也至九五一爻程傳以爲遯非君人之事故不主君言然古來智深勇沉能韜藏其用爲係好反正之君皆嘉遯而貞吉者也遯之時義所以爲大不益可見乎而訓遯以二陰浸長而名也遯貴速不貴緩緩則不能亨矣彖傳擇卦辭而歎時義之大曉君子速見幾之意大象舉卦象而言持守之嚴示君子待小人之道六爻皆遯初之尾緩于遯者二之執失于遯者三之係不能遯者四方遯見遯之能斷五嘉遯美遯之能早上肥遯蒞遯之能遠合而觀之遯之義可識矣
按二陰方長似當以二爲主然易爲君子謀乾三爻皆能遯五上爲優而五剛得位而應其爲卦主无疑上肥遯又是无位之逸民當別論朱子就遯言遯通以遯爲解程子於遯時見得可爲則爲亡說亦其正大象言遯主避象言遯主違君子之於小人不必定求遠避知不惡而嚴之道則不遠而遠无持身涉世之要方也卦義主乾之遯艮而在六爻則各取遯義初在下濡遲不能遯者也三比陰繫戀不能遯者也二中正有必遯之志能遯者也初濡遲不能遯四絶之而爲好遯二中正有必遯之志五中正應之而爲嘉遯三繫戀不能遯上在外无應繫而爲肥遯六爻以應不應綰合爲說甚有味然合之乾遯艮之大指又似艮三爻但言遯之理四乾三爻乃明遯之實也人之於世不特避禍亂爲遯即小有所避偶有所遠皆當三復此卦而後无失又當知遠小人不惡而嚴其難處不在不惡而難在於嚴之二字也

大壯䷡震上乾下

[程傳]大壯序卦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遯爲違去之義壯爲進盛之義遯者陰長而陽遯也大壯陽之壯盛也衰則必盛消息相須故既遯則必壯大壯所以次遯也爲卦震上乾下乾剛而震動以剛而動大壯之義也剛陽大也陽長已過中矣大者壯盛也又雷之威震而在天上亦大壯之義也

[漢上朱氏]曰陽動於復長於臨交於泰至四而後壯泰不言壯者陰陽敵也猶人之血氣方剛故曰大壯

[庸齋趙氏]曰四陽在下而進至上卦矣乾健上升而震動乎外其壯孰大於此

大壯利貞

孔疏天壯卦名也壯者強盛之名以陽稱大陽長既多是大者盛壯故曰大壯

按孔疏以利貞爲卦德未是

[程傳]大壯之道利於貞正也大壯而不得其正強猛之爲耳非君子之道壯盛也

[本義]大謂陽也四陽盛長故爲大壯二月之卦也陽壯則占者吉亨不假言但利在正固而已

[建安邱氏]曰遯小利貞小者利於貞也指二陰言大壯利貞大者利於貞也指四陽言陰之進不正則小人得以陵君子陽之進不正則君子不能勝小人皆扶陽抑陰之意也

[中溪張氏]曰天者陽也壯者強盛也六爻之卦三陰三陽則大小均等至於四陽浸長則大壯於小故名大壯然大壯之道利於貞正不得其正又奚利哉

[雲峯胡氏]曰復臨泰陽長在內皆言亨大壯陽自內而達於外亨不待言利貞自一陽至於四陽而動而進正也亦不可以剛陽而進遂失其正也觀四陰不取少者之壯而以二陽在上爲戒大壯則以四陽爲大者之壯而猶恐大者或失其正小者得以乘之也戒以利貞其拳拳君子之意可知矣

[蒙引]大壯利貞蓋大壯勢也利貞理也大壯而不利貞則勢有餘而理不足恃壯妄爲豈其利哉故利在正固也○或曰四陽盛長爲大壯若五陽六陽不尤壯乎而以此爲大壯何也曰盛長者方亨之勢也故曰盛長是以大壯若五陽之夬其勢近滿純陽之乾則陽勢已滿如既午之日既望之月皆不謂之壯矣人三十曰壯亦是血氣方盛發而滿足之時

[存疑]本義解卦名只用卦體不及卦德

[講義]文王繫大壯彖辭曰四陽盛長大壯之時也然君子所恃以爲壯者非以勢之強以理之正也故必利於守正凡存心制事之間一出於道義之正然後得處壯之道而可常保其終也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孔疏大者壯也者就爻釋卦名陽爻浸長已至於四是大者盛壯故曰大者壯也

[程傳]所以名大壯者謂大者壯也陰爲小陽爲大陽長以盛是大者壯也下剛而上動以乾之至剛而動故爲大壯爲大者壯與壯

之大也
本義釋卦名義以卦體言則陽長過中大者壯也以卦德言則乾
剛震動所以壯也
蒙引以卦體言大者壯也固爲大壯之義以卦德言乾剛震動所
以壯也亦爲大壯之義釋卦名有兩義不相涉。剛以動故壯以
字作而字看則體而動用也剛而動是挾能爲之資而又濟以必
爲之志則何爲而不成何往而不濟何堅不可破何難不可克所
以壯也看所以字見得壯猶在後
翼解體德二義固兼並然玩故壯二字似大之所以壯由于剛以
動正見大壯是壯以理而非徒壯以勢也
講孔子釋彖辭曰卦名大壯者卦體四陽盛長陽道方亨是爲大

者壯也卦德乾剛震動是君子本天德之剛以動既不屈於欲
又不靡於氣故能壯也二者皆大壯之義卦之所由名與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疑註疏欠明疏云不言萬物者壯大之名義歸天地故不與咸恒
同此語不可用
程傳大者既壯則利於貞正正而大者道也極正大之理則天地
之情可見矣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至大至正也正大之理學
者黙識心通可也不云大正而云正大恐疑爲一事也
本義釋利貞之義而極言之
朱子曰大壯利貞是利於正也所以大者以其正也既正且大則
天地之情不過於正大。問大者正與正大不同上大字是指陽

下正大是說理曰然亦緣上面有大者正字方說此。問如何見
天地之情曰正大便見得天地之情天地只是正大未嘗有些子
邪處
節初齊氏曰大者壯以氣言也大者正以理言也
進齋徐氏曰大者壯乃壯之本體也而大者正則所以用壯之道
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則又推極其理而言之也
建安邱氏曰心動物也情則心之動而見於外者也復震下坤上
静中有動故曰見天地之心大壯乾下震上動已發於外故曰見
天地之情此以動有内外而爲心情之別也
蒙引謂大壯利貞云者言大者却要正也不可謂所以大者以其
正也如此說則非釋利貞之義而大字便與卦之大字不同却與

卦辭異旨矣故不必從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到此大字方與
上文二大字不同此正大二字純以理言。或云天無私覆而無
所不覆天之正大也地無私載而無所不載地之正大也看來此
說於情字尚未盡且未切須兼覆載生成言乃可以生成言之氣
一舒而萬物皆生天地無容私于其閒也氣一翕而萬物皆成天
地無容私于其閒也以至雨露之沾濡風霆之流行日月之照臨
山川之流峙皆無所容私于其閒也其正何如哉天地之正大幾
是無邪曲難分正是如何大又是如何所謂所以大者以其正也
安頓在此處却無妨切不可泥正大字是八事之正大正大二字
且虛說不可就指爲天地之正大須於天地之情可見處方發揮
出天地之正大意。按本義云釋利貞之義而極言之可見正字

尤重大字本是帶說而却與正字平正則大矣天地之情不外
乎正大而大壯其可不利於貞乎
要解佺洽社曰大者正也蒙引作大者須要正存疑作大者自然
正今按彖傳本釋利貞當依蔡說爲是或疑君子本無不正何必
戒之以正不知君子立心處事固多守正或一念之差一行之失
稍不正處亦所時有況大壯之時君子之勢方盛或過剛用壯未
得爲善處大壯必謀出萬全動無過舉乃爲得正當云蒙之意
按存疑謂大者自然正與蒙引不同蒙引着力說與利貞意合而
顧文講存疑亦得口氣時講多從存疑
講辭曰大壯利貞者蓋大者固壯而不可不正也君子處大壯之
時大既在我而所行又必合於正不可恃壯而妄爲也極言其

理既正則無不大不特君子如是天地亦如是也天無所不覆
地無所不載惟覆載無私而見其正斯覆載廣被而成其大天
地之情可見矣夫天地且不外正大君子處大壯其可以不正
乎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孔疏盛極之時好生驕溢故於大壯誡以非禮勿履也
按孔疏此是說君子防大壯之過程傳是說君子之壯處
程傳雷震於天上大而壯也君子觀大壯之象以行其壯君子之
大壯者莫若克己復禮古人云自勝之謂強中庸於和而不流中
立而不倚皆曰強哉矯赴湯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於克
己復禮則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故云君子以非禮弗履

本義自勝者强

或問伊川以爲自勝者强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又引中庸四
說强哉矯以爲證其義是如此否朱子曰固是雷在天上是甚生
威嚴人之克己能如雷在天上則威嚴果決以去其惡而必爲善
若半上落下則不濟事何以爲君子須是如雷在天上方能克去
非禮
西溪張氏曰雷之威本震而在天上乃雷聲之壯盛者也君子有
浩然之氣剛大以直其動以天然後能非禮弗履若非禮而履則
猶雷非時而震又何足以爲君子之大壯哉
蒙引雷在天上烈烈其聲赫赫其威肅羣聽而起衆蟄其勢壯甚
大壯之象也君子體此一毫非禮之事不踐諸身是不爲人欲之

私所屈矣何壯如之故曰自勝之謂强也造物以雷在天上爲大
壯君子以非禮弗履爲大壯自勝者强不是說自勝則能强
存疑非禮己之私也難勝莫如己私於是而弗履則有以勝其人
欲之私矣君子之強孰大于是所謂自勝者強也
會解非禮弗履所以養其壯於義禮之中而剛大之氣常存者也
講孔子釋大象曰雷在天上聲勢赫烈大壯之象也君子體此凡
出於私而不合于理之正者一毫不踐諸身是有以勝己之私
而不爲所屈矣何壯如之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孔疏趾足也初在體下有如趾足之象故曰壯于趾也施之於人
即是在下而用壯也在下用壯陵犯於物以斯而行凶其信矣故

曰征凶有孚

程傳初陽剛乾體而處下壯于進者也在下而用壯壯于趾也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九在下用壯而不得其中夫以剛處壯居上猶不可行況在下乎故征則其凶有孚孚信也謂以壯往則得凶可必也

本義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也剛陽處下而當壯時壯于進者也故有此象居下而壯于進其凶必矣故其占又如此

通釋楊氏曰人行趾先動占人之始事必躋躋進退孫以出之期於成事今壯于趾是始事而用壯進銳如此何爲不凶

雲峯胡氏曰易有變例壯初與三以陽居陽正也而曰凶曰厲當剛壯之時不可過於剛況剛居下而欲壯于進不特曰凶而曰有

孚言其凶之可必也

蒙引本義云剛陽處下而當壯時以陽剛之資而處於下位則不安於下且又當壯時其力足以銳於進者也故爲壯於趾之象占者居下而壯於進其凶有孚矣居下而壯於進則悖於理而狃於勢必値裁抑之虞反取困窮之災矣道理與咸拇浚恒同

存疑取趾有二義一在下一在動

揔辭初居下位不任事橫者乃因君子勢盛自恃才剛欲進而有爲也

講周公繫初爻曰初九陽剛雖有可爲之資處下則无可爲之勢而當壯時率意妄動而壯于進猶趾在下而妄動故爲壯於趾之象占者如是而往必遭摧抑其凶有孚斷然無疑矣

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王註言其信窮

程傳在最下而用壯以行可必信其窮困而凶也

本義言必窮困

南溪張氏曰其孚窮者蓋征則有必然困窮之理也

講孔子釋初象曰初九之壯於趾特剛躁動不安其分卽此始進之時而已信其必至于困窮也豈待事後乃見哉

九二貞吉

王註居得中位以陽居陰履謙不亢是以貞吉

程傳二雖以陽剛當大壯之時然居柔而處中是剛柔得中不過於壯得貞正而吉也或曰貞非以九居二爲戒乎曰易取所勝爲

義以陽剛健體當大壯之時處得中道无不正也在四則有不正之戒人能識時義之輕重則可以學易矣

按程傳貞是現成說本義說是求正不同

本義以陽居陰已不得其正矣然所處得中則猶可因以不失其正故戒占者使因中以求正然後可以得吉也

雲峯胡氏曰易春秋美惡不嫌同辭九二因中得正曰貞吉許之也九四不中不正曰貞吉戒之也

按此從程說

雙湖胡氏曰九二不正而云貞吉者戒之以正則吉也若匪正則有凶矣

按此從本義說

蒙引貞吉還須就壯上說。恭之九四之貞吉則然。本義所處得中則猶可因以不失其正中蓋指心言正蓋指其所爲之事言夫二以陽居陰已不得其正則是其所爲未免恃壯矣所處得中曰以不失其宜則是由其宅心忠恕不肯爲過當之舉故能因以戒其恃壯之爲也。九二吉字頗難說若以大壯利貞例則是不躁於進而終无不遂進者但據九四爻下朱子小註云此卦如九二貞吉只是自守而不能進九四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却是有可進之象則九二貞吉不可以爲得遂其進。大抵爻辭與卦辭意同却是恐其恃壯妄進故戒約之不得不嚴然以爲終於自守則尚可疑雖初九亦終必進但怪他居下急進不能循序而漸進耳若依上註則只說得悔亡不可爲吉

按蒙引謂不可以爲得遂其進存疑云得遂其進而吉可從

講周公繫二爻曰處壯之時所利者貞而已九二以陽居陰未爲得正不免有恃壯之失幸能自覺其失有以抑其血氣之剛而反於正道不躁於進而終遂其進其吉也不亦宜乎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程傳所以貞正而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中則不失正況陽剛而乾體乎

臨川吳氏曰中則无過不特其壯而猛進也

折衷貞以事言中以心言

要解仇滄柱曰所處得中就爻位上看出居心得中惟此心純乎天理自然行事无過舉即處壯而亦獲吉矣

說孔子釋二象曰九二所以能反於正而得吉者以其處中也心既得中則事無過舉因之不失其正而得吉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按註疏以罔爲羅罔言小人之用壯君子以之爲羅已甚費力其以羸爲拘繫纏繞却可用

程傳九三以剛居陽而處壯又當乾體之終壯之極者也極壯如此在小人則爲用壯在君子則爲用罔小人尚力故用其壯勇君子志剛故用罔罔无也猶云蔑也以其志剛蔑視於事而无忌憚也君子小人以地言如君子有勇而无義爲亂剛柔得中則不折不屈施於天下而无不宜苟剛之太過則无和順之德多傷莫與貞固守此則危道也凡物莫不用其壯齒者齧角者觸蹄者踶羊壯於首羝爲喜觸故取爲象羊喜觸藩籬以藩籬當其前也蓋所當必觸喜用壯如此必羸困其角矣猶人尚剛壯所當必用必至摧困也三壯甚如此而不至凶何也曰如三之爲其往足以致凶而方言其危故未及於凶也凡可以致凶而未至者則曰厲也

本義過剛不中當壯之時是小人用壯而君子則用罔也罔无也視有如无君子之過於勇者也如此則雖正亦危矣羝羊剛壯喜觸之物藩籬也羸困也貞厲之占其象如此

西谿蔡氏曰用壯无禮之勇也用罔不慮之决也處位不中而好進前犯乎剛固守乎此以爲正則危矣大壯三四五爻有兌象兼二爻看亦有兌象兌爲羊羝羊喜用其角而觸者藩困也羸拘纍纏繞也進則爲四所困故以羝羊羸角爲象

[胡氏曰]大壯九三即遯九四兩爻皆分君子小人在遯者其辭平在大壯者其辭危危九三之過剛也剛壯之時又過於剛小人用之爲壯不足責君子用之蔑視天下之事雖正亦危矣三過剛而上遇四之剛故有羝羊觸藩羸其角之象爻皆用象以爲占此則因上爻以貞厲爲占又因以取貞厲之象

[蒙引]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象也貞厲占也羝羊觸藩羸其角占之象也九三過剛不中當壯之時此在小人則爲用壯在君子則爲用罔占者如是雖正亦厲況不正乎是用壯者固厲用罔者亦厲也貞厲如何如羝羊之觸藩而羸其角然蓋小人以壯敗君子以罔困也用壯者血氣是尚勇力是憑不復顧理之是非勢之可否者也用罔者蔑視世事藐不爲懷旁若无人恬不介意者也貞厲意兼用壯用罔言曰既是用壯用罔則豈有得正之理曰亦不必如此拘且如王赫斯怒君子豈無用壯時君子有所傲惰亦豈无用罔時但此以過剛不中言則皆非其正者耳且其辭意若曰雖正亦厲況不正乎非謂此用壯用罔者得正也

[集解]萬正符云小人二句一說在小人言之如此在君子言之如彼一說主君子邊謂其時小人正欲用壯而君子乃用罔雖正亦危看來主君子說爲優蓋大壯陽盛陰衰正小人失勢之日此小人實指小人言非如否遯君子小人並言之類也

[按]時講多用側重說然當以兩邊說爲正或又以用罔爲蔑視小人作互意尤多事看象傳下本義便明壯罔雖言貞而用壯用罔之事亦或貞然是從爻之得正取義

[講][illegible]三爻曰九三過剛不中當壯之時恃其壯者也其在无位之小人則血氣是尚勇力是憑而用壯在有位之君子則蔑視世事旁若无人而用罔其用壯用罔雖或出於正然發之過剛未免危厲矣其厲也如羝羊之觸藩而羸其角然恃壯而行終不能遂也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程傳]在小人則爲用其強壯之力在君子則爲用罔志氣剛強蔑視於事靡所顧憚也

[本義]小人以壯敗君子以罔困

[蒙引]此一爻在小人爲用壯在君子則用罔也象傳之辭只是如此而本義釋曰小人以壯敗君子以罔困何耶蓋用壯者必以壯敗用罔者必以罔困故象傳雖不言其困敗而理之必至亦有不待言而知者

[集解]象只言君子罔也而去一用字此二句自宜側說見惜之之意

[存疑]二句俱咏嘆語非釋詞

[翼註]孔子釋三象曰九三過剛不中小人處此則用壯而以壯敗君子處此則用罔而以罔困勢所必至者也可不戒哉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程傳]四陽剛長盛壯已過中壯之甚也然居四爲不正方君子道長之時豈可有不正也故戒以貞則吉而悔亡蓋方道長之時小失則害亨進之勢是有悔也若在他卦重剛而居柔未必不爲善

也大過是也藩所以限陽也藩羸夬則不復羸困其壯也高大之
車輹輹強壯其行之利可知故云壯於大輿之輹輹輪之要處也
車之敗常在折輹輹壯則車强矣云壯於輹謂壯於進也輹輿車
〔本義〕貞吉悔亡與咸九四同占藩决不羸承上文而言也决開也
三前有四猶有藩焉四前二陰則藩决矣壯于大輿之輹亦可進
之象也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其象如此

朱子曰此卦如九二貞吉只是自守而不進九四藩決不羸壯於
大輿之輹却是有可進之象此卦爻之好者蓋以陽居陰不極其
剛而前遇二陰有藩决之象所以為進非如九二前有三四二陽
隔之不得進也

〔節齋蔡氏曰〕九四爲壯之主以剛决柔壯之正者也位不當故有

悔得正而吉其悔可亡藩五也决開也以剛决柔易而无困也輹
在車之下所用以行者下乘三剛壯輹之象

〔雙峯胡氏曰〕乾九二既言見龍所以九四或躍在淵不必言龍則
此上爻言羊故藩决不羸不復言羊貞吉悔亡與咸九四同占皆
因占以設戒之辭但在咸之四以陽居陰不得其正故有憧憧往
來之戒在壯之時以陽居陰又爲不極其剛故有藩决不羸之喜
大吉九二在三陽之中爲六五所止故與説輹壯九四在三陽之
上六五不能止故壯於大輿之輹

〔蒙引〕夫大壯之道所利在貞今九四乃以陽居陰爲失其貞然惟
其以陽居陰則爲不極其剛故雖不貞而有可轉而貞之理故因
占設戒曰若能正固而不恃壯以進則得其正而吉且悔亡矣凡
前遇二陰不如三前之有四其象如藩之决開而不至羸其角於
是壯于大輿之輹前進无疑矣〇一説其悔亡且讀説得送其進
意出下句方是説出吉悔亡之實象猶九三羝羊觸藩羸其角爲
貞厲之象此説稳當无疑〇藩决不羸雖取四前二陰之象然意
不重在此深頭意在以陽居陰不極其剛上此二句自相連説觀
象傳云藩决不羸尚往也尚往便當壯于大輿之輹一句蓋上句
是云无所阻於前下句是云進而前也兩象一義也故本義云亦
可進之象也初无所復取而蔡氏乃云下乘三剛爲壯于大輿之
象則是别取一象矣兩象語勢實相連且所謂貞吉悔亡者也
〇輹程傳云與輻同車輪之中幹也如蔡心然車輻之敗常以輹
折壯于大輿之輹與壯于趾句法同非謂壯過于大輿之輹也

〔日講解義〕藩决謂有可進之機輹壯謂有能往之具

〔國〕周公繫四爻曰九四以陽居陰爲失其正不无恃壯躁進之失
而有悔矣幸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有可反正之理故因占示戒
曰若能不恃壯躁進而以正自守于事固得吉且无憾于理而
悔亡矣蓋見在人无摧抑之虞象猶藩籬之决而无羸角之傷
也在我有上進之具象猶壯于大輿之輹可以任重而致遠也
占者可知所處矣

象曰藩决不羸尚往也尚上通

〔程傳〕剛陽之長必至於極四雖已盛然其往未止也以至盛之陽
用壯而進故莫有當之藩决開而不羸困其力也尚往其進不已
也

孔疏以尚爲庶幾之意不可用

[illegible]蔡氏曰尚往者前无用沮可以上進也

按尚作上往作進甚明

謂孔了釋四象曰三之觸藩而羸角者以過剛不能前進也四者
用其剛而不過則无忤于人情不拂于事勢可以上進而无阻
故象爲藩決不羸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附註疏以易爲平易之易程傳以爲和易本義以爲容易各自一
說

程傳羊羣行而喜觸以象諸陽並進四陽方長而並進五以柔居
上若以力制則難勝而有悔惟和易以待之則羣陽无所用其剛

是喪其壯于和易也如此則可以无悔五以位言則正以德言則
中故能用和易之道使羣陽雖壯无所用也

附程傳以下四陽爲羊本義以五爲羊程傳以五喪四陽之羊謂
能化剛本義以五爲自喪其羊謂失其壯二說不同

本義卦體似兌有羊象焉外柔而內剛者也獨六五以柔居中不
能抵觸雖失其壯然亦无所悔矣故其象如此而占亦與咸九五
同易容易之易言忽然不覺其亡也或作疆埸之埸亦通漢食貨
志埸作易

集說胡氏曰諸家多以喪羊爲下四陽本義獨爲五五五兌有
羊象觀四陰有剝陽之勢至四則曰觀國之光觀五也壯四陽有
決陰之勢至四則曰大輿之輹載五也凡若是者尊君也喪羊于

易又若人君自亡其剛而不與衆陽較然亦尊君也旅上九喪牛
于易牛性順上九以剛居極不覺失其所謂順此曰喪羊于易羊
性剛六五以柔居中不覺失其所謂剛自失其壯故爻不言壯无
悔與咸六五同亦非深許之辭

蒙引卦體似兌有羊象焉外柔而內剛者也故皆能抵觸以進獨
六五以柔居中夫柔則巽懦不敢進中則安常守分而不能果於
進故獨不能抵觸以進夫卦本壯象本陽今乃以柔中而不能進
是爲忽然失其壯也喪羊于易之象也○雖失其壯然凶害悔吝
常由壯于進而致如初之征凶三之貞厲上之不能退不能遂是
也故六五亦可以无悔○埸字音亦或作場者誤也

通典剛不可過而亦不可无故六五只得无悔

附周公繫五爻曰大壯之所以爲大壯由剛以動也六五以柔居
中凡事退縮不前是忽然而亡其壯爲喪羊于易之象占者如
是既无能爲之才又无必進之志僅免恃壯之悔耳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程傳所以必用柔和者以陰柔居尊位故也若以陽剛中正得尊
位則下无壯矣以六五位不當也故設喪羊于易之義

蒙引以柔居中也以柔居中如何謂之位不當蓋以壯言之以柔
居中失其壯而莫能進也故由其位之不當

存疑位不當最難看若以陰居陽爲不當位則五居中因中可以
求正位不當未爲病也若以柔居中爲不當位則柔中正其好處
爲不當位未安也依愚說以柔居中爲失其內剛故爲喪羊許多

通暢詠者許之

按上節本義失其壯要重看喪羊于易便失其壯而不能有為故此傳以位不當申明之只因有一雖字人讀得滑了只說是失其壯可以无悔故此位不當難安頓只將上文喪羊于易截斷發出失其壯為可惜意再轉出无悔便上下无礙矣要彖謂无悔非深許之辭便有地步此傳不復及无悔也位不當合卦與爻論卦壯也爻柔也以柔居尊故不當依程傳說却不費力只是謂自己剛則不畏羊觸自己柔未免用調停耳

困指柔中雖善以之處壯則為不當必有剛動之才乃可濟也

闕孔子釋五象曰喪羊于易者五以柔居中當壯之時過于退縮而失其壯為處位不當故取象如此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困註疏以應三為說殊无義味

程傳羝羊但取其用壯故陰爻亦稱之六以陰處震終而當壯極其過可知如羝羊之觸藩籬進則礙身退則妨角進退皆不可也才本陰柔故不能勝己以就義是不能退也陰柔之人雖極用壯之心然必不能終其壯有摧必縮是不能遂也其所為如此无所往而利也陰柔處壯不能固其守若遇艱困必失其壯失其壯則反得柔弱之分矣是艱則得吉也用壯則不利知艱而處柔則吉也居壯之終有變之義也

本義壯終動極故觸藩而不能退然其質本柔故又不能遂其進也其象如此其占可知然猶幸其不剛故能艱以處則尚可以得吉也

問傳以艱字為遇艱困則失其壯而得柔弱之分故吉竊意不能退遂而无所利則是已艱困矣而又曰遇艱何也恐此艱字只作艱難其事而不敢求進不已則吉如大畜九三利艱貞之艱說如何朱子曰當如大畜之例上六取喻甚巧蓋壯終動極无可去處如羝羊之角掛于藩上不能退遂然艱則吉者畢竟有可進之理但必艱始吉耳問大壯本好爻中所取却不好睽本不好爻中所取却好如六五對九二處非其位九四對上九本非相應都成好爻不知何故曰大壯便是過了纔過便不好如睽卦之類却是易之取爻多為占者而言占法取變爻便是此處變了所以困卦雖是不好然其間利用祭祀之屬却都好問此正與見羣龍无首吉利永貞一般曰然却是變了故如此

雲峯胡氏曰五上皆陰五已喪羊上又取羝羊觸藩者五喪羊專以一爻言也上羝羊合一卦而言也蓋至於上則壯終動極故與下卦之終同象上之壯已極不能退六之質本柔不能遂然三處角上艱則吉者三過剛必至於自困上不剛故可勉之以艱也象壯終有變之義

蒙引本義云然猶幸其不剛不剛即是其質本柔質柔則不足以遂其進矣乃曰艱則吉何耶蓋艱是人事質柔是天資壯終動極根柢是壯了於此而艱難以處之則為善用其壯矣故畢竟可進若无壯則如六五之喪羊于易全不能進只无悔耳安得吉乎壯終動極志之壯也其質本柔才之弱也无攸利亦象也帶遂

上句故云其象如此其占可知占則亦如其象然
存疑羝羊觸藩不能退就位上取蓋以全體言則上居卦之終以
一爻言則上居震之極故觸藩而不肯退不能遂是就爻上取蓋
六是陰爻其才不足以進故不能遂其進也
匯周公繫上爻曰上當壯終動極志剛銳進而不肯退處然其質
本柔又才弱而力不能遂其進象猶羝羊剛壯喜觸羸其角而
不能退不能遂也何所利哉猶幸其不剛有可轉回之理占者
於此誠能艱難持重以處之徐觀其宜而善為之圖終得遂其
進而吉矣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孩孔疏訓詳為善未是

程傳非其處而處故進退不能是其自處之不詳慎也艱則吉柔
遇艱難又居壯終自當變矣變則得其分過咎不長乃吉也
進齋徐氏曰上六進退皆无所利由自處之不詳審故也苟知其
艱難順守以待終以獲吉雖有殃咎亦不長久也
象引咎指前面之不能退不能遂而言
蒙解萬可符云按咎字有兼不能退遂言者有單就不能遂言者
惟通典云不詳之咎可免極是蓋在恃其壯而不詳不在壯終動
極其質本柔也
孩不能退不能遂所處如此豈不是咎能艱則不到此地位故咎
可免而不長不詳只是不能退不能遂之故纔作咎說艱字却
與詳字對艱則詳矣

謂孔子釋上象曰上之不能退不能遂者由壯終動極而所處不
詳慎也咎能免乎艱則吉者能不恃其壯而艱難持重以處則
不能退遂之咎不長可轉而為吉也
匯建安邱氏曰大壯剛進也二陰退而四陽進也而九四乃壯之
所以為壯者其曰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蓋許陽之壯也壯貴
進不貴過剛則失其所以為壯矣其下三剛爻當隨四而壯不利
自往初三皆以剛居剛好進者也故初征凶而三羸其角二以剛
履柔居中能守不進者也故貞吉若上之二陰五柔居中而能受
陽之壯故雖喪羊而无悔上柔居壯之終不能壯者而亦終用壯
焉故有不能退不能遂之戒于觸羸云未有違謙越禮能全其壯
者也故陽爻皆以處陰位為美用壯處壯則觸藩矣

所謂大壯勢也利貞理也象傳釋卦辭而推極正大以見天地之
情以理而御勢也大象舉卦象而本其極礎以著君子之強以理
而自勝也六爻之中每教以利貞二不恃壯而貞也故可得吉四
不恃壯而貞故吉而悔亡三不貞而恃壯也故難免厲五貞而失
壯也故得免悔初處壯始而用壯所以凶上處壯終而用壯所以
弗利合觀大壯而利貞要矣
按四陽頂進而四居最上自當以四為卦主其云貞吉悔亡即象
之利貞也藩決云云是深許其能進象傳釋利貞謂大者正也
正以理言見用壯者必合乎理乃以用壯言壯也大象謂非
禮弗履即是以不用壯言壯蓋非禮弗履原是謹慎一邊話與
壯似相反而壯莫大焉程朱發出自勝為強與中庸而強句看

[illegible]爻六爻初三以陽居陽過壯急進而初凶三厲二四以陰居陰不過壯而能進故皆以吉許之然二不遽進須四進而後進故二之辭略而四之辭詳五柔中失其壯雖不能進而无悔上則壯終動極故有進退无攸利之象然亦以柔正能艱則獲吉也○五爻喪羊于易位不當頗難看程子訓和易訓字恐明但不當以羊爲四陽朱子作[illegible]易柔未免失之虛愚謂五柔中如人有和易之德[illegible]喪羊以其易也其爲位不當指大壯[illegible]有[illegible]乃和易自處失其陽明不能有爲非以柔居五爲不當以大壯之時柔居尊位爲不當也惟其位不當故不能有爲僅能以和易免悔爲可惜也[illegible]此講明位不當不僅明喪羊于易並悔亡之意可[illegible]○過剛之人當以此卦爲法戒

易經詳說卷二十一終

易經詳說卷二十二

晉䷢坤下離上

[程傳]晉序卦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物无壯而終止之理既盛壯則必進晉所以繼大壯也爲卦離在坤上明出地上也日出於地升而益明故爲晉晉進而光明盛大之意也凡物漸盛爲進故彖云晉進也卦有有德者有无德者隨其宜也乾坤之外云元亨者固有也云利貞者所不足而可以有功也有不同者革漸是也隨卦可見晉之盛而无德者无用有也晉之明盛故更不言亨順乎大明无用戒正也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孔疏]晉者卦名也晉之爲義進長之名此卦名臣之昇進故謂之晉康者美之名也侯謂昇進之臣也臣既柔進天子美之賜以車馬蕃多而衆庶故曰康侯用錫馬蕃庶也晝日三接者言非惟蒙賜蕃多又被親寵頻數一晝之間三度接見也

[程傳]晉爲進盛之時大明在上而下體順附諸侯承王之象也故爲康侯康侯者治安之侯也上之大明而能同德以順附治安之侯也故受其寵數錫之馬衆多也車馬重賜也蕃庶衆多也不惟錫與之厚又見其親禮晝日之中至於三接言寵遇之至也晉進盛之時上明下順君臣相得在上而言則進於明盛在臣而言則進升高顯受其光寵也

[本義]晉進也康侯安國之侯也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言多受大賜而顯被親禮也蓋其爲卦上離下坤有日出地上之象順而麗乎

大明之德又其變自觀而來爲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於五占
者有是三者則亦當有是寵也
朱子曰康侯似說寧侯相似用錫馬之用只是個虛字說他得這
個物事○晝日是那上卦離也晝日爲之是此意
誠齋楊氏曰康侯者治安之侯也錫馬蕃庶而恩之者豐晝日三
接而禮之者頻也
巾峯張氏曰當晉進之時大明在上而下體皆同德順附有君明
臣順諸侯承王之象治進而盛躋一世於康寧之域侯之力也不
惟錫馬蕃庶可見錫予之厚而正晝盛明之際乃三接其臣尤見
親禮之至也
漢上朱氏曰周官校人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

氏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錫馬蕃庶也大行人公之禮三享三問
三勞晝日三接也
雲峯胡氏曰彖言侯者三屯豫建侯震也晉康侯坤也坤有土有
民有安之象錫馬蕃庶坤爲牝馬爲衆之象晝日三接離爲日爲
中虛之象或曰馬與晝日離午象蕃庶三接坤爲衆爲文之象離
配卦十有六象最美者莫如晉大有大有明在天上其明最盛晉
明出地上其明方新有進義明君在上下以柔順進而承之所謂
康侯也康侯者治安之侯非以功侯也下之務進者易生事以徼
寵今多受大賜而顯被親禮者惟治安之侯其所以爲大明之時
乎
蒙引康侯安國之侯也國是其君之國非侯之國也侯有功於國

[illegible]接故君寵之如是○用錫馬蕃庶不言錫他物馬於他物尤
重也○朱子曰用錫馬之用只是個虛字愚謂正與王用出征王
用享於帝公用享於天子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諸用字同雖無
所指爲虛然却非語辭也○用字不可貼個得字書曰三接言其
接見之無時也頻見是親幸意○此卦辭二句全是占
存疑用是康侯用此卦也
翊蒙存訓用字俱未妥不如依朱子只作虛字
去疑要重侯上不重天王報功上三接只言其情意之殷不限定
三次
琢去疑用者用此安國的功亦牽強時講多從之用是猶以此也
用猶以也與大象君子以之之以只大槩還他爲是不必認眞

講○本義顯被親禮是就晝日取顯字義而諸書只說三接是
頻數不以晝日爲顯似未得朱子之意
國文王槃晉卦彖辭曰卦名爲晉者値可進之時具可進之德遇
可進之君也占者如是當爲安國之侯功在王室澤被生民用
是受君之寵不惟錫馬而且蕃庶禮何隆也不惟晝接而且晝
日三接情何殷也詁以非常之功受非常之寵不可以常典拘
也有如此
彖曰晉進也
孔疏以今釋古古之晉字卽以進長爲義恐後世不曉故以進釋
之
程傳晉進也明進而盛也明出於地益進而盛故爲晉所以不謂

之進者進爲前進不能包明盛之義
本義釋卦名義
【折衷】釋卦名只虛講與卦下不同
【講】孔子釋晉彖辭曰卦名晉上進之義也在人臣則爲進而建功承寵之時也
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孔疏】離上坤下故言明出地上明既出地漸就進長所以爲晉○坤順也離麗也又爲明坤能順從而麗著於大明六五以柔而進上行貴位
【按】孔疏以明出地上爲釋卦名與上晉進也連讀以順而麗二句

爲釋康侯以下卦辭程傳似亦同此說
【程傳】明出地上離在坤上也坤麗於離以順麗於大明順德之臣上附於大明之君也柔進而上行凡卦離在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進而上行噬嗑睽鼎是也六五以柔居君位明而順麗爲能待下寵遇親密之義是以爲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大明之君安天下者也諸侯能順附天子之明德是康民安國之侯也故謂之康侯是以享寵錫而見親禮晝日之間三接見於天子也不曰公卿而曰侯天子治於上者也諸侯治於下者也在下而順附於大明之君諸侯之象也
【本義】以卦象卦德卦變釋卦辭
【進齋徐氏曰】明出地上離乘坤也順而麗乎大明坤附離也以順德之臣而附麗乎大明之君宜六五以柔進而上行也凡離居上體皆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此順德以受錫馬蕃庶之恩晝日三接之禮也
【雲峯胡氏曰】康侯非順者不能錫馬三接非君之大明而柔者不能提起一二字卦辭盡可見矣
【蒙引】此卦之象爲日出乎地之上是上進也此卦之德爲順而麗乎大明之君亦上進也又卦變自觀而來爲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於五亦上進之義也伏羲是以名卦爲晉也及文王繫辭以此卦象爲日出地上是當明盛之時也卦德順而麗乎大明是有致主之德也卦變柔進而上行是又遇虛中納賢之君也當是時有是德而際遇是君其占爲康國之侯得大君之錫馬衆多而晝

日之間凡三次接見於君也
【按】蒙引於卦變自觀云云下接云伏羲以名卦爲晉此語有病伏羲安知有卦變之說乎況此三層本義謂卦象卦德卦變釋卦辭原非以此三層意釋卦名蒙引上段入在卦名內殊欠清楚下段可從
【蒙引】又云明出乎地上以時景言明是實字易多以明爲日如明兩作明入地中之類順而麗乎大明以在己之德言重在順字柔進而上行以所事之君言重在柔字○順而麗乎大明大明指君麗親輔也所謂攀龍鱗附鳳翼者也順以臣言竭股肱之力罄忠貞之節主爾忘身國爾忘家所謂順也在上雖有大明之君使吾無是德以麗之則爲有是君無是臣矣故重在順字

[illegible]說明出地上時當明盛之象也不可當實說若當實說則昏亂之時日未嘗不出地

按存疑以明出地上爲明盛之時方與卦辭緫合不然只是釋卦名矣○又按王註云凡言上行者所以在貴也孔疏云六五以柔而進上行貴位全无卦變意○通典亦云上行只是居君位○又按居君位者凡事自上而行非自下往上行也進以居君位言上行以行事言分看似明若云進而上行到君位殊未安此處錫馬云云與上行尤合備一說○依卦變是四行到五

講卦辭所謂康侯用錫馬蕃庶者卦象明出地上世道清明時爲盛矣卦德以順而附麗乎大明恭順事上德爲盛矣卦變柔進而上行嶽柔在御虛已下賢所遇又爲盛矣錄功有其時居功有其德報功有其君合是三者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程傳昭明之也傳曰昭德塞違昭其度也君子觀明出地上而益明盛之象而以自昭其明德去蔽致知昭明德於己也明明德於天下昭明德於外也明明德在已故云自昭

按孔疏顯明其德是以昭明二字連程傳則以明德二字連爲是

本義昭明之也

進齋徐氏曰日初出地進而上行爲晉之象然日出地則明入地則晦日之明本无增損也蔽與不蔽之隔耳亦猶人之德性得於天者其體本明特爲物欲所蔽不能无少昏昧而本然之明則未嘗息也君子觀明出地上之象悟性分之本明故以之自昭其明德也

雙湖胡氏曰否兩體成一卦大象夫子論體象君子只以卦之重者論如此卦只取離明之義置坤於不言蓋有不必盡論兩體者即此亦可推他卦矣

蒙引格物致知以啓其自昭之端誠意正心修身以致其自昭之實使吾之明者煥然超出於物欲之表亦猶日之出也杲杲乎騰光於九地之上

按此說兼知行是耶氏單言致知故不錄

實義自昭明德只假日出地上之象不必拘晉字意自字亦不必重

按晉字意宜體貼常明即爲晉有漸進意

講孔子釋晉象曰離明出於坤地之上有進而上升之象君子體之以爲晉者進也莫大於晉德德本明而物欲蔽之不无昏昧必也去其欲撤其蔽以復其本體之明是自有之而自明之亦如之升而不已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孔疏何氏云摧退也裕寬也如辭也

按孔疏謂進則之明退則居順進退不失其正是晉摧二字義平說程傳似亦是此意孔疏又謂不可自足宜寬裕其德使功業弘廣用語大泛不如程傳自守寬裕之說

程傳初居晉之下進之始也晉如升進也摧如抑退也於始進而

言逆其進不遂其進唯得正則吉也罔孚者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无急於求上之信之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其義矣皆有咎也故裕則无咎君子處進退之道也

本義以陰居下應不中正有欲進見摧之象占者如是而能守正則吉設不爲人所信亦當處以寬裕則无咎也

或問初六晉如摧如象也貞吉占辭朱子曰罔孚裕无咎又是解上兩句恐貞吉說不明故又曉之

厚齋馮氏曰摧說文擠也折也有所抑而不得進之象能寬裕自處不戚戚於上下之不我知則无咎

雙湖胡氏曰爻不正故戒以能正則吉坤體寬裕故誨以能裕則

无咎也

雲峯胡氏曰欲進而退六象上互艮有欲進而止之之象凡始進必資薦引四應不中正乃若相摧抑者進之初人多有未信者然摧如在彼而吾不可以不正罔孚在人而吾不可以不裕初以陰居陽非正才柔志剛不足於裕貞與裕皆戒辭也

存疑初六以陰則其才不足以進居下則其地不足以進應不中正則上面又有擠排之者故爲欲進而見摧之象占者如是而能守正則吉〇此爻是新進之士有人沮抑之未見信於上若晉生之遇絳灌是也罔孚裕无咎只是解貞吉

孩晉而見摧提串說不必拘兩如字雖見摧而以守貞爲主則吉也罔孚即是摧意裕无咎即貞吉意是一意反覆說〇圈本義設不爲人所信云云時講多從貞吉進一層說亦涵蒙引却不欲人以設字亦字爲疑

困疑訓摧爲挫折甚明

講周公繫晉初爻曰陰柔躁妄本不安於下而欲進者然應不中正上有沮抑之人故爲進而見摧之象占者於此豈可過於求進哉必自守以正律身有道見未見信於上得遂其進而吉此其常也設或守正而人不之信亦當寬裕以處之其所爲貞者自若也可无失身之咎矣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按孔既獨猶專也言進與退專行其正也專字好只是專意行正道非以一已爲獨

王註未得履位未受命也

程傳无進无抑唯獨行正道也寬裕則无咎者始欲進而未當位故也君子之於進退或遲或速唯義所當未嘗不裕也聖人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爲裕故特云初六裕則无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然事非一槩久速唯時亦容有爲之兆者

本義初居下位未有官守之命

進齋徐氏曰居无位之初以寬裕自處不汲汲于求進乃其宜也故无咎若已受命則是當事有官職苟一於裕則有曠廢之失能无咎乎

雲峯胡氏曰孟子曰我无官守我无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

有餘裕哉即此意也
[既]獨行正是說貞處未受命是說所以得裕處獨行正即在未受命之時兩層一意○程傳无進无抑只當重抑字一邊
[因]疑行正就守已之正言言獨者見與人不合意
[按]時講獨字多從此
[講]孔子釋初象曰晉如摧如者初六雖欲進而見摧其志在於行正而不汲汲以求進也裕无咎者初居下位未受官守之命則進退有餘裕而无咎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按]王註以母爲處內而成德者是將王母作虛擬之象以言其德也孔疏因謂受此大福於其所修殊欠明白
[程傳]六二在下上无應援以中正柔和之德非强於進者也故於進爲可憂愁謂其進之難也然守其貞正則當得吉故云晉如愁如貞吉王母祖母也謂陰之至尊者指六五也二以中正之道自守雖上无應援不能自進然其中正之德久而必彰上之人自當求之蓋六五大明之君與之同德必當求之加之寵祿受介福于王母也介大也
[本義]六二中正上无應援故欲進而愁占者如是而能守正則吉而受福于王母也王母指六五蓋享先妣之吉占而凡以陰居尊者皆其類也
[匯參][徐氏曰]上雖无應而同德相成故受茲介福于其王母也言受六五之福也

[匯參][胡氏曰]愁二陰柔无應之象王母六五陰而居尊之象小過六二曰遇其妣彼言祖妣即此言王母也二柔中正五雖不應而同德彖辭馬三接即爻所謂介福彖言錫爻言受互文也凡進退皆不可以自必初有應宜可進也而有欲進見摧之象二无應若可愁也而有受福王母之占聖人皆戒之曰貞吉蓋不以應之有无爲吉凶而惟以不失在我之正者爲吉也
[蒙引]六二中正本有其德可進也而上无應援莫有汲引之者故欲進而愁○愁與摧不同初六應不中正是個惡對頭在上阻也我不使得進二上无應援則只是无同心汲引之助而可愁耳○二貞吉與初貞吉不同初只是不進得免咎耳二則終可進也蓋六二中正既非初之以柔居下者比上无應援亦未至如初之應不中正之不幸六二之吉即下所謂受介福於王母者也初之吉只是无咎○六二貞吉受茲景福者蓋中正之道久而必彰也但當靜以俟之耳靜以俟之所謂貞也則必爲上所寵信矣○以其陰柔居尊故取號王母王母大母也自古有王父王母不可說是國母故本義云蓋享先妣之吉占若以爲國母則不得用之於享先妣矣凡高曾祖妣皆先妣也王父王母之稱至唐宋猶然有至元朝方不許士庶間稱王父王母○依此爻之象凡柔德之君皆是王母或幼沖之主亦是此以仕進占得者言也○小過六二之遇其妣與此不謂王母俱非指實拘定說須要知是假象○不可依晉說以錫馬蕃庶晝日三接爲介福蓋彼是有安國之功方受此褒寵此只言得遂其進以居天位食天祿耳

【[illegible]】余南湖云非愁不得進愁不得行道也
【圖】此是所截意貞吉自屬上文而受福處却亦從貞來
講周公繫二爻曰六二中正有可進之具上无應援无汲引之人一時不得遽進而行道之心沮矣能无愁乎然不可以愁而遂失其正也占者能自守以正靜以俟之終當遂其進而吉矣且上有柔中之君重道尊賢必將知遇極其厚寵任極其隆不猶受茲大福於其王母乎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程傳受茲介福以中正之道也人能守中正之道久而必亨況大明在上而同德必受大福也

平溪張氏曰二之所以受福者以能居中而得正也

存疑中正之道久而必彰故卒能受介福於王母
明訓作推原說
講孔子釋二象曰二受比介福者豈倖致哉以二居下之中得柔之正也有是中正之德久而必彰必宜爲人主之所求而受福於王母也

六三衆允悔亡

程傳以六居三不得中正宜有悔咎而三在順體之上順之極者也三陰皆順上者也是三之順上與衆同志衆所允從其悔所以亡也有順上向明之志而衆允從之何所不利或曰不由中正而與衆同得爲善乎曰衆所允者必至當也況順上之大明豈有不善也是以悔亡蓋亡其不中正之失矣古人曰謀從衆則合天心

蒙註琬云與衆同信不如傳之衆所允從
本義三不中正宜有悔者以其與下二陰皆欲上進是以爲衆所信而悔亡也
朱子曰衆允衆也悔亡占也○問晉六三如何見得爲衆所信處曰晉之時二陰皆欲上進三處地較近故二陰皆從之以進問如何得悔亡曰居非其位本當有悔以其得衆故悔可亡
中溪張氏曰六三位不中正有悔宜也然三能率初二以順上而衆皆允信而從之故其悔可亡
雲峯胡氏曰衆坤象坤順之極故有允象三居下卦之上爲衆陰之長正康侯之謂也初罔孚衆未允也二愁如猶如悔也三居順之極而衆皆相信可以進而受三接之寵矣未信而進其悔在後

衆允而進其悔乃亡
蒙引六三不中正而行不見信於人則凡事阻碍宜有悔也以其與下二陰皆欲上進是以爲衆所信而得衆之助可以有行爲能亡其悔也
蒙箋翟見泉云諸家皆作无德說惟此說无德何以衆允而悔亡宜看得分曉又一云若欲進見信爲可亡悔則上進之念誰人無之二說較得甚明故從程傳爲是
講周公繫三爻曰以六居三不中正宜有悔也而三在坤體之上與下二陰皆欲上進是以爲衆所信而悔可亡也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程傳上行上順麗於大明也上從大明之君衆志之所同也

中溪張氏曰六三順極而明近順而麗乎大明此衆所同允故皆有上行之志也

蒙引尊王三言此衆之所以信之也蓋衆人本是欲上進者今以其志同故皆信之

按上行猶言前進

講孔子釋三象曰六三所以衆允之者使人皆欲進而獨矯之以退則同進者忌人皆欲退而獨矯之以進則異己者疑惟三上進之志與初二同故其志相孚而不覺信之深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按註疏謂下據三陰程傳謂三陰上進本義不言旁爻

程傳因九居四非其位也非其位而居之貪據其位者也貪處高位旣非所安而又與上同德順麗於上三陰皆在已下勢必上進故其心畏忌之貪而畏人者鼫鼠也故云晉如鼫鼠貪於非據而存畏忌之心貞固守此其危可知言貞厲者開自改之道也

本義不中不正以竊高位貪而畏人蓋危道也故爲鼫鼠之象占者如是雖正亦危

雲峯胡氏曰晉晝也鼠亦晝伏非能以晝進者九四不中不正以竊高位又畏大明之君而不敢進故有此象其占曰貞厲雖正亦危況不中正乎

厚齋馮氏曰鼫詩作碩疑此轉注從鼠郭景純云形大如鼠如在田中食粟豆蓋田鼠也

蒙引九四不中不正以竊高位不中德之虧也不正行之邪也而

在上體非其宜也竊也竊則危矣蓋負乘而有致寇之理從欲有惟危之道貞厲即解六二所謂雖以正得之亦可羞也之意言其位雖得於上之所與然德之不稱終必失之也

存疑不中不正以竊高位要說得貪而畏人出蓋以不中正處高位則德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若盜得而陰據者然一心戀戀常恐爲人所奪是貪而畏人也故爲鼫鼠之象

按此如字是實字與初二兩爻如字不同○貞當以本義作正不必從程傳作固○位由上與未爲不正不稱而失故危

講周公繫四爻曰四不中正無德而竊高位患得患失貪而畏人爲言如鼫鼠之象占者如是雖其位出於君之所與得之未爲不正然德之不稱終必失之厲亦甚矣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程傳賢者以正德宜在高位不正而處高位則爲非據貪而懼失則畏人故處其地危可知也

童溪王氏曰當衆進之時九四獨以剛進故進之義於貞爲厲於位爲不當也

存疑位不當即是不中正

講孔子釋四象曰鼫鼠貞厲者言其不中不正居位不當无德而竊據高位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王註柔得尊位陰爲明主能不用察不代下任也故雖不當位能消其悔失得勿恤各有其司術斷以往无不利也

孔疏居不當位悔也柔得尊位陰爲明主能不自用其明以事委任於下故得悔亡既以事任下委物責成失之與得不須憂恤故曰失得勿恤也能用此道所往皆吉而无不利故曰往吉无不利也

程傳六以陰居尊位本當有悔以大明而下皆順附故其悔得亡也下既同德順附當推誠委任盡衆人之才通天下之志勿復自任其明恤其失得如此而往則吉而无不利也六五大明之主不患其不能明照患其用明之過至於察察失委任之道故戒以失得勿恤也夫私意偏任不察則有蔽盡天下之公豈當復用私察也

按程傳此條全用註疏之說

本義以陰居陽宜有悔矣以大明在上而下皆順從故占者得之則其悔亡又一切去其計功謀利之心則往吉而无不利也然亦必有其德乃應其占耳

朱子曰失得勿恤此說失也不須問他得也不須問他自是好爲言勝負兵家之常云爾此卦六爻无如此爻吉○問六五悔亡失得勿恤之說曰便是伊川說得太深據此爻只是占者占得此爻則不必恤其失得而自亦无所不利耳如何說得人君既得同德之人而委任之不復恤其失得如此則蕩然无復是非而天下之事亂矣假使所任之人或有作亂者亦將不恤之乎雖堯舜之聖皐夔益稷之賢猶云屢省乃成如何說既得同心同德之人而任之則在上者一切不管而任其所爲豈有此理且彼所爲既失矣爲上者如何不恤得聖人无此等說話聖人所說卦爻只是畧畧說過以爲人當著此爻則大勢亦好雖有所失亦不必慮而自无所不利也聖人說得甚淺伊川解得太深聖人所說短伊川解得長失得勿恤只是自家自作教是莫管他得失如云人發解做官這個却必不得只得盡其所當爲者而已如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相似

按朱子謂伊川解得太深而不云伊川不當守舊說似是朱子解易時不大關註疏爲可疑也况書言罔依兼罔攸知舊說亦未可深駁故存之

雲峯胡氏曰大明在上下皆順從非特悔亡其往也宜吉无不利也復戒之以失得勿恤何也彖惟升言勿恤豐言勿憂爻則泰九

三家人九五萃初六皆言勿恤事有不必憂者勿恤寬之之辭也有不當憂者勿恤戒之之辭也晉六五曰失得勿恤戒辭明矣蓋當晉之時易有患得患失之心六五處大明之中而才柔又易有失得之累本義以爲一切去其計功謀利之心者大明在上用其明於當爲而不當用其明於計功謀利之私也不然則明反爲累矣

蒙引六五以陰居陽其所處未免有失當者宜有悔矣然此卦上離下坤六五居離之中是大明在上也坤居其下是下皆順從也大明在上則其德足以得民下皆順從則得其道者多助何爲不遂故占者於悔可亡也然當晉之時人情常患於功利之心勝今六五有是德固宜無是患矣占者於此若又能去其一切計功謀利之心則自無不利矣何也有是德而下皆順從何用計利而後

得利蓋自有不求而自至者此聖人曉人之深意也○大明在上而下皆順從重在大明上使無大明之德本義亦不專取及下皆順從矣○本義云又一切去其計功謀利之心則往吉而无不利者蓋前面大明在上而下皆順從只得悔亡耳未便得吉且无不利也故又必失得勿恤方吉无小利河者以陰居陽而當晉時又大明在上下皆順從以常情計之恐又未必能無計功謀利之心在於漢武帝當文景治定功成之後兼有長駕遠御之才四海皆在其籠受敗施內不免多欲之私又挾此所有是以畢竟不見有吉且無不利之意大抵此爻所以虞其有計利之心者病根都在以陰居陽上本體不正故也○依朱子小註則失得勿恤一句輕云但有是德則不必恤其失得而自无不利耳此與本義不同○失得勿恤自家卻要做得是但於得失則不較焉耳正其誼而不謀其利明其道而不計其功不成只是不計功謀利連已分內當爲的事都拋了故語錄云只得盡其所當爲者而已

按程傳亦說得通而本義更覺正大

蠡周公繫五爻曰五以陰居陽見於治者未免失當而有悔然處離明之中下皆順從足以蓋其不正之失而悔可亡矣然有長駕遠馭之略者不無計功謀利之私又必爲所當爲而功效之失得勿恤焉如是則不謀利而利至不計功而功成往吉无不利矣占者有其德乃應其占耳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程傳以大明之德得下之附推誠委任則可以成天下之大功是往而有福慶也

存疑是解吉无不利

丟疑勿恤者純王之心有慶者純王之政天下治效惟无心於治者斯得之往有慶乃贊詞非釋詞也

蠡孔子釋五象曰人君容心於得失之間縱有所成亦爲小補失得勿恤斯爲純王之心本此心以往心公而化溥自有慶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按孔疏以角爲西南隅蓋謂日行西南隅爲角也傳義以爲頭角之角

程傳角剛而居上之物上九以剛居卦之極故取角爲象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上進之極也剛極則有強猛之過進極則有躁急之失以剛而極於進失中之甚也无所用而可維獨用於伐邑則雖厲而吉且无咎也伐四方者治外也伐其居邑者治內也言伐邑謂內自治也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也而於自治則有功也復云貞吝以進其義極於剛進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故於貞正之道爲可吝也不失中正爲貞

本義角剛而居上上九剛進之極有其象矣占者得之而以伐其私邑則雖危而吉且无咎然以極剛治小邑雖得其正亦可吝矣

朱子曰貞吝之義諸卦只云貞固守此則吝不應於此獨云於正道爲吝也○或問上九剛進之極以伐私邑安能吉而无咎朱子曰以其剛故可伐邑若不剛則不能伐邑矣但易中言伐邑皆是

用之於小若伐國則其用大矣如高宗伐鬼方三年之類維用伐
邑則不可用之於大可知雖用以伐邑然亦必能自危厲乃可以
吉而无咎過剛而能危厲則不至於過矣○問本義作伐其私邑
程傳以爲自治如何曰便是程傳多不肯說實事皆以爲取喻伐
邑如墮費墮郈之類是也太抵今人說易多是見易中有此一語
便以爲通體事當如此不知當其時節地頭其人所占得者其象
如何若果如今人所說則易之說有窮矣

雲峯胡氏曰上九剛進之極而以伐私邑雖危而吉且无咎許之
也然以剛進之極僅能伐其小邑雖正亦可吝鄙之也本義曰私
邑又曰小邑謙六五伐不言邑其伐也公晉上九伐其內地之邑
則爲私矣既濟九三伐鬼方其伐也大晉上九僅能伐其私邑則
爲小矣

按程傳得朱子數條辨之甚明而尤有不及辨者程以厲爲嚴厲
本義則以爲危厲既實作伐邑看當從危厲爲是然危厲以事
勢言亦不必謂心能危厲

蒙引夫剛道之極以伐私邑如何雖危而吉且无咎蓋若以伐大
國則任大役重全憑悻悻之剛如何濟得事惟以伐小國則以剛
行之尚可圖克濟所謂猶之可也然亦不免於危雖危而吉且无
咎者私邑固當治治邑亦當剛也○伐指征伐伐即所以治之也
不可就以治字當伐字然以極剛治小邑雖得其貞亦可吝也牛
刀割雞且云焉用治小邑又焉用極其剛嚴哉非惟理所不當抑
亦勢所不宜祇可吝耳

折按維用伐邑以下極言晉角之无所利也

張解維字見伐邑之外一无所用也

按此節吉无咎以上是一氣說貞吝二字是轉語却是歸重處

講肩公綮上爻曰上九剛進之極過於剛者也有晉其角之象占
而得此何所用哉維以之治其不服之私邑兵凶戰危不免於
厲而兵尚威武猶可責其成功庶乎吉而无咎然以極剛治小
邑雖治所當治未嘗不正而過於威猛亦可吝矣治邑猶不免
吝晉於角者何適而利耶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孔疏用伐乃服雖得之其道未光大也

進齋徐氏曰上九之維用伐邑所用者小而於晉進之道未有光
大也

存疑道未光解吝字意

講孔子釋上象曰晉之上九有事征伐已非其道況惟用之以伐
邑乎功不足以及遠威不足以服衆於道未爲光大也其吝宜
矣

建安邱氏曰晉進也柔進而上行也故卦專主柔進爲義

項氏曰下三爻皆柔順而坤體故初二吉三悔亡四上以陽不當
位故厲且吝唯五以柔明居尊位故往吉无不利也

日講解義晉卦象明出地上當明盛而有可進之時也然必有致
主之德又遇虛中納賢之主方可以善成其功故言卦德則順麗
離明言卦變則柔進上行臣秉順節以事主君執柔道以報功此

君臣一德相成世道所以日盛而有是寵光也六爻四柔二剛六五一柔爲晉之主六自四而上升巳進者也故往吉无不利下坤三柔皆欲進者而九四不中不正竊位畏人故有鼫鼠之象三與五近下接二柔志在上行三陰同志而四莫能間故曰衆允悔亡二在下卦之中去五漸遠則憂其欲進而不得進故晉如愁如初最遠於五當晉之始上與四應而四不中正反爲所抑故晉如摧如也上以剛居一卦之終而前無可進故有晉其角之象諸爻所處不同聖人教人以善進之道如此

按四陰二陽之卦明出地上卦義重離當以五爻爲卦之主彖言康侯於臣道相合故此卦言君臣爲有據內坤順外離明順而麗乎大明可括一卦大指內三爻皆順而麗大明者初爲四抑而不能進貞辭則吉而无咎二與五同德靜俟即可受福不必往求三近大明與下二爻同進以是知初亦非終不進也四上二陽皆不中正而卦義亦取柔不取剛故四有竊位之厲上有過剛之吝四逼五無可進上卦終亦無可進也五乃大明在上兼之柔進而上行者故爻辭極許之其失得勿恤尤見大公无私凡錫馬三接皆所優爲也康侯當屬之三三爲衆允且居二陰之上二言愁非佳辭受介福非即錫馬三接先儒已辨之矣○觀四之竊位可知其妬賢初被摧盡以此也○象大明就君道言大象補出自昭明德是學問切要語不拘君道矣晉進也自昭明德己之所當日進而不已也

明夷 ䷣ 離下坤上

程傳明夷序卦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夫進之不已必有所傷理自然也明夷所以次晉也爲卦坤上離下明入地中也反晉成明夷故義與晉正相反晉者明盛之卦明君在上羣賢並進之時也明夷昏暗之卦暗君在上明者見傷之時也日入於地中明傷而昏暗也故爲明也

明夷利艱貞

本義明夷卦名夷者傷也此卦日入地中明夷之象施之於人事闇主在上明臣在下不敢顯其明智亦明夷之義也時雖至闇不可隨世傾邪故宜艱難堅固守其貞正之德故明夷之世利在艱貞

程傳君子當明夷之時利在知艱難而不失其貞正也在昏暗艱難之時而能不失其正所以爲明君子也

本義夷傷也爲卦下離上坤日入地中明而見傷之象故爲明夷又其上六爲暗之主六五近之故占者利於艱難以守正而自晦其明也

中溪張氏曰離下坤上爲明夷離日爲坤地所掩有傷其明之象斯時也宜克艱其心而不失乎貞正此則處明夷之道也

雲峯胡氏曰以二體則離明也傷之者坤以六爻則初至五皆明也傷之者上上爲暗主而五近之故本義從彖傳以利艱貞爲五○明夷之時艱難之時也貞一也與處平常之時異矣彼方欲晦我之明艱難守貞而自晦其明可也

[蒙引]他卦只云利貞在明夷則曰利艱貞蓋是時雖守正亦有不得守遂其正者故當艱難以守正艱難守正只晦其明晦其明亦明夷也所謂與時偕行也〇利艱貞不知文王果是指六五近上六而言否本義只是據彖傳及六五爻辭而解之云耳文王只是據理而言亦不可知〇艱以心言不以境言

[存疑]用正而善藏其用是爲艱難以行之貞非云艱難以行其貞

[講]文王繫明夷彖辭曰離居坤下明體見傷是君子之道爲陰邪所傷也占者值此不正則失守恃正則取禍何所利哉必也艱難守正隱忍以行其志委曲以成其忠斯爲利耳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

[孔疏]此就二象以釋卦名故此及晉卦皆彖象同辭也

[程傳]明入於地其明滅也故爲明夷

[本義]以卦象釋卦名

[進齊徐氏曰]離日在坤地之下故曰明入地中日出地則明入地則晦故以晦爲夷

[原義]明豈有時而損但爲地所掩是明而見傷之象

[講]孔子釋彖辭曰卦名明夷者以卦象言離明入坤地之中若明之見傷者故曰明夷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程傳]內卦離離者文明之象外卦坤坤者柔順之象爲人內有文明之德而外能柔順也昔者文王如是故曰文王以之當紂之昏暗乃明夷之時而文王內有文明之德外柔順以事紂蒙犯大難而內不失其明聖而外足以遠禍患此文王所用之道也故曰文王以之

[本義]以卦德釋卦義蒙大難謂遭紂之亂而見囚也

[臨川吳氏曰]文王爲紂所囚內文明而不失己外柔順以免禍是文王所用合於明夷全卦之義

[蒙引]上云釋卦名者卦之所以名也下云釋卦義者卦中之一義也亦見其爲明夷也故曰釋卦義〇以蒙大難只帶外柔順說此言文王柔順時特以處大難耳文王非純是外柔順的人也王赫斯怒亦有時乎外剛健矣〇文王以之謂昔者文王嘗用此道也非憾法之也〇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是此卦之德文王以之是用此卦德本義云蒙大難謂遭紂之亂而見囚也此就文王以之句內取其實而言也故用個謂字若就以上句做文王事看大失經文之旨〇下節內難謂爲紂近親在其國內如六五之近於上六也亦然

[存疑]內體離也其德爲文明外體坤也其德爲柔順

[集解]余南湖云文明柔順明也蒙大難夷也即是明夷之義以之猶云如此也或謂用此道以處明夷細玩未善蒙大難是先提文王之事而下實之以文也

[衷旨]上釋名此釋其義非處明夷之道也至文王句方是以古證說蒙冒也如蒙不潔之蒙以之謂嘗用也

[會解]蒙如物之蒙塵蒙其外不侵其內也

[天疑]文明就識見說柔順就行事說

識明夷之義何居試以一卦之德言之內離爲文明外坤爲柔順
在人則內而光明洞達外而謙抑退遜以處大難之時是明而
見傷也文王蓋嘗以之遭紂被囚正文明柔順而蒙大難者也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孔疏言所以利艱貞者用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志箕子以之者
旣釋艱貞之義又須出能用艱貞之人內有險難殷祚將傾而能
自正其志不爲邪諂惟箕子能用之故云箕子以之
程傳明夷之時利於處艱戹而不失其貞正謂能晦藏其明也不
晦其明則被禍患不守其正則非賢明箕子當紂之時身處其國
內切近其難故云內難然箕子能藏晦其明而自守其正志箕子
所用之道也故曰箕子以之

本義以六五一爻之義釋卦辭內難謂爲紂近親在其國內如六
五之近於上六也
朱子曰文王箕子大槩皆是晦其明然文王外柔順是本分自然
做的箕子晦其明又云艱是他徉狂的意思便是艱難的氣象
延安鄭氏曰文王得明夷二體之義內有文明之德而外以柔順
掩之故雖蒙被大難而卒能脫身於羑里者用此道也箕子得明
夷六五一爻之義故處難處之世而知以艱貞爲利晦其明而不
耀其明屈其身而能正其志況以暗君在上事之不可諫之不行
不忍其中國之顚亡罹此內難而能卒免於禍者用此道也
中溪張氏曰以全卦言離明文王象坤晦紂象以坤乘離是文王
之明爲紂所蔽也以一爻言五箕子象五體本陽以六居之爲陰

中蔽陽是箕子自晦其明也
雲峯胡氏曰彖曰明夷利艱貞周公於六五爻辭曰箕子之明夷
利貞釋彖兼文王發之蓋羑里演易處之甚從容可見文王之德
徉狂受辱處之極艱難可見箕子之志然此一時也文王因而發
伏羲河圖之易箕子因而發大禹洛書之疇聖賢之於患難自係
斯文之會蓋有天意存焉此非彖傳本義孰及之
蒙引內難而能正其志分明是指六五若上六爲內難然五以柔
中居暗地而不失其明是能正其志者也或云六五一爻之義釋卦
辭○晦其明也此句且虛解利艱貞意至內難而能正其志方指
着六五之晦其明處言而本義所謂爲紂近親在其國內云云者
亦在箕子以之句內取出○晦其明是解艱貞意內難而能正其
志又是申解晦其明意晦其明則明猶在也但韜晦其明耳所以
爲箕子之明夷所以爲明不可息也○文王箕子俱是明夷而所
處有難易之不同者所居之位有遠近之不同也故獨以箕子之
事屬之利艱貞
會解能字最重內難較大難更難處事之不可去之不可直以正
道持之又不可所嘿嘿周旋獨此志耳志在內者也內之明不息
故能正志此志用之甚善所以謂之艱貞
會通大難言天下內難言一家
國文王處大難指見囚於紂說他人之蒙大難者未必皆然只主
暗時危身有禍患便是內難只是說同姓之臣最爲切近本義
一云國內亦大槩之詞耳○六五一爻之義是從後六五爻辭看

出周公爻辭在先孔子彖傳在後取爻釋彖於理不悖也
諺解曰利艱貞者明夷之時不可直遂其明而當韜晦其明也觀
諸卦體六五一爻近上六之昏暗五以柔中處之周旋委曲不
失其正是內難而能正其志也箕子蓋嘗以之遭紂之惡是爲
內難佯狂受辱以行其守正之志蓋能晦其明也艱貞之義可
識矣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附註疏莅衆故謂以明夷之道莅衆是先藏其明以臨民也用晦
而明謂藏明於內乃得明程傳是依此爲說但不於莅衆處截
句法有異耳
程傳明所以照君子無所不照然用明之過則傷於察太察則盡

事而无含弘之度故君子觀明入地中之象於莅衆也不極其明
察而用晦然後能容物和衆衆親而安是用晦乃所以爲明也若
自任其明无所不察則已不勝其忿疾而无寬厚含容之德人情
睽疑而不安失莅衆之道適所以爲不明也古之聖人設前旒屏
樹者不欲明之盡乎隱也
朱子曰君子用晦而明晦地象明日象晦則是不察察若晦而不
明則晦得沒理會了故外晦而內必明乃好
白雲郭氏曰明入地中而後爲明夷夷之爲傷非毀其明也晦其
明而已晦其明則有終明之道是知艱貞之君子所以能用晦而
明也
建安邱氏曰明入地中外晦內明故君子以之莅衆不用明而用

晦此其所以明也
東萊呂氏曰用晦而明者君子養明之道不有虞淵之入焉有暘
谷之明
蒙引用晦本非晦也明而用晦耳其用晦者不察察以爲明也晦
字重於明字然雖用晦而自有明在亦不汲汲以爲暗也
存疑用晦而明不是以晦爲明亦不是晦其明蓋雖明而用晦雖
用晦而明也用晦而明只是不盡用其明蓋盡用其明則傷於太
察而無含宏之道惟明而用晦則既不汲汲而暗亦不察察而明
雖無所不照而有不盡照者焉○程傳意思甚好但其意是用晦
所以爲明與本文之義稍異
丟疑彖以臣事君言象以君治民言

按明入地中便暗及其出也依舊光明是其晦時明自在也君子
臨民晦其明而明自在正與明入地中意相符○當其晦時亦
似有傷意故取象於明夷○明夷原是不好一邊大象要說向
好邊以得如此會意○愚見欲將用晦而明不截作兩意只是
韜晦其明似更合卦意○蒙引謂晦字重於明字向是顧大旨
而時講皆重發明字未免沿誤然亦與程傳合
講孔子釋大象曰日入地中明而見傷明夷之象也君子以不明
則人無以照過明則物無所容故其莅衆也外用晦而內能明
既不汲汲而失於暗亦不察察而傷於刻處明夷之道孰有善
於此者乎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王註明夷之主在於上六上六爲至闇者也初處卦之始最遠於難也遠難過甚明夷遠遯絕迹匿形不由軌路故曰明夷于飛懷懼而行行不敢顯故曰垂其翼也尙義而行故曰君子于行也志急行饑不遑食故曰三日不食也殊類過甚以斯適人人必疑之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

按王註與程不甚同而其說條暢故錄之

程傳初九明體而居明夷之初見傷之始也九陽明上升者也故取飛象昏暗在上傷陽之明使不得上進是于飛而傷其翼也翼見傷故垂朶凡小人之害君子害其所以行者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君子明照見事之微雖始有見傷之端未顯也君子則能見之矣故行去避之君子于行謂去其祿位而退藏也三日不食言困

窮之極也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夫知幾者君子之獨見非衆人所能識也故明夷之始其見傷未顯而去之則世俗孰不疑怪故有所往適則主人有言也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此薛方所以爲明而楊雄所以不獲其去也或曰傷至於垂翼傷已明矣何得衆人猶未識也曰初傷之始也云垂其翼謂傷其所以飛爾其事則未顯也君子見幾故亟去之世俗之人未能見也故異而非之如穆生之去楚申公白公且非之況世俗之人乎但譏其責小禮而不知穆生之去避胥靡之禍也當其言曰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雖二儒者亦以爲過甚之言也又如袁閎於黨事未起之前名德之士方鋒起而獨潛身土室故人以爲狂生卒免黨錮之禍所往而人有言何足怪也

本義飛而垂翼見傷之象占者行而不食所如不合時義當然不得而避也

建安邱氏曰明夷暗主在上初體離明去上最遠見傷即避有飛而垂翼之象垂翼不敢上進戢身避禍君子知幾義當速去蓋可以不食而不可以不去重於食故也主人主我者也謂初與四爲應也有言謂訝其去之早也

雲峯胡氏曰飛離鳥象象爲飛占爲行爲往象爲垂其翼占爲不食有言飛而垂翼物之傷也行而不食所如不合君子之傷也君子此時惟有安於義命而已

蒙引此卦下三爻明在暗外初一爻去暗主又遠故其明夷也有

如鳥之斯舉以飛而垂其翼然飛而垂翼者見傷也在占者之君子則當有不見容而于行者而其行也倉卒決去不遑顧慮至於三日不得食焉是其見傷也且其行也必將有所適之處而所適之主人亦未免有言蓋時義當然不得而避也總是明夷但猶是明夷之淺者○君子於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一串說下○三日不食正如孔子之絕糧於陳

栗齋余南湖云就去此而言故曰行就適彼而言故曰往有言或訴其迂而尤益或目爲拘而有害

張雲峯說將象占合看只是一意垂其翼象見傷而猶飛非垂翼而不飛也君子之行三日不食途中之傷主人有言所投之傷兩層形容甚言其行之艱然而君子必當行也

諺周公繫初爻曰初九陽明在下處明夷之初去暗尙遠禍雖未
及而道已不行其象猶鳥之飛而垂其翼然占者當何如哉吾
知君子唯有去而已縱所値之困不能安身至於三日不食不
得而辭也縱所如不合以至受誚於主人亦不得而避也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程傳君子遯藏而困窮義當然也唯義之當然故安處而无悶雖
不食可也

按此是行後无食

本義唯義所在不食可也

蒙引唯義所在故當行而行无所顧慮而至於之食也此說則爻
辭與象傳一意未知是否

按此是行時之食依爻辭看此說爲優

諺孔子釋初象曰君子于行者君子之去就唯視乎義義當速去
雖不食而勿恤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按註疏以夷于左股明避難不壯不爲闇主所疑不作被人傷看
其說大異

程傳六二以至明之才得中正而體順順時自處處之至善也雖
君子自處之善當陰闇小人傷明之時亦不免爲其所傷但君子
自處有道故不能深相傷害終能違避之爾足者所以行也股在
脛足之上於行之用爲不甚切左又非便用者手足之用以右爲
便唯蹶張用左蓋右爲本也夷于左股謂傷害其行而不甚切也

雖然亦必自免有道拯用壯健之馬則獲免之速而吉也君子爲
陰闇所傷其自處有道故其傷不甚自拯有道故獲免之疾用拯
之道不壯則被傷深矣故云馬壯則吉也二以明居陰闇之下所
謂吉者得免傷害而已非謂可以有爲於斯時也

本義傷而未切救之速則免矣故其象占如此

或問明夷初二三爻不取爻義朱子曰初爻所傷地遠故雖傷而
尙能飛問初爻比二爻却似二爻傷得淺初爻傷得深曰非也初
尙能飛但垂翼耳

進齋徐氏曰初傷其翼初傷猶淺故二傷及股則害於行矣二在
下故曰左莫法前爲右後爲左今人以下移爲左遷夷于左股傷
于下也馬壯則行速言救之道速則獲免于難而吉也

蒙引下三爻俱明在暗外隨其遠近高下而處之者也六二亦以
明體而居暗主之下爲明夷也其明夷視初雖爲稍近視三四五
則猶爲遠故雖見傷而未切如僅傷于左股然非要害處也其象
如此占者於此亦在乎速救之耳若救之而得馬壯便得免矣吉
謂終免於害

按明夷夷于左股重下夷字則明夷只從卦名來不用着講夷于
之夷乃是實字○拯訓救馬壯是假象只說要救之速人多因
馬壯宜速去故說向去一邊然拯救多方不止要去而亦有救
免使去者○左股被傷而自求救故救字內亦有避去一着時
講多作救濟時艱說便用去字不着矣○左股是自巳股如何
云救他人此亦易辨

證周公繫二爻曰六二去暗主比初爲稍近視三四五爲尚遠明雖傷而未切爲夷于左股而非要害之象當此時而不必去必且身中危機即去而不速亦恐禍患尋至故爲二計當速於決去如用馬壯之速以救之則可以全身免禍而吉矣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按孔疏謂順闇主之則其說異

程傳六二之得吉者以其順處而有法則也則謂中正之道能順而得中正所以處明傷之時而能保其吉也

臨川吳氏曰六二以柔居中爲順而有則故能得強壯之馬以拯已之傷而有吉也

蒙引此象傳甚不好說若程傳及臨川吳俱以柔順中正爲解然本義全不帶及此意今難強入此意了大抵是爲乘其傷之未切而救之順也而救之又速則又爲有則矣所以吉也若當救而不救便非順矣若救得不速失其機會便是不得法了非有則也如此說似儱侗

按順貼六看則貼正巾看有順以則之德自能救傷而獲吉從救之速上分貼順以則只是曲爲之解○集解以拯爲救正順以則爲忠順不失而得事君之法則尤不可從

講孔子釋二象曰二夷于左股宜无所謂吉也而云用拯馬壯吉者蓋知禍將及時可去而不違其時順也去而適合乎當然之理則也惟順以則故能得吉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證孔疏以狩爲征伐之類大首爲闇君程傳所云湯武之事蓋其說久矣

程傳九三離之上明之極也又處剛而進上六坤之上暗之極也至明居下而爲下之上至暗在上而處窮極之地正相敵應將以明去暗者也斯義也其湯武之事乎南在前而明方也狩畋而去害之事南狩謂前進而除害也當克獲其大首大首謂暗之魁首上六也三與上正相應爲至明克至暗之象不可疾貞謂誅其元惡舊染汚俗未能遽革必有其漸革之遽則駭懼而不安故酒誥云惟殷之廸諸臣百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至於既久尚曰餘風未殄是漸漬之俗不可以遽革也故曰不可疾貞正之不可急也上六非君位以其居上而暗之極故爲暗之主謂之大首

按程以不可疾貞爲漸漬之俗不可遽革亦與孔疏民迷日久化之以漸同意而本義則爲除害之事不可以亟其說不同

本義以剛居剛又在明體之上而屈於至暗之下正與上六闇主爲應故有向明除害得其首惡之象然不可以亟也故有不可疾貞之戒成湯起於夏臺文王興於羑里正合此爻之義而小事亦有然者

建安邱氏曰他卦三與上爲正應在明夷則爲以至明伐至暗之象也故曰明夷于南狩南者進而在前之方狩者畋而去之之事大首指上六得其大首者殲厥渠魁也九三出而[illegible]而狩之權以應上六暗柔之敵爲民除害一舉而獲其首惡之大者然九三以

剛居剛又有不可疾貞之戒不可疾貞者猶與其改過遷善則伐
可不擧矣
蒙引九三以剛居剛是有剛正之德者又在明體之上是以天下
之望而在具瞻之位者而乃屈於至暗之下非惟其志有所不展
抑且其心有所不堪正與上六暗主爲應則又受傷之切者矣此
見其德才俱到而廹於不得已故擧事獨克〇明夷亦以明見傷
也於南狩得其大首克其我傷者也亦爲天下克之也不可疾貞
言非出於萬不得已不可爲也〇不可疾貞是戒占者不連上文
上文是象〇貞訓正以擧事得正言非正其罪之正
按本義小事有然只是可以倡首圖事之意然全不作放伐說只
以進難圖存說似亦可

講周公繫三爻曰上爲暗主三以至剛處明極屈於其下是當明
夷之時也因不忍生民之塗炭向明除害得其首惡爲于南狩
得其大首之象雖應天順人事非不正然不可以事之正而亟
也占者得此小事亦有然者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程傳夫以下之明除上之暗其志在去害而已如商周之湯武豈
有意於利天下乎得其大首是能去害而大得其志矣志苟不然
乃悖亂之事也
蒙引有湯武之志則可蓋權者聖人之不得已而用者也乃大得
也此大字非爻辭大首之大此得字亦非爻辭得其之得大有所
得也成大功也一戎衣而有天下意〇看志字與乃字然則易非

聖人不能贊矣
按程傳看志字好大得只是遂其去害之志〇乃大得包得其大
首在內時講重提志字虛說大得似未妥
講孔子釋三象曰三之南狩蓋以除暴救民爲志而非富天下得
其大首則其功克成而志乃大得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孔疏凡右爲用事也從其左不從其右是卑順不逆也腹者懷情
之地六四體柔處坤與上六相近是能執卑順入于左腹獲明夷
之心意也于出門庭者既得其意雖近不危隨時避難門庭而已
故曰于出門庭
按孔疏是以明夷屬上六以出門庭爲避難程傳以明夷爲六五
以出門庭爲得君行事見於外并與本義不同
程傳六四以陰居陰而在陰柔之體處近君之位是陰邪小人居
高位以柔邪順於君者也六五明夷之君位傷明之主也四以柔
邪順從之以固其交夫小人之事君未有由顯明以道合者也必
以隱僻之道自結於上右當用故爲明顯之所左不當用故爲隱
僻之所人之手足皆以右爲用世謂僻所爲僻左是左首隱僻之
所也四由隱僻之道深入其君故云入于左腹入腹謂其交深也
其交之深故得其心凡奸邪之見信於其君皆由奪其心也不奪
其心能无悟乎于出門庭既信之於心而後行之於外也邪臣之
事暗君必先蠱其心而後能行於外
本義此爻之義未詳竊疑左腹者幽隱之處獲明夷之心于出門

庭君得意於遠去之義言唯而得此者其自處當如是也蓋離體爲至明之德坤體爲至闇之地下三爻明在闇外故隨其遠近高下而處之不同六四以柔正居闇地而尙淺故猶可以得意於遠去五以柔中居闇地而已逼故爲內難正志以晦其明之象上則極乎闇矣故爲自傷其明以至於闇而又足以傷人之明蓋下五爻皆爲君子獨上一爻爲闇君也

朱子曰明夷下三爻皆說明夷是明而見傷者六四爻說者却以爲是奸邪之臣先蠱惑其君心而後肆行於外殊不知上六是暗主六五却不作君說六四之與上六既非正應又不相比又況下三爻皆說明夷是好底何獨此爻却作不好說以意觀之六四居闇地尙淺猶可以得意而遠去故雖入於幽隱之處猶能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也故小象曰獲心意也上六不明晦則是合下已是不明故初登于天可以照四國而不免後入于地則是始於傷人之明而終於自傷以墜其命矣

雲峯胡氏曰腹坤象故坤體之下有左腹象自明之暗有入于幽隱之象左僻爲幽腹在內爲隱諸家皆以入于左腹爲小人左道惑君本義謂上爲闇主傷人之明者下五爻皆君子之明爲其所傷者初二三明在暗外至四則明將入于暗中然比之六五則暗尙淺猶可得意于遠去坤有腹象入于左腹自離而入于坤也坤但有門象于出門庭猶可去而出乎坤也獲明夷之心者微子之自靖出門庭者微子之行遯

蒙引本義竊疑左腹者幽隱之處以六四所處之地言謂其居暗

地也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者言雖已入暗地然以柔居暗地而尙淺故猶可以得意於遠去也

存疑六四居暗地入于左腹也然以柔正居暗地而尙淺則猶可得意于遠去故雖入于左腹而幸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左腹門庭皆自四居坤體而取左腹人之身也門庭人之家也四與上六同居坤體猶人之一身一家也故其始也爲入左腹言其在身側也其終也爲出門庭言離去其家也

按本義此節未甚明白得蒙存發揮猶有條理程說是以獲明夷之心連上句謂小人入于左腹以得明夷之心猶云以曖昧之事結主知也明夷指暗君如以明夷爲其號一般既得君心便又弄權公然出門庭而行之也依本義是以獲明夷之心連下句謂入于左腹爲君子居於暗地之象猶幸四之柔正其居暗地亦尙淺可以得意而遠去明夷指君子之處明夷者言自得其意即得明夷之心也出門庭只是離家去也終屬難解姑順文通其義○入于左腹似當說傷於左腹見得有當去意出門庭則其去志遂矣○居暗地便是明見傷不必別有所傷○明夷之心謂處明夷則當去故去者明夷之心也

講周公繫四爻曰四居坤之下是已入暗地身處昏朝而道无由明爲入于左腹之象夫明夷之時人人有欲去之心苟欲去而未能則明夷之心未獲也四以柔正居暗地而尙淺柔正則能去尙淺則得去故又爲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之象也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釋傳】入于左腹謂以邪僻之道入于君而得其心意也得其心所以終不悟也

【按】此是一說

【存疑】「本義得意於遠去之意

【按】此是本義之說

【集解】四入于左腹似无可得而出矣不知雖入于幽隱入之尙淺故猶可獲逺害之心意而逺去也不然欲出門庭也得乎

【按】此說頗圓暢○愚意竟將入于左腹爲居於深僻之地禍患未及故可以得意而逺去似與本義幽隱之處不相背且省得蒙存許多周旋

【講】孔子釋四象曰四之入于左腹而卒能出門庭是可去則去而

其心意得遂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釋傳】五爲君位乃常也然易取義變動隨時上六處坤之上而明夷之極陰暗傷明之極者也五切近之聖人因以五爲切近至暗之人以見處之之義故不専以君位言上六陰暗傷明之極故以爲明夷之主五切近傷明之主若顯其明則見傷害必矣故當如箕子之自晦藏則可以免於難箕子商之舊臣而同姓之親可謂切近於紂矣若不自晦其明被禍可必也故佯狂爲奴以免於害雖藏其明而內守其正所謂內難而能正其志所以謂之仁與明也若箕子可謂貞矣以五陰柔故爲之戒云利貞謂宜如箕子之貞固也若以君道言義亦如是人君有當含晦之時亦外晦其明而內正其志也

【本義】居至闇之地近至闇之君而能正其志箕子之象也貞之至也利貞以戒占者

朱子曰微子去却易比干一向諫死又却索性箕子在半上落下最是難處被他監繫在那裡不免佯狂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可見其難處故彖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他外雖狂而心則定也○爻說貞而不言艱者蓋言箕子則艱可見不必更言之

【雲峯胡氏曰】王大夫處平時易處明夷之時難處明夷之時爲微子比干猶易爲箕子難微子已去不可復去比干已死不必復死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此般有三仁而爻獨以箕子言之也

易以意爲主此卦之意王於上六故以象暗君則君位不在五諸卦意有類此者唯學者識之

【蒙引】就爻言居至闇之地坤體也近至闇之君近上六也若就人事言則近暗君便是至闇之地矣○而能正其志者柔中故也正志有艱難之意方爲箕子之明夷○利貞以戒占者箕子之明夷自不待言利貞矣箕子貞之至者也

【講】周公繫五爻曰六居至暗之地近至暗之君是宗臣而當內難者也而有柔中之德故能不直遂其明委曲艱難以正其志其象如箕子之明夷蓋貞之至也占者亦如箕子之明夷守此貞焉乃爲宜也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按孔既以箕子保身爲明非經旨

辨證箕子晦藏不失其貞固雖遭患難其明自存不可滅息也若遇禍患遂失其所守則是亡其明乃滅息也古之人如楊雄者是也

中溪張氏曰箕子之明可晦而不可息者蓋其明在內故也

蒙引其明自存但晦其明耳明不可息所以爲箕子之貞若其明可息則一篇洪範從何處來

按不可息是說箕子處明夷之時而其明未嘗傷所以然者由於正其志也不可息只是不息勿泥可字集解之說不可從

講孔子釋五象曰箕子當內難而能正其志是箕子之貞也外雖晦其明而在中之明自存不可得而滅息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程傳上居卦之終爲明夷之主又爲明夷之極上至高之地明在至高本當遠照明既夷傷故不明而反昏晦也本居於高明當及遠初登于天也乃夷傷其明而昏暗後入于地也上明夷之終又坤陰之終明傷之極者也

本義以陰居坤之極不明其德以至於晦始則處高位以傷人之明終必至於自傷而墜厥命故其象如此而占亦在其中矣

朱子曰明夷未是說暗之主只是說明而被傷者乃君子也日上六方是說暗君

王氏湘卿曰前五爻言明夷猶有明可夷也上居明夷之極无明可夷直不明而晦矣

纂胡氏曰下三爻以明夷而爲句首四則明夷之辭在句中上六不曰明夷而曰不明晦蓋惟上六不明而晦所以五爻之明皆爲所夷矣始則居高位而傷人之明終則必至於自傷而墜厥命爻設爲此象以爲後世人主之大戒人之明未必傷也卒乃自傷而遂隕絶厥命則亦何益之有哉

雙湖胡氏曰下五爻皆說明夷是有明而見傷者也上一爻說不明晦是實晦而不明者也以卦言則傷離之明者在坤坤爲晦以爻言則傷下五爻之明者在上上獨爲晦各有不同也五上爲天有登天之象坤地至上方成又有入地之象

蒙引上六所以爲暗主者以陰居坤之極取其極暗而又在諸爻之上也○三句皆是象

按前云明入地中明指日言此爻亦是就日取象是日落光景本義只就人事上說取其切耳○以日言入地故晦以人事言作兩截看所以示戒

講周公繫上爻曰上六陰柔居坤之極乃昏暗之甚者不能自明其德以至於晦而下之受傷者衆矣然傷人之明已亦不免故雖據高位而終必自傷爲初登於天後入於地之象也占者可不知所戒哉

象曰初登於天照四國也後入於地失則也

程傳初登於天居高而明則當照及四方也乃被傷而昏暗是後入於地失明之道也失則失其道也

本義四國以位言

[illegible]氏曰明夷六二受人之傷者以其順則故卒能自全其明
[illegible]上六傷人之明者以其失則故至於自墜厥命而喪邦則
君道之正也其失可乎

雲峯胡氏曰離之照四方以德言此之照四國以位言爾則者不
可踰之理失則所以爲紂順則所以爲文王

存疑言身居九重之上而照及乎四國也故本義曰以位言失則
言失君道也

蒙引孔子釋上象曰初登於天始亦常居高位以照臨四國也後入
於地以其不明其德而失爲君之則也

晉江徐氏曰下三爻離體明也上三爻坤體暗也上六暗極所
以爲明夷之主也故不言明夷下五爻皆所以處明夷之道而有
遠近淺深之殊者也故皆言明夷初明雖傷去上最遠垂翼而已
二則傷股而害已深矣以其在下居中去上猶遠有可拯之道也
三則與上爲正應可以南狩而獲其大首矣四入坤晦之門庭其
暗尚淺有可去之道五則迫近於難義不可去亦惟艱貞自晦其
明而已此紂之時聖賢所處之道不同有如此

建安邱氏曰明夷以二體言則離明爲坤暗所傷以六爻言則上
一爻爲暗君自五而下皆爲所傷所以下五爻皆曰明夷此受傷
者也上一爻曰不明晦而獨不言明夷此傷人之明者也今以商
周之事槩論則上一爻極暗爲紂之昏暴五近晦爲箕子之囚奴
四與上同體避暗就明爲微子之遯去三與上應以明克暗爲武
王之伐紂二在大臣之位藏明於暗爲文王之羑里初去暗稍遠

[illegible]傷即避其伯夷太公居海濱之事乎明夷六爻之義於此可見
矣

明訓當明夷之時明可有也不可用也彖言文王箕子之不顯其
明乃所以善用其明象言君子之用晦而明正所以不傷其明六
爻上六爲暗主下五爻皆爲臣而見傷者故以明夷名之惟其位
有遠近傷有淺深而所以處之道不能不與時推移初二受傷未
切以見其速避爲貞不俟終日之智也四居暗尚淺以見其遠害
爲貞亂邦不居之義也五无可去之義而當念以亂國存亦貞也
委曲悟君之忠也獨九三向明除害爲伐罪救民之仁則當以獨
夫言之而不可以君臣論矣猶有不可疾貞之意茲其庶幾改之
亦非獲已者歟

按二陽四陰之體與晉相反他卦相反則易三畫卦之名此則火
地地火爲轉移也離明也坤傷明者也坤上闇極故爲傷明之
主若論處明夷盡艱貞之道仍當以五爻箕子之明夷爲主也
箕子之明夷周公因所見而取象孔子用之彖傳而又因箕子
思及文王以見文王亦是處明夷之一道先儒以六二配文王
雖經中不及亦頗近理六爻以上爲傷明初於行二馬壯四出
門皆言當去也五近上獨爲處內難故特以箕子當之言不可
去也三放伐爲創舉當別論愚謂三陽體明極顯然決去如南
狩之象恐其過激因以不可疾戒之亦只就去說
明本是不好大象補出莅衆晦而見得明亦有當
一義與彖傳晦其明不同

☲☴ 離下巽上

序卦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先傷困於外則必反於內家人所以次明夷也家人者內家之道父子之親夫婦之義尊卑長幼之序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卦外巽內離爲風自火出火熾則風生風生自火自內而出也自內而出由家而及於外之象二與五正男女之位於內外爲家人之道明於內而巽於外處家之道也夫人有諸身者則能施於家行於家者則能施於國至於天下治治天下之道蓋治家之道也推而行之於外耳故取自內而出之象爲家人之義也

或問易傳云正家之道在於正倫理篤恩義今欲正倫理則有傷恩義欲篤恩義又有乖於倫理如何朱子曰須是於正倫理處篤恩義篤恩義而不失倫理方可

家人利女貞

王註家人之義各自修一家之道不能知家外他人之事也統而論之非元亨利君子之貞故利女貞其正在家內而已

程傳家人之道利在女正女正則家道正矣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獨云利女貞者夫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也女正則男正可知矣

返舊說似不足必詞程傳重女貞說是

本義家人者一家之人卦之九五六二外內各得其正故爲家人利女貞者欲先正乎內也內正則外无不正矣

中溪張氏曰家人之義以內爲主六二居內而位正故曰利女貞女正則家道成矣

蒙引卦之九五六二內外各得其正故爲家人立家之道須內外各正內外各得其正方成個家道由此言之凡內外有不正者都不成家○家人者一家之人則父子兄弟夫婦俱在其中乃卦辭只言利女貞蓋非專欲女貞也欲先正乎內也內正則外无不正矣故彖傳兼男女釋之誠知文王之辭非專欲女貞也欲先正內耳所以言女正位乎內於男正位乎外之先○莫難化者婦人周子曰家難而天下易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此所以欲先正乎內也看先之一字方知男亦在所貞○女貞如何閨儀必爲饋事必愼必孝舅姑必順夫主必和家衆必睦宗姻不生讒妒以間夫之骨

肉不預外事以貽夫之禍患凡有數端不專指修潔也六二無攸遂在中饋貞吉亦所謂利女貞也莫難正者家而家莫難正於婦人此亦以難易論耳其實夫爲妻綱刑於寡妻全在丈夫○本只用利貞而乃曰利女貞者示人以先務之所在也

明訓利女貞主治家言

丟隨不是先要正女而後外自正說話蓋必內正外纔謂之正耳不則中冓多瀆其何以家

讀文王繫家人彖辭曰家之不正多起於婦人觀於家人之卦而知欲正家者必修身以立範使女守其正斯爲利也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孔疏此因二五得正以釋家人之義并明女貞之旨家人之道必

須女主於內男主於外然後家道乃立今此卦六二柔而得位是女正位乎內也九五剛而得位是男正位乎外也家人以內爲本故先說女也○道均二儀非惟人事而已家人即女正於內男正於外二儀則天尊在上地卑在下同於男女正位故曰天地之大義也

程傳家以卦才而言陽居五處外也陰居二處內也男女各得其正位也尊卑內外之道正合天地陰陽之大義也

本義以卦體九五六二釋利女貞之義

雲峯胡氏曰家人離多由女之不正故言男之正必先以女正言也

中溪張氏曰卦辭但言利女貞而彖辭則曰男女正蓋離下巽上

則爲家人在內卦以六居二陰得陰位則女正位乎內也在外卦以九居五陽得陽位則男正位乎外也男女之位各得其正乃天地陰陽之大義也

蒙引首提家人二字與諸卦同指卦言也下二句男女正位亦指卦之九五六二言一例也○天地之大義也亦猶云陰陽之大義也不曰陰陽而曰天地天陽之尊也地陰之尊也歸妹亦曰天地之大義也理則一蓋天地且然況其他乎

存疑男女正何以爲天地大義蓋天以陽而居乎尊地以陰而居乎卑一尊一卑定分不易天地之大義也男以陽而正位乎外女以陰而正位乎內一內一外定分不易此義即天地之大義也

通典上二句重正字不重內外字不正則非正位內外矣

按正位二字連乎字即於字○文王言利女貞意不專言女難者耳故孔子之釋彖兼以男女爲言而先女以示意也下二節但發明貞字不必復泥女字

國孔子釋彖辭曰卦名家人而詞曰利女貞者蓋一家之人內外盡之治家之道一正盡之卦體六二有女之象居卦之內柔順中正是女正位乎內也九五有男之象居卦之外而剛健中正是男正位乎外也男女各得其正[illegible]此豈細故哉是即天以陽居尊地以陰居卑天地之大義[illegible]亦先正內而後正外此所以利女貞也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孔疏父母一家之主家人尊事同於國有嚴君故曰家人有嚴君

焉父母之謂也

按程傳嚴君二字作二義未是

本義亦謂二五

或問程傳曰家人之道必有所尊嚴而君長者謂父母也如此則嚴君作兩字說然自舊諸家只作一字說未知如何朱子曰所尊嚴之君長也

建安邱氏曰既言男女之正至此又推本於父母之嚴故曰家人有嚴君焉君爲父母即一家之君長也君長嚴則臣下肅父母嚴則家道齊必父母之嚴於其子如君之嚴於其臣則倫理一定尊卑截然无干名犯分之事而家道正家道既正則天下莫不一必正矣

【趙氏曰】父義母慈何以亦稱嚴蓋母不嚴家之蠹也責上下之分庇子弟之過亂內外之別媟帷薄之儀父雖嚴有不能盡察者必父母尊嚴內外齊肅然後正家而天下定矣

【雲峯胡氏曰】本義指二五言在男女則九五六二皆正在父母則九五之剛可謂之嚴六二之柔未必能嚴故夫子發彖辭言外之意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其旨深哉

【蒙引】此家人二字與上同下文父母之謂亦就卦之二五言正如上文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也○此節雖說父母亦歸於利女貞之義下文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亦然何也家人二字所該固廣其曰利女貞者亦言先自女正起耳其意固欲一家之人俱正也故彖傳遂及此且及下文其下文家道正與

正家之正字即利女貞之貞及男女正位之正也然後知其爲盡利女之義耳

【存疑】此就以二五當父母言家人嚴君見有利貞之義

【易衍】嚴乃尊嚴非嚴厲之謂也

【按】尊嚴內亦有嚴厲意

【講】男女之正內外截然何等嚴肅家人便如朝廷一般蓋有嚴君焉嚴君爲誰乃父母之謂也九五爲父正位乎外乃外之嚴君六二爲母正位乎內乃內之嚴君此一家之主而不可以不貞者也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孔疏】此歎美正家之功可以定於天下既家有嚴君即父不失父道乃至婦不失婦道尊卑有序上下不失而後爲家道之正各正其家无家不正即天下之治定矣

【程傳】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道則家道正矣推一家之道可以及天下故家正則天下定矣

【本義】上父初子五三夫四二婦五兄三弟以卦畫推之又有此象

【雲峯胡氏曰】齊家之道在篤恩義然以正倫理爲本上父初子上下分而父子之倫正矣五夫四婦五上四下也三夫二婦三上二下也五兄三弟五上三下也夫婦之上下分而夫婦正兄弟之上下分而兄弟正矣特父子之上下相去甚遠而其分嚴兄弟之相去甚近而其情親夫婦雖相比而亦未嘗无上下之分也卦惟以女正爲利夫子發言外之意則謂男女皆當正又謂父子兄弟夫

婦皆當正本義又即卦畫以推其象明且備矣

【蒙引】父子以尊卑言上父初子上下濶遠父子之分也一家之人惟父子之分相去最遠況二爻皆陽再取夫婦不得而相去遠又不得取比肩之義爲兄弟之象五兄三弟以比肩言五三相近又皆陽五得四三得二又爲夫婦矣○五三四二不得不以兩相配兩相配則五與四爲夫婦三與二爲夫婦如此然後見其夫夫婦婦處蓋各有合也同室之義也又不拘於六二爲女正位乎內九五爲男正位乎外矣若於此而不以相近成配則三四之配又顛倒了若不分配則又混而無別了都不見得夫夫婦婦之義○正家而天下定矣此句不可說作效只帶上家道正說彖傳意不在效正家而天下定此家道之所以貴於正而不可不正也○三節

不必用過文相承大抵孔子初只就卦體上見二五有男女各正之義遂將來釋卦辭既而又將二五看出有父母尊嚴之象既而又通六爻看得有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正之象漸次說出要皆不出乎家人利女貞所該之內耳〇細味之首節家道之正也二節家道之所以正也三節舉家之爲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正而治化所由成也正家至此而能事畢矣

〔存疑〕必男女父母父子兄弟夫婦備然後成一家雖不明釋卦名然其所以爲家人者亦於此可見矣此一例也

〔集解〕萬正符云首節女正二句則卦名卦詞皆在其中矣下二節皆推言之要不出家人所該之內總以言利女貞之義耳不必定要做出利女貞意

〔困〕此卦極有次第彖言利女貞舉所重也傳言女貞并及男正見不獨女貞而必先言女者由彖義也次乃以男女爲父母次又舉父子兄弟夫婦全家而言之總是一貞字該盡〇本義分貼固可從然依程傳虛論其理未嘗不可觀本義又有云云似亦非執定也

〔通〕二五既爲父母之尊矣更合六爻而推之上爲父爲尊初爲子居卑父父子子各盡其道矣五陽爲兄而長於上三陽爲弟而切於下兄兄弟弟各盡其道矣五陽爲夫統於四陰之上二陰爲婦於於三陽之下夫夫婦婦各盡其道矣父子兄弟夫婦各盡其道而家道有不正者乎天下莫非家也能正其家則凡爲父子兄弟夫婦各安其位各正其所而天下定矣此家之所以

貞於正也而女貞不尤先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孔疏〕巽在離下是風從火出火出之初因風方熾火既炎盛還復生風內外相成有似家人之義故曰風自火出家人也〇物事也言必有事即口无擇言行必有常即身无擇行正家之義修於近小言之與行君子樞機出身加人發邇見遠故舉言行以爲之誡

〔程傳〕正家之本在正其身正身之道一言一動不可易也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知事之由內而出故所言必有物所行必有恒也物謂事實恒謂常度法則也德業之著於外由言行之謹於內也言慎行修則身正而家治矣

〔本義〕身修則家治矣

朱子曰風自火出家人是火中有風如一堆火光此氣自薰蒸上出是也〇問風自火出曰謂如一爐火必有氣衝上去便是風自火出然此只是言自內及外之意

〔中溪張氏〕曰巽爲風離爲火蓋火熾則風生而火者風之母也君子知風自火出之象則知風化之本自家而出而家之本又自身而出也夫身之所出惟言與行物猶不誠无物之物謂事實也恒常度也言有物則非虛言行有恒則非僞行言行相顧則其身修身修則家齊國治天下平矣[illegible]之自也

〔蒙引〕火者風之所自出家者風化之所自出故風自火出爲家人之象也君子於此可不思所以正其家乎而家之所以正則在身君子所以於吾身上做起工夫身之所出言與行二者而已矣〇

言必有物非虛言也行必有恒非但勉强一時而已如是則身修身修則家齊而風化之本端矣所謂正家而天下定矣

存疑風自火出猶風化自家而出也

集解萬正符云言行不必跟上文倫紀說

按風化自家出而推本於身物恒所以修身身修而家人正則風化及於天下層次要清楚本義但云身修則家治又似以身爲火家爲風正家由於修身爲風自火出如此亦甚直截

通論孔子釋大象曰巽風在外離火在內是風自火出猶風化之自家而出家人之象也君子觀其象而思有以正其家然不問之家也家之本在身身之所出言行二者而已君子以之言焉有物言不虛發非无實之虛言也行焉有恒行不間斷非勉强於

一時也言行皆謹而身修矣則由身以及家由近以及遠天下之定推之而莫外矣

初九閑有家悔亡

王註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處家人之初爲家人之始故宜必以閑有家然後悔亡也

程傳初家道之始也閑謂防閑法度也治其有家之始能以法度爲之防閑則不至於悔矣治家者治乎眾人也苟不閑之以法度則人情流放必至於有悔失長幼之序亂男女之別傷恩義害倫理无所不至能以法度閑之於始則無是矣故悔亡也九剛明之才能閑其家者也不云无悔者羣居必有悔以能閑故亡耳

本義初九以剛陽處有家之始能防閑之其悔亡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龜山楊氏曰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內外男位乎外女位乎內男不入女不出所以閑有家也所以謹始也始不閑終必亂矣

雲峯胡氏曰初之時當閑九之剛能閑三五以剛居剛而吉初以剛居剛而能防閑其家者也僅曰悔亡何哉家難而天下易能閑於初僅可免悔初之不閑悔將若何

蒙引初九家之始也初之時當閑九之剛又能閑是爲閑有家之象謂之閑有家蓋必乘其初心之未放家志之未流於以明長幼之序愼男女之別篤其恩義使不相夷正其倫理使不相凌閑之如是則倫理以正必無婦子嘻嘻之吝恩義以篤亦不至有家人嗃嗃之厲而悔可亡矣閑有家宜無悔也乃只曰悔亡或謂看

本義初無本有悔也一句亦只是無悔之意不必泥其爲本有悔而亡之也愚謂未然看來是家人嗃嗃悔厲吉之意夫人情樂於縱肆而憚於就規矩況有家之初行之能免於悔乎然久之父父而子子兄兄而弟弟夫夫而婦婦悔固亡矣故本義仍用悔亡字本義既用初九以剛陽處有家之始能防閑之其悔亡矣則所謂閑有家悔亡者俱就初九上說而戒占者意全在外故只云戒占者當如是也

存疑有家之始法度未立眾志不一自不能無越禮犯分處故有悔必能防閑之始可亡爾程傳曰羣居必有悔以能閑故亡是也蒙引謂亦九三悔厲吉之意覺未是豈閑有家者其初皆必有悔待後始能亡之耶

傳云志未變當以不待其失而閑之爲正不必說先有悔後亡也

[存疑]閑家內要見修身意在

[按]存疑云有字宜玩不閑雖有若無此看有字大重依本義有家之始只現成說

[諸儒]用公槃初爻曰正家之道當謹於始苟不閑以法度則人情流放必至有悔初處有家之始義固當閑陽剛處之德又能閑是防閑乎其有家之人使之皆就法度不至傷恩害義而悔可亡矣占者當如是也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孔疏]釋在初防閑之義所以在初防閑其家者家人志未變黷也

[程傳]閑之於始家人志意未變動之前也正志未流散變動而閑之則不傷恩不害義處家之善也是以悔亡志變而後治則所傷多矣乃有悔也

[本義]志未變而豫防之

[困齋]趙氏曰閑於始則人心未變无傷恩害義之事故悔亡教婦初來教子嬰孩是也

[雲峰]胡氏曰家人志已變而防之者難未變而防之者易

[蒙引]初九之閑有家者以此時家人之志猶未變故及是時而閑之也失此不閑則悔生矣

[諸儒]孔子釋初象曰閑有家者以黷亂之萌原於志之變也有家之始家人之心未變正當防閑之時也於此而能閑何至有悔乎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王註]居內處中履得其位以陰應陽盡婦人之正義无所必遂職乎中饋巽順而已是以貞吉也

[孔疏]其所職在於家中饋食供祭而已

[程傳]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理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爲善初三上是也六二以陰柔之才而居柔不能治於家者也故无攸遂无所爲而可也夫以英雄之才尚有溺情愛而不自守者況柔弱之人其能勝妻子之情乎如二之才若爲婦人之道則其正也以柔順處中正婦人之道也故在中饋則得正而吉也婦人居中而主饋者也故云中饋

[按]二爻原爲婦人言之程子以英雄律之似非爻意然可以爲凡占者示戒也

[本義]六二柔順中正女之正位乎內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進齋]徐氏曰六二以柔居中巽順應五婦之道也遂專成也婦人无所專成惟在主中饋而已所謂惟酒食是議者也貞吉者居中得正固守順道故吉也

[漢上]朱氏曰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門之修无境外之志是也

[雙湖]胡氏曰采蘩采蘋之詩以公侯夫人奉祭祀爲不失職大夫妻供祭祀爲循法度祭祀蓋饋事之大者婦无遂事惟在中饋可見矣故六二貞吉惟以在中饋言象辭所謂利女貞者其亦六二當

之敗
[蒙引]讀六爻爻辭方知婦人之所以爲能者不在於无所不能而
在於能其所能而已
[困學]饋治飲食之事在者猶言專在於此也
[按]饋以飲食爲是不必深出祭祀貞字現成說能得其正也
[翼註]周公繫二爻曰六二柔順中正女之正位乎內者也凡事以順
爲正而无所專遂其所事者惟家中飲食之常而已此女子之
正有以致宜家之化而吉矣占者宜知所以自處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程傳]二以陰柔居中正能順從而卑巽者也故爲婦人之貞吉也
[中溪張氏]曰六二得正而吉者以其能順從九五之正應而卑巽

之也
[存疑]此釋吉義言六二之吉是柔順以巽從乎人而不自主事也
順以巽只是无攸遂在中饋意
[通典]重巽字順字是推原之意
[折中]彼爻言婦道象言婦德
[講]孔子釋二象曰六二之吉由其有柔順之德能以卑巽從人而
无所專遂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孔疏]嗃嗃嚴酷之義也嘻嘻喜笑之貌也九三處下體之上爲一
家之主以陽處陽行剛嚴之政故家人嗃嗃雖復嗃嗃傷猛悔其
酷厲猶保其吉故曰悔厲吉若縱其婦子慢黷嘻嘻喜笑而无節

則終有恨辱故曰婦子嘻嘻終吝也
[程傳]嗃嗃未詳字義然以文義及音義觀之與嗷嗷相類又若急
速之意九三在內卦之上主治乎內者也以陽居剛而不中雖得
正而過乎剛者也治內過剛則傷於嚴急故家人嗃嗃然治家過
嚴不能無傷故必悔於嚴厲骨肉恩勝嚴過故悔也雖悔於嚴厲
未得寬猛之中然而家道齊肅人心祗畏猶爲家之吉也若婦子
嘻嘻則終至羞吝矣在卦非有嘻嘻之象蓋對嗃嗃而言謂與其
失於放肆寧過於嚴也嘻嘻笑樂无節也自恣无節則終至敗家
可羞吝也蓋嚴謹之過雖於人情不能无傷然苟法度立倫理正
乃恩義之所存也若嘻嘻无度乃法度之所由廢倫理之所由亂
安能保其家乎嘻嘻之甚則致敗家之凶但云吝者可吝之甚則

至於凶故未遽言凶也
[按]程傳悔嚴厲與孔疏悔其酷厲意同本義有悔厲則以二字一
例看不作串講
[本義]以剛居剛而不中過乎剛者也故有嗃嗃嚴厲之象如是則
雖有悔厲而吉也嘻嘻者嗃嗃之反吝之道也占者各以其德爲
應故兩言之
[朱子]曰禮本天下之至嚴行之各得其分則至和如家人嗃嗃悔
厲吉婦子嘻嘻終吝都是此理
[匯纂]徐氏曰九三以剛居剛而不中故有嗃嗃之象比乎二四兩
柔之間故又有嘻嘻之象治家之道易以情勝義苟剛而不中雖
過於嚴而有悔厲然而家道齊肅人心祗畏猶爲家之吉而未失

道也若笑樂无節而情愛暱比之私勝則敗度喪禮失節亂倫家道所由以壞也豈不終可吝乎

【雲峯胡氏曰】嗃嗃以義勝情雖悔厲而吉嘻嘻以情勝義終吝悔自凶而吉吝自吉而凶九三以剛居剛若能嚴於家人者比乎二柔又若易暱於婦子者三其在吉凶之間乎故悔吝之占兩言之

【東萊呂氏曰】此爻如對兩家而言且如入一家見其父子夫婦濟濟有禮可以知其必興見其嘻嘻然日以歌舞爲樂可以知其必敗

【蒙引】嗃嗃非九三嗃嗃家人嗃嗃也家人所以嗃嗃者以九三之治家過剛也治家而過於剛不无少傷於恩故必有悔而厲然而家道齊肅人心祗畏猶爲家之吉也若一於寬而恩勝義致使婦子嘻嘻然而笑樂之无節則家聲必爲之玷而吝終不免矣悔厲吉言一時雖不无悔厲畢竟吉也終吝言一時間雖大家懽洽若无害者然終吝也此聖人揆人情所必至者蓋悔者自凶而趨吉吝者自吉而向凶於此觀之益見其的○家人嗃嗃悔厲吉者本爻之義也婦子嘻嘻終吝者反言之也○嗃嗃言家人至嘻嘻言婦子猶見其非所宜而可吝也聖人警發人之意至矣○家人嗃嗃象也悔厲吉占也婦子嘻嘻終吝反其象占以爲戒也比而觀之占者各以其德爲應也

【按】存疑云未免有悔而可危訓悔厲二字貼本義意故蒙引爲勝

【存疑】嗃嗃嚴厲而危懼貌悔怨悔也厲不是禍厲乃凡心危厲也婦子不專指婦人對夫曰婦對父曰子也○嗃嗃俱是使人如此

抑揚反覆嘻嘻之吝正以見嗃嗃之吉終字宜玩

【按】去疑悔作怨傾明人懷怨也厲訓危人不安也

【講】周公繫三爻曰治家之道貴寬嚴得中三以剛居剛嚴毅有餘使一家之人畏懼而不敢犯有家人嗃嗃之象如是則近於傷恩不免有悔厲矣然家道嚴肅猶得正家之吉也若一於寬縱致使婦子嘻嘻笑樂无節則敗度喪禮終必吝矣占者自審均之非中與其過寬寧過嚴也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程傳】雖嗃嗃於治之道未爲甚失若婦子嘻嘻是无禮法失家之節家必亂矣

【中溪張氏曰】治家嚴急並无傷恩之悔然猶未失治家之道也若夫婦子嘻嘻笑樂无度豈不失治家之節乎

【蒙引】節節制之節所以防其過也

【存疑】未失解吉字失家節解終吝

【按】未失與失家節失字一意未失即是未失家節

【講】孔子釋三象曰家人嗃嗃雖過嚴而傷恩以至悔厲猶未失治家之道故云吉也若婦子嘻嘻則以情廢禮失治家之節矣故云吝也

六四富家大吉

【孔疏】富謂祿位昌盛也六四體柔處巽得位承五能富其家者也由其體巽稱尊長保祿位吉之大者也故曰富家大吉

【程傳】六以巽順之體而居四得其正位居得其正爲安處之義巽

順於事而由正道能保有其富者也居家之道能保有其富則爲
大吉也四爲位而獨云富者於家而言爲位家之尊也能有其富
是能保其家也吉孰大焉
本義陽主義陰主利以陰居陽而在上位能富其家者也
朱子曰占法陽主貴陰主富
中溪張氏曰六四與初九爲正應又介乎九三九五之間以柔得
剛以虛受實故能富盛其家而有大吉之占
蒙引六四以陰居陰既有能致富之資而在上位又挾能致富之
勢此所以爲能富其家而占大吉也大吉與元吉不同
按中溪以四爲一家之母雲峯以爲在上主家之婦似不必定以
婦人言○時講或以富家爲富天下之家覺太泛然作臣道看
亦不妨○只富便是吉時講以禮義與並說是推一層非正意
講周公繫四爻曰六四以陰居陰主於利以之治家是能務本
以生財撙節以致用而富其家者也濟見衣食足而禮義興豈
不大吉乎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程傳以巽順而居正位正而巽順能保有其富者也富家之大吉
也
按孔疏以位爲臣位順承於君甚非卦意
進齋徐氏曰富家者非必金帛寶玉而後爲富但父父子子兄兄
弟弟夫夫婦婦各安其位順而无逆能保有其家而不敗卽所謂
富也吉莫大焉若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各失其道則家敗无日富

可保乎
集解萬正符云位卽四之位也四在下卦之上故本義以爲上位
就家人論卽程傳所云家之尊者是也然傳意只重在順字上
按進齋說有至理柔順得正則勤儉可以致富而謙和可以保富
蘊孔子釋四象曰六四富家大吉者以其有順德而在上位也在
位則操致富之權而經濟在我順以在位則循生財之道而出
入得宜所以富家大吉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孫註疏訓假爲至與傳義不同但云王斯道以有其家語氣未圓
程傳九五男而在外剛而處陽居尊位而中正又其應順正於內
治家之至正至善者也王假有家五君位故以王言假至也極乎
有家之道也夫王者之道修身以齊家家正而天下治矣自古聖
王未有不以恭己正家爲本故有家之道旣至則不憂勞而天下
治矣勿恤而吉也五恭己於外二正家於內內外同德可謂至矣
本義假至也如假于太廟之假有家猶言有國也九五剛健中正
下應六二之柔順中正王者以是至于其家則勿用憂恤而吉可
必矣蓋聘納后妃之吉占而凡有是德者遇之皆吉也
朱子曰王假有家言到這裡方具得許多物事有妻有妾方成個
家○有家之有只是如夙夜浚明有家亮采有邦之有謂有三德
者則夙夜浚明於其家有六德者則亮采於其邦有是虛字非如
奄有四海之有也
雲峯胡氏曰不日有國有天下而曰有家卦名家人主卦而言也

初九閑有家家道之始而九五王假有家家道之成王者之有天下至此不必憂而吉可必矣

雙湖胡氏曰常人處家之道九三爻已盡之此又言王者事所謂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者是也然王者自可用初三上爻常人得五爻亦有有家之道也

蒙引本義云假至也如假於太廟之假此說既明而或者乃以語錄所謂到這裡方得許多物事爲說者非據也○有家猶言有國也此註只是要解出有字義倒非以家爲國也若曰有家之有即有國之有耳○此有家與初九之有家同今不於初解云猶言有國却至此方解出者蓋衞曰說者皆以謂王者至此方有家也朱子不取此說故於上假字即定云如假於太廟之假其於有家則又定云猶言有國也明有字之爲虛字與初九同也若初九之不先定有家之義者蓋彼云閑有家有家字自无所惑不解可也○講此爻當云九五剛健中正下應六二之柔順中正是在我既有是刑家之德而又得內助之賢在王者若以此而至於其家則兩情相與懽洽无間夫得婦諧之內助而无內顧之憂婦亦得夫以刑家而獲終身之托不用憂恤而吉可必矣○王假有家通是占○勿恤吉謂自然吉也不期而然也深許其吉也故云吉可必○本義王者以是至於其家是以已納后妃在家者言其曰聘納后妃之吉占者爲占者設云若欲聘納后妃而占得此最吉也非謂王假有家方始是聘納后妃至家也

按註疏程傳本義假字各一說註疏謂至斯道以有其家道字添設程謂極乎有家之道假訓至又轉訓極亦不自然本義作至於其家語氣雖順亦覺虛而无味愚意有字照註疏着力說四爻大臣可以富其家五爻王者至於有其家保其家化其家皆在有字中如此比例看不知妥否若以有字作虛字則假有家是半截語氣須到勿恤吉方住○又按蒙引有感格之說去疑從之亦亦可備一解格又可訓正

講周公繫五爻曰九五剛健中正而下應六二之柔順中正是有刑於之德而又獲內助之賢者也王者以是至於其家家无不正上可以奉神靈之統下可以衍嗣續之藩內可以綱紀乎六宮外可以風動乎四海勿用憂恤而吉可必也

彖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程傳王假有家之道者非正能使之順從而已必致其心化誠合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交相愛也

本義程子曰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

童溪王氏曰以二五言之則二爻居相應之地二有內助之德而五愛之五有刑家之道而二愛之此謂交相愛也

雲峯胡氏曰二五皆中正其愛也非情欲之愛五愛二之柔順中正足以助乎五二愛五之剛健中正足以刑於二也

蒙引王者一至於家但見交相愛耳何不吉之有何用於憂恤

按交相愛專言夫婦似只是有家中之重者於義未盡當以卦主二五而云然耳

講孔子釋五象曰王假有家者豈私暱之情哉蓋五與二同德相

孚君度內治之得人居業刑家之有主交相愛而以禮所以吉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王註]處家人之終居家道之成刑於寡妻以著於外者也故曰有孚凡物以猛爲本者則患在寡恩以愛爲本者則患在寡威故家人之道尚威嚴也

[程傳]上卦之終家道之成也故極言治家之本治家之道非至誠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則能常久而衆人自化爲善不由至誠已且不能常守也况欲使人乎故治家以有孚爲本治家者在妻孥情愛之間慈過則无嚴恩勝則掩義故家人之患常在禮法不足而瀆慢生也長失尊嚴少忘恭順而家不亂者未之有也故必有

威嚴則能終吉保家之終在有孚威如二者而已故於卦終言之

[本義]上九以剛居上在卦之終故言正家久遠之道占者必有誠信嚴威則終吉也

[進齋徐氏曰]上九以陽剛居卦之終家道大成人信之矣故曰有孚然不以人信而或弛律身益嚴故曰威如身愈修則家愈齊保家之道也故曰終吉

[雲峯胡氏曰]九三嗃嗃處家之過嚴上九威如律身之自嚴大有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六陰柔以其不足於嚴而勉之家人有孚威如九陽剛以其能自律之嚴而許也之卦未有如家人皆吉者然始之吉易終之吉難故必有誠信威嚴則終吉矣

[按]此說側重威如一邊是照象傳取義此處還以兩意平重爲正

說

[蒙引]本義以剛居上在卦之終剛則能正其家居上則家之主也在卦之終則其有家也久周公以是特言正家久遠之道以爲其治家能有孚以篤其恩義而又能威如以正其倫理夫能篤恩義則既无家人嗃嗃之悔能正倫理則又无婦子嘻嘻之吝終吉而无悔者也此以上九言占者必有誠信嚴威則終吉矣

[存疑]上九以剛則有賢德居上則爲家主在卦之終則有家也久故聖人特言正家久遠之道一家之人皆骨肉之親若待之不以誠信則人不見恩情義乖離不相維繫故在於有孚也然一家之中衆情不一人心易流若一於誠信而嚴威不足則人心流放禁導易生越禮瀆倫將无所不至而家道從此壞矣故又在於威如

也有孚則足以固結乎人心而情義不至於乖離威如則足以嚴攝乎衆志而禮法不至於瀆亂家道可以長久而无弊矣故曰終吉○有孚則恩義以篤威如則倫理以正爲正家久遠之道

[困疑]孚威分不得兩件凡孚不足者自无威可畏故威如正從有孚中看出

[按]孚威串說大分曉或兩意互說却可用終字因卦終而說久遠

存疑詳盡

[講]周公繫上爻曰凡治家者當愼於始尤貴善於終誠信不足者終必離威嚴不足者終必瀆孚與威交濟乃可久之道也上九以剛居上在卦之終有孚以篤恩義而又威如以正倫理則信足以結家人之心而不至於離威足以肅家人之志而不志於

讀一家之中愛敬日隆彌遠而彌昌矣不其終吉乎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釋傳治家之道以正身爲本故云反身之謂文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反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己則人怨而不服故云威如而吉者能自反於身也孟子所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也

本義謂非作威也反身自治則人畏服之矣

南軒張氏曰居家人之上家人所仰瞻而視效者也身不修則家不可齊此家人六爻卒歸於反身也反身誦何言有物而行有恒而已

象引反身兼所具所接說 孔子恐人只作威厲於人看故如此說其實爻辭威如所該固廣正衣冠之類亦一事特其淺者耳以正倫理言似得其大致然正倫理亦未有不本之於身者

日講解義反身之理爲正家之原而主敬之學又反身之要大廷廣衆固無可少忽之時暗室屋漏尤必凜有嚴之志如是則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威由乎出乎以威成而家有不肅教有不洽者乎

附有孚無可疑而威加恐懼於作威故專釋之然知威如之爲反身則有孚之反身不待言矣

附孔子釋上象曰上九威如之吉者非竦聲厲色以作謂之謂也乃反身自治而人自畏服之謂也

雲峯胡氏曰卦以家人名一家之人也本義以卦推之上爻初于五三夫二四婦五兄三弟或又以內外卦推之正位乎內則初女二婦三母母嚴婦順女當自閑故初三剛而二柔正位乎外則四子五夫上父父嚴夫義子順乎親故上與五剛而四柔易之尚暢旁通也如此

集解卦以家人爲義蓋言正家之道也而夫子則曰正家而天下定又曰言有物而行有恒蓋言行者身之本身者家之本家者天下之本也故推其效則可極之天下而端其本則必先之物恒然未有內不正而能正外者亦未有外不正而謂之正內者此卦二四皆陰有女道焉二曰中饋四曰富家此則女之貞也初比二而應四曰閑有家防之也五比四而應二曰假有家威之也三之防吉盜以義勝恩上之孚威不以恩揜義无非以身教爲家之準也然則家道成而天下定豈偶然哉

按五言感是從感格之解備一說

按四陽二陰之卦五剛中正二柔中正五男正乎外二女正乎內論君道當以五爲卦主而以利女貞言之則二亦卦主也五二分男女是夫婦在家中爲父母又是嚴君推之父子兄弟夫婦而一家全矣男女正而无不正家有不齊乎天下皆然矣有不定六爻分男女則四陽爲男二陰爲女初閑於早向嚴也三嗃嘻相形與其嘻嘻寧嗃嗃亦向嚴也五假二取夫婦相愛之義不言嚴然男女各正非私愛也上孚威終吉括盡一卦之理亦向嚴也合之初云閑亦只是乎威无別法也二柔順中正可以主饋女貞也四柔正能成家而致富亦女貞也二爲主婦四爲卑婦一家之中固當有之若不拘定男女其理自可活看 身修而

後家齊大象補出言物行恒是推本之論上象反身亦即此意人處家最難細玩易理只是一個貞字貞兼和與嚴而嚴較重篤恩義言情也正倫理言理也情理兼盡爲善不然寧理勝於情不至瀆亂而敗家四言富家只是服食器用无缺非後世蓄積財物之比觀於順在位則不失其正貨殖之子勿得援聖訓爲口實也

䷥睽

程傳睽序卦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家道窮則睽乖離散理必然也故家人之後受之以睽也爲卦上離下兌離火炎上兌澤潤下二體相違睽之義也又中少二女雖同居而所歸各異是其志不同行也亦爲睽義

沙隨程氏曰水火相逮山澤通氣而火澤无相用之理故相遇則革不相遇則睽

睽小事吉

孔疏睽者乖異之名物情乖異不可大事大事謂與役動衆必須大同之世方可爲之小事謂飲食衣服不待衆力雖乖而可故曰小事吉也

程傳睽者睽乖離散之時非吉道也以卦才之善雖處睽時而小事吉也

程子曰睽卦不見四德蓋不容著四德繫言小事吉者止是方睽之時猶足以致小事之吉不成終睽而已須有濟睽之道

本義睽乖異也爲卦上火下澤性相違異中女少女志不同歸故爲睽然以卦德言之內說而外明以卦變言之則自離來者柔進居三自中孚來者柔進居五自家人來者兼之以卦體言之則六五得中而下應九二之剛是以其占不可大事而小事尚有吉之道也

建安邱氏曰小事吉柔爲卦主也凡卦陽剛爲主則可以大事睽以兌離成卦而柔進乎五其才不能大有所爲故以之處小事則

猶可得吉也

[彖引]睽乖異也不獨曰異而曰乖異主於情之不合而言不徒以迹之不同言也○先儒有以飲食衣服爲小事不知彼意云何愚看求亦不止飲食衣服凡不待衆物力恊同之事皆是

[折衷]吉只是可爲意

[講]文王繫睽彖辭曰睽者乖異之義當睽之時宜若无可爲者若小事行之在我无關於衆者尚可爲之而得吉也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孔疏]此就二卦體釋卦名爲睽之義同而異者也水火二物共成烹飪理應相濟今火在上而炎上澤居下而潤下无相成之道所以爲乖中少二女共居一家理應同志各自出適志不同行所以爲異也

[程傳]彖先釋睽義次言卦才終言合睽之道而贊其時用之大火之性動而上澤之性動而下二物之性違異故爲睽義中少二女雖同居其志不同行亦爲睽義女之少也同處長則各適其歸其志異也言睽者本同也本不同則非睽也

[本義]以卦象釋卦名義

[臨川吳氏]曰燥而麗於高上之處者火也流而豬於卑下之地者澤也故曰動而上動而下此二物之性睽異也婦人以嫁爲行少則同處長則各有夫家故曰同居不同行此二女之志睽異也

[雲峯胡氏]曰火性上動而愈上澤性下動而愈下此所以爲睽家人諸卦二女同居者多矣以卦體睽故以不同行明之

[中溪張氏]曰火澤无相得之性二女有難和之情所以爲睽

[林氏栗]曰離火兌澤同賦形於天地中女季女同鞠育於閨門其始未嘗不同也火性炎上澤性潤下中女儷坎季女妃艮其終未嘗不睽也

[彖引]睽全自卦象取自物而取象則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也自人而取象則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也○二女志不同行只同居之日便然不必謂長而各有夫家乃爲各有睽也故曰志不同歸

[存疑]兩動字不偶動而上炎上也動而下潤下也

[講]孔子釋彖辭曰卦名爲睽者何也以先天之取象言之離火動而炎上兌澤動而潤下物性之睽也以後天之取象言之離中女兌少女雖同其居而其志各有所適人情之睽也故名睽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程傳]卦才如此所以小事吉也兌說也離麗也又爲明故爲說順而附麗於明凡離在上而彖欲見柔居尊者則曰柔進而上行晉鼎是也方睽乖之時六五以柔居尊位有說順麗明之善又得中道而應剛雖不能合天下之睽成天下之大事亦可以小濟是於小事吉也五以明而應剛不能致大吉何也曰五陰柔雖應二而睽之時相與之道未能深固故二必遇主於巷五噬膚則無咎也天下睽散之時必君臣剛陽中正至誠協力而後能合也

[本義]以卦德卦變卦體釋卦辭

[臨川吳氏]曰睽之時无所謂吉者觀其說而麗乎明進而上行得中而應剛言柔之爲也柔豈能成大事哉故其吉者在小事而已

雲峯胡氏曰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皆主上離之中言之在鼎則曰是以元亨在睽則曰是以小事吉爻位同而事異學者不可不知時也

蒙引以卦德言之在己有和悅之德又得明德之人而附之也此可小事之本也一說內說而外明只是以人言內有和悅之德而外又達於事理遇事果斷此便是悅而麗乎明言其和悅之德與明德相麗也以卦變言之則自離來者柔進居三自中孚來者柔進居五自家人來者兼之是皆柔進而上行也柔而得進亦可小事之機也以卦體言之則六五得中而下應九二之剛在我既有是德所應又得其人亦可小事之勢也

所要麗字不甚重即說而明之意柔進重進字得中而應重應字

集解萬正符云三句程傳主六五居尊位言故說家有俱屬君道者唯蒙引存疑俱泛說可從

按說明以二卦之德言得中以五爻言得中應剛分兩人看則說明只就一人說爲是柔進以五言可不論變施三亦言變尤屬多事

讀睽之時本无可爲矣而曰小事吉者蓋卦德說而麗乎明內有和悅之德而外又達於事理有可爲之本也卦變柔進而上行是質性本柔而得位之剛以濟之有可爲之勢也卦體六五得中應九二之剛在我既有其德所應又得其人有可爲之助也

是以雖當睽時而小事尚得吉也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蒙疏此以下歷就天地男女萬物廣明睽義體乖而用合也天高地卑其體懸隔天地睽也而生成品物其事則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者男外女內分位有別是男女睽也而成家理事其志則通也萬物殊形各自爲象是萬物睽也而均於生長其事即類故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既明睽理合同之大又歎能用睽之人其德不小睽離之時能建其用使合其通理非大德之人則不可也故曰睽之時用大矣哉

程傳推物理之同以明睽之時用乃聖人合睽之道也見同之爲同者世俗之知也聖人則明物理之本同所以能同天下而和合萬類也以天地男女萬物明之天高地下其體睽也然陽降陰升相合而成化育之事則同也男女異質睽也而相求之志則通也生物萬殊睽也然而得天地之和稟陰陽之氣則相類也物雖異而理本同故天下之大羣生之衆睽散萬殊而聖人爲能同之處睽之時合睽之用其事至大故云大矣哉

按程說用字屬聖人本之孔疏然只當還他睽之時用不必直說聖人用睽

本義極言其理而贊之

朱子曰睽皆言始異終同之理問程傳物雖異而理本同之言曰天施地生男倡女隨此感彼應蓋不能以相无也非理之本同何以如此

厚齋馮氏曰以三才推廣卦義且恐人以吉止小事故推所用之
大者以明之
叢說天位乎上地位乎下天地睽也而天施地生則其事同乾道
成男坤道成女男女睽也而男女交感則其志通生生化化萬有
不齊萬物睽也而此感彼應則其事類所以然者蓋天地萬物无
有獨而无對者惟其不能以獨而无對故二者常相須也蓋總是
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之理此睽之所以未嘗有不合者也然非始
睽而終合也睽者其靜合者其動睽者其別合者其吝也何則一
本於也此可以觀太極之全體矣然哉以形則天地萬物无一
而不睽者唯以理言則天地萬物雖睽而不終於睽也曰事同
曰志通曰事類此皆以其交相爲用者言也故曰睽之時用大矣
哉夫人但知睽之爲睽而不知有合夫子是以極言之及此吉
哉睽六爻皆言始異終同之理其到同處便是睽之濟也濟睽
與濟險不同睽至於合則睽濟矣
存疑其事類與其事同異其事同天地生物之事也其事類萬物
有睽有合之事也睽之時用以其睽而爲用也故曰睽之用
睽是不好之卦聖人却尋出好處來說亦是實理而非牽强可見
聖人手撰不比尋常韋編三絶之後其得於易者深矣
集解而事字天地之事與萬物之事自是不同然天地施生之事
即萬物得之以生生化化者故天地曰事萬物亦曰事萬物睽與
上兩睽字亦不同非就一物而言其睽飛潛動植之異形而殊質
是萬物睽也氣机一主形形色色是其事類也故天地下一同字

萬物下一類字
玉疑三睽字俱就形迹上說用言用睽也或作功用亦得天地人
物之合俱從睽內看出故不曰合之時用而曰睽之時用以其睽
而爲用也通節須重睽邊
按時講其事類多以聲應氣求上說是本蒙引此感彼應意蒙
引又本朱子
講然人但知睽之爲睽而不知睽之有合試爲極言之天高地下
睽也然天施地生化育之事則同也男外女內睽也然夫唱婦
隨相合之志則通也飛潛動植物以羣分睽也然得天地之和
禀陰陽之氣其事則相類也可見睽者其静而别合者其動而
交不睽則无以爲合睽之時其用豈不大矣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按註疏同異分說
程傳上火下澤二物之性違異所以爲睽離之象君子觀睽異之
象於大同之中而知所當異也夫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
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蓋於秉彝則同矣於世俗之
失則異也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
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中庸曰和而不流是也
本義二卦合體而性不同
或問君子以同而異朱子曰此是取兩象合體爲同而其性各異
在人則是和而不同之意蓋其趨則同而所以爲同則異如伯夷
柳下惠伊尹三子所趨不同而其歸則一象辭言睽而同大象言

同而異在人則出處語默雖不同而同歸於理講論文字爲說不同而同於求合義理立朝論事所見不同而同於忠君本義所謂二卦合體者言同也而性不同者言異也以同而異語意與用睽而明相似大凡讀易到精熟後顛倒說來皆合不然則是死說耳○問君子以同而異作理一分殊看如何曰理一分殊是理之自然如此這處又就人事之異同上說蓋君子有同處有異處如所謂周而不比羣而不黨是也大抵易中六十四象下句皆是就人事之近處說不必深去求他此處伊川說得甚好

【建安邱氏】曰離火兌澤二陰同體而炎上潤下所性異趨睽之象也故君子體之以同而異同以理言異以事言也蓋天下无不同之理而有不同之事異其事而同其理所以同而異非苟異矣

【平菴項氏】曰睽非惡事然有當睽者同而異是也二女同居同也其志不同行異也此人道之當然其在君子則周而不比和而不同羣而不黨皆同而異也

【誠齋楊氏】曰禹稷顏回同道而異趨夷惠同聖而異行未足爲同之異也孔子一孔子也而齊魯之去異遲速孟子一孟子也而今昔之餽異辭受此同而異也

【隆山李氏】曰孔子於彖言睽中有合所以責君子齊睽之功象言同中有異所以論君子不苟同之性君子之性不苟於同而其出而同心協力以合天下之睽異者則同嗚呼安得不苟同之君子而與共議和同天人之事也哉

【蒙引】以同而異重在異字不一於同也然亦非立異要歸於理而已此所以不能無異况此就睽言也

【存疑】二卦合體而性不同同中有異也君子以同而異亦同中有異也

【日講解義】有同而異者立其體而以異爲同者善其用斯真得處睽之道矣至遂物而喪已乎

【按】同而異與晦而明固相似然晦而明是晦中之明以明夷卦義論之當重晦同而異是同中之異以睽卦義論之當重異微有分辨

【講】孔子釋大象曰上火下澤合體而性不同睽之象也君子體之而得處之之道焉以天下之量容天下之人本無不同也而理之所以不當同者則介然守正而不苟同於人焉君子不以異而異以同而異有如此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王註】處睽之初居下體之下无應獨立悔也與人合志故得悔亡馬者必顯之物處物之始乖而喪其馬物莫能同其私必相顯也故勿逐而自復也時方乖離而位乎窮下上无應可援下无權可恃顯德自異爲惡所害故見惡人乃得免咎也

【按】王註但云與人合志孔疏以四言程傳因之王註以馬爲必顯之物不如程傳就行上說孔疏以見爲遜接之可用

【程傳】九居卦初睽之始也在睽乖之時以剛動於下有悔可知所以得亡者九四在上亦以剛陽睽離无與自然同類相合同是陽爻同居下又當相應之位二陽本非相應者以在睽故合也上下

相與故能亡其悔也在睽諸爻皆有應夫合則有睽本異則何睽
唯初與四雖非應而同德相與故相遇馬者所以行也陽上行者
也睽獨无與則不能行是喪其馬也四既與之合則能行矣是勿
逐而馬復得也惡人與己乖異者也見者與相通也當睽之時雖
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衆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
子乎如此則失含宏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
合乎故必見惡人則无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奸凶爲善良革
仇敵爲臣民者由弗絕也

本義上无正應有悔也而居睽之時同德相應其悔亡矣故有喪
馬勿逐而自復之象然亦必見惡人然後可以辟咎如孔子之於
陽貨也

朱子曰馬是行底物初間行不得後來却行得大率睽之諸爻都
如此多說先異而後同○問睽見惡人其義何取曰以其當睽之
時故須見惡人乃能无咎

雙湖胡氏曰此爻以爻爲象悔亡爲占喪馬以下爲象見惡人以
下爲占然象亦取占中六爻惟初九正時既乖異辭亦艱險也

中溪張氏曰見者遇而勿絕之辭非必欲見之也

建安丘氏曰既見惡人則非避矣唯初九不以避爲避而以見爲
避化惡人而爲善人則終能合初四之睽而无咎也

雲峯胡氏曰六五陰居陽故悔初九陽居陽亦曰悔者无正應故
也雖无正應而同德相應其悔亡矣睽初九剛正故喪馬勿逐而
自復既濟六二柔正故喪茀勿逐而自得本義於彼以爲戒辭此

則以爲象何也蓋此承上文悔亡之占而言也喪馬悔之象勿逐
自復悔亡之象因占取象本義之釋經精矣見惡人諸睽之時初
九雖正不可以彼之不正而絕之也

蒙引非正應而又同德相應總是九四一個人不要別作兩人看
○喪馬勿逐自復固是悔亡之象然須以馬言者蓋馬所用以行
者也初間无應而悔者失其所以行也及同德相應而悔亡則可
以有行矣如抵觸藩羸其角要皆非泛泛取象而已程傳語錄同
此義○見惡人无咎承上文而言同德者固與之黨非同德者亦
不宜拒之也蓋此處睽之時然也見者遇而勿絕之辭非必欲見
之也張氏此說最好與本義如孔子之於陽貨意正合

去耗孤睽故悔同德則亡喪失也逐追逝也復馬反也見初見之
也惡人即謂孤小人或指九四未是无咎只是惡人不我害勿說
待睽上去

按此爻兩截意上是得四之正應下是免旁人之忌邱氏以无咎
雜合四作一貫說亦有味

讀周公繫初爻曰初與四非正應孤立无助不足以濟睽宜有悔
也然九四以陽剛之德而相應亦可資以濟睽而悔可亡矣夫
无應而有悔則不能行是喪馬之象不求四而自應則能行矣
是勿逐而馬自復之象也然當睽時同德相合正與己者所忌
分別太嚴必遭讒構故或遇惡人雖非與我同德而不可不以
禮接見之庶免其中傷而无咎蓋義當如此非有所屈也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凡見惡人不應與之相見而避逃之者以辟咎也。蓋當睽離之時人情乖違求和合之且病其不能得也若以惡人而拒絕之則將衆仇於君子而禍咎至矣故必見之所以免辟怨咎也无怨咎則有可合之道

誠齋楊氏曰見惡人子見南子陳寶弔張讓是也若非辟咎則无咎乎見惡人矣孔子不見陽貨是也

雲峯胡氏曰爻曰无咎象曰辟咎睽之時不得不辟也

存疑此明所以見惡人之故也言非得已也

講孔子釋初象曰惡人者君子之所遠而恐免者也而云見之者當睽之時正惡人得志之時絕之過甚則意外之禍必生不得已而見之所以全身遠害而辟咎也豈君子之本心哉

九二遇主於巷无咎

本註謂二五俱失位不期而遇程傳謂二當委曲以求於五

程傳二與五正應爲相與者也然在睽乖之時陰陽相應之道衰而剛柔相戾之意勝學易者識此則知變通矣故二五雖正應當委曲以相求也二以剛中之德居下上應六五之君道合則志行成濟睽之功矣而居睽離之時其交非固二當委曲求於相遇覬其行合也故曰遇主於巷必能合而後无咎君臣睽離其咎大矣巷者委曲之途也遇者會逢之謂也當委曲相求期於會遇與之合也所謂委曲者以善道宛轉將就使合而已非枉己屈道也

本義二五陰陽正應居睽之時乖戾不合必委曲相求而得會遇乃爲无咎故其象占如此

蔡氏曰在睽之時唯九二獨遇六五之主故曰遇主於巷象所謂得中而應乎剛者指此爻也

隆山李氏曰當睽之時上下乖隔道不得行不免委曲求合期於行道以救斯世唯二以剛中之才具和悅之性足以行之

雲峯胡氏曰坎四比五納約自牖睽二應五遇主於巷皆非所由之正坎險睽乖之時不得不委曲相求如此也委曲求合乃聖賢達節之事非狷介避世者之所知唯二之才剛而得中足以行之爻言无咎者當睽之時必如此然後无咎也

蒙引二五陰陽相應宜相遇者也然居睽之時陰陽相通之道衰而剛柔相戾之意勝乃睽而不合雖然二之與五本正應也君臣之義不可廢也故爲君者雖或失於下接而爲臣者終不可以自

外故必委曲相求而得會遇則睽以相合而无咎矣

集解余南湖云此爻之義全在正應若非正應不必委曲求合亦不以乖離爲過也本是正應而不能感之使合致使乖離乃爲過耳

按去疑云无咎不必說到濟睽只臣責无可咎然二之遇主與初之見惡人不同即說到濟睽未爲不可

講周公繫二爻曰二五陰陽正應本有君臣之義者當睽之時或爲讒邪間隔而不相遇然其義不可廢也必積誠致悃委曲相求而得會遇如遇主於巷然則君臣之情合而无咎矣占者當如是也

象曰遇主於巷未失道也

存疑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婉轉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迎逢也巷非邪僻曲徑也故夫子特云遇主于巷未失道也未非必也非必謂失道也

本義本其正應非有邪也

建安邱氏曰二五正應乖戾不合在二必委曲求與五應象以爲未失事君之道者當睽之時故也

雲峯胡氏曰不期而會曰遇遇本非正也二與五本正應而亦曰遇非有邪也睽之時不得不如此也上曰遇雨三曰遇剛三與上本正應也睽而未遇彼此不无不見之疑疑之既亡彼此又若一旦之遇

蒙引求之太殷事之太勤疑於爲邪然本其正應非有邪也道正道也釋巷字之義

存疑此是恐人疑遇主于巷爲失道故如此爲他解釋

講孔子釋二象曰遇主于巷以迹觀之似乎爲邪而失事君之正道矣然君臣諧閧至性委曲以求於正道未爲失也豈遽云枉已乎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孔疏見輿曳其牛掣者處睽之時履非其位以陰居陽以柔乘剛志在上九不與四合二自應五又與已乖欲載其輿被曳失已所載也欲進其牛被牽滯隔所在不能得進也故曰見輿曳其牛掣也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者剠額爲天截鼻爲劓既處二四之間皆不相得其爲人也四從上刑之故剠其額二從下刑之又截其鼻故曰其人天且劓而應在上九執志不回初雖受困終獲剛助故曰无初有終

程傳陰柔於平時且不足以自立况當睽離之際乎三居二剛之間處不得其所安其見侵陵可知矣三以正應在上欲進與上合志而四阻於前二牽於後車牛所以行之具也輿曳牽於後也牛掣阻於前也在後者牽曳之而已當前者進者之所力犯也故重傷於上爲四所傷也其人天且劓天髡首也劓截鼻也三從正應而四隔止之三雖陰柔處剛而志行故力進以犯之是以傷也天而又劓言重傷也三不合於二與四睽之時自无合義適合居剛守正之道也其於正應則睽極有終合之理始爲二陽所厄是无

初也後必得合是有終也掣從制從手執止之義也

雙註疏天且劓分貼四二程傳專屬四本義又屬上九三說不同

本義六三上九正應而三居二陽之間後爲二所曳前爲四所掣而當睽之時上九猜狠方深故又有髡劓之傷然邪不勝正終必得合故其象占如此

朱子曰天合作而剃鬚也篆文天作兲而作而

平菴項氏曰天去髮之刑劓去鼻之刑

中溪張氏曰三與上本爲正應非睽者也但三以孤陰而處於二剛之間則睽我者二與四也輿所以載已者也牛所以引車者也六三居不當位欲進而應乎上則九二曳之於後九四掣之於前前者掣之而不得行後者曳之而不得止進退齟齬間而未合故

上乃刑之使服其人且有兌劓之傷无初謂與上睽也有終謂與上合也以三應上以柔遇剛睽極自有復合之理也

雙峯胡氏曰見離目象輿在下二在三下見有輿曳象牛在前四在三前見有牛掣象天與劓傷於上見上有傷之象三上兩爻皆提起一見字意見之見非真見也火澤之睽生於動三上之睽生於兌木无輿曳本无牛掣本无天且劓疑故其見如此耳其見如此故无初正理本不如此故有終

雙湖胡氏曰六爻中唯此爻辭最險蓋以不正之陰乘承應又皆不正之陽當此睽時故進退无據而爰刑傷特以陰陽配偶終當有合其亦可憐不足恤者矣

蒙引見輿曳見猶見羣龍无首之見所見之象如此是泛言作[illegible]人所見假象之辭與上九見豕負塗之見不同彼是指上九自見也其牛掣牛所以駕輿者牛在輿前而掣之欲援以去也程傳曰掣從制從手執止之義也蓋使不得上從上九恐當從此說其人天且劓天去髮之刑劓去鼻之刑其人輿中之人也蓋輿所以載是人牛所以引是輿一項事也本義猜狠方深猜疑也狠忿也始猜而狠繼之六三本上九正應乃以居二四二陽之間故二從後而曳之求與之合也四則從前而掣之亦欲與之合也孔當睽之時上九因剛處明極睽極之地其猜狠方深故又將其人而髡劓之然邪不勝正畢竟妄求者去正應者合也見輿曳牛掣人則天且劓无初也然邪不勝正全无是事者其事必自空有是疑者其疑必釋故終合而不終於睽後爲二所曳前爲四所挐令有是事然六三不之從其實无他也上九猜狠方深乃遂疑其有他正所謂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者也故其人天且劓此之謂全无是事而空有是疑也謂无其所疑之事也本義故其象占如此自見輿曳至有終都是象而占在其中蓋占則如象也

按輿曳牛掣分兩邊說一邊曳其輿一邊掣其牛進前不是退後不是也輿中之人又被天且劓蒙引說得聯貫去疑曳二在車後拖也掣四在車前攔也拖攔二字頗明又云見字貫三句亦是拖者二留之則不得進攔者四止之則不得退而勢相爭非謂不得上進天當作而同髟朱子謂剃鬚爲是項氏去髮未確

講周公繫三爻曰三與上九正應不幸處二陽之間欲進而與上合後爲二所曳前爲四所掣强其合而不顧義理之正乃上所當哀而諒之者夫何當睽之時猜狠方深疑其妄合之意而加以相仇之傷爲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之象然邪不勝正自其初而觀之雖不免於睽離自其終而觀之二四之求自去上九之疑自釋終必得遇是无初而有終也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孔疏由位不當故輿被曳遇剛者由遇上九之剛所以有終也

程傳以六居三非正也非正則不安又在二陽之間所以有如是艱戹由位不當也无初有終者終必與上九相遇而合乃遇剛也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无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彖引見輿曳一句該其牛掣如包荒得尚於中行王居无咎之例位不當正爲其居二陽之間故爲二所曳也不該到其人天且劓剛專指上九

天劓位不當指其遭之不幸遇剛剛字最重大凡剛的人稍有疑心便不惜情面若心迹一明便渙然氷釋了所以最難事者莫如英主而最易事者亦莫如英主

按程傳六居三非正又在二陽間位不當兼兩層意而時講但以居二陽之間爲說

醒孔子釋三象曰三之見輿曳其牛掣者以三居二陽之間處位不當故來二四之求也无初有終者邪不勝正妄求者去自得遇上九之剛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王註无應獨處五自應二三與己睽故曰睽孤也初亦无應特立處睽之時俱在獨立同處體下同志者也而己失位比於三五皆與己乖處无所安故求其儔類而自托焉故曰遇元夫也同志相得而无疑焉故曰交孚雖在乖隔志固得行故雖危无咎

孔疏元夫謂初九也處於卦始故云元也初四俱陽而言夫者蓋是丈夫之夫非夫婦之夫也

程傳九四當睽時居非所安无應而在二陰之間是睽離孤處者也以剛陽之德當睽離之時孤立无與必以氣類相求而合是以遇元夫也夫陽稱元善也初九當睽之初遂能與同德而亡睽之悔處睽之至善者也故目之爲元夫猶曰善士也四則過中爲睽[illegible]非不若初之善也四與初皆以陽處一卦之下居相應之位當[illegible]之時各无應援自然同德相親故會遇也同德相遇必須至誠相與交孚各有孚誠也上下二陽以至誠相合則何時之不能行何危之不能濟故雖處危厲而无咎也當睽離之時孤居二陰之間處不當位危且有咎也以遇元夫而交孚故得无咎也

按程傳厲字現成說與王註同本義厲字用力說

本義睽孤謂无應遇元夫謂得初九交孚謂同德相信然當睽時故必危厲乃得无咎占者亦如是也

雲峯胡氏曰元夫初九象六三以柔居剛不正故謂之惡人初九以剛居剛得正故謂之元夫元善也惡之反也初見惡人而不害其爲元夫如夫子見陽貨而不害其爲夫子也交孚初與四皆剛

實之象交唯四與初无應故謂之孤兼之九本居五則二九相比不孤今九來居四則上孤而四亦孤矣故皆有孤象他爻睽而合者剛柔相遇也四與初睽而合者剛遇剛也彼此以剛實相交可无咎必厲无咎者他卦三危地故多言厲睽之四非危地也然當睽之時必以危處之乃得无咎也

纂引睽孤且設說出初九爻只言本身是陽不得偶陰以爲之應便是孤矣至下文遇元夫字方說出初九來蓋言有序自當如此本義解之亦云睽孤謂无應遇元夫謂得初九上爻只說无應下文方說初九語意密矣睽孤而遇元夫交孚此如許遠之與張巡本非統屬各自孤守一城以同心爲國彼此推誠戮力捍賊而相合也遇元夫而與之交孚則睽者合矣然又必危厲而後无

借者蓋當睽之時難合易離故必以危厲處之乃得終合而无咎
就是孚孚契也就情意言厲危厲也就存心言遇字交字全是四
夫遇之交之孚所以成其遇厲又所以成其孚言孚轉言厲聖人
爲睽時慮不得不如此耳
按遇元夫交孚當連讀厲字又轉一意睽時雖於交孚故必存危
厲如初之見惡人恐爲所忌而不得合四亦是厲處王註兼
上下爻說亦可玩
講周公繫四爻曰九四陽也下无陰柔之應睽孤之象也然初九
陽剛元善之夫也與四同德而四遇之交相孚信可以不孤矣
第睽時難合易離必危以存心庶不至有乖離而孚可永交矣
何咎之有占者當如此也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程傳初四皆陽剛君子當睽乖之時上下以至誠相交協志同力
則其志可以行不止无咎而已卦辭但言无咎夫子又從而明之
云可以行其志救時之睽也蓋以君子陽剛之才而至誠相輔何
所不能濟也唯有君子則能行其志矣
建安邱氏曰四與初同德相與一誠交孚則孤者合厲者安豈惟
无咎而二陽之志得以行矣
蒙引志行即喪馬勿逐自復之義是申无咎
玉疑志是濟睽的志行是遂其志
按此交孚便帶遇元夫在內
講孔子釋四象曰九四之志在於濟睽若協謀无人則雖有志而
不得行矣今得同德者交孚而无乖離之失協謀其濟其志得
行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按註疏以噬膚爲二噬三程傳不用此說
程傳六以陰柔當睽離之時而居尊位有悔可知然而下有九二
剛陽之賢與之爲應以輔翼之故得悔亡厥宗其黨也謂九二正
應也噬膚噬齧其肌膚而深入之也當睽之時非入之者深豈能
合也五雖陰柔之才二輔以陽剛之道而深入之則可往而有慶
復何過咎之有以周成之幼稚而興聖王之治以劉禪之昏弱而
有中興之勢蓋由任聖賢之輔而姬公孔明所以入之者深也
本義以陰居陽悔也居中得應故能亡之厥宗指九二噬膚言易

合六五有柔中之德故其象占如此
朱子曰宗如同人於宗之宗
雲峯胡氏曰宗二象噬膚五與二易入象二五剛柔得中故五以
二爲宗其合也如噬膚之易二以五爲主其合也有于巷之遇宗
親之也上當以情親下也主尊之也下當以分嚴上也
蒙引厥宗噬膚往何咎者申言其所以悔亡也蓋六五當睽之時
以陰居陽所以不正或所據非其地或所爲乖其方有悔可知然
雖有是悔而終得亡其悔何也蓋六五有柔中之德而下有九二
之應夫時之方睽既有彼此相求之勢而五之柔中又有虛己下
賢之誠吾見其與二合也直若噬膚之易然以是而往則在彼在
此各得其所安而无據非其地之災有行有爲資以良輔而自无

正方之虞何咎之有信乎其悔亡矣本義逐句逐字解得似乎碎
若詳說自當貫意不可分悔亡厥宗噬膚兩段意也故象傳只曰
厥宗噬膚往有慶也悔亡之意在其中矣故其象占如是象字
還生於厥宗噬膚厥宗之宗黨類之義也蓋九二是其應與故云
六五正象傳所謂得中而應乎剛者

[夫疑]悔亡宜虛講下正悔所以亡處宗宗臣也膚肥肉也往往以
濟睽

[胸]噬膚已見噬嗑卦故此不細解只言膚肉易噬以見二五易合
意若訓噬膚肉口易合未免太曲語氣又似厥宗同噬膚肉
易合意在言外見更玩之

[講]周公繫五爻曰六五以陰居陽濟睽之才不足宜有悔者然以

柔中之德應九二之賢以匡其不逮故雖有悔而終得亡之何
也二本五之正應乃其宗也二爲其宗五又切于下交厥宗之
合自如噬膚之易以是而往睽能濟矣又何咎焉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孔疏]有慶之言善功被物爲物所賴也五雖居尊而不當位與二
合德乃爲物所賴故曰往有慶也

[程傳]爻辭但言厥宗噬膚則可以往而无咎象復推明其義言人
君雖己才不足若能信任賢輔使以其道深入於己則可以有爲
是往而有福慶也

[臨川吳氏曰]二剛噬五之柔則陰陽相合而有慶矣

[按]二剛噬五太着迹只是喻言

[存疑]厥宗噬膚君臣易合之象也以是而往則自足以立非常之
功建非常之業矣不有慶乎此其所以无咎也常說是解悔亡
无咎依愚見似尤深一節言厥宗噬膚以是而往又有福慶也豈
特悔亡无咎而已哉

[去疑]往兼君臣看其實先往在五慶一世之福也

[按]往有慶之往即往无咎之往

[講]孔子釋五象曰處睽患不得所合耳五有厥宗合如噬膚之易
則君臣同德以濟天下之睽以是而往不有慶乎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
雨則吉

王註處睽之極睽道未通故曰睽孤已居炎極三處澤盛睽之極

也以文明之極而觀至穢之物睽之甚也豕之負塗穢莫過焉至
睽將合至殊將通恢詭譎怪道將爲一未至於治先見殊怪故見
豕負塗甚可穢也見鬼盈車吁可怪也先張之弧將攻害也後說
之弧睽怪通也四剠其應故爲寇也睽志將通匪寇婚媾往不失
時睽疑亡也貴於遇雨和陰陽也陰陽既和羣疑亡也

[按]此節王註甚精錄只以寇爲四稍異

[孔疏]載鬼不言見者爲豕上有見字也

[程傳]上居卦之終睽之極也陽剛居上剛之極也在離之上用明
之極也睽極則咈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
多疑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
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之閒而常孤獨

也上之與三雖爲正應然居睽極无所不疑其見三如豕之汚穢而又背負泥塗見其可惡之甚也既惡之甚則猜成其罪惡如見載鬼滿一車也鬼本无形而見載之一車言其以无爲有妄之極也物理極而必反以近明之如人適東東極矣動則西也如升高高極矣動則下也既極則動而必反也上之睽乖既極三之所處者正理大凡失道既極則必反正理故上於三始疑而終必合也先張之弧始疑惡而欲射之也疑之者妄也妄安能常故終必復於正三實无惡故後說弧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爲寇讎乃婚媾也此非寇婚媾之語與他卦同而義則殊也陰陽交而和暢則爲雨上與三始疑而睽睽極則不疑而合陰陽合而益和則爲雨故云往遇雨則吉往者自此以往也謂既合而益和則吉也

程子曰睽之上九離也離之爲德在諸爻莫不以爲明獨於睽便變爲惡以陽在上則爲亢以剛在上則爲狠以明在上變而爲察以狠以察所以爲睽之極也故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皆自任已察之所致然往而遇雨則吉遇雨者睽解也睽解有二義一是物極則必反故睽極則必還若睽極不還却終於睽而已二是所以解睽者却是用明之功也

本義睽孤謂六三爲二陽所制而已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又自猜狠而乖離也見豕負塗見其汚也載鬼一車以无爲有也張弧欲射之也說弧疑稍釋也匪寇婚媾知其非寇而實親也往遇雨則吉疑盡釋而睽合也上九之與六三先睽後合故其象占如此

朱子曰載鬼一車等語所以差異者爲他這般事是差異的事所以那把世間差異的明之其間自有這般差異的事小畜之上九曰既雨既處睽之上九曰往遇雨則吉者畜極則通睽極則和陰陽之氣至是方暢也

建安邱氏曰上本與三應而不孤也睽極而疑生不孤而以爲孤故亦曰睽孤豕鬼皆指三也上睽疑而未敢親近乎三如見豕背之負泥塗疑其汚我也又如載鬼滿于一車之中疑其祟我也豕猶有之鬼則妄矣始焉致疑則張弧終焉釋疑則說弧知其非爲寇讎乃我之婚媾也自此以往上與三合陰陽和暢遇雨則吉向之疑心釋然者至此盡冰釋而亡矣

雲峯胡氏曰四與上皆言睽孤者四无應故孤上有應而自猜狠以至於孤也三之見二四或曳或掣疑也上見二四之於三或載

或負亦疑也三疑而見上猶以爲人之有傷也上疑而見三則以爲豕且以爲鬼矣始疑爲豕理或有之及其甚也无是理而以爲有矣見其爲豕爲鬼而張之弧疑也後說之弧疑漸亡矣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至是則疑盡亡而睽可合矣凡易之道卦吉者必於諸爻戒之卦不吉者必於諸爻反之睽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皆先睽後合而三上之睽尤甚故其辭亦獻怪之甚中心疑者其辭枝此之謂乎

蒙引本義睽孤謂六三爲二陽所制而已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又自猜狠而乖離也所謂六三爲二陽所制即見輿曳其牛掣也所謂已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又自猜狠而乖離者即其人天且劓也本義而句都歸入睽孤之義至於下文見豕負塗載鬼一車

先張之弧又專是詳說上九猜狠之事而不及爲二陽所制之象
者辭爲上九係也故獨詳之中言其所以睽孤也○上九之應六
三也六三不幸處二四二陽之間欲進與上合則後曳於二前掣
於四而上九本身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又自猜狠而乖離六三
本非汙于二陽也而彼則以爲汙六三本無受汙之事也而彼則
以爲有是爲睽孤其以爲汙也如見豕之負塗然其以無爲有也
如見載鬼之盈車然於是遂欲去之而不與之偶則先張之弧矣
然無是事者其事必白空有是疑者其疑必釋少間則脫之弧矣
蓋知其非寇而實親也由是而往遂得相遇合而吉矣○豕負塗
或有之言載鬼一車明其決無之事也○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見
字貫連到載鬼一車句見豕負塗疑也載鬼一車則疑愈甚矣於
是遂張之弧既而脫之弧疑猜釋也知其匪寇婚媾及遇雨則吉
則疑盡釋矣其疑也以漸而極其釋也亦以漸而盡往遇雨則吉
往上九往也往而就之也初間猜疑惟恐不見親就爲幸稍前便
射之此往字是就應上說來知其匪寇婚媾而往也○不可分本
義疑盡釋爲遇雨睽合爲吉看則字且遇雨和也和合也
【遯】此睽孤與四孤字不同四之孤以所處言此孤字有自己猜狠
在其中也見字從孤字生出豕與鬼妄見也張弧說弧妄動也
後乃知其爲婚媾而和合猜疑之狀如畫
【講】周公繫上爻曰上與三應本非孤立然三爲二陽所制己以剛
處明極睽極又猜狠之深是以乖戾不合而睽孤矣三本不受
汙于二陽上則疑其受汙如見豕之被負泥塗然三本无受汙

之事上疑其必有如見載鬼滿一車然于是遂欲去之而不與
之合如先張之弧以射之及其疑析釋如後說之弧而不射之矣
且知三之匪寇而實婚媾也往而求之如陰陽之和而成雨而
睽不終睽矣何吉如之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孔疏】羣疑亡也者往與三合如雨之和向之見豕見鬼張弧之疑
併消釋矣故曰羣疑亡也
【程傳】雨者陰陽和也始睽而能終和故吉也所以能和者以羣疑
盡亡也其始睽也无所不疑故云羣疑睽極而合則皆亡也
【按】蒙引謂孔子只釋意非排本不必依程傳亦有理
朱子曰孔子不說象如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之類只說羣疑亡也
便見得上面許多皆是狐惑可疑之事而已到後人解說多牽强
【去疑】羣疑指豕塗鬼車等象
【周易實義】呂涇野曰陰陽和則中道見時雨降則萬景新于是豕
洗其塗鬼弃其車弧解其彤矣然後知婚媾之不至非彼之罪實
已之未往也
【講】孔子釋上象曰上九遇雨之吉者其始睽也何所不疑而終至
於合則羣疑悉亡而无有矣故吉也
【古或問】睽卦无正應而同德相應者何朱子曰无正應所以爲睽
當睽之時當合者既離其離者却合也
【紹雲馮氏】曰內卦皆睽而有所待外卦皆反而有所應初喪馬勿
逐至四遇元夫而初四合矣二委曲以求遇至五往何咎而二五

五與三與曳牛掣至上遇雨而三上合矣天下之理固不能久合
亦未有終睽也

集解凡乖異者謂之睽睽非聖人所樂言也然在性情則不可有
而在形體則不能无故彖傳言睽之有合象傳言同之有異无異
拮也蓋天下无不睽之理亦无睽而不合之事故六爻中皆始睽
而終合者

日講解義卦之火澤異性中少異情所以爲睽然於既睽之日而
能本濟睽之德乘濟睽之勢以求濟睽之助則通志達情其機在
我故彖辭謂小事吉而彖傳又推廣言之以見時用之大焉至六
爻則於君臣僚友先睽後合之際反覆言之初與四以无應而睽
三與上以疑貳而睽惟二五居中得應故當睽而不睽原睽所自
來莫不如於猜嫌成於乖隔濟睽者反之而已

按四陽二陰之卦以五爲卦主彖傳柔進得中皆謂五也睽本乖
異而處乖者不可不思所以濟睽彖言小事吉欲人之有爲也
彖傳極言時用之大則又不止小事吉矣君子以同而異是補
出用睽意同而異亦不僅小事爲然六爻皆先睽後合初之喪
馬睽也自復合也二先不遇睽也後遇巷合也三之无初睽也
有終合也四之孤睽也遇元夫合也五之悔睽也噬膚合也上
之疑三睽也疑釋合也[illegible]聖人皆見得有能合之
理能合睽而天下何事不可爲此正[illegible]人力搏挽處人之處
世不能无所睽隅深體此卦有當聽其久而自合者有當求之
而後合者其不可自生疑而致睽尤其要也■十四卦取象惟
睽爲最奇極生造中却極聯貫極差參中又極照應初讀之殊
不可解徐而玩之義味无窮因歎聖人不惟識見洞徹即文章
亦自絶高也

易經詳說卷二十三終

蹇䷦ 坎上艮下

[程傳]蹇序卦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睽乖之時必有蹇難蹇所以次睽也蹇險阻之義故爲蹇難爲卦坎上艮下坎險也艮止也險在前而止不能進也前有險陷後有峻阻故爲蹇也

程子曰蹇便是處蹇之道困便是處困之道道无時不可行

廬山李氏曰震坎艮相遇爲蹇解而坎常在焉二卦皆以坎爲義艮下坎上則是止乎險中故爲蹇坎下震上則是動而出乎險中故爲解命名大率以出險與不出險爲義也又曰坎配諸卦凡十有四大半皆險難之詞其間遇難而无救者无如困遇難而不行者莫如蹇蓋困則有澤而无水之象蹇則具天下山川之至險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王註]西南地也東北山也以難之平則難解以難之山則道窮利見大人往則濟也又皆當位各履其正居難履正正邦之道也正道未否難由正濟故貞吉也遇難失正吉可得乎

[程傳]西南坤方坤地也體順而易東北艮方艮山也體止而險在蹇難之時利於順處平易之地不利止於危險也處順易則難可紓止於險則難益甚矣蹇難之時必有聖賢之人則能濟天下之難故利見大人也濟難者必以正大之道而堅固其守故貞則吉也凡處難者必在乎守貞正設使難不解不失正德是以吉也若遇難而不能固其守入於邪濫雖使苟免亦惡德也知義命者不爲也

[本義]蹇難也足不能進行之難也爲卦艮下坎上見險而止故爲蹇西南平易東北險阻又艮方也方在蹇中不宜走險又卦自小過而來陽進則往居五而得中退則入於艮而不進故其占曰利西南不利東北當蹇之時必見大人然後可以濟難又必守正然後得吉而卦之九五剛健中正有大人之象自二以上五爻皆得正位則又貞之義也故其占又曰利見大人貞吉蓋見險者貴於能止而又不可終於止處險者利於進而不可失其正也

朱子曰艮下坎上其卦爲蹇蹇難也西南陰方平易之地東北陽方險阻之處當蹇之時利趨平易而不利走險阻又利見大人以濟蹇而守正則吉故筮得此卦其占如此蹇利西南是說坤卦分曉但不知從何插入這坤卦來此須是箇變例聖人到這裏看見得有箇做坤底道理大率陽卦多自陰來陰卦多自陽來震是坤第一畫變坎是第二畫變艮是第三畫變易之取象不曾確定了他據卦體艮下坎上无坤而繫辭言地者往往只取坎中爻變變則爲坤矣

進齋徐氏曰卦合艮坎而爲蹇坎北方也艮東北方也而乃利西南不利東北何邪蓋處蹇難之時當適他方所以利於坤西南之平易也不當止於危險之地所以不利於坎艮東北之險阻也大人指九五也當蹇厄之時利見大德之人以濟大蹇之難難由正濟故曰貞吉處難失正其能吉乎

雙湖胡氏曰蹇卦无西南文王姑即東北對方言之不必卦內有

西南也。

【雙峯胡氏曰】屯困蹇同爲難。人屯之初爲難方微而未深。困之爲難絕援而難救。蹇之爲難遇險而不進。蓋前有水之陷後有山之阻足不能進行之難也。坤西南艮東北。坤言西南得朋是矣。又言東北喪朋。艮與坤對也。蹇下艮言不利東北是矣。又言利西南取坤與艮對也。蓋以對待言則此爲得彼爲喪。此爲不利知彼爲利。蹇難之時去難爲利處蹇不可无其人。故以見五爲利。處蹇不可无其道。故以蹇難而不失其正者爲吉。

【蒙引】見險而止謂之蹇。而自利西南以下則皆言所以處險之道也。本義所謂見險者貴於能止。此句在蹇字內取出其曰不可終

於止者則所以起下爻言必思所以處之也。而處之之道則利往西南不利往東北見大人而後利貞而後吉。只是相因說去。不是見險者是一人處險者又是一人。見險而止乃爲蹇。不是見險便爲蹇也。○或以利西南不利東北爲貴於能止。蓋泥本義不宜走險之句而失之。不知既曰利西南便是向西南方去矣。安在其爲止。○不必拘於西南東北。但險阻處便是東北平易處便是西南。不可泥於地。文王繫詞亦僅取其大勢有險阻平易之分耳。○東北險阻又艮方也。不可謂東與北西與南只是東北一隅西南一隅。方與本義又艮方也一句合。必見大人然後可以濟難有所依也。又必守正然後得吉。不然則不順理而妄爲求以出險適以益其險耳。○本義方在險中不宜走險。是以理言利西南不利東北也。又卦自小過而來云云是以卦變言利西南不利東北也。○本義當蹇之時必見大人然後可以濟難。又必守正然後得吉。是以理言利見大人貞吉也。而卦之九五以下云云又以卦體言利見大人貞吉也。蓋據理言本是如此。而卦中又自具有此義。此法可通用以看六十四卦。

【存疑】卦名爲蹇取卦德見險而止之象。凡人之居於險阻而不得有行者皆是。○利見大人占者若是在下之人則大人當兼德位說。若是在上之人則大人專以德言。如劉先主之於孔明。唐肅宗之於郭子儀也。

【[illegible]】利西南云云示所向也。利見大人於人求濟也。貞吉自守以正也。處險之道不過如此。○朱子坎變爲地之說不必用。雙湖說

好

讀文王繫蹇彖辭曰。蹇者世運艱難之會。固不宜輕進。然亦豈可中止而不思所以濟之乎。故必所據得其地。所遇得其人。而行事又皆出於至正。乃庶幾其有濟。如平易通達之地則西南也。利於往。以資其形勢之便。險阻艱難之地則東北也。不利於往。以失其進退之機也。然撥亂不得其人不又病於无主乎。必於大人而見之。德望可以繫人心。謀猷可以匡多難。利何如也。然施爲或失其正。又何以濟蹇乎。必以正道行之。不僥倖以圖成。蹇方可濟而吉也。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孔疏】釋卦名也。蹇者有難而不進。能止而不犯。故就二體有險有

止以釋蹇名坎在其外是險在前也有險在前所以爲難若冒險
而行或雖其害艮居其內止而不往相時而動非知不能故曰見
險而能止知矣哉也
程傳蹇難也蹇之爲難如乾之爲健若易之爲難則義有未足蹇
有險阻之義屯亦難也困亦難也同爲難而義則異屯者始難而
未得通困者力之窮蹇乃險阻艱難之義各不同也險在前也坎
險在前下止而不得進故爲蹇見險而能止以卦才言處蹇之
道也上險而下止見險而能止也犯險而進則有悔咎故美其能
止爲知也方蹇難之時唯能止爲善故諸爻除五與二外皆以往
爲失來爲得也
本義以卦德釋卦名義而贊其美

市溪張氏曰蹇之所以爲難者以其險之在前也見坎險之難而
明艮止之義非智者孰能識之
雲峯胡氏曰蹇上下體易則爲蒙蒙曰險而止止於外也蹇曰見
險而止止於內也內險莫能安外止莫能進所以爲蒙見外之險
而內能止所以爲知知者蒙之反也
蒙引險在前也說上坎見險而能止說下艮以見名卦之義智矣
哉總承上二句贊之也不可以險在前也只帶蹇難也讀蹇難也
是訓其義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是申其義
存疑言蹇之義難也卦之所以爲蹇者蓋此卦之德坎爲險而居
平上險在前也艮爲止而居平下見險而能止也見險而能止則
不陷於險矣其知大矣哉見險而止與能止不同見險而止是勢

不得不止止不在我也能止是可止而止止在我也加一能字所
以贊其知也
丟疑人多冒險求濟能止最是難的玩一能字見他人不能意蹇
貴能齊以能止爲知者何唯止爲能進也
按能字當重讀
講孔子釋彖辭曰卦名爲蹇者險難之義也坎之德爲險而在其
上是險在前也艮之德爲止而在其下是見險能止也見險而
能止是深明利害之勢熟察安危之機者不其知矣哉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
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孔疏蹇利西南往得中也者之於平易救難之理故云往得中也

不利東北其道窮者之於險阻更益其難其道彌窮故曰其道窮
也 解利西南二句
程傳蹇之時利於處平易西南坤方爲順易東北艮方爲險阻九
上居五而得中正之位是往而得平易之地故爲利也五居坎險
之中而謂之平易者蓋卦本坤由五往而成坎故但取往而得中
不取成坎之義也方蹇而又止危險之地則蹇益甚矣故不利東
北其道窮也謂蹇之極也
按孔疏得中只就理說程傳以卦變言仍是乾坤變六子之法
蒙引陽進而得中是進而得其所安也有平易之義故曰利西南
存疑以此卦之變陽自四進而居五得上體之中是平易之地也
按蒙存是從本義小過變蹇之說

【彖引】又云其道窮也亦以卦變言退入於艮艮位東北險阻之方也入於艮則陷於險矣故其道窮而不利道字不可指爲道路

【存疑】不利東北者以此卦之變九三退則入於艮而不進艮方是其所忌也故其道窮而不利也○九三非卦變亦謂之變卦者因四進居五而得中也

【圖】如此說卦變似更无謂

【孔疏】利見大人往有功也者往見大人必能除難故曰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者二三四五爻皆當位所以得正而吉故曰當位貞吉也以正邦也者居難守正正邦之道故曰以正邦也解利見二句、

【程傳】蹇難之時非聖賢不能濟天下之蹇故利於見大人也大人當位則成濟蹇之功矣往而有功也能濟天下之蹇者惟正大之道夫子又取卦才而言蹇之諸爻除初外餘皆當正位故爲貞正而吉也初六雖以陰居陽而處下亦陰之正也以如此正道正其邦可以濟於蹇矣

【彖引】須依本義做本卦體以釋之云利見大人者蓋以卦體觀之九五剛健中正大人也往而依之則蹇可濟而有功矣○卦體自二以上皆當位所以爲貞吉夫唯貞吉則邦可以正之矣此猶所謂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之皆從大處置議論○或謂正邦正是吉處恐非也蓋釋貞吉之義已在當位二字上了不可又以當位釋貞正邦釋吉

【存疑】彖引云功有功是本卦體有大人之象若作虛說則下文貞

吉邦是本卦體今但得依其說○卦爻陽則居陽陰則居陰而各當其位正之義也故能貞則可以濟蹇而得吉又由是可以正邦不但濟險而已也正邦又是推出一步

【圖】當位可說卦體而利見句亦似強合

【孔疏】能於蹇難之時建立其功用以濟世者非小人之所能故曰蹇之時用大矣哉也解時用句、

【程傳】處蹇之時濟蹇之道其用至大故云大矣哉天下之難豈易平也非聖賢不能其用可謂大矣順時而處量險而行從平易之道由至正之理乃蹇之時用也

【雲峯胡氏曰】坎睽蹇皆非順境夫子以爲雖此亦有可用者故皆極言贊之但坎睽釋卦辭後復從天地人物極言之以贊其大蹇則釋卦辭以贊之而已蓋上文所謂往得中有功正邦即其用之大者也

【彖引】承上文言往西南不往東北又必見大人又必得正然後爲得處蹇之道而蹇庶乎其有濟此蹇之時用所以爲大也

【本義】以卦變卦體釋卦辭而贊其時用之大也

【圖】此處卦變卦體甚難貼合看來只是釋卦辭耳往得中不言卦變有孔疏可據利見之與當位亦僅有卦體之意不如就道理上申明卦辭爲不費力

【蠡測】往得中不是得坤體之中蹇時以入平易爲得中作宜字看與窮字相反

【集解】道即濟蹇之道

【困疑】用不是功用言所用也
【講】詞曰利西南者卦變自小過來陽往居五而得中是進而得安故利不利東北者東北乃險阻之方居之則難益甚而其道窮也故不利又曰利見大人者卦體九五爲剛健中正之大人往見之則可以濟蹇而有功也又曰貞吉者卦自二以上五爻皆當位得正人能正則德化之所薰蒸風聲之所感動邦亦以之正矣有不吉乎合而觀之必往西南必見大人必守其正皆蹇時所當用者非此无以成濟蹇之功蹇之時用豈不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正義】山上有水蹇難之象除難莫若反身修德

孔疏山者是巖險水是阻難水積山上彌益危難故曰山上有水蹇○蹇難之時未可以進惟宜反求諸身自修其德道成德立方能濟險故曰君子以反身修德也

【程傳】山之峻阻上復有水坎水爲險陷之象上下險阻故爲蹇也君子觀蹇難之象而以反身修德君子之遇艱阻必反求諸己而益自修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故遇艱蹇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是反身也有所未善則改之无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君子修德以俟時而已

【或問】蹇與困相似君子致命遂志與君子反身修德亦一般朱子曰不然澤无水困是盡乾燥處困之極事无可爲者故只得致命遂志若山上有水蹇則猶可進步如山上之泉曲折多艱阻然猶可行故教以反身修德豈可與困爲比只觀澤无水困與山上有

水蹇兩句便全然不同

【隨】山上有水非必山頂山半亦山上也故朱子云猶可進步

【雙湖胡氏曰】反身即思不出其位之義艮象也修德即常德行之義坎象也坎在艮下爲蒙而稱君子以果行育德坎在艮上爲蹇而稱君子以反身修德蓋反身如山不動而修德如水滋潤乎山之象也

【中溪張氏曰】山上有水者澗谷之泉上石礙而止之不能流行其象爲蹇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此君子所以反身修德耳

【蒙引】山本峻阻上復有水難以進步蹇之象也反身修德濟蹇之道也反身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修德是有則改之无則加勉如是將見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蹇其有不濟乎蓋行有不得處便是蹇反身修德義相連

【隨】反身以修德是一事反身即孟子反求諸己而反仁反敬即所以修德人愛人答即可以濟蹇反身配艮修德配坎之說未必只取濟蹇大義不必比擬中溪說似是水行蹇亦非

【困疑】此就濟險推本於身說世路有巇嶮總由吾身有缺陷故必反照此身受蹇何在即知此身去蹇何在一修德而身險乎世險亦平初非兩截

【講】孔子釋大象曰山既峻阻上復有水行不能進蹇之象也君子以行有不得吾身之蹇也實由德之不修致之必反之於身以修其德焉或省察於念慮之微或體驗於躬行之際如是則德

子於人行无不得而吾身之蹇濟矣

往蹇來譽

[疏]初六處蹇之初往則遇難來則得譽初居艮始是能見險而止見險不往則是來而得譽故曰往蹇來譽

[程傳]六居蹇之初往進則益入於蹇往蹇也當蹇之時以陰柔无援而進其蹇可知來者對往之辭上進則爲往不進則爲來止而不進是有見幾知時之美來則有譽也

[本義]往遇險來得譽

[或問]往蹇來譽朱子曰來往二字唯程傳言上進則爲往不進則爲來說得極好今人或謂六四往蹇來連是來就三九三往蹇來反是來就二上六往蹇來碩是來就五亦說得通但初六來譽則

位居最下无可來之地其說不得通矣故不若程傳好只是不往爲往耳不往者守而不進故不進則爲來

[沙隨程氏曰]六非濟蹇之才初非濟蹇之位往則犯難來則獲見險能止之譽

[雲峯胡氏曰]六爻除二五外皆貴於見險而止故曰往而進則蹇來而止則不蹇譽反連碩四字不同各有攸當初位卑分微未能有譽故聖人特許其來則譽也

[隆山李氏曰]古人生居亂世无官守言責者類皆高蹈隱淪以待天下之清卒之身名俱高傳播萬世夫是之謂往蹇來譽與夫履富貴而蹈危機以致名位俱仆爲後代之指笑者有間哉

[蒙引]初六爻辭只是以蹇之時論不必拘於卦體本義全无一字

改卦體待以也

[講]周公繫初爻曰凡遇蹇者固貴於濟尤貴於識時初六當蹇之時往則益入於蹇若不往而來則見險能止明哲之譽歸之矣在古者之自審耳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孔疏]宜待者既往則遇蹇宜止以待時也

[程傳]方蹇之初進則益蹇時之未可進也故宜見機而止以待時可行而後行也諸爻皆蹇往而善來然則无出蹇之義乎曰在蹇而往則蹇也蹇終則變矣故上已有碩義

[存疑]此發明來譽之意謂初六往蹇來譽之時非謂勿往也謂宜待時而往也无夫子此說初幾爲无用之廢人矣

[課解]余南湖云玩宜待之辭有終濟之意在

[困疑]曰宜待見不待非宜也

[講]孔子釋初象曰初六往蹇來譽者豈終於不往哉當蹇之時宜於自止以待時之可進而進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王註]處難之時履當其位居不失中以應於五不以五在難中私身遠害執心不回志匡王室者也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履中行義以存其上處蹇以此未見其尤也

[孔疏]王謂五也臣謂二也

[程傳]二以中正之德居艮體止於中正者也與五相應是中正之人爲中正之君所信任故謂之王臣雖上下同志而五方在大蹇

之中致力於蹇難之時其艱蹇至甚故爲蹇於蹇也二雖中正以陰柔之才豈易勝其任所以蹇於蹇也志在濟君於蹇難之中其蹇蹇者非爲身之故也雖使不勝志義可嘉故稱其忠藎不爲已也然其才不足以濟蹇也小可濟則聖人當盛稱以爲勸矣

【本義】柔順中正正應在上而在險中故蹇而又蹇以求濟之非以其身之故也不言吉凶者占者但當鞠躬盡力而已至於成敗利鈍則非所論也

【節齋蔡氏】曰王臣爲五之臣也蹇蹇入難之深也匪躬之故爲王之事也

【雲峯胡氏】曰凡二者皆王臣而蹇獨稱之者平時未足以見臣節蹇之時方見之五位蹇中王之蹇也主憂臣辱亦二之蹇也他爻或其往蹇二應五故稱其蹇蹇事君能致其身者也

【蒙引】六二柔順中正是個精忠盡節之臣正應在上而在險中君在難也君臣之義休戚共之故六二不避萬死一生之難以求濟之是爲王臣之蹇而又蹇者也而其所以蹇而又蹇者則初非以身之故也

【存疑】匪躬之故是言不爲一身之謀蒙引云所以蹇而又蹇者初非以其身之故似是又疑爲一身謀方爾蹇蹇故如此解之似乎不通世豈有爲身謀而蹇蹇者耶其爲身謀而不蹇蹇者皆是也

【通典】匪躬之故原其心也其心以爲臣道所當然非以其身之故也

【[illegible]】去疑云就王臣之心蹇言莫作世蹇說此心蹇而又蹇有不以躬之故而少易其念也此新說不可用時講或作不爲身之干譽謀寵稍順然細玩語氣只是以匪爲身見得是爲君也不用添設字面更妥

【講】周公繫二爻曰六二柔順中正上應九五精白盡節之臣也九五在蹇中是主憂臣辱之日鞠躬盡瘁不避艱險以求濟之是王臣之蹇而又蹇者也要其所以爲此者但知盡吾分之當爲非干譽謀寵而爲一身之故也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程傳】雖艱厄於蹇時然其志在濟君難雖未成功然終无過尤也聖人取其志義而謂其无尤所以勸忠藎也

【本義】事雖不濟亦无可尤

【誠齋楊氏】曰蹇蹇者多難而非一難也大臣犯天下難而捐軀以求濟何尤之有然以六二之匪躬而不聞濟難何耶蓋捐軀在志濟難在才六二陰柔短於才也聖人不尤之者亮其志而恕其才也

【胡氏】曰初六以不往爲有譽六二以匪躬爲无尤有位无位之間耳

【蒙引】言王臣之蹇蹇其濟不濟未可知縱是不濟亦終无可尤也此即大過上六之凶无咎

【淺】本義雖字宜玩極言之也於事未定是不濟

【困疑】終猶言到底也終无尤是推其心乃深許之之詞終字宜玩

【[illegible]】孔子釋二象曰二王臣蹇蹇其濟不濟固未可知縱使不濟而

其心已盡到底是精忠之臣而无可尤也

九三往蹇來反

[正義]進則入險來則得位故曰往蹇來反爲下卦之主是內之所恃也

[程傳]九三以剛居正處下體之上當蹇之時在下者皆柔必依於三是爲下所附者也三與上爲正應上陰柔而无位不足以爲援故上往則蹇也來下來也反還歸也三爲下二陰所喜故來爲反其所也稍安之地也

[本義]反就二陰得其所安

[白雲郭氏]曰反者既往復反之辭

[雲峯胡氏]曰反身爲背艮象故爻曰來反象亦曰反身九居三是

居其本位反如返故鄉歸故廬來而得其所安下有二陰就之愈安矣

[案引]九三當蹇既與初六无異而又不在王臣之位所謂无官守言責而進退綽綽者但遭時之援亂耳故周公繫辭云往則蹇惟當來反以就二陰反就二陰得所安矣二陰兼初與二言

[按]來反二字固是一意然反字有味當是來歸本家之義便見其得所安

[諺]周公繫三爻曰九三陽剛本可濟蹇但逼近於險非過剛者所能濟往則入於蹇无益也初二二陰皆附於三惟來而反就二陰則可以得其所安矣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孔疏]內卦三爻惟九三一陽居二陰之上

[程傳]內在下之陰也方蹇之時陰柔不能自立故皆附於九三之陽而喜愛之九之處三在蹇爲得其所也處蹇而得下之心可以求安故以來爲反猶春秋之言歸也

[潘氏]曰往則入險不如反乎內也內二陰樂於從陽故喜也

[案引]三之反就二陰而得其所安者蓋以下二陰樂得九三之陽而與之相依此所以得其所安也若无二陰可就或二陰不樂得之則何以爲安故象傳曰內喜之也明其來反之得所安也象傳此句誠不虛下本義得其所安之句實總此

[要旨]聖人原二陰之喜心正以欲九三之速反

[講]孔子釋三象曰三往則遇蹇必反就二陰者以內之二陰樂得

而與之相依此三所以得安也

六四往蹇來連

[按]孔疏以連爲難與程傳不同

[程傳]往則益入於坎險之深往蹇也居蹇難之時同處艱厄者其志不謀而同也又四居上位而與在下者同其得位之正又與三相比相親者也二與初同類相與者也是與下同志衆所從附也故曰來連來則與在下之衆相連合也能與衆合得處蹇之道也

[本義]連與九三合力以濟

[蓮齋徐氏]曰六四近君往從乎五則陰柔不足以濟五之蹇惟下連九三牽引以進乃克有濟

[雲峯胡氏]曰連牽連九三也上卦坎四往則陷於險來則與三蹇

連可以濟險四與三柔上剛下有連象

[蒙引]四之時方蹇且才弱自往則蹇矣下有九三之剛惟連之以共濟可也故象傳曰當位實也正指九三來連與來反不同來連將以進也來反只是退此又上下體之別不可不知一說四與初三爻義又畧不同者蓋初三在險之外故但曰來譽來反而已非必期於濟也四則入於險矣故爲四謀又當如此

[存疑]六四位近九五乃近君大臣三居下體无位是不當事任之人聖人不許三而許四又並三而許之者四居可爲之位其勢足以有爲三居无位之地自不能爲必待四之連引然後足以有濟爾

[附]程傳兼初二言之本義只言連三三无位自不能爲一階可

不用進齋作近君說好

[語類]周公繫四爻曰四陰柔非濟蹇之才九三陽剛在下可依也故四若往非惟不足以濟適以益其蹇耳必來連於九三資其才力以共濟庶可成功也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程傳]四當蹇之時居上位不往而來與下同志固足以得衆矣又以陰居陰爲得其實以誠實與下故能連合而下之二三亦各得其實初以陰居下亦其實也當同患之時相交以實其合可知故來而連者當位以實也處蹇難非誠實何以濟當位不曰正而曰實上下之交主於誠實用各有其所也

[雲峯胡氏曰]六四陰也而曰當位實者四來連三以三之陽當位實四陰虛以連三之陽實合力以濟

[蔡氏曰]六四居二陽之間求之已者雖謂之陰而當位實者以陰比於陽也易之爲義以得陽爲實以失陽爲虛如翩翩不富皆失實者无陽故爾

[存疑]此明來連意當位指六居四實指九三言四以六居四爲得其正九三陽爻爲實以六四之正而遇九三之實所以爲來連以共濟也

[按]此將當位屬四實屬三文義未妥不如依雲峯當位實但屬三爻以見四之當連

[語類]孔子釋四象曰六四所以往則蹇而必連九三者蓋九三以陽居陽位得其當而有濟蹇之實德故來以連之可共濟也

九五大蹇朋來

[王註]處難之時獨在險中難之大者也故曰大蹇然居不失正履不失中執德之長不改其節如此則同志者集而至矣故曰朋來也

[程傳]五居君位而在蹇難之中是天下之大蹇也當蹇而又在險中亦爲大蹇大蹇之時而二在下以中正相應是其朋助之來也方天下之蹇而得中正之臣相輔其助豈小也得朋來而无吉何也曰未足以濟蹇也以剛陽中正之君而方在大蹇之中非得剛陽中正之臣相輔之不能濟天下之蹇也二之中正固有助矣欲以陰柔之助濟天下之難非所能也自古聖王濟天下之蹇未有不由賢聖之臣以爲之助者湯武得伊呂是也中常之君得剛明

之臣而能濟大難者則有矣劉禪之孔明唐肅宗之郭子儀德宗之李晟是也雖賢明之君苟无其臣則不能濟於難也故凡六居五九居二者則多由助而有功蒙泰之類是也九居五六居二則其功多不足屯否之類是也蓋臣賢於君則輔君以君所不能臣不及君則贊助之而已故不能成大功也

【本義】大蹇者非常之蹇也九五居尊而有剛健中正之德必有朋來而助之者占者有是德則有是助矣

【或問】蹇九五何故爲大蹇朱子曰五是爲蹇主凡人臣之蹇只是一事至大蹇須人主當之○問大蹇朋來之義曰處九五尊位而居蹇之中所以爲大蹇所謂遺大投艱於朕身人君當此之時須屈羣策用羣力乃可濟也

【滄川毛氏曰】禍亂天所以開聖人也九五德正而位尊立乎險中以合天下使天下之有志者朋來而取節於我是故自我言之所謂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自朋來者言之所謂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然則九五陷坎險之中所以爲蹇也而其位則君也治蹇者也以治蹇之主而居至險之中此所以撥亂反正乘危致安也歟

【中溪張氏曰】九五以陽剛而陷於坎中是遺大投艱於朕身夫豈小蹇也哉斯時也正望羣賢之來出其險以援其禍幸而下有六二柔順之大臣爲之正應必能朋合來譽來反來連來碩之才翕然而至與同心協力共濟九五大蹇之難苟非二居下體之中能盡匪躬之節又安能朋合衆賢于于而來哉

按中溪添出六二朋合衆爻一層然以六二爲主是合傳義爲說

【折中曰】諸爻皆以來爲言與朋來之來異諸爻之來自外反內也朋來之來自下趨五也

【蒙引】他爻之蹇只是蹇耳九五君位其蹇也國家治亂所關宗社存亡所係又非他人蹇之比故爲大蹇謂非常之蹇也然以其居尊位而有剛健中正之德足以致天下之賢俊故必有朋來而助之者將見智者獻其謀勇者效其力而蹇之濟也不難矣不言吉者猶未離乎蹇也○賢也而謂之朋蓋以其同心同德而云也

【存疑】九五與六二爲應六二是匪躬之臣本義不取與五共濟而取諸朋來者蓋九五之大蹇非一人之力所能濟二之陰柔又難與共濟五之中節又足以廣致天下之羣賢故濟蹇不无望于六二而取於羣朋者此也

【困疑】自分定曰臣自德同曰朋朋來見五之能來之也

【隨】本義剛健中正之德預透下中節意且宜含蓄朋來不指定二欲見其多中溪合衆爻說可用然朋合非正解明自是爲五之朋

【愚】周公繫五爻曰九五當蹇之時爲蹇之主乃國家安危之關宗社存亡之係而莫大之蹇也幸九五於此有朋來而助之智者獻其謀勇者效其力而蹇可濟矣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按孔疏得位履中不易其節將中節分二意程傳謂中正之節是合看

按程傳朋者其朋類也五有中正之德而二亦中正雖大蹇之時不

失其守蹇於蹇以相應助是以中正之節也

潘氏曰五君位也而在坎中蹇孰大焉然動而不失中正之節故能感其朋之來以共成正邦之功也

蒙引中節指五言不曰中行曰中正又不曰道曰德而獨曰節者以在蹇中言也中節畢竟只是中德但以在蹇而易其名耳

困疑見於平時爲德見於蹇時則爲節此中不緣蹇始有而此節必待蹇始見耳

妙凡言節者皆事勢難爲而不改其志此爻志在濟蹇而不避其難故謂之節而无非出於中正也

講孔子釋五象曰五之大蹇朋來者以其當蹇而有剛健中正之德志操不移信義愈篤自足以鼓舞忠義之士而起其來助之心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孫註疏以碩爲志大得程傳以碩爲寬大本義謂大功

瞬陽六以陰柔居蹇之極冐極險而往所以蹇也不往而來從五求三得剛陽之助是以碩也蹇之道厄塞窮蹙碩大也寬裕之稱來則寬大其蹇紓矣蹇之極有出蹇之道上六以陰柔故不得出得剛陽之助可以紓蹇而已在蹇極之時得紓則爲吉矣非剛陽中正豈能出乎蹇也利見大人蹇極之時見大德之人則能有濟於蹇也大人謂五以相比發此義五剛陽中正而居君位大人也在五不言其濟蹇之功而上六利見之何也曰在五不言以其居坎險之中无剛陽之助故无能濟蹇之義在上六蹇極而見大德

之人則能濟於蹇故爲利也各爻取義不同如屯初九之志正而於六二則目之爲寇也諸爻皆不言吉上獨言吉者諸爻皆得正各有所善然皆未能出於蹇故未足爲吉惟上處蹇極而得寬裕乃爲吉也

物程說從五是矣求三一層似多

本義已在卦極往无所之益以蹇耳來就九五與之濟蹇則有碩大之功大人指九五曉占者宜如是也

朱子曰諸爻皆不言吉蓋未離乎蹇中也至上六往蹇來碩吉却是蹇極有可濟之理旣是不往惟守於蹇則必見九五之大人與共濟蹇而有碩大之功矣

雲峯胡氏曰剥上九陽稱碩果蹇上六從五之陽故亦曰碩碩以功之大言大人以德之大言

平菴項氏曰上六之往猶初六之來上六本无所往特以不來爲往耳初六本无所來特以不往爲來耳

靈溪王氏曰大蹇至上六始爲吉者以謂蹇至此極物極則反蹇極必通也

蒙引上六已在卦極蹇之極似可濟矣而乃益以蹇者何歟是意恐是亦以才弱之故故令來就九五如六四則令來就九三陰必附陽也夫以其才之弱而當夫蹇之極若使自往益以蹇耳

存疑本義之來就九五就象上解又云利見大人指九五就占上說

按平菴以不來爲往極貼切人皆疑本義往无所之益以蹇二句

只玩平巷不來爲往便明蓋謂來就九五則有大功不來就九五則仍有蹇難往字虛帶可耳吉字承來碩可見往蹇非與來碩乎說也

【案】碩吉即在碩內看出无所層下利見句正明所以碩吉之意

【講】周公繫上爻曰上六居蹇之極有將濟之機而時可爲矣苟以時之可爲欲自往以求濟不得濟蹇之主而奉之則无以成功蹇將益甚惟能來就九五則有碩大之功而吉矣蓋九五德位兼隆之大人也見而附之則憂時立功之念獲伸而撥亂反正之猷可展此見之爲利所以來碩而吉也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發】註疏以內爲應三以貴爲陽而亦未明指五

【程傳】上六應三而從五志在內也蹇既極而有助是以碩而吉也六以陰柔當蹇之極密近剛陽中正之君自然其志從附以求自濟故利見大人謂從九五之貴也所以云從貴恐人不知大人爲指五也

【發】程傳以內爲應三從五而大人專指五似不歸一不如將內亦指五不言應三爲捷

【蔡】氏曰內以五之位言貴以五之德言以位則上不當往於外而當來於內以德則五有大人之德居大人之位此其可貴也

【蒙引】志在內謂來就九五也本義亦憑此一句釋爻辭以所以也不必推本說

【存疑】志在內雖有所指而未明言其爲五以從貴始明言之也

【發】時講或以內爲海內支離之甚又或分貴爲位之貴德之貴自屬位而德在其中

【講】孔子釋上象曰上之往蹇來碩者以志在附內之九五而圖濟蹇之功也利見大人者九五德位兼隆爲至貴之大人從之而蹇可濟豈不利見乎

【晉建安邱氏曰】蹇難也詳六爻之義則處蹇者五也五在坎中需衆爻以出險故大蹇朋來蹇其蹇者二也二與五應與君同患難者故王臣蹇蹇除四爻雖亦處蹇以不任濟蹇之責是以喜來而惡往故爻以往來爲辭然諸爻中惟三有剛實之才可以濟難以與五非近非應不能從五唯反而就二則可與之同往而濟君之蹇故爻言其來反而象以內喜釋之言二亦喜三之來也在四而言來連者比三也故象稱其當位實在上而言來碩者應三也故象稱其志在內蓋當蹇之世五方待三之來者也三來則衆爻俱來而蹇可濟矣獨初六才柔位卑未能有爲故以來譽勉之此蹇六爻之大旨也

【發】邱氏說與今講不盡同

【集解】需蹇二卦皆坎險在前以乾臨之則貴於能需以艮臨之則貴於能止見險能止誠非智者不能然見險而止者時也不容終止者勢也而其道則莫要於貞卦中四爻聖人皆不許其往而惟予其來蓋賴柔以濟三之貞則在反賴剛以濟四之貞則在連也時未可爲初以宜待爲貞君當利見上以從貴爲貞大蹇在五貞貴需于衆也二爲王臣蹇蹇匪躬孰有如其貞者雖云當位貞吉

要未有合貞而能得濟蹇之道者

曰講解義蹇之爲卦聖人所以教人濟難也見險而止固爲審時觀變然禍患之作天所以開聖人誠能擇地擇人正名仗義事亦何不可爲者故彖辭曰利曰吉而彖傳備言時用之大爲濟蹇之人勸也但彖傳於既止之後策其奮往故一則曰往得中再則曰往有功而六爻則於往多戒辭於來多幸辭蓋庸懦者遇險輙畏非往无以振因循躁動者冒險妄爲非來无以需時會沉潛之智與果斷之勇非有二也而要之來非止而不往方且博求才俊聯情合勢以濟艱難故爻自初二以上不曰來反則曰來連不曰朋來則曰來碩與彖傳利見大人之吉實相發明云

揔二陽四陰之卦濟蹇貴於陽剛三五皆可有爲而五居尊位自是一卦之主卦名是見險而止而卦辭則皆言處蹇之道求其有濟非終止也擇地而蹈得人而依動皆以正處蹇之道盡是矣大象補出反身修德以挈其要不專爲處蹇言而處蹇亦不外是初未涉蹇中明宜待之意所謂見險而能止也然非終止二臣道宜盡匪躬之誼三之反與初不同所以固結人心而求濟也四之連則又仗三以共濟五之大蹇濟蹇之主諸爻皆朋來之助所謂大人也所以能正邦也上蹇極得迺從五成碩大之功於此言利見大人則下四爻之利見大人可知矣○當位貞吉本義謂自二以上五爻皆正其意以四之當位實屬之三故欲泛說當位愚玩彖傳文義當位與大人句相連似俱屬五五君位故以正邦係之若謂二以上得正則獨遺初於貞吉之外而正邦屬之二以上五爻君臣並言亦似未妥觀程傳四以陰居陰誠實於下則當位實屬三非无說也然此爻即依本義屬之三而當位正邦終以屬五爲是隨文爲解庶幾无礙

解䷧

程傳解序卦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物无終難之理難極則必散解者散也所以次蹇也爲卦震上坎下震動也坎險也動於險外出乎險也故爲患難解散之象又震爲雷坎爲雨雷雨之作蓋陰陽交感和暢而緩散故爲解解者天下患難解散之時也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孔疏解者卦名也然解有兩音一音古買反一音諧買反解謂解難之初解謂既解之後彖稱動而免乎險明非救難之時故先儒皆讀爲解序卦云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然則解者險難解釋物情舒緩故爲解也

翼王註以西南爲衆利西南謂利於衆是照彖傳說

孔疏若无難可往則以速赴爲善故云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設此誡者褚氏云世有无事求功故誡以无難宜靜亦有待敗乃救故誡以有難須速也

程傳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濟以寬大簡易乃其宜也如是則人心懷而安之故利於西南也湯除桀之虐而以寬治武王誅紂之暴而反商政皆從寬易也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无所往謂天下之難已解散无所爲也有攸往謂尚有所當解之事也夫天下國家必紀綱法度廢亂而後禍患生聖人既解其難而安平无事矣是无所往也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天下之吉也其發語辭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爲也既安定則爲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爲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有攸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爲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爲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

翼程傳利西南无所往有攸往俱作借意不貼定講而无所以下是用註疏之說

本義解難之散也居險能動則出於險之外矣解之象也難之既解利於平易安靜不欲久爲煩擾且其卦自升來三往居四入於坤體二居其所而又得中故利於西南平易之地若无所往則宜來復其所而安靜若尚有所往則宜早往早復不可久煩擾也

雲峯胡氏曰蹇解西南皆取後天對待蹇下體艮東北隅與西南對解二體坎震震東坎北亦與西南對蹇未解且利西南既解可知矣蹇言不利東北解不言者蹇方止於險中故言利平易不利險阻解已出險外故但言平易之利不言險阻之不利大抵解之時以平易爲利略有苛急即非利以安靜爲吉久爲煩擾即非吉本義曰若无所往則宜來復其所而安靜是以安靜爲吉也曰若有所往則宜早往早復不可久爲煩擾亦以安靜爲吉也本義兩若字未定之辭顧其時何如耳然其吉也則皆在於來復而已

蒙引居險能動則非惟不陷於險而又能出乎險之外矣故爲解本義難之既解利於平易安靜不欲久爲煩擾蓋難之既解乃

否極泰來之初正當培養生理於凋瘵之餘保全元氣於方復之日故利在平易安靜不欲久爲煩擾平易指西南安靜指无所往其來復吉不欲久爲煩擾指有攸往夙吉。利西南但居易而不行險皆是。本義若无所往則宜來復其所而安靜旣无所往又何有於來復或謂前日有難而不得安其所今難解矣始得安於其所是爲來復也愚以爲據往蹇來與例則但不能往即爲來況復字尤爲穩當。有攸往无所往只是泛說難後安得全无所事故云云。有攸往夙吉或謂尚有所往是言難猶有未盡解者若果難猶有未盡解則恐由不得我早往早復早往固然矣欲早復得乎蓋欲早復則不免於留聚而養亂若不早復則又不免於久爲煩擾此可見有所往无所往俱爲難旣解之後事俱泛說爲是也

存疑天下之難旣解國家之元氣方復闔闢之生意方蘇正當培養之時也必當掃去煩苛嚴急而存寬大簡易之政然後人心懷而安之故利於西南也若方隅寧謐而无意外之警是无所往也即當來復其所而安靜歸將於朝歸兵於野與斯民相安於无事之天如是則不滋變生矣若生釁禍而吉可得矣如或事變生於意外風波起於旦夕是有所往也則宜早往早復兵不再籍役不三載速收平定之功如是則不養釁醞禍國家治安而吉可得矣

經傳謂无所往是天下之難已解有攸往是當解而未盡者蒙引謂只當泛說難後安得蓋无事看來蒙引爲是當從

按本義三往居四入於坤體貼利西南漸二居其所而又得中貼无所往以下講。本義以西南爲平易謂難解之後當如此此從程傳說也難已解矣則下面无所往有攸往自是泛說豈得復云救難乎來復意主安靜而早往早復亦不久爲煩擾早復二字補得好舊說但言往不言復意未完也

蒙說西南平易的象就政事說夙即夙夜的夙吉俱就安靜的福吉只一利西南便是來復了下是設詞以明利西南之義當遞重有攸往邊着无所往即如其安靜而吉縱有所往必夙亦依舊安靜而吉復字夙字最宜着眼總是安養天下意思

樗玉疑專就君道說然却聯貫可取

講文王繫解彖辭曰難之方散謂之解夫大難方解理宜培養以平易之心行平易之政如處西南平易之地乃爲利也若難

已解而无所往无事不宜生事但來復其所而安靜天下自蒙福矣不亦吉乎若難猶未靖而有所往則當早往以消其釁即早復以收其成不久爲煩擾而民得以休息不亦吉乎此西南所以利也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王註動乎險外謂之免免險則解故謂之解

程傳坎險震動險以動也不險則非難不動則不能出難動而出於險外是免乎險難也故爲解

本義以卦德釋卦名義

臨川吳氏曰解者險難釋散之時也坎險在內震動在外是動而出乎險之外得以脫免乎險難也

臨山李氏曰以畫觀之四陰二陽坎險在前是爲蹇四陰二陽坎險已過是爲解則解者蹇之反也以卦觀之坎上震下爲屯坎下震上爲解則解者屯之反也屯蹇者難之方與解者難之已散蹇之止於險下固不若屯之動於險中屯之動於險中又不若解之動於險外也

玉鑑重險以動句倒說不得是險以動非動乎險也

按險以動從內說向外動而出險從外說向內以動字貫

講孔子釋彖辭曰卦名解者卦德坎險在下震動在上是處險以動也惟能動則出乎險之外而免乎險矣故名解

解利西南往得眾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孔疏解之爲義兼濟爲美往之西南得施解於眾所以爲利也

程傳解難之道利在廣大平易以寬易而往濟解則得眾心之歸也不云无所往省文爾救亂除難一時之事未能成治道也必待難解无所往然後來復先王之治乃得中道謂合宜也有所爲則夙吉也早則往而有功緩則惡滋而害深矣

本義以卦變釋卦辭坤爲眾得眾謂九四入坤體得中有功皆指九二

進齋徐氏曰往得眾指四也坤爲眾變坤成震九四往趨於西南平易之地則得眾心而无難矣豈非利乎

蒙引坤位西南平易之方也彖傳曰利西南往得眾也明三入坤體得地也不可以得眾爲西南得朋之意只是坤爲眾故如此立言明其入坤體耳若認作得朋之意反悖於平易之義矣

存疑坤之象爲眾其義爲平易此卦自升而來三往居四入於坤體是爲得眾有平易之義故其占利於西南

按註疏程傳俱不取卦變意而首節本義有三往居四入於坤體之說因之多出一折

孔疏其來復吉乃得中也者无難可解退守靜默得理之中故云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者解難能速則不失其機故往有功也

進齋徐氏曰乃得中指二也蓋天下亂禍已散來則復反於安靜之域不事煩擾此以靜而吉也往有功亦指二也謂當時或有未解之難則宜亟往而散之夙則有功此又以速而吉也

建安邱氏曰大抵處時方平者易緩除惡不盡者易滋聖人於患

難方平之際既不欲以多事自疲又不欲以无事自怠也

蒙引二居其所而又得中亦以變卦言若非以變卦言三往居四入於坤體則亦不見得二居其所而又得中矣是言二之居其所而得中正因三往居四入於坤體而得也故皆爲卦變往有功之往即有攸往之往

存疑其來復吉者蓋三往居四入於坤體二居其所而又得中是即所安也有安靜之義故來復其所而安靜有攸往夙吉者亦以九二得中能即所安有不久爲煩擾之義故能早往早復而有功也

圖此論卦變與蹇卦同俱可不用本義云得中有功皆指九二蒙存以得中貫有功以其皆屬九二也貼卦變說覺太曲

[蒙引]乃字有意在惟无所往而來復乃爲得中當解之時以安靜爲中也往有功承得中來本此中以往所爲必速而不貽其害是爲有功

[困]此說不主卦變可用而以有功承得中是本義存之說若不主卦變得中有功亦可分說

[[illegible]]中无定體隨時而在无所往之時來復爲中有攸往則夙爲中

[存疑]得衆只重所行平易說不重得衆之力上有功非克敵之功乃安靜不擾

[[illegible]詞]曰利西南者蓋坤爲衆而位於西南平易之方卦變自升而來三往居四入於坤體是以平易爲政往而得衆之心也所以利西南也其來復吉者九二居其所而又得中則能來復而安靜乃得處解之中道也有攸往夙吉者九二得中有不久爲煩擾之義故能早往早復而有安民之功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孔疏]此震坎有雷雨之象以廣明解義天地解緩雷雨乃作雷雨既作百果草木皆孚甲開坼莫不解散也

[程傳]既明處解之道復言天地之解以見解時之大天地之氣開散交感而和暢則成雷雨雷雨作而萬物皆生發甲坼天地之功由解而成故贊解之時大矣哉王者法天道行寬宥施恩惠養育兆民至於昆蟲草木乃順解之時與天地合德也

[本義]極言而贊其大也

朱子曰陰陽之氣閉結之極忽然迸散出做這雷雨只管閉結了若不解散如何會有雷雨作小畜所以不能成雷雨者畜不極也

[厚齋馮氏曰]以天地推廣卦義而贊之作興也坼分裂也雲雷爲屯故雷雨作爲解雨自天施雷出地天地解也雷雨二卦象百果草木四陰象或甲或坼得二陽而發育也

[誠齋徐氏曰]當解之時如冬閉之久而忽逢春生天地之凝者散雷雨之靜者作萬物之甲者坼大矣哉解之時乎

[進齋徐氏曰]雷雨作者氣之解也百果草木皆甲坼者形之解也形隨氣而解則屈者伸鬱者暢生意流行充周普徧解之時其大矣哉

[雲峯胡氏曰]解上下體易爲屯動乎險中爲屯動而出乎險之外爲解屯象草穿地而未申解則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

[蒙引]天地之氣向也鬱結不舒今以解散於是雷雨作焉雷以動之雨以潤之然後百果草木從而甲坼矣甲者萌芽初發之時也皆有所包含而未坼坼則自甲而暢矣二字平看不可謂甲者坼天地解自是天地解雷雨作自是雷雨作不可謂雷雨作即是天地之解處如大象專言雷雨作則可用此說然亦是於雷雨之作而見得天地之解要之雷雨作還自天地解而來也夫天地一解而雷雨以作百果草木皆甲坼其功用之大有如此然則解之時不其大矣哉謂天地之所以成化功者亦此解也

[存疑]甲者生意含於中坼者生意達於外

[存疑]天地解物不僅雷雨兩件極稱雷雨者以震坎兩象也甲萌

芽也坼開坼也

[按]天地解是開通意與散有別然聲則聚通則散進齋所云氣解是也甲坼二字或平説或串説而作兩意説者爲多解之時大欵到天地上爲是

[通攷]試於解而極言之方窮冬天地閉塞无所謂解也迨至天地解時陰陽流通雷雨交作以動以潤凡百果草萠芽發而皆甲象貌分而皆坼焉是解之時成天地之功用助萬物之化榛解之時豈不大矣哉人君之解亦唯以特而已矣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孔疏]赦謂放免過謂誤失宥謂寬宥罪謂故犯過輕則赦罪重則宥皆解緩之義也

[程傳]天地解散而成雷雨故雷雨作而爲解也與明兩作離語不同赦釋之宥寬之過失則赦之可也罪惡而赦之則非義也故寬之而已君子觀雷雨作解之象體其發育則施恩仁體其解散則行寬釋也

[建安邱氏]曰雷雨交作天地以之而解萬物之屯赦過宥罪君子以之而解萬民之難

[雲峯胡氏]曰程傳云過失則赦之可也罪惡而赦之非義也寬之而已蓋雷雨者造化與物更新之仁也赦過宥罪君子與民更新之仁也而有義存焉

[中溪張氏]曰夫雷雨交作則爲解雷者天之威雨者天之澤威中有澤刑獄之有赦宥也有過者赦而不問有罪者宥而從輕此君

子所以推廣天地之仁心也

[按]他卦大象多與彖意不同此處大象竟與上意可相接

[集解][余南湖云]過與罪不是民之難患難之時天下大亂生民易至於罪赦之宥之所以解其難也此不是常法解時所行者常法則不必赦不必宥矣

[去疑]周禮三赦三宥與五刑五罪並重赦宥何容輕言故施於承平之世則奸宄玩而良民不安施於危疑之時則反側消而禍亂不作

[按]解訓散大象所云不僅散開有散布恩澤之意然以散開爲正

[通論]孔子釋大象曰雷雨交作散鬱結而爲亨通解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爲有過必懲有罪必究在平時則然若大難之時人多陷於過而罹於罪者使必繩以常法非所以解斯民之難矣故於无心失理之過竟赦之而不問有心犯惡之罪亦宥之而從輕所以體天地之解而與天下以更新也

初六无咎

[按]註疏照剛柔之際爲説以爲蹇難既解剛者不陵暴故弱者无咎其説大異

[程傳]六居解初患難既解之時以柔居剛以陰應陽柔而能剛之義既无患難而自處得剛柔之宜患難既解安寧无事惟自處得宜則爲无咎也方解之初宜安靜以休息之爻之辭寡所以示意

[本義]難既解矣以柔在下上有正應何咎之有故其占如此

[隆山李氏]曰震陽動乎險上初與爲應藉以解散於屯蹇者安有

【雲峯胡氏曰】恒九二悔亡。大壯九二貞吉。解初六无咎。三爻之占只二字。其言甚簡、象在爻中、不復言也。但恒大壯占在本爻。此占在應爻。又非方解之初、宜安靜以休息之爻之辭寡、亦所以示意也。

【蒙引】初六以柔在下、則能安靜而不生事以自擾。上有正應、則不孤立而有所依。以爲安何咎之有。

【存疑】无咎是占。象在占中。

【去疑】咎是廢弛的咎。无咎不至太柔取咎也。

【竣告】當兼煩擾廢弛兩意。而歸重廢弛邊爲是。

【通】周公繫初爻曰。初六患難方解。以柔在下。安靜无事而得九四正應以爲之輔。在巳既不煩擾。有助亦不廢弛。何咎之有。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程傳】初四相應、是剛柔相際接也。剛柔相際、爲得其宜。難既解而處之剛柔得宜、其義无咎也。

【中溪張氏曰】居解之初、患難方散之時也。初才柔位卑、未能有爲。幸而初四相應、剛柔交際、以此處解、揆之於義、自无咎也。

【雲峯胡氏曰】初六无咎、有占无象。剛柔之際、舉初與四之象以名占也。

【蒙引】四剛初柔、二者相爲用也。即本義以柔在下、上有正應兩句。

【鑑湖要】重柔得剛濟意。柔則不至於多事、濟之以剛則不至於廢事矣。

【困勉錄】揭出義字。見初之无咎、非倖致意。

【通】孔子釋初象曰。凡柔而无剛以濟之、咎或在所不免。今以初之柔而與四之剛相際、安靜而加之以振作、以義揆之、當无咎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按】註疏以九二知險之情、能獲隱伏、如田獵而獲窟中之狐。其說甚曲。

【程傳】九二以陽剛得中之才、上應六五之君。用於時者也。天下小人常衆。剛明之君在上、則明足以照之、威足以懼之、剛足以斷之。故小人不敢用其情。然尤常存警戒、慮其有間而害正也。六五以陰柔居尊位。其明易蔽、其威易犯。其斷不果而易惑。小人一近之、則移其心矣。況難方解而治之初、其變尚易。二既當用、必須能去

小人、則可以正君心而行其剛中之道。田者去害之事。狐者邪媚之獸。三狐指卦之三陰、時之小人也。獲謂能變化除去之、如田之獲狐也。獲之則得中直之道、乃貞正而吉也。黃中色、矢直物。黃矢謂中直也。羣邪不去、君心一入、則中直之道无由行矣。桓敬之不去武三思是也。

【本義】此爻取象之意未詳。或曰、卦凡四陰、除六五君位、餘三陰即三狐之象也。大抵此爻爲卜田之吉占、亦爲去邪媚而得中直之象。能守其正、則无不吉矣。

【雲峯胡氏曰】當解之時、四欲其解拇、上欲其射隼、三則直以負且乘明其爲小人。五則直欲其退小人。一卦六爻而去小人者居其五。此爻謂之獲狐者、狐邪媚之獸。所以形容小人者尤切。九剛直

而二得中故本義以爲去邪媚得中直之象蓋中直與邪媚相反中則无有不正故吉

[蒙引]九二取三狐象乃爲除五似未必然看來此爻既以獲狐擬象當除君位不然是南狩矣得黃矢於田獵上難說只是取中正之義不然田獵之矢豈有黃者邪邪媚之象因就三陰取中直之象則於何而取以爲取諸九二耶九二固中是本身中直故能得夫人之中直者邪媚在人則中直亦在人也中正果何所爲耶大抵正邪不兩容彼此不並用用邪媚者必失中直欲得中直必去邪媚此亦解而拇朋至斯孚之理必然者也貞吉二字是占田獲三狐得黃矢自是二之貞也本義云能守其正則无不吉矣无不吉者謂卜田固吉去邪媚得中直亦吉且凡事得正皆吉

[翼]中直就在已說亦不差程傳分明云得中直之道非中正之人也然時講多以中直之人言中則无偏直則无曲就象論之得矢當在獲狐之前得猶言有也若獲狐而後得矢似不順固是喻言然於象亦須通象傳得中道即釋得黃矢所以能去邪媚而貞吉也備一說

[講]周公繫二爻曰以九居二是秉道嫉邪之君子也當三陰用事之時爲能解而去之邪媚既去善類斯集而得中直之象猶田獲三狐得黃矢此九二之守正所致也占者能守其正則邪媚可去中直自得何吉如之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程傳]所謂貞吉者得其中道也除去邪惡使其中直之道得行乃正而吉也

[中溪張氏]曰九二所以致守正之吉者以其能得居中之道也

[蒙引]得中道不可作得中直說得中道在去邪媚而得中直之前下文所謂守其正者也能守其正然後邪媚可去中直可得是謂吉

[翼]得中道是從二爻處中看出以解得黃矢之意蒙引欲中直屬人故謂得中道在得中直之前愚謂得中道之得即得黃矢之得亦說得去玩中道似意重在黃而矢之直在所畧

[講]孔子釋二象曰以九居二本非正也而云貞吉者以其居中而得中道在人所存所發一以中道自持所以能去邪媚而得中直正而吉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孔疏]六三无應下乘於二上附於四即是用夫邪佞以自說媚者也乘者君子之器也負者小人之事也施之於人即在車騎之上而負於物也故寇盜知其非已所有於是競欲奪之故曰負且乘致寇至也

[程傳]六三陰柔居下之上處非其位猶小人宜在下以負荷而且乘車非其據也必致寇奪之至雖使所爲得正亦可鄙吝也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爲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

[本義]繫辭備矣貞吝言雖以正得之亦可羞也唯避而去之爲可免耳

朱子曰六居三大率少有好的負且乘聖人到這裏又見得有個小人乘君子之器的象故又於此發出這個道理來

臨川吳氏曰負者小人之事六小人之材也乘者君子之器三君子之位也

雙湖胡氏曰六爻中惟三爲吝而不言凶咎者終是以卦體吉也

蒙引負且乘當依程傳說詞理方順若泥於且字則爲背負物而身乘車豈成個事理○本義云貞吝雖以正得之亦可羞也夫負且乘者安有以正得之理曰世間自有此等无望之福者然非意之得均道者之所憂也所謂安知其不爲禍也

存疑避而可免此朱子教人之意也在三恐未必能然

按負且乘依孔疏說亦有味蒙引謂不成事理似太拘然時說多

從程傳宜負而乘○程傳以勉爲正事訓貞亦有據既乘矣未免裝模作樣近似於正而終可羞吝

講周公繫三爻曰有德者宜在高位三陰柔不中正而居下之上乃无才德而竊據高位是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益思奪之其象猶小人宜負而反乘車當致寇之至也占者如是雖所據之位出於君命未嘗不正而不稱之羞在所不免其吝必也況未必出於正乎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程傳負荷之人而且乘載爲可醜惡也處非其據德不稱其器則寇戎之致乃己招取將誰咎乎聖人又於繫辭明其致寇之道謂作易者其知盜乎盜者乘釁而至苟无釁隙則盜安能犯負者小人之事乘者君子之器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非其所能安也故盜乘釁而奪之小人而居君子之位非其所能堪也故滿假而陵慢其上侵暴其下盜者乘其過惡而伐之矣伐者聲其罪也盜橫暴而至者也貨財而輕慢其藏是教誨乎盜使取之也女子而妖冶其容是教誨淫者使暴之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是招盜使奪之也皆自取之之謂也

雷氏曰負且乘小人自以爲榮而君子所恥故可醜寇小則爲盜大則爲戎任使非人則變解而蹇天下起戎矣已所致也復誰咎哉

按戎只是寇不必分大小總謂有人奪之也

中溪張氏曰負敗之人而且乘車處非其據竊位而已亦可醜也

寇戎之至自我招之將誰咎乎

講孔子釋三象曰六三負而且乘在我爲非分之福在人有乘發之譏亦甚可醜也德不稱位人將奪之是戎雖在人所以致戎者則在於我又將誰咎也能不致寇至乎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按王註以三爲拇初爲朋程傳以初爲拇本義因之

程傳九四以陽剛之才居上位承六五之君大臣也而下與初六之陰爲應拇在下而微者謂初也居上位而親小人則賢人正士遠退矣斥去小人則君子之黨進而誠相得也四能解去初六之陰柔則陽剛君子之朋來至而誠合矣不解去小人則己之誠未至安能得人之孚也初六其應故謂遠之爲解

本義拇指初初與四皆不得其位而相應應之不以正者也然四陽初陰其類不同若能解而去之則君子之朋至而相信也

朱子曰四與初皆不得正四能解而拇者以四雖陰位而才則陽與初六陰柔則爲有間所以能解去其拇故得陽剛之朋類至而相信矣

雲峯胡氏曰本義謂四陽初陰其類不同初應四固可无咎自四觀之九二非應類也初六雖應非類也必去初六非類之陰則九二之陽朋至而相信本義但曰君子之朋意可見矣

蒙引解而拇而爾也與中孚抑而强與而字同使四不能決去其不正之應吾見知幾君子必避遁而去之矣故佞者在朝則賢者在野佞者在野則賢者在朝

存疑此爻取義最不可曉初與四應則取其剛柔際而得无咎四與初應則爲不善而能解之然卦初四相應亦未有爲不善者此獨爲不善何耶愚意四君近五乃大臣之位大臣之義无私交四位大臣與初相應而皆不正有私交之嫌故聖人因而致戒蓋欲人散私黨而上結於君者歟

疑存疑補出此意可玩惟其不正故爲私交若以初九應上六四爲爲大臣汲引新進矣要看得活

講周公繫四爻曰初六九四相應而不以正者也然九四陽剛於是善類而初非其類是初爲所當解四亦庶幾能解之者故勉之曰初在下拇之象也必解去爾之拇則君子之朋至斯相孚矣蓋邪正不兩立非類既去同類自來必然之理也占者處此亦當如是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程傳四雖陽剛然居陰於正疑不足若復親比小人則其失正必矣故戒必解其拇然後能來君子以其處未當位也解者本合而離之也必解拇而後朋孚蓋君子之交而小人容於其間是與君子之誠未至也

中溪張氏曰四以剛居柔故有未當位之戒

蒙引未當位兼初與四言所謂皆不得其位而相應者故在四之陽當解初之陰

天疑未當位是解拇之由四與初皆非當位似重四邊

講孔子釋四象曰四必解而拇者以初與四之所居皆未當其位也未當位之應可爲君子之朋乎所以必解去之而後君子之朋孚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函註疏以解爲解險難以孚爲信服與程傳不同

程傳六五居尊位爲解之主人君之解也以君子通言之君子所親比者必君子也所解去者必小人也故君子維有解則吉也小人去則君子進矣吉孰大焉有孚者世云見驗也可驗之於小人小人之黨去則是君子能有解也小人去則君子自進正道自行天下不足治也

函程傳君子通言之則本文君子以六五言而所親比之君子以六別爻言以解作解去小人看通節是一意反覆說

本義卦凡四陰而六五當君位與三陰同類者必解而去之則吉也孚驗也君子有解以小人之退爲驗也

雲峯胡氏曰五得中可爲君子六爲陰亦類小人君子有解之吉必以小人之去爲驗也九二以陽居臣位三陰非類也必解而去之乃吉六五以陰居尊位三陰同類也不解而去之失君道矣吉未可知也卦惟四五言解四能解非類之小人可以來君子五能解同類之小人亦可驗其能爲君子

蒙引卦凡四陰陰小人也而六五獨當君位乃與三陰同類惟其與三陰同類則未免與小人共事其害可勝言哉聖人以是開其遷善之門曰君子必有解乃吉也解謂解去小人也五實陰類而乃責之以解去其類固未必其果能否也故繼之曰此惟驗之於小人之退未退耳蓋君子有解則小人必退小人未退則君子未嘗有解也只因其未必能解故如此立言耳

存疑庸君世主固有外狥公議必欲去小人而内牽私愛姑飾辭以掩天下之耳目者故聖人如此立言其旨深矣

[illegible]蒙存俱以君子爲占者若舍爻義而專爲占者言恐非周公之旨遂就六五說爲是又按文氣雖有解當虛含謂君子處解之世雖其有所解則吉也君子何解是當驗之于小人君子必能解去小人也

[illegible]雖者見除却解外更无他術意

[illegible]周公繫五爻曰五居君位而與三陰同類是人君與小人共事也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君子於此小人亦雖有解去之一象解之則君志清而天下治豈不吉乎然能解與不能解於何驗之亦驗之於小人之退與不退而已小人退去方信君子之能解不然則是外有解之之迹而内无解之之心未可云解也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附傳君子之所解者謂退去小人也小人去則君子之道行是以吉也

說約君子雖无解耳若有解則小人自退故以此驗也

易說歆動人必解也

集解爻以小人之退驗君子之有解象以君子之有解方必小人之退爻詞重在雖字象傳重在有字

[illegible]孔子釋五象曰君子於小人患不能解耳苟實有必解之心則小人將何所恃而不退也是在君子決之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王註初爲四應二爲五應三不應上失位負乘處下體之上故曰高墉墉非隼之所處高非三之所履上六居動之上爲解之極將解荒悖而除穢亂者也故用射之極而後動成而後舉故必獲之而无不利也

孔疏隼者貪殘之鳥鸇鷂之屬墉墻也六三失位負乘不應於上即是罪釁之人故以譬於隼此借飛鳥爲喻而居下體之上其猶隼處高墉隼之爲鳥宜在山林集於人家高墉必爲人所繳射以譬六三處於高位必當被人所誅討上六居動之上爲解之極將解荒悖而除穢亂故用射之也極而後動成而後舉故必獲之而

无不利故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也公者臣之極上六以陰居上故謂之公也

程傳 上六尊高之地而非君位故曰公但據解終而言也隼鷙害之物象爲害之小人墉牆内外之限也害若在内則是未解之時也若出墉外則是无害矣復何所解故在墉上離乎内而未去也云高見防限之嚴而未去者上解之極也解極之時而猶有未解者乃害之堅强者也上居解極解道已至器已成也故能射而獲之既獲之則天下之患解已盡矣何所不利夫子於繫詞復申其義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本義 繫辭備矣

中溪張氏曰公者大臣之稱即上六也隼者鷙害之禽也六三其小人之鷙者乎三負且乘竊據高位乃高墉也上與六三既无應乃其敵也故公用射六三之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也

雲峯胡氏曰九二剛中視三柔而不中象狐之邪媚上柔正視三居剛不正又象隼之鷙害繫以三爲小人以上爲藏器待時之君子卦六爻惟上六獨正故又以象君子也凡於震動爻有戒辭今於動之極而曰无不利自坎而進於震經歷險阻而後動動必不妄也繫辭曰待時而動待解終也曰成器而動器至終而成也

蒙引 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爲一句六五言君人之解小人也上六言大臣之解小人也

集解郭青螺云 諸說皆以隼爲上以公指占者非是考之爻中无此例大有九三亦以三爲公同人乘其墉亦以三爻爲墉正與此相合可互看 按此節大全自明蒙存不可用

講 周公繫上爻曰六三竊據高位是妨賢病國之小人猶隼在高墉之上也上居解極以成器之藏爲待時之動一舉而除之猶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之象夫小人既去善類斯安而天下受其福矣何不利之有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孔疏 悖逆也六三失位負乘不應於上是悖逆之人也上六居動之上能除解六三之荒悖故云以解悖也

程傳 至解終而未解者悖亂之大者也射之所以解之也解則天下平矣

按程傳未嘗明指六三而諸家之說有可據

雲峯胡氏曰諸爻雖六三爲小人之尤亦可醜也猶未見其爲惡以解悖也悖之一字其惡著矣

蒙引 解悖是明射隼之故悖解自无不利

講 孔子釋上象曰公用射隼者蓋蠹國害民小人悖道甚矣其罪既明則解而去之所以除天下之禍亂豈一已之私惡哉

吉 建安邱氏曰解散也散天下之難也然小人者難之根故蹇難之後猶當思於去小人解去小人之卦也在卦以六三一陰爲主其爻曰負且乘致寇至言三以小人陰險之才處非其據而招天下之兵也在諸爻皆欲去三者二在三下而言獲狐者獲三也四處三上而言解拇解三也上與三應而言射隼者射三也五解之

主而言有孚于小人者退三也觀上下諸爻莫不一惟六三之去小人不去難根不除此作易聖人之所深懼也惟初六才柔位卑不任解難之責故爻无他辭但曰无咎而已此解六爻之大旨也

【按】邱氏以四爲解三是從註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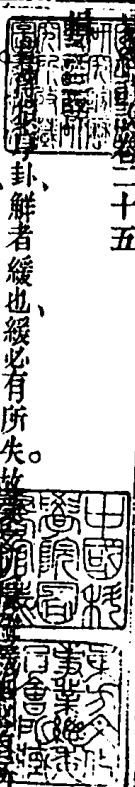
【明訓】解有二義有解難者有解小人者解難之道利於平易安靜而不久爲煩擾彖傳釋卦名詞言雷雨交作以彰天地之解大象舉卦兩象而言赦過宥罪以彰大君之解卦獨初六无咎示處解之道餘爻皆言去小人三是小人見解于君子二四五上是君子之解小人但小人情狀不一以其柔媚也故稱狐以其驁害也故稱隼以其附黨也故稱拇以其僭竊也故稱負且乘至於五直以小人斥之所以彰其蔽主誤國之罪而欲爲天下討者當爲天下除元惡也

【按】二陽四陰之卦以二爻爲卦主故爻詞深許之彖所謂來復得中者謂二也彖皆就大難解後宜安靜无事說一段大道理大象言赦過宥罪却是補出所當解之事然皆不及解去小人意而爻中專以去小人爲說初柔在下取應四意不遠言解三爲小人在所當解二四上皆言去小人然是渾言五則直言君子去小人以君位宜致其決也小人不一狀有陰邪類狐者有剛鷙類隼者有親附類拇者爻中雜見其意爻中可疑者二初取應四而无咎四却以初爲拇而解之於理不合愚謂註疏三拇初朋之說爲可從三近附身故類拇初應四故爲朋也二爻以三狐爲初三上三陰既知除五君位不在三陰之數而上能

射隼自是君子豈可雜入狐中乎愚謂三爲衆意但取舉小之象不必牽合三陰庶免葛藤咸卦初爻咸其拇拇爲足大指程朱或因此謂拇在下體之初爻然手大指亦名拇不必定在下也觀巽卦田獲三品无所指可證狐不必分貼三爻

八世族孫本岫對正

易經詳說卷二十四終

易經詳說卷二十五

[illegible]卦、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illegible]
失失則損也損所以繼解也。爲卦艮上兌下山體高澤體深下深則上益高爲損下益上之義。又澤在山下其氣上通潤及草木百物是損下而益上也。又下爲兌說三爻皆上應是說以奉上亦損下益上之義。又下兌之成兌由六三之變也上艮之成艮自上九之變也三本剛而成柔上本柔而成剛亦損下益上之義損上而益於下則爲益取下而益於上則爲損在人上者施其澤以及下則益也取其下以自厚則損也譬如壘土損於上以培厚其基本則上下安固矣豈非益乎取於下以增上之高則危墜至矣豈非

損乎。故損者損下益上之義益則反是。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孔疏損者減損之名此卦明損下益上。故謂之損。若不以誠信則涉諂諛而有過咎故必有孚然後大吉无咎可正而利有攸往矣故曰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也。

程傳損減損也凡損抑其過以就義理皆損之道也損之道必有孚誠謂至誠順於理也損而順理則大善而吉所損无過差可貞固常行而利有所往也。人之所損或過或不及或不當皆不合正理非有孚也非有孚則无吉而有咎非可貞之道不可行也。

本義損減省也爲卦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損下益上損內益外剝民奉君之象所以爲損也所當損而有孚信則其占當有此下四者之應矣

睡齋徐氏曰孚信實也損所當損適時之宜而有孚信可行之理所謂有孚也可貞者可以正固守此也其道可行故利往損而有孚則元吉无咎可貞而利有攸往也蓋損者拂人情之事易至凶咎故特詳之。

按進齋講有孚甚明謂信之以理也至誠不妄之說尚覺渾外未有如此反覆詳悉者損本拂人情之事也損下未必大善而吉未必无過未必可固守未必可有往惟損其所當損於理可行而下信之則其占可如此爾。

蒙引云蒙說甚善但以有孚而下信之恐未安蓋損所當損便是

誠實而不妄便是有孚如需之有孚習坎之有孚益卦六三之有孚中行之類有孚皆自我而言不必皆以人信之爲義也。剝民奉君之義只可用之外卦其卦辭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只承損字而泛說言損所當損人人皆可用不專指上之損下也。益卦利有攸往利涉大川亦然。

按今皆就人君一串說下。蒙引又云有孚損所當損也不妄損也不妄之謂孚謂之損下便是惟正之供之外者。本義謂卦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則彖傳損下益上其道上行也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則象傳山下有澤損也。下卦上畫之陽如何在所損上卦上畫之陰如何在所益曰此以下下本乾上卦本坤而看得是如此。

存疑 損下本非常法權時用之有孚而元吉无咎不但權時可用可守以爲常法也損本拂人情之事不利於有往也有孚而元吉无咎則不傷民不害治决然可行故利有攸往○元吉要看得與利有攸往不相犯方是○元吉无咎本於有孚可貞利有攸往又本於元吉无咎

既存疑 以民樂輸而事易濟爲元吉又以上无悖入之貨民无非上之心爲元吉與常說異不錄○本義云下四者之應則四項宜分看○舊說孚以理之不妄言時講以實心爲民言舊說元吉无咎是損得妥當无過差時講謂立法善而不病民咎屬病亦小異舊說可貞可守以爲常法利有攸往行之无不利時講分可貞爲垂後世利往爲行四海取其整齊耳舊說自妥此

處貞字只重固守一邊○元吉无咎以事之妥當言可貞利往以行之久遠言

講 文王繫損卦彖辭曰上艮下兌於卦爲損以人事言之有損民奉君之義必也損所當損信諸理而不妄乃有孚焉如是則立法盡善鮮有過舉元吉而无咎也不但權宜一時可守爲救時之良規是可貞也行之天下隨處皆宜是又利有攸往也唯其有孚故有四者之應如此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孔疏 明行損禮貴夫誠信不在於豐既行損以信何用豐爲二簋至約可用享祭矣故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也

程傳 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聖人以享祀爲禮之本故爲損發明其義以享祀言之享祀之禮其文甚繁然以誠敬爲本多儀備物所以將飾其誠敬之心飾過其誠則爲僞矣損飾所以存誠也故云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之約可用享祭言在乎誠而已誠爲本也天下之害无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墻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爲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

本義 言當損時則至薄无害

進齋徐氏曰 曷之用者問辭二簋可用享者答辭下之奉上皆謂之享即燕享之享也

雲峯胡氏曰 上有不得已而損下者非以自奉也曷之用二簋可

用享必用享爲訓者損之時享猶不敢過則所以自奉者可知矣古者享禮陳饋八簋爲盛四簋爲中二簋爲簡坎之時以一簋貳一缶則又簡矣

蒙引 享謂祭享也主程傳大抵損之時所當損者多矣而此專以祭享爲言者蓋古人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則祭享宜不可損矣今言二簋可用享享有所損則其他無不在所損矣此聖人舉重以見輕之意也○此亦承上文而言言損下非得已也既不得已而損下須儉用始得若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其取於下也既不得已其用於上也又得已而不已則非唯下損而上亦將自損矣此聖人所[illegible]也故爲之律令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有孚至二簋可用享元不斷其以利往處斷者今本也或曰有孚至利往

以損下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以自損言因下損故亦當自損也

存疑既言損下之道復言自損之道以終其義蓋既以之用而損於民必當損己而儉於用不然則用於己也易謂取於民也不可繼若又從而取之所謂有孚者將轉爲妄所謂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者俱不可得矣故言有孚須說到此其義始備言損而有孚固有四者之應矣然取之於民也既非得已用之於己也又可已而不已殆非處損之道也當損之時將如何其爲用哉雖二簋之薄亦可用以享焉夫祭祀宜豐不宜嗇鬼神无常享享於克誠當損之時財用不充欲備物致豐以祭鬼神則不可得苟積其誠意則雖二簋之薄以致享鬼神鬼神必其誠而累其物亦從而享之矣夫祭祀猶是所損其他用費在所損也無疑矣

齊辦始而權損之宜則存一不忍多取之心而下孚於民既而酌損之用則存一不忍多費之心而上孚於神

按曷之用猶云何以用之註疏謂何用豐爲未妥

又按兩用字最關切當公私皆應之曰此二簋亦從下得來奮心親心有對之增惘者何必更求殷薦以竭民膏乎故曰可也

讀當損時既以不得已而取之亦必以不得已而用之其果何以用之哉雖享帝享親大禮也本宜從厚但時絀不得舉贏即累二簋至薄亦可享焉而況其他乎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孔疏此就二體釋卦名之義艮陽卦爲止兌陰卦爲說陽止於上陰說而順之是下自減損以奉於上上行之謂也

程傳損之所以爲損者以損於下而益於上也取下以益上故云其道上行夫損上而益下則爲益損下而益上則爲損損基本以爲高者豈可謂之益乎

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

隆山李氏曰在下者以之象而在上者君之象也損民益君亦分之常而作易者名之爲損蓋損民者乃所以損國故設卦命名深寓至戒也

開封耿氏曰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故益下則下與上俱益損下則下與上俱損

蒙引損下益上利歸於上也故曰其道上行下損則上不能以獨益矣卦所以爲損也

存疑損下益上下損則上亦損故曰其道上行得道者損之道也如此方道字說得去程傳本註蒙引俱作利歸於上說愚謂卦以損下取名所重不在於利又難以道爲利故不用其說

輯說利歸上可從而時講多從存疑說

翼本義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與程傳說同是謂泰卦變成損卦而本義於此言卦體不言卦變則前節損下畫益上畫可置不用但括損兌益艮以澤潤山亦足矣然時講皆用損下畫益上畫爲說

王註上當損下時亦只知下損耳而不知上所受損正在於此損下者能不竊竊自惕

講孔子釋損彖辭曰卦名損者卦體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

畫之陰足損下以益上在國家爲剝民以奉君也然民貧君亦
不能獨富損之道亦將行於上矣故爲損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
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程傳]謂損而以至誠則有此元吉以下四者損道之盡善也
[涇㵎徐氏曰]卦辭曰損有孚彖辭曰損而有孚加以而之一字則
其義曉然矣
[程傳]夫子特釋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卦辭簡直謂當損去浮飾曰
何所用哉二簋可以享也厚本損末之謂也夫子恐後人不達遂
以爲文飾當盡去故詳言之有本必有末有實必有文天下萬事
无不然者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父子主恩必有嚴順之體君臣主

敬必有承接之儀禮讓存乎內待威儀而後行尊卑有其序非物
采則無別文之與實相須而不可缺也及夫文之勝末之流遠本
喪實乃當損之時也故云曷所用哉二簋足以薦其誠矣謂當務
實而損飾也夫子恐後人之泥言也故復明之曰二簋之質用之
當有時非其所用而用之不可也謂文飾未過而損之與損之至
於過甚則非也損剛益柔有時剛爲過柔爲不足損益皆損剛益
柔也必順時而行不當時而損益之則非也或損或益或盈或虛
隨時而已過者損之不足者益之虧者盈之實者虛之與時偕行
也
[本義]此釋卦辭時謂當損之時
[郝氏曰]於時爲損則享祀何所用哉曰二簋足矣蓋處損之時則
可若處泰之時則大牲矣
[蒙引]聖人又恐人泥二簋用享之辭而失之固也故於此解之云
二簋之用應有其時惟損之時爲然而非可以爲常法也亦所以
發文王之意也
[厚齋馮氏曰]夫剛非當損柔非當益也損剛益柔蓋有時如此故
二簋之享亦當有時如此也○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復釋損剛益
柔之義謂損而不已必虛益而不已必盈亦唯與時偕行耳
[中溪張氏曰]當其可之謂時當損而損時也不當損而損則非時
矣損其盈者益其虛者適時之宜與時偕行雖聖人亦不能違乎
時也
[雲峯胡氏曰]益曰與時偕行損於時之一字凡三言之然則不當

損之時而損可乎哉非特二簋之用有時以卦畫推之損剛益柔
有時以天下之理推之凡損益盈虛皆有時也
[蒙引]且以卦言之大凡剛非必在所損柔非必在所益也損剛益
柔亦有其時耳然有損必有益損者必虛益者必盈而凡損也益
也盈也虛也要皆與時偕行耳然則二簋之用亦時焉而已矣使
非其時亨其可損乎損剛益柔作二項損益盈虛作四項○損益
者盈虛之未定盈虛者損益之已成○本義時謂當損之時此只
解二簋應有時之時不兼解下二時字
[存疑]且以卦言之剛豈在所損柔豈在所益今而損剛益柔亦以
其時爾又以造化人物言之其日消月蝕者損也日升月長者益
也益之不已而至於極者盈也損之不已而至於盡者虛也損益

盈虛一與時偕行耳

按孔疏於損剛益柔有云損兌之陽爻益艮之陰爻而不言所以為損益尚未是卦變之說〇此節分三截看利有攸往以上釋首節卦辭也曷之用以下至應有時釋二節卦辭也損剛益柔至末因應有時而推言之也〇應乃應當之應〇程傳剛為過柔為不足只是損其過益其不足似不用別講〇損益盈虛並舉四者名目蒙引說好或云與損剛益柔一樣看則當日何不倂云損盈益虛也而諸講多以損為益虛說當更商之

講詞曰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者損唯貴於有孚也苟損而有孚則損所當損自有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四者之應也又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者豈宜常用哉時絀不可舉廢二

簋之用應有其時耳非特二簋有時也試更推言之凡剛者在所損柔者在所益亦各有其時也故凡有所損有所益而不已至於盈損而不已至於虛莫不與時偕行耳時未至不能先時既至不能後蓋造化人物總不能有違於時也然則二簋用享亦時而已矣使非時寧可損乎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孔疏君子以法此損道以懲止忿怒窒塞情慾夫人之情也感物而動境有順逆故情有忿欲懲者息其既往窒者閉其將來忿欲皆有往來懲窒互文而相足也

程傳山下有澤氣通上潤與深下以增高皆損下之象君子觀損之象以損於己在修己之道所當損者唯忿與欲故以懲戒其忿

怒窒塞其意欲也

本義君子修身所當損者莫切於此

或問懲忿窒欲忿怒易發難制故曰懲懲是戒於後慾之起則甚微漸漸到熾處故曰窒窒塞於初古人說情竇竇是罅隙須是塞其罅隙朱子曰懲也不專是戒於後若是怒時也須先懲治他始得懲者懲於今而戒於後耳窒亦非是真有個孔穴去塞了但遏絕之使不行耳又曰觀山之象以懲忿觀澤之象以窒慾慾如汙澤然其中穢濁解汙染人須當填塞了〇問觀山之象以懲忿是何如曰人怒時自是恁突兀起來故孫權曰令人氣湧如山〇懲忿如推山窒慾如填壑懲忿如救火窒慾如防水〇問何以窒慾伊川云思此莫是言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勝之否曰然

龜山楊氏曰君子之修德可損者莫過於忿慾忿之不懲必至於遷怒慾之不窒必至於貳過

建安邱氏曰忿慾者吾身愛惡之私皆所當損也然懲忿易窒慾難蓋忿屬陽其發也氣勢暴湧如山之突兀人皆知之故懲之易慾屬陰其溺人也如水之浸淫泯无痕迹使人不覺陷其中而不能出故窒之難懲忿唯用心之剛者即能制之窒欲不唯用剛非見理之精未易察也

蒙引山下有澤只是氣通上潤有損下益上之義與前本義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同意程傳謂氣通上潤與深下以增高皆損下之象又是取兩個象恐夫子只是一個意且所謂深下是已所謂增高則未見得是增山之高處朱子小註謂懲忿象山窒欲象

[illegible]亦非正意此是所謂縱橫說來都合處蓋懲忿窒欲四字只在
損字上來不在山澤字來也觀本義云君子修身所當損者莫切
於此則無山澤之意決矣此亦損所當損者也自吾身言
存疑明道定性書曰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朱子
曰忘怒則公觀理則順此懲忿工夫○窒欲工夫不過省察克治
人心隱微之間動而未形之際天理固當發見人欲亦萌乎其間
矣故於是加察焉但是人欲則窒塞之不使其充長大學中庸之
謹獨者窒欲之事也
淺損澤益山只取滋潤意爲正然損所當損未是不好處君子知
吾身所當損者唯忿與欲故懲之窒之所以爲損也○澤潤山
而爲損是串說君子取象何得分貼蒙引辨朱子小註有理小
註又有懲忿窒欲必是降下山以塞其澤亦是朱子未定之說
○只有忿便懲有欲便窒舊說分將來已往可不用
講孔子釋大象曰山下有澤澤之氣上潤乎山損下益上之象也
君子體之以爲吾身之所當損者莫如忿與欲故於忿之發有
以懲治之而不爲血氣所使於欲之萌有以窒塞之而不爲外
物所移誠可謂損所當損而能修其身者矣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本義已事遄往爲說不同註疏謂各有職掌不可廢事事已不往又
爲傲慢唯竟事速往乃得无咎程傳以事爲益上之事謂其事
既已則速去之不居其功本義則謂輟所爲之事速往益之以
輟訓已作有力字看

備旨損之義損剛益柔損下益上也初以陽剛應於四四以陰柔
居上位賴初之益者也下之益上當損已而不自以爲功所益於
上者事既已則速去之不居其功乃无咎也若享其成功之美非
損已益上也於爲下之道爲有咎矣四之陰柔賴初者也故尤於
初初當酌度其宜而損已以益之過與不及皆不可也
本義初九當損下益上之時上應六四之陰輟所爲之事而速往
以益之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然居下而益上亦當斟酌其
淺深也
臨川吳氏曰損之時皆當以下陽益上陰已止也事所爲之事也
陽動喜作爲初在下當止其所作爲之事而速往以益四也居下
者不當有爲以其有餘之才補益在上已損而上益此處下之道
也故无咎
陸平湖氏曰損下以益上者或失其節則後難繼故必酌損之
雲峯胡氏曰初九以剛居剛而當損之初惟其以剛居剛則爲之
過故可自已其所爲速往以益四唯其當損之初則又未可自損
之過故當酌其深淺之宜而不自傷其本業其所受隨器而止酌
之義也
蒙引已事遄往舍已爲人也國爾忘家公爾忘私也於本得矣故
曰无咎然居下而益上下之力有限而上之需無窮故又曰酌損
之非吝也必如是而後可長必如是而兩得之也
集解余南湖云酌損言當隨時上下也淺深字是借說不必言與
四相與之淺深

去疑 已事只形容遄往意酌字從遄生來恐一意前往未信疑誘故酌損正教以善往的策

按去疑以損之爲損四之疾不如作損已益四說

講周公繫初爻曰初九當損下益上之時有陽剛之德而應六四之陰乃輟所爲之事而速往以益之此蓋盡事上之分可以无咎矣然居下而益上以分則殊以情則疏雖有欵欵之誠安能必上之我諒乎又當量而後人相機進言視上之所以待我如何酌量其淺深而損已以益之庶無冒昧之譏耳占者宜如是也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按孔疏以尚爲庶幾程傳以尚爲崇尚總不如作上下之上指四說

程傳 尚上也時之所崇用爲尚初之所尚者與上合志也四賴於初初益於四與上合志也

本義 尚上通

廣平游氏曰 四之志欲損其疾而初遄往使遄有喜焉故曰尚合志也

蒙引 本義所謂上應六四也不然不知其所謂遄往者何人也

按語講與上合志上與合志亦微有不同而以初爲主作與上合志爲是

講孔子釋初象曰初之已事遄往者夫豈造次以干上哉初之志欲以益四而四之志欲初之益已是與上合志有不遄往而不可者矣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按王註以弗損益之爲不損已而務益不如程傳味長

程傳 二以剛中當損剛之時居柔而說體上應六五陰柔之君以柔說應上則失其剛中之德故戒所利在貞正也征行也離乎中則失其貞正而凶矣守其中乃貞也弗損益之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適足以損之而已非損已而益上也世之愚者有雖无邪心而唯知竭力順上爲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

本義 九二剛中志在自守不肯妄進故占者利貞而征則凶也弗損益之言不變其所守乃所以益上也

項氏曰 二以剛益五之柔亦如初益四初以剛居剛少損之則可裁度以助四二以剛居柔更損之將至媚說以徇五矣故既以利貞勉之復以征凶警之

廣平游氏曰 兌之情說而陽性好動故有利貞征凶之戒也

雲峯胡氏曰 二剛中无有不正儻不能自守而妄進則非正矣故凶卦唯九三剛過乎中故當損初九九二則深恐其損之之過初以剛居剛而未及乎中當酌其所當損而損之二以剛居柔而得乎中不自損其所守者乃所以益之也損兼言益益不言損此又易之微意

臨川吳氏曰 初九九二皆是以下卦之陽益上卦之陰者而爻辭之意相反初必自止其事而速當上往就四二當利於貞固而不

可上征就五初之益四則損巳而益之二之益五則不損巳而益之益初以陽居陽二以陽居陰故不同也。

[家引]九二志在自守不肯妄進宜若无益於上矣然由是而敬夫時君尊德樂道之心士習可正風俗可厚則其爲益於上也不少。如不顧廉隅而苟於進焉徒足以滋君心之驕慢而長士習之奔競非惟損巳抑且无益於上矣。故桐江一絲扶漢九鼎義節之有益於人國也固如此。一說不可專就隱逸之士言如在朝守正骨鯁之臣如汲黯高允之徒是巳。

[玉疑]此就士節上說弗損句正見貞之爲利而征之爲凶意。

[我親]征之凶可知利貞爲自守而不進弗損巳而益於上此理甚深不見爲益而實有益也。

[通]周公繫二爻曰九二剛中自守不肯妄進所謂貞也占者得之利於固守此貞若輕往則降志辱身而凶矣且君子豈必出而後益於上哉。惟固守此貞弗損其操則清風高節名教所重風俗所關有益於上者大矣此所以利貞而不可征也。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程傳]九居二非正也處說非剛也而得中爲善若守其中德何有不善豈有中而不正者豈有中而有過者二所謂利貞謂以中爲志也志存乎中則自正矣大率中重於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能守則有益於上矣。

[臨川吳氏曰]以其中爲志而益六五利在自守不宜行往也。

[存疑]此解利貞自守而不妄進二之中也而二以是爲志所以爲利貞。總是本義惡在自守不肯妄進意。

[按]九二居下卦之中故見得中以爲志借爻以明德。

講孔子釋二象曰九居二本不正而云利貞者以居下卦之中在君子則志存乎中而不妄進也中則自正所謂利貞者可知矣。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按]孔疏以三人行爲三陰以損一人爲上九言三陰並行則上九懷疑反失其匹以一人行爲六三以得其友爲上九言六三一人獨行則上九納巳无疑損一人之說甚曲。

程傳損者損有餘也益者益不足也三人謂下三陽上三陰三陽同行則損九三以益上三陰同行則損上六以爲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上以柔易剛而謂之損但言其減一耳上與三雖本相應

由二爻升降而一卦皆成兩相與也初二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三與上應皆兩相與則其志專皆爲得其友也三雖與四相比然異體而應上非同行者也三人則損一人一人則得其友蓋天下无不二者一與二相對待生生之本也三則餘而當損矣此損益之大義也夫子又於繫辭盡其義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本義下卦本乾而損上爻以益坤三人行而損一人也一陽上而一陰下一人行而得其友也兩相與則專三則雜而亂卦有此象故戒占者當致一也。

朱子曰三人行損一人一人行得其友一陽上去換得一陰來伊

川就六爻上說得好

中溪張氏曰陰陽對待唯二而已。三則係其一而當損。此所以損九三而益上六也。故曰三人行則損一人。此一人也獨往以應上、則兌艮相合男女搆精而有萬物化生之功矣。故曰一人行則得其友也。

建安邱氏曰此爻乃損之所以爲損也。下體之乾、三陽並進、三人行也。九三一爻損而上之、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九三上而爲上、則上六下而爲三、剛柔偶合、一人行則得其友也。

雲峯胡氏曰損以三之損而名、故於此爻極論損之精義。三人行而損一人、兩也。一人行而得其友、亦兩也。天地間陰陽剛柔鬼神造化之類、皆兩而已。本義兩相與則專、曰戒占者當致一、一則一陰一陽之謂也。各致其一則爲兩矣

蒙引下卦本乾、乾三陽也。上卦本坤、坤三陰也。如此則所謂三則雜而亂、不得爲兩相與矣。惟乾之一陽上往、坤之一陰下來、則初與二兩相與、四與五兩相與、三與上兩相與、而各得以致一矣。然初二四五以相比而相與者也。三之與上、相應而相與者也。相比者各居其所、相應者一往一來。

按初二、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與、三與上應、皆兩相與。此本程傳本義但云一陽上而一陰下、明是專指三與上與。程傳不同。而蒙引欲合傳義而一之、大費詞說。又按初與四應、二與五應、三與上應、似當以應爲得友、不當舍應而言比。乾坤是程子論變卦之法、爲朱子所不取、不知何以忽用之此爻。細玩本義、

是二句合說以乾三爻爲三人、損乾之上爻爲坤之上爻、是損一人、而此一人即換得坤之上爻來、陰陽相交、爲得友。愚謂不作互換看、但以兌三畫論、一陰二陽、雖爲配耦、須損去一人方可。此是論理非眞損也。若三捨下二陽而往應上、則一陰一陽合而成配。此與致一之說相合。去疑以上行字爲同行、下行字爲行而去、其說甚異、蓋欲與象傳一人行俱作行去解也。三人中一人行去、方得友。得友不屬行去之一人、而屬末去之二人矣。尚須辨。

講周公繫三爻曰卦之六三、乃卦之所以爲損者。下卦本乾、三陽並進、而損一畫以益坤、是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一陽上而一陰下、是一人行則得其友也。占者得之、於相益者必友之、所謂致一之道也。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程傳一人行而得一人、乃得友也。若三人行則疑所與矣。理當損去其一人、損其餘也。

雲峯胡氏曰損因三而成、故必損九三、然後陰陽各以兩而相孚。九三損則三於上爲得友、上於三爲得臣。三與上爲兩、九二利貞、六五元吉、二與五爲兩。初尚合志、四亦可喜、初與四爲兩。天地男女之義、不過乎兩。故曰三則疑也。

按此論應以陰陽相配爲兩相與、甚有理。

存疑只舉一人行而得友兼舉之矣。疑即本義雜而亂意、三則疑、所以必損一人也。

睽時謂多以三人中必使一人行去若三則生疑二句作一意串說不如舊說一人行貼得友說三則疑貼損一人說爲乎妥三行文上是損下益上之義此句自重三人行句是設言以相形觀三則疑輕重虛實可見矣三當從兌三晝看一陰二陽難揑所從故疑

【諺】孔子釋三象曰友貴專而不可疑三人行則得二人而友之以其專也若參之以三則疑所與而不專矣故須損一人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程傳】四以陰柔居上與初之剛陽相應在損時而應剛能自損以從剛陽也損不善以從善也初之益四損其柔而益之以剛損其不善也故曰損其疾疾謂疾病不善也損於不善唯使之遄速則有喜而无咎人之損過唯患不速速則不致於深過爲可喜也

【按】註疏謂四與初因思而成疾相會則有喜太淺不如程傳剛來益柔之說

【本義】以初九之陽剛益己而損其陰柔之疾唯速則喜戒占者如是則无咎矣

【楊氏曰】物不得剛柔之中者俱謂之疾偏乎剛者忿之疾也偏乎柔者欲之疾也六四以柔居柔偏乎柔者之疾也得初九之陽以爲應損其疾者也損其疾則喜者速矣

【雲峯胡氏曰】六四初九爲應初方已其事而速於益四四以初之陽剛而損其陰柔之疾唯速則有喜不然彼方汲汲此乃悠悠非受益之道也

【按】遄訓速在初爲速往在此使遄只是速有喜使者自使之也疾則不喜損其疾使之速有喜則无咎也本義惟速則善似是使遄一頓謂速於損疾恐非口氣然不敢遽易之也 中溪云初之遄因有以使之太盤 固是初能損四疾而以四之自損其疾爲正口氣玩本義自明 楊氏喜者速似與予說同

【諺】周公繫四爻曰六四陰柔不能自立本有疾也以其下應初九能資陽剛之力以損其陰柔之疾然而不可因循也必使其疾得以速損則柔變爲强德業日新而有喜也占者如是可无咎也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程傳】損其所疾固可喜也云亦發語辭

【廣平游氏曰】有疾初无可喜因人而去之故曰亦可喜也

【去疑】夫子見諱疾忌醫者多故言亦可喜以歆之无疾上也有疾而損次也不則憂孰甚焉亦字宜玩

【諺】孔子釋四象曰人之過猶疾也无疾固可喜也有疾而能資人以損之亦可喜也所以云使遄有喜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孔疏】或者言有也言其不自益之有人來益之也 朋黨也案爾雅云十朋之龜者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日火龜

【按】此亦可備一說 程傳十朋之義龜弗克違作句覺之字難安頓

【本義】柔順虛中以居尊位當損之時受天下之益者也兩龜爲朋十朋之龜大寶也或以此益之而不能辭其吉可知占者有是德則獲其應也

朱子曰或益之十朋之龜爲句易象自是一法如離爲龜則損益二卦皆說龜此類甚多

【節齋蔡氏曰】元龜有國之大寶言益之大也弗克違者不求而必至之意故元吉

【雲峯胡氏曰】益不可以有心求唯不知其益之所自來而有不能辭者有德而自然益之者也龜爲大寶直二十貝爲大龜或益之以此其益也大矣然五有柔順虛中之德未嘗求此益非五有柔順虛中之德亦莫能受此益

【進齋徐氏曰】班固食貨志元龜岠冉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爲大貝十朋注冉龜甲緣也岠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兩貝爲朋朋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也又有公龜九寸直五百爲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爲幺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爲小貝十朋是爲龜寶四品大貝四寸五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五十幺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貝不得爲朋

【蒙引】本義兩龜爲朋當作兩貝爲朋蓋誤也今大全作兩龜古易古板本義亦作兩龜竟不可曉一說元龜有國之大寶此天子所有者又有公龜有侯龜有子龜則元龜是以天子言然朱子本義初无此意只是以爲貴重之物或以此益之爲莫大之益也如云重賂相似取象之辭也稱名小取類大也蓋六五已是居天子之位者其云受天下之益只如云四國萬方任土作貢梯山航海而來庭者耳弗克違謂衆懇切欲辭之而不得也

【去疑】或者衆多之辭違辭謝意弗克違正足或益之意耳

【按】古人用貝猶後世用錢兩貝爲朋十朋之龜其龜可値二十貝也

【講】周公繫五爻曰六五柔順虛中以居尊位是人君虛心下賢而无自足之心由是豪傑景從各損已之善出以益上爲益最大有辭之而不得者其象猶夫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也如是則君德成而化理溥元吉可知矣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孔疏】上謂天也故與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義同也

【程傳】所以得元吉者以其能盡衆人之見合天地之理故自上天降之福祐也

【蒙引】天視聽自我民視聽六五爲人所益即爲天所益也此與大有上九同以其柔順虛中之德同也

【去疑】自字宜玩見吉非倖致意人外无天賢之來益便已是天祐處

【講】孔子釋五象曰六五元吉豈倖致哉蓋六五柔順虛中之德克享天心而天祐之此天下之益所以无不至而得元吉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通註】既以弗損益之爲上无所奉損終反益又以得臣无家爲得
臣則天下爲一故无家
【程傳】以陽剛居上若用剛以損削於下非爲上之道其咎大矣若
不行其損變而以剛陽之道益於下則无咎而得其正且吉也如
是則宜有所往往則有益矣在上有不損其下而益之天下孰不
服從從服之衆无有內外也故曰得臣无家得臣謂人心歸服无
家謂无有遠近內外之限也
【通】既傳二說弗損益之並與本義不同程傳似亦可用
【本義】上九當損下益上之時居卦之上受益之極而欲自損以益
人也然居上而益下有所謂惠而不費者不待損已然後可以益
人也能如是則无咎然亦必以正則吉而利有所往惠而不費其

惠廣矣故又曰得臣无家
朱子曰得臣无家猶言化家爲國相似得臣有家其所得也小矣
无家則可見其大
【雲峯胡氏】曰弗損益之上與二辭同而意異二當益上之時不損
其所守乃所以益上上受益既至於極則又當損以益下然有不
待損已而後可以益人者所謂惠而不費是也惠而不費其惠也
廣故得臣无家其得也大然曰无咎又曰貞吉利有攸往者九二
先言利貞而後言弗損益之二剛中无有不貞者貞其所有也上
九曰弗損益之无咎而又曰貞吉者上以剛居益之極貞其所欠
也故戒之
【蒙引】上九弗損益之處說惠而不費也爲人上者能如是則可以

免責矣故曰无咎貞者指言其所以益下之道也如制其用望教
之樹畜之類非必人人而衣食之也此正道也故得吉而利有攸
往得臣无家近者悅遠者來也
【玉疑】臣民也得臣言得民心也按臣字此爻斷作君道看首句
當虛講貞正弗損益之處吉利俱從貞中看出非兩時兩事惠主
令人喜而爲小驩虞貞主令人忘而爲大利賴兹子膽曰以損已
者益人其益止如所損以弗損者益人其益乃爲无方此之謂歟
按此節是兩截意无咎以上一截貞吉以下一截下截所以盡上
截之意也貞字重看吉字與利有攸往是一意惟其吉故利有
攸往也得臣无家言其效之大尋常論人之多曰千家萬家
則普天之下人盡臣服不可以家數計故云得臣无家也

【講】周公繫上爻曰上九居卦之上受益之極始則損人以益已終
欲自損以益人者也然居上同益下必待損已則天下之衆勢
難徧給惟弗損諸已而有益天下則其出無窮于人有濟而无
咎矣惟弗損之益亦或有不正者必也因民所利而利之有公
平正大之體而非違道以干譽得正如此則澤无不被不亦吉
乎道可常行不利有攸往乎由是民心日歸無遠邇內外之限
得臣不可以家計矣惠而不費其效如此
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程傳】居上不損下而反益之是君子大得行其志也君子之志惟
在益於人而已
【存疑】只曰弗損益之一句下文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兼舉之

矣如比九五泰九二象傳一例言弗損益之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則人君之志於是乎大得矣

折衷大字從弗損二字來

講孔子釋上象曰上之於下孰無益之之志哉然益出於巳所及有限未能大得志也今弗損而益之惠而不費其惠無窮斯其志誠大得也

語或問損卦下三爻皆是損巳益人四五兩爻是損巳從人上爻有爲人上之象不待損巳而自有以益人朱子曰三爻无損巳益人底意只是處到極處去不得自是損了四爻損其疾只是損了那不好了便自好五爻是受益也无損巳從人底意思

建安邱氏曰合六爻觀之損在下則益在上矣其在下卦初爻位俱剛可損也故曰酌損之二處柔得中不可損矣故曰弗損益之三則有餘於陽當損其一以奉上故曰損一人此三爻皆知損者也其在上卦四陰虛賴初之陽以爲益故曰損其疾五受二之益而又得上之益故曰或益之上與三爲往來之爻既得三之益不待損人以益巳故曰弗損益此三爻則處損而得益者也

按邱氏六爻之說多未確

日講解義天下之事有不當損而損者損下益上損民益君是也有當損而損者省文存質去奢崇儉是也聖人畫卦以損下益上示戒而以損所當損爲法統觀六爻下體本乾三畫皆陽陽過於盈則損乎陽上體本坤三畫皆陰陰過於虛則益乎陰此一卦之旨也析觀六爻初二以益上之道言初居下而益四量而後入故曰酌損之二剛中而益五道義自持故曰弗損益之三四以取益之道言三陽上而陰下是去其異巳者故曰損一人四資剛以濟柔是勇於改過者故曰損其疾五上以受益之道言五體柔居中爲虛心好賢故曰或益之上居上益下爲因民而利故曰弗損益之此六爻之旨也大抵損之時貴乎損所當損而必本之以誠誠以存質則禮亦可殺誠以崇儉則用無不節推之初遄往二利貞誠於事上也四使遄五或益誠於虛巳也上弗損誠於益下也至六三一爻卦之所以爲損者也戒其三而雜取其兩而專者貴於致一也此又損之精義也宜彖辭首以有孚爲訓哉

按損卦取澤以潤山之象是損下益上也下三爻皆與上三爻應亦是上有求而下即應之義亦損下益上也必以乾之三爻往居上坤之三爻來居三以爲損之主不知程朱何以看得是如此竊有疑焉或曰益亦內三爻與外三爻應何以爲益下予曰陰自當應陽兌少女也艮少男也少女當從少男巽長女也震長男也長女當從長男至其爻之陰陽則有參差難齊者不可執也咸亦少男少女恒亦長男長女而不合損益之意自當別論學者必尊傳義當依蒙引爲說蒙引損益二卦之得名聖人本自二卦相反對看出來緣當時朱子偶不曾說出今學者只知憑註腳所有者於損則曰下卦本乾上卦本坤今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於益則曰上本乾也下本坤也今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而已不知憑何處考得損下卦本乾上卦本坤益下卦本坤上卦本乾也蓋聖人本是以損

益二卦之畫相反對看一則下體損一陽以益諸上體一則上
體損一陽以益諸下體損下益上者損之道損上益下者益之
道因其畫上下損益之際而見得益本上乾而下坤損本上坤
而下乾耳要非如卦變之論所自來也此以卦體言也本義只
作卦體看便自有定見矣又按三陽三陰之卦以澤潤山損
下益上五爲君位柔順虛中受天下之益自當爲一卦之主損
益相因上益則下損或謂下損而上亦損此是論卦之命名彖
爻皆无此意彖言損民當誠信合理自損當因時從儉蓋不過
損民則不可奢於自奉理相因也大象言身之當損在忿欲懲
之窒之是源本功夫不懲窒則不能不過於損民奢於自奉也
內三爻兌澤當潤艮山故皆言益上初以急公益四二以守貞

益五三以得友從上爲益不同而皆益上也外三爻艮山受澤
之潤故言受益四借初之力以損疾主應言五爲君位則言受
天下之益而不拘二之應上居卦終從受下益推出益下之理
雖非君位所言皆君道也程傳謂上爻不行其損而以陽剛之
道益於下於卦義爲切朱子又推出不損已而能益人作惠而
不費看亦是正大議論學者檢身所當損者莫如忿慾懲窒
是要緊功夫至其不損人以益已不厚奉以靡費亦當於卦有
取焉繫辭發明三爻之理言天地男女而歸於致一此處衆傳
言三則疑正是致一之反三人中已處其一旁有二人已面疑
其所從而二人亦各疑有厚薄之分此情理之常也若一人行
則擇一人爲友則能致其專一矣程朱俱以泰卦爲說取乾之

上爻換坤之上爻似失本旨愚謂三之應上是一人行而得友
此句是實象三人行句虛形論理不必拘定爻位儻必欲拘爻
位則兌之三爻有三人之象以三爻之陰下從二陽則必損其
一而後可二陽既難爲損不如從上正應爲以一陰得一陽而
爲友也註疏以三陰爻爲三人於損一人尤說不去因此爻衆
說更爲贅論於此不知是否

益䷩巽上震下

程傳益序卦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盛衰損益如循環損極必益理之自然益所以繼損也爲卦巽上震下雷風二物相益者也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兩相助益所以爲益此以象言也巽震二卦皆由下變而成陽變而爲陰者損也陰變而爲陽者益也上卦損而下卦益損上益下所以爲益此以義言也下厚則上安故益下爲益

朱子曰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所以然者蓋邦本厚則邦寧而君安乃所以爲益也否則反是

隆山李氏曰益者損卦之反也損卦兌在下本乾體天下富實之象也乾陽在下損乾之九三以益坤於上則是損下之陽實以益

上之陰虛者也益九巽在上本乾體朝廷富實之下也乾陽在上損乾之九四以益坤於下則是損上之陽實以益下之陰虛者也下富實而上虛弱則損下以益上上富實而下虛弱則損上而益下上下相交而更爲損益其道一也而損下益上則謂之損損上益下則謂之益何也古之聖賢富厚之資則寧使在民而不在已儉薄之用則寧使在已而不在民蓋肥已瘠人者民貧而已無所寄已雖瘠而天下肥者民樂而吾亦無憂故損下以自益君子以爲自損自損以益下君子以爲自益也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孔疏益者增足之名損上益下故謂之益下已有矣而上更益之明聖人利物之无已也損卦則損下益上益卦則損上益下得名皆就下而不據上者向秀云明王之道志在惠下故取下謂之損與下謂之益既上行惠下之道利益萬物動而無違何往不利故曰利有攸往以益涉難理絶險阻故曰利涉大川

程傳益者益於天下之道也故利有攸往益之道可以濟險難利涉大川也

本義益增益也爲卦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自上卦而下於下卦之下故爲益卦之九五六二皆得中正下震上巽皆木之象故其占利有所往而利涉大川也

中溪張氏曰益增也其卦下體本坤上體本乾損乾下交以益坤下交其益在下故曰益處益之時無所不利以行則利往以濟則利涉也

雲峯胡氏曰凡卦以內爲主凡物以下爲本損下謂之損益下謂之益而上之損益不與焉厚其本也他卦言利往者不言利涉益兼之蓋益以與利也

蒙引利有攸往泛言凡事皆利也利涉大川專言涉川一事之利也

存疑損上益下亦不是常事在上安得有許多財物可以益下故利有攸往利涉大川俱泛說爲是

按泛說理長而時講皆就人君益下說

困疑兩利字俱從益生來攸往者往以益民也涉川是濟變的象極言往无不利意攸往句包得涉川特抽出言之不宜以常變對說

講義文王繫益彖辭曰益者損上益下之義是人君損己以益民也
民富則君不獨貧而上下俱益矣人君誠能益下則往其所往
濟可四達何利如之即以濟險而涉大川亦得安全而无不利
蓍筮得此者隨所占以爲驗可也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摘註疏以自上下下二句連下中正有慶爲一節
王註震陽也巽陰也巽非違震者也處上而巽不違於下損上益
下之謂也
孔疏此就二體釋卦名之義柔巽在上剛動在下上巽不違於下
損上益下之義也既居上者能自損以益下則下民懽悅無復疆
限益卦所以名益者正以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者也

程傳以卦義與卦才言也卦之爲益以其損上益下也損於上而
益下則民說之無疆無窮極也自上而降巳以下下其道之大光
顯也陽下居初陰上居四爲自上下下之義
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
雲峯胡氏曰損其道上行以上兩句皆釋損義益其道大光以上
四句皆釋益乎損益皆以道言後世以聚斂掊克爲損下益上者
非道也況損下之道僅可上行益下之道大而且光釋彖之旨深
矣哉
蓮齋徐氏曰損上益下者損上之剛益下之柔也下卦坤坤柔爲
民坤得益故民說無疆上乾之下交下爲坤之下交自上下下也
大道下濟而光明其道光大也故爲益

蒙引下二句申上二句皆卦體之義也蓋上能自損以益下則下
之受益者感其惠而說無疆矣且上之所以益下者實自上而究
於下故又曰自上下下也自上下下則所謂膏澤下於民矣不亦
大光乎
存疑損上益下看來與損上九一般皆在制民常產之外如山林
川澤之利損以予民蠲民田租之類不然說不得損上
淺自上下下不必實指自上卦而下於下卦只是自上及民意上
面下字有力謂下行也下面下字指民損上益下而民說然其
恩澤自上而下及於民者皆光明正大之道如此似順蒙引者
重自上下下語意稍別○或補出君益一層只是言外意
講孔子釋彖辭曰卦名益者卦體損上初畫之陽益下初畫之陰

是人君能損己以益民民之被其澤者莫不感說無疆域之可
限矣此所以致悅者豈要結小惠補苴罅漏之治也哉實自上
而下及於下恩出九重徧被窮簷其益民之道何廣大而光明
也益下下下民益也民悅大光君亦益也益之名以此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孔疏此就九五之爻釋利有攸往益之所以利有攸往者正謂中
正有慶故也○木道乃行此取譬以釋利涉大川也木體輕浮以
涉大川爲常而不溺也以益涉難如木道之涉川涉川無害方見
益之爲利故云利涉大川木道乃行也
按取譬二字覺泛然云利涉如木之涉川亦可兼兩層意
程傳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二復以中正應之是以中正之道益

天下天下受其福慶也。益之爲道於平常無事之際其益猶小當艱危險難則所益至大故利涉大川也於濟艱險乃益道大行之時也益誤作木或以爲上巽下震故云木道非也

本義以卦體卦象釋卦辭

雙湖胡氏曰五以中正應二二亦以中正應五以此而利往以益天下固爲君臣之慶會而天下實同受其福慶矣

雲峯胡氏曰中正兼二五言

存疑以卦體言卦之九五在上體之中以陽爻居陽位而得其正六二在下體之中以陰爻居陰位而得其正是中正也惟其中正故有爲有行無往不利

咸問木道乃行程傳以爲木字本益字之誤如何朱子曰看來只是木字渙卦說乘木有功中孚說乘木舟虛以此見得只是木字某見一朋友說有八卦之金木水火土有五行之金木水火土如乾爲金易卦之金也兌之金五行之金也巽爲木是卦中取象震爲木乃東方屬木五行之木也五行取四維故也

按後天八卦震正東巽東南兌正西乾西北以五行配八卦乾兌皆金震巽皆木何有卦與行之分疑之

雲峯胡氏曰木道兼震巽言震陽木巽陰木

存疑此卦之象下震之象爲木上巽之象亦爲木皆木道也是爲舟楫之象故利涉大川

雙湖胡氏曰利有攸往以二五之中正有慶也利涉大川以震巽之木道乃行也

隱詞曰利有攸往者以卦體言之五中正而二以中正應之上下一德是君臣同志以益民自有良法美意民受其福大有慶也

又曰利涉大川者以卦象言之震巽皆木爲涉川之具如人之有才爲濟險之具其涉無不利木道乃行而獲濟也濟險亦如是矣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孔疏此已下廣明益義。若動而驕盈則被損無已若動而卑巽則進益無疆

程傳又以二體言卦才下動而上巽動而巽也爲益之道其動巽順於理則其益日進廣大無有疆限也動而不順於理豈能成大益也

本義動巽二卦之德

臨川吳氏曰以卦德言人事之益人之動而能卑巽則日有進益無窮已也（釋動而巽二句）

蒙引益字指益卦言益卦之德爲動而巽。此兩句以人事之益言分明是說德業蓋就卦德上說益安得不以爲德業更看日進字可見。無疆莫爲之限也。動而巽順以處之必上合天理下當人心而後已如是德之日進也可量哉衆善以之而集全德以之而備矣人道之益信未有過於此者。益動而巽雖詞有輕重然不可全輕了動字若止而巽則不成益矣可見動字亦要明白

存疑動進爲也巽入也動而巽是有所進爲而潛心懇到以入之必當於理而後已如是則彈爲吾得日增月益而不可量矣故曰

進無疆
〔胡傳〕以巽爲順存疑易爲巽入時講多從之
〔孔疏〕天施地生其益無方者此就天地廣明益之大義也天施氣於地地受氣而化生亦是損上益下義也其施化之益無有方所
朝鮮生
〔程傳〕以天地之功言益道之大聖人體之以益天下也天道資始地道生物天施地生化育萬物各正性命其益可謂無方矣方所也有方所則有限量無方謂廣大無窮極也天地之益萬物豈有窮際乎
〔本義〕乾下施坤上生亦上文卦體之義
〔臨川吳氏〕曰以卦變言天地之益乾之九四易初而下交於坤天之施也坤之初六易四而上達於乾地之生也天布施地發生萬物並育其增益衆多無有方所也
〔按〕本義言卦體已竟深設吳氏不宜又突出變字當依程傳深說施生之理爲妥
〔蒙引〕上卦本乾下卦本坤今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陽自上而下天之施也交下卦初畫之陰以易上卦初畫之陽陰自下而上地之生也故曰亦上文卦體之義○天施以氣言地生以形言○天施地生聚萬物而並育之其益無方也
〔孔疏〕雖施益無方不可恒用當應時行之故舉凡益總結之故曰凡益之道與時偕行也舉凡者二句
〔程傳〕天地之益無窮者理而已矣聖人利益天下之道應時順理

與天地合與時偕行也
〔臨川吳氏〕曰凡益之道總言天地之與萬物人之於萬事其爲增益皆无時而止息所謂與時偕行也
〔建安丘氏〕曰時者損益之準也上不足而下有餘則當損下而益上可損而損此損之時也若下不足則不當損矣上有餘而下不足則當損上而益下可益而益此益之時也若下有餘則不必益矣時者當其可之謂此損益二彖聖人皆以時言也
〔按〕孔疏益不可恒用及丘氏下有餘而不必益以爲有用益時有不用益時另是一說當以臨川爲正
〔蒙引〕凡其時之當益無有不益者也如動而能巽時當得益也則日進無疆矣天施地生時亦當益也則其益無方矣以此推之凡一切益道莫不與時偕行也時者理之宜而已矣
〔本義〕又以此極言贊益之大
〔蒙引〕本義此字是通指此一條言而非專指凡益之道與時偕行一句言也爲益動而巽天施地生二句猶未足以盡益之道故更用末句以盡其餘正如咸卦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之下又更用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之例彼動而巽只是人事之益天施地生只是天地之益天地間更有許多物事在此卦卦德卦體所不能該者則猶有未及也故總之曰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新安蔡氏〕曰無疆以悠久言無方以廣大言與時偕行又言益道之適乎時也

按此節二展意勤巽以人事言學問之功施生以天地言造化之理凡益承上二意而推及凡事也歸重時上

論夫益之道不但益下也試極言之學問以日進爲益卦德震動巽入震則奮發有爲巽則沉潛善入則其德業廣大日進而無疆矣造化以生物爲益卦體乾之一陽自上而下天之施也而物於是資始坤之一陰自下而上地之生也而物於是成形則化機流行其益爲無方矣凡此皆時也即此推之而知凡益之道時未當益雖望其益而不可得時既當益欲辭其益而有不能莫不與時偕行焉益之道何其大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按註疏以風雷有益於物爲說不是風雷相益

程傳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物相益者也君子觀風雷相益之象而求益於己爲益之道無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也見善能遷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有過能改則無過矣益於人者無大於是

本義風雷之勢交相助益遷善改過益之大者而其相益亦猶是也

朱子曰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猛又曰風是一個急的物見人之善巳將不及遷之如風之急雷是一個勇決的物巳有過便斷然改之如雷之勇決不容有些子遲緩○問莫是纔遷善便是改過否曰不然遷善字輕改過字重遷善如淡淡之物要使之白改過如黑之物要使之白用力自是不同遷善者但是見人做得一事强似我心有所未安即便遷之若改過須是大段勇猛始得

臨川吳氏曰遷善巽象巽在外於人之善見則遷之自外而益也改過震象震在內於己之過有則改之自內而益也

雲峯胡氏曰雷與風自有相益之勢速於遷善則過當益寡決於改過則善當益純是遷善改過又自有相益之功也

東萊呂氏曰損益二象最切學者損無如忿慾益無如遷改若甚易知推到精密處甚難懲窒遷改皆是用力處

存疑見善則遷未必有過也特見彼之善有勝於此則遷從而從之爾有過則是有過失了直須更改也見善則遷是未甚善者從而甚善也有過則改是有不善改而善也

大疑講義交相助益說固是但細玩二則字遷從風雷上去說較切

集解蔡正符云玩二則字皆有雷厲風行意不必分貼

按遷善改過是最有益事只此便見君子之與益象相合處遷善改過交相益恐是進推一步意象引俱主雲峯說要善看

論孔子釋大象曰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物相助益之象也君子體之而求益於己也不見人善則已見之則遷無少因循也自已無過則已有之則改無少係吝也如此則善純而過寡益莫大矣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孔疏大作謂興作大事也初九處益之初居動之始有興作大事之端又體剛能幹應巽不違有堪建大功之德故曰利用爲大作

也然有其才而無其位得其時而無其處雖有殊功人不與也時人不與則咎過生焉故必元吉乃爲无咎故曰元吉无咎

程傳初九震動之主剛陽之盛也居益之時其才足以益物雖居至下而上有六四之大臣應於已四巽順之主上能巽於君下能順於賢才也在下者不能有爲也得在上者應從之則宜以其道輔於上作大益天下之事利用爲大作也居下而得上之用以行其志必須所爲大善而吉則無過咎不能元吉則不惟在已有咎乃累乎上爲上之咎也在至下而當大任小善不足以稱也故必元吉然後得无咎

本義初雖居下然當益下之時受上之益者也不可徒然无所報效故利用爲大作必元吉然後得无咎

中溪張氏曰初九爲震動之主上應六四近君之臣則初受四之任者重矣故利用大興作之事而所作之事必得大善之吉乃得无咎

進齋徐氏曰初剛在下爲動之主當益之時受上之益者也宜用之爲大有興作之事然位卑志剛力小任重則有所不堪唯處之當用之審大善而吉乃可无咎苟輕用敗事無益有害皆爲有咎也

蒙引此爻辭只據理而言謂其居下而受上之益不可徒然無報效其報效於上也須用大有作爲若尋常作爲則亦末耳其大作也又必大善而吉若未能大善而吉則猶爲有負於上未免有咎也以此見臣子之職無有界限

要解仇滄柱曰初九陽剛之質才足以有爲然恐逞其有爲之才事未必出於盡善大作而必元吉既勉之又戒之也

按爲大作大作當以所興作之事言爲字着力猶云爲大事也若云大有作爲字義未見分曉或着力論作字則爲字又無安頓常說皆作報效思意只作重任看

蘊周公繫初爻曰初九居下職位之卑者也當益下之時既受上之益不可徒然無所報效必竭誠盡力毅然爲大興作之事舉世所不能爲不敢爲者而獨爲之又必所爲盡善事出萬全而元吉焉庶可仰答主知而疑忌不生乃得无咎占者宜如是也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程傳在下者本不當處厚事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爲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必能濟大事而致元吉乃爲无咎能致元吉則在上者任之爲知人已當之爲勝任不然則上下皆有咎也

本義下本不當任厚事故不如是不足以塞咎也

朱子曰利用大作一爻象只曰下不厚事也自此推之則凡居下者不當厚事如子之於父臣之於君僚屬之於官長皆不可以踰分越職縱可爲亦須盡善方能無過所以有元吉无咎之戒也

雲峯胡氏曰凡在下者以分言之本不當爲重大之事豈能无咎故必大善而吉庶可塞咎云耳

疑不厚事云者特明不可不元吉之意非以避咎而開諉事的門路

按本義不如是謂元吉也

通孔子釋初象曰初九必元吉而得无咎者初九居下位卑以分
言之本不當任厚事而乃爲大作未免有越位僭分之嫌故必
元吉而後可以謝咎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程傳就六二之才而言二中正虛中能得衆人之益者也然而質
本陰柔故戒在常永貞固則吉也求益之道非永貞則安能守也
損之六五十朋之則元吉者蓋居尊自損應下之剛以柔而居剛
柔爲虛受剛爲固守求益之至善故元吉也六二虛中求益亦有
剛陽之應而以柔居柔疑益之未固也故戒能常永貞固則吉也
王用享于帝吉如二之虛中而能永貞用以享上帝猶當獲吉況
與人接物其意有不通乎求益於人有不應乎祭天天子之事故

云王用也
本義六二當益下之時虛中處下故其象占與損六五同然爻位
皆陰故以永貞爲戒以其居下而受上之益故又爲卜郊之吉占
朱子曰王用享于帝吉是祭則受福底道理
通安卿氏曰益者損之反益之六二損之六五也損之五曰元吉
則謂其居得尊位以柔履剛爲善益之二曰永貞吉則以爻位皆
柔不能固守故以永貞爲戒也又曰凡卦象有離者皆有龜象頤
之自初至上與損之自二至上益之自初至五皆外實中虛所以
取諸龜也
雲峯胡氏曰損五上卦之中當下益上之時而受下之益益二下
卦之中當上益下之時而受上之益五元吉二必永貞而後吉位

有剛柔之殊分有君臣之異也二非陽也而曰王用享于帝吉若
占在二則永貞吉在王者之占則爲享帝之吉占也享帝亦以下
而受上之益故於下卦之中言之此可見占法矣
蒙引此與損六五詞同而所指異損之六五以上受下之益也益
之六二以下受上之益也而又曰王用享于帝吉者蓋言此爻以
下受上之益王者無上宜于此爻無所用矣然以王對上帝則王
又爲下也是亦有用處聖人立言之周如此○王用享于帝吉是
亦居下而受上之益也然皆必有所以受益者帝無常享享於克
誠虛中處下亦誠德也故得享帝吉非可虛得此益也若非以虛
中處下則此卦六爻皆可以受莫大之益在王者皆得用以享帝
也

感測虛中是誠處下是敬或字見他无求益之心王用享句是以
誠敬之格天而決其可以得益也說者須知主客
因知此爻只重永貞二字二陰疑不足於守故以永勵之享帝句
是甚言不可不貞莫作象看
要解陳介眉曰本象以著占永貞是戒占用享于帝是廣其占也
摠二受上之益自指九五因或字故渾言之
通周公繫二爻曰六二虛中處下得臣道之貞者當益之時雖無
心于君之益然寵錫之隆有不得而辭者爲或益之十朋之龜
弗克違之象然六二陰柔貞於始者未必能守於終必常守貞
永矢而不失焉則君寵益固而吉矣夫此永貞豈獨二可用之
格君即王者用此以享上帝亦可格天心而獲吉蓋臣之事君

猶君之事帝其爲受上之益同也占者宜知所務矣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孔疏〕自外來者明益之者從外自來不召而至也

〔程傳〕既中正虛中能受天下之善而固守則有有益之事衆人自外來益之矣或曰自外來豈非謂五乎曰如二之中正虛中天下孰不願益之五爲正應固在其中矣

〔本義〕或者衆无定主之辭

〔蒙引〕自外來者不求而自至之辭也二處中處下所謂謙受益者也故曰或益之要之只是受上之益本義云或者衆无定主之辭蓋帶十朋之龜而取象之義耳

按象傳或字重讀自外來正是釋或字義本義於此用衆无定主之辭非無爲也蓋上爻或字人多順口讀過此處全在或字上生意耳

〔淺說〕外是意外自外來見二非往而求益一着求益念頭便已非貞故言自外來益見二之勵貞處

〔醫〕以外爲意外是新說下受上益上在外故云然也且對已言之即爲外亦不拘外卦

〔匯〕孔子釋二象曰二受上之益而云或者蓋二無求益之心而益自外來似乎莫知所從來而誰爲之益者故曰或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按〕王註以益之用凶事爲救凶故程傳因之以爲守令救患在民是三益人不是人益三未是確解

〔程傳〕三居下體之上在一上者也乃守令也居陽應剛處動之極居民上而剛決果於爲益者也果於爲益用之凶事則无咎凶事謂患難非常之事三居下之上在下當承稟於上安得自任擅爲益乎唯於患難非常之事則可量宜應卒奮不顧身力庇其民故无咎也下專自任上必忌疾雖當凶難義在可爲然必有其孚誠而所爲合於中道則誠意通於上而上信與之矣專爲而无爲上愛民之至誠固不可也雖有誠意而所爲不合中行亦不可也圭者通信之物禮云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凡祭祀朝聘用圭玉所以通達誠信也有誠孚而得中道則能使上信之是猶告公上用圭玉其孚能通達於上矣在下而有爲之道固當有孚中行又三陰爻而不中故發此義或曰三乃陰柔何得反以剛果任事爲義曰三質雖本陰然其居陽乃自處以剛也應剛乃志在乎剛也居動之極剛果於行也以此行益非剛果而何易以所勝爲義故不論其本質也

〔本義〕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不當得益者也然當益下之時居下之上故有益之以凶事者蓋警戒震動乃所以益之也占者如此然後可以无咎又戒以有孚中行而告公用圭也用圭所以通信

朱子曰伊川說易亦有不分曉處甚多如益之用凶事說作凶荒之凶直指刺史郡守言在當時未見有這守令恐難如此說

〔隆山李氏〕曰周官以[illegible]待凶荒以荒禮哀凶札或弛其政或去其征皆損上之所取以益下之凶荒者也

〔西溪李氏〕曰居下之上而長民奉君命以益民者也凶荒札瘥益

之用凶事也凶荒之年宜發倉廩以賑救乃非常之舉爲下爲民
如此故可无咎有孚中行心苟自信酌中行之可也用圭告公正
如汲黯河內之事
[按]此二條則程說亦自分曉
[雲峯胡氏]曰下三爻皆當益下之時而受上之益者也三處多凶
之地有儆之以凶事者困心衡慮乃所以增益其所不能也如此
既可以无咎又告之以有孚中行而告公用圭者孚信也圭所以
通信也當信上之人所以警戒震動我者益我者也信之篤而行
之必合乎中則可以通信於上矣或曰以二體則二五各居中以
全體則三四並居中故中孚以三四爲中此三四稱中行
[蒙引]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不當得益者也然當益之時槩當得益
而居下之上乃危地也故獨爲益之以凶事之象雖益之而以凶
事雖凶事實亦益之也所謂苦其心志勞其筋骨行拂亂其所爲
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也益之用凶事六三象也占者
如此然後可以无咎何也庶幾其陰柔不中正之病由是而有瘳
也然其工夫又在有孚中行上○有孚中行告公用圭不必謂有
孚指心言中行指事言據下爻本義云三四皆不得中故皆以中
行爲戒況下爻之中行是謂以益下爲心未嘗以中行爲施之事
者而與心爲對也大抵中行猶言中道中德道德固非心外物也
此爻有孚中行蓋謂其惻行處事有誠心而得其中耳有孚只在
中行上見中行字更重○本義又戒以有孚中行而告公用圭也
又之一字非由无咎之意也蓋无咎字只承益用凶事說言此等

人須得上人有以警戒震動之乃得无咎而有孚中行乃爲之訃
也○益用凶事者上之責望我者有在也我之有孚中行者所以
應其責望之意也我之告公用圭者所以慰其責望之意也此二
句於爻無所取只據理言受上人凶事之益者便當如此○用圭
所以通信不可謂信即是爻辭之有孚而以通上也用圭是取象
之辭○六三陰柔不中不正正是不能有孚中行也上之人益之
用凶事者正欲其有孚中行也故必告公用圭言有所執持以見
於上也
[存疑]不益之好事而益之以凶事蓋雖益之而以凶事雖凶事而
實益之也蓋投之險阻艱難之中置之利害憂患之途使之勞筋
苦骨困心衡慮於以動其心而忍其性成其德而達其才也爻辭
如此占者得之而受上凶事之益也則可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
不能而无咎矣然此豈易能哉蓋上益我以凶事者責望之意有
在也三之所以應上責望之意者當如何哉必也存諸心者至誠
無妄而外之所行者皆合於中道則能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而不
負上之所以責望於吾之意而告公用圭矣
[按]此節須說得聯貫雖用凶事而實益之何告之有然所以處此
者須有孚中行而乃可告公用圭矣告公用圭現成說○有孚
者自心有孚非信上○蒙說未是○告公者有所告於君也用
圭只是可以見信於上意此信字不必於孚字縮合○公字大
槩指上說王註謂公次王六三才不足告王足以告公不可用
[去疑]凶事凡摧折拂鬱皆是用是君用之益三也无咎是過因凶

段尚未說到好處下二句更進一步聖人教之孚中以答上意非
僭告之無已也
要解仇滄柱曰此申戒占者之辭有孚中行分存心處事言有是
二者則可以達已之信猶告公用圭也
按此與蒙引不同當是用存疑爲說時講從此
講用公繫三爻曰六三陰柔不中不正本不當益者然處益之時
緊當得益故上益之以凶事投之艱難試之盤錯使之警戒震
動乃所以益之也占者如是有以動其補過之心而无咎矣然
果何以爲計哉蓋上之益我以凶事者責望之意有在也必也
存諸心者至誠無妄外之所行皆合於中道於以副君之望而
自可見諒于君猶告公用圭以通信者然乃得受益之道也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本義益用凶事欲其困心衡慮而固有之也
合參胡氏曰爻惟三上言凶上之凶自取之也三之凶人益之也
其困心衡慮而固守之乃益之大者
蒙引王益之者言夫秉彝好德乃吾所自有者而不能不因物而
遷則未能固有之也益用凶事則所自有者爲其所固有矣
存疑固有言固守其本心之德蓋秉彝之德乃人之所自有或不
能不因物而遷益用凶事乃所以動心忍性固有其德也
集解固有有字嶧山指有孚中行說極當不得如說家虛指秉彝之
懿德
按集解以有字指有孚中行似勝蒙存懿德之說但以有孚中行

言其所固有不甚合有孚中行非現成字様也固有宜作固
守能固守則有孚中行在其中矣一說不以凶事爲分外視爲
固有亦通程傳謂救民之凶災宜專固自任其事無從之者不
且録照作救災之事固當有之虛還亦通
講孔子釋三象曰夫益三以凶事者欲其困心衡慮而固守之以
及于有孚中行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孔疏六四居益之時處巽之始體柔當位在上應下卑不窮下高
不處亢位雖不中用中行者也故曰中行也以此中行之德有事
以告於公公必從之故曰告公從也用此道以依人而遷國者人
無不納故曰利用爲依遷國也遷國國之大事明以中行雖有大
事而無不利如周之東遷晉鄭焉依之義也
按註疏是許其中行傳義皆作戒詞
程傳四當益時處近君之位居得其正以柔巽輔上而下順應初
之剛陽如是可以益于上也唯處不得其中而所應又不中是不
足於中也故云君行得中道則可以益於君上告於上而獲信從
矣以柔巽之體非有剛特之操故利用爲依遷國爲依依附於上
也遷國順下而動也上依剛中之君而致其益下順剛陽之才以
行其事利用如是也自古國邑民不安其居則遷遷國者順下而
動也
按程說益上本義謂以益下爲心不同
本義三四皆不得中故皆以中行爲戒此言以益下爲心而合於

中行則告公而見從矣傳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盖古者遷國以
益下必有所依然後能立此爻又爲遷國之吉占也
進齋徐氏曰四居近君之位必得中道而行則告諸公上而見從
况四與初爲往來之爻四有上遷之象遷國順下而動也而利於
用者爲依衆心之所欲雖遷徙國都之大勢亦可成功而致益矣
蒙引爻辭純是占言能以益下爲心而合於中行則以告於公無
不見從矣雖爲依以遷國亦利也何也盖國者宗廟社稷之所在
百官萬姓之所居宜乎不可遷矣而至於遷者要在於益下耳如
太王遷岐曰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盤庚遷亳曰視民利用
遷可見天下事如果有益雖國亦可遷今六四以益下爲心則可
爲依以遷國矣古者遷國以益下必有所依然後能立九四大臣
之位盖主張欲遷者
存疑四居大臣之位能以益下爲心則凡獻納陳謀於君爲君者
必諒其志在於爲國爲民而無不信從者矣雖用爲依以遷國亦
利也告公從上之人信之也利用爲依遷國下之人信之也皆
以益下中行故也
困疑舊以益下爲中未妥中行在益下後一步必所行合宜纔謂
之中遷國句不重只甚言告公從的意
按中溪張氏以依爲依五非也只是四可依耳告公從者告以
益下之事而見從也遷國乃益下之大者亦利用依之以遷依
字與從字相因原是串說存疑上信下信只可會意
闡周公繫四爻曰四處不得中宜其不見信於君也誠能以益下

爲心而斟酌盡善合於中行則吾以民爲心君必以吾之心爲
心凡所獻納告公而見從矣是道也雖君用之爲依以遷國亦
將无不利矣况其他乎古者宜如是也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按註疏謂其志得益未是
釋傳爻辭但云得中行則告公而獲從象復明之曰告公而獲從
者告之以益天下之志也志苟在於益天下上必信而從之事君
者不患上之不從患其志之不誠也
中溪張氏曰益志謂益民之志也夫遷國者不以利己唯欲益民
此所以告公上而見從也觀盤庚三篇可見古人益民之實矣
存疑四告于公而公從之者由其志在益也
困疑此推公所以從意
合解益之時益下原君之志四以益爲志先有通於意氣之微者
矣
困程傳告之以益天下之志多告之一層只是說四以益天下爲
志
闡孔子釋四象曰告公而見從者以其有益下之志也君之求臣
以爲民也惟有益下之志則君諒其心而用其言所以告公從
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正註得位履尊爲益之主者也爲益之大莫大於信爲惠之大莫
大於心因民所利而利之焉惠而不費惠心者也信以惠心盡物

之願固不待問而元吉有孚惠我德也以誠惠物物亦應之故曰
有孚惠我德也
[按]註云惠而不費在此節非正意而孔疏云我以信惠被於物物
亦以信惠歸於我信惠二字欠清楚
[存疑]九五剛陽中正居尊位又得六二之中正相應以行其益何所
不利以陽實在中有孚之象也以九五之德之才之位而中心至
誠在惠益於物其志善大吉不問可知故云勿問元吉人君居得
致之位操可致之權苟至誠益於天下天下受其大福其元吉不
假言也有孚惠我德人君至誠益於天下天下之人無不至誠愛
戴以君之德澤爲恩惠也
[按]程傳以應二言本義不言應

[本義]上有信以惠於下則下亦有信以惠於上矣不問而元吉可
知
[潛山李氏]剛中有孚爲惠心者非可人給而家養之也聖人之
仁如一氣之春鼓舞斯加彼使欲富壽逸佚之心皆遂所欲也我之
所惠以心則人之感惠以爲德矣
[中溪張氏]曰上之孚下以心爲惠下之孚上以德爲惠
[雲峯胡氏]曰益莫大於信惠莫大於心有孚惠心上有信以益下
也有孚惠我德下有德信以益上也言惠不言益益之大者也不
問而元吉可知矣
[蒙引]九五當益之時居尊位而有陽剛中正之德是上有信以惠
於下也勿問元吉是占有孚惠我德是申其所以勿問元吉有

孚之施於下者在我只爲心自下之受此施者目之則爲德矣實
非有二也
[存疑]惠心上惠下之心也惠我德下以上之德爲惠也上惠字死
下惠字活而皆有孚焉上以誠感下以誠應也
[困疑]有孚即惠心的眞實處惠心者惠民之心也下有孚就民言
下惠字作感字看有孚二字最重凡上无實心縱有所惠下亦无
從見德惟惠心而有孚故惠我德者亦是有孚的
[要解]仇滄柱曰此節傳文所謂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者上感下應
皆是實心此王道之休徵也
[按]元吉字虛下句正是元吉處惠我德惠字語氣可作感字看其
實乃是倒字法謂以我之德爲有惠也

[講]周公繫五爻曰五爲益之主而有陽剛中正之德其惠民之心
一皆出於眞誠德之加於民者厚矣占者如是其元吉也豈待
問哉何也上既有孚誠惠下之心則下之被其惠者自有誠孚
以惠我德此固情之所不可遏者也此所以勿問而元吉也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存疑]人君有至誠惠益天下之心其元吉不假言也故云勿問之
矣天下至誠懷吾德以爲惠是其道大行人君之志得矣
[白雲郭氏]曰損之上九言大得志蓋自損得益而爲得志也此言
大得志蓋有君惠天下之志至於天下信而懷其德是爲大得志
之時也
[困疑]勿問非是釋惠心只是申贊兩句語耳爻言勿問象添之矣

二字語氣便別大得志非以民之惠我爲得乃以我之惠心足致民之惠我爲得四句相承說下

【按】志是惠民之志到民感上之惠時志極遂矣故爲大得

【農巖】孔子釋五象曰有孚惠心則元吉之應乃理之必然勿問之矣惠我德則德之及於人者深人之被吾德者衆益下之志已大得矣其爲元吉何如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本義】處益之極過盈者也求益無已心無恒者也無厭之求人弗與也獨唱莫和是偏辭也人道惡盈怨者非一故曰或擊之也

【程傳】上居無位之地非行益於人者也以剛處益之極求益之甚者也所應者陰非取善自益者也利者衆人所同欲也專欲益已其害大矣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仇怨故夫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謂先利則不奪不饜聖賢之深戒也九以剛而求益之極衆人所共惡故無益之者而或攻擊之矣立心勿恒凶聖人戒人存心不可專利云勿恒如是凶之道也所當速改也

【按】勿恒欠明

【本義】以陽居益之極求益不已故莫益而或擊之立心勿恒戒之也

【或問】或擊之朱子曰或字衆無定主之辭言非但一人擊之也立心勿恒勿字只是不字非禁止之辭此處亦可疑且闕之

【雙湖胡氏】曰六二柔居下之中不求益而或益之上九剛居上之

極求益不已人莫益之而或擊之嗚呼九五之吉由中心之有孚上九之凶由立心之勿恒吉凶之道孰有不自心生者哉

【象引】上九以陽居益之極陽性務進況居益極求益不已貪而無厭自當有莫益或擊之象矣 凶即莫益之或擊之也但上莫益之或擊之是說上九有此象立心不恒凶是占者

【王鉉】君道益下爲恒立心聚斂而勿恒焉故凶也凶即擊之意

【按】莫字或字相形言益是決無的擊是或有的此便是凶而立心勿恒乃所以致之也

【誠】周公繫上爻曰上以陽剛居益之極求益不已以貪取禍莫益之而且或擊之如是則凶矣所以然者由其立心勿恒所致耳蓋益人者人亦益之此恒道也上惟知剝民奉已一念反常是謂無恒能免擊之之凶乎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孔疏】偏辭者此有求而彼不應是偏辭也自外來者怨者非一不待召也故曰自外來也

【程傳】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無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云莫益之者非有偏已之辭也苟不偏已合於公道則人亦益之何爲擊之乎既求益於人至於甚極則人皆惡而欲攻之故擊之者自外來也人爲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六二中正虛已益之者自外而至是也苟爲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上九求益之極擊之者自

外而至是也繫辭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無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君子言動與求皆以其道乃完善也不然則取傷而凶矣

本義莫益之者猶從其求益之偏辭而言也若究而言之則又有擊之者矣

按胡氏曰莫益之者以上求益故從其求益之偏辭而言也究其極則非特莫益之且有擊之者矣二不求益而或益之自外來也上求益而或擊之亦自外來也嗚呼是孰有以來之哉

蒙引偏辭對究言之者非上九之偏辭也是說聖人係此句且是偏就其求益一端而言未及究言其極也若究而言之豈但莫益更有擊之者矣所謂求利未得而反有害也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也本義若究而言之則又有擊之者矣此句亦是解偏辭也非解下句也蓋偏辭二字須用究言以發之

未按此都是危之之詞一氣說下言外要見立心宜恒意

按上在極外而云自外來者對已言之即爲外也時講皆以爲意外亦通。玩註疏說似可用求益於某人而某不肯相益此是就一邊言之故爲偏辭若推極言則是人皆將來擊曰外來者非一也

孔子釋上象曰夫曰莫益之者猶就求益一邊而言之是偏辭也究其極當有擊之者突然擊之而曰或者以上只知求益而

致擊之禍自意外來也豈特莫益而已哉

吉建安邱氏曰合六爻觀之損在上則益在下卦故其在下卦初與四爲往來之爻受四之益者故曰利用爲大作二得五之益而又受初之益故曰或益之三處益時唯凶事則不可不益故曰益用凶事此三爻皆受益者也其在上卦四以順下之勤而爲益故曰利用遷國五以感人以誠而致益故曰有孚惠心上則不知損己反以求人之益而人或擊之矣故曰莫益之或擊之此三爻則處益而當損者也

按邱氏謂凶事不可不益當是用程傳之說

日講解義益者損之反也凡卦以內爲主故損下謂之損而益下謂之益至上之損益則不與焉所以厚其本也益見於王道則有減賦補助約己裕民之政彖傳所謂民悅道光是也益本於天德則有遷善改過進德修業之學彖傳所謂動巽日進是也疏觀六爻自初至四皆以臣之受益言五上二爻則以上之益下言蓋益以興利初利用爲大作是爲天下萬世之大計非尋常報效也二用享帝爲裕獻之大誼三益用凶事爲盤錯之大任四利用爲依遷國爲安民之大舉皆非小益之事至九五之元吉由惠心之有孚上九之莫益由立心之勿恒則興利之原未有不本於君心者也所謂有天德然後可以行王道也

按三陽三陰之卦損上益下爲益五陽剛中正居尊位能益天下者也且是一卦之主所謂中正有慶也民之感德即所謂民悅無疆也彖言益无不利而推及人事造化之益總歸一時字以

見益下當因時制宜也釋卦名本義以卦體爲說是謂上乾下坤損四益初而成益愚不能慊然於心在損以參論益以否論自是矛盾不歸一說然損卦猶有澤潤山之義此卦風雷雖言益當故只作虛論損益之理爲是或孔子作傳時已見周公六爻而有取於損下益上爲損損上益下爲益故於釋卦名言之不論山澤風雷未可知也大象舉遷善改過以明己身之益又是補出源本功夫內三爻爲皆受益者也初以受益而圖其報二以受益而勵其貞三以受益而謝其咎外三爻皆益人者也四大臣志在益下而君見從五君也誠心益下而民被德上處卦極當益下而求自益反致有損蓋損極言益益極言損亦猶泰極言否否極言泰之意也易六十四卦皆言時而於損益二卦點綴尤明此不可忽遷善改過與懲忿窒慾分損益對言是學問精微語故周子通書中合乾誠並提以示人益動而巽卽愚意就益下看上之所以益下者動而順於理則其益於民可日進而無疆亦猶天施地生其益於萬物者爲无方如此似切當說動巽以德業言於理固无礙而卦義稍遠益之用凶事程說亦通朱子或以三爻當言受益而不當言益人故別爲解

七世族孫務愰對正

易經詳說卷二十五終

易經詳說卷二十六

夬䷪

程傳夬序卦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益之極必決而後止理无常益益而不已已乃決也夬所以次益也爲卦兌上乾下以二體言之澤水之聚也乃上於至高之處有潰決之象以爻言之五陽在下長而將極一陰在上消而將盡衆陽上進決去一陰所以爲夬也夬者剛決之義衆陽進而決去一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衰將盡之時也

隆山李氏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者決也天下之事不至於決則不通故雜卦之次序與十三卦之制器尙象皆終於夬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

孔疏夬決也此陰消陽長之卦也陽長至五五陽共決一陰故名爲夬揚於王庭者明行決斷之法夬以剛決柔施之於人君子決小人也王庭百官所在之處以君子決小人故可顯然發揚決斷之事於王庭示公正而无私隱也故曰揚於王庭

按疏以有厲爲柔邪者危是以小人知畏言

程傳小人方盛之時君子之道未勝安能顯然以正道決去之故含晦俟時漸圖消之之道今既小人衰微君子道盛當顯行之於公朝使人明知善惡故云揚於王庭孚信之在中誠意也號者命衆之辭君子之道雖長盛而不敢忘戒備故至誠以命衆使知尙有危道雖以此之甚盛決彼之甚衰若易而无備則有不虞之悔

是尚有危理必有戒懼之心則无患也聖人設戒之意深矣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勝革之故聖人誅亂必先修己舜之敷文德是也邑私邑告自邑先自治也以衆陽之盛決於一陰力固有餘然不可極其剛至於太過太過乃如蒙上九之爲寇也戎兵者強武之事不利即戎謂不宜尚壯武也即從也從戎尚武也利有攸往陽雖盛未極乎上陰雖微猶有未去是小人尚有存者君子之道有未至也故宜進而往也不尚剛武而其道益進乃夬之善也

按程傳以有厲爲告衆使知尚有危厲共相戒備本義則謂其將尚有危厲以所處言不以心言程傳自治及不尚壯武之說本義皆用之但程以利有攸往作勉進之詞本義則是承上說

○程說利有攸往與宜有所往同

本義夬決也陽決陰也三月之卦也以五陽去一陰決之而已然其決之也必正名其罪而盡誠以呼號其衆相與合力然亦尚有危厲不可安肆又當先治其私而不可專尚威武則利有所往也皆戒之之辭

朱子曰夬以五陽之盛而比一陰猶欲決之故其辭曰揚於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蓋雖危懼自修不極其武而揚庭孚號利有攸往初不顧後患而小却也

進齋徐氏曰于五也王庭君位之前

蘭氏廷瑞曰孚信以布號令與衆棄之也

雙山李氏曰孚號有厲有之爲言不必然之辭也五陽相信而不忘於號令知其危而戒之斯有萬全之勢无一跌之虞矣

新安邱氏曰不利即戎與莫夜有戎相應莫夜有戎言小人常伺隙與兵寇君子不利即戎言君子不當專尚威力以勝小人蓋君子之勝小人固自有道若徒以力角力則君子未必有加於小人而適以敗天下之事故此聖人之所以深戒也

雲峯胡氏曰夬以五陽去一陰亦易易爾而彖爲危懼警戒之辭不一蓋必揚於王庭使小人之罪明以至誠呼號其衆使君子之類合不可以小人之衰而遂安肆也有危道焉不可以君子之盛而事威武也有自治之道焉必如是乃利有攸往

蒙引揚於王庭聲彼之罪也孚號集己之力也有厲彼罪雖著吾力雖齊猶未可便以爲必能決之也揚庭孚號治小人也告自

邑先自治也不利即戎疾之已甚則取反噬之虞也告自邑不利即戎一貫意說謂先治其私則自有正人之本而非只專尚勢力者若專尚勢力必不若自治其私也一分項說謂先要自治其私而後可以攻小人然其攻之也又不可爲已甚恐以致亂二說皆通君子之決小人也必聲其罪於王庭之上使其罪暴白於衆人獨力難克又必盡誠以呼號其衆相與協力然君子之防小人者常疎而小人之窺伺抵拒夫君子者常密故彼之罪雖著吾之力雖齊尚有危厲在不可安肆也且无諸己而後非諸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故又當告命自邑以自治而不可專尚威武以取快也夫如是則所以去之者有其辭所以制之者无其隙小人可得而決而所往自利矣

存疑揚於王庭正名其罪也原夫君子之去小人必正名其罪者
豈徒欲情真罪當使彼无辭而心服哉實欲暴揚其罪於天下使
奸人无所揜其惡无所逃其罪爾決小人非衆力不克衆力非
孚號不齊君子之所以決小人也常蹤小人之謀君子也常巧彼罪
雖著吾力雖齊若安然自肆以爲无事而忘危懼之心未有不生
意外之事者邑是私邑告自邑告命自其私邑也自其私邑告
命所以治私邑也故曰先治其私只是躬自治備不利即戎言
當有深謀秘計而專尚威武以勝之則必不能勝而適足以取禍
利有攸往是許其決之也卦辭五句當作五項看有是五者
則可以決矣
臆夬決也君子決去小人之意在夬字中下言所以決之也雖五

項而一意貫下因揚而號號而厲厲而告邑不即戎而乃利有
攸往揚於王庭聲其罪也孚號集衆力也有厲存懼心也告自
邑不利即戎內自治而外斂其迹也利有攸往乃以決之也若
力處只四項告自邑存疑云自其私邑則非自己之自
困疑揚必王庭者何以小人用事君側滿朝昔爲牢籠揚之令曉
然共知其奸而小人不得自掩意斷宜以此句作主承遞說去下
俱決小人一套事太分不得先後看按此重揚王庭句亦有理
講文王繫夬彖辭曰夬以五陽決一陰是以衆君子而決一小人
其勢雖易不可不盡其道也彼小人之罪未彰則吾之決之无
詞故揚其罪於王庭使人曉然而知其爲小人而不可不去也
君子之交不集則吾之決之无助必盡誠以號呼其衆使君子

之類合而在我有必勝之勢也不可以羽翼既廣遂生易心猶
必操心危厲不敢安肆也勿謂羽翼既廣可遲疑心又當先治
其私不可專尚威武以求勝也以必去之勢加萬全之謀由是
小人可去五道可行利有攸往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王註健而說則決而和矣
程傳夬爲決義五陽決上之一陰也健而說決而和以二體言卦
才也下健而上說是健而能說決而能和決之至善也兌說爲和
本義釋卦名義而贊其德
閻氏廷瑞曰內健則能決外說則能和
隆山李氏曰健決乾體說和兌體以和悅濟健決則夬之道不傷

太過於是爲得矣
雲峯胡氏曰他卦或以卦德釋卦名義此既釋卦義而復贊其德
是德也君子之德也以五剛決一柔宜无難者然君子勢雖可如
此健而悅決而和君子之德固自如此也
臨川吳氏曰夬雖以五陽決去一陰然不可恃陽之盛而過於猛
卦德內健而外說健說相濟則其決陰也无不及亦无過故和和
者无過不及之中也
存疑夬決也剛決柔也分明是以卦體釋卦名義本義不言不知
何故
蒙引曰健而說以德言決而和以事言惟健而說則決而和矣是
言卦有健而說之德故見於人事決而和也然觀彖傳解易之例

人亨就在卦體德中无有就卦體德上體貼人事如此卦者依愚
見從而說以卦德言而人事在其中決而和是贊美之辭決字指
卦名和字適指健說蓋健則有發強剛毅之氣而无逡巡畏縮之
心其決也不失之不及說則有寬緩詳容之爲而无忿懥急迫之
病其決也不傷於過无過不及而得其中无所乖戾而得其和也

【按】蒙引是從蔡氏李氏說存疑是從吳氏說

【存疑】提剛決柔三字名義便自凜然決而和句最重小人禍國都
緣決小人者不和致此和字須把健說合看

【按】和只是處之得當猶中庸中節之和非與人和也

【講】孔子釋彖辭曰卦名夬者決之義也以五剛決去一柔所以名
夬乾之德爲健兌之德爲說以是而決小人也健則不綏治以
失其機說則不輕動以激其變適中乎時宜決之何其和也玩
其名義以及其德卦之所爲夬者可識矣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
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正誼】剛德齊長一柔爲逆衆所同誅而无忌者也故可揚於王庭
以剛斷制告令可也告自邑謂行令於邑也用剛即戎尚力取
勝也尚力取勝物所同疾也剛德愈長柔邪愈消故利有攸往
道乃成也

【程傳】柔雖消矣然居五剛之上猶爲乘陵之象陰而乘陽非理之
甚君子勢既足以去之當顯揚其罪於王朝大庭使衆知善惡也
蓋誠信以命其衆而知有危懼則君子之道乃无虞而光大也

當先自治不宜專尚剛武即戎則所尚乃至窮極矣夬之時所
尚謂剛武也陽剛雖盛長猶未終尚有一陰更當決去則君子
之道純一而无害之者矣乃剛長之終也

【本義】此釋卦辭柔乘五剛以卦體言謂以一小人加於衆君子之
上是其罪也剛長乃終謂一變則爲純乾也

【雲峯胡氏】曰易於剛乘柔不書柔乘剛則書志變也一柔乘五剛
變其易矣復利有攸往剛長也夬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小人有
一人之未去猶足爲君子之憂人欲有一分之未盡猶足爲天理
之累復之陽必至於純陽爲乾方爲剛長乃終也

【中溪張氏】曰夬言利有攸往蓋欲其爲純乾剝言不利有攸往蓋
不欲其爲純坤此亦崇陽抑陰之微意也

【蒙引】窮謂我窮也所以不利

【存疑】以一小人加衆君子之上匪德而據高位也故爲小人之罪
而當揚於王庭解有厲意孚號帶言謂尚威武乃困窮也
此卦五剛一柔剛復長則柔盡去而爲純乾矣見此小人有垂盡
之勢故往之所以利也

【按】此釋卦辭分四段則首節告自邑不利即戎依蒙引作一貫意
者爲優所尚乃窮是反釋語接即戎二字說下謂即戎則所
尚乃窮也終是盡意長至六爻純剛乃能盡而止也

【講】詞曰揚於王庭者卦體以一柔乘五剛以小人加於衆君子之
上處非其據所當揚之以聲其罪也孚號有厲者以小人雖去
必厚集善類且以危心處之則我有自固之道彼无可乘之隙

而君子之道乃光大也告自邑不利即戎者蓋不先自治而專爲威武不惟无以服其心且有以激其變乃至困窮也利有攸往者五剛方長再長而一變則爲純乾而剛道乃終是內外皆君子而无一小人之泹也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王註 澤上於天夬之象也澤上於天必來下潤施祿及下之義也夬者明法而決斷之象也忌禁也法明斷嚴不可以慢故居德以明禁也

程傳 澤水之聚也而上於天至高之處故爲夬象君子觀澤決於上而注溉於下之象則以施祿及下謂施其祿澤以及於下也觀其決潰之象則以居德則忌居德謂安處其德則約也忌防也謂

約立防禁有防禁則无潰散也王弼作明忌亦通不云澤在天上云澤上於天則意不安亦有決潰之勢云在天上乃安辭也

本義 澤上於天潰決之勢也施祿及下潰決之意也居德則忌未詳

中溪張氏曰 雲上於天霈則澤不及下澤上於天夬則天之所以潤萬物者決矣君子觀澤決於上而注於下之象則施布其祿澤以及於下也居者止也若自止其德而澤不下施則非夬決之義矣故忌

隆山李氏曰 居德則忌居者積而不流之謂若傳所謂貨可居之居

雲峯胡氏曰 居德則忌程傳則約也忌防也以爲約立防禁則與潰決之意相妨王弼作明忌非也諸家以爲居其德而不決則忌則大象例无反辭本義缺之爲是

蒙引 澤上於天其勢必潰決而散漫於下是夬之象也施祿及下其澤四布而周徧亦潰決之意也居德則忌朱子所謂未詳者蓋大象傳例无反辭都是以己能者言如不可榮以祿亦人不得以祿位榮之非戒之也若云居其德而不決於下則忌是戒之也嘗私爲之解曰君子既施祿以及下矣然不可以是爲我之德而自居也若以是爲我之德而自居則忌矣是亦一說也

存疑 施祿及於下猶澤上於天而潰決也此君子體易之事也若居其德惠而不流及於下則非潰決之意矣故忌

困疑 此節是一正一反只把施祿及下重發下居德句不過反足

上意而玩則字可見施資予也祿不專指爵祿凡德澤皆是下兼臣民居私積也德即是祿自上施曰祿自下被曰德忌禁忌也

[illegible] 居德作居積而不施說稍明可不拘无反詞之例忌只是不當然之意不必謂犯天人之忌

[illegible] 孔子釋大象曰澤上於天是雨澤之氣上積於天勢必潰決而故布於下夬之象也君子體此錫予以厚於臣衆利以徧於民施惠於下猶澤之潰決於下也若積其德惠而不施失潰決之義則爲君子之大忌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王註 居健之初爲決之始宜審其策以行其事壯其前趾往而不勝以其咎也

[程傳]九陽爻而乾體剛健在上之物乃在下而居決時壯於前進者也前趾謂進行人之決於行也行而宜則其決爲是往而不宜則決之過也故往而不勝則爲咎也夬之時而往往決也故以勝負言九居初而壯於進躁於動者也故有不勝之戒陰雖將盡而初之躁動自宜有不勝之咎不計彼也

[本義]前猶進也當決之時居下任壯不勝宜矣故其象占如此

[臨川吳氏]曰陽盛之時陽居陽位故戒其輕往

[胡氏]曰趾在下而先動者也初九在四陽之下首以剛進壯於前趾也陰居高位而初欲決之猶布衣論權臣不量力之甚往則不勝其咎宜也

[雲峯胡氏]曰夬五陽由四陽之壯而成故初與三猶存壯之名而初象爻與壯同壯之初而壯於趾征凶有孚夬之初而壯於前趾往不勝宜矣夬五陽一陰君子豈不足以勝小人然居下而早用其壯固自有不勝之理不可不戒勝在往前可必其往往而不勝故戒其往

[蒙引]當決之時居下任壯則所謂揚庭孚號而告自邑者或不暇顧而所謂即戎者或有之矣宜其往不勝也正與利有攸往相反其不勝者自爲不勝也故曰爲咎明非時勢之不利也壯固非所任者況居下而任壯乎

[因疑]不曰有咎曰爲咎明自爲之也

[按]前是有力字前趾猶去舉足也

周公繫初爻曰初九居下其委任權力本不足以勝小人而恃其剛壯前進以決小人決於一擧有壯於前趾之象如是而往必不能勝且見其身之危也其咎乃自爲耳豈云時之不利哉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程傳]人之行必度其事可爲然後決之則无過矣理不能勝而且往其咎可知凡行而有咎者皆決之過也

[誠齋楊氏]曰勝在往先者勝往在勝先者負況不勝在往先者乎故周公言往不勝而仲尼斷之曰不勝而往咎也

[存疑]初九居下而任壯其勢不可勝也勢不可勝乃往而不顧直是可告知時識勢君子所尚見險而止是乃爲知不勝而往咎將誰諉

[因疑]爻言往不勝象言不勝而往語氣畧一顚倒而告意更覺曉然

[諺]孔子釋初象曰居下任壯理必不勝其不勝也豈必於往而後知之故非往而不勝乃不勝而往也能无咎乎知咎之不在人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諺註]疏謂人有惕懼號呼語之以莫夜有戎是以六字爲句林程傳則莫夜有戎勿恤連讀

[程傳]夬者陽決陰君子決小人之時不可忘戒備也陽長將極之時而二處中居柔不爲過剛能知戒備處夬之至善也內懷兢惕而外嚴誡號雖莫夜有兵戎亦可勿恤矣

[本義]九二當決之時剛而居柔又得中道故能憂惕號呼以自戒

備而莫夜有戎亦可无患也。
臨川吳氏曰。能惕號則有戒備矣。故雖莫夜之時。卒有兵戎之變。
亦不用憂恤也。
誠齋楊氏曰。九二以陽剛之才。當夬決之時。能居柔以晦其剛。得中而戒於過。雖與四陽之盛而決一陰之衰。乃惕然若臨大敵。諄然若警夕柝。有備如此。雖有兵戎而驟至。亦勿憂恤矣。此狄仁傑從容存唐之事也。
雲峯胡氏曰。惕號孚號。皆取號呼之義。彖合衆剛爻而言。剛貫故孚號。此指九二一爻而言。一柔故惕號。
蒙引 二以剛而居柔。性體不純乎剛也。又得中道。凡事能酌其宜也。故能憂惕呼號以自戒備。有備斯无患矣。故暮夜有戎勿恤。

襯本義以惕號爲由於得中而後能。財知凡人之小心者皆可敬也。凡人之睍敬而氣出於上者。適以見其單耳。
存疑 惕心懼也。號事懼也。暮夜意外之禍也。心懼事懼。雖有意外之禍亦可无患。有備故也。
蒙解 萬正符云。當夬之時。君子欲去小人。而小人之於君子。未嘗一日忘也。其中君子也。每於不及覺之處。故象之以暮夜莫測也。有戎可畏也。
困疑 決小人全以惕爲主。號是次著。號正所謂惕處。戎何言暮夜。小人陰謀暗計。有不可顯見之機鋒。故象之。勿恤亦不是勉強不恤。又本自治之密來。
跂惕號得傳分內外言。當見是兩字平重。

講 周公繫二爻曰。二以剛居柔。不過於剛。而能酌事之宜者也。變惕以深其謀。號呼以集其衆。戒備如此。雖小人奸謀不測。如暮夜之有戎。而在我思慮既周。黨類復盛。亦可勿用憂恤矣。有備自无患也。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程傳 莫夜有兵戎。可懼之甚也。然可勿恤者。以自處之善也。既得中道。又知惕懼。且有戒備。何事之足恤也。九居二雖得中。然非正。其爲之善何也。曰陽決陰。君子決小人而得中。豈有不正也。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
中溪張氏曰。寇至而勿憂。以九二得處中之道。而不忘戒備故也。
臨川吳氏曰。得中則不恃剛。而能惕則有備。故雖有戎而无憂也。

蒙引 本義云剛而居柔。又得中道。而象傳只曰得中道也。蓋象傳特舉其一隅。然以此推之。則剛而能柔。亦得中道之義類矣。
去疑 蓋不過剛。遜道即以小人之道。此推勿恤的原由。
按 得中道是從爻位看出。
講 孔子釋二象曰。小人之反噬。本可憂。而云有戎勿恤何也。以二得乎中道也。不任壯而戒備。雖有戎亦可无憂也。
九三。壯於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按 註疏以頄爲上六。壯於頄。是取上六。故有凶。君子必能夬夬。若獨行殊衆。應於小人。則被其汙。是遇雨若濡。雖有慍而无所歸咎。程傳移獨行遇雨於君子夬夬之上。其說亦與本義不同。本義爲優。

存疑 爻辭差錯安定胡公移其文曰壯於頄有凶獨行遇雨若濡有慍君子夬夬无咎亦未安也當云壯於頄有凶獨行遇雨君子夬夬若濡有慍无咎夬決尙剛健之時三居下體之上又處健體之極剛果於決者也頄顴骨也在上而未極於上者也三居下體之上雖在上而未爲最上上有君而自任其剛決壯於頄者也有凶之道也獨行遇雨三與上六爲正應方羣陽共決一陰之時已若以私應之故不與衆同而獨行則與上六陰陽和合故云遇雨易中言雨者皆謂陰陽和也君子道長決去小人之時而已獨與之和其非可知雅君子處斯時則能夬夬謂夬其夬果決其斷也雖其私與當遠絶之若見濡汚有慍惡之色如此則无過咎也三健體而處正非必有是失也因此義以爲教耳爻文所以交錯者由有遇雨字又有濡字故誤以爲連也

本義 頄顴也九三當夬之時以剛而過乎中是欲決小人而剛壯見於面目也如是則有凶道矣然在衆陽之中獨與上六爲應若能果決其決不係私愛則雖合於上六如獨行遇雨至於若濡而爲君子所慍然終必能決去小人而无所咎也溫嶠之於王敦其事類此

朱子曰九三舊文本義自順不知程子何故欲易之看來不必易

或問九三壯於頄曰君子之去小人不必悻悻然見於面目至於遇雨而爲所濡濕雖爲衆陽所慍然志在決陰必能終去小人故亦可得无咎也蓋九三雖與上六爲應而實以剛居剛有能決之象壯於頄則有凶而和柔以去之乃无咎如王允之於董卓溫嶠之於王敦是也有慍也是自不能堪正如顏杲卿使安祿山受其衣服至道間與其徒曰吾輩何爲服此歸而借兵伐之正類此也

南溪王氏曰 壯於頄聖人戒剛也居乾健之極而疾惡之心見於顏色此凶之道也何也小人我疑也小人我疑君子之禍至矣

雲峯胡氏曰 頄以九三本爻取象雨濡連上六應爻取象夬夬二字則聖人深勉九三之辭蓋謂九三之去上六露其剛如頄之壯則自是凶若獨與上六爲應如雨之濡亦豈爲吉睽之時上九與六三爲應陽求陰也曰往遇雨吉夬之時亦陽求陰也曰遇雨而不曰吉者當衆陽之中而獨應乎陰不能不爲陰所濡不能不爲陽所慍矣然君子者果能決其決不牽於私應則雖遇雨若濡有慍而猶可以无咎矣蓋其以勢不能不合於上六而其心能決於去之也

息齋余氏曰 夬之三與五皆曰夬夬者一應陰一比陰非倍其決不可也

蒙引 大意謂君子之去小人不必怒氣勃勃顯其本心何如耳本心果是要決小人則雖暫與之合而爲善類之慍終必能夬之而无咎不愈於壯於頄而有凶乎此所以貴於夬而和也三在衆陽之中獨與上六爲應故曰獨行遇雨也如此則未免爲之浼矣故曰若濡也既合於小人必見貳於君子矣故曰有慍也

存疑 壯於頄九三也遇雨若濡亦九三也胡一爻而兩象耶蓋九三與上六爲應然其性體之剛則能果決其決而不牽於私者也

但其决之過於暴衛聖人以其過於暴故爲之危曰壯於頄凶以
其不辟私愛故爲之謀曰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按】此爻道前是一意壯於頄是立意去小人非不正也只是太暴
露耳到得若濡有慍時則化其壯頄之態不爲小人之所疑而
爲君子之所怪然終能去小人而无咎也此是剛而能用權者
。夬夬本義云果决其决上夬字果决下夬字决去當有分
【存疑】夬夬就心說獨行言獨自行路雨陰物遇雨象與上遇也濡
濕潤也若濡非實有濡也
【講】周公繫三爻曰九三當決之時過剛不中是欲決小人不能潛
謀機而嚴聲厲色悻悻自逞有壯於頄之象則謀泄取禍反
有凶矣爲君子計決之何必以迹但實有果決以決小人之心

外爲雖佯與之合其迹若浼如獨遇雨而若濡焉固不免有衆
君子之慍然卒之乘便以圖能決去小人而无用壯之咎也如
彼則凶如此則无咎占者可以審所處矣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程傳】牽梏於私好由无決也君子義之於比決於當決故終不至
於有咎也
【臨川吳氏】曰君子之夬夬也雖和與柔而終能決去之故无咎與
壯而有凶者異矣
【存疑】曰終无咎則知當時不免有咎也所謂遇雨若濡有慍是也
說者當有此意
【玉齋】終對始言不作虛字看終无咎本始之若濡來

【講】孔子釋三象曰九三獨與上六爲應自其迹觀之似不能无咎
矣惟君子有夬夬之心則其委蛇曲折正見通權達變之妙始
以若濡見慍終必決去小人而見諒於衆君子可无咎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按】註疏以羊爲五謂牽係於五則悔可亡
【程傳】臀无膚居不安行次且進不前也次且進難之狀九四以陽
居陰剛決不足欲止則衆陽並進於下勢不得安猶臀傷而居不
能安也欲行則居柔失其剛壯不能強進故其行次且也牽羊悔
亡羊者羣行之物牽者挽曳之義言若能自強而牽挽以從羣行
則可以亡其悔然既處柔必不能也雖使聞是言亦必不能信也
【按】程傳牽羊謂在羊前而牽之本義謂從羊在前而隨之羊狠

則不行羣則行牽羊只取與下三陽羣進程傳亦可用
【本義】以陽居陰不中不正居則不安行則不進若不與衆陽競進
而安出其後則可以亡其悔然當決之時志在上進必不能也占
者聞言而信則轉凶而吉矣牽羊者當其前則不進縱之使前而
隨其後則可以行矣
【張子】曰牽羊讓而先之蓋牽羊者非挽曳之謂也讓之使先行則
有背前之勢故也
【按】此說覺新巧爲朱子所取終可疑
【雲峯胡氏】曰牽羊諸家以爲牽連衆陽而進横渠獨謂牽羊者讓
而先之九五陽居陽又君位在陽之先可也九四以陽居陰而在
陽之先宜乎有无膚次且之悔惟如牽羊然不與衆陽並進而安

出其後則可以亡其悔然又曰聞言不信者蓋如牽羊則悔亡而九剛必无下人之志聞牽羊之言當信而四柔必无克己之功

[蒙引]九四曰臀无膚其行次且者危之之辭爲其不知牽羊之術也曰牽羊悔亡者教之之辭轉危爲安之道也意亦至矣而又曰聞言不信者策其不能信乃所以激厲之使必信也以陽居陰剛決不足也不中不正智德俱劣也故居則不安必與衆陽競進也行則不進終以居柔失剛也然已既不足於剛理惟讓衆剛前行而已隨之庶乎得進矣然其不中不正恐其見不及此也

[共闕]臀无膚行次且兩象總一意是欲進不能遂其進也

[暇]此說有理下接牽羊所以爲進之之計若不安是欲進次且是不能進

[講]周公繫四爻曰九四亦君子之類志在決小人者也然以陽居陰不中不正既无剛果之才亦无養衆之德故居則不安欲與諸陽競進而行又多疑不能決以成功爲臀无膚其行次且之象夫四之進退惟艱如此宜不免於悔矣爲四計者但當讓諸陽前進而已隨其後猶牽羊然庶幾因人成事而悔可亡也四之爲計誠无出此言者矣但恐競進之心勝而力復不能用此牽羊之言而不信也悔其能免耶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程傳]九處陰位不當也以陽居柔失其剛夬故不能強進其行次且剛然後能明處柔則遷失其正性豈復有明也故聞言而不能信者蓋其聰聽之不明也

[蒙引]其行次且實兼臀无膚意

[倉解]天下惟才智不足的人不能上進以決邪亦惟才智不足的人不能用人以濟事聽不明緊頂位不當來

[頁附]余南湖云聽聰明即是聽

[按]程傳剛然後明論理極好剛不正則多疑而不明矣

[講]孔子釋四象曰四當決之時諸陽兼進而四獨次且者由以陽居陰而不中正處位不當不足以遂其進也既不能進宜從牽羊之言矣乃聞言而不信者蓋其志在競進而聰之不明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孔疏]莧陸草之柔脆者也夬之爲義以剛決柔以君子除小人者也五處尊位爲夬之主親決上六決之至易也如決莧草然故曰莧陸夬夬也

[程傳]五雖剛陽中正居尊位然切近於上六上六說體而卦獨一陰陽之所比也五爲決陰之主而反比之其咎大矣故必決其決如莧陸然則於其中行之德爲无咎也中行中道也莧陸今所謂馬齒莧是也曝之難乾感陰氣之多者也而脆易折五若如莧陸雖感於陰而決斷之易則於中行无過咎也不然則失其中正也感陰多之物莧陸爲易斷故取爲象

[本義]莧陸今馬齒莧感陰氣之多者九五當決之時爲決之主而切近上六之陰如莧陸然若決而決之而又不爲過暴合於中行則无咎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蒙引]九五當夬之時爲夬之主而切近上六之陰既與之比則不

兌爲其所乃有莧陸之象焉然五陽而上陰其類則不同矣終須在所決決之固不可以不力也但力於決者又恐失於暴若能決而決之而又不爲過暴合於中行則无咎矣

[存疑]決志之堅也中行事之善也不壯於趾不壯於頄中行之理也

[按]朱子又有莧與商陸分二物之說或又以爲陸地莧謂莧之陸也然傳義皆云馬齒莧不必別解程傳五若如莧陸似以莧陸屬五本義切近上六之陰如莧陸然當以莧陸屬上程傳云於中行之德爲无咎是於上決夬作現成說本義又不爲過暴合於中行作進一層說似優

[講]周公繫五爻曰上六陰柔而切比九五如莧陸然其柔媚最易蠱惑必毅然獨斷不牽於私而果決於去之焉其決之之道又必從容詳慎合於中道不至用壯激變能去小人而无咎矣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附註]疏以五決上爲以尊敵卑故未光

[釋傳]爻辭言夬夬則於中行爲无咎矣象復盡其義云中未光也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五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未得爲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

[本義]程傳備矣

朱子曰中未光也言事雖正而意潛有所係吝流注不斷皆意不誠之本也

[郭氏剛中曰]衆陽並進同力爲夬而夬夬之戒獨見於三五者蓋三與六應五與六比當決陰之時二爻容有牽私愛眤近習之心故獨以九五之尊得中行之道而象猶以爲未光也

[蒙引]三與五獨言夬夬者三與上應五與上比也然三者迹與之合而其夬夬者心五則心與之比而其夬夬者事故夫子於三曰終无咎蓋畧其迹而直原其心也于五曰中未光蓋即其事而直誅其意也

[按]中未光或直作心未光則不說中行亦覺直截但於傳義不合

或謂中行只云无咎以其中未光也无咎作輕看亦是新說

一說中未光是反[illegible]之辭謂必中行而後无咎恐其中未光也中行則无不光矣

[講]孔子釋五象曰九五夬夬而合於中行固可无咎然心有所比特制于義之不可而去之未必能无所係戀其於中未爲光大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

[按]孔疏以无號爲非號咷所免故禁之曰无號程傳亦是此意

[程傳]陽長將極陰消將盡獨一陰處窮極之地是衆君子得時決去危極之小人也其勢必須消盡故云无用號咷畏懼終必有凶也

[本義]陰柔小人居窮極之時黨類已盡无所號呼終必有凶也占者有君子之德則其敵當之不然反是

雲峯胡氏曰九二惕號呼衆陽也上六以陰何所號哉終凶而已聖人於五陽未嘗許之曰吉一陰爻直絕之曰凶意最可見

厚齋馮氏曰易於剝見剝一陽之易於夬見決一陰之難蓋君子明白洞達難進易退而小人綢繆固結難之不去也

存疑自一陽之復此時陰已漸消積至五陽之夬則衆陰之消已盡僅有一陰而无復有黨類矣故曰黨類已盡夫以五陽之盛而決一陰其勢豈能存故終有凶而象傳曰不可長也

采附聖人於剝之五陰去一陽則曰碩果不食于夬之五陽去一陰則曰无號終有凶蓋於陽則雅幸其獨存而於陰則雅恐其不去也

困疑小人當許无復之之時心猶未斷故夫子絕之曰无號斷之曰終有凶令小人喪氣无敢復望

疑程傳无用號咷本義无所號呼意相近而實不同无所號呼是无處求救之意較明

講周公繫上爻曰上六以陰柔小人居窮極之時黨類已盡情窮勢孤无可號呼終必爲君子所決而不能獨存凶何如也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程傳陽剛君子之道進而益盛小人之道既已窮極自然消亡豈復能長久乎雖號咷无以爲也故云終不可長也先儒以卦中有孚號惕號欲一无號爲无號作去聲謂无用更加號令非也一卦中適有兩去聲字一平聲字何害而讀易者率皆疑之故曰聖人之於天下雖大惡未嘗必絕之也今直使之无號謂必有凶可乎

曰夬者小人之道消亡之時也決去小人之道豈必盡誅之乎使之變革乃小人之道亡也道亡乃其凶也

疑程傳孚號惕號去聲讀无號平聲讀本義俱作平聲爲是

臨川吳氏曰一柔在上終不可以長久必爲五陽所決去也

去疑終對小人之初心言小人方互相援結時自以爲萬年之固而終至於无號取凶意亦大可醒矣

講孔子釋上象曰上六无號之凶者言小人善於援結自謂无患而不知其黨盡援絕終必殄滅不可以長久也

訂建安邱氏曰夬者決也以五陽而決上之一陰也故六爻以上陰爲主而五爻則皆以上取義凡陽之夬陰遠則不能相及雅比與應當之五比上者也故曰莧陸夬夬三應上者也故曰君子夬夬夬夬者言當決而又決不可係累於陰也四介三五兩剛之間亦欲決上以進則礙五居則礙三故有臀无膚行次且之象至二去上遠則无相及之理矣故但惕號以爲莫夜有戎之備而已初又最遠者也故有壯趾往不勝之戒

日講解義夬取決去之義五陽長而將極一陰消而將盡衆陽上進決去一陰故爲夬以五陽決一陰是君子之勢甚盛小人之勢甚孤其決而去之也似乎甚易然而聖人不敢以易心處之也所爲決之之道必期於盡善焉蓋陰之勢雖微蔓或可滋窮或爲敵君子无時不戒懼而於小人道衰之時猶不可忘戒懼也故彖爲危懼警戒之辭不一而爻於五陽未嘗許之以吉初以始進之陽而決居高之陰則慮其不勝二以剛中之才而深警備之戒則善

其勿恤三與上應而剛壯外見恐致中傷之禍故教之遇雨以若其夬四與上同體而居陰不正恐來黨奸之悔故教之牽羊以助其決五與上比而狎昵近習不可无獨斷之能故教之中行以致其決至於上六則直絕之曰无號其爲君子防者至周且備而所以去小人者不遺餘力矣

訂詳

[按]四上同體謂同兌卦一體也此意深設傳義所无

[按]五陽決去一陰爲夬五居四陽之上爲卦之主在卦爲陽決陰在人事爲君子去小人彖言去小人之道當如揚王庭四項而彖傳取卦德健而說爲言必有如是之德而後能善決之道也彖言決大象言散因潰決而散散亦決中所有之義散莫如散其德澤象所以補彖之不及也下五爻皆陽五近上而能決第

恐其有暱比之心三應上而能決當善其濟變之謀二不遠決而爲先事之備初躁進而不能決故以不勝戒之四競進而不能決故以隨人教之上爻一陰受五陽之夬豈復能抗无號終凶所以絕之也○五陽決一陰聖人尤深致其丁寧小人當盡而術工去之爲不易也欲去小人者自審所處各有時地不得然曰小人當去而輕舉僨事庶於卦義有得

姤䷫ 乾巽

[程傳]姤序卦夬決也決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遇也決判也物之決判則有遇合本合則何遇姤所以次夬也爲卦乾上巽下以二體言之風行天下天之下者萬物也風之行无不經觸乃遇之象又一陰始生於下陰與陽遇也故爲姤

[附錄]馬氏曰古文姤作遘遇也亦婚媾也以女遇男爲象王洙易改爲今文爲姤繇卦猶是古文鄭本同

[胡氏曰]復次剝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乎時哉聖哉夫有剝而不復夬而不姤者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

姤女壯勿用取女

[孔疏]姤遇也此卦一柔而遇五剛故名爲姤施之於人則是一女而遇五男爲壯至甚故戒之曰此女壯甚勿用取此女也

[腦]不義似取此義

[經傳]一陰始生自是而長漸以盛大是女之將長壯也陰長則陽消女壯則男弱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取女者欲其柔和順從以成家道姤乃方進之陰漸壯而敵陽者是以不可取也女漸壯則失男女之正家道敗矣姤雖一陰其微然有漸壯之道所以戒也

[本義]姤遇也決盡則爲純乾四月之卦至姤然後一陰可見而爲五月之卦以其本非所望而卒然值之如不期而遇者故爲遇遇已非正又一陰而遇五陽則女德不貞而壯之甚也取以自配必

害乎陽故其象占如此

朱子曰不是說陰漸長爲女壯乃是一陰遇五陽○姤卦上五爻皆陽下面一陰生五陽便立不住了

[誠齋楊氏]曰陰陽之相爲消長如循環然剝者陽之消然剝極爲復不旋踵而一陽生夬者陰之消然夬極爲姤不旋踵而一陰生當一陽之生也聖人未敢爲君子而喜必曰朋來无咎言一陽未易勝五陰也當一陰之生也聖人已爲君子而憂遽曰女壯言一陰已有敵五陽之志也既曰女壯又曰勿用取女申戒五陽以勿輕一陰之微而親暱之也

[纂註]姤遇也何也自復而乾純是陽剛世界矣而今也乃有一陰生焉夫此一陰之生殊出人意外乃人所不顧者也惟其不顧是

以不期而至者則曰復不期而至者則曰遇○本義云遇已非正此句是就姤字上生義以合於勿用取女意便見得是偶合不是六禮所聘如咸之男下女漸之女歸則非遇矣○又一陰而遇五陽看又字上句重在遇字此句重在一與五字然都從卦名姤字內取出此遇字即是上句遇已非正之遇婦人之義從一而終今以一陰而遇五陽况本非以正合但以陰陽相悅而相聚是女之壯也女壯只是以其遇五陽而言其不貞耳故曰女德不貞而壯之甚也不必如程傳陰長則陽消女壯則男弱之說如此則五陽盛乎一陰盛乎○本義云女德不貞而壯之甚分明只以不貞爲壯又云取以自配必害乎陽一則害身二則害名也○故其象占如此女壯是象勿用取女是占

[析疑]上句著小人必害君子下句示君子當防小人

[通論]文王繫姤卦彖辭曰不期而遇謂之姤姤以一陰遇五陽是爲女德不貞而壯之甚者也君子當力制於始不可以其微而輕之勿用取此女也一暱之將爲所傷而不自知矣占者戒之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程傳]姤之義遇也卦之爲姤以柔遇剛也一陰方生始與陽相遇也

[本義]釋卦名

或問陰何以比小人朱子曰有時如此亦看之則都好以類言之則有不好然亦是皮不好骨子却好大抵發生都即是一個陽氣只是有消長陽長一分下而陰生一分又不是討個陰來即是陽

消處便是陰故陽來謂之復復者是本來物事陰來謂之姤姤是偶然相遇

[李氏元量]曰夬之一陰不爲主者陰往而窮也故曰剛決柔姤之五陽不爲主者陰來而信也故曰柔遇剛月建一陰月日雖實則陰爲主而陽已爲之賓矣是姤主陰遇陽而爲言也

[蒙引]前本義如不期而遇者遇字主陽遇陰此云柔遇剛則主陰遇陽大抵自陽言則曰遇陰自陰言則曰遇陽總是陰陽相遇二而一也陽遇陰則陰亦爲遇陽矣故下文云天地相遇女壯則全主陰遇陽說

[存疑]本以卦體釋卦名本義不言者亦以此類易中言之已詳故止曰釋卦名而卦體之義自見爾依本義是陽遇陰依彖傳是陰

遇陽、彖傳乃本義以一陰而遇五陽意蓋彖傳是爲下文勿用取女不可與長而設也

[正義]上遇字泛就遇說乃釋姤字之義下遇字專主柔遇剛

[講]孔子釋彖辭曰卦名姤者遇之義也卦體以一陰遇五陽是以柔遇剛也故名姤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正義]女之爲體婉娩貞順方可期之偕老淫壯若此不可與之長久故勿用取女

[程傳]一陰既生漸長而盛陰盛則陽衰矣取女者欲長久而成家也此漸盛之陰將消勝於陽不可與之長久也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

[本義]釋卦辭

[彖引]只舉勿用取女解之源頭便是女壯了

[正疑]與君子與之也小人蘇國禍民勢不可與一朝居況可長與之處哉

按本文只就女說君子小人是補意

[講]詞曰勿用取女者取女將與成家爲長久之計此卦之象爲女壯取以自配必害乎陽何可長久故勿用取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孔疏]已下廣明遇義卦得遇名本由一柔與五剛相遇故遇辭非美就卦而取遇言遇不可用是勿用取女也故孔子更就天地歎美遇之爲義不可廢也天地若各亢所處不相交遇則萬品庶物

无由彰顯必須二氣相遇乃得化生故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程傳]陰始生於下與陽相遇天地相遇也陰陽不相交遇則萬物不生天地相遇則化育庶類品物咸章萬物章明也

[本義]以卦體言

[中溪張氏]曰五陽在上而一陰生於下以陰遇陽是天地相遇也於時爲夏至夫天地不遇則已遇則品物皆育而章著矣萬物相見乎離亦有品物咸章之義

[彖引]女壯勿用取女以一陰遇五陽言天地相遇以陰陽相遇言一與五字在所略矣是又別作一樣看不可爲典要○天地相遇天以陽氣下交於地地以陰氣上交於天也此以陰陽之不相无言之若女壯是以淑慝之分言也

[按]天地相遇依註疏只作廣推遇意似覺正大但與本義以卦體言不相縮故以一陰遇五陽爲天氣下降地氣上升而相遇也其實姤卦不見陽氣下降處○只以天地作陰陽字看覺捷

[講論]陰陽淑慝之分遇不可有論陰陽相須之機遇又不可无試以造化觀之卦體一陰生于五陽之下陰之氣動於地而交於天是天地相遇也于時爲夏至在辰爲午萬物相見乎離品物于此形形色色咸章著而不可掩矣此遇之見於造化者然也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按]註疏以男女言不可用

[程傳]以卦才言也五與二皆以陽剛居中與正以中正相遇也君得剛中之臣臣遇中正之君君臣以剛陽遇中正其道可以大行

於天下矣

[按]程傳兼五與二言本義則專言九五

[本義]指九五

朱子曰姤是不好底卦然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剛遇中正天下大行却又甚好蓋天地相遇又是別取一義剛遇中正只取九五或謂亦以九二言非也

[臨川吳氏曰]九五以陽剛居中正之位故曰剛遇中正有德有位居尊臨下其陽剛之道得行于天下故曰天下大行卦之一陰遇五陽乃陰始生而消陽之卦然九五則中正居尊位而道得行亦扶陽抑陰之意也

[蒙引]剛是德中正是位以是德而遇是位則其道大行於天下矣不必言剛德大行本義云指九五蓋指九五便是卦體此亦承上文以卦體言數字而來不可謂非卦體也

[通]不特此也更以卦體言之九五陽剛而遇中正之位是以英明果斷之德而宅中表正爲天下君則德以位彰禮樂刑政四達不悖而治化大行於天下矣此遇之見於治化者然也此皆遇之善者也

姤之時義大矣哉

[按]孔疏專承品物咸章一節說

[程傳]賛姤之時與姤之義至大也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聖賢不相遇則道德不亨事物不相遇則功用不成姤之時與義皆甚大也

[本義]幾微之際聖人所謹

[通]伊川本義云幾微之際聖人所謹與伊川之說不同何也朱子曰上面說天地相遇至天下大行也正是好時節而不好之漸已生於微矣故當謹如此

[雲峯胡氏曰]他卦言大矣哉者多是釋卦辭後別引天地聖人而極言之姤亦然本義不曰極言之何也蓋柔遇剛遇之不善者也別取一義曰天地相遇曰剛遇中正遇之善者也曰品物咸章曰天下大行亦既極言之矣姤之時義大矣哉非贊遇之大也一陰之生雖微可慮者大也人之爲善亦既誠意忽有一念之自欺潛萌於中衆君子在上忽有一小人欲長於下幾微之際大可慮也故聖人謹之

[蒙引]此卦本是以一陰遇五陽得名其所謂遇不好之遇也至云天地相遇剛遇中正此又是聖人偶然看得有此一段好處而因發之雲峯所謂別取義乃遇之義好者也義本不相蒙至此曰姤之時義大矣哉姤字則依原是一陰遇五陽之姤故以爲幾微之際也幾微之際者謂一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也孔子未必謂天地相遇剛遇中正內都已有不好之漸在也

[存疑]本義云幾微之際聖人所謹是以姤之本義言依愚見只是承上文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剛遇中正天下大行而嘆其時義之大與睽之時用大矣哉同意

[按]此說當從凡文義相接自有次第若隔越以應取女有如文義若謂從品物咸章天下大行中看出謹幾猶覺不合當依程傳

爲是然畢業家皆以本義爲主矣

講大是姤也極其辭因有天人相遇之義原其義皆爲以陰遇陽而設一陰始生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非能見幾微者誰之又詳則將漸長而害不可勝言姤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孔疏風行天下則无物不遇故爲遇象后以施命誥四方者風行草偃天之威令故人君法此以施教命誥於四方也

程傳風行天下无所不周爲君后者觀其周徧之象以施其命令周誥四方也風行地上與天下有風皆爲周徧庶物之象而行於地上徧觸萬物則爲觀經歷觀省之象也行於天下周徧四方則爲姤施發命令之象也諸象或稱先王或稱后或稱君子大人稱先王者先王所以立法制建國作樂省方敕法閉關育物享帝皆是也稱后者后王之所爲也財成天地之道施命誥四方是也君子則上下之通稱大人者王公之通稱

趙氏汝楳曰天下有風與風行地上義頗同姤爲大虛之風自上而下觀爲地上之風旁行而遍歷大虛之風吹號萬竅后之誥命似之

中溪張氏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鼓舞萬物命者君之號令所以鼓舞萬民風自天而下无物不遇而君之命令實以之人君尊居九重與下民本无相遇之理雖王言一布則萬民爭先快覩莫不鼓舞於其下而君民之心始遇矣

李氏簡曰天子曰元后諸侯曰羣侯一國天下皆可言四方

合纂風行天下无物不遇后以施命誥四方无人不遇是亦人君之風行也只是命與民相遇如風與物遇相類不必用中溪君民之心相遇意

按此象與他卦稍別他卦多以君子二字取象此則以后象天以命象風也后只作天子說方可與天相擬命是現成字誥字有力與施字對

講孔子釋大象曰風行天下物无不遇姤之象也元后體此爰施命令以誥四方焉蓋君民之分懸絕无由相遇惟王言一出天下其見屈其爲遇何異風之徧及萬物哉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孔疏柅之爲物衆說不同王肅之徒皆爲織績之器婦人所用惟馬云柅者在車之下所以止輪令不動者也王注云柅制動之主蓋與馬同羸豕謂牝豕也君豕之中豭强而牝弱也故謂牝豕陰質而淫躁牝豕特甚焉故取以爲喻

按註疏以金柅爲四言初當應四與傳義不同

程傳姤陰生而將長之卦一陰生則長而漸盛陰長則陽消小人道長也制之當於其微而未盛之時柅止車之物金爲之堅强之至也止之以金柅而又繫之止之固也固止使不得進則陽剛貞正之道吉也使之進往則漸盛而害於陽是見凶也羸豕孚蹢躅聖人重爲之戒言陰雖甚微不可忽也豕陰躁之物故以爲況羸弱之豕雖未能强猛然其中心在乎蹢躅跳躑也陰微而在下可謂羸矣然其中心常在乎消陽也君子小人異道小人雖微

觸之時未嘗无害君子之心防於微則无能爲矣
本義柅所以止車以金爲之其剛可知一陰始生靜正則吉往進則凶故以二義戒小人使不害於君子則有吉而无凶然其勢不可止也故以羸豕蹢躅曉君子使深爲之備云
按程傳通節以君子制小人言本義見凶以上直作戒小人說至羸豕句方是曉君子微有不同
建安邱氏曰姤之所以爲姤者在此一爻一陰始生非以金柅繫之則柔道何所牽制而不敢進雖然一陰方生其勢漸長終有不容遏者繫之正所以防之也
按此是用程說
張子曰豕初羸時力未能動然志誠在於蹢躅得申則申矣

雲峯胡氏曰巽爲繩有繫之象金柅剛而止物九二象繫于金柅非有以繫之也一陰之柔能自繫于五陽之下而不進是之謂靜正而吉也動而進則見凶矣一動一靜分而爲一吉一凶之占使小人自擇焉又以一陰雖微而至於盛時設羸豕蹢躅之象使君子深自備焉其爲君子謀至矣然非特爲君子小人言也吾心天理人欲之幾固如是也人欲之萌蓋有甚於羸豕之可畏者能自止之而不使滋長則善矣豕總一卦而言則以一陰而當五陽故於女爲壯爻指此一畫而言五陽之下一陰甚微故於豕爲羸壯可畏也羸不可忽也
中溪張氏曰初六取象非一於本爻觀之則曰豕於二四觀之則曰魚於九五觀之則曰瓜大抵皆取陰物而在下之象

象引柅所以止車以金爲之其剛可知此於爻无所係胡氏以爲九二象非也止是勉初六令堅於自止而不進如繫其車以金柅然如是而正則吉矣若不自止而征進則凶矣蓋是時一陰方微而君子之勢猶盛故自止爲利不止斯禍矣本義自明見凶亦不必說到羸豕則凶自失所從處只是眼前事故下云羸豕孚蹢躅亦見其尙微矣理人欲其自止也則曰繫於金柅言必堅於自止勉之之辭也欲其勿進也則曰有攸往見凶言立見其凶蓋危之之辭也雖爲君子謀亦爲小人謀也
易翼義孚信也言可預必也以告陽也
按此說字字甚確較程傳爲淺
講周公繫初爻曰自古小人未有害君子而已獨全者初六誠

能安分堅於自止而不進如繫車於金柅然則不失其正而獲吉矣苟不能自止有所往而肆害於君子則君子之勢猶盛小人必自取禍立見凶矣然此以理言也如以勢而論則小人浸長之勢必不可遏日前雖弱異日必有跳踉肆志之時如羸弱之豕雖暫安靜及其氣盛力壯可信其必至蹢躅也君子可不早爲之備哉
象曰繫於金柅柔道牽也
程傳牽者引而進也陰始生而漸進柔道方牽也繫之於金柅所以止其進也不使進則不能消正道乃貞吉也
本義牽進也以其進故止之
雲峯胡氏曰初曰柔道牽二曰行未牽初柔有必進之勢而二之

則其行反不能進也
【象引】牽進也大凡牽引其物以前皆是進之也故牽訓爲進如薦
進人才者謂之汲引亦牽意也但此以自進爲義耳
按牽作進解甚創恐意羸道之牽制羣陽故欲以金柅止之
或謂欲柔道有所牽制而不進則與本義相反 ○ 日講解義謂
柔道最善牽引勢必號召羣邪牽連而進蓋有疑於牽之訓進
而爲之周旋其說
講孔子釋初象曰初繫于金柅者以一陰始生柔道方進進則將
爲君子之害故戒之欲其自止而不進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按詁訓以包爲庖

【程傳】姤遇也二與初密比相遇者也在他卦則初正應於四在姤
則以遇爲重相遇之道主於專一二之剛中遇固以誠然初之陰
柔羣陽在上而又有所應者其志所求也陰柔之質鮮克貞固二
之於初難得其誠心矣所遇不得其誠心遇道之乖也包者苴裹
也魚陰物之美者陽之於陰其所悅美故取魚象二於初若能固
畜之如包苴之有魚則於遇爲无咎矣賓外來者也不利賓包苴
之魚豈能及賓謂不可更及外人也遇道當專一二則雜矣
【本義】魚陰物二與初遇爲包有魚之象然制之在巳故猶可以无
咎若不制而使遇於衆則其爲害廣矣故其象占如此
【中溪張氏】曰魚陰物之美者指初六也初與四爲正應魚本四之
有也今九二先與初遇以陽納陰包而有之則二爲主而四爲賓

矣此豈四之利乎故曰不利賓
雲峯胡氏曰剝五陰曰貫魚姤一陰故但曰魚包如包苴之包容
之於内而制之使不得逸於外也二與初遇制之猶可以无咎若
不制而使遇於衆姤之有魚將爲剝之貫魚矣吁可畏哉或曰初
應在四二豈能包之曰卦以遇合爲義遇合之女未嘗擇配也二
近而先斯得之矣
蒙引包有魚是小人在我管轄之中故惟我得而制之我失不制
他人莫奈他何矣意是如此 ○ 不利賓謂他人也自主人身外皆
爲賓也故本義以衆字釋之衆是衆人亦對自巳本身言也不必
謂賓人衆多也自此卦言賓固衆多終不可以衆字正解賓字
按此爻蒙引似錯會本義之意本義正與程傳同而蒙引自生別

解反謂不必依程傳似欠細 ○ 爻象是說包有魚可爲巳有而
不可共之賓爻意是君子當制小人爲用不復令與他人相合
○ 蒙引云他人莫奈他何是謂我若不制則人不復能制非正
意也一陰五陽在此一陰與五陽皆可相遇故象謂女壯也二
既與之遇矣則當制之不令與衆遇此理甚明本義亦確是如
此蒙引自錯會耳 ○ 雲峯將爲貫魚之說亦可疑似是以本義
衆字爲魚不爲人而蒙引所辨亦未切本義遇於衆即一陰遇
五陽猶女壯遇五男之說自是有害非陰進變爲遯否觀剝也
○ 程傳謂初正應於四則不利賓似亦屬四故本義用一衆字
謂衆陽非獨四也此衆字來歷
栗谿蕭正符云包有魚只是有可制之機非謂其能制也必因可

制而即制之方得无咎賓對二而言二與初遇則二爲主而衆陽皆爲賓也故本義以衆字釋之

按此說包有魚非即能制是泥蒙引之說其實制字即在包字內帶出不利賓非賓不利在我不利及於賓也

講周公繫二爻曰初一陰始生將徧遇諸陽而九二切與之比是小人在所管轄之中爲包有魚之象魚在包內制之在我可以无咎若失此不制而使之進而與衆賓相遇其爲害大矣故不利賓也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程傳二之遇初不可使有二於外當如包苴之有魚包苴之魚義不及賓客也

中溪張氏曰當遇之時二近四遠一陰不能兼二陽擇之於義則不及賓也譬衆漁取魚先至者一舉網而得之後至者雖善漁而利不彼及矣

存疑義字有味此夫子之深意也九二當初陰在其管轄之時義當制之不可使及於賓也此以制陰之責責君子也

按義不及賓猶云論理不可復及於賓

講孔子釋二象曰包有魚者制之之機在我以義揆之自當制之不可使及於賓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按註疏以履得其位說无咎程傳亦以三剛正爲說无大異本義以无陰邪之傷爲无咎與舊說不同厲字註疏以所處言程傳以心言本義與註疏同

程傳二與初既相遇三說初而密比於二非所安也又爲二所忌惡其居不安若臀之无膚也處既不安則當去之而居姤之時志求乎遇一陰在下是所欲也故處雖不安而其行則又次且也次且進難之狀謂不能遽舍也然三剛正而處巽有不終迷之義若知其不正而懷危懼不敢妄動則可以无大咎也非義求遇故已有咎矣知危而止則不至於大也

本義九三過剛不中下不遇於初上无應於上居則不安行則不進故其象占如此然既无所遇則无陰邪之傷故雖危厲而无大咎也

進齋徐氏曰姤者夬之反姤之三即夬之四也故皆有臀无膚其行次且之象但夬一陰在上故下之五陽皆趨而上姤一陰在下故上之五陽皆反而下其陰陽相求之情則然也夫九三之志亦在乎初初比二應四與三无繫三乃介乎其間求與之遇而承乘皆剛進退不能故曰臀无膚其行次且

蒙引下不遇於初謂三是陽初是陰三與初非應不得相遇也上无應於上謂三既是陽上又是陽終不得陰而與之也然既无所遇則无陰柔之傷謂凡得於陰者往往亦失於陰故小畜之三卒致脫輹之虞而兌之九五不免孚剝之厲今雖孤危亦時運之莫遇耳與孚自己致者異矣故无大咎○居則不安行則不進連承下不遇於初上无應於上言不可分臀无膚爲无所安於下行次且爲不得進而上須以決九四例看○故其象占如此臀无膚其

行次且象也亦占也厲字正指无膚次且言厲字帶下說蓋上既
言臀无膚其行次且不必復繼以厲矣正如夬九四云
【來解】本義行則不進進則何爲程傳云居姤之時志求乎遇是也
觀无陰邪之傷句亦如程傳專指求遇於初言矣
【翼】本義於初言遇於上言應而下文但言无所遇意似在初而上
之无應帶言耳初在下求遇於初不可言進集解可疑
【講】周公繫三爻曰九三過剛不中是性暴而行偏者也以下則初
非正應而不得遇以上則上亦陽位而不相應故居則必欲進
雖欲進而又不得遂其進有臀无膚其行次且之象占者如此
可謂厲矣然既无遇則无陰邪之傷而亦无大咎也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程傳】其始志在求遇於初故其行遲遲未牽不促其行也既知危
而改之故未至於大咎也
【按】本義无訓牽字訓進已見上文故也不促其行亦是不進意
【存疑】此與初六相反初六曰豕道牽言得進也此曰行未牽言未
得進也
【按】此牽字恩意亦作牽制說蓋行次且內便包无咎在內言其行
次且而无咎者其行尚未牽於陰邪也姑存一說未敢以爲是
【匡疑】謂未得牽引之人是新說
【講】孔子釋三象曰三之其行次且者蓋以孤立无助未得進故如
是次且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講】孔疏以起爲動言无民而動是以凶也
【程傳】包者所裹畜也魚所美也四與初爲正應當相遇者也而初
已遇於二矣失其所遇猶包之无魚亡其所有也四當姤遇之時
居上位而失其下下之離由已之失德也四之失者不中正也以
不中正而失其民所以凶也曰初之從二以比近也豈四之罪乎
曰在四而言義當有咎不能保其下由失道也豈有上不失道而
下離者乎遇之道君臣民主夫婦朋友皆在焉四以下睽故主民
而言爲上而下離必有凶變起者將生之謂民心既離難將作矣
【本義】初六正應已遇於二而不及於已故其象占如此
臨川吳氏曰初者四之正應而爲二所得故二之包中有魚而四
之包中无魚也已之正應與他人遇猶男之失其配君之失其民

也今雖未凶凶由是起矣
【蒙引】包无魚魚不作小人象若是小人則深幸其不與已遇矣又
何凶之有故本義以初六爲正應便非作不好人看了主民言與
象傳同爲是
【存疑】初六居下爲四正應本我之民也已遇於二而不及於已則
民心去已而他屬而已无所有猶包之无魚也民心既離喪亡无
日矣占者如是凶之所自起也
【匡疑】爻中只還他无魚且謾說九四不好處恐礙象遠民意
【講】周公繫四爻曰九四居上位而與初爲正應當相遇者也初遇
于二而反離乎四則是已所應有之物棄而不收爲包无魚之
象占者如是自失所有凶之所必起也

[illegible]之凶遠民也

孔疏陰爲陽之民爲二所據故曰遠民也

程傳下之離由已致之遠民者已遠之也爲上者有以使之離也

本義民之去已猶已遠之

朱子曰包无魚又去這裏見得箇君民底道理陽在上爲君陰在下爲民

雲峯胡氏曰易象或以陰爲小人或以爲民以爲小人遠之可也以爲民民不可遠也小象是別取一意

蒙引本義曰民之去已猶已遠之本无遠之之事但民自去已耳雖然既是我之民何至於去已得道者多助隣國之民且仰之若父母此非已有以致之而何既有以致之則雖非實遠之猶已遠

之也。遠民也三字夫子極有深意存焉蓋恐人以與包有魚同看而以魚爲小人也故出一民字以覺人而爻義自明白矣吁聖人之筆一字萬鈞

說孔子釋四象曰九四无魚之凶者蓋四以初爲民民心離散歸於他人猶无魚也然未有上不失道而民離雖實非遠之猶已遠之也安得不凶乎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按註疏以包瓜爲匏瓜不可從

程傳九五下亦无應非有遇也然得遇之道故終必有遇夫上下之遇由相求也杞高木而葉大處高體大而可以包物者杞也美實之在下者瓜也美而居下者側微之賢之象也九五尊居君位而下求賢才以至高而求至下猶以杞葉而包瓜能自降屈如此又其內蘊中正之德充實章美人君如是則无有不遇所求者也雖屈已求賢若其德不正賢者不屑也故必含蓄章美內積至誠則有隕自天矣猶云自天而降言必得之也自古人君至誠降屈以中正之道求天下之賢未有不遇者也高宗感於夢寐文王遇於漁釣皆由道也

按程說冠冕玩象傳亦極贊美似可從

本義瓜陰物之在下者甘美而善潰杞高大堅實之木也五以陽剛中正主卦於上而下防始生必潰之陰其象如此然陰陽迭勝時運之常若能含晦章美靜以制之則可以回造化矣有隕自天本无而倏有之象也

朱子曰有隕自天言能回造化則陽氣復自天而隕復生上來都換了這時節

雲峯胡氏曰二視初爲魚五視初爲瓜魚與瓜皆陰物之美者魚之餒瓜之潰必自內始二與初遇故包有魚五與初无相遇之道猶以高大之杞而欲包在地之瓜也然瓜雖始生而必潰九五陽剛中正能包含章美靜以待之是雖陰陽消長時運之常而造化未有不可回者姤其將可轉而爲復乎剝之一陽窮上而復生於下其有隕自天之象乎

雙湖胡氏曰九五本飛龍在天之主一步之初動纔不正昔之贊龍化爲羸豕一小人之道局面頓更事體大異重煩諸君子包制而九五至於包瓜含章聽自天之有隕其視聖人作而萬物覩氣

象爲何如哉爲人君者宜知所以謹其初矣

[蒙引]九五以其包瓜志欲勝之也含章、度不可勝而自守也有隕自天、時過則行矣○本義杞高大堅實之木也蓋位爲卦主猶杞之高大陽剛中正猶杞之堅實○瓜陰陽之在下者甘美而善潰以喻初六之一陰始生而必潰也潰者、瓜熟而爛也瓜至熟且爛、瓜之極也此對陰始生意故雲峯以瓜之潰同魚之餒言○甘美二字喻陰柔有惑溺人使之不覺之意正所謂幾微之際也○善潰二字不苟下爲下文始生必潰之陰柔張本○含章者、非避陰也靜以制陰也是用意周密不動聲色而自有以消患於方萌也○九五陽剛中正主卦於上衆君子之領袖也不必以爲君象爲含章有隕說不去○有隕自天、本无而倏有之象此占之象也本等是占

[存疑]有隕自天、不期之辭謂忽然如從天而降下也以高大堅實之杞而包甘美善潰之瓜豈有不勝之理然而必含章者、所謂時也命也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亦時焉而已

[援]有隕自天、諸講皆以爲陽之來復是本朱子陽氣復生上來之說謂將姤之初變爲陽也似覺隔越照象傳命字看只虛說天命似更直捷○竊疑此爻上下只一意杞高大堅實陽剛居尊位之象也包瓜有中正之德之象也能含中正之美而天命自至福從天降也有隕自天謂不期而遇此爻是以姤之好處爲言象傳剛遇中正、天下大行、取諸此不拘制初姤滿一說

[講]周公繫五爻曰、九五爲卦之主是以有德有位之君子而防在下始進之小人有以杞包瓜之象是固可以力制之矣然陰道方長豈可徒以力勝之耶若能含晦章美不動聲色挽回造化陽道倏然來復若自天而降也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孔疏]若非九五中正則无美可含故舉爻位而言中正也

[程傳]所謂含章、謂其含蘊中正之德也德充實則成章而有光輝命、天理也舍、違也至誠中正屈己求賢存志合於天理所以有隕自天必得之矣

[雙湖胡氏曰]、命謂天命、命即理也志不違於天理所以有自天之福

[蒙引]中正故能含章不必言所含之章中正也○志不舍命、即含章也謂不違乎天命也命不必說是天理含章者、蓋以其爲時運之常故含章靜俟之此正志之能順命處

[存疑]其志能順乎天命故陰有時去而有隕自天

[困疑]中正就德言是所以能含的故志是五的志不舍去不下也命是天命、此是推有隕的來由此節宜串看中正在含章前一步、不舍命即在含章內看出

[援]命作理多一折直作眷佑之命較截不舍謂不違只是必得之意合前文詞看備一說

[講]孔子釋五象曰、九五所以能含章者由其有中正之德能含晦章美靜以制之也所以有隕自天者惟含章以俟則其志常不舍乎天命而能順之命有時而轉移陰去陽復而有隕自天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王註 進之於極无所復遇遇角而已故曰姤其角也進而无遇獨恨而已不與物爭其道不害故无凶咎也

程傳 至剛而在最上者角也九以剛居上故以角爲象人之相遇由降屈以相從和順以相接故能合也上九高亢而剛極人誰與之以此求遇固可吝也已則如是人之遠之非他人之罪也由已致之故无所歸咎

附 程傳以无咎爲无所歸咎本義云與九三類則是謂雖吝而无咎也

本義 角剛乎上者也上九以剛居上而无位不得其遇故其象占與九三類

潘氏曰 高而傷物者角也以此遇合誰其與之

隆山李氏曰 當遇之時已獨剛亢不與物合是爲吝道然陰方長陽與之遇者要須有以制之如繫如包可也制之或失必反被陰邪之害獨上九巍然在上剛亢絶物雖无所合而亦不近陰邪可无意外之患

雲峯胡氏曰 九三以剛居下卦之上於初陰无所遇故雖厲而无大咎上九以剛居上卦之上於初陰亦不得遇故雖吝而亦无咎遇本非正不遇不足爲過咎也

存疑 姤其角言其遇以角也角剛而在上之物以角求遇安能遇哉故曰不得其遇爲可羞吝然陰邪之傷由是可免故无咎

蒙引 周公繫上爻曰上九以剛居上既驕亢以自高而无位又不爲衆之所與以此爲遇是姤以其角之象夫以角爲姤豈能有遇者羞吝所不免矣然既无所遇亦无陰邪之傷可无咎也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程傳 既處窮上剛亦極矣是上窮而致吝也以剛極居高而求遇不亦難乎

存疑 言上之象爲姤其角是居姤之上而无所遇其勢窮促也故可羞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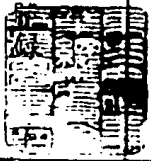
蒙引 篤正符云上窮是推其所以致吝之由不是无遇便是窮

講 孔子釋上象曰上九之姤其角者以上九居上而其勢窮促故一无所遇而致吝也

直 建安邱氏曰姤遇也以一陰而遇五陽也故六爻以初陰爲主而上五陽則皆以初取義凡陽之於陰遠則不遇雅近者得之二與初最近遇之最先者故曰包有魚四雖應初而初爲二得非復已有故包无魚三介二四兩剛之間亦欲遇初以居則礙二進則礙四故有臀无膚行次且之象至五去初遠則无相得之理矣故但含章以聽天命之自至而已上又最遠者也故有姤角上窮吝之戒

明訓 姤以純乾之卦一陰始生是小人始進而爲君子之害本非所望也卦之勿用取女不可容小人之進也彖傳言天地以遇而成化王者以遇而成治大衆言天之遇萬物以風人君遇萬民以命无非于姤遇之不美者而推其美也六爻初爲始進之小人戒之以消其肆害之謀二五爲得時主事之君子敎之以盡夫曲防

之遇三四與上皆未得其所遇者未操制小人之權小人亦非其所能制也。

[臨]一陰方長五陽與之不期而遇為姤。五陽之中自是以五爻為卦主所謂剛遇中正者也。卦名本陽遇陰而稱卦名謂柔遇剛者從女壯取義也。有陽不可无陰陰長固當防之於始亦難道陰陽必不可相遇故彖傳推出遇之好處以補彖所不及。大象亦是以姤之好處說初爻是一陰方長示以不可輕進之理而爻慮其有必進之勢。二近初即當制之是早防之義。三不遇初而亦无咎四應初而不遇故言凶若作小人看則不遇為幸何凶之有。孔子補出遠民爻義方明即此亦可見陰不可无也。五剛健中正居尊位與天命不期而遇其制初不待言矣。上无可遇而亦无咎以五陽尚盛不致有害也。彖言女壯而六爻皆不言女以意推之初女也。二能遇此女者也。三四上不遇此女者也。五則天下皆快其遇而不以此女為意者也。卦名姤故爻皆言遇貴於遇而能制與夬之決去有別。

易經詳說卷二十六終

易經詳說卷二十七

萃卦、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后聚。相會遇則成羣萃所以次姤也。為卦兌上坤下澤上於地水之聚也。故為萃不言澤在地上而云澤上於地言上於地則為方聚之義也。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臨]王註萃言聚乃亨也。今依傳義亨字衍文。

[平庵項氏]曰卦名下元无亨字。獨王肅本有王弼遂用其說。孔子彖辭初不及此字。

[孔疏]王至大聚之時孝德乃洽始可謂之有廟矣。故曰王假有廟。

[程傳]王者萃聚天下之道至於有廟極也。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獺能祭其性然也。萃下有亨字羨文也。亨字自在下。與渙不同。渙則先言卦才萃乃先言卦義彖辭甚明。

[本義]萃聚也。坤順兌說。九五剛中而二應之。又為澤上於地萬物萃聚之象。故為萃。亨字衍文。王假有廟言王者可以至於宗廟之中。王者卜祭之吉占也。祭義曰公假于太廟是也。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又人必能聚己之精神則可以至于廟而承祖考也。

朱子曰王假有廟是祖考精神聚於廟又爲人必能聚已之精神然後可以至於廟而承祖考今人擇日祀神多取神在日亦取聚意也大率人之精神萃於已祖考之精神萃於廟

雲峯胡氏曰王假有廟於萃渙言之者渙散也謂祖宗精神易散故爲廟以聚之萃聚也謂聚已之精神然後能至于廟而聚祖考之精神也

蒙引言王者可以至於宗廟之中此可以字正與聚則可以有所往之可以字同更以下句則可以至於廟而承祖考一句照看方知是已之精神已聚乃可以至於廟是聚已之精神在前一步不可依舊說謂假廟以聚祖考之精神也重在已上故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且本義是謂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非是謂假廟也如此看便已明白○廟本祖考精神所在子孫之假之也又必先聚已之精神乃可以往聚之此謂王假有廟爲聚已之精神設也非聚已之精神則無以往聚夫祖考之精神也卦辭此句爲子孫設不爲祖考設

存疑王假有廟承萃字說來謂萃則可至於廟以享祖考也

按註疏有字着力今俱看作虛字

程傳天下之聚必得大人以治之人聚則亂物聚則爭事聚則紊非大人治之則萃所以致爭亂也萃以不正則人聚爲苟合財聚爲悖入安得亨乎故利貞

本義物既聚則必見大人而後可以得亨然又必利於正所聚不正則亦不能亨也

進齋徐氏曰大人五也貞二五位正也當萃之時利見大人則萃道亨也然必利於貞聚不以正其能亨乎

蒙引利見大人亨利貞是一串意蓋物既聚所以主宰是物者非大人不能不見大人則物之聚者又將渙亂無統所謂衆聚則有爭安得亨乎故必見大人方亨然所聚苟不以正則衆之聚爲苟合如是而欲仗大人以致亨可乎若大人則無有不正者○如有事於學術者聞見既聚以見大人則有以正其學矣有事於功業者學術既聚以見大人則有以展其所志矣又必利於正者如聞見不正雖以見大人而其所以取正之具已非矣如學術不正雖以見大人而其所以致用之術已踈矣亦安得亨

存疑大人兼德位說萬物萃聚若不得人治之則散而無統欲得亨不能也然無位則威不行無德則才不足二者缺一皆不可大人有德有位則法立而能行所以能致萃當萃而占是卦者必見大人然後可以得亨也○見大人雖可以得亨然所萃不正亦非大人之所與也故必利於正然後可以得亨萃不以正則人聚爲苟合財聚爲悖入學聚爲僞學皆非大人之所與也故不足以致亨○利貞與利見大人只是一事觀彖傳合解可見

程傳萃者豐厚之時也其用宜稱故用大牲吉事莫重於祭故以祭享而言上交鬼神下接民物百用莫不皆然當萃之時而交物以厚則是享豐富之吉也天下莫不同其富樂矣若時之厚而交物以薄乃不享其豐美天下莫之與而悔吝生矣蓋隨時之宜順理而行故彖云順天命也夫不能有爲者力之不足也當萃之時

故利有攸往大凡興工立事貴得可爲之時萃而後用是以動而有裕天理然也

【本義】大牲必聚而後有聚則可以有所往

【中溪張氏】曰萃爲豐盛之時則祭享之禮其用宜稱故用大牲則吉也處萃之時人心翕合以順而行故利有攸往也

【蒙引】用大牲吉豈惟大牲諸般祭品皆在所厚矣苟非時物之聚胡可得也故曰大牲必聚而後有不曰必聚而後有可用而曰必聚而後有者於以見用二簋非吝也時乎無也用大牲非奢也時乎有也有則用無則止以此尤見戒意用大牲吉不必專承王假有廟凡人之祭皆然也謂惟當萃之時用大牲乃吉也利有攸往聚則可以有所往者凡事聚則立徒手舉事鮮有能濟者

然萃而不往則亦徒聚而已非易之道也聚而後利有往者以其備素具也所謂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

【存疑】祭祀貴誠貴豐豐所以致其誠也當萃聚之時若不用大牲是以天下儉其親也而誠有不至矣惟誠不至故物不腆而神不之享故必用大牲然後吉興工舉事必相其時時屈舉贏古人所戒當萃之時財力豐足興工舉事必然饒裕而無匱乏之憂矣故利有攸往

【本義】皆占吉而有戒之辭

朱子曰彖辭散漫說了王假有廟又說利見大人又說用大牲吉大率是聖人觀象節節地看見許多道理看到這裏見有這個象便說出這一句來又看見那個象又說出那一個理來然而觀象則今不可得見是如何地觀矣問卦取聚之意曰數句是占辭非發萃聚之意也此是諸儒說易之大病非聖人繫辭焉而明吉凶之意

【雲峯胡氏】曰彖五句各自是一事聖人見萃有假廟象又見五爲大人之象故曰利見大人亨言羣聚於下必見大人以爲之主而後亨也又見五與二皆得正故曰利貞萃不以正其能亨乎利亨利貞兩利字不相蒙孔子釋而合之謂聚之利於亨者以見大人則爲所聚之正是乃利貞也後之說者但釋孔子之傳而文王之經隱矣又聖人見損之時二簋可用享則萃之時必用大牲乃吉渙之時且利涉大川則萃之時必利有攸往也本義以爲皆占吉而有戒之辭蓋言萃之時如是則亨且利否則不亨不利如是則

吉否則不吉也

【蒙引】皆占吉而有戒之辭卦辭四項皆從萃之一字來王者可以至於宗廟之中占之吉也然必萃已之精神乃可以至于廟而承祖考不然不可以至于廟也此戒意也見大人而後亨者占之吉也然物既萃則必見大人然後可以得亨不然不得亨也又所聚不正則亦不能亨也亦戒意也用大牲而吉占之吉也然大牲必聚而後有非聚而必用大牲不可也亦有戒意也聚則可以有所往非聚而欲有所往不可也亦有戒意焉故曰皆占吉而有戒之辭

【臨】雲峯五句各自一事今以利貞連利見大人則只作四事看而彖傳又只作三段說利有攸往與他卦不同只是物聚則所

往不乏於用故與大牲連説。合看似上二項以事之聚者言下二項以物之聚者言。時講多以假廟爲孝見大人爲忠以用牲承假廟利牲承利見太求整齊殊非經文之意彼以利見大人爲進用利貞爲不枉道故强勵之忠也。雲峯謂五爲大人本義无此意只可虚選

[講]文王繫萃彖辭曰處萃之時不可无處萃之道夫統合人心莫先廟享王者聚巳之精神以聚祖考之精神而假于有廟上下左右之間有洋洋如在者矣總攝人羣唯在大人既有所萃利見有德位之大人既可以治萃而得亨然所萃者又利於正不然則不爲大人所與而亦不能亨也萃則可以備天下之物凡祭必用大牲盡志盡物以表其誠時豐則從而豐也物萃乃可有爲之時凡事利有所往展其素蘊建功立業時隆則從而隆也萃道孰有大於此者乎占者於此固皆獲吉而亦不可不知所戒也

彖曰萃聚也順以説剛中而應故聚也

[陸註]説順説剛中串説非是

[程傳]萃之義聚也順以説以卦才言也上説而下順爲上以説道使民而順於人心下説上之政令而順從於上既上下順説又陽剛處中正之位而下有應助如此故能聚也欲天下之萃聚非如是不能也

[本義]以卦德卦體釋卦名義

[中溪張氏]曰萃之所以爲聚者以其坤順而兌説也上有剛中之

主而下得衆中之應此君臣聚會之際也

[蒙引]坤順兌悦彼此之情聚也九五剛中而二應之上下之情聚也

[集解]余南湖云此以德體而推致萃之由故聚也承上二句卦名爲萃義在言外

[述]順以説是卦德剛中而應是卦體故聚是釋名義。程傳順説上下互言然上以説道使民下順從於上是正意説道使民在先非因順而説

[講]孔子釋彖辭曰卦名萃者萃之義聚也何以得此聚哉卦德坤順兌悦是爲之民者感順以從君而爲之君者以悦道先諸民上下之情聚也卦體九五剛中而二以衆中應之其爲之君者推誠以禮下而爲之臣者又一德以承君君臣之情聚也卦德卦體如此故聚也明乎聚之故而知卦之所名萃矣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孔疏]享獻也聚道既全可以至於有廟設祭祀而致孝享也

[程傳]祭祀人心之所自盡也故萃天下之心者无如孝享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其極也

[中溪張氏]曰王者至於有廟得以致其孝享之誠此敬之所聚也

[臨川吳氏]曰致者至其極也極盡孝享之道乃能萃已散之精神也

[蒙引]謂聚巳之精神以承祖考也聚巳之精神猶在致孝享之前

致孝享正是假廟時事承祖考正指致孝享言承事也
[附錄]致孝享是補卦辭意王假有廟意含糊不明故補足其意言王者至於有廟所以致其孝享也孝享是一串說人之享祖考皆是孝心所形故謂享爲孝享猶書曰孝思也致即致敬之致猶云行孝享

[程傳]萃之時見大人則能亨蓋聚以正道也見大人則其聚以正道得其正則亨矣萃不以正其能亨乎

[蒙引]利見大人亨者聚之以正也如此解雖不復言利貞而利貞已了然矣本義實本於此聖人釋經文從省而意不累

[存疑]此是舉利見大人亨利貞二句而合解之言聚之時必見大人而後可以得亨者由其聚以正也其聚以正故爲大人所與爲

之解紛息爭而亨可得矣

[集解]余南湖云聚以正要見釋利貞意亨字只帶過說

[要解]仇滄柱曰聚以正不專指臣民從君說凡立德而取資于師友立功取資于君上皆是

[按]時講多云聚以正而非植黨似以見大人爲聚非正意也觀首節本義物既聚則必見大人云云是聚而後見大人聚在已不與大人相關

[程傳]用大牲承上有廟之文以享祀而言凡事莫不如是豐聚之時交於物者當厚稱其宜也物聚而力贍乃可以有爲故利有攸往皆天理然也故云順天命也

[朱子]曰順天命說道理彷彿如伊川說也去得只是文勢不如此他是說豐萃之時若不用大牲則便是與以天下儉其親相似那有此理這時節比不得那利用禴之事

[通齋徐氏]曰大牲血祭之盛也物萃則用大牲以祭所以稱其萃之義也故吉時萃則動无不順故利有攸往

[蒙引]朱子之說是謂大牲必聚而後可用不然不可用也聚則可以有所往不然不可往也以此爲順天命伊川之說未停於此亦有同於此但語意輕重所指不同若非既萃而必用大牲必有攸往則非順理之爲矣易彖傳言天命皆主理

[存疑]天命即理也大牲必聚而後有有則用乃理也聚則可以有所往可往則往亦理也故曰順天命以上逐句解

[本義]釋卦辭

[講]詞曰王假有廟者所以聚己之精神至於廟中致其孝敬以享乎祖考也又曰利見大人亨者大人德位兼隆必在我之所聚以正以之見大人乃爲大人所與而亨也又曰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者皆以順乎天命也天命者天理之自然時而已矣大牲之用亦以禮惟其稱而不可謂之奢攸往之利亦以時至事起而要非失於躁此所以吉而利也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按]孔疏云情同而後聚何看得情字太深

[程傳]觀萃之理可以見天地萬物之情也天地之化育萬物之生成凡有者皆聚也有无動靜終始之理聚散而已故觀其所以聚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本義極言其理而贊之

進齋徐氏曰天地萬物高下散殊咸則見其情之通恒則見其情之久萃則見其情之同不於其聚而觀之情之一者不可得而見矣

雲峯胡氏曰感之情通恒之情久聚之情一然其所以感所以恒所以聚則皆有理存焉如天地聖人之感感之理也如日月之得天聖人之久於道恒之理也萃之所謂聚以正所謂順天命聚之理也凡天地萬物之情可見者皆此理之可見矣故本義於所感則曰極言感通之理於所恒則曰極言恒久之道於所聚亦曰極言其理而贊之

按情字只大概說情理如此不必照性情字深看

蒙引天地交而二氣通天地之聚也父子兄弟夫婦聚於家君臣朋友聚於外農以農之類而聚商以商之類而聚以至魚鱉聚於淵鳥獸聚於山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者也此見天地萬物之情一聚而已矣

集解余南湖云極言所聚之理聚字內不得以德體入講只提起一聚字便是

按極言其理從釋卦名卦辭推開說不粘連上文意

講天萃之名與辭如此即其所萃而博觀之天高地下其體若分矣然施受之間未嘗不聚也萬物散殊其類若睽矣然感應之際亦未嘗不聚也天地萬物之情不亦可見乎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孔疏澤上於地則水潦聚故曰澤上於地萃也除者治也人既聚會不可无防備故君子於此之時修治戎器以戒備不虞也

程傳澤上於地爲萃聚之象君子觀萃象以除治戎器用戒備於不虞凡物之萃則有不虞度之事故衆聚則有爭物聚則有奪大率既聚則多故矣故觀萃象而戒也除謂簡治也去敝惡也除而聚之所以戒不虞也

本義除者修而聚之之謂

或問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朱子曰大凡物聚衆盛處必有爭故當預爲之備如人少處必无爭纔人多少間便自有爭所以當預爲之防也又澤本當在地中今却上於地上是水盛有潰決奔突之憂故取象如此

雲峯胡氏曰除戎器修兵器而聚之戒不虞者防民之聚者有時而散也

蒙引朱子小註又謂澤本當在地中今却上於地上是水盛有潰決奔突之憂故取象如此此是爲下句除戎器戒不虞說然亦不必用蓋既以澤上於地爲萬物萃聚之象則不應復言不出地中行而有潰決奔突之憂矣此分明是向日未定之說

按朱子潰決云云亦甚有味蒙引駁之固是一說然時講從水聚而防潰人聚而防亂說者甚多○蒙引以澤上於地浸潤上行發榮滋長之象爲萬物之聚然程朱皆未言浸潤意看來只是澤爲瀦水乃不流而聚者故爲聚水聚則水中水旁之物皆聚

本義萬物萃聚似當如此說○依蒙引潤澤之氣蒸出於地便

爲萬物萃聚殊覺混混又云徒以澤上於地該個萃象便是不由地中行水勢橫決四出乃爲散非爲萃此說尤奇夫澤不在地上却在何處今天下之澤水甚多豈皆橫决四出乎澤上有地就地言之則地臨水爲臨澤上於地就水言之則水聚於地爲萃地上之水非謂洪水地下之水非謂黄泉此亦易明者也
○首節本義言萬物萃聚是從大處說在此節只言水聚不必牽纏萬物

集解余南湖云修而治之不以无事而弛其備聚而藏之不待有事而爲之圖

淺義此是言保萃之事

附錄除戎串看不必專以除聚縮萃意本義修聚只是帶說

通孔子釋大象曰兌澤上乎坤地則水聚不流萃之象也君子以萃之時物聚必爭人聚必亂待變起不虞而後防之亦已晚矣于是簡治其兵戎之器而預以戒備乎不虞庶弭患於未形而萃可長保矣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疏註疏以一握爲小之貌爲笑者懦劣之貌不成文理

程傳初與四爲正應本有孚以相從者也然當萃時三陰聚處柔无守正之節若捨正應而從其類乃有孚而不終也乃或亂其心也乃萃與其同類聚也初若守正不從號呼以求正應則一握笑之矣一握俗語一團也謂衆以爲笑也若能勿恤而往從剛陽之正應則无過咎不然則入小人之羣矣

本義初六上應九四而隔於二陰當萃之時不能自守是有孚而不終志亂而妄聚也若呼號正應則衆以爲笑但勿恤而往從正應則无咎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節齋蔡氏曰有孚應四也不終柔也三柔相比亂萃者也

雙湖胡氏曰初當萃之始何遽至失信亂萃號呼而貽笑乎皆陰柔不正應又不正故也捨衆陰而往僅以陰陽相得可无咎耳

雲峯胡氏曰不終陰柔不能固守之象亂者陰雜之象一握陰聚之象萃與比相似比初六有孚盈缶萃之初則有孚不終比初无應而孚信充實其終也自有他吉萃初與四應而惑於二陰是有孚而不能自守志亂而不无妄聚者也聖人戒之曰若號呼九四正應則二陰必以爲笑唯勿恤二陰之笑而必往從庶乎可以无

咎矣

蒙引初六上應九四九四是其當與萃者也然隔於二陰與二陰比且當萃之時初柔急於有萃不能自守以有往則雖所應在四而不能萃於四是有孚而不終志亂而妄聚也然爲初計者當時既隔於二陰而正應者遠彼若號呼正應則一握之衆必以爲笑矣雖然吾正應也吾所當與聚者也但勿恤此嫌而直往從正應則非惟無妄聚之愆而又得所聚之正可以无咎也何爲恤衆笑而至於妄聚哉有孚不終乃亂乃萃正以其恤衆笑而苟且與比者聚也勿恤往則其孚有終而无志亂妄聚之失矣初六已是妄聚了下四句是聖人爲之反正之術以戒占者耳

存疑初從九四而二陰笑之者邪人指正人爲邪固有是事也

【[illegible]】乃萃以上是一截若號以下是一截乃亂乃萃跟不終說乃字口氣可見若號與勿恤往一串說下言若號則羣笑之但聽其笑勿恤而往則无咎矣〇一握是俗字今人猶有此語

【講】周公繫初爻曰初與四爲正應本有相孚之義但爲二陰所隔又陰柔不能固守急於求萃是有孚不終乃或亂而乃妄萃矣豈能免哉若能號呼正應而求與之萃則一握之衆皆以爲笑然號者正也笑者妄也无恤人言往以從四則有孚克終而所萃非妄矣何咎之有占者當如是也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程傳】其心志爲同類所惑亂故乃萃於羣陰也不能固其守則爲小人所惑亂而失其正矣

【存疑】志亂是自亂本是爲人所亂故因之自亂爾蓋初六既遠四而近二陰爲二陰所惑其志不能自守而爲之亂也

【講】孔子釋初象曰初六之乃亂乃萃者初志爲二陰所亂而不復知上應之正所以妄萃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王註】禴殷春祭名也四時祭之省者也居聚之事處以中正而行以忠信故可以省薄薦於鬼神也

【按】王註謂必見引然後乃吉而无咎不言所引爲誰

【程傳】初陰柔又非中正恐不能終其孚故因其才而爲之戒二雖陰柔而得中正故雖戒而微辭凡爻之辭關得失二端者爲法爲戒亦各隨其才而設也引吉无咎引者相牽也人之交相求則合

相待則離二與五爲正應當萃者也而相遠又在羣陰之間必相牽引則得其萃矣五居尊位有中正之德二亦以中正之道往與之萃乃君臣和合也其所共致豈可量也是以吉而无咎也无咎者善補過也二與五不相引則過矣孚乃利用禴孚信之在中誠之謂也禴祭之簡薄者也菲薄而祭不尚備物直以誠意交於神明也孚乃者謂有其孚則可不用文飾專以至誠交於上也以禴言者謂薦其誠而已上下相聚而尚飾焉是未誠也蓋其中實者不假飾於外用禴之義也孚信者萃之本也不獨君臣之聚凡天下之聚在誠而已

【進齋徐氏曰】二五正應宜萃也二以柔居柔中頗萃而安於下五以衆歸於四有位而匪孚雖應猶未萃也人之情相求則合相待則睽二五本應相引而萃則吉无咎

【按】此用程傳

【本義】二應五而雜於二陰之間必牽引以萃乃吉而无咎又二中正柔順虛中以上應九五剛健中正誠實而下交故卜祭者有其孚誠則雖薄物亦可以祭矣

【厚齋馮氏曰】下卦中爻多引其類如泰與小畜之二是也本爻與五爲正應引初六六三以萃於五爲得君臣之大義故吉而无咎

【按】此用本義

【建安丘氏曰】君臣相孚之後上下皆以誠實相與不尚虛文僅用薄祭亦可薦之於神明矣苟未孚而用禴則非所利也

【中溪張氏曰】卦以用大牲爲吉而二乃以用禴爲利何與曰備物

乃王者所以隨其時有孚乃臣下所以通乎上也

雲峯胡氏曰二在三陰之中而與五應惟牽引上下而萃於五則吉无咎矣爻之象占已備而於占之下又發孚乃利用禴之義以爲下祭之占者蓋謂萃之時用大牲吉然能如六二之孚則雖用禴亦利也

雙湖胡氏曰周禮大宗伯以禴夏享先王王氏註曰夏則陽盛矣其享以禴爲主秋嘗則爲新冬烝則衆物備

蒙引二應正而雜於二陰之間若係於二陰則失乎九五若獨萃於九五則又失乎二陰是皆未吉而有咎惟牽引以萃則吉且无咎又二中正柔順虛中以上應九五剛健中正誠實而下交是吾之孚有以感夫在上人之孚也故卜祭者有孚則雖禴祭而受福矣此皆以占言

按語氣兩截而意自貫孚即在引內

通論周公繫二爻曰二與五正應君臣也在二陰之間其同類友也乃牽引二陰與之同升庶得以人事君之義無背公植黨之嫌吉而无咎矣人惟起念不出於公君臣往往扞格二以人事君其至誠可以上通不必致飾於儀文之末而君自信之猶祭者雖用禴之薦而亦可祭也何不利之有哉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程傳萃之時以得聚爲吉故九四爲得上下之萃二與五雖正應然異處有間乃當萃而未合者也故能相引而萃則吉而无咎以其有中正之德未遽至改變也變則不相引矣或曰二既有中正之德而象云未變辭若不足何也曰羣陰比處乃其類聚方萃之時居其間能自守不變遠須正應剛立者能之二陰柔之才以其有中正之德可覬其未至於變耳故象含其意以存戒也

蒙引中未變意含孚乃利用禴其辭若曰六二能牽二陰以聚於五固吉而无咎矣且又以柔順中正而得五剛健中正之應其中誠不改也以見其孚而利禴處

存疑中未變猶云中未亡也惟其中未變故能牽引以萃不然其不爲初之乃亂乃萃者幾希

附論二識從存疑者多然玩上節本義中正柔順用在利用何內蒙引有據

通論孔子釋二象曰人臣始進孰無忠君愛國之心往往溺於朋比變其初志二惟有虛中之德忠君愛國公爾忘私未嘗稍變其初志故能以人事君而誠无不格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附註程以嗟如爲三與四相聚不正而患生程傳以爲四所棄而嗟恨

程傳三陰柔不中正之人也求萃於人而人莫與求四則非其正應又非其類是以不正爲四所棄也與二則二自以中正應五是以不正爲二所不與也故欲萃如則爲人棄絕而嗟如不獲萃而嗟恨也上下皆不與无所利也唯往而從上六則得其萃爲无咎也三與上雖非陰陽正應然萃之時以類相從皆以柔居二體之上又皆無與居相應之地上復處說順之極故得其萃而无咎也

易道變動无常在人識之然而小吝何也三始求萃與四與二不獲而後往從上六人之動爲如此雖得所求亦可小羞吝也

本義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上无應與欲求萃於近而不得故嗟如而无所利唯往從於上可以无咎然不得其萃困然後往復得陰極无位之爻亦可小羞矣戒占者當近捨不正之强援而遠結正應之窮交則无咎也

雲峯胡氏曰號與嗟皆上兌口之象號可无咎嗟何所利必不得已唯往從上六則亦可以无咎耳上六陰極无位又非正應故曰往无咎又曰小吝者以別初之往无咎也初往從四四其應也故无咎三往從上上非應也故雖无咎又以小吝少之本義以上爲正應之窮交正應二字恐誤

蒙引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以其求萃於近言也往无咎小吝以其往從於上言也○陰柔不中正而求萃則无以取重於人上无應與而始求萃則是無端而自往故人莫與之而其萃也嗟如嗟如者不得故嗟也爲三計者惟往從於上可以无咎耳然不得其萃困然後往則是以窮來歸出於不得已而非其夙心復得陰極无位之爻縱與之萃亦何足以伸其願哉故小吝然以義理論之畢竟是吾正應也小吝所不恤也○上无應與者就兩個六字上取曰往從於上曰正應窮交者就三上之位上取夫彼此俱六雖无相偶之機而三之於上實有相應之分惟其无相偶之機故三不見萃於上惟其有相應之分故三終可從於上也○上无應與之上字虛說往從於上之上字指實○往无咎謂得上之受而與衆也

淺說 程傳謂三爲四所棄二所不與本義但云求萃於近而不得未有明指下文有云近捨不正之强援自是屬四不屬二細玩程傳語氣亦有輕重不同以情理論四陽在三之上三或求四有之若不求於二甚无謂且求二而二不與又與引吉之意相悖故三之求萃不如専屬四爲長既爲四所棄而嗟乃不得不往求之上

講 周公繫三爻曰六三陰柔不中不正求萃於近而人莫之與其萃也徒嗟如而一无所利矣爲三計者唯往從於上可以无咎但窮然後往非其本心而萃於陰極无位之人亦不能伸其願小吝終不免矣占者當知所以自處也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疏 孔疏以上體柔巽以求其朋故三可以往而无咎也

程傳 上居柔說之極三往而无咎者上六巽順而受之也

存疑 上巽謂上從上六也夫子言此正緣六三與上既无正應恐人不知所往爲誰故言此以明六三之往即上六而非他也

按 存疑亦一說而程傳自可從○上陰極无位自是孤寂得三相從其順受亦情理當然

講 孔子釋三象曰六三往從於上而得无咎者以上居悅之極能巽順而受之故得萃而无咎也

九四大吉无咎

王注 履非其位而下據三陰得其所據失其所處處聚之時不正

而據故必大吉立夫大功然後无咎也

按以大吉爲立大功與程傳不同

程傳四當萃之時上比九五之君得君臣之聚也下比下體羣陰得下民之聚也得上下之聚可謂善矣然四以陽居陰非正也雖得上下之聚必得大吉然後爲无咎也大爲周徧之義无所不同然後爲大无所不正則爲大吉大吉則无咎也夫上下之聚固有不由正道而得者非理枉道而得君者自古多矣非理枉道而得民者蓋亦有焉如齊之陳恒魯之季氏是也然得爲大吉乎得爲无咎乎故九四必能大吉然後爲无咎也

本義上比九五下比衆陰得其萃矣然以陽居陰不正故戒占者必大吉然後得无咎也

中溪張氏曰四處近君之位應初比三皆有萃於四之意然四以陽居陰位則不當以臣得民聚不以正必得大吉盡善乃无僭竊之咎否則强君在上威權太過未有不召禁涯禍者九四可以戒矣

按此說應初比三遺却二爻不如連三陰言之

雲峯胡氏曰五曰萃有位以見四之萃非有位者也无尊位而得衆心非大吉安能无咎

蒙引程傳最明上比九五而與君萃下比衆陰而與民萃得其萃矣然以陽居陰不正夫以不正而得君民得爲大吉无咎乎故必使其萃於上下者一出於正方得大吉无咎正字最重此純是戒占者之辭緣九四自不正了故象傳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要解仇滄柱曰以九居四本不正而有咎者聖人因爻若占設爲善處之道必大吉乃得无咎大吉二字非極贊之詞乃力勉之意

講周公繫四爻曰四上比九五下比衆陰得其萃矣然必上比不枉道以求合下比不違道以干譽一切盡善而大吉乃始可无咎也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孔疏位不當者謂以陽居陰也

程傳以其位之不當疑其所爲未能盡善故云必得大吉然後爲无咎也非盡善安得爲大吉乎

存疑即本義以陽居陰不正意

正疑爻言大吉象言不當惟不當故最要大吉非兩截

講孔子釋四象曰必大吉而无咎者由其以陽居陰處位不當所得於君民者恐涉不正故必盡善而後无咎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按註疏以无咎匪孚連說言四專而據五德化不行信不孚物故匪孚程傳以匪孚作轉語以起下文

程傳九五居天下之尊萃天下之衆而君臨之當正其位修其德以陽剛居尊位稱其位矣爲有其位矣得中正之道无過咎也如是而有不信而未歸者則當自反以修其元永貞之德則无思不服而悔亡矣元永貞者君之德民所歸也故比天下之道與萃天下之道皆在此三者王者既有其位又有其德中正无過咎而天下尚有未信服歸附者蓋其道未光大也元永貞之道未至也在

修德以來之如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舜德非不至也盖有遠近昏明之異故其歸有先後旣有未歸則當修德也所謂德元永貞之道也元首也長也爲君德首出庶物君長羣生有尊大之義焉有主統之義焉而又恒永貞固則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无思不服矣乃能匪孚而其悔亡也所謂悔志之未光心之未慊也

【本義】九五剛陽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固无咎矣若有未信則亦修其元永貞之德而悔亡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或問】九五萃有位以陽剛居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位安得又有匪孚朱子曰此言有位而无德則雖萃而不能使人信故人有不信當修其元永貞之德而後悔亡也

【厚齋馮氏曰】卦二陽爻所以聚陰也九四臣位九五之位則君也故九五之萃爲有位以四之位不能如之也匪孚有悔也必盡君道元永貞然後匪孚之悔可亡

【雲峯胡氏曰】四必大吉而无咎五萃有位而无咎君臣之分也然旣有位以別於四或有其位无其德所以爲五者悔當何如哉故又戒之曰雖有位可致天下之萃或有未信當修其元永貞之德則悔亡耳比獨以九五爲主故卦有元永貞之辭萃有兩陽爻故元永貞獨歸之九五元以善其始永貞以善其終比與萃非此三德未必始終盡善也

【蒙引】萃有位无咎以其有陽剛中正之德也有剛陽中正之德而萃有位則人無不信行無不利矣故曰无咎若或居此位而人有未信者則是吾德有未至故但反己自修其元永貞之德耳元永貞之德即所謂剛陽中正也如此則又何不信之有故悔亡此爲占者設戒在九五未見有匪孚處○九五萃有位无咎是從陽剛中正來猶師九二在師中吉是從有剛中之德來其義已在九五九二字內也非以萃有位爲得无咎在師中爲當得吉也

【按】萃有位以有位言匪孚以修德言上截虛下截實其理甚明而蒙引欲以萃有位无咎極稱九五以匪孚以下戒占者文氣未免割裂只依程傳爲是○或謂萃有位无咎已該得有德人服意下匪孚是設爲或然之詞以見增修其德此新說亦似可用但於志未光覺有礙不如舊說之穩

【通】周公繫五爻曰九五以陽剛中正當人心萃聚之時而居尊位位非倖致可以无咎斯時固宜人之信從矣若猶存匪孚焉反己自修使元善長永貞固之德盡諸己而无歉則未孚者將无不孚何悔之不亡乎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程傳】象擧爻上句王者之志必欲誠信著於天下有感必通含生之類莫不懷歸若尚有匪孚是其志之未光大也

【本義】未光謂匪孚

【雲峯胡氏曰】四必大吉而後无咎位不當也五有位矣而匪孚志猶未光也然則欲當天下之萃者不可无其位有其位者又不可无其德

【蒙引】言萃有位矣然德或未至而人匪孚則其志猶未光也朱子以爲不甚是誠不可曉蓋爻辭萃有位與匪孚元永貞悔亡者元

不是一個人
【按】蒙引自起葛藤如何不可作一個人看
【詳說】孔子釋五象曰九五既萃有位矣然王者之志必欲誠心信著於天下若猶有未孚是其志未光也所以宜修其元永貞之德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按】註䟽齎咨作一截涕洟連下无咎句法與常讀不同
【程傳】六說之主陰柔小人說高位而處之天下孰肯與也求萃而人莫之與其窮至於齎咨而涕洟也齎咨咨嗟也人之絕之由巳自取又將誰咎爲人惡絕不知所爲則隕穫而至嗟涕眞小人之情狀也
【按】无咎作无所歸咎說與本義異
【本義】處萃之終陰柔无位求萃不得故戒占者必如是而後可以无咎也
【縉雲馮氏曰】萃極而散窮无所歸之象齎咨嘆也涕洟悲泣也鄭氏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洟
【建安邱氏曰】上六居萃之終兌之極聚終而散說極而悲理之常也上六苟能於聚終說極之時而以憂戚處之則无咎也
【蒙引】齎咨涕洟憂危如是庶幾危者使平可无咎也頗如雖之六五然○陰柔无位蓋陰柔則質弱雖有求而人不之與无位則望輕雖有求而人莫之應故必憂危之甚乃僅得全○若知戒懼雖不得萃猶可自保雖不得利猶可无咎

【按】上六雖曰陰柔无位然以其得正故能憂危而无咎也本義陰柔无位是爲不能萃而言勿大說壞○三言上巽當在後一層以齎咨涕洟之人有三相求豈不順受
【詳說】周公繫上爻曰上六處萃之終陰柔无位才弱望輕求萃於人而人莫之與者占者得此誠能以孤危爲心齎咨以歎息涕洟而悲泣則雖不得所聚猶可自保而无咎也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程傳】小人所處常失其宜既貪而從欲不能自擇安地至於困窮則顚沛不知所爲六之涕洟蓋不安於處上也君子愼其所處非義不居不幸而有危困則泰然自安不以累其心小人居不擇安常履非據及其窮迫則隕穫躁撓甚至涕洟爲可羞也未者非遽之辭猶俗云未便也未便能安於上也陰而居上孤處无與既非其據豈能安乎
【蒙引】處萃之終陰柔无位故求萃不得求萃不得故不能安於上而齎咨涕洟齎咨涕洟故得无咎不然可危而不知危當憂而不自憂夭亡无日矣
【存疑】未安上故必齎咨涕洟然後可安於上味此可見爻辭无咎只是危而獲安意
【去疑】萃終爲上若云上位又與朱註无位背了
【按】上字只是從上爻看出上所自處之位也中溪謂五爲萃主而上乘之其心憂懼未敢自安於上似是說未安於五之上頗泥
【詳說】孔子釋上象曰上之齎咨涕洟者居上而莫之與其心未安於

上故亦憂危如是也然亦可以无咎矣

建安邱氏曰萃聚也卦惟二陽而四陰皆求萃於陽者然九五得位失權九四有權无位故五萃有位匪孚四大吉无咎二與五應萃五者也以其得正則二引吉无咎初應三比萃四者也以其不正則初乃亂乃萃三萃如嗟如聖人欲其舍四而往萃於五故初與三皆言往无咎而上以柔乘剛則齎咨涕洟而已

按邱氏謂五得位失權其意以四分五之權說見五爻下不可用故不錄

問訓卦以假有廟見大人言且言大牲利往者以明時有所當隆也彖傳又以天地萬物而廣其萃大象又備戎防變而保其萃則知萃之在天下爲甚盛而聖人之處萃爲甚周六爻初隔二陰萃非其正勉以改萃之失六二雜於二陰不得其萃示以引萃之公三求萃於近而不得告以遠交之策四爲大臣得上下之萃者欲其盡臣道以竪貴五爲大君萃天下之渙者欲其修君德以服衆上居萃極莫之與萃惟憂惕以求自全而已萃其苟合哉

按二陽四陰之卦五君四臣二陽爻自以五爻爲卦主彖言假廟四項乃處萃之道在萃之後彖傳言順說剛中而應乃致萃之由在萃之前而又極言萃之理天地萬物皆不能外大象除戎乃萃中一端而詰戎兵亦是國之大事故特言之初當應四而萃二當應五而萃三亦應上而萃四上近五下裁三陰而爲萃之輔五有位有德而无所不萃所謂剛中而應者也上處卦終言其不能萃而憂懼以自保然合三觀之既能巽三亦未嘗全

无所萃也當萃之時分析六爻之所萃如此○或謂三云上巽上云齎咨涕洟終覺難合且二陰不能成萃私爲之解彖言利見大人當指五二爻引吉是引初三以從五則初三之往无咎皆當從五爲是五位在上非謂上爻三於上能巽非謂上之巽三

易經詳說卷二十七

升 巽下坤上

【程傳】升序卦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物之積聚而益高大聚而上也故爲升所以次於萃也爲卦坤上巽下木在地下爲地中生木木生地中長而益高爲升之象也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孔疏】升卦名也升者登高之義升而得大通故曰升元亨也

【王註】以陽爻不得尊位未免於憂故用見大人乃勿恤程傳不同此意但謂不假憂恤

【程傳】升者進而上也升進則有亨義而以卦才之善故元亨也用此道以見大人不假憂恤前進則吉也南征前進也

【本義】升進而上也卦自解來柔上居四內巽外順九二剛中而五應之是以其占如此南征前進也

【潘氏夢旂】曰升自下而上者也方升之初宜擇所從惟見大德之人則无憂向陽明之方則得吉也

【中溪張氏】曰升進也升而上之則有大通之理是以元亨大人二也用見五應之也勿恤勿勞憂恤也南征前進也二能前進以應乎五則吉矣明夷合坤離成卦故九三亦謂之南狩

【雲峯胡氏】曰木生於地有進而上之象巽下坤上巽坤之中有離故有南象自巽而坤其行自南故有南征之象晉與升皆取進之義晉則明已出於上方進而未已故不假元亨升則木方生於地中他日可必其進而未已故言元亨欲進于位者用見有位之大

人則不憂其位之不進欲進於德者用見有德之大人則不憂其德之不進然易以陽爲大九言大人者皆陽爻也萃見大人六二見九五之大人也升見大人六五見九二之大人也六五能下應九二之剛中則不必憂而有南征之吉此乃德之進而言也

【蒙引】其占爲元亨元亨如何用見大人則勿恤南征則吉也○用見大人升也南征亦升也勿恤元亨也吉亦元亨也就人事上說升只有見大人及南征都說盡了○進見大人一事亦非小節目故升卦特言之其曰勿恤者凡人要見一貴人心下未免皆有惶其不見欣納意故云勿恤又傳曰有慶也以此爲慶可見亦非小節目古人相見之餘有魚水之歡不爲慶乎○南征指仕進或曰然則凡有事或出行者占得之獨非前進乎曰非也南字不苟下凡有事於出行只是征非南征也非升也此主升言故不及凡事及出行南征前進也有向上之義故象傳曰志行也不必兼朝覲說

【按】雲峯云不必憂而有南征之吉是將南征連見大人道程傳也蒙引謂不可依程傳作一串事說當以南征吉與用見大人勿恤對看二說不同

【去疑】元亨且虛說下是元亨處用見南征雖有先後然南征總只大人內事乎對不得

【按】此說殊覺可從

【[illegible]】文王繫升彖辭曰升者進而上升之義占得此者進而上升有大通之理當得元亨也升之始宜擇所從用見大人則勿恤其

見損既升之後由此以南征前進有為自獲吉也元亨不信然乎

彖曰柔以時升

孔疏升之為義自下升高故就六五居尊以釋名升之意六五以陰柔之質起升貴位若不得時則不能升耳故曰柔以時升也

程傳以二體言柔升謂坤上行也巽既體卑而就下坤乃順時而上升以時升謂時當升也

按註疏程傳俱不言卦變

本義以卦變釋卦名

彖引一說有其位一說有其時看來得時便得位只說時升則居其位矣○彖傳要說時字明白謂柔向時居乎三今則以時而進居四也

興要此只重升字言當升之時而升故名升不必重時字

按升為本卦之名重時字是○時講以為柔德之士升而見用

講孔子釋彖傳曰卦名升者卦變自解來柔本居三今進而居四是升不遽升以時而升故謂之升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程傳柔既上而成升則下巽而上順以巽順之道升可謂時矣二以剛中之道應於五五以中順之德應於二能巽而順其升以時是以元亨也彖文誤作大亨解在大有卦

本義以卦德卦體釋卦辭

童溪王氏曰坤順也巽亦順也其曰巽而順則亦无適而不用其

順也以此為升寧有不亨者乎

厚齋馮氏曰大亨則元主九二也九二以巽而順上以剛中而應上是以大亨乃上升之象也六五升之主也知九二之才是以升也乃用順應之道以見之

按馮氏應上之說未是本義以應屬五

彖引既柔以時升矣且其卦德為內巽外順夫內巽則處之詳審乎事理外順則行之不失乎時宜是其德之利於進也又其卦體九二剛中而五應之夫在我有其具在上有其應是又其機會之利於進也

折中巽順以內外言剛中句以人己言却總就一個人說

困學天下未有德與機會不相湊合而得升者今內度其身外度其君正所謂湊合一時也是以二字緊頂上來

講詞曰元亨者以卦德言內巽而外順巽則審時度勢而不欲速順則動必以正而不干進是有可升之德也以卦體言九二剛中而六五應之在我有致君之具在上有下交之誠是有可升之會也德與會遂升无不利是以大亨也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程傳凡升之道必由大人升於位則由王公升於道則由聖賢用巽順剛中之道以見大人必遂其升勿恤不憂其不遂也遂其升則已之福慶而福慶及物也

臨川吳氏曰六五見九二九二亦升而應之陰陽相得而有慶也

中溪張氏曰萃升皆曰剛中而應萃剛中在上其象必聚升剛中

在下其勢必進故萃以五爲大人升以二爲大人萃者下之所聚故利見大人進者上之所忌故勸以用見大人

[蒙引]不可依中溪謂二爲大人五應之爲見大人本義只渾淪泛論若分剛中而應爲用見大人之義又將限以內巽外順爲南征吉之義乎卦辭元亨叙言之也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申言其事也觀本義只把卦德卦體直解至下文而彖傳專以屬之元亨者亦以其包下文意耳

[存疑]見大人得遂其所圖便是福慶

[質疑]慶字或作明艮之慶是就冠冕處說

[程傳]南人之所向南征謂前進也前進則遂其升而得行其志是以吉也

[中溪張氏]曰九二苟能前進以輔乎五則已之志得行宜其吉也二言有喜即彖之有慶也五言大得志即彖之志行也

[浮齋]南征得遂其仕進便是志行志行不必說到行道處

[按說]到行道亦无妨只是此行志不可作行道之行○中溪推論亦有理而蒙引欲渾說論語氣渾說爲是而推論道理不妨致詳總之在卦則可分貼而在人則須合看○九二剛中至五應之惟五相應故用見而勿恤大人屬五二見之與升齊合臨川說可玩

[去疑]有慶是解勿恤志行是解吉合來是個大亨

[隱疑]又曰用見大人勿恤者謂升而利見則君臣契合其進得遂而有慶也又曰南征吉者謂升而前進致君澤民之志无不行也

升之元亨何如哉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孔疏]地中生木升者地中生木始於細微以至高大故爲升象也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者地中生木始於毫末終至合抱君子象之以順行其德積其小善以成大名故繫辭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是也

[程傳]木生地中長而上升爲升之象君子觀升之象以順修其德積累微小以至高大也順則可進逆乃退也萬物之進皆以順道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學業之充實道德之崇高皆由積累而至積小所以成高大升之義也

[困]此順如字解

[本義]王肅本順作慎今按他書引此亦多作慎意尤明白蓋古字通用也說見上篇蒙卦

[朱子]曰樹木之生日日滋長若一日不長便將枯瘁便是生理不接學者之於學不可一日少懈大抵德須日日要進若一日不進便退也

[勉齋黃氏]曰升言順德謂物理之升皆以順積而致之本義順當作慎積小高大方有升義以其小而能高大則不可不慎故慎爲長

[雲峯胡氏]曰木之生也一日不長則枯德之進也一息不慎則退必念念謹慎事事謹慎其德積小高大當如木之升矣

[蒙引]地中生木不可說成地上生木蓋地中生木者取巽居於坤

之下而言如木之伏生義於地之中而後發達於地之上所謂其
根深者其末茂自萌蘖而拱把自拱把而合抱干霄自下而高升
之象也○慎德工夫全在積小上積小以至高大乃爲德之升也
所謂崇德也○積小只是不忽近小步步着實
[存疑]積小以高大俱在慎德內非是慎德又從而積小以高大也
[王疑]積小高大是慎之作用不可認作效説
[按]地中生木積小以高大也君子之慎德亦如之取象最明小兼
卑而對高大
[講]孔子釋大象曰地中生木以漸而長自下而升之象也君子體
之以德本高大不知所慎則拘于氣稟蔽於物欲而卑小矣於
焉慎之自一念之微一事之細積而累之以漸至於高明廣大
之域亦如木之漸進於高大也

初六允升大吉
[按]註疏允訓當程傳以者爲初能信從九二本義作虛口氣字看
[程傳]初以柔居巽體之下又巽之主上承於九二之剛巽之至者
也二以剛中之德上應於君當升之任者也允者信從也初之柔
巽唯信從於二信二而從之同升乃大吉也二以德言則剛中以
力言則當任初之陰柔又无應援不能自升從於剛中之賢以進
是由剛中之道也吉孰大焉
[本義]初以柔順居下巽之主也當升之時巽於二陽占者如之則
信能升而大吉矣
[雲峯胡氏]曰晉三衆允下爲二陰所信也升初允升上爲二陽所
信也以陰信陰不過悔亡以陽信陰故大吉
[蒙引]初六之才似不能升以其當升時而能從陽也故二陽挈之
而拔茅連茹其升必矣故象曰上合志也○初六允升是象占者
如之則亦能升而大吉矣大吉即是允升六爻俱要見升義
[按]程傳只言從二本義言二陽以巽卦爲一體也○時講多從雲
峯上爲二陽所信之説
[講]周公繫初爻曰初以柔順居下似乎不能升也然爲巽之主巽
於二陽與之同升信乎其能升也故爲允升之象也占者如之
則亦信能升而行其道矣吉孰大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孔疏]上謂二三也與之合志俱升乃得大吉也

[程傳]與在上者合志同升也上謂九二從二而升乃與二同志也
能信從剛中之賢所以大吉
[存疑]上指二陽言初六之允升大吉由能巽於二陽與之合志也
二陽合志則與之同升而其升也不難矣
[王疑]志畢竟重初之志説合上合之也
[按]當以初爲主言初之志與上二陽合
[講]孔子釋初象曰初之允升大吉者以二陽在上初與之合志同
升故允升而大吉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按]註疏以用禴爲薦其省約欠明
[程傳]二陽剛而在下五陰柔而居上夫以剛而事柔以陽而從陰

雖有時而然非順道也以暗而臨明以剛而事弱若勉勉於事勢非誠服也上下之交不以誠其可以久乎其可以有爲乎五雖陰柔然居尊位二雖剛陽事上者也當內存至誠不假文飾於外誠積於中則自不事外飾故曰利用禴謂尚誠敬也自古剛强之臣事柔弱之君未有不爲驕飾者也禴祭之簡質者也云孚乃謂既孚乃宜不用文飾專以誠感通於上也如是則得无咎以剛强之臣而事柔弱之君又當升之時非誠意相交其能免於咎乎

本義義見萃卦

臨川吳氏曰二剛中而應五然五柔未易速孚故必待既孚於五而後乃利用禴也禴者宗廟之禮薄於常時者然誠孚於上而後用禴則上不疑其簡故无咎

西溪張氏曰萃六二以中虛爲孚而與九五應升九二以中實爲孚而與六五應二爻虛實雖殊其孚則一也孚則雖用禴而亦利故二爻皆曰孚乃利用禴象言剛中而應指此爻也

雲峯胡氏曰萃與升相反萃之二曰孚乃利用禴則宜如損六二十朋之龜言之於反卦六五可也今皆在下卦中爻言之何哉萃六二求萃於上升九二求升乎上故其義同萃六二以柔而應九五之剛升九二以剛而應六五之柔其以至誠感應則一也故爻辭同而象傳剛中而應之辭亦同

李氏元量曰萃之二柔也柔則疑於進之易故引吉无咎而後孚乃利用禴升之二剛也剛則能審義以進故即其才孚乃利用禴而无咎也

蒙引此卦六爻俱要見升意此爻誠實以上交亦升也无咎者非孚則不利用禴所謂无其誠則无其神者安得无咎以是反觀之无咎之說明矣

存疑九二剛中誠實以上交而致六五柔順虛中而下應至誠感神之象也占者若有孚信則雖用禴以祭神亦享之而无不利矣何咎之有

按孚字時講多以上下交孚說當以二之孚爲主

講周公繫二爻曰九二剛中誠實以上交六五柔中虛中以下應是九二之孚足以感乎君不事虛文縟節而君信之矣猶祭者有其孚誠雖用禴之薄亦可祭而神且格也占者如是則得以誠事君之道而无咎矣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程傳二能以孚誠事上則不唯爲臣之道无咎而已可以行剛中之道澤及天下是有喜也凡象言有慶者如是則有福慶及於物也言有喜者事既善而又有可喜也如大畜童牛之牿元吉象云有喜蓋牿於童則易又免强制之難是有可喜也

建安邱氏曰九二雖不言升而上下既已交孚豈惟无咎且有升進之喜也

蒙引惟其有孚則雖用禴而利矣有喜也一說乃以升言不專以祭言蓋九二誠實而上交六五虛中以下應正主升言利用禴特一事之占耳

按乙說覺活

【講】孔子釋二象曰九二之孚何以无咎哉蓋九二以孚感乎君則
明良會合信任必專其心不亦有喜乎又何咎之有

九三升虛邑

【孔疏】九三履得其位升於上六上六體是陰柔不距於己若升空
虛之邑也

【程傳】三以陽剛之才正而且巽上皆順之復有援應以是而升如
入无人之邑孰禦哉

【本義】陽實陰虛而坤有國邑之象九三以陽剛當升時而進臨於
坤故其象占如此

【蒙案】胡氏曰陽一故實陰二故虛九三進臨坤陰如入无人之邑
其升如此之易者剛正故也

【蒙引】九三陽剛之才既可以進當升之時又利於進而所進者坤
又蕩无阻滯其象爲升虛邑也升虛邑只是无所疑也象傳自
明此以象言而占即如之

【存疑】爻之所取則自進臨於坤來要之此意亦輕緊要則在陽剛
當升時上

【講】周公繫三爻曰九三陽剛有可進之才當升之時有可進之機
進臨於坤坤德順而體虛得遂其進有升虛邑之象占者得之亦
當如是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程傳】入无人之邑其進无疑阻也

【存疑】无所疑是解升虛邑意言得遂其進更无阻礙也象二本於剛

陽當升時進臨於坤

【按】无疑作无阻礙甚明時講或作三自己心中疑阻反多一折

【講】孔子釋三象曰九三之若升虛邑者由三以陽剛之才而當升
時故得遂其進而无所阻礙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按】註疏謂順物之情以通庶志是以亨爲通也程傳謂文王居岐
山王業以是而亨是以亨爲盛也本義云見隨卦是作祭享說

【本義】義見隨卦

或問亨于岐山朱子曰只是享字此是王者有事于山川之卦
王亨于岐山與亨于西山只是說祭山川問升萃二卦多是言
祭享萃固取聚意不知升何取義曰人積其誠意以事鬼神有升
而上通之義

【蒙引】本義云義見隨卦隨上六曰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
山其本義云居隨之極固結而不可解者也誠意之極可通神明
則此當釋之云六四以柔居柔柔順之至誠意之極也是積其誠
意以升者也故王用亨于岐山岐山即西山也自周而言岐山在
西吉謂獲福也此所謂王用亨于岐山蓋指文王及武王之
爲諸侯時事便是諸侯祭封內山川也未必是說望秩之祭而尊
指岐山也若既爲天子時言其誠意所通又有大於此者矣不曰
王用亨于帝乎

【存疑】言六四以柔居柔柔順之至當升之時是極其誠意通於神
明者也王者得此占若用之亨於岐山則神必享之而吉矣又何

咎之有

進齋徐氏曰升卦二四不言升何也曰五君位也二應五大臣也四承五近臣也其位不可升也升則有疑於五而有逼上之嫌矣故在二言孚在四言順其義可槪見矣

存疑此爻斷主臣道說正所謂柔以時升者

因此從卦變說

周公繫四爻曰四以柔居柔當升之時上比於五推誠上交猶王者以誠敬而祭亨于岐山也占者如是則君心可格而吉且不愧于爲臣之職而无咎矣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程傳四居近君之位而當升時得吉而无咎者以其有順德也以柔居坤順之至也文王之亨于岐山亦以順時而已

本義以順而升登祭于山之象

蒙引以順而升正所謂積其誠意以上通於鬼神之義事有事之事○順事兩字俱取諸本爻六與四皆陰又坤體是順也在升卦爲以順而升此義於人事中求之則恰恰是登祭于山之象矣正所謂積其誠意以上通於鬼神也○大抵以順而升升字重登祭於山登字輕愚故曰升却是意升非身升也

存疑順事言以順有事也故本義解曰以順而升

困疑順是忠順事是事君或作以順從事亦得

悉順事當先貼祭享說然後補足四之忠順事君意

謹孔子釋四象曰所謂亨于岐山者蓋祭享以順而從事四有柔順之德以事其君亦猶是也

六五貞吉升階

孔疏六五以柔居尊位納於九二不自專權故得貞吉升階保其尊而踐阼矣故曰貞吉升階也

程傳五以下有剛中之應故能居尊位而吉然質本陰柔必守貞固乃得其吉也若不能貞固則信賢不篤任賢不終安能吉也階所由而升也任剛中之賢輔之而升猶登進自階言有由而易也指言九二正應然在下之賢皆用升之階也能用賢則彙升矣

按程傳輔之而升是正意五居尊位而二輔之也賢之彙升是餘意○本義不言應二但以本文言

本義以陰居陽當升而居尊位必能正固則可以得吉而升階矣

階升之易者

朱子曰六五貞吉升階與萃九五萃有位匪孚元永貞悔亡皆謂有其位必當有其德若无其德則萃雖有位而人不信雖有升階之象而不足以升矣

雲峯胡氏曰九三升虛邑六五升階皆象升之易也九三剛中故无戒辭六五先貞吉之占而後升階之象者謂升而不正則不吉雖有升階之象而不足以升也

潛氏曰六五貞吉升階先儒以爲踐祚蓋貞吉然後可以升天子之位也

蒙引本義以陰居陽當升而居尊位以陰居陽不貞也如此而升居尊位其升亦易也故戒之云貞吉升階須知只是戒辭據六五

本爻而戒之以戒占者○以貞字冠在升階之上則不貞亦難升矣未可於貞吉之上先說他升也○六五是方升者非已升了也六爻各有升○曰貞吉可矣而又曰升階者蓋以其時當得升也而持之以貞復何難之有故贊其易

存疑五君位已是升居君位了何待貞正而後能升其云貞吉升階者是言治道之升謝諤曰治道允升于大猷此之謂也

易說升已功名之升升階功業之升一步進一步

困疑亦一貞字升階即是吉的象

按存疑說可用升階之升雖是卦名升字却借用作別意

謹周公繫五爻曰六五當升而居尊位者也然以陰居陽則有不正之嫌治道未必其能升者故因爻設戒謂占者能於正而固守之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則治道之升可不勞而致矣其得吉也不猶升階之易乎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程傳倚任賢才而能貞固如是而升可以致天下之大治其志可大得也君道之升患无賢才之助爾有助則猶自階而升也

○蒙引貞吉升階則進居尊位所謂廣土衆民君子欲之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者豈不大得志

存疑治道允升於大猷人君之得志可知矣

謹孔子釋五象曰人君高居尊位其志无不欲治道之日進也今以貞吉而有升階之易其志不亦大得乎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程傳六以陰居升之極昏冥於升知進而不知止者也其爲不明甚矣然求升不已之心有時而用於貞正而當不息之事則爲宜矣君子於貞正之德終日乾乾自强不息如上六不已之心用之於此則利也以小人貪求无已之心移於進德則何善如之

本義以陰居升極昏冥不已者也占者遇此无適而利但可反其不已於外之心施之於不息之正而已

馮氏去非曰冥升猶言冥行也

中溪張氏曰上六處坤之上升之極猶之晦冥陰暗而猶升焉此進而不息者也然貞而不息則利不貞而不息則何利之有若能以升位之心而移之於升德則營山之積塵海之積汚愈增高大也易曰終日乾乾自强不息詩云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此非利於不息之貞也歟

蒙引冥升是據上六才質言也利於不息之貞是爲占者設一變化之術也是變易以從道也○謂之不息之貞蓋以此正人道所當不息者故命之曰不息之貞本義云但可反其不已於外之心施之於不息之正而已則知冥升者汲汲於外者也不息之貞者汲汲於內者也○要說出不已意思所謂小人下達者蓋沉溺於勢力而不知止故曰冥升亦要見他升字分明周公以爲其聲盡心力於勢力外物甚可惜也若移此心力於不息之正其不利乎○利於不息之貞則見冥升之不利

通曰正者人之所當固守而不可息者故謂之不息之貞

困疑貞正理也不息之貞四字連讀

【眼】貞字對升字看不息字對冥字看冥升不利不息之貞則利不息之貞亦只是常貞而不息。貞字只就正理言將升字撇開非論升之正不正凡進德修業皆是貞

【講】周公繫上爻曰上六以陰柔之質居升之極求升不已有昏冥之象焉占者遇此无適而利但可反其求升之心用以進德使理之在於吾心者存養而不已理之見於事物者日新而不窮則爲不息之貞而无不利矣蓋於貞而不息自於升而不冥也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按】許疏謂勞不可久終致消衰是說不能不息非冥升之意

【程傳】昏冥於升極上而不知已唯有消亡豈復有加益也不富无復增益也升既極則有退而无進也

【白雲郭氏曰】消息一理耳息則富而消則不富也

【中溪張氏曰】坤爲冥晦陰虛爲不富冥晦在上猶且升而不息豈知升極當降長極當消消則不能有其富矣

【存疑】消損也富者益也消不富言徒有損而无益也

【眼】此只是有退而无升

【講】孔子釋上象曰升至於上唯當知止若在上而昧於升極當降長極當消之理猶冥升而不已焉則立見其消亡豈復有富益乎信乎其不利而當反求諸不息之貞也

【建安邱氏曰】以二體言則以巽升坤下三爻爲方升之人上三爻皆受其升者以六爻言則六五貞吉升階居得尊位爲升之主下四爻則皆求升者也初與三於五非近非應无嫌於五故初允升三升虛邑蓋可升而升者也如九二應五則疑而不得進故孚而用禴六四近五則進而不敢過故享而無事是知不可升而不升者也故二爻不言升至上處窮極之地不當升而猶升焉則是冥升而已矣升之道可易言哉

【按】邱氏謂二四知不可升而不升於爻意不合是另一說

【日講解義】彖傳柔以時升專指六四言剛中而應專指二五言而爻辭則六爻皆利於升蓋衆正彙征无乎不吉也二固剛中而三亦剛正四故以時升而初以信五以正皆柔德之善者惟上居升之極則戒其昏冥而誨之精進所以善升之終諸爻言人材之登進而六五言治化之升隆又所以正升之主宰乎此而升之道從矣

【通】二陽四陰之卦自下升上以二爻爲卦主所謂剛中而應者也彖言利見大人大人屬五二利見之二剛中而五應惟其應故見之利兩箇意不相悖利見故能前進而南征吉然彖辭不專指二活看爲是柔以時升舊說解卦之三升而爲四伏羲制卦名時豈知此說或謂自萃卦言之坤方在下而升於上此是文王序卦則然伏羲命卦未必以此爲序大象不言風而言木木生地中漸至高大於升義爲明而君子之慎修其德積至高大似之愚謂風氣也風未嘗不從地中升只是虛而无形不如木之易見故舍風言木理或然也卦以自下升上爲義故初即言升二剛中故有孚五應故有喜正是能升者三居下卦之上陽剛能升上臨於坤坤體虛故進而无疑四大臣言王是取象祭

亨王誠岐山須升誠意以升於上之義也大臣位无可升故處拔升義如此五居尊位无可復升若主方升爲天子言甚不雅故治化日升之說爲優上處升極而更求升恐反成退耳故曰消不富萃極不能萃升極不能升其理同也○柔以時升註疏主六五言可從而又云釋名升之意卻可疑愚意只當連下文讀柔升以五言巽順以全卦言剛中以二爻言總見元亨之意似亦通

易經詳說卷二十七終

平波葛海恬對正

易經詳說卷二十八

困䷮坎下兌上

程傳困序卦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升者自下而上自下升上以力進也不已必困矣故升之後受之以困也困者憊之之義爲卦兌上而坎下水居澤上則澤中有水也乃在澤下枯涸无水之象爲困乏之義又兌以陰在上坎以陽居下與上六在二陽之上而九二陷於二陰之中皆陰柔揜於陽剛所以爲困也君子爲小人所揜蔽窮困之時也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孔疏困者窮厄委頓之名道窮力竭不能自濟故名爲困亨者卦德也小人遭困則窮斯濫矣君子遇之則不改其操君子處困而不失其自通之道故曰困亨也

按註疏以貞字連大人讀謂履正體大之人是困彖傳說

程傳如卦之才則困而能亨且得貞正乃大人處困之道也故能吉而无咎大人處困不唯其道自吉樂天安命乃不失其吉也況隨時善處復有裕乎有言不信當困而言人誰信之

本義困者窮而不能自振之義坎剛爲兌柔所揜九二爲二陰所揜四五爲上六所揜所以爲困坎險兌說處險而說是身雖困而道則亨也二五剛中又有大人之象占者處困能亨則得其正矣非大人其孰能之故曰貞又曰大人者明不正之小人不能當也有言不信又戒以當務晦默不可尚口益取困窮

雲峯胡氏曰惡能止則知足以避害不陷則義无所窮困之爲卦

上下三剛皆揜於柔弱而无所容此所以爲困也然剛之困如此
剛之亨自如處坎之險不失兌之悅時雖困而道則亨身雖困而心則亨也他卦言亨與貞不貞則不亨亨由於貞也此卦言亨與貞處困能亨則得其貞貞由於亨也曰貞又曰大人者困而能亨是爲貞正之大人非不正之小人所能也剛柔自乾坤往來于二與上而以九居五未嘗變也是之謂貞是之謂大人此其所以吉而无咎也有言不信又戒處坎之險不可尚兌之口也

疑乾坤往來數語不必用

案引困而能亨則貞矣然貞者大人也小人不能也故惟大人乃吉而无咎大人自然困而能亨所謂貞也上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矣又曰有言不信是泛戒人之處困者也非復戒大人也

困亨貞曰付命而守義也盡其義之所當然者也有言不信亦欲其付命而守義也正其非義之所當然者也

存疑身雖在險之中心則超乎險之外所謂樂天知命自得其安樂故本義曰身雖困而道則亨若文王幽於羑里而演易夫子厄於陳蔡而絃歌是處困能亨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也故爲得正若處困而不亨則是不能素位而行而失其道矣其得爲正乎聖人既發亨貞之旨復曰大人吉无咎者蓋處困而亨非小人所能此卦剛中又有大人之象故又曰大人吉无咎言必大人然後能亨而得其正也吉即亨无咎即貞困而有言何也當困之時欲資口舌以求免或既困之後欲因言以自見也不知時當在困其誰見信人情世態往往而然聖人亦見之審矣

發洩有言正與亨貞相反蓋其不能安於義命胸中憤懣故外爲嘵嘵之鳴也

去疑能亨即貞吉即无咎即有默守意在有言不信特反言以決其當亨耳

會通節重亨字亨貞言其理也大人吉无咎舉其人以實之也有言不信反言示戒也

講文王繫困卦彖辭曰困者窮而不能自振之義然困者時也不與之俱困者道也處此者誠能忘乎其困心中泰然自得而亨斯其致命自安得處困之正道矣是亨貞也豈易能哉唯有學有守之大人乃能如此亨貞有自得之吉而无自失之咎也苟非其人不能義命自安憤時嫉俗形於議論雖有言而不足取

信於人適足滋多口之憎而重益其困耳占者戒之

彖曰困剛揜也

孔疏此就二體以釋卦名兌陰卦爲柔坎陽卦爲剛坎在兌下是剛見揜於柔也剛應升進今被柔揜施之於人其猶君子爲小人所蔽以爲困窮矣

程傳卦所以爲困以剛爲柔所揜蔽也陷於下而揜於上所以困也陷亦揜也剛陽君子而爲陰柔小人所揜蔽君子之道困窒之時也

本義以卦體釋卦名

東平劉氏曰不曰柔揜剛而曰剛揜者何也无所歸咎故以剛自揜爲辭蓋卦爲君子設也

誠齋楊氏曰坎一陽陷二陰之中兌一陰蔽二陽之上皆剛揜於柔也剛揜於柔君子揜於小人能不困乎

禎雲馮氏曰下卦陽也陽寡而陷於二陰之中上卦陰也陽雖衆而在一陰之下陰爲之主此陽剛之困君子窮之象也

蒙引困卦以剛爲主困者剛也困之者柔也坎剛爲兌柔所揜九二爲二陰所揜四五爲上六所揜揜之而不得伸也

合解凡陽被陰害陽不堪而與之戰即有危厲正氣猶得發舒惟不見害而見揜暗晦佞餂揜抑而不克振困孰甚焉

按剛揜兼卦爻二意愚意只以兌揜坎覺捷且與澤无水意合

匯孔子釋彖辭曰卦名困者合二體言坎剛爲兌柔所揜以六爻言坎之九二爲二陰所揜兌之四五爲上六所揜是陽剛之氣爲陰所揜抑而不得伸故爲困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孔疏坎險而兌說所以困而能亨者良由君子遇困安其所遇雖居險困之世不失暢說之心故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也

程傳以卦才言處困之道也下險而上說爲處險而能說雖在困窮艱險之中樂天安義自得其說樂也時雖困也處不失義則其道自亨困而不失其所亨也能如是者其唯君子乎若時當困而反亨身雖亨乃其道之困也君子大人通稱

本義以卦德卦體釋卦辭

朱子曰困而不失其所亨這句自說得好

蒙齋楊氏曰困而亨何也亨不于其身于其心不于其時于其道也

趙氏曰險以說在險而能說則无入而不自得矣其於處困也何有

中溪張氏曰處險而說如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柳下惠阨窮而不憫夫子厄於陳畏於匡孟子毀於臧倉身雖困而道彌亨唯君子能之

雲峯胡氏曰剛之困於柔猶人之困於疾使易專論其困而无以濟之是知其疾而不能用藥也如是則安用易哉故彖曰困亨彖傳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彖以大人稱彖傳曰其唯君子乎蓋困而不失其所亨即是貞君子即是大人困而亨之君子其即剛貞之大人乎吉无咎由於貞貞由於亨

退陵蘭氏曰所字合爲句亨字爲句所如艮止其所之所雖在困中不惕不怍泰然不失其常處此之謂亨能此者其唯君子乎

腐龍氏說與孔疏合而今无從者姑存之

去疑險說句要得以字語脈重說邊

蒙引所字極有味吾心自有一種光明通達境界隨他顛沛吾心之所亨不失

存疑君子即大人不曰大人而曰君子爲下爻欲以卦體解大人也蓋言困而不失其所亨不言其唯大人乎則无歸着欲言之下文以卦體剛中解貞大人又舉大人似贅故以君子易大人則上文困而不失其所亨有歸着下文以卦體解貞而舉大人不爲贅

非聖人无此主張
程傳困而能亨大人所以吉也蓋其以剛中之道也五與二是也
非剛中則遇困而失其正矣
節齋張氏曰唯大人能處困凡人處之大則失節小則憂隕以中
不剛耳
存疑言處困而能貞又必大人然後吉者蓋以此卦九二九五皆
以剛而得中也剛中則有貞之義又有大人之象故曰貞曰大人
因疑剛中二字並重
觀彖處困求通在於修德非用言以免困徒尚口說更致困窮故
曰尚口乃窮也
惻齋困而言人所不信欲以口免困乃所以致窮也以說處困
故有尚口之戒

吳園張氏曰兌爲口在上故曰尚口乃窮
因疑乃字最妙困非窮尚口乃是窮知窮之在口愈知亨之在心
矣
雙湖胡氏曰夫子於困彖傳自以剛揜發伏羲卦象文王卦辭初
无是也以說處險則剛雖見揜而不失其所亨其惟二五剛中之
君子乎又以卦德論之也貞大人吉无咎而釋之以剛中也之辭
歸重又在九五一爻上有言不信而釋之以上口乃窮也之辭是
說上六雖窮於言而終不見信於坎坎兌相失而成困象也
按雙湖說不盡妥當分別看
按本義以卦德卦體釋卦辭淺說是卦德剛中是卦體尚口乃窮
似亦從卦體看出吳園說可據存疑以爲卦象象字貫滚出
時講只以卦德貫說與本義背
蒙引曰亨夫困而何以亨也卦德坎險兌悅處險而悅是身雖困
既而心自暢悅不失其所亨也其唯知義安命之君子能之乎
又曰貞曰大人吉者以卦體二五以剛居中剛則不屈中則不
倚此所以能亨而貞爲大人之吉也又曰有言不信者當困之
時知義安命則雖困而猶亨若徒尚口舌嘵嘵多言乃以自取
困窮耳可不戒哉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王註澤无水則水在澤下水在澤下困之象也處困而屈其志者
小人也君子固窮道可忘乎

孔疏水在澤下則澤上枯槁萬物皆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者君子
守道而死雖遭困厄期於致命喪身必當遂其高志不屈撓而改
移也
按王註水在澤下困之象似說水不得出爲困孔疏枯槁之說未
是輔嗣意
程傳澤无水困乏之象也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
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
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于險難隕穫于窮
厄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爲善之志乎
程子曰大凡利害禍福亦須致命方得致之爲言直如人以力自
致之謂也得之不得命固已定君子須知他命方得不知命无以

爲君子盡命苟不知无所不至故君子於困窮之時須致命便遂
得志其得禍得福皆以自致只要申其志而已

本義兌下漏則澤上枯故曰澤无水致命猶言授命言持以與人
而不之有也能如是則雖困而亨矣

朱子曰困厄有重輕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時點檢自己念
慮動作須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塡溝壑喪身殞命
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
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
○問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曰澤无水困君子道窮之時但
當委致其命以遂吾之志而已致命猶送這命與他不復爲我之
有雖委致其命而志則自遂无所回屈伊川解作推致其命雖說
得通然論語中致命字却是委致之致事君能致其身與士見危
致命見危授命皆是此意授亦致字之意言將這命授與之也

建安邱氏曰兌上離下其卦爲革聖人象之曰澤中有火兌上坎
下其卦爲困聖人宜象之以澤中有水而曰澤无水何哉曰澤中
不宜有火也而有火所以爲革之象澤中宜有水也而反无水非
困而何哉若亦言有水則困之義隱矣有无二字聖人蓋有深意
存焉

平溪張氏曰澤所以豬水今水在澤下則澤涸而无水所以爲困
君子觀困窮之象但委命於天而成吾之志而已拘羑里以演易
厄陳蔡而絃歌此皆善處困者也致命遂志猶殺身以成仁也致
命有坎險之象遂志有兌說之象

雲峯胡氏曰命在天志在我困則委其命於天困而亨則遂其志
於我

蒙引澤无水困之象也致命遂志承困之象而言其處困之正道
也致命未必便都死只是他已拚一死了

存疑君子平生所志在於忠義而軀命亦吾所愛惜者使安常无
事吾志可以直遂固所願也不幸遭流離變故二者不可得兼行
志則妨命完命則失志此則困之時也這時直須致命以行吾志
而已蓋命吾所欲也所欲有甚於命者故不敢愛命也

王曰只重遂志上凡人何嘗无忠孝念頭祇此身稍有顧惜便爲
屈抑那能勾遂唯把這軀命都丟了去幹事任他可生可殺此志
必不可奪中心快然无恨纔說得一箇遂字

按蒙引云未必便死看理甚活只是拚着死做去遂志亦非謂死
了方遂志只是順理做去志不屈抑怨之謂遇患難時不顧性
命只順理而行也

講孔子釋大象曰澤以豬水宜有水者坎水下滲兌澤上枯困之
之象也君子體之而有以處困焉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君子
之素志也若遇禍變之臨一計較於死生利害之間此志不得
遂矣故必委致其命以成就一箇是而遂吾之志焉志遂即爲
亨此處困之正道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擬註說以初欲應四爲二所隔居則困于株木進不獲援勢必隱
匿入于幽谷程傳亦以四不能庇初爲說本義不言四○又按

計蹊幽谷與上句連程傳連下

【程傳】六以陰柔處於至卑又居坎險之下在困不能自濟者也必得在上剛明之人爲援助則可以濟其困矣初與四爲正應九四以陽而居陰爲不正失剛而不中又方困於險𢘆是惡能濟人之困猶株木之下不能蔭覆於物株木无枝葉之木也四近君之位在他卦不爲无助以居困而不能庇物故爲株木臀所以居也臀困于株木謂无所庇而不得安其居居安則非困也入于幽谷陰柔之人非能安其所遇既不能免於困則益迷暗妄動入于深困幽谷深暗之所也方益入於困无自出之勢故至於三歲不覿終困者也不覿不遇其所亨也

【本義】臀物之底也困于株木傷而不能安也初六以陰柔處困之

底居暗之甚故其象占如此

【或問】臀困於株木如何朱子曰在困之下至困者也株木不可坐臀在株木上其不安可知又問伊川將株木作初之正應不能庇他說如何曰恐說臀字不去

【中溪張氏】曰人之體行則趾爲下坐則臀爲下初六困而不行此坐困之象也

【平菴項氏】曰初六在坎下故爲入于幽谷即坎初爻入于坎窞也

【臨川吳氏】曰入于幽谷不能自拔以出于困也

【雲峯胡氏】曰卦名困以陽爲柔所困也爻論困義非特剛困柔之困亦甚矣柔之困也困于株木困于石困于葛藟所困者槎枿之木嶮巇之草困于石則又甚焉剛之困困于飲食困于金車困于

赤紱飲食車服皆美物也六爻別而言之其崇陽抑陰亦可見矣

【象引】初六以陰柔處困之底居暗之甚蓋陰柔不能自拔也處困之底故爲臀困於株木居暗之甚故爲入於幽谷三歲不覿處困之底底字貼臀字居暗之甚甚字貼三歲不覿意猶所謂係用徽纆寘於叢棘三歲不得者也故知三歲不覿爲只帶入於幽谷一句况象曰入於幽谷幽不明也正貼不覿義

【會解】上一句困之極下二句益困而終莫之濟又深一層相連說

【按】象引分說處困之底昏暗之甚似是兩意會解連說是朱子謂臀在株木上雲峯謂槎枿之上合看以槎枿之木而坐其上困之甚矣三歲不覿是幽谷中不與人相見也合看只如谷旁枯木身據其上而不安稍動則墜谷中二象似是一象

程傳不遇所亨謂欲應四而不得遇令不從

【講】周公案初爻曰初六在下處困之底傷而不安爲臀困于株木之象此唯陽剛君子方能自振初陰也又居陰位暗爲尤甚安能出于困乎唯有陷于困阨如入于幽谷至三歲之久而不見人也凶可知矣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程傳】幽不明也謂益入昏暗自陷于深困也明則不至陷矣按幽不明正是困孔疏謂自藏以避困却反說了

【存疑】象傳只解入于幽谷遺了困于株木

【按】幽不明非以不明解幽字謂幽則不明故无所覿時講以幽爲心不明爲事淺說非正意

[象]孔子釋初象曰初六之入於幽谷者唯其以陰柔之不居幽暗
之地幽暗則不明宜其深入而无所覿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程傳]酒食人所欲而所以施惠也二以剛中之才而處困之時君
子安其所遇雖窮厄險難无所動其心不恤其爲困也所困者唯
困於所欲耳君子之所欲者澤天下之民濟天下之困也二未得
遂其欲施其惠故爲困于酒食也大人君子懷其道而困於下必
得有道之君求而用之然後能施其所蘊二以剛中之德困於下
上有九五剛中之君道同德合必來相求故云朱紱方來方來方
且來也朱紱王者之服蔽膝也以行來爲義故以蔽膝言之利用
亨祀亨祀以至誠通神明也在困之時利用至誠如亨祀然其德

既誠自能感通於上自昔賢哲困于幽遠而德卒升聞道卒爲用
者唯自守至誠而已征凶无咎方困之時若不至誠安處以俟命
往而求之則犯難得凶乃自取也將誰咎乎不度時而征乃不安
其所爲困所動也失剛中之德自取凶悔何所怨咎諸卦二五以
陰陽相應而吉唯小畜與困乃厄於陰故同道相求小畜陽爲陰
所畜困陽爲陰所揜也
[按]此爻朱子不從程傳之說然曾程傳之意亦似可用其言困於
酒食謂乏酒食不得遂飮食之欲也雖不得遂飮食之欲而上
應九五朱紱方且來矣困于酒食困也朱紱方來困而有亨意
也此時惟宜誠信自守不可妄進妄進則凶也朱紱之來將來
而未來故但可靜守不可忘進○王註以困于酒食爲美之是

說酒食之盛與本義合○又以朱紱方來爲能招異方之物然
无味不如作應五說○王註從酒食朱紱二句看出利用亨祀
鴻是說處盈之意故云盈而又進傾之道也以此而征凶將誰
咎退筍全無處困之意自是不得經旨
[本義]困于酒食厭飫苦惱之意酒食人之所欲然醉飽過宜則是
反爲所困矣朱紱方來上應之也九二有剛中之德以處困時雖
无凶害而反困於得其所欲之多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利以亨祀
若征行則非其時故凶而於義爲无咎也
或問困于酒食本義作饜飫於所欲是如何朱子曰此是困於好
底事在困之時有困於好事者有困於不好事者此爻是好爻當
困時則是困於好事如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花鳥好娛戲底

物這時節發人不好底意思是困好物而困也酒食饜飫亦如此
○朱紱亦紱若如伊川說使書傳中說臣下皆是赤紱則可詩中
都有朱芾斯皇一句是說方叔於理又似不甚通○問朱紱方來
利用亨祀曰以之事君則君應之以之事神則神應之
[雲峯胡氏]曰困于酒食醉飽之過困饜飫而生苦惱者也視初之
困于株木三之困于石有間矣所以初入幽谷三不見其妻二則
有朱紱方來之慶特五亦爲柔所揜其來也緩故曰方來耳其占
利於亨祀而不利於征行困之時誠一切至可通神明不必急於
往也无咎諸家以爲誰咎則當如節之象曰又誰咎也今象曰中
有慶則征凶者行非其時故凶而於義无咎也本義精矣
[象]引酒食朱紱二句俱是象以剛中言則爲困於酒食之象以剛

中而應言則爲朱紱方來之象困於酒食猶帶困說朱紱方來則不復帶困說矣利用亨祀亦然是以自剛中而應得來其象既爲朱紱方來則其占當爲利用亨祀矣。征凶无咎仍又帶困說。在他爻或困於株木或困於石或困於金車或困於赤紱或困於葛藟而二獨得困於酒食爲好事之困者何有剛中之德以處困時也。然有剛中之德而猶不免於困者何時義當然不得而避也。故亦須有一件困處。四句各自爲一事或泥本義以爲利用亨祀遥承困於酒食朱紱方來者非也困字義於亨祀无所取只是承朱紱方來言夫有剛中之德而得上之應所謂九二剛健中正誠實而上交者也故象朱紱方來而占利用亨祀

存疑此爻本義極難看其云有剛中之德以處困時雖无凶害而

反困于得其所欲之多故其象如此其文勢似皆以困于酒食朱紱方來爲困故蒙引從說然之然本義只以困于酒食爲困朱紱方來只云上應之也不謂之困且以朱紱方來爲困未免牽强故今只逐句講解於本義之文勢姑且畧之耳。九二剛中之德以處困時亦不免有困處然其困也不以凶事而以好事其困於好事也爲困于酒食之象然有剛中之德而上應之故有朱紱方來之象其占利用亨祀蓋至誠享神神之享之錫以多福也時當困處故征行則有凶然乃時之不偶非其才之不足也故无咎。用於酒食就困上說朱紱方來利用亨祀之說不帶困征凶无咎又就困上說

按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只是一象酒食過多非榮遇者不能困于

酒食卽是朱紱方來時。朱紱方來說不得困蒙引多費周折利用亨祀與朱紱方來相接蓋朱紱之來五求二也利用亨祀二以誠應也分之則爲象爲占各有其事合之其意以相通也。亨祀則利征則凶亨祀尚是安靜之事征則妄進故相反也恐其得意而妄進故戒之。凶而无咎者於時爲躁動心本无他也。此順本義爲說然尚有不極處俟更詳之。時講與衍說大槩時講以此爲大臣濟困困于酒食是已受重任爲賢勞之困朱紱方來是其寵遇日隆不作未來說朱紱方來即在困於酒食時利用亨祀是大臣盡誠以答君寵如亨祀然征凶无咎是行而速於濟困未免凶危而竭力盡分于義无咎也其說亦自冠冕然尋恪遵傳義此等說不敢漫用姑附之。朱紱

時講謂是寵錫之服則來是持此服以來賜依程傳朱紱王者之服只當云王者方來求之也。易衍謂非凶禍乃凶懼義不當避非固之正以堅其報効征凶輕无咎重此另是一說

講周公繫二爻曰九二有剛中之德以處困時亦不免有所困而其困也困以好事爲困於酒食之象然二有其德而五應之有以結人主之知在五之求之者方來未已又爲朱紱方來之象占者於此當何如乎必誠實上交感通于上如人之盡誠以享祀而得神之格也但此時尚未可有爲以之征行則犯難而凶而意在極困隨分自盡於義亦无咎也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程傳雖困於所欲未能施惠于人然守其剛中之德必能致亨而

有福慶也

或問象云中有慶也是如何朱子曰他下面有許多好事

[蒙引]困于酒食亦舉爻辭一句中有慶則固該下句矣故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兩句都要就剛中說不然朱紱方來上應之也只說上應而不知其所以得上應則亦失却朱子本義之指矣

[存疑]與指朱紱方來利用享祀說

一按中以剛中之德言雖云困于酒食而有剛中之德故有朱紱享祀之慶也

[講]孔子釋二象曰二之困于酒食者以其有中德故雖處困而猶有寵任之慶也又何疑於朱紱之來享祀之利乎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玉註]石之爲物堅而不納者也謂四也三以陰居陽志武者也四自納初不受已者二非所據剛非所乘上比困石下據蒺藜无應而入焉得配偶在困處斯凶其宜也

[程傳]六三以陰柔不中正之質處險極而用剛居陽用剛也不善處困之甚者也石堅重難勝之物蒺藜刺不可據之物三以剛險而上進則二陽在上力不能勝堅不可犯益自困耳困于石也以不善之德居九二剛中之上其不安猶藉刺據于蒺藜也進退既皆益困欲安其所益不能矣宮其居所安也妻所安之主也知進退之不可而欲安其居則失其所安矣進退與處皆不可唯死而已其凶可知繫辭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二陽不可犯也而犯之以

取困是非所因而困也名辱其事惡也三在二上固爲據之然苟能謙柔以下之則无害矣乃用剛險以乘之則不安而取困如據蒺藜也如是死期將至所安之主可得而見乎

[蒙引]程傳以石爲二陽在上本義只指四與註疏同

本義陰柔而不中正故有此象而其占則凶石指四蒺藜指二宮謂三而妻則六也其義則繫辭備矣

朱子曰六三陽之陰上六陰之陰故將六三言之則上六爲妻

[中溪張氏曰]石之爲物堅確而不納者也指九四四與初爲應三雖比四而四不納之矣坎爲叢棘乃蒺藜也六三進則遇乎九四之陽如石壓其上而无所納是困于石也退則乘乎九二之陽如棘刺其下而失所憑是據于蒺藜也六三以陰居陽而上六以陰居陰故三以上爲妻然三與上无應无應而入于其宮宜不見其匹耦而凶也

[蒙引]石堅重難勝之物以比九四之剛也三以陰柔不中正居四之下而欲推乎四則四堅不可動是困于石也蒺藜刺不可據之物以比九二之剛也三以陰柔不中正居二之上而欲藉二以爲安則二豈能承伏於其下乎是據于蒺藜也上既爲四所困下又爲二所困則進退狼狽來之坎坎矣如是則身危而且死家不可保矣故上六雖與三爲正應是吾之妻然吾亦不能有矣則其家之不保也四固石不可犯二固蒺藜不可據也然何以知六三之欲犯四而前欲據二以安曰陰柔而不中正理固應然程傳所謂不善處困而益以困耳

疑不見其妻程傳作失其所安意好朱子以上六爲三之妻可疑
或謂三陽位上陰位以位言之是三以上爲妻也以陰居三
則不能有其妻故不見
[通]曰公論三爻曰六三陰柔則无才不中正則无德以是處困无
一可者欲前排九四以進四既堅莫能動如困于石然欲後還
九二以安二更暴不可苟如據于蒺藜然如此則災必逮身雖
有上六正應足爲我輔亦終睽隔不可見矣又如入其宮不見
其妻然占者如此凶亦甚矣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孔疏]乘剛者明二爲蒺藜也不祥也者祥善也吉也不吉必有凶
也

[程傳]據于蒺藜謂乘九二之剛不安猶藉刺也不祥者不善之徵
失其所安者不善之效故云不見其妻不祥也
[本義]不言困于石而義自見
[講]孔子釋三象曰三之據于蒺藜者以三乘九二之剛據非所據
何以得安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者死亡將至不祥之甚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王註]金車謂二也二剛以載者也故謂之金車徐徐者疑懼之辭
也志在於初而隔於二履不當位威命不行棄之則不能欲往則
畏二故曰來徐徐困于金車也有應而不能濟之故曰吝也然以
陽居陰履謙之道量力而處不與二爭雖不當位物終與之故曰
有終也

[程傳]唯力不足故困亨困之道必由援助當困之時上下相求理
當然也四與初爲正應然四以不中正處困其才不足以濟人之
困初比二二有剛中之才足以拯困則宜爲初所從矣金剛也車
載物者也二以剛在下載已故謂之金車四欲從初而阻於二故
其來遲疑而徐徐是困于金車也已之所應疑其少已而之他將
從之則猶豫不敢遽前豈不可羞吝乎有終者事之所歸者正也
初四正應終必相從也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
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二與四皆以陽居陰而二以剛
中之才所以能濟困也居陰者尚柔也得中者不失剛柔之宜也
[本義]初六九四之正應九四處位不當不能濟物而初六方困於
下又爲九二所隔故其象如此然邪不勝正故其占雖爲可吝而

必有終也金車爲九二象未詳疑坎有輪象也
[中溪張氏]曰坎爲輿九二居坎體而又剛健故曰金車初六之來
徐徐者以困于九二之金車也然四之志則在乎初始若可吝久
必有終也
[壽峯胡氏]曰當困之時不可求以亟通故二曰方來五曰乃徐有
說四曰來徐徐皆緩辭也初與四應其來之所以徐徐者爲九二
金車所隔也然陰陽相應正也九二隔之非正也邪終不得以勝
正故始雖可吝而必有終也
[蒙引]不曰不能來而曰來徐徐者何也邪不勝正終必得合但遲
耳曰來徐徐者預爲下句有終地也○終必得合據理之極而言
勢終不足以勝理也妄求者去正應者合也但須遲

存疑以正應隔於豪强而已之才不足以相援在四者亦可羞矣
蠡測來是九四來困是初六受困舊說來字亦主初言不知易之
大分上升曰往反下曰來觀否泰往來剛來隨柔柔來文剛往蹇
來連等詞可見
按註疏程傳俱以來屬四四爲爻主當以四說爲是若來屬初吝
爲誰之吝乎諸講多就初說似未是故取蠡測正之○又按困
于金車連來徐徐作一象俱指四說亦甚順但本義初六方困
于下云云不得不以困於金車屬初○車主載四在上爲二所
載初在下難取載義愚謂此爻從王註覺順
翼周公繫四爻曰四於初爲正應初六方困於下四宜急爲之援
然以陽居陰才力不足欲濟則不能坐視欲往則不能徑前遲
回猶豫其來也徐徐然是以初覓困於下爲九二所隔不能前
進有困于金車之象占者于此其始則正應爲困不能爲援困
可羞吝究之邪不勝正雖有相隔之勢而有自合之理可必其
彼此相得而有終也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程傳四應於初而隔於二志在下求故徐徐而來雖居不當位爲
未善然其正應相與故有終也
臨川吳氏曰下謂初志在於拯初也不當位謂居柔故其行徐有
與謂與初爲正應行雖徐終能就初而拯其困也
蒙引不當位含來徐徐困于金車在內
該不當位所以吝有與已說到有終上

主疑此節相連說下並一志字有與全本此志來玩雖字語氣蓋
是畧四之才而深許其志
翼孔子釋困象曰四之來徐徐雖未能急于拯初然志未嘗不在
初也惟有是志雖以陽居陰處位不當才力不足而正應无終
暌之理終必得合而有與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程傳截鼻曰劓傷於上也去足爲刖傷於下也上下皆揜於陰爲
其傷害劓刖之象也五君位也人君之困由上下无與也赤紱臣
下之服取行來之義故以紱言人君之困以天下不來也天下皆
來則非困也五雖在困而有剛中之德下有九二剛中之賢道同
德合徐必相應而來共濟天下之困是始困而徐有喜說也利用
祭祀祭祀之事必致其誠敬而後受福人君在困時宜念天下之
困求天下之賢若祭祀然致其誠敬則能致天下之賢濟天下之
困矣五與二同德而云上下无與何也曰陰陽相應者自然相應
也如夫婦骨肉分定也五與二皆陽爻以剛中之德同而相應相
求而後合者也如君臣朋友義合也方其始困安有上下之與有
與則非困故徐合而後有說也二云享祀五云祭祀大意則宜用
至誠乃受福也祭與祀享泛言之則可通分而言之祭天神祀地
祇享人鬼五君位言祭二在下言享各以其所當用也
按王註謂用其壯猛行劓刖之事則異方愈乖赤紱南方之物困
于赤紱以見異方之乖其說與程傳大異○程傳困于赤紱謂
臣下之不來大費力乃徐有說利用祭祀程傳總作求賢一事

說而以有說爲五與二應本義俱不同○耿氏謂享祀人臣所以祭宗廟祭祀天子所以禮百神是依程傳分君臣說

[本義]劓刖者傷於上下上下既傷則赤紱无所用而反爲困矣九五當困之時上爲陰揜下則乘剛故有此象然剛中而說體故能遲久而有說也占具象中又利用祭祀久當獲福

[雲峯胡氏]曰九五君也亦言困者下无應也然二雖非應而同德故一時雖困乃遲久而有說也二五取象皆相應二曰朱紱五曰赤紱紱所以行也二五不應欲遠行得乎故二方來五乃徐有說二曰享祀五曰祭祀亦以二五當困之時必誠一切至如祭享然則或有可通之理也二言征凶五不言者二在下不可急征以求上上之求下則不可以是例論也

[蒙引]九五劓刖困於赤紱困也乃徐有說則不終於困矣此皆是象而占在其中利用祭祀則純是占亦取乃徐有說之意○必曰遲久而後有說者何蓋面前是困後方得不困耳○遲久字輕以時候言不可謂剛中能遲久也謂其剛中故能久而有說也有說則困者亨矣○剛中是所以悅處說體是有悅之象○利用祭祀久當獲福以其剛中也

[存疑]九五當困之時上爲陰揜則見傷於上是劓其鼻也其下乘剛則見傷於下是刖其足也夫赤紱蔽膝以行之物也足既受傷則不能行而赤紱之服於膝反爲之困矣如崇高莫大乎富貴本所以榮身也一受制于權臣而不能自振則富貴適足爲身累如漢獻之遜于曹操魏高貴鄉公之受制於司馬是也○夫五之被

困時命使然也然其剛而得中又居說體剛中則有善處之術說體則有困亨之義故一時雖未有出困之功終久自有出困之效故曰乃徐有說占者有剛中之德是能積誠意上交於神而神必錫以多福矣故利用祭祀

[按]朱子原不欲有朱紱赤紱君臣之分本義所云赤紱无所用只是說既爲上下所傷則體統威儀蕩然尚何用於赤紱有爲累之意蒙存以紱爲蔽膝被刖則无用畢承刖一邊太偏○時講以赤紱爲臣下之服言九五上傷于近習下傷于强臣是爲臣下所困使是困于赤紱其說亦通但非本義之旨○時講以徐有說爲能制服臣下不受其傷而可說又以利用祭祀神且可格以見臣下无不可化通節亦自貫串而本義殊不然○乃徐

有說依本義只泛說出困意利用祭祀本義加一又字則另爲一事非以之徵徐有說也○蒙引云舊說上爲陰揜是爲曹御所蔽則乘剛是爲强臣所逼今定五不取君象此說皆无所用矣此條當玩○劓刖之語恐不可施于君道○吳臨川以劓刖爲號兕

[證]周公繫五爻曰九五當困之時上爲陰揜則見傷於上其下乘剛則見傷於下上下俱傷則赤紱无用反爲所累是爲劓刖困于赤紱之象然五之被困時命使然也一時未有出困之功久當有出困之效雖云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而不終于困也○以之祭祀則誠信可通于神明而无不利也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程傳始爲險揜无上下之與方困未得志之時也徐而有說以中直之道得在下之賢共濟於困也不曰中正與二合者云直乃宜也直比正意差緩盡其誠意如祭祀然以求天下之賢則能亨天下之困而享受其福慶也

按程傳謂直乃宜也直比正意差緩似未當直卽是剛中

蒙引中直剛中也剛中故久當有說

存疑本剛中也不曰剛中而曰中直何也中以心言直以理言諸曰入之生也直是以理言也惟其中直故終能濟困而出乎困

受福解利字

按劓刖之爲志未得只是說上下被傷則其志困而未得遂用于赤紱意在其中矣徐有說處由於中直祭祀但云受福而所以受福處當亦蒙中直之意去疑謂中卽剛中直卽中之作用惟中故直似多一折

匯孔子釋五象曰所謂劓刖者上下俱傷動而有制其志困而未得遂也乃徐有說者以有中直之德中則存心无僞直則事必順理故可以徐有說而不終困也利用祭祀者以其誠於祭祀能格神而受福故利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孔疏葛藟引蔓纏繞之草臲卼動搖不安之貌上六處困之極極困者也而乘於剛下又无應行則纏繞居不得安故曰困於葛藟於臲卼也象不言困於臲卼困因於上省文也凡物窮則思變困則謀通處至困之地是用謀策之時也曰者思謀之辭也謀之所

行有隙則獲吉將何以通至困乎爲之謀曰必須發動其可悔之事令其有悔可知然後處困求通可以行而獲吉故曰動悔有悔征吉

蒙引孔疏曰動悔連下文讀程傳亦然惟本義是連上文

程傳物極則反事極則變困旣極矣理當變矣葛藟纏束之物臲卼危動之狀六處困之極爲困所纏束而居最高危之地困于葛藟與臲卼也動悔動輒有悔无所不困也有悔咎前之失也曰自謂也若能曰如是動皆得悔當變前之所爲有悔也能悔則往而得吉也困極而征則出於困矣故吉三以陰在下卦之上而凶上居一卦之上而无凶何也曰三居剛而處險困而用剛險故凶上以柔居說唯爲困極耳困極則有變困之道也困與屯之上皆以无應居卦終屯則泣血漣如困則有悔征吉屯險極而困說體故也以說順進可以離乎困也

本義以陰柔處困極故有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之象然物窮則變故其占曰若能有悔則可以征而吉矣

翼雲馮氏曰葛之附木最出木杪此上六困于葛藟之象也

中溪張氏曰困至上六困之極矣處困而窮動輒得悔必知有悔艾之心斯有可出困窮之道故聖人特以征吉勉之

雲峯胡氏曰困窮而通其上之時乎然剛困不害其亨柔困不悔不吉兩悔字與豫悔遲有悔不同豫言悔遲則事有必可悔此言事雖可悔而能悔則吉聖人拳拳欲人悔過如此

按雲峯說兩悔字不同上悔字悔吝之悔下悔字改悔之悔

鄭氏剛中曰困有不可動九二是也故征凶有不可不動上六是也故征吉

蒙引上六以陰柔處困極陰柔才之弱也困極時之窮也故困于葛藟纍束而不得解也于臲卼危動而不能安也曰動悔動輙有悔无所不困也如此則不可征矣蓋由陰處困極自失其處困之道而至此耳然物窮則變故其占若能有悔咎前之非而改前之爲則可以征而吉無復葛藟臲卼之悔矣于葛藟拘縶而不得動也于臲卼蹇跋而不得靜也兩句困義同而所困之狀有兩樣脩矣其吉其凶也定時全不得動動時全不得少定聖人文字豈惟不見重複而精密隱然非熟玩不覺曰動悔曰字亦猶大學亦曰殆哉之曰字動悔者事可悔也有悔者心悔其事而有改

也本動悔而能有悔則其行爲吉行矣是征吉也吉行則困斯亨矣

淺本義曰動悔連上作象依象傳則曰動悔不作象亦得

講周公繫上爻曰上以陰柔值困極才弱時窮欲動以求解則纍束而不得解欲靜以求安則危殆而不能安是猶困于葛藟于臲卼也如此則形神俱困豈不曰動輙得悔乎然物窮則變占者若自懲前非而有改悔之心則可以征行而獲吉矣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程傳爲困所纍而不能變未得其道也是處之未當也知動則得悔遂有悔而去之可出於困是其行而吉也

㴱程傳處之未當故諸講多以所爲未當言惟身易實義以所爲

乘其方所處非其時二言兼說而吳氏與存疑專以所處未當言更覺優

臨川吳氏曰未當者所處未得其當也吉行者能行而去之則吉也

存疑以陰柔處困極故曰未當

孫行字是替征字有悔則其行獲吉

講孔子釋上象曰上之困于葛藟者以陰柔值困極所處未得其當也因其動輙得悔而有悔心奮然改圖動罔不臧則其吉與行合故云征吉也盍終困乎

汪瑗安卿氏曰困剛揜也卦以三柔揜三剛爲象然剛爲柔揜者吉而柔揜剛者凶下卦則以初三之柔揜九二之剛然初言困于

株木三言困于石二則言困于酒食而象以爲中有慶是初三凶而二吉也上卦以上六之柔揜四五之剛然四言徐有終五言徐有說而上則言困于葛藟而象則以爲未當是四五吉而上凶也彖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三剛爻之謂矣

日講解義天道無進而不窮人事无伸而不屈故升後受之以困然一困而不振者庸人也在困而能伸者君子也砥節固窮泰然不變其所守則身困而道益通故彖著亨吉无咎之辭而屬之大人所以教處困之方也困以剛揜得名似乎二四五爲所揜之君子初三上爲揜剛之小人乃爻辭則皆以處困者言之蓋易爲君子謀困如此耳當剛揜之時剛宜甚困柔宜不甚困乃二五剛中皆云利用九四雖不當位亦克有終而初三與上皆極危厲之辭

蓋天下惟陽剛君子所遇多窮亦惟陽剛君子無往不濟若陰柔碌碌平居無防患之識臨事無濟變之才一往而敗固其宜耳易之貴陽賤陰大抵類是

按三陽三陰之卦坎兌皆屬水而兌上坎下反爲无水蓋水漏下而澤涸故取困乏之義又坎陽兌陰坎爲兌揜以剛受揜爲君子處困之象大人卽君子二五皆剛中當以二爲卦主彖詞全重一亨字身困而心亨惟剛中之大人能之處險而能說卽是處困而能亨註脫有言不信卽是不能亨徵驗或求免或自白皆有不平於其中安能亨乎大象與其甚者言之然而從容就義其心亦未嘗不亨也六爻皆言處困三陽爻被揜却於此見能亨所以爲君子言也二五以剛中能亨四陽爻亦附於君子而得亨初三陰柔不正正所謂小人窮斯濫者安能得亨乎上六以卦終取義困極當亨不以小人爲說處困亦人所時有困之淺深處之難易大有不同而學守兼到之人坦然自適不爲境累可以耐困亦可以濟困則亨之一字固是處困良方也徇口乃窮困時所易犯不可不戒

井巽上坎下

程傳井序卦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承上升而不已必困爲言謂上升不已而困則必反於下也物之在下者莫如井井所以次困也爲卦坎上巽下坎水也巽之象則木也巽之義則入也木器之象木入於水下而上乎水汲井之象也

按程傳木器之象似謂桶後有辨

蓮齊徐氏曰以卦體言初柔爲泉眼二三剛爲泉石四柔爲井中空處五剛爲泉實已汲將出井也上柔爲井空處有全井象

按泉卽屬陽辭不必取義於石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孔疏井者物象之名也古者穿地取水以瓶引汲謂之爲井此卦明君子脩德養民有常不變終始无改養物不窮莫過乎井故以脩德之卦取譬名之井焉改邑不改井者以下明井有常德此明井體有常邑雖遷移而井體无改故云改邑不改井也无喪无得此明井用有常德終日引汲未嘗言損終日泉注未嘗言益故曰无喪无得也往來井井此明性常井井潔靜之貌也往者來者皆使潔靜不以人有往來改其洗濯之性故曰往來井井也

按井井潔靜之貌與程傳不同

程傳井之爲物常而不可改也邑可改而之他井不可遷也故曰改邑不改井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无喪无得也至者皆得其用往來井井也无喪无得其德也常往來井井其用也周常也周也井之道也

本義井者穴地出水之處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故
爲井改邑不改井故无喪无得而往者來者皆井其井也
朱子曰井是那拔不動底物事所以改邑不改井
[釋]引本義云井者穴地出水之處穴地出水穴其
地以出其水也不穴其地水不出也此與平地涌泉不同若平地
涌泉不可謂之井井便有甃治之功非就以出水之地爲井也故
曰鑿井曰穿井曰掘井井非天造地設者
[按]本義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蒙存解來可笑以此知
格物之雜也凡穿井者其下用木爲盤以立井底其上用磚甃則
水涌盛上而可汲是上出其水也
[蒙]引此於卦辭卦德卦象卦變一無所取止據井之理言改邑不

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三句只是井之一字猶艮其背不獲其
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四句總是艮之一字也三句只是一意言
井之爲井如是指經常之不易者也无喪无得言在井初无得
喪而人之往來者无不井之也皆說歸井上
[按]井汲而旋復无喪也復其舊而不增无得也程說无喪无得甚
好蒙引不然其說總是看井不明
[正]註汔至亦未繘井已來至而未出井也羸其瓶凶井道以已出
爲功也幾至而覆與未汲同也
[孔]疏此下明井誠言井功難成也汔幾也幾近也繘綆也雖汲水
以至井上然綆出猶未離井口而鉤羸其瓶而覆之也棄其方成
之功雖有出井之勞而與未汲不異喻今人行常德須善始令終
若有初无終則必致凶咎故曰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言亦者
不必之辭言不必有如此不克終者計獲一瓶之水何足言凶以
喻人之修德不成又云但取喻人之德行不恒不能慎終如始故
就人言凶也
[蒙]引汔幾也繘綆也井以濟用爲功幾至而未及用亦與未下繘
於井同也君子之道貴乎有成所以五穀不熟不如荑稗掘井九
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有濟物之用而未及物猶无有也羸敗其
瓶而失之其用喪矣是以凶也羸毁敗也
[本]義汔幾也繘綆也羸敗也汲井幾至未盡綆而敗其瓶則凶也
朱子曰汔至作一句亦未繘井羸其瓶是一句意謂幾至而止如
汲未及井而瓶敗言功不成也

[程]傳馮氏曰瓶罋西謂綆汲水索瓶汲器文從缶瓦器也或謂古
無桶故不取巽木象韓信以木罌渡師如椅罌古皆用木疑古以
木爲瓶從缶則又瓦爲之者此象巽木无疑
[按]巽木入水或有以木桶言者是汲也非井體也還以木盤說爲
正
[蒙]引汔至汲井幾至也一謂至水一謂至井上至井上之說爲長
亦未繘井言未盡其綆於井也綆汲索也未盡其綆收綆未盡也
故曰收謂轆轤收繘者也朱子小註汔至作一句亦未繘井羸
其瓶是一句
[按]此說與象傳不同看來象傳長蓋汔至與亦未繘井辭正相應
意亦相連小註出錄者之誤无疑

本義其占為事仍舊无得喪而又當敬勉不可幾成而敗也

建安邱氏曰改邑不改井井之體也无喪无得井之德也往來井井井之用也此三句言井之事汔至亦未繘井未及於用也羸其瓶則併失其用也此二句言汲井之事

冀峯胡氏曰改邑不改井三句為井言汔至三句為汲者言改邑不改井井之體也性靜而定也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井之用也性動亦定也汔至未繘井而羸其瓶人之於性知之行有未盡者其猶是乎

案引此卦彖辭以辭觀之上一截言井之為井也下一截言人之井其井也只是舊之上一截言其事之仍舊也下一截言不能敬以守之則不能保其舊也辭若兩截意則一貫常說改邑不改

井三句是以井言汔至以下是以汲井言然不可泥此而判為二意謂上說舊井下說人之井其井也須要說得是仍舊无得无喪而又當敬勉不可幾成而敗意出只是一條事理也蓋作易者先有此意然後取此象以見其意今其意既貫都就人事說不容於辭而截作兩項也

存疑卦辭只就井上說道理人事在言外

按今人用字多云井井有條或從前作別解而程朱始云井其井也孔疏訓潔靜可見是井其井下井字指井言上井字活亦字口氣言並對至而亦還未出井口也舊說取譬於脩德今則專主治道是從冠冕處說往來井井一說喻人之守法一說喻人之家澤家澤較勝

謂文王繫井卦彖辭曰卦象有井之義故以井名就井言之其體有定邑可改而井不可改也既不可改則一切仍舊无所喪亦无所得而人之往來者皆井其井以汲用為然汲貴其有終若水出將至亦還有未盡之綆在井口中而忽羸敗其瓶則凶矣夫先王垂良法以利濟天下猶之井也其法有定而不可易後之為治者一遵舊章无損无增而人皆得以家其澤猶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也然遵舊章者又當常自敬勉乃能有終若守之於先變之於後將成而忽敗猶汲者之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而凶也為治者可以知所繫矣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正誤音舉上之上

孔疏此卦坎為水在上巽為木在下又巽為入以木入於水而又上水井之象也井養而不窮者歎美井德愈汲愈生給養於人无有窮已也

釋傳巽入於水下而上其水者井也井之養於物不有窮已取之而不竭德有常也

本義以卦象釋卦名義

案引此句言井之為井如此養而不窮謂養物不窮也非謂有是義也井義在巽乎水而上水上亦不可以井養不窮含下句改邑不改井三句言不窮與不改異義不改是仍舊意此則初未有此意也但既是井便自然養而不窮卦之名井特取諸養物之象且大象君子勞民勸相何故從井上說正為井養而不窮也

集說諸理齋云井養而不窮正言水之上行處以明上行者之所
以爲井象也
困巽乎水巽入也只是說入乎水巽字上字俱有力
語孔子釋彖辭曰卦名井者卦象巽木入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
有井水上行之象故爲井是井也供人之用而不竭其養萬物
而不窮者乎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
也
孔疏二五以剛居中故能定居其所而不改變也不釋往來二德
者无喪无得往來井井皆由以剛居中更无他義故不具舉經文
也

程傳邑可改井不可遷亦其德之常也二五之爻剛中之德其常
乃如是卦之才與義合也
本義以卦體釋卦辭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兩句意與不改井同故
不復出剛中以二五而言
林氏栗曰井者君子之德井不可改以其剛中也剛中者泉在中
也
困就井言陽剛爲泉中則泉甘可食人事在言外
蒙引二五剛中有常德也非剛則不能堅久非中則又非可久之
道也
存疑改邑不改井當就人事上說
困說乃字有意作聰明亂舊章者多矣非剛中而有執持者未必
无改易于其間故用一乃字
孔疏水未及用則井功未成其猶人德未被物亦是功德未就也
程傳雖使幾至既未爲用亦與未繘井同井以濟用爲功水出乃
爲用未出則何功也瓶所以上水而致用也羸敗其瓶則不爲用
矣是以凶也
本義未有功而敗其瓶所以凶也
建安邱氏曰井以上乎水爲功汔至亦未繘井猶未可以得水故
未有功也既不得水併與其瓶而羸之則汲之用廢矣是以凶也
蒙引本義云未有功而敗其瓶所以凶也一則曰是以一則曰所
以皆謂其不敬勉以至幾成而敗之故也不得輕看過○或曰未
有功即是凶也曰非也未有功是汔至亦未繘井意未有功未成
功也羸其瓶則終无功而所喪多矣不但未有功也故凶

集解未有功是以凶一直說下未有功不是煞住語
存疑凡人德性未堅難以持守意見偏執易於紛更故剛中二字
最重是以語氣與乃以相應夫羸一汲水之瓶何遽爲凶亦借辭
終者戒之
困就汲水言敗瓶亦爲凶言外推開
語詞曰改邑不改井者乃以二五之剛中也井之剛在中則泉不
涸而不改在爲治者剛則强毅有力而持之堅中則意見不偏
而守之善故遵舊章而不輕變更也又曰汔至亦未繘井者汲
將上而未收其時爲未成功也而又曰羸其瓶不唯无得反有
所喪是以凶也在爲治者雖遵舊章而推行未竟澤未及物未

有成功而怨變亂積鮮貽害无窮能无凶乎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按王註云上水以養此上字是現成字

孔疏勞謂勞賚相猶助也井之爲義汲養而不窮君子以勞來之恩勸恤民隱勸助百姓使有成功則此養而不窮也

程傳木承水而上之乃器汲水而出井之象君子觀井之象法井之德以勞徠其民而勸勉以相助之道也勞徠其民法井之用也勸民使相助法井之施也

樹木承水而上之有字无處安頓木上謂木之上

本義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井之象也勞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皆取井養之義

朱子曰木上有水井說者以爲木是汲器則前面却有瓶瓶自是瓦器此不可曉怕只是說水之津潤上行至那木之杪這便是井水上行之象

按此說未是衆存皆以此沿誤當由南方无穿深井之事故然

問程子井桶之說是否朱子曰不然木上有水是木穿水中張上那水若作汲桶則解不通矣且與羸其瓶之說不相合也

按此辨甚是但不知有井盤之說耳

臨川吳氏曰井之養人所及者衆君子觀其象教民以相養之道勞者閔其勞而休息之也勸勸勉之意相助力也勸相者使之各勑勉以相助也

建安邱氏曰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養君子君勞乎民民助乎君古者井田之制或取諸此

按此說亦未甚合然其議論甚大存之

蒙引井水上行木上有水其津潤上行所以象井也勞民者制田里教樹畜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是也勸相者使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比閭族黨之相親貧窮患難之相恤是也此取井養之義非取井田之制也以君養民者君對民而言照下句使民相養則此是以君養民之事下是使民相養之事君卽君子也以別下句言故曰以君養民非君子之外又別立君以養民也勞是安存慰勞之意不必依吳氏閔其勞而休息之之說○勞民勸相君子所以爲井也

按本義津潤上行只是說水上行穿井者一立盤則逼水上出矣

○此象與木水意无所取只就井養爲說○井是人所爲所云水木皆出人力與他卦不同言君子觀於井養之義而勞民勸相所以爲養也論來分田授井只是勞民勸相內事隨文立義不必拘也○勞作勞者猶詩子勞之來之有鼓舞意時講多作先之勞之之勞言爲民受勞與去聲不合○勸相二字依程傳勸屬上相屬民依吳氏勸相俱屬民時講勸相俱屬上謂有以勸相乎民使之相養相養之相平聲非本文相字本文相字自是去聲○照勞民二字例看勸當屬上相當屬民謂勸之使彼此賙恤此說與程傳合而本義却以相讀去聲○勞卽所以勸相而本義又似勞民一截勸相一截俱屬可疑

圖孔子釋大象曰木上有水是木在下而水上出澤及乎物井之

柔也君子體之得養民之道焉民待君以爲養自逐不可也必
身親勞之不恤其力爲之制田里教樹畜而民得所養矣民之
養又甚煩獨勞不能也必時加勸勉多方奬勵使之通有无恤
　患難而民得以相養矣養道如此與井養而不窮无異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王註】最在井底上又无應沉滯滓穢故曰井泥不食也井泥不食
則是久井不見渫治者也久井不見渫治禽所不嚮而況人乎一
時所共棄舍也
【程傳】井與鼎皆物也就物以爲義六以陰柔居下上无應援无上
水之象不能濟物乃井之不可食也井之不可食以泥汙也在井
之下有泥之象井之用以其水之養人也无水則舍置不用矣井

水之上人獲其用禽鳥亦就而求焉舊廢之井人既不食水不復
上則禽鳥亦不復往矣蓋无以濟物也井本濟人之物六以陰居
下无上水之象故爲不食井之不食以泥也猶人當濟物之時而
才弱无援不能及物爲時舍也
【本義】井以陽剛爲泉上出爲功初六以陰居下故爲此象蓋不泉
而泥則人所不食而禽鳥亦莫之顧也
【臨川吳氏曰】井以陽剛爲泉陰柔爲上初六陰柔在水之下故爲
泥
【雲峯胡氏曰】井以上出爲功初在井下泥而不爲人所食矣井以
汲而日新泥不可汲而爲舊井而禽亦莫之顧矣
【蒙引】井以陽剛爲泉而初六則陰柔也故爲井泥爲舊井井以上
出爲功而初六則居下故爲不食爲无禽分貼則然說須貫意言
其井汚泥人不之食非惟人不之食此舊廢之井雖禽鳥亦莫之
顧也井泥而不食則成舊井矣或曰改邑不改井井皆舊也曰
此舊是謂廢而不用者
【存疑】此爻純是象占在象中此是德不足以及物而爲時所棄
者
【去疑】舊井句從上句看出无禽正其不食意
【按】井泥只是指井底之泥蒙引謂泥者泥之也未是
【講】周公繫初爻曰初六陰柔在井爲不泉而泥人所不食惟不食
遂爲舊廢之井而禽鳥亦莫之顧矣占者若无及物之功亦猶
是也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孔疏】下也者以其最在井下故爲井泥也時舍也者人既不食禽
又不向即是一時共棄舍也
【程傳】以陰而居井之下泥之象也无水而泥人所不食也人不食
則水不上无以及禽鳥禽鳥亦不至矣見其不能濟物爲時所舍
置不用也若能及禽鳥是亦有所濟也舍止聲與乾之時舍音不
同
【本義】言爲時所棄
【蒙引】時舍也只就井言人事意在言外
【[illegible]疑】初之舍初之下爲之也豈在時哉
孔子釋初象曰初之井泥不食者以初居井之下故爲泥而不

食人之虛汚下猶是也其云舊井无禽者以其爲廢井无用鮒
時所棄雖禽鳥亦莫之顧也人之虛汚下爲時所棄亦猶是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王註]谿谷出水從上注下水常射焉井之爲道以下給上者也而
无應於上反下與初故曰井谷射鮒鮒謂初也失井之道水不上
出而反下注故曰甕敝漏也夫處上宜下處下宜上井已下矣而
復下注其道不交則莫之與也
[孔疏]子夏傳云井中蝦蟆呼爲鮒魚也甕敝漏者井而下注失井
之道有似甕敝漏水水漏下流故曰甕敝漏也
[程傳]二雖剛陽之才而居下上无應而比於初不上而下之象也
井之道上行者也澗谷之水則旁出而就下二居井而就下失井

之道乃井而如谷也井上出則養人而濟物今乃下就汚泥注於
鮒而已鮒或以爲蝦或以爲蟇井泥中微物耳射注也如谷之下
流注於鮒也甕敝漏如甕之破漏也陽剛之才本可以養人濟物
而上无應援故不能上而就下是以无濟用之功如水之在甕本
可爲用乃破敝而漏之不爲用也井之初二无功而不言悔咎何
也曰失則有悔過則爲咎无應援而不能成用非悔咎乎居二比
初豈非過乎曰處中非過也不能上由无援非以比初也
[本義]九二剛中有泉之象然上无正應下比初六功不上行故其
象如此
進齋徐氏曰井谷者井旁穴也射下注也鮒泥中微物蛙屬謂初
六汲水瓶也九二剛中上无應與下比初六不上出而下注有井

谷射鮒之象又爲泉貢可汲而有甕敝漏之象
雲峯胡氏曰井以上出爲功二无應而下趨於初以井言井傍
穴出之水僅能射鮒以汲井言如敝甕不足以上水而反漏於下
蒙引九二剛中本有泉也然上无正應以爲汲引而與之同升諸
公下比初六又是卑賤之交無能維持調護以相推轂者故其功
不上行以井言則爲井谷射鮒以汲井言則爲甕敝漏九二剛
中有泉之象泉在井底也今曰井谷射鮒何也言其下注而不上
行也既欲取其下注之象則須以井谷之泉爲言射鮒是象其功
不上行不上行則下注而已兼上无正應下比初六而取
按諸說謂井之出如谷而僅可射鮒存疑但云井穴傍出之水豈
以井穴傍出卽爲井谷耶井底無泉以鮒爲蛙與蝸牛近是

而蛙尤多井是正意汲是副意故下只言井谷
[圖]周公繫二爻曰九二剛中在井爲有泉也然下比初六其功不
能上行以井言則爲井穴旁出之水僅可下注于鮒以汲井言
則如甕之敝而漏於下也其象如此占者不能上行可知矣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孔疏]井既處下宜應汲上今反養下則不與上交物莫之與故曰
无與也
[程傳]井以上出爲功二陽剛之才本可濟用以在下而上无應援
是以下比而射鮒若上有與之者則當汲引而上成井之功矣
臨川吳氏曰與謂應无應在上或无提挈之以出者
進齋徐氏曰在井而射鮒在甕而敝漏皆无與之故也

象引曰六言上无正應不兼下比初六

【按】家引說是不必依進齋兼承但言射鮒而甕漏自見

【謂】孔子釋二象曰二之井谷射鮒者九二陽剛之才本可濟用以無應與无提挈以出者故僅如井之旁出而射鮒也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正義】渫不停汚之謂也處下卦之上履得其位而應於上得井之義也當井之義而不見食修己全潔而不見用故謂我心惻也爲猶使也不下注而應上故可用汲也王明則見照明既嘉其行又欲其用故曰王明並受其福也

【程傳】三以陽剛居得其正是有濟用之才者也在井下之上水之淸潔可食者也井以上爲用居下未得其用也陽之性上又志應上六處剛而過中汲汲於上進乃有才用而切於施爲未得其用則如井之渫治淸潔而不見食爲心之惻怛也三居井之時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爲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也然明王用人豈求備也故王明則受福矣三之才足以濟用如井之淸潔可用汲而食也若上有明王則當用之而得其效賢才見用則已得行其道君得享其功下得被其澤上下並受其福也

【本義】渫不停汚也井渫不食而使人心惻可用汲矣王明則汲井以及物而施者受者並受其福也九三以陽居陽在下之上而未爲時用故其象占如此

朱子曰若非王明則无以收拾人才

中溪張氏曰九三以陽剛之才而居一井之半則泥者去注者淡

此渫治之井泉可食矣泉可食而人莫之食非惟使我心惻也而行者過之亦爲之惻然也然三有甘潔之泉苟上遇汲者之明則美泉見食而邑人皆被其井養之功猶下有陽剛之才而上遇王者之明則賢才見用而天下並受其利澤之福也

【雲峯胡氏】曰初六井泥而不食可也九三井渫可食矣而不食何哉爲我心惻者非我也自惻也行道之人爲我而心惻也惻此水可用汲而不汲也惻其與應者才柔不能汲也汲之者其惟五乎五非應也而曰王明周公特筆也王明則汲之以及物而上下並受其福矣

【家引】通以象言而占在其中爲我心惻我指傍人所謂行惻也非謂九三自惻也可用汲帶連王明並受其福皆惻之之詞也非實詞也。本義所謂施者指王明受者指民非謂九三是施者乃汲井者之施也蓋賢者不用則已用則上有功于君下有功于民。本義云九三以陽居陽在下之上而未爲時用以陽居陽有其德也德且純也在下之上未卽上也猶未離乎下也。王明並受非實說也惻其不爲時用而設爲此詞也。朱子小註曰可用汲以上三句是象下兩句是占此說非也恐記者之誤

【存疑】井以陽剛爲泉九三以陽居陽乃泉之不停汚而潔者也不幸居下之上未離乎下而未爲時用故雖井渫不爲人之食夫以有用之才而放棄於无用之地在人寧无傷痛之心乎故雖行道之人見之亦曰斯井也功不上行澤不及物實使我心惻夫此井可汲矣而莫有汲之者何耶汲之者其王明乎王明則汲井以汲

樂而施者受者並受其福矣。我者行人自謂也非指九三也樂
則行之受則違之在九三本无惻特他人見之而惻爾故曰行惻
也
[蒙引]存此說則程傳所云九三陽性應上汲汲於上進者不可用
矣
[去疑]此節語氣婉轉總是惜其不遇而期其遇下二句莫作實話
看乃惻之无已因懸想一相遇光景爲九三慰
按此節是說井又是說人不即不離當善體會
[講]蒙引公案三爻曰九三以陽居陽而未離乎下功不上行是井泉
之潔而不爲人食見之者謂此井不見食爲我心惻焉惻之者
何蓋其心以爲是井可用汲也可用汲而不汲特无王明耳設

王明在上汲井以及物則一時並受其福矣人之有德而不見
用必有爲之心惻者謂是人宜舉而用遇王明用之則上有功
於君下有功於民並受其福矣占者以此自審可也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程傳]井渫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知而不見用以不得行爲憂惻
也旣以不得行爲惻則豈免有求也故求王明而受福志切於行
也
[本義]行惻者行道之人皆以爲惻也
[誠齋楊氏]曰可食者泉也不食者人也井何惻焉人之行者惻之
非爲井惻也爲有才德之君子不見用於上者惻也井一用一邑
受其福君子一用天下受其福有美井无善汲則如无井有賢者

无明主則如无賢仲尼曰王明不興天下孰能宗予然則九三之
惻也井云乎哉君子云乎哉若欲明揚之堯帝則大舜雷澤之漁
父傅明哲之高宗則傅說巖野之胥靡
[蒙引]爻曰爲我心惻而象則曰行惻也言无干預的人亦爲之惻
甚言其可惜也求王明非謂賢者有求于上也如有求于上便是
枉尺直尋矣烏得謂之賢又烏能使上下並受其福盖謂井渫不
食是无有求之者耳如有求之之王明則上下皆受其福矣○一
說求王明謂意盖云只爲不遇王明耳怎生討得個王明來上下
並受其福矣非實謂九三求索個王明也只是傍人惻之之詞
[存疑]明非三自惻也若三自惻則鄙矣○求之而得王明則受福
要[illegible]仇滄柱曰上言井之不食爲可惻此句又接到聖主求賢上

去從象意轉及人事也然亦設想之詞作不得實事
[淺說]時講多從求賢之王明說明字須精斷於字義不甚順依蒙引
後一說怎生討得個王明頗有味方見是惻者求
[講]孔子釋三象曰三之井渫不食是有德而不見用豈惟同類與
嗟卽行道之人亦心惻也原其惻之之心急於求王之明汲而
用之使上下皆受其福也
六四井甃无咎
[孔疏]案子夏傳云甃亦治也以塼壘井修井之壞謂之爲甃六四
得位而无應自守而已不能給上可以修井崩壞施之於人可以
脩德補過故曰井甃无咎也
[通]以甎壘井曰甃不但補壞初壘亦曰甃此云井甃是指井之有

故无水處俗謂之井猶或問何以知爲无水處曰以其陰也

程傳四雖陰柔而處正上承九五之君才不足以廣施利物亦可自守者也故能修治則得无咎甃砌累也謂脩治也四雖才弱不能廣濟物之功修治其事不至於廢可也若不能脩治廢其養人之功則失井之道其咎大矣居高位而得剛陽中正之君但能處正承上不廢其事亦可以免咎也

本義以六居四雖得其正然陰柔不泉則但應修治而无及物之功故其象爲井甃而占則无咎占者能自修治則雖无及物之功而亦可以无咎矣

中溪張氏曰井甃者甃而脩之也井而甃矣則皆井完而新之俾勿壞然六四才柔雖未能施其井養之用而近承九五井冽之主苟能甃而治之脩而潔之則將有汲引上出之功而无汚濁不食之咎矣

蒙引問四有泉乎既無泉甃之亦虛器耳何益哉曰取象正不拘取象之意只以明其有自修之行而无及人之功姑以井言則實是不泉之井若人間甃井豈有不泉者而虛甃之哉

孫井之甃通上下言上半截則无水六爻自下而上故及无水處也。如存疑有井甃不及泉爲棄井之疑大誤

講周公繫四爻曰井以陽剛爲泉以四之陰柔漸及於上是井之修治於上而非泉之所在也然能修治可无咎矣占者能自修治雖无及物之功而不失爲清修之士自无咎也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程傳甃者修治於井也雖不能大其濟物之功亦能修治不廢也故无咎僅能免咎而已若在剛陽自不至如是如是則可咎矣

建安邱氏曰三在內卦渫井內以致其潔四在外卦甃井外以禦其汚蓋不渫則汚者不潔不甃則潔者易汚此君子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蒙引甃之在下者可云禦汚其在上爲汲者地也

存疑脩井是解无咎言六四之柔順得正但能脩治其井也即无及物之功而亦不至於自棄矣此其所以无咎也歟

孫甃井即是修井時講謂甃在修後修在甃前未見分曉

講孔子釋四象曰井甃而得无咎者井忠不能修耳井之甃是能修井而不爲棄井所以无咎也人之修德亦猶是矣

九五井冽寒泉食

王註𠖇以九五不食汚穢須食寒泉爲說不如程傳

程傳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其才其德盡善盡美井冽寒泉食也冽謂甘潔也井泉以寒爲美甘潔之寒泉可爲人食也於井道爲至善也然而不言吉者井以上出爲成功未至於上未及用也故至上而後言元吉

本義冽潔也陽剛中正功及於物故爲此象占者有其德則契其象也

臨川毛氏曰三與五皆泉之潔者也三居甃下未汲之泉也故曰不食五出乎甃已汲之泉也故曰食

雲峯胡氏曰井至此初泥已浚二漏已脩井道全矣所謂井養而

不窮者正在此爻寒者水之性也洌潔也三之渫潔之也潔之可
食矣而不如五之食者何哉五在上三猶在下故也然則渫與洌
性也食與不食命也
蒙引井以洌爲貴泉以寒爲尙九五陽剛而且中正功及於物故
其象爲井之潔清而其甘寒之泉爲人所食也本義陽剛以才德
言中正以時位言否取尊位是賢人非君也象傳中正也兼德位
存疑蒙引欲以中正當時位則井洌寒泉之義反晦蓋其所以爲
井洌寒泉者以陽剛又且中正爾若專就陽剛說則與九三之井
渫何異意本義不言者豈以九五自是得時位者无待於言耶且
既以中正當時位又以小象中正爲兼德位益粗提破碎矣今
當爲之說云九五一爻是得時得位者陽剛中正功及於物以爲

道言之是道成於已而功而覆斯民德修於身而澤被天下其象
爲井洌而其寒泉爲大之食也純以象言
按存疑是以人君言時講多從之
錄測井清洌泉必甘寒而可食德淵深澤必溥博而宏施作一串
說下不分德位作平對
折衷陽剛中正袛以德言有此德則井洌矣自其在已言則曰井
洌自其及物言則曰寒泉
講周公繫五爻曰井以清洌爲貴泉以見食爲功九五陽剛中正
功及於物是井之清洌而甘寒之泉見食於人者也占者有陽
剛中正之德則亦功及於物應是象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程傳寒泉而可食井道之至善者也九五中正之德爲至善之義
建安邱氏曰井六爻惟五曰泉蓋九五爲井之主位中而正泉洌
而寒井之德已盡美矣井至九五雖未能收上出之功而寒泉之
食則異乎井泥之不食井渫之不食者非坎中之泉洌而且寒則
人亦將出而吐之況食之乎
蒙引但言寒泉食則井洌在其中矣但言中正則陽剛在其中矣
存疑言五之爲井洌寒泉食由其陽剛而得中正也陽剛中正則
道足以濟蒼生功足以覆斯民故爲井洌寒泉之象
集解諸理齋曰象獨提中正字謂陽剛爲泉陽剛而又中正所以
爲泉之寒寒故食也專以君德言不可說位
按泉出發上卽爲人食邱氏謂未能收上出之功非也上爻只道

勿幕非謂方出
講孔子釋五象曰九五寒泉之食者以陽剛爲泉陽剛而又中正
故曰寒泉而見食于人也人有中正之德因心而施其澤之及
物者自然不窮而爲人之食耳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按註疏以收爲井功大成主收成言程傳以爲汲取○註疏以孚
爲物所歸信程傳有孚有常而不變是以人事言本義其出有
源而不窮則仍以井言
程傳井以上出爲用居井之上井道之成也收汲取也幕蔽覆也
取而不蔽其利無窮井之施廣矣大矣有孚有常而不變也博施
而有常大善之吉也夫體井之用博施而有常非大人孰能也卦

之終爲極爲變唯井與鼎終乃爲成功是以吉也

[本義]收汲取也晁氏云收鹿盧收繘者也亦通幕蔽覆也有孚謂其出有源而不窮也井以上出爲功而坎口不揜故上大雖非陽剛而其象如此然占者應之必有孚乃元吉也

[建安丘氏曰]上六有井口之象收者汲繘之出也幕者覆井之具也勿者禁止之也井以上出爲功繘至於收而井養之用成矣聖人之心以博施濟衆爲公而不以井養之利爲私故勿幕焉

[按]丘氏訓收字勿幕字俱明汲罷收繘而加之幕以蓋其口此其常也爻則以勿幕爲美

[雲峯胡氏曰]六陰柔非泉也而有收之象元吉之占何哉他卦之終爲極爲變唯井與鼎終乃成功孚字例訓爲信本義曰有孚謂出有源而不窮也蓋其出有源井之體也其施不窮井之用也必如此而後爲盡性之極功

[翼引]上出爲功以全體言坎口不揜以上體言合之有井收勿幕之義此便是井之有孚也人能如是其有孚則元吉矣○本義云有孚謂其出有源而不窮也見得此有孚與他處不同○井收勿幕便是井之有孚處其實正文有孚謂人也○夫井以上出爲功上六居卦之上井收之象也坎口不揜上六適居坎口則又井收勿幕之象也有孚帶連元吉爲句言君子有實德而其施不窮猶井之有泉而其出不窮也非謂井有孚也蓋上六之井收勿幕自具有孚之義矣此有孚則是聖人恐占者无是德而戒之云耳故連元吉讀爲是

[按]有孚元吉説井説人事在言外孚只是實實如此便是有孚本義以出有源而不窮爲訓自當體認○上爲井口固有汲出意然歸重勿幕上程傳取而不蔽其利无窮得之以孚爲有常而不變亦明

[蒙引]周公繫上爻曰井以上出爲功六居卦之上而坎口不揜是井之任人汲取而不復加幕者也然取之不窮由出之有源井如是可謂有孚而元吉矣占者如是德之出也有源惠之被也不窮斯可以爲養道之大善矣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孔疏]上六所以能獲元吉者只爲居井之上井功大成者也

[程傳]以大善之吉在卦之上井道之大成也井以上爲成功

[雲峯胡氏曰]象始末揭下上二字見井之用在上而不在下初井泥爲時所棄下也故在上則由脩而中正由中正而大成愈上則井之功愈大

[存疑]井以上出爲功上六在卦之上是有上出之功也夫在上而得元吉則澤无不被而物无不濟井道之大成也

[去疑]澤不及物不可言成澤不徧物不可言大大成正從在上看出

[通]孔子釋上象曰井以上出爲功在上而云元吉者蓋至此爲井道之大成也人能有孚而元吉則養道大成與井同矣

[直]建安邱氏曰井卦六爻合而觀之一井也泉井實也先儒以三陽爲泉三陰爲井陽實陰虛之象也九二言井谷射鮒九三言井

渫不食九五言井洌寒泉食曰食曰渫曰洌非泉之象乎初六言井泥不食六四言井甃无咎上六言井收勿幕曰泥曰甃曰收非井之象乎以卦序而言則二之射始達之泉也三之渫已潔之泉也五之洌則可食之泉矣初之泥方掘之井也四之甃已脩之井也上之收則出汲之井矣以二爻爲一例則初二皆在井下不見於用故初爲泥而二爲谷三四皆在井中將見於用故三爲渫而四爲甃五上皆在井上而已見於用矣故五言食而上言收也所謂井之道豈易言哉體有常而不遷猶治道有定而不易卦詞以守法言彖傳言守法之善大象言養民之道六爻皆在養民上講養民在德位時三者而已初六无德而處下故爲井泥不食九二有德而无應故象棄井而爲谷九三有德而限于時故爲井渫

之惻六四有德而僅自治故爲脩井之功九五中正而德極其優故爲寒泉之食上六出而時際其隆故爲養道之成以九五之德當上六之時乃所以井養不窮者有孚思矣

按井卦就井言之極好看井自下而上者也故爻次亦自下而上初之泥井底泥也二之射鮒有泉而未離乎泥也三之渫井中所貯之泉以待人汲者也四之甃水上之甃井之上半截也五之洌泉之汲而上者也上之井收勿幕汲後不覆井口以聽人汲也三陽爲水井底之水井中之水與汲出之水有上下之分三陰无水下爲泥中爲甃上爲口亦有上下之分天一生水水陰根陽觀于井卦而益信矣通卦以井取象與他卦隨爻取象者不同故須逑卦講明井意而因以及人事三陽三陰之卦井以上出爲功二五皆剛中當以五爲卦主彖以井言養人之功大象言君子養民之事時說於彖辭即以君道人講似覺揔越六爻取象於井並以養人爲義初陰在下不能養人二陽无應亦不能養人三陽正有養人之具而待上之用四陰不能養人唯自脩而已五陽剛中正德與位稱能養人者也上陰以卦終推言養道之大成孔子以井養不窮釋卦名而爻位有上下未嘗不相縮合彖言巽乎水而上水象言木上有水其意相同而方士徒不知鑿井之法往往以桶汲水爲以木上水而不知木上有水是以木汲水之下井水與木俱上也以木上水何得但爲木上有水乎本義津潤上行之說尤不明矣嘗見鑿井者以木爲闌置井底潮之下然所以爲水土之界盤定上甃以甎而井乃成此木盤乃巽乎水而上水也水之通過盤或丈或尺乃水在木上也舊說殊爲未精而經文自不誤六爻次第一一脗合聖人之格物窮理雖小必核有如此

易經詳說卷二十八終

劉錫齡

革 離下兌上

序卦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易之則清潔不可不革者也故井之後受之以革也爲卦兌上離下澤中有火也革變革也水火相息之物水滅火火涸水相變革者也火之性上水之性下若相違行則睽而已乃火在下水在上相就而相剋相滅息者也所以爲革也又二女同居而其歸各異其志不同爲不相得也故爲革也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程傳革者改變之名也此卦明改制革命故名革也已日乃孚者夫民情可與習常難與適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革之初人

未信服所以即日不孚已日乃孚也元亨利貞悔亡者爲革而民信之然後乃得大通而利正也悔吝之所生生乎變動革之爲義變動者也革若不當則悔吝交及如能大通利貞則革道當矣爲革而當乃得亡其悔吝故曰元亨利貞悔亡

程傳革者變其故也變其故則人未能遽信故必已日然後人心信從元亨利貞悔亡弊壞而後革之所以致其通也故革之而可以大亨革之而利於正道則可久而得去故之義无變動之悔乃悔亡也革而无甚益猶可悔也况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

本義革變革也兌澤在上離火在下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中少二女合爲一卦而少上中下志不相得故其卦爲革也變革之初人未之信故必已日而後信又以其內有文明之德而外有和說之氣故其占爲有所更革皆大亨而得其正所革皆當而所革之悔亡也一有不正則所革不信不通而反有悔矣

沙隨程氏曰澤火不相遇則睽相遇則革革也者從其所勝而已

隆山李氏曰已日乃孚言不信于方革之時而信于已革之日也

進齋徐氏曰元亨利貞悔亡者變有大通之理也然必利於貞則其悔可亡變不以貞則事有不可勝悔者古人所以重改作也

雲峰胡氏曰離彖曰入澤有已日象革必已日乃孚者民難與慮始革之初人未遽信必已日而後信也離明則約義理而非妄革兌說則能時勢而非强革此所謂革之貞也不貞則所革人不信事不通悔不亡矣凡彖未有言悔亡者此獨言之重改作也

案此已日乃孚據理勢言一以見革之可已者且須已之以其從

起衆疑也二以見革之不可已者終不容已雖駭衆所不恤也已日乃孚以革得其正者言若所革不正雖已日亦不能孚矣故本義云一有不正則所革不信不通而反有悔矣已日乃已革之日也曰已日乃孚見革之未易孚也內有文明之德而外有和悅之氣蓋內文明則能灼義理而其革也不苟外和悅則能順時勢而其革也不驟文明之德見于當革之前和悅之氣形于方革之際據卦德言其所革元亨且利貞也本義首曰其占爲有所更革皆大亨而得其正所革皆當而所革之悔亡者順卦辭而云也繼之曰一有不正則所革不信不通而反有悔者摘卦辭示人之精意所在而云也大抵萬事不出一正便自好守常猶不可離正况於變革乎愚故嘗曰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

只恐而已。反有悔謂反不如不革之爲愈也○不信不通不信似便是不通今兼舉而言則不信是人不我信也不通是於已爲不通也○已日乃孚此只據理而言夫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革弊於久安之後而欲隨革而隨孚也亦難矣故曰已日乃孚然其事固在所當革則雖一時民志未孚有不恤也但貴于革而當耳故又曰元亨利貞悔亡

蒙引乃孚有深意見革之難也元亨與他卦不同必其所革者可通行于天下而大亨而大亨又利于貞然後悔亡非遽與其行无不孚也悔亡者人心孚而不信之悔亡也

存疑孚非孚其革孚其不得已而革之心也元亨利貞深一層看言必如此方已日乃孚耳

通本義以元亨以下爲占就人說故用乃有文明之德二句入其中以見另是一截占辭若就經文貫串爲說當依蒙引末一條悔有作妄動之悔看者不如照不信說與上意緒合○元亨利貞在乃孚前悔亡方見乃孚補說孚後乃得元亨利貞不可用

彖傳文王繫革卦彖辭曰革者改變之義人情可與習故難新以理勢度之初革之時人未之信必待已革之日事久論定人心始孚乃信其爲當革耳革之難也如此古者如有所革必審所當革盡善盡美可通行於天下而无不亨且悉準乎正宜人心而利於至正然後人无不信而悔可亡矣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孔疏水火相息先就二象明革息生也火本乾燥澤本潤濕燥濕殊性不可共處若其共處必相侵剋既相侵剋其變乃生變生則本性改矣水熱而成湯火滅而氣冷是謂革也二女同居者此就人事明革也中少二女而成一卦此雖形同而志革也一男一女乃相感應二女雖復同居其志終不相得志不相得則變必生矣所以爲革

蒙引訓息訓生不如程傳訓滅

程傳澤火相滅息又二女志不相得故爲革息爲止息又爲生息物止而後有生故爲生義革之相息謂止息也

本義以卦象釋卦名義大略與睽相似然以相違而爲睽相息而爲革也息滅息也又爲生息之義滅息而後生息也

或問革二女志不相得與睽不同行有異否朱子曰意則一也但變彼而言之爾

臨川吳氏曰澤火非如坎離有陰陽相逮之道其相遇則相息而已其相息也唯勝者能革其不勝者爾

雲峯胡氏曰卦以相違爲睽相息爲革而既濟水在火上不曰相息者何也坎之水動水也火不能息之澤之水止水也止水在上而火炎上故息滅息之中有生息者存猶人一吸一噓而謂之一息亦有止而復生之義也

蒙引節本義云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即此相息之義分明矣

滅息注蒙引有云水滅火生火滅水生亦不緊要○朱子云二女志不相行與睽不同行无異蓋雖睽革異意而所以爲不相

行不同行者其辭同也大抵是各有所適心易變耳。蒙引有云革少上中下倫序有乖成俛隙矣革深于睽亦一說。去疑謂睽火在水上不相息革水在火上必相滅息亦深一層看

蒙 孔子釋彖辭曰卦名革者以卦象言之水上火下勢必相剋而至有一滅息少女在上中女在下倫序乖舛志各相戾而不相得二者皆有變革之義故名曰革

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孔疏巳日乃孚革而信者釋革之爲義革初未孚巳日乃信也

程傳事之變革人心豈能便信必終日而後孚在上者於改爲之際當詳告申令至於巳日使人信之人心不信雖強之行不能成也先王政令人心始以爲疑者有矣然其久也必信終不孚而成善治者未之有也

蒙引革而信之謂其革至是而後人信之也不可以革之字爲巳革亦不可以爲巳日乃革也蓋以爲巳日乃革革字如何當得巳日字看以爲巳革則雖未至巳日亦成巳革了又如何當得巳日字故不如顧其文勢之自然而取其意。夫子之意恐人不知乃孚之爲人信之也故舉此句而釋之曰巳日乃孚云者謂其革而人信之須巳日也所重在孚字上

孔疏文明以說者此舉二體上釋革而信下釋四德也能用文明之德以說於人所以革命而爲民所信也。大亨以正者民既說文明之德而從之所以大通而利正也革而當其悔乃亡者爲革者合於大通而利正可謂當矣革而當理其悔乃亡消也

程傳文明以說以卦才言革之道也離爲文明兌爲說文明則理无不盡事无不察說則人心和順革而能照察事理和順人心可致大亨而得貞正如是變革得其至當故悔亡也天下之事革之不得其道則反致弊害故革有悔之道惟革之至當則新舊之悔皆亡也

百雲郭氏曰明故見於未革之先說故見於巳革之後

鄱陽趙氏曰變革之難非內明而外說不可也內明則見理必盡外說則无拂於人情

雲峯胡氏曰彖未有言悔亡者惟革言之革易有悔也必革而當其悔乃亡當字即是貞字一有不貞則有不信有不通皆不當者也不當則不見革之亨惟有革之悔而當其悔乃亡聖人愼之之意可知矣

存疑革而當是彖傳就卦德上看出此義以釋悔亡之意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便是所革之當也惟所革者當故其悔可亡不然能免於悔乎

本義以卦德釋卦辭

蒙文明以說是卦德文明以說而革則可以通行于天下而合乎天理人心之正是大亨以正也大亨以正是釋元亨利貞之卦辭革而當承大亨以正來革而當故悔亡是釋悔亡之卦辭。巳日乃孚二句之爲釋卦辭无疑但未說出文明以說似不干卦德事然此節通重在文明以說上則巳日乃孚者亦有文明以說在先也上下只是一意

王疑五兩乃字兩而字𢘽見人不易孚悔不易亡意
語類曰已日乃孚者革者改觀易聽能遂孚於民乎必革至已日
而後民信其爲當革也又曰元亨利貞悔亡者卦德離爲文明
是能洞察事理而不昧因革之宜兌爲和悅是能和順人情而
不失緩急之序故其所革皆可通行于天下而合乎天理人心
之正爲大亨以正也如是則所革无不當不信之悔乃亡也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孔疏天地革而四時成者以下廣明革義此先明天地革者天地
之道陰陽升降溫暑涼寒迭相變革然後四時之序皆有成也湯
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以明人革也夏桀殷紂凶狂无度天
旣震怒人亦叛亡殷湯周武聰明睿智上順天命下應人心放桀

鳴條誅紂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惡俗故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
乎人計王者相承改正易服皆有變革而獨舉湯武者蓋舜禹禪
讓猶或因循湯武干戈極其損益故取相變甚者以明人革也革
之時大矣哉者備論革道之廣訖總結歎其大故曰大矣哉也
楊傳推革之道極乎天地變易時運終始也天地陰陽推遷改易
而成四時萬物於是生長成終各得其宜革而後四時成也時運
旣終必有革而新之者王者之興受命於天故易世謂之革命湯
武之王上順天命下應人心順乎天而應乎人也天道變改世故
遷易革之至大也故贊之曰革之時大矣哉
本義極言而贊其大也
朱子曰革是更革之謂到這裏須盡翻轉更變一番所謂上下與

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小補之者謂扶衰救弊逐些補緝如揭
召家事相似若是更革則須徹底從新鑄造一番非止補其弊漏
而已湯武順天應人便如此○易言順天應人後來盡說應天順
人非也○順天應人革就革命上說言順天理應人心
建安邱氏曰天而天地造化之運消長革春而爲夏革秋而爲冬
陰陽代謝而四時以成況古往今來世代更變則革夏而爲商革
商而爲周非湯武强爲之也不過順天應人而已
中溪張氏曰天時未當革聖人不能先時而當革聖人不敢後
時上順天命下應人心革而當其可之謂時故彖辭贊之曰革之
時大矣哉
蒙引四時成不可作敎只謂天地氣序相革而四時以成也○革

命之命是王者易姓受命之命也
存疑天地之革與湯武之革命皆不外一時故贊其時之大曰大
矣哉
困疑時字最重見天地湯武都非有心去革乃時之所趨不得不
然大是關係大非贊詞
按天地革而四時成是順說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却是倒
說不是革了纔順天應人也或於湯武革命順天應人講元補
出而世道成亦有可用○天地革湯武革命兩意平分程傳時
運旣終云云似有串過意可不用
講試取革之義而極言之天地之氣陽極革爲陰陰極革爲陽而
春夏秋冬之四時以成革其所當革也帝王受命于天謂之命

湯革夏命而爲商武革商命而爲周上順天理而下應人心亦革其所當革也是皆時爲之也天地聖人不能外乎時革之時所關豈不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孔疏澤中有火革者火在澤中二性相違必相改變故爲革象也君子以治歷明時者天時變改故須歷數所以君子觀茲革象修治歷數以明天時也

程傳水火相息爲革革變也君子觀變革之象推日月星辰之遷易以治歷數明四時之序也夫變易之道事之至大理之至明跡之至著莫如四時觀四時而順變革則與天地合其序矣

本義四時之變革之大者

朱子曰澤中有火水能滅火此只是說陰盛陽衰火盛則克水水盛則克火此是澤中有火之象便有那四時改革底意思君子觀這象便去治歷明時○問革象不曰澤在火上而曰澤中有火蓋水在火上則水滅了火不見得水決則火滅火炎則水涸之義曰澤中有火則二物並在有相息之象否曰亦是恁地

臨川吳氏曰此變革之至大者也歷謂日月五緯之躔次時謂春夏秋冬之代序推日月而後可定四時故治歷所以明時也

西溪李氏曰晝夜者一日之革晦望者一月之革分至者一歲之革歷元者无窮之革

蒙引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此正所謂水火相息者平舉而言也若本象澤中有火只是水決火滅之象○澤中有火革只是水決則火滅之意革字所該固廣君子以治歷明時只從革之一端說故本義云四時之變革之大者謂之革之大者則其餘小者固多也

困歷卽厤古字通用此象與天地革四時成有相因意四時爲天地之革而治歷爲君子之革○只就治歷淺淺說无以正朔意或謂澤中有火澤固可滅火而水歸尾閭如沃焦釜是澤中之火亦可耗水此意未免涉鑿

講子釋大象曰澤中有火水能滅火革之象也君子以四時乃革變之大者于是修治歷書推日月星辰之度定分至啓明之期則四時之變可按歷而明矣大可以敬天而勤民小可以因時而起事君子之革道爲至大也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孔疏謂鞏獸之皮皆可從革將革字混看本義云亦取卦名而義不同爲是

程傳變革事之大也必有其時有其位有其才審慮而慎動而後可以无悔九以時則初也動於事初則无審慎之意而有躁易之象以位則下也无時无援而動於下則有僭妄之咎而无體勢之重以才則離體而陽也離性上剛體健皆速於動也其才如此有爲則凶咎至矣蓋剛不中而體躁所不足者中與順也當以中順自固而无妄動則可也鞏局束也革所以包束黃中色牛順物鞏用黃牛之革謂以中順之道自固不妄動也不云吉凶何也曰妄動則有凶咎以中順自固則不革而已安得便有吉凶乎

本義雖當革時居初無應未可有為故為此象堅固也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亦取卦名而義不同也其占為當堅確固守而不可以有為聖人之於變革其謹如此

中溪張氏曰豈有拘束之義革皮之堅韌者也革下卦離黃牛象初剛在外為革蓋初處變革之始在下則非可革之位居初則居當革之時上无應援豈宜輕躁但當用此中順之道固執而堅守之如用黃牛之革焉而不可妄動以有為也

雲峯胡氏曰革取卦名而義不同猶噬嗑而取市合之義也易道尚變故貴之爻有不貴者存損之爻有不損者在而革亦不專言革也反其義為黃牛之革鞏而固之戒其輕也遯六二執用黃牛之革六柔順而中正中順之道所固有也革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雖性上而剛不中中順之道所不足也不无位上无應不可有為惟可固守中順之道而已

蒙引自革言中順之道只是安常守分凡事且仍舊貫之意誠以革而不當則有悔又不如勿革之為愈故聖人慎之雖取卦名而全不用卦名之義卦名革也初九鞏用黃牛之革不革也此爻辭只當以為占看而本義乃以為象亦未可曉雖謂黃牛之革是象然亦占之象也

演義凡不可革而妄革非中不可革而強革非順

明訓中順合乎中道有順時之美非謂初在中順之位

去疑九非才不足者但居初无應耳革是乾牛皮莫慎認為革變革字

按革是個下字猶言用黃牛之革以自固也

讀周公繫初爻曰變革之事大矣必有其時有其應而後可以有為初九雖有陽剛之才居革之初分卑而時猶有待且无正應又勢孤而不能自主於此若遽言變革不失之躁妄即失之矯強豈計之得哉初惟安常守分无所變更不妄革而中亦不適革而順持之甚堅而守之甚固其象猶鞏用黃牛之革焉此儆革初之善道也占者當如是矣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孔疏既堅韌自固可以守常不可以有為也

程傳以初九時位才皆不可以有為故當以中順自固也

蒙引在革言不可有為便是不可革也

去疑不可二字最說得嚴緊見理不可徒雖才所能為亦是不可的當革時聖人怕人害于有為故發此戒之

讀孔子釋初象曰初之鞏用黃牛者豈當革而不革乎特以時勢不可以有為故宜以中順而固守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按註疏謂六二不能自革巳日乃能從之意謂從五也然以從為革終非正訓

程傳以六居二柔順而得中正又文明之主上有剛陽之君同德相應中正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无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然臣道不當為革之先又必待上下之信故巳日乃革之也如二之才德所居之地所

之時足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當進而上輔於君以行其道則吉而无咎也不進則失可爲之時爲有咎也以二體柔而處當位體柔則其進緩當位則其處固變革者事之大故有此戒二得中而應剛未至失於柔也聖人因其有可戒之疑而明其義耳使賢才不失可爲之時也

本義六二柔順中正而爲文明之主有應於上於是可以革矣然必已日然後革之則征吉而无咎戒占者猶未可遽變也

雲峯胡氏曰二爻爲一日初至二已日也初无位二有位矣初无應二有應矣柔順中正而文明又有德矣有德有位而有應可革之時也而必已日乃革之寍詳緩无急遽也如是則往吉而无咎聖人謹重之意可見卦曰已日乃孚爻曰已日乃革者君之革不

待已日其所革已日而後孚耳臣待君之造始而後代終故已日乃革之

蒙引六二柔順中正而爲文明之主德可以有革也有應於上勢足以有革也然革非得已者故必已日然後革之則其革也得吉而无咎矣此皆戒占者之辭柔順中正而爲文明之主既皆以德言然則柔順中正與文明何別曰柔順中正其德之體也文明其用也謂之文明之主見其正是文明者也彖傳所謂文明者正此六二也

易統已日且姑停止一日只是遲疑詳審之意

又疑已日只是詳審意不限定是一日與彖已日不同乃革者雖辭也征吉正明其當已日意

我征字只作往字看即謂往革

雙湖公鑿二爻曰六二柔順中正而爲文明之主德可以革矣應於上勢可以革矣猶不遽革也必其難其慎擬議終日乃始革之如是則往往以革也有更代之吉而无紛擾之咎矣占者遇此未可以遽有變也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程傳已日而革之征則吉而无咎者行則有嘉慶也謂可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事處而不行是无救弊濟世之心失時而有咎也

進齋徐氏曰六二當革之時上應九五其才文明其德柔順其位中正備此三者處革之至善者也然猶已日而後革者亦不輕變

也故以之征行則吉而无咎而有可嘉之功也凡卦言嘉者皆二與五應如隨之孚于嘉遯之嘉遯是也

存疑行有嘉解征吉

又疑行有嘉全從已日看出

講孔子釋二爻曰已日乃革之詳審精密其革當矣由是而行必有嘉美之功故云征吉无咎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按註疏謂從革之言上三爻並成就宜三字猶以征爲征伐尤異

程傳九三以剛陽爲下之上又居離之上而不得中躁動於革者也在下而躁於變革以是而行則有凶也然居下之上事苟當革豈可不爲也在乎守貞正而懷危懼順從公論則可行之不疑革

言猶當革之論就成也合也審察當革之言至于三而皆合則可信也言重慎之至能如是則必得至當乃有孚也已可信而衆所信也如此則可以革矣在革之時居下之上事之當革若畏懼而不爲則失時爲害雖當慎重之至不自任其剛明審稽公論至於三就而後革之則无過矣○按程傳貞厲謂守貞正而懷危懼似不如作雖正亦厲本義之意或是如此

本義過剛不中居離之極躁動於革者也故其占有征凶貞厲之戒然其時則當革故至於革言三就則亦有孚而可革也

朱子曰革言三就言三番結果成就如第一番商量這箇是當革不當革說成一番又更如此商量一番至于三番然後說成了却不是三人來說

建安丘氏曰革之征一也而二征吉三征凶者蓋以六居二其才順而位中及時而革革而當者也故以征則吉以九居三其才剛而位偏過時而革革之不當者也故以征則凶革雖同而時位異也

雲峯胡氏曰革貴乎中初九不及乎中故勉以鞏用黃牛之革九三過乎中故戒以征凶貞厲以其過剛也故恐其征而不已則凶以其不中也又恐其一於貞固而失變革之義則厲故必革之言至三就審之屢則有孚而可革矣兌爲口有言象第三爻有三就象

蒙引革之道貴於審而病於躁九三過剛不中居離之極躁動於革而不審者也故其占爲直往而革之則凶雖事在所當革爲正也亦不免於厲然其時則當革矣所患者不審耳若革言至於三就明已審矣斯亦有孚而革也○征凶貞厲正以其躁動而无以取信於人也有孚二字正與上文凶厲之意相應○征凶貞厲躁於革則不可也革言三就有孚審於革則可也九三本躁於革者爻辭云云蓋是戒辭○必曰有孚者誠以改革之事出於人情久安之餘最要得人之信不得人信即便有悔觀卦辭曰巳日乃孚則可見矣故革六爻多言孚○革言之言言語也與利執言德言盛之言不同若以爲言辭則所謂三就者畢竟是何事三就若以爲革而三就則此時尚未革也下云有孚方是可革亦未成革也蓋只是議革之言也凡有所更革必先謀諸心次詢於人屢畫詳盡務使皆平事體合乎人情然後其事當而人安之○三就參義

云至於三而始就非也謂三次成就也

參義三就是再三詳審之意不泥定是三番

質疑周公繫三爻曰革貴乎審而病于躁九三過剛不中不能從容詳審而一以躁急爲之以是而往則必凶矣雖所革未嘗不正亦不免拂人情而有危厲也然時當革亦不容不革所以凶厲者特以其躁而无以取信於人耳若於所革者處之從容慮之詳審而議革之言至於三就則亦足以取信于人而可革矣占者當如是也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程傳稽之衆論至於三就事至當也又何之矣乃俗語更何往也如是而行乃順理時行非已之私意所欲爲也必得其宜矣

本義言已審

進齋徐氏曰初未可革二乃革之三則有孚而變革之事成矣凡事詳審至再至三則止矣革至於三就又何往焉

存疑言其事已審又將何為猶俗語更何往也

合訂革莫覇于輕躁聖人每以詳審致戒然詳審而後遲疑又慮緩以失機會故曰革言三就審之又審至矣更无去處矣蓋勸之斷也

按又何之是謂言已三就更與誰商

蒙引孔子釋三爻曰凡言而未就就而未至於三猶須有所往而商度之革言至於三就則熟思審處更无遺策可以革矣復更有何之矣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按註疏以无應為悔能變為悔亡有孚照象傳信至為信下之志

改命為始宣命皆與程傳不同

程傳九四革之盛也陽剛革之才也離下體而進上體革之時也居水火之際革之勢也得近君之位革之任也下无繫應革之志也以九居四剛柔相際革之用也四既具此可謂當革之時也事之可悔而後革之革之而當其悔乃亡也革之既當唯在處之以至誠故有孚則改命吉改命改為也謂革之也既事當而變革行之以誠上信而下順其吉可知四非中正而至善何也曰唯其處柔也故剛而不過近而不逼順承中正之君乃中正之人也易之取義无常也隨時而已

本義以陽居陰故有悔然卦已過中水火之際乃革之時而剛柔不偏又革之用也是以悔亡然又必有孚然後革乃可獲吉明占者有其德而當其時又必有信乃悔亡而得吉也

雲峯胡氏曰三剛居剛故征凶四剛柔不偏故悔亡然必有孚則有改命之吉下三爻方欲革故而為新故有謹重不輕改之意上三爻則故者已革而為新矣故不言革直言改命

蒙引九四以陽居陰所居不當未免於悔然卦已過中乃革之時又下離上兌水火之際水火有相息之勢亦革之時也剛柔不偏者剛而不柔則失之迫遽柔而不剛則失之怠弛今以九居四剛柔不偏革之用正合如此也然在我雖可以革而在人或不之信則亦未可革也故必有孚然後革乃可獲吉云或以有孚為自有孚非人孚之也故本義全不明言人信也曰不然也果是自有信則信是德也與上文有其德不既相碍乎但必一於誠而命出惟一人自信之矣此命字與百里之命自邑告命之命同謂政事也不必言革命蓋革命是九五爻事有孚改命吉改命帶吉字讀有孚不取爻義則戒占者悔亡則自爻義取來

存疑已日乃孚孚在革後有孚改命孚又在革前何也蓋改命之有孚即已日之有孚而於革前預言之也革必已日乃有孚此誠以有孚乃可革何也意者文明以說故已日有孚而无害此為以陽居陰本領不正故須有孚乃可革歟

按諭之人而衆從然後改即是孚在前本文有孚屬人而由於已之先孚本義是以有其德當其時屬悔亡有信屬得吉分明而

截意悔亡是現成說有孚方着力說時講吉與悔亡多混看

【語類】周公繫四爻曰九四以陽居陰本爲不正而有悔矣然卦已過中處水火之際乃當革之時也而其以陽居陰又爲剛柔不偏而有能革之用以是而革不爭事理不拂人情而悔可亡矣然在我雖所當革而人或未之信亦未可遽革也必以吾心之誠驗之人而有孚焉然後取前日之政令而一更之則所革皆當上安下從而吉矣宜僅悔亡已哉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程傳】改命而吉以上下信其志也誠既至則上下信矣革之道以上下之信爲本不當不孚則不信當而不信猶不可行也况不當乎

【中溪張氏】曰革至於四則革者當矣象所謂革而當其悔乃亡是也故乾九四亦曰乾道乃革有孚謂上下信之也

【蒙引】信志兼上下此是程傳及中溪說可從蓋據九四所處之位有在其上者有在其下者

【存疑】即是爻辭有孚言改命而得吉以上下信其志也

【語】孔子釋四象曰四之改命之吉者蓋四之有所變革其志原在福蒼生而利天下有不敢輕革而又有不得不革者上下咸然共信其志无不樂從而何有不吉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孔疏】九五居中處尊以大人之德爲革之主損益前王創制立法有文章之美煥然可觀有似虎變其文彪炳則是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不勞占决信德自著故曰大人虎變未占有孚也

【程傳】九五以陽剛之才中正之德居尊位大人也以大人之道革天下之事无不當也无不時也所過變化事理炳著如虎之文采故云虎變龍虎大人之象也變者事物之變曰虎何也曰大人變之乃大人之變也以大人中正之道變革之炳然昭著不待占决知其至當而天下必信也天下蒙大人之革不待占决知其至當而信之也

【本義】虎大人之象變謂希革而毛毨也在大人則自新新民之極順天應人之時也九五以陽剛中正爲革之主故有此象占而得此則有此應然亦必自其未占之時人已信其如此乃足以當之耳

【朱子】曰未占有孚伊川於爻中占字皆不把做卜筮尚其占說○伊川言所過變化事理炳著所過謂身所經歷處也○或問大人虎變是就事上變君子豹變是就身上變曰豈止是事上也從裏面做出來這箇事却不只是空殼子做得文王其命維新也是他自新後如此堯克明俊德然後黎民於變大人虎變正如孟子所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補只是這箇裏破補這一些如世人些小功只是補如聖人直是渾淪都換過了如鐵輪相似補底只是鋸露聖人却是渾淪鑄過

【雲峯】胡氏曰乾九五飛龍革九五虎變皆大人造之象下卦言革上卦言改言變革道愈進而愈成也虎變謂希革而毛毨蓋仲夏毛希而革易仲秋毛落更生潤澤而鮮好其體離其位兌秋故

有此象此所謂變即孟子所謂存神過化與天地同流而非區區小補之事也未占有孚諸家皆以為不待占決而人自信之本義亦然蓋革重事也占當在未革之先而孚又在未占之先則其孚也久矣必如成湯未革受命而室家已相慶於來蘇之先乃應此占不然湯武之事未易舉也如此則九五象占雖若異之之辭而中實含飛之之意

陸氏希聲曰飛之飛則曰龍革之變則曰虎變之為大人則一也堯舜之揖遜天下唯德之見故曰龍湯武之征伐則有威存焉故曰虎

蔡氏引在大人則自新新民之極以處常之大人言堯舜是也順天應人之時以處變之大人言湯武是也。順天應人則捏大下重新換過易服色改正朔新視聽亦是重新整過雖不言其極固亦非尋常之舉矣。凡自新新民未必皆過不得已而有順天應人之舉但順天應人者亦自該得有自新新民之功在本義兼說方說得盡耳

陸虎變是希革而毛毨大人如虎之變則自身與天下皆該在內故本義以自新新民為言然以新民為正面觀程傳可見。程傳以占為占決不主筮言。大人虎變是言大人之革未占有孚是言天下之信二句一意然非變後方孚當兼始終言。未占有孚只是甚言人信凡事占而後孚此則未占而有孚占字不必指定大人亦不必指定天下只虛虛形容為是。或以占為革作未革有孚覺察

疏周公繫五爻曰九五陽剛中正以大人之德而為革之主其革也禮樂明備煥然一新於天下其象猶虎之變也然此豈易致哉帝王舉事動關人心實有可以取信者不待占決而天下之人早已信從也占者得此觀其有未占之孚乃足以當之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孔疏其文炳者義取文章炳著也

程傳事理明著若虎文之炳煥明盛也天下有不孚乎

項子曰虎變文章大故炳豹變文章小故蔚

存疑言九五之象為大人虎變者是德盛而人化風動而俗易觀乎成功煥乎文章其文炳也。按存疑說好只申明虎變時謂多對變有孚者未是

疏孔子釋五象曰大人之虎變者蓋以虎文炳然今大人之制作一新其文亦煥然可觀也宜其未占而有孚矣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孔疏上六居革之終變道已成君子處之雖不能同九五革命創制如虎文之彪炳然亦潤色鴻業如豹文之蔚縟故曰君子豹變也小人革面者小人處之但能變其顏面容色順上而已故曰小人革面也

程傳革之終革道之成也君子謂善人良善則已從革而變其著見若豹之彬蔚也小人昏愚難遷者雖未能心化亦革其面以從上之教令也龍虎大人之象故大人云虎君子云豹也人性本善皆可以變化然有下愚雖聖人不能移者以堯舜為君以聖繼聖

百有餘年天下被化可謂深且久矣而有苗有象其來格蒸乂皆亦革面而已小人既革其外革道可以爲成也苟更從而深治之則爲已甚已甚非道也故至革之終而又征則凶也當貞固以自守革至於極而不守以貞則所革隨復變矣天下之事始則患乎難革已革則患乎不能守也故革之終戒以居貞則吉也居貞非爲六戒乎曰爲革終言也莫不在其中矣

本義革道已成君子如豹之變小人亦革面以聽從矣不可以往而居正則吉變革之事非得已者不可以過而上六之才亦不可以行也故占者如之

王氏湖卿曰豹虎之小者文次於虎均爲能變特其文有炳蔚不同虎文疏而著故曰炳豹文密而理故曰蔚五與上革道成矣故皆言變九居五者皆陽也大人虎變之象六居上者皆陰也君子豹變之象

臨川吳氏曰處革之極革道終矣君子變革其外而有文小人變革其外而順君復何求哉靜守可也征行則凶矣

雲峯胡氏曰虎豹皆兌象豹小於虎兌說見於上有革而象二三四五皆革者上則從革者也君子小人以位則有上下以德則有正邪今既无不革矣此時豈可復有往哉惟居貞不動則吉革非得已之事初未可革當中順以自守上既已革當靜正以自居

蒙引上六革道已成革者非上六革之自有革之者也上六特取其時位耳猶小畜上六畜極而成也君子豹變小人革面皆不過從革者也若以上六爲君子則小人爲誰乎○君子小人之革非

上六所致然實上六所爻○大人虎變指王者言君子豹變泛指天下之君子言大人虎變則天下爲之一新孟子所謂過化存神天地同流也君子豹變只就一身言如所謂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暢於四支發於事業者也象傳一則曰文炳一則曰文蔚五上之別也○文炳之文昭於天下禮樂風化之類是也文蔚之文止於一身言動威儀之類是也○君子小人或以德言或以位言或兼德位言皆非也當堯之時四凶未嘗有過亦在位之革面者也堯舜在位下有巢由此无位而有德者其文固自蔚也程傳正主德言○君子豹變有恥且格也小人革面民免而無恥之類耳○

按程傳革之終而又征征字未甚明故本義替以行字最是居字對征字看是守字義○程傳似以征凶單承革面說下不可用只就革道已成而再有革言

瑞周公繫上爻曰上居革之終革道已成君子小人无不在所變之中君子則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如豹之變小人則畏威遠罪免强爲善而亦革其面焉治道至此不容更有所爲而上六之才又非能有爲者故占者往有所革則多事煩擾而不免於凶惟居貞而天下相安於無事乃能保治而得吉矣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子

孔疏其文蔚者明其不能大變故文細而相映蔚也順以從君者明其不能潤色立制但順而從君也

程傳君子從化遷善成文彬蔚章見於外也中人以上莫不變革雖不移之小人則亦不敢肆其惡革易於外以順從君上之教令

是革面也至此革道成矣小人勉而假善君子所容也更往而治之則凶矣

節齋蔡氏曰蔚者隱然有文之謂柔暗故如此陰順以從君自是不及豹變者然亦只是庸衆之人可與爲善可與爲惡耳勿將革面看作凶人外然而內不然者

謂孔子釋上象曰君子豹變者君子道德內裕其文采外見蔚然而可觀也小人革面者小人未必中心向善亦順以從上之命而不爲惡也

建安邱氏曰革之彖曰巳日乃孚又曰革而當其悔乃亡孚謂信於人心當謂合乎天理此革之道也在革六爻初未可革故曰鞏用黃牛之革而象言其不可有爲二之時可革矣故曰巳日乃

革而象稱其行有爲三革道巳成无所事革故曰革言三就有孚而象以又何之釋之此革三爻之序也至六四則因下卦革之未善者而更改之故曰有孚改命吉改則輕於革矣五言大人虎變上言君子豹變則論從革之效變者革之成改又不足論矣

平溪張氏曰象言巳日乃孚革而信之而爻之三四五皆曰有孚則知變革之道非有人心之孚信不可爲也下卦三爻皆言革上卦三爻或言改或言變蓋變乃革道之成而改猶未也

栗谿人情可與守成難與慮始故變革之事聖人重焉必在人有其孚在我得其貞而後可以言革然文明以說尤爲革之本焉使革而不當非明也革而或愿非說也革之義惟不妄革不輕革而巳初革之始得巳即巳不敢輕革將不可爲也上革之終革道巳成則不復革時利居貞也若時之可革而二之巳日三之三就四之有孚何遽罔却顧詳愼如此與至五爲革之主而後成文炳之治然未占有孚猶然其愼重也革可易言哉

愚四陽二陰之卦以五爻爲卦主事有當改變者不可輕改象言巳日乃孚欲人知革之難也彖傳云革而當其悔乃亡此語最要而所以能然者由於文明以說也天地湯武極言革道之大歸重一時字大象治歷明時亦是舉革之大言之初爻言不必革二爻言不遽革三爻尤致其詳審蓋在下卦不以革許之也四爻上卦方言革命爲操政令者之臣道言也五乃君道以天下爲革治化革新如虎文之炳然舉其巳革者言之上爻言革道之成天下之人无不丕變至此則不用再革以滋煩擾矣六

爻甚有次第。自信諸理而後人信人信而後可以作事卦爻屢言孚是革之最要處。革有二義先以事言改舊圖新革之始也後以人言移風易俗革之成也總是變換一番意

鼎☲☴巽下

程傳鼎序卦革物者莫如鼎故受之以鼎鼎之爲用所以革物也變腥而爲熟易堅而爲柔水火不可同處也能使相合爲用而不相害是能革物也鼎所以次革也爲卦上離下巽所以爲鼎則取其象焉取其義焉取其象者有二以全體言之則下植爲足中實爲腹受物在中之象對峙於上者耳也橫亘乎上者鉉也鼎之象也以上下二體言之則中虛在上下有足以承之亦鼎之象也取其義則木從火也巽入也順從之義以木從火爲然之象火之用惟燔與烹燔不假器故取烹象而爲鼎以木巽火烹飪之象也制器取其象也乃象器以爲卦乎曰制器取於象也象存乎卦而卦不必先器聖人制器不待見卦而後知象以衆人之不能知象也故設卦以示之卦器之先後不害於義也或疑鼎非自然之象乃人爲也曰固人爲也然烹飪可以成物形制如是則可用此非人爲自然也在井亦然器雖在卦先而所取者乃卦之象卦復用器以爲義也

朱子曰鄭少梅說易象亦有是者如鼎卦分明是鼎之象

雙湖胡氏曰易六十四卦取象凡三頤井鼎是也頤則象在卦先井鼎則制器必在卦後卦伏羲所作凡天下之器宜有先於卦者乎鼎以形言則足腹耳鉉已具以質言則乾兌皆金巽亦兌金反體又有巽木離火兌水以致烹飪之用而巽雞兌豕犬坤牛兌羊離雉巽雞之屬亦皆足充鼎之實而成其致養之功矣

雲峯胡氏曰人所需者飲食飲食所需者鼎與井革茹毛而爲火食也象有取於鼎也尚矣後世制器尚易之象而伏羲並井鼎之象則已取諸井鼎之器矣

猶伏羲畫卦已取象於井鼎想當時器用亦略備矣雙湖制器在卦後之說恐不然有井則必有田廬有鼎則必爲火食相傳伏羲至堯舜許多世代者不足信也○蒙引有後天卦之疑將謂六十四卦非伏羲所畫耶愚不敢以爲然

鼎元吉亨

孔疏鼎之名也自火化之後鑄金而爲此器以供烹飪之用謂之爲鼎烹飪成新能成新法然則鼎之爲器且有二義一有烹飪之用二有物象之法故彖曰鼎象也明其有法象也雜卦曰革去故而鼎取新明烹飪有成新之用此卦明聖人革命示物法象惟新其制有鼎之義以木巽火有鼎之象故名爲鼎焉變故成新必須當理先元吉而後乃亨故曰鼎元吉亨也

通註諸用吉字而程傳以爲衍本義因之

蒙引傳以卦才言也如卦之才可以致元亨也止當云元亨文羨吉字卦才可以致元亨未便有元吉也彖復止云元亨其羨明矣

本義鼎烹飪之器爲卦下陰爲足二三四陽爲腹五陰爲耳上陽爲鉉有鼎之象又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飪鼎之用也故其卦爲鼎下巽巽也上離爲目而五爲耳有內巽順而外聰明之象卦自巽來陰進居五而下應九二之陽故其占曰元亨吉衍文也

雙湖胡氏曰卦辭元亨之占凡四大有蠱升鼎是也自元亨外無餘辭惟大有與鼎大有以一陰有五陽而爲大亨鼎有天下之重

若其占固宜與大有同矣又非蠱升所可同日語也若人占得此
二卦隨其高下亦有元亨之義
蒙引鼎卦元亨不承鼎字而言爲就鼎上道理說不去即便自爲
占辭也如井卦可就井上說道理則從井上說鼎卦說有不貼處則
別自爲一例矣
存疑元亨不帶卦名說亦不專指人君說若作此題必不得就人
君說
說統說家俱作保天下之重器
語類占者只是能如鼎則元善而亨也當兼體重用廣二意
江氏文王繫鼎卦彖辭曰鼎者國家之重器也卦以鼎名其占爲元
亨凡有所行推无不準動无不宜是爲大善而亨也人君主此

鼎者也本皇躬以建極而有其德據大寶以出治而有其位登
後又以立政而有其輔承其重器於磐石之安不亦元亨乎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程傳卦之爲鼎取鼎之象也鼎之爲器法卦之象也有象而後有
器卦復用器而爲義也鼎大器也重寶也故其制作形模法象尤
嚴鼎之爲正也古人訓方方實正也以形言耳對植於上足分峙
於下周圓內外高卑厚薄莫不有法而至正至正然後成安重之
象故鼎者法象之器卦之爲鼎以其象也
郭雍蘭氏曰子夏傳云初分趾也次實腹也中虛耳也上剛鉉也
故曰鼎象也
雲峯胡氏曰剝曰觀象也即畫是象此曰鼎象也又於畫中取器

之象
存疑卦之所以爲鼎者以卦體有鼎之象也
翼註謂有法象之說程傳因之當以程傳首句卦之爲鼎取鼎之
象爲正而法象意可略
孔疏以木巽火亨飪也此明上下二象有亨飪之用此就用釋卦
名也
程傳以二體言鼎之用也以木巽火以木從火所以亨飪也
本義以卦體二象釋卦名義
中溪張氏曰巽入也木入火然則可以成亨飪之用
我木指巽火指離而以木巽火之巽只作入字看
蒙引亨煑也飪兼調和 本義以卦體二象釋卦名義蓋以所謂

下陰爲足云云者是卦體以木巽火者是二象卦體者全體之體
也二象者上離下巽二體之象也此處只云卦象此云二象對全
體取象而說也 鼎之用對鼎之體言有足有腹有耳有鉉者鼎
之體亨飪者鼎之用體用自分明
孔疏聖人二句此明鼎用之美亨飪所須不出二種一供祭祀二
當賓客若祭祀則天神爲大賓客則聖賢爲重故舉其重大則輕
小可知享帝直言享養人則言大亨者享帝尚質特牲而已故直
言享聖賢既多養須飽飫故享上加大字也
程傳鼎之爲器生人所賴至切者也極其用之大則聖人亨以享
上帝大亨以養聖賢聖人古之聖王大言其廣
本義因其大而言之享帝貴誠用犢而已養賢則饔飧牢禮當

祖其豐故曰大亨

中溪張氏曰聖人制器豈可爲口體之奉而已享上帝尚質故止曰亨養聖賢貴豐故曰大亨

集說 安定胡氏曰享帝養聖賢鼎之用莫大於此矣故極言之

纂引 本義享帝貴誠用犢只是一件用犢而已禮郊特牲陳氏曰用一牛故曰特牲貴誠用犢只是一件用犢貴誠之意也或不知用犢而徒以多備物爲亨則非所以爲誠矣貴誠用犢而已言不在備物也與下句大亨字意相反對或曰享帝貴誠養聖賢獨不貴誠乎曰在禮記小註有云天下之物皆天之所生無物以稱其德故牲則以特此享上帝之道也若養聖賢固亦以誠爲貴然須以人道所以養生者共之亦所以表其誠之盡也本末兼享者觀只用犢爲備故曰大亨禮秋官掌客曰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十有二牢又上公飱五牢饔餼九牢牽四牢侯伯飱四牢饔餼七牢牽三牢子男飱三牢饔餼五牢牽二牢據韻府錄拔周禮註飱五牢飱卽夕食謂諸侯入朝天子如至則致夕食也饔餼九牢饔熟食餼則生氣存焉此朝享之後所致之大禮也朝食曰饔夕食曰飱牢禮卽饔飱之牢禮也不止三牲如簠簋鉶豆之類皆是故以牢禮該之牢其大者上曰聖人是指爲人君者下曰聖賢是指爲人臣者

存疑 是鼎也祭祀賓客烹飪之所必用祭之大者莫過於上帝賓之大者莫過於聖賢聖人則用此鼎而烹以享上帝用此鼎大烹以養聖賢焉夫享上帝養聖賢事之極大者也飮食烹飪皆不能

乎此鼎然則鼎之爲鼎不其大乎

按蒙引謂本義括其大而言之不是極鼎之大不是極道之大亦不是指其用之大又謂亨飪鼎之用享上帝養聖賢爲亨飪所致用用字難貫其說覺滯存疑謂究其歸畢竟是鼎之大固是然愚見亨飪是鼎之用享上帝養聖賢皆從亨飪來卽作承上文說用之大有何礙亨飪所以致用豈非鼎之用乎鼎之用言鼎可作如此用也細玩自明鼎象也下接云以木巽火似以二卦之象爲正意而足腹耳鉉是副意時講多主六爻之象爲象二卦之象爲用

演 孔子釋鼎卦彖辭曰卦名鼎者有取於鼎之象也卦體初陰分峙而爲足二三四陽中實而爲腹五陰對偶而爲耳上陽橫亘而爲鉉鼎之象具矣卦之二象以巽木入離火是爲亨飪也鼎之用行矣此鼎所由名也此豈徒生民日用之常器哉聖人享帝所以報天而特牲之用必用鼎以享而後可以薦馨養聖賢所以爲民而式燕之具必資鼎以大亨而後可以將敬鼎之用洵大矣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通 王註以耳目聰明承上養賢說非是

經 傳 下體巽爲巽順於理離明而中虛於上爲耳目聰明之象

西溪李氏曰下巽上離離爲目五爲鼎耳故曰巽而耳目聰明

纂引 下巽巽也上離爲目而五爲耳有內巽順而外聰明之象巽順本乎卦德今對上離爲目五陰爲耳耳聰目明則聰明在外爲

耳目巽順在內為心皆卦象也故本義云有內巽順而外聰明之象外指耳目內指心也上離為目通三畫言五陰為耳獨以中畫言止離為目者目睛附外陽在外而明麗陰體乎陽而明也故離本義曰體陰而用陽也○五陰為耳者此人之耳非鼎耳也然亦因元取鼎耳而後轉取人耳之象耳則一象亦一也

孔疏柔進而上行此就六五釋元吉亨以柔進上行體已獲通得中應剛所通者大故能制法成新而獲大亨也

程傳凡離在上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在下之物乃居尊位進而上行也以明居尊而得中道應乎剛能用剛陽之道也五居中而又以柔而應剛為得中道其才如是所以能元亨也○按此不以柔進為卦變

中溪張氏曰五以柔進而上行得上卦之中而下應九二之剛是以能大善而亨通也

蒙引自巽來柔進居五是卦變○卦變柔進而上行是有其位也卦體得中而應乎剛是有其德而又有其輔也安得不元亨

存疑巽而耳目聰明有德也柔進而上行有位也得中而應乎剛有德又有應也是以元亨

集説郭青螺云柔進二句雖有卦變卦體須合而言之觀卦辭下本義可見重柔而應剛言人君居鼎位不必言矣時講皆德位輔三平看不是

本義以卦象卦變卦體釋卦辭

按元亨以通節言自當繼承而意側重柔應剛上○卦辭只元亨

二字此所以釋之也巽而耳目聰明卦象也柔進而上行卦變也得中而應乎剛卦體也皆所以釋卦辭何得不遙承○巽取下卦耳目聰明取上卦離為明耳目聰明皆可包朱子離目五耳之說覺太細○此節有上行得中之辭就君道說為是然時講為有德以凝鼎有位以定鼎有輔以調鼎則國家鞏固宗社靈長而元亨亦太拙矣

蒙[illegible]沈谷村曰合卦德卦象卦變卦體以釋元亨之三句分三段內外人已皆得善全之道所以有大通之占

平[illegible]曰元亨者何也凡德不備者其體不立位不尊者其勢不行應非剛中則輔功无其人欲求元亨未易也卦象下巽則心志巽順而无所拂逆上離為目而五為耳耳目聰明又於事變无所壅蔽有德矣卦變自巽而來柔進居五以擬柔之資居崇高之位有其位矣卦體六五得中而應九二之剛木虛中之德得陽剛之助有其輔矣備此三者是以推无不準動无不宜大善而亨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按王注謂正位者明尊卑之序凝命者以成教命之嚴其說不可用

程傳木上有火以木巽火也亨飪之象故為鼎君子觀鼎之象以正位凝命鼎者法象之器其形端正其體安重取其端正之象則以正其位謂正其所居之位君子所處必正其小至於席不正不坐毋跛毋倚取其安重之象則凝其命令安重其命令也凝聚止

之義謂安重也今世俗有凝然之語以命令而言耳凡動爲皆當
安重也
本義鼎重器也故有正位凝命之意凝猶至道不凝之凝傳所謂
協于上下以承天休者也
朱子曰正位凝命恐伊川說得未然此言人君臨朝也須端嚴安
重一似那鼎相似安在這裏不動然後可以凝住那天之命如所
謂協于上下以承天休
雲峯胡氏曰傳者皆以命爲命令本義獨以爲天命鼎之器正然
後可凝其所受之實君之位正然後可凝其所受之命正者端莊
安重之謂也
建安邱氏曰革者變也聖人於革九四言改命而受革以鼎鼎象

又以凝命言之蓋凝其已改之命也以鼎繼革所以示變革之後
當端重以守之其旨微矣
蒙引木上有火以巽木入離火之下而致其烹飪鼎之象也夫鼎
法象之器也其體端重而中受物實故君子體之正位而凝命亦
如鼎之端重而有以受物實也正位者凡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皆是也是則有以凝乎天休而不至墜厥命
矣朱子小註以正位端重恐亦未定之見觀其引傳言協于上下
則豈止是臨朝俄頃之工夫耶須要主敬德言。程傳曰君子處
必正其小至于席不正不坐毋跛毋倚取其安重之象又曰凡動
爲皆當安重也此說最精能盡正位之意但以凝命爲安重其命
令則未當故朱子謂伊川說得未然蓋嫌其凝命之說非幷嫌其

正位之說也　參義曰人君居尊位而安正端重則所發必正言
所行必正道而天命祐之蓋因而不去矣是猶鼎之安重而有以
貯其實也。參義之說有理　程子曰未有外貌踞而心敬者先儒
多以敬爲嚴肅莊齊之謂然則此正位雖以外言因可兼其內矣
蓋孔子所道是表裏一致之功非如漢成帝只是善修容儀者而
已此是體鼎之象故全是安重之意居多也。協于上下上下蓋
指大人若皆以人言則爲天子者孰爲之上乎協于上下決非貯
說正位本義引此實重承天休上
蓋謂人君所居曰位所錫曰命正位以凝命命已受于天我不忘
而去凝之非正位了命自凝
且正位凝命不復從木火取義但就鼎之安重上取。程傳不指

人君本義指人君玩語氣指人君說方備
蒙引孔子釋大象曰木上有火而致烹飪之用鼎之象也君子以居
大位猶鼎之重實鼎有實猶位之有命鼎正而後可以貯其所
受之實位必正而後可以凝其所受之命故必敬慎以正其內
存於心者嚴瀹之必祛端莊以正其外持諸身者跛倚之必戒
發皆正言行皆正道凡所以居位者无不正也于以上凝天命
眷佑惟永亦猶鼎之正而有以貯其實矣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孔疏趾足也凡陽爲實而陰爲虛鼎之爲物下實而上虛初六居
鼎之始以陰處下則是下虛下虛而鼎足倒矣故曰鼎顛趾也利
出否者否者不善之物鼎之倒趾失其所利鼎覆而不失其利在

於為出否穢之物也故曰利出否也得妾以其子无咎者妾者側陵非正室也旅之於人正室雖亡妾猶不得爲室主妾爲室主亦由鼎之顛趾而有咎過妾若有賢子則母以子貴以之繼室則得无咎故曰得妾以其子无咎也

程傳六在鼎下趾之象也上應於四趾而向上顛之象也鼎覆則趾顛趾顛則覆其實矣非順道也然有當顛之時謂傾出敗惡以致潔取新則可也故顛趾利在於出否否惡也四近君大臣之位初在下之人而相應乃上求於下下從其上也上能用下之善下能輔上之爲可以成事功乃善道如鼎之顛趾有當顛之時未爲悖理也得妾以其子无咎六陰而卑故爲妾得妾謂得其人也若得良妾則能助輔其主使无過咎也子主也以其子致其主於无

咎也六陰居下而卑巽從陽妾之象也以六上應四爲顛趾而發此義初六本无才德可取故云得妾言得其人則如是也○按主註有室主之說程傳因之訓子爲主欠明

本義居鼎之下鼎趾之象也上應九四則顛矣然當卦初鼎未有實而舊有否惡之積焉因其顛而出之則爲利矣得妾而因得其子亦猶是也此爻之象如此而其占无咎蓋因敗以爲功因賤以致貴也

或問鼎顛趾利出否无咎據此爻是凡事須用與他翻轉了却能致利朱子曰不然只是偶然如此此本是不好底爻却因禍致福所謂不幸中之幸蓋鼎顛趾本是不好却因顛仆而傾出鼎中惡穢之物所以反得利而无咎非是故意欲翻轉鼎趾而求利也得妾以其子得妾是無緊要其重却在以其子處顛趾利出否伊川說爲得妾以其子无咎彼謂子爲王公在妾之稱者恐不然

臨川吳氏曰否不善之物謂鼎中之積惡也當鼎之初未實牲體正當洗濯之時顛其趾以傾出其穢惡故趾雖顛而於出否則爲利也

雙湖胡氏曰初位之剛六爻之柔以初得六得妾之象也爻不正故稱妾下巽伏震長子之象也主器有人无咎之道也

雲峯胡氏曰此爻象中取象顛趾非利出否則爲利得妾未爲重有子則可重矣陰柔在下於鼎爲趾象於人則又爲妾象鼎偶顛趾而有出否之利是因敗以爲功也又因得妾而遂有得子之慶是因賤以致貴也天下事固自有偶如此者非可有心以致之也

蒙引初六居鼎之下趾之象也上應九四趾而向上則顛矣然當卦初鼎未有實固無所覆公餗之徵而舊日否惡之積猶未及去也今因其顛趾則否由以出而得其利矣利出否出否則利也此象也非占也全以鼎言意則因敗以爲功也○得妾以其子以其子之以與以趾元吉之以皆爲有義終以饗命之以亦同○此當以顛趾出否來相配說蓋妾女之賤者也以良人而下偶於妾於禮之正亦爲顛矣而乃因妾得子是猶鼎因顛趾而有出否之利也○兩象一意周公蓋以顛趾出否之義於大事未顯故又用此句以申明之

存疑鼎顛趾敗也出否則爲功矣得妾賤也得子則致貴矣此其占所以无咎也

股顚趾出否毎思在人是如何而不得其狀得妾生子實似之不避穢而顚趾惟不畏褻而近妾也出穢而取新猶從賤而獲嗣也以此見聖人取象之妙。本義只以應四爲顚趾時講皆以應四不應其在爲顚趾似多一層。无咎仍挽到顚趾出否上

孔疏得妾以其子連无咎未是

明訓顚趾二句是本象得妾句是象之象

要繇仇君柱曰上句取象從鼎生出下句取象從鼎推到人事兩象又自相因

講爾公槃初爻曰初居鼎之下趾之象也上應九四趾而顚之象也然鼎中舊日之否惡以之得去是因顚而出否斯爲利也蓋其因敗爲功有如此因敗爲功猶之因賤得貴其象又爲得妾而因以得子者然何至罹於咎哉

象曰鼎顚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程傳鼎覆而趾顚悖道也然非必爲悖者蓋有傾出否惡之時也去故而納新瀉惡而受美從貴之義也應於四上從於貴者也

本義鼎而顚趾悖道也而因可出否以從貴則未爲悖也從貴謂應四亦爲取新之意

蒙引所以未悖在下文。何以謂其有出否之利蓋居下應四四在上貴者也所從者貴故爲出否以取新之意。從貴謂應四亦謂取新之意謂從貴自應四而取也亦爲取新之意者在爻辭爲從貴在鼎則爲取新也。顚趾本爲應四從貴亦爲應四何邪蓋初之應四自初本身言則爲顚趾以因是而得陽剛之應則又爲從貴而取新矣意亦一貫

存疑此貴字不作貴人說方說得取新之意蓋陽貴而陰賤初六陰也上應九四之陽是從貴也

蒙解未悖句且慮從貴正是未悖從貴者應四之象取新者應四之義然只重取新不重應四

按此傳是連環句法鼎顚趾似悖而未悖以其出否也所以利出否者以其從貴也兩層是一串意總歸在從貴上。在鼎之從貴去穢而納新在人之從貴應四即爲取新也。孔疏有從子貴之說又以得妾以其子不可用。本義從貴謂應四而前云應四則顚矣二說似背看來應四不是全好初在不善後有成耳蒙引以管仲孟明爲證得其大意

講孔子釋初象曰鼎而顚趾似悖道矣而實未爲悖也何者以出否也然所以利出否者以四陽剛在上有可貴之德初往從之爲能去故而納新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按註疏以仇爲五未是

程傳二以剛實居中鼎中有實之象鼎之有實上出則爲用二陽剛有濟用之才與五相應上從六五之君則得正而其道可亨然與初密比陰從陽者也九二居中而應中不至失正已雖自守彼必相求故戒能遠之使不來即我則吉也仇對也陰陽相對之物謂初也相從則非正而害義是有疾也二當以正自守使之不能來就已人能守以正則不正不能就之矣

本義以剛居中鼎有實之象也我仇謂初陰陽相求而非正則相
陷於惡而爲仇矣二能以剛中自守則初雖近不能以就之是以
其象如此而其占爲如是則吉也
進齋徐氏曰惡耦曰仇不善之匹也謂二五爲正應而初比初晏
陰陽相匹而非正是初爲我仇也即就也初自顛趾有疾也不能
就二是我仇有疾不我能即也故吉
按進齋以有疾屬仇似有理蒙存但以疾爲害謂仇有害於我時
講多從蒙存
蒙引鼎有實人有德也指剛中我仇有疾謂彼來即我而我爲
所疾也此爻之義是有德之君子密比小人能謹其所守而不
爲所浼則吉矣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者象也吉字是占

存疑切近初陰非其正應彼將相誘是我之仇也惡人相誘一時
不免爲之害故爲有疾
集解萬正符云我仇有疾不必說到相陷于惡而爲仇蓋以下有
不我能即在也若說相陷於惡何以見二之剛中自守
去疑小人餌我處便是仇君子受小人餌處便是疾不能即非初
之不能乃二令其不能耳
按程傳仇對也不作仇怨之仇似可從有疾宜從進齋說然時講
多從本義
講周公繫二爻曰九二以剛居中在鼎爲有實也然密近初陰易
爲所溺乃我之仇而足爲我之病者二能以剛中自守初雖近
終亦不能就而浼我矣占者有剛中之德則爲有實而不失身

於匪人則爲仇不能卽而吉可知矣
象曰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程傳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愼所趨向不愼所往則亦陷
於非義二能不暱於初而上從六五之正應乃是愼所之也我
仇有疾舉上文也我仇對已者謂初也初比已而非正是有疾也
既自守以正則彼不能卽我所以終无過尤也
本義有實而不愼其所往則爲仇所卽而陷於惡矣
存疑言當愼所從也終无尤承愼所之說言能愼所之則雖我仇
有疾而終无尤言不能我卽也
省解凡德不足取重者人亦不屑倚重惟鼎有實則昵我者最多
所宜十分珍重愼其所向也愼則氣節凜凜不示人以隙誰能鍵

而昵就之
按愼所之有作已能如此說不如作當如此爲有力
講孔子釋二爻曰人之來而卽我由我所往之不愼耳二之既有
實更當愼所之也惟愼則我仇雖足以爲我之疾終不能我卽
而在我无失身之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孔疏鼎耳革其行塞者鼎之爲義下實上虛是空以待物者也鼎
耳之用亦宜空以待鉉今九三處下體之上當此鼎之耳宜居空
之地而以陽居陽是以實處實者也既實而不虛則變革鼎耳之
常義也常所納物受鉉之處今則塞矣故曰鼎耳革其行塞也雉
膏不食者非其體實不受又上九不應於已亦无所納雖有其器

而无所用雖有雉膏而不能見食也故曰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者雨者陰陽交和不偏亢者也雖體陽爻而統屬陰卦若不全任剛亢務在和通方欲爲此和通則悔虧而終獲吉故曰方雨虧悔終吉也

按孔疏此爻大意尚覺聯貫

程傳鼎耳六五也爲鼎之主三以陽居巽之上剛而能巽其才足以濟務然與五非應而不同五中而非正三正而非中不同也未得於君者也不得於君則其道何由而行革變革爲異也三與五異而不合也其行塞不能亨也不合於君則不得其任无以施其用膏甘美之物象祿位雉指五也有文明之德故謂之雉三有才用而不得六五之祿位是不得雉膏食之也君子蘊其德久而必彰守其道其終必亨五有聰明之象而三終上進之物陰陽交暢則雨方雨且將雨也言五與三方將和合虧悔終吉謂不足之悔終當獲吉也三懷才而不偶故有不足之悔然其有陽剛之德上聰明而下巽止終必相得終吉也三雖不中以巽體故无過剛之失若過剛則豈能終吉

按程傳大意以鼎耳爲五雉亦爲五旨三與五不相合爲鼎耳革不相合則不能行故其行塞也因不能食五之祿待將雨之時三與五合雖有不足之悔終獲吉也

進齋徐氏曰雉離象膏爻柔象謂六五亦以鼎實取象三以陽剛之才而居巽之上其才足以有濟而於六五无相遇之道有雉膏之情故其行則不通於雉膏則不食猶人有才德而不爲時用不得君之祿而食之也方雨虧悔終吉雨陰陽和合而成方雨且將雨也虧失也三懷才不遇有不足之悔然五有聰明之德三終上進之物方將和合而相得始雖有不足之悔而終獲相遇之吉也

按此是從程說

本義以陽居鼎腹之中本有美實者也然以過剛失中越五應上又居下之極爲變革之時故爲鼎耳方革而不可舉移雖承上卦文明之腴有雉膏之美而不得以爲人之食然以陽居陽爲得其正苟能自守則陰陽將和而失其悔矣占者如是則初雖不利而終得吉也

或問鼎耳革是如何朱子曰他與五不相應五是鼎耳鼎无耳則移動不得革是換變之義也他在上下之間與五不相當是鼎耳變革不可舉移雖有雉膏而不食此是陽爻陰陽終必和故有方雨之吉

雲峰胡氏曰井鼎九三皆居下而未爲時用井三如清潔之泉而不見食鼎三如鼎中有雉膏而不得以爲人食然君子能爲可食不能使人必食六五鼎耳三與五不相遇如鼎耳方變革而不可舉移故其行不通然五文明之主三上承文明之腴必以剛正自守五終當求之方且如陰陽和而爲雨始雖有不遇之悔終當有相遇之吉井三所謂王明並受其福者亦猶是也

蒙引九三以陽居鼎腹之中本有美實者也美實即膏雉也然以過剛失中惟其過剛失中則五本可從也哉處非方乃不之從而越五以應上促遊於事外者矣夫五鼎耳也今越五應上則鼎耳

與五不相應且居巽之極爲變革之時故其耳革不可舉移而其
行塞也行塞鼎行塞也象也夫如是則雖承上卦文明之腴有雉
膏之美而不得以爲人之食語氣緊緊接着上爻鼎耳革其行塞
謂其抱負不施於用膏澤不下於民也自爲之也雉膏不食越五
故也方雨虧悔則與五合而雉膏爲人所食矣此爻是箇賢者
在下剛介壁立而不偶於其君者也然無初有終爲其以陽居鼎
腹之中而有美實故當以此論之
折足與耳革二句緊緊相承三本是有德故曰雉膏然不仕无義
故曰革曰塞曰不食虧謂減也
王疑九均以足行鼎行以耳耳既革人无從舉之以行故塞虧不
全也虧悔即悔亡意

程上二句一截下二句一截一反一正意鼎耳革取象於鼎三句
當相聯鼎耳方革不可舉移鼎中所有之雉膏不爲人食如此
覺順程傳不得雉膏食之全以人事言而於取象意似不甚照
管鼎耳革非必毀壞只是取用不順便爲革變宋子云不相
當意可會全卦皆爲鼎五爲鼎耳三爲鼎腹鼎耳革而鼎不
行謂三不行非謂五不行也雉膏亦在三屬鼎腹中不食泛指
人正意謂民本義承主卦文明之腴是從離爲雉取義借作
虛象膏終屬三不屬五方雨是又轉一意以爲陰陽之和見
三當從五也虧悔本義云失其悔較程傳不足之說覺明若論
訓虧字則惟減字爲確
講周公繫三爻曰鼎有美膏全賴耳以舉移方可見用三陽剛本

有雉膏之美而越五應上與五不合是鼎耳有革變而鼎不能
行鼎中雖有雉膏不見食於人也爲臣而有美德弗君舉用若
與君不相遇合則道不能行而膏澤不下於民亦猶是也然以
陽居陽爲得其正苟能自守以待則五必求三三亦應五君臣
遇合猶陰陽和而方雨則可以減去其從前不遇之悔矣占者
如是始雖有不遇之悔終當有相遇之吉而无行塞不食之患
也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程傳始與鼎耳革異者失其相求之義也與五非應失求合之道
也不中非同志之象也是以其行塞而不遍然上明而下才終必
和合故方雨而吉也

蒙引越五應上相失其義无所取裁也不必以不仕无義說
蒙解失其義或作不仕无義說或謂失取裁之義俱无定見唯程
傳失其相求之義此正是越五應上之由方與鼎耳革義貼切
駁以理言三當求五不當應上而三反是故爲失其相求之義程
說不甚可從姑取此句可也
匯孔子釋三象曰三之鼎耳革者由三越五應上失其相求之義
故與五不相合而爲鼎耳革也行之塞雉膏之不食宜矣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按註疏以形渥爲形體沾渥言覆餗而汚其衣也其說異
程傳四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者也天下之事豈一人所能獨任
必當求天下之賢知與之協力得其人則天下之治可不勞而致

若用非其人則敗國家之事貽天下之患四下應於初初陰柔小人不可用者也而四用之其不勝任而敗事猶鼎之折足也鼎折足則傾覆公上之餗餗鼎實也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之任而所用非人至於覆敗乃不勝其任可羞愧之甚也其形渥謂赧汗也其凶可知繫辭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言不勝其任也

按形渥而赧汗亦是形如字讀與本義不同

本義晁氏曰形渥諸本作刑剭謂重刑也今從之九四居上任重者也而下應初六之陰則不勝其任矣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凶也

節齋蔡氏曰足初也餗鼎實也下應乎初初趾方顛故有折足之象足折則鼎覆而失其實矣

建安邱氏曰鼎本以烹飪而致用今乃至折足而覆餗則亨上帝養聖賢之具皆廢矣宜其凶也四處大臣之位以剛居柔下復應柔力小不能任重且所用非人无以自輔卒至敗人天下國家之事而負君上之所託亦何異乎鼎之折足而覆餗也

中溪張氏曰初之顛趾即四之折足也初利而四凶何也曰初在鼎下未有實之鼎也未有實則趾可顛顛之所以有出否之利四在鼎中已有實矣鼎既有實則足不可折折之則有覆餗之凶其時位不同故其吉凶亦異也又顛與折異顛則舍舊而圖新折則鼎毀而用廢矣折故凶也

朱子曰形剭班固使來若作形渥却只是澆濕渾身

雲峯胡氏曰其形渥諸家或以爲其形赧汗或以爲霑濡之貌皆未足以見凶之凶如本義則大臣居上任重而信用陰柔之小人必有重刑之凶聞者懼矣

雙湖胡氏曰按邵氏聞見後錄云王弼注鼎其形渥凶以爲霑濡之形也蓋弼不知古易形作刑渥作剭音屋故新唐史元載贊用刑剭亦周禮剭誅云按元載以罪誅贊云易稱鼎折足其刑剭蓋謂周禮秋官司烜氏軍旅修火禁邦若剭誅鄭司農云屋誅謂夷三族屋讀如其形剭之剭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者也

按引鄭註難憑且不勝其任亦何至夷三族古罪不及孥罰弗及嗣爻辭旣謂作於周公而乃著三族之刑何也當詳之

按就鼎上說不得刑須夾入人說三句不得爲一象可疑沾渥說似亦近理謂覆餗而鼎汚也赧汗亦須屬人

臨周公繫四爻曰九四居上鼎之載公餗者也下應初六之陰則不勝其任爲折其足以覆出公餗也大臣委任非人致誤國家大事與鼎之折足覆餗同也誤國者服上刑其刑渥在所不免矣占者如是上有負於君下貽禍於己凶何如哉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程傳當天下之任必能成天下之治安則不誤君上之所倚下民之所望與己致身任道之志不失所期乃所謂信也不然則失其職誤上之委任得爲信乎故曰信如何也

本義言失信也

蒙引言向者相期許之意云何也蓋君之用大臣與大臣見用於君其始也未嘗不以康庶事兆民相期許今爲大臣者用人致

説至敗乃翁事向者相期許之意如何矣

栗谷曰程敬承云三之耳革失君臣之義四之折足負生平之信夫信義之於人重矣失義與信恥也罪也故聖人提此二字以明解人

宋疑信如何作怪而問之之詞意更峻刺

謹按孔子釋四象曰大臣受君之任原以治安相期許今任用匪人敗乃公事猶殺公餗然失向者期許之意於信爲何如也能免刑乎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孔疏黃中也金剛也鉉所以貫鼎而擧之也五爲中位故曰黃耳應在九二以柔納剛故曰金鉉所納剛正故曰利貞也

程傳五在鼎上耳之象也鼎之擧措在耳爲鼎之主也五有中德故云黃耳鉉加耳者也二應於五來從於耳者鉉也二有剛中之德陽體剛中色黃故爲金鉉五文明得中而應剛二剛中巽體而上應才无不足也相應至善矣所利在貞固而已六五居中應中不至於失正而質本陰柔故戒以貞固於中也

本義五於象爲耳而有中德故云黃耳金堅剛之物鉉貫耳以擧鼎者也五虛中以應九二之堅剛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則利在貞固而已或曰金鉉以上九而言更詳之

朱子曰六五金鉉只爲上已當玉鉉了却下取九二之應來當金鉉蓋推卦到這裏无去處了

雙湖胡氏曰程傳及諸家多以六五下應九二爲金鉉本義從之

然恐舉或曰之説謂金鉉以上九言稱謂鉉所以擧鼎者也必在耳上方可貫耳九二在下其勢不可用或説恐反爲優然上九爻自謂玉鉉者豈六五視上九則爲金鉉以上九自視則爲玉鉉乎金象以九爻取玉象以爻位剛柔相濟取皆未爲不可也六五不正而云利貞者戒以貞則利也

蒙引六五鼎黃耳金鉉者虛中以應九二之堅剛也猶鼎黃耳而貫之以金鉉也鉉屬於耳九二五所應故取爲金鉉利貞者任賢勿貳也此以占言

存疑鼎非鉉无以擧耳耳非虛无以受鉉五虛中應二堅剛故象黃耳而以金鉉貫之也

按諸家多以金鉉爲二大全王氏馮氏以金鉉爲上今從本義前説故不備録

講旨公繫五爻曰五居上爲鼎之耳二應五爲擧鼎之鉉五在中故耳色黃二屬剛故鉉屬金是爲鼎黃耳金鉉之象也純德之君虛已以任賢臣亦猶是也然始則委任之誠或專終則參以疑貳之心非貞也而賢亦不樂爲之用必任賢勿貳固守此貞斯爲利也占者當如是矣

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程傳六五以得中爲善是以中爲實德也五之所以聰明應剛爲鼎之主得鼎之道皆由得中也

存疑此發明所以爲黃耳之意中以爲實言中乃其實德也

王氏曰實字說 實任賢之說亦好但據爻意金鉉句纔說任賢此是

釋黃耳宜泛說中德爲妥六五本虛其言實者何大抵主德患不
中尤患名中而實不中故指出實字見非聲音笑貌爲中也
案在人以中爲實德在鼎則是中有實此實字與鼎有實實字關
合耳在外實在內因外可以知內
通論孔子釋五象曰五之鼎黃耳者黃中色五在中是中以爲其實
德故取象於黃耳也人君之虛已下賢者要即此中德之所推
耳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孔疏鼎玉鉉者玉者堅剛而有潤者也上九居鼎之終鼎道之成
體剛處柔則是用玉鉉以自舉者也故曰鼎玉鉉也大吉无不利
者應不在一即靡所不舉故得大吉而无不利

程傳井與鼎以上出爲用處終鼎功之成也在上鉉之象剛而溫
者玉也九雖剛陽而居陰履柔不極剛而能溫者也居成功之道
唯善處而已剛柔適宜動靜不過則爲大吉无所不利矣在上爲
鉉雖居无位之地實當用也與他卦異矣井亦然
本義上於象爲鉉而以陽居陰剛而能溫故有玉鉉之象而其占
爲大吉无不利蓋有是德則如其占也
集說項氏曰陽剛在上及物之功全繫此爻如舉鼎實以養人者
全在於鉉陽剛无應无所回撓如玉不變於火故爲玉
雲峯胡氏曰上九一陽橫亘乎鼎耳之上有鉉象
蒙引上九以其剛而能溫如鼎之玉鉉然人有是德則自然大吉
无不利矣

集解萬正符云鉉有金而无玉以各從象取故有金玉之別金則
止取九二之剛而不計其位柔也
存疑鼎那有玉鉉的只是象其剛柔不偏耳无不利是反語莫推
開說吉既大便无不利了
講周公繫上爻曰鼎之上貫鼎者爲鉉上九有溫潤而栗之德是
以玉爲鉉也臣道如是則事皆盡善而大吉且上可以致君下
可以澤民又无不利也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程傳剛而溫乃有節也上居成功致用之地而剛柔中節所以大
吉无不利也井鼎皆以上出爲成功而鼎不云元吉何也曰井之
功用皆在上井又有博施有常之德是以元吉鼎以烹飪爲功居

上爲成德與井異以剛柔節故得大吉也
蒙引指以陽居陰言如以陽居陽則一於剛矣以陰居陰則一於
柔矣惟其以陽居陰則既不失其柔而亦不過於剛剛柔有節所
以謂玉鉉也
存疑在字輕言在卦之上也
折衷節者制而不過也重在柔濟剛上
通論孔子釋上象曰在鼎之上不獨曰鉉而曰玉鉉者蓋以陽居陰
剛柔有節如玉之溫潤而栗故取象於玉鉉也
直建安邱氏曰鼎卦六爻合而觀之一鼎也初畫耦而虛在鼎之
下爲足二三四畫奇而實居鼎之中爲腹五畫耦而虛在腹之上
爲耳上畫奇而實貫耳之上爲鉉初爲足故曰顛趾二三四爲腹

故曰有實曰雉膏曰公餗五爲耳故曰黃耳上爲鉉故曰玉鉉此豈非全鼎之象乎然初曰趾四亦曰足者以四應乎初而四之足即初之趾也上曰鉉而五亦曰鉉者以五附乎上五之鉉即上之鉉也五曰耳而三亦曰耳者則以三无應乎五而有鼎耳革異之象蓋易道變通不窮義各有當也

雲峯胡氏曰鼎與井皆以上出爲功初之顛趾悖道也因可出否以從貴未悖乎之之詞也二有實而不慎所之則爲仇所即而陷於惡戒之之詞也三不知有六五之君則爲失義四下應初六之小人則爲失信皆責之之詞惟五之中以爲實上之剛柔節與之之詞也

明訓鼎取新也所以凝天命而葉皇圖者也彖傳推極於享帝養

賢以見鼎用之大復明有德有位而有輔者以見鼎亨之由大象言凝鼎之德而爲保鼎之道六爻俱以鼎象人事也初爲顛趾以其應于上而有出否之利二爲鼎實懼其累於初而有愼從之戒三之雉膏失其君不免於行塞四之覆餗誤其國難逭夫失信惟五爲主鼎之君以黃耳任臣得君之道上爲輔鼎之相以玉鉉而贊君得臣之道鼎之元亨非偶然矣

按四陽二陰之卦以五爻爲主所謂柔進上行得中應剛者也鼎以烹飪爲用因言享帝養賢以見鼎之用甚大大象以鼎之體安重爲言別是一義鼎之用可資日用之需鼎之體可擬大寶之重此所以可貴也初陰不正故足顛二剛中故腹有實三陽正故腹有雉膏終能遇五而吉也四腹有餘因應初顛趾故致

覆五陰虛爲口耳在口旁故言耳耳以鉉貫故並言鉉有中德爲黃耳應二二爲金鉉之貫上陽有力爲鉉陽處陰故擬之以玉玉虛象也鼎以上出爲用故於上爻極贊之鉉當在上五以二爲金鉉似不甚合先儒又皆謂玉不可爲鉉竊疑金玉只是一鉉言其堅剛則曰金鉉言其溫潤則曰玉鉉或古寶鼎鉉上有玉爲之飾歟初以應四爲從貴四以應初爲覆餗似相左看來顛趾折足俱屬不好一邊在初則可在四則不可蓋下之舉援乎上猶可得益而上之狗玩乎下甚是壞事也

易經詳說卷二十九終

䷲震上

程傳震序卦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鼎者器也震爲長男故取主器之義而繼鼎之後長子傳國家繼位號者也故爲主器之主序卦取其一義之大者爲相繼之義震之爲卦一陽生於二陰之下動而上者也故爲震震動也不曰動者震有動而奮發震驚之義乾坤之交一索而成震生物之長也故爲長男其象則爲雷其義則爲動雷有震奮之象動爲驚懼之義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孔疏此象雷之卦天之威動故以震爲名震既威動莫不驚懼驚懼以威則物皆整齊由懼而獲通所以震有亨德故曰震亨也

程傳陽生於下而上進有亨之義又震爲動爲恐懼爲有主震而奮發動而進懼而修有主而保大皆可以致亨故震則有亨

本義震動也一陽始生於二陰之下震而動也其象爲雷其屬爲長子震有亨道

隆山李氏曰震本坤體乾以一陽交於下上二爻陰氣凝聚陽氣在內蘊結而不得出於是乎奮擊而爲雷震之初動物咸懼之而不知其震動之威乃所以震陰達陽開其生育之門故曰震亨

臨川吳氏曰雷動而萬物發生者亨也人聞雷而恐懼修省亦能致亨

案引震者驚動之義危者使平易之道也亦天之道也故震有亨道理自然也諺云懼於朝朝榮亦有理哉

孔疏虩虩恐懼之貌也啞啞笑語之聲也震之爲用天之威怒所以肅整怠慢故迅雷風烈君子爲之變容施之於人事則是威嚴之教行於天下也故震之來也莫不恐懼故曰震來虩虩也物既恐懼不敢爲非保安其福遂至笑語之盛故曰笑言啞啞也

程傳當震動之來則恐懼不敢自寧旋顧周慮虩虩然也虩虩顧慮不安之貌蠅虎謂之虩者以其周環顧慮不自寧也處震如是則能保其安裕故笑言啞啞言笑和適之貌

本義震來當震之來時也虩虩恐懼驚顧之貌

中溪張氏曰一陽反於二陰之下故曰震來虩虩者恐懼顧慮之貌若震驚則恐懼顧慮而恐懼之後則笑言啞啞而和適自若也

案引震來者當震之來時也以心言謂事之可懼而吾懼之也其

虩懼之也虩虩然非震來而後虩虩也虩虩所以狀其震來也震來只在吾身自當也若今以外邊事言則此震字與上震不同而須別解矣。夫震來虩虩則始於憂懼終於逸樂而福祿永綏矣其不笑言啞啞乎

孔疏先儒皆云雷之發聲聞乎百里故古帝王制國公侯地方百里故以象焉竊謂天之震雷不應止聞百里蓋以古之啟土百里爲極文王作繇在殷時明長子威震於一國故以百里言之也匕所以載鼎實鬯香酒也陸績云匕者棘匕橈鼎之器先儒皆云匕形似畢但不兩岐耳以棘木爲之長二尺刊柄與末詩云有捄棘匕是也用棘者取其赤心之義祭祀之禮先烹牢於鑊既納諸鼎而加冪焉將薦乃舉冪而以匕出之升於俎上故曰匕所以載鼎

實也邑者鄭康成之義則爲秬黍之酒其氣調暢故爲之邑詩傳則爲邑是香草案王度記云天子邑諸侯薰大夫蘭以例而言之則邑是草明矣今特言匕邑者鄭元云人君於祭祀之禮尚牲薦邑而已其餘不足觀也

程傳震驚百里不喪匕邑言震動之大而處之之道動之大者莫若雷震爲雷故以雷言雷之震動驚及百里之遠人无不懼而自失雷聲所及百里也唯宗廟祭祀執匕邑者則不致於喪失人之致其誠敬莫如祭祀匕以載鼎實升之於俎邑以灌地而降神方其酌祼以求神薦牲而祈享盡其誠敬之心則雖雷震之威不能使之懼而失守故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唯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卦才无取故但言處震之道

本義震驚百里以雷言匕所以舉鼎實邑以秬黍酒和鬱金所以灌地降神者也不喪匕邑以長子言也

問伊川言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惟誠敬而已處震之道固當如此若出於不測驚動莫不害事否朱子曰若誠敬至自是不驚驚則自是有間斷震來便說到誠敬處只是說臨大震懼而不失其常主器之事未必象辭便有此意看來只是傳中方說誠敬楊氏曰震雷能驚百里而不能失匕邑於主祭之手者蓋執匕邑以祭則一敬之外无餘念一邑之外无餘物當是之時自亦而臨猛虎後殆皆莫之覺故震雷驚百里亦莫之聞蓋有所慎而懼有所忘也

平菴項氏曰傳曰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共雷震驚百里極雷鳴所及之遠也

碧梧馮氏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邑猶不失匕鬯之意臨祭祀而匕邑之薦无失節也

中溪張氏曰雷聲之發可以震驚百里言祭祀之時誠心純一雖當震懼之來而不喪匕邑此主誠敬而不失其所守者也

梁山來氏曰震驚百里是以雷言不是以震字當雷字也雷之奮也百里之內人莫不爲之震驚故曰震驚百里匕邑二物皆主祭者所執故云不喪匕邑以長子言也震驚百里不喪匕邑猶帝舜之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也震驚百里意謂可懼之大者也不喪匕邑意謂能不失其常度也凡當懼而不懼或失措遺其所事皆是皆不失所主也

存疑震驚百里雷也匕邑祭祀之事象辭不言他而言雷言祭祀者震之象爲雷爲長子主祭長子之事也

去疑上震字就心言下震字以雷言蓋震爲雷也

本義此卦之占爲能恐懼則致福而不失其所主之重

朱子曰言人常似那震來時虩虩地便能笑言啞啞到得震驚百里時也不喪匕邑這箇相連做一串說下來

雲峯胡氏曰虩虩一陽方動而上爲二陰所蔽之象啞啞陰破而上達之象震驚百里以震爲雷取象不喪匕邑以長子主器取象亦有一句言二事者萃是也有數句言一事者震艮是也此首言震亨謂震有亨之道又自以震來虩虩釋震字以笑言啞啞以下釋亨字蓋人心常如震來之時虩虩然恐懼於先必樂於後便

自有致福之理雖震驚百里時亦不失其所主之重也
纂註卦詞自亨而下四句意若曰惟能懼所當懼則可以致福雖甚可懼者亦不爲吾害也貫意如此味之震亨以下數句一意總是爲能臨事而懼則無後悔矣。震來虩虩以下皆申言震亨之義。震驚百里不喪七鬯又在震來虩虩之後。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此二句學者要當會其意而不可只泥此一事也其意乃泛說此特其象耳其意乃自上文貫下說
蒙引震亨二字截下 明其意本義能恐懼則致福而不失所主之重包括甚全震來虩虩能恐懼也笑言啞啞致福也震驚百里不喪匕鬯不失所主之重也。衆皆於笑言啞啞之下過文云乎時祭已宗定臨事豈復周章即發故之大如震驚百里云云蓋氣甚貫去疑亦云震驚二句是足笑言啞啞之意亦說得是

闡文王繫震卦彖辭曰震者震動之義時至於震則變動不常若不可以得亨矣不知安樂出於憂危自有亨之道焉震亨何如人當震之來時苟能虩虩然其恐懼則慮之深防之豫始於憂危終於安樂而一笑一言皆啞啞自如矣雖或卒然之頃變出意外可驚可愕而此心之主宰自定無改常度猶雷之奮擊百里皆爲震驚而長子之主祭者極其誠敬能守所主之重而不喪其匕鬯也此震之所以得亨也

彖曰震亨

孔疏震亨者卦之名德但舉經而不釋名德所由者正明由懼得通故曰震亨更无他義或本无此二字。

程傳震自有亨之義

本義震有亨道不待言也

講孔子釋彖辭曰震而曰亨者人事之安危係於一心之敬怠心能震動則自有亨道不待言矣。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孔疏震來虩虩恐致福也者威震之來初雖恐懼能因懼自修所以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者因前恐懼自修未敢寬逸致福之後方有笑言以曾經戒懼不敢失則必時然後言樂然後笑故曰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程傳震來而能恐懼自修自愼則可反致福吉也笑言啞啞言自若也由能恐懼而後自處有法則也有則則安而不懼矣處震之

道也

本義恐致福恐懼以致福也則法也

董氏曰致福云者見君子常以危爲安也有則云者見君子不以忽忘敬也

西溪李氏曰有則謂君子所履出處語默皆有常則不以恐懼而變也

蒙引此猶未見福恐懼以致福也。有則不失其常度也安樂自如也

存疑恐致福釋震來虩虩之意見其震來虩虩者非无事而徒然恐懼也後有則釋笑言啞啞承恐致福說來言恐懼以後則循循有方凡事皆有法則矣故動止不失其常度而笑言啞啞正是福

也

按此是連環句法非兩截震來只是恐而即可以致笑言啞啞之福致福內已包笑言啞啞又恐人錯看了笑言啞啞故申其義曰後有則也言不是一味逸樂

語類又曰震來虩虩者豈徒過於恐懼哉惟能恐懼自可以致福也

又曰笑言啞啞者蓋恐懼之後處事必精審畫必當凡事動皆有法則故能笑言啞啞享安樂之福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按孔疏驚遠懼邇申說未妥

程傳雷之震及於百里遠者驚邇者懼言其威遠大也

建安邱氏曰驚者卒然遇之而動乎外懼者惕然畏之而變乎中

也驚遠懼邇甚言雷威之可畏也

蒙引遠邇只在百里之內言百里之內遠邇皆爲之驚懼也蓋雷聲之所及也 邱氏說得亦是蓋懼深於驚亦遠近之別也

程傳彖文脫不喪匕鬯一句卦辭云不喪匕鬯本謂誠敬之至威懼不能使之自失彖以長子宜如是因承上文用長子之義通解之謂其誠敬不喪匕鬯則君出而可以守宗廟社稷爲祭主也長子如是而後可以守世祀承國家也

本義程子以爲邇也下脫不喪匕鬯四字今從之出謂繼世而主祭也或云出即鬯字之誤

朱子曰震亨至不喪匕鬯作一項看傳云出可以守宗廟社稷又做一項看震便自是亨震來虩虩就是恐懼顧慮而後便笑言啞啞

震驚百里便也不喪匕鬯文王語已是解震亨了孔子又自說長子事文王之語餘更精切孔子之言方始謂暢須折開看方得

中溪張氏曰出者猶詩云明天子出矣即說卦帝出震之謂也曰主者猶詩云百神爾主矣即序卦主器莫若長子之謂也若舜之烈風雷雨弗迷可以出而嗣位肆類於上帝矣

隆山李氏曰序卦曰主器莫若長子以太子而主器是必以戒懼存心以威重爲質而使德望素著足以畏服斯人之心則以之守宗廟社稷而爲祭祀之主豈不固宜作易者以乾爲人君之象震爲太子之象庶幾其可見云

蒙引釋卦辭意全在可以二字若震驚百里而不喪匕鬯則可以守宗社爲祭主矣 不喪匕鬯特假言其不失所主之重耳非實

事也若作實事看則已爲祭主矣而又何以言出可以云云此段之說甚可疑一說云本義曰出謂繼世而主祭也非謂長子方出而繼世以繼世而謂之出也正猶詩言明天子出矣若此則不喪匕鬯做已出之長子言諸此長子主祭而不失匕鬯則可以守其宗廟社稷爲祭主矣是贊許之詞非期之於後也此說甚有理若以爲未出之長子則未出時自有父在又無匕鬯之可言但執此一說而究竟論之方知彖傳正是贊許之詞其意全在可以二字上矣若桀紂幽厲亦非不出而爲祭主只是不可謂可以也

按此亦非兩截言驚遠懼邇以見不失匕鬯之難下便接之能不失故可以云云也出字作已出繼世爲妥

去疑此節要須有則字惟有則任他極大變故可以莫安無恙云

字跟守字來能守所以能主玩祭主二字其爲解不喪匕鬯无疑

［講］又曰震驚百里者言變故卒臨人皆爲之動搖猶雷震百里之內遠者驚邇者懼也于此之時人易失其常度而能不喪匕鬯長子如是則无所不極其誠敬可繼世而出爲宗廟社稷之祭主矣凡夫變故猝臨人所共駭而能處之泰然不失所主者不猶是哉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孔疏］洊者重也因仍也雷相因仍乃爲威震也此是重震之卦故曰洊雷震也君子以恐懼修省者君子恒自戰戰兢兢不敢懈惰今見天之怒畏雷之威彌自修身省察已過故曰君子以恐懼修省也

［程傳］洊重襲也上下皆震故爲洊雷雷重仍則威益盛君子觀洊雷威震之象以恐懼自修飭循省也君子畏天之威則修正其身思省其過咎而改之不唯雷震凡遇驚懼之事皆當如是

［建安丘氏］曰兩震相重故曰洊雷洊雷天威也方其仍洊而至聞之者莫不恐懼而君子於恐懼之後必以修省繼之者所以盡畏天之實也徒恐懼而不修省則變至而憂變已而休猶无懼爾恐懼者虞其變之來初震象修省者思其變之弭洊震象

［按］分初震洊震未安

［誠齋楊氏］曰恐懼以先之修省以繼之修省者恐懼之功用也修其身省其過則恐无恐懼无懼矣

瀘川毛氏曰恐懼者作於其心修省者見於行事

洊是雷洊至則威益盛故其卦爲震在人事或天災或人禍卒至於吾前皆洊雷也君子遇之惕然恐懼繼之以修省恐懼未有事修省則有事矣修治也去其莠剔其穢與其頹扶其萎皆修治之事也省其從思其過從而更改之皆省察之事也折裘恐懼以啟修省之端修省以致恐懼之實

集解曰正符云恐懼非因洊雷而恐懼不過承洊雷之象而言君子處震之道有如是也

玉疑雷聲相連曰洊恐懼只就心言修省方見恐懼之實側重修省邊

［按］此象只會意講洊雷是天之變因此看出君子處變之道其實恐懼修省干雷甚事省察修治四字並言省在先修在後此先言修後言省工夫當是互用先後可不拘

［講］孔子釋大象曰上下皆震雷益洊至震之象也君子以變故之來猶洊雷也然實由人事所致必也心存恐懼而无一念之敢忽修飾其身思省其過而无一事之或苟斯處震之道得矣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孔疏］初九剛陽之德爲一卦之先剛則不闇於幾先則能有前識故處震驚之始能以恐懼自修而獲其吉故曰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此爻辭兩句既與卦同象辭釋之又與象不異者蓋卦舉威震之功令物恐懼致福爻論遇震而恐懼修省致福之人卦則自震言人爻則據人威震所說雖殊其事一也所以爻卦二辭本末俱等其猶屯卦初九與卦俱稱利建侯然卦則汎舉屯時宜其

有所封建爻則以貴下賤則是堪建之人此震之初九亦其類也

程傳初九成震之主致震者也在卦之下處震之初者也知震之來當震之始若能以爲恐懼而周旋顧慮虩虩然不敢寧止則終必保其安吉故後笑言啞啞也

本義成震之主處震之初故其占如此

中溪張氏曰初恐懼虩虩而後笑言啞啞蓋先震而後定先恐而後安宜其吉也爻辭與卦彖辭同者以初九爲成卦之主也以二體而觀初九九四俱爲震動之主爻其餘四陰爻皆聞震而恐懼者也

雲峯胡氏曰二陰一陽則一陽爲主初九在內卦之內震之主也故辭與卦同乾坤之後爲屯便以震之初爻爲主故彖辭曰利貞利建侯周公之爻辭曰利居貞利建侯只加一居字至本卦彖辭言震來虩虩笑言啞啞而爻辭亦只加一後字蓋震之用在下而重震之初又最下者所以爲震之主者也彖之占曰亨爻之占曰吉一也

案引成震之主以三畫之卦言處震之初以六畫之卦言此雖單言後笑言啞啞亦自含有不失所主意○後字與震來字相對見得必始於懼而後得以无懼也卦辭無後字者以上文震亨其意已明下只是申言之爲易見也此則須用一後字然尤明顯耳吉指笑言啞啞

詳周公繫初爻曰初爲成震之主處震之初當震來虩虩然恐懼顧慮而後笑言啞啞安樂自如矣占者如是不亦吉乎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程傳震來而能恐懼周顧則无患矣是能因恐懼而反致福也因恐懼而自修省不敢違於法度是由震而後有法則故能保其安吉而笑言啞啞也

臨川吳氏曰恐謂虩虩致福謂致笑言啞啞之福有則謂不以恐懼而失其常度也

詳孔子釋初象曰初九震來虩虩者因恐懼而可致福也笑言啞啞者恐懼之後舉動皆有法則故能享笑言啞啞之福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按于註云億辭也只作語辭看程傳訓度不甚明故本義云未詳

程傳六二居中得正善處震者也而乘初九之剛九震之主震剛動而上奮孰能禦之厲猛也危也彼來既猛則已處危矣億度也貝所有之資也躋升也九陵陵之高也逐往追也以震來之勢厲不能當而必喪其所有則升至高以避之也九言其重岡陵之重高之至也九重之多也如九天九地也勿逐七日得二之所貴者中正也遇震懼之來雖量勢巽避當守其中正无自失也億之必喪也故遠避以自守過則復其常矣是勿逐而自得也逐即物也以已即物失其守矣故戒勿逐遠自守處震之大方也如二者當危懼而善處者也卦位有六七乃更始事既終時既易也不失其守雖一時不能禦其來然時過事已則復其常故云七日得

按應訓猛不如訓危億訓度不如不信之億爲語但速下從强恐未應字自爲句是因危厲而心生度料不能自決之意偏一說

蒙引云六二乘初九之剛故當震之來而危厲也億字未詳又當喪
其貨貝而升於九陵之上然柔順中正足以自守故不求而自獲
也此爻占具象中但九陵七日之象則未詳耳
臨川吳氏曰六二因怖畏而有喪失又且辟易遠避可謂怯懦无
所守矣然居中得正苟有陰馥弗顧之逆則當有去珠復還之喜
故曰勿用追尋至七日而所喪之貝可得也
雲峯胡氏曰常人之情震驚則多喪失故喪匕鬯喪貝每每言之
二當初九動而方來其勢甚危大喪其貝事之危也躋于九陵地
之危也其危如此二中正自守不以己即物始也有喪而不追其
喪末也有得以其數窮而自得之也或曰互艮有陵象九即初九
躋于九陵二進在初之上也七日得既濟六二占同皆與六二言

之者自二至上又自上而二七數二中正故始雖失而終復得之
按九陵七日雲峯說亦未明只宜順經文說
蒙引云六二乘初九之剛則是以柔弱之資而遇强梁之人或當艱
險之事皆是也是則當震之來而危厲也抑不但危厲而已因怖
懼而喪其所持之貨貝且遠避而升于高陵之上其不皇安如此
然柔順中正足以自守其所遺雖不幸其所存自不亂故雖一時
不能禦其來然時過事已則有以復其常而其所喪者不待追求
而七日自獲矣喪其貨貝與不喪匕鬯正相反也鬯所主之重
者也貨貝亦所持之重物也升於九陵之上一則據高以觀望
一則遠引以求安也億喪貝躋于九陵作一串說方接得勿逐七
日得億喪貝躋于九陵總是懼甚之象非謂被初九驅逐也逐

追求也喪馬勿逐自復逐字亦承喪字言勿逐七日得則終於
無損矣亦象也
蒙引云震來是震之已來者億大也五象傳釋大无喪是也
按九傳未必以大爲定解姑存此說註疏以七日得爲有司所
獲犯逆受戮大謬七日得自宜作好邊說
講周公繫二爻曰六二陰柔逼近於初勢不可敵是當震來而危
厲者也且處无可奈何因喪其所有之貝升於九陵之上以避
之然幸二柔順中正足以自守雖不能禦其來而時過則復其
常所喪者不待追求而七日自獲其象有如此占者可因象而
得之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程傳當震而乘剛是以彼厲而已危震剛之來其可禦乎
臨川吳氏曰柔乘初剛逼近雷威故危
存疑象傳只解震來厲一句言乘初九之剛是危也
講孔子釋二象曰二之震來厲者以乘初九之剛方不相敵故危
厲而不違自安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按註疏以蘇蘇爲畏懼不安之貌與程傳異
程傳蘇蘇神氣緩散自失之狀三以陰居陽不正處不正於平時
且不能安况處震乎故其震懼而蘇蘇然若因震懼而能行去不
正而就正則可以无過眚過也三行則至四正也動以就正爲善
故二勿逐則自得三能行則无眚以不正而處震懼有眚可知

示義蘇蘇緩散自失之狀以陰居陽當震時而居不正是以如此
占者若因懼而能行以去其不正則可以无眚矣
[雲峯]胡氏曰二當震初之來雖有所喪戒以勿逐三去初遠而勉
之以行何也六二中正自守三不中正故也故戒之曰與其懼而
蘇蘇自失不若因其懼而能行以去不正庶乎可以无眚耳
[蒙引]蘇蘇緩散自失之狀猶惶懼之甚也緩散謂神情渙散不收拾
也行謂去其不正以從之義
[集說]諸正行云處行則恐懼修省也紫峯云行者改圖也以三有
不正之行故勉之以恐懼修省而改其不正也
按本義云居不正與緩散自失意雜合看來居不當位有可震懼
而不自振作徒茫然莫措而已非以不正爲敢于爲非也本義

因懼而能行懼字是替震字
[去疑]人致變難嚇倒體骨俱似蘇散了上震字屬變下震字屬行
言震懼以行也
[按]此說震行與本義異蘇用諺語却有合
[講]周公繫三爻曰三以陰居陽當震之時不勝其驚懼之心而精
神渙散皇恐失措有蘇蘇之象如此豈能免於眚乎占者若因
其震懼去不正以行夫正則不終于危而无蘇蘇之眚乎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程傳]其恐懼自失蘇蘇然由其所處不當故也不中不正其能安
乎
[存疑]以陰居陽故曰不當

夫蘇不當須究作說若以時位言是反覆却三了
[講]孔子釋三象曰三之震蘇蘇者由其以陰居陽處位不當失中
正之德是以皇恐失措至於蘇蘇也苟非震行安能免於眚乎
九四震遂泥
[程傳]九四居震之時不中不正處柔失剛健之道居四无中正之
德陷溺於重陰之間不能自震奮者也故云遂泥泥滯溺也以不
正之陽而上下重陰安能免於泥乎遂无反之意處震懼則莫能
守也欲震動則莫能奮也震道亡矣豈復能光亨也
本義以剛處柔不中不正陷於二陰之間不能自震也遂者无反
之意泥滯溺也
[雲峯]胡氏曰初與四皆震之所以爲震者然震之用在下四溺於

陰之中故震之亨在初而不在四吉者初之剛當上達泥者四之
剛不能達也
[蒙引]震遂泥之震與本義不能自震之震不同遂泥之震震驚之
震也自震之震震動有爲之震也遂者无反之意言一向震驚
也
[按]本義不能自震震字正爲泥字說如物之遂于泥則不能動也
爻詞之震自是卦名之震言因震而遂至滯溺
[講]周公繫四爻曰九四以剛處柔无中正之德而陷于二陰之間
當震之時不能震動以有爲將遂沉溺而不復起矣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存疑]陽者剛物震者動義以剛處動本有光亨之道乃失其剛正

而陷於重陰以致遂泥豈能光也云未光見陽剛不能震也以失
德故泥耳
中溪張氏曰九四以震上之主爻以一陽陷于四陰之間不能自
奮震遂泥矣雖則陽明亦未能光大也
蒙引言終于局促嚬眯而已不必謂失德是未光也
按失德是未光之所由然
語孔子釋則象曰陽者剛物震有動義若能自拔豈不光明今以
剛處柔不中不正而陷于二陰之間震而遂泥終於幽滯不復
自耀於光明矣可歎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按註疏謂其權以往來將喪其事是喪有事串說程傳因之

程傳六五雖以陰居陽不當位爲不正然以柔居剛又得中乃有
中德者也不失中則不違於正矣所以中爲貴也諸卦二五雖不
當位多以中爲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爲過中常重於正也蓋
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六二六五可
見五之動上往則柔不可以處動之極下來則犯剛是往來皆危也
當君位爲動之主隨宜應變在中而已故當億度无喪失其所有
之事而已所有之事謂中德苟不失中雖有危不至于凶也億度
謂圖慮求不失中也五所以危由非剛陽而无助若以剛陽有助
爲動之主則能亨矣往來皆危時則甚難但期于不失中則可自
守以柔主動固不能致亨濟也
本義以六居五而處震時无時而不危也以其得中故无所喪而

能有事也占者不失其中則雖危无喪矣
朱子曰六五是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
蒙引以六居五而處震時猶六二以柔乘剛也以陰柔居上位
已非其所任況又當危急存亡之秋乎宜其无往不得危厲也
有事有爲也則與危厲相遠矣六五當震之時才不足以制變
而德足以自守也能自守則无所喪而又能有事矣是以始於懼
終於无懼
按大全數條以往來屬四與本義不同二震來厲謂震之來甚
危也此震往來厲謂人處震而往來皆危也照危行看自明
集解余南㵎云有事猶言有爲事者自震而有爲喪者因懼无失
守

法魏凡處變之道億最先着二之喪貝億而後喪也五之无喪億
而後无也
按此從程傳億度之解但億而後喪貝億似不差愚謂喪貝喪字
作舍字看籌度再三舍其貝而躋九陵也
隨周公繫五爻曰以六居五而處震時是以陰柔之才當國家之
變宜其往來皆厲无時而不危也然幸其才不能濟變而猶有
足自守尚可支持禍亂不致失墜且能因時弊以圖振起之功
无所喪而能有事也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按註疏以大爲建大功不切
程傳往來皆厲行則有危也動皆有危唯在无喪其事而已其事

得中也能不失其中則可自守也大无喪以无喪爲大也

象引謂其所以能有事者以其在中也在中而有事是大无喪矣

謂之大无喪又見得无喪是无喪有事是有事讀者味之

存疑言所以能有事者以其在中爾在中而能有事不但无喪且

大无喪也言萬无一失也

淺其事在中大无喪也則无喪有事似是串說然亦不可加註脚

喪其事一滚看

因疑在中指爻位言中德意補在後

通孔子釋五象曰五之震往來厲者以陰柔之才當國家之變其

所行无不危也所行雖危而能有事者以其在上之中而有中

德本其中德以有事自可易危爲安不止无喪而且大无喪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孔疏震索索視矍矍者索索心不安之貌矍矍視不專之容上六

處震之極極震者也既居震位欲求中理以自安而未能得故懼

而索索視而矍矍无所安親征凶者夫處動懼之極而復征焉凶

其宜也

朱註既以不于其躬于其鄰爲非由已造而由彼動當爲戒備與

程傳異

程傳索索消索不存之狀謂其志氣如是六以陰柔居震動之極

其驚懼之甚志氣殫索也矍矍不安定貌志氣索索則視瞻徬徨

以陰柔不中正之質而處震動之極故征則凶也震之及身乃于

其躬也不于其躬謂未及身也鄰者近於身者也能震懼於未及

身之前則不至於極矣故得无咎苟未至於極尚有可改之道震

終當變柔不固守故有畏鄰戒而能變之義聖人於震終示人知

懼能改之義爲勸深矣婚媾所親也謂同動者有言有怨咎之言

也六居震之上始爲衆動之首今乃畏鄰戒而不敢進與諸處震

者異矣故婚媾有言也

本義以陰柔處震極故爲索索矍矍之象以是而行其凶必矣然

能及其震未及其身之時恐懼修省則可以无咎而亦不能免於

婚媾之有言戒占者當如是也

朱子曰上六不全好但能恐懼於未及身之時可得无咎然亦不

免他人言語

進齋徐氏曰索索志氣不存之貌當震而懼氣索然也矍矍不定

之貌氣索而目亦爲之動也三行則无眚而上征則凶言不當行

也躬謂上鄰謂五四震來勢緩不能及上故曰不於其躬僅能及

五故曰於其鄰與三无應故婚媾有言

雲峯胡氏曰三蘇蘇神氣散緩上索索矍矍神氣无復存矣蓋以

陰柔處震懼之極故其行也必凶猶幸四震之來也緩上茲猶不

於其身之時而已懼於及五之際則庶乎可以无咎然亦終不免

於婚媾之有言者近於五而无應於三也爻言虩虩啞啞蘇蘇索

索矍矍與二五言億諸卦皆无其義雖多恐懼之說亦與爻辭各

有辨也六爻唯初言吉唐房喬曰震之初九謹始恐懼所以致福

豫之初六倡始逸豫所以貽凶也除上六征凶外皆无凶者皆有

恐懼之福而无逸豫之凶也

而索索心之懼而形於氣矍矍心之懼而形於目也鄰對躬而言猶是先事而懼不必泥其字也震不於二句是教以豫防之術婚媾有言是警之之詞益以見豫防之不可已也

[圍]直上六陰柔處震極是无才而遇大變者也當震來時志氣索索然而消沮故聽視矍矍然而傍徨也以此而往胸中无主先自亂矣安得不凶彼惟不能戒之于早耳若能儆戒預備震不于其躬于其鄰則可以无索索矍矍之咎然猶有意外之變即如婚媾且不免有言況不防乎

[按]此爻文義三折先言處震而有凶次言早備則无咎末又轉出一意言雖无大咎而亦不免婚媾之有言以見其不可不備意

○蒙引末云婚媾有言爲无妄之災不得語氣大說殺了

[講]周公繫上爻曰上六以陰柔處震極无能爲之才而處變故之大故當震之來而志氣消沮聽視徬徨索索矍矍恐懼失措也以是而行中无所主莫能禦變其凶必矣此由不能早見而預圖之耳苟于震未及身而甫及于其鄰之時恐懼修省預爲之備則可免索索矍矍之咎矣然但防之於早猶恐有意外之變而婚媾有言況一有不防能免凶咎乎占者當知先事之防也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程傳]所以恐懼自失如此以未得于中道也謂過中也使之得中則不至于索索矣極而復征則凶也若能見鄰戒而知懼變於未極之前則无咎也上六動之極震極則有變義也

[本義]中謂中心

[雲峯胡氏]曰程傳曰中道本義謂中心蓋六陰柔處震懼之極中心有所未安故見于外者如此

[蒙引]程傳謂未得中道於意似遠故本義云中謂中心蓋索索矍矍是見於外者其實則以中自危也豈有外而震懼失常而不本於中之不自固哉○雖凶矣又得无咎者蓋震方在鄰時此鄰所戒也誠能於此時而戒懼之是以獲免也天下事其實是如此在人自揀擇者甚多

[存疑]中未得只是心不安之意存疑以未得爲失言中心失猶方寸亂覺不巧○鄰戒者鄰人之所戒畏鄰有戒漸及于我而先爲之備故无咎然非真言鄰人只借以言其未及身耳患未及身而防之猶鄰之所戒而我畏之也

[又]疑中未得非非其臨時失措要見平素不修省意畏鄰戒不是空畏便有修省在

[講]孔子釋上象曰震索索之見於外者實中心之危懼而不自得也若中有主豈至是哉雖凶无咎者震方在鄰乃鄰所戒也而我先畏之則有備无患故雖凶而可以无咎也

[周]集解震之義有二有震于心者有震于事者變故之震在事惕厲之震在心有心之震而事之震可无憂矣故恐懼修省即有意外之變可談笑而杜之否則防之不預而隨事補綴將不勝其倉惶之擾矣故變發于震來致畏于鄰戒備之先時者也能固安者也喪貝而自得在中而有事蘇蘇而震行備之臨事者也能救敗者也至於事勢窮迫而宴然不戒則終于遂泥而已故君子不患

有事之震而忽於无震之心

按重震初四兩陽爲初震之始陽得其正當爲卦主故爻辭與彖傳同也四陽不正處羣陰之閒不能自奮故與初不同舊說震來虩虩可以易危爲安所以後來笑言啞啞安適自如以笑言啞啞承致福說到得不喪匕鬯亦是致福處愚意不喪匕鬯即在聞雷震驚之時難分先後以此照看則笑言啞啞不得與震來作兩時看當是震來虩虩心中自驚懼而舉動不失常度仍只笑言啞啞即如震雷時不喪匕鬯一般蓋處天下事當震驚時不可怠緩廢事亦可倉皇失措恐懼之中依然鎮定二意合看似覺正大不必泥後字大分前後亦不用福字貫串愚見加此如備一說　彖傳言恐致福只一恐字可包恐懼修省四字

象傳舉其畧象言其詳也初陽能致福而有則四亦陽況溺而不反爻位不同故也二乘初五乘四皆有危厲而以其得中故二有七日之得五能无喪有事也三陰不正勉之以行无眚上陰正處震極示之以畏鄰戒三當自勵上當預防皆處震之道也　恐懼修省四字聖賢之實功處世之艮方无論未震已震皆不可不存之於心體之於身也

艮䷳艮上艮下

程傳艮序卦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動靜相因動則有靜靜則有動物无常動之理艮所以次震也艮者止也不曰止者艮山之象有安重堅實之意非止義可盡也乾坤之交三索而成艮一陽居二陰之上陽動而上進之物既至於上則止矣陰者靜也上止而下靜故爲艮也然則與畜止之義何異曰畜止者制畜之義力止之也艮止者安止之義止其所也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按註疏此節之解太曲而首以目无患訓艮其背尤奇

程傳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无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无我則止矣不能无我无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閒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爲无咎也

本義艮止也一陽止於二陰之上陽自下升極上而止也其象爲山取坤地而隆其上之狀亦止於極而不進之意也其占則必能止于背而不有其身行其庭而不見其人乃无咎也蓋身動物也唯背爲止艮其背則止於所當止也止於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矣是不有其身也如是則隨行於庭除有人之地而亦不見其人矣蓋艮其背而不獲其身者止而止也行其庭而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動靜各止其所而皆主夫靜焉所以得无咎也

[illegible]曰明道云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說得最好便是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不見有物不見有我只見所當止也如爲人君止於仁不知下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不知上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於敬只認我所當止也以及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大事小事莫不皆然從伊川之說到不獲其身處便說不來至行其庭不見其人越難說只做止其所止更不費力○伊川說艮其背爲止於所不見窃恐未然據彖辭自解得分曉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上句止字便是背字故下文便繼之云是以不獲其身更不再言艮其背也止是當止之處下句止字是解艮字所字是解背字蓋云止於所當止也所即至善之地如君之仁臣之忠之類大槩看易須謹守彖象之言聖人自解得

情密乎易又曰伊川說艮其背是止於所不見其意如說閑邪如所謂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如所謂姦聲亂色不留於聰明淫樂慝禮不接於心術此意亦自好但易之本意未必是如此○問恐外物无有絕而不接之理若拘拘然務絕乎物而求以不亂其心是在我却无所守而爲外物所動則奈何曰此一段亦有可疑外物豈能不接但當於非禮勿視聽言動四者用力○艮其背背只是言止也人之四體皆能動惟背不動故取止之義各止其所則廓然而大公○艮其背一句是主腦故彖中言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四句只略對○艮其背渾只見得道理合當如此入自家一分不得著一些私意不得不獲其身不干自家事這四句須是說艮其背了方靜時不獲其身動時不見其人所以彖傳中說是以不獲其身至无咎也○不獲其身不得其身也猶言討自家身不得○又曰欲出于身人纔要一件物事便須以身已去對副他若无所欲則只恁地平平過便是无此身一般○不獲其身如君止於仁臣止於忠但見得事之當止不見此身之爲利爲害纔將其身預其間則道理便壞了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只爲不見此身方能如此○此段分作兩截却是艮其背不獲其身爲靜之止行其庭不見其人爲動之止摠說則艮其背爲止之時當其所止也所以止時自不獲其身行時自不見其人此三句乃艮其背之效驗所以彖傳先說止其所也○艮其背不獲其身是只見個道理不見自家行其庭不見其人是只見個道理不見個人也又曰此段工夫全在艮其背上人多將行其庭對此句

說便不是了行其庭即是輕說過緣艮其背既盡得了則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矣艮其背是止於所當止之地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萬物各止其所便都統一是理也不見有己也不見有人只見此理

雲峯胡氏曰人之所當止者義理而已止其所當止則惟知有義理不知有人我不獲其身理所當止止而止也行其庭不見其人理所當行行而止也如是則其止其行可以无過矣文王彖震艮又自是一例震來虩虩以下二句只是發明虩虩之效驗艮其背以下三句亦只發明艮背之效驗唯本義爲能發之

案引本義云止於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矣猶下云如是則雖行於庭除有人之地而亦不見其人矣非以行其庭對艮其背也蓋

未能艮其背則已能艮其背則便不獲其身不能艮其背不獲其身則已能艮其背而不獲其身則便行其庭不見其人矣而乃分動靜云者蓋能止所當止則雖行亦止也能不顧身之利害則自能不顧他人矣其實艮之一字單言則該動靜觀彖傳所解可見彖傳又以艮其背一句另提單解而以不獲其身帶連下文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其理益可見矣蓋夫子亦恐人將行其庭對艮其背看也邪

按本義云不隨身而動然背爲說言背自止身雖動而背不離之動此是假象正意則謂止於當然之理而不存己之私見行庭不見人亦是假象正意謂依理而行不因人起見也本義止而止行而止明是分動靜下云動靜各止其所動靜卽行止字各

止其所卽兩而止字此與大全小註分作兩截之說相合蓋朱子以分兩截意作本義而用艮其背作主腦爲總說在本義中未嘗有相戾處只是以本義合之語錄有矛盾耳今且尊本義而以語錄諸條作補意以留彖傳之地可也蒙存太覈辨說不思朱子當日已有兩截與總論之分非朱子糊塗也止其所之彖動靜與不見其身之殺身成仁等語是推論道理於本節語氣且漫說出○背是身上所有人是庭中所有字義各有分屬似不容混本義如是則雖云云過承艮背不獲身非專承艮其背三字也細玩自明

集解蔡紫溪云背者當止之地卽天理也艮背者止于天理而不遷也不獲非无身也獲於理之所當獲而不爲有我之意所累也

不必說到利害得喪處不見非无人也見乎理之所當見而不爲物感之交所移也不必說到禍福予奪處

蒙紫溪是單提艮其背爲說而以不獲身不見人分講亦甚直截但不顧行其庭三字於本義不相合大抵講家多貪發彖傳而忽本節正意愚不能無疑

國文王繫艮卦彖辭曰天下之理莫不有當止之所猶人之一身雖背爲止也人唯不知所當止往往内蔽於己私外奪於物欲斯不免於咎耳誠能惟理是主而止於其所當止有若艮其背焉由是其靜也止於所當靜之理凡耳目口鼻之欲爲吾身不能无者終不得而累之也非不獲其身乎何也知有理而不知有身卽謂之忘身可也其動也止於所當動之理凡聲色臭味

之感爲人所易動者終不得而移之也非行其庭不見其人乎何也知有理而不知有人卽謂之忘人可也靜動皆定内外兩忘無時無事不合於理復何咎哉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程傳艮爲止止之道唯其時行止動靜不以時則妄也不失其時則順理而合義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動靜合理義不失其時也乃其道之光明也君子所貴乎時仲尼行止久速是也艮體篤實有光明之義

本義此釋卦名艮之義則止也然行止各有其時故時止而止止也時行而行亦止也艮體篤實故又有光明之義大畜於艮亦以輝光言之

程子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行固非止然行而不失其理乃所以爲止也○問艮之象何以爲光明曰定則明凡人胷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泰宇定而天光發是也○問止有兩義得所止之止是義理之極行止之止則就人所爲而言曰然時止之止止字小得其所止之止止字大

蒙引艮止也兼下句行止二意下二句是艮止也之目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者兩則字便有止其所不容易之意○時止之止與艮止也之止不同時止非止時止則止方是止也時行非是以行爲止時行則行方是止也此行止非專以出處言當動靜二字用○此云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下云止其所也或者以爲此所言止爲當止之時下所言止爲當止之所此殊不識理者蓋時與所只一

艮時乎當止則止也者即其所當止之所也時乎當行則行也者即其所當止之所也究其理之所同如此但此段所釋在艮字之義下段所釋在背字之義意雖同而非複出也○艮體篤實故又有光明之義蓋動靜不失其時是能篤篤實實於事事物物各止其所則自然有光明之效光明者或驗於已或驗於人驗於已者暢於四肢發於事業所謂充實而有光輝也驗於人遠之有望近之不厭所謂其道光大也然既驗於已則必驗於人亦未有驗於人而不出驗於已者也故須兼言

存疑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兩句只在艮止也內乃艮之目也○動靜不失其時只是上文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意時行則行動不失其時也時止則止靜不失其時也動靜不失其時則動靜皆合於理故曰其道光明○內不愧於心外不怍於人磊磊落落如青天白日而不暗昧停停當當如精金美玉而無瑕纇是其道之光明也○其道光明就艮止上看只是光明俊偉之意

匯參仇滄柱曰釋艮爲止有止於理而不遷之意此是總綱說下時止時行二句乃其目也時止則止靜而止其所也時行則行動而止其所也動靜句申言而贊其道之光明

淺說止即止於至善之理理最活故須隨時所以爲時者理也上以止字冠下分行止動靜究之總是個止動靜即承上說只一意○道字宜虛還不必指定是心

講孔子釋彖辭曰卦名艮者艮者止也止於理而不遷之謂也人之行止即人之動靜名有其兩時當止也止有一定之理則從

而止焉止所當止也時當行也行有一定之理則從而行焉行所當行也時行而行是動而不失其時也時止而止是靜而不失其時也動靜不失其時而皆合於理無暗昧無瑕纇其道不亦光明乎止所當止止也行所當行亦止也靜不失時止也動不失時亦止也艮之義究歸一止而已

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孔疏艮其止者疊經文艮其背也易背曰止以明背者无見之物即是可止之所也○凡應者一陰一陽二體不敵今上下之位雖復相當而爻皆峙敵不相交與故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然八純之卦皆六爻不應何獨於此言之者謂此卦既止而不交爻又峙

而不應與止義相協故兼取以明之也
程傳艮其止謂止之而止也止之而能止者由止得其所也止而不得其所則无可止之理夫子曰於止知其所止謂當止之所也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唯止之名於其所而已上下二體以敵相應无相與之義陰陽相應則情通而相與乃以其敵故不相與也不相與則相背爲艮其背止之義也相背故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是以能止能止則无咎也
本義此釋卦辭易背爲止以明背卽止也背者止之所也以卦體言內外之卦陰陽敵應而不相與也不相與則內不見己外不見

人而无咎矣晁氏云艮其止當依卦辭作背
朱子曰程傳云聖人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此意却最解得分明艮其背恐只當如說艮其止便是艮其背經文或背字誤作止字或止字誤作背字亦以止字解背字不可知○上下敵應不相與猶言各不相管只是各止其所○凡純卦都不相與只是艮卦是止尤不相與內不見己是內卦外不見人是外卦兩卦各自去
進齋徐氏曰彖言艮其止卽釋卦辭艮其背之義君子之止其所者猶北辰之居其所也君止於仁臣止於敬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事事物物莫不各止其所此於止而知其所止也上下重艮皆以陰陽敵應而无相與之義彖辭先言艮其止然後曰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以此見止則不獲自見其身行則不見其人者是皆艮其背之效驗也
建安邱氏曰艮其背止也行其庭行也止而不獲其身不知有己也行而不見其人不知有人也无人无己唯見義理之當止所謂止其所也所者止之地也得其所而不止固爲不知止不得其所而止又豈止其所之義哉
雲引易背爲止以明背卽止也聖人只易一字而力量亦萬鈞矣下句一所字亦甚的當聖人尋常一字皆是不易之定理○凡應者陰與陽應陽與陰應也此謂敵應應字只當敵字說謂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陰則皆陰陽則皆陽陰陽各以敵應不互相爲偶而各止其所也若一陽一陰則此往彼來有不得止其所者矣此

就艮卦畫上說道理○彖傳此係意若曰艮其止謂止其所當止之所也此卦何以取此義蓋以卦體陰陽敵應而不相與自有止其所之義也夫惟能止其所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不相與只好說外不見人如何爲內不見己蓋不相與則无外求之情然纔有求於外便須以身己去對副他則內有己而外有人矣內不見己貼不獲其身外不見人貼行其庭不見其人○語錄云內不見己是內卦外不見人是外卦此恐記錄者之誤豈有內卦只是不見己者外卦都是不見人者然則不見己者尚未免於見人而不見人者亦尚見己耶
存疑止其所須兼上文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二意時止則止固止其所時行則行亦止其所也○上下敵應而不相與是釋止其所

之義蓋止其所者各安其所止而不和同也此卦內外二體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陰則皆陰陽則皆陽皆以敵應而不互相爲偶是各安其所止而不和同也故夫子以釋彖傳言艮其止謂止其所當止之所也此卦何以取此蓋以卦體陰陽敵應不相與有止其所之義也夫惟能止其所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此解則艮其背不當不獲其身與行其庭不見其人爲對矣按彖辭原分兩邊說孔子釋彖辭恐艮其背三字不可解故單提以止其所釋之而又以上下敵應明其意至於下文只順說去不更作解末必是以艮其背三字冠下二項當細玩之本義不相與則內不見己外不見人下六字承不相與說爲是存疑於不相與下補完止其所方接下文與本義異時講多從之今依本義爲解不相與以人事言之則內不見己故其靜也不獲其身外不見人故其動也行庭不見其人如是又何咎乎是以下當作兩疊非以艮其止直貫至末抹却上文層次也因語錄有艮其背是主腦之說講家皆以止其所爲兼動靜然下文以敵應不相與明止其所之義似是主靜不兼動愚謂但依本義以免葛藤兼動意當在行其庭句補出而雖動亦靜究歸於止

講詞曰艮其背人之一身雖背爲止艮其背卽艮其止蓋言止其所當止之所也以卦體言之初與四二與五皆陰三與上皆陽上下各以敵應不相與以爲偶有各止其所之義也夫惟各止其所則靜焉唯理是主而內不見己動焉唯理是用而外不見人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而无咎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孔疏兼山艮者兩山義重謂之兼山也直置一山已能鎭止今而兩山重疊止義彌大故曰兼山艮也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者止之爲義各止其所故君子於此之時思慮所及不出其已位也

程傳上下皆山故爲兼山此而並彼爲兼謂重復也重艮之象也君子觀艮止之象而思安所止不出其位也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況踰分非據乎

董氏曰兩雷兩風兩火兩水兩澤皆有相往來之理惟兩山並立不相往來此止之象也

中溪張氏曰君子觀艮止之象如山之寂然不動而罔敢越思故曰思不出其位

厜安劉氏曰位者止之所也思不出其位則於止知其所止有兩山對峙不相侵越之意大學言君仁臣敬父慈子孝與中庸言素富貴行富貴素貧賤行貧賤之類皆其義也凡人所爲所以易至於出位者以其不能思也思則心有所倍知其所當止而得所止矣

象引蕉山重山也前一座山後又一座山也非東西對峙之山也兼山便是各止其所之象兼山兩山也此一山自爲一山彼一山又自爲一山也思不出其位思如思誠之思思不出其位則自不至於出位矣舊說以爲心之所思不出乎其位者小異

廣義位以所處當然之理言卽止其所之所也思者求欲如是不

止也

[集解]蔡節齋云此論止非論思事各有位君子思不出其位非思不出位也

[按]中溪罔敢越思說可從本義於此无解論語所引范氏說自明也。若作君子欲要不出其位則位字當是以位之不出擬山之不動也若作君子之用心處不出其位則思字當是以思之止擬山之止也後說似勝。夫旋以位爲思之本位覺惡思自屬心位屬所處。位外之思不可有位內之思不可無然卦重在止則位內之思不用貪發與論語所引異

[講]孔子釋大象曰上下皆艮兩山並峙各止其所艮之象也君子以爲身之所處謂之位各有事物當然之理不容或越者也隨其位以致思而所思不出其位之外則止其所當止亦如山之止而不遷矣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孔疏]艮其趾无咎者趾足也初處體下故謂之足居止之初行无所適止其足而不行乃得无咎故曰艮其趾无咎也利永貞者靜止之初不可以躁動故利在永貞也

[程傳]六在最下趾之象趾動之先也艮其趾止於動之初也事止於初未至失正故无咎也以柔處下當趾之時也行則失其正矣故止乃无咎陰柔患其不能常也不能固也故方止之初戒以利在常永貞固則不失止之道也

[本義]以陰柔居艮初爲艮趾之象占者如之則无咎而又以[illegible]又戒其利永貞也

[臨川吳氏]曰初當下體之下象趾趾能行者也六陰實能靜止於下而不行故曰艮其趾又曰位不當有咎也止而不行故无咎

[雲峯胡氏]曰事當止者當於其始而止之乃可无咎止於始猶不能止於終而况不能止於始者乎初六陰柔懼其始之不能終也故戒以利永貞欲常久而貞固也其即上九之敦艮乎

[蒙引]初六以陰柔居艮初位之卑者趾之象也陰柔才弱惟務退守艮趾之象也夫陰柔則才不利於進居艮初則時又未可進能不進則无咎矣。利永貞以其陰柔故又戒以利永貞也蓋陰柔不進固正矣然陰性多躁而不能守始雖不進懼其終之或求進也是以戒之始不進貞也終不進則能永貞矣。利於貞既是戒

詞便屬占

[按]艮趾不進正也常守正而不進永貞也艮趾而无咎永貞而利只是一意作兩層說

[講]周公繫初爻曰艮初者趾之象也以陰柔居艮初能自止而不進爲艮其趾之象占者如之能不進則无咎矣夫止而不進是其貞也特恐陰柔多躁而不能守永守此貞而不進乃爲利也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程傳]當止而行非正也止之於初故未至失正事止於始則易而未至於失也

[臨川吳氏]曰能止於下則位雖不當猶未至於失其正也不止而行則失正矣

[象引]時止而行非正也在下而艮趾不進未失正也不要當利永
貞看所謂永者永此而已
[去疑]玩一未字見守正之難到底未必无失故非永不可
[按]孔疏作靜利永貞非是此正字以道言不以位言
讀孔子釋初象曰時止而行非正也初在下而自止不進未失乎
正道也可以无咎矣永貞而當不失焉何不利乎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按]註疏以初之趾爲所隨與程傳異
[程傳]六二居中得正得止之道也上无應援不獲其君矣三居下
之上成止之主主乎止者也乃剛而失中不得止之宜剛止於上
非能降而下求二雖有中正之德不能從也二之行止係乎所主

非得自由故爲腓之象股動則腓隨動止在股而不在腓也二既
不得以中正之道拯救三之不中則必勉而隨之不能拯而唯隨
也雖咎不在已然豈其所欲哉言不聽道不行也故其心不快不
得行其志也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无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
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
[本義]六二居中得正既止其腓矣三爲限則腓所隨也而過剛不
中以止乎上二雖中正而體柔弱不能往而拯之是以其心不快
也此爻占在象中下爻放此
[或問]艮六二不拯其隨程子謂二不得以拯三之不中則勉而隨
之不拯而唯隨也恐唯字未的當若不拯而唯隨則如樂正子之
於子敖冉求之於季氏也當只言不拯其所隨故其心不快如孔

孟之於時君諫不行言不聽則去而已勉而隨之恐非時止之義
朱子曰得之艮其腓咸其腓二卦皆就人身上取義而皆主靜
如艮其趾能止其動便无咎艮其腓腓亦是動物故止之不拯其
隨是不能拯止其隨限而動也所以其心不快限卽腰所在艮其
限是截做兩段去
[進齋徐氏曰]二有中正之德宜止不動然艮主在剛故其隨在三
三剛列夤不得止之宜二不能拯救其失故曰不拯其隨以二之
中正而柔弱不能拯其所隨豈其所欲哉故其心不快
[象引]六二當腓之處而居中得正爲能自止其腓而不動如此則
於已得矣但三居上二居其下是三乃二所隨者而三也過剛不
中以止乎上而不能俯聽乎二二雖中正而柔弱又不能往而拯

之夫三吾所隨者也吾既隨之便當拯之今乃不能則是危而不
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於心安乎故其心不快也讀哉其心
不能快也不拯其隨亦是二失職處六二之義大意是謂於已
則得矣但如其所隨何不拯其隨凡臣之於君弟之於兄僚屬之
於官長皆有此義
[按]不拯其隨謂不能拯其所隨者仍隨之但不能拯之耳不能拯
故其心不快不隨而不拯可也隨而不拯不可也病在隨字
依象引焉用彼相云云是二艮腓不能拯三然玩隨字恐腓
不能不隨股而動牽扯不安故心不快
[讀]周公繫二爻曰腓者易動之物二當其處而居中得正爲能以
理自守而不妄動爲艮其腓之象三位乎上以勿而言下於上

有相隨之義以理而言二與三有相拯之責今九三過剛不中以止乎上二體柔弱但隨之而无救正之功其心安能快然乎占者可知所處矣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程傳在上者未能下從也

本義三止乎上亦不肯退而聽乎二也

蒙引不拯其隨本是二之才不足今象傳曰未退聽也却獨罪三者以爻辭已咎二故獨咎三所以互相發也又須看他本義亦字言是固六二柔弱而力不足之故然亦以三之過剛不中而不肯退聽乎二之過也亦字甚緊關

存疑若使三能退聽乎二不知二能拯三否乎曰二雖才弱不足以濟然有中正之德使三能退聽於二以能匡濟其一二故不拯其隨雖二之過在三亦不爲无罪也

通孔子釋二象曰二不拯其隨固其柔弱之故然亦由三過剛不中傲然自用不肯退而俯聽乎二卽欲拯之无所庸其匡救豈得專爲二罪哉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

王註限身之中也三當兩象之中故曰艮其限夤當中脊之肉也止加其身中體而分故列其夤而憂危熏心也艮之爲義各止於其所上下不相與至中則列矣列加其夤危莫甚焉危亡之憂乃熏灼其心也

程傳限分隔也謂上下之際三以剛居剛而不中爲成艮之主決

止之極也已在下體之上而隔上下之限皆爲止義故爲艮其限是確乎止而不復能進退者也在人身如列其夤夤膂也上下之際也列絶其夤則上下不相從屬言止於下之堅也止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强如此則處世乖戾與物睽絶其危甚矣人之固止一隅而擧世莫與宜者則艱蹇忿畏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理厲熏心謂不安之勢熏爍其中也

本義限身上下之際卽腰胯也夤膂也止于腓則不進而已九三以過剛不中當限之處而艮其限則不得屈伸而上下判隔如列其夤矣危厲熏心不安之甚也

通川毛氏曰三處上下之間故爲限人身榮衛流通則泰而无疾上窒下絶則危矣

鄭氏剛中曰限上下體之際虞翻謂束帶之處夤馬融謂夾脊肉內附脊則身有主而可立分列其夤則百體无以相爲心處中背處陰夤在背與心密相向列其夤則憂危之厲安得不熏灼及其心也

蒙引腓可止限不可止也腓隨限而動限則是一身關要處乃所以動乎物者也艮其限非是三故意自艮之乃疾也痺風也雖是象也要說得通以人事言是於其不可止者而止之則事勢乖離而殆矣

存疑限是人身上下之際卽腰胯也以其爲上下之界限故曰限夤是脊骨能屈能伸限不可艮艮則脊骨不能屈伸而上下判隔是列夤也

按本義如列其夤分明有一如字而諸講皆要作列其夤說殊不體貼蓋限腰膂夤是脊骨腰膂有病不能屈伸如脊骨之絕一般非直絕也。或謂艮限必列夤非夤自列只謂下半身不相聯便是列說亦通但與本義異。列字作裂字看。易解以此爲惡動求靜一味强制如告子之流於爻意不合

匯周公繫三爻曰限在人或屈或伸不可艮也三以過剛不中遇事固執不知變通於不可止而止之爲艮其限之象如是則拂乎人情乖乎事勢如分裂其夤然矣既不能宜於外必无以安乎內厲之熏心所不免也觀象而可悟其占矣

象曰艮其限危熏心也

程傳謂其固止不能進退危懼之慮常熏灼其中心也

存疑此以危解厲

按危只是危懼註疏謂危亡之憂似看危之太過

識孔子釋三象曰三之艮其限者身之有屈伸猶事之有變通艮其限則於身不能屈伸猶人之固執而不能變通與世多忤憂患隨之而至其危厲必至熏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本註中上稱身履得其位止求諸身得其所處故不陷于咎也

程傳四大臣之位止天下之當止者也以陰柔而不遇剛陽之君故不能止物唯自止其身則可无咎所以能无咎者以止於正也言止其身无咎則見其不能止物施於正則有咎矣在上位而僅能善其身无取之甚也

按本義以陰居陰時止而止故爲艮其身之象而占得无咎也

胡氏曰自止其身使不妄動不爲物遷故无咎

中溪張氏曰諸卦雖咸與艮以身取象此近取諸身者也艮四正當心位不言心而言身者蓋心不可見而身者心之區宇也艮其身之止則知其心之止又安有妄動之咎哉

蒙引六四時止而止與艮其背不同此只就行止上說然才不但指出處之際也凡事未可做便退縮不做此皆艮其身者也。六四以陰居陰純乎陰者也一於止者也不能兼乎動也若艮其背明說時行而行說

淺說東陽湖云此爻只就行止上說本義時止而止句甚明非止說理也

按程傳多不滿之詞而本義以時止而止許之看來就常人言不失爲自守若就大臣言之則无足取也。時講或以艮其身即同艮其背看得太好亦未是。或以无咎爲獨善其身似單言出處一邊覺偏。以理而止所當止卽爲艮其背若爲禍福致聲而止便落下一層故艮身不可緊許以艮背也

匯周公繫四爻曰六四以陰居陰純乎陰而一於靜者也時止而止身不妄動爲艮其身之象占者如是旣无妄動自守而不失又何咎乎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蒙引謂止其身而不動也

存疑此是解艮其身止字是解艮字躬字是解身字非有兩意時

止而止之意

[按]楊氏謂爻曰身象曰躬身者伸也躬者屈也以見屈伸在我之義聖人用字恐非如此萬正符又以躬爲鞠躬之處止諸躬卽如三之艮其限尤鑿孔疏諸之也

[通]孔子釋四象曰四之艮其身者蓋時而當止卽能止諸躬而不妄動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正]以施止於輔以處於中故口无擇言能亡其悔也

[程傳]五君位艮之主也主天下之止者也而陰柔之才不足以當此義故止以在上取輔義言之人之所當愼而止者惟言行也五在上故以輔言輔言之所由出也艮於輔則不妄出而有序也言

輕發而无序則有悔止之於輔則悔亡也有序中節有次序也輔與頰舌皆言所由出而輔在中艮其輔謂止於中也

[本義]六五當輔之處故其象如此而其占悔亡也悔謂以陰居陽

[雨溪]張氏曰輔者頰輔也言之所由出也五以柔居尊而得中發則爲絲綸之言故與其言不中倫孰若止其輔而不言非不言也不輕言也言不妄出則秩秩德音自然有序而言其悔乃亡故咸上曰咸其輔頰舌而夫子亦以滕口說爲戒也

[蒙引]六五以陰居陽爲不正是不能止其所當止而有悔也然以柔得中而當輔之處爲能艮其輔而言有序之象是能止其所當止矣悔亡也艮其輔謹言也謹言者非不言也時然後言言有序也艮其輔卽所謂言有序也此與咸其股執其隨同類

[節齋]止在言前非出口方曰止也然有序爲止止非緘默也

[楊]言有序是艮輔之實

[通]周公繫五爻曰輔者言之所由出也六五居尊爲艮之主而當輔之處故爲艮其輔有制而不苟其言皆中理而有先後緩急之次序也凶者如是失言之悔可亡矣然謂之有悔而後亡者以陰居陽始當有悔而能止則亡也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孔疏以中正者位雖不正以居得其中故不失其正故言有序也

[本義]正字羨文叶韻可見

[誠齋]楊氏曰高宗三年不言一言而四海仰威王三年不鳴一鳴

而齊國震驚六五所以能艮其輔而言有序者以其德之中正而已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

[存疑]言六五能艮其輔者由其居上體之中也由中可以求正故能艮其輔此象傳之解本義不用不知何也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可與此參看

[按]由中求正總以德言有中德則亦无不正以此爲言自有序 然本義正字羨文當從程傳言以得中爲正未妥

[云]程以中只中艮輔句舊把言有序都籠來說未是

[陂]亦中言有序亦无妨有序卽是艮輔非以閉口爲艮也

[通]孔子釋五象曰六五之艮其輔者由其以柔居中而有中德也安於理而不偏斯言當於理而不紊也

上九敦艮吉

玉註居止之極極止者也敦重在上不陷非妄宜其吉也

程傳九以剛實居上而又成艮之主在艮之終止之至堅篤者也居止之極故不過而爲敦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上九能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所以吉也六爻之德唯此爲吉

本義以陽剛居止之極敦厚於止者也

建安邱氏曰艮以人身取象艮止體身動物也六爻自初之趾至五之輔皆固於一體而未能盡止道之善僅之於无咎悔亡而已獨上九爲成艮之主於當止之地而能止焉所謂止於至善皆堅人以爲非形之可拘故曰敦艮吉其與悔亡无咎之辭異矣

蒙引敦艮只是愈久不變物莫能奪之意先儒說此只有愈久不

變意愚却謂個物莫能奪者欲暗循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之意也此艮字兼動靜與卦辭同與諸爻不同

選兼動靜說是然靜固止動亦止摠謂之敦艮敦兼篤實永久二意

講周公繫上爻曰上九以陽剛居艮之極久而不變物莫能奪敦厚於止者也其敦此止於靜則理之涵於退藏者安固而不搖其敦此止於動則理之達於時措者堅貞而不易此止道之至善吉可知也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程傳天下之事惟終守之爲難能敦於止有終者也上之吉以其能厚於終也

存疑言自始至終皆敦厚也

新安厚終就是敦艮非原終而後敦艮也

講孔子釋上象曰上九敦艮之吉者蓋昧於所止不足以言艮廢於半途不可以言敦上九於理之止於初者愈久而不變不徒止於始而又能厚其終此其所以吉也

附朱子曰艮卦是箇最好底卦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又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皆艮之象也艮居外卦者八而皆吉在蒙卦半吉半凶如賁之上九白賁无咎上得志也剝之上九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大畜上九何天之衢道大行也蠱上九不事王侯志可則也頤上九由頤厲吉大有慶也損上九弗損益之大得志也艮卦敦艮之吉以厚終也蒙卦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雖小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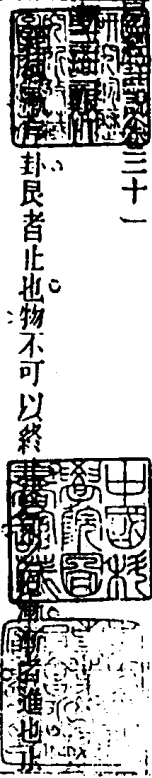
利卦爻亦自好又曰蒙學者之事始之之事也艮成德之事終之之事也○復卦靜中有動艮卦又是動中要靜復卦便是一箇大翻轉底艮卦艮卦便是兩箇翻轉底復卦復是五陰下一陽艮是二陰上一陽陽是動底物事陰是靜底物事凡陽在下便是震動意思在中便是陷在二陰之中如人陷在窟裏相似在上則没去處去了只得止故曰艮其止陰是柔順底物事在下則巽順陰柔不能自立須附於陽在中則是附麗之象在上則說蓋柔媚之物在上則歡悅○艮就人身上取象上一畫有頭之象中二陰有口之象所以艮其輔於五爻見內卦之下亦有足之象又曰咸艮皆以人身爲象但艮卦又差一位

集解艮以止爲義然止貴止於其所能止於其所則時止而止同

止也時行而行亦止也動靜不失其時斯得乎止之道矣故時在
卽止之道道在卽止之所非時无定而所有定也卦以艮背言此
道全體而得其極也夫人身惟背不動若初之趾二之腓四之身
五之輔莫非動物爻各于其所動處止之故皆未能盡止之道卦
之成艮在三與上三則艮其限而厲熏心矣唯上爲成卦主聖人
以爲非形之可拘故曰敦艮而以吉予之
按艮三上二陽以上爲卦主震初一陽在下爲震主轉而爲艮
艮上一陽卽震初一陽亦爲艮主震動貴早故主初艮止貴終
故主上卦義取止止兼動靜靜固止動亦止靜而止不見有已
動而止不見有人象辭厚分兩邊說講家多尋語錄而不相貼
本義語錄未定之說也似不當以彼易此象傳補出一時字極

好動靜皆止而動靜之止皆因乎時時者理之所在也擴之止
於理而已止必由於心象所不及大象補出思不出位以見心
之有所止也大爻初陰在下而能止二陰中正非不能止但以
其不能拯人而隨人反所不能止五三陽不中不當止而强止
災所不免也四陰正能靜而止五陰中能不妄言而止由難而
晰而限而身而輔上下之次與咸相似上取艮者不變敦厚於
正止道全矣故以吉許之象辭四句是學問中最精微之語
尤其全須天理流行物欲淨盡者方能之艮其背止其所當止
而不獲其身非不知有身无見我之私也行其庭行其所當行
而不見其人非不知有人无見人之私也止所當止爲止而止
行所當行爲行而止止而止靜也行而止動也繫此動靜與時

存動察適別蓋此止字以事物之理言安於理而止靜之義也
非以便己故曰不獲其身循乎理而行動之義也非以狗人故
曰不見其人動靜因時人我兩忘非聖人不能道後儒惟周子
之主靜程子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庶能窺見此旨在學者先用
窮理之功而應世接物一主乎理[illegible]見心中庶有此
境

易經詳說卷三十終

序卦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illegible]漸者進也止必有進屈伸消息之理也止之所生亦進也所反亦進也漸所以次艮也進以序爲漸今人以緩進爲漸進以序不越次所以緩也爲卦上巽下艮山上有木木之高而因山其高有因也其高有因乃其進有序也所以爲漸也

漸女歸吉利貞

[孔疏]漸者不速之名也凡物有變移徐而不速謂之漸也女歸吉者歸嫁也女人生有外成之義以夫爲家故謂嫁曰歸也婦人之嫁備禮乃動故漸之所施吉在女嫁故曰女歸吉也利貞者女歸有漸得禮之正故曰利貞也

[程傳]天下之事進必以漸者莫如女歸臣之進於朝人之進於事固當有序不以其序則陵節犯義凶咎隨之然以義之輕重廉恥之道女之從人最爲大也故以女歸爲義且男女萬事之先也諸卦多有利貞而所施或不同有涉不正之疑而爲之戒者有其事必貞乃得其宜者有言所以利者以其有貞也所謂涉不正之疑而爲之戒者損之九二是也處險居說故戒以宜貞也有其事必貞乃得宜者大畜是也言所畜利於貞也有言所以利者以其有貞者漸是也言女歸之所以吉利於如此貞正也蓋其固有非設戒也漸之義宜能亨而不云亨者蓋亨者通達之義非漸進之義也

[本義]漸漸進也爲卦止於下而巽於上爲不遽進之義有女歸之象焉又自二至五位皆得正故其占爲女歸吉而又戒以利貞也

[臨川吳氏]曰巽女在外將入而來歸艮男在內方止而未往迎有女歸以漸之象聘則爲妻奔則爲妾自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禮備而後成婚女歸之以漸如此

[雲峯胡氏]曰咸取女吉取者之占也漸女歸吉嫁者之占也然皆以貞艮爲主艮止也止而悅則其感也以正是爲取女之吉止而巽則其進也以正是爲女歸之吉

[彖]止爲卦止於下而巽於上爲不遽進之義此上下不可以分人已亦不可以分內外是方其在下則自止而不妄動及其上進又巽順而不廹切漸之義昭昭矣。漸則自有女歸之象似不必泥止於下而巽於上之義彖傳曰漸漸進也女歸吉也是何嘗拘於巽而止女歸吉六禮備而後行女歸之以漸爲何如。女歸以漸如何吉蓋以漸則得男女之正而无失身之嫌。利貞亦專爲女歸宜正也凡進皆利於正也彖傳曰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何嘗說女歸之義然女歸亦須於正也。或曰女歸既以漸又胡不正曰此不能无天下固有漸而不正者亦有正而不漸者蓋雖是以漸而歸然源頭或不正也

[問]卦辭原是女歸吉而時講多云仕進如女歸非正意利貞亦只照女歸言外推說可耳或以下文釋利貞不貼女歸爲疑蓋彖傳自是孔子推說不必拘也

[答]漸穩重始進說漸與貞二套事說不得漸即是貞說不得漸了

又要貞如樂道畎畝以來三聘不求聞達以來三顧漸也即其貞也

按漸貞合說與蒙引不同

講文王繫漸卦彖辭曰凡事宜漸而其大者莫如女歸必六禮備而後行是以漸而得吉也然亦有漸而未必正者其漸也又必以正自守乃爲利耳君子始進有如女歸進必以漸而又必以正占者可以類推也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程傳如漸之義而進乃女歸之吉也謂正而有漸也女歸爲大耳他進亦然

本義之字疑衍或是漸字

潛川毛氏曰易末有一義明兩卦者晉進也漸亦進何也漸非進以漸而進耳

蒙引之字疑衍或是漸字漸字之說似更有理蓋人寫重疊字處多從簡法只用兩點承之而兩點之勢常有類夫之字故謂傳錄者或誤作之字耳若以爲衍則進字就當漸字不得亦須更加一漸字於進字之上漸之進也女歸如是斯吉也彖傳只如此故止於下踐於上之義不必泥

存疑上句釋卦名義下句釋女歸吉

講孔子釋彖辭曰卦名漸者蓋漸有漸進之義也詞何以曰女歸吉女歸必以漸而吉也君子之進能如女歸自可以得吉也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程傳漸進之時而陰陽各得正位進而有功也四復由上進而得正位三離下而爲上遂得正位亦爲進得位之義以正道而進可以正邦國至於天下也凡進於事進於德進於位莫不皆當以正也

按程傳言卦變是以乾坤爲法本義則謂自渙旅來

本義以卦變釋利貞之義蓋此卦之變自渙而來九進居三自旅而來九進居五皆爲得位之正

楊氏曰聖人於漸以致風化乎執此道仕進則无干祿慕位之恥无假塗徑之患以此而進則得位以此而往則有功

蒙引不是進得位是一項事進以正又是一項事上言進得位已是說得正了下句又特拈出正字而言其可以正邦以見其所以

爲有功也夫進得其位之正則可以正邦而有功如此進其可以不正乎此所以釋利貞之義也往有功也功是何功蓋二五是君臣功則正邦之功亦何足疑況有進字在又非尋常凡庶等倫明矣此釋利貞之義故曰進以正又曰可以正邦進以正者貞也可以正邦者貞之利也而上文進得位往有功者此也

存疑得位之位不是君臣之位是爻位易之大義以陽居陽陰居陰爲得位以陽居陰陰居陽爲失位九進居三九進居五皆以陽居陽是得位也易之大義得位則爲正失位則爲不正三五之進皆得其位是進以正也三五得位不可謂君臣之位三五之爻則是君臣之象觀正邦之辭則所主在君臣可見矣進謂進而居位也得位謂進而得其位也進以正即是進得位蓋三五之進皆

得其位是進以正也。既曰進得位往有功又曰進以正可以正
邦爲上文之意未明故解釋之也進以正解進得位正邦解有功
按自二至五位皆得正若不言卦變亦自說得去或曰不言卦變
不見進字意曰進字從卦名上看出也
講又戒以利貞者何也卦變自渙而來九進居三自旅而來九進
居五皆以陽居陽而進得其位也進得其位則有建功業之本
以是而往足以濟世而有功也所以然者蓋九得三位是臣之
進以正也九得五位是君之進以正也君臣皆得正則治本端
而萬化出以此正邦百官萬民罔不正矣不亦往而有功乎進
必以正而有功此漸之所以利貞也
其位剛得中也
程傳所謂位者五以剛陽中正得尊位也諸爻之得正亦可謂之
得位矣然未若五之得尊位故特言之
本義以卦體言謂九五也
蒙引承上文以卦變言則三五皆得其位之正以卦體言則九五
又得其位之中中則無不正矣亦所以發明利貞之義。或曰若
說歸利貞則卦體似未有漸進意曰在漸卦則卦體卦變卦德卦
象之類皆以漸進言也其謂剛中謂有剛中之德也有剛中之德
者進所有不正乎此所以爲利女貞之義
存疑其指謂指九五也
按上云進得位此云其位似是申明上位字據以並言之亦通。
如此看德是卦體可備一說。

通大以卦變言三五皆得其位之正以卦體言九五又得其位之
中君道以剛爲主而剛德以中爲善剛而得中中則進无不正
矣是亦貞之義也
止而巽動不窮也
程傳內艮止外巽順止爲安靜之象巽爲和順之義人之進也若
以欲心之動則躁而不得其漸故有困窮在漸之義內止靜而外
巽順故其進動不有困窮也
本義以卦德言漸進之義
中溪張氏曰艮止於內而巽以行之動而不暴則不至於困窮也
蒙引上曰漸漸進也只釋卦義而已遂承以女歸吉也不暇及其
所以爲漸處故俟盡釋卦辭後方及之
存疑止而巽漸進之義動不窮漸進之效蓋進以漸則其進得遂
矣急於進者未有能遂其進者也
合解動不窮只在止巽看出不須曰後。
翼註止巽爲一卦之德當平重或單重止邊覺偏或謂動不窮即往
有功彼卦變此卦德不必糾纏。此節似當移漸進也之下
講若夫漸進之義卦德下止上巽是未進之先恬退而无求方進
之時舒徐而不苟以是而動自有以取重於人而進无所阻矣
豈至於困窮乎即卦德之止巽可知漸進之義矣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按詳說以居賢德爲求賢德使居位與程傳異
程傳山上有木其高有因漸之義也君子觀漸之象以居賢善之

德化美於風俗人之進於賢德必有其漸習而後能安非可陵節
而遽至也在己且然教化之於人不以漸其能入乎移風易俗非
一朝一夕所能成故善俗以漸也
本義二者皆當以漸而進疑賢字衍或善下有脫字
楊氏曰地中生木以時而升山上有木其進以漸君子知木者至
微之物猶不可以不漸而況於居賢德善俗乎居賢德而以漸修
而後至勤而後精此楊子雲所謂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也善俗而
以漸者而始變人而後成此孔子所謂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
去殺矣
蒙引山上有木只是其高以漸漸而高也不必依語錄木漸長則
山漸高之說蓋木是生長之物故地中生木有升之象山上有木

有漸之象山本高於地木生於是而漸漸向高也居德畜德也
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豈一朝一夕之力哉故居賢德必以漸
善俗者獎其善日不美之習使之歸於皇極須是薰蒸漸漬之久
方可致是善俗必以漸也居賢德畜其德使賢德為己有也
要解仇滄柱曰二者修己治人之術皆必以漸而成
去疑德曰居便有積不累意善俗者即以此去善之也自善善人
皆非漸致不可而居德猶為善俗本領
按甫說只作餘意遺以兩平為正賢字作衍為是
通論孔子釋大象曰山上有木以漸而長漸之象也君子體之以備
不可不居而至德淵深未可以一蹴到也必優游涵泳深造不
已以使之日崇而無躐等之弊以俗不可不善而舊染汚俗本

可以旦夕革也必陶育漸摩教思无窮以使之自化而无欲速
之心二者皆有得於漸之義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按註既以初未得位易致凌辱危於小子而被毀於謗言與程傳
異
程傳漸諸爻皆取鴻象鴻之為物至有時而羣有序不失其時序
乃為漸也干水湄水鳥止於水之湄水至近也其進可謂漸矣行
而以時乃所謂漸漸進不失漸得其宜矣六居初至下也陰之才
至弱也而上无應援以此而進常情之所憂也君子則深識遠照
知義理之所安時事之所宜處之不疑小人幼子唯能見已然之
事從衆人之知非能燭理也故危懼而有言蓋不知在下所以有

進也用柔所以不躁也无應所以能漸也於義自无咎也若漸之
初而用剛急進則失漸之義不能進而有咎必矣
本義鴻之行有序而進有漸干水涯也始進於下未得所安而上
復无應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則為小子厲雖有言而於義則无咎
也
中溪張氏曰漸之六爻皆以鴻取義鴻水鳥也木落南翔冰泮北
徂其往來也有時其先後也有序漸之象也干者水之涯也鴻為
水宿之物初在卑下有鴻漸于干之象
進安劉氏曰當漸之始以水鳥而止於水涯其進不驟得漸之義
矣
張子曰鴻漸之始出至於干鴻鵠之志非小子所量見其出歷爭

欲危之且疑其所處之非君子信己而行義无咎也

雲峯胡氏曰二至四互坎故有水涯之象艮少男故有小子象或曰鴻之飛長在前而幼在後幼者唯恐失羣故危之而號呼長者必逡巡以俟之故爲小子厲有言之象以占者則小子在下未可遽進而進鴻之幼者不若也

蒙引始進于下旣未得其所安而上復无應則又失其所憑藉故爲鴻漸于干之象。小子厲亦在下未得所安之象。言語之傷夾害之小者也凡夾害小者皆是有言之象不必泥有言一端其曰小子厲則凡才弱而位卑者皆此義也在下而无應多不免于厲

存疑鴻漸于干是始進之象是時未有得失未見其危其危在无

正應上小子初之象也新進之士故曰小子名實未升於當路而上復无相知援引之人故不免有危有言危之實也新進之士名實未升於當路上无相知援引之人則言語中傷未免有之然乃時命之不猶非名義之有歉也故无咎

我常說小子厲乃小子之厲非小子之爲厲也小子以所處言其厲即在有言上見。又按張子之說甚辨可用但與程朱不同

雲峯之說大異。鴻水鳥漸于干似爲得所安而取象爲未得所安可疑愚意以漸于干爲近人而有害故欲用張子之說而更以意通之謂鴻漸于干故小子得以爲厲然小子究不能害鴻但有言耳終无咎也存以俟質

詡問公繫初爻曰初六在下上无應援是新進之士置身卑下未

得所安而又上无援引之人失所憑藉爲鴻漸于干之象如此不免於厲矣故占者得之則爲小子之厲而有言語之傷然乃時命使然非己所致可无咎也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蒙引雖有言語之傷然乃時也位也命之不偶而无應者也非己有以致之也故於義爲无咎。有言无咎只是謂雖厲无咎也不必專指小子凡才弱而地卑者皆其類也故今庶民見官長雖老耄亦自稱小的

存疑小象去有言只曰小子之厲可見有言卽是小子厲不是厲意

說孔子釋初象曰小子雖厲而得无咎者蓋小子之厲乃其位卑无援使然非己之不善有以致之以義揆之爲无咎也

六二鴻漸于磐飮食衎衎吉

孔疏磐山石之安者也衎衎樂也六二進而得位居中而應得可安之地故曰鴻漸于磐旣得可安之地所以飮食衎衎然樂而獲吉福也

程傳二居中得正上應於五進之安裕者也但居漸故進不速磐石之安平者江河之濱所有象進之安自干之磐又漸進也二與九五之君以中正之道相應其進之安固平易莫加焉故其飮食和樂衎衎然吉可知也

本義磐大石也漸遠於水進於磐而益安矣衎衎和樂意六二柔順中正進以其漸而上有九五之應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則吉也

中溪張氏曰凡禽鳥之食也俛而啄仰而四顧一或驚心則飛而去今鴻漸而進由于干而處磐石之上高而不危飲食衎衎何其吉也六二與九五爲正應道居大臣之位猶鴻漸于磐也安然飲食有衎衎和樂之意其吉可知

雲峯胡氏曰艮爲石故有磐象互坎有飲食象鴻食則呼衆飲食衎衎和鳴六二柔順而有應之象初始進於下未得所安二則自干進于磐未安者安矣初之小子謂有言危而傷也二飲食衎衎安且樂矣時使之然也在初則无應在二則柔順中正而上有九五之應也

蒙引六二柔順中正進以其漸而上有九五之應言二有是德進居於位而遇明主其象正如鴻之漸于磐而飲食衎衎矣鴻漸

于磐象進于位飲食衎衎象享其祿于磐衎衎皆安意也飲食衎衎言其飲食之自適也此句承上句鴻漸言非謂六二飲食也

臆下文不素飽方就人說不可混看

讀周公繫二爻曰六二柔順中正有其德矣上應九五有其遇矣以是居位則德足稱其位而處之不危受祿則功足酬其祿而享之无愧爲鴻漸于磐飲食衎衎之象占者如是則得君行道功施燦然而吉也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按孔疏以素爲故甚无味

程傳爻辭以其進之安平故取飲食和樂爲言夫子恐後人之未喻又釋之云中正君子遇中正之主漸進于上將行其道以及天下所謂飲食衎衎謂其得志和樂不謂空飽飲食而已素空也

本義素飽如詩言素餐得之以道則不爲徒飽而處之安矣

臨川吳氏曰得可進而進非徒飽於飲食以自養而已

誠齋楊氏曰鴻自干而至於磐石之上則安而高矣此六二漸進而居大臣之位也食君之祿又豈素食云乎亦欲置國家於磐石之安納人民於和衎之樂而已

蒙引不素飽也非但解飲食之義乃是解出衎衎之意故曰得之以道則不爲徒飽而處之安矣

存疑不素飽解飲食衎衎得之以道解不素飽

按本義補出得之以道甚有本領不然只是居安享樂何足貴乎

謂孔子釋二象曰六二飲食衎衎者由其有德而得君祿之所及莫非分之所當得而不爲徒飽是以飲食衎衎和樂而无不安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王註陸高之頂也進而之陸與四相得不能復反者也夫征不復樂於邪配則婦亦不能執貞矣非夫而孕故不育也三本艮體而棄乎羣醜與四相得遂乃不以正使婦孕不育見利忘義貪進忘舊凶之道也異體合好順而相保物莫能間故利禦寇也

程傳平高曰陸平原也三在下卦之上進至於陸也陽上進者也居漸之時志將漸進而上无應援當守正以俟時安處平地則得漸之道若或不能自守欲有所牽志有所就則失漸之道四陰在上而密比陽所說也三陽在下而相親陰所從也二爻相比而无

應相比則相親而易合无應則无適而相求故謂之戒夫陽也夫謂三三若不守正而與四合是知征而不知復征行也復反也不復謂不反顧義理婦謂四若以不正而合則雖孕而不育蓋非其道也如是則凶也三之所利在於禦寇非理而至者寇也守正以閑邪所謂禦寇也不能禦寇則自失而凶矣

本義鴻水鳥陸非所安也九三過剛不中而无應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夫征則不復婦孕則不育凶莫甚焉然以其過剛也故利禦寇

朱子曰漸九三爻雖不好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却利禦寇今術家擇日利婚姻底日不宜用兵利相戰底日不宜婚姻正是此意蓋用兵則要相殺相勝婚姻則要和合故用有不同也

中溪張氏曰三處艮體之上猶鴻自于干于磐而進至於高平之陸也

鄭氏剛中曰三上無應而親四四下无應而奔三三務進而妄動故征則不可還四失守而私交故孕則不敢育

雲峯胡氏曰夫征不復者三悅四之陰往不以事也婦孕不育者四從三之陽合不以正也其凶也宜矣爻因象言女歸之吉故又以此發明爲夫婦之所以凶者以爲戒也然以九三之剛而比六四之柔則爲夫婦不正之象九三倘能以其剛而過六四之柔則又自有禦寇之象也或曰雁羣不亂此則相保亦有禦寇象

存疑陸是平原之地非鴻之所處也九三過剛則性質剛忿不中則行事乖方无應是莫有救正之者故徑趨其行而陷身於非地

如鴻漸於陸也過剛不中而无應在男女皆不利占者如丈夫征行則足以殺其軀而已故不得復歸其鄉土婦人懷孕則陽道偏勝陰道不足必不能生育皆凶道也過剛之人他無所用惟用之禦寇則足以防患而禦寇故利

新安夫征二句只是說他過剛不中而无應所致作占之象看勿實說凶字亦不必另講

按程傳夫婦以三四爲說諸家多同而本義不言似不主此說本義以過剛解禦寇此處甚合但與順相保費解征字去疑作征伐字看愚謂鴻宜水草居陸則有傷之者雄雌皆不利故有不復不育之象鴻當愼以防之故利禦寇備一說諸說各有是非今參取爲之解夫征三求四也不復不還也不還則與初二羣類相離也婦謂四也四從三不以正雖孕不育失其配合之道也三合四而凶不如以四爲寇而禦之禦四而與初二和順以相保聚也此與本義不合姑備之

講周公繫三爻曰九三過剛不中无應于上是剛愎自用而人莫之與以是而進豈得所安猶鴻之漸於陸然占者如是則驕亢取禍寡助招尤援之於夫則爲從征而不能復還援之於婦則爲懷孕而不能生育凶莫甚焉蓋此過剛之資无適而利惟用之禦寇則剛猛之氣可以成克敵之功乃爲利耳其不當於漸進可知矣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按醜類也離羣醜只是離羣類程傳離其羣類爲可醜也醜字邪

似多用孔疏言三與初二雖有陰陽之殊同承艮卦故謂羣醜
其說有理蓋三征行而不復還是離初二之同類也
蒙引羣類皆歸而已獨不歸永離羣類也明其無生理矣
按婦自屬陰三爲陽如何曰婦蒙引以過剛无應爲說无應只說
得无婦說不得婦不育舊說以四爲婦尚有所指可用
存疑陰陽和然後能生育過剛无應則陽道偏勝陰道不足是失
生育之道然在婦乃何以爲陽道偏勝亦甚難說利用禦寇程
傳以爲禦惡恐寇字不得卽作惡字看順相保朱子謂須是上
下同心協力相保聚方足以禦寇此訓字義甚明但未說出何以
同心協力照上文過剛看豈剛者便能同心協力乎亦恐未安蒙
引謂剛乃所以爲順只是附會本義存疑改順爲愼又不可從竊

以利禦寇是示以當如此非許其能如此上文言進而有凶因示
以但可禦寇自守而勿輕進則象傳之順相保於文義无碍矣存
以再考或謂因三之剛而人順之以相保亦是曲爲之解依
註疏是謂三四相得雖不以正而異體合好可以禦寇與傳義俱
不同
講孔子釋三象曰九三象爲夫征不復者以其剛愎无與離乎羣
類猶征者之不返永與衆離也婦孕不育者以其過剛失漸進
之道妄行取困不能善後猶婦之失生育之道也利用禦寇者
蓋禦寇以剛則衆皆順其剛猛以相保衛所爲利也若用於漸
進豈云利哉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按王註云鳥而之木得其宜也似未諳鴻性
程傳當漸之時四以陰柔進據剛陽之上剛陽而上進豈能安處
陰柔之下故四之處非安地如鴻之進于木也木漸高矣而有不
安之象鴻趾連不能握枝故不木棲桷橫平之柯惟平柯之上乃
能安處謂四之處本危或能自得安寧之道則无咎也如鴻之於
木本不安或得平柯而處則安也四居正而巽順宜无咎者也必
以得失言者因得失以明其義也
本義鴻不木棲桷平柯也或得平柯則可以安矣六四乘剛而順
巽故其象如此占者如之則无咎也
蒙引胡氏曰巽爲木而處艮山之上九三之前三以陽畫衙于下
有桷之象鴻漸于此則愈高矣鴻之掌不能握木木雖高非鴻所

安也然陰居陰得正如於木之中或得平柯而處之則亦安矣故
无咎
蒙引六四乘九三之剛在人事爲以善弱之資而遇艱險之人或
遇艱險之地或遇艱險之事也如此則不得所安矣鴻漸于木之
象也然柔順而巽體是雖所遇不善而能巽順以處之終无可虞
又爲鴻之得木中之桷而偏安者也故无咎謂之或得者頗有此
而庶幾可望之詞也
按或得其桷是設言於不安中求安鴻無棲木之理
講周公繫四爻曰四以陰柔而乘九三之剛是以陰弱之質所遇
艱險不得所安幸其善處終无所害而可得安也是爲鴻漸于
木而或得其木中之桷因以稍安之象占者如此始雖不安而

故得安可无咎也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按孔疏謂四乘三四巽而三順分說不是當總就四說

程傳桷者平安之處求安之道惟順與巽若其義順正其處卑巽何處而不安如四則順正而巽乃得桷也

與解余南湖云順以德性言從本爻來巽以卦德言從上體來當並重以作而

謂孔子釋四象曰以柔乘剛似不免于危矣或得其桷而可以稍安者以其順而且巽也順則无忤巽則善入此其所以得安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王弼進得中位而隔乎三四不得與其應合故婦三歲不孕也各履正而居中三四不能久塞其塗者也不過三歲必得所願矣故

程傳陵高阜也鴻之所止最高處也象君之位雖得尊位然漸之時其道之行固亦非遽與二爲正應而中正之德同乃隔於三四三比二四比五皆隔其交者也未能即合故三歲不孕然中正之道有必亨之理不正豈能隔害之故終莫之能勝但其合有漸耳終得其吉也以不正而敵中正一時之爲耳久其能勝乎

本義陵高阜也九五居尊六二正應在下而爲三四所隔然終不能奪其正也故其象如此而占者如是則吉也

平菴項氏曰鴻漸于陸陵爲高阜下視于磐于陸則于陵爲最高此人君處九五位之象也況五與二爲正應則二乃五之婦二爲進以歸于五也從三欲塞之四欲間之歷三歲而不孕然二五以中正之道相應必得遂其室家之願彼不中不正者終莫能奪而勝之宜其吉也卦以巽爲女艮爲男而爻以五爲夫二爲婦者蓋以二五陰陽相應而言取義不同此其所以爲變易也

丘富國氏曰三與五皆言婦五以二爲婦正也三以四爲婦非正也三四相比而爲夫婦婦雖孕而不敢育女歸之不以漸者也故凶二五相應而爲夫婦婦雖不孕而三四莫能勝女歸之以其漸者也故吉周公於三五二爻言婦之吉凶而卦辭所謂女歸吉者愈明矣

愚按婦二二之婦也婦三歲不孕只是設象言五不得二爲用以其隔於三四故也九五居尊鴻漸于陵也六二正應在下而爲三四所隔婦三歲不孕也然二五正應三四終不能奪其正也故終莫之勝而其占吉

按此爲孤鴻高舉之象終與羣合爲吉占也終莫之勝語意不聯須於補有間隔而不孕間者終不能奪方明

觀周公繫五爻曰五居尊以臨天下猶鴻之漸于陵也象君待臣以弘化猶夫待婦以生育二與之相應是其婦也乃爲三四所隔而不得合至於三歲不孕然邪不勝正終必得合三四終莫之能勝也其象如此占者得之始隔終合可以獲吉也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孔疏所願在於與二合好既各履中正无能勝之故終必得其所願也

設使君臣以中正相交其道當行雖有間其間者終豈能勝哉徐

必得其所願乃漸之吉也

臨川吳氏曰中正相應乃二五所願其合雖遲終得其願也

玉樵願是九五的願就得賢上育

講孔子釋五象曰五之與二合本其素願乃隔於三四而不得遂

耳終莫之勝則得所願上下交而治功成矣所以爲吉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附王註謂其羽可用爲物之儀表程傳謂爲儀法是用舊說而本

義則以爲儀飾取其有用而不但空爲儀表也

程傳安定胡公以陸爲逵逵雲路也謂虛空之中爾雅九達謂之

逵逵通達无阻蔽之義也上九在至高之位又益上進是出乎位

之外在他時則爲過矣於漸之時居巽之極必有其序如鴻之離

所止而飛于雲空在人則超逸乎常事之外者也進至於是而不

失其漸賢達之高致也故可用爲儀法而吉也羽鴻之所用進也

以其進之用况上九進之道也

本義胡氏程氏皆云陸當作逵謂雲路也今以韻讀之良是儀羽

旄旌纛之飾也上九至高出乎人位之外而其羽毛可用以爲儀

飾位雖極高而不爲无用之象故其占爲如是則吉也

鄭氏剛中曰鳥皆有用而各有所取雉取其綵鷺取其白鴻取其

知時取其羽以爲儀則君子進退去就之義亦孰得而亂之可

觀以爲法矣

雲峯胡氏曰鴻進以漸而不失其時物以羣而不失其序所謂進

退可法者也而獨於上爻言之者要其終而不可亂也大抵无位

者爻九則上九猶賢達之高致其用可以爲法雖高而无位然不

以无用也故其象占如此

蒙引本義云其羽毛可用以爲儀飾自上九言无可指實說出姑

用爻辭羽毛字耳在人則爲雖其實德不爲世用人不得蒙其實

德之惠然其淸風高節猶足以廉頑而起懦爲世標表也是儀

仗儀衛之儀此儀指羽以其羽爲羽旄旌纛之飾也此爻之辭

大意謂上九雖不爲世用而不爲无用

附本義羽毛用爲儀飾頗可疑方說漸逵而下卽用其羽毛是人

擒制之不見雲路之高矣愚意只謂鴻漸逵而人仰望之有儀

象用字只作以字勿重讀

謂周公繫上爻曰上九至高出乎人位之外飄然高舉無功名富

貴之心爲鴻漸于逵之象由是風節之高足以振頑懦之氣身

雖不用而其道不爲无用也又有鴻羽可用爲儀之象占者如

是節著一時風垂後世何吉如之

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孔疏進處高潔不累於位无物可以亂其志也

程傳君子之進自下而上由微而著跬步造次莫不有序不失其

序則无所不得其吉故九雖窮高而不失其吉可用爲儀法者以

其有序而不可亂也

發揮傳作其進有序而不可亂不如以志說

本義漸進愈高而不爲无用其志卓然豈可得而亂哉

蒙引其志苟或可亂必能可用爲儀哉如夷齊如王蠋如龔勝輩

是甚等樣剛腸甚等樣脚根
存疑嘉上九之志也其志何志高尚之志也
去疑亂是惑亂不可者有斷斷如是意此推儀吉原故又鴻行有
不亂意
雲峯胡氏曰本義獨釋二與五兩爻象傳蓋以二居有用之位有
益于人之國家而非素飽者上在无位之地亦足爲人之儀表而
非无用者二志不在溫飽上志卓然不可亂士大夫之出處於此
皆有取焉
按鴻羽整齊不亂在人事則志高潔不可亂依程傳進有序看鴻
之飛有序亦有不亂意
匯孔子釋上象曰上九其羽可用爲儀而吉者以其卓然獨立而
功名富貴不足以亂其志故其清風高節足以儀表於天下後
世也
吉建安邱氏曰六爻皆以鴻爲象鴻水鳥也初言于干進之始也
二言于磐則進于干矣三言于陸則又進于磐矣至四于木五于
陵則鴻之漸愈高而无可進之地故以鴻飛爲象言逵者以其在
天位之外也然漸卦以女歸爲義故中四爻有夫婦之象五與二
應夫婦之正配也故以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爲象三與四比夫
婦之邪匹也故以婦孕不育失其道也爲象蓋夫婦之交亦當以
漸夫苟患正配之難合而樂邪匹之易從則亦失漸之義矣
所謂君子之道貴以漸尤貴以正彖傳言漸進又推于動不窮進
以正邦又推于剛得中无非廣漸與正之義也大象言居德善俗

亦得之漸與正也六爻初漸于干始進未遂二進于磐已進而得
安三漸于陸剛中无應不得人之助四漸于木以柔乘剛幸免人
之侵五漸于陵居尊而得輔于臣上漸于逵高尚而垂法于世漸
之義可識矣
按三陽三陰之卦取漸進而至于高當以上爻爲卦主止巽二句
釋卦名恐是錯簡可移進也下象言女歸利貞傳言有功正邦
則不止爲女貞言矣象舉居德善俗以明漸義乃修已治人之
方也六爻皆以鴻言而所漸有其序初干乃地之下者柔在下
无應故不安二磐漸高安之象也柔中有應故安三過剛不安
言陸其以地之陽亢者歟四柔正在上能於不安中求安言木
其以巽木取義歟五柔中有應去間而後安言陵其地之最高
者歟上言雲路極形其高不僅得安而乃爲人所瞻仰漸至此
極矣○漸有二意以漸而進漸也漸至於高亦漸也凡事皆然
學問尤要欲漸進則不可躐等求速欲至於高則不可半途中
止○爻象難解朱子欲逐項分看但恐似割裂无味仍以鴻貼
合各有取義爲是○夜中不寐思三爻之解不悟於懷更爲一
說以求聯貫附記之鴻漸於陸乃高亢之地无水草可依易至
驚飛離羣在人則過剛不中易於躁動者也鴻驚飛則雌雄失
耦猶人之躁動夫婦失耦也鴻不必驚飛而警備自防猶人之
安靜自守也此爻只是宜靜不宜進之意夫征二句只是一象
因夫言婦婦不必有所指征往也不必訓征伐夫有所往而不
還則婦不孕育不孕育只照五爻不孕看不必謂私孕不生育

知夫不還婦不孕之有凶則只以安靜自守如禦寇之嚴爲利也寇亦不必有所指象傳上下相承說夫征則離羣類離羣類則抛妻可知失配合之道而婦不孕育矣能安靜自守與其羣類順以相保无不利也此說與過剛不中之說相合而夫婦寇皆遠還亦可與朱子之說相發明不知可爲定解否

歸妹三三兌下

程傳歸妹序卦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進則必有所至故漸有歸義歸妹所以繼漸也歸妹者女之歸也妹少女之稱爲卦震上兌下以少女從長男也男動而女說又以說而動皆男說女女從男之義卦有男女配合之義者四咸恒漸歸妹也咸男女之相感也男下女二氣感應止而說男女之情相感之象恒常也男上女下巽順而動陰陽皆相應是男女居室夫婦唱隨之常道漸女歸之得其正也男下女而各得正位止靜而巽順其進有漸男女配合得其道也歸妹女之嫁歸也男上女下女從男也而有說少之義以說而動動以說則不得其正矣故位皆不當初與上雖當陰陽之位而陽在下陰在上亦不當位也與漸正相對咸恒夫婦之道漸歸妹女歸之義咸與歸妹男女之情也咸止而說歸妹動於說皆以說也恒與漸夫婦之義也恒巽而動漸止而巽皆以巽順也男女之道夫婦之義備於是矣歸妹爲卦澤上有雷雷震而澤動從之象也物之隨動莫如水男動於上而女從之嫁歸從男之象震長男兌少女少女從長男以說而動動而相說也人之所說者少女故云妹爲女歸之象又有長男說少女之義故爲歸妹也

歸妹征凶无攸利

程傳以說而動動而不當故凶不當位不當也征凶動則凶也如卦之義不獨女歸无所往而利也

本義婦人謂嫁曰歸妹少女也兌以少女而從震之長男而其情

又爲以說而動皆非正也故卦爲歸妹而卦之諸爻自二至五皆不得正三五又皆以柔乘剛故其占征凶而无所利也

丹陽都氏曰男女之相從正則吉而中爻之才剛柔雜居非所謂正如是而有行非禮法之所容也故征凶夫婦之相與順則利而六爻之才柔上剛下非所謂順如是而有爲非室家之宜也故无攸利

雲峯胡氏曰既曰征凶又无攸利何也以說而動非情之正恣情肆欲何所不至故六十四卦中其不吉未有若是之甚者聖人著之以爲世戒也

案引不曰妹歸而曰歸妹歸者在妹也如漸則曰女歸矣大凡少女謂長女爲姊長女謂少女爲妹妹字本非謂年少女子也惟此妹字則是指年少女子蓋以對長男言也

存疑兌以少女而從震之長男則不擇其偶而妄與是不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自歸固歸妹也其情又爲以說而動則不由禮義之正而惟情所向是亦不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亦歸妹也故其卦爲歸妹以理言之其歸在妹固爲未善以卦言之自二至五位皆不正三五二爻又皆以柔乘剛亦爲未善故其占征凶而无攸利

會通士守道猶女守身女必六禮行而後歸士必君聘致而後出歸妹是枉已求肅者以是進身始則敗名終則不能正人矣

易說取女吉吉在男也以取屬男歸妹征凶凶在女也以歸屬女

去疑征凶二句分始歸既歸看婚姻亦人生大事歸妹只就實實不必作仕進的象看

按歸妹爲正言外推說不妨但作一事先後看不可以征凶屬歸妹无攸利作推開也又按歸妹雖不正亦不必如註疏作妾說

闡文王繫歸妹卦彖辭曰兌以少女從震之長男於卦爲歸妹男女之交本皆正理不可急於求合如合不以正則其方歸也實亂禮法從必取凶其既歸也不能正家亦終无所利矣君子之仕進亦不以正則其方進也得罪於名教而凶而其既進也枉己者不能正人无所利也占者可以知所戒矣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程傳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交感男女配合天地之常理也歸妹女歸於男也故云天地之大義也男在女上陰從陽動故爲女歸之象天地不交則萬物何從而生女之歸男乃生生相續之道男女交而後有生息有生息而後其終不窮前者有終而後者有始相續不窮是人之終始也

朱子曰始終字伊川說未安

本義釋卦名義也歸者女之終生育者人之始

中溪張氏曰女子之嫁子道終於此母道始於此

案引在家人則曰天地之大義也而男女之各正位乎內外此義即天地之大義也其下文云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此正以明歸妹之所以爲天地之大義處

存疑歸妹本是不好卦此云天地之大義是就他好處說如姤本

是不好卦彖傳云天地相遇剛遇中正亦是就他好處說
按程傳終始兼男女言朱子尚屬女故不用程說
講孔子釋彖辭曰卦名歸妹歸妹之義豈細故哉男女配合陰陽交感乃天地之大義也何者天地不相交感則无以化醇而萬物不興若男女不交則无以生育而人道滅息是歸妹為女之終實生育而為人道之始乃人之終始也歸妹所係之大如此謂非天地之大義乎

說以動所歸妹也

程傳男女相感說而動者少女之事故以說而動所歸者妹也
本義又以卦德言之
蒙引上節特因歸妹二字說其正理至此方說出卦名義內所不足之意人之男女相從但是以悅而動女子自嫁便是失身蓋雖是兩情俱悅兩地俱動然以情以理在女子一邊尤為醜也亦明是女不取行媒而自歸于人故為歸妹也所歸妹也蓋云所以為歸妹也古文省字在孔子彖傳象傳中尤多一說所歸在妹言女先動也然云所歸在妹則似云不在男然則男亦有歸乎
廣義悅以動偏就女言只言合之不正
淺此亦一說
講夫歸妹為天地之義而可苟乎乃卦德悅以動則牽於情欲之私而非理義之合固是男女皆然而在女尤為可鄙所以為歸妹言女之自歸於人責在女也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王註以征則有不正之凶以處則有乘剛之逆
孔疏因二三四五皆不得其正是釋征凶之義因六三六五乘剛釋无攸利之義
程傳所以征則凶者以諸爻皆不當位也所處皆不正何動而不凶不唯位不當也又有乘剛之過三五皆乘剛
本義又以卦體釋卦辭男女之交本皆正理惟若此卦則不得其正也
[illegible]山張氏曰以爻位推之二四以陽居陰有男以不正從女之象三五以陰居陽有女以不正從男之象行皆失正故為征凶上卦以六五乘九四下卦以六三乘九二有夫屈於婦婦制其夫之象故為无攸利也
匯纂徐氏曰位不當則紊男女內外之正柔乘剛則悖夫婦唱隨之理所以征凶而无攸利也
蒙引卦彖卦德只見卦名歸妹之義未見歸妹之所以征凶而无攸利處故復以卦體之位不當釋征凶柔乘剛釋无攸利也征凶无攸利俱以歸妹言本義自明白位不當也言自二至五皆不得正行不以正非禮法之所容也其凶必矣柔乘剛也言以柔乘剛剛柔易位是為婦制其夫夫屈于婦所謂牝鷄之晨惟家之索也何所利哉
淺位不當主行不正言柔乘剛主婦制夫說皆罪在女邊征凶无攸利皆卦辭位不當柔乘剛皆以卦體言
講詞曰征凶者以卦體自二至五位皆不當在女子則為行不以

正禮法所不容其凶必也又曰无攸利者以卦體三五兩爻柔
皆乘剛剛柔易位是妻制其夫夫屈於婦將何所利乎卦體如
此卦辭所以深不爲之許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按孔疏以永長其終知應有不終之敝語意不可解而程傳既取
其意爲說謂永其終知有敝永終謂生息嗣續永久其傳也知
敝謂物有敝壞而爲相續之道也愚意不見了然
本義雷動澤隨歸妹之象君子觀其合之不正知其終之有敝也
推之事物莫不皆然
蒙引雷動則澤水爲之搖漾如女子可挑而動者故爲歸妹象。
知字重此句承歸妹字而專就此一事說故本義曰君子觀其合

之不正。合之不正語意分明推之則无不皆然永終只是久後之
意非永其終也。此以合之不正者言君子知此則其合之必以
正矣如此說方見君子體易處
按大全邱氏張氏皆本程說敷衍到底費力今斷依蒙引說。永
終知敝猶言知永終之有敝也詩以永終譽亦是永終二字連
用可无疑。雷動澤隨只水動便是邱氏水氣隨之而升不知
如何升只淺淺說求明不必求異。水隨雷動有不能自制意
所以取象歸妹
丟疑提永終二字正是以謹始歎人處不則敝雖知奚補乎
疏孔子釋大象曰澤上有雷雷動澤隨猶女之隨男而動歸妹之
象也君子以男女之合必始之以正然後可以善終而无永終

之敝否則始雖合而終必離故於合之不正即知其永終之有
敝所以必謹之於始而合必以正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程傳女之歸居下而无正應娣之象也剛陽在婦人爲賢貞之德
而處卑順娣之賢正者也處說居下爲順義娣之卑下雖賢何所
能爲不過自善其身以承助其君而已如跛之能履言不能及遠
也然在其分爲善故以是而行則吉也
按孔疏謂娣雖非正配不失其道猶跛足雖不正不廢能履不如
程傳理長
本義初九居下而无正應故爲娣象然陽剛在女子爲賢正之德
但爲娣之賤僅能承助其君而已故又爲跛能履之象而其占則

征吉也
廬山李氏曰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嫡夫人及左右媵皆以姪娣從
聖人制禮必以姪娣充媵者所以廣國嗣使所自出者一同而无
他異也
雲峯胡氏曰卦辭征凶初爻之辭征吉何也以一卦論則以說而
動故其征也凶即此一爻論初以剛居剛是女子而有賢正之德
者故征吉然爲女而在下无應非匹也媵也爲媵雖賢正僅能承
助其君不能大有所行也故有跛能履之象象如此而占吉以有
德故也
蒙引娣與妹不同少女曰妹少婦曰娣。跛能履不足以遠到也
僅能承助其君而已。征吉言雖止于承助其君然于其分則吉

矣。

[蒙引]程子得云、在其分爲善。就娣言吉也。本義作占則可推開說。娣亦進御于君。故云承助。或曰女君也。似優。

[法宋]就仕進看兩象意相因。惟娣故跛也。其能履處全本德來。征吉字要看得小。

[詳說]周公繫初爻曰、女之從人。惟居上有應者爲正嫡。初九居下而无正應。則其爲歸妹也。不過以娣之賤而已。雖有賢正之德。不能大有所爲。猶跛者之能履而不足以遠行也。然職分之所當爲者。固已盡矣。故往而吉焉。仕進者可以推矣。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孔疏]以恒爲娣。恒久之道。不如作恒久之德說。然只作爲娣能久常而以也德爲前一層似妥。

[程傳]歸妹之義。以說而動。非夫婦能常久之道。九乃剛陽有賢貞之德。雖娣之微。乃能以常者也。雖在下不能有所爲。如跛者之能履然。征而吉者。以其能相承助也。能助其君娣之吉也。

[本義]恒謂有常久之德。

[建安邱氏曰]卦辭言歸妹征凶者。蓋歸妹以悅而動。故征則凶也。初九歸妹以娣。反言征吉者。蓋初九以常德承君。故征則吉也。

[存疑]四可相因。繫說下言初九雖歸妹以娣。然有恒久之德。故是則雖跛能履。然其職分則已盡。是吉相承也。

[按]吉字不當連下。

[翁解]凡事得其恒者吉。以卑自居。終其身不敢有他念。安其分之常者恒也。

[按]初爻本義賢正之德承助其君云云。則此象傳之語氣可會。就歸妹說。補仕進意於言外。若直說仕進。覺不順。

[詳說]孔子釋初象曰、女德以恒爲貴。初在歸妹之時。固爲娣矣。然九爲陽剛。是女子之有恒德者也。其跛能履吉者。惟其有恒德。雖不能大有所爲。而亦可相承助於其君。如跛之能履。所以吉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孔疏]九二不云歸妹者。既在歸妹之卦。歸妹可知。故略不言也。

[程傳]九二陽剛而得中。女之賢貞者也。上有正應而反陰柔之質。動於悅者也。乃女賢而配不良。故二雖賢。不能自遂以成其內助之功。適可以善其身而小施之。如眇者之能視而已。言不能及遠

也。男女之際。當以正禮。五雖不正。二自守其幽靜貞正。乃所利也。二有剛正之德。幽靜之人也。二之才如是而言利貞者。利言宜於如是之貞。非不足而爲之戒也。

[本義]眇能視。承上爻而言。九二陽剛得中。女之賢也。上有正應而反陰柔不正。乃女賢而配不良。不能大成內助之功。故爲眇能視之象。而其占則利幽人之貞也。幽人亦抱道守正而不偶者也。

[誠齋楊氏曰]諸爻言歸妹。二獨不言者。以二下卦之尊。即妹之身也。幽人賢德之稱。言少妹之幽貞也。幽則至靜而不可動。貞則至潔而不可渝。皆陽剛中正之德也。

[厚齋馮氏曰]二以其陽明居兌體。故以眇能視爲象。剛中而位陰。故以利幽人之貞爲占。言有望於君而未偶。守正於內而未行。宜

固守其正者也
雲峯胡氏曰初曰跛能履此曰眇能視承初而言也九二陽剛得中女之賢者也上有正應則非初之娣矣在娣則不能有行非娣而亦眇能視何也九二剛中而上應六五陰柔不正是女之賢而不遇其夫如豐之六二文明而上應六五之柔暗臣之賢而不遇其君者也故豐曰日中見斗此曰眇能視其見其視由於彼而不由於此也履亦下兌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剌之也此分言於初二倘之也
案引眇能視承上爻而言一則女賢而非正室僅能承助正室而已一則女賢爲正室矣而其配不良亦不能大成內助之功也故一則爲跛能履一則爲眇能視其薄命不偶亦嘗衞兄弟也或

說是謂當固守其賢正之德故象傳曰未變常也看來不然觀爻下本義云幽人亦抱道守正而不偶者也既已能守正了又令固守其正何耶本旨只是言幽人得此占則利爲其所處與九二同故也但九二是既嫁之賢女而幽人是不仕之賢人所處似乎不同然其爲不偶則同故聖人有取焉蓋幽人无賢君正猶九二无賢夫也
按此爻本義象占是兩截意與程傳不同幽人難貼歸妹故從本義然本義但取不偶意相箔二句亦覺隔礙愚於配不良之說不能无疑以其與五爻悖也
講困公繫二爻曰九二陽剛得中是女賢而爲正室者也乃所適之五反陰柔不正則刑家无主而內助之功不能以大成矣如跛能視而不能以及遠也在士君子則爲有德之賢遇非其君不能大行其道但當抱道而隱守幽人之貞斯爲利耳占者如是則利也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孔疏貞正者人之常也九二失位嫌其變常不貞也能以履中不偏故云未變常也
程傳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也世人以媟狎爲常故以貞靜爲變常不知乃常久之道也
建安邱氏曰娣之從嫡必當如跛者之履而不足以與行則无僭上之疑而嫡妾之分明妻之從夫必當如眇者之視而不足以有明則无反目之嫌而夫婦之倫正是妾婦之常道也釋象於初曰

以恒於二曰未變常雖各安其常此初之所以吉二之所以利歟
蒙引未變常也總是抱道守正而不改也未變常三字解出幽人之貞意
按依蒙引此傳不必糾纏歸妹爲是
講孔子釋二象曰利幽人之貞者蓋守正者士之常不因遇之不偶而少變故爲幽人之貞而无不利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程傳三居下之上本非賤者以失德而无正應故爲欲有歸而未得其歸須待也待者未有所適也六居三不當位德不正也柔而尚剛行不順也爲說之主以說求歸非禮也上无應无受之者也无所適故須也女子之處如是人誰取之不可以爲人配矣當反

須而求爲娣媵則可也以不正而失其所也
本義六三陰柔而不中正又爲說之主女之不正人莫之取者也
故爲未得所適而反歸爲娣之象或曰須女之賤者
蒙引蔡氏曰須待也三本非賤者无應宜待而急於從人不得爲
人配而反歸爲娣是自賤也夫人志在祿位而不自重欲速好進
而甘於卑下卒爲人所賤者何以異哉
雲峯胡氏曰初九居下娣也六三居下之上非娣也陰柔而不中
正又爲兌說之主无德之女也无德之女人无取之者故本宜須
而反歸以娣也初之吉二之利皆以德取六三无德彖所謂征凶
无攸利不言可知矣
按本義未得所適而反歸爲娣云云是以不得適人爲正配即爲

未得所適非以全不適人爲未得所適也
講周公繫三爻曰六三居下之上在歸妹本非賤者未得所適宜
須以待之乃不能自待急於從人不得爲人正配猶歸妹以須
而反歸爲娣是自賤也士不自重好進而甘於卑下爲人所賤
亦猶是矣占者當知所戒也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程傳未當者其處其德其求歸之道皆不當故无取之者所以須
也
存疑即本義不中正意
按程傳未當兼三意宜以德爲正說而德是從所處看出未當
則可兼釋反歸以娣謂所處不當无中正之德故以須而不能

須至反歸爲娣也時講皆只明宜須二義似洗程傳
講孔子釋三象曰歸妹以須者以三陰柔而處位不當无中正之
德人莫之取故宜須以待之也又何必急於從人而至反歸爲
娣乎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程傳九以陽居四四上體地之高也陽剛在女子爲正德賢明者
也无正應未得其歸也過時未歸故云愆期女子居貴高之地有
賢明之資人情所願娶故其愆期乃爲有時蓋自有待非不售也
待得佳配而後行也九居四雖不當位而處柔乃婦人之道以无
應故爲愆期之義而聖人推理以女賢而愆期蓋有待也
又註雖以不正无應並言而程傳以爲正德賢明蓋雖在女子亦

取陽爻可見陽德之貴
本義九四以陽居上體而无正應賢女不輕從人而愆期以待所
歸之象正與六三相反
雲峯胡氏曰六三九四皆失位无應三以其无應也急於從人而
反歸以娣四雖无應不輕從人而愆期遲歸何其相反如此之甚
哉三陰柔不中正爲无女德者四剛健在女則爲賢明有德者也
士之自賤自貴如之
蒙引遲歸有時謂愆期之志如此也以陽居上體而无正應女
之賢者也居上體女之貴重者也故不自輕而寧愆期六四終
必得良偶天下无无對之物時過有必行之理不至如三之爲娣
矣故正與六三相反

隱解 賢士不遇賢君。寧愆仕進之期。非耽隱也。蘊器以待時耳。

按愆訓過。愆期過其期也

正疑 此爻只作歸妹說。然仕進意亦可言外補。

講說 周公繫四爻曰。九四陽剛有賢正之德。居上體有貴重之義。而无正應未獲佳配。故不輕於從人。而愆其婚姻之期也。然豈終於不歸哉。蓋歸自有時。特遲遲耳。雖愆期勿恤也。士未得君以事。當守道待時。亦猶是也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本義 所以愆期者。由己而不由彼。賢女人所願娶。所以愆期。乃其志欲有所待。待得佳配而後行也。

存疑 明非人之不我娶。乃我之不輕從人也。

講說 孔子釋四象曰。九四所以愆期者。豈終於不行哉。原九四愆期之志。蓋欲有待而行也。雖遲而不至有輕身之悔矣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疏註 疏以君為帝乙。其君之袂。乃帝乙所崇飾。程傳尊貴之女不尚飾。則其君為女君也

程傳 六五居尊位。妹之貴高者也。下應於二。為下嫁之象。王姬下嫁。自古而然。至帝乙而後正婚姻之禮。明男女之分。雖至貴之女。不得失柔巽之道。有貴驕之志。故易中陰尊而謙降者。則曰帝乙歸妹。泰六五是也。貴女之歸。唯謙降以從禮。乃尊高之德也。不事容飾以說於人也。娣媵者。以容飾為事者也。衣袂所以為容飾也。六五尊貴之女。尚禮而不尚飾。故其袂不及其娣之袂良也。良美

好也。月望陰之盈也。盈則敵陽矣。幾望未至於盈也。五之貴高。常不至於盈極。則不亢其夫。乃為吉也。女子處尊貴之道也。

按程傳以月幾望為未望而不至於亢。本義以為女德之盛。二說不同

本義 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尚德而不貴飾。故為帝女下嫁而服不盛之象。然女德之盛。无以加此。故又為月幾望之象。而占者如之則吉也

朱子曰。月幾望是說陰盛

丙初齋氏曰。袂衣袖。若小君。堯降二女于嬀汭。而後世一稱湘君。一稱夫人。娣例為君。而飾皆勝也。

雲峯胡氏曰。娣以容飾為事。五君也。豈假容飾以悅人者。故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良在德而不在袂也。下三陽皆以女德稱。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是帝之女而下嫁者也。而不盛其服飾。德之盛无以加於此矣。故又取月幾望之象。月幾望在小畜中孚。以位言陰盛而與陽亢也。在歸妹以德言陰盛而可與陽對也。本義於二與四。皆以女之賢稱。於初則曰在女則為賢正之德。於五則曰女德之盛无以加此。其旨深哉

蒙引 六五尚德而不貴飾。只在柔中。正取居尊帝女象也。月幾望吉。吉宜家之謂也。尚德而不貴飾。如何便為女德之盛无以加。此蓋女子貴飾者萬萬皆然。不貴飾則自然貴德矣。惟貴德。故能不尚飾也。所謂內重外輕也。君主也。古者諸侯之妻稱小君。諸侯之女或稱縣主。趙宋封其臣之妻為縣君郡君者。正祖此法也。

不然原爲乘之尊以下交以誠不以文帝王之盛德也。
丹按紂帝乙紂父。周公蓋就近帝借取爲象。君卽所歸之妹。就其娣
言曰君耳。此爻互作歸妹看則月幾望當主女德之盛說。
不然此以妹爲六五不重帝乙。○常以歸妹爲說而下賢於言外補
時講多直說下賢非經旨
謂周公繫五爻曰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是帝女下嫁之象故
爲帝乙歸妹也女子尚飾人情所同乃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
袂良是尚德而不尚飾故其服不盛不如其服也夫以至尊之
之女尚德而不尚飾如此則女德之盛如月之幾望而茂以加
矣宜家正內何吉如之人君屈己下交一唯誠實而不事虛文
則君德之盛无以加上下交而治化成矣何不吉乎占者當如

是也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程傳以帝乙歸妹之道言其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尚禮而不尚飾
也五以柔中在尊高之位以尊貴而行中道也柔順降屈尚禮而
不尚飾乃中道也
本義以其有中德之貴而行故不尚飾
蒙引上二句舉爻辭下二句方釋之此與訟九二不克訟歸逋竄
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一例。其位在中是其貴也貴者德也以德
而行自不尚飾矣
存疑所以然者由其位在上體之中貴也以貴而行則內重而見
外之輕故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

淺說其位在中自是以五言因其位之中以見其德之中中德可貴
故本義云中德之貴。○行字在歸妹只虛說謂所行也其德貴
則所行異於常
通孔子釋五象曰富貴之家莫不爲美麗之飾而帝乙歸妹其君
之袂反不如其娣之袂良者何也蓋五居上卦之中是其中德
自有可貴者以其可貴之德而行則視內重視外輕又何貴於
飾乎人君以貴德行下賢之典其以誠不以文亦猶是矣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按註疏以承筐刲羊爲婚謂女當上有承順士當下有應命今皆
无之故取象如此不作歸妹實講失之泛矣
程傳上六女歸之終而无應女歸之无終者也婦者承先祖奉祭

祀不能奉祭祀則不可以爲婦矣筐篚之實婦職所供也古者房
中之俎葅歜之類后夫人職之諸侯之祭親割牲卿大夫皆然割
取血以祭禮云血祭盛氣也女當承事筐篚而无實无實則无以
祭謂不能奉祭禮也夫婦共承宗廟婦不能奉祭祀乃夫不能承
祭祀也致刲羊而无血亦无以祭也謂不可以承祀也婦不能奉
祭祀則當離絶矣是夫婦之无終者也何所往而利哉
本義上六以陰柔居歸妹之終而无應約婚而不終者也故其象
如此而於占爲无所利也
廬山李氏曰三上二爻皆陰不能相合爲夫婦故止以士女稱之
古者婦助祭必有筐篚實蘋藻之類而諸侯卿大夫躬割牲所以
重宗廟之祭盡禮承之道今二上无應承筐无實刲羊无血是夫

女之義不成而祭祀无主矣
雲峯胡氏曰震有虛筐象兌羊象上與三皆陰虛无應故有承筐无實刲羊无血之象程傳以爲女歸之无終本義以爲約婚而无終蓋曰士曰女未成爲夫婦也先女而後士罪在女矣故无攸利之占與卦辭同而有不同者卦以六來居三失夫婦之正故无攸利爻以三六不相應是約婚而不終故无攸利然其歸罪於兌之陰則一也
蒙引承筐女子事也承筐无實則女之事无所終矣刲羊男子事也刲羊无血則男子之事无所終矣此約婚不終之象也先女而後男者辭繫于上六故也无所終猶俗云无收殺耳○或曰據陰柔居歸妹之終而无應何以見其曾約婚而又不終曰世間豈有女

子至年長過時而全无約婚者乎但據其陰柔居終又无應則雖約婚而不能終其事耳○參義曰夫婚姻之禮盛而原其資送者女歸之盛也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者男女之宜也今女之承筐是將而无幣帛爲之實士之宴其新婚而刲羊未見其血焉者是男女之禮皆不備也所以爲約婚不終之象愚按此說比程傳爲長但所謂男女之禮皆不備一句不切蓋正是不成婚也成婚則女子筐中自實而男家自刲羊以待賓客矣今曰女承筐无實[illegible]是不成嫁耳士刲羊无血則是不成娶耳故曰約婚而不終者也○承筐之承奉也○若求祭義之說有理爻辭分明謂女承筐士刲羊則此二句宜就實事上說○女子若嫁便有筐篚之資男子若娶便當刲羊以宴新婚及召鄉黨僚友而食之如旅卽次喪其童僕之類雖是象然皆就旅上取象則此之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亦當就婚姻上說象明矣
存疑在女子則承筐而无實在士夫則刲羊而无血承筐女子之將嫁也承筐无實則不成嫁矣刲羊士將新婚也刲羊无血則不成娶矣是約婚不終之象也占者如此何所利哉
按承筐作祇具刲羊作聘具似切蓋宴在成婚後故疑之○程傳以祭祀言不如以婚禮言以娶後離絶不如以不成婚言○或謂祭祀是告廟之禮亦在成婚後有碍
講周公繫上爻曰女嫁而承筐士娶而刲羊婚禮當然也上六以陰柔居歸妹之終而无常則約婚而不終故爲女子承筐无實士之刲羊无血无以成婚禮也士无德无應而欲見用於時終

必无成亦猶是也占者如是何所利哉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程傳筐无實是空筐也空筐可以祭乎言不可以奉祭祀也女不可以承祭祀則離絶而已是女歸之无終者也
董氏曰象不及刲羊无血者卦爲歸妹設也
存疑女之嫁也承筐是將而幣帛爲之實上六无實承虛筐是未成嫁也若承實筐則成嫁矣曰承虛筐見約婚不終
會通无見用之實故世莫之用蓋抱空質而往也
去凝虛卽是无實不是解辭乃鄙薄語
講孔子釋上象曰上六承筐而无實則所承者虛筐而已虛筐足以成女子嫁乎此所以約婚而不終也士无德而欲進用亦何

總說

晉建安邱氏曰震長男也兌少女也以少女從長男歸妹之象也合六爻論之五言帝乙于歸妹之上則歸妹之主也二與五應居內卦之中而不言歸妹者則正妹之身也初三乃妹之娣媵皆稱娣于歸妹之下初在二下即娣之以吉相承于妹者三在二上即娣之以賤而踰居於貴者二以少女之身幽靜之節體陰而性陽質柔而得剛皆常德之不可變者其妹之賢者乎而五以帝乙之尊居柔履謙而歸其妹以德禮爲光華而不以衣服爲容飾故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初以陽明安分爲美三以柔邪上僭爲娣一又能不矜其才自遜其美何吉如之在九四爲二五正應之間則言歸妹之愆期上陰柔處一卦之極則乏言夫婦之无終而不言歸妹

按邱氏以二爲正妹之身其說與本義不合歸妹六爻皆言歸妹與他卦取象不同故於每爻皆先明歸妹之義而後推其餘意

明訓王之仕也猶女之歸也進必以正而歸妹則不得其正也彖傳天地云者論女道終始而釋卦詞則君子之進以正可知已大象永終云者論謹始慮終而釋其義則君子始進可知已六爻五爲好賢之君初則賢士之不得正位者三則賢士之不遇明君者二枉己求合以自賤四珍重待聘以自貴上處時之窮終身不遇可見君子之進貴于正始進尤當重

按三陽三陰之卦意亟所歸之妹當以五爻爲卦主女之至貴者也彖言歸妹不正象言永終知敝亦不正也在六爻則有正有不正各因爻位爲言初陽正在下陽正則有德在下則爲娣娣以承事女君亦不能遠去如跛能履之象也二陽中爲妹之所歸當未歸時宜待而不可徑求如眇之能視不能及遠幽人之貞亦謂不可求人也三陰不正歸妹之不能待而甘爲娣者四陽无應未有所歸而有德不輕從人者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帝女下嫁而德極其盛者上陰无應約婚不終不成婦者六爻各以仕進相參大講卦言歸妹不專在歸妹也一二爻舊說二爲歸妹應五爲配不易與五爻帝乙歸妹相悖借爲易之觀二不言歸妹則二非妹可以爲據○在歸妹則陽爻看作婦德此理甚活

易經詳說卷三十一終

易經詳說卷三十二

豐䷶離下

程傳豐序卦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物所歸聚必成其大故歸妹之後受之以豐也豐盛大之義爲卦震上離下震動也離明也以明而動動而能明皆致豐之道明足以照動足以亨然後能致豐大也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孔疏豐卦名也彖及序卦皆以大訓豐也然則豐者多大之名盈足之義財多德大故謂之爲豐德大則無所不容財多則無所不濟無所擁碍謂之爲亨故曰豐亨王假之者假至也豐亨之道王之所尚非有王者之德不能至之故曰王假之也

按孔疏謂用夫豐亨無憂之德然後可以君臨萬國徧照四方如日中之時然後字口氣不是依傳義勿字與宜字相呼應

程傳豐爲盛大其義自亨極天下之光大者能至之假至也天位之尊四海之富羣生之衆王道之大極豐之道其唯王者乎豐之時人民之繁庶事物之殷盛治之豈易周爲可憂慮宜如日中之盛明廣照無所不及然後無憂也

本義豐大也以明而動盛大之勢也故其占有亨道焉然王者至此盛極當衰則又有憂道焉聖人以爲徒憂无益但能守常不至於過盛則可矣故戒以勿憂宜日中也

朱子曰須是王假之了方且勿憂宜日中若未到這箇田地更憂甚底王亦未有可憂

漢上朱氏曰豐大之時所宜憂者不在乎日之未中而在乎日之既中也明動不已未有能保其大者也保此道者其唯中乎

童溪王氏曰六五以柔居尊位而屬震體有震動憂懼之象聖人則戒之以勿憂離明在下又勉之以宜日中

雙湖胡氏曰豐下離上震正日未出東之天其光亨之勢未已何憂之有豈非以柔中之主處豐亨之會故不能無憂重煩聖人致戒致勉耳然不勉以日進但勉以日中毋亦康節怕處其盛之意歟

雲峯胡氏曰卦辭稱王者三渙萃曰王假有廟豐曰王假之假至也唯王者爲能至此豐之大有亨道焉大則必過也亦有憂道焉大則可憂也不必過於憂如日之中斯可矣萃晉夬家人升皆曰勿恤此曰勿憂皆當極盛之時常人所不憂而聖人所深憂其辭曰勿深切之辭非謂無憂也於此有道焉可不必憂也

蒙引彖義曰諸卦言亨者或雖未亨而將有亨之時豐之言亨者豐卽亨之時矣與既濟之亨同○言王者至此固可憂然亦不必憂但能守常不至過盛常如日之中焉則可以保其豐矣何以憂爲蓋自不至於有憂也宜日中者守中之謂也

存疑當豐盛之時以禮樂刑政則四達不悖矣以教化則大行矣以凡有所爲則無不如志矣有亨道也○天道日中則昃宜日中者常中而不昃也世道盛極則當衰人君守常而不至於過盛如日之常中也曰無常中之理聖人特借此以言治道爾兢兢業業如履虎尾如踏春氷罔淫於逸豫游田皆守常之道也○本義守

亂之常是世無常治亦無常亂之常言守得常如今日也
王疑王假之三字最重見這處去危亡只一間耳勿憂不是不憂
但不徒憂耳正是教以憂處宜日中且虛虛說個宜字莫侵下照
天下意
按王假之假只是轉語起下卽後面尚大亦非煞語若云惟王者
乃能至之便截斷語氣矣
說文王繫豐卦彖辭曰豐盛之時治化四達其占有亨道焉王者
至此固可喜也盛極當衰尤可憂也必勿空抱此憂宜持盛戒
滿之心不敢過常如日之中天而不至於昃焉斯可以保其豐矣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孔義豐大也者釋卦名正是宏大之義也動而不明未能光大
今明以動乃能致豐故曰明以動故豐也
按此似重在明
存疑豐者盛大之義離明而震動明動相資而成豐大也
本義以卦德釋卦名義
朱子曰明以動故豐以明心應事物非明則動无所之非動則明
无所用
按明動二字時講多重明邊看來並重爲是明動皆卦德
淺說大也在治功上講一說民物便涉大有矣
講孔子釋彖辭曰卦名豐者治功盛大之時也然何以致此哉卦
德離明有見大之識震動有圖大之才明以動治功所由盛大
也故豐

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本義釋卦辭
王註王之所尚故至之也解假之句
講傳王者有四海之廣兆民之衆極天下之大也故豐大之道惟
王者能致之所有既大其保之治之之道亦當大也故王者之所
尚至大也
朱子曰只是王者至此一箇極大底時節所尚者皆大事
按註疏以推原傳義皆說假之時尚大
蒙引王者際此豐亨之日撫此盈成之運以民則普天率土之廣
生聚日繁也以物則九州四海土賦之入充斥王府也故凡所以
供耳目之需者率大其規模所以聳朝野之觀者率大其鋪張文
物則益以輝煌而下視曩時之文物矣制度則益以宏麗而狹小
向日之制度矣蓋其居得爲之位操得爲之勢而又當此得爲之
時凡百如意所謂不期侈而自侈者故曰尚大也尚大正所謂王
假之也尚大是所以有憂道也尚大也非是王者要尚大王者
至此時則志欲日廣其勢自是尚大耳如漢武帝席文景富庶之
後狹小漢家制度旋致海內之虛耗矣
存疑此亦是不好意思大抵創業之初紀綱法度未立王道未成
民物未康阜方日夜圖維皇皇汲汲思濟洪業惟恐不足無暇及
盛大之事及到豐盛之時紀綱法度已立王道已成民物康阜然
後及於盛大之事如漢至武帝時更制度易服色改正朔購經籍
崇儒術有上嘉下樂之意長驅遠馭之志是所尚皆大事也

程傳所有既廣所治既衆當憂其不能周及宜如日中之盛明普照天下无所不至則可勿憂矣如是然後能保其豐大保有豐大豈小才小知之所能也

蒙引宜照天下自王者言只如所謂照四國之意蓋日雖其中乃能徧照天下若過盛則如日之昃而天下之物有遺於所照之外矣曰宜照天下所以申宜日中之意也宜照天下言此心常在天下不敢自有其盈盛也玩卦辭宜日中宜字是就人事說則此所謂宜照天下亦當單人事說矣而語錄乃謂易如此看不得只是如日之中則自然照天下不可將作道理說此意愚所未曉意或者傳錄之誤乎

存疑曰惟中方能照及四旁日中而昃則只及一旁而不能照及四旁亦猶人君維持國家常如盛大之日則神明在上紀綱振舉天下皆在其照臨之內而國有遺於法度之外一或過盛則志氣昏怠法度廢弛天下之事有遺於明照之外者多矣彖曰勿憂宜日中謂王者宜維持國家常如盛大之日以遍照乎天下也

困勉錄尚崇尚也大侈大也尚大便是驕侈在上不肯下照天下的照天下正小心惕惕不敢自大處邪四海利病生民休戚无不照於中矣

弼尚大是從王假之與勿憂宜日中中間看出作反語以起下非王假之一定要尚大也過節一氣貫下

闡詞曰王假之言王者至此操可爲之資處得爲之勢長驅遠馭狹小前人易有崇尚侈大之心也勿憂宜日中者王者一有侈

大之心則遺於所照者多矣此最可憂然不可徒憂宜不自有其盛處同一世如日之中以普照天下也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孔疏此孔子因豐設戒以上言王者以豐大之德照臨天下同於日中然盛必有衰自然常理日中至盛過中則昃月滿則盈過盈則食天之寒暑往來地之陵谷遷貿盈則與時而息虛則與時而消天地日月尚不能久況於人與鬼神而能長保其盈盛乎勉令及時修德仍戒居存慮亡也此辭先陳天地後言人與鬼神者欲以輕譬重亦先尊後卑也而日月先天地者承上宜日中之文遂言其昃食因與日月以對之然後並陳天地作文之體也

程傳既言豐盛之至復言其難常以爲誡也日中盛極則當昃昳月既盈滿則有虧缺天地之盈虛尚與時消息況人與鬼神乎盈虛謂盛衰消息謂進退天地之運亦隨時進退也鬼神謂造化之迹於萬物盛衰可見其消息也於豐盛之時而爲此誡欲其守中不至過盛處豐之道豈易也哉

本義此又發明卦辭外意言不可過中也

朱子曰天地是舉其大體而言鬼神是舉其中運動變化者通上徹下而言如雨風露雷草木之類皆是豐卦彖許多言語其實只在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數語上這盛得極常須謹保守得日中時候方得不然便是偃倘傾壞了又曰這處去危亡只是一間耳須是兢兢如捧盤水須是謙抑貶損方可保得又曰這便是康節所謂酩酊離披時候如何不憂危謹畏實啟

問有以吝後爲言者小人都云當豐亨豫大之時須是恁地侈泰方得所以一向放肆如何得不亂物事到盛時必衰雖鬼神有不能違也問鬼神者造化之迹然天地盈虛即是造化之迹矣而復言鬼神何邪曰天地擧全體而言鬼神指其功用之迹似有人所爲者

西溪李氏曰極獘大壞之形常出於豐亨豫大之後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此理也雖天地猶之人與鬼神安得而違也卦言宜日中故特發此意而爲玩治者之戒

蒙引上言日中言當如日之中而不過此言日中則昃據日中之理數而言其既中則未有不昃者也蓋日以中爲盛月以盈爲盛盛極而衰理必然也故日則昃月則食非惟日月天地之盈虛亦

隨時而消息天地亦不能常盈而不虛也天地且然而況於人與鬼神其能常盛而不衰乎鬼神是天地之變化運動者如風雲雷雨露凡陽噓陰吸之類皆是要說得與天地日月不相犯所以宜日中而不至過盛者正以盛極則衰日中則昃也故爲發明卦辭外意而同歸於言不可過中也兩箇日中不同一言當如日之中而不過蓋帶宜字看自是一樣也一言日中既中矣未有不昃者是以日之中爲盛之極耳分明强同不得象於宜日中是言當不至過盛象傳日中則昃一段是言其所以當不至過盛處蓋以日中爲盛日中則昃爲盛極則衰也兩箇日中不同惟象辭先之曰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然後曰日中則昃便見得二義分明不假發揮矣設使不用宜照天下字出人或以日中爲不好

而不曉其義矣方其時之息也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則天地盈矣及其時之消也萬類歸根蟄動俱寂而天地虛矣時之所在天且不能違也時者氣數也此段所言雖卦辭所未及然却與卦辭之意同以其辭所未及也故曰卦辭外意

存疑卦辭宜日中所以然處未之及此方言之以補卦辭之所未及故曰發明卦辭外意言辭外之意也

玉堂日食只是後半月之晦非月食也盈虛消息就氣化上說重消虛一邊方合旨

疲息對消言生也時當息則以漸而至於盈時當消則以漸而至於虛

講夫王者所以宜日中者豈无故哉以盛不可恃耳日以中爲盛

中則未有不昃矣月以盈爲盛盈則未有不食矣非但日月也天地之氣虛則必息而至盈其盈也與時息而盈矣盈則必消而至虛其虛也與時消而虛矣而況人範圍於天地之中鬼神運行於天地之內者在人則禍福相倚在鬼神則屈伸相感豈能常盛而不衰乎夫日月也天地也人與鬼神也有盛必衰如此此王者所以當常守其中而不可過盛也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本註文明以動不失情理也

孔疏雷電皆至豐者雷者天之威動電者天之光耀雷電俱至則威明備足以爲豐也君子以折獄致刑者君子法象天威而用刑罰亦當文明以動折獄斷決也斷決訟獄須得虛實之情致用刑

罰必得輕重之中若動而不明則罪濫斯及故君子象於此卦而折獄致刑

[程傳]雷電皆至明震並行也二體相合故云皆至明動相資成豐之象離明也照察之象震動也威斷之象折獄者必照其情實惟明克允致刑者以威於姦惡惟斷乃成故君子觀雷電明動之象以折獄致刑也噬嗑言先王勑法豐言君子折獄以明在上而麗於威震王者之事故爲制刑立法以明在下而麗於威震君子之用故爲折獄致刑旅明在上而云君子者旅取慎用刑與不留獄君子皆當然也

[本義]取其威照並行之象

[或問]雷電噬嗑與雷電豐亦一同朱子曰噬嗑明在上是明得事理先立這法在此未有犯底人留得異時之用故云明罰勑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這法時須是明見下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動於上必有過錯也故云折獄致刑此是伊川之意其說極好

[蘭氏廷瑞]曰折者折衷其至當之理致者自此而致之於彼

[雲峯胡氏]曰折獄象電之照致刑象雷之威威照並行象雷電皆至

[中溪張氏]曰君子體電之明可以折斷獄情體雷之威可以致用刑殺苟威至而明不至則庄言何以折獄明至而威不至則姑息何以致刑必威明皆至而後可以成豐亨之功

[案]引威照並行盛大之勢獄之已成然後致之刑

[身易實義]皆字重惟其皆至則電必大明雷必大震故稱豐

[示兒編]豐時奸宄易生故折獄致刑最是保豐緊着須重折獄遲獄未有不折而刑能致者

[按]保豐是新說較舊說但作取象者深一層亦似有味雷電缺一則不成豐惟其至則大雷大電交作而大威大明並行豐從威明上取意者多明威可分貼

[讀]孔子釋大象曰雷電皆至威照並行其勢盛大豐之象也君子體此以獄之未決雖明克允法電之照以折之使是非曲直无一不得其情以刑之既審雖斷乃成法雷之威以致之使大小輕重无一不得其當而亦威照並行矣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王註處豐之初其配在四以陽適陽以明之動能相光大者也旬均也雖均无咎往有尚也初四俱陽爻故曰均也

[程傳]雷電皆至成豐之象明動相資致豐之道非明无以照非動无以行相須猶形影相資猶表裏初九明之初九四動之初宜相須以成其用故雖旬而相應位則相應用則相資故初謂四爲配主已所配也配雖匹稱然就之者也如配天以配君子故初於四云配四於初云夷也雖旬无咎旬均也天下之相應者常非均敵如陰之應陽柔之從剛下之附上敵則安肯相從唯豐之初四其用則相資其應則相成故雖均是陽剛相從而无過咎也蓋非明則動无所之非動則明无所用相資而成用同舟則胡越一心共難則讎怨協力事勢使然也往而相從則能成其豐故云有尚有可嘉尚也在他卦則不相下而離隙矣

本義記主謂四旬均也謂皆陽也當豐之時明動相資故初九之遇九四雖皆陽剛而其占如此也

或問動非明則无所之明非動則无所用朱子曰徒行不明則行无所向徒明不行則明无所用空明而已

吉安劉氏曰彖不言豐初未至豐也五亦不言豐者陰虛歉然方賴在下之助不知有其豐也凡卦爻取剛柔相應豐則取明動相資初當離體之初四在震體之初同德而相遇雖兩陽之勢均力敵往而從之非特无咎且有尚矣

蒙引无咎者動矣而非明則動无所之明矣而非動則明无所用猶有咎也今明動相資則何咎哉行有尚者明動相資則明足以灼其理動足以致其用何事不立何功不成故行有尚

要解仇滄柱曰遇其配主指初應九四也旬指陽與陽相敵言陰陽有相濟之美兩陽相遇似不相得矣然究成相得之功者以明動相資故也爻辭寓抑揚之旨

按初與四相配即以爲主配主二字不可折開後夷主亦然此言處豐之初有陽明之才可以求同類而有爲

匯周公繫初爻曰初與四皆陽是勢均力敵似乎不相得矣然豐之時非明无以照非動无以行本相須以致用而初爲明之始四爲動之始實相配以成功相配則以之爲主矣故爲遇其配主之象如是則其勢雖均而不相下然同德相濟可无相傾相忌之咎且明以燭理動以致用何事不立何功不成其往有可嘉尚占者宜如是也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孔疏過旬災也者言勢若不均則相傾奪既相傾奪則爭競乃興而相違背災咎至焉故曰過旬災也

程傳聖人因時而處宜隨事而順理夫勢均則不相下者常理也然有雖敵而相資者則相求也初四是也所以雖旬而无咎也與人同而力均者在乎降己以相求協力以從事若懷先己之私有加上之意則患當至矣故曰過旬災也均而先已是過旬也一求勝則不能同矣

本義戒占者不可求勝其配亦爻辭外意

建安邱氏曰兩剛相遇勢已均等不可復過矣過則偏勝之患生是有災也初爻位居陽盛於四倘或過旬能无災乎

雲峯胡氏曰需九三致寇至而象曰敬慎不敗也本義以爲占外之占豐初九曰雖旬无咎而象曰過旬災也本義以爲爻辭外意蓋旬則配而與之均過旬則勝而出其上處豐之下而有欲上人之心可乎哉

存疑此是聖人戒初九之辭故曰爻辭外意亦兼二爻之勢力均敵恐其不能相下而致生事端此實人之常情言初與四雖其力均敵以明動相資而得无咎然在初之與四又當每事謙下不可求勝其配若不能相下必欲求勝其配則二者必不能相容而反生事端矣故曰過旬災也

按疑兩相均曰旬出其上曰過災不止咎象有禍害在爻取其相下象又慮其相勝兩賢相厄豈國家之福哉

〔按〕過何謂求勝不相下非過四求五之謂然作過四求五說亦似有味

〔講〕孔子釋初象曰初之雖旬无咎者正唯旬而不過耳設有求勝其配之心則過乎旬矣其災可勝言哉初唯旬而无求勝之心是以无咎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按〕註疏只就六二以陰居陰爲說於義未暢不如程傳對六五言之

〔程傳〕明動相資乃能成豐二爲明之主又得中正可謂明者也而五在正應之地陰柔不正非能動者二五雖皆陰而在明動相資之時居相應之地五才不足既其應之才不足資則獨明不能成豐既不能成豐則喪其明功故爲豐其蔀日中見斗二至明之才以所應不足與而不能成其豐喪其明功无明功則爲昏暗故云見斗斗昏見者也蔀周匝之義用障蔽之物掩晦於明者也斗屬陰而主運平象五以陰柔而當君位日中盛明之時乃見斗猶豐大之時乃遇柔弱之主斗以昏見言見斗則是明喪而暗矣二雖至明中正之才所遇乃柔暗不正之君既不能下求於己若往求之則反得疑猜忌疾暗主如是也然則如之何而可夫君子之事上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至誠以感發其志意而已苟誠意能動則昏蒙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人之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己之誠意上達而君見信之篤耳管仲之相桓公孔明之輔後主是也若能以誠信發其志意則得行其道乃爲

吉也

〔本義〕六二居豐之時爲離之主至明者也而上應六五之柔暗故爲豐蔀見斗之象蔀障蔽也大其障蔽故日中而昏也往而從之則昏暗之主必反見疑唯在積其誠意以感發之則吉戒占者宜如是也虛中有孚之象

〔雙湖〕胡氏曰日中豈有見斗之理謂之疑疾猶睽之載鬼一事也凡言往者多自下而上進初之往上而從四也初以陽居陽而四又陽故往有尚二之往上而從五也二以陰居陰而五又陰故往得疑疾然二有居陰從陰之象故足以致疾有離明中虛之象亦足以致吉所以占辭兩及之豐其蔀外也有孚發若內也外有疑內有孚孚疑之反也發蔀之反也

〔蒙引〕六二爲離卦之主本至明也而爲六五陰暗所蔽其明德抑而不伸不得以達於外正如明而見傷之義故日中見斗也六二本明而爲暗主所蔽或者疑之以爲如此則是有能奪其明之理曰不是奪其明只是蔽其明往得疑疾者人人而去之事事而更之格其外者也有孚發若者積其誠意以感發之格其心者也此萬世人臣事暗主之之術大法也往得疑疾有孚發若二句戒占者辭然亦六二之虛中有孚也故以之戒占故曰虛中有孚之象吉字須從發若上說發若是形狀之辭如云若發蒙耳相彷彿

〔按〕日中二字與宜日中之日中似不同只是說白晝中耳若謂日在天中而反見斗殊說不去昏方見斗白晝見斗只形容昏之

甚豐蔀見斗總是見蔽而極暗意斗當指北斗言南斗有時不
見而北斗常在天蒙引有東斗四星西斗五星之說不知本何書
今按天文書無東斗西斗而北斗乃紫微垣中宿最尊南斗乃二十
八宿之一亦非與北斗相配也
[訓詁]蔀屋者周匝障蔽而以自掩之謂也
去疑蔀以草爲之所用蔽日色者豐則日蔽而暗矣
[按]夫疑以疑爲君之疑疾爲我之疾不如程傳疑猜忌疾連說
此言處豐時事君之道非謂巳之豐蔀非所當豐時豐而君
暗則蔀豐矣臣之才德不能展便如蔽其明
[通論]周公繫二爻曰六二本至明也上應六五之柔暗則明爲所蔽
而不得自達有大其障蔽而於日中見斗星之象有君如此若

遠往從之直謂以開其蔽必猜疑忌疾之交作而不吉矣雖積
其誠意以感發之庶其蔽可徐開而吾之明得見斯爲吉也占
者於此勿遠往而致其有孚可也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程傳]有孚發若謂以巳之孚信感發上之心志也苟能發則其吉
可知雖柔暗有可發之道也
[中溪張氏]曰臣之事君不可以君之明暗而異其心一於孚信焉
可以感發六五之志而行其道顧不吉歟
[去疑]提一志字見君雖昏其本明之志畢竟不滅所以可發耳
[講]孔子釋二象曰二之有孚發若者謂有巳之孚信以感發上之
心志也豈徒以口舌相爭哉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蒙]註疏以沬爲微明程傳以爲小星
[程傳]沛字古本有作旆字者王弼以爲幡幔則是旆也幡幔圍蔽
於內者豐其沛其暗更甚於蔀也三明體而反暗於四者所應陰
暗故也三居明體之上陽剛得正本能明者也豐之道必明動相
資而成三應於上上陰柔又无位而處震之終旣終則止矣不能
動者也他卦至終則極震至終則止矣三无上之應則不能成豐
沬星之微小无名數者見沬暗之甚也豐之時而遇上六日中而
見沬者也右肱人之所用乃折矣其无能爲可知賢智之才遇明
君則能有爲於天下上無可賴之主則不能有爲如人之折其右
肱也人之爲有所失則有所歸咎曰由是故致是若欲動而无右

肱欲爲而上无所賴則不能而已更復何言无所歸咎也
[按]无所歸咎與本義不同
[本義]沛一作旆謂旛幔也其蔽甚於蔀矣沬小星也三處明極而
應上六雖不可用而非咎也故其象占如此
[進齋徐氏]曰三與上應上柔暗之甚於二四所見益小故取見沬
爲象折毁也右肱謂上也前爲右右肱人之所用而最便者三欲
用上之功如右肱也上暗益甚失其所應如折其右肱无所賴矣
[雲峯胡氏]曰蔽愈大則見愈小沛之蔽甚於蔀故沬之見甚於斗
三剛正又居明之極可以有爲上幽暗不足以有爲故有折右肱
之象然非三之咎也
[蒙引]三極明者也上六暗之極者也我雖明而所應者暗甚則我

之明反爲其暗所蔽而不能以自達故爲豐沛見沬之象若是則我之明亦廢置而无用矣如折其右肱也然於我何尤所遇非其主耳

集解余南湖云二之應在五五暗未極猶可以來章故其傷仍未甚上則動終明極反以自蔽故沛之蔽甚於蔀沬之見甚於斗其傷也何甚邪

按程傳以右肱屬上依蒙引只就三言三與上應而反有折肱之戒蓋處豐時輕動徇人而致損也

講周公繫三爻曰三處明極而應上六之柔暗是已之明反爲所蔽而不得自達爲豐其沛日中見沬之象夫然則三之明雖足以有爲亦終於廢棄而不見用不又猶折其右肱乎此非其才

之不足也君棄之耳於三有何咎焉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孔疏不可大事者當光大之時可爲大事而明不足故不可爲大事也終不可用者凡用事在右肱右肱既折雖有左在終不可用也

程傳三應於上上應而无位陰柔无勢力而處既終其可共濟大事乎既无所賴如右肱之折終不可用矣

蒙引非謂可小事也蓋君臣之事皆大事也正所謂大事去矣及成吾大事之大事

按時講多作當豐之大事

通孔子釋三象曰三之豐其沛者是已之明爲君所蔽而不可以窮大事也折其右肱者三之才本足爲世用乃因時而廢終不可用也何所用之窮哉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孔疏豐其蔀者九四以陽居陰闇同於六二故曰豐其蔀也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者夷平也四應在初而同是陽爻能相顯發而得其吉故曰遇其夷主吉也言四之與初交相爲主者若賓主之義若據初適四則以四爲主故曰遇其配主自四之初則以初爲主故曰遇其夷主也二陽體敵兩主均平故初謂四爲旬而四謂初爲夷也

程傳四雖陽剛爲動之主又得大臣之位然以不中正遇陰暗柔弱之主豈能致豐大也故爲豐其蔀蔀周匝掩蔽之物周匝則不

大掩蔽則不明日中見斗當盛明時反昏暗也夷主其等夷也相應故謂之主初四皆陽而居初是其德同又居相應之地故爲夷主居大臣之位而得在下之賢同德相輔其助豈小也哉故吉也如四之才得在下之賢爲之助則能致豐大乎曰在下者上有當位爲之與在上者下有賢才爲之助豈无益乎故吉也然而致天下之豐有君而後能也五陰柔居尊而震體无虛中巽順下賢之象下雖多賢亦將何爲蓋非陽剛中正不能致天下之豐也

本義象與六二同夷等夷也謂初九也其占爲當豐而遇暗主下就同德則吉也

或問九四近幽暗之君所以有豐其蔀日中見斗之象亦是他本身不中正所致故象云位不當也朱子曰也是如此

雙湖胡氏曰配者配合之義彼求爲我配也夷者等夷之義與我爲等夷也皆陽故皆曰主

泉谷鄭氏曰初視四爲配以下偶上也四視初爲夷降上就下也

延安劉氏曰六五暗主在上二應而四承之所觀均也故皆曰豐蔀見斗夷等夷也初四皆剛故曰夷處豐盛之時四以剛明之才上承暗主欲有所發則已以居陰明不足也故不若資人以同往初剛在下而離體至明之才上與已應可以助已四若資之以輔五則昏蔽之主可開而豐盛之治可保宜其吉也

象引六二以離明之德而上應六五之柔暗九四以剛明之德而上比六五之柔暗故均爲豐蔀見斗之象本義云象與六二同者此也。蓋豐而遇暗主下就同德此如文王當紂之世獨與太公閎散之徒共事是也

按此爻以陽居陰未免溺於豐矣然陽剛動體可以致圖宜求同類以自輔也。配主夷主雖依傳說終覺可疑

通周公繫四爻曰四以陽剛之德上比六五之柔暗則明爲所蔽而不得施亦爲豐蔀見斗之象然君心昧暗權在所寄一人正之則不足衆賢輔之則有餘幸初九同一陽剛之德乃其夷主必下求夷主而與之遇同心協力共匡君德庶暗可啟豐可保宜其吉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程傳位不當謂以不中正居高位所以闇而不能致豐幽不明謂陰暗不能光明君陰柔而臣不中正故也陽剛相遇吉之行也下

求初故云行下求則爲吉也

臨川吳氏曰豐蔀見斗之象六二爻辭已有象傳不於六二釋之而於九四釋之者蓋二象由九四而成四爲蔀故二見斗上爻之象同蔀而所重在四也

按四爲蔀別是一說

象引位不當只是說他位近六五之柔暗處非其位非所謂當位之例

按不當兼處陰不正而近五亦可

存疑解日中見斗意蓋幽暗不明故見斗。吉行只是吉可見聖人之言亦欲協韻也

身易貴義吉行謂四下就同類之初剛同德相濟吉之行也

按去疑以行爲行保豐之事多一折

通孔子釋四象曰四豐其蔀者所居之位近六五之柔暗而不當也日中見斗者所處既非其地則已雖明亦爲所蔽幽暗而不明也遇其夷主者既幽而不明則下就同德協力以濟爲最吉之行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按註疏謂五能自光大章顯其德與下面爻義不合程傳來致在下章美之才說好

程傳五以陰柔之才爲豐之主故不能成其豐大若能來致在下章美之才而用之則有福慶復得美譽所謂吉也六二文明中正章美之才也爲五者誠能致之在位而委任之可以致豐大之慶

名譽之美故吉也章美之才主二而言然初與三四皆陽剛之才
五能用賢則彙征矣二雖陰有文明中正之德大賢之在下者也
五與二雖非陰陽正應在明動相資之時有相為用之義五若能
來章則有慶譽而吉也然六五无虛巳下賢之義聖人設此義以
為教耳
本義質雖柔暗若能來致天下之明則有慶譽而吉矣蓋因其柔
暗而設此以開之占者能如是則如其占矣
通論徐氏曰來謂來之也以六五陰中之君而能來六二中正之
臣資其開導之益則有慶且有譽矣此二五同德相應得處豐之
道故吉
臨川吳氏曰陰下從陽是虛懷從賢智既有福慶歸於巳而又有

名譽聞於人有慶有譽所以吉也
雲峯胡氏曰四爻稱豐皆无善道初於五不言豐獨為可尚三爻
稱日中皆有所蔽六五不稱日中蓋宜日中无蔽也自二之五則
曰往五暗主也往則得疾自五致二則曰來二文明者也來之則
有慶譽而吉柔暗之主未必能如此本義從程傳謂因其柔暗而
設此以開之真得聖人作易之旨矣
案孔頴達柔暗若能來致天下之明謂五雖不明而能用天下之
明如是則明德之效歸於我矣故曰有慶譽吉慶譽謂福慶集
於其身而且有譽於天下也何吉如之慶譽二字遂作兩義看
若能來章其效不止得美譽而巳實得用賢之利也象傳只曰有
慶而只其重言慶有其中矣要之亦必有慶方有譽慶與譽便是

吉也所謂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按本義之說來致天下之明今依程傳指二說五以陰柔居尊
位處豐大之時易溺於宴安不復有為能來章則去暗就明長
保日中矣
通論周公繫五爻曰六五柔暗為豐之主固不足以有為然六二在
下章美之才也五若虛巳以求來致章明之賢資人之明以為
明則福慶集於其身而且有聲譽於天下何吉如之占者能如
是則如其占矣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程傳其所謂吉者可以有慶福及於天下也人君雖柔暗若能用
賢才則可以為天下之福唯患不能耳

存疑慶是六五本身之慶程傳作天下之福慶差
通論孔子釋五象曰六五之來章而吉者巳雖柔暗而能來致章美
之賢則享用賢之利而有福慶於其身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按註既豐其屋又蔀其家又字未妥豐屋則蔽家不是兩層
程傳六以陰柔之質而居豐之極處動之終其滿假躁動甚矣處
豐大之時宜乎謙屈而處極高致豐大之功在乎剛健而體陰柔
當豐大之任在乎得時而不當位如上六者處无一當其凶可知
豐其屋處太高也蔀其家居不明也以陰柔居豐大而在无位之
地乃高亢昏暗自絶於人人誰與之故闚其戶闃其无人也至於
三歲之久而不知變其凶宜矣不覿謂尚不見人蓋不變也六居

卦終有變之義而不能遽見其才不能也

本義以陰柔居豐極處動終明極而反暗者也故爲豐大其屋而反以自蔽之象无人不覿亦言障蔽之深其凶甚矣

蹊氏純中曰居一卦之上而位極其高故曰豐其屋體陰柔之質而材蔽於暗故曰蔀其家无剛明之才以用下而且窮大以失其居焉九三雖應於下彼孰肯爲之應哉此所以闚其戶闃其无人而三歲不覿也

蒙引上六曰豐極曰動終是已何以謂之明極曰居豐能動豈不是明者在豐之極動之終便是明之極者矣。嘗見今世所謂十分乖巧的人方做出呆痴的事明極反暗不其然哉。豐其屋直至三歲不覿一連意繫象曰闃靜也

存疑陰柔性質之偏也豐極日中則昃之時也動終好自用者也明極察察以爲明也以是質處是時好自用而察察以爲明則其用也適足以自蔽而已如桀紂是也豐其屋而因以蔀其家如是則闚其戶闃其无人至於三歲不覿矣凶之甚也

珽蒙引謂一連意極是雲峯謂明極反暗故蔀其家動極必靜故闚戶无人分貼未妥。三歲不覿只是无人意程傳謂三歲不知變尚不見人是照下自藏爲說。只依障蔽意說豐屋則蔀家蔀家則不見有人三歲言其久也凶字雖緊承三歲不覿而意則通綵。闃當作自閟別无人闚之也。上爻豐到極處焉出宰大人衰光景以示戒豐後易至如此

函周公繫上爻曰上六以陰柔居豐極處動終豐極則尚大動終

則意功恃其聰明而反以自蔽有如豐大其屋以自障蔽其家且闚其戶闃其无人而三歲不復覿人者然極其障蔽之深也凶何如哉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程傳豐大之極在上而自高若飛翔於天際謂其高大之甚闚其戶而无人者雖居豐大之極而實无位之地人以其昏暗自高大故皆棄絕之自藏避而弗與親也

不義藏謂障蔽

朱子曰豐其屋天際翔也似說如翬斯飛樣言其屋高大到於天際却只是自蔽障得潤

要義胡氏曰辭與明夷上六相似皆暗之極但彼之暗足以傷人卒至於自殘厥命此之暗祇自障蔽耳

蒙引闚其无人非是无人也暗不見人也故曰自藏也而下文曰三歲不覿三歲言其久終不見人也凶之甚也

珽自藏只是自取障蔽承蔀其家看出既蔀其家則不見有人矣

程傳謂人自藏蔽故上爾言尚不見人少差

竊孔子釋上象曰豐其屋者言其屋之高如鳥之翔於天際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者謂障蔽之甚自己藏匿而不見人也上之矜高自恣以取障蔽信如是矣

首推安婁氏曰豐大也以卦體言則明動相資而成豐然卦以豐名而爻象反多戒辭者雜卦曰豐多故是也六五爲豐盛之主其諸爻皆從五者也五以柔居君位而言來章者乃來二四剛明之

暗也因比五而二應五以五之暗也故二四皆有豐蔀見斗之象
二言有孚發若者發乎五也四言遇其夷主者欲得初以其輔乎
五也初去五最遠不能自致則遇四之配主而同往焉此四爻所
以吉也獨九三不知從五而遠應上六故有折肱之患上處豐盛
之極障蔽之甚亦卒至自蔀其家而闃其无人也豐豈可恃乎哉
按來章兼二四因本義但云致天下之明无所實指故云然程傳
只以六二說從之者多
日講解義卦以明動相資爲義離明主之而震動將之致豐之本
即保豐之道初九明之初九四動之初同爲陽剛相資以成其用
故曰配與他處之以應爲配者不同他卦應爻皆貴陰陽相配獨
豐九三以至明之體應上六之至暗則爲柔掩故有見沬折肱之
象也六五體本柔暗六二應之九四比之而皆有豐蔀見斗之象
至六五本爻而曰來章有慶譽吉者蓋六五爲豐之主居震之中
六二文明中正乃大賢在下者爲之正應五能屈己下賢而求致
之即有明動相資之益非豐蔀見斗之說矣按卦爲豐亨之象而
爻多警戒之辭深慮豐之不可長保必在明以善動動合至明徹
蔀屋之蔽取來章之益則盈虛消息皆自我操而常如日中之照
天下矣
按三陽三陰之卦以五爻爲卦主在豐時主君道言也明動相資
而成豐則致豐之道不外乎此而卦爻皆戒勉之詞爲豐後言
非爲致豐言豐本大而尚大則易至盈滿種種驕侈之事皆從
一尚字生而能保日常中則不尚大而至於盈滿矣因言消息

盈虛之理明不可過中以足上意大象雖豐之一端言之只是
明動相資餘可類推五爻爲豐之主以其陰柔故謂之爲暗主
周公以來章勉之正所以保日中之道在五未必能然也初陽
借四亦援不言蔀去五遠也二應五被蔽而有孚發若吉五之
來章正資其發也四比五而被蔽援初同道以其輔五去暗徹
蔽也三應上其蔽尤甚故以折右肱明不可用進齋云右謂上
或以蔽由上來故特言右歟上豐屋蔀家則爲自蔽而非人所
蔽極言其凶是豐後敗亡之狀爲不能保豐者致戒也 卦爻
皆言君臣之道而居家之豐亦同此理人家到富貴時便生驕
後而困窮繼之是以尚大不能保日中之義也凡敗家皆聰明
之子以驕侈致敗是爲豐所蔀而聰明誤用反成昏暗也觀於
豐屋蔀家之戒可爲惕然

旅䷷艮下離上

程傳旅序卦豐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豐盛至於窮極則必失其所安旅所以次豐也爲卦離上艮下山止而不遷火行而不居違去而不處之象故爲旅也又麗乎外亦旅之象

臨川王氏曰入而麗乎內所以爲家人出而麗乎外所以爲旅

吳氏應回曰旅非商賈之謂凡客於外者皆是也天子有天子之旅大王出居於鄭是也諸侯有諸侯之旅公在楚是也大夫有大夫之旅陳子之去他邦是也聖賢有聖賢之旅孔子之轍環孟子之歷聘是也旅豈一槩哉

旅小亨旅貞吉

孔疏旅者客寄之名羇旅之稱失其本居而寄他方謂之爲旅旣爲羇旅苟求僅存雖得自通非甚光大故旅之爲義小亨而已故曰旅小亨

程傳以卦才言也如卦之才可以小亨得旅之貞正而吉也

本義旅羇旅也山止於下火炎於上爲去其所止而不處之象故爲旅以六五得中於外而順乎上下之二陽艮止而離麗於明故其占可以小亨而能守其旅之貞則吉旅非常居若可苟者然道无不在故自有其正不可須臾離也

平菴項氏曰旅小亨就旅之卦才言之可以小亨不可以大用旅貞吉者旅於貞則吉不貞則凶乃處旅之道也

雲峯胡氏曰止而麗乎外旅之之義也山上之火去其所止而不處旅之象也或曰山止而不動旅館之象火動而不止旅人之象豈

豐大則旅爲小在旅而亨亨之小者也然事有大小道无不在大亨固利于貞愼不可以旅亨之小而失其貞也道果可須臾離哉

蒙引羇者寄也身寄於外而未獲歸也

存疑在羇旅之中雖无大事之可言然行无不得求无不遂亦客途之順事也故小亨然旅之能小亨者爲能得旅之正道也占者守得其貞斯得吉矣苟失其貞欲求吉亨不可得也

按小亨旅貞是兩層意小亨者言其理也貞方是着力處孔疏謂小亨是旅之正殊覺糊突

講文王繫旅卦彖辭曰卦名旅者取羇旅之義人當羇旅身居於外親寡情疏難以得亨然處之有道尚可以自通而小亨也是果何以處之哉亦惟守其旅之正而須臾不離斯得處旅之道而吉矣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孔疏柔處於外弱而爲客之象若所託不得其主得主而不能順從則乖逆而離散何由得自通而貞吉乎今柔雖處外而得中順陽則是得其所託而順從於主又止而麗明動不履妄故能於寄旅之時得通而正不失所安也

程傳六上居五柔得中乎外也麗乎上下之剛順乎剛也下艮止上離麗止而麗於明也柔順而得在外之中所止能麗於明是以小亨得旅之貞正而吉也旅困之時非陽剛中正有助於下不能致大亨也所謂得在外之中中非一揆旅有旅之中也止麗於明

則不失時宜然後得處旅之道

[本義]以卦體卦德釋卦辭

[進窩徐氏曰]一柔在外而處二剛之中是羇旅之人交於强有力者苟非善處卑則取辱高則招禍鮮不失矣艮於止知其所止无私交无踰事非賢不主非善不與止而麗乎明也夫如是內不失己外不失人雖在旅困亦可小亨得旅之正而吉也

[繫辭]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則與剛中而應者不侔矣曰止而麗乎明則與動而明明以動者不侔矣故只可小亨○止而麗乎明固是內止外明然須得離字出謂內說外明是說麗乎明也內止外明是止麗乎明也此說未是蓋如此則離字反屬艮與兌而不屬離矣而可乎彖傳曰止而麗乎明者言內既止而外又得明而麗之也得明而麗之便是我之明矣○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就旅而言是本身既有柔中之德又能順附乎陽剛則所如宜皆合矣內既靜專而外又能灼夫物情則不迷於所往矣故在旅雖无大亨之可言小亨則有矣○旅之貞何如或曰觀卦體之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卦德之止而麗乎明是亦正道所在也但能守乎此則吉耳故本義以爲能守其旅之貞則吉○彖傳舉卦德卦體而繼之曰是以小亨旅貞吉也不另解吉之義似以明卦德卦體即貞之所在耳且柔中矣而又順剛內止矣而又外明縱使泛言旅貞亦豈有外於此哉

[存疑]旅貞或欲另說不用卦體卦德柔得中等意然彖傳只帶小亨說不別解可見只是卦體卦德意故今用之

[illegible]旅小亨下當補貞吉二字總提起卦辭而釋之○得中乎外乎字只是于字言得居中於外卦也剛以四上二陽爻言○本義艮止而離麗於明是分言非謂以止麗明也當辨○柔得中句是卦體止明是卦德二意合看雲峯謂卦體釋小亨卦德釋貞吉未是而蒙引前一說謂柔得中二句俱釋小亨而貞吉另是一義亦未是故取其後說○是以小亨旅貞吉依本義當云是以小亨而守其正正則吉也

[存疑]柔得中二句雖各宜串看但四件缺一不可合來總成一個貞

[illegible]柔得中二句說盡處旅之道得中則事合理順剛則能讓人內止則不躁妄外明則不冒昧无不得其貞矣

[匯]孔子釋彖辭曰所以小亨旅貞吉者處旅固有善道也卦體柔得居中於外而順乎上下之二陽在旅是有柔中之得附陽剛以致其助持己待人皆得其道矣卦德艮止而離明止而麗乎明在旅是內止而不失於妄動外明而不迷於所往存心處事皆得其道矣是以處旅而小亨必守此正道而得吉也

旅之時義大矣哉

[孔疏]此歎美寄旅之時物皆失其所居若能與物爲附使旅者獲安非小才可濟惟大智能然故曰旅之時義大矣哉

[程傳]天下之事當隨時各適其宜而旅爲難處故稱其時義之大

[本義]旅之時爲難處

[李氏]曰適旅之時動得其宜其義大矣

雲峯胡氏曰難盡者旅之義難處者旅之時此其時義之所以爲大

厚齋李氏重義字胡氏平說當重義字一邊

蒙引一說承上文卦體卦德如是乃僅得小亨而又必守正則得吉此亦可見旅之難處而其時義爲大矣一說主泛言旅之所以難處者豈一於剛則招禍九三是也一於柔則致辱初六是也然惟柔得其所處故必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然後可以小亨又必守正然後可以得吉也

按從前說覺捷

存疑聖人着此句初看似无謂細味之方知其深意蓋聖人之意恐人以旅爲小事而或忽之也故承釋卦辭之後而終之曰旅之

時義大矣哉

講夫必柔中順剛內止外明乃可以致小亨而有得貞之吉不然則不能進道而於旅有難處者矣當旅之時其義豈不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

孔疏火在山上逐草而行勢不久留故爲旅象又上下二體艮止離明故君子象此以靜止明察審愼用刑而不稽留獄訟

程傳火之在高明无不照君子觀明照之象則以明愼用刑明不可恃故戒於愼明而止亦愼象觀火行不處之象則不留獄獄者不得已而設民有罪而入豈可留滯淹久也

本義愼刑如山不留如火

朱子曰明愼用刑而不留獄卻只是火在山上之象又不干旅事

澽川毛氏曰君子觀象而用刑取其火以爲明取其止以爲愼取其旅以不留獄

中溪張氏曰明則无遁情愼則无濫罰明愼既盡斷決隨之聖人取象於旅正恐其留獄也

建安邱氏曰山者火之所旅久則延燒獄者囚徒之所旅留則淹滯旅有行而不處之象故火不可使久處於山囚徒不可使久留於獄也明象火之燭物愼象山之靜重

雲峯胡氏曰明如火愼如山不留獄如山不留火

蒙引愼刑如山愼者謹重之意故如山其要全在明上故加明字於愼字之上不留如火火勢不留而往也

集解余南湖云愼者謹守成法之意其要全在明愼正所以善用

其明用刑是方判決之時猶未即用不留獄方是用刑然與致刑不同此兼釋宥一邊凡詳愼之人多因循不斷而獄有淹滯故明愼不留乃爲治獄之善

易疑明以罪之輕重言愼以罪之出入言不留獄是无敢折獄之獄非留於獄中也

按易解所云輕重出入似難分至謂非留於獄中卻勝舊說本義云愼刑如山不留如火小註又云不干旅事似於取象意未盡故雲峯稍變其說謂明如火愼如山不留獄如山不留火此說較本義爲勝澽川毛氏亦與雲峯同而蒙引謂其背本義爲不詳雲峯豈不知本義而爲此說歟山上有火正以不留爲旅君子之不留獄正合旅象何以云不干旅事明愼用刑切字自

當屬火而本義但云愼刑如山明字將歸何處大全數條皆
於本義有變通牽引專信本義故一切不取牽引或以既明且
愼漸察不移故謂之如山將明入愼之中歟
講孔子釋大象曰山上有火去而不留旅之象也君子以刑者民
之司命故當其用刑之時審察必極其明而使无遁情又不敢
以慢易之心乘之而務加謹愼輕重得宜出入惟允如山之止
而不敢游移也明愼既盡而斷決隨之當刑即刑當宥即宥如
火之不留而不至淹滯也斯有得於火山之義矣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按註疏謂旅瑣瑣是身爲卑賤之役與程傳異

程傳六以陰柔在旅之時處於卑下是柔弱之人處旅困而在卑

賤所存汚下者也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无所不至乃其
所以致悔辱取災咎也瑣瑣猥細之狀
本義當旅之時以陰柔居下位故其象占如此
建安丘氏曰初以陰柔而在下是卑賤之人處旅不得志而困窮
者也不務遠大而局於瑣屑此其所以自取災殃也
雲峯胡氏曰旅而居下其道途貧賤之旅乎柔弱卑賤其鄙固宜
而以爲斯其所取災蓋爲旅之賤者而瑣細取災如此富商巨賈
蓋可知也象之意可以旁通又不特爲旅言也
存疑初六當旅之時是爲旅者以陰柔居下位陰柔則愚暗居下
位則卑賤是旅之最下者故爲旅瑣瑣乃雖必計毫末必趨纖瑣
齷齪无所不至故曰瑣瑣占者如是安往而不爲人所賤故曰斯
其所取災
蒙引不徒曰災而曰取災不徒曰取災而曰斯其所取災明其瑣
瑣之所致而非自外來者也
按此不必定謂所業之卑只是處旅而計及瑣屑便是到行不得
處便爲災亦不定是取辱而取辱亦是所應有
講周公繫初爻曰初陰柔居下位當旅之時鄙猥瑣細无所不至
有瑣瑣之象如是則必爲人侮辱而災至矣是災也由瑣瑣而
致斯其所自取也占者宜知所戒矣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程傳志意窮迫益自取災也災眚對言則有分獨言則謂災患耳
臨川吳氏曰柔而居下其志猥陋故曰窮

中溪張氏曰詩云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初六有焉
蒙引邱氏以爲窮困者非也窮只是局促猥陋之義臨川中溪之
說皆得其旨
會解初无遠大之識錙銖較寸量志已窮於此所以災也
存疑爻言取災賤其行也象言志窮剖其心也窮極也瑣瑣即是
極非兩層
按窮字貼瑣瑣說言其立心瑣屑之極○一說猶云計盡无復之
講孔子釋初象曰當旅之時而瑣瑣焉是其志趨卑陋而窮矣宜
其自取傷辱之災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按註疏謂即次必爲主君所安又懷訓來俱與程傳不同

程傳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柔順則衆與之中正則處不失當故能保其所有童僕亦盡其忠信雖不若五有文明之德上下之助亦處旅之善者也次舍旅所安也財貨旅所資也童僕旅所賴也得就次舍懷畜其資財又得童僕之貞良旅之善也柔弱在下者童也强壯處外者僕也二柔順中正故得內外之心在旅所親比者童僕也不云吉者旅寓之際得免於災厲則已善矣

本義即次則安懷資則裕得其童僕之貞信則无欺而有賴旅之最吉者也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故其象占如此

臺溪王氏曰次旅之居也資旅之用也童僕旅之役走者也旅即次則其所舍也有其居懷其資則其所畜也有其用得童僕則其所以奔走而服役也又有其人旅道何修而得此哉蓋以六居二之爲正故也

雲峯胡氏曰旅貴卑巽故位陰爻柔者多吉而六二彖之二以柔居中承剛乘柔旅之甚安而且裕者貞字諸家自作一句讀本義以連上文蓋即次懷資自見六二有柔順中正之德不必復以貞戒之惟旅中不能无賴乎童僕之用亦多不能免乎童僕之欺惟得其貞信者則无欺而有賴此旅之最吉者也

家山此三句於爻初无逐句取象處只據其柔順中正之德而言其理之所當得者有如此凡旅中好事皆備也此爻詞象占不分象如此占亦如此本義或恐人偏認爲象又或偏認爲占故曰其象占如此

天疑此與三爻俱宜作旅說亦得竊旅臣講更冠冕

按旅即次謂旅之行得就好居舍也資謂資藉所資者財也勿遂作貨貞字連童僕理長不難得童僕而難得其貞

經周公繫二爻曰六二柔順中正則處置得宜安往不善哉言其居則就于次舍而得所何其安也言其用則懷挾其資而不失何其裕也言其服役則童僕貞信而不我欺何其有賴也全旅之德故能備旅之善如此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程傳羇旅之人所賴者童僕也既得童僕之忠貞終无尤悔矣

蒙引即次懷資皆可以力備而童僕之貞則此心所感而非可取必者二能得之則凡有賴而終无悔尤故特舉而釋之

按无只是患害意

翼孔子釋二象曰童僕或欺則不可賴以爲用二之得童僕貞者則无欺有賴而可以終无所患也況又即次懷資无二不盡善乎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按註疏謂爲主君所疑故焚其次舍覺深設

程傳處旅之道以柔順謙下爲先三剛而不中又居下體之上與艮之上有自高之象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自高則不順於上故上不與而焚其次失所安也上離爲焚象過剛則暴下故下離而喪其童僕之貞信謂失其心也如此則危厲之道也

按程傳貞字連童僕與二爻同本義則作兩解

本義過剛不中居下之上故其象占如此喪其童僕則不止於失

其心矣故貞字連下句爲義

〔丙安項氏〕曰九三爻辭全與六二反二即次而三焚次二得童僕而三喪二之貞无尤而三之貞則厲者二柔順得中三過剛不中故也過剛豈處旅之道哉

〔按〕此是將二爻三爻貞字俱不連童僕讀

〔雲峯胡氏〕曰九三因六二取象二柔順中正故即次三過剛不中又近離故焚其次二居中乘柔故得童僕[illegible]貞三過剛則无徒又下之柔已爲二所得故喪其童僕雖於爻爲貞於旅則爲厲也

〔潘氏〕曰居剛而用剛平時猶不可況旅乎以此與下焚次喪僕固其宜也九三以剛居下體之上則焚次上九以剛居上體之上則焚巢位愈高剛愈亢則禍愈深矣

〔蒙引〕貞厲義與大壯九三同蓋過剛不中居下之上其心初亦非有邪也故曰雖正亦厲上文焚其次喪其童僕正是厲處

〔按〕此爻受病只在過剛過剛與貞不相悖往往有事本正而以過剛失之者故焚次喪僕皆以剛難合也焚次非必焚只是言无可居

〔講〕周公繫三爻曰處旅之道貴於柔順謙下今九三過剛不中居下之上驕亢不巽刻薄寡恩鮮有不困於旅者矣以此處人則人莫之與如焚其次而失其所安以此處下則下皆不從爲喪其童僕而一无所賴雖其心未嘗不正然失所安而无所賴厲亦甚矣況未必正乎占者宜知所戒也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程傳〕旅焚失其次舍亦以困傷矣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在旅而以過剛自高待下必喪其忠貞謂失其心也在旅而失其童僕之心爲可危也

〔本義〕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

〔雲峯胡氏〕曰柔而得中旅之道也九三過剛不中而處下卦之上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上九過剛不中而居上卦之上以旅之時而在上之道如此亦義當喪也兩象辭本相對說

〔蒙引〕下即童僕故繼曰其義喪也不兼旅焚其次

〔存疑〕旅賴童僕我能撫之如[illegible]其主有急督而无寬縱我雖不棄童僕之心然爲童僕者亦難矣其義自應喪也

〔按〕上節本義有過剛不中云云此處用如此二字承上節過剛不中來也去疑謂如此二字无根據似未詳玩本義以旅與下似從上文轉出蓋焚其次而可傷則童僕亦危故其義當喪焚次內即有過剛意在姑備一說

〔講〕孔子釋三象曰次者所以安其身也旅而焚其次則身不得安亦以傷矣況又喪其童僕乎然以旅之時過剛不中與下之道如此其義自當喪也豈盡童僕之罪哉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按〕註疏謂得用斧之地用斧除荊棘然後乃處看資斧字太滯

〔程傳〕四陽剛雖不居中而處柔在上體之下有用柔能下之象得旅之宜也以剛明之才爲五所與爲初所應在旅之善者也然四非正位故雖得其處止不若二之就次舍也有剛明之才爲[illegible]

所與乃旅而得貨財之資器用之利也雖在旅爲善然上无剛陽之與下唯陰柔之應故不能伸其才行其志其心不快也云我者據四而言

本義以陽居陰處上之下用柔能下故其象占如此然非其正位又上无剛陽之與下唯陰柔之應故其心有所不快也

朱子曰資斧有做齋斧說底這資斧在巽上說也自分曉然而旅中亦豈可无備禦底物事次第這便是

進齋徐氏曰才剛得其資斧也或曰資當作齊按漢書王莽遣王尋屯洛陽將發亡其黃鉞其士房楊曰此經所謂喪其齊斧者也應劭云齊利也讀如齊衰之齊資齊音同誤作資

雲峯胡氏曰旅以行爲義處而不行非旅之本也雖勝二之次次終不若二之行而即次也得其資斧雖勝三之喪童僕觀二之懷其資得童僕貞有間矣三以剛居剛而在下卦之上用剛而不能下人者也四以剛居柔而在上卦之下猶爲能用柔而下於人者故得資足以自利得斧足以自防也

蒙引旅于處不如即次之安即次之次是次舍也言已得所歸宿正所謂就館也旅于處只是旅其所可旅之處而不投非其所耳程傳亦曰得其處止不若二之即次○得其資斧資斧只是一件物與巽上九同莫依程傳分作二物亦莫依徐氏解作利斧只是資身之斧正是旅中所宜有之物○得其資斧只是有以自防又不如懷其資之裕矣蓋二柔順且中正四只用柔能下用柔則非

本體自然柔順者比能下固善但比之中正者亦少劣矣故其象之等差如此○其心不快本義云非其正位者陽居陰位也又上无陽剛之與下惟陰柔之應旅豈能盡得意哉亦只旅于處得資斧而已矣

集解非其正位又上无同德下應陰柔則所處非久安之地所與非可賴之人豈能盡得其志乎故雖僅有此善而心終有所不快也蓋其志不在于處資斧也

按處上聲止也可止之地非謂處所常說次舍是居之安者於處不過一時之寓故于處不如即次或謂旅貴於行即次是行處得安于處是止而不行有去不得住不得之意故不如即次之爲遂其行也○此居外卦當是久旅於外者雖有所居有所用而思歸不遂鬱鬱不樂也此說似優

王疑四離下而上乃載贄出疆的君子旅曰處便見非行意得曰資斧見所得无幾意不快正在處與得見出

講周公繫四爻曰九四以剛居柔是能用柔而下人者以此處旅雖未獲即次之安而亦得一時之寓雖未能懷資而裕而亦足以自防故爲旅於處得其資斧之象但在上之五非陽剛之與在下之初唯陰柔之應則所處非久安之地所與非可仗之人何能遂其志乎故雖有旅處資斧之善而心終有所不快也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程傳四以近君爲當位在旅五不取君義故四爲未得位也曰然則以九居四不正爲有咎矣曰以剛居柔旅之宜也九以陽明之

才欲得時而行其志故雖得資斧於旅爲善其心志未快也
蒙引未得位起下文不可以非其正位意釋旅於處○據象傳看
然後知爻辭三句自相叫應也
存疑爻辭我心不快遥承上二句象傳則分解此夫子之易蓋象
傳只用以陽居陰一句解爻義旅於處云云四句上下相應
集解余南湖云未得位是原下文未快之故[illegible]未快句
按作久旅說則未得位爲未得其本位[illegible]家意
講孔子釋四象曰所謂旅於處者九四以陽居陰非其正位猶旅
之雖暫有所寓而未得所居之位也居既不得則其志不遂雖
得資斧而心終有所不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按註疏謂射雉以一矢而亡其矢雉終不可得程傳謂射雉以一
矢而亡之言中雉也本義謂射雉能獲而有亡矢之費三說不
同
程傳六五有文明柔順之德處得中道而上下與之處旅之至善
者也人之處旅能合文明之道可謂善矣羇旅之人動而或失則
困辱隨之動而无失然後爲善離爲雉文明之物射雉謂取則於
文明之道而必合如射雉一矢而亡之發无不中則終能致譽命
也譽令聞也命福祿也五居文明之位有文明之德故動必中文
明之道也五君位人君无旅旅則失位故不取君義
本義雉文明之物離之象也六五柔順文明又得中道爲離之主
故得此爻者爲射雉之象雖不无亡矢之費而所喪不多終有譽

命也
朱子曰亡字正如秦无亡矢遺鏃之亡不是如伊川之說易中凡
言終吉者皆是初不甚好也而今只如這小小文義亦无人去解
析得他
雲峯胡氏曰人君无旅旅則失位故五不取君位終以譽命本義
謂雖不无亡矢之費而所喪不多者猶今人言也爲旅者不免計
得喪故下卦曰得曰喪上卦曰得曰亡六五則所亡者少而有所
得者也
蒙引雉文明之物便是譽命之象也說者多說得无來歷得此爻
者便是爲射得雉明其當有譽命也得雉者未免於亡矢得功名
者未免於小費也故曰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一氣說下○所喪
者小所得者多也故以一矢亡喻之○一說一矢亡言其功名之
遂亦不免於羇旅之費看來亦是先儒固爲五不取君象未嘗謂
亦不以旅言也
存疑射雉者不免有亡矢之費雖亡矢而終得雉是終有譽命也
去疑凡射雉而中必亡其矢曰一矢亡不中僅一矢耳終字對亡
矢之初言
按射雉而中矢亦隨雉而在一矢亡謂其初固捹此一矢也○常
說以五爲羇旅求仕者言以雉爲文明射雉爲觀文明之光則
是雉屬五而射雉者別有所屬矣其說未妥蓋射雉而中則文
明爲射雉者所有不分兩項總屬五爻羇旅求仕即是射雉者
即是獲雉而有文明之德者以五不作君象故也○集解謂美

名遂播者譽受爵於朝曰命依象傳看命字只作名字解爲是
譽命即是名譽
講周公繫五爻曰六五柔順文明爲離之主雉之象也占得此爻
者爲羇旅求仕如射雉者然遠臣入國不能无贄如射雉之
初不能无一矢之亡也而終以獲雉則是羇旅者有文明之德
才望日著終以此而得譽命也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按孔疏逮及也程傳訓與未是且不以爲逮乎上而以爲上所
與尤覺多一折
本義上逮言其譽命聞於上也
朱子曰上逮也不得如伊川說

雲峯胡氏曰五君位在上者也爻曰上逮而本義以其譽命聞於
上者何哉不以君位處五者人君无旅故也
蒙引譽命之命名也是在下之名非在上之命也故謂得上逮也
存疑是解終以譽命上逮言名聞於上也命字當作名字看
講孔子釋五象曰五之終以譽命者以其有文明之德而名譽上
達於天子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按註疏喪牛于易言喪其稼穡之資理在不難程傳只作輕說言
失其順德
程傳鳥飛騰處高者也上九剛不中而處最高又離體其亢可知
故取鳥象在旅之時謙降柔和乃可自保而過剛自高失其所安

宜矣巢鳥所安止焚其巢失其所安无所止也在離上爲焚象陽
剛自處於至高始快其意故先笑既而失安莫與故號咷輕易以
喪其順德所以凶也牛順物喪牛于易謂忽易以失其順也離火
性上爲躁易之象上承鳥焚其巢故更加旅人字不云旅人則是
鳥笑哭也
本義上九過剛處旅之上離之極驕而不順凶之道也故其象占
如此
俞氏琰曰離爲科上槁有巢象而火又附焉故曰焚
雙湖胡氏曰旅人恐指占者只就上說爲有情本義驕謂先笑不
順謂喪牛皆致凶之道也
林氏栗曰三與上應皆以剛居上无相與之情故三焚其次上焚

其巢三承九四之離爲他人所焚也上焚其巢自焚也三焚其次
則巢尚在也喪其童僕則牛尚存也巢在則有可歸之理牛存則
有可行之資今也巢焚牛喪欲歸則无其所欲行則无其資凶所
致矣
蒙引以鳥焚其巢起旅人先笑後號咷者正如鳥焚其巢而不得
所安也
存疑上九處旅之上爲巢之象也過剛處離之極是驕而不順也
故其象爲鳥焚其巢在旅人爲先笑後號咷焚巢失其居也始自
高故焚巢先笑後號咷喪牛於易失其順也是解所以焚巢意焚
巢號咷即是凶處
按鳥焚其巢當附旅人與喪牛句當連蓋喪牛是旅人所喪也歟

是喻言而象亦須說得通集解引折衷云首二句明其不得所安下是不得所安之由似未妥鳥焚其巢只作引起語下就旅人發揮爲是凶亦只跟旅人說○時講多將旅人先提出言旅人之失所安如鳥之焚巢則焚巢明爲假象下又不必承之矣而凶字兼焚巢說尤爲帖○本義是旅之上是旅卦之旅非本爻旅人之旅旅之上有巢象離之極有焚象此句且虛說鳥焚巢說下接旅人先笑後號咷先有居故笑後失所居故號咷亦如鳥之先有巢而後焚也所以致號咷者由其先笑是有驕心驕便不順而喪牛於易卒至失所居而有號咷之凶也較舊說旅與有以俟質○鳥焚巢則无所居旅喪牛則无所載喪牛緊承先笑說是一意因笑喪牛喪後號咷易從笑看出○林栗說象近實當玩恳意就象說正意補在後蓋此旅卦以旅人言不爲懸空取象

講周公繫上爻曰上九處旅之上離之極有鳥焚其巢之象旅人之失其所安亦猶是也始焉不勝其快意終焉不勝其悲傷是先笑後號咷也所以然者旅之正道曰順由其過剛矣傲自恣有輕忽之心而失其柔順之德如喪牛于易者然此號咷之凶所以不免也占者如之凶可知矣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程傳以旅在上而以尊高自處豈能保其居其義當有焚巢之事方以極剛自高爲得志而笑不知喪其順德於躁易是終莫之聞謂終不自聞知也使自覺知則不至於極而號咷矣陽剛不中而處極固有高亢躁動之象而火復炎上則又甚焉

蒙引莫聞知是有无以一言告之使聞不如程傳不自聞知與易字爲切

潘氏曰羇旅之極居高用剛始意甚快其如終何焚巢喪牛終凶而泣也於易者禍生於所忽而莫之察也

東谷鄭氏曰以易而喪其順是罔聞知也

蒙引驕氣方盛安能自知

存疑旅在上過高也言以旅之時而在上位驕亢如此其義當焚其巢也終莫之聞終莫之悟也

按以旅在上只說當旅之時而在上在上還以爻位言因以見其高亢若作旅人在上上是何抛○其義焚焚字是借用言人以高亢而致失所安其義有如鳥之焚巢也○莫之聞是不自知覺便是易處加一終字又深一層○以旅在上其義焚可於旅在上補出離之極於焚意更切喪牛於易終莫之聞可該先笑後號咷在內○以理言喪其順德而不自知以象言是喪牛而不可復得无消息也象亦須體貼

講孔子釋上象曰上九所謂鳥焚其巢者蓋以旅而在上是人之以尊高自處而不能保其居其義當如鳥之焚巢也所謂喪牛於易者由其驕氣方盛失其柔順之德而終莫之聞知也使其自知何至於號咷哉

項延安卿氏曰雜卦云親寡旅也人之窮者也故處旅之道以得中爲善卑則取辱高則招禍初處最下旅之卑者也故以瑣瑣而

取災三在下之上上在上之上旅之高者也故三焚次喪僕上焚
巢喪牛也四處上之下雖无太高太卑之失亦未得中故雖得資
斧而心未快也惟二五得二體之中故二即次懷資而得僕五亦
終有譽命之榮然二當位而五不當位故五不免射雉亡矢之患
然則居旅道之善者其惟六二乎
集解所以處旅者不外乎一貞其本則在彖中而能止彖中則恭
而有禮外不失人止則正已无求內不失身此旅之貞也若一於
柔者以旦夕之寄為百年不逝之光身徘徊顧戀瑣瑣不休一於
剛者以英氣加人以獨斷任事至焚次而不安得資斧而不快焚
巢而終號咷皆非善處也唯二五得中故二終无尤五則終譽命
然則柔中而能止豈直行旅而已哉即終身焉可矣

按集解柔中能止當兼順剛麗明意方全蓋彖傳原兼四層說乃
盡貞字之義柔中說五爻順剛說兩陽爻止說艮卦麗明說離
卦卦體卦德不可或畧也
按二陽三陰之卦山止火行取象為旅二處旅盡善而五有譽命
又進一層當以五為全卦之主不僅離王也彖謂柔得中乎外
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叙四者以明小亨貞吉之義而柔中尤
重五柔中二亦柔中也彖舉不留獄一事以合旅意或謂刑獄
不得遽歸是旅人之苦者故特言之非正意初柔在下旅之鄙
賤而有災者二柔中旅之盡善者三過剛旅之不善者四以旅
而思歸者五柔中而離又文明乃仕宦之旅名譽上達者上陽
不正處極旅之驕亢自恣先有居而後不得所安與三之焚

逆旅焚次者不同○男子四方為志旅亦所時有大抵柔中以
自持順剛以接物止而不躁動明而諳事理四者備而旅道盡
善矣至於擇店舍慎行李恤使從雖細不可忽也

易經詳說卷三十二終

序卦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illegible]非巽順何所取容苟能巽順雖旅困之中何往而不能入巽所以次旅也爲卦一陰在二陽之下巽順於陽所以爲巽也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孔疏巽者卑順之名說卦云巽入也蓋以巽是象風之卦風行无所不入故以入爲訓若施之於人事能自卑巽者亦无所不容然巽之爲義以卑順爲體以容入爲用故受巽名矣上下皆巽不爲違逆君唱臣和教令乃行故於重巽之卦以明申命之理雖上下皆巽命令可行然全用卑巽則所逼非大故曰小亨巽悌以行物无違距故曰利有攸往

按註疏謂大人用巽其道愈隆故利見之未是

程傳卦之才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也巽與兌皆剛中正巽說義亦相類而兌則亨巽乃小亨者兌陽之爲也巽陰之爲也兌柔在外用柔也巽柔在內性柔也巽之亨所以小也

本義巽入也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其性能巽以入也其象爲風亦取入義陰爲主故其占爲小亨以陰從陽故又利有所往然必知所從乃得其正故又曰利見大人也

朱子曰巽有入之義巽爲風如風之入物只爲巽便能入義理之中无細不入

中溪張氏曰小謂初四二陰也順則能亨故曰小亨而利有攸往

者剛得中也大人者二五也利見之者初四也

雲峯胡氏曰巽次旅旅曰小亨離之一陰也此小亨巽之一陰也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二陰上從二五之陽也從陽爲陰之利不從陽不利也

蒙引陰爲主故其占爲小亨陰力畢小故也陰不利往其利往者從陽故也然所從不可不擇故又戒以利見大人

按蒙引有二說一說大人指九五張氏胡氏又皆兼二五言看來卦辭且依本義虛說爲是利見大人與他卦不同在大人上生意見大人則得正非大人則不當見矣

存疑利往全本從陽來然陽剛中未必盡真正英雄故要見大人乃利二句須一串說下

按以巽之柔僅可小亨利往利見則不僅小亨而可以圖大作進步意看

講文王繫巽卦彖辭曰巽取巽入之義在人則才有所不足不能大有所爲僅得小亨而已巽順則宜從人以求助故利有攸往又必擇才德出衆之大人而見之乃爲得所從而利故利見大人也

彖曰重巽以申命

按註疏以申爲行不如作申重意與重巽爲切

程傳重巽者上下皆巽也上順道以出命下奉命而順從上下皆順重巽之象也又重爲重復之義君子體重巽之義以申復其命令申重復也丁寧之謂也

本義程子曰重巽順而入必究乎下命令之象重巽故爲申命也

宋翼同曰巽卦是於重上取義重巽所以爲申命問重字之義曰只是重卦八卦之象皆是如此問申字是兩番降命令否曰非也只是丁寧反覆說便是申命巽風也風之吹物无處不入无物不鼓動詔令之入人淪肌浹髓亦入風之動物也申字是丁寧反覆之意風无所不入如命令之丁寧告戒无所不至故象以之

建安邱氏曰重巽上下皆巽也巽之德順而善入而於象爲風風者天之號令故有命令之象內巽者命之始外巽者申前之命也君子於命令重復而丁寧之則衆順而入人也易故曰重巽以申命

桐溪方氏曰人君之巽莫大於順人心以行事發號施令最不可以不順我以爲順人不以爲順未可也上順下下不順於上亦可也以三令五申使人心俱孚而後行之此人君重巽之事

案引獨舉義言者卦名曰巽不曰重巽重巽之義爲申命之象故曰重巽以申命也非申命无以明重巽之義

及案存俱云以字作爲字蓋避下面大象恐人看作一樣也下面是君子取象於巽而如此此是說重巽之義當如此自不同

附孔子釋彖辭曰巽之爲卦上下皆巽是重巽也人君之入人莫重乎命令重巽則人君所以施命告四方者必反覆丁寧有以深入乎人之隱蓋重巽乃爲申命也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程傳以卦才言也陽剛居巽而得中正巽順於中正之道也陽性上其志在以中正之道上行也又上下之柔皆巽順於剛其才如是雖內柔可以小亨也巽順之道无往不能入故利有攸往巽順雖善道必知所從能巽順於陽剛中正之大人則爲利故利見大人也如五二之剛陽中正大人也巽順不於大人未必不爲過也

隆山李氏曰若剛不順乎中正則將偏詖而爲邪若柔不順乎陽剛則將柔媚而爲諂故柔順乎剛則巽乎中正者所以爲巽之體也若徒以一陰潛伏謂之爲巽而不究乎陰畫在二陽之下有順乎剛陽之象陽畫在二五之位有順乎中正之德則巽之所以致亨者不可得而見矣利見大人者蓋指二五以陽剛之畫處中正之位而初四二陰出而順從之乃所以爲利也

建安邱氏曰巽二五剛也巽雖主於柔而二五之剛得中故論成卦則以初四之柔爲主論六爻則以二五之剛爲重惟二五之剛能巽乎中正則剛不過而志得行矣故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此以二五兩爻釋利有攸往之義柔謂初四剛謂二五也皆順謂初順二四順五也柔者多不能自振故必順乎剛則柔得剛助而後可行故曰柔皆順乎剛此以初四兩爻釋利見大人之象

因分釋利往利見處未安

本義以卦體釋卦辭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指九五柔謂初四

案引據柔皆順乎剛則爲小亨利有攸往之義然其中又有五之剛巽乎中正而志行則又爲大人之象而利見大人也柔皆順乎剛之剛兼二三五上言

存疑小亨利有攸往、亦柔順乎剛利見大人本皆巽乎中正而志行。五居上體之中、中也以陽居陽正也又居五之君位故其志得行。合此三者故有大人之象剛巽之巽本卦名中正以德言不以位言志行則本乎位

按程傳李氏邱氏以剛巽中正兼二五以柔順剛為初順二四順五今蒙存照本義發明剛巽中正專言五柔順乎剛剛指四陽爻。順剛就順四陽爻說以釋利有攸往又於四陽爻中專主九五以釋利見大人有次第且惟五可言中正可從

集解汪如石云次節只要柔去順剛剛巽句正見剛之所以宜順也夫柔之性常過於巽失之不果而不行故宜順乎剛試觀剛之志行以巽乎中正耳則為柔者能順乎剛之中正將併柔之過巽而就乎中正矣

按巽乎中正之巽去疑作合字看義亦通但是因卦名而用巽字仍當體入字為說曰講云巽入乎中正之德可用又云剛而有巽義所謂剛巽乎中正也。就爻上取義故為卦體

體然卦辭何以云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哉以卦體九五剛也而巽乎中正是以剛從之資協乎大中至正之德而居五之君位其志得行有大人之象也其四柔也而皆順乎四陽爻之剛是柔弱之人而得陽剛之助是以雖柔僅可小亨而利有攸往以從陽且利見九五陽剛之大人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孔疏隨風巽者兩風相隨故曰隨風風既相隨物无不順故曰隨

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者風之隨至非是令初故君子順之以申命行事也

程傳兩風相重隨風也隨相繼之義君子觀重巽相繼以順之象而以申命令行政事隨與重上下皆順也上順下而出之下順上而從之上下皆順重巽之義也命令政事順理則合民心而民順從矣

本義隨相繼之義

或問巽順以入於物必極乎下有命令之象而風之為物又能鼓舞萬類所以君子觀其象而申命令朱子曰風便也是會入物事

李氏光地曰天下有風姤所以施命若風相隨而至則是申命不一之象古之出命者必反覆申戒之然後其事可行於天下

建安邱氏曰巽為風而風者所以發揚天之號令風隨風而不逆此重巽之象也在上之君子體隨風之巽出而發號施令凡事必申復詳審一再命之然後見之行事則四方風動順而易入申命者所以致其戒於行事之先行事者所以踐其言於申命之後

雲峯胡氏曰命風象申命隨風象

蒙引行事帶申命言不宜平等看

存疑命申於未行事之先事行於既申命之後則命之入於人也深而事之行也无阻碍矣

通典申命是取隨風義非取入義

按通典說是然入義亦可於宗處及之。只就上說下順上是餘意

【講】孔子釋大象曰風者天之號令風隨風而相繼巽之象也君子
體之以爲凡事關紀綱法度之大禮樂刑政之重利所當興弊
所當革者必先申其命令致其丁寧反覆之意使天下之人无
不曉然於上之意指而後見之行焉自有以深入乎人心无不
信從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疏】註疏以命令爲說程傳不言命令

【程傳】六以陰柔居卑巽而不中處最下而承剛過於卑巽者也陰
柔之人卑巽太過則志意恐畏而不安或進或退不知所從其所
利在武人之貞若能用武人剛貞之志則爲宜也勉爲剛貞則无
過卑恐畏之失矣

【本義】初以陰居下爲巽之主卑巽之過故爲進退不果之象若以
武人之貞處之則有以濟其所不及而得所宜矣

【節齋】蔡氏曰進退巽柔不决也利武人之貞决斷也位剛故有此
象

【雲峯】胡氏曰巽爲進退爲不果初處重巽之下性柔進退不能决
唯臨事如武人之貞斯无進退之疑矣

【蒙引】進退初六之象也利武人之貞爲占者設以矯其敝也

【折衷】進退只是作止二字重不果於進邊

【集解】張雨若云武人非貞然以過剛而矯太柔之失則亦爲貞矣

【按】武人以果决爲正利武人之貞只是言其當如武人之果决也
武人非貞矯失方爲貞則貞不屬武人於之字口氣不合程傳
云武人剛貞可從

【講】周公繫初爻曰初六以陰居下爲巽之主過於卑巽者也凡事
皆退怯而不敢爲欲行復止方進卽退爲進退不果之象然其
所以如是者良由剛武之不足耳若以武人之貞處之則有以
矯其氣質之偏不安於退而得所宜矣何利如之占者宜如是
也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程傳】進退不知所安者其志疑懼也利用武人之剛貞以立其志
則其志治也治謂修立也

【臨川】吳氏曰進退者志之疑能如武人之剛强則志治矣

【建安】邱氏曰初六不武甚矣能以其剛立不屈之氣而矯其巽懦

不立之志然後得其正而向之志疑者轉而志治也苟過於强悍
不得其正則其志亂矣何治之有

【存疑】言初六進退是其志疑懼而不果於有爲也利武人之貞蓋
濟以武人之貞則疑懼者變而果敢矣是其志治也所謂利也志
治解利字

【集解】兩可不决之謂疑一定不亂之謂治 葉爾瞻云曰貞曰治
皆本義理而言與意見執定不返者迥異

【要解】仇滄柱曰志治非一往任意直是見得到時合當去做便毅
然爲之所謂不爲利疚不爲威惕方是武人之貞耳

【按】治與亂反疑則亂治則不亂

【講】孔子釋初象曰初之進退是其心有所疑而不能决故一進一

退而不果也若以武人之貞處之則中有定見而志治矣尚何進退不果之患哉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按]註疏紛若吉連未是

[程傳]二居巽時以陽處陰而在下過於巽者也牀人之所安巽在牀下是過於巽過所安矣人之過於卑巽非恐怯則諂說皆非正也二實剛中雖巽體而居柔爲過於巽非有邪心也恭巽之過雖非正禮可以遠恥辱絶怨咎亦吉道也史巫者通誠意於神明者也紛若多也苟至誠安於謙巽能使通其誠意者多則吉而无咎謂其誠足以動人也人不察其誠意則以過巽爲諂矣

[本義]二以陽處陰而居下有不安之意然當巽之時不厭其卑而

二又居中不至已甚故其占爲能過於巽而丁寧煩悉其辭以自道達則可以吉而无咎亦竭誠意以祭祀之吉占也

[朱子曰]九二得中所以過於巽爲善用史巫紛若吉看來是個盡誠以祭祀之吉占

[建安邱氏曰]牀下初也古者尊上坐於牀卑者拜跪於牀下牀下卑者之所處也二以陽居陰失位不安乃欲用柔而處卑巽在牀下之象也

[厚齋馮氏曰]周官史掌卜筮巫掌祓禳卜筮所以占其吉凶祓禳所以除其災害

[雲峯胡氏曰]牀所安也剥牀在陰爻言之是以陰剥陽使陽不能安巽在牀下在陽爻言之是以陽處陰陽不能自安巽之過者每失之不誠史職卜筮巫職祈祀丁寧煩悉其辭以自道達於鬼神雖巽之過而誠者也如是則吉无咎

[蒙引]本義當巽之時不厭云云已甚此二句總貼爻辭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二句不必以不厭其卑爲貼巽在牀下以不至已甚意貼史巫紛若蓋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不是兩個時節也上六巽在牀下喪其資斧亦是一時事但以巽在牀下也而只用史巫紛若則其巽也爲未至已甚若其巽在牀下也而喪其資斧則其巽也爲柔懦不立矣兩句氣勢相連看然後可以得其吉兩個巽在牀下皆是過於巽之義但看其所以過於巽者何如耳若史巫紛若如此而過於巽則可若喪其資斧則其過於巽也爲不可蓋上句且懸虛在用史巫紛若只是取個道達誠意之象巽在

牀下亦只是過於巽之義得魚忘筌得意忘言不必泥牀下史巫之語只是假借之辭耳

[存疑]亦竭誠意以祭祀之吉占須看亦字蓋不專重祭祀也

[去疑]史巫紛若雖是說誠却不重誠要說出用巽意思纔貼用二用之也若形容紛的樣子

[淺]本義居中云云爲史巫句說巽在牀下只是過巽不可遽用居中之語時講多混

[講]周公繫二爻曰二以陽處陰而居下當巽之時過於卑巽有巽在牀下之象然過於卑巽者每致人之疑能丁寧煩悉其詞以道達其卑巽之義如祭祀之用史巫紛若以交於神者然則情通於上而吉且无失已之咎矣占者宜如是也

紛若之吉得中也

[程傳]二以居柔在下爲過巽之象而能使通其誠意者衆多紛然由得中也陽居中爲中實之象中既誠實則人自當信之以誠意則非諂畏也所以吉而无咎

[中溪張氏曰]他事過巽非所宜唯用史巫紛若然其多則可以道達其誠意於神明人能以事神之禮而事上則吉而无咎蓋以九二得乎中道故也

[折中]二得中言九二之巽得中而不至已甚以見得吉之由非原其不至已甚之由也

[講]孔子釋二象曰二之用史巫紛若而乃得吉者以二居下體之中爲得中道雖卑巽而不失於諂媚所以得吉也

九三頻巽吝

[本註]蹙以頻爲頻蹙憂戚之容程傳只作頻數之類

[程傳]三以陽處剛不得其中又在下體之上以剛亢之質而居巽順之時非能巽者勉而爲之故屢失也居巽之時處下而上臨之以巽又四以柔巽相親所乘者剛而上復有重剛雖欲不巽得乎故頻失而頻巽是可吝也

本義過剛不中居下之上非能巽者勉爲屢失吝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朱子曰]九三頻巽不比頻復復是好事所以頻復爲无咎巽不是甚好底事九三別无伎倆只管今日巽了明日又巽自可是吝

按朱子此說與本義不同是未定之說

[龜溪王氏曰]九三居兩巽之間一巽既盡一巽復來故曰頻巽夫謂之頻巽則頻失可知蓋九三以剛處卑巽之志不出於自然而勉爲之是可吝也

[蒙引]九三過剛不中既非下人之資居下之上又挾上人之勢本非能巽者也其巽也特勉爲之耳勉爲之者非出於誠心不誠則不可久故頻失而頻巽吝非巽之吝頻失之吝也但云頻巽則是頻失矣

[按]一巽到底何得言頻說頻巽則巽有間斷如云三仕必有已也於間斷時見得吝

[講]周公繫三爻曰三過剛不中非下人之資居下之上又挾上人之勢非能巽者其巽也勉爲之耳勉爲則不可久頻巽頻失足以取辱有吝之道也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程傳]三之才質本非能巽而上臨之以巽承重剛而屢剛勢不得行其志故頻失而頻巽是其志窮困可吝之甚也

[蒙引]巽非出於中心故勉爲屢失而致吝也非其本心則故態復露矣故曰志窮也夫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三雖强巽然人之視己如見肺肝終不足以欺之矣謂之志窮誠窮矣哉

[去疑]志是巽之念頭窮即敗露意猶言窮竭也與他窮字不同

志窮舊主驕亢之極看殊與頻巽欠合且巽卦那討個極亢來故勿從

[講]孔子釋三象曰三之頻巽吝者其巽非出於中心勉强爲之故

態時發不可終掩其志意窮竭如此難免於咎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按王註謂依尊履正以斯行必獲强暴故有三品之獲其說未是

程傳陰柔无援而承乘皆剛宜有悔也而四以陰居陰得巽之正在上體之下居上而能下也居上之下巽於上也以巽臨下巽於下也善處如此故得悔亡所以得悔亡以如田之獲三品也田獲三品及於上下也田獵之獲分三品一爲乾豆一供賓客與充庖一頒徒御四能巽於上下之陽如田之獲三品謂遍及上下也四之地本有悔以處之至善故悔亡而後有功天下之事苟善處則悔或可以爲功也

本義陰柔无應承乘皆剛宜有悔也而以陰居陰處上之下故得悔亡而又爲卜田之吉占也三品者一爲乾豆一爲賓客一以充庖

朱子曰田獲三品伊川主張作巽於上下說說得較牽强

雲峰胡氏曰王制天子諸侯无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穀梁傳註乾豆謂腊之以爲祭先豆實也

蒙引田獲三品意與上文悔亡相蒙蓋六四以陰居陰處上之下用柔能下也如是則所求必得以田則獲乎三品矣故象傳曰有功也○田獲三品謂所獲之多足以備三品之用非謂田時便有三品

存疑陰柔則才弱无應則无援承乘皆剛是前後皆狂暴之人侵陵之患未免有之故有悔然以陰居陰處上之下用柔能下是善處巳處人所謂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也如此則所承乘之剛非獨不之侵陵而反爲之助矣故其悔可亡不但其悔可亡而又因之有功故其占爲田獲三品田獲三品亦卜田之吉占

張解奈南湖云田獲三品於爻義殆不可曉程傳固失牽强朱註亦失之不明蓋惟在以陰居陰處上之下謙巽得人之助取義而著此耳

按時講多以此爻爲大臣求賢之象

蓋周公繫四爻曰六四陰柔則才弱无應則勢孤承乘皆剛則所值皆强暴之人宜有悔也然以陰居陰處上之下用柔能下則强暴可化免其侵陵而悔亡矣且不特悔亡而已將見所求必得如田者獲禽之多足以充乾豆君庖賓客三品之用也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平溪張氏曰蒐田而獲其三品獲禽之多故有功

存疑此只就田獲上說

蔡疑四用柔能下始也以陰從陽終也陰得陽助其行底績者多矣故如田之多獲也

按有功當推開說借田獲以見有功非真以田獲爲有功時講謂求賢故有功於天下是從冠冕說

謂孔子釋四象曰四之田獲三品者四能謙以下人而人爲之助

凡事无不得其所求而實有功如田獵所獲三品之多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按註疏以命令爲說程傳亦用其意

九五居尊位爲巽之主命令之所出也處得中正盡巽之善然巽者柔順之道所利在貞非五之不足在巽當戒也既貞則吉而悔亡无所不利貞正中也處巽出令皆以中正爲吉柔巽而不貞則有悔安能无所不利也命令之出有所變更也无初始未善也有終更之使善也若已善則何用命也何用庚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出命更改之道當如是也甲者事之端也庚者變更之始也十干戊己爲中過中則變故謂之庚事之改更當原始要終如先甲後甲之義如是則吉也解在蠱卦

本義九五剛健中正而居巽體故有悔以有貞而吉也故得亡其悔而无不利有悔是无初也亡之是有終也庚更也事之變也先庚三日丁也後庚三日癸也丁所以丁寧於其變之前癸所以揆度於其變之後有所變更而得此占者如是則吉也

朱子曰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不知如何看來又似設此爲卜日之占模樣蠱之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是丁此卦先庚三日亦是丁後庚三日是癸蓋丁與辛皆是古人祭祀之日但癸日不見用處。无初有終也彷彿是伊川說始未善是无初更之便善是有終自貞吉悔亡以下都是這一個意思○如坤卦先迷後得以下都是一個意思。先庚後庚是說那後更變了底一截

西谿張氏曰蠱言先後甲而曰終則有始巽言先後庚而曰无初有終何耶蓋甲者十干之首事之端也故謂之終則有始庚者十干之過中事之當更者也故謂之无初有終況巽九五乃蠱六五之變蠱者事之壞也以造事言之故取諸甲巽者事之權也以更事言之故取諸庚易於甲庚皆曰先後三日者蓋聖人謹其始終之意也

蒙引九五剛健中正其德本无不善然以其巽體則苟且偷安之弊有不免焉雖然亦其性體剛健中正終於奮勵而改圖也故爲貞吉悔亡而无不利以是觀之是无初而有終矣然其改圖也何如可寧於其變之前揆度於其變之後其善於處變如此此所謂貞也此所以吉也。此爻貞吉悔亡與咸九四等不同彼是因其不正而戒之是占此是以剛處中正自有其貞也是象。補註曰先庚三日是丁非中干无初也後庚三日是癸干有終也丁寧有終上是變革之善下是原其所以善也當更化而更化是貞更得盡善盡美是吉

疑此爻當以變更意看不執定出令凡事之變更皆係貞吉貞字便有變更意巽體易因循九五剛健中正能變更而得其正也不貞則有悔而不利貞則悔亡无不利矣此便見得是初不善而後善故云无初有終也庚借作更意先期而丁寧後期而揆度則其變更者无不善而吉矣。通節總重貞字先庚後庚亦只要得貞。始无善或是舊事相仍非五所爲有不善也

講周公繫五爻曰五本剛健中正而所居在巽體以其巽故易有因循廢弛之悔以其有剛健中正之德能奮勵改圖變更而得其正則因循廢弛之悔可亡而行之天下无不利矣是其始不善而卒歸於善无初而有終也然變更大事非可輕率必丁寧於未變之前熟思審處悉利害之幾而不厭變揆度於既變之後

後深謀遠慮爲終久之圖而不苟變如是則所處皆當无不信
從而得吉矣占者有所變更當如是也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孔疏位正中者若不以九居五位則不能以中正齊物物之不齊
无由致吉致吉是由九居五位故舉爻位言之
程傳九五之吉以處正中也得正中之道則吉而其悔亡也
謂无過不及正得其中也處柔巽與出命令唯得中爲善
悔也
集解萬正符云即所謂剛巽乎中正也挹出九五二字見重九五
之剛雖剛而正中故能變更盡善而吉置正字於中字上更見重
剛之意

王疑正中雖就爻位取象實本德說
說約九五之吉以位正則施爲貞固中則存心眞純故善變更而
吉也
按程傳謂正得其中只重中字萬正符謂正字在上見重剛意二
說皆偏看來只是中正二字偶然倒置不必另作意○竝正中
只是釋貞字講中或兼先庚後庚意尚可或以爲位中正故能
丁寧揆度歸重下截則非矣
講孔子釋五象曰九五變更而得吉者以其位得陽之正而卦之
中是有正中之德故其變更得貞而吉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王註處巽之極極巽過甚故曰巽在牀下也斧所以斷者也過巽

失正喪所以斷故曰喪其資斧貞凶也
程傳牀人所安也在牀下過所安之義也九居巽之極過於巽者
也資所有也斧以斷也陽剛本有斷以過巽而失其剛斷失其所
有喪資斧也居上而過巽至於自失在正道爲凶也
按在正道爲凶不如只作雖貞亦凶
本義巽在牀下過於巽者也喪其資斧失所以斷也如是則雖貞
亦凶矣居巽之極失其陽剛之德故其象占如此
誠齋楊氏曰上九位極人臣身極崇高愛其富貴權勢而患失之
心生故必極其巽順阿諛以保其所有不知愈順愈過身愈危小則
喪資用大則喪權勢雖正亦凶況不正乎
雲峯胡氏曰牀下亦以陽居陰不安之象旅九四以剛居柔曰得

其資斧巽上九以剛居柔而反喪其資斧何也旅貴於用柔故以
剛居柔者得之巽戒乎過柔故巽極以剛居柔者失之
蒙引上九是陽何以曰失其陽剛之德蓋以其居巽之極過於巽
也過於巽則剛德喪矣爻辭二句當並連看不得斷爲二○雖貞
亦凶言縱使施於當巽之地然過巽如此亦取凶也○過巽而取
凶者以其柔懦而无立自輕而取侮也
按程傳資斧分解而在此以斷意爲重故亦云失其剛斷朱子之
意原以資斧爲一物只取斷意无疑也
講周公繫上爻曰上九本有陽剛之德以其居巽之極凡事過於
卑巽至於失其陽剛之德而優柔不斷過巽是爲巽在牀下失
斷是爲喪其資斧蓋其象有如此占者雖巽所當巽未嘗不正

而又辱召侮不免於凶也占者可以知所戒矣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程傳巽在牀下過於巽也處卦之上巽至於窮極矣居上而過極於巽至於自失得爲正乎乃凶道也巽本善行故疑之曰得爲正乎復斷之曰乃凶也

按程傳正乎一斷覺小巧去疑稍變其說謂雖正乎亦凶也不若問詞差勝

本義正乎凶言必凶

蒙引胡氏曰程傳謂正乎疑詞凶也必詞本義以爲必凶蓋大壯之初曰其孚窮言必窮此曰正乎凶言必凶

蒙引此正如春秋戰不正勝之正及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正同固必之義也正乎凶言可必其凶也

按上窮只是說巽卦之上到窮極盡頭處正字依本義作必字看與上貞字不同

講孔子釋上象曰巽在牀下者言其居巽卦之上其巽至於窮極而失之太過也喪其資斧則取辱召侮可必其凶矣

直雇安邱氏曰巽順也以一陰而順乎上之二陽也在卦以兩柔爲巽主初柔居剛未安於巽故有進退之疑四柔居柔巽其安矣故有功三與五皆以剛居剛而五得中故五吉而三吝二與上皆以剛居柔而二得中故二吉而上凶大抵巽之爲卦以居中得位爲善二得中而失位三四得位而失中初上則位與中俱失皆不盡巽之道也惟以九居五位乎中正此所以貞吉而爲申命之主

歟

明訓巽入之道不可太過巽而不失其正可也象傳言依人以立事大象言行事以入人初處下而過於巽故戒以武人之貞上處極而過於巽故戒以資斧之斷三不能巽則无以免吝四惟巽則得以悔亡九二臣也巽而能守中故得吉无咎五君也巽而濟以貞故得吉悔亡巽德之制也君子思以制其用必剛克柔克而後可矣

按四陽二陰之卦以五爻爲卦主所謂大人剛巽中正而志行者也風爲天之號令命爲君之號令風能入物命能入人故彖象皆以申命爲言巽在人爲美德而有過不及則失其巽之美初陰不正早示以斷以防過巽之失三陽居陽恐其用剛而不能常巽於巽爲不及也上陽居巽極失其斷於巽爲過也二陽中雖居陰過巽而能導其誠意四陰正爲能巽而所求皆得五陽中正遇事變更而盡其善彖象所謂申命者於五見之○二陰皆巽初不正故戒之四正故許之四陽亦皆巽二中五中正皆吉三居陽故戒其用剛上居陰故戒其過柔論語云愼而无禮則葸勇而无禮則亂兼斯二義以觀巽卦剛柔合宜庶能全其爲美德也

兌三三兌上

程傳兌序卦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物相入則相說相說則相入兌所以次巽也

兌亨利貞

孔疏兌說也說卦曰說萬物者莫說乎澤以兌是象澤之卦故以兌爲名澤以潤生萬物所以萬物皆說施於人事猶人君以恩惠養民民莫不說也惠施民說所以爲亨以說說物恐陷諂邪其利在於貞正故曰兌亨利貞

程傳兌說也說致亨之道也能說於物物莫不說而與之足以致亨然爲說之道利於貞正非道求說則爲邪諂而有悔咎故戒利貞也

本義兌說也一陰進乎二陽之上喜之見乎外也其象爲澤取其說萬物又取坎水而塞其下流之象卦體剛中而柔外剛中故說而亨柔外故利於貞蓋說有亨道而其妄說不可以不戒故其占如此又柔外故爲說亨剛中故利於貞亦一義也

朱子曰川壅爲澤坎爲川兌爲澤澤是水不流底坎下一畫閉合時便成兌卦便是川壅爲澤之象

雲峯胡氏曰卦辭與咸同咸以艮陽下兌陰則相感感則亨矣而相感易失於不正兌以二陽下一陰則相說說則亨矣而相說亦易流於不正利貞者戒辭二男之卦不言利貞剛固貞也故咸取无心之說兌取不言之說

愚按本義一說剛中故說而亨柔外故利於貞則利貞者因其所不足而戒之之詞一說柔外故爲說亨剛中故利於貞則利貞云者因其所自有而道之之詞前說是程子所謂有涉不正之疑而爲之戒者後說是程子所謂有言其所以利者以其有貞也要之總是欲占者之說以正耳依前說則利字重依後說則利字輕按彖傳之解多從後一說然此處只宜渾渾說個大意不必遽入卦體程傳甚安

謂文王繫兌卦彖辭曰兌之爲卦有致亨之道焉然又必出於義理之正而无邪媚之私乃爲利耳

彖曰兌說也

孔疏兌說也者訓卦名也

程傳兌之義說也一陰居二陽之上陰說於陽而爲陽所說也

本義釋卦名義

雙湖張雨若云凡人感應處定有一段浹洽意思此即爲說之中所有皆是此意

大凡說字釋兌字義宜泛說若全象當作君臣看

講孔子釋彖辭曰卦名兌者以一陰進於二陽之上喜見乎外有和說之義故名兌在人則是和說之道待人也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孔疏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者此就二五以剛居中上六六三以柔處外釋兌亨利貞之義也外雖柔說而內德剛正則不畏邪諂內雖剛正而外迹柔說則不憂侵暴只爲剛中而柔外中外相濟

故得說亨而利貞也○順乎天而應乎人廣明說義合於天人天
爲剛德而有柔克是剛而不失其說也今說以利貞是上順乎天
理人心說於惠澤能以惠澤說人是下應乎人也○說以先民民
忘其勞以下歎美說之所致亦申明應人之法先以說豫撫民然
後使之從事則民皆竭力忘其從事之勞故曰說以先民民忘其
勞也先以說豫勞民然後使之犯難則民皆授命忘其犯難之死
故曰說以犯難民忘其死也施說於人所致如此豈非說義之大
能使人勸勉矣哉

程傳陽剛居中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和柔之象故爲說
而能貞也利貞說之道宜正也卦有剛中之德能貞者也說而能
貞是以上順天理而下應人心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若夫違道

以干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違道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時
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於其
心而說服无斁故以之先民則民心說隨而忘其勞率之以犯難
則民心說服於義而不恤其死說道之大民莫不知勸勸謂信之
而勉力順從人君之道以人心說服爲本故聖人贊其大

本義以卦體釋卦辭而極言之

朱子曰兌說若不是剛中便成邪媚下面許多道理都從這兩個
剛中柔外來說以先民如利之而不庸順天應人革卦就革命上
說兌卦就說上說後人都做應天順人說了到了順天應人是言
順天理應人心又曰說若不剛中便是違道干譽

隆山李氏曰柔外故能說剛中故能利貞內剛而利貞者說之以
道也若柔見乎外而內不剛是乃所以爲佞說之說非知說之說
也要必剛實在中外雖和而中有守是以和而不流此說之出於
貞而與天人合也

建安邱氏曰兌之義說也剛中指二五柔外指三上外雖柔說中
實剛介故兌亨利在貞正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革兌二彖皆
有順天應人之說革之順應以湯武革命而言也兌之順應以剛
中柔外說以利貞而言也兌上爲君兌下爲民夫逸與生人之所
好勞與死人之所惡此常情也今乃忘勞忘死豈人之情也哉殊
不知說以先民則勞之者正所以逸之也說以犯難則生之所以
爲仁殺之亦所以爲仁也

雲峯胡氏曰說易於不正必剛中而後說也正說之正則能順乎

天而應乎人以先民則民忘其勞以犯難則民忘其死皆所以爲
說之大也然不正則不大矣

誠齋楊氏曰天人俱說是惟无事无難也有事而與民趨之則勞
而忘勞有難而與民犯之則死而忘死忘死忘勞非人之情也而
忘之者說而不自知其勞且死也易爲而說也知聖人勞我以逸
我死我以生我也是以說而自勸也夫勸民與民自勸相去遠矣
是以聖人大之曰說之大民勸矣哉

彖引釋卦辭辭只到說以利貞一句住然是以順乎天以下亦承
利貞言也說以先民說以犯難皆說以正者也以卦體釋卦辭而
極言之通彖是利貞之意先民而民忘勞犯難而民忘死即是民
勸而說之大者也剛中而柔外一句剛中字重柔外重本義所謂

正利於貞也○民忘其死者貞之利也非劫也說而不正則民不勸安在其爲利○勞民謂之先民者率民以趨事也○先民犯難皆聖人之不得已者如何着個說字曰此見聖人立言之有味也言說而得其正則雖以勞民以犯難民亦且忘其勞忘其死而况於其所安爲者乎聖人立言之意或如此非是人情所不得已者乃獨爲君子之所說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說以犯難民忘其死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也○說之大民勸矣哉上之說以生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此卽所謂民勸也而說道之所以爲大者此也○此數說字盡歸在上人說如云進以正可以正邦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之類皆從大處立議論耳

存疑剛中而柔外若依蒙引剛中字輕則聖人用剛中二字虛了若依本義剛中故說而亨柔外故利於貞則彖傳已遺了亨字剛中二字亦无所屬依愚見當依程傳說陽剛居中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和柔之象故爲說而能貞也依此說則說以利貞之意皆有所自彖傳剛中柔外四字俱不虛矣天理人心正而已矣故說以利貞則順乎天而應乎人必言應人者說道關乎人天人之理一故言人而并及天也○民忘其勞根源在說以先民上說以先民民旣說之自忘其勞矣民若不說雖欲民忘勞不可得也○民忘其死根源在說以犯難上民若不說雖欲民忘死不可得也民勸矣哉民勸卽是民忘其勞民忘其死此所以爲說之大也說之大是卽上文而贊之

彖辭剛中柔外本義以亨貞分屬則利貞之戒專爲柔外而設不知說之易涉於不正病在柔外而說之所以能得其正者實本剛中本文原无亨字亨已在說字內見了似不必更以剛中釋亨如以利貞專戒柔外則剛中二字又无着落傳曰陽剛在中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和柔之象合來見得個說以利貞此說爲安忘勞忘死只是借兩件人情所最難的事形容說以利貞之妙

按利貞是卦辭剛中柔外是卦體順乎天以下是極言之○彖傳不言亨則亨字不必補剛中柔外多從本義後一說以柔外爲能說剛中爲能貞順天應人重應人一邊下皆言應人也○以此照看首節亨字只是從兌說見得有亨之理原不必以剛中柔外分貼亨與利貞本義看得太細不如程傳爲優○說以先

民說以犯難兩說字稍斷開說在先非臨時有說之法說爲上忘勞忘死便是民說○說之大當虛說時講或以說之大限順天應人民勸跟忘勞忘死隔礙不成文理只承忘勞忘死爲是

困學通節重說以利貞句是以字直貫到底總極言貞之妙處而柔外而字宜玩見不是一味外柔乃剛中而柔外也先民有以身先之義犯難就用兵說忘說而不覺也勸不是有心只鼓舞懽暢意○

講詞曰兌亨利貞夫兌固有亨道矣而必云利貞者卦體二五以剛居中三上以柔居外柔外則能說而有不正之嫌剛中則所說无不正矣說以正乃爲利也極而言之天理人心唯一正而已矣說以利貞則順乎天理之本然而无所違應乎人心之同

然而无所拂矣由是而用此說道之正率先乎民以趨事民知勞之所以逸之皆說而忘其勞卽遇有危難之事而用此說道之正令民往犯乎難民知殺之所以生之皆說而忘其死夫忘勞忘死如此豈非說道之大自能使民勸勉矣哉而說之大唯以其正此貞之所以爲利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孔疏麗澤兌者麗猶連也兩澤相連潤說之盛故曰麗澤兌也君子以朋友講習者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朋友聚居講習道義相說之盛莫過於此也故君子象之以朋友講習也

程傳麗澤二澤相附麗也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互相益也先儒謂天下之可說莫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固可說之大者然當明相益之象

程子曰天下之說不可極惟朋友講習雖過說无害兌澤有相滋益處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本義兩澤相麗互相滋益朋友講習其象如此

節齋蔡氏曰講兌象習重兌象

進齋徐氏曰天下之至可說者无如朋友講習講而不習則言語徒詳細繹无得雖日爲學亦將枯燥生澁而无可嗜之味危殆杌捏而无可卽之安矣豈能終悅懌於心乎故必從容論說以講之於先又必切實體驗以習之於後則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麗澤之益庶乎其有相資之實而真悅在我矣

象引麗澤何以有兌象蓋凡天下之不相說者盡由於不相同兩澤相麗彼此相滋是雖无情之物實有相說之象故爲兌象也○講習只是一件事講而又講也○或曰講是究其理習是踐其事如習禮習射習樂之類在朋友間亦只是講明而已到踐其事處朋友亦如何相着力得

巽齋講是論之於友同得工夫習是熟之於己獨得工夫說象謂習只是講之又講此泥朋友二字也不知講是人己相資習則人己互有也

睽兌說也象引方從麗澤內發得說意可玩麗澤相說朋友亦相說麗澤相益朋友亦相益於義爲備○或只取滋益不取相悅在他卦亦有此例○講習集解之說與進齋合可用

語孔子釋大象曰兩澤相麗彼此相滋而相說兌之象也君子體之而以朋友講習焉論說以講之體驗以習之則在人者有以務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相益而相說莫有加於此者矣是亦麗澤之義也

初九和兌吉

王註居兌之初應不在一无所黨係和悅之謂也說不在諂履斯而行未見有疑之者吉其宜矣

程傳初雖陽爻居說體而在最下无所係應是能卑下和順以爲說而无所偏私者也以和爲說而无所偏私說之正也陽剛則不卑居下則能巽處說則能和无應則不偏處說如是所以吉也

本義以陽爻居說體而處最下又无係應故其象占如此

西溪李氏曰爻位皆剛不比於柔得說之正和而不流於邪者也故吉

雙湖胡氏曰兌自有和義和獨於初言者以其得陽剛之正異和悅之體故首言之且爲吉占也

雲峯胡氏曰君子和而不同同與和異處說體之下得陽剛之正是說而不流於邪故其象爲和其占爲吉

存疑以陽爻居說體其說也正不失之邪媚也處下則不失於上求无應則不失於私繫故爲和悅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悅之以道而不失節是和悅也

按以陽居初爲得正因見其說之正而和也

講周公繫初爻曰九以陽居卦下而无應陽剛則非柔媚處下則

絕攀援无應則無私昵其所說者出乎性情之正而无偏黨之私說之中節而和者也占者如是則內不失己外不失人何吉如之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程傳有求而和則涉於邪諂初隨時順處心无所係无所爲也以和而已是以吉也象又以其處說在下而非中正故云行未疑也其行未有可疑謂未見其有失也若得中正則无是言也說以中正爲本爻直陳其義象則推而盡之

本義居卦之初其說也正未有所疑也

蒙引未有疑者正也不正則有所疑矣凡疑云者於理未順也

存疑疑碍也言无疑碍也即行无不得所以然者以居兌之初其說也正故行无所疑碍也

通典自他人見之而言不是初九自家无疑也

按存疑疑碍之說似可用而諸講但以疑字虛還當是從程傳

講孔子釋初象曰說而於理未順則行不正而有可疑矣和兌而得吉者說而順理其所行皆正而未有可疑也不亦吉乎

九二孚兌吉悔亡

程傳二承比陰柔陰柔小人也說之則當有悔二剛中之德孚信內充雖比小人自守不失君子和而不同說而不失剛中故吉而悔亡非二之剛中則有悔矣以自守而亡也

本義剛中爲孚居陰爲悔占者以孚而說則吉而悔亡矣

研堂錢氏曰中實爲孚二五剛中故皆曰孚

西溪李氏曰二應五君臣同德而相說孚兌之吉也

蒙引剛中爲孚居陰爲悔此就爻言若以人言則孚者心也悔者事也但以孚而說有其誠心則上焉得君下焉得民內焉順親外焉信友誠固未有不[illegible]也故雖有可悔之事而亦不見其爲悔矣大德既備小疵奚恤

存疑九二以陽居陰爲失其正不免有妄說之悔然有剛中之德是有誠心者也占者以孚而說有其誠心則誠能動物人无不說悔其可亡矣蓋中重於正因中可以求正也

又按此爻或作涉世看亦得但以臣道說較冠冕

講周公繫二爻曰九二以陽居陰所爲之事未免有失而致悔也然以剛居兌之中剛中則有誠實之義外之所說皆本於中心

之誠然故爲孚兌之象古者如此則誠无不動而吉可悔之事
自亡矣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王註其志信也
程傳心之所存爲志二剛實居中孚信存於中也志存誠信豈至
說小人而自失乎是以吉也
中溪張氏曰二處大臣之位當兌說之世而天子視其所說以爲
趨向者也苟非孚信出於剛中之志鮮不爲六三說媚之所惑矣
存疑信志卽是誠心解孚兌
按去疑謂信志在孚兌前一步爻多層折可不必
諺孔子釋二象曰孚兌之吉者由二有誠信之志其說无少僞妄
　自可以感人而得吉也
六三來兌凶
王註以陰柔之質履非其位來求說者也非正而求說邪佞者也
程傳六三陰柔不中正之人說不以道者也來兌就之以求說也
比於在下之陽枉已非道就以求說所以凶也之內爲來上下俱
陽而獨之內者以同體而陰性下也失道下行也
本義陰柔不中正爲兌之主上无所應而反來就二陽以求說凶
之道也
雲峯胡氏曰六三陰柔不中不正而來求說於剛初剛而正二剛
而中必不從也凶可知矣
存疑陰柔不中正妄說者也爲兌之主以善說人者上无所應而

反來就二陽以求說則求非其類所謂不同而言者在已既失其
道在人未必我應故凶
去疑凶處全在來字來則不但媚悅且有就之强悅意初二是
個正人豈不以道豈肯悅的故凶
按來不近禮便有耻辱可以証來兌之凶
諺周公繫三爻曰六三爲兌之主急於求說者居下體所說宜在
　上乃上无所應而反就初二二陽以求說初二剛正必不能得
　其說也夫謟人而人不我與則淪於卑賤而可耻能免於凶乎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孔疏位不當者由位不當所以致凶也
程傳自處不中正无與而妄求說所以凶也
建安邱氏曰六三柔而不中故來就在下之陽而有妄說之凶无
他以柔居剛位不當故也來者反而之內也
蒙引只是陰柔不中正一句
合解說之道貴剛柔則易流三陰不中正處位不當无自主之定
守也
去疑位是爻位以六居三爲不當
諺孔子釋三象曰三之來兌而凶者由其陰柔不中正處位不當
　无德而妄求謟人人莫之與所以凶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按註疏以三爲國之疾介隔也隔此疾不令近君其說太曲
程傳四上承中正之五而下比柔邪之三雖剛陽之處非以陰

柔陽所說也故不能決而商度未寧謂擬議所從而未決未能有定也兩間謂之介介限也地之界則加田義乃同也故人有節守謂之介若介然守正而疾遠邪惡則有喜也從五正也說三邪也四近君之位若剛介守正疾遠邪惡將得君以行道福慶及物爲有喜也若四者得失未有定繫所從耳

按介字不用說介限只是取介之介

本義四上承九五之中正而下比六三之柔邪故不能決而商度所說未能有定然質本陽剛故能介然守正而疾惡柔邪也如此則有喜矣象占如此爲戒深矣

雲峯胡氏曰九四介乎三五之間商兌而未寧必舍三從五截然有限介然有守疾邪如此有喜矣蓋位柔有商兌之象質剛又有

介疾之象或能如此則三雖欲爲之疾可有喜矣疾與喜相反无妄之疾損其疾皆以有喜言

按疾作疾惡之疾不宜混入疾病之疾

進齋徐氏曰天下之理是非不兩立公私不並行好善則疾惡從正則遠邪此君子小人之分也然邪念未易去也自非介然剛特有守之君子鮮不爲邪柔之所移奪一牽於柔則將淪胥而爲小人之歸也豈不可畏哉况夫以陽剛之才處近君之位詔王以八柄馭臣者也所以奔走服役於其下而求說於我者无所不至况又與之親比者乎商兌未寧正天理人欲公私之限處不可不審所從也聖人以介疾有喜言之所以開示正道隄防邪心其意切矣

蒙引商兌未寧者勢之二也介疾有喜者志之一也始雖疑於勢之二終則決其志於一本義云象占如此爲戒深矣蓋象如此而占如之四上承九五之中正下比六三之柔邪不必以九五爲在上之明君六三爲在下之少人蓋只是說在邪正之間耳九五是君子六三是小人俱作平等人看以下文介然守正疾惡柔邪之義求之益可見矣爻辭非以九五爲君而六三其所屬之小人也商度所說四擇所從之人也

困疑四之隱念畢竟在五只因三甘媚却不下故默默自商其到底能介疾有喜得力在此一商

按疾邪則正人台正大合豈不可喜

講周公繫四爻曰九四上承九五之中正下比六三之柔邪欲全

三而從五則私情有所難割欲舍五而從三則公義有所不容心中商度所說未能定寧質本陽剛故能介然守正疾惡柔邪之三專從乎五正人相得喜可知矣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程傳所謂喜者若守正而君說之則得行其剛陽之道而福慶及物也

誠齋楊氏曰六三者君心之膏肓也九四者膏肓之鍼艾也故九四者六三之所甚不喜也六三不喜則九四有喜矣非九四之私喜也天下國家之大慶也

集解余南湖云其疾惡也若攻其進善也必果其有喜也能无喜乎有慶只是中喜字意不必作推及天下

講孔子釋四象曰九四之所以爲喜者盡能以剛從正其所資於
君子者多矣不有慶乎
九五孚于剝有厲
王註比於上六而與相得處尊正之位不說信乎陽而說信乎陰
孚於剝之義也剝之爲義小人道長之謂
孔疏小人道長消君子之正故謂小人爲剝也
程傳九五得尊位而處中正盡說道之善矣而聖人復設有厲之
戒蓋堯舜之盛未嘗无戒也戒所當戒而已雖聖賢在上天下未
嘗无小人然不敢肆其惡也聖人亦說其能勉而革面也彼小人
者未嘗不知聖賢之可說也如四凶處堯朝隱惡而順命是也聖
人非不知其終惡也取其畏罪而強仁耳五若誠心信小人之假

善爲實善而不知其包藏則危道也小人者備之不至則害於善
聖人爲戒之意深矣剝者消陽之名陰消陽者也蓋指上六故孚
於剝則危也以五在說之時而密比於上六故爲之戒雖舜之聖
且畏巧言令色安得不戒也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
本義剝謂陰能剝陽者也九五陽剛中正然當說之時而居尊位
密近上六上六陰柔爲說之主處說之極能妄說以剝陽者也故
其占但戒以信於上六則有危也
朱子曰九五只是上比於陰故有此戒
雙湖徐氏曰上柔處說之極无他繫應惟附五以求說也五位雖
當上柔雖親附說而信之必至剝剛故曰孚于剝
建安丘氏曰九五剛中當位說將極而密與上比陽方有說陰之
意而上復引之以爲說五若不虞其害已而妄信之則將見剝於
陰矣故曰孚于剝柔剝剛則剛危故有厲五位雖正而所說不正
故也
蒙引剝謂陰能剝陽者也指上六蓋陰柔小人內則蠱壞人之心
術外則斲喪人之行業何剝如之剝之一字旨哉爲人君者宜深
味之
玉堂五剛中正本是无病的以孚于剝乃有耳
按孚于剝似以剝爲小人之名號聖人下字有深味
講周公繫五爻曰上六陰柔狎媚之小人能妄說以剝陽者五居
尊位密近上六若狃於所說而信之是孚于剝也如此則蠱惑
心志壅蔽聰明貽害於家國天下者无窮豈不有危厲乎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王註以正當之位信于小人而疏君子故曰位正當也
程傳以五所處之位正當戒也
蔡此說无味
本義與履九五同
愚案胡氏曰履否兌中孚九五皆曰位正當而此獨與履同何也
否中孚九五位正當而能稱其居履兌不能稱其位者也象履兌
皆有厲之辭履五當君位而凡事決之以已見雖正且危兌五當
君位而密比于小人不正之危又何如也
蒙引正謂剛健中正當謂居尊位○爻辭是戒辭非指實說象傳
則指實說也與爻辭意不同爻辭下義當詳○此本義云與履九

五同者蓋履之九五位正當傷於所恃則凡事必行而无疑兌之
九五亦正當傷於所恃則密近小人而不畏皆危道也
按位正當謂陽剛中正而居尊位有所恃而孚于剝以到有厲也
○履五位正當本无悔而夬履則雖貞亦厲也此爻位正當本
无厲而孚于剝則有厲也履失於過嚴此失於誤信故此不言
貞不謚同
講孔子釋五象曰五之孚於剝者以其位之正當也夫位正當似
可无患乃以位正當而有所恃自謂才足以燭其奸權足以制
其命小人不足爲吾害故不覺其入而孚之深也厲皆從此起
矣
上六引兌

按註既謂他人見引然後乃說程傳引而長之本義上六下引二
陽三說不同
程傳他卦至極則變兌爲說極則愈說上六成說之主居說之極
說不知已者也故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然而不至悔吝何也曰
方言其說不知已未見其所說善惡也又下乘九五之中正无所
施其邪說六三則承乘皆非正是以有凶
本義上六成說之主以陰居說之極引下二陽相與爲說而不能
必其從也故九五當戒而此爻不言吉凶
蒙案胡氏曰凡陰爻稱引萃六二引吉引下而升也故吉兌上六
引二陽而說引之者將以剝之也五言有厲上不言凶可知矣
蒙引上六引下二陽相與爲兌人之從不從固未可必而彼之性
質柔媚固如此也故聖人亦只下引兌二字與他○本義云九五
當戒而此爻不言其吉凶愚謂畢竟有凶而无吉縱使人說之而
得以乘時徼利亦凶道也害與利相因者也
夫疑引字要看得廣引之聲色引之貨利途路不啻百條
按字剝指上則引兌指五極相合本義引下二陽可疑○引字以
牽引爲正解
講周公繫上爻曰上六成兌之主卦之所以爲兌者也以陰居說
之極又善爲說者也性質柔媚專務說人故百計千方引誘二
陽相與爲說以便其私君子不可不知所防也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程傳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无

所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強引之長其无意味甚矣豈有光
也未非必之辭象中多用非必能有光輝謂不能光也
中溪張氏曰柔道以牽爲引上六柔居五上能牽誘五而爲說媚
者也然九五乃陽明之主以剝爲懼不信上六之牽引故小人說
媚之跡隱晦而未至於光顯也
按此專言九五與本義異
存疑既之之辭天與人同歸於善君子莫大之善也上六相引以
爲不善其道奚光哉
按未光只是說上六心事曖昧不光明正大中奚解未光是依程
傳其講引兌却不用程傳說可玩
講孔子釋上象曰上六之所引兌者其情未嘗不假其術未嘗不

巧而其心皆不光明正大也亦可鄙之甚矣
吉建安邱氏曰兌說也以一陰而說乎下之二陽也在卦以二陰
爲說主四陽則皆爲所說者二以柔居剛爲下兌之主動而求陽
之說故曰來兌上以柔居柔爲上兌之主靜而誘陽之說故曰引
兌來兌之惡易見故本爻因引兌之情難知故比爻當戒是以四
陽爻在下兌者多吉在上兌者多凶初剛在下與陰无係故和兌
吉二已近三人說猶淺故孚兌吉悔亡四人上兌處三五之間與
知所決故有商兌未寧之象五與上比處說將極故孚於剝則有
厲矣
集解兌以說爲義卦本陰柔取而陰柔尤易入於邪聖人首戒之
以貞有以也內兌三陰爲主曰來者欲我之容於人也外兌上陰

爲主曰引者欲人之昵於我也蓋知說不知道者因比於三故可
商不爲所說而疾生矣五近於上故易孚爲所說而厲至矣必
如初之和兌二之孚兌孰能來之孰能引之何待於商何慮於剝
按四陽二陰之卦與巽相反巽兌皆取於柔而說尤易失正故以
利貞爲戒二五皆剛中所以能貞者在此五居尊位當爲一卦
之主象言說而以先民犯難爲其大者象言滋益之義而以朋
友講習爲其切者滋益中亦有說意也初陽正而說指二剛中
而說孚皆能貞者也三陰不正而妄求說不貞者也四陽不正
而能商所說猶可以得貞也五位正當本剛中能貞恐其或於
上六故以孚剝有厲戒之不孚剝則无厲矣上陰正居說極而
方求說故引兌而未光不能貞者也爻位貞不貞之分如此

朋友講習學者之急務聖人從麗澤中看出此義其味无窮雨
水相合則相滋益物雖无知而其合固有說意也朋友相與講
習則相滋益其說不待言矣學問工夫當取益友講求乎義理
體認於身心友之益我者何如我之益友者何如果其相益而
說則說之貞也不然酒食徵逐狎侮戲笑不貞之說將何益乎

易經詳說卷三十三終

渙 坎下巽上

程傳渙序卦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說則舒散也人之氣憂則結聚說則舒散故說者散義渙所以繼兌也爲卦巽上坎下風行於水上水遇風則渙散所以爲渙也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按孔疏謂小人遭難離散大德之人建功立德散難釋險云云殊非卦意

程傳渙離散也人之離散由乎中人心離則散矣治乎散亦本於中能收拾人心則散可聚也故卦之義皆主於中利貞合渙散之道在乎正固也

按程傳治乎散亦本於中是照王乃在中以釋假有廟之義然將彖全畧了於理未盡

本義渙散也爲卦下坎上巽風行水上離披解散之象故爲渙其變則本自漸卦九來居二而得中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故其占可亨又以祖考之精神既散故王者當至於廟以聚之又以巽木坎水舟楫之象故利涉大川其曰利貞則占者之深戒也

或問萃言王假有廟是卦中有萃聚之象故可以爲聚祖考之精神而爲亨祭之吉占渙卦既散而不聚本象不知何處有立廟之義恐是卦外立義謂渙散之時當聚祖考之精神邪爲復是下卦是坎有幽隱之義因此象而設立廟之義邪朱子曰坎固是有此象之義然此卦未必是因此爲義且作因渙散而立廟說大抵這處都見不得

漢上朱氏曰天下離散不安其居聖人將以聚之故以宗廟爲先宗廟者收其心之渙散而存之也人孰不有父母知報本則知祭祀出於人心復其本心則離散者可合而天下無事矣治渙之道也

雙湖胡氏曰渙有二義卦有因民渙散而萃之意假廟是也又有渙天下患難之義涉川是也爻則全以渙爲美事各有不同不可以一例觀之也

雲峯胡氏曰萃與渙皆互艮艮爲門闕一陽在上爲屋二陰在下爲闕高嶷之象故曰有廟萃言假廟是言聚己之精神以聚祖考

之精神渙言假廟是祖考之精神既散至於廟所以聚之彖言假廟夫子於大象曰立廟彖言涉川夫子於十三卦舟楫之象取此蓋以本卦自有廟與涉川之象也故其占宜祭祀宜涉險必曰利貞者祭祀而非正是媚神以徼福涉川而非正是行險以徼幸故深戒之

蒙引渙亨謂將來有必濟之[illegible]王假有廟于渙言此者天下之渙者皆在所當聚自王者言此其最大者也觀大象益可見雖曰事神實與治道相關蓋人本乎祖萬事之原也故曰明乎郊社云云治國其如視諸掌乎利涉大川只是卦有此象遂著其占與萷同例不必拘於渙易辭所取只是理象兩端王假有廟據理取利涉大川據象取亦有兼取者利貞本義云其曰利貞則占者

之深戒也卦言利貞者多矣獨此云其曰利貞則占者之深戒也
獨何意歟蓋此卦上言亨矣言假廟矣言涉川矣然有不正則皆
非矣皆失之矣故雲峯曰祭祀而非正云云深戒之亦爲是也

存疑王假有廟蒙渙字來是祖考精神之渙也假廟所以合渙利
涉大川當實事說不作濟難之象以本義有乘木之象也利貞總
承不專就假廟涉川說濟渙之貞所該者廣假廟之貞孝敬莊
涉川之貞能待而已

按渙字本不甚好然論理有渙必有聚故可致亨非已亨也王假
有廟聚祖考之精神乃聚渙之大者即此見得天下之人心皆
在所聚矣或云王之假廟以天下人知本便是聚人心處尚非
正意只是因此見彼不必扭合利涉大川巽爲木木在水上有

舟楫之象從象上取然蒙引謂不必拘於渙是泥本義象字說
得覺偏風行水上水勢渙散涉川所以濟之分明有濟渙之意
在渙言渙何得謂不拘於渙也時講多主濟難說本之註頭亦
有所據利貞兼承假廟涉川存疑說好或云假廟不用復說貞
單承涉川非也或謂涉川取勇往之象亦非

通論文王繫渙卦彖辭曰渙者渙散之義渙不終於渙因渙而有亨
之道焉人心是渙王者當先其大者假廟孝享以聚祖考之精
神而祖考之已渙者合矣以此推之凡渙者皆可合矣又水勢
至渙利於倚舟楫而涉大川而水之渙漫者濟矣以此推之凡
渙者皆當有以濟矣然假廟而不敢萌諂媚之念涉川而不敢
爲僥倖之謀二者皆正乃爲利耳此渙之所以亨也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孔疏二以剛德來居險中而不窮於險四以柔順得位於外而上
與五同內剛无險困之難外柔无違逆之乖所以得散釋險難而
通亨建立宗廟而祭亨利涉大川而克濟利以正道而鳩民也

按此不言卦變

程傳渙之能亨者以卦才如是也渙之成渙由九來居二六上居
四也陽剛之來則不窮極於下而處得其中柔之往則得正位於
外而上同於五之中巽順於五乃上同也四五君臣之位當渙而
比其義相通同五乃從中也當渙之時而守其中則不至於離散
故能亨也

按程傳九來居二六上居四說卦變乃是乾坤變六子之法

原齋馮氏曰以二四往來明卦義不窮上同明亨剛來不窮即需
剛健不陷義不困窮之象

按此用程說

本義以卦變釋卦辭

或問剛來而不窮窮是窮極來處乎中不致窮極否朱子曰是居
二爲中若在下則是窮矣　剛來不窮是九三來做二柔得位而
上同是六二上做三此說有些不穩却爲六三不與做得位然而
某這個例只是一爻互換轉移无那隔驀兩爻底　九二渙奔其
機是以變卦言之自三來居二得中而不窮所以爲安如機之安
也六四是自二往居四未爲得位以其上同於五所以得位象辭
如此說未穩若云六四上應上九爲上同恐如此跳過了不得此

亦是依爻解義說終是不見得四來居二之爲安二之於四爲得
位是如何

按此見朱子之於卦變有自己信不過處

[illegible]胡氏曰彖本義曰其變本自漸來三之九來居二故曰剛來
而不窮蓋如訟自遯來三之九來居二亦曰剛來而得中也或謂
訟與渙皆下卦三與二之變渙之六二往居三曰柔得位乎外而
上同則訟六二往而爲三亦可以言也而不言者渙之柔得位者
二往居外卦之四故曰得位乎外而所謂上同者上同於五也訟
以六居三則不得位矣要之本義以二爻相比者爲變故朱子雖
有是疑而不及改正也

蒙引九來居二而得中得其所安也固有亨道六往居三得九之

位柔而能剛也又上同於四有與也亦有亨道上同於四三與四
皆陰也謂得朋也剛來而即其所安柔得位乎上而有與則濟渙
當有日矣所以亨也

疑存疑援解卦爲例謂渙三來居二此卦變也四惟居其所而上
同於五亦自卦變得也蓋有來斯有往只是互換若謂某自某
來而不言本爻何往於理不通矣況解以三往居四爲卦變二
居其所另是一義自釋得中未嘗以二居所爲卦變而存疑謂
渙之四居其所自卦變得終說不去渙亨是卦詞此釋所以
亨處故爲釋卦辭不窮依朱子云若在下則是窮只是窮極
意言不到盡頭處也時講皆謂剛來得中得其所安不至困窮
亦可用時講以剛來不窮爲據得爲之地柔位乎外爲其有

為之才上同爲得人之助分三層然兩句似只當作得地得助
兩意爲是位外上同不用分也註疏以剛爲二柔爲四其說
似可用二坎之主四巽之主各以爲卦主者言之二得中故不
窮四承五而相合故上同若不用卦變當從此

講孔子釋彖辭曰渙未易亨也詞曰亨者豈無自哉卦變九來居
二而得中是來而得所憑藉以爲安不致困窮六往居三而上
同於四之陰有同類之助夫得安則可爲有助則其濟何不亨
乎此所以云亨也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程傳王假有廟之義在萃卦詳矣天下離散之時王者收合人心
至於有廟乃是在其中也

按程傳下文云在中謂求其心攝其心之謂也中者心之象說理
太深不全錄

本義中謂廟中

朱子曰此卦只是卜祭吉又以涉川王乃在中是指廟中言宜在
廟祭祀伊川說得那道理多了他見得許多道理了不肯自放他
說須要寄搭放在經上易不須說得深只是輕輕說過

存疑言王假有廟乃是王者在宗廟之中祭祀也此是解釋卦辭
爲王假有廟句含糊故爲此語以解之

集解蘇紫溪曰假廟只在中此雖仁人孝子之事亦是聯屬天下
人心之一機

按此只可作推出餘意經旨非借假廟以聯屬人心也勿看得的

罡

[講]又曰王假有廟者蓋假廟豈徒儀文之飾王者親至廟中聚巳之精神以享祖考而祖考之精神不渙矣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程傳]治渙之道當濟於難而卦有乘木濟川之象上巽木也下坎水大川也利涉險以濟渙也木在水上乘木之象乘木所以涉川也涉則有濟渙之功卦有是義有是象也

[雲峯胡氏曰]易以巽言利涉大川者三皆以木言益曰木道乃行中孚曰乘木舟虛渙亦曰乘木有功也十三卦舟楫之利獨取諸渙亦以此也

[存疑]此卦巽木在坎水之上是人乘木之象所以利涉而有功也

[疑問]卦象之木君子濟渙之才也乘木有濟川之功出其才有濟天下之功故曰乘木有功

[按]此從卦上取濟川爲正意濟天下是推說此二節皆釋卦辭

[講]又曰利涉大川者卦象乘巽木於坎水之上得濟而有功故利也人之具有用之才成濟渙之功者亦猶是矣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於帝立廟

[程傳]風行水上有渙散之象先王觀是象救天下之渙散至於享帝立廟也收合人心无如宗廟祭祀之報出於其心故享帝立廟人心之所歸也係人心合離散之道无大於此

[演上朱子曰]享於上帝使人知天无二主立廟則人知反本鬼有所歸所以一天下之心合天下之渙

[講]此是發明程傳

[本義]皆所以合其散

[進齋徐氏曰]風行水上渙散披離渙之象也先王享帝立廟所以合其渙也此誠敬仁孝之至幽无不格散无不聚故於象象中言之

[雲峯胡氏曰]享帝而與天神接立廟而與祖禰交皆聚己之精神以合其渙者也

[蒙引]享帝於郊而立廟故知廟爲祖廟也立廟便當有假廟之事矣但一立廟便已自有以聚祖考之精神亦非必至假廟然後聚其精神也故爲皆所以合其散卦言假廟此又言立廟者假廟於聚渙之義爲切立廟於聚神之渙爲先象傳豈以卦已言假廟故於此又追其始事而言歟立廟對享帝則該假廟意矣

[存疑]享帝立廟皆所以合渙也享帝之合渙在於天人之分殊立廟之合渙在於幽明之途異享帝則天人感通而渙合矣立廟則幽明感通而渙合矣立廟與假廟不同假廟是祭祀時合渙立廟是平時合渙

[按]程傳有收合人心之說時講多從之本義云所以合其散却非謂收合人心雲峯說是邱氏謂水之遇風渙然相受則陰陽交通有合无間是從渙中看出合意非正訓也蓋象意是因渙而爲合非因合而爲合

[去疑]帝不言壇廟不言享互文耳

[講]孔子釋大象曰風行水上離披解散渙之象也先王以渙不可

不家乃享帝於郊以明父天母地之禮而上帝之精神散於清虛之表者聚於郊祀之際矣立廟於國以報祀功宗德之盛而祖考之精神散於杳冥之中者聚於廟祭之時矣夫享帝以明有尊而人皆知尊尊之義立廟以明有親而人皆知親親之義仁孝誠至而誠无不通幽无不格此治渙之大者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

蒙註疏以避行避難爲說未是

程傳六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又得馬壯所以吉也六爻獨初不云渙者離散之勢辨之宜早方始而拯之則不至於渙也爲教深矣馬人之所託也託於壯馬故能拯渙馬謂二也二有剛中之才初陰柔順兩皆无應无應則親比相求初之柔順而託

於剛中之才以拯其渙如得壯馬以致遠必有濟矣故吉也渙拯於始爲力則易時之順也

本義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爲力既易又有壯馬其吉可知初六非有濟渙之才但能順乎九二故其象占如此

西齋蔡氏曰拯救也馬所用以行者馬壯則行速言用救渙之急也

雲峯胡氏曰馬壯二剛之象五爻皆言渙初獨不言者救之尚早可不至於渙也初六一柔在下未有濟渙之才然拯之於初猶易但能順九二以進則吉矣二有剛中之才狀爲美脊之馬

蒙引初六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其拯之也易爲力宜用拯也且初以柔居九二之下以地勢言必能順乎九二若伏九二之力以拯之是又得其馬之壯也如是有以濟其渙矣吉也○用拯[illegible]說馬壯方言其拯之得其機會一說用拯馬壯本文只是一連意言其拯之得壯馬也本義細爲體究故著既又二字此說爲長

按此說濟渙非指定初之渙馬壯主有力不主速

講周公繫初爻曰初六居渙之初是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爲力猶易而所以拯之者全賴九二陽剛之力是爲用拯而得馬壯之象占者如是可以濟渙而得吉也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程傳初之所以吉者以其能順從剛中之才也始渙而用拯能順乎時也

蒙引連用拯馬壯皆出於順九二只作一意說

集說舉初六見其才弱不當得吉曰順則全在資人以濟渙矣功何必自己出哉但要爲之早耳

按順只是順從二非謂順理

講孔子釋初象曰陰柔之才難以濟渙而得吉初六之所以吉者以二有剛中之德而初能順從之資其力以成事所以吉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王註机承物者也謂初也二俱无應與初相得而初得散道離散而奔其所安悔亡也

程傳諸爻皆云渙謂渙之時也在渙離之時而處險中其有悔可知若能奔就所安則得悔亡也机者俯憑以爲安者也俯就下也奔急往也二與初雖非正應而當渙離之時兩皆无與以陰陽親

比相求則相賴者也故二曰初爲機初謂二爲馬二急就於初以
爲安則能亡其悔矣初雖坎體而不在險中也或疑初之柔微何
足賴蓋渙之時合力爲勝先儒皆以五爲機非也方渙離之時二
陽豈能同也若能同則成濟渙之功當大豈止悔亡而已機謂俯
就也
[東谷鄭氏]曰渙之時必剛柔上下相合則不散初柔也在二之下
二剛也在初之上柔而在下者必有所賴以爲援剛而在上者必
有所託以爲安故初之得二爲壯馬馬壯則可賴以爲援二之就
初爲奔急得機則可藉以爲安此初之從二爲順於理而二之就
初爲得所願也
按此從程說

[本義]九而居二宜有悔也然當渙之時來而不窮能亡其悔者也
故其象占如此蓋九奔而二機也
[朱子]曰九二渙奔其機以人事言之是來就安處
[雲峯胡氏]曰奔九象互震爲足爲動機二象互震爲木位偶爲足
本義曰九奔二機蓋以卦變言也九剛故象奔二中故象機蓋九
來居二得中而安矣本有悔得中而安故悔亡
[中溪張氏]曰奔者來之速也二剛自外來有奔之象
[蒙引]剛來而不窮不窮得中也爻未有以卦變言者本義云蓋九
奔而二機也
[去疑]悔亡即在奔機內看出未便到闊大田地
[按]此爻程說爲優而講家皆從本義。机字通機音巳與几通渙

奔其機俗作兀非左傳設機而不倚
[講]周公繫二爻曰以九居二是不足以相安而有悔矣然當渙時
以九居二是得中而來就所安機者人之所安也故爲奔就其
機之象是可以獲一時之安圖將來之事古者如是悔可亡也
彖曰渙奔其機得願也
[孔疏]得願者遠難奔散願得所安奔初獲安是得其願也
[程傳]渙散之時以合爲安二居險中急就於初求安也賴之如機
而亡其悔乃得所願也
[中溪張氏]曰當渙散之時陰陽相比則有相倚之勢今二來就初
憑以爲安則剛得柔助而濟渙之功成矣豈不遂其欲安之願乎
[集說]願字正在奔字上見蓋當其奔也何等馳驅險阻今既得所

安矣自然可以漸圖恢復豈不是得其所願
[按]集說多一層則願不是欲安之願竟是恢復之願未安。時講
皆以爲舍故土而奔他所暫藉其安以圖恢復此等說殊不雅
太將奔字看重了奔只是就奔原願安得安即爲得願不消說
的狼狽張皇
[講]孔子釋二象曰渙以求安人有同願今二奔其機以就所安是
爲得遂其願也何悔之不亡乎
六三渙其躬无悔
[孔疏]六三內不比二而外應上九是不固所守能散其躬故得无
咎故曰渙其躬无悔
[程傳]三在渙時獨有應與无渙散之悔也然以陰柔之質不中正

之才上居无位之地豈能拯時之渙而及人也止於其身可以无
悔而已上加渙字在渙之時躬无渙之悔也
中溪張氏曰六三雖未能散乎天下之難亦可以自散其一已之
難而无坎險之悔也
按此是遵程說
本義陰柔而不中正有私於已之象也然居得陽位志在濟時能
散其私以得无悔故其占如此大率此上四爻皆因渙以濟渙者
也
隆山李氏曰巳私散則爲善三之躬四之羣上之血是也夫人之
所以膠執滯固終不能自脫於險者有我而已六三雖不中正而
高出坎險之上於是釋然消散乎有我之私而志在於外自然無

悔矣
按此是依本義說
蒙引六三亦未必其果能濟渙與否但渙其躬則志在濟時矣
本義云志在濟時最有斟酌蓋其陰柔不中正雖得陽位才任俱
未優惟六四雖陰柔然得正而又上承九五故爲渙其羣元吉
六三渙其躬九二渙奔其機俱是象悔亡與无悔同是占
存疑私於已三也志在濟時亦三也其象亦何嘗陰柔不中正者
氣質之偏志在濟時者志操之大
去疑渙躬言不以躬爲念若渙去了一般此卦渙字二爻前作不
好字看是因渙以求其濟三爻後作好字看是因渙以喜其散
按无悔只是悔吝之悔不必別作愧悔解

講周公繫三爻曰六三陰柔不中正氣質之偏未免自私而有悔
然居陽得位能以天下爲已責而汲汲謀所以濟之凡一身之
利害得喪俱不暇計是爲渙其躬也渙之濟否雖未可必而舉
動光明不營乎私何悔之有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程傳志應於上在外也與上相應故其身得免於渙而无咎悔亡
者本有而得亡无悔者本无也
朱子曰渙其躬志在外也是舍已從人意思
存疑言其志在天下國家也志在天下國家則不復顧其私矣所
以能渙其躬也
按程傳以外爲上爻朱子只是虛說時講此爻作臣道說

講孔子釋三象曰三之渙其躬者人之志不兩立由其志在天下
國家則必不以躬爲念有若渙之者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按註疏渙其羣謂能爲羣物散其險害以有邱匪夷連讀訓當有
邱墟未平之慮爲其所思其說太曲
程傳渙四五二爻義相須故通言之彖故曰上同也四巽順而正
居大臣之位五剛中而正居君位君臣合力剛柔相濟以拯天下
之渙者也方渙散之時用剛則不能使之懷附用柔則不足爲之
依歸四以巽順之正道輔剛中正之君君臣同功所以能濟渙也
天下渙散而能使之羣聚可謂大善之吉也渙有邱匪夷所思贊
美之辭也丘聚之大也方渙散而能致其大聚其功甚大其事甚

難其用至妙夷平常也非平常之見所能思及也非賢智孰能如是

本義 居陰得正上承九五當濟渙之任者也下无應與爲能散其朋黨之象占者如是則大善而吉又言能散其小羣以成大羣使所散者聚而若丘則非常人思慮之所及也

朱子曰 老蘇云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此說雖程傳有所不及如程傳之說則是羣其渙非渙其羣也蓋當人心渙散之時各相朋黨不能混一惟六四能渙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老蘇天質高又善爲文章故此等說話皆達其義大抵渙卦上三爻是以渙濟渙也但六四一爻未見有大好處今爻辭却說得恁地浩大皆不可曉

援 朱子所云羣其渙非渙其羣易中語亦難如此分析依程傳與下渙有邱是順承說依本義與下渙有邱是深一步說程傳總是說聚本義是先散後聚

中溪張氏曰 六四出坎體之上能輔佐九五之君渙散小人之羣類所以元吉然於羣小渙散之後而象正聚之若邱此又豈平常之思慮所能及哉

象引 渙有邱匪夷所思蓋其贊辭在六四既散小羣自成大羣在占者散小羣已元吉至於成大羣則其道益以光大而匪夷所思矣成大羣還在小羣之後渙其羣言散小羣做大羣如得小物事幾把解來合做一大把東坡說這一爻最好緣他會做文字理會得文勢故說得合

援 蒙引此說是將渙其羣與渙有邱合作一意看得融洽

天疑 羣有公私不同渙羣乃渙其私羣也元吉是就羣善說勿作功效看邱土阜也言賢才所聚如土之成堆也渙羣非僅是不植黨謂能散天下之黨也朋黨既散自知尊王大義人人乃心王室矣其散非所以聚乎此節只一渙其羣便了有邱二句不過緊頂渙羣來想像贊歎之耳非截然兩截意

援 夫疑是通用之說集解余南湖謂渙其羣是散自己之黨非散天下之黨渙有邱方是散天下之黨而以渙有邱爲勉之之詞與舊說異蓋彼以本義下无應與爲能散其朋黨云云故只以渙羣爲散自己之黨也然從无應與看出散黨之義亦不必拘

定爲自己之黨總是无應與便公公便能散黨大臣有私交不能令人无黨大臣无私交人自不敢爲黨矣其字宜活看渙有邱之渙即渙其羣之渙若依南湖下截作勉之詞則兩渙字不同而於有邱費安頓矣故不敢用

臨 周公繫四爻曰六四陰柔得正上承九五是輔君以濟渙者也夫當人心渙散之時各相朋黨締其私交而不能一今四下无應與是能渙小人之私羣渙爲大善而吉也夫私黨既散公道自行使所散者聚而盡歸於五而有如邱陵之高是散其小羣成一大羣其功甚大其事甚難豈常人思慮之所能及哉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程傳 稱元吉者謂其功德光大也

【蒙引】散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所以爲光大也此便是匪夷所思處。爻辭云云要之只是渙其羣元吉便已都了得下文渙有邱匪夷所思只是究竟而言以贊之耳故象傳只用光大也一句便體貼爻辭无所遺矣。

【張說】光大程傳以功德言通典以知識言此自然是原其心體言由其心无私聚光明廣大而不拘於私小也。

【通】孔子釋四象曰六四之渙其羣而元吉者何以得此哉蓋人之爲私羣者其心多暗昧而不光狹小而不大四之心極其光大故能散私羣而得元吉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附】註疏以汗喻險阸渙汗大號爲出號令以散險阸程傳汗取浹洽意本義取汗出不反意各不同註疏爲渙之注惟王居之程傳居王位爲稱是用舊說

【程傳】五與四君臣合德以剛中正巽順之道治渙得其道矣唯在浹洽於人心則順從也當使號令洽於民心如人身之汗浹於四體則信服而從矣如是則可以濟天下之渙居王位爲稱而无咎大號大政令也謂新民之大命救渙之大政再云渙者上謂渙之時下謂處渙如是則无咎也在四已言元吉五唯言稱其位也渙之四五通言者渙以離散爲害拯之使合也非君臣同功合力其能濟乎爻義相須時之宜也

【內翼】郭氏曰王居渙號則正位以令天下得君道也故无咎本義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當渙之時能散其號令與其居積則可以濟渙而无咎矣故其象占如此九五巽體有號令之象汗謂如汗之出而不反也渙王居如陸贄所謂散小儲而成大儲之意

【朱子曰】渙汗其大號號令當教如汗之出千毛百竅中迸散出來這個物出不會反却不是說那號令不當反只是取其如汗之散出自有不反底意思又曰渙汗其大號聖人當初就人身上說一汗字爲象不爲无意蓋人君之號令當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之處无不被而及之亦猶人身之汗出乎中而浹於四體也

【按】此則朱子亦用程說不反意只輕帶爲是

雲峯胡氏曰汗以象號巽命象居陽實象九五君位當渙之時非散其號令與其居積无以收天下之心必如是方可以免咎耳汗由中出浹於四體猶大號出於君之中心而浹於四方也本義謂如汗之出不反非謂不可反也若謂不可反殆涇渭夜皆然豈獨汗哉六四渙小羣而成大羣九五渙王居渙小儲而成大儲猶武王之散財發粟也故无咎

【蒙引】叅義曰人君當渙之時所以散者莫大於號令居積也散其號令則萬姓因王言之大而知王心之一矣散其居積則財散於上而民聚於下矣天下之大勢豈有不合於一乎

【存疑】當濟渙之任者必渙新民之大命救渙之大政或輕其賦役或省其刑罰如漢高入關與民約法三章唐高祖代隋與民約法十二條是能渙其大號者又必發倉廩以濟民窮出府庫以周貧乏如武王革商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周窮民及善人是散

其王居者也如是則百姓悅服天下歸心天下之渙可合生民之難可濟矣是无咎也

【按】汗字程傳味長本義味短王居程傳覺穩本義覺新

【通論】周公繫五爻曰當渙之時患在情不下達而澤不下究君之所當渙者莫大乎號令與居積焉九五宜其德意發爲大號由中而外由近而遠猶汗出於中而浹於外焉然實德不下究則大號亦徒空言耳又此五之所居積而散之以及於民如是則闘號令而竦動被恩惠而感激自可以合天下之人心而得濟渙之道矣何咎之有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孔疏】正位者釋王居无咎之義以九五是王之正位若非王居之則有咎矣

【程傳】王居謂正位人君之尊位也能如五之爲則居尊位爲稱而无咎也

【朱子曰】散居積須是在他正位方可渙王居无咎象只是節做四字句伊川泥其句所以說得王居无咎差了如上九象亦自節了則此何疑

【存疑】象傳是節字須帶渙大號說言九五渙大號與王居而得无咎者由其正乎君人之位也苟无其位雖欲爲而不可得矣

【按】正位謂其位得正也所以正者由其有陽剛中正之德也正字非即中正之正。正位二字中王居无咎則王居以王位言者爲切今皆從朱子居積之說王居上補渙字

【通論】孔子釋五象曰九五不徒渙大號且渙王居而无咎者由九五正其爲君之位有德而兼以有權故能公其利而无咎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按】王註逖訓遠程傳作惕

【程傳】渙之諸爻皆无係應亦渙離之象唯上應於三三居險陷之極上若下從於彼則不能出於渙也險有傷害畏懼之象故云血惕然九以陽剛處渙之外有出渙之象上居巽之極爲能巽順於事理故云若能使其血去其惕出則无咎也其者所有也渙之時以能合爲功獨九居渙之極有係而臨險故以能出渙遠害爲善也

【本義】上九以陽居渙極能出乎渙故其象占如此血謂傷害逖當

作惕與小畜六四同言渙其血則去渙其惕則出也

【雲峯胡氏曰】血下坎象惕亦坎象上卦已出坎險之外上九居渙之極去險愈遠故有血去惕出之象小畜六四以陰居巽體之初必順乎二陽然後血去惕出此一陽居巽體之極故渙其血則去渙其惕則出也

【建安邱氏曰】三上兩爻陰陽相應蓋相援者也然三渙躬而曰志在外上渙血而曰遠害三欲其應上上不欲其應三何也蓋三處險內而應在外應外則爲有所攀援而出險故三以有應於上爲美上處險外而應在內應內則爲有所係累而不能去故上以不應於三爲善又易中以陰應陽則爲柔得剛援以陽應陰則爲剛以柔累是以陰爻應陽多吉陽爻應陰多凶也

上爻出四居渙極說不必從不應三取義

存疑 歸渙極當合不又只說去說出蓋因其去出而得合也

去疑 時固當濟還重陽剛過渙作着力字看血逖就天下之渙說

濟渙的功全在去出二字上見

通論 周公繫上爻曰渙時宜有傷害憂懼上九以陽剛居渙極陽剛則才可爲渙極則時易濟故能易危爲安渙其傷害而傷害已去渙其憂懼而憂懼已出爲渙其血去惕出之象如此則渙所當渙而不終于渙矣何咎之有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程傳 若如象之爲渙其血乃與屯其膏同也義則不然蓋血字下脫去字血去惕出謂能遠害則无咎也

蒙引 上句用上三字省下三字象傳法例如此

存疑 遠害只是解血去逖出

去疑 遠害指民害爲是若人臣自求遠害便非純臣

按 以臣道去民害爲說是爲時文計論理還以自己遠害爲切

通論 孔子釋上象曰渙其血者上九以陽剛居渙之極易危爲安傷害於是乎遠也

語類 朱子曰渙卦亦不可曉只以大意看則人之所當渙者莫甚於己私其次須便渙散其小小群隊合成其大其次便渙散其號令與其居積以周於人其次便渙去患害渙是渙散底意思物事有當散底號令當散積聚當散群隊當散

建安邱氏曰當渙之時惟剛柔上下相合而不散者然後能拯渙在渙六爻初柔也二剛也二兩就初在下相合以任拯渙之責故初拯馬壯吉而二奔機得願也五剛也四柔也四上同五在上相合以成濟渙之功故四渙羣元吉而五渙汗无咎也此四爻皆協力以拯渙者至三上居相應之位以遠而不能相及故三則但能渙其躬之難而无悔上則不過渙血以遠害而已

明訓 人君欲合乎渙必有位有才有輔乃克有濟而貞又濟渙之本象言假廟涉川以合神人之渙象言享帝立廟以合上帝祖考之渙何莫而非正六爻五爲濟渙之主頒令散財以收人心四爲濟渙之臣解羣聚義以一民趨初无才賴濟渙有人二无依幸濟渙有地三則散己之私以濟渙上則遇時之極以出渙而其所可取者皆貞也

按 三陽三陰之卦以五爻爲卦主五能盡濟渙之道者也彖言聚渙濟渙二義象只言聚渙以與彖相發明六爻皆主濟渙初之求拯二之求安以濟渙言也三四五上直言渙三渙在己之私四渙在人之黨五渙號以宣德意渙居以施恩澤上渙血惕以遠害皆渙也而渙躬則能爲人渙羣則必成公渙號渙居則人心歸服渙血惕則易危爲安言渙而濟渙在其中矣渙躬渙羣臣道之極則渙號渙居君道之重務尤體渙者所當着眼

䷻兌下坎上

序傳節序卦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物既離散則當節止之節所以次渙也爲卦澤上有水澤之容有限澤上置水滿則不容爲有節之象故爲節

節亨苦節不可貞

孔疏節卦名也彖曰節以制度雜卦云節止也然則節者制度之名節止之意制事有節其道乃亨故曰節亨節須得中爲節過苦傷於刻薄物所不堪不可復正故曰苦節不可貞也

按孔疏看不可貞稍異

程傳事既有節則能致亨通故節有亨義節貴適中過則苦矣節至於苦豈能常也不可固守以爲常不可貞也

本義節有限而止也爲卦下兌上坎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故爲節節固自有亨道矣又其體陰陽各半而二五皆陽故其占得亨然至於太甚則苦矣故又戒以不可守以爲貞也

中溪張氏曰凡事有節則裁制得中可以通行而无弊故亨苦節不可貞謂上六失節中道也過而不節非中也節而至於苦者亦非中也苦則人病其難行不可固守以爲貞也

漢上朱氏曰凡物過則苦味之過正形之過勞心之過思皆曰苦苦節則違性情之正物不能堪申屠狄之潔陳仲子之廉非不正立節太苦不可貞也

雲峯胡氏曰天地之數六十故卦六十而爲節月有中氣有節氣節以制其過而歸之中也節則適中固可通行於天下苦節則不可貞不可貞何也損與節皆自泰來損而孚則可貞節而苦則不可貞

蒙引澤上有水其容有限蓋澤水之止者也增則溢矣故曰其容有限有限即節之義若江河則疏通而不滯故多容節字該兩意有度數之節有德行之節如節以制度是以度數言者如不出戶庭等是以德行言者節亨苦節之節都該兩意同是節也

存疑夫節不外乎制行與用財二者而已制行有節則在邦必達在家必達矣用財有節則不傷財不害民矣是亨也夫節固可得亨若節而至於太過則其節爲苦矣苦節則違性情之正乖倫理之常物不能堪而勢不可行不可守以爲常也

折衷苦者味過乎中之義中則甘過則苦中則萬世无弊過則一

時難行益見節之亨者非中不可也

案貞正而固也又常也程傳兼固與常二意本義則仍是正意蓋文王繫節卦彖辭曰節者有限而止之義在人則立身制用有自然之限而不過者也占者如是則可以行之无弊有亨道焉然節之所以得亨者謂其節而不過耳若至於太甚則苦矣豈可守以爲正而不知變哉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案諸儒以坎陽兌陰陽上陰下爲剛柔分依本義則是陰陽各三爻爲剛柔分其以剛得中爲二五與本義合

程傳節之道自有亨義事有節則能亨也又卦之才剛柔分處得中而不過亦所以爲節所以能亨

上言卦體釋卦辭
存疑卦體三陰三陽是剛柔中分不過於剛不過於柔既不立己太峻用物太儉而至苦節之窮亦不放縱无拘流蕩莫止而至不節之嗟乃節之適中者也剛得中言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是得中也本義只曰二五皆陽不曰得中蓋只言二五則得中之意在其中矣剛柔分節之不偏剛得中亦節之中也但講時須有分別講剛柔分只當云不偏於剛不偏於柔剛柔適均這裏似難用无過不及之意
會解剛柔分適均之謂也下獨舉剛言者節道剛爲主剛不能止尤最易過故取二五之剛得中以明節道之善
玉疑剛柔分句宜一氣說下只是一個中字

按節亨卦詞剛柔分剛得中皆言卦體也兩截意歸重下截宜於互發內有側注
講孔子釋彖辭曰卦名節而辭繫以亨者何哉蓋節之所貴者中也偏於剛則裁制太過偏於柔則放侈无節此卦統觀全體陰陽各半而无過不及之偏是剛柔均分也析觀二體二五皆陽剛而居中位是剛得其中也剛柔均分則无一偏之患而豐儉適中剛而得中則本陽剛之中以爲節而所節皆得其中此其所以亨也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程傳節至於極而苦則不可堅固常守其道已窮極也
按孔疏云其道困窮而程傳皆以其說爲窮極窮極似只是到盡頭意然困窮之說亦可用
本義又以理言
李氏曰節以甘爲吉苦爲窮所謂甘節制之有道使人說而不厭故吉所謂苦節損抑過當使人惡而不憚故窮
存疑言苦節不可貞者蓋節至於苦則違性情之正乖倫理之常物不能堪而勢不可行矣故曰其道窮言其理必至於窮困也此只據義理言於卦无取故本義曰又以理言
按存疑以窮爲困窮只是說行不去非別有困窮其說却本註疏
玉疑道是節道其字指苦節言窮極也即太過意若論對下通字看則窮當兼窒礙意更完玩其道語氣可見節原可貞因其道窮故不可耳

按太過是窮極意窒礙是困窮意是兼用二說此節亦釋卦辭
講若詞所謂苦節不可貞者蓋節之所以亨以其中也若節則失之於過而不得其中人情天理皆有所拂其道必至困窮而不可行故不可貞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程傳以卦才言也內兌外坎說以行險也人於所說則不知已遇艱險則思止方說而止爲節之義當位以節五居尊當位也在澤上有節也當位而以節主節者也處得中正節而能通也中正則通過則苦矣
本義又以卦德卦體言之當位中正指五又坎爲通
朱子曰說以行險伊川之說是也說則欲進而有險在前進去不

衍故有止節之義節便是凹節之義○或問節卦大抵以當位而
處通爲善觀九五中正而通本義云坎爲通豈水在中間必流而
不止耶曰然
彖引二句意相連總是見節之亨而非苦節之不可貞也○說則
說於進遇險則其進有節是節道也而九五實得位以主節於上
其所節者又皆中正而不至於苦是以通行於天下而无弊也此
二句相連之意○中正以通通字只據理言本義云又坎爲通非
正意
存疑本義云又以卦德卦體言之是言節與亨之義也此是總釋
卦與辭本義雖分故不曰釋卦名辭只曰以卦德卦體言之說以
行險節也當位以節中正以通節之亨也當位以位言方與中正

不相犯○言此卦之德下兌之德爲說上坎之德爲險以兌遇坎
說以行險也夫說則喜進遇險則止是節之象也而此卦之體九
五陽剛居尊當位以主節於上而所節者又得其中正是可以通
行於天下此節之亨也
去疑中正是節的中正本德來說以句重行險邊以明節意當位
二句串說不可以德位平對節所以亨全在中正然必當位說來
見必操節天下之權乃能行其節於天下
援卦德明節卦體明節之亨極分曉而說者於卦體中入卦德謂
從中正內見得不思中正非德之中正德之中正在當位內包
了仍是就卦體看出
課節固以中正而亨以苦而窮矣試以德體觀之又可見節與亨
之義焉卦德以兌遇坎說則喜進遇險在前即思中止乃節之
義也卦體九五居尊當位操制作之權主節於上所以節又得
其中正而不至於苦合天理當人情可以通行於天下乃節之
所以亨也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孔疏此下就天地與人廣明節義天地以氣序爲節使寒暑往來
各以其序則四時功成也王者以制度爲節使用之有道役之有
時則不傷財不害民也
程傳推言節之道天地有節故能成四時无節則失序也聖人立
制度以爲節故能不傷財不害民人欲之無窮也苟非節以制度
則侈肆至於傷財害民矣

本義極言節道
朱子曰天地節而四時成天地轉來到這裏相節了更沒去處今
年冬盡了明年又是春夏秋冬到這裡廝匝了更去不得這箇折
做兩截兩截又折做四截便是春夏秋冬他是自然之節初无人
使他聖人則因其自然之節而節之如修道之謂教天秩有禮之
類皆是天地則和這個都无只是自然如此聖人法天做這許多
節指出來
建安邱氏曰天地之氣運有節則分至啓閉弦望晦朔四時不差
而歲功以成聖人體節之義則立爲制度量入爲出无過取无泛
用有損己益人之實而无剝下奉上之事故不傷財則不害民矣
語曰節用而愛人正此義也

雲峯胡氏曰凡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而不傷財不害民皆節之通者也卦辭曰節亨通即亨之義窮乃通之反苦節則窮必如五之甘節則通故无位者不能制節節而不以中正者不能通

蒙引語錄天秩有禮不宜用蓋於傷財害民之義不切耳節以制度節是節制度是法度度本分寸尺丈廣狹長短之數此則所該自廣當取其義也天地節至不害民言節道之大也

存疑天地之氣流行於兩間春極則轉而爲夏夏極則轉而爲秋秋極則轉而爲冬稍過則止无少過差此天地之節也天地有節則春夏秋冬之四時於是乎成无節則無四時矣故曰天地節而四時成聖人在上知財用不可无節也舉國家百費之常而酌以義理之中稽一年所入之數以爲一年經用之數必使諸費不越乎中制所出不浮其所入隨立制度以爲之節焉如是則經用有章其出有限府庫之財不爲之傷矣府庫之財不傷則不復取之於民以足用而民亦不爲之害矣故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會解財貨止有此數一濫用則傷傷財必剝取於民而民害惟定以九賦程以九式財不匱於費出之无經民自不困於誅求之无藝矣

去疑天地是無心的節制度乃有心的節俱要不過過不傷就用言不害就取言制度內便含中正意不傷害便是通處

淺說制度二字連是現成字面不傷財不害民謂平意串蓋節度存財而民因以不害也

渾然是節也俱而言之天地聖人皆不外焉天地之化陰極陽生陽極陰生氣序有節而不過而春夏秋冬之四時成矣聖人在上知財用不可无節也而立制度以爲之節則量入爲出府庫之財不傷矣財不傷則不復多取於民而民亦不受其害矣節道何其大哉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孔疏澤上有水節者水在澤中乃得其節故曰澤上有水節也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者數度謂尊卑禮命之多少德行謂人才堪任之優劣君子象節以制其禮數等差皆使有度議人之德行任用皆使得宜

按孔疏德行以用人言程傳以在己言

程傳澤之容水有限過則盈溢是有節故爲節也君子觀節之象以制立數度凡物之大小輕重高下文質皆有數度所以爲節也數多寡度法制議德行者存諸中爲德發於外爲行人之德行當義則中節議謂商度求中節也

臨溪王氏曰數度所以爲節也德行欲其中節也古者之制器用宮室衣服也莫不有多寡之數隆殺之度存乎其間使賤不踰貴下不侵上以是爲節故貴賤上下各安其分存於中爲德發於外爲行隨時合宜无過不及則爲中節如禹稷之於平世顏子之於亂世曾子之去子思之守是也而孟子以同道與之其善議德行也歟

雲峯胡氏曰澤上有水水有所限而止也制數度所以定萬用之限議德行所以嚴一身之限也

[?引]精義曰制數度爲粗爲末議德行爲精爲本以思觀之二者不可分輕重德行是立身事數度是應用事

存疑數不出度之外數度謂多寡之法度也蓋法度之多寡皆有常數也澤上有水易卦之節制數度議德行人事之節蓋人所以體乎易也

蒙引制有限制而不可踰意議有詳議而不敢苟意皆求合於中正也

要解仇滄柱曰節制度等就財用出入上言制數度句所說者廣自禮樂文章以至車旂服色貢賦征徭之類皆是德行則又推其本而言之

按節以制度節字有力此制數度制字有力時講議德行多什

節民行說數度德行字皆可分可合數度二字度字稍實度以言凡事之有規矩也數其中數目也德行二字行字稍實行者一身之所行德則行之有成者也制之議之便是節意依存疑數不出度外推之如衣之有領袖襟帶度也其尺寸數也凡之四隅而足度也其尺寸數也餘可類推或謂一十百千爲數分寸尺丈爲度存於心爲德見於事爲行不必偏重

講孔子釋大象曰澤上有水其容有限節之象也君子以應用立身皆不可以无節故數有多寡度有隆殺則制之而自器用宮室衣服各有定限而不使之過德存於心行見於事則議之而自出處進退周旋皆爲酌度以求其中節蓋深有得於節之道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按王註將整離而立制度覺添設

程傳戶庭戶外之庭門庭門內之庭初以陽在下上復有應非能節者也又當節之初故戒之謹守至於不出戶庭則无咎也初能固守終或渝之不謹於初安能有卒故於節之初爲戒甚嚴也

本義戶庭戶外之庭也陽剛得正居節之初未可以行能節而止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李氏曰以陽剛之才上有其應而險難在前不可往也自守以正愼密而不出此盡節之道也故可无咎

雲峯胡氏曰初前遇九二九陽奇有戶象二前遇六三六陰耦有門象初九以陽居陽得正而時當節之初九二近不相得陽塞在

前未可以行故其象爲不出戶庭其占爲无咎

學庸馮氏曰初四有應宜出者也然前有陽爻蔽塞不可出也四爲坎體應則入於坎窞二不可出也剛在下而无位三不可出也不出則免咎无陽爻之塞坎窞之險睽節之借矣此知節者也

存疑節之初未可以行宜節而止初以陽剛得正居之則能節而止故其象爲不出戶庭占者知是吾見時止則止其道乃光知通知塞吾道不屈何咎之有

講周公繫初爻曰陽剛得正有能止之德居節之初又當止之時乃順時而止不安求進其象爲不出戶庭占者知是則无枉道辱身之咎矣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孔氏曰識時通塞故不出也

程傳爻辭於節之初戒之謹守故云不出戶庭則无咎也象恐人之泥於言也故復明之云雖當謹守不出戶庭又必知時之通塞也通則行塞則止義當出則出矣尾生之信水至不去不知通塞也故君子貞而不諒繫辭所解獨以言者在人所節惟言與行節於言則行可知言當在先也

蒙引知通塞現成說程傳又必二字多一折

中溪張氏曰節之道貴知時通塞塞則行之戶庭而準通則放之四方而準此其出處所以能中節也或謂塞者乃九二以剛塞乎出之前也初唯知其塞故不出焉通則出矣不出戶庭陋巷之顏子以之

存疑重在塞邊通是帶說蒙引曰在初九時則塞而未通也

衍解初之不出謂之知塞可也兼通言者明初非知塞而不知通者也

存疑知初自知也通塞就遇合上說右陰者知塞不知通輕出者知通不知塞知通塞見其不出非悠悠泛泛一輩

翼註中溪二剛塞初前非塞字正意只就遇合上言通塞爲是

講孔子釋初象曰初之不出戶庭以其剛而得正能知時之通塞也在初則塞而不通故不出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程傳二雖剛中之質然處陰居說而承柔處陰不正也居說失剛也承柔近邪也節之道當以剛中正二失其剛中之德與九五剛

中正異矣不出門庭不之於外也謂不從於五也二五非陰陽正應故不相從若以剛中之道相合則可以成節之功唯其失德失剛是以凶也不合於五乃不正之節也以剛中正爲節如懲忿窒慾損過抑有餘是也不正之節如嗇節於用懦節於行是也按不合於五本義不用

本義門庭門內之庭也九二當可行之時而失剛不正上无應與知節而不知通故其象占如此

朱子曰戶庭是初爻之象門庭是第二爻之象戶庭未出去在門庭則已稍出矣就爻位上推戶庭主心門庭主事問君子之道得中節之過雖非中道然亦愈於不節者如何便會凶如九二不出門庭雖是失時亦未失爲恬退守節者乃以爲凶何也曰這處便局定不得若以占言之且只寫下少間自有應處眼下皆未見得若以道理言之則有可爲之時乃不出而爲之這便是凶之道不是別更有凶

南軒張氏曰處節之道要知時識變故曰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初九无位之人雖慎密不出戶庭而亦无咎九二有位人臣則不出門庭爲凶蓋處顏子之世不可爲禹稷之事當禹稷之位不可守顏子之節反是失節矣

建安邱氏曰通塞在時出處在己時之通則出爲是其不出者非也時塞則不出爲是而出者非也若初之不出戶庭則以其猶未得位前遇剛塞可以不出也故不出則无咎二之不出門庭則以其既得中位且无窒塞不可以不出也而亦不知出焉其所以

凶歟

[蒙引]九二當可行之時，謂處得中正，乃出潛離隱之地也，而失剛不正，則自餒於道，且上无應與，則不能獨進必矣，故爲知塞而不知通，爲不出門庭之象，此則所謂好從事而亟失時，懷其寶而迷其邦者也，不亦凶乎

[存疑]此不出與初不同，有石隱不出意

[講]周公繫二爻曰，九二以陽居陰，失剛不正，自沮餒於進矣，且上无應與，又不能以獨進，是知塞而不知通，不仕而以隱爲高者，有不出門庭之象，占者如是，可爲不爲，未免潔身亂倫，懷寶迷邦，不亦凶乎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夾註]説極訓中，不可用

[程傳]不能上從九五剛中正之道，成節之功，乃係於私暱之陰柔，是失時之至極，所以凶也，失時失其所宜也

[中溪張氏]曰，九二居大臣之位，上逢九五剛中同德之君，正宜佐其制數度議德行，出坎險之中，以成節亨之功可也，而乃不出門庭，其所節者亦狹矣，所以凶者，蓋以其失時之極也

[臨川吳氏]曰，當其可之謂時，中九二不出以合於九五，不得時宜甚矣，初之知通塞，知節者也，二之失時極，不知節者也

[蒙引]失時即所謂好從事而亟失時者也，失時極，謂失時甚矣，惜之也，失時便是凶

[存疑]提一失時，見二之時宜乎出，極言失到極處也

易之義无所不該，就隱而不出言，特其一端耳，少時聞先君子言，有人占避亂得此爻，是宜去也，其人有所係戀，衆皆去而己獨留，寇至遂遇害，應不出門庭之凶，可謂奇驗

[講]孔子釋二象曰，二之不出門庭，何以凶哉，士君子患不得其時耳，幸有其時，爲難逢之機會，乃固執不出，失時之甚矣，能无凶乎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王註]若辭也，以陰處陽，以柔乘剛，違節之道，以至哀嗟，自己所致，无所怨咎，故曰无咎也

[程傳]六三不中正，乘剛而臨險，固宜有咎，然柔順而和説，若能自節而順於義，則可以无過，不然則凶咎必至，可傷嗟也，故不節若則嗟若，已所自致，无所歸咎也

[本義]陰柔而不中正，以當節時，非能節者，故其象占如此

[進齋徐氏]曰，三處説之極，不知節者也，説極則悲，故曰不節若則嗟若，不節之嗟，已所自致，无所歸咎，故曰无咎

[雲峯胡氏]曰，以成卦言，則六自五來居三，不能節者也，獨以此爻言，則陰柔不中正，不能節者也，兌説之極，説極則悲，故其象爲嗟，而其占爲无所歸咎也

[蒙引]六三陰柔不中正，以當節時，非能節者，當節而不節，費於前則乏於後矣，故戚嗟若，戚无聊也，是其自致耳，何咎哉，以德行言之，亦有不能守節而卒亦无以自立者，如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也，吁，士君子立身一差，萬事瓦裂，能免嗟若之咎哉

存疑象引二說貫用德行可兼用

玉鏡所若字是摹狀語

講周公繫三爻曰三當節時不肯以不節矣乃陰柔不中正其制行也靡而不繹有匱乏之患其行己也蕩而无檢有敗度之愆自貽伊戚而已无所歸咎也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孔疏由己不節自致災禍又欲怨誰乎

程傳節則可以免過而不能自節以致可嗟將誰咎乎

本義此无咎與諸爻異言无所歸咎也

建安邱氏曰六三居下體兌說之上過於奢而不知節者也不節之嗟咎將誰執

雲峯胡氏曰又誰咎也凡三見而其義有二同人初九又誰咎誰得而咎之也解與節六三又誰咎也咎自己致无所歸咎於人也但解三爻辭未嘗有无咎字故本義曰此无咎與諸爻異蓋因爻辭言之諸卦爻辭言无咎者九十有九多補過之辭此非可以例論也

玉鏡爻言无咎象直曰又誰咎語意更決

講孔子釋三象曰嗟非己作咎有可歸不節之咎乃己之不能節而自取又將誰咎乎

六四安節亨

孔疏六四得位而上順於五是得節之道但能安行此節而不改變則何往不通故曰安節亨　引六三以失位乘剛則失節而招嗟六四以得位承陽故安節而致亨

程傳四順承九五剛中正之道是以中正為節也以陰居陰安於正也當位為有節之象下應於初四坎體水也水上溢為无節就下有節也如四之義非强節之安於節者也故能致亨節以安為善强守而不安則不能常豈能亨也

本義柔順得正上承九五自然有節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節齋蔡氏曰安者順而无所勉强之謂當位故安得五故亨

臨川吳氏曰節中其節之義在學為不陵節在禮為節文在財為樽節在物為符節在臣為名節在君師為節制雖其時物耳

雙湖胡氏曰四坤先受節者順正故安

雲峯胡氏曰節本人情所難此則安於節而自然无勉强者也故

其象為安其占為亨

象引安節猶安貞謂安於節也五主節者也以其順正以承五則其節也无所勉强而自然故曰安節非謂臣節也節字揔一般

存疑九五當位以節者也六四陰柔得正而承之則君作法於上臣守法於下制節謹度不敢縱逸和順從容无所勉强言乎德行則謹身修行以臨其民而凡動容周旋皆中乎禮言乎數度則量入為出以節於用以至車馬宮室皆不過其制是其節之出於自然而安於節者也大凡事能節固當得亨况節之安者乎亨亦卦辭一般但此就大臣之節上說

玉鏡處盛滿者氣易盈縱勉受節制此中多未安的故開節於他人止爭節與不節而開節於大臣更論安與不安

【蒙】存疑所云德行數度只會其意周公口中難還用孔子語也
【講】周公繫四爻曰凡人皆乎有節而節尤貴乎自然六四柔順得正不但能節而且出於自然不待勉強而後能爲安節之象占者如是則立身制用无不中節何亨如之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孔疏】以能承於上故不失其道也
【程傳】四能安節之義非一象獨舉其重者上承九五剛中正之道以爲節足以亨矣餘善亦不出於中正也
【蒙引】承上道須本柔順得正言
【存疑】九五主節於上而節之甘六四柔順得正而承其道此所以安於節而无事乎勉強也

【翼】孔疏承上二字連道字斷程傳上道連以道屬上而四承之說優
【存疑】上指五道即甘節的道道之所在何弗樂承
【蒙】諸講不明上道之實愚意作遵上之制度看數度德行兼有
【講】孔子釋四象曰四以安節而亨者九五以中正節天下所以爲節者皆道也四以柔正而承順之一皆出於自然非僅循爲下之分已也安節如是何弗亨乎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孔疏】甘者不苦之名也九五居於尊位得正履中能以中正爲節之主則當彖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之謂也爲節而无傷害則是不苦而甘所以得吉故曰甘節吉以此而行所往皆有嘉尚故曰往有尚也
【程傳】九五剛中正居尊位爲節之主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在己則安行天下則說從節之甘美者也其吉可知以此而行其功大矣故往則有可嘉尚也
【本義】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朱子】曰安節是安穩自在甘節是不辛苦喫力底意思甘便對那苦甘節與禮之用和爲貴相似不成人臣得甘節吉時也要節天下大率人一身上各自有當節底
【存疑】朱子所云不辛苦喫力則甘是自己所以爲節處甚甘也人從之甘是下一層勿混
【臨川吳氏】曰甘者樂易而无艱苦之謂

【中溪張氏】曰味之甘人所嗜也味之苦人所不嗜也今九五爲節之主且於節而不苦於節持此以往有可嘉尚故人皆說從如嗜甘味而无艱苦之態也
【雲峯胡氏】曰他爻之節節其在我者九五當位以節節天下者也節天下而使天下甘之所謂中正以通者也无爻坎體又居中故有甘之象甘在臨之三則我求說於人故无攸利在節之五則人自說於我故行有尚
【蒙】雲峯胡氏以節爲節天下最是而以甘爲天下甘之似非甘字正訓若然則是天下甘於五之節而非五之甘於節矣甘屬五五甘於節而後天下甘之
【存疑】九五當位以節而得中正節之甘也節之甘則不拂於占不

與於今合乎人情宜乎土俗如五味之甘可以適口也占者如是吾見推之四海而皆準行之萬世而无弊故曰吉往有尚卽彖傳所謂通也往有尚卽吉

困疑甘節是不矯拂意吉盡善也卽就甘節內見出若作效講恐碍有尚尚就功說甘與吉是中正處往有尚是通處

按此與存疑說小異亦可叅看。本義引彖傳語只會其意不可直入周公口中

講周公繫五爻曰九五主節者也其所爲節者无矯情拂衆之爲而有善俗宜民之道節之甘而不苦者也故爲甘節之象占者如是則其節盡善而吉以此而往推无不準動无不化其功不有可嘉尚乎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孔疏以居尊位而得中故致甘節之吉也

程傳既居尊位又得中道所以吉而有功節以中爲貴得中則正矣正不能盡中也

中溪張氏曰甘者味之中五者位之中所以吉者以其位之中正也

臨川吳氏曰中則不過而至於吉

存疑此釋甘節之義言九五其象爲甘節其占得吉者由其所居之位在上體之中也中則无不正矣卽彖傳中正以通在爻爲中正在節爲甘

按居位中自是就爻位言因爻位以見德故能有甘節之吉

講孔子釋五象曰九五甘節之吉者言所居之位在上體之中中則无不正矣施之於節適得其當此其所以爲節之甘而得吉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程傳上六居節之極節之苦者也居險之極亦爲苦義固守則凶悔則凶亡悔損過從中之謂也節之悔亡與他卦之悔亡辭同而義異也

按此貞凶悔亡似覺費力不如照常說

本義居節之極故爲苦節既處過極故雖得正而不免於凶然禮奢寧儉故雖有悔而終得亡之也

趙氏曰三戒不節上戒苦過猶不及失均也

中溪張氏曰上六居節之終過於節則苦而難行雖貞亦凶也然用過乎儉悔有可亡所謂伯夷之隘是也卦言苦節不可貞指此爻也

雲峯胡氏曰五位中故爲甘上位極故爲苦彖曰節亨五以之曰苦節不可貞上以之悔亡諸家以爲必悔之而後凶可亡悔其苦而之甘可也悔其節而不節將若何本義謂禮奢寧儉苦節雖有悔而終得亡之與賁束帛戔戔終吉意同蓋苦節之悔猶勝不節之嗟也

蒙引易以道義配禍福而道義重於禍福大過上六曰過涉滅頂凶矣又必曰无咎節上六曰苦節貞凶矣又必曰悔亡理之得失尤重於事之吉凶也

甘節可以範世故吉而有尚苦節雖不可範世而猶可範身故凶而悔亡

【案】範身之說未當苦節則身有不能行處故云其道窮悔亡非許之乃諒之也當以爲戒未足言範

【集說】周公繫上爻曰上六居節之極其節已甚節之苦者也雖所節得正而拂乎理之所宜强乎情之不堪能免於凶乎夫禮奢寧儉節之太過猶勝不節故雖有悔而終得亡之也占者可知所以自處矣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程傳】節既苦而貞固守之則凶蓋節之道至於窮極矣

【涑水司馬氏】曰節之苦也故於貞爲凶其道窮者謂其道不可通行於世也

【蒙引】窮則不通矣正與中正以通者相反

【存疑】即象傳其道窮意

【通典】節而至於苦則非天理人情之所安其道不可行也

【語類】孔子釋上象曰苦節雖貞而凶者由其節之之道太過必至困窮而不可行故凶也

【建安邱氏】曰節六爻大率以當位爲善不當位爲不善初九六四九五當位者也故五吉四亨初无咎九二六三不當位者也故二凶而三嗟上雖當位而亦凶者則以其當節之極居上之窮故其取義又不同也若以兩爻相比者觀之則爻各相比而相反初與二比初不出戶庭則无咎二不出門庭則凶二反乎初者也三與四比四柔得正則爲安節三柔不正則爲不節三反乎四者也五與上比五得中則爲節之甘上過中則爲節之苦上反乎五者也聖人於爻義用意之精如此

【明講】節貴得中中則可貞苦則不可貞也傷財害民不節之過彖指言之以彰聖人之節莫非中之極也數度德行節之大端象明言之以見君子之節莫非中之準也六爻初九之節得其中也九二之節失其中也六三之節不及之節也上六之節太過之節也六四爲輔節之臣節之安而得中者九五爲主節之君節之甘而得中者信乎節之不過者可以亨而苦節不可貞矣

【案】三陽三陰之卦以五爻爲卦主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彖言不傷財害民乃節用之一事象言數度與彖相因而德行則又進推一層義也初陽正在下當止而止知節者也二陽居陰不當止而止不知節者也此二爻對看三陰不正不能節四陰正能安於節此二爻對看五陽中正居尊節之甘者上節極而苦此二爻對看彖所謂亨者五當之所謂不可貞者上當之初二以進退之節言三四上以立身處事之節言五言節天下當兼中正以通看或取大象議作立法與行說亦通

易經詳說卷三十四終

序卦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過越也信而後能行上能信守之下則信從之節而信之也中孚所以次節也爲卦澤上有風風行澤上而感於水中爲中孚之象感謂感而動也內外皆實而中虛爲中孚之象又二五皆陽中實亦爲孚義在二體則中實在全體則中虛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

或問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如何朱子曰只看中虛中實字便見本質之異中虛是无事時虛而无物故曰中虛若有物則不謂之中虛自中虛中發出來皆是實理所以曰中實一念之間中

无私主便謂之虛事皆不妄便謂之實不是兩件事又曰敬則內欲不萌外誘不入自其內欲不萌而言則曰虛自其外誘不入而言故曰實只是一時事不可作兩截看

潛室陳氏曰中實爲孚謂實理充乎其內而外邪不得入之此中孚之體中虛爲孚謂外邪既不得入故中雖有虛明道理此中孚之用

叢引朱子初問嘗有謂中虛是无事時虛而无物自中虛發出外皆是實理所以曰中實此說今亦載大全中不知此正作兩截看不作一時事看非是朱子之定說也且謂自中虛發出皆是實理夫既云發出來則非中實矣此正朱子向日未定之見顯然有證若學者安得但以爲出於朱子而遂不敢有異同乎蓋朱子語錄出於記者之誤處亦多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孔疏中孚卦名也信發於中謂之中孚魚者蟲之幽隱豚者獸之微賤人主內有誠信則雖微隱之物信皆及矣莫不得所而獲吉故曰豚魚吉也利涉大川利貞者微隱獲吉顯者可知既有誠信光被萬物萬物得宜以斯涉難何往不通故曰利涉大川信而不正凶邪之道故利在貞也

程傳豚躁魚冥物之難感者也孚信能感于豚魚則无不至矣所以吉也忠信可以蹈水火況涉川乎守信之道在乎堅正故利於貞也

本義孚信也爲卦二陰在內四陽在外而二五之陽皆得其中以

一卦言之爲中虛以二體言之爲中實皆孚信之象也又下說以應上上巽以順下亦爲孚義豚魚无知之物又木在澤上外實內虛皆舟楫之象至信可感豚魚涉險難而不可以失其貞故占者能致豚魚之應則吉而利涉大川又必利於貞也

或問孚字與信字恐亦有別朱子曰伊川云存於中爲孚見於事爲信說得極好因舉字說孚字從爪從子如鳥抱子之象今之乳字也一邊從孚蓋中所抱者實有物也中間實有物所以人自信之鄭東卿說易亦有好處如說中孚有卵之象小過有飛鳥之象孚字從爪從子如鳥以爪抱卵也蓋中孚之象以卦言之四陽居外二陰居內外實中虛有卵之象又言鼎象鼎形革象風爐亦是此意此等處說得有些意思但易一書盡欲如此牽合附會少

間便疏脫學者須是先理會得正當道理了然後于此等些小零碎處收拾以補貲益不爲无補若未得正路脉先去理會這樣處便疏略豚魚吉這卦中他須見得有豚魚之象今不可考占法則莫須是見豚魚則吉如鳥占之意象若十分理會著便須穿鑿

雲峯胡氏曰程子云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實所以爲信虛所以受信也心者神明之舍舍不虛神明何所居譬之羽蟲之孚剛殼於外其質雖實溫柔於内其氣則虛雖伏呼吸不違其自然之期信之最可必者也或以豚魚爲江豚生大澤中每作知風之至是物之有自然之信本義不取蓋以爲江豚則信在豚魚不在我以豚魚爲无知之物而信足以及之則信任我而自能及物於義爲長下說以應上下信上也上巽以順下上信下也豚魚至愚无

知惟信足以感之大川至險不測惟信足以濟之然信而或失其正則如盜賊相羣男女相私士夫死黨小人出肺肝相示而遂背之其爲孚也人爲之僞非天理之正也故又戒之以利貞

蒙引本義云豚魚无知之物无知何獨豚魚曰諸畜中豕性至躁而騃豚又豕之稚者故最无知又諸蟲禽獸雖最无知然又與人同居晋接之間同見日月同寢處獨豚魚則獨居水中惟以水爲乾坤與人世又隔一重故于爲无知。不曰感豚魚而曰豚魚吉承中孚云也中孚便有以孚於物矣不然乃爲豚魚之吉而不爲中孚者之吉矣故豚魚是水中孚象傳曰豚魚吉信及豚魚也聖人固有已若字眼在矣。利涉大川至信所以可涉險難者不虎作以苟免不欲速以門進言忠信行篤敬素患難行乎患難則惕

人與之幽則鬼神臨之大川特舉其至險者亦以卦有乘木舟虛之象也。利貞當管上文故本義云至信可感豚魚涉險難而不可失其正蓋感物不以正則爲逆道以干譽涉險不以正則爲行險以僥倖。吉字帶豚魚讀蓋豚魚无知者也至信可以感之大川至險者也至信可以涉之兩句似平或疑本義云占者能致豚魚之應則吉而利涉大川似以豚魚屬有孚而以吉對利涉非也豚魚之應是有孚所致者致豚魚斯吉矣且又利涉故吉字只連豚魚爲句利涉自有一項本義云至信可感豚魚涉險難亦自分明。

存疑豚魚吉利涉大川俱承中孚說來中孚至信也至信可以感豚魚故筮得中孚者能感豚魚則吉涉川貴於能待故筮得中孚

者涉大川則利。利貞就中孚說蓋中孚亦有不正者。豚魚程傳作二物本義无說蒙引似依程傳然謂豚是豕之稚者則可若豕人家畜養一呼即到又易感者難說難感補註河豚之說謬今定豚作稚豕魚作水中魚揚子江金山寺江中黿魚僧人喂之熟一呼即至今人盆中養金魚與之飯食即至可見信及豚魚也丟疑豚魚涉川都是假象只就最難格濟的舉出兩件甚言无不吉利意。

按此卦彖傳解彖最分明假象中自有實理

講文王繫中孚卦彖辭曰中孚者中有孚信之義也。

古者能有孚信則誠能動物不但可施於有知者而已雖冥頑如豚魚亦可感之而得吉況易感者乎忠信可行不但可感物

於易濟者而已雖艱險如大川至難涉也亦可濟之而无不利
況易濟者乎然所謂信者又必察其理之是非權其義之可否
信所當信而貞焉乃利耳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孔疏此就三四陰柔並在兩體之內二五剛德各處一卦之中及
上下二體說而以巽釋此卦名爲中孚之義也
按孔就上下二體本義以爲卦德又孔疏孚字連上今連乃化
邦爲句
程傳二柔在內中虛爲誠之象二剛得上下體之中中實爲孚之
象卦所以爲中孚也以二體言卦之用也上巽下說爲上至誠
以順巽於下下有孚以說從其上如是其孚乃能化于邦國也若
人不說從或違拂事理豈能化天下乎
本義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
朱子曰柔在內剛得中這箇是就全體看則中虛就二體看則中
實他都見得有孚信之義故與作中孚伊川這二句說得好
平溪張氏曰六三六四以柔而在中孚全體之中是中虛也九二
九五以剛而在中孚二體之中是中實也虛者所以受信實者所
以爲信皆中孚之義也下說以孚乎上上巽以孚乎下則何往而
不可孚可以感化乎萬邦也
厚齋馮氏曰柔在內六三六四也剛得中九二九五也柔在內中
虛之象中虛則生信信者孚之德剛得中則中實實者孚之本上
以巽行之下以說從之所以孚也

蒙引孚乃化邦程傳及中溪乃作化天下之萬邦蓋蒙傳邦極其
廣而言之所謂萬邦作孚也如云當位貞吉以正邦也此邦字分
明是指天下王用出征以正邦也豈亦但謂一侯國而已耶蓋聖
人語意自然向大處去迸極无微言也此云孚乃化邦者自我一
國既上下交孚則近者說遠者來天下孚之必矣此上下指君與
臣民也專指君臣者非
存疑孚字兼上下說下說以應上上巽以順下上下交孚也如是
則近者說遠者來舉天下皆信之矣故曰乃化邦也說而巽就
一國之民說化邦就天下說自近而遠也
翼疑說巽不抑是孚其真至處乃孚也孚到化邦田地方滿得中
孚分量不是以化邦爲孚之效
蒙引柔在內形容一個虛剛得中正見至虛之中却有至實之理
語意原一串說而巽皆出於中心之誠故緊接一孚字
按說而巽即連化邦說不分國與天下兩層爲是邦自是萬邦
柔在內剛得中就卦體解中孚說而巽孚乃化邦就卦德推孚
之所及總是釋中孚之名
講孔子釋彖辭曰卦名中孚者此卦全體三四二陰獨居四陽之
中而中虛內欲不萌信之本也二體二五之陽各居一卦之中
而中實外誘不入信之質也卦德下說而臣民說乎上上巽
而一人巽順於下則上下交孚足使近悅遠來舉天下皆信化
及萬邦也卦體卦德皆有孚之義中孚所由名也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王註魚者蟲之隱者也豚者獸之微賤者也爭競之道不興忠信之德淳著則雖微隱之物信皆及之。乘木于用舟之虛則終已无溺也用中孚以涉難若乘木舟虛也

孔疏釋所以得吉由信及豚魚故也涉川所以得利以忠信而濟難若乘虛舟以涉川也

程傳信能及于豚魚信道至矣所以吉也以中孚涉險難其利如乘木濟川而以虛舟也舟虛則无沉覆之患卦虛中爲虛舟之象

本義以卦象言

鄭氏湘鄉曰仁及草木言草木難仁也誠動金石言金石難誠也信及豚魚言豚魚難信也天則真人則情聖人與天地同德任真不任情故信及豚魚然後爲吉

涑水司馬氏曰中孚者發于中而孚于人也豚魚幽賤无知之物苟飼以時則應聲而集而況于人乎至誠以涉險如乘虛舟物莫之害故曰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平洪張氏曰豚魚冥昧无知之物飼之以信則應期而集孚誠之道尚及于豚魚則天下无難感之物矣卦之全體外實中虛有舟虛之象乘巽之木而其中楊慈以此而行乎兌澤之上則利涉大川又豈復有風濤之患哉

存疑乘木即木義木在澤上之象舟虛即木義外實內虛之象

要旋信及二字要體不是必豚魚能信我乃我的信有以及豚魚耳虛字最重凡才欲實居才之心欲虛不虛則反爲才碍而无以遊於世故亦以舟虛藏之

要此當云釋卦辭而本義但云以卦象言盖釋卦辭易見而乘木舟虛則以卦象釋卦辭恐人不知爲卦象故只用以卦象言四字也卦象屬乘木一邊。要解引何氏易詁以豚魚爲江豚一物及字作如字其說不可用。凡舟載重則易溺虛則无患故云舟虛以見其利涉非莊子虛舟之謂

講詞曰豚魚吉者言其信足以感及于豚魚也此孚之驗于物者也又曰利涉大川者卦象木在澤上木可乘也外實內虛舟之虛也以中孚涉難若乘虛舟以涉大川而无不利也此孚之驗於事者也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孔疏釋中孚所以利貞者天德剛正而氣序不差是正而信也今

信不失正乃得應於天是中孚之盛故須濟以利貞也

程傳中孚而貞則應乎天矣天之道孚貞而已

本義信而正則應乎天矣

厚齋馮氏曰誠者天之道孚之正則應乎天不正則徇乎人而孚不足言矣

雲峯胡氏曰合上下卦則柔在內爲中虛所以爲信分上下體則剛得中爲中實所以爲信上巽則君以信入於民下說則民以信通於君所以爲化信及豚魚其化深矣然信必合乎正乃天理也惟天有自然之化

蒙引信而正則事皆天理所謂誠者天之道也孚貞應天之義不待多贅辭矣

象謂孚是天命之實何嘗不正而在人心或有不正故又教利貞
按應天只是與天相合非感動之說
講義曰利貞者蓋天之爲道信而正者也人能信而以正動準乎
理則合乎天道之本然乃與天相應而不違自然物无不化事
无不濟也此中孚之所以利貞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按孔疏以信之被物无所不至取象於風行澤上无所不周不見
中孚意又云忠信之士必非故犯情在可恕故議其過失而緩
其死亦未妥
程傳澤上有風感於澤中水體虛故風能入之人心虛故物能感
之風之動乎澤猶物之感于中故爲中孚之象君子觀其象以議
獄與緩死君子之于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故誠
意常求於緩緩寬也於天下之事无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
其大者也本義風感水受中孚之象議獄緩死中孚之意
或問澤上有風中孚風之性善入水虛而能順承波浪洶湧惟其
所感有相信從之義故爲中孚朱子曰也是如此風去感他他便
相順有相孚之象。澤上有風中孚須是澤中之水如江海澤之
大者方能相從乎風若淤淵之水則其性急流就下風又不奈他
何。議獄緩死只是以誠意求之澤上有風感德水動議獄緩死
則能感人心。問中孚是誠信之義議獄緩死是誠信之事故君
子盡心于是曰聖人取象有不端確處如此之類今也只戀地解
但是不甚親切

誠齋楊氏曰風无形而能震川澤鼓幽潛誠无象而能動天地感
人物此澤上有風所以爲中孚故君子以之議獄緩死蓋好生洽
民舜之中孚也不犯有司天下之中孚也天下中孚則萬心一心
矣烏梟可覆況豚魚乎无他不殺之心孚于烏爾使无誠慤好生
之心巢中之烏不爲海上之鷗乎議獄者求其入中之出緩死者
求其死中之生若元惡大憝不在是典故四凶无議法少正卯无
緩理
平菴項氏曰獄之將決則議之其既決則又緩之然後盡於人心
王聽之司寇聽之三公聽之議獄也旬而職聽二旬而職聽三月
而上之緩死也故獄成而孚輸而孚在我者盡故在人者无憾也
蒙引議獄緩死則至誠惻怛之意有以淪人之肌膚洽人之骨髓
矣豈非中孚之意。君子議獄有可生者生之求其生而不得則
當死矣猶且緩之則其至誠惻怛之意自有以感乎下此說未盡
。議獄緩死不是兩事所以審求其情也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則
死者與我俱无憾也故曰中孚之意
存疑議獄緩死是獄囚當死矣猶慮有枉其間更加詳讞而且緩
其死庶幾得其寃枉而有可生處至求其生而不得然後致之刑
王註議獄緩死要貼中孚意講用刑者此心毫有可疑爰刑者此
心毫有可恨皆不得爲中孚
按議獄緩死有三說獄未成而議不限定是死獄已成而應死則
議以求其生一說就已成之獄其應死者議之以求其生即无

可生而以寬限緩其死一說議之即殺之非議後又緩也愚意議緩不作兩截看最是議者議以求其生正是緩其死詳議而仍當死復緩之將何待乎唐太宗之縱囚不可爲法也。議獄緩死蒙引謂上感而下孚也此可貼風澤之象

詳孔子釋大象曰兌澤之上有巽風風感澤受加相信從中孚之象也君子體此以治獄存至誠惻怛之意務于獄之可死者詳議以求其生而不忍遽就刑所以緩其死也至求其生而不得然後致刑則死者與我皆可以无憾矣此其至誠惻怛之意自有以深入乎民心上感而下受得中孚之義也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按註疏虞訓專程傳訓度本義因之

程傳九當中孚之初故戒在審其所信虞度也度其可信而後從也雖有至信若不得其所則有悔咎故虞度而後信則吉也既得所信則當誠一若有他則不得其燕安矣燕安裕也有它志不定也人志不定則惑而不安初與四爲正應四巽體而居正无不善也又以謀始之義大故不取相應之義若用應則非虞也

本義當中孚之初上應六四能度其可信而信之則吉復有他焉則失其所以度之之正而不得其所安矣戒占者之辭也

中溪張氏曰初九居中孚之始與四爲正應初度其可以孚感者无如六四故有相應相孚之吉苟舍六四之正應而有他志則不得孚其燕安矣故識者必于初志未變動之際而度其可孚者孚之一真不易一誠无妄庶幾靡有他向而孚感得其正矣

雲峯胡氏曰信凡失于後者由不能度于初四陰柔得正初與四正應當孚之初度其可信而信之吉之道也若復舍四之正應而有他焉心之不一而信不專必不得其所安矣凡言有他指非應而言比之初有孚自有非正應而來應者有他許之辭也中孚之初若舍正應而他求所謂應焉非吉之道有他戒之之辭也

蒙引有他不燕者我之心既有二于彼則彼之心亦不能以一于我矣而況信非其所信者乎故不得所安也本義謂之復有他亦承初字言。此皆戒占者之辭初九本不見其有他處此爻辭只從初時說道理

存疑吉就得所信說兼德業看亦可虞吉欲其審于始有他不燕恐其變于後下句莫作實說只設言以堅其信意

按不燕只就有心說

講有公繫初爻曰初九陽剛得正與柔正之六四相應此孚之至正者也初能度其可信而信之則得所倚賴而吉苟信之不篤而心有他焉則二三之念非所以定交反之此衷能自寧乎占者當知所戒也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程傳當信之始志未有所存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是以吉也蓋其志未有變動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矣在初言求所信之道也

存疑此與閑有家志未變畧相似爲中孚之初初志未變故能度可信而信之若其志已變則有所偏繫不復能度信矣

象旨更又提出初字來說作初之已能看與爻辭不同

[按]志未變似可反照有他不僅貼虞吉

[翼]孔子釋初象曰初九所以虞而得吉者以其在中孚之初剛而得正私情未起從正之志未有所變此其所以虞之得正而吉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按]註疏靡訓散與程傳異

[程傳]二剛實於中孚之至者也孚至則能感通鶴鳴于幽隱之處不聞也而其子相應和中心之願相通也好爵我有而彼亦係慕說好爵之意同也有孚于中物无不應誠同故也至誠无遠近幽深之間故繫辭云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誠通也至誠感通之理知道者爲能識之

[本義]九二中孚之實而九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故有鶴鳴子和我爵爾靡之象鶴在陰謂九居二好爵謂得中靡與縻同言懿德人之所好故好爵雖我之所獨有而彼亦係戀之也

[朱子]曰九二爻自不可曉看來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是兩個都要這物事所以鶴鳴子和是兩個中心都愛所以相應如此

[中溪]張氏曰二與五同德而爲相應之位分則君臣也情則父子也故以類相孚鶴鳥謂九也在陰謂二也鶴鳴于幽隱之地而其子和之鶴鳴而感指二而言子和而應指五而言蓋出于中心所願也我爵指五五爲君位故以爵言吾亦五也爾指二靡之係于五也二五以誠實相孚故其象如此

[蒙引]胡氏曰好爵諸家多以爲爵祿之爵本義謂之懿德蓋謂二五剛而得中皆能修其天爵者也天爵我之所固有吾與爾靡之二與五皆得中是吾之心與爾皆靡係也人无所不至惟天不容僞鶴鳴子和天機之自動好爵爾靡天理之自孚也

[蒙引]四句都是象然有二意上二句言二五之交孚下二句言二五之所以交孚。好爵或以爵爲天爵甚非也只是爵祿之爵其曰好爵謂得中亦猶云鶴在陰謂九居二耳非謂好爵就當懿德也北山移文亦有攖情好爵之句。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吾即我也皆指二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无加諸人豈亦有異乎。中溪謂我爵謂五五爲君位故以爵言此句與本義好爵謂得中者悖矣又曰吾亦五也爾指二二偶于五也其說益

謬不識主賓我不指二而指五何謂也且與上鶴鳴在陰其子和之又自相戾

[存疑]四句兩象上二句就鶴上取象下二句就爵上取象下一義是上一義之所以然處

[集解]余南湖云此爻言至誠感通之理故程傳云至誠无遠近幽深之間上二句言位之相應下二句言德之相應分位德未安

[通典]好爵乃爵位也以象懿德夫二有其德而五應之故二有所感而五應之也

[按]縻訓繫戀是以心言猶言同好之意論字義縻係繫物也則縻有繫而不去之意。此節時講直就君臣說去競謂上二句說君臣相孚下二句推其所以孚。又云在陰喻人臣幽隱之誠

于相猶人君同聲之應好爵即懿德猶云良貴也三句君二謂
五之詞

釋曰公繫二爻曰二與五中實相應君臣一德而成孚也二居陰
位人臣幽隱之誠本于在中以自鳴其素而爲之君者亦以誠
信之念不期而孚同聲相應其象猶鳴鶴在于幽隱之處无心
于子之和而子自和之也然其所以然者懿德人所同好二既
有此懿德足以格其君而君信之専任之焉有係戀之而不能
自已者其象猶二有好爵而二與五共靡係之也占者有其德
則合其象焉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程傳中心願謂誠意所願也故通而相應

通釋徐氏曰九二以實感九五以實應卦體中虛自然相應无所
隔塞也

蒙引朱子曰是兩個都要此物事所以鶴鳴子和是兩個中心都
要所以相應如此象傳雖獨舉其子和之然中心願也又自是吾
與爾靡之意于爻辭无所遺也

存疑言鳴鶴在陰而其子和之本皆其中心之所願也

舌睢人心好德稍涉勉强既非中孚之實吾誠出于中心之願有
孚契于未鳴之先者也所以鶴鳴而子和也

按鳴和是兩個都願而象傳單言子和則中心願當屬五即彼以
見此也

困疑顯出中心幾見和的實處只摹寫鳴和光景不必說人好爵

微妙

彙孔子釋二象曰五之應二若其子和之豈有所矯飾于外哉二
之鳴由中而發五之和亦根心而生實出中心之願不知其然
而然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按王註以敵爲四以鼓爲攻四泣爲懼四侵俱未安

程傳敵對敵也謂所交孚者正應上九是也三四皆虛中爲成孚
之主然所處則異四得位居正故亡匹以從上三不中失正故得
敵以累志以柔說之質既有所係唯所信是從或鼓張或罷廢或
悲泣或歌樂動息憂樂皆係乎所信也唯係所信故未知吉凶然
非明達君子之所爲也

本義敵謂上九信之窮者六三陰柔不中正以居說極而與之爲
應故不能自主而其象如此

或問中孚六三大義是如何朱子曰某所以說中孚小過皆不可
曉便是如此依文解字看來只是不中不正所以歌泣喜樂都无
常也

中溪張氏曰六三雖得上九之應爲匹敵然三居兌說之極中心
莫知所主故或鼓而前或罷而止或泣而悲或歌而樂或之者疑
之也

雲峯胡氏曰三與上居上下卦之極體均力敵者也中孚六爻惟
取柔而正剛而中者九二九五剛而中者也上九不中矣六四柔
而正者也六三不正矣以柔而不正者應剛而不中者此爲說之

臨川吳氏曰位不當者陽位而柔居之柔則不實豈能得人之孚哉

疑位不當依程傳則是位不當不能自上一聽乎人而或鼓或罷此有得敵意在其中依蒙引則位不當自已顛倒而或鼓或罷將得敵意人不上矣亦覺程說勝

講孔子釋三象曰三之或鼓或罷者止陰居陽位處不中正而无自主之德故作止无常如此也豈敵之咎哉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王註居中孚之時處巽之始應說之初居正履順以承于五內毗元首外宣德化者也充乎陰德之盛故曰月幾望

按王註以馬匹爲三不如程傳理長

程傳四爲成孚之主居近君之位處得其正而上信之至當孚之任者也如月之幾望盛之至也已望則敵矣臣而敵君禍敗必至故以幾望爲至盛馬匹亡四與初爲正應匹也古者駕車用四馬不能備純色則兩服兩驂各一色又小大必相稱故兩馬爲匹謂對也馬者行物也初上應四而四亦進從五皆上行故以馬爲象孚道在一四既從五若復下係于初則不一而害于孚爲有咎矣故馬匹亡則无咎也上從五而不繫于初是亡其匹也係初則不進不能成孚之功也

蛟峯方氏曰月幾望不處盈也馬匹亡不爲黨也四捨初九之黨而上從五此大臣之絕私黨而一心于君者故有馬匹亡之象以陰居陰履柔處正不敢敵陽此人臣功業已盛而不敢居其盛者

極彼當信之窮所以不能自主或鼓或罷作止之无常或泣或歌喜樂之无常凡爻以柔居陽者多以或言

蒙引敵謂上九信之窮者知信而不知變則信斯窮矣窮不變通也故不足賴也○六三陰柔不中正與上九爲應蓋陰柔不中正則躁性无常又居悅之極悅極則无節而改其常又與上九信之窮者爲正應夫以我之无恒應彼之不通在己既動不中度所應又全不足賴是以不能自主但見其或鼓而起又或罷而止或悲而泣又或喜而歌耳蓋亦无可久之理也敵謂敵應无甚深意以六三而得上九之敵應非能主張我者是以不能自主而其象如此雖不言凶凶可知矣○或鼓或罷是活字主擊鼓言

按程傳動息憂樂係乎所信是以敵爲從違不能自主猶云憑人放弄之意蒙引謂敵非能主張我者是自己既无主意而所信之人又不能爲助愈至于顛倒程說覺優時講多從蒙引或以敵爲相反而不相助又是一義○蒙引看敵字太斡只是說三雖有應而无用之意存疑因之但說應字並不別講敵字○鼓罷泣歌只是形容无常之態或謂重罷歌邊似太認眞

講周公繫三爻曰六三以柔而不正應上九之剛而不中此居說之極是爲无恒彼當信之窮則爲大固與之相應是所得者已之敵也在己无所主于人无所賴或鼓而作或罷而止作止之无常或泣而悲或歌而樂哀樂之无常其何以濟哉凶可知矣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程傳居不當位故无所主唯所信是從所處得正則所信有方矣

故有月幾望之象若大臣而處盈植黨則有咎矣馬之不伐周公之不驕月幾望也晏子不入崔陳之黨韓退之不汚牛李之朋馬匹亡也

〔本義〕六四居陰得正位近於君爲月幾望之象馬匹謂初與已爲匹四乃絶之而上以信於五故爲馬匹亡之象占者如是則无咎也

〔雲峯胡氏〕曰月本无光受日之光以爲光陰不能以自孚信于陽以爲孚六四近九五其象爲月幾望而又有馬匹亡之象何也六三與上九爲亢故曰敵六四與初九爲配故曰匹三陽柔不正故不能舍上九以從剛中之二四陰柔得正故能絶初九以從剛中之五然則三之得敵非所以爲得四亡其匹乃所以爲得也坤以喪朋爲有慶中孚之中以絶類爲无咎

〔蒙引〕中溪謂月幾望不處盈也其旨非是蓋本爻之意正謂其權任之隆而能乃心王室自絶私交所以无咎也而象傳云馬匹亡絶類上也无咎處正在馬匹亡上不在月幾望上此又關係不小宜詳之○月幾望馬匹亡二句相與應說方得其旨若並舉對言則失之矣本義云居陰得正位近于君而不曰位近于君居陰得正者固有義矣四所以能絶初以信五者亦以居陰得正也

〔按〕月幾望是據其地位言之馬匹亡是致戒无咎承馬匹亡

〔講〕周公繫四爻曰六四居陰得正德之盛也位近于君位之盛也以是德居是位勢不招而自集權不張而自大有月幾望之象此正羣黨樹附之時易于疑忌而致咎也初與四爲應是其匹

據而四以柔正不樹私交又有馬亡其匹之象占者如是何无疑忌之咎矣

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程傳〕絶其類而上從五也類謂應也

〔中溪張氏〕曰四能下絶初九之匹類而上孚九五是馬匹亡矣尚何咎之有哉

〔折中〕上乃上應于五之上即上行也非以上作五說

〔講〕孔子釋四象曰四之馬匹亡者四之德本柔正爲絶其朋類之初而上從于五故无咎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孔疏〕攣如者相牽繫不絶之名也五在信時處于尊位爲羣物之主恒須以中誠交物孚信何可暫舍故曰有孚攣如繫信不絶乃得无咎故曰有孚攣如无咎也

〔程傳〕五居君位人君之道當以至誠感通天下使天下之心信之固結如拘攣然則爲无咎也人君之孚不能使天下固結如是則億兆之心安能保其不離乎

〔建安邱氏〕曰居九五之位爲中孚之主以至誠而感孚天下之心拳拳然而固結之若拘攣然則无咎也諸爻皆不言孚而九五獨言有孚者蓋非天下之至誠孰能與于此哉

〔本義〕九五剛健中正中孚之實而居尊位爲孚之主者也下應九二與之同德故其象占如此

〔雲峯胡氏〕曰六爻不言孚惟九五言之九五孚之主也合九二共

爲一陽包二陰以成中孚其固結如此故其象爲攣如占爲无咎在九二則曰靡九五則曰攣皆固結不可解之象无應五與二一心故也

[蒙引]九五剛健中正中孚之實又居尊位則中孚之主而下應九二與之同德是其孚之兩相攣固也何咎之有說此爻要畧與九二異說九五是君上故本義言下應

[按]註疏程傳俱不言應二是朱子又看出此意較泛說天下信之爲切

[講]周公繫五爻曰九五中實而居尊爲孚之主下應九二之賢亦中實而相輔君臣同德讒間不行爲有孚攣如固結不可解之象占者如是則上下交而德業成可以无咎矣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程傳]五居君位之尊由中正之道能使天下信之如拘攣之固乃稱其位人君之道當如是也

[蒙引]正指剛健中正中孚之實也當則指居尊位爲孚之主者也正當宜分看復九五兌五與此同

[存疑]正以德言即剛健中正也當以位言即居尊位也

[按]位正當雖言德正而位當總還他位之正當而位之所以正當者以其有剛健中正之德也此與復兌不同蓋德位兼隆者

[去疑]爻只言孚象推本所以孚位正即取人以身意也

[講]孔子釋五象曰五之信二而有孚攣如者以五德稱其位而位正且德以位顯而位又當故能與二一德一心而孚信之情攣固不可解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王註]翰高飛也飛音者音飛而實不從之謂也居卦之上處信之終信終則衰中篤內喪華美外揚故曰翰音登于天也翰音登天正亦滅矣

[程傳]陽性上進風體飛颺九居中孚之時處于最上孚于上進而不知止者也其極至于飛翰之音登聞于天貞固于此而不知變凶可知矣夫子曰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固守而不通之謂也

[按]註疏程傳俱以翰音爲羽翰之音本義以爲雞

東谷鄭氏曰翰音登天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本義]居信之極而不知變雖得其貞亦凶道也故其象占如此雞曰翰音乃巽之象居巽之極爲登于天雞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信非所信而不知變亦猶是也

[朱子]曰中孚與小過都是有飛鳥之象中孚是個卵象是鳥之未出殼底孚亦是那孚膜意思所以卦中都說鳴鶴翰音之類翰音登天言不知變者蓋說一向恁麼去不知道去不得這兩卦十分解不得且只依稀地說

[臨川吳氏]曰巽爲雞雞曰翰音謂其羽有文采而能鳴也豚魚知風鶴知夜半雞知旦皆物之有信者故中孚彖爻取三物爲象上九天之位也雞飛類之走鳴于地上以孚于人者欲其音登徹于天則非所能矣

[雲峯胡氏]曰雞鳴必先振其羽故曰翰音而其鳴有信故于中孚

言之所上從九二鶴也而鳴于地之陰上九鷄也而鳴于天之高有是理乎居信之極而不知變雖正亦凶况不正乎

[蒙引]居信之極而不知變所謂好信不好學者如有其理時勢不足以副彼亦以爲有是理也必要爲之不度時不審勢此謂信非所信而不知變亦猶雞非登天之物欲登天也甚言其難也○貞凶蓋亦其所信者固亦正理所有也但不知變耳故云雖正亦凶

○翰曰翰音出曲禮註云翰長也雞肥則鳴聲長

[按]曲禮雞曰翰音不知周公作爻詞時便有此名否本義雞曰翰音只謂雞非謂雞鳴之音

[疑]上九非不信者但所信之過或反賊信耳貞亦是彼所自認爲貞的若果出于貞寧有凶理

[按]貞只是所信之事名目公正而所以爲信者死不可謂之正也

[譯]周公繫上爻曰上九居中孚之極徇偏執之見乏融通之識不度時之可否勢之順逆固守其信而不知變必欲强行猶翰音本非登天之物自信羽族可登而强欲登之者是雖所執之名目未嘗不正然拂于時悖于勢反以信敗矣凶何加之占者宜知所變矣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孔疏虛聲无實何可長久

[程傳]守孚至于窮極而不知變豈可長久也固守而不知通如是則凶也

西溪張氏曰有孚之名无孚之實此特假虛聲而好高者也雖正亦凶何可長也

[蒙引]何可長凶也知信而不知變如宋襄之仁尾生之信皆不可長必敗于信也

[疑]言所信必敗也不必就禍害說

[按]何可長註疏作虛聲无實說甚順程傳守孚而不知變是說執定一意只管向前做去如羽翰之音要登于天然終是行不去故云何可長本義雞登于天與何可長甚難合雞是不能登天非不能長久即照本義信非所信而不知變云云只可說行不去意以云何可長亦費曲折愚謂虛聲无實之說似可用○或謂何可長只照正義信非所信而不知變其信必敗而不可長不必泥翰音登天說不可長亦有理

[譯]孔子釋上象曰孚信之所以可久者惟能通其變而不窮也今信非所信而强行之如翰音之欲登于天立見其敗何長久之可望哉

[旨]建安邱氏曰柔在內而剛得中則剛中者成孚之象也在六爻以二五之剛爲主故二言鶴鳴子和而五言有孚二言我爵爾靡而五言攣如其交孚之實可見矣餘四爻初上則以實應虛三四則以虛應實而所居之位又復不中皆未能有孚者也初之應四初實而四虛也故初虞四之有他而四絶初之類而從五也三之應上三虛而上實也故三之應上則鼓罷歌泣之不常而上之應三則如翰音登天之无實也合中孚六爻而詳此虛實之義則剛中爲孚之象昭昭矣

[歷]初虞四有他上應三如翰音其說今不用

[明訓]中孚者信也信不可以不貞也卦詞以感人濟變之利而歸于利貞彖傳釋感人濟變之利而歸于應天皆言信之貴正也六爻以誠爲主而正在其中初在中孚之始戒其度應而有常二有中孚之實著其應于五而以德三失孚无主作止哀樂之无常四得正有孚絶類事君之忠著五中孚而應二无咎上孚極而不通故凶

[援西]陽二陰之卦二五皆剛中五居尊位以五爲卦之主中孚乃誠也誠可格物故信及豚魚誠可濟事故利涉大川而誠又合理非小信彖傳解釋甚明象言議獄緩死乃舉中孚之大端言之而格物濟事之意可包在內初陽正應四孚之得貞者二陽

中應五極言君臣交孚之義其貞可知三陰不正應上亦不正信非其人不能自主四陰正能從上而不係于私亦孚之得貞者五陽中應二其孚攣固是得貞者上陽不正而居信極信不合理是以致凶乃孚之不貞者中孚固美而貞尤其要也初虞吉取應四而四馬匹亡取絶初二爻頗相悖或馬匹亡非絶初不與交只是不以私交乃萃而不萃之義愚謂初爻只虛論中孚之理凡應事接物自己處度出于中心之誠則吉若有他私意夾雜其間則不能安而不吉可知矣不作應四庶乎四之絶類爲不相妨物與无妄言實理也中孚言實心也合實理實心中虛言誠之旨已見于易中程子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二語精切包涵无窮道理學者所宜體玩

小過䷽艮上下

[程傳]小過序卦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人之所信則必行行則過也小過所以繼中孚也爲卦山上有雷雷震於高其聲過常故爲小過又陰居尊位陽失位而不中小者過其常也蓋爲小者過又爲小事過又爲過之小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孔疏]小過亨者小過卦名也王於大過卦下注云音相過之過恐人作罪過之義故以音之然則小過之義亦與彼同也過之小者謂之小事謂之小過即行過乎恭喪過乎哀之例是也褚氏云謂小人之行小有過差君子爲過厚之行以矯之也如晏子狐裘之比也此因小人有過差故君子爲過厚之行非即以過差釋卦名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言因過得亨明非罪過故王於大過音之明雖義兼罪過得名止在君子爲過行也而周氏等不悟此理兼以罪過釋卦名失之遠矣

[程傳]過者過其常也若矯枉而過正過所以就正也事有時而當然有待過而後能亨者故小過自有亨義利貞者過之道利於貞也不失時宜之謂正

[本義]小謂陰也爲卦四陰在外二陽在內陰多於陽小者過也既過於陽可以亨矣然必利於守貞則又不可以不戒也

[中溪張氏曰]卦體二剛四柔柔過於剛小過之義過未至於太甚亦有可亨之理然必利于貞正

[蒙引]本義既過于陽可以亨矣蓋以義而言陰固不可過于陽以

勢而言則既過于陽亦可以亨但以其有妨于義也故隨戒以利貞云云貞者義也以義用勢也小者之宜也所謂與時行也下文所云皆其義也

存疑 四陰在外陰多于陽小者過也既過于陽則收斂退縮之意多開張奮發之意少在已不失其能守凡事得遂其所求是故當亨矣然小過時也占者必守其貞斯利矣

程傳 過所以求就中也所過者小事也事之大者豈可過也于大過論之詳矣飛鳥遺之音謂過之不遠也不宜上宜下謂宜順也順則大吉過以就之蓋順理也過而順理其吉必大

本義 卦之二五皆以柔而得中故可小事三四皆以剛失位而不中故不可大事卦體內實外虛如鳥之飛其聲下而不上故能致

飛鳥遺音之應則宜下而大吉亦不可大事之類也

或問 飛鳥遺之音本義謂致飛鳥遺音之應如何朱子曰看這象似有羽蟲之孽之意如賈誼鵩鳥之類是也

中溪張氏曰 所謂小過者但可施于小事不可施于大事蓋事之大者豈可過也小過中二爻象鳥之身上下四爻象鳥之翼橫飛之鳥其勢迅速身已飛過而彼有遺音爾不宜上宜下順陰性也故大吉

臨川吳氏曰 大者陽剛君子也小過之時大者非可以吉惟善于自處能辟尊而居卑勇退而不進如鳥音之下而不上則大者可吉此君子不得志之時轉凶爲吉之道也

蒙引 自可小事以下皆利貞之意○飛鳥多有聲聲皆下聞或曰既可以聞獨不可上聞乎曰大抵風皆自上而下聲音難逆風而上況鳥飛于空風力尤勁鳥聲安得排風而上乎只是遺下耳○不宜上宜下此以人事之占言不指飛鳥遺音蓋于鳥聲難着宜字○宜下是欲退一步做事的意如此始大吉

存疑 占者可小事不可大事若過飛鳥遺之音則不宜上宜下而大吉是皆守正之利也如獨立不懼遯世无悶大事也不可也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小事也可也如行過乎傲喪過乎易用過乎奢上也不宜也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下也宜也○本義曰宜下而大吉亦不可大事之類觀此則宜下不可大事當有分別大象本義曰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即不可大事之意可過于小不可過于大可以小過而不可甚過即宜下之意

○飛鳥遺之音本義曰能致飛鳥遺音之應此與中孚豚魚不同中孚以德之感應言小過以占之應驗言如今六壬卦八遁多以應驗占得此意也

通典 卦辭許多話要之不外可小事而宜下也又總之不外利貞二字而已可小事下正說利貞之義飛鳥遺之音此句全輕蓋因卦有此象而言之以照見宜下之意大吉只帶利貞爲力量之所及而爲小過之事少加收斂退抑而不至于過甚耳

去疑 小過以事類言不以人類言非小人過君子說話惟陰既過則慎密意多故以亨許之貞即在過內看出下四句備言其貞飛鳥二句又就小事中抽出中戒須趣重宜下邊飛鳥是宜下的象遺音者鳥之出音若遺棄一般上下字作亢甲看

按小過以陰過陽爲正說亨方說到人事陰過于陽似乎未善然以陰之才隨陰之分亦可得亨而惟須利于貞也利貞如何其所爲者可小事不可大事又如飛鳥遺之音只宜下不宜上則大吉也可小事與宜下皆陰之正如是則亨矣利貞以上截下皆發明利貞可小事與宜下分兩意而中間忽插入飛鳥句以引出宜下文法便奇妙不測大吉只跟宜下說吳臨川謂大者可吉涉混可小事方說出小事開口小過亨不宜遽以小事爲辭

講文王繫小過卦彖辭曰陰過于陽爲小過在人過于慎密不致債事可以得亨然其所爲過者惟安守分義不失當然之貞乃爲利耳其則貞何如如尋常之事吾之才分所能爲者而量力

爲之則可如事關非常吾之才分所不能爲者而强爲之則不可是可小事不可大事也即所謂小事亦須收斂退讓不居亢而居卑若飛鳥遺音下而不上者然不宜矜高而要上只宜謙抑而處下乃大吉之道也凡此皆小過之貞而可保其亨者也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程傳陽大陰小陰得位剛失位而不中是小者過也故爲小事過過之小小者與小事有時而當過過之亦小故爲小過事固有待過而後能亨者過之所以能亨也

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與其辭

建安邱氏曰陽大陰小此卦陰多陽寡故曰小者過

存疑小者過釋卦名加一而字亨之義昭然矣猶遯亨曰遯而亨

也

會解小過何以亨也事固有待過而後能亨者過于謹密的人儘堪幹事小者過而亨也

按小過是卦名亨是卦辭小者過是卦體兼釋小過與亨本義分名義與辭而將講或以小者過爲釋名過而亨爲釋義分名義似未是

講孔子釋彖曰卦名小過而詞曰亨者卦體四陰在外二陽在內陰多于陽小者過也小者既過則小心過甚无輕擧妄動之失理可得亨是小者過而亨也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程傳過而利于貞謂與時行也時當過而過乃非過也時之宜也

乃所謂正也

建安邱氏曰過而利在貞正乃合時宜而與時偕行也

平菴項氏曰時當小過不稍過則執而不通小過所以亨也然必利于正而後可通故曰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蒙引時謂小過之時小過之時可過于小而不可過于大可以小過而不可以甚過利貞者過小而不過大小過而不甚過之謂也故曰與時行時小過之時云也

存疑小者之過時當然也故曰與時行天下自有這等時節在此卦陰多于陽是小過之時也

通典因時而過則其過也適所以爲中非貞而何

程傳柔得中二五居中也陰柔得位能致小事吉耳不能濟大事

也

本義以二五言

蒙引卦之二五皆以柔而得中故可小事得中似可有事但以柔得中只可小事

按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此分明當連上文作一節柔得中是以小事吉當連下文不可大事作一節只因有以二五言四字遂誤截耳此皆是釋卦辭孔疏云此就六二六五以柔居中九四失位不中九三得位不中釋可小事不可大事之義合下不可大事說極是

語類曰利貞夫過何以利貞哉過而不知貞則昧大小之分上下之宜未有不罹于凶者惟過以利貞當過而過非過也乃合時

宜而與時偕行也時行何如更即卦詞而申之夫何以可小事以二五爻言之柔而得中柔非幹理之才本不足以任事幸其得中則善用其柔不至因循廢棄尚可以處小事而勝任也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程傳大事非剛陽之才不能濟三不中四失位是以不可大事小過之時自不可大事而卦才又不堪大事與時合也

本義以三四言

蒙引三四皆以剛失位而不中故不可大事卦惟二陽然下體之陽不居二而居三上體之陽不居五而居四皆失位也又三則以陽居下之上四則以陽居上之下皆不中也失位則權奪不中則善處不可大事也或說失位便不是中又言不中者以應上句柔得中也然依同人曰柔得位得中大有曰柔得尊位大中則此之失位不中亦當為二義蓋既並言便須有義在○一說失位不中固為二義但總是三以剛居下之上四以剛居上之下所謂失位者以此所謂不中者亦以此蓋失位以時位言不中以才德言

存疑本義以三四為不中以九居四為失位明矣以九居三為失位未詳其旨蒙引曰卦惟二陽然下體之陽不居二而居三上體之陽不居五而居四皆失位蓋以此位為勢位也其說似通

按三本陽位如何言失位只是說不居中耳是對柔得中句看他卦亦有以陽居三為得位者此卦二五皆陰而陽皆不得居中故三連四言之勢位之說終覺牽强

語類疑兩節合來只是一個中字中即時也事之可不可都決于此

中則過而不過不中則過而已矣

語類何以不可大事以三四爻言之剛失位而不中剛固有剛大之才但失位不中不能善用其剛多至躁妄鹵莽安可任大事而有為乎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按註疏以六五乘四為逆六二乘三為順與飛鳥音不相關

程傳有飛鳥之象焉此一句不類彖體蓋解者之辭誤入彖中中剛外柔飛鳥之象卦有此象故就飛鳥為義○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如過恭過哀過儉大過則不可所以在小過也所過當如飛鳥之遺音鳥飛迅疾聲出而身已過然豈能相遠也事之當過者亦如是身不能甚遠于聲事不可遠過其常在

得宜耳不宜上宜下更就鳥音取宜順之義過之道當如飛鳥之遺音矣聲逆而上則難順而下則易故在高則大山上有雷所以爲過也過之道順行則吉如飛鳥之遺音宜順也所以過者爲順乎宜也能順乎宜所以大吉

【本義】以卦體言

【陸氏希聲】曰中孚卦柔在內而剛在外有鳥卵實之象今變爲小過則剛在內而柔在外有飛鳥之象

【雲峯胡氏】曰矯天下之性者以過爲正然剛過而中爲大過柔得中爲小過是則事有當過者而皆不可外乎中也小過可小事不可大事大則凶矣如飛鳥宜下不宜上上則逆矣爲危之也

【蔡引】有飛鳥之象一句是卦體上逆下順以人事之理言所以以理而斷其上逆下順者以小者之過也陰可下而不可上也如行過乎恭固是宜下恭不至足恭亦是宜下

【存疑】內實如鳥之身外虛如鳥之舒翼以飛故本義曰卦體內實外虛如鳥之飛飛鳥之象就卦體取飛鳥遺之音又自飛鳥之象取蓋卦有此象臨占之時必有此應驗乃與卦合也言卦有飛鳥之象故占者若遇飛鳥遺音之應則不宜上宜下而大吉蓋鳥之飛其聲下而不上有宜下之象占者必有其應則宜下而大吉也所以然者蓋時當小過于下爲順于上爲逆上逆下順故宜下而大吉也飛鳥遺之音是就卦體取上逆下順是以事理斷

【按】上逆下順固是以事理斷然亦是因鳥音之以下爲順取義程傳可玩

【[illegible]】有飛鳥句輕只就其象辭之以映出上逆下順意思

【[illegible]】小過利貞而釋之曰與時偕行者蓋處時則中者亦過適時則過者乃中故可小而不可大宜下而不宜上此即君子時中之學乎

【存疑】中多以時行貫三節照卦辭看利貞原管大小上下數句則彖傳以時行貫三節亦不差

【[illegible]】孫淮海曰飛鳥向上音却遡下即此合不敢過亢之象

【[illegible]】卦體言之內實象鳥之身外虛象鳥之翼有飛鳥之象焉因其象而思其義如詞所謂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者正以小過之時若上而以亢自處戾于時宜于理爲逆下而以卑自處合乎時宜于理爲順也夫上爲逆下爲順所以因飛鳥之象戒其宜下而大吉也合之大小上下各得其貞時行之義不愈見乎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程傳】雷震于山上其聲過常故爲小過天下之事有時當過而不可過甚故爲小過君子觀小過之象事之宜過者則勉之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

【本義】山上有雷其聲小過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可過于小而不可過于大可以小過而不可甚過彖所謂可小事而宜下者也

【朱子】曰山上有雷小過是聲在高處下來是小過之義飛鳥遺之音也是自高處放下聲來小過是過于慈惠之類大過則是剛嚴果毅底氣象小過大率是過得不多如大過便說獨立不懼

小過只說這行喪用都只是這般小事○小過是小事過又是過於小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皆是過於小退後一步自貶底意思又曰君子行過恭喪過哀用過儉皆是宜下之意

建安邱氏曰雷陽聲也方伏於地中其聲未發於卦爲復及出於地上其聲和暢於卦爲豫在於天上則震薄宇宙於卦爲大壯今在於山上則已離於地未升於天其聲小過而已

嵩山晁氏曰恭過則僞哀過則毀儉過則固而君子以之者蓋有爲而爲之將矯之以爲中也時有舉趾高之莫敖故正考父矯之以循墻時有短喪之宰予故高柴矯之以泣血時有三歸反坫之管仲故晏子矯之以敝裘雖非中行亦足以矯時厲俗也

徂徠石氏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祭豚肩不掩豆人皆謂之不知禮獨曾子以爲國奢則示之以儉蓋齊奢侈之甚晏子能矯時之敝是得小過之義

雲峯胡氏曰本義以爲小者之過○蓋如不懼无悶是過於激烈過之大者此則過於收歛過之小者也又以爲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蓋可過乎恭不可過乎傲可過乎哀不可過乎易可過乎儉不可過乎奢也又以爲不可甚過蓋恐其恭之甚則爲足恭哀之甚則爲喪明儉之甚則爲豚肩不掩豆也

蒙引聲在高處則去人遠其聲遠而微矣小過之象也今之雷聲重者則只如在屋脊之上蓋雷近則聲洪遠則聲亦微矣雷出地奮則其聲重矣雷在天上則高處之表四達无障與山上有雷者又別不可以其更高於山而聲反重爲疑也○三者之過皆小者

之過是可小爭意又云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可以小過而不可甚過是宜下意皆所謂小過也○嵩山晁氏徂徠石氏皆謂小過是矯時之敝以今論之君子所行皆欲適中而於此三者乃小過何歟豈非以其時當小過乃爲宜乎故曰與時行也若大過而獨立不懼遯世无悶是亦以其時當然也不然斯爲過當矣若一以爲此君子矯時之敝而然豈得爲義理之至當夫矯枉者過直此即常情所易犯者耳豈人敎人豈必過直以矯枉邪君子時乎當小過則小過以爲中時乎當大過則大過亦爲中

存疑君子以行過乎恭三句皆小事之過卦辭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不宜上宜下皆是此理

去疑恭哀儉俱主收斂字樣看纔與小過宜下意貼三件只借來立箇樣字非謂君子限定要過且所過不限定這三件

醫時當小過而君子亦爲小過三者小過之目也究竟因時而然亦不爲過即卦辭亨利貞彖傳與時行亦可於此看出○卦辭小過就四陰二陽說大象就山上有雷說二義不同而就人事說小過處則可以大象證卦詞○朱子云聲從高處下來似經過之過當爲未定之說程傳其聲過常可從今講家用蒙引覺不甚明

講孔子釋大象曰雷近則聲洪遠則聲微山上有雷聲隱而微小過之象也君子以處小過之時當爲小過之事如行也喪也用也皆不可過者然有不得不過者人皆放誕君子則行過乎恭人皆尚易君子則喪過乎哀人皆習奢君子則用過乎儉究之

亦非爲甚過而可以合乎時中也斯爲得小過之宜矣

初六飛鳥以凶、

王註上逆下順而應在上卦進而之逆无所錯足飛鳥之凶也

程傳初六陰柔在下小人之象又上應於四四復動體小人躁易而上有應助於所當過必至過甚況不當過而過乎其過如飛鳥之迅疾所以凶也躁疾如是所以過之速且遠救止莫及也

本義初六陰柔上應九四又居過時上而不下者也飛鳥遺音不宜上宜下故其象占如此郭璞洞林占得此者或致羽蟲之孽

平菴項氏曰二爻皆當鳥翅之末初六在艮之下當止而反飛以飛致凶故曰飛鳥以凶上六居震之極其飛已高動而成離則麗於網罟故曰飛鳥離之凶

雲峯胡氏曰大過有棟橈象棟之用在中故於三四言之小過有飛鳥象鳥之用在翼故於初上言之然初二五上皆翼也獨初上言之何也飛鳥不在翼而在翰初上其翰也飛於初已凶飛於上可知矣聖人戒辭與坤姤同大過之初過謹則无咎小過之初不謹亦有咎

蒙引不好處全在飛字上是上而不下者也若飛鳥遺之音則下而不上此只言飛鳥鳥之飛只管過去初六飛鳥之象就人事言之便是行只管過於傲喪只管過於易用只管過於奢如此安得不致凶其曰以凶者平菴曰以飛致凶

存疑飛鳥遺音其聲下而不上此爻只取飛鳥不取遺音鳥之飛上而不下故曰飛鳥以凶

按此爻重飛字是言其不當上飛而上飛也程傳只取速意稍別

謹周公繫初爻曰初六陰柔性既躁妄上應九四恃應援之力惟欲上進而不下處猶如飛鳥高擧上而不下也占者如是則過高志滿災必逮身凶何如之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程傳其過之疾如飛鳥之迅豈容救止也凶其宜矣不可如何无所用其力也

朱子曰若占得者更无可避之理故象曰不可如何也

中溪張氏曰不可如何者猶言无可奈何也

存疑言不可救藥也即自作孽不可活意如何者救解之意

謹孔子釋初象曰初之飛鳥以凶者蓋以初之躁率輕擧如鳥之飛則孽自己作雖有善者亦无如之何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䟽註疏以祖爲初妣爲二與程傳不同

程傳陽之在上者父之象尊於父者祖之象四在三上故爲祖二與五居相應之地同有柔中之德志不從於三四故過四而遇五是過其祖也五陰而尊祖妣之象與二同德相應在它卦則陰陽相求過之時必過其常故異也无所不過故二從五亦戒其過不及其君遇其臣謂上進而不凌及於君適當臣道則无咎也遇當也過臣之分則其咎可知

本義六二柔順中正進則過三四而遇六五是過陽而反遇陰也如此則不及六五而自得其分是不及君而適遇其臣也皆過而

不過守正得中之意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朱子曰三爻四祖五便當妣過而遇妣是過陽而遇陰然而陽不可過則不能及六五却反回來六二上面
雲峯胡氏曰相過謂之過過是有心邂逅謂之遇遇是无心春秋公及宋公遇於淸我所欲曰及不期而會曰遇及是有心遇是无心遇字與及字相反過字與不及相反六二柔順中正設使進而往則過三四之陽而過六五是過其祖遇其妣也只如此而不進則不及六五而自遇其臣之分矣兩遇字微不同遇其妣邂逅之遇故本義曰反遇遇其臣適相當之遇故本義曰適遇皆過而不過者二之陰本過乎陽今進則過而遇其妣不進則不及而遇其臣皆過而不過者也二柔順中正所以如此他爻過者不遇過者

不過惟六二過而又遇然所不及其君爲无咎則遇其君可知過其祖則有雜世之譽過其君則有犯分之嫌
中溪張氏曰過其祖過其妣亡逆也不及其君遇其臣下順也順則无咎
蒙引進則過三四而遇六五是過陽而反遇陰也所遇者陰則无强盛之患過而不過者也不進則不及六五而自得其分是不及其君而適遇其臣也適遇其臣則无陵迫之嫌亦過而不過也然進可以爲過不進宜不爲過今而槩之以皆過何也蓋六爻在小過之時皆有過之義但過得其宜者則雖過而不過過失其宜者則爲過而過矣六二爻辭只據柔順中正言所以爲過而不過進則過三四之陽以過也而遇夫六五則歸宿處是陰過而不過

臣○遇其臣謂自得其臣之分也○曰祖曰妣以陰陽之象言曰君曰臣以上下之象言亦不相襲同是一六五也對三四言則爲妣對六二言則爲君○本義釋過其祖遇其妣云進則過三四而遇六五敢問三四皆爲祖乎曰程傳云陽之在上者父之象尊於父者祖之象四居三上故爲祖五陰而尊祖妣之象而朱子語類亦曰三父四祖五便當妣○問先妣亦妣也此何以知其爲祖妣曰皆六二與六五相應則只取爲先妣此承祖字來而與祖爲對則是祖妣也故程傳所以爲祖妣本義云過陽而過陰既一陰一陽相對則祖與妣亦相對其爲祖妣亦无疑
存疑六二柔順中正德之盛也以是而當小過之時故能過而不過聖人就其進不進上說道理言六二當小過之時不能无過然

其德柔順中正雖過而不過焉何也二與五相應三四非其正應也三四是陽祖之象也六五是陰妣之象也使其進而求遇則過三四而遇六五是過祖而反遇其妣也在人事是處强盛之勢而无凌迫之失過而不過也如止而不進則不及六五而自得其分是不及其君遇其臣也在人事是无凌迫之嫌守恭順之節亦過而不過也進不進皆過而不過故其占无咎○過三四如何便遇六五蓋五其相應之位也進過六五不進則不及六五矣不及六五則自守其分而已故曰不及其君遇其臣既曰祖妣又曰君臣者二五君臣之位二之所處者臣道也過三四而遇六五過而不過是也不及六五而自得其分其過安在此自卦名來六爻當小過之時皆有過也不及其君遇其臣則不過矣是亦過而不過也

不及其君遇其臣與上過其祖遇其妣文對而意不對

按蒙存分進與不進兩邊說語氣頗明但細玩本義亦甚難貼凡陰當遇陽六二却過陽而遇陰故本義下一反字不進則不及六五而自安其二之分是適遇其臣也本義如此則云云原是斷語固非平分亦非一串當細玩又按集說云祖妣只作陰陽象陽亢而陰順也過祖遇妣是去陽而就陰去亢而從順如此則不凌及於君而適當臣道之常矣故无咎此是上下作一意說亦從本義如此則三字看出實未得本義之意而時講多用之祖妣君臣皆是取象時講重君臣以祖妣爲假象君臣爲實象本義亦未見是如此本義皆過而不過皆字是綰上兩意進不進皆許之之詞言若進則過其祖遇其妣過其祖以爲過也而遇其妣亦未爲過若不進則不及其君遇其臣不及其君以爲過而遇其臣未爲過也由六二守中得正故能如此可以无咎矣雲峯說使只如此云云體貼口氣與本義相發明是側重不進一邊故无咎只承不及大意只是說進而從五固好不進而守分更好存疑將本義如此三字易以如止而不進便易爲解可從

講周公繫二爻曰六二柔順中正過而不過者也三四是陽祖之象也六五是陰妣之象也二進而求過則過三四而遇六五是過其祖而反遇其妣也在人事則舍陽而從陰過而不過也如止而不進則不及遇六五而能自得其分之常是不及遇其君而適遇其臣道之常也在人事則不敢進而安其分亦過而不過也占者如是守正得中可以无咎矣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程傳過之將事无不過其常故於上進則戒及其君臣不可過臣之分也

本義所以不及君而還遇臣者以臣不可過故也

中溪張氏曰君尊臣卑爲臣者不可凌及其君象言臣不可過者亦臣之分也

蒙引不及其君爻辭本自爻言其能然象傳則復以理言其當然也

按此過字正對不及言恐只是不可踰分干求意時講說到專恣僭越上故亦將及字看作凌逼未免[illegible]小過之義依爻詞不及只是不及見方與遇字相對本義着還遇臣三字則臣不可過固是釋不及其君而亦並有遇其臣意在

講孔子釋二象曰二之所以不及其君者蓋臣自有臣之分不可過而僭越也不過則還遇其臣矣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按註疏謂從上六則有戕害之凶看從字差

程傳小過陰過陽失位之時三獨居正然在下无所能爲而爲陰所忌惡故有當過者在過防於小人若弗過防之則或從而戕害之矣如是則凶也三於陰過之時以陽居剛過於剛也既戒之過防則過剛亦在所戒矣防小人之道正己爲先三不失正故无必凶之義能過防則免矣三居下之上居上爲下皆如是也

本義小過之時事每當過然後得中九三以剛居正衆陰所欲害者也而自恃其剛不肯過爲之備故其象占如此若占者能過防之則可以免矣

朱子曰中孚小過兩卦鶻突不可曉小過尤甚如云弗過防之則是不能過防之也四字只是一句至弗過遇之與弗過過之皆是兩字爲絕句意義更不可曉

雲峯胡氏曰弗過防之作一句讀戒辭也依九四例作兩句讀亦戒辭也謂三恃其剛而不肯過防可也謂三之陽雖弗過而當防陰之過亦可也陰欲害陽陽當爲備若反從之則我或被其戕而凶或者未必然之辭聖人以此戒三謂當以陰之過也而防之不當以陰之比也而狎之

按此說從字未妥當依程傳中說亦然或字倒在上便明

蒙引小過之時事每當過然後得中九三以剛居正衆陰所欲害者也何以見衆陰欲害九三蓋九三剛正邪正不容兩立况當小過之時陰多於陽又是小人道長之日

集說從有乘間抵隙意三防之然何程傳云防小人之道正己爲先此防之之要也

丟是防亦不是有心設防只立朝正色自處周詳便了玩從字則小人豈能戕我我實致之戕耳若能過防彼欲戕何從乎

講周公繫三爻曰九三以剛居正衆陰所欲害者是君子剛正而爲小人所欲害也當過爲之防而後可免於戕害若恃其剛弗過爲之防則禍出意外或從而戕之中傷之凶豈能免乎占者何占者思有以預防之也

[illegible]或戕之凶如何

[illegible]當陰過之時必害於陽小人道盛必害君子當過爲之防防之不至則爲其所戕矣故曰凶如何也言其甚也

平菴張氏曰爲九三者若不過防二陰浸長之患而往從之或者得以戕君子之陽其凶當如何也凡事不可過惟君子之防小人不可不過爲之慮也

張說凶如何危之之詞所以聳動君子使知過防之不可已耳初曰不可如何惕以必然之禍欲其謹於微此曰凶如何動以意外之憂欲其防於早

講孔子釋三象曰小人之伺君子常密過防猶懼不免况弗過防乎弗過防而從或戕之其凶當如何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按註疏謂四不居位不爲責主故无咎遇之是合於免咎之宜必戒是自戒愼无所咎殺勿用永貞是不足用之於永貞覺无意味

程傳四當小過之時以剛處柔剛不過也是以无咎既弗過則合其宜矣故云過之謂得其道也若往則有危必當戒懼也往去柔而以剛進也勿用永貞陽性堅剛故戒以隨宜不可過守也方陰過之時陽剛失位則君子當隨時順處不可過守其常也四居高位而无上下之交雖比五應初方陰過之時彼豈肯從陽也故往則有厲

本義當過之時以剛處柔過乎恭矣无咎之道也弗過遇之言弗過於剛而適合其宜也往則過矣故有厲而當戒陽性堅剛故又戒以勿用永貞言當隨時之宜不可固守也或曰弗過遇之若以六二爻例則當如此說若依九三爻例則過遇當如過防之義未詳孰是當闕以俟知者

朱子曰九四弗過遇之過遇猶言加意待之也上六弗遇過之疑亦當作弗過遇之與九三弗過防之文體正同

蒙引九四一爻占得之者當得无咎何也九四以剛處柔弗過於剛而適合其宜是過乎恭也過乎恭則過而不過矣所以无咎也若或更往則爲過矣其過不爲過恭而爲過剛矣是有厲而當戒焉然道无定體事有異宜固亦有過乎剛之時且九四陽性堅剛

或膠於永貞而不知變故又戒以勿用固守夫過恭亦當隨時之宜也隨時之宜者時宜過剛則猶用過剛也 以剛處柔過乎恭矣過乎恭如何是合宜蓋當過之時而過乎恭過之得宜者也所謂過而不過也

存疑弗過遇之要只是无咎之意本義弗過於剛而適合其宜即上以剛處柔過乎恭之意程傳曰往去柔而以剛進也故有厲而當戒又恐其一切用柔而不知變故又戒以勿用永貞蒙引說好 在過之處截上是因其所處而善之也下是原其所性而戒之也

百解晉塑八要他善用其剛處

孩无咎弗過遇之許之之詞往厲必戒勿用永貞戒之之詞依穩

傳往厲必戒勿用永貞總是戒其剛觀所云往云柔而以剛進也是謂以剛往而厲也勿用永貞陽性堅剛故戒以隨宜不可固守又云君子當隨時順處不可固守其常是以剛爲其常也本義云往則過矣故有厲而當戒是說不可以剛往又云陽性堅剛故又戒以勿用永貞言當隨時之宜不可過守仍是說不可固守其剛語氣亦甚分明即以象傳照看終不可長亦是說剛不可長蒙引謂勿用固守夫過恭時宜過剛則猶用過剛存疑恐其一切用柔而不知變故又戒以勿用永貞將往厲必戒爲戒其剛勿用永貞又爲戒其過恭本義恐不是如此說 陽性之能往其貞也往則厲而當戒勿用永貞正是戒處 以九居四是以剛處柔可以无咎所以然者以其弗過於剛而合其

宜也若更以剛往則有厲而當戒故勿用永貞不可守其剛以爲常也愚見如此俟更質

丟疑此爻展轉戒勉只是要剛柔得中往厲何是過剛不可勿用何是過柔不可

孩此常用之說

講同公繫四爻日九四以剛處柔過乎恭者於已无失於事无愆當得无咎何也時當小過寧過於柔而爲恭弗過於剛而爲傲適合乎處過之宜是爲弗過遇之所以无咎也若使過剛而往躁進而舉事或疏用兆而去邪過激則有危厲必當以爲戒也然亦其時當如是耳如因戒往厲而專於用柔則將柔過而應矣故又勿用永守柔道以爲貞但當時酌時宜以善用剛柔之

中可耳占者宜知所自處矣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程傳位不當謂處柔九四當過之時不過剛而反居柔乃得其宜故曰遇之遇其宜也以九居四位不當也居柔乃用其宜也當陰過之時陽退縮自保足矣終豈能長而盛也故往則有危必當戒也長上聲作平聲則大失易意以夬與剝觀之可見與夬之象文同而音異也

本義爻義未明此亦當闕

朱子曰此爻小象恐不得如伊川說以長字爲上聲勿用永貞便是不可長久勿用永貞是莫常常恁地又曰莫一向要進底意

存疑本義以剛處柔爲過乎恭正弗過於剛而適合其宜也今曰位不當似與弗過剛之意相反矣故本義謂爻象未明

淺釋傳說位不當未嘗不明蓋謂其弗過遇之者以其所居之位不當也以陽居陰本爲不當而弗過於剛以合於宜正在此不當中看出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言所以往有厲而當戒者陽剛終不長過則取敗也勿用永貞亦只是終不可長之意長字當讀平聲

集說易貴當位在小過之時反以不當位爲善九三非不當位也而凶九四位不當也乃爲弗過遇之蓋剛而居柔小過之時過柔乃其宜耳

釋孔子釋四象曰四之弗過遇之者惟其以剛居柔而位不當所以弗過於剛而適合其宜也往厲必戒者往則以剛取敗終不可以久長所以謂之有厲而當戒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程傳王註解公弋取彼在穴謂以陰質治小過能獲小過者也不知小過是何物而如此立言

程傳五以陰柔居尊位雖欲過爲豈能成功加密雲而不能成雨所以不能成雨自西郊故也陰不能成雨小畜卦中已解公弋取彼在穴弋射取之也射止是射弋有取義穴山中之空中虛乃空也在穴指六二也五與二本非相應乃弋而取之五當位故云公謂公上也同類相取雖得之兩陰豈能濟大事乎猶密雲之不能成雨也

本義以陰居尊又當陰過之時不能有爲而弋取六二以爲助故

有此象在穴陰物也兩陰相得其不能濟大事可知

朱子曰密雲不雨大槩是做不得事底意思

雲峯胡氏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文王爲小畜六四言也而周公以言小過之六五蓋皆言小者不能大有爲也

案說六五以陰居尊陰柔既非有爲之才居尊則又太高而過象傳所謂已上也又當陰過之時時已過矣故不能有爲爲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在我既不足以有爲則以二是五正應正應在遠也於是弋取六二以爲助焉但云弋取六二以爲助則兩陰相得其不能濟大事亦不言可知矣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自六五而言其不能成大事也公弋取彼在穴自六五之得六二而言其不能共濟大事也

存疑六五一爻不見有過高之義只是兩陰不能有爲爾蒙引以陰居尊爲太高而過似覺牽强蓄欲牽合象傳本義太高之意爾

依愚見象傳密雲不雨已上也只是就密雲解如小畜密雲不雨上往也例意本義以太高解之似未得其旨當依程傳爲是

按密雲不雨只是不能有爲之象時講或以擬膏澤不下於民恐非正意

講周公繫五爻曰六五以陰柔居尊位則非能爲之才又當陰過之時益過於退讓而不能有爲猶雲自西郊密而不雨之象夫在己不能有爲或得陽剛之人以爲之助猶可望其有濟六二陰柔在下在穴之象五乃弋取彼以爲助兩陰相得又何能濟大事乎其象如此占可知矣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程傳陽降陰升合則和而成雨陰已在上雲雖密豈能成雨乎陰過不能成大之義也

本義已上太高也

存疑張氏曰小畜小過皆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何也曰陰陽之氣以均調適平而後雨陰多陽少陽多陰少則皆不雨也小畜以一陰畜五陽陰少於陽則不能以同乎陽故曰密雲不雨上往也言陽上往則不與陰和而不能雨矣小過以四陰而包二陽陽少於陰則不能同乎陰故曰密雲不雨已上也言陰已上則不與陽和而不能雨矣

存疑原來陽氣下降陰氣上升遇陽壓下陰氣上往不得則下沛而爲雨陽氣不下降陰氣只管上往則不成雨小過之時陰多於陽陽氣不下降故陰氣只管上升而不雨也

按此從程傳說

蒙引此與乾上九之亢龍同意謂其過高志滿不能下人以圖事功上六本義云過之已高而甚遠者也亦取此意

按此從本義說時講多謂君過驕而不求賢自輔恐與弋取在穴意背蓋爻詞取人爲助意在弋彼穴中見此處何得又用在密雲不雨内也當只就以陰居尊上說

講孔子釋五象曰所謂密雲不雨者蓋陰氣太高而陽不降故不雨也六五以陰柔居尊位不能有爲亦猶是耳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孔疏上六處小過之極是小人之過遂至上極過而不知限至於亢者也過至於亢无所復遇故曰弗遇過之也以小人之身過而弗遇必遭羅網其猶飛鳥而无託必離矰繳故曰飛鳥離之凶也過亢離凶是謂自災而致眚復何言哉故曰是謂災眚也

按此離作麗看程傳取離去之意

程傳六陰而動體處過之極不與理遇動皆過之其違理過常如飛鳥迅速所以凶也離過之遠也是謂災眚是當有災眚也災者天殃眚者人爲既過之極豈惟人眚天災亦至其凶可知天理人事皆然也

本義六以陰居動體之上處陰過之極過之已高而甚遠者也故其象占如此或曰遇過恐亦只當作過遇義同九四未知是否

[illegible]氏曰上六以陰柔之資居震動之體豈惟不與二陽相遇而且欲超而過之出其上極其高如飛鳥焉亢亦如此豈不罹災眚之凶乎

雙湖胡氏曰此爻與四正相反九四曰弗過遇之上六曰弗遇過之弗過遇之者陽微而弗能過乎陰反遇乎陰也弗遇過之者陰上而弗能遇陽反過乎陽也小過陰過而陽弗過之時故四言弗過而上言過四前有陰有相遇之理上已過陽无復過之期故四言遇而上言弗遇亦可見也飛鳥離之取遠過之象陰過如此非陰之福也災眚存至凶孰甚焉此可爲小人過盛者之戒

雲峯胡氏曰六二陰柔中正故曰過而遇九四陽弗過而遇乎陰上六陰弗能遇而過乎陽四无心之遇上有心之過也初之飛鳥以凶上飛鳥而離之凶可知矣不待日凶且天災人眚无不有之然則陰之過豈陰之福哉

蒙引陰性躁也動體已過又在動體之上陰過已過又是陰過過極故爲過之已高而甚遠者也是弗合其宜而一於過者也有如飛鳥之迅遠而至於離之離之謂遠去也在鳥則穿雲沒影者也

存疑弗遇過之如用奢行儉之類

集解張雨若云是謂二字有味无妄之災君子以爲猶福也雖孽自己作是謂之災眚耳

按程傳遇過皆指理言謂於理弗合而過之也時講或云弗合於理而過於高亢多一折飛鳥離之程傳只是言過之遠而時講以爲高亢之象

語類問周公繫上爻曰上六居動之上處過之極凡事率意妄行弗與理過而動皆過之如飛鳥之迅速而至於遠去焉過既甚則凶亦甚是所謂上違天道下拂人心而災眚並至也占者何得所戒矣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孔疏曰已亢者釋所以弗遇過之以其已在亢極之地故也

程傳居過之終弗遇於理而過之過已亢極其凶宜也

蒙引已亢即本義過之已高而甚遠之意

按已亢當從居動之上處過之極看出是就其地位言非以其行與其心言孔疏亢極之地是而已字欠明已是太甚之意

諺孔子釋上象曰上六之弗遇過之者蓋以其居動之上處過之極高亢之甚不知抑損是以弗合於理而動皆過之也

建安邱氏曰小過四陰二陽陰過於陽故爲小過合六爻而論初上兩爻皆陰不中過者也故初飛鳥以凶上飛鳥離之凶皆戒其過也二五兩爻二比三五比四剛柔相濟位復得中不過者也故二言遇其臣五言弋在穴亦无凶咎之戒此上下四陰爻之別也至三四兩陽在三則曰弗過防之謂防下二陰也使三在二陰之上而不謹爲之防則陰柔必致害己故曰從或戕之凶四曰弗過遇之遇謂遇上二陰也使四在二陰之下一或輕動致下六之過則危厲之事也故曰往厲必戒然陰在陽上其害猶可追陰在陽下其禍不可測矣是以九三凶而九四无咎此又中兩陽爻之別也觀小過者苟能於爻位陰陽求之則過與不過之義得矣

柔雖小過以貞爲利而小過之貞則於與時行見之柔而得中此可小事之時也剛失位而不中此不可大事之時也上而逆者時之不宜於上也下而順者時之宜於下也故曰與時行也此所以利貞也以六爻言六二柔居中九四剛處柔皆過而不過者也初如鳥之飛陰過而過者也上至於離之陰過之甚者也觀二五見臣之事上固不可過而君之圖治不可不過也觀九三見君子之自處不欲過而以之防小人不可不過也

歷二陽四陰之卦取陰多於陽之義故名小過二五皆柔中小過之時宜下當以二爻爲卦之主一卦大旨只是可小事不可大事蓋之而不宜上宜下即從可小事中推出一層非兩意對舉也彖繋言之象舉三事析言之皆小事也下也四陰爻初不正

而妄動取凶二柔中能安分而无咎五柔中居上時過將衰不能有爲上動將過極行過高亢而致災眚二陽爻三以陽處陽恃剛而致凶四以陽處陰過恭而无咎大抵陰盛之時宜柔不宜剛宜靜不宜動六爻皆與可小事宜下之意相合○過恭過哀過儉皆言過而矯俗之弊所謂與時行而得貞過而不過者也孔子論禮之本與奢寧儉與易寧戚即是此意○二爻甚難解體貼舊說終不愜於懷愚意分兩象並言而意歸下段二柔中能安分者以家論之四爲祖五爲妣家人瞻倚皆可相見雖過其祖過其妣无妨也如家有事祖性剛嚴祖妣柔順不敢逕白之祖先白祖妣以求善爲調停相似○又據爻位作妣尊於祖說亦可合祖妣高祖妣皆可稱祖妣也以朝論之四爲大臣五爲君廉遠堂高勢位懸絕不能遽及其君僅遇其臣爲之屬員而已象傳臣不可過亦謂大臣不可過越故不能遽及其君也如此看與可小宜下之意皆相合○如春秋時世卿專政賢士出則爲其家臣孔子亦云出則事公卿正所謂不及其君遇其臣也備一說

易經詳說卷三十五終

既濟䷾離上坎下

程傳既濟序卦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能過於物必可以濟故小過之後受之以既濟也爲卦水在火上水火相交則爲用矣各當其用故爲既濟天下萬事已濟之時也

雲峯胡氏曰後天以坎離居先天乾坤之位故上經首乾坤終坎離下經亦以坎離之交不交終焉坎陽而離陰坎先而離後上經乾坤之後坎上坎下凡六卦下經亦以坎上坎下終焉卦名既濟未濟亦且取義於坎五行坎中之水最先而天下坎險之時最多也

庸齋趙氏曰坤上乾下爲泰以天地之交也坎上離下爲既濟以

水火之交也以畫觀之則乾在坤中爲坎坎者乾之中也故乾居西北而坎居正北坤在乾中爲離離者坤之中也故坤居西南而離居正南坎離者乾坤之大用也故泰之六爻雖相應而二五處非其位既濟六爻不唯皆相應而剛柔无一之不當以是爻居是位其應者皆正也水火相交而剛柔正應其爲既濟豈不大哉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孔疏濟者濟渡之名既者皆盡之稱萬事皆濟故以既濟爲名既萬事皆濟若小者不通則有所未濟故曰既濟亨小也小者尚亨何況於大則大小剛柔各當其位皆得其所當此之時非正不利故曰利貞也但人皆不能居安思危慎終如始故戒以今日既濟之初雖皆獲吉若不進德修業至於終極則危亂及之故曰初吉終亂也

按孔疏作亨小程傳因之未改

程傳既濟之時大者既已亨矣小者尚有亨也雖既濟之時不能无小未亨也小字在下語當然也若言小亨則爲亨之小也利貞處既濟之時利在貞固以守之也初吉方濟之時也終亂濟極則反也

本義既濟事之既成也爲卦水火相交各得其用六爻之位各得其正故爲既濟亨小當爲小亨大抵此卦及六爻占辭皆有警戒之意時當然也

朱子曰既濟是已濟了大事都已亨過了只更小小底正在亨通若能戒謹恐懼得常似今日不然便一向不好去了伊川之意

亦是如此但要說做亨小所以不分曉亨小當作小亨大率到那既濟了時便有不好去所以說小亨如唐時貞觀之盛便向那不好處去又曰若將濟便是好今已濟便只是不好去了初吉終亂便有不好在末後底意思

隆山李氏曰水火相遇兩相交接既濟之象既濟則爲亨矣其所以致亨者非獨兩兩相應以居位各正故也初三五陽位皆以九居之二四六陰位皆以六居之六十四卦无如既濟最正故曰利貞向使不正安能相濟夫既濟功成物極則反理之必然故曰初吉終亂卦辭亦慮既濟後爲否太過者也

潛室陳氏曰既濟之卦時既濟矣而曰亨小者蓋既濟之屋乃未濟之首有警戒无虞之意故只可言小亨也有初无終而二以參

居中此初吉也既濟終爲未濟故又曰終亂
雲峯胡氏曰易之道一陰一陽天下之生一治一亂陽一而陰二故治常少而亂常多創業之主以憂勤而吉守成之君以逸樂而亂初吉不幾時終亂乃迭見聖人所以於既濟之時深戒之也
蒙引既濟事之既成也只說既字不好此卽康節怕處其盛之意所謂飲酒酩酊開花離披時節既濟之時好時節都過了只得小亨而已好時節既過了好事又將來故須利貞下文初吉終亂正是此意是言其所以小亨而利貞也初吉終亂此以時言與豐之日中則昃同意彖傳終止則亂其道窮也是兼人事言然人事所在卽天運所在也
存疑既濟之時法度皆已濟畢而將至於廢壞教化皆已大行而將至於陵夷天下已治將至於亂故不得大亨僅得小亨小亨者小事之亨卦辭若曰時當既濟不得大亨而僅得小亨又利於貞正所以然者治亂安危相爲倚伏時乎既濟其初雖吉而終必亂矣所以小亨而又利貞本義解利貞只據理說不用彖傳意
按卦辭下且不須用彖傳以還文王之易極是
張解郭青螺云亨小以天運將衰言危辭也利貞以人事言戒辭也
天疑初終就時言吉亂就世言初吉句須就人事說重終亂邊蓋主天運者甚不得貴成意且與彖傳不合
講文王繫既濟卦彖辭曰既濟者事之既成也似得大亨但時當既濟則盛極將衰適處承平之會常有不測之虞其爲亨已小

矣保濟者於此宜小心謹慎不忘敬天勤民之實守正不失乃爲利焉所以然者濟之初心猶警戒而事不至於怠廢故吉及其終也怠心易生釁隙踣起未有不至於亂者此利貞之戒在既濟爲尤切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孔疏既濟之亨必小者皆亨也但舉小者則大者可知所以爲既濟也且足爲文更有一小字但既疊經文畧足以見故從省也
程傳既濟之時大者固已亨矣唯有小者亨也
本義濟下疑脫小字
蒙引小者亨也謂於事之小者得亨而於大者不得亨也猶所謂小事云吉
存疑小者亨小事亨也如所謂婚媾祭祀起居飲食无關於治亂之數者是也
按小者亨是從亨過來的大者將不亨而小者還得亨非小者方亨或謂小亨是畧畧亨通之意抛却者字未妥上節亨小直作小亨此處既濟下補一小字更明白
講孔子釋彖辭曰既濟而曰亨小者蓋時當既濟豐亨之盛已過而衰微之兆將開其所亨亦僅得其小者耳不可不盡人以維天也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程傳時既濟矣固宜貞固以守之卦才剛柔正當其位當位者其常也乃貞固之義利於如是之貞也陰陽各得正位所以爲既濟

也

本義以卦體言

白雲郭氏曰六爻有應者八卦然應而皆得位者六十四卦獨此一卦而已是知既濟者必在有應必得其位然後可也

中溪張氏曰既濟之道所利者貞謂初九九三九五陽皆居陽六二六四上六陰皆居陰此剛柔各得其正而位當也

蒙引卦辭本義六爻之位各得其正乃卦名之義此則移以釋利貞義又不同矣

蒙引剛柔正而位當取義雖及六爻論事只就一人說正而當位只說個剛柔之正當耳其正當在位上見故其詞若此

淺說得正還位當不過正所從出非兩層

彖傳剛柔正而位當是以卦體釋卦辭

講詞曰利貞者何哉卦之初三五剛位也以九居之則剛正而剛之位當矣二四上柔位也以六居之則柔正而柔之位當矣既不過剛以生事亦不過柔以滋弊皆貞之義也故利

初吉柔得中也

孔疏此就六二以柔居中釋初吉也以柔小尚得其中則剛大之理皆獲其濟物无不濟所以為吉

程傳二以柔順文明而得中故能成既濟之功二居下體方濟之初也而又善處是以吉也

本義指六二

中溪張氏曰初吉者以六二之柔而得下體之中也

蒙引指六二柔中則能持盈而守成謹畏而不怠故吉

存疑柔得中不過於柔也必能保其常故吉彖傳不取九五之陽剛而取六二之陰柔毋亦以九五在上已過乎中六二在下始得其時與

廣義柔得中須照初吉二字說是追其初而言柔本能善得中則益善

講詞云初吉者以六二居既濟之初柔而得中有持重之心而无衰弛之失所以能成既濟之功而吉也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程傳天下之事不進則退无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无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九五之才非不善也時極道窮理當必變也聖人至此奈何曰唯聖人為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也堯舜是也故有終而无亂

中溪張氏曰卦曰終亂彖曰終止則亂非終之能亂也於其終而有止心此亂之所由生也

建安邱氏曰古今治亂之變何有窮也治極生亂亂極生治此雖天運實人事也人之常情處无事則止心生止則心有所怠而不復進此亂之所從起處多事則戒心生戒則心有所畏而不敢肆此治之所由兆治亂者天也所以制其治亂者人也彖曰終亂而傳曰終止則亂止則亂矣不止亂安從生玩一止字則知夫子之於贊易也其旨深矣

雙湖胡氏曰文王卦辭初吉終亂之云不過如泰後則否之類

濟則反爲未濟耳非有他也夫子釋之則曰終止則亂盖止之
一字卽雜卦所謂旣濟定也之義蓋旣濟之陰陽各歸其家易於
伏而不動履其運者若一切止而不爲則亂之所由起矣此又夫
子之旨也然則知之何而可亦曰剛雖止位雖當而氣極之運不
可使一息或停譬之人身心火旣降腎水旣升可謂一身之旣濟
矣然善於康濟者豈可使升者不降降者不升必如所謂靜極復
動動極復靜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而循環无端焉而後可耳此夫
子終止則亂之微意也
〔案〕引其道窮者治極生亂亦極則變之理也
〔存疑〕終止二字最有意思言於終而有止心所以致亂此其彌縫
困窮也

〔集說〕止者苟安偷惰之心全无謹飭的念頭止與象中相反焉得
不亂
〔援註〕蔵止以進修言論理亦是進修二字覺泛中溪云止心懈弛
止而不爲總是苟安偷惰之意象傳數節皆釋卦辭終止
當屬上六程傳言九五未是
〔困疑〕止就心言則字語氣極緊其道指治道窮卽亂意
〔援〕道字只泛言理不必實填治道或云濟道亦未安
〔講〕又云終亂者於其終而有止心止則因循怠惰紀綱法度日以
廢弛而馴至於亂矣其亂也蓋其道固當至於窮也雖曰天運
實由人事可不以利貞爲兢兢乎
象曰水在火上旣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疏〕孔疏云飲食以之而成性命以之而濟不是正意只就水火相
濟說
〔程傳〕水火旣交各得其用爲旣濟時當旣濟唯慮患害之生故思
而豫防使不至於患也自古天下旣濟而致禍亂者蓋不能思慮
而豫防也
〔臨川吳氏〕曰時雖旣濟凡事當慮其後患而爲之先備有備則无
患思者慮其後也豫者爲之於其先也
〔進齋徐氏〕曰旣濟雖非有患之時而患每生於旣濟之後君子於
此愼思而豫爲之防則不至於患矣
〔存疑〕坎水在上離火在下水得火而成烹飪之功火得水而功有
所施是各得其用也水火相交各得其用而事所由以濟故曰旣

濟
〔要解〕仇滄柱曰思患以心言豫防以法言
〔集解〕程敬承云患生於无每隱而不及覺故貴於思思者思其終
也亦猝而不及持故貴於防防者防其始也只憂勤便是豫也天
下原无必可防之法
〔大疑〕工夫都在豫防內見不防不豫思亦无益
〔援〕取象是言所以爲旣濟思患豫防是因旣濟如此非始求所以
濟也
〔講〕孔子釋大象曰坎水在離火之上水得火而成烹飪之功火得
水而功有所施相濟爲用旣濟之象也君子以患生於防之不
豫故當旣濟之時逆思及後患而豫爲之防則有備无患濟可

長保矣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按】註既作涉水說始濟未涉於險故曳輪而濡尾

【程傳】初以陽居下上應於四又火體其進之志銳也然時既濟矣進不已則及於悔咎故曳其輪濡其尾乃得无咎輪所以行倒曳之使不進也獸之涉水必揭其尾濡其尾則不能濟方既濟之初能止其進乃得无咎不知已則至於咎也

【本義】輪在下尾在後初之象也曳輪則車不前濡尾則狐不濟既濟之初謹戒如是无咎之道占者如是則无咎矣

朱子曰曳輪濡尾是只爭些子時候是欲到與未到之間不是不欲濟是要濟而未敢輕濟

臨川吳氏曰既濟之初可以濟而守正不遽濟也如車將濟水而曳其輪狐將濟水而濡其尾雖不遽濟而終可濟故无咎

【按】此云車濟水常解但泛言車行

西溪張氏曰輿以輪而行曳其輪則不前不極行也獸必揭其尾而後濟濡其尾則不掉不速濟也初以剛居剛而應乎四常濟之始勇於上進故以此戒之

蒙引雖當既濟之時尚在既濟之初志意猶未至於盡隳綱紀猶未至於盡弛苟能謹懼猶可无咎。曳輪濡尾亦言其凜凜之心有若此者若眞輪曳則車不能前矣若眞濡尾則狐不能濟矣所謂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也此只言其謹戒不虞之象有若此其亡其亡亦是此意。无咎謂能保其濟也臨川謂不遽濟而終可濟此說未好蓋已是既濟了非緣此方得濟也

【按】臨川所云是濟水之濟非既濟之濟

【存疑】只就初上說道理於爻義无取

【去疑】狐涉水以尾探若水深至浸其尾便不涉兩象微有分總是不輕進的樣子非眞不進也眞不進便是止了如何得吉

【按】舊云揭尾此云尾探未知孰是照未濟濡尾看則尾探之說似添設

【隨錄】周公繫初爻曰陽剛居既濟之初能自守者凡所作爲皆長顧却慮而不敢輕動如車將行而曳其輪非不能進不遽進也狐將涉而濡其尾非不能濟不遽濟也占者如是則得持盈守成之道可以保其濟而无咎也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程傳】既濟之初而能止其進則不至於極其義自无咎也

【存疑】言當既濟而能戒謹理當得无咎也

【去疑】无咎曰義見非倖致意非是解曳輪許可語耳濡尾可互見也

【蒙引】孔子釋初象曰車以輪而行能自曳之則不急於行不至顛車覆轍初之任事愼重如此以義度之自无咎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按】王註謂稱婦者以明自有夫而它人侵之也茀首飾也與程傳不同

【程傳】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

也然五旣得尊位時已旣濟无復進而有爲矣則於在下賢才豈有求用之意故二不得遂其行也自古旣濟而能用人者鮮矣以唐大宗之用言尙怠於終況其下者乎於斯時也則剛中反爲中滿坎離乃爲相戾矣人能識時知變則可以言易矣二陰也故以婦言茀婦人出門以自蔽者也喪其茀則不可行矣二不爲五之求用則不得行如婦之喪茀也然中正之道豈可廢也時過則行矣逐者從物也從物則失其素守故戒勿逐自守不失則七日當復也卦有六位七則變矣七日得謂時變也雖不爲上所用中正之道无終廢之理不得行於今必行於異時也聖人之勸戒深矣

本義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而九五居旣濟之時不能下賢以行其道故二有婦喪其茀之象茀婦車之蔽言失其所以行也然中正之道不可終廢時過則行矣故又有勿逐而自得之戒

中溪張氏曰婦二也茀所以蔽車者婦人出門必有茀自蔽而後行詩云翟茀以朝是也二應在五以五溺於二柔未卽應也故有喪茀之象

雲峯胡氏曰五雖與二應而不汲汲於求二者處旣濟之時剛中反爲中滿故也二欲自行其道不可得矣然五雖不汲汲於二二守中正之道亦不汲汲然逐之數極則必變道窮則必通不然喪但失其在外者逐則失其在我者矣震六二亦曰七日得皆自二反覆數之歷七數又値二是二之所以爲中正者固存也中正可久廢哉

彖引六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以常理度之宜得行其志也奈九五居旣濟之時治功旣成而怠心生不能下賢以行其道二旣不爲五之求用則其志不能以自行有如婦之喪其車茀而不能行者然中正之道不可終廢故旣濟之極終有時而過中正之道終有時而行是爲婦雖喪茀然不待追求之至於七日而自得也七日言不久也十則終辭三則尤近

困疑得處全從勿逐來逐則反未必得矣

按喪茀以所處之時地言勿逐七日得乃二之所能也所以然者爲其以中道自守在占者當以勿逐自戒

講周公繫二爻曰二文明中正上應於五宜得以行其志但九五居旣濟之時狃於治安而忽於任賢故不見用而志不得行如婦之喪其所蔽之茀而失其所以行也然不必汲汲求行久當見用如所喪之茀不必追求至於七日而自得也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程傳中正之道雖不爲時所用然无終不行之理故喪茀七日當復得謂自守其中異時必行也不失其中則正矣

存疑惟其中道故勿逐七日得中正之道不可終廢故也

明訓中道作推原說

按七日上當依程傳用喪茀字中從爻位看出

講孔子釋二象曰二之能勿逐七日得者以其得中道而有濟時之具也含二則无可任故終當見用如喪茀之七日得也旣可得安用逐乎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圈註疏謂居衰末而能濟是照下以憊爲衰然憊只是勞非衰也

則此節說衰末亦不合

程傳九三當旣濟之時以剛居剛用剛之至也旣濟而用剛如是乃高宗伐鬼方之事高宗必商之高宗天下之事旣濟而遠伐暴亂也威武可及而以救民爲心乃王者之事也唯聖賢之君則可若駭威武忿不服貪土地則殘民肆欲也故戒不可用小人小人爲之則以貪忿私意也非貪忿則莫肯爲也三年克之見其勞憊之甚聖人因九三當旣濟而用剛發此義以示人爲法爲戒豈淺見所能及也

本義旣濟之時以剛居剛高宗伐鬼方之象也三年克之言其久而後克戒占者不可輕動之意小人勿用占法與師上六同

建安邱氏曰鬼方幽遠小國也蒼頡篇云鬼遠也三近坎體有鬼方之象離爲戈兵有伐之象

東谷鄭氏曰九三以剛陽處欲變之位剛陽則鋭於有爲欲變則動而之外內治已濟必欲用陽剛以求功於外者故爲之戒曰以高宗之盛而伐鬼方猶三年而後克之其可用小人而啓多事之源於无事之世捨內治而倖邊功者皆小人啓之也

雲峯胡氏曰三居離明之極上在坎險之外故有高宗伐鬼方之象或是高宗伐鬼方嘗占得此爻故引之以爲象本義以爲六爻皆警戒意然則此亦爲九三戒也三居離終火性易燥兌復以剛居剛聖人惟恐其失之躁動也故曰高宗之伐鬼方也宜若易然然且三年克之其不如高宗者可知矣小人勿用用小人則有躁動之失故也三代之兵未嘗用一小人用小人是平一亂而生一亂也聖人此意甚微故於初則勉其戒謹於二則戒以勿逐於三則戒以小人勿用蓋於旣濟之時惟欲其持重緩進當如未濟之時

蒙引九三以剛居剛高宗伐鬼方之象也蓋高宗當殷道之盛而興伐國之師是旣濟而用剛也然必三年而後克之見用剛要在得已則已也小人勿用不可用以伐國也小人而用以伐國勝則有殺人屠城之酷不勝則爲輿尸塗地之凶故不可用

按東谷謂小人啓多事之端是說未伐之先勿聽小人而開邊釁蒙引是說伐時勿用小人將兵東谷似優蒙引或因本義與師

上六同故截斷講然不可泥

困疑據文氣宜就君講據爻位宜就臣講爲妥

按借事取象只見不可過於用剛意指定君固不是指定臣而以小人爲三亦非也

要解仇滄柱曰旣濟上三爻猶泰上三爻有向衰之漸故取高宗事不爲五而屬三然都是借此象以証爻不是以九三作高宗亦不是高宗用九三九三只是箇爻辭不是箇人

按此說甚活

講周公繫三爻曰三以剛居剛當旣濟之時與止爲慮內治將終而或勤於遠略然險阻不前難以驟克有高宗伐鬼方至三年方克之之象夫以高宗之賢主伐鬼方之小國猶必遲之又久

而後成功用兵之難如此若用小人輕啓兵端去患可勝言乎

故小人必在所勿用也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程傳]言憊以見其事之至難在高宗爲之則可无高宗之心則貪忿以殃民也

[或問]三年克之憊也以言用兵是不得已之事以高宗之賢三年而克鬼方亦不勝其憊矣朱子曰言兵不可輕用也

[臨川吳氏]曰憊言用力之疲困以見克之之難而用兵非美事也

[蒙引]憊謂勞力費財之甚也正本義所謂言其久而後克戒占者不可輕動之意

[折中]案三年克之不必指高宗言只在行師上說道理見不可輕用也

[按]三年克之原連上文作一句如何不指高宗只是借高宗爲象當言外提開耳高宗是虛象用兵却是實象既濟之時易開邊釁故以示戒

[按]孔子釋三象曰伐必待三年後克者言師老財匱亦已憊甚也兵可輕舉乎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王註]繻宜曰濡衣袽所以塞舟漏也履得其正而近不與三五相得夫有隙之棄舟而得濟者有衣袽也

[程傳]四在濟卦而水體故取舟爲義四近君之位當其任者也當既濟之時以防患慮變爲急繻當作濡謂滲漏也舟有罅漏則塞

以衣袽有衣袽以備濡漏又終日戒懼不怠慮患當如是也不言吉方免於患也既濟之時免患則足矣豈復有加也

[本義]既濟之時以柔居柔能預備而戒懼者也故其象如此程子曰繻當作濡衣袽所以塞舟之罅漏

[朱子]曰六四以柔居柔能慮患預防蓋是心低小底人便能慮事柔善底人心不麤慮事細密剛果之人心麤不解如此

中溪張氏曰六四出離入坎此濟道將革之時也濟道將革則罅漏必生於此四坎體也故取漏舟爲戒終日戒者自朝至夕不忘戒備常若坐敝舟而水驟至焉斯可以免覆溺之患

[雲峯]胡氏曰九三以剛居剛易失之躁故以高宗三年克鬼方之象戒之六四以柔居柔自有能豫備而戒懼之象矣譬如乘舟者不可以无繻而忘衣袽亦不可謂衣袽已備遂恝然不知或水浸至而不知則雖有衣袽不及施矣備患之懼不失於事前而處患之念又不忘於頃刻此處既濟之道也

[蒙引]六四既濟之時以柔居柔思慮之至能預備而戒慎者也故爲繻有衣袽終日戒之象細分之預備貼繻有衣袽意戒懼貼終日戒意實則一事也衣袽即戒備之具終日戒終日預備也

[按]衣袽終日戒蒙引作一事說極是王輔嗣謂以不親而得合者終日戒也作兩意看不可用字彙袽緼絮當是敝衣所着之絮也古无木棉在今日猶言破套之類耳

[鄭]周公繫四爻曰六四柔而得正當濟之時敬慎之至故時雖无患而所以預備者不敢忽患已有備猶恐備之不密而戒懼不

敢忘猶乘舟者恐其舟之破漏濡濕而有衣袽之備且終日戒懼恐漏至俄頃而不及覺不以有衣袽遂忽然自安也此處既濟之道也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疏孔疏謂疑三五程傳不同

程傳終日戒懼常疑患之將至也處既濟之時當畏愼如是也

平溪張氏曰人之於事惟其有所疑於心然後能思所以處之此君子所以必思患而預防之也

存疑常恐禍患之至此四之所疑也故濡衣袽終日戒以防備之易說凡人只是自信无事所以有事若此念不敢安然自信擬謀出萬全心中自覺得有許多可疑可畏出來戒心終无已時

按此疑字是好一邊卽思患預防之心也

謂孔子釋四象曰四之終日戒者豈漫爲无益之憂哉誠以患生不測其心實有所疑懼而然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孔疏牛祭之盛者也禴殷祭之名祭之薄者也九五居既濟之時而處尊位物既濟矣將何爲焉其所務者祭祀而已祭祀之盛莫盛修德九五履正居中動而不妄修德者也苟能修德雖薄可饗假有東鄰不能修德雖復殺牛至盛不爲鬼神歆享不如我西鄰禴祭雖薄能修其德故神明降福故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也

按此東西鄰虛說

程傳五中實孚也二虛中誠也故皆取祭祀爲義東鄰陽也謂五西鄰陰也謂二殺牛盛祭也禴薄祭也盛不如薄者時不同也二五皆有孚誠中正之德二在濟下尚有進也故受福五處既極无所進矣以至誠中正守之苟未至於反耳理无極而終不反者也已至於極雖善處无如之何矣故爻象唯言其時也

本義東陽西陰言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時也又當文王與紂之事故其象占如此象辭初吉終亂亦此意也

或問九五爻以言紂雖貴爲天子祭祀之盛而不若文王之薄祭却可以福祐蓋時之興衰自是如此朱子曰楊子雲云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蓋十六日月雖缺未多更圓以生明

之時畢竟是漸缺去月初雖小於生魄時畢竟是長底時節又問占得此爻則如何曰這當看所值之時如何大意大抵不得便宜

白雲郭氏曰祭之盛者非无誠也然以物爲主祭之薄者非无物也然以誠爲主物過於誠則物盛誠而誠日以衰誠過乎物則誠勝物而誠日以著是也

雲峯胡氏曰東陽也謂五西陰也謂二禴夏祭也雖爲夏本義於爻辭拳拳於時之一字此則曰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六二在下而始得時也時之過如月已望而將晦之時也時之始至如月方弦而將至於望之時也夫文王與紂同此一時也在紂則爲已過之時在文王則爲未至之時也然福在天地間未嘗不以與人非吝於紂而私於文王也文王實有以受之紂自无受之道爾

存疑 郎本義當文王與紂之事一句觀之亦可見爻辭是周公繫若是文王不應自言

身易實義 高忠憲曰此爻說者皆以五不如二故於東西之解穿鑿彌甚不知實受其福只說本爻蓋既濟已過時只宜守儉自守其福不似初吉之時可爲殺牛之祭也離東坎西天然本象何俟他求哉

按此說甚創亦似有理姑存之

集解 亳都在豐邑之東而豐邑則其西也故本義以文王與紂當之

按紂時都朝歌非居亳此只取東西大意而已然本義所云文王與紂似不必用出時講又謂五无以凝命而歸於二亦是罘文

王與紂說終不雅馴不係既濟話頭○既濟到極盛時易於驕侈故以此象示戒

通 周公繫五爻曰九五以陽剛中正爲濟之主但濟道將終若有一滿假之心未免驕侈文治有餘而實意不足不如二當初吉守中正之德文不足而實有餘足以致治象猶東鄰殺牛其祭雖盛反不如西鄰禴祭之薄而能實受其福也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王註 在於合時不在於豐

孔疏 吉大來者非唯當身福流後世

程傳 五之才德非不善不如二之時也二在下有進之時故中正而孚則其吉大來所謂受福也吉大來者在既濟之時爲大來也

亨小初吉是也

按程傳大來二字看得重只是俗言來之太多耳

中溪張氏曰 既濟之後唯恐過盛以祭言之於斯時也豐不如約故東鄰不如西鄰牛不如禴蓋祭而得其時雖禴之薄實足以受其福而吉之大來可知矣

蒙引 彖傳於此只出一時字而爻辭之義自不待多費辭而自明乃知聖人化工之筆非偶然也●吉大來也此正以時言大來自當玩有如川之方至日之方升意其與五之時已過者何如也

存疑 此夫子解爻義言天下之事所貴者時東鄰雖殺牛要不如西鄰之得時也故實受其福曰吉大來蓋盛稱六二之得時蓋以見失時之不可有爲爾

通 時字一說兩下時不同一說直指西鄰禴祭得時作得時體提●禴夏祭也當夏而禴爲得其時若无故殺牛以祭神必不享反不如薄也●此節講依註疏處說似優

通 孔子釋五象曰東鄰之盛不如西鄰之薄者以西鄰之得時也實受其福者以其得時而諸吉之來大而未艾也

上六濡其首厲

程傳 既濟之極固不安而危也又陰柔處之而在險體之上坎爲水濟亦取水義故言其窮至於濡首危可知也既濟之終而小人處之其敗壞可立而待也

本義 既濟之極險體之上而以陰柔處之爲狐涉水而濡其首之象占者不戒危之道也

隆山李氏曰涉水而至於濡尾不害其爲濟也首亦濡則溺矣故厲

誠齋楊氏曰上六以柔懦之資懷亢滿之志居治安之極知已濟大川自謂沒世无風濤之虞矣不知濟其一又遇其一天載而无宿舟求涉而无善游褰裳馮河濡至於首則溺其身可知矣

按誠齋從既濟看出濡首甚有味與程傳不悖只本義以狐言與此不合

中溪張氏曰初九濡其尾而无咎者以既濟之初則吉也上六濡其首而厲者以既濟之終止則亂也

蒙引以全體言則居既濟之極以二體言又在險體之上若以陽剛之資極謹畏之方猶懼不克而乃以陰柔處之不知敬慎是爲

狐涉水而濡其首之象也占者不戒其厲宜矣濡其首卽是厲厲字爲占言

沂東濡其首只是耎𡾟不能自振之象

按此在最上故言首不能濟故言濡本義於初爻濡尾以狐言故此亦云狐然是從未濟看出

天疑就桀紂一輩君看君爲元首故象之

按元首意深說不必用

講周公繫上爻曰既濟之極終亂之時也險體之上危險之甚也上六以陰柔處之不能自振輒胥及溺如狐之涉水而濡其首之象占者不戒危之道也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孔疏何可久者首既被濡身將陷沒何可久長者也

程傳既濟之窮危至於濡首其能長久乎

或問既濟上三爻皆漸漸不好去蓋出明而入險四有衣袽之象而曰有所疑也便是不美底端倪自此已露五殺牛則太自過盛上濡首則極而亂矣不知如何朱子曰然時運到那時都過了康節所謂飮酒酩酊開花離披時節所以有這樣不好底意思出來

集解葉爾瞻云濟何以濡首自以爲濟而怠弛忿勝不至於淪溺不止矣濟不可久所謂終亂也

集說何可久愈見患當預防至此則无及矣

講孔子釋上象曰上之濡首而厲者蓋愼以有終乃爲可久上之自淪陷溺如濡其首危且立至豈能長久乎

合建安邱氏曰既濟合離坎成卦坎在外无險矣故爲既濟合六爻言之內三爻離明也初言曳輪无咎二言喪茀勿逐三言有伐鬼方而克之象此已濟之事也外三爻坎險也在四則有衣袽之戒五則嘆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而上又有濡首厲何可久之訓則既濟爲未濟矣

集解既濟盛時也乃勉以利貞危以終亂聖人獨有深憂焉何哉良以未治易治也既治難保矣故聖人不幸其盛而憂其衰濡尾曳輪謹其始也衣袽曰戒慮其終也喪茀勿逐堅其守也小人勿用防其漸也皆君臣兢兢以保治於既盛者也至於時移勢退又泄泄然人事之不修則福受於西鄰不可挽矣禍成於濡首不可救矣聖人奈何忘憂哉故曰防乎其防是爲易之大用

按三陽三陰之卦水火相交六爻當位卦之最吉者也故以既濟爲名彖言初吉柔得中指六二言當以二爻爲全卦之主既濟之時易溺於晏安彖以初吉終亂示戒而止之一字是喫緊受病處象言思患預防是對症之藥止則不知防患防患則不致止象彖相因爲說與他卦不同初言既濟不可輕動二言雖有所失亦當安靜三言不可啓釁耗力四言時時設備合四爻皆能思患預防者也五時過而衰虛文勝而實意寡上乃終止則亂者爻意亦皆與彖意綰合○思患預防四字可作持身涉世之韋弦逆境順境皆當佩服不忘

未濟䷿坎下離上

程傳未濟序卦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既濟矣物之窮也物窮而不變則无不已之理易者變易而不窮也故既濟之後受之以未濟而終焉未濟則未窮也未窮則有生生之義爲卦離上坎下火在水上不相爲用故爲未濟

雲峯胡氏曰上經首乾坤乾坤之後六卦皆主坎之一陽下經終既濟未濟因坎水取義而亨又皆主離之一陰示終始皆水火相爲用也三陽失位故未濟三陰應三陽而陰又得中所以未濟終於濟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程傳未濟之時有亨之理而卦才復有致亨之道惟在慎處狐能渡水濡尾則不能濟其老者多疑畏故履冰而聽懼其陷也小者則未能畏慎故勇於濟汔當爲仡壯勇之狀書曰仡仡勇夫小狐果於濟則濡其尾而不能濟也未濟之時求濟之道當至慎則能亨若如小狐之果則不能濟也既不能濟无所利矣

通義孔疏訓汔爲盡謂水盡也程傳以汔爲仡仡濟勇於濟也本義訓幾幾濟將濟也三說不同

本義未濟事未成之時也水火不交不相爲用卦之六爻皆失其位故爲未濟汔幾也幾濟而濡尾猶未濟也占者如此何所利哉

臨安鄭氏曰未者有所待之辭未濟非不濟也待時而濟爾

進齋徐氏曰未濟有終濟之理故亨狐能渡水濡尾則不能濟以六居初小狐也汔幾也尾謂初也幾濟而濡其尾則力竭而不能

无所利矣

[?山?氏曰]聖人作易一卦必求所以亨之理在既濟時有既濟之亨未濟時有未濟之亨既濟已然之亨未濟方來之亨又曰坎爲水爲穴爲隱伏物之穴居隱伏往來水間者狐也

[雲峯胡氏曰]小狐汔濟濡其尾未濟之象也无攸利者未濟之占也易不終既濟而終未濟易不可窮故也未濟之時其花未開之春月未圓之夜乎天地不交爲否否不可亨否不通也水火不交爲未濟非不濟也未焉爾故曰未濟亨无他未濟水火之不交而坎男居離女下又男女之交也況既濟下離互坎上坎互離既濟之中互未濟未濟下坎互離上離互坎未濟之中互既濟非唯見時變之相爲反覆而水火互藏其宅復於易中見之

[蒙引]以卦之辭大意謂未濟終必濟故亨然必敬慎乃克有濟若不知敬慎如小狐之汔濟而濡其尾猶未濟也何所利哉此皆以占言小狐汔濟濡其尾占之象也又云小狐勇於濟程傳說似有理

[存疑]小狐汔濟以下戒占之意

[蒙引]文王繫未濟卦彖辭曰未濟者事未成之謂也未濟者將有時而濟故其占可亨然所以致亨之道必老成持重敬始慎終慮出萬全而後克濟如不度其才力果鋭以求進而不謹審以圖成如小狐濟水鋭濟而濡其尾則事終於不濟无所利矣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孔疏]此就六五以柔居中下應九二釋未濟所以得亨柔而得中不違剛也與二相應納剛自輔故於未濟之時終得亨通也

[程傳]以卦才言也所以能亨者以柔得中也五以柔居尊位居剛而應剛得柔之中也剛柔得中處未濟之時可以亨也

[本義]指六五言

[或問]未濟所以亨者謂之未濟便是有濟之理但尚遲遲故謂之未濟而柔得中又自有亨之道朱子曰然

[建安邱氏曰]未濟非終於不濟欲濟而未爾柔得中謂五以柔而得中位也

[蒙引]六五柔得中則能小心慎密而未濟者以濟矣故亨慎密則績終矣亨何如也

[玉疑]柔則能順中則得宜

[通]孔子釋彖辭曰詞曰亨者卦體六五柔而得中不惟小心謹慎又且處置得宜故能濟天下之事而亨也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程傳]未出中據二而言也二以剛陽居險中將濟者也又上應於五險非可安之地五有當從之理故果於濟如小狐也既果於濟故有濡尾之患未能出於險中也

[朱子曰]小狐汔濟汔字雖與井卦同既曰幾便是未濟未出坎中不獨是說九二爻通一卦之體皆是未出乎坎險所以未濟

[蒙引]此中字與上文柔得中之中不同乃謂水中也與習坎求小得未出中也正類

[程傳]其進鋭者其退速雖勇於濟不能繼續而終之无所往而利

也

[朱子曰]不續終者、是首濟而尾濡不能濟不相接續去故曰不續終也狐尾大濡其尾則濟不得矣

[存疑]不續終是對汔濟言謂始焉汔濟終也不濟是雖有其始不續其終也只是濡其尾无攸利

[蒙引]不能慎終如始之說似太深

[孔疏]雖不當位剛柔應者、重釋未濟之義凡言未者、今日雖未濟後有可濟之理以其不當其位故即時未濟剛柔皆應足得相拯是有可濟之理故稱未濟不言不濟也

[程傳]雖陰陽不當位然剛柔皆相應當未濟而有與若能重慎則有可濟之理二以汔濟故濡尾也卦之諸爻皆不得位故爲未濟

雜卦云未濟男之窮也謂三陽皆失位也斯義也聞之成都隱者

[朱子曰]張敬夫說伊川之在涪也方讀易有箍桶人以此問伊川不能答其人云三陽失位伊川當是不知此語火珠林上已有蓋伊川未曾看雜書所以被他說動了

[馮氏去非曰]六爻雖不當位而剛柔皆應苟能協力以濟可以致亨未濟者終濟矣

[建安邱氏曰]六爻剛居陰位柔居陽位雖未當位而一陰一陽各相應上下協力故終有出險之功也

[蒙引]雖不當位剛柔應也分明是說始雖不濟終必濟也蓋卦之六爻皆失其正位故爲未濟然六爻皆以剛柔相應則又有互相爲用之道是有終濟之理也

[存疑]初三五皆以柔居剛二四上皆以剛居柔雖不當位而爲未濟然初柔與四剛相應二剛與五柔相應三柔與上剛相應剛柔相應相交爲用則終於濟矣

[會解]既曰柔得中又有不續終之戒可見濟事无可輕忽之時既曰不當位又著剛柔應之善可見得人无不可濟之事

[去疑]未出中與不續終緊相呼應末二句是就不好中尋出個好來

[按]未出中不續終是解小狐汔濟三句卦辭剛柔應又是挽回上亨字意常說皆主終能濟只繳本節姑從之

[蘊]未濟固可亨矣何云小狐汔濟也蓋事之將濟如狐之汔濟尚尙險中而未出將濟未濟之時也此時正須謹始圖終以祈永

濟斯爲利耳乃曰濡其尾无攸利者進銳退速始勇於濟不能繼續以終之也然天下事豈終於不濟已乎己之才雖偏要在得人以制其過補其不及卦之六爻雖不當位幸其剛柔皆應可與同心協力而終有濟矣此見未濟之必亨人可不敬慎以續終哉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程傳]水火不交不相濟爲用故爲未濟火在水上非其處也君子觀其處不當之象以慎處於事物辨其所當各居其方謂止於其所也

[本義]水火異物各居其所故君子觀象而審辨之

建安邱氏曰辨物如火之明居方如水之聚猶火在天上大有亦

以類族辨物言之其義可見

雲峯胡氏曰水火異物故以之辨物水火各居其所故以之居方

開封耿氏曰既濟未濟之所以不同者分定與亂耳故君子愼辨物使物以羣分愼居方使方以類聚如此則分定不亂而爲既濟矣

白雲郭氏曰水火不交不相爲用所以爲未濟亦猶天地不交之爲否也物之有可辨者如水火之性是也居方者猶居上居下是也君子觀未濟之象而愼於辨物居方者欲其所居各得交濟之道毋若火在水上而不相爲用也不然則物之各止其所君子何愼之有

蒙引火在水上火不能熱乎水水不受火之熱水火不交不相爲用未濟之象也其云水火異物各居其所乃爲下文辨物居方而生故露出異物字與所以爲未濟之象者無預。辨物居方所該甚廣蓋君臣上下大小各止其所之意不必言所以濟未濟也。本義云水火異物各居其所故君子觀象而審辨之非專指審辨水火也承異物字而云也

存疑水火異物各居其所君子愼辨夫物之異使之各居其方所以體易也。水火異物各居其所不相混雜也辨物居方辨其異使各居其所亦不相混也水火異物各居其所者天地之辨物居方君子以辨物居方王者承天意以從事贊天地之化育也

按蒙引謂不必言濟未濟也存疑謂與未濟不甚貼恐非經旨歟氏以分定不亂可以爲既濟郭氏又以辨物居方爲各得交濟

之道二說不同然皆與未濟綰合可玩

表旨火在水上失其所居不相濟爲用未濟之象也君子以天下未濟物之倒置易位者多矣於是當愼以辨之務使類族貴賤尊卑上下置於所宜居之方則各止其所各安其分而世可濟矣

困疑物兼人物倫物等項工夫都在辨內居方不過分別審欲其相濟

按此二條言濟與耿氏之說相合但本義中无此意不敢遽從。辨物居方一串說愼字貫耿氏似乎分亦未當

講孔子釋大象曰火在水上水火不交不相爲用未濟之象也君子以水火異物各居其所推之天下之物莫不各有所居之方也爲之愼辨其物而使之居於其方內外上下各止其所貴賤大小不混其倫亦如水火之不相雜也

初六濡其尾吝

程傳六以陰柔在下處險而應四處險則不安其居有應則志行於上然巳既陰柔而四非中正之才不能援之以濟也獸之濟水必揭其尾尾濡則不能濟濡其尾言不能濟也不度其才力而進終不能濟可羞吝也

本義以陰居下當未濟之初未能自進故其象占如此

進齋徐氏曰既濟初濡其尾无咎未濟初濡其尾吝者既濟之初才剛足以有濟又下卦離體明也明則知緩急之宜而不急濟又苟知緩濟之義則雖濡尾亦終濟矣故无咎未濟之初才柔不足以濟又下卦坎體陷也陷則昌險以進而急於求濟不知未濟之

義則至於濡尾而不能濟矣故可吝

雲峯胡氏曰以陽居陽當旣濟之初而濡其尾時可濟不敢輕濟矣故无咎初以陰居陽當未濟之初而濡其尾時未可濟不能自濟也故吝

林氏栗曰卦言无攸利而爻言吝者以在下二卦之初其失未遠也故係之以憂虞爾

存疑以陰則无能濟之才居下則无可振之勢當未濟之初又非可進之時以是才是勢而當是時則不能有濟如狐涉水而濡其尾吝之道也占者如是亦可羞矣

按存疑但以不能濟爲吝而時講多云冐進而不能濟爲可羞吝是本程傳○照下文看須用冐進意方爲不知敬不然便只是苟安○旣濟濡尾是謹戒之狀若將濡尾虛象也此是冐進勢將濡尾實象也故有无咎與吝之分

圖周公繫初爻曰初六以陰居下又當未濟之時才勢與時无一可者乃不自度而冐進求濟若狐之涉水而濡其尾終於不濟而已占者如是可羞吝也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程傳不度其才力而進至於濡尾是不知之極也

本義極字未詳考上下韻亦不叶或恐是敬字今且闕之

朱子曰極字猶言極則又曰猶言界至之謂或云當作拯字

雷氏曰初六知始之欲濟而不知終之不能續故曰亦不知極也極則終窮之謂

按諸講從本義作敬說去疑獨從程傳愚意欲從雷氏終窮之說蓋謂進而濡尾不知其將來下落如何正言其吝也

圖孔子釋初象曰事必敬始而後可善其終初之濡其尾亦不知敬愼之道致然耳宜其吝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

按註疏謂二用健拯難曳其輪者言其勞與程傳不同

程傳在他卦九居二爲居柔得中无過剛之義也於未濟聖人深取卦象以爲戒明事上恭順之道未濟者君道艱難之時也五以柔處君位而二乃剛陽之才而居相應之地當用者也剛有陵柔之義水有勝火之象方艱難之時所賴者才臣耳尤當盡恭順之道故戒曳其輪則得正而吉也倒曳其輪殺其勢緩其進戒用剛之過也剛過則好犯上而順不足唐之郭子儀李晟當艱危未濟之時能極其恭順所以爲得正而能保其終吉也於六五則言其貞吉光輝盡君道之善於九二則戒其恭順盡臣道之正盡上下之道也

本義以九二應六五而居柔得中爲能自止而不進得爲下之正也故其象占如此

朱子曰坎有輪象所以說輪

節齋蔡氏曰以剛居中上應六五有才濟難者也然以剛應柔易生陵忽之心故能緩其所以行乃得正而吉也

雲峯胡氏曰旣濟初九兼濡尾曳輪二象未濟初與二分之初在下當爲尾九剛動當爲輪初濡其尾才柔不能自進二曳其輪剛

居柔而得中能自止而不進也中則无有不正是以貞吉

[纂引]本義云以九二應六五而居柔得中九六字有義九二剛臣也六五柔君也故易有僭逼之嫌然賴其居柔得中故云云爻辭俱不及未濟道理九四六五亦然

[存疑]本義以九二應六五似不見得陵逼之嫌今人說作有陵逼之嫌者蓋因曳其輪貞吉之句爾何也以二應五若无所嫌則聖人當許其進必无曳輪之戒矣今有曳輪之戒故知其應五慮有陵逼之嫌而聖人因之致戒也

[集說]程敬承云曳輪乃其自曳也

[玉疑]曳乃不敢進逼意曳輪便是貞无兩層曳輪全是以正自持審時後動不是一味退縮初濡尾欲進不能也故吝二曳輪能進不欲也故貞吉

[按]曳輪是未濟之象所以爲貞吉者以其緩於未濟而終可濟也或云輪非涉水何以言濟愚謂大意是如此不必拘定涉水爲濟且乘輿濟人輪亦可涉

[通論]周公繫二爻曰九二以陽剛之才應六五柔順之君未免有陵逼之嫌乃以剛居柔恭順退守不冒進以邀功其象猶車之行而自曳其輪者然此二之貞而无不吉也占者如之則亦吉也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孔疏]中以行正者釋九二失位而稱貞吉者位雖不正以其居中故能行正也

[程傳]九二得正而吉者以曳輪而得中道乃正也

[本義]九居二本非正以中故得正也

[纂疏]胡氏曰程子云正有不中中无不正此曰以中故得正易之大義也

[纂引]中以心言正以事言故中重於正九居二本非正宜有僭逼之嫌矣以其居中能自止而不進是因中而得正也故曰中以行正也就人事言是其才勢俱嫌於陵逼然宅心中順而能以義理自約也

[通論]孔子釋二象曰以九居二似乎非正乃得貞而吉者由其在下之中是有中德而見之行事自能安於分義而不敢越乃中以行其正也此所以貞吉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程傳]未濟征凶謂居險无出險之用而行則凶也必出險而後可征三以陰柔不中正之才而居險不足以濟未有可濟之道出險之用而征所以凶也然未濟有可濟之道險終有出險之理上有剛陽之應若能涉險而往從之則濟矣故利涉大川也然三之陰柔豈能出險而往非時不可才不能也

[本義]陰柔不中正居未濟之時以征則凶然以柔乘剛將出乎坎有利涉之象故其占如此蓋行者可以水浮而不可以陸走也或疑利字上當有不字

[[illegible]陽劉氏曰]六三居險之極未能出險而陰柔失位才不足以濟又求進焉凶可知矣烏能涉夫難乎既曰未濟征凶又曰利涉大川文義相背本義或疑利字上有不字爲得之大抵未濟下三爻

皆未能出險三與初爻皆陰柔才不足以濟險九二剛中才足以濟險時未可進守貞則吉以此推之三非利涉可知矣

雲峯胡氏曰既濟六爻不出卦名未濟六三卦名獨見蓋爻俱失位初上處无位之地中二四五爻皆曰貞吉獨於六三曰未濟征凶豈非未濟之時以征則凶而以居貞則吉乎況未濟之時惟剛乃克有濟故九二九四貞吉上九无咎如六三陰柔又不中正未濟終難濟矣故以征則凶亦不利涉大川也

蒙引六三陰柔不中正无才无德居未濟之時又非其時故爲未濟而征則凶也然以柔乘剛與所謂以剛乘險者不同將出乎坎與所謂未出中者不同故獨爲利涉大川也此據本義前說而繹其義如此。或疑利字上當有不字此說亦甚有理

存疑陰柔不中正才德俱劣也居未濟之時不足以濟故其占征凶然以六三之柔乘九二之剛以虛乘實有舟楫之象居坎體之上將出乎坎水有濟川之象故其占利涉大川。此爻最難看既曰征凶又曰利涉大川前後相反矣今爲之說以貞凶爲濟事之占涉川爲濟水之占於本義可以水浮不可陸走之說亦无不通

辨註疏謂二能拯難而已比之載二而行何憂未濟蒙引有云以柔乘剛一說謂以六居三一說謂六三乘九二易无有就一爻上取乘意者當是以六三乘九二依此看以柔乘剛與註疏說合亦可從。程傳從應則濟較勝是照不當位剛柔應爲說

折衷征凶是用己之才德不能以濟也利涉是因人之才德可以有濟也

又疑既言征凶又言利涉周公豈固作此矛盾語蓋征者自征涉者乘物明自用必不足用人則有餘

按以涉川爲用人似未確愚謂征是分外求益之事涉川是出險免害之事以六三才弱分外多事則不可在險求出則可備一說

通論周公繫三爻曰六三陰柔不中正是无濟世之才當未濟之時而有往則力小任重鮮不仆矣何以如之然以柔乘剛則得倚仗之人將出乎險則有可進之機若順從乎人以濟時艱則險難可出未濟者轉而濟矣又有利涉大川之象而占可知也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程傳三征則凶者以位不當也謂陰不中正无濟險之才也若能涉險以從應則利矣

臨川吳氏曰未濟諸爻位皆不當而象傳特於六三言之者陰柔居險極也

西川毛氏曰九二九四以不純用其剛故吉而六五又以柔中而亨各因爻取義獨此爻以非其人而居其位也

存疑只是陰柔不中正

又疑位是爻位以六居三爲不當就才德說

按此只申征凶二句不及利涉可見三爻以征凶爲正意而利涉是轉語。程傳取應以明利涉與前象傳合可用

通論孔子釋三象曰三之未濟征凶者濟時之具在於才德陰柔不中正而位不當是无才德也而往以思濟宜其凶矣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

孔疏居未濟之時履失其位所以爲悔但出於險難之外居文明之初以剛健之質接近至尊志行其正正則貞吉而悔亡故曰貞吉悔亡正志既行靡禁其威故震發威怒用伐鬼方也然處文明之初始出於險其德未盛不能卽盛故門三年也五以柔順文明而居尊位不奪物功九四既克而還必得百里大國之賞故曰有賞於大國也

程傳九四陽剛居大臣之位上有虛中明順之主又已出於險未濟已過中矣有可濟之道也濟天下之艱難非剛健之才不能也九雖陽而居四故戒以貞固剛吉而悔亡不貞則不能濟有悔者也震動之極也古人用力之甚者伐鬼方也故以爲義力勤而遠伐至於三年然後成功而行大國之賞必如是乃能濟也濟天下之道當貞固如是四居柔故設此戒

本義以九居四不正而有悔也能勉而貞則悔亡矣然以不貞之資欲勉而貞非極其陽剛用力之久不能也故爲伐鬼方三年而受賞之象

誠齋楊氏曰既濟伐鬼方而憊其憊者既濟之世利用靜也未濟伐鬼方而得其賞者未濟之世利用動也

雲峯胡氏曰爻言貞吉者三九二剛中中則正矣言貞吉而不言悔亡五柔中故貞吉无悔九四不中故勉之以貞吉而後悔亡言不如是則悔不亡也既濟九三以剛居剛故直曰高宗伐鬼方未濟九四以剛居柔故曰震用伐鬼方震懼也臨事而懼未濟者必

濟矣大抵三四爻皆人位易於乾之三曰終日乾乾夕惕若惕懼也於既濟之四曰終日戒戒懼也此復取震懼之意懼以終始所以爲易之教也

蒙引此非以高宗言乃是人臣事

淵測震震動也震用伐鬼方象其奮迅之功三年有賞象其用力之久伐有成功方受賞克治其私而歸於正方有成功故三年有賞於大國

存疑此爻最難看今人多以變化氣質爲說然易爲人事之占自來无有此說者看來當就治道上說

去疑此爻有就學問說殊與濟時意不合有就君道看把伐鬼方二句作實象終似未妥愚謂宜主大臣濟時講幾於卦義爻義兩合貞字最重吉悔亡只就貞內懸斷如此非指功效也震用二句要見反正之難而不可不勉意伐鬼方象震之勇三年象貞之久賞大國象貞而有得

語類就大臣身分說是但不必以伐鬼方爲實事只是假象用字只作以字看或云用此勇似添設大國當指王國謂歸而受賞於天子或云大國卽鬼方克之則有得故云受賞亦似未妥

蘭岡公槩四爻曰九四以剛居柔恐其畏難避事則不正而有悔也能勉以貞則克殫厥職而吉問心无愧而悔可亡矣然所爲貞者何如時方未濟非可因循以圖必震動有爲且至功深日久乃克有成爲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之象如是則得其貞可以吉而悔亡也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程傳如四之才與時合而加以貞固則能行其志吉而悔亡鬼方之伐貞之至也

臨川吳氏曰近柔中之君其志得行也

沙隨程氏曰震用伐鬼方此大臣贊其興衰撥亂之事

蒙引志行亦不必說濟綠他本不貞而有悔今乃能貞吉而悔亡則其志行矣

存疑當不正有悔之時其志未始不欲得吉而亡其悔也貞吉悔亡則其志得遂矣故曰志行也

淺說時講多以濟時之志得行爲說

講孔子釋四象曰當不正有悔之時其志未始不欲得志而亡其悔乃奮勵功深能貞吉而悔亡則其志得遂也未濟者可以濟矣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疏註疏云付與能而不自役是致孚於人程傳就五言

釋傳五文明之主居剛而應剛其處得中虛其心而陽爲之輔雖以柔居尊處之至正至善无不足也既得貞正故吉而无悔貞其固有非戒也以此而濟无不濟也五文明之主故稱其光君子德輝之盛而功實稱之有孚也上云吉以貞也柔而能貞德之吉也下云吉以功也既光而有孚時可濟也

本義以六居五亦非正也然文明之主居中應剛虛心以求下之助故得貞而吉且无悔又有光輝之盛信實而不妄吉而又吉也

林氏栗曰四應在初故先悔而後亡五應在二故貞吉而无悔

雲峯胡氏曰九四非貞貞吉悔亡勉之之辭也六居五亦非貞貞吉无悔與之之辭蓋五文明之主是爲君子之光虛心以求九二剛中之助是爲有孚此所以爲正吉而又吉也

淺雲峯說有孚是從註疏不合於程傳亦不合於本義

蒙引六五文明之主居中應剛虛心以求下之助所謂貞吉无悔者自此而取所謂君子之光有孚者亦自此而取也但貞吉无悔是舉其善以揜其不善也君子之光有孚吉則又純舉其善而言之非以中上義也觀本義兩又字可見本義以六居五亦非正也亦字承九四言然文明之主居中應剛虛心以求下之助有文明之德又有虛己下賢之善皆正道也故得貞而吉且无悔无悔者其善如此雖有悔不爲悔矣與悔亡不同此貞字是五所自有非本體全无正而却反之於正者故曰无悔而不曰悔亡君子之光見諸外者也有孚存諸中者也審如此則當先有孚矣蓋有孚就道理上說凡其光輝之外見者皆有孚之所在也故象傳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爻辭吉兼有孚而象傳獨言君子之光者言君子之光則有孚在其中矣又云君子之光有孚吉此只就文明之主及居中應剛而取但上云文明之主自其內德之明言此云君子之光則其明發越於施爲之間矣所謂光暉之盛也上云虛心下賢只是一事之誠此云有孚只是見於施爲者一一皆實德誠意之流行也光暉之盛與信實不忘非判然爲二也光暉之盛暢於四肢發於事業也信實不妄只是其暢於四肢發於事

者有一一皆實德誠意之發越也孚雖著於外其實由中出无有
无其實心而有其實事者

[存疑]以六居五而非正是存之於心而施之事未免有不正也然爲文明之主賦性聰明旣有悔悟自新之美居中應剛虛心下賢又有開道啓益之助故能舍惡趨善存心行事能得其正若然則君德修治道成而吉於是乎在矣故无悔然以文明虛中之德而得賢之助豈但貞吉而已哉將見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皆其實德之流行初非聲音笑貌以僞爲於外是爲君子之光有孚也若然則君德極其盛治道極其成吉而又吉矣爻辭純是占象在占中

[按]悔亡以上截下又進一層說光與有孚不是兩項蒙引說好程傳分德與功不必泥。此貞字現成說下文亦不必承貞意

去疑乃專重貞字謂君子之光有孚六字只看做一個貞字申贊上意非兩層其說與蒙存異

[匯]周公繫五爻曰六五以陰居陽疑於不正然爲文明之主居中應剛以獨見之明兼交修之益故能矯偏以歸於正而德以是修治以是成吉而无復悔之可言也由是而暢四肢發事業皆君子之光且光之所著又皆本實德爲宣著而非矯飾於外如此則德益盛治益隆吉而又吉矣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孔疏]君子之德光輝著見然後乃得吉也

[程傳]光盛之有暉暉光之散也君子積充而光盛至於有暉善之至也故重云吉

[按]孔疏乃得吉則乃是上文吉字程傳善之至則是贊其暉與上不同

[本義]暉者光之散也

[蒙引]光統言之也暉者光之散殊一也

[存疑]本義云暉者光之散須看光是如何光之散又是如何大抵就其體統言則曰光就其散殊言則曰暉非有二也禮樂文章昭布乎宇宙皆暉之所在實光之散也

[集解]光而曰暉昭其盛也暉又言吉贊其美也

[講]孔子釋五象曰君子之光非止表一身而吉乃散其暉於禮樂制度之間勳業之盛直與天地爲昭而无不吉也

上九有孚于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按]註疏濡首承飮食不知節說程傳因之本義則取象於狐言註疏以有孚失是爲信任得人故失於是是指濡首其說費力程傳作是非之是

[程傳]九以剛在上剛之極也居明之上明之極也剛極而能明則不爲躁而爲決明能燭理剛能斷義居未濟之極非得濟之位无可濟之理則當樂天順命而已若否終則有傾時之變也未濟則无極而自濟之理故止爲未濟之極至誠安於義命而自樂則无可咎飮酒自樂也不樂其處則忿躁隕獲入於凶咎矣若從樂而耽肆過理至濡其首亦非能安其處也有孚自信於中也失是失其宜也如是則於有孚爲失也人之處患難知其无可奈何而放意不反者豈安於義者哉

本義以剛明居未濟之極時將可以有爲而自信自養以俟命无咎之道也若縱而不反如狐之涉水而濡其首則過於自信而失其義矣

朱子曰未濟卦取狐爲象上象頭下象尾濡首分明是狐過渡而濡其首今象却云飲酒濡首皆不可曉大槩既濟是那日出將晡時候盛了只是向衰去未濟是那五更初時只是向明生聖人當初見這箇爻裏有這個意思便說出這一爻來或是從陰陽上說或是從卦位上說他這個說得散漫不恁地偪拶他他這個說得疏到他密時盛水不漏到他疏時疏得无理會若只要就名義上求他便是今人說易了大失他易底本義周公做這爻辭只依稀地見這個意便說這個事出來大段散漫

建安邱氏曰既言飲酒之无咎復言飲酒濡首之失何也蓋飲酒可也耽飲而至於濡首則昔之有孚者今失於是矣

雲峯胡氏曰既濟三陽皆得位未濟三陽皆失位然既濟初曳輪未濟二亦曳輪既濟三伐鬼方未濟四亦伐鬼方既濟之五反不如未濟之上者以時而言未濟不如既濟之初既濟不如未濟之終也程傳於此二爻發出義命二字本義分言之蓋謂未濟之極將可濟矣自信自養所以俟命也若縱而不反如狐之濡其首則過於自信自養而失其義矣命在天義在我不能自信自樂以俟命非也輕於自信自樂而失我之義亦非也周公繫易於既濟之終以濡其首爲時事之失於未濟之終以濡其首爲人事之失其與民同患之意愈切故於辭愈懼善學易者信不可頃刻不知所懼也

蒙引上九以剛明居未濟之極夫剛明則有能濟之才居未濟之極又値將濟之時占者於此復何爲哉只宜有孚飲酒自信自養以俟天命之自至耳所謂需君子以飲食宴樂正此意也自信以自養自養乃見其自信也非兩事故有於之一字在中而下句便只云有孚矣濡其首有孚失是此又因而戒之懼其幸時之將濟而放縱自恣尤以承乎天命也有孚失是此是字是一大事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聖人都只是教人不失是而已且不但易也傳曰人之處患難知其无可奈何而放意不返者豈安於義命者哉此失是之謂也

存疑即本義自信自養觀之有孚於飲酒是二意

折中上九剛明本无濡首之事特設此以戒占耳大意上是言其能安於命下是戒其當謹於義也

大疑兩有孚宜別上一句恐其不自信而擾於多事故以飲酒示之下一句恐其過信而流於廢事故以濡首警之

瑛本義自信自養則有孚字宜分斷另講於飲酒方分明然蒙引覈出於字自佳畢竟兩自信一邊又本義以飲酒爲自養時講乃謂天下相休養未是沉酋是正意失是是轉語

醫周公繫上爻曰上以剛明居未濟之極時已將濟若過剛而求濟不已反以生患惟自信自養以俟天命之至若有孚於飲酒者然則无欲速僥倖之咎矣然命之在天者固所當安而義之在我者尤所當盡苟任其在天而後然自縱沉溺不返如狐之

濡其首焉則過於自信而失其義之所當然矣有孚而失其是
安能有濟哉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孔疏亦不知節者釋飲酒所以致濡首之難以其不知止節故也
程傳飲酒至於濡首不知節之甚也所以至如是不能安義命也能安則不失其常矣
雲峯胡氏曰既濟以中道離之中也未濟中以行正坎之中也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節所謂中也未濟上九不知節節即所謂中也堯之授舜只是一中字易三百八十四爻只是一時字易於小象之末曰中曰時易之大義畧可見矣末一句亦不知節也不知節者不知隨時以取中也大易教人之意切矣

集解初之亦字承既濟之上爻言此之亦字承初爻之濡尾言
蒙引亦字只是虛口氣不必定有所承以未濟而承既濟尤恐未然
飲酒濡首四字為句則依舊說不作狐之濡首亦可從不知節可照出失是意有孚飲酒固是飲酒而至濡首則亦不知節而失是矣
講孔子釋上象曰事之有是雖其節耳飲酒而至濡首則自信之過无所取裁亦不知節之甚也不知節寧得為是乎
問或問居未濟之時未可動作初六陰柔不能固守而輕進故有濡尾之吝九二陽剛得中得曳其輪而不進所以貞吉朱子曰也是知此大槩難曉又曰大槩未濟之下卦皆是未可進用濡尾曳輪皆是此意六三未離坎體便也不好到四五已出乎險方好

上九又不好了未濟與既濟諸爻頭尾相似中間三四兩爻如損益模樣顛倒了他曳輪濡尾在既濟為无咎在此卦則或吝或貞吉這便是不同了
建安邱氏曰未濟合坎離成卦坎在內猶有險也故為未濟合六爻言之內三爻坎險也初言濡尾之吝二言曳輪之貞三有貞凶位不當之戒皆未濟之事也外三爻離明也四言伐鬼方有賞五言君子之光有孚上言飲酒无咎則未濟為既濟矣
開陽劉氏曰未濟下三爻未濟險初濡尾二曳輪三征凶上三爻已出險矣四志行五有孚吉上有孚飲酒而已既濟吉少凶多未濟吉多凶少然雖吉未嘗不戒也
隆山李氏曰陰陽之氣往來乎天地之間或不能无過差故聖人

作易於頤大過之後繼之以坎離蓋以陰陽之中而救大過之弊也於中孚小過之後繼之以既濟未濟亦以陰陽之交而中者而救小過之弊也
西溪李氏曰上篇首乾坤終坎離下篇首咸恒終既濟未濟亦坎離也天地之道不過於陰陽五行之用莫先於水火上篇首天地陰陽之正也故以水火之正終焉下篇首夫婦陰陽之交也故以水火之交終焉
厚齋馮氏曰乾上坤下離東坎西此先天之易天地日月之四象也故居上經之始終以立造化之體山澤通氣雷風不相射水火相逮此後天之易六子之用也故居下經之始終以致造化之用既濟之後猶有未濟者亦造化之用終則有始也

[illegible]世之所以未濟者以人心之不協而人謀之不臧也然柔得中而時可以亨剛柔皆應而未濟者終以可濟豈非藉人者有以勝於天乎故聖人所以撥亂而爲治易危而爲安者不徒聽其在天之運而實人事有以維於其間也濡尾之吝君子曰不敬濡首之失是君子曰不節未濟征凶君子曰不當非獨天運窮也亦人事失也二之貞而得吉四之貞而受賞五之貞而暉吉非獨天運亨也亦人事得也嗚呼聖人不幸其在天而甚其在人其斡旋造化之深意乎

按三陽三陰之卦水火不交爻不當位故爲未濟然柔中有應可以轉未濟而得濟五爻自當爲全卦之主象卽狐以擬未濟之象而柔中剛柔應是從未濟者出可以濟狹象言辨物居方亦

是因水火不交者出各正其所慈聖人觀理之活有如此內三爻坎險皆未濟初目進不能濟二守正以待時三直言未濟而往則致凶上三爻離明出險皆言能濟四宜震動有爲五則德盛治成光輝昭著以其爲卦之主故深許之上處將濟之時常之以安命勉之以義義則未有不濟者也既濟初吉終亂未濟初亂終吉氣數固有不齊而人事在所當盡既濟不可恃未濟不可諉則於易思過半矣

易經詳說卷三十六終

易經詳說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illegible]之繫辭者凡有二義論字取繫[illegible]爻卦之下故此篇第六章云繫辭焉以斷其吉凶第十二章云繫辭焉以盡其言是繫屬其辭於爻卦之下則上下二篇經辭是也文取繫屬之義故字體從𣪠乂音爲係者取綱係之義卦之與爻各有其辭以釋其義則卦之爻各有綱係所以齊謂之係也夫子本作十翼申說上下二篇經文繫辭條貫義理別自爲卷總曰繫辭分爲上下二篇者何氏云上篇明无故曰易有太極太極卽无也又云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是其无也下篇明幾從无入有故云知幾其神乎今謂分爲上下更无異義有以簡編重大是以

分之或以上篇論易之大理下篇論易之小理者事必不通何則案上繫云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又云藉用白茅无咎皆人言語小事及小愼之行豈爲易之大理又下繫云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豈復易之小事乎明以大小分之義必不可故知聖人旣无其意若欲強釋理必不通諸儒所釋上篇所以分段次下凡有一十二章周氏云天尊地卑爲第一章聖人設卦觀象爲第二章彖者言乎象也爲第三章精氣爲物爲第四章顯諸仁藏諸用爲第五章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爲第六章初六藉用白茅爲第七章大衍之數爲第八章子曰知變化之道爲第九章天一地二爲第十章是故易有太極爲第十一章子曰書不盡言爲第十二章馬季長荀

與姚信等又分白茅章後取負且乘更爲別章成十三章案白茅以下歷序諸卦獨分負且乘以爲別章義无所取也虞翻分爲十一章合大衍之數并知變化之道共爲一章案大衍一章總明揲蓍策數及十有八變之事首尾相連其知變化之道巳下別明知神及惟幾之事全與大衍章義不類何得合爲一章今從先儒以十二章爲定

按孔疏所引何氏上篇明无云云次頗傷穿鑿當去之所分章次與今不盡同

程子曰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繫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如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爲之者或有繪畫爲之

者看時雖自相類然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

本義繫辭本謂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于卦爻之下者即今經文此篇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以其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故无經可附而自分上下云

朱子曰熟讀六十四卦則覺得繫辭之語甚爲精密是易之括例繫辭或言造化以及易或言易以及造化不出此理六十四卦只是上經說得齊整下經便亂董董地繫辭也如此只是上繫好看下繫便沒理會

雙湖胡氏曰繫辭傳中言聖人繫辭者六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繫辭焉以斷其吉凶者凡兩出曰繫辭焉所以告也曰繫辭焉以盡其言曰繫辭焉而命之皆指文王周公卦爻辭言也若繫辭上下傳則是孔子統論一經之卦爻大體凡例如論先聖作易之由則見於包犧氏仰觀俯察及易有太極及河圖洛書數章如論用易之法則見於大衍之數五十章與夫卦爻之剛柔象數之變化三極之道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狀皆搜抉无隱若徒有上下經而无繫辭傳則象數之學不明理義之微莫顯易亦竟无以致用於萬世而適乎仁義中正之歸矣其有稱大傳者因太史公引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爲易大傳蓋太史公受易楊何何之屬自著易傳行世故稱孔子者曰大傳以別之耳

雲峯胡氏曰上下繫各十二章始皆言易簡終皆言易在德行不在言辭示人學易之要深切矣

按繫辭上傳下傳傳字不可忽舊有大傳之稱或直呼爲繫辭誤也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程子曰天尊地卑尊卑之位定而乾坤之義明矣尊卑旣判貴賤之位分矣陽動陰靜各有其常則剛柔判矣事有理也物有形也事則有類物則有羣善惡分而吉凶生矣象見於天形成於地變化之跡見矣

按程子易傳止於六十四卦繫辭傳以下无成書其言之存者各附見於經文之下

本義天地者陰陽形氣之實體乾坤者易中純陰純陽之卦名也

卑高者天地萬物上下之位貴賤者易中卦爻上下之位也動者陽之常靜者陰之常剛柔者易中卦爻陰陽之稱也方謂事情所向言事物善惡各以類分而吉凶者易中卦爻占決之辭也象者日月星辰之屬形者山川動植之屬變化者易中蓍策卦爻陰變爲陽陽化爲陰者也此言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實體爲卦爻之法象莊周所謂易以道陰陽此之謂也

按註疏通是泛論道理不合言及作易本義是以上句說道理下句以易配之故其說不同

韓註乾坤其易之門戶先明天尊地卑以定乾坤之體

孔疏案乾坤是天地之用非天地之體今云乾坤之體者是所用之體乾以健爲體坤以順爲體故云乾坤之體

蒙引天尊在上地卑在下也天在上確然其健一乾也地在下隤然其順一坤也是天地所在卽乾坤所在也尊卑分健順健者自尊順者自卑此理不易者也尊者居上而臨下有健之道卑者居下而承上有順之道本義云乾坤者易中純陰純陽之卦名蓋乾者健也陽之性也坤者順也陰之性也在上可見其健在下可見其順故天地尊卑有乾坤之象天地者陰陽形氣之實體或曰天積氣也地則形也實體對易中法象言也所以兼言形氣而又曰實體程傳曰以形氣而言謂之天本義曰成形之大者爲天則此不可分屬形氣於天地天固有形地亦有氣也

存疑天地者乾坤之形體乾坤者天地之性情言天地則性情在其中曰乾坤以易卦言也

蔡淵天尊地卑重天地不重尊卑

韓註天尊地卑之義旣列則涉乎萬物貴賤之位明矣

張子曰不言高卑而曰卑高者亦有義高以卑爲基亦是人先見卑處然後見高也

鶴山魏氏曰卦畫自下始也位六位也貴賤觀於屯言以貴下賤訟言以下訟上之類可見矣

蒙引本義云卑高者天地萬物上下之位以天地言之天尊地卑其卑高固昭然不易也以萬物言之如山川陵谷之類其卑高亦昭然可覩也動物如人類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類其高卑各有定位也如鳥獸之類則大而犀象微而兔鼠大而鵰鶚微而燕雀其爲類固各有高卑也在植物則楩楠杞梓或干霄蔽日而弱

草僅足以栖塵何莫不有卑高之類也然自其類而言之則又各自有高卑之別焉卑高之所在卽貴賤之所在也易之所以有貴賤者以此貴賤者易中卦爻上下之位也以一卦分二體言則上卦爲貴下卦爲賤以六爻言則初賤而二貴三爻貴於二四爻貴於三五爻貴於四上雖貴而无位亦終是貴爲人上也故大傳曰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則上下體之爲貴賤可知

存疑卑高兼天地人物說天地有高卑人物亦有之在人則有君臣上下在蟻蜂亦有君臣鴻雁亦有次序山川之流峙草木之夭喬莫不有卑高者焉此類不能盡書貴賤舊兼卦爻說今以下章列貴賤者存乎位觀之只就六爻說爲是觀易中如以貴下賤以從貴之類皆是就六爻言无有以上下卦言貴賤者六爻之

位居上者貴居下者賤又有不盡然者若爲成卦之主如屯之初九隨之初九雖居下亦爲貴不可槩以上下論也

韓註剛動而柔止也動止得其常體則剛柔之分定矣

孔疏天地動靜亦總兼萬物也萬物禀於陽氣多而爲動也禀於陰氣多而爲靜也

鶴山魏氏曰天圓而動地方而靜故有常剛爻一三五柔爻二四六也斷因九六之得位失位而斷之也觀於位正當也位不當也之類可見矣

臨川吳氏曰動靜有常以天地之用言天運轉不已陽常動也地塡蕤不移陰常靜也剛柔以卦之奇耦二畫言剛爲奇畫柔爲耦畫斷猶判也剛畫猶陽動之實而一柔畫猶陰靜之虛而二也

蒙引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故凡陽物其性類皆動也陰物其性類皆靜也所以謂之有常者蓋唯其禀性於陽故其動有常唯其禀性於陰故其靜有常也陰亦或有動者然非陰之常陽亦或有靜者然非陽之常也。今以天地萬物觀之如天左旋一日一周而過一度常動也地則亘萬古而常靜也其有震動者乃變異也以日月言日爲陽日則一日一周矣可見其動月雖亦逐日而運行然其行不及日十三度有奇其所以遲者正以其不能如日之動而健故也亦可見其皆爲靜矣至於萬物如人之男女鳥獸之雌雄牝牡之類其爲性之動靜亦槩可驗矣故丈夫有四方志婦人之得其正性者自不輕出閨門雄鳴而雌伏牝鷄不司晨牝馬雖健必弁字牽之逸足而稱蕃之壯者往往必孤羊也斯亦可見陰陽之分動靜而剛柔所由判也斷是自然分判非人斷之也。剛柔之斷繫於動靜之有常者蓋剛者必動而動者決由於所性之剛柔者必靜而靜者決由於所性之柔故曰剛柔斷矣○定者有尊卑各安其分之意位者有高卑以序而列之意斷者有判然不相混淆之意或曰斷有決知其所以然之意亦通大抵字字不苟

存疑陰陽各有動靜然陽以動爲主是動其常也陰以靜爲主是靜其常也故曰動靜有常。剛柔皆兼卦爻說卦傳雖有發揮於剛柔而生爻之說然此似難例論如乾則元亨利貞坤則利牝馬之貞凡卦之屬陰陽者其德自分動靜不容移易

按剛柔斷當依臨川陰陽之畫言甚明存疑兼卦爻是因本義有卦爻字故也乾震坎艮爲陽卦是剛坤巽離兌爲陰卦是柔就卦亦說得。鶴山說斷字深過一層蒙引云斷是自然分判甚好而說剛柔判處未了然

韓註方有類物有羣則有同有異有聚有分也順其所同則吉乖其所趣則凶故吉凶生矣

孔疏方謂法術性行以類共聚同方者則同聚也物謂物色羣黨共在一處而與他物相分別。春秋云教子以義方注云方道也是方謂性行法術也

朱子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伊川說是亦是言天下事物各以類分故有乎易者吉有吉類凶有凶類。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方只是事詶術謂道有善之類惡有惡之類各以其類而聚也又曰

方向也所向善則善底人皆來聚所向惡則惡底人皆來聚物又通天下之物而言是個好物事則所聚者皆好物事也若是個不好底物事則所聚者皆不好底物事也

誠齋楊氏曰聚散異同好惡相攻由是吉凶生焉

東坡蘇氏曰方本異也而以類而聚此同之生於異也物羣則其勢不得不分此異之生於同也

蒙引方謂事情所向言事情善惡各以類聚也如其爲人孝弟則少犯上不好作亂矣又如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是事情所向之善者以類而聚也如紂爲象箸必爲玉杯爲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恠之物而御之是惡之類聚也。一說按本義事情善惡各以類分則只是如仁義忠信孝弟廉耻爲一類

克伐怨欲旅辟邪侈爲一類程子云事有理也物有形也事有理也物有羣也善惡分而吉凶生矣此說勝前。物以羣分者在人類則君子小人各以其類故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元愷用而四凶抵罪孟子謂我退而寒之者至矣。門內有君子門外君子至門內有小人門外小人至。在物則鳳梟必不同棲牛驥必不同食熏蕕不可共器此類可見矣。吉凶生矣吉凶生於善惡也

存疑凡人作事便有個情意計度他故曰事情作善事則其情向於善作惡事則其情向於惡故曰事情所向事情向於善則與向善人爲類事情向於惡則與向惡人爲類故曰方以類聚事情向於善則吉自此生矣事情向於惡則凶自此生矣。類聚然後羣分若不類聚無緣羣分如黍稻菽麥同貯一器則彼此混雜都無分別惟黍做黍稻做稻菽做菽麥做麥各隨類分貯則黍與稻別菽與麥別其羣隨分矣。方亦可言羣分物亦可言類聚今云然者互見也故本義只言各以類分。此吉凶是就人相與處上取謂與善人相處則吉與凶人相處則凶言人當愼所與處也

辨疑駁蒙引諸說而以愼所與處爲主亦只說得一邊蒙引說自不可廢當兼看。本義事物善惡各以類分於上句用類字於下句用分字只是隨文用之可以互見亦非爲二句合說起見。常說將事字屬方以類聚物字屬物以羣分極爲明妥事有聚即有分故本義云各以類分也。方以類聚猶云做好事的只做好事做不好事物以羣分猶云好人只

與好人爲伴惡人只與惡人合夥。吉凶是卦爻占決之吉凶如何不兼物存疑謂禽獸雖言吉凶非也易中就禽獸言吉凶者多矣禽獸有善有惡便是吉凶

韓氏註象況日月星辰形況山川草木也懸象運轉以成昏明山澤通氣而雲行雨施故變化見矣

朱子曰變化是易中二爻之變化

東坡蘇氏曰天地一物也陰陽一氣也或爲象或爲形所在之不同故云在者明其一也象者形之精華發於上者也形者象之體質留於下者也

臨川吳氏曰變化非因形象而後有也變化流行非形象則无以見故因形象而變化之迹可見也日月星辰象也山川動植形也

象陽氣所爲形陰氣所爲然陽中有陰則日星陽也月辰陰也陰中有陽則山陰而川陽然陰陽又未嘗不相錯而各自爲陰陽也

蒙引陰陽一氣也在天則成象在地則成形而成象成形各自有變化也以成象之變化言之如日月之往來寒暑之交代雷霆雨露之或作或止之類皆是也以成形之變化言之如山川之或氣噓而品物流行或氣吸而品物歸根如水之往者過來者續或爲潮或爲汐如動物之有作息植物之有榮瘁之類皆是也但本文變化二字是指蓍卦象形在實體之變化也其理一也故曰變化見矣謂陰陽變化見於此矣或泥東坡謂就兩在字見得變化意非也天地萬物有千變萬化依其說則只有一變一化而已矣且下文本義云此變化之成象者又曰此變化之成形者是成

象成形各有變化矣所謂變化者易中蓍策卦爻陰變爲陽陽化爲陰者也不可不分蓍策與卦爻爲二本義以蓍策冠諸卦爻之上者以此卦爻是蓍策中之卦爻也不然卦爻爲易之體蓍策爲易之用當先言卦爻而後蓍策矣其以蓍策冠上者正以易中蓍卦言卦爻本无變化其變化者皆是蓍策中陰陽老少之爲也

存疑天積氣爾故在天者只成個象象是形象非有實質也觀日月星辰而風雷露之類可見地有實體故在地者皆成形非若在天者无實體也觀山川動植之類可見矣

按變化本是說蓍策卦爻之變化而於天象地形之內言變化者
　見補出以起下句耳勿泥看

涑水司馬氏曰乾坤定於天地貴賤陳於尊卑剛柔斷於動靜吉凶生於萬物變化見於形象皆非聖人爲之也天地之判陰陽之交本自有之而聖人準之以爲教爾

朱子曰天尊地卑上一截皆說面前道理下一截是說易書聖人做個易與天地準處如此如今看面前天地便是他那乾坤卑高便是貴賤聖人只是見成說這個見得易是準這個若把下面一句說做未畫之易也不妨然聖人是從那有易後說來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觀天地則見易矣問此第一章第一節蓋言聖人因造化之自然以作易曰論其初則聖人是因天理之自然而著之於書此是後來人說話又是見天地之實體而知易之書如此如見天之尊地之卑却知得易之所謂乾坤者如此如見天之高地之卑却知得易之所分貴賤者如此又曰此是因手著之象

以見至微之理又曰上句是言造化之實體以明下句易中之事

雲峯胡氏曰此非是因有天地而始定乾坤乃是觀天地即見易也蓋乾坤之卦未畫觀之天尊地卑乾坤之位已定矣貴賤之位未齊觀天地萬物之卑高卦爻之貴賤已位矣易未有卦爻則未有剛柔之稱也天地間陽者常動可見其爲剛陰者常靜可見其爲柔矣易未有爻位則未有吉凶之辭也天地間事事物物善惡各以其類而分善者可知其爲吉惡者可知其爲凶矣未有蓍卦固未見所謂陽變陰陰化陽也天成象地成形蓍卦之變化已於此乎見矣此一節言畫前之易固如是也

蒙引乾坤以卦言貴賤以爻位言剛柔總卦爻言吉凶以卦爻之占言變化則蓍策中卦爻之變也數段自有次第始於乾坤體之

立終於變化用之行也○此一節是夫子從有易之後而追論太
未有易之前以見畫前之有易也夫易有乾坤有貴賤有剛柔有
吉凶有變化然此等名物要皆非聖人鑿空所爲不過皆據六合
中所自有者而摸寫出耳觀夫天地之尊卑則易之乾坤定矣蓋
天地所在即乾坤所在也觀夫天地萬物之有卑高則易之貴賤
位矣蓋卑高所在即貴賤所在也觀夫陽物之常動陰物之常靜
則易之剛柔斷於此矣是動靜所在即剛柔所在也觀夫事之以
類而聚物之以羣而分則易之吉凶生於此矣是事物善惡所在
即吉凶之所在也觀夫在天者之成象在地者之成形則易之變
化見於此矣是象形所在即變化所在也是易雖未作如易中許
多物事則色色皆已備於六合之內先儒所謂天地間元有一部

易書開眼即見者也此條本意是如此○本義云此言聖人作易
因陰陽之實體爲卦爻之法象或者誤認以因陰陽之實體爲貼
天尊地卑等句爲卦爻之法象爲貼乾坤定矣等句不知此乃朱
子總會出本文大意而發之亦不可分貼本文也至於莊周所謂
易以道陰陽者亦言易非有他只是道出這箇陰陽而已正重在
實體上也至於下文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乃是聖人作易處○以
爲此節是論未畫之易最爲有理方起得剛柔相摩一段又方見
得鼓之以雷霆一段交相發處

存疑此繫辭首章首節是明聖人作易之本言易中有乾坤諸卦
有貴賤剛柔有吉凶變化等名物皆是聖人因天地間所本有者
而摸寫之耳故本義曰因陰陽之實體爲卦爻之法象下繫曰古
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
文與地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以類
萬物之情正是發明此意雲峯胡氏謂此節是易前之易蒙引用
之今以本義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實體爲卦爻之法象之語觀之
似不是以話類若作易前之易亦不妨之語觀之可見朱子亦不
甚主此說○蒙引謂此節作未畫之易方起得剛柔相摩一段依
愚見若作聖人因陰陽而作易未嘗不起得剛柔相摩一條蓋上
是言聖人準天地而作易剛柔一條始言聖人如何而作易正以
盡上節未發之意也意實相承不爲相悖

按本義因陰陽之實體爲卦爻之法象逐句分貼足盡此節之旨
而蒙引以爲誤認是遵雲峯畫前之易之說故云然存疑發明

本義駁蒙引爲正說然蒙引亦甚可玩

集說五矣字皆是已然之詞

去疑劈頭以天地二句作稱下四段頂著說去

講夫子從有易之後追原伏羲作易之由謂易有乾坤有貴賤有
剛柔有吉凶有變化此非聖人爲之皆天地間所自有者而摸
寫出耳觀天以至健之體而居尊地以至順之體而居卑則易
中純陽之乾純陰之坤已定於此矣觀天與萬物之高者陳於
上地與萬物之卑者陳於下則易中卦之外爲貴而內爲賤爻
之乘爲貴而承爲賤者已位於此矣由是分而爲剛柔觀天與
人物之屬乎陽者未始无靜而性常動地與人物之屬乎陰者
未始无動而性常靜一動一靜具有剛柔之理易中卦爻奇耦

為剛耦稱為柔者已斷於此矣由是決而為吉凶觀事之善惡
以類而聚物之善惡以羣而分一善一惡具有吉凶之理易中
卦爻得係以吉失係以凶者已生於此矣若日月星辰其升沉
顯晦在天而成象山川動植其流峙榮枯在地而成形象形之
中莫有變化而易中蓍策卦爻陰變為陽陽化為陰者因此著
見自然則聖人作易亦因造化之實準之為教豈假絲毫智力
於其間哉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韓注剛柔相切摩也言陰陽之交感也八卦相盪相推盪也
言運化之推移也

程子曰陰陽之交相摩軋八方之氣相推盪

本義此言易卦之變化也六十四卦之初剛柔兩畫而已兩相摩
而為四四相摩而為八八相盪而為六十四

朱子曰繫辭中說是故字都是喚那下文起也有相連處也有不
相連處。問剛柔相摩八卦相盪竊謂六十四卦之初剛柔兩畫
而已兩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
皆是自然生生而不已而謂之摩盪何也曰摩如一物在一物上
而摩旋的意思亦是相交意思如今人磨子相似下面一片不動
上面一片只管摩旋推盪不曾住自兩儀生四象則老陽老陰不
動而少陽少陰則交自四象生八卦則乾坤震巽不動而兌離坎
艮則交自八卦而生六十四卦皆是從上加去下體不動每一卦
生八卦故謂之摩盪又曰摩是兩箇事物相摩盪是圓轉推盪

[illegible]以前事盪是有那八卦了團旋推盪那六十四卦
出來漢書所謂盪軍是圓轉去殺也磨轉他的意思

臨川吳氏曰畫卦之初以一剛一柔與第二畫之剛柔相摩而為
四象又以二剛二柔與第三畫之剛柔相磨而為八卦八卦既成
則又各以八悔卦盪於一貞卦之上而一卦為八卦八卦為六十
四卦也

蒙引兩相摩若主剛言則剛與柔摩主柔言則柔與剛摩此與彼
摩便是相摩以此例八卦相盪故主乾言則乾一與兌二等諸卦
相盪主兌言則兌二與乾一等諸卦相盪云摩盪似皆在本行所
生者却在上行矣。此易卦之變化與上節蓍策卦爻之變化不
同上變化是蓍策中變化此則明云易卦之變化也下兩條云變
化之成象變化之成形則承此變化字言皆指易卦也。摩在未
成卦之前蓋必摩而後成卦也盪在既成卦之後足見成物事互
相推盪也摩則方摩處出來易畫之生未至於三其勢固未容止
畫必至三者孔子因曰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蓋象三才
也。剛柔相摩即是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說八卦相盪即
是八卦相錯因而重之說。在伏羲畫卦時只是一每加二而已
何曾有相摩相盪之實其摩盪二字特假以明其意耳如所謂參
伍錯綜皆假借字意也。兩儀相摩而後有四象四象相摩而後
有八卦使兩儀不交則易只有兩儀耳何由有四象惟陽交乎陰
而陰生於陽於是有太陽少陰焉惟陰交乎陽而陽生於陰於是
有少陽太陰焉是兩者相摩乃有四也使四象不交則易亦只有

四象矣又何由有八卦惟太陽交乎少陰而乾兌分焉少陰交乎太陽而離震分焉少陽交乎太陰而巽坎分焉太陰交乎少陽而艮坤分焉是四者各用兩相摩而後有八也三畫已具八卦已成於每一卦與諸卦迭相推盪而一卦生八卦合之則八八六十四矣

存疑上言聖人作易之本此言聖人作易之法即橫圖所列者聖人作易自兩儀而四象自四象而八卦自八卦而六十四卦八卦則相摩而成六十四卦則相盪而成其法不過如此相摩是兩物相摩即是相交意相交然後生陽與陰交則生陰儀上之少陽太陰陰與陽交則生陽儀上之太陽少陰陰儀上之少陽本是兩儀之陽太陰則是本儀之陰陽儀上之太陽是本儀之陽少陰則

是兩儀之陰此如父母生子生男是得父之氣生女是得母之氣朱子曰陽下之半上交於陰上之半則生陰中第二爻之一奇一耦而爲少陽太陰矣陰上之半下交於陽下之半則生陽中第二爻之一奇一耦而爲太陽少陰矣太陽之下半交於太陰之上半則生太陰中第三爻之一奇一耦而爲艮爲坤矣太陰之上半交於太陽之下半則生太陽中第三爻之一奇一耦而爲乾爲兌矣少陽之上半交於少陰之下半則生少陰中第三爻之一奇一耦而爲離爲震矣少陰之下半交於少陽之上半則生少陽中第三爻之一奇一耦而爲巽爲坎矣即是此意邵子說太陽與少陰交而生乾兌離震少陽與太陰交而生巽坎艮坤依朱子之說是太陽太陰交而生乾兌艮坤少陽少陰交而生離震巽坎㕘以理

斷之當以朱子之說爲正蓋老與少交非其倫且不能成生育之功也觀大過枯楊生稊生華之義可見相摩是一與一相摩相盪是一與八相盪不止一箇故曰頭項多以一卦爲主與第一箇相盪了又與第二個相盪又與第三箇相盪又與第四箇相盪及八卦俱盡又引起一卦與八卦相盪如以乾爲主把乾來相盪則成箇純乾就推過去又把兌來相盪則成箇夬就推過去又把離來相盪則成個大有就推過去又把震來相盪則成個大壯又推過去及至坤卦相盪了又以兌來爲主與八卦相盪餘倣此如此故曰圓轉推盪出來按邵子言作易之序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與繫辭傳不同蓋此是加一倍法比大傳之說尤直截明白故朱子謂

其發明孔子意最切要然愚以易只有八卦想伏羲當初畫卦到三畫成卦便住六十四卦乃是相盪以成夫子所言是伏羲作易本旨邵子是從易卦已成之後看得只是加一倍法爾邵子有得於此就據其所見起數其推人物吉凶禍福无不準驗皇極經世書自一而二而四而八而十六推而至於百千萬皆是此法皆見其所著如中天大定太極河圖洛書等數學皆是加一倍法可見邵子之學自有所得不可同於羲文然要不出羲易範圍之內此見易道之大无所不通大而神仙修煉之法下而六壬卦火珠林等小數无不由此不但邵子也剛柔相摩而爲八卦八卦相盪而爲六十四卦則易書於是乎成而凡天地卑高動靜吉凶變化許多事物无不具於其間矣大意如此說見下文

按陰陽相交相生之說邵朱不同邵子太陽少陰少陽太陰就一邊說朱子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兩邊互說今意主邵存疑主朱姑備其說不暇細辨〇孔子云因而重之是以三畫加三畫上无十六三十二之序與邵子加一倍法不同此處八卦相盪只宜依本義八八相盪而爲六十四卦不必直用邵法數上去也或謂因而重之是舉其成加一倍是言其序亦不相悖存以俟質

去疑 摩盪二字即所云變化者是也

講 天聖人作易固因乎造化忽然作易之事何如伏羲見天地間不過陰陽兩端是故畫奇耦以象之奇則稱剛耦則稱柔也剛柔旣立變化自生以一剛爲主而以一剛一柔摩於其上則爲太陽少陰以一柔爲主而以一剛一柔摩於其上則爲少陽太陰而四象立矣太陽與少陰相摩而生乾兌離震太陰與少陽相摩而生巽坎艮坤而八卦成矣由是以乾兌離震爲主各以八卦推盪其上則自乾至復三十二陽卦立矣以巽坎艮坤爲主各以八卦推盪其上則自姤至坤三十二陰卦立矣是爲六十四卦也易卦之變化如此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程子曰雷霆以動之風雨以潤之日月運行寒暑相推而成造化之功

本義此變化之成象者

朱子曰鼓之以雷霆以下四句是說易中所有

疑案 邱氏曰前以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言是對待之陰陽交易之體也此以摩盪鼓潤運行言是流行之陰陽變易之用也至下文則言乾坤之德行而終以八體乾坤者終之

彙引 震爲雷又爲霆霆者雷之疾而威者也故字只從雷霆字生下倣此如說卦傳所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及雷以動之風以散之之類都就易上說〇巽爲風坎爲雨而曰以潤之而風亦何以爲潤豈以坎雨巽風二物相與是故有帶者歟抑亦偶獨指潤字如王居无咎禹稷三過其門之例者歟若謂風亦能潤物則斷自曲說〇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以圓圖貼之更爲明白觀運行字及兩箇一字皆有循環之義〇說卦傳離爲日又坎爲月日月便是交代運行者易有坎離二卦便是有日月運行就橫圖取則如此然味運行字似當于圓圖言〇一寒一暑舊說俱以圓圖自復至乾自姤至坤爲言看來橫圖亦自說得橫圖從中而分左方亦自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以終於坤右方亦自復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以極於乾一寒一暑之變不外是矣況上文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乃正指橫圖也

存疑 此與下文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皆是言造化謂易中具之者蓋易中之震卦便是鼓物之雷霆巽坎二卦便是潤物之風雨圓圖順逆之行便是日月之運行寒暑之往來易中陰陽卦爻便是人物之男女是先把造化之雷霆風雨日月寒暑作主然後以易中震巽坎離等卦照著見得天地間雷霆風雨等物皆易之所有此便是具乎造化可以發明首節之旨也〇陽在陰內不得出則

奮擊而爲雷霆品物當窮冬閉塞之時歸根復命生意已伏於內迨雷霆一擊而鼓動之則生意之伏於內者盡洩之於外而發生矣故曰鼓之以雷霆震卦以一陽動於二陰之下其象爲雷即鼓物之雷霆也陰在內陽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陽爲陰累則相持下降而爲雨品物鼓於雷霆生意已動矣然其氣尚鬱積勢尚焦燥得風則散其鬱積得雨則蘇其焦燥而品物皆滋潤矣故曰潤之以風雨易卦巽以一陰入於二陽之下其象爲風坎以一陽陷於二陰之中其象爲雨即潤物之風雨也○日稟陽精明乎晝者也一日行三百六十五度而一週天出於卯則在地上而爲晝自卯而辰而巳而中於午又自午而未而申而入於酉則晝盡矣日入於酉則在地下而爲夜自酉而戌而亥而中於子又出子而丑而寅而復出於卯而復爲晝此日之運行也月稟陰精明於夜者也每日行十三度每三十日一週天而與日會至次日則明生而爲朔至初八爲上弦至十五則東西相對而爲望又自望而行至二十三爲下弦至三十則明盡而爲晦至初一又明生而爲朔此月之運行也則易之先天圓圖皆具而有之蓋一日十二時圓圖自坤而震於時爲子丑寅是日自地中而升也自離而至兌爲卯辰巳則是日將中自乾至巽於時爲午未申是日自中而向昃自坎至艮爲酉戌亥則日沒矣亦是日之運行也一月三十日圓圖自坤而震月之始生初三日也歷離至兌則月之上弦初八日也至乾則月之望十五日也至巽則月之始虧十八日也歷坎至艮則月之下弦二十三日也至坤則月之晦二十九三十日也

是月之運行也○一歲之運自立秋爲寒始大寒寒之終立春爲暑始大暑暑之終是一寒一暑也易之先天圓圖亦具而有之蓋圓圖左方自震之初爲冬至歷離兌之間爲春分以至於乾而夏至交焉自巽之初爲夏至歷坎艮之中爲秋分以至坤之末而冬至交焉寒始於七月之立秋終於十二月之大寒暑始正月之立春終於六月之大暑是一寒而一暑也○八卦離之象爲日坎之象爲月然以朱子圓圖之說觀之日月運行與一寒一暑俱當依圓圖推

按雷霆風雨日月寒暑易說而在易之雷霆風雨日月寒暑難解

大抵雷霆風雨日月皆在卦中取象而往來寒暑必從圓圖橫圖推之方見其說甚煩姑擇其易明者錄數段○時講不說卦與圖中所有只虛就義理說取其簡而易明也鼓潤是因物爲言或謂此虛語氣只宜虛說鼓潤不著物上亦可○或謂圓圖橫圖是邵子先天易不知孔子曾見否日月運行而爲寒暑亦只就八卦推說如離日坎月較捷

要解按易解謂震雷艮霆風巽雨兌日離月坎寒乾暑坤寒暑當在日月上說六子皆統于乾坤而其用在坎離若說乾寒坤暑則乾坤亦有與氣反不見變化之妙矣

蘊易既作則凡造物所有孰非易理之著見耶以變化之成象者言之如陰陽摶擊而爲雷霆之鼓動陰陽和暢而爲風雨之滋潤日者陽之精月者陰之精則運行而代明爲寒者陰之斂暑者陽之舒則推遷而不窮焉夫雷霆風雨日月寒暑各成其象

无非陰陽之實體而皆具于易中是即易之成象見于實體者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程子曰得乾者成男得坤者成女

【本義】此變化之成形者此兩節又明易之見于實體者與上文相發明也

朱子曰天地父毋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裏便徹上徹下即是一箇氣都透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通人物言之在動物如牝馬之類在植物亦有男女如麻有牝牡及竹有雌雄之類皆離陰陽剛柔不得又曰豈得男便都无陰女便都无陽這般須要錯看

【蒙引】凡人物之男者皆乾道之所成凡人物之女者皆坤道之所成人但見男女只是受氣與形于父毋而不知父之道其原即乾之道也毋之道其原即坤之道也厥初氣化之始乾成男坤成女既有男女之後則氣化付於形化形化衍乎氣化如今滿天下穀種自粒食以來不知幾百千年有之矣然其實則只是當初天地所始生之數粒種子一脉之流衍也且今之爲父者若不得那乾道在央亦不能成男今之爲毋者若不得那坤道在央亦不能成女○乾坤之成男成女萬古同然人自不察耳蓋形化終不離乎氣化使氣化之機息則形化滅矣故萬古此乾坤萬古此男女言有但𢒆而實者此類是也○此二句據理而言則如此但本文之意是就易卦上說言其具有此理也以卦圖釋之如在兩儀則陽爲男陰爲女在四象則太陽少陽爲男太陰少陰爲女在八卦則乾坎艮震爲男巽離坤兌爲女在六十四卦則凡內卦之爲乾坎艮震者皆男也外卦之爲巽離坤兌者皆女也或陽爻爲卦之主者亦男也陰爻爲卦之主者亦女也至下節則純以理言之不復黏易卦說也故曰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愚意孔子只是就動物言而植物之得於乾坤者自可以理推如乾卦彖傳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亦只就植物言而凡動物之亨者亦自可以理推矣且上文言變化之成象者亦只說得雷霆風雨日月寒暑而已更有星辰霜露之屬亦未說得盡也此條言變化成形者獨以男女爲言宜亦只就動物未必兼植物也依朱子語類所記此是竹有雌雄麻有牝牡而已植物萬品豈得一一有雌雄牝牡耶故謂不可以一二而盡千百也竹有雌雄雌者多笋著來只是種類不同人因其笋多笋少而目之爲雌爲雄耳○若其雄者固亦自能傳種也如婦人亦有多子者亦有少子與无子者豈可謂少子與无子者爲雄婦哉雌雄竹及牝牡麻之名蓋起自世俗論也亦朱子旁引曲証之詞耳

【存疑】此變化之成形者與鼓之以雷霆俱是造化易則具而有之見得此等是易卦變化之所成也○乾道坤道只是陰陽不曰陰陽而曰乾坤者以性情言之也乾道坤道兼言氣化形化人物未生之前曰陰曰陽此乾坤也人物既生之後爲父爲毋此乾坤也均之曰乾坤蒙引認乾坤爲人物始生之乾坤極費力於人物太遠且道理亦不是今之生男女雖是父毋原來之氣然父毋之氣

實本於天地故皆謂天地所生云
朱子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方是說做這卦做這卦了那鼓之以雷霆與風雨日月寒暑之變化皆在這卦中那成男成女之變化也在這卦中見造化關捩子纔動那許多物事都出來易只是模寫他這箇又曰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此以上是將造化之實體對易中之理此下便是說易中却有許多物事
雲峯胡氏曰剛柔二爻相摩而爲八卦八卦相盪而爲六十四卦摩盪即上文所謂變化也六十四卦之中自有雷霆風雨日月寒暑變化而成象者也卦之中自有男女變化而成形者也此一節畫後之易又如此也大抵易之未畫卦爻之變化在天地實體中及其既畫天地萬物之變化又在卦爻實體中本義兩以實體言見在天地者即未畫之易在易者即是已畫之天地其體皆實而非虛也
蒙引此兩段承上文言剛柔相摩而爲八卦八卦相盪而爲六十四卦而易卦之變化備矣于是易卦中有鼓之以雷霆者有潤之以風雨者有日月運行焉有一寒一暑焉而諸凡成象者何莫不在其中乎又有乾道之成男者焉有坤道之成女者焉而諸凡成形者亦何莫不在其中乎以此見易之未作易在造化易之既作造化在易本義所謂此兩段又明易之見于實體者與上文相發明也意正如此
存疑首言聖人法造化作易此言易書既作具乎造化適見易書之作是法乎造化故曰與上文相發明

按註云易之見于實體者雷霆風雨日月等物皆是陰陽之實體易中震巽坎離諸卦皆是雷霆風雨日月之類則易中之所具皆于陰陽實體乎見也蒙存辨育男女處亦是至理因語煩不錄
去疑乾坤即陰陽之別名莫作天地說男女皆天地所成豈有分天地各成一項的
按乾道坤道所以成男女不可相无是擧其盛者言之
講以變化之成形者言之陽爲乾道人物得陽之多者則成男陰爲坤道人物得陰之多者則成女夫男女各成其形无非陰陽之實體而皆具于易中是即易之成形見于實體者也易卦之變化固有如此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孔疏乾知大始者以乾是天陽之氣萬物皆始在於氣故云知其大始也坤作成物者坤是地陰之形坤能造作以成物也初始无形未有營作故但云知也已成之物事可營爲故云作也
程子曰乾當始物坤當成物
本義知猶主也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蓋凡物之屬乎陰陽者莫不如此大抵陽先陰後陽施陰受陽之輕清未形而陰之重濁有迹也
朱子曰知者管也乾管却大始大始即生物之始乾始物而坤成之也乾知大始知主之意也如知州知縣乾爲其初爲其萌芽坤作成物坤管下面一截有所作爲知訓管字不當解作知見

之知大始未有形知之而已成物乃流行之時故有爲○乾只是氣之統體无所不包但自其氣之動而言則爲陽自其氣之靜而言則爲陰所以陽常兼陰陰不得兼陽陽大陰小陽全陰半陽饒陰乏而陰必附陽皆此意也○邵子曰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爲基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爲倡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效其法而終其勞也○

蔡氏中行曰一氣之動則自有知以先之而生所始乾實爲之一氣旣感則妙合而凝其形乃著有作成之以坤實爲之

象引乾知大始始謂其初大謂其全也何謂大以動物言之方其受精之時雖曰輕清未形然彼一物者凡內之所以爲臟腑筋脈外之所以爲象貌支竅者已无一之不備其中但未至於效法而

詳密可見耳故不但曰始而必曰大始也唯坤則一一爲之翕受培養而醞釀時化以成之使之臟腑成箇臟腑筋脈成個筋脈象貌成個象貌支竅成個支竅正所謂地道也妻道也然其實初无待于有所區畫增益于其間只是就乾之受大始者而温養成就之耳正所以謂之簡也○大始之理若自植物言之則如粟麥方投種時一點滋息之氣潛動於粒子之中實乾之所爲也雖曰未至於有生而流行然其所以爲萌爲苗爲幹爲花爲實者皆已發源造端于此矣不其大哉非但爲始而已也自此之外則皆付之坤矣時萌而爲之萌時苗而爲之苗時幹而爲之幹時花而爲之花時實而爲之實皆不過以結果成就夫乾之大始而已只是受其成算爲之而无待于贊一籌也此段要分倆氣與形○上文男女蓋專指動物故此云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蓋凡物之屬乎陰陽者則兼植物矣若就植物體認乾之知始坤之作成處則須以乾坤之元亨利貞分屬也○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上文言乾坤各成其形以陰陽對立之義言也此言乾坤共成其功以陰陽相須之義言也○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不復以易卦言也○上文男女就易上說此轉向造化上言其理也○大抵就物上言乾主物之大始也作造也成就也比之始者涉迹多矣○問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各有所本矣如何又說男女皆是乾之所始坤之所成者坤之成男易知而乾之始乎女者難別夫乾之氣脉何以反注爲女耶曰乾陽也陽之陽則以始乎男陽之陰則以始乎女即太陽少陰之謂也坤陰也陰之陽則以成乎男陰

之陰則以成乎女即太陰少陽之謂也○

存疑成男成女固陰陽交感各以其氣爲主而分男女之始之成實以陰陽二氣一施一受交相贊助而就男女之分只在知始之時坤作成物則在男女既分之後乾始坤成其大統也成男成女其細分也○一陰一陽相爲終始以成造化之功一陰一陽各分其氣以成男女之形分氣以成男女此時雖有陰而陽實主之成物以終乾事此時雖有陽而陰實主之乾主其始而坤成其終坤任其勞而乾享其逸也○此章辭意蓋謂乾道固成男坤道固成女要之造化之理陽先陰後陽施陰受男女之分雖各本于乾坤而不容二○然其始也皆主於乾其終也皆在於坤其功相爲終始○尤不容紊焉故凡人物之生形質未成而胚胎先露者皆乾之所

主藍乾道一倡則陰陽交合成男成女雖有不同胚胎朕兆已成
于乾道一施之初矣故曰乾知大始及夫機緘既露形質斯成則
皆坤之所爲蓋坤旣承乾厥功方始以醞以釀成象成形成男成
女雖有不同骨肉形體莫非終乾之能事矣故曰坤作成物
臣謹案存在男女上䟽是推論其理其實本文以凡物言不專指成
男成女也或謂此以動物言凡有陰陽者皆爲男女亦是知大
始大始二字連乾有以知之作成物作成二字連集解余南湖
云作造也成就也言造就其形也此是一說或云大始者乾之
所主成物者坤之所爲作只是爲似更安此乾坤即就天地上
見與上以易言者有別成男成女就兩物上見知始作成就
一物上見此雖承上而起下之意爲多

一說夫是乾坤也在易固見其成男成女矣更以乾坤之理分見於
天地者言之乾肇萬物之生意无一不爲之始則大始非乾知
之而誰知之乎坤隨物以範其形无一不爲之成則成物非坤
作之而誰作之乎一始一成乾坤之不能相无又如此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韓注天地之道不爲而善始不勞而善成故曰易簡
程子曰乾坤之道易簡而已乾始物之道易坤成物之能簡
本義乾健而動即其所知便能始物而無所難故爲以易而知大
始坤順而靜凡其所能皆從乎陽而不自作故爲以簡而能成物
朱子曰乾之易只管上一截事到下一截却屬坤故易坤只是承
乾不著做上一截事只做下面一截故簡如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知便是做起頭能便是做了觀隤然確然亦可見易簡之理乾
以易知乾陽物也陽剛健故作爲易成坤以簡能坤因乾先發得
有頭腦特因而爲之故簡乾惟行健其所施爲自是容易觀造
化生長可見只是這氣一過時萬物皆生了可見其易要生便生
更无凝滯要做便做更无等待非健不能也又曰乾德剛健他做
事便逼透徹達閑截障蔽他不住人剛健者亦如此易知只是說
他恁他做時不費力坤最省事更無勞攘只承受那乾底生將物
出來便見得是能陰只是一個順若不順如何配陽而生物簡只
是順從而已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以上是言乾坤之德易則易
知以下是就人而言言人兼體乾坤之德也乾以易知者乾健不
息惟主于生物都無許多艱深險阻故能以易而知大始坤順承

天惟以成物都无許多煩擾作爲故能以簡而作成物大抵陽施
陰受乾之生物如瓶盛水其道至易坤惟承天以成物別无作爲
故其理至簡其在人則无艱阻而自直故人易知順理而不繁擾
故人易從易知則人皆同心親之易從則人皆協力而有功矣
誠齋楊氏曰自乾知大始至坤以簡能何謂也曰此贊乾坤之功
雖至溥而无際而乾坤之德實至要而不煩也
潘氏曰乾主宰大始坤作成萬物此乾坤之職也使爲乾者用力
之難爲坤者用功之繁則乾坤已勞矣惟乾以易知故主宰大始
不以爲難惟坤以簡能故作成萬物不以爲煩也
興案湖氏曰本義曰此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蓋物凡陽皆
屬乾之男凡陰皆屬坤之女一陰一陽可相有不可相无然其理

則陽主于始物陰不過作成之爾陽主始物自然而然胡爲是之
易也健故也陰但從陽自能成物胡爲是之簡也順故也上兩節
論陰陽之形體兼氣與形而言也此論陰陽之性情因氣與形而
以理言也
〔紫引〕本義即其所知便能始物此句頗難看蓋乾元之施乾之所
知也此若无意于生物者而物自資之以始故曰即其所知便能
始物也大抵陽先陰後陽施陰受天地本皆无心而成化其先
而施者即乾之所知也坤之從陽亦自然理勢初非有心于必從
之也但以其已有主者故爲簡能乾健而動則有餘力故即其
所知便能始物而無所難坤順而靜則不自用故只其所能皆從
乎陽而不自作乾之知大始也易易无難也坤之作成物也簡
簡不煩也易簡即是德也不必訓造化之功本於德也但化工處
就是德所在如人體乾坤立心易處事簡即便是德安得以爲立
心處事之外別有所謂德哉本文以字不可誤作有力字何謂
乾以易而知大始坤以簡而作成物今只就鷄之抱卵一端言之
乾坤易簡之理亦自可見其大槩蓋凡鷄卵之得雄者以付雌鷄
抱之豈待雌鷄有所爲于其間哉只是爲他懷抱溫養得雛出來
耳可見其簡彼爲雄者只一施之後更无事了是多少易也其他
則可以此意冥會之聖賢之言無一句不是實事
〔存疑〕本義便能始物最好體認易字一始便始更无等待更无留
難可見其易從陽而不自作自已更无加添一分可見其簡
〔附錄〕此從知始作成內看出易簡二字見乾坤都妙无心以起下

乃兼體之意
〔圖〕本義不自作及能成物云云可見上文非作成二字連也聯
講於易知簡能內多以氣成形理成性並言愚意只就氣成形
一邊爲提
〔講〕夫盡物而始乎乾宜若難矣然乾健而動常有餘力故氣一至
而萬物皆生無艱難留滯之勢何易如之是乾之知大始以易
而知也盡物而成乎坤宜若煩矣然坤順而靜皆不自作故承
乎氣以成形無區畫增益于其間何簡如之是坤之作成物以
簡而能也天地生成之妙无心而成化又如此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
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程子曰平易故人易知簡直故人易從易知則可親就而奉順易
從則可取法而成功親合則可以常久成事則可以廣大聖賢德
業久大得易簡之道也
按孔疏有親有功方說聖人法乾坤本義則易知易從已就人言
〔本義〕人之所爲如乾之易則其心明白而人易知如坤之簡則其
事要約而人易從易知則與之同心者多故有親易從則與之協
力者衆故有功有親則一於內故可久有功則兼於外故可大德
謂得於己者業謂成於事者上言乾坤之德不同此言人法乾坤
之道至此則可以爲賢矣
朱子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此易簡在乾坤易則易知簡則易從
却是以人事言兩箇易字又自不同一箇是簡易之易一箇是難

易之易要之只是一箇字但微有毫釐之間○夫易知底人人自然去親他若其中險深不可測則誰親之做事不煩碎人所所易有人從之功便可成若是頭項多做得事來艱雜底必无人從之如何得有功易知而人親附自然可以長久易從而有功則所爲之事自然廣大○易知易從不必皆指聖人但易時人自然易知簡時人自然易從○有親可久則爲賢人之德是就存主處言有功可大則爲賢人之業是就做事處言蓋自乾以易知便是指存主處坤以簡能便是指做事處故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則與天地參矣○德者得也得之於心謂之德如得這箇孝則爲孝之德業是做得底頭緒有次第了不然泛泛做只是俗事更无可守○問本義曰知則同心從則協力一於內故可久兼于外故可大如何曰既易知則人皆可以同心既易從則人皆可以協力一于內故可久者謂可久是賢人之德德則得于己者兼于外故可大者謂可大是賢人之業事業則見於外者故爾○可久者日親而不已可大者富有而无疆有幾多事今工夫易得間斷便是不能久見道理偏滯不開展便是不能大須是兩頭齊着力乃得也○問可久可大只說是賢人之德業楊氏曰可而已非其至也如何曰其說亦是此雖不說是聖人至成位乎中則是聖人也

平菴項氏曰稱賢人者明乾坤之德業人皆可充而至也若但言聖人則嫌于必生知安行而後可而進修之路絶矣

雲峯胡氏曰前三節見得天地間物物有乾坤此一節見得人心自具一乾坤人之心如乾之易則明白易知同心者衆故可一于

內而爲賢人之德人之行事如坤之簡則要約易從協力者衆故可兼于外而爲賢人之業蓋人之心本自明白正大本自與乾坤同體世之人往往傾險使人不可近勞擾使人不可行不可持久不可充拓卒自爲小人之歸殊可惜也本義曰此人能法乾坤之道至此則可以爲賢人矣蓋爲衆人言也

案引本義人之所爲所爲字兼立心處事○本義其心明白其事要約心字事字與下文德業字相照應不特此如曰同心曰協力曰一于內曰兼于外曰得于己者曰成于事者皆有此意一切應酬胷中必有箇主宰處此卽所謂立心也心所以主宰乎是事者也立心原不在行爲之外也○說有易字便屬心說有簡字便屬事○易知者所謂信則人任焉故與同心者多易從則人樂爲之用故與協力者衆○有親則一于內者信從者衆則我之一心亦自信而不惑矣豈不可久如今之講書一般我所主之說如此諸友亦皆以爲然而同我所主則我亦自益信而持之益堅終始主此說矣設若我所主如此諸友皆不以爲然吾亦不免疑惑於心而不敢終主此說矣其理正如此○有功則兼於外有功自人之協力者衆而來故得兼衆人所有以爲己之有而自成其大也○問有親則一于內其義固有別矣有功則兼于外似正是上面協力者衆之意如何又做進一步說曰固進一步也何也協力者衆而有功矣由是四方聞風而至寸善无有或遺將見合千萬人之才而爲吾一人之才合千萬人之智而爲吾一人之智何謀不就何功不成其勢自不容以不大矣故曰可大是亦進一步也○可

凡可大者可進于久大而猶未至焉者也曰賢人之德賢人之業者未爲成人之德業也如堯之克明峻德文王之純亦不已斯爲久矣如堯之巍乎有成功文王之丕顯其謨斯爲大矣此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者也。

存疑 上言乾坤之理易簡而已。此則言人之體之也。要之易簡亦只是因此理而立心處事爾固非於此理之外有所加亦非于此理之內有所減也。但以其无險阻而謂之易无煩擾而謂之簡爾。此易字與上易知之易少差上是難易之易此是險易之易。立心平易則心事明白如青天白日无回曲隱伏庸人孺子皆能知其胸中之所存故曰易知若是立心傾險則胸中狡獪不可測度謂之易知可乎。立心平易而人易知則人皆敬信而歸附之故

有親若存心險狡不可測則人畏憚之而不敢近矣。欲有親不可得也。有親則見吾所存之是而益自信終身守之而不變矣故可久。若寡親无與未有不疑惑而中變者欲其可久不可得也。人處事簡省則其事要約如平原大道无許多旁岐曲徑天下之人皆能循其塗轍以作事而无事于勞心費力故易從。若是作事煩瑣則科條煩密人有憚難畏勞望望而去者矣可謂易從乎。易從則吾作爲之事而人皆爲之人人皆爲吾之所爲是吾之道行于彼彼之功即吾之功也故曰有功。如議禮制度考文本諸身徵諸庶民六事皆合則動而世爲天下道遠之有望近之不厭非易從之有功乎。蒙引說有功可大謂衆力協助方能建大功業此說不是夫自處事之簡至易簡理得之簡吾人身心上事不待求助于人亦非人力所能助謂衆力然後有功可謂不通矣原來衆力協助方能建大功業是帝王用人之說故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漢屈羣策不可以語此章之旨識者擇之。久者聖人之德所謂至誠无息純亦不已是也未至于久而可久亦爲賢人之德矣大者聖人之業所謂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是也未至于大而可大亦爲賢人之業矣。

存疑 本義易從則協力者衆蒙引衆力協助之說非无所本存疑駁之並主兼善說吾所能人亦能便是有功不必助已亦說得通。要知夫子只言賢人之德業不可過于張大爲是或以賢人作過於人說不指聖人以下之賢人亦多事。

存疑 此非有等級之相懸爲學者馴致之次第也而夫子之言若

一步進一步者特細推而漸言之耳。

蓋夫天地固以易簡而知始成物吾人之生各具易簡可无兼體之功哉。誠能法乾之易以存心坦然明白不涉艱深以自蔽則吾心可見而人皆无疑焉不易知乎。法坤之簡以處事得其要約不作聰明以自擾則吾事可能而人皆无難焉不易從乎。易知則心之同者自相孚契所遇皆吾親也故有親。易從則力之協處足爲資助所成皆吾功也故有功。惟有親則因人之同心而自信益篤存於內者始終如一爲可久而不變也。惟有功則因人之協力而所就非小見於外者人已相兼爲可大而益著也。久者聖人之德今曰可久觀聖人之德固有間而得于已者漸盛不已爲賢人之德乎。大者聖人之業今曰可大觀聖人之

業猶有待而成于事者漸富不已爲賢人之業乎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程子曰天下之理易簡而已有理而後有象成位在乎中也

按註疏謂成立卦象於天下之中程子是用舊說

本義成位謂成人之位其中謂天地之中至此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可以與天地參矣

朱子曰易簡理得只是淨淨潔潔无許多勞擾委曲張子所謂盡人道並立乎天地以成三才則盡人道非聖人不能也

葉氏中行曰人心一造乎易簡而天下之理舉不外此是理也三才之道也人得之與天地並立矣

雲峯胡氏曰此章首言天地間有自然之易繼言易中有自然之天地末言天地與易不外乎自然之理所謂自然之理者何也易也簡也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者聖人理與心會自然得之者也成位乎其中者成人之位于天地之中也夫位乎天地之中者皆人也必聖人方能成人之位而无愧于爲人爲然則必如此而後謂之成人則前所謂賢于人者猶未也本義前曰至此則可以爲賢人謂衆人皆可至也此曰至此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蓋謂賢者所可至也朱子教人之意深矣

蒙引承上節而言謂意若曰過此以往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言自可久可大而進之則易簡所造蓋躋乎其醇而天下之理皆爲我得矣天下之理得則德爲盛德業爲大業兼天地之易簡而參天地之化育矣故曰成位乎其中言成人之位于天地之中與

人[illegible]立爲三也此易簡二字俱在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後更是進一步者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亦是從那可久可大處充來至此則吾之易簡即乾坤之易簡而无待於勉強矣後段易簡與前面易簡細看不同前段是生的後段是熟的然此非于易簡之外有所加也故亦只謂之易簡必如是而後充得腔子滿耳其前段雖未能滿得此易簡二字分數然亦不可不謂之易簡也故亦曰易簡蓋從來聖人說道理有以一事言者又有以全體言者有以勉然言者又有以自然言者同是此箇字耳此易簡二字說得重蓋一易簡則天下之理于是乎盡矣无復遺矣非謂易簡之外別有天下之理得也然却要分箇內外蓋惟其立心純乎一易則天下之理无一不具吾心之中矣惟其處事純乎一簡則天下之理无一不見于事爲之際矣此之謂天下之理得也至于天下之理得則不但可久而已而其久也无彊矣不但可大而已而其大也无外矣故成位其中而與天地參成位乎其中者天有是易吾亦有是易地有是簡吾亦有是簡則吾何愧乎天地无愧于天地則自可參乎天地人之所以能易簡者无他只是循理而已人只循理便无些餘事體驗自見易則易知至成位乎其中此兩段要看得相貫不可謂是兩項人也觀本義二個至此字可見蓋人體乾坤之易簡而至于可久可大則爲賢人之德業又至于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則爲聖人之能事此賢人聖人事是隨其所至而命之非是合下生來便有此一般賢人那一般聖人也

存疑天下无心外之理也存心純乎一易則天下之理不外吾一
心之中矣亦无身外之理也處事純乎易簡則天下之理不外吾
一身之內矣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本皆自然存
心處事順而循之則爲易簡然方其爲賢人之德也易未純易天
下之理猶未盡能易以存之而无遺方其爲賢人之業也簡未純
簡天下之理猶未盡能簡以處之而无外則是天下之理猶有未
得也由是而充積之使易純乎易簡純乎簡則天下之理皆能易
以存之而无遺而无一理不具于吾心所存之中天下之理皆能
簡以處之而无外而无一理不在于吾身所處之內天下之理皆
于是乎得矣

按時講不分賢人聖人作兩層只承上文轉下不作進步語然舊

說自妥

講自可久可大進之存心極其易處事極其簡而天下之理不外
吾之心與事无不得矣天下之理得則天以易而位乎上地以
簡而位乎下吾以易簡配天地並立爲三而成其人之位於天
地之中矣夫人兼體乾坤易簡之理至於如此是可以因乾坤
之理而悟作易之原也

右第一章

本義此章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又言乾坤之理分見於天地
而人兼體之也

朱子曰自天尊地卑至變化見矣是舉天地事理以明易自是故
以下却是易以明天地間事

[illegible]引大[illegible]易書之理即天地之理天地之理亦吾身之理孔子此
章之言一以見人當求易理於天地二以見人當求天地之理於
吾身蓋有天地之易有吾身之易有易書之易究竟論之則易理
本在天地與吾身其易書則是天地人身之易之影子也若不是
于天地吾身上體驗得出則看那易書之易終亦死殺了雖曰易
與天地準亦不見其果於天地準矣孔子繫辭傳之作特地是要
人見得此理破本義或云乾坤之德或云乾坤之理或云乾坤
之道蓋德以乾坤所自而言理字較虛得此理則爲德矣曰道者
非乾坤之道人法乾坤之道也以當然言自分見于天地則當言
乾坤之理不可用德字各有攸當也繫辭傳或言易以及造化
或言造化以及易或專言易或言聖人作易之事或言聖人用易

之事又或言君子體易之事章數雖多大指不出此蓋其理亦相
通也

集解此章前四節是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乾知一節是言乾
坤之理分見于天地後二節言人兼體之也

明解此章以伏羲畫卦言前四節先言天地具乎易理繼言易理
見于天地見易書之易即天地之易後四節言乾坤分見之理及
聖人兼體之學見天地之易即人身之易

按開首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下面乾坤云云是照應處易之理
在乾坤而天地之易簡聖賢之德業皆莫外焉此畫卦所以重
乾坤也章首以天地之造化與易相配說次專言乾坤易簡
末言人當體易簡以法乾坤漸說開去與作易不相綿合稽審

疑之愚意六十四卦首乾坤此繫辭傳亦首發乾坤之旨不必槩言作易首節統言天地之道以乾坤定位爲綱下四段皆乾坤定位之所該貫也剛柔二節言乾坤能摩盪出八卦六十四卦而雷霆風雨日月寒暑无所不包乾道三節言乾坤生物之功歸于易簡易則易知二節言人當法乾坤之易簡從賢人說至聖人方能兼體易簡而與天地合德通章只以乾坤爲說似覺前後一意存以俟質〇雲峯不敢顯背朱子其云畫前之易亦是從本義中推出蒙引從之亦非故背本義只虛說造化中具有易理不分貼一句造化一句易覺省力註疏程子俱是虛說道理不爲无據〇或疑專以乾坤爲說則剛柔相摩二節不甚貼台子曰此言乾坤之能生六卦及六十四卦也剛柔相摩

只以乾坤生六子看自明乾以一剛爻交坤則爲震爲坎爲艮坤以一柔爻交乾則爲巽爲離爲兌非剛柔相摩乎如此則六卦成再以乾始坤終推盪出六十四卦而雷霆風雨日月寒暑无所不有矣此乾坤之所爲也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程子曰聖人旣設卦觀卦之象而繫之以辭明其吉凶之理

龜山楊氏曰此總言易之爲書也

王韓註以設卦觀象爲總言而以繫辭焉句與剛柔相推句連讀

孔疏聖人設畫其卦之時莫不瞻視物象法其物象然後設之卦象則有吉有凶〇卦象爻象有吉有凶若不繫辭其理未顯故繫屬吉凶之文辭于卦爻之下而顯明此卦爻之吉凶也案吉凶之外猶有悔吝憂虞直云而明吉凶者悔吝憂虞是凶中之小別舉吉凶則包之可知也

本義象者物之似也此言聖人作易觀卦爻之象而繫以辭也

朱子曰易當來只是爲卜筮而作文言彖象却是推說做義理上去觀乾坤二卦便可見孔子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不是占筮如何明吉凶

漢上朱氏曰聖人設卦本以觀象不言而見吉凶自伏羲至于堯舜文王觀象而自得也聖人懼觀之者其智有不足以知此于是繫之卦辭又繫之爻辭以明告之非得已也爲觀象而未知者設也

蒙引此聖人字指文王周公或言兼指伏羲爲有設卦字非也此

設卦字僅帶說耳如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與夫莫大乎蓍龜云者洛書與龜皆帶說可見經傳中此類不一如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稷固无過門不入之事也潤之以風雨風固未嘗潤物也治則進亂則退伯夷固未嘗進也此章雖帶設卦言其所指則固在繫辭也故本義亦畧了設卦字〇或因本義畧設卦字就以本義作易二字代之謂設卦處說亦非也後面云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則設卦與繫辭從來是兩事矣又一說此設卦就指文王周公蓋六十四卦本皆伏羲所元定者今卦圖是也及文王周公來繫以辭是須各就那圖上折出而陳之于此然後從此看其象而繫以辭所謂繫者固是各于卦爻之下繫之必不只在元圖上須折起而另設之无疑矣故亦謂之設卦〇聖人作易

字是盡說起下句也下可便是聖人作易處○聖人是覰出那象
了方依那象以繫辭北象字與下文觀象玩辭之象同而與上經
本義所謂當觀此象而玩其占者不同蓋彼以象對占而此則辭
字內自包彼之象占也○象者人事之象也造化物類之象要亦
有之蓋卦爻中所具意廣故朱子曰象謂有個形似也又曰以爻
之進退而言則如剝復之類以其形之肖似而言則如鼎井之類
可見所該者廣也但意主于明吉凶則人事爲重故下節本義云
得失憂虞者事之變也得[illegible][illegible]云云也○易中所說象字其類
不一此所謂設卦觀象者是每卦每爻各有個本然之象
存疑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莫不有象象中不是吉便是凶但
上古之時易道大明卜筮有官筮得一卦一爻皆能觀其象爲何

如知其吉凶爲何如中古以後易道漸晦卜筮之官亦不能衆其
職聖人慾民用緣是而廢于是始陳各卦而逐一觀其象中所具
吉凶之理著之于辭以教人故曰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設卦觀象爻亦在其中蒙引解象字甚備須仔細看
集解辭之未繫止有卦畫而已故止云設卦象只是畫卦剛柔之
象卦畫雖是人事影子然繫辭時方見得是人事失得之象而繫
以吉凶
存疑設卦觀象意輕只重繫辭上
啟後天之聖人陳設卦爻而觀其象以繫辭繫辭即是作易非先
天初畫卦作易也
講者伏羲畫卦有畫无文民用弗彰文周二聖人乃陳設其所
畫之卦統觀一卦之象繫以彖辭以明一卦之吉凶析觀六爻
之象繫以爻辭以明各爻之吉凶可使百姓之愚知所占決而
利用之功大矣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孔疏一氣相推陰爻陽爻交變分爲六十四卦有三百八十四爻
委曲變化事非一體是而生變化也
程子曰以剛柔相推而知變化之道
龜山楊氏曰此總言爻之變動也
本義言卦爻陰陽迭相推盪而陰或變陽陽或化陰聖人所以觀
象而繫辭衆人所以因著而求卦者也
朱子曰易中說卦爻多只說剛柔不全就陰陽上說卦爻是有形
質了陰陽全是氣又曰健順剛柔之精者剛柔健順之粗者

雲峯胡氏曰易之道不外乎辭變象占吉凶占也占以辭而明故
曰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象也變由象而出故曰剛柔相推
而生變化
蒙引此承上文言聖人所以觀象繫辭而明吉凶者正以卦爻之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也夫惟剛柔變化則在此卦有此卦之象在
彼卦有彼卦之象在此爻有此爻之象在彼爻有彼爻之象其變
无常其象不一苟不於此而各觀其象各繫其辭則吉凶不明將
何以使人知所趨吉而避凶哉○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惟于揲蓍
求卦上看自明白蓋易占其變凡卦爻之辭皆是就變的說則皆
剛化柔柔化剛也故今之三百八十四爻盡謂之九六而无所謂七

八者其末段本義亦云象辭變已見上凡單言變者化在其中則此變化字正與觀變之變同○本義衆人所以因蓍而求卦一句是從上文明吉凶二字內討出明吉凶正以其衆人因蓍求卦之地也

存疑此是明聖人所以觀象繫辭處剛柔變化是就蓍策之卦爻言蓋聖人既畫六十四卦于是生蓍倚數教人揲蓍求卦當其十有八變之後非七則九非八則六九爲老陽六爲老陰七爲少陽八爲少陰老變而少不變如揲得是六則變爲七之少陽是剛推夫柔柔化爲剛也揲得是九則變爲八之少陰是柔推夫剛剛化爲柔也剛柔變化則易卦以成而象于是乎著矣如六爻皆九則老陽變爲少陰是其卦爲坤而柔順利貞之象著矣六爻皆六則

老陰變爲少陽其卦爲乾而大通至正之象著矣如五爻皆八下一爻是六是坤之初爻變爲陽而復一陽來復之象著矣五爻皆七下一爻是九則乾之初爻變爲陰而姤一陰始生之象著矣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象皆以剛柔變化而成使不于此各觀其象各繫以辭則吉凶无以明將何以使人趨吉而避凶衆人雖因蓍求卦然吉凶不明趨避无從亦不知所以用之矣故曰此聖人所以觀象而繫辭衆人所以因蓍而求卦也

集解余南湖云相推便是生變化非相推後生出變化也不可在揲蓍上說要知剛柔相推之中或當位或失位而吉凶悔吝之源正起于此聖人之所觀觀此也聖人之所明明此也蓋吉凶悔吝雖係于辭而其原實起于變

按本義專在聖人所以觀象而繫辭句是正意衆人所以因蓍而求卦是帶說聖人因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制爲三百八十四爻之辭以待衆人之求非爲求卦者言也

存疑推是自內推將出去變化只就卦爻現在者說非指揲蓍也

按存疑此辨亦有理只是據爻之剛柔變化而繫之辭○推音頹是推蕩之推一說是推衍出來非推之使去○

講然所以觀象繫辭者其何本哉辭因象繫象因變生乃變何自而生也卦爻不外剛柔柔推夫剛而陽化爲陰化之所由生也剛推夫柔而陰變爲陽變之所由生也變化生而時有消息位有當否吉凶寓焉聖人觀象繫辭蓋以此爾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韓註由有失得故吉凶生失得之微者足以致憂虞而已故曰悔吝

孔疏此下四句總明諸象不同之事辭之得者是吉之象辭之凶者是失之象故曰吉凶者是失得之象也初時于事有失有得積漸成著乃爲吉凶也然易之諸卦及爻不言吉凶者義有數等或吉凶據文可知不須明言吉凶者若乾元亨利貞及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之屬尋文考義是吉可知故不須云吉也若其剝不利有攸往離之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之屬據其文辭其凶可見故不言凶也亦有爻處吉凶之際吉凶未定行善則吉行惡則凶是吉凶未定亦不言吉凶若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若屯之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

貞不字十年乃字是吉凶未定亦不言吉凶也又諸稱无咎者若不有善應則有咎若有善應則无咎此亦不定言吉凶也諸稱吉凶者皆嫌其吉凶不明故言吉凶以正之若坤之六五黄裳元吉以陰居尊位嫌其不吉故言吉以明之推之餘可知也亦有于事无嫌吉凶灼然可知而更明言吉凶者若剝之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者此皆凶狀灼然而言凶也或有一卦之內或一爻之中得失相形須言吉凶若大過九三棟橈凶九四棟隆吉是一卦相形也屯卦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是一爻相形也亦有一事相形終始有異若訟卦有孚窒惕中吉終凶之類是也大略如此原夫易之爲書曲明萬象苟在釋辭明其意達其理不可以一爻爲例義有變通也 經稱悔吝者是得失微

小初時憂念虞度之形象也以憂虞不已未是太凶終致悔吝悔者其事已過意有追悔之也吝者當事之時可輕鄙恥故云吝也吝既是小凶則易之爲書亦有小吉則无咎之屬善補過是也此亦小吉而不言者下經備陳之也故于此不言其餘元亨利貞則是吉象之境有四德別言故于此不言也其有祉有慶有福之屬各於爻卦別言故不在此而說且易者戒人爲惡故於惡事備言也

程子曰吉凶之生由得失也悔吝者可憂虞也

本義吉凶悔吝者易之辭也得失憂虞者事之變也得則吉失則凶憂虞雖未至凶然已足以致悔而取羞矣蓋吉凶相對而悔吝居其中間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也故聖人觀卦爻之中或有此象則繫之以此辭也

朱子曰悔者將趨于吉而未至于吉吝者將趨于凶而未至于凶悔吝便是吉凶底交互處悔是吉之漸吝是凶之端 吉凶悔吝四者循環周而復始悔了便吉吉了便吝吝了便凶凶了又悔正如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相似蓋憂苦患難中必悔悔便是吉之漸及至吉了少間便安意肆志必至做出不好可羞吝底事出來吝便是凶之漸矣及至凶矣又却悔只管循環不已正如剛柔變化剛了化化便是柔柔了變變便是剛亦循環不已又曰吉凶悔吝聖人說得極密吉過則悔既悔必吝吝又復吉如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悔屬陽吝屬陰悔是逞快做出事來了有錯失處這便生悔所以屬陽吝則是那隈隈衰衰不分明底所

以屬陰亦猶驕是氣盈吝是氣歉

節齋蔡氏曰象者有其彷彿而未形之謂其辭之吉者則得之象可由之而見其辭之凶者則失之象可由之而見其辭悔吝者則憂虞之象可由之而見憂慮也虞度也能慮能度則可免失而致得矣此言上文觀象繫辭明吉凶之義

括蒼龔氏曰憂在心虞在物在心則方有端而无患成悔而已矣悔者心每有之而不忘故積之以成吉在物則已有形而可虞非悔之可及也故成吝吝者口以爲是文過而不改也故積之以成凶

蒙引此兩個象字與下文兩象字一般不可謂辭之吉凶悔吝者以卦爻有失得憂虞之象也此意却在前一歩蓋論當初聖人繫辭

辭固是以卦爻有失得憂虞之象也而繫以吉凶悔吝之辭但自後來講見成說則辭之吉凶悔吝者即是失得憂虞之象耳此之吉凶悔吝及下文變化剛柔六爻字皆是舉易中所有其下文失得之象憂虞之象進退之象晝夜之象及三極之道則皆是把外邊造化人事來形狀他其曰之象者言是這樣子相似象字輕與觀象之象不同○憂虞不可分貼先儒之說自无定見憂慮也虞度也凡憂思則驚疑而意度生此情理之必然驗之人事自見矣[illegible][illegible]解此二字義雖見然其下云云便難據了○或以憂屬悔虞屬吝云憂與悔從內去虞與吝從外至然按本義云憂虞雖未至凶云云及下章憂悔吝者存乎介悔吝言乎其小疵往往皆合爲一類似非可以分屬論○得則吉吉者得之報也失則凶凶者失之報也憂虞所以致悔吝取羞者事做得可憂虞時節則悔心必自生或无意思而可羞矣悔本心中事吝則羞惡之心與憂虞尤爲相關屬悔生于憂虞吝亦生于憂虞也○本義蓋吉凶相對至吝自吉而向凶也一段是以四者交互來說見得四者之相因又以見上文只言吉凶而此又言悔吝者以悔吝皆歸於吉凶矣而上文吉凶就該得悔吝了

存疑凡人作事逆理爲失失則凶順理爲得得則吉易辭之吉者皆由於順理之得其凶者皆由於逆理之失故易辭之吉凶乃人事失得之象○憂慮也猶云煩惱也虞度也猶云商量也事既不善而憂虞于是乎悔悟之心生焉是憂虞之能致悔也此是自凶趨吉之憂虞易辭之悔悟者皆本于是事將不善而憂虞于是乎

羞愧之心生焉是憂虞之能取羞也此是自吉向凶之憂虞易辭之羞吝者亦本于是故曰悔吝者憂虞之象○此明首節聖人設卦觀象繫辭以明吉凶之意故本義曰聖人觀卦爻之中或有此象則係以此辭象是失得憂虞之象辭是吉凶悔吝之辭○蒙引云云愚謂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則辭之吉凶悔吝皆卦爻中失得憂虞之象也若謂把外邊事物來形容他則所謂失得憂虞皆是外物與卦爻无干上文聖人觀象繫辭之言皆虛本義觀卦爻之中有此象則繫此辭不可用矣

淺存疑辭之吉凶悔吝皆卦爻中失得憂虞之象○此二語體貼口氣極合則象字亦不必依蒙引說與上象字不同而時講多從蒙引以人事失得憂虞爲說○憂虞分貼悔吝蒙引已有辨時講或以虞作騶虞以配吝其說尤異○

要解仇滄柱曰得失指人事言然卦爻中具有此象原是影出人事者憂虞總是憂慮之意前事既失而有憂慮或爲轉吉之悔或爲轉凶之吝

講義由觀象繫辭言之是故吉凶者非他也凡人作事逆理爲失失則凶順理爲得得則吉卦爻辭之吉凶乃人事失得之象見於卦爻中也若夫吉凶之外有自凶趨吉之悔有自吉向凶之吝是悔吝者謂何也凡人事既不善而憂虞于是悔悟之心生焉此自凶而趨吉也而係之以悔事將不善而憂虞于是羞愧之心生焉此自吉而向凶也而係之以吝是卦爻辭之悔吝乃人事憂虞之象見于卦爻中也所謂觀象繫辭若不甚明哉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韓註往復相推迭進退也晝則陽剛夜則陰柔始總言吉凶變化
而下別明悔吝晝夜者悔吝則吉凶之類晝夜亦變化之道吉凶
之類則同因繫辭而明變化之道則俱由剛柔而著故始總言之
下則明失得之輕重辨變化之大小故別序其義也三極三才也
兼三才之道故能見吉凶成變化也
孔疏始總言吉凶變化者謂上文云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
而生變化是始總言吉凶變化也云而下別明悔吝晝夜者謂次
文云悔吝者憂虞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是別明悔吝晝夜也言
悔吝則吉凶之類者案上文繫辭而明吉凶次文別序云吉凶者
失得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是吉凶之外別生悔吝是悔吝亦吉

凶之類大畧總言吉凶若細別之吉凶之外別有悔吝也故云悔
吝則吉凶之類云晝夜亦變化之道者案上文云剛柔相推而生
變化次文別云變化者進退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變化之外別
云晝夜總言之則變化晝夜是一分之則變化晝夜是殊故云晝
夜亦變化之道也云吉凶之類則同因繫辭而明者案上文云繫
辭焉而明吉凶次文別序云吉凶悔吝兩事同因上繫辭而明之
也故云吉凶之類則同因繫辭而明也云變化之道則俱由剛柔
而著者上文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次文別序云變化者進退之象
剛柔者晝夜之象上文則變化剛柔合爲一次文則別序變化剛
柔分爲二合之則同分之則異是變化從剛柔而生故云變化之
道俱由剛柔而著也云故始總言之者上文繫辭焉而明吉凶不

云悔吝是總言之也又上文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不云晝夜是總
變化言之也云下則明失得之輕重辨變化之小大故別序其義
者案次文別序云吉凶者失得之象是失得重也悔吝者憂虞之
象是失得輕也又次經云變化者進退之象是變化大也剛柔者
晝夜之象是變化小也兩事並言失得別明輕重變化別明大小
是別序其義○此覆明變化進退之義言六爻遞相推動而生變
化是天地人三才至極之道以其事兼三才故能見吉凶而成變
化也
按孔疏雖煩碎而大意不差
程子曰進退消長所以成變化也剛柔相易而成晝夜觀晝夜則
知剛柔之道矣三極上中下也極中也皆其時中也三才以物言

也三極以位言也
本義柔變而趨于剛者退極而進也剛化而趨于柔者進極而退
也既變而剛則晝而陽矣既化而柔則夜而陰矣六爻初二爲地
三四爲人五上爲天動即變化也極至也三極天地人之至理三
才各一太極也此明剛柔相推以生變化而變化之極復爲剛柔
流行於一卦六爻之間而占者得因所値以斷吉凶也
朱子曰此章首三句是題目下面是解說這個吉凶悔吝自大說
去小處變化剛柔自小說去大處吉凶悔吝說人事變化剛柔說
卦畫從剛柔而爲變化又自變化而爲剛柔所以下箇變化之極
者未到極處時未成這箇物事變是那一物變時從萌芽變來成
枝成葉化時是那消化了底意思○變化者進退之象是剛柔之

未定者剛柔者晝夜之象是變化之已成者盖柔變而趨於剛是退極而進剛化而趨於柔是進極而退既變而剛則晝而陽既化而柔則夜而陰猶言子午卯酉卯酉是陰陽之未定子午是陰陽之已定又如四象之有老少故此二句惟以子午卯酉言之則明矣然陽化爲柔只恁地消縮去无痕迹故曰化陰變爲剛是其勢浸長有頭面故曰變此亦見陰半陽全陽先陰後陽之輕消无形而陰之重濁有迹也○問本義解吉凶者失得之象也一段下云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變化之極復爲剛柔流行一卦六爻之中而占者得因其所値以爲吉凶之决竊意在天地之中陰陽變化无窮而萬物得因之以生生在卦爻之中九六變化无窮而人始得因其變以占吉凶曰易自是占其變若都變了只一爻不變則反

以不變者爲主或都全不變則不變者又反是變也吉凶悔吝變化剛柔四句皆互換往來乍讀似不貫穿細看來不勝其密吉凶與悔吝相貫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進退與晝夜相貫進自陰而趨乎陽退自陽而趨乎陰也

節齋蔡氏曰進者息也退者消也變化者爻之動也剛變化而爲柔則柔進剛退之象可見柔變化而爲剛則剛進柔退之象可見此剛柔之質也剛晝陽也柔夜陰也故剛用事則晝之象可見柔用事則夜之象可見動變易也極者太極也以其變易无常乃太極之道也三極謂三才各具一太極也變至六爻則一卦之體具而三才之道備矣此言上文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之義

雲峯胡氏曰變者自柔而剛剛則復化化者自剛而柔柔則復變爲如悔者自凶而吉吉則復吝吝者自吉而凶凶則復悔變化者剛柔之未定剛柔者變化之已成悔吝者吉凶之未定吉凶者悔吝之已成也一卦六爻之間莫不有三才太極之理此曰三極是卦爻已動之後各具一太極後曰易有太極者則卦爻未生之先統體一太極也

蒙引進退猶言消息也晝夜猶言盈虛也宗子以爲如子午卯酉者盖自子而卯是自退極而進進而至于午則進極而晝矣自午而酉是自進極而退退而至于子則是退極而夜矣○卯從子上來而向午上去故爲進酉從午上來而向亥上去故爲退陽主進陰主退晝夜則進退之已成也但晝夜進退不必貫說如下文三極之道便貫不去了大抵俱是借彼狀此之詞○進退是造化人

物消息處故不可以晝夜貫其以剛柔爲晝夜之象者蓋既變而剛則陽當時用事矣故爲晝象既化爲柔則陰當時用事矣故爲夜象○進象柔之變剛退象剛之化柔柔變成剛者象晝剛化成柔者象夜○三極之道道字虛說爲三極是理故改用道字○動則剛柔變化周流乎六爻之間而无少滯礙者也故自爻位言之初二地位也初二之或爲剛或爲柔寧有定體乎是初二一變化也三四人位也三四之或爲剛或爲柔又有定體乎是三四一變化也五上天位也五上之或爲剛或爲柔又有定體乎是五上亦一變化也六爻之變化如此則何以爲三極之道乎蓋三才各以太極太極則兼陰陽陰陽則有變化此至理之自然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者也是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喈不

一于陰陰必變爲陽陽不一于陽陽必化爲陰此則天道之所以爲太極者然也今五上二爻既當乎天則五上之剛柔變化即天道之陰陽變化矣其理有二乎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柔不一于柔柔必變爲剛剛不一于剛剛必化爲柔此即地道之所以爲太極者然也初二二爻既當乎地則初二之剛柔變化即地道之剛柔變化矣其理又有二乎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人之陽德也爲慈愛爲寛裕之類義人之陰德也爲嚴毅爲剛果之類二者積中而時出因物而賦形則此人道之所以爲太極者也三四二爻既當乎人則三四之剛柔變化即人道之仁義變化矣其理又有二乎哉○或又曰依後章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

迭用剛柔故易六位而成章則六爻之配三極只用以位言分陰分陽即是迭用柔剛而柔剛則不必指九六也曰不然也彼以配陽言柔剛實指六位此以變化言柔剛則實指九六故本文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本義曰剛柔流行于一卦六爻之間若執彼泥此純以位言則初當化爲二二當變爲初乎三化爲四五化爲上乎四變爲三上變爲五乎而六位之陰陽又何以能流行乎○只以九六爲剛柔不以初二三四五上之定位爲剛柔據定位言則假如初三五是九二四上是六則爲无變化矣○但說六爻之變化而三才之至理寓焉者便爲未切當聖人不是做這六爻一截三極乃是謂六爻之變化爲三極之理故曰云云也以上文觀之可見不是因進退之象而立變化不是因晝夜之象而立剛柔乃

是說變化是進退之象剛柔是晝夜之象推三極理也不可以象言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且剛柔變化猶或可串說若進退晝夜之與三極則決串說不得也葢本義自柔變而趨于剛至五上爲天一段只是分配進退晝夜與三極所屬耳虛心玩味自見至下文云此明剛柔相推以生變化而變化之極復爲剛柔流行于一卦六爻之間者乃爲正意又何嘗復拈出進退晝夜及三極字面乎○六爻之動止以九六爲剛柔不復以初三五爲剛二四上爲柔此分明謂之六爻彼分明謂之六位爻與位分明不同此處不拘是初是二但九便是地道之剛六便是地道之柔柔便是剛之化剛便是柔之變不拘是三是四但九便是人道之仁六便是人道之義義便是仁之化仁便是義之變不拘是五是上但九

便是天道之陽六便是天道之陰陰便是陽之化陽便是陰之變若五上二爻俱九則便是天之純陽時節若五上二爻俱六則便是天之純陰時節天道人道地道亦各有然者然雖曰純陽實皆陰之變也雖曰純陰實皆陽之化也人道地道俱倣此

存疑蓍策卦爻六之老陰變爲七之少陽是柔變而趨于剛也造化人事之退極而進者其理也九之老陽變爲八之少陰是剛化而趨于柔也造化人事之進極而退者其理也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柔變趨剛而變之已成者剛也陽生自子進于卯極于午而爲晝者其理也剛化趨柔而化之已成者柔也陰生自午退于酉極于子而爲夜者其理也故曰剛柔者晝夜之象○六爻以柔居之或變而爲剛以剛居之或化而爲柔一剛一柔迭動不居此即

三極之道何也蓋太極具動靜之理三才各一太極六爻五上爲天以剛居之者或化而爲柔以柔居之者或變而爲剛此即天道一陰一陽之迭運天道一太極也初二爲地而剛或化柔柔或變剛此即地道一剛一柔之交易地道一太極也三四爲人而剛或化柔柔或變剛此即人道仁義之並川人道一太極也故曰三極之道

輯解余南湖云三極是理不以象言故改用道字道字輕六爻非道六爻之動乃道也

按本義變化之極復爲剛柔流行于一卦六爻之間二句括盡此節之旨變化二字是從上文生變化來雖剛柔字在下句而變化離不得剛柔故本義以柔變剛化爲說也變化自有進退故

云進退之象晝夜只是借喻謂剛柔之變化猶之乎晝而夜夜而晝一般承文只是論卦爻无晝夜意不得以喻爲真攙入實講也依子午卯酉是因晝夜看出更非正意六爻之動是此節眼目可見上文剛柔變化皆就六爻言而其變化即其動也三極之道是推出一層在本節却亦不甚重三極不外六爻其道不外剛柔變化只要見得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之意耳極固是太極但此處說不在太極源頭處蒙引發揮太煩而于六爻中貼入陰陽剛柔仁義尤屬不必只以剛柔分六爻可該天地人爲太極之道矣○先說變化後說剛柔是變化之極復爲剛柔也六爻之動是流行于一卦六爻之間也晝夜之象不重在晝夜兩分重在晝夜相乘方與進退一例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說剛之變柔之變前一截事變化之極復爲剛柔是說變成之剛變成之柔後一截事亦難分截看大意是如此○蒙引存疑以造化人事言進退本義中无此意據語類剛柔之未定變化之已成云云二句分明是一事進退便是由變化而爲剛柔處若以進退屬造化人事與晝夜分對竟成兩項矣非經旨也陽化陰陰變陽是朱子看到細處有此分別節齋變化不分想是舊說上節中觀象繫辭象字實此是因上文類及之象字虛

匯而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言之夫何以有變化也變者柔之變而趨于剛退極而進也化者剛之化而趨於柔進極而退也一變一化即一進一退之象也既變而剛則爲剛矣既化而柔則爲

柔矣剛柔之相易晦明之迭嬗是剛柔有似乎晝夜而爲晝夜之象也變剛化柔見於一卦六爻之間所謂動也五上之動以天三四之動以人初二之動以地三才各具一太極其道不外此剛柔變化間矣聖人之所以觀象而繫辭不由於是哉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韓註序易之次序

孔疏以其在上吉凶顯其得失變化明其進退以此之故君子觀象知其所處故居可治之世而安靜居之是易位之次序也若居在乾之初九而安在勿用若居在乾之九三而安在乾乾是以所居而安者由觀易之位次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者言君子愛樂而習玩者是六爻之辭也辭有吉凶悔吝見善則思齊其事

見惡則懼而自改所以愛樂而耽玩也卦之與爻皆有其辭但爻有變化取象既多以知得失故君有有所愛樂所以特云爻之辭也

程子曰六爻之動以位爲義乃其序也得其序則安矣辭所以明義玩其辭義則知其可樂也

本義易之序謂卦爻所著事理當然之次第玩者觀之詳

語類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與居則觀其象之居不同上居字是總就身之所處而言下居字是靜對動而言朱子曰然○問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曰序是次序謂卦爻之初終如潛見飛躍循其序則安又問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曰橫渠謂每讀每有益所以可樂蓋有契于心則自然樂

節齋蔡氏曰序次序也自卦言否泰剝復之類自爻言潛見飛躍之類皆序也知其序之有常故居其位而安樂樂其理也玩習厭也辭者聖人所繫所以明理知其理之无窮故樂而玩

雲峯胡氏曰所居而安是安分所樂而玩是窮理君子安分則窮理愈精窮理則安分愈固

蒙引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言君子之躬行心得者皆易也下文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此正言君子學易之事此二句盡之矣能如是則躬行心得者皆是易而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矣此二句次不可做兩層學易之事若做兩層則君子亦須是兩樣矣○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此居字總就身之所處言要之便非居安乎易

也下段居字止對動字言○居處之也以易道自居也如孟子居之安資之深之例○易之序爲卦爻所著事理之次第次第不必皆通節齋所謂卦則否泰剝復之類爻則潛見飛躍之類若盡依此則周召一生是泰何時爲否伯夷一生是潛何時爲見不成獨无個易之序也那蓋事理當然處便是其時位所在以否者對泰者以潛者對見者即是見有個次第矣若泥節齋之意則人之一生要得遍歷許多次第○在人身不必皆遍歷許多次第在卦爻所著則自有許多次第又伯夷終身雖潛然潛中亦自有許多次第周召終身雖泰然泰中亦自有許多次第此又在所當知○序者事理當然之次第也只是義所在便是序○君子終身有終身之序一事有一事之序今日與昨日所應又各有其序總不越乎時之一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惟時焉而已時即序也○論語言中倫註倫謂義理之次第若一句話說得當理便見中倫亦不必俱要有始終本末也○所居而安字俱作活字看與下文所樂而玩字對蓋易序所在即理之所在君子居安乎易之序即居安乎理也○易之序也易字兼卦爻辭獨言爻而不言卦者愚謂聖人之意蓋以彖統論一卦六爻之全體而已至于爻則隨其一節之變而言之其爲道也屢遷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尤在所宜玩也然道理只在聖人口頭若夫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則卦辭又重矣○易之序即著于辭者辭之所以可玩以其皆序之所在也爻之辭爲在所玩則卦辭亦可知矣吉凶之辭言乎其失得悔吝之辭言乎其小疵凡一字之著皆至理所寓其旨遠其辭

爻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君子朝斯夕斯讀而味之其趣可以
通六合其識可以洞三才言雖有盡而意實无窮也何爲不使人
樂而玩之耶
存疑所居兼身心說心之所存身之所處皆居也安是安固不搖
之意不是安平无事之意言其身心之所處而安固不搖也○卦
爻之辭皆聖人之所係君子之所玩獨在于爻辭何也蓋卦辭言
一卦之全體其辭略爻辭各言一節之變于人情理物尤爲曲盡
愈讀而愈有味此所以爲君子所樂玩也○易之序即在上面剛
柔變化之內爻之辭只是上面吉凶悔吝之辭
按所居而安居字猶言處就身說爲是身可包心不必以身心並
言啇講居安屬身樂玩屬心却无妨存疑謂不是安平无事之

安然作隨所處而得安似亦通○存疑以二句分承上文時講
多從之愚意未愜蓋以易之序專屬變化一邊覺未是且此處
分承與下節有妨不如此處且渾留待下節分承也○易有象
辭變占四項象變占皆在辭中此玩辭可該象變占下節方分
言之
講天聖人之作易如此而學易之君子當何如乎是故君子身必
有所居也所居而安者一易之序耳蓋卦爻之序即事理當然
之次第君子之所持循而安固不搖者此也君子心必有所樂
也所樂而熟玩者惟爻之辭耳蓋爻辭所著其言有盡而味无
窮君子之所樂玩而反復不厭者此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

祐之吉无不利
按孔疏謂居處其身觀着其象以知身之善惡未是又云從天以
下悉皆祐之語以涉混
程子曰觀象玩辭而能通其意觀變玩占而能順其時動不違於
天矣
本義象辭變已見上凡單言變者化在其中占謂其所值吉凶之
決也
朱子曰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如潛龍勿用其理當此時只是潛
晦不當用若占得此爻凡事便未可做所謂君子動則觀其變而
玩其占亦當知其理如此○易有象八卦六爻然後有辭卦爻之
辭筮有變老陰老陽然後有占變爻之辭象之變也在理而未形

于事者也辭則各因象而指其吉凶占則又因吾之所值之辭而
決焉其示也益以詳矣故君子居而學易則既觀象矣又玩辭以
考所處之當否動而諏筮則既觀變矣又玩占以考其所值之吉
凶善而吉者則行否而凶者則止是以動靜之間畢无違理而自
天祐之吉无不利也蓋觀者一見而決玩者反復而不舍之辭也
渠氏中行曰居者靜而未涉于事也動者涉于事也居則觀卦之
象而玩其辭以探其隱顯動則觀其剛柔之變而玩其辭之所占
以求不悖其道一靜一動不違天理則俯仰无愧心逸日休德進
業長用无不利蓋言道之所寓人當體之也
節齋蔡氏曰觀象玩辭學易也觀變玩占用易也學易則无所不
盡其理用易則惟盡乎一爻之時居既盡乎天之理動必合乎天

之道故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蔡氏曰吉凶者失得之已定者也其憂虞之初謂之悔吝變化者易之用也其所以變化則剛柔二物而已故觀吉凶者必自悔吝始觀變化者必自剛柔始文王觀此四者而繫之以辭讀易者亦當觀此四者而玩文王之辭則靜居動作无不利矣

雲峯胡氏曰象與變有剛柔變化之殊辭與占有吉凶悔吝之異君子居而學易已窮乎象與辭之理動而用易又適乎變與占之宜動靜无非易即无非天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天地間剛柔變化无一時間人在大化中吉凶悔吝无一息停吉一而已凶悔吝三焉故上文示人以吉凶悔吝者聖人作易之事此獨吉而无凶悔吝者君子學易之功也

彙引　上文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亦有平居而自安之者亦有因占以事而安之者○上文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亦有平居玩之者亦有動而因占玩之者○兩條學易之事固不是判然不相須也同是一個君子同是一個易也○居則觀象玩辭象辭之內固有上文所謂序者在動則觀變玩占變占之內亦有上文所謂序者在若夫辭與占又自不相離也○以居則觀象玩辭為動則觀變玩占之地者非也居而觀象玩辭亦自可以得吉利孔子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无大過矣豈必皆為動而觀變玩占者哉○君子居則觀象玩辭未筮之時然也動則觀變玩占則向時所觀之象所玩之辭今則見于化裁推行之際而惟其占之所指矣故或居或動所趨皆吉所避皆凶是所謂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其吉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者蓋君子之觀象玩辭觀變玩占正欲求其吉无不利耳非必泛說何得天之祐而吉利也須見得與上文相照應○觀象玩辭雖未有占筮然卻是要用那易也正與第二句相呼應故總之以吉无不利

存疑　上言君子之所學者易此承言其動靜皆與乎易也居則觀其象所玩其辭是謂所安居乎易序也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動時安居乎易序也占不外辭係之卦爻之下者辭也所得何卦何爻則占此卦此爻之辭是占也○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則動靜皆易而行合乎天矣故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大全　四其字俱指卦爻未筮曰象辭既筮曰變占

緊說　吉无不利天非真個如何來佑只依理做去更无阻碍便是天祐

翼註　觀象象即首節設卦觀象象字聖人之觀以繫辭君子之觀以學易故因其辭而玩之○時講以居則句承前觀象繫辭句以動則句承前剛柔變化句而又以居與動內各兼上節居安樂玩二意在此節亦說得完全但合之上節以居安承剛柔變化以樂玩承觀象繫辭似覺矛盾故愚意上節且虛說不必分貼也然細玩又似居則句從上節說來動則句是進步語兩節相承尤覺明白○天祐依崇引就趨避說較當

講　居安樂玩如是寔以動靜間其功乎易有象而後有辭君子方靜而未筮也則觀卦爻中失得憂虞之象而玩卦爻中吉凶悔

吝之辭居安樂玩之功无間於動也易有變而後有占君子於其動而已筮也則觀卦爻中剛柔相推爲老爲少之變而玩卦爻中吉凶所在當趨當避之占居安樂玩之功无間于動也夫易道一天道也動靜不違乎易即動靜不違乎天而趨避得之幾先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學易之功如此信乎易非聖人不能作亦非君子不能學也

右第二章

本義此章言聖人作易君子學易之事

雲峰胡氏曰此章專論文王周公繫辭以明伏羲卦象剛柔變化吉凶悔吝凡三極之道皆見辭中而君子學易必當合伏羲卦象文王周公卦爻辭兼得之末歸結在卜筮上以獲自天之祐也

蒙引上章所謂聖人作易者以畫卦而言此章所謂聖人作易者以繫辭而言蓋先有卦而後有辭至下章則合卦爻辭而言其通例矣章次如此朱子雖不盡說出學者亦可以意會凡乾坤文言傳一節又一節以至天下何思何慮等云云皆是孔子居則觀象玩辭中得來若觀變玩占則亦就其一事求之未暇旁及而推廣也

集解首節言辭所由係而占在其中二節言變所由生而象在其中有變方有象正係辭之本三節就辭中之而言其盡天下之人事四節就變中之而言其該造化之顯微五節汎言君子所學在易末節詳學易之功而及天人之合正見易之不可不學也

按孔子作繫辭傳繫辭是此書題目至第二章方見者蓋開卷論乾坤二卦而發明之以冠卷首次方及繫辭之意亦猶子思作中庸第二章方提出中庸字也○此章舊說理深而辭煩頗費解愚姑淺訓之首節言文周繫卦爻之辭由觀象而起次節言六爻剛柔之變爲占而用末節象辭變占已伏於此三節申言辭之吉凶而并及悔吝四節言剛柔之變而指出六爻五節言君子學易當身體易理樂玩卦爻之辭玩辭則觀象可知而變占亦在其中末節承言之以觀象玩辭應首節觀變玩占應二節如此則有吉无凶而得聖人作易明吉凶示人趨避之意矣○通章是摠重在辭首節已露大旨因辭言及變而變各有辭吉凶節承繫辭句固是辭變化節承剛柔句亦有辭在內君子學易原以玩辭句承上意所居而安是高出一層非以二句分

承前二節也存疑謂易之序即在剛柔變化之內恐不足以盡所居而安之意末節象辭變占總歸辭上辭由象出而有變亦即有辭占又憑於辭不待言也○時講或重三極之道句謂聖人係辭明此道君子玩辭體此道殊覺扭捏

易經詳說卷三十七終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韓註彖總一卦之義也爻各言其變也

程子曰彖言卦之象爻隨時之變

本義彖謂卦辭文王所作者爻謂爻辭周公所作者象指全體而言變指一節而言

朱子曰彖辭最好玩味說得卦中情狀出彖辭極精分明是聖人所作問彖是緣一卦之義曰也有別說的爻是兩個交叉看來只是交變之義變謂剛柔相推而生者卦分明似將一片木畫卦

今按上所以爲卦耳

臨川吳氏曰此承上章正釋二聖人繫辭之旨彖者文王所繫一卦之辭因各卦之象而言即上章所謂設卦觀象也爻者周公所繫六爻之辭因揲蓍之變而言即上章所謂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也卦畫之變化而以蓍策之變言者蓋蓍三變得九則剛變而化柔蓍三變得六則柔變而化剛也

蒙引本義不曰象全體也而曰指全體而言不曰變一節也而曰指一節而言可見不可以全體當象字一節當變字大抵有全體之象亦有一爻之象獨於卦言象者象在全體尤著耳有一體之變亦有全體之變獨於爻言變者變在一節尤著耳聖人觀象而繫辭則彖所以言乎象也爻亦然

存疑此章是本上章說來言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故文王所繫之卦辭謂之彖彖也者言乎卦之象也周公所繫之爻

辭謂之爻爻也者言乎爻之變也於卦言象者卦是渾全之體而所具之理未明也於爻言變者爻是一節之變而所具之理已著也

要解仇滄柱曰彖言乎象指卦體所發明者如乾之元亨利貞所以明夫乾之大通至正如坤利牝馬之貞所以明夫坤之順健在一爻有一爻之變在六爻有六爻之變在三百八十四爻莫不各有其變

按此節分象變似上章首節觀象以卦言爻節剛柔以爻言而上章本義言觀卦爻之象今不敢有異說

講昔者伏羲固畫卦矣文王以有畫无爻民用弗彰於是觀諸卦而繫以彖辭彖何言乎奇耦純雜卦有象也彖則就言之以曲盡其全體之蘊蓋言乎象也彖既明矣周公以彖猶未詳易道弗周於是觀諸爻而繫以爻辭爻何言乎剛柔相推爻有變也爻則析言之以旁通其一節之理蓋言乎變也易之例固如此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孔疏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者謂卦爻下辭也著其吉凶者言論其卦爻失與得之義也前章言據其卦爻之象故云吉凶者失得之象此章據其卦爻之辭故云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者辭著悔吝者言說此卦爻有小疵病也有小疵病必預有憂虞故前章云悔吝者憂虞之象但前章據其象此章論其辭也无咎者善補過也者辭稱无咎者即此卦爻能補其過若不能補過則有咎也案例无咎畧有二一者善能補過故无咎二

者其過自已招无所怨咎故節之六三不節之嗟又誰咎也但如
此者少此據多者言之故云善補過也前章舉其大畧故不細言
无咎之事此章備論也
程子曰因得失而有吉凶能如是則无咎
本義此卦爻辭之通例
或問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只是以其未便至於吉凶否朱子曰
悔是漸好知道是錯了便有進善之理悔便到无咎吝者曾鳴說
不出心下不是沒分曉然未至於大過故曰小疵然小疵畢竟是
小過
雲峯胡氏曰前章言卦爻中吉凶悔吝之辭未嘗及无咎之辭此
章方及之大抵不貴无過而貴改過无咎者善補過也聖人許人

自新之意切矣
臨川吳氏曰彖辭爻辭或曰吉或曰凶者以言其事之有得有失
也辭曰悔曰吝者以言其事雖未大失而已有小疵也辭曰无咎
者以善其能補過也有過當有咎能補之則不過矣故得无咎也
蒙引其字指卦爻言也曰失得曰小疵曰善補過都是卦爻中所
具悔吝俱屬小疵者蓋悔未至於吉而猶有小疵也吝未至於凶
已有小疵也故皆謂之小疵憂虞之不可分者亦以此悔者我
之自尤也吝者人之我尤也故均之爲小疵但未至於凶之甚也
吝甚於悔亦殊途據卦爻固有言悔而不及吝者亦有言吝而
不兼悔者然要之二者實有相因之理蓋既有悔則亦可吝矣既
可吝亦當自悔矣故上章於悔吝皆以爲憂虞之象而此章一則

曰悔吝言乎其小疵二則曰憂悔吝者存乎介皆合爲一類而不
析爲二如得則吉失則凶之類亦以其勢之相因而不甚相遠耳
存疑此節是明上節之意吉凶悔吝无咎即彖爻之辭謂彖爻之
辭有吉凶吉凶非他也所以言乎象變之失得也蓋象變既成有
時位之當而爲得者焉得則吉矣彖爻之吉則言乎此也有時位
不當而爲失者焉失則凶矣彖爻之凶則言乎此也故曰吉凶者
言乎其失得也彖爻之辭有悔吝悔吝非他也所以言乎象變之
小疵也蓋悔者未至於吉而將趨乎吉也象變之時位有將趨乎
得猶未甚得而尚有小疵者焉小疵則悔矣彖爻之悔則言乎此
也吝者未至於凶而將向乎凶也象變之時位有將趨乎失猶未
甚失而已有小疵者焉小疵則吝矣彖爻之吝則言乎此也故曰

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彖爻之辭有无咎无咎非他也所以言象
變之善補過也蓋象變之時位有所過之不然是有過也過而能
改則復於无過矣彖爻无咎則言乎此也故曰善補過如中孚之
六四以位近於君而有過以能馬匹亡而得无咎既濟之初九以
銳進而有過以曳輪濡尾而得无咎此即可見其義本義曰此卦
爻辭之通例是以卦爻之辭言曰彖曰爻曰吉凶悔吝无咎皆辭
也
去疑三句正是言象言變處一其字即指象變言失得指時位說
不是論禍福也疵病也善當能字看无咎是從不好處反看出一
段好來
要解仇滄柱曰无咎是卦爻之辭補過者卦爻中本有改過之機

而聖人遂著爲无咎之辭所以望人改過而遷善也

[講]顧象變之蘊緣彖爻而著而彖爻之辭隨象變而遷有曰吉凶者蓋言象變中旹有消息位有當否不无失得得則吉失則凶也有曰悔吝者蓋言象變中剛柔雜居善惡未定或向於得而未得尚有小疵而悔生或向於失而未失已有小疵而吝生也又有无咎者蓋言象變中或時位未當或才德未備足以致咎者皆其過也能補其過而復於无過故稱无咎以予之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

[程子]曰位有貴賤之分卦兼小大之義吉凶之道於詞可見

[本義]位謂六爻之位齊猶定也小謂陰大謂陽

[韓註]爻之所處曰位六位有貴賤也

[孔疏]列貴賤者存乎位者以爻者言乎變以此之故陳列物之貴賤者在存乎六爻之位皆上貴下賤也

[或問]上下貴賤之位何也朱子曰二四則四貴而二賤五三則五貴而三賤上初則上貴而初賤上雖无位而本是貴重所謂貴而无位高而无民在人君則爲天子父爲天子師任他人則清高而在物外不與事者此所以爲貴也

[蒙引]列分布也位即是一節底卦即是全體底○此位字只以上下爻位言非指九六也

[韓註]卦有小大也齊猶言辨也即彖者言乎象也

孔疏以彖者言乎象象有小大故齊辨物之小大者存乎卦也猶若泰則小往大來吉亨否則大往小來之類是也

[龜山楊氏]曰陽大陰小陰陽有大小之理而齊小大者必假卦象而後顯問齊小大者存乎卦龜山曰陽大陰小如何朱子曰齊如分辨之義泰卦爲大否卦爲小又曰齊又不是整齊如協字是分辨字

[蒙引]齊大小小謂卦之以陰爲主者如姤遯否之類大謂卦之以陽爲主者如復臨泰之類○齊猶定也猶類也蓋大底類作大小底類作小而小大俱齊矣

[按]齊只是齊備之義○註疏以列貴賤句另說而以齊小大與辨吉凶二句並言又以吉凶專屬變於文義不合蓋列貴賤句以爻言齊小大句以卦言而辨吉凶通承之以卦爻之辭合言也

[蒙引]辭之所以辨吉凶者聖人欲人知所趨避也○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此二句只是起下文辨吉凶者存乎辭一句非以應彖者言乎象爻者言乎變二句也

[存疑]上二節專就卦爻之辭說此下分卦爻辭三件說言易中有貴賤列其孰爲貴孰爲賤則存乎六爻之位居乎上者則爲貴居乎下者則爲賤是貴賤以上下之位而列也易中有小大定其孰爲小孰爲大則存乎卦蓋卦之屬乎陰者則爲小如姤如遯如否之類皆其小也卦之屬乎陽者則爲大如復如臨如泰之類皆其大也是小大以卦而定也易中有吉凶辨其孰爲吉而孰爲凶則存乎辭觀元亨利貞利見大人之辭其所謂吉者可辨矣觀勿用取女飛鳥以凶之辭其所謂凶者可辨矣

[困疑]列擺列也存猶止也列齊辨俱指易言前云言乎者就聖人

開易說此去存乎者就後人觀易說

集解有卦辭而全體之吉凶以明有爻辭而一節之吉凶以明

按蒙引謂非應象變二句而時講位承變卦承象說只是借上文說入耳不必泥

講由卦爻詞申言之是故爻言乎變變之所成有貴賤列其貴賤存乎六爻之位而已統之則上爲貴下爲賤分之則乘爲貴承爲賤不待爻辭而列矣彖言乎象象之所立有大小齊其小大存乎六十四卦而已純陽爲大純陰爲小陽爲主者爲大陰爲主者爲小不待彖辭而齊矣貴賤相比小大相形斯有得失而吉凶生所以辨吉凶係分縷析无所疑者存乎彖爻之辭匪辭則无以彰夫吉凶矣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按註疏以介爲纖介照小疵說未甚明至於講下句言動而无咎存乎悔過却甚簡妥

程子曰以悔吝爲防則存意於微小震懼而得无咎者以能悔也

本義介謂辨別之端蓋善惡已動而未形之時也於此憂之則不至於悔吝矣震動也知悔則有以動其補過之心而可以无咎矣

或問憂悔吝者存乎介悔吝未至於吉凶是乃初萌動可以向吉凶之微處介又是悔吝之微處介字如界至界限之界是善惡動分界處於此憂之則不至於悔吝矣朱子曰然〇无咎者本是有咎善補過則爲无咎震動也欲動而无咎當存乎悔爾

升陽鄒氏曰憂其悔吝者必思患豫防而防禍於始震而无咎者必恐懼修省而自過於其終

雲峯胡氏曰前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此曰憂悔吝者存乎介蓋謂當謹於其微不可以小疵而自恕也

按雲峯訓介字用註疏說而於震字用本義說愚見殊不然蒙引憂悔吝者易憂之也震无咎者亦是易震之也此與上條列貴賤者存乎位者一例而介字悔字皆易中所有者本義雖從人事說然要看得活〇易能開物成務獨不能憂人之悔吝震人之无咎乎卦爻辭有悔吝者其中都藏一個介凡有无咎者其中都藏一個悔且其本義亦都句說在或本文自有但无咎生悔之意稍隱然既是補過便自悔中來矣此義亦不爲隱〇无兩邊不成介介是善惡分路處然正是方動未形之時若一行了則善惡各隨所向倒去亦不得謂之介矣〇无咎者善補過者也補過即改過也然改過无不自悔中來〇憂悔吝者震无咎本是人事而今以歸之易者蓋易只是影出這個道理耳故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若據易連悔吝无咎亦无了又安得有憂悔吝震无咎又安得使人憂悔吝震无咎故易只是影出這個道理在上〇悔吝者易之辭也而必有所以悔吝者存乎其間則所謂介也无咎亦易辭也然无咎實生於悔无一處不然但有无咎處都有悔在〇介謂善惡已動而未形之時於此憂之則一念之善者在所當充滿一念之惡者在所當遏絕而不至於悔吝矣〇震无咎者存乎悔此所謂悔者自凶而趨吉也與上文豈有相悖之義哉

存疑此二句與上辨吉凶者存乎辭一句再申上節吉凶言乎其

失得三句意凡事將凶則悔心生焉凡事皆凶則吝心生焉然其悔也不在於悔之日必有致悔之端事之將動而未形善則无悔惡則致悔善惡之間所謂介而致悔之端也其吝也不在於吝之日必有致吝之端事之將動而未形善則不吝惡則致吝善惡之間所謂介而致吝之端也易之辭於悔之介而憂之則含其惡而趨其善而不至於悔矣於吝之介而憂之則含其惡而趨其善而不至於吝矣故曰憂悔吝者存乎介易辭之无咎者言其善補過也然人之善補過无不自悔悟中來故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也朱子曰能內自訟則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凡易辭无咎皆自悔來如悔吝之類深味之自見

合解介在事先憂亦憂之於先悔在事後震亦震之於後

要解仇滄柱曰介是善惡初分之介乃動而未形者聖人欲人於此省察則不至於悔吝矣悔是痛懲已往之失乃過而知改者聖人欲人於此覺悟則可免咎矣與上文位卦辭一例看

駁本義動其補過之心以補過字加入无咎字上面頗覺費力蓋朱子是要與上句憂字對說故如此只作震動人以使之无咎似明○憂虞二字固當易易而人之以易之憂爲憂以易之震爲震一層意亦不可少本義是就人說○存乎悔悔字與悔吝之悔不同悔吝之悔是大槩說其可悔存乎悔是實說改悔○字義有輕重之分

疑若夫辭有悔吝以言其小疵矣易中凡有悔吝必爲預憂之憂之何在存乎介而已介者善惡消長之間識善之長而充之謹

惡之微而遏之悔吝可免矣辭有无咎以言其善補過矣易中凡无咎必爲震動之震之何在存乎悔而已警悟震動之念含其潛而圖其新改過遷善不至有咎矣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薛註其道光明曰大君子道消曰小之泰則其辭易之否則其辭險

孔疏辭也者各指其所之者謂卦爻之辭各斥其爻卦之之適也若之適於善則其辭善若之適於惡則其辭惡也

程子曰卦有小大於時之中有小大也有小大則辭之險易殊矣各隨其事也

本義小險大易各隨所向

朱子曰卦有小大看來只是好底卦便是大不好底卦便是小如復如泰如大有如夬之類是好底卦如睽如困如小過之類盡是不好底卦譬如光明磊落底便是好人昏昧迷暗底便是不好人所以謂卦有小大辭有險易大卦辭易小卦辭險即此可見

問卦有小大辭有險易陽爲大陰爲小觀其爻之所向而爲之辭如休復吉底辭自是平易如困於葛藟底辭自是險曰這般處依約看也是恁地自是不會見得他底透只是依衆說如所謂吉凶者失得之象一段却是徹底見得聖人當初作易時意似這處更移易一字不得只是其他處不能盡見得如此所以不能盡見得聖人心

誠齋楊氏曰讀復之辭者如行夷塗如逢春陽如對堯舜周孔

何其氣象之和樂也其辭易易而指人以所之之得且吉也請遊
剝之辭危如洪風濤如霰雪霜如對桀紂盜跖何其氣象之慘慄
也其辭艱險而指人以所之之失且凶也
蔡氏曰卦有小有大隨其消長而分辭有險有易因其安危而別
辭者各指其所向凶則指其可避之方吉則指其可趨之所以示
乎人也
蒙引卦有小大且如屯蒙需訟為卦為大乎為小乎皆大也何以
言之屯之初九為成卦之主蒙之九二為治蒙之主需則以所遇
坎訟則內坎外乾皆陽叉如師之下坎上坤則坎貞而坤悔貞為
主也亦大卦也比雖貞坤悔坎然九五為比之主卦之羣陰皆來
比五亦大卦也其餘可以類推但不必大卦辭皆易小卦辭皆險

耳辭之險者如剝之不利有攸往否之其亡其亡之類是也辭
之易者如復之朋來无咎泰之拔茅征吉之類是也要亦大約如
此未必盡然也大過非不大也而棟橈觀非不小也而有孚顒若
屯九五非小也而屯其膏坤六二非大也而直方大故知此亦大
約說不可局定辭之所以險易者豈聖人故為是險易哉隨其
卦之所向耳所向處是情情則有險易了不要說所向有大小卦
所向者易辭則從而易所向者險辭則從而險聖人繫辭只依那
象按本章通例看此條卦字辭字皆兼爻說
存疑卦有小大辭有險易卦與辭分說辭也者各指其所之卦與
辭合說言卦則有小大焉辭則有險易焉然辭非有外於卦也
卦辭之險易各隨卦情之所向耳卦之大者其情向於易辭則從
而易如乾如復如泰之類可見也卦之小者其情向於險辭則從
而險如坤如姤如否之類可見也
蒙說各指其所之不可謂大者皆易小者皆險大卦亦有險小卦
亦有易情也指是指引之指隱然如所嚮道意
去疑上二句須先平說辭也者終直辭遂只足上文繫辭之意其
指卦言之往也謂所向也
按此節三句是一串說下卦有小大朱子雖有好不好之說然
字義終不叫當依第二條分陰陽看卦之陰為主者小也陽為
主者大也其字指卦方見末句是辭與卦合說或謂示以所
往則與卦不統合矣
講義吉凶也悔吝也无咎也皆卦爻辭也然卦辭固相因也卦有

陰為主而為小者有陽為主而為大者是有小大之分也辭有
艱深而為險者有坦白而為易者是有險易之殊也聖人豈故
為是險易之辭哉蓋辭也者各指其卦之所向以示人卦所向
易辭從而易卦所向險辭從而險卦爻之辭大抵如此
右第三章
本義此章釋卦爻辭之通例
雙湖胡氏曰第一章夫子論伏羲畫卦而有望於賢人之體易第
二章論文王周公繫辭而有望於君子之體易至此三章專論彖
爻之辭以示夫衆人之用易也意若曰彖辭言象使人知卦之統
體爻辭言變使人知爻之推遷吉凶之斷以明人事之得失悔吝
之辭以明人事之小疵无咎之辭以明人事之補過此自是一節

教人知得失小疵補過之道也自是故以下又論夫位者使人知
有貴賤也卦者使人知有小大也人知卽辭以辨吉凶則失得亦
可免矣人知介然之頃憂悔吝則小疵亦可免矣人知萌動悔心
自无可咎則亦自无過之可補也此又自是一節教人辨吉凶憂
悔吝震无咎之道至此則失得小疵補過又不足言矣然後總結
之以是故以下之辭謂卦所以有小大辭所以有險易无非各指
其人之所之也三章之意庶在此乎
蒙引此章釋字非訓釋之釋乃明釋之釋○此所謂釋卦爻辭之
通例與章內同總是說卦爻辭之通例
𥠖解首節分言卦爻辭之通例次節合言卦爻辭之通例三節四
節申上兩節而發未盡之意末節言辭本乎卦總是釋卦爻辭之

通例○此章非徒叙列通例全是發明聖人憂世覺民之心
按此章承上章而言本義謂釋卦爻辭之通例可謂盡其義然觀玩
當以辭字貫通章亦不離上章繫辭之旨也首節彖爻並提彖
卽卦也二節吉凶悔吝无咎並言皆卦爻之辭也次以貴賤明
爻位小大明卦體應首二句次以辨吉凶三句應吉凶者三例
辨吉凶者存乎辭似當合下二句爲一節然在五句之中自有
意可見貴賤小大皆有辭而悔吝无咎之爲辭不待言矣末節
以辭字結之以小大該貴賤以險易該吉凶悔吝无咎總見聖
人繫辭无非指卦爻之所向以示人也○註疏連下易與天地
準至知死生之說爲一章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語註作易以準天地
孔疏言聖人作易與天地相準謂準擬天地則乾健以法天坤順
以法地之類是也故能彌綸天地之道者以易與天地相準爲此
之故聖人用易能彌綸天地之道彌爲縫補合綸爲絟綸牽引能
補合牽引天地之道用此易道也
按註疏分節以易與天地準連上指其所之以故能彌綸連下文
程子曰聖人作易以準則天地之道易之義天地之道也故能彌
綸天地之道彌徧也綸理也有事爲倫治絲爲綸彌綸徧理也
本義易書卦爻具有天地之道與之齊準彌如彌縫之彌有終竟
聯合之意綸有選擇條理之意
朱子曰易道本與天地齊準所以能彌綸之蓋天地有許多道理

易上都有故易能彌綸天地之道而聖人用之也彌如封彌之彌
糊合使无縫罅綸如絡絲之綸自有條理言雖是彌得外面无縫
罅而中則事事物物各有條理彌如大德敦化綸如小德川流彌
而非綸則空疏无物綸而非彌則判然不相干此二字見得聖人
下字甚密也又曰天地有未至處易却能彌綸得他又曰惟其封
彌得无縫罅所以能徧滿也
雲峯胡氏曰此易字指易書而言書之中具有天地之道本自與
天地相等故與天地之道彌之則是合萬爲一渾然无欠綸之則
一實萬分粲然有倫此下三節皆聖人用易之書與此二句相應
蒙引易何以見其能彌綸天地之道耶蓋天地之道不過一陰陽
之變化也而易書卦爻亦一陰陽之變也易書只以陰陽之變凡

幽明死生鬼神智仁之屬易皆有以象之而无遺矣本義具有天地之道二句正是本文彌綸乎天地之道者也本文故字要看得活不可拘泥若曰易書與天地同大不然何其能彌綸乎天地之道蓋兩句實一理故本義亦合其意而解之下文彌如彌縫之彌云云以上文二義未明故特復解之以示人非謂上段只解易與天地準而此方解彌綸天地之道也莫大乎天地而易書與天地同其大焉何也如所謂死生鬼神知仁之類莫非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易書於是道也自其外而統觀之則幽明死生鬼神之類无一不包括於其中有以彌之而无遺焉自其內而細觀之則於所彌之中或幽或明或死或生或鬼或神或仁知之類又皆有以綸之而不紊焉夫易能彌綸天地之道如此信乎易與天地準也

存疑此章欲說聖人用易窮理盡性至命故先說易書具有天地之道以見聖人所以用易也易與天地準一句當虛說彌綸之道始實說故能二字當看得活落言莫大乎天地而易書之大則與之齊準故於天地之道若幽明死生鬼神智仁造化萬物皆有以彌之而无有遺漏者焉又於其中若幽明若死生若鬼神若智仁若造化若萬物井井有條色色各别而不容混亂是又有以綸之者焉

集解余南明云彌是就中包括得盡說綸是就中各有條理說云是彌綸正是其準處不可分做兩截看

按準是齊準不是準則彌是彌縫綸是經綸兼中庸經綸二義有

分有合在內

劉至大者莫如天地而易之爲書與之齊準故能於天地之道彌之而无一之滲漏綸之而无一之混淆蓋天地有是道易書亦有是道謂之相準不誣然哉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本義此窮理之事以者聖人以易之書也易者陰陽而已幽明死生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原者推之於前反者要之於後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遊魄降散而爲變鬼之歸也

孔疏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者天有懸象而成文章故稱文也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條理故稱理也是故知幽明之故者故謂事也故以用易道仰觀俯察知无形之幽有形之明義理事故也

程子曰偏理天地之道而復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驗之著見之跡故能知幽明之故在理爲幽成象爲明知幽明之故知理與物之所以然也

朱子曰仰觀天俯察地只是一個陰陽聖人看許多般物事都不出陰陽兩字便做河圖洛書也只是陰陽問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本義云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如何曰故是幽明之所以然者晝明夜幽上明下幽觀晝夜之運日月星辰之上下日出地上便明日入地下便幽

天文有牛遙在上面須有牛遊在下面可見天文幽明之所以然也又曰天是陽地是陰然天地又自各有陰陽天之晝是陽夜是陰日爲陽月爲陰地加高爲陽下屬陰平坦屬陽險阻屬陰東南屬陽西北屬陰幽明便是陰陽

建安邱氏曰天文謂氣之所成日月星辰之類以其在上仰觀則見地理謂形之所成高下流峙之類以其在下俯察則知察者觀之詳此曰觀而彼曰察者天文屬陽陽明也明者易見故何觀地理屬陰陰幽也幽者難知故當察故所以然也人於仰觀俯察之中而求天地所以然之故則幽明之理可識矣

蒙引聖人仰則以易而觀乎天文之晝夜上下俯則以易而察乎地理之南北高深則知晝也上也南也高也所以明者陰變爲陽也夜也下也北也深也所以幽者陽變爲陰也是知幽明之故也○晝夜自晝夜上下自上下上下謂日月星辰之升降也晝夜以易言○南北高深何以見其變曰无平不陂地未有一於高者行行必有低處亦未有一於低者行行又必有高處一高一低一起一伏便是變也○陰陽之變在天文易言在地理難言以地理言之南者陽之分界這便是陰之變也北者陰之分界這便是陽之變也高者陽之所在亦陰變陽也深者陰之所在亦陽變陰也或曰然則南變爲北北變爲南高變爲深深變爲高乎曰非也只南與北高與深便是變蓋形如是則氣亦如是先儒獨不以上下四方爲對待之易乎對待之易便是陰陽之變矣此當從活看不可泥例拘○晝夜上下南北高深此只是幽明之迹非幽明之故也

故其所以然之理也

存疑天文遠故曰觀地理近故曰察察比觀較詳○晝也上也南也高也明也夜也下也北也深也幽也那幽處便是陰之變蓋地理難說陽變陰陰變陽即幽明之所在而推本於陰陽之變即其故也不必如舊註牽拘於變化之循環

要孔疏以始終爲事物之始終事字與死生不切

程子曰原究其始要考其終則可以見死生之理○人能原始知得生理便能要終知得死理[illegible]便雖千萬般安排著亦不濟事○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爲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爲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

謂原始反終朱子曰反只如折轉來謂推原其始折轉來看其終如回頭之義是反回來觀其終也○問天地之化雖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則必知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於氣化之日初无精神寄寓於大虛之中則知其死也與氣而俱散无復更有形象尚留於冥漠之內曰死便是都散无了

建安邱氏曰天有死必有生有生必有死晝夜之常耳人能推原其死於未生之前而反觀其終於已死之後則始何爲而生終何爲而死而生死之理可得而見矣說謂原其理也

蒙引原夫人物之始而即以反其終則知始之所以生者氣化之聚而陰變爲陽也終之所以死者氣化之散而陽變爲陰也是知

生死之說矣。終者始之歸宿也故原始則以反終
存疑原始反終是從人物有生之後推原到那始初之所以生處
又從那始初處回轉來看其終竟之所以死處知其始初之生也
是得於氣化之聚則知其終後之死也是緣氣化之散蓋因其始
而見其終也

按註疏以精氣以下另爲一章。

尋註精氣絪縕聚而成物聚極則散而游魂爲變也游魂言其游
散也蓋聚散之理則能知變化之道无幽而不通也

程子曰聚爲精氣散爲游魂聚則爲物散則爲變觀聚散則見鬼
神之情狀萬物始終聚散而已鬼神造化之功也。魂謂精魂謂
其死也歸乎天消散之意。問易言知鬼神情狀果有情狀否曰

有之又問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或
曰游魂爲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无物
也

張子曰精氣者自无而有游魂者自有而无自无而有神之情也
自有而无鬼之情也自无而有故顯而爲物神之狀也自有而无
故隱而爲變鬼之狀也

朱子曰精魄也耳目之精爲魄氣魂也口鼻之噓吸爲魂二者合
而成物精虛魄降則氣散魂游而无不至矣魄爲鬼魂爲神禮記
有孔子答宰我問正說此理甚詳禮記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
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
之至也註氣爲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雜書云魂人陽
神也魄人陰神也亦可取問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曰此是兩個合
一個的精氣合則魂魄凝結爲物離則陽已散而陰无所歸
故爲變又曰變爲魂魄相離雖獨說游魂而不言魄而離魄之意
自可見矣又曰此只是聚散聚而爲物神也散而爲變鬼也神屬
陽鬼屬陰又錯綜而橫看之則精爲陰氣爲陽就人身而言雖是
屬陽然體魄已屬陰蓋生之中已帶了個死的道理變雖屬陽然
魂氣上游體魄下降亦自具陰陽如言殂落殂升也便是魂之游
落即魄之降古之祭祀求諸陽所以求其魂求諸陰所以求其魄
橫渠說精氣自无而有游魂自有而无其說亦分曉又曰精氣爲
物游魂爲變此却知鬼神之情狀魂氣升於天體魄歸於土神氣
上升鬼魄下降不特人也凡物之枯敗其香氣騰上物則腐敗於下

推此可見死則謂之魂魄生則謂之精氣天地公共底謂之鬼神
。始終死生是以循環言精氣鬼神是以聚散言其實不過陰陽
兩端而已。問游魂爲變間有爲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游字
是漸漸散若是爲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而成
妖孽若狂亂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方死豈得更鬱結成妖孽
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又如其取精多其用物宏如伯有者亦
是卒未散也。問精氣爲物陰精陽氣聚而成物此總言神游魂
爲變魂游魄降散而成變此總言鬼疑錯綜而言曰然此所謂人
者鬼神之會也

龜齋楊氏曰鬼神无聲无臭何爲而有狀狀且无也何爲而有情
曰物者具是形者也魂者使是形者也魂止則物存魂游則物亡

游者止之變也亡者存之變也觀其聚散則鬼神之情狀可知矣
記曰鬼神之德其盛矣乎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體物而不可遺洋
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此其狀也易曰與鬼神合其吉凶又
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此其情也
纂引所受以生者本謂之精氣就既成物言則謂之魂魄矣。精
氣爲物謂成個物也精重濁故屬陰氣輕清故屬陽精氣非物之
精氣也是陰陽之精氣聚而始有物者也。游魂者漸漸散去无
所不之也魂既游則魄亦降矣。要兼動植說或曰據草木之類
何處爲精魄何處爲魂氣曰此說人未能便信但實有此理且草
木俱有香臭光采此便是魂也即其所受之陽氣也亦與有個漿
液津潤處此便是魄也即其所得之陰精也是雖不得如動物之

分明然上句死生既兼動植鬼神則物之所以死生者也安得爲
不兼動植言耶。清初爲此說數年朋友間多不能深信近得理
學類編鬼神一門所載朱子一段都與此符合今特抄出相示或問
草木土石有魄而无魂否朱子曰易說精氣爲物則是有精氣方
有魂魄草木土石不可以魂魄論但出底氣便是魂精便是魄譬
如燒香烟便是魂燒出漿汁來便是魄魂者魄之光燄魄者魂之
根本又問體魄有分別如耳目是體聰明是魄曰然魂者氣之神
魄者體之神淮南子註謂魂人陽神魄人陰神此說好情狀二字
頗難看或者認狀字大泥而以虛實分情狀恐意情狀二字一類
猶所謂形狀氣象云耳如孟子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註
云形狀也言其模樣意思耳其實何嘗有實形也。鬼神之情狀

總是一聚一散一屈一伸者。鬼神二字分屬上二句不交合說
所謂人者鬼神之會也又是一義此言聚爲陽散爲陰者初間未
有是物陰也今精氣爲物則陰變爲陽而神之情狀在是矣即今
有是物陽也及其游魂爲變則陽變爲陰而鬼之情狀在是矣聚
而成物聚字不是二者合聚之聚乃凝聚之聚對散而言也
存疑陰重濁有迹故爲精陽輕清无形故爲氣精氣合方成人物
人物既成則氣爲魂精爲魄人之耳聽目能視皆精魄也人之
喘息呼吸皆魂氣也其生也以精氣之合則其死也以精氣之散。
其散也魂氣歸於天精魄歸於地各還其原也魂漸漸散去故曰
游蓋原是氣本无形也魄是有迹底物本是精血只乾枯而已非
實降也對魂游則爲降爾鬼神就造化言死生就人物言。情无

形狀有象朱子顯而爲物隱而爲變爲鬼神之情狀亦是
纂雙湖云精氣之所聚者神之情也及其成物則神之狀也
魂之游散鬼之情也及其爲變鬼之狀也
程子曰以幽明之故死生之理鬼神之情狀觀則可以見天地之
道
朱子曰觀文察變以至知鬼神之情狀皆是言窮理之事直是要
知得許多條後爲之窮理
蒙引仰觀俯察固以易也至原始反終亦以易而原之反之也爲
物爲變亦以易而推之如此也爲上已有兩以字更不他說出省
文耳亦如善補過一句不用言乎其之類。天下之物理多矣此
言窮理獨曰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何也此三者理之

至難窮者也於此而有以窮之則天下之理无一之不窮矣蓋自
聖人分上說亦舉重以見輕也若大學之格物窮理則无不可能
者○問幽者變明明者變幽鬼變而神神變而鬼固矣然則生變
死死亦可變爲生乎死生之變似與幽明鬼神之變不可一例看
也曰此更有說若子之言則與幽明鬼神之變亦有未盡察者何
也今之幽者非向之幽者復來也今之死者亦非可爲後來之生
也氣化生息无有窮盡如人之鼻息噓吸不資所噓之氣以爲後
來之吸亦不資所吸之氣以爲後來之噓也幽明死生鬼神之變
其實一理也不可不察
右總此下三節言聖人用易之事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
以者用易也原始反終者用易以原反之也精氣爲物游魂爲變

雖不言用易而用易之意固在其中矣用易以窮理要見易理是
如何天地間理是如何聖人用易以窮之是如何蓋幽明之故死
生之說鬼神之情狀其理皆存於易故聖人用易以窮之也然亦
要見得爲聖人窮理盡性之書爾非聖人真個即易而後窮理盡
性也得意忘言斯可矣
按精氣爲物三句分明與上文一類相連註疏截斷以精氣爲物
爲下章之首甚不倫○三項皆天地之首其實皆陰陽之變故
不外於易故字說字情狀字是最難窮處而唯用易可以窮之
天之文章地之脉理皆有幽明朱子晝夜上下南北高深看得
甚細不然恐人以明屬天幽屬地矣始屬生終屬死人多不疑
於生而疑於死故原始反終語意重在死也精與氣對魂與魄

對精氣合而爲物魂魄離而爲變變即變化之變精氣爲物游
魂爲變即是鬼神情狀非別有鬼神而於此見情狀也情狀二
字難分蔡引說是○精氣爲物即指物之精氣說覺提蔡引諸
陰陽之精氣聚而始有物似精氣與物兩截言矣且不著物上
陰陽亦難言精氣更詳之○孔疏以精氣爲精靈之氣不分陰
陽程子亦云魂爲精魄不以精屬陰陰屬陽氣是朱子看得如
此
語夫易既能彌綸天地之道故聖人用易可以窮理而无不知也
以易之理仰觀天文之晝夜上下俯察地理之南北高深其夜
與下北與深幽也晝與上南與高明也而其所以爲幽之故則
陽之變而爲陰也所以爲明之故則陰之變而爲陽也幽明之

故以易而知之矣以易之理推原人物之所以始反觀人物之
所以終始以氣聚而生終以氣散而死其所以爲死之說則陽
之變而爲陰也所以爲生之說則陰之變而爲陽也死生之說
以易而知之矣以易之理究其氣與精之凝聚而既有知覺又
有運動則爲物精與氣之消散而魂升於天魄降於地則爲變
爲物者自无而有神之伸也爲變者自有而无鬼之歸也而其
所以爲神者陰之變而爲陽也所以爲鬼者陽之變而爲陰也
其情狀不又於易而知之乎三者理之難窮者也聖人皆有以
知之則无不窮之理矣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
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本義此聖人盡性之事也天地之道知仁而已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知且仁則知而不過矣旁行者行權之知也不流者守正之仁也既樂天理而又知天命故能无憂而其知益深隨處皆安而无一息之不仁故能不忘其濟物之心而仁益篤蓋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故其相爲表裏如此

雙湖胡氏曰德合天地故曰相似

程子曰易之義與天地之道相似故无差違相似謂同也

朱子曰上文言易之道與天地準此言聖人之道與天地相似也與天地相似故不違下數句是說與天地相似之事上文易與天地準下數句是說易與天地準之事

龜山楊氏曰天地之功大矣準之者易也似之者聖人也易未无

體其準於天地則如平準之準均一而无間聖人旣有爲其似於天地則如形似之似惟順適乎自然○天地與聖人无二道也列而爲三則相似而已惟相似故先後天而不違也

蒙引曰知周乎萬物以下如何說是與天地相似而不違處蓋天之高明智也地之博厚仁也聖人之仁智如此則與天地合其德矣非與天地相似而不違乎○或曰相似就是不違大抵故字須要說他明白如這句書他如此說我邦也如此說與他相似方是不差了他若他如此說我邦不如此說便是相違了故字庶幾見明白

存疑曰知周萬物則能以道濟天下也

程子曰義之所包知也其義周盡萬物之理其道足以濟天下故无過差

問本義云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是如何朱子曰此與後段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又自不同此以清濁言彼以動靜言知是先知得較虛故屬之天道濟天下則普濟萬物實惠及民故屬之地

蒙引知周乎萬物道濟則改言天下可見萬物說得廣如上文死生鬼神都是物理所在也道濟天下則只謂天下之人也道亦仁也但就行上說

存疑知周萬物周徧也盡也言萬物之理精入无形粗及有象皆知之而无有不徧不盡也道猶夫學之道道字訓術方法也蒙引曰道濟改言天下只言天下之人愚初以中庸盡人物之性來證

欲兼人物說今以後節曲成萬物來參看覺得曲成萬物與方兼人物此處只當就人說其心術之所運用能使天下之人老安友信少懷无不各得其所是其道有以濟天下也○其知周乎萬物而道足濟天下則其知不流之空虛矣故不過行不掩言則爲過仁不掩知亦爲過仁足以掩知故不爲過

程子曰旁通遠及而不流失正理

朱子曰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此兩句本是皆知之事蓋不流便是貞也不流是本旁行是應變處无本則不能應變能應變而无其本則流而入變詐矣細分之則旁行是知不流屬仁其實皆是知之事對下文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一句專說仁也○知周萬物是體旁行是可與權乃推行處樂天知命是自處三箇名

說一理○旁行而不流此小變而不失其大常然前後却有故字
以相對此一句突然易中自時有些地處頗難曉
蒙引上一段智仁是以處常者言此則言其事有難處而不可以
常理行者聖人則旁行焉旁行易流也聖人雖旁行而又不流焉
旁行者行權之智也不流者守正之仁也如告而後娶理之常也
舜不告而娶則不由常理而用權矣以臣事君理之常也湯武放
伐其君則不由常理而用權矣然舜之所以不告而娶所娶在於
无後湯武之放伐其君无非順天應人則因理之所在而未嘗有
不正也此守正只是行權中之守正若正經說守正則是告而後
娶以臣事君也漢儒所謂反經合道者亦甚有理宜深味之蓋聖
人之行權者假權以濟經也經權之說略如兵法有正有奇意思

○事有不可以常理行者則委曲遷就而權以行之否則膠於固
執而事終不可行矣時有不可以常法處者則宛轉從宜而權以
處之否則泥於故常而時中不可處矣愚故曰聖人之行權所以
假權以濟經也
存疑旁行是事有適逢其變常道處不得則於常道之外別出一
法以處之必使其有濟故曰旁行言從正道行不得從偏旁而行
也旁行易出乎道義之外是流也聖人雖是旁行而亦不出乎道
義之外故不流旁行是行權乃謂之知者蓋若非其智有以高乎
天下亦不能爲此舉故曰權者聖人之大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
體道者不能用也不流是能守其正守正則仁矣
韓註順天之化故曰樂也

程子曰循乎理樂天也安其分知命也順理安分故无所憂○樂
天知命通上下之言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知命者知有命
而信之者爾不知命无以爲君子是知命者所以輔義一循於義
則何庸斷之以命哉若夫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此○仁者不憂
樂天者也
按本義樂天何屬知與程說不同
蒙引天以理言仁義忠信是也命以氣言吉凶禍福是也樂乎天
理則以重而見外之輕也夫何憂知有天命則惟修身以俟之又
何憂
存疑樂天所造極深些生到得樂處論語知之不如好好不如樂
孟子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即是此樂○知命所造極深不止是聞

見之知乃是實踐之知蓋真知夫死生貧富貴賤之理而安之不
若莊周知无可奈何而安之方是知命問莊周之齊物我一生死
亦可謂之知命乎曰莊周只是强制若告子之不動心與聖人之
知命必有間樂天則理足以勝私心泰然无不足知命則夭壽不
貳修身以俟之故不憂不憂地位不是小可先儒謂處富貴與天
地同其通處貧賤與天地同其否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其
无憂者與
按韓註以安土敦仁爲萬物之情不是解安土句
程子曰安土安所止也敦乎仁存乎同也是以能愛問安土敦乎
仁故能愛朱子曰此是與上文樂天知命對說樂天知命是知崇
安土敦仁是禮卑安是隨所居而安在在處處皆安若自家不安

何以能愛斂只是篤厚去盡己私純是天理更无夾雜亦无欲淵方有箇敦厚之意只是仁而又仁敦厚於仁故能愛惟安土敦仁則其愛自溥又曰樂天知命主知言是崇德事安土敦仁主禮言是廣業事又曰敦是仁體能愛是及物處○安土者隨寓而安也敦乎仁者不失其天地生物之心也安土而敦乎仁則无適而非仁矣所以能愛也仁者樂山之意於此可見又曰安土者隨所寓而安若自擇安處只知有己不知有物也此厚於仁者之事故能愛也又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聖人說仁是恁地說此語說仁最密

蒙引安土是不擇便宜胸中无所可睚而濟人利物之心蓋无時而不在矣安土即敦乎仁也但土與仁自有內外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亦此意也○仁在內愛其發用處故曰相爲表裏一表一裏便是相爲表裏非謂愛亦可爲裏仁亦可爲表也

存疑安土是隨處皆安敦仁是敦厚於仁○敦仁不外乎安土隨處皆安而无處不安則其仁篤厚而不薄矣故本義曰隨處皆安而无一息之不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故能愛

雙湖胡氏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此統論聖人之體段知周萬物道濟天下故不過此指知仁與天地相似之實處不過對不違而言惟其相似所配合无間所以不違惟其周萬物濟天下則與大无外所以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即周萬物之知而似乎天也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即道濟天下之仁而似乎地也不

憂對能愛而言惟知與天　相似則能且高明矣隨其所行泛應曲當此動而樂天之意也何憂之有惟仁與地相似則極其博厚矣隨其所處厚重不遷此靜而安土之事也何以不愛之有此聖人仁知盡性之學而上下與天地同流者蓋如此

雲峯胡氏曰上文言易與天地準此言聖人與天地似似即準也聖人知似天仁似地有周物之知而實諸濟物之仁則其智不過有行權之知而本諸守正之仁則其知不流至於樂天知命而知之迹已泯安土敦仁而仁之心益著此其知仁所以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盡性之事也

蒙引此聖人盡性之事也知何就是以易而盡性蓋知之輕清陽也仁之重濁陰也陰陽具於易則仁智亦不外於易矣此聖人之盡性所以亦爲用易也○以其智且仁故謂之盡性不可謂是盡智仁之性也蓋仁義禮智之仁智性之名也此所謂智仁盡性之目也分明不同○其曰智益深仁益篤者蓋此一段子又是仁智中之極致者言也大抵聖人之仁智非有至與未至篤與未篤特隨所在而言便見得一節難於一節一節深於一節耳

存疑聖人之知仁配天地陰陽之道无不盡而其所以盡者實法諸易書之陰陽所以謂以易盡性也○此言聖人之知仁一節深一節周物之知道濟之仁以處常言旁行不流以處變言其處變之尤深於處常也樂天知命安土敦仁則與天爲一處變又不足言矣要之聖人之仁知非有淺深特隨所至而言見其有淺深爾其擬相似與不違一正一反无兩層須指仁邊非別有道即知周

內一一處皆得宜更何過愆之有不過言知不拘也旁行不流旁
行處自有个主宰所謂權不離經也樂天所樂皆天非去樂乎天
也知不是空空識得有安命意樂知便不憂非樂知了然後不憂
也土所安之地安土便是敦仁了固故字宜體
要雙仇滄柱曰樂天理以所性之全體言知天命以氣數之不齊
言此聖人知之極至處安土敦仁隨其身之所處而一誠乎理也
此聖人法地德之深厚處樂天知命是兩事安土敦仁是一事
從此節首句與天地相似提起下文見所以與天地相似處在知
仁也經文只有知周敦仁而朱子發明太細故難看知周萬物
是知道濟天下是仁朱子謂其知不過是以知包仁旁行是知
不流是仁朱子謂是知之事亦是以知包仁不知朱子何以如

此立言也上三句皆說知末一句說仁覺偏不如以道濟天下
至不流兼言知仁樂天知命一句爲分言知仁似覺清楚也依
蒙存看亦是如此但說得不甚的確耳旁行而不流无故字
與上下文勢不同雙峯連樂天句說亦似有理然依朱子之說
當是足上句意也不過不必用出知字孔疏云不過者所謂
皆得其宜不有過愆使物失分此說可用或云天地不能過與
上不違一例看亦通樂天知命天以理言命以數言安土經
敦仁重安於其土而敦乎仁敦仁故能愛敦仁之仁尚屬心之
德能愛方說到愛之理如仁皆從易得之此中自有真學問
與本領蒙存但以陰陽爲說殊覺籠統此節文義錯綜反覆
不滯於小

謂易能彌綸天地之道故聖人用易可以盡性而配天地也天地
之道聖人之性雖有不同而其理則一聖人盡性自能與天地
配合而相似相似則立此參彼无毫髮之違悖矣其相似者何
如蓋天高明其道爲知地博厚其道爲仁皆陰陽之理而易具
之聖人用易其爲仁知有不可二二言者其知能周悉萬物
之理區畫得宜而道足兼濟天下之人无不得所仁以成知而
知有實用非騖於高遠論於空虛何道之有此聖人之仁知見
於處常者然也若事勢有可以旁通行權聖人則有權變之
法是所謂旁行也旁行則易流而聖人行權之中皆合於理而
不失中正之則是能不流也旁行則知不流則仁此聖人之仁
知見於處變者然也不但此也天者自然之理聖人則樂之而

與天默契命者吉凶禍福之數聖人則知之而以命自安凡事
變得失不足介懷又何憂焉其知之深又如此人不安土往往
自擇便利其心多私故仁不敦仁不敦則私意間隔物我不通
故不能愛聖人隨寓而安无一息之不仁以之應物自有惻怛
之念慈惠之事故能愛也其仁之篤又如此以視天地之仁知
不亦相似而不違乎仁知皆性也聖人之用易以盡性可見矣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
无方而易无體
本義此聖人至命之事也範如鑄金之有模範圍匡郭也天地之
化无窮而聖人爲之範圍不使過於中道所謂裁成者也通猶兼
也晝夜即幽明生死鬼神之謂如此然後可見至神之妙无有方

所易之變化无有形體也

韓註範圍者擬範天地而周備其理也曲成者乘變以應物不係一方者也則物宜得矣通幽明之故則无不知也

孔疏範謂模範圍謂周圍言聖人所爲所作模範周圍天地之化養言法則天地以施其化而不有過失違天地者也隨變而應屈曲委細成就萬物而不有遺棄細小而不成也通曉於晝夜之道晝則明也夜則幽也言通曉於幽明之道而无事不知也

程子曰範圍俗語謂之模量模量天地之運化而不過差委曲成就萬物之理而无遺失通晝夜闔闢屈伸之道而知其所以然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模範出一天地爾非在外也如此曲成萬物豈有遺哉

朱子曰天地之化滔滔无窮如一爐金汁鎔化不息聖人則爲之鑄寫成器使入模範匡郭不使過於中道也曲成萬物而不遺此又就事物之分量形質隨其大小闊狹長短方圓无不各成就此物之理无有遺闕範圍天地是極其大而言曲成萬物是極其小而言範圍如大德敦化曲成如小德川流又曰範圍天地之化範是鑄金作範圍是圍裹如天地之化都沒箇遮攔聖人便將天地之道一如用範來範成箇物包裹了試舉一端如一歲分四時節氣之類以此做個塗轍更无過差此特其一耳問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如天之生物至秋而成聖人則爲之斂藏人之生也欲動情勝聖人則爲之教化防範此皆是範圍而使之不過之事否曰範圍之事闊大此其一事也能範圍之而不過曲成之而不

遺方始見得這神无方易无體若範圍有不盡曲成有所遺神便有方易便有體矣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既曰通又曰知似不可曉通是兼通乎晝夜之道若通晝不通夜通生不通死便是不知便是神有方易有體了又曰兼通乎晝夜之道是知其所以然

節齋蔡氏曰天地之化雨暘寒燠之類常雨常暘化之過也聖人則能範圍之而使之不過一動一植不得其遂則爲有遺矣聖人則能委曲成就而使之不遺

誠齋楊氏曰大哉天地之道日往月來而爲夜月往日來而爲晝孰測其所以然哉聖人乃能通而知之者蓋往者屈也來者信也晝夜者一日之屈信也寒暑者一歲之屈信也死生者一世之屈信也古今者萬世之屈也聖人何以通而知之用易而已

蒙引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若舉其一二端來說如一氣流行體就相續聖人則裁之而爲四時二十四氣是也地形廣狹經緯交錯聖人則裁之爲九州及凡封疆之界皆是也又如寒則教人應時而衣裘暑則教人應時而服葛此皆裁成處又如正經界治溝洫使恒雨而潦則水有所歸使恒暘而旱則水有所取皆範圍之事不然旱只管隨他旱水只管隨他水其不過乎時乎暑而不爲之葛便爲暑所蒸時乎寒而不爲之裘便爲寒所窘其不過乎九州及封疆之界不辨則四海之內只是一大塊渾淪孰知其爲何州孰知其爲何國如是則過矣四時及二十四氣節候不分則大歷之中只是籠統一氣而已人知何時爲春夏何時爲秋冬何時爲春分秋分何時爲夏至冬至如是則過矣有如天地生人不有

以裁之則欲動情勝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張奓弱衆暴寡矣能无過乎天地生物不有以裁之則禽獸逼人烏喙或不知而食之以致死矣能不過乎推此類而求之不能一一書也。於凡天下之物知之无不明處之无不當使父知慈而子知孝兄知友而弟知恭耕田鑿井各利其利煖衣飽食各樂其樂賢者知者使无太過愚不肖者使无不及於動植之類則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如穿牛鼻絡馬首不違農時而穀不可勝食斧斤以時入山林而材木不可勝用凡天地无一物而不得其成就焉所謂大以成大小以成小者如此方謂之不遺也亦不能枚舉而悉數。要看孔子當時下字不曰天地之道亦不曰陰陽之道而必曰晝夜之道者蓋晝夜循環者也其他道理固亦循環

但晝夜則人共知其循環也且如明也生也神也晝之屬也幽爲陽而陽實根於陰幽也死也鬼也夜之屬也夜爲陰而陰實根乎陽聖人之道動靜无端陰陽合德上下與天地同流則知晝矣又兼乎夜之道而知凡其自明而幽自生而死自神而鬼者莫不有以約其循環之妙知夜矣又兼乎晝夜之道而知凡其自幽而明自死而生自鬼而神者莫不有以達其迭運之機此即所謂知天地之化育者也不止是聞見之知。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其實不在範圍曲成之外若非通知晝夜之道則於天地之化安能範圍之而不過萬物安能曲成之而不遺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亦以其兼得乎晝夜之消耳究竟亦即是隨時變易以從道而已非有窮其元妙之事也。幽明死生鬼神非皆晝夜其道則

晝夜之道也其曰即幽明死生鬼神之謂者亦舉此以例其餘耳如上節云幽明死生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亦只就此一節言耳其實首節彌綸天地之道不但該幽明死生鬼神至理凡仁及天地之化萬物晝夜之屬俱在其中故讀書者貴乎以意逆志舉一反三。範圍曲成與知字是一類不過不遺通字是一類或以不過是天地之不過不遺爲萬物不遺者非也本義解不過字始得如此讀者要仔細看。

存疑範是模範如鑄金之模範圍是包圍如人圍墻故曰匡郭範圍是就泛濫无收拾處約起來使成個事物如模以範金使成形器圍以界地使有界址也。

按範物必周其外即是圍非兩項。

存疑又云於天而類歷授時於地而畫野分州於人而別生分類但是範圍之事範圍不使之過也如天只是一氣能統執知是春夏秋冬如地只是一塊荒土孰別是東西南北某州某國如人但見蚩蚩蠢蠢荒荒野野孰知有個君臣上下此便是過了聖人爲之類歷授時則天道成爲之畫野分州則地道平爲之別生分類則人道立是範圍而不使過也。曲成是委曲成就不能直致也要說得與範圍不相犯。在人如辨上下定民志使公卿大夫下士庶人各有限制不得僭越是範圍也若未知職業如何而盡各隨其官而爲之法制如一部周禮一部諸司職掌使百官各隨其條教依其職掌作一部律令使刑官遵之間刑教民樹藝使老者衣帛食肉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使民知孝弟禮義此便是曲成之

事又如作宮室以易結木爲巢之俗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舟車
以濟不通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亦是曲成之事至於物若穿牛鼻
絡馬首因其材質之宜以制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如數
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五穀不時菓實未熟木不中伐不
粥於市皆是曲成之事如此之類不能盡書○通乎晝夜之道而
知只是通知晝夜之道蓋幽明死生鬼神非晝夜其理相爲循環
則晝夜之道也聖人通知晝夜亦只是上文知幽明之故知死生
之說知鬼神之情狀而益深造之相默契如所謂知天地之化
育云爾

蔡註神无方而易无體自此以上皆言神之所爲也方體者皆係
於形器者也神則陰陽不測易則惟變所適不可以一方一體明

孔疏方是所處之名體是形質之稱凡處所形質非是虛无皆係
著於器物故云皆係於形器也云神則陰陽不測者既幽微不可
測度不可測度則何有處所是神无方也云易則惟變所適者既
是變易唯變之適不有定往何可有體是易无體也

程子曰如此則得天地之妙用知道德之本原所以見至神之妙
无有方所而易之準道无有形體

朱子曰神无方而易无體神便是在陰底又忽然在陽在陽底又
忽然在陰易便是或爲陽或爲陰如爲春又爲夏爲秋又爲冬交
錯代換而不可以形體言也又曰无體與那其體則謂之易不同
各自是一个道理其體則謂之易這只說個陰陽動靜闔闢消
消長不着這七八個字說不了若喚作易只是一字便了又曰其
體是個骨子

西山楊氏曰神者妙萬物而爲言易者生生之謂天高地下必有
方矣神則无方天圓地方必有體矣易則无體无在而无乎不在
无爲而无所不爲也

南軒張氏曰天地之化陰陽之氣也萬物陰陽之形也晝夜陰陽
之理也此三者不外乎陰陽惟易則能陰能陽故无體神則陰陽
不測故无方聖人盡神易之道故於天地之化能範圍之萬物能
曲成之晝夜之道能通之

翠引无方无體只是言其變也上文所謂易與天地準而能彌綸
天地之道者即取其變耳

竊擬天地之化萬物之生晝夜之循環不外一陰陽而已陰變陽

陽變陰是之謂易陰陽氣也所以主宰乎是氣者理也陰陽之變
易皆是理主宰之故夫子下文指陰陽之迭運者而謂之道神只
是這個道因其无在无不在故謂之神○神无方言神之无所不
在无有一定方所也曰易无體言陰陽只管變易无個一定形體
也○天地之化萬物之生晝夜之循環皆有個神易易則模寫乎
此理者也故在易亦有神易聖人於天地之化能範圍之於萬物
能曲成之於晝夜之道能通知之則神易不在易書而在聖人矣
是聖人之至命亦爲用易也聖人之神易所以見得聖人之範圍
天地曲成萬物通知晝夜皆其經綸之妙用所爲易與聖人之心
神明不測能宰制鼓動釋綸妙用皆由此出所謂神也故曰人從
心上起經綸可以觀聖人之神易矣

無測神易是聖心之神易神以心之存主言易以心之運用言
矣。案胡氏曰上文言彌綸天地之道此曰範圍曲成範圍如大德
敦化即所謂彌也曲成如小德川流即所謂綸也上文言聖人之
知不過此則聖人能使天地之化皆不過上文知幽明知死生知
鬼神知命此則通晝夜之道而知是豈聞見之知云乎哉前所謂
知者知有其故知有其說知有其情狀也此所謂知者則神无方
所易无形體矣嗚呼深哉
蒙引此聖人至命之事蓋天地之化滔滔不窮或不能无過也聖
人則範圍乎天地之化而天地之化一一皆在其裁成之內无或
過焉萬物之生總總不齊或不能以自成也聖人則曲成乎萬物
使大以成大小以成小而无或遺焉幽明死生鬼神相為循環之

理一晝夜之道也聖人則兼乎晝夜之道而知而與默契无間焉
夫天地有是化理人則裁成是化天地生萬物聖人則曲成萬物
天地不獨不晝而又有夜聖人則能知晝而又知夜知夜而又知
晝是其所造直到那天命地位了此之謂至命至到也如孟子序
云學已到至處至字當如此看方真切聖人之至命如此如何是
以易而至命蓋天地之化陰陽之氣也萬物之生陰陽之形也晝
夜之道陰陽之運也而易皆陰陽之變化也則此許多道理皆在
了故於此有得則所以至命者亦此也。聖人之用易至與天地
為一如此此可見至神之妙无有方所易之變化无有形體也何
也蓋範圍不過曲成不遺通知晝夜此聖人之用易无方无體也
然非神易之无方无體也何以能助聖人之用一至於此哉故本

義曰此可見云云。神无方易无體猶係之至命一係至命從窮
理盡性上來乃窮理盡性之極致也要之非窮理盡性之外他有
所謂至命也故猶係之至命而自足以該乎窮理盡性。大抵不
過不遺及通字重見得神无方易无體處正在此上
尖疑竊見聖人耳就其主宰曰神就其變化曰易其實只是一件
物事无方无體只形容神易之妙處
要解仇滄柱曰範圍曲成通知皆為聖人則神易之妙亦指聖心
故字緊承單指天地不得
按上三句分三項神无方易无體總承。於此言易无體可見聖
人窮理盡性至命无處非易矣
講易能彌綸天地之道故聖人用易可以至命而與之為一也天

地之化一陰陽之氣不能无過也聖人以易而範圍之節天時
制地利而不使有過焉萬物之生一陰陽之形有待而成也聖
人以易而曲成之於人則正德厚生於物則樽節愛養而不至
有遺漏焉晝夜循環一陰陽之運其理難知也聖人以易兼晝
夜而知之如明也生也神也晝之屬也幽也死也鬼也夜之屬
也陰陽互根晝夜相繼聖人皆與之默契而无間焉夫天地萬
物晝夜皆命也皆神為之主而易為之推也聖人範圍曲成通
知如此則其心一神也易也聖心之神主宰乎天地萬物晝夜
之中者或在彼或在此而无方所可求聖心之易推行於範圍
曲成通知之際者或為彼或為此而无形體可拘也非至命之
極功而與命為一者哉信乎易與天地準其道至大而聖人之

用易爲能盡易道之大也

右第四章

本義此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如此

蒙引晋岳初聖人窮理盡性以至命方能作易及易无體在聖人用之又可以窮理盡性而至命要之聖人窮理盡性而至命不必盡由用易孔子立言本意只是以贊易道之大耳其實是有此理所謂言有大而非誇也

玉鏡彌綸天地句是一章綱子故下面用易節節冠以天地且天地之道道字即下理性命三字總名耳

按此章一頭三脚首節言易道之大下三節分窮理盡性至命言聖人之用易其道亦大窮理盡性至命俱要切易說至末方點

出易字以見聖人之心自有易則其得於易者深矣○以易起以易收是照應處○舊說詳備本義以窮理盡性至命分貼三節亦甚確但恐緣此遂板分作三項未免與經旨有礙愚謂此章總見得易道至大聖人精於易及天地間道理无不透徹其詞雖煩歸重在知一邊知幽明死生鬼神三知並言下知周萬物是承三知字推說到安土敦仁又見知可兼仁推其知仁兼盡故能範圍曲成而通知晝夜之道則其知尤與天地默契較前三知又深一步舉必神无方易无體讚其妙以易爲主○首節是冒一節言聖人之知三節言聖人之德末節方言彌綸之理與本以範圍曲成屬彌綸可用○彌綸句便可作聖人用易說聖人用易彌綸而易書與聖心之易爲一也○哲子

以易與天地準至君子之道鮮矣爲一章今依本義截斷

易經詳說卷三十八終

之謂道

程子曰道者一陰一陽也動靜无端陰陽无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離了陰陽便无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則是密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如一闔一闢謂之變

本義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

朱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何以謂之道當離合看○一陰一陽之謂道則陰陽是氣不是道所以爲陰陽者乃道也若只言陰陽之謂道則陰陽是道今日一陰一陽則是所以循環者乃道也

一闔一闢之謂變亦然又曰理則一而其形者則謂之器其不形者則謂之道然而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蓋陰陽亦氣也而所以陰陽者道也是以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而聖人指是以明道之全體也此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說也○問一陰一陽之謂道便是太極否曰陰陽只是陰陽道便是太極程子說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曰以一日言之則晝陽而夜陰以一月言之則望前爲陽望後爲陰以一歲言之則春夏爲陽秋冬爲陰從古至今恁地滾將去只是這箇陰陽是孰使之然哉乃道也從此句下文分兩脚此氣之動爲人爲物渾是一箇道理故人未生以前此理本善所以謂繼之者善此則屬陽氣質既定爲人爲物所以謂成之者性此則屬陰又曰一陰一陽此是天地之理如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繼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成之者性也這一段是說天地生萬物之意不是說人性上事

蒙引此章陰陽正指動靜言靜其體動其用也道字便兼有動靜含陰陽則道无安泊處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兩箇一字最活迭運意思全在兩一字上言陰陽只管恁底迭運而道不外是矣○此一句只當云夫所謂道者非他也卽其所以一陰而復一陽者之謂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其所該甚廣不止如下文所云如繼善成性顯仁藏用仁智及成象效法都取大頭腦來說未暇細及若細言之就成象效法上亦各有陰陽如乾坤之各有四德是也近而一日之內也有箇陰陽之運一息之微也有箇陰陽之運○此章所言陰陽大抵皆以流行者言

存疑大意謂天地間只是陰陽二氣而已是氣迭運一陰而復一陽一陽而復一陰陰陽只管往來循環不已只此便是道蓋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陰陽迭運不已皆太極動靜之所爲无太極則无動靜无陰陽矣故聖人卽陰陽之迭運以語道之全體非陰陽迭運之外復有箇道也

蒙測陰陽氣也有爲之主者爲道陰陽只以動靜泛泛說

玉疑只說一陰一陽勿說一陽一陰下文節節是陰陽節節是道兩一字正是不測之神處

按註疏云道者无之稱也又云一謂无也无陰无陽乃謂之道眞異端之言○註疏連上文爲一章至君子之道鮮矣止

謂天地間无非道也卽无非陰陽也然離陰陽不得謂道執陰陽

亦不合謂道惟靜極而動一陰而繼以一陽動極而靜一陽而
繼以一陰氣之迭運而理行乎其間其斯爲道乎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本註顯繼道之功惟善行成就此道者是人之本性說得太極
程子曰動靜相因而成變化順繼此道則爲善也成之在人則謂
之性也 止於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无可得名
且以至善目之繼之者善此言善卻言得輕但謂繼斯道者莫非
善也不可謂之惡 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爲道也天只是以
生爲道繼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個元底意思元者善之
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卻待萬物自
成其性須得

本義道具於陰而行乎陽繼言其發也善謂化育之功陽之事也
成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言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陰之
事也周子程子之書言之備矣
或問繼之者善繼則是此理之流行未賦與在萬物朱子曰如兩
個輪只管轉流動不已萬化皆從此出來其磨物之如兩片磨中
間一個磨心只管推轉不已穀米四散撒出來所以爲繼之者善
程子言動靜无端陰陽无始蓋此亦且從那動處說起若論那
動以前又有靜靜以前又有動如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
也這繼字便是動之端若只一闔一闢而无繼便是合殺了問繼
是動靜之間否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 化育流行未有定質者
爲陽此繼之者善屬諸未形不可變易者爲陰此成之者性大凡
已成形後即消滅息以至於盡所以屬陰又曰繼是接續不息之
意成是凝成有主之意繼之者善也元亨是氣之方行而未著于
物也是上一截事成之者性也利貞是氣之結成一物也是下一
截事又曰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謂也善則理之方行
而未有所立之名也陽之屬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
也陰之屬也問妙合之始便是繼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便是成曰
動而生陽之時便有繼底意至靜而成陰方是成又曰繼之者善
便是公共底成之者性便是自家得底又曰繼之者善如水之流
行成之者性如水之止而成潭 問孟子只言性善易卻云一陰
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如此則性與善卻是二事
曰一陰一陽是總名道繼之者善是二氣五行之事成之者性是

氣化以後事 問性固是理然性之得名是就人生稟得言之否
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這個理在天地間時只是善无有不
善者生物得來方始名曰性只是這個理在天則曰命在人則曰
性 問孔子已說繼善成性如何人尚未知性則得孟子方說出
曰孔子說得細膩孟子說得疎略蓋不曾說性源頭不曾說上面
一截只是說成之者性也
龜山楊氏曰繼之者善无間也成之者性无虧也
鄭初齊氏曰道太極也陰陽所乘之機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今
不先言陽而先言陰將就所繼而言也朱子曰繼之靜之後而動
之端也若靜極之後不繼之以動造化便從此合殺了豈道也哉
一陰一陽此生生之根所謂道也

西山蔡氏曰繼善陽也成性陰也此以天命之序而言陰陽也仁者陽也知者陽也此以物受之性而言陰陽也然陽之所以爲陽者皆動而无體也陰之所以爲陰者皆靜而有體也

建安邱氏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就造化流行上說成之者性是就人心稟受上說繼之者善是就天所賦人所受中間過接上說如書帝降之衷中庸天命之性所謂陰所謂命即繼之之意也

蒙引本義云道具於陰而行乎陽道具於陰又在行乎陽之前蓋此句是起那繼字繼者靜之終動之始也行乎陽之陽繼那具於陰之陰此具字與下文言其具之具又不同○繼言其發也如何以繼爲發蓋對前面陰則爲繼對後面陰則爲發其實一也○語錄所謂靜之終動之始解得最明白蓋靜之前又有動動之前又

有靜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故曰動靜无端也○繼言其發也發字即行字意繼言其發也成言其具也兩其字皆指道○繼之者所以謂之善蓋此時全是天道之本然无纖毫査滓雜於其間所以目之曰善也善字是名目字不是善惡之善對下句性字言蓋此理在天道則曰善既付於人物則曰性要分天與人物界限中庸曰天命之謂性與此理則一般但彼是串合言耳繼善是天命流行成性則此命已交過人物去了○本文兩個之字虛下文善即是其所繼者性便是其所成者有道字實之○繼善者成性之方發陽之事也成性者繼善之已成陰之事也一陰一陽之所在此道之見於天命之流行賦與者然也○繼之者本文言繼之成之本義則言其發其具本文之之本義之其字皆指道也然尚虛說攷指道也可自意入口氣則實還他虛字爲是

存疑陰陽五行流行發育化生萬物之時也斯時也氣之方行而未有所成理之方出而未有所立以氣則未有淸濁之殊以理則未有昏明之異是故謂之善蓋是理未付於人物其本然者未失未有不善之雜也及夫陰陽五行凝聚成形而人物生焉則氣之形而已成理之出而已立人則成箇人物則成個物此之謂成蓋人物既成則人得所以爲人之理物得所以爲物之理莫不有本然之性焉是故謂之性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本文兩之字虛稱之者善言其繼者本善也成之者性言其成之者有性也○本義善謂化育之功是言化育之功本善道具於陰而行乎

陽者此語只欲闡繼善成性之屬陰陽耳

按孟子言性善正說得是此一截話下文氣質不同則孟子之所未及○明請云繼成是氣謂陰陽也善性是理謂道也陰陽謂道可見矣此說與朱子氣之方出一段相合可從時講或以繼成俱就理說不甚分曉

繼是道也其在靜之終動之始可以觀其繼焉繼之者當接續之間氣方行而未著於物其化育之功全是天道之本然无或无雜純然善也至於氣凝而爲人爲物可以觀其成焉成之者理隨氣賦人有爲人物有爲物實理具備隨在各足乃爲性也此一陰一陽之道在天命流行賦予者然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

鮮矣。

按註說仁智資道以見其仁知。資字是說後來事耳。

程子曰在衆人則不能識隨其所知故仁者謂之仁知者謂之知。百姓則由之而不知故君子之道人鮮克知也。這個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也知者又看做知了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矣。此個義理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也。

承按仁陽知陰各得是道之一隅故隨其所見而目爲全體也。日用不知則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者又其每下者也然亦莫不有是道焉或曰上章以知屬乎天仁屬乎地與此不同何也曰彼以清濁言此以動靜言。

朱子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謂各隨人氣稟偏處見仁亦屬陽知亦屬陰此又分著陰陽知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便是於造化流行處分陰陽此是指人氣稟有偏處分屬陰陽耳。萬物各具是性但氣稟不同各以其性之所近者窺之故仁者只見得他發生流動處便以爲仁知者只見得他貞靜處便以爲知下此一等百姓日用之間習矣而不察所以君子之道鮮矣。

西初齊氏曰仁者見之於已動之後而識其動而及物之機故曰仁知者見之於未動之先而識其復而幹事之體故曰知百姓則又行不著習不察而全未有見者也百姓固未見道仁者知者亦未見道之全故曰君子之道鮮矣君子何道也一陰一陽之道也上文所謂天地之道也故必有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說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之聖人而後可以成位乎其中矣不然仁者

知者之知其視百姓之日用而不知亦何以大相遠哉。

建安邱氏曰此言性成之後人稟陽之動者爲仁稟陰之動者爲知惟其所稟之各異是以所見之各偏仁者見仁而不見知故謂其道止於仁知者見知而不見仁故謂其道止於知至於百姓日用飲食囿於斯道之中而不知有斯道焉此君子之道所以鮮也。

雲峯胡氏曰首三句正是夫子言性與天道處陰陽非道也一陰又一陽所以循環而不已者道也繼者靜之終動之始最可見一陰又一陽之妙本義曰繼言其發成言其具蓋在造化者方發而賦於物其理无有不善在人物者各具是理以有生則謂之性其發者是天命之性其具者天命已不能不麗於氣質矣仁者知者百姓指氣質而言也上章說聖人之知仁知與仁合而一此說仁者知者仁與知分而爲二道无陰陽本自无滯仁者之見滯於陽知者之見滯於陰百姓則又日由乎陰陽之道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道无二道君子之道即能深會乎陰陽之道者也。

蒙引之字指道道本不偏奈仁知者拘於所稟而各認作一偏去。上文成之者性兼人物言此則承上文成性一節去了物而專以人言也蓋既謂之成性則此道已落在氣質矣所以有偏仁者偏於陽也知者偏於陰也陰靜而陽動也若道之全體則兼乎動靜也。謂之仁、謂之知、亦最要仔細看不是仁者名此道爲仁知者名此道爲知蓋仁者是個流動發越要行便行要做便做底人所謂動也此自是他偏處他却不自知而以爲道正是如此而不知此不足以爲道也更有一邊在知者自是個恬靜默察行不遠行

不遂做底人所謂靜也他這也只是一邊他却不自知而以爲道正是如此而不知此亦不足以盡道也故曰隨其所見而目爲全體也若謂仁者真實名此道爲仁則已自知其偏於仁矣知者真實名此道爲知則已自知其偏於知矣故謂之二字要解得有分曉○此條口說當云夫性出於天命之善固无所偏然性寓於氣質之中則有所偏故偏於陽之動者仁者也偏於陰之靜者知者也仁者惟其偏於動也則只見其動而不見其靜遂謂道止於仁耳而不知仁之外有知焉知者惟其偏於靜也則只見其靜而不見其動遂謂道止於知耳而不知知之外有仁焉至若蚩蚩蠢蠢者百姓也未嘗不囿於是道之中然行矣不著習矣不察既不知有道之仁亦不知有道之知焉夫仁知者雖有所見而各有所偏

若百姓則又一无所見此君子體用全備之道所以鮮其人也夫仁之動陽也知之靜陰也百姓日用又皆陰陽所在也而道亦不外是矣此道之見於人稟者然也此節貼一陰一陽之道當兼仁者知者與百姓而言蓋仁者知者雖見得偏道則不偏也百姓雖全然不知有道道則不以百姓而无也

存疑此就成之者性上說一陰一陽之道仁知以人之所稟言見之之字是指仁知謂之之字是指道仁者見其仁遂謂此道只是仁知者見其知遂謂此道只是知○蒙引以見之之字爲指道乎以本文上下文勢及本義仁陽知陰各得是道之一隅故隨其所見而目爲全體觀之似不是故復爲之說觀者詳之

疑問道合仁與知而一之非君子不能兼體其全故曰君子之道

按蒙引謂之字指道承上道字未嘗不是但其說未透耳仁者見道只謂之仁知者見道只謂之知此見字輕語意是云仁者看道只向仁一邊謂仁是道知者看道只向知一邊謂知是道存疑之辨固亦說得通但以仁者見仁謂道在仁未免字義太重發尚未安○此章以道字爲主故承道說而仁知皆屬氣質之偏則是性之附於氣質者耳性中有仁[illegible]知二者全備則能盡道各偏於一邊則不能盡道百姓日用不知并偏一邊亦无君子之道道字舉全體言不特不仁不知者不能盡道即仁知一偏者亦不能盡道也○註疏自精氣爲物至此爲一章程子自易與天地準至此爲一章

講若夫成性之後其在人也有得陽之動而成性者仁者也有得

陰之靜而成性者知者也同是道也仁者見之只向仁一邊而以爲道在是焉則竟謂之仁矣知者見之只向知一邊而以爲道在是焉則竟謂之知矣至於蚩蚩之氓百姓也亦日用是道而其實一无所見不知有仁亦不知有知焉夫仁者知者各有所見而得其偏百姓又愚而无所知故君子體用全備之道知之蓋鮮其人矣仁陽也知陰也百姓亦陰陽所在也仁知雖偏而道本不偏百姓雖愚而道无不在則一陰一陽之道又可見矣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按註疏以此至道義之門爲第一章程傳以此至之謂神爲一章

孔疏顯諸仁者言道之爲體顯見仁功衣被萬方是顯諸仁也藏

新用者謂潛藏功用不使物知是藏諸用也
張註顯謂不與聖人同憂謂道以虛无爲用聖人不能以全无以
爲體是異端之言
程子曰運行之迹生育之功顯諸仁也神妙无方變化无迹藏諸用也天地不與聖人同憂天地不宰聖人有心也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爲天地聖人之盛德大業可謂至矣○天地之大德曰生其生可見也所以生之者用也故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人也故不得无憂天則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也○天地鼓萬物如此聖人循天理而故萬物同之所以有憂患○天地以无心故不憂聖人致有爲之事故憂○聖人有爲之功天地不宰之功○此天地與聖人異處聖人有不能

爲天之所爲處
本義顯自內而外也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藏自外而內也用謂機緘之妙業之本也程子曰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爲
朱子曰顯諸仁是元亨誠之通藏諸用是利貞誠之復又曰顯諸仁是用底跡藏諸用是存底心顯諸仁是流行發見處藏諸用是流行發見底物顯諸仁千頭萬緖藏諸用只是一個物事作顯諸仁底骨子顯諸仁是繼之者善也藏諸用是成之者性也天下萬物萬事其粲然發見處皆是顯然者然一事自是一事一物自成一物便是用藏在這裏如元亨利貞元亨是流行處利貞是流行底骨子流行個甚麼只是流行這貞而已此顯諸仁藏諸用之謂也又曰顯諸仁似恕藏諸用似忠顯諸仁似貫藏諸用似一顯諸仁如惻隱藏諸用似仁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顯諸仁也仁義禮智藏諸用也只是這一箇惻隱隨事發見及至成那事時一事各成一仁此便是藏諸用其發用時在這道理中發去及至成這事時又只是這箇道理此便是業業是事之已成處故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正是顯諸仁藏諸用底時節盛德大業便是顯諸仁藏諸用成就處又曰顯諸仁似隱而費藏諸用似費而隱又曰顯諸仁易說藏諸用極微難說這用字如橫渠說一故神神字一樣顯諸仁如春生夏長發生彰露可見者藏諸用是所以生長者藏在裏面而不可見又這箇有作先後說處如元亨利貞之類有作表裏說處便是這裏○顯諸仁德之所以盛藏諸用業之所以成

譬如一樹一根生許多枝葉花實此是顯諸仁處及至結實一枝成一個種子此是藏諸用處生生不已所謂日新也萬物无不具此理所謂富有也又曰如此一穗禾其始只用一個母子少間成穀一個各自成得一個將去種植一個又自成一穗又開枝開葉去所以下文謂富有之謂大業○天地造化是自然聖人雖生知安行然畢竟是有心去做所以說不與聖人同憂明道二語最好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爲无心便是不憂成化便是鼓萬物天地鼓萬物亦何嘗有心來○盛德大業至矣哉只是說易之理非指聖人而言
誠齋楊氏曰聖人之與天地可同者顯仁藏用之德業也不可同者天地无心聖人有心也聖人仁萬物而獨任其憂天地鼓萬物

而不與聖人同其憂蓋聖人有心則有憂天地无心則无憂也
或問葛齋黃氏曰本義云顯自內而外藏自外而內竊疑造化之
功固有自內而外機緘之妙何以見其自外而內曰仁本是在內
以其發出在外故謂之自內而外用本是在外以其收藏歸內故
謂之自外而內如春夏之生長萬物便是顯諸仁至秋冬則收斂
成實便是藏諸用春夏是顯秋冬所藏之仁秋冬是藏春夏所顯
之用也
雲峯胡氏曰顯藏二字與中庸費隱相似隱在費中費之外他无
所謂隱藏在顯中顯之外他无所謂藏蓋顯諸仁是用之迹而盛
德之所以行藏諸用即仁之心而大業之所以立顯諸仁是發生
可見者藏諸用是所以發生者即藏於中而不可見本義上文曰

善謂化育之功此則曰仁謂造化之功見得繼之者善即是造化
顯諸仁處善者天地賦予萬物之理仁者天地生萬物之心人得
天地之心以爲心即謂之仁而善之本也上章言聖人者則曰仁
與知此言在造化者則曰仁與用發於造化者爲仁而所以發者
爲用發於聖人者爲仁而所以發者爲知用者造化機緘之妙鼓
萬物而无心知者聖人密用之妙不能不遍天下以心此造化之
所以不與聖人同憂而爲盛德大業之至也
蒙引此條口講當云夫道顯之於仁藏之於用顯仁所以鼓萬物
之出機也藏用所以鼓萬物之入機也而一出於无心非若聖人
之有心而憂也顯仁而不憂則盛德之至矣藏用而不憂則大業
之至矣善顯仁非德也德之發也苟非盛德於內何以能如是其

顯仁乎故即顯仁而謂之盛德藏用非業也業之本也蓋既藏諸
用是惟未發一發則其業容可量乎故就謂之大業顯仁之德即
前面之藏用者藏用之業即後來之顯仁者故本義一則曰自內
而外二則曰自外而內一則曰德之發也二則曰業之本也是正
所以闡出相爲表裏處意思而益以見夫一陰一陽之迭運而无
端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豈不信哉仁謂造化之功以發出者言
也用是妙用之用故謂機緘之妙也機緘者未發之意機是弩之
機緘是系之總結處機一發緘一啓則業之所在也可見德在仁
之內業在用之外德在仁之前業在用之後然必於顯仁言德於
藏用言業者以其相爲表裏也藏用爲業之本宜曰藏諸體而
曰藏諸用者何歟曰以其爲有用之體用即妙於體之中也故曰

藏諸用本義曰用謂機緘之妙非正以用爲機緘也以其機緘之
妙處爲用之所在也宜曰藏諸體而乃曰藏諸用者蓋其所藏
乃有用物事也故以目之鼓萬物而不憂而必曰不與聖人同
憂蓋德之盛業之大者宜莫聖人若也然聖人猶有心思在而其
盛德大業猶未至也若天地之顯仁藏用一出於无心而成化此
其所以爲盛德大業之至也是蓋舉聖人之至以顯天地之尤至
如中庸舉三者之難以明中庸之尤難意思非直故是要抑聖人
以爲未至也姑得抑聖人以揚天地耳盛德大業至矣或不必
盛德大業之外別取一個至也只是申贊之詞維之者正其生
生之機不已也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也此節是就天地之流行
賦予上言陰陽也當分造化與人物界限至於顯仁藏用則兼以

造化之氣機出入言爲此義於上文末顯如繼善成性只是就天地萬物之一付一受而言豈足以該此義故不可无顯仁藏用一條議論也。

存疑此就造化上言一陰一陽之道繼之者善係是半帶生物說此則專就造化說。當曰藏諸體而曰藏諸用者此是有用之體故亦謂之用此等字樣非大聖人不敢下蓋道理只在聖人口頭但立一字而義可通聖人固不循其故也本義用爲機緘之妙亦是會其意解之未必聖人之意是如此。顯諸仁言顯而爲仁藏諸用言藏而爲用諸字輕看。發乎外者本乎內顯仁是發乎外也其外如此其內之所存可知矣故即顯仁而謂之盛德有諸內必形諸外其內如此則其外之所發可知矣故即藏用而謂之大業至矣哉是就不與聖人同憂上看出

按此節是以造化言道顯仁是陽藏用是陰造化屬氣而道在其中。顯似業藏似德然顯諸仁仁屬德藏諸用用屬業本義德之發用之本有互意。朱子謂盛德大業是說易之理此節似不曾說到易豈以天地造化即爲易歟

困疑鼓即鼓動的鼓不與聖人同憂莫敗倒聖人特借以形容天地耳。鼓動兼生成言萬物生成皆陰陽之氣有以鼓動之而不見其迹。

講然氣稟雖有偏而造化則无不全以氣機之出入言之方氣之動而陽也自无而有凡發生萬物之仁灝然在外而莫掩是顯諸仁也及氣之靜而陰也自有而无凡萬物發育之用歛藏於內而无迹是藏諸用也顯仁所以鼓萬物之出藏用所以鼓萬物之入而氣至自出氣歛自入造化原自无心不與聖人之有心生成萬物而常懷憂患者同也夫仁德之發也盡萬物而顯之其德盛矣用業之本也盡萬物而藏之其業大矣而一皆出於无心其德業之盛大不其至矣哉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發註廣大悉備故曰富有體化合變故曰日新

孔疏自此以下覆說大業盛德因廣明易與乾坤及其占之與事并明神之體

程子曰富有溥博也日新无窮也

困義張子曰富有者大而无外日新者久而无窮

朱子語類先說個富有方始說日新此與說宇宙相似先是有這物事了方始相連相續去。富有之謂大業言萬物萬事无非得此理所謂富有也日新是只管運用流行生生不已富有之謂大業以人言之須是天下事无不理會方得若纔工夫不到業无根概少間措置事業便有欠闕此便有病

節齋蔡氏曰富有廣大不禦日新悠久无疆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其富有之謂歟陰陽升降變化不窮其日新之謂歟

西山真氏曰此雖言易之理然易也天地也聖人也一而已矣生物无窮天地之大業也運行不息天地之盛德也功及萬世聖人之大業也終始日新聖人之盛德也學者有志乎進德修業者亦必以天地聖人爲法蓋非富有不可以言大業非日新不可以言

盛德也

按此當以天地爲正意

雲峯胡氏曰富有者无物不有而无一毫之欠缺日新者无時不然而无一息之間斷藏而愈有則顯而愈新

蒙引藏用何以謂之大業蓋方其藏用之時此理无乎不有百穀草木洪纖高下一一歸根復命而各韜其生生化化之機於无聲无息之中是雖未發於外而爲業然業之本在是一發則其大无外矣故謂之大業。顯仁何以謂之盛德蓋方其顯仁之際此理發見彰著源源而出如一草也由甫而葉由葉而花而實如一木也由萌蘖而拱把而合抱生意流行續續无間此乃發於外者然非德盛於內則何自而有此日新耶是故謂之盛德者猶中庸所

謂久則微微則悠遠者也。顯仁之盛德陽也藏用之大業陰也顯復藏藏而復顯一陰一陽只管如此循環不已是則所謂道也此道之見於化機出入者然也與繼善成性分天與人物界限者不同。本義云富有者大而无外日新者久而无窮久大二字是從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而來二句所以明其盛德大業者也

存疑上以顯仁藏用爲盛德大業姑就其大體而淺言之其所以爲盛德大業者未之及也至此則舉其所以然者而盡言之謂藏用固謂之大業矣所以然者蓋其所藏者大而无外舉天下之物皆在其包藏之內而无一物之遺漏是惟不發一發則无所不到而爲業之大矣故即其富有而謂之大業顯仁固謂之盛德矣所以然者蓋其所以顯者久而无窮化工之生物自微而著由小而大生生不已進進不息愈久而愈无窮非其存乎中者溥博盛大而不可限量則一出而隨竭矣安能如是之不息故即其日新而謂之盛德。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載无不覆幬富有也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日新也

玉疑富有就所藏言日新就所顯言俱須上節造化說

明訓上句裏面說出下句外面說入中富有究其施必宏可因內以知外謂之大業外日新探其源必深可因外以知內謂之盛德

按此從上文推出其蘊已包在上文內非深一層說也。德業非截然兩事其富有日新亦可合看雖朱子分陰陽爲說然一陰一陽亦非板分

蘊夫著於外者爲業藏用則內矣何謂大業業在外未始不本於內時而藏用則舉萬物之生意盡涵蓄於中何所有之富哉而業无可量斯之謂大業也充於內者爲德顯仁則外矣何謂盛德德在內未始不発於外時而顯仁則舉萬物之生機盡宣著於外何與日俱新哉而德莫可窺斯謂之盛德也大業陰也盛德陽也一陰一陽之道又在是矣

生生之謂易

韓註陰陽轉易以成化生

孔疏生生不絕之詞

程子曰生生相續變易而不窮也。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天地陰陽其勢高下甚相背然必相須而爲用也有陰便有

易有一便有二纔有二便有三三二一之間便是三已往便无窮老子亦言三生萬物此是生生之謂易理自然如此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是理自相續不已非是人爲之如使可爲雖使百萬般安排也須是有息時只爲无爲故不息

本義陰生陽陽生陰其變无窮理與書皆然也

程氏鉅夫曰生生之謂易則初盡而復生生生不息應有間絶象辭變占雖其別有四生生之理則一而已外此二字不足以知易

蒙引大凡天地人物一陰一陽都是此句最說得廣不只謂顯仁藏用也然是以理言不兼書言也本義曰理與書皆然者乃是朱子謂示後學之意亦見得其理之同生生之謂易在造化亦有然者在萬物亦有然者陰生陽陽生陰在天地則爲消息盈虛之類在人物則爲動靜榮悴之類其變皆无窮也易字都盡該得

附錄本義陰生陽陽生陰此陰陽即一陰一陽之謂道之陰陽十陰而又一陽此陰生陽也一陽而又一陰此陽生陰也繼善而成性顯仁而藏用陽生陰也成性而繼善藏用而顯仁陰生陽也以至天地之消息盈虛人物之動息榮悴皆然无窮无之

按此節是中間一大關鍵與首尾相照應兩生字即從前兩一字看出生生即是易非生生外更有易

語類以陰陽之循環言之陰爲陽之根而生乎陽陽爲陰之根而生乎陰陰生陽則陰變爲陽陽生陰則陽變爲陰其生也不息故其變易也无窮是生生之謂易也造化人物皆莫於此亦道之

所在矣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程子曰乾始物而有象坤成物而體備法象著矣

臆註疏以畫卦說與上下文義不聯

本義效呈也法謂造化之詳密而可見者

朱子曰既說盛德大業又說他只管恁地生去所以接之以生生之謂易是漸說入易上去乾只略成一個形象坤便都呈見出許多法來到坤處都詳了萬法一齊出見成象之謂乾此造化方有些顯露處效法之謂坤以法言之則大段詳密矣效字難看如效順效忠效力之效有陳獻底意思乾坤只是理理本无心自人而觀猶必待乾之成象而後坤能效法然理自如此本无相待且如四時亦只是自然迭運春夏生物初不道要秋冬成之秋冬成物又不道成就春夏之所生皆是理之所必然者爾又曰凡屬陽底便是只有個象而已象是方做未成形之意已成形便屬陰成象謂如日月星辰在天亦无個實形只是個懸象如此乾便略坤便詳法是有一成已定之物可以形狀見者如條法亦是實有已成之法

西齋蔡氏曰易者變易而不窮故曰生生象者法之未定法者象之已形乾主氣故曰成象坤主形故曰效法乾坤成而易則寓乎先者也

蒙引此乾坤就物說象輕清而虛法重濁而實成象只是一團氣耳法則氣之聚而形體已具也法謂造化之詳密而可見者也

造化亦就物言各有個造化也。效法與象亦都就物言。成象之謂乾陽之輕清未形也。效法之謂坤陰之重濁有迹也。成象之乾則氣之初凝陽之動也。效法之坤則形之已具陰之靜也。由象而形陽矣而陰。此又道之見於生物者然也。此乾坤與資始之乾資生之坤大不同依上例富有即大業也。日新即盛德也。生生即易也。成象即乾也。效法即坤也。

存疑 此就生物上言一陰一陽之道。萬物之生方其流行之際氣初凝而未質形初就而未具依稀其形容彷彿其狀貌此成象也。斯時也輕清而虛屬乎陽也。則謂之乾。及其形質既成貌象已具人之所以爲人物之所以爲物其形色若何其性情若何細微曲折无不詳著而悉陳此效法也。斯時也重濁有迹屬乎陰也。則謂之坤。成象是未成形纔有個象爾效法則形已成而凡事皆具矣。故以爲陰陽之分。

集解 余南湖云乾坤就物上說即陰陽二字。

按 效法與尋常倣效之說大別朱子謂有陳獻之意非无據。禮有效馬效羊是獻字之訓也。或只作致字訓亦可。成其象效其法非效法一意法爲形有定則。

講 以陰陽之生物言之物之始生朕兆方萌一一畧成其象輕清屬乎陽也。故謂之乾物之既生體質已具而效一定之則重濁屬乎陰也。故謂之坤此一陰一陽之道見於生物者也。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孔疏 極數知來之謂占者謂窮極蓍策之數豫知來事占問吉凶

故云謂之占也。通變之謂事者物之窮極欲使開通須知其變化乃得通也。

程子曰惟數可以知來物。通變不窮事之理也。

本義 占筮也事之未定者屬乎陽也。事行事也。占之已決者屬乎陰也。極數知來所以通事之變張忠定公言公事有陰陽意蓋如此。

朱子曰占出這事。人便依他這個做便是通變之謂事看來聖人說到至處便說在占上去。則此書分明是要做占用矣。張乖崖說公事未判時屬陽已判後屬陰便是此意公事未判生殺輕重都未定今已判了更不可易。自富有至效法是說其理如此用處却在那極數知來與通變謂事上面蓋說上面許多道理要做這般用。

建安邱氏曰數蓍數也。變卦變也。物莫逃乎數。故極占數可以知來物事行事也。即所占卦變而通之也。

按 變不作卦變說。

蒙引 此承上文言一陰一陽之謂道在造化者此也。在人事亦此也。自人事言之筮者以蓍問易極七八九六之數因其所值而知方來之吉凶此所以決其事也。是謂之占及夫以占之所決者而見之於事吉則趨之凶則避之而事之變以通矣。此所以成其占也。是之謂事占則事之未定屬乎陽也。事則占之已決屬乎陰也。是皆一氣機之動靜而所謂一陰一陽之道亦未嘗不在是也。此道之見於占事者然也。占是占卜之占非象占之占也。事是事

業之事非有事之事也。未係以此係者所謂因造化以及易也或以爲說人事者係張忠定公之言而云其實却是粘易言不是就人事言也人間之事何限却專說占事何也。極數知來之謂占都却在陰陽迭運者氣也之內蓋極數通變是皆以氣用事也張子曰夫氣坱然太虛云云精粗爝熾无非教也則占事之爲一陰一陽之道又何疑

存疑此就人事上言一陰一陽之道言究極七八九六之數看所成者何卦所值者何爻因卦爻之辭以知未來之吉凶此所以占其事也故謂之占既而以所占卦爻之理見之行事而吉以之趨凶以之避則事變以之而通矣此所以成其占也故謂之事占是事之未定者屬乎陽也事是占之已决者屬乎陰也一陰一陽之道亦可見於此矣

攷此條與上條乾坤皆與尋常說卦者不同只是見得陰陽无所不該即生物亦是一陰一陽即占事亦是一陰一陽如此方貫串得去。極數極字着力究極其數也極數因以知來通變是於事變皆推行得去无有不通非僅云通曉事請成事故蒙引謂之事業。極其數通其變用其字襯說便明

通以陰陽之見於人事言之方事之未定筮者以蓍問易究極七八九六之數以求所值卦爻之動靜而孰吉孰凶知乎未來此在事之未定方在占決是之謂占也屬乎陽也既占之後由極數知來以通乎凡事之變而適其吉凶趨避之意此乃占之已決見之行事是之謂事也屬乎陰也无非一陰一陽之道也

陰陽不測之謂神

韓註神也者變化之極妙萬物而爲言不可以形詰者也故曰陰陽不測

程子曰天下之有不離乎陰陽也神也莫知其鄉不測其爲剛柔動靜也

本義張子曰兩在故不測

朱子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是總結這一段不測者是在這裏又在那裏便是個物事走來走去无處不在六十四卦都說了這又說三百八十四爻許多變化都只是這一個物事周流其間。問德是得於已底業是做出來底德便是本生生之謂易便是說成象爲乾效法爲坤便只是裏面交錯底曰乾坤其易之蘊易是一塊乾坤是裏面往來底聖人作易便是如此又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便是妙用處曰便是包括許多道理橫渠說得極好一故神橫渠親註云兩在故不測只是這一物却周行事物之間如所謂陰陽屈伸往來上下以至行乎什百千萬之中无非這一個物事所謂兩在故不測

蒙引陰陽不測之謂神者即陰而道亦在陰即陽而道亦在陽陰陽只管迭運而道无不在焉凡一屈一伸一往一來一進一退行乎十百千萬之中无非這個物事其莫測如此此其所以謂之神也故曰神无方神即道也。兩在故不測言忽然爲陰又忽然爲陽也忽然爲陰則道在陰矣忽然爲陽則道又在陽矣是謂无在无不在无爲而无不爲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擧其大忽然爲晝

又忽然爲夜忽然爲暑又忽然爲寒皆莫究其所從來莫詰其何所往所謂不測也

存疑上言一陰一陽之謂道見陰陽之迭運皆道之所爲也陰陽迭運而道无不在則其神妙可知矣故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陰陽不測之謂神是就一陰一陽之道上見得葢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則當其爲陰時而道在陰矣當其爲陽時而道在陽矣陰陽只管迭運而道无不在焉可見此道在陰在陽不可測度也故謂之神原其所以兩在不測者葢道只是一氣兩惟是一氣故動則爲陽靜則爲陰爲陽則道在陽爲陰則道在陰在陰在陽如此神速若非一氣而有兩物則彼此不无偏滯在陰未必在陽在陽未必在陰可以測度不得謂之神矣張子曰一故神正是此意惟是

一物在此在彼不可測度若是兩物在此或不能在彼在彼或不能在此有所偏滯而不能神矣兩故化言惟兩物故彼此更代而變化若是一物就死殺了安能變化

蒙解余南湖云神即道之妙非道外別有所謂神也所謂不測葢以陽中未嘗无陰陰中未嘗无陽根陰根陽合一不測故謂之神或謂即陰而道在於陰即陽而道在於陽若如此則道在陰陽之上特在陰在陽耳葢陰陽者道也神即陰陽之不測耳未嘗別有個道在陰在陽不可謂道在陽又在陰爲兩在

按章首一陰一陽兩個一字最有味此不測字正從兩個一字看出南湖謂是合一不測說理亦通但似未得本章之旨且合一二字恐染於異說

陰合而觀之天地間无非陰陽然无可執爲陰陽也其爲道也妙於无方即陰而道在陰即陽而道在陽陰陽迭運而道无不在不可測度乃天下之至神也名之爲神庶乎見道之妙也已

右第五章

存疑此章言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於陰陽也

便蒙胡氏曰首之以一陰一陽之謂道終之以陰陽不測之謂神其體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

雲峯胡氏曰此章當分作兩截看第一節繼善屬陽成性屬陰仁屬陽知屬陰第三節成象微而畧可見屬陽效法詳密而皆可見屬陰占者事之未定屬陽事者占之已決屬陰皆分說陰陽故始

之以一陰一陽之謂道結之以陰陽不測之謂神本義引張子之言曰兩在故不測一陰而又一陽即所謂兩在也第二節顯諸仁藏諸用總說一陰一陽不測之妙葢天以一陰一陽化生萬物故謂之顯諸仁所以一陰一陽化生萬物者即藏於其中故謂之藏諸用道之用不可窮用之神不可測聖人拈出一用字見得造化有造化之用人事有人事之用百姓日用而不知學易者當知之以有用也

按雲峯第二節之說與本義不合

蒙引此章言道之體用體用者一動一靜合體與用然後爲道之全體惟其兼乎陰陽故不倚於陰陽也此章通以理言然書所以模寫此理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卦爻一陰陽也陰陽一

道也學者黙而識之可也

集解此章是明陰陽爲道之體用而歸其妙於神也首節是稍言道之體用末節言不倚於陰陽節節有個一陰一陽之道節節有個陰陽不測之神夫子見人離陰陽以言道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見人泥陰陽以言道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

玉齋首節虛喝出個道來示人中七節皆是詳其實末復以神贊之正見道之妙不外陰陽兩件却又未嘗倚於陰陽的

雙湖倚於陰陽是偏倚之倚言其无定在而不偏倚也

按此章以陰陽起陰陽收總是明陰陽之理節節以陰陽貫繼善成性以陰陽之氣化流行而賦予人物者言見氣化本善而性无不善仁者節謂性无不善而人之氣質不齊不能盡體陰陽

之道也顯仁二節是承上氣化流行生人生物而極贊天地之德業不離乎陰陽生生之易見一陰一陽即易之理成象節見一陰一陽生人物處即易中乾坤之理極數節見人事節易不外陰陽之理而總結之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神即道之妙也○本義於善性仁知占事以陰陽分貼固見細密愚意只渾說亦自明○孟子言性善宋儒言氣質皆見於此章論陰陽之內不可忽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孔疏夫易廣矣大矣者此贊明易理之大

侯子曰易道廣大惟遠則无窮近言則安靜而正天地之間萬物之理无有不同

永嘉不禦言无盡靜而正言即物而理存備言无所不有

朱子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是无大无小无物不包然當體便各具此道理所謂靜而正者須着工夫看未動時便都有此道理都是真實所以下個正字靜而正謂觸處皆見有此道不待安排措置雖至小至近至𪓟至陋之事无不見有隨處皆足无所欠闕只觀之人身便見

節齋蔡氏曰正不偏備徧也言乎遠其理不以遠而窮言乎邇其理不以邇而偏言乎天地之間不以事物之多而不備

雲峯胡氏曰前章易與天地準讃易之書也此章廣矣大矣讃易之理也以言乎遠則不禦語大天下莫能載也以言乎邇則靜而正語小天下莫能破也本義以爲即物而理存者蓋言此理非特動時可見即眼前事物觀之未動時亦无非此真實之理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備矣盈天地之間唯萬物此理无物不有也

蒙引廣大二字亦須有別大就外面包括得盡說廣就其中含蓄得多說略與彌綸二字相彷彿○以言乎遠則理无遠不到也以言乎邇則即物理存初不假外求而理自端正无所偏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凡有聲色貌象而爲物者此理皆无所不有也此三句是說個廣大底模樣如此非廣大之實也廣大之實在第二節○不禦二字最貼遠字意言其无遠不到而莫之止也○靜而正靜謂不待安排布置也正謂不偏偏則缺矣此靜字不要依雲峯動字說須看遠邇二字○不御靜而正備矣此數字要指易言說開

去便不是易之廣大遠邇對直說天地之間四散說見得陰陽无
處无之本節所云特舉其對耳
存疑此言易書也易者陰陽之變也以言乎遠是理則无遠弗屆
蓋陰陽之理不以至遠而不到莫得而禦止之也以言乎邇則陰
陽之理不待安排而自不偏如今這坐榻亦有個上下硯池亦有
個面背這便是陰陽何待安排布置乎以言乎天地之間則无一
物无陰陽如螻蟻至細也有個食息動靜是亦有陰陽也備言物
物皆有若有一物无陰陽是不備也
按蒙引外易書易理存疑云此言易書看來是就易書中推言其
理遠邇以事物言天地之間亦是事物遠邇是對言天地之間
又是極言遠不禦邇靜正則天地之間有何不備遠則有旁

騖之勞故以不禦爲言近則省力故以靜正爲言正對偏言偏
則有缺正則无缺
謂夫易書之作以道陰陽也陰陽之理足盡天地萬物之理故易
之爲書无所不載而含蓄於其中其理廣矣无所不包而統括
於无外其理大矣以言乎遠則四海之大萬世之遥易之理无
所不到而莫之止遏也以言乎邇則几席之下旦暮之間易之
理不待安排而自无偏缺也以言乎天地之間萬事萬物无非
易理所存咸備而无所不有矣遠也邇也天地之間也隨在各
足如此信乎易之廣大也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
以廣生焉

[illegible]專一也直剛正也翕歛也止則翕歛其氣動則闢開以生
物也
程子曰乾靜也專動也直專一也直直易也惟其專直故其生
物之功大坤靜翕動闢坤體動則開應乾開闔而廣生萬物乾
陽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
也不靜則不柔其靜也翕其動也闢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本義乾坤各有動靜於其四德見之靜體而動用靜別而動交也
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蓋天之
形雖包於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也易之所以廣大者以
此
朱子曰乾靜專動直而大生坤靜翕動闢而廣生這說陰陽體性

如此卦畫也髣髴似恁地又曰以乾坤二卦觀之亦可見乾畫奇
便見得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坤畫偶便見得其靜也翕其動也闢
健者乾之性情如剛強底人便靜時亦有個立作做事底意思
故曰其靜也專順者坤之性情如柔順底人靜時只有個收歛而
已故曰其靜也翕問本義云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
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曰此二句解得極分曉蓋曰以形言之則
天包地外地在天之中所以說天之質大以理與氣言之則天之
氣却盡在地之中地盡承受得那天之氣所以說其量廣天只是
一個物事一故實從裏面便實出來流行發生只是一個物事所
以說乾一而實地形雖是堅實然却虛天之氣流行乎地之中皆
從地裏面發出來所以說坤二而虛天以其包得地所以說其質

之大地以其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非是說地之形有盡故以量言也只是說地盡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耳問乾一畫坤二畫如何曰觀乾一而實坤二而虛之說可見乾只是一個物事充實徧滿坤便有開闔乾氣上來時坤便開從兩邊去如兩扇門相似正如翕之運風鞴之蓋傾鞴是坤風與蒸乾之氣也問陽奇陰偶就天地之實形上看如何見得曰大生是渾淪无所不包廣生是廣闊能容受得那天之氣專直則只是一物直去翕闢則是兩個翕則合闢則開此奇偶之形也又曰地到冬間都翕聚不開至春則天氣入地地氣開以迎之又曰大抵陰是兩作如陰爻兩畫闢是兩開去翕是兩合如地皮上生出物來地皮須開今天固包著地然天之氣却貫在地中地却虛有以受天之氣

下文大生廣生云者大是一個大底物事廣便容受得許多物事大字實廣字虛又曰地却是有空闕處天却四方上下都周匝无空闕偪塞滿皆是天地之四向底下却靠着那天天包地其氣无不通恁地看來渾只是天了氣却從地中迸出又見地廣處橫渠云地對天不過

雲峯胡氏曰乾唯健故一以施坤唯順故兩而承靜專一者之存動直一者之達靜翕兩者之合動闢兩者之分一之達所以行乎坤之兩故以質言而曰大兩之分所以示乎乾之一故以量言而曰廣

蒙引天地別无勾當只是生物而已蓋天地以生物爲心是故乾之靜而利貞也雖未見於生物而其生物之心則常存不他是其靜之專也及其動而元亨則生意由中達外沛乎莫之能禦是其動之直也夫坤則靜而利貞也盡收斂得許多生意在內翕聚而无餘所謂翕也及其動而元亨則乾氣一至就能承之以生物將許多生意都一齊發散出來故曰其動也闢乾坤生物全在動上而此則兼靜言且以靜居先者何也程子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至哉言也天地之道盡於此矣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靜專動直靜翕動闢皆其性情也故稱乾坤下云廣大配天地則以形體言矣○乾由靜專而動直萬物皆受氣於此是乾之大也模寫之易則易之大由此生矣坤由靜翕而動闢萬物皆受形於此是坤之廣也模寫之易則易之廣由此生矣○易之廣大從此生蓋非乾坤之一動一靜則安有此物既无此物則

安有此理既无此理則易又何從模寫得此理此乾坤之一動一靜而易之廣大所以從此生也○此章三個廣大字都是指易

存疑乾坤即天地也大生廣生皆就乾坤說易書之廣大則模寫乎此不可以本文廣大作易書

淺說易之廣大先從乾坤說起者乾坤易之原也乾一之氣常行坤兩之中是天包得地之形故大生坤兩之中常受乾一之氣是地容得天之氣故廣生

按蒙引以廣大字即屬易存疑以廣大字屬乾坤易之廣大言外補當從存疑而時講多以生物廣大爲說在本節亦通但於下文不合乾坤之廣大豈待專直翕闢而生舊說亦有可疑看來生字屬生物而大與廣屬乾坤言所以生物者乾大而坤廣與

乎上下无碍○專直翕闢以形體言亦自分明然以性情生物
處爲說較雅
謂然易之所以廣大者○一本之乾坤焉夫乾天也方靜與坤別時
雖未生物而生物之心專一不他及動與坤交時至而生機畢
達何等直遂乾一下行坤兩之中而物之受氣者无不資之以
始乾之生物之化何其大也坤地也方靜與乾別時雖未生物
而生意翕聚於內及動與乾交而生意發散於外何等開闢坤
二仰承乾一之施而物之受形者莫不賴之以成坤之生物之
功何其廣也天地之廣大如此易固模寫乎乾坤而廣大在易
書矣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孔疏廣大配天地者此經申明易之德以易道廣大配合天地大
以配天廣以配地變通配四時者四時變易理亦能變通故云變
通配四時也

程子曰廣大天地之功也變通四時之運也一陰一陽日月之行
乾坤易簡之功乃至善之德也

本義易之廣大變通與其所言陰陽之說易簡之德配之天道人
事則如此

朱子曰大槩上面幾句是虛說底這個配天地四時日月至德是
說他實處○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以易配
天地易簡之善配至德以易配人之至德此是以易中之理取外
面一事來對說易之廣大故可配天地易之變通如老陽變陰老
陰變陽往來變化故可配四時陰陽之義便是日月相似易簡之
善便如在人之至德○問這配字是配合否曰配只是相似之
意且如變通配四時四時如何配合四時自是流行不息所謂變
通者如此易簡之善配至德至德亦如何配合易簡是當行之理
至德是自家所得者又曰也是易上有這道理如人心之至德也
又曰欲見其廣大則於天地乎觀之欲見其變通則於四時乎觀
之欲知其陰陽之義則觀於日月可見欲知簡易則觀於聖人之
至德可見

蒙引此條口講當云廣大者莫若天地而易之廣大配乎天地變
通者莫若四時而易之變通配乎四時天有日月易有陰陽陰陽
之義配日月矣人有至德易有簡易易簡之善配至德矣夫以易

之配乎天道人事也有如此可見易之廣大也易與天地準亦是
此意○前廣大字兼變通陰陽易簡之類在其中此廣大二字對
變通陰陽易簡言則較狹些凡讀書要隨文解義其或以上句統
下三句說者亦非矣○一陰一陽之謂變變而不窮之謂通不可
以陽變而通於陰陰變而通於陽矣○陰陽之義義字是本義以
說字代之蓋卦爻之剛者稱陽柔者稱陰陰陽之稱便是所謂義
也義是名義之義○人之至德便是健順仁禮屬健義智屬順○
易中凡陽卦陽爻有剛健之道即所謂易也凡陰卦陰爻有柔順
之道即所謂簡也至德本義何以謂之人事對天道言也且其實
亦皆人倫日用之常理

存疑此廣大指易書即首節夫易廣矣大矣之廣大天地原自廣

大上文大生廣生可見也易書之作法乎天地易書既作則配乎天地○變通是易書中之變通即蓍策卦爻陰變陽陽變陰也四時運行春夏爲陽秋冬爲陰一陰陽之變化故曰變通配四時○日稟陽精而明於晝月稟陰精而明於夜易書卦爻不外一陰陽耳陽則光明陰則暗昧此陰陽之義也與日明於晝月明於夜者何以異故曰陰陽之義配日月○人稟陰陽五行之氣以成形因得其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仁禮屬健義知屬順健則作事无難故曰乾以易知順則作事不擾故曰坤以簡能此在人之至德也易不外乎陰陽陰陽之德不外乎易簡凡卦爻之屬陽者其性皆健而作事不難人稟陽氣而生其性健而作事不難者實似之凡卦爻之屬陰者其性皆順而作事不擾人稟陰氣而生其性順而

作事不擾者實似之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集解蘇紫溪云易簡極是純粹道理故曰善

啞蒙引已數上句統下三句之說而時講皆以變通陰陽易簡爲廣大中所有以配四時日月至德爲即配天地所在蓋因以廣大字作章旨故統貫爲說亦不大差

謂以易廣大之實言之天下言廣大者莫如天地而易之理外所包含者極其大內所蘊蓄者極其廣其廣如地其大如天與天地相配矣四時運行於天地間而易中一陰一陽之變變而不窮之通猶加寒暑相推是有以配四時也日月代明於天地間而易中陽卦陽爻所言皆陽之義陰卦陰爻所言皆陰之義猶如日以陽精明於晝月以陰精明於夜是有以配日月矣皆夫人得天地易簡之理所謂至德也而易中卦爻陽者其德恒易陰者其德恒簡至善存焉猶加人之德易而无難簡而不煩者也是易簡之善有以配人之至德矣盡乎天道人事而易无不備易誠廣矣大矣

右第六章

諺齋楊氏曰此章聖人所以贊易之道其極至於廣大之二言其原生於乾坤之卦也

[illegible]衍此章贊易道之廣大首節是形容廣大之模樣次節推其廣大之由末節詳其廣大之實

謹按此章極言易道之廣大舊說次節是廣大之由末節是廣大之實愚意次節即乾坤以明易爲廣大之實乾坤即易也乾大坤

廣即易之廣大也乾坤以理言天地以形言末節承上言廣大配天地而配四時配日月皆在配天地之中看出易簡句是又進一意乾大而實易坤廣而實簡是易有以象易簡之善而配乎聖人之至德○易理只是陰陽陽爲乾陰爲坤乾坤之事直翕闢直是遠莫禦邇靜正而天地之間无不備也○舊說主易書了主易理主易書故講次節謂模寫乾坤而易因以廣大似多一折末節只是推言不見實處○

易經詳說卷三十九終

繫辭上傳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韓註窮理入神其德崇也兼濟萬物其業廣也知以崇爲貴禮以卑爲用極知之崇象天高而統物備禮之用象地廣而載物也

孔疏子曰易其至矣乎者更美易之至極是語之別端故言子曰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者言易道至極聖人用之增崇其德廣大其業故云崇德而廣業也

程子曰易之道其至矣乎聖人以易之道崇大其德業也知則崇高禮則卑下高卑順理合天地之道也

本義十翼皆夫子所作不應自著子曰字疑皆後人所加也窮理則知崇如天而德崇循理則禮卑如地而業廣此其取類又以清濁言也

朱子曰知崇禮卑這是兩截知崇是知識要造得高禮卑須是就切實處行若知不高則識淺陋若履不切則所行不實知識高便是象天所行實便是法地識見高於上所行實於下中間便生生而不窮故說易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大學所說物格致知是知崇之事所說誠意正心修身是禮卑之事又曰知識貴乎高明踐履貴乎著實知既高明須是放低著實去做又曰學只是知與禮他這意思却好禮便細密中庸致廣大盡精微等語皆只是說知禮又曰知是知處禮是行處知儘要高行却自近起又曰知

崇天也是致知事要得高明禮卑地也是事事都要踐履過卑便業廣又曰知崇者德之所以崇禮卑者業之所以廣禮纔有些子不到處這業便有欠闕便不廣了地雖極卑无所欠闕故廣又曰知識日多則知益高又曰這事也合禮那事也合禮積累多業便廣又曰所謂德言盛禮言恭禮便是要極卑故无物事无個禮雖於至微至細底事皆當畏謹戒懼唯恐失之這便是禮之卑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无非卑底事然又不是強安排皆是天理合如此又曰禮卑是卑順之意卑便廣地卑便廣高則狹了人若只揀取高底做便狹如何會廣地卑便會廣世上更无物卑似地底又曰禮卑是從貼底謹細微處做去所以能廣

建安邱氏曰聖人之知如天之崇故所知日進於高明而德以崇禮如地之卑故所行日就於平實而業以廣

潛室陳氏曰易言知崇即中庸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底事易言禮卑即中庸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底事知欲高明故崇如天禮欲執守故卑如地若一向務高明而不事著實則窮賾索幽流於清虛而无執守依憑之實地須是約之以禮知以虛明爲用屬陽屬天皆言其輕清也禮以形氣爲質屬陰屬地皆言其重濁也

蒙引曰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无非是禮之所在也聖人於是理也窮之於心則識見超邁而其知也崇循是理而行則工夫篤實而其禮也卑其知之崇則如天之崇崇之極也其禮之卑則如地之卑卑之極也知崇所以能崇德者所見日向上去而所得日進於高明矣禮卑所以能廣業者蓋其不忽近小不畧細微件件

部着實靠道理做去如此則業何以不廣
存疑此德字以知言與禮字對是行
底說德業只就一身言非建立天下者
去疑崇德廣業正見易所以至處工夫都在知禮內效天法地只
形容崇卑之至耳非知禮上更添一層也須徹乃可以入德故崇
德在知循理乃可定業故廣業在禮
淺說仇滄柱曰效法二字着力言聖人崇德由於知崇而其崇也
效天之高明廣業由於禮卑而其卑也法地之博厚下文直接云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正所謂以易而崇德廣業也看來此章
指先天易理不必泥定易書凡天地之健順易簡高明博厚无在
非易理也

按知禮當貼易說窮易理爲知體易理爲禮若泛說便不關切
知先行後識見不高則所造不高故知崇所以崇德然知崇而
不實實體行則无實用故禮卑所以廣業卑不是卑屈意乃是
取乎實意
講夫子見聖人取資於易以贊易之至曰易書之理其至極无加
者乎彼德崇業廣莫過聖人而其所以崇廣者以易而崇之廣
之也其以易而崇廣者何如德之崇本於知知識貴於高明聖
人窮易理於心而知日進於高明矣業之廣本於禮踐履貴於
著實聖人體易理於身而理日就於切實矣且知不徒崇之已
也效天之高无一理不在洞察之中而其崇如天禮不徒卑之
已也法地之卑无一理不在體驗之內而其卑如地德業寧易

[illegible]哉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程子曰高卑之位設則易在其中矣斯理也成之在人則爲性成
之者性也人心存乎此理之所存乃道義之門也天地設位而
易行乎其中何不言人行其中蓋人亦物也若言神行乎其中則
人只於鬼神上求矣若言理言誠亦可也而特言易者欲使人黙
識而自得之也易是個甚易又不只是這一部書是易之道也
不要將易又是一個事只是説天理便是易也成性存存便是
道義之門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
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爲道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道无體義
有方也

本義天地設位而變化行猶知禮存性而道義出也成性本成之
性也存存謂存而又存不已之意也
朱子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陰陽升降便是易易者陰陽是
也上文言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人崇其知須是如天之高
卑其禮須如地之下天地設位一句只是引起要説知崇禮卑人
之知禮能如天地便能成性存存道義便自此出所謂道義便是
易也成性存存不必專主聖人而言成性猶言見成底性這性
原自好了但知崇禮卑則成性便存存成性是不曾作壞底存
謂常在這裏存之又存又曰成性成之者性字義同而用異成性
是已成之性如言成德成説之類成之者性是成就之意如言成
我物之類問成性存存是不忘其所存曰衆人多是説到聖人

處方是性之成看來不如此成性只是一個渾淪之性存而不失便是道義之門便是生生不已處又曰存存是生生不已之意當以伊川說爲是又曰堯舜性之是其性本渾成學者學之須是以知禮做也到得他成性處道義出謂道裏流出道體也義用也又曰性是自家所以得於天底道義是衆人公共底

節齋蔡氏曰道義之在造化則謂之易易之在人者則謂之道義位謂有位可居門謂有門可出存存謂存之又存使之有體如天地也故有天地之位而後易行有知禮之門而後道義出

蒙引天位乎上地位乎下則有中陰陽升降變化不窮矣今也聖人知崇於上禮卑於下則其本然之性存存不已而道義自從此出吾見道義之得於心者日新月盛而德於是乎崇矣道義之見

於事者日積月累而業於是乎廣矣夫易爲聖人之所以崇德廣業也如此易其不爲至矣乎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此易指造化而言凡天地間陰變陽化日月寒暑之類皆是與生生之謂易字同道義之得於心者日知其所未知則爲德之崇矣道義之見於事者日行其所未行則爲業之廣矣道義之於德業豈言不同歸哉既以道義爲自成性而出則道是稱言義其條件也成性固是道義之原然此章重在知禮上故曰崇效天卑法地下節就承言天地設位云云門指成性言或曰指知禮看來須據本文以成性爲主不可錯認本義而以辭害意

蓋辭天地者易之原聖人所以效之法之也夫天地設位則變化之理在天地聖人效法則變化之理即在吾性中以蓋天地一句舊作影語遮過來是此天地明是根上節天地來天地既設崇卑便分此易之原也聖人即用之成性而存存者其於穆之不已也道義者其變化之不測也蓋天下德業非道義莫做說個道義之門便可想見德崇業廣境界了

按集解諸疑之說俱與本義異而上下接聯貫處頗有味存存朱子亦云人之知禮能如天地則是與朱子不相悖也天地設位即以天崇地卑言易行乎其中兄得天地間无非易理則聖人以易而崇效卑法自相符合不可倒看作崇效卑法而後從易朱子謂成性存存不必專主聖人看來須就聖人說上下方貫

謂聖人之效天法地如此試以觀之天地天設位於上地設位於

下陰陽變化而易行乎其中矣惟聖人知崇禮卑能如天地則本成之性存而又存其間率由自然之道裁制合宜之義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是存存之成性乃道義之門矣道義得於心而爲德之崇道義指於事而爲業之廣聖人皆以易而崇之廣之此以見易之至也

右第七章

雲峯胡氏曰上文言至德此章因而謂之曰易其至矣乎蓋可久可大賢人之德業未足爲至至矣哉富有日新造化之德業也至矣乎知崇禮卑聖人之德業也崇德在於知崇廣業在於禮卑窮理而其崇如天乃謂崇之至循理而其卑如地乃爲卑之至天地之位設而變化行猶知禮之性成而道義出知禮之中自有天地

道義之外已无所謂易也
按此章當以易其至矣乎一句爲主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
業也是大綱言以見易理之至知崇禮卑以下直到道義之門皆
詳言聖人以易而崇德廣業處以見易之所以爲至也。觀此章
旨先要辨別得如何謂之知禮如何謂之德業又如何謂之成性
又如何謂之道義蓋知禮是工夫名目德業是知禮所成就者成
性是人心所固有者道義是成性中所出者夫人莫不有是成性
然知禮之功未至則成性不存存矣成性不存存則道義无自而
出道義无自而出則德何由崇業何由廣以此見得此章兩節意
思自相貫非謂上一節言知禮爲德所由崇業所由廣下節又言
知禮爲成性所由存道義所由出也本義於上云窮理則知云云

如地而業廣蓋以知崇禮卑分屬崇德廣業耳其實本文德崇業
廣直到道義之門處方見故曰知禮成性而道義出豈有知崇而
德崇禮卑而業廣矣然後又以知禮成性而道義出乎。語錄知
崇禮卑爲不必專指聖人此亦朱子未定之見據本文本義則當
純以聖人言大義正與第四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以窮理盡性
至命者相類彼就聖人以易而窮理盡性至命處見得神无方易
无體此就聖人以易而崇德廣業處見得易之至
按上下節一意上節有工夫下節現成說上節工夫在知崇禮卑
下節成性存存是由知崇禮卑來上節知崇禮卑所以崇德廣
業下節成性存存而爲道義之門則德崇業廣矣天地設位而
易行其中只照上節易其至矣句看是贊美之詞以引起下文

本義云天地設位而變化行由知禮存性而道義出以成性對
天地道義對易說是大槩如此不可泥蓋知禮存性原得之易
而道義之門却只要說向德崇業廣爲正旨也謂道義之門生
生不已是易理此是旁意若重結此則上文難以收應矣。崇
德廣業提起次言聖人知崇效天禮卑法地次言天崇地卑即
是易理而聖人崇效卑法則其性存而道義因之出道義出而
德崇業廣可知矣是以易而崇之廣之也上下緊相連作一節
看舊說亦頗隔碍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諺註乾剛坤柔各有其體故曰擬諸形容
孔疏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者賾謂幽深難見聖人有其神妙以

能見天下深賾之至理也而擬諸其形容者以此深賾之理擬度
諸物形容也見此剛理則擬諸乾之形容見此柔理則擬諸坤之
形容也象其物宜者聖人又法象其物之所宜若象陽物宜於剛
也若象陰物宜於柔也是各象其物之所宜六十四卦皆擬諸形
容象其物宜也若泰卦比擬泰之形容象其泰之物宜若否卦則
比擬否之形容象其否之物宜也擧此而言諸卦可知也。是故
謂之象者以是之故謂之象也謂六十四卦是也故前章云卦者
言乎象者也此以上結成卦象之義也
按此以賾爲幽深程子猶因之朱子乃訓雜亂
程子曰賾深遠也聖人見天下深遠之事而比擬其形容體象其
事類故謂之象

本義雜亂也象卦之象如說卦所列者

朱子曰象言卦也下截言爻也賾說文曰賾雜亂也古无此字只是嘖字今從匠亦是口之義與左傳嘖有煩言之嘖同是口裏說話多雜亂底意思所以下文說不可惡先儒多以賾字爲至妙之意若如此說何以謂之不可惡賾只是一個雜亂冗鬧底意思言之而不可惡者精粗本末无不盡也又云三百八十四爻是多少雜亂又云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者言雖是雜亂聖人却於雜亂中見其不雜亂之理便與下句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之義一般。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正是說畫卦之初聖人見陰陽變化便畫出一畫一畫便有一個象只管生去自不同六十四卦各是一樣問擬形容者比度陰陽之形容蓋聖人見陰陽變化雜亂

於是比度其形容而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曰也是如此書將鄧子和書云其先人云不獨是天地風雷水火山澤謂之象只是畫卦便是象也說得好。擬諸其形容未便是說那水火雷風之形容方擬這卦看是甚形容始去象那物之宜而名之一陽在二陰之下則象以雷一陰在二陽之下則象以風擬是比度之意

雲峯胡氏曰賾字諸家多以爲隱奧之義本義獨依說文曰賾雜亂也蓋傳有曰探賾索隱則賾自賾隱自隱蓋於陰陽雜亂之中而求其隱奧之理耳聖人見天地之間陰陽相雜於是擬之而爲六十四卦其象亦如此之雜也擬者象之未成象者擬之已定姑以乾坤二卦言之未畫則擬陰陽之形容而象乾坤之宜於是爲奇耦之畫畫則象也已畫又擬乾坤之形容而取象天地首腹牛馬以至於爲金爲玉爲釜爲布之類皆象也

蒙引擬諸其形容是將畫時比度那天下之賾底形容如何於是畫成卦以象其物宜卽上經所謂仰觀俯察見陰陽有二云云也物宜言物類也物類卽天下之賾也形容卽是物宜之形容既畫成卦則天下物宜如說卦所列者皆不外乎此矣是卦之爲卦所以象天下之賾也故謂之象。擬字與象字形容與物宜須各有分別擬是畫卦之時象是畫卦之後物宜卽天下之賾也統而言之則曰天下之賾自卦中各有所取象言之則曰物宜形容卽其模樣也。

存疑見天下之賾比擬其形容看是如何於是畫卦以象其物宜如此擬天之形容見是純陽至健底物便畫三畫純乾以象天他

如君父金玉寒冰良木果之類亦皆擬其形容以乾象之比擬地之形容見是純陰至順底物便畫三畫純坤以象地他如母布釜均子母牛大輿之類亦皆擬其形容以坤象之六卦皆然不及盡書。象是象天地之類而立是故謂之象

集說擬諸形容擬之在心可知而不可言象其物宜象之在畫可象而不可執物而曰宜不獨欲肖其形兼欲盡其理

我按擬諸形容與相其物宜只是一事雲峯擬者象之未成象者擬之已定二語甚明龜山謂形容物宜各有所指未是

又按聖人指伏羲此節指出立象的原故不專畫卦全重畫卦本陰陽意

講易有象焉果何謂哉伏羲聖人有以見天下之物雜亂不齊而

莫非陰陽之對於將畫卦時而擬度其形容其爲純陰純陽者何似其爲雜陰雜陽者何似恍然於心目之間於是畫卦以曲象其物之宜凡純陽爲天宜於三奇以象之純陰爲地宜於三耦以象之雜陰雜陽如水火雷風山澤之類各因所宜以象之是故謂之象所以象天下之賾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孔疏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者謂聖人有以微妙以見天下萬物之動也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者既知萬物以此變動觀看其物之會合變通此會通之時以施行其典法禮儀也○繫辭焉以斷其吉凶者既觀其會通而行其典禮以定爻之變動有三百八

十四爻於此爻下繫屬文辭以斷定其吉凶若會通典禮得則爲吉若會通典禮失則爲凶也是故謂之爻者以是之故議此會通之事而爲爻也夫爻者效也效諸物之變通故上章云爻者言乎變者也自此以上結爻義也

隱孔疏典法禮儀是平列字朱子典訓常

程子曰天下之動无窮也故觀其會通會通綱要也乃以行其典禮典禮法度也物之則也

本義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通謂理之可行而无所礙處如庖丁解牛會則其族而通則其虛也

朱子曰觀會通是就事上看理之所聚與其所當行處又曰通便是空虛行得去便是會通便是四邊合湊來處又曰會以物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會是聚理聚處雖是得有許多難易窒礙必於其中却得個通底道理乃可行爾謂之庖丁於族處批大郤導大窾此是於其筋骨叢聚之所得其可通之理故十九年而刃發於硎且如事理間若不於會處理會却只見得一偏便如何行得通須是於會處都理會其間却自有個通處便如脉理相似到得多處自然貫通得所以可行其典禮蓋會而不通便窒塞而不可行通而不會便不知許多曲直錯雜處又曰會是觀衆理之會通是擇其通者而行且如有一事關著許多道理也有父子之倫也有君臣之倫也有夫婦之倫若父子之恩重則使得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毁傷之義而委致其身之說不可行若君臣之義重則當委致其身而不可毁傷之說不服顧此之謂觀會通

又曰一卦之中自有會通六爻又自各有會通且如屯卦初九在卦之下未可以進此爲屯之義乾坤始交而遇險陷亦屯之義似草穿地而未伸亦屯之義凡此數義皆屯之會聚處若盤桓利居貞便是一個合行處却是他通處也典禮猶常禮常法又曰禮便是節文也升降揖遜是禮之節文這禮字又說得潤凡事物之常禮皆是問觀會通以行典禮曰如堯舜揖遜湯武征伐皆是典禮處典禮只是常事○辭謂卦爻之詞

栗以中行曰聖人默識天下之動觀其事理之會合通行處欲常行法度不廢於天下則繫辭以明其爻而斷之曰如此則爲吉如此則爲凶人知避凶趨吉則常法不廢之矣此易所以有爻也

雲峯胡氏曰天下之動非特陰陽之運動凡人之動而行事與夫

一卦之動皆是也觀會通以行典禮不會則於理有遺欠如之何
可通不通則於理有窒礙如之何可行須是時中與常是庸如此
而行則吉背此而行則凶繫辭以明之故謂之爻
蒙引觀會通行典禮且就天下之動上說未著在易然後却把此
理係之於易以斷其吉凶是爻詞之所以爲爻詞者乃所以效天
下之動也故謂之爻爻爻交也交則變變則動矣故爻有動義會通
會中之通聖人便把那通處做個常法典禮只是時義卽所謂通
也○爻辭凡言吉處皆因本爻有循典禮而行之象故繫辭焉以
斷其吉凶處皆因本爻有背典禮而行之象故繫辭焉以斷其凶
故曰觀象玩辭吉凶者失得之象也○通卽典禮所存但據事理
而言則曰通據聖人立個常法而言則曰典禮典常也禮卽理之

所當行者也故解作常法云云
存疑天下之動自有關着衆理一擧手便關前關後才可行處然
其中自有一路可行得去此會中之通也聖人旣得其通就把這
通來立個常法敎人去做隨以其常法繫之於爻使人由此則吉
悖此則凶是明其吉凶也是爻辭因天下之動而立者是故謂之
爻
蹊蒙引最着得融洽當玩此聖人謂周公○理字虛禮字實典禮
亦非指冠婚喪祭之禮只是有規矩可常遵行者凡事皆有之
○詳疏以繫辭焉連下不可亂也爲一節程子因之有繫之辭
以斷其吉凶者言天下深遠難知云云今依本義於謂之爻處
截○上節象專指卦此節專言爻卦爻並提以起下

蹊易有爻焉又何謂哉周公聖人有以見天下之事其動不一而
莫不有至當之理於焉觀其衆理之統會者以求一理之可通
卽其通處可行者以立爲經常不易之理爻有循此典禮者則
繫辭焉以斷其吉爻有悖此典禮者則繫辭焉以斷其凶是故
謂之爻乃所以效天下之動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孔疏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厭若此覆說前文見天下之賾卦
象義也謂聖人於天下之至賾之理必重愼明之不可鄙賤輕惡也
若鄙賤輕惡不存意明之則逆於順道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
亂也者覆說上聖人見天下之至動爻之義也謂天下至賾變動
之理論說之時明不可錯亂也若錯亂則乖違正理也若以文勢

上下言之宜云至動而不可亂也
程子曰言天下之深遠難知也而理之所有不可厭也言天下之
動无窮也而物有其方不可紊也
本義惡猶厭也
朱子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蓋雜亂處人易得厭惡然道
都是道理中合有的事自合理會故不可惡言天下之至動而不
可亂也蓋動亦是合有底然上面各自有道理故自不可亂○天
下之至動事若未動時不見得他那道理如何人平不語水平不
流須是動方見得會通是會聚處典禮是借這般字來說只是說
道觀他會通處後却求個道理來區處他所謂卦爻之動便是法
象這個故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動亦未便說事之動只是

事到面前自家一念之動要求處置他便是動也

厚齋馮氏曰象之所言如牝馬牝牛匪人女壯棟橈莧陸之類若可惡矣然天下之至賾所在而不可惡也爻之所言如戶庭无咎而門庭則凶弗過遇之而弗遇過之先號後笑而先笑後號者甚亂矣然天下之至動所關而不可亂也

蒙引承上言聖人因天下之賾以立象是象所以言天下之至賾也至賾宜可厭也然其物宜之象皆天下所當有故不可厭焉聖人因天下之動以立爻是爻所以言天下之至動也至動宜可亂也然吉凶之斷各有定理而不可亂也言天下之至賾則无所遺美惡兼收也言天下之至動則有所擇導人為善而不為惡也至賾如說卦所列者可見美惡兼收也言天下之至動則主於典

禮矣只是導人向善也。動字朱子以為念之動者何也蓋是一事到面前不知所以處之所謂事之變也這便是動故就此觀會通以行典禮若以事字當他事便是已成了是亦當辨

蒙引余南湖云此條言象爻具乎至理以見易之可用以起下文不可惡不可亂只在物宜典禮上見得

天疑兩言字指義周之言根上見字來唯能見故能言不可惡亂從兩至字討出理惟至故无可惡亂此節只贊易之妙為下擬議地

隱至賾中有至一之理至動中有至常之理去疑則以至賾至動兩至字屬理尚未是理在兩字一轉內

[illegible]聖人象天下之賾以立卦是卦言天下之至賾若可惡也然物宜之象悉本於陰陽則賾也而有至一者存玩之不厭否可惡乎效天下之動以繫爻是爻言天下之至動若可亂也然吉凶之斷悉準於典禮則動也而有至常者存循之有序否可亂乎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程子曰擬度而設其詞商議以察其動擬議以成其變化也變化爻之時義擬議而言之也鳴鶴在陰以下七爻擬議而言者也餘爻皆然也

按孔疏謂此是覆說上文擬議屬聖人朱子則擬議屬學者程說未明當亦是孔疏之意

本義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法行之此下七爻則其例也

或問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凡一言一動皆即易而擬議之否

朱子曰然。擬議以成其變化此變化只就人事說擬議只是裁度自家言動使合此理變易以從道之意如擬議得是便吉擬議未善則為凶矣又曰這變化是就人動作處說如下所舉七爻皆變化也

平菴項氏曰學易者擬其所立象以出言則言之淺深詳略必各當其理議其所合之爻以制動則動之久速仕止必各當於時而易之變化成於吾身矣故曰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此之謂也

雲峯胡氏曰聖人之於象擬之而後成學易者如之何不擬之而後言聖人之於爻必觀會通以行典禮學易者如之何不議之而後動前言變化易爻之變化也此言成其變化學易者之變化也

彖引擬議以成其變化此變化以人事言人之一言一動无非變
化之所在也如言之淺深詳畧動之仕止久速皆非一定者故曰
變化或以不好者變而爲好者爲說此恐在擬議以成字內不在
變化字內○本義觀象玩辭觀變玩占分動靜言是擬議之事實
法行之正擬之以言議之以動法字兼擬議行字兼言動法行之
謂法易以言動也○夫卦爻之不可惡不可亂也如此則一言一
動之理莫不具於此矣故聖人之於言也要必觀象玩辭觀變玩
占擬於易而後言焉其於動也亦必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議於易
而後動焉擬議於易以成其變化使言動皆合乎卦爻之理可也
然欲擬議於易果何如也其例如下
〔存疑〕承上言象言爻下言至賾爻言天下之至動則言行之理皆

具於易矣君子之言動也舍易何所取法哉故言不苟言也擬之
於易而後言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要見夫易之理是如何吾之言
如何而後合諸易比擬停當而後見之言焉動不苟動也議之於
易而後動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要見夫易之理是如何吾之動如
何而後合於易計議停當而後見之動焉擬之而後言則言之淺
深詳畧各當其理而言之變化於是乎成矣議之而後動則動之
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而動之變化於是乎成矣故曰擬議以成其
變化
〔集說〕擬之議之是融會易理於心非逐言逐動去求也
〔集解〕或由象辭以明其理擬議於未言未動之先或由變占以決
其幾擬議於將言將動之際庶幾言焉而有以各當其理動焉而
有以名適夫時以成夫言動之變化矣
〔困疑〕擬此擬於心也議商議於口也動是舉動變化不分口圓活
便是乃趨時之謂也
〔按要〕峯擬之跟象說議之跟爻說此於孔疏分斯處同然言動既
〔愚學易〕者則象爻不可分渾承爲是○觀象玩辭之象與上不
同是兼卦爻言
〔語類〕聖人立象繫辭如此用易者所不可須臾離也是以君子將有
言也必觀象玩辭觀變玩占擬之象爻而後言焉將有動也必
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議之象爻而後動焉如是擬議則言不膠
於一定動不拘於一轍有以成言動之變化矣人可不思變化
以擬議於易哉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
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
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
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
乎
〔按〕此下七節皆先引易詞下以子曰發明之註疏截斷另講不合
爻義
〔孔疏〕言行君子之樞機者樞謂戶樞機謂弩牙言戶樞之轉或明
或暗弩牙之發或中或否猶言行之動從身而發以及於物或是
或非也
〔本義〕釋中孚九二爻義

朱子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此本是說誠信感通之理夫子却專以言行論之蓋誠信感通莫大於言行

問言行君子之樞機是言所發者至近而所應者甚遠否曰樞機便是鳴鶴在陰下面大槩只說這意都不解著我有好爵二句

柴氏中行曰鳴鶴在陰而其子必和情之所同无隱顯之間也我有好爵而爾亦靡於此心之所欲无物我之間也言之善人皆以爲善故應言之不善天下亦皆以爲不善故違人心之於善惡豈異其所樞哉極言行之至可以動天地則三才一理又可見也

節齋蔡氏曰鶴化不窮感應一端而已故夫子取中孚九二之辭而推廣其理也居其室卽在陰之義出其言卽鳴鶴之義千里之外應之卽其子和之之義特主乎人而爲言耳感應者心也言者

心之聲行者心之迹言行乃感應之樞機也善者至善之理也不善則悖理矣人以善而感應則感應同乎天矣故曰動天地也

濛引卽此爻而擬議之當謹其言行之發也言出乎身云云味此二句便見得言行爲君子之樞機也不可於加乎民見乎遠貼人事之從違從違意當貼在榮辱上千里之外或應或違此卽是榮辱也動天地亦兼善惡兩邊

存疑此以言行感通發中孚之義與爻辭稍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兩句是申明上文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二段卽此二句就見得言行是君子之樞機蓋樞是門之所由闔闢機是弩之所由張弛者言行是君子之所由以出身加民發邇見遠猶門弩之樞機而門弩之所由闔闢張弛也

榮辱之主指上文千里之外應違意動天地又是推出說言不止於千里之外應違雖天地亦能感動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其大者泣竹而冬生卧冰而鯉出其一節之行亦能動天地如此

蒙引說言出四句只形容感應捷速不必入應違

廣義天下應違全是我主張故曰榮辱之主

集解樞機之發而善則遠邇應而爲榮之主不善則遠邇違而爲辱之主也

去疑君子要說得大樣乃有天下的君子也主對賓言榮辱爲賓則言行乃榮辱之主一般此下七爻皆錯舉以例擬議之終非謂擬議盡此也此節言感通本乎誠居室二段已盡感通之意言出以下緊承說去直到動天地處語脉都打著二則字來

輯主字只見得榮辱皆言行所招致榮辱之主巳見不可不愼而又深一層說到動天地方以可不愼乎結之此是聖人喫緊爲人處

歸試擧各爻以爲擬議之例中孚九二爻辭云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孔子釋之曰鶴鳴子和我爵爾靡誠信感通之理也而感通莫大於言行君子居其室在隱密之中而出其言善當乎天理合乎人心則在千里之外者必且從其善而應之況其邇者善之所先及有不應乎居其室在隱密之中而其言不善悖乎天理拂乎人心則在千里之外者必且含其不善而違之況其邇者不善之所先及有不違乎言如此行可知矣勿謂一言可忽也天下皆屬耳焉方自身出卽以加乎

民而不可返矣勿謂一行可忽也天下皆屬目焉方自邇發而以見乎遠而不可挽矣言行之在君子猶戶之有樞矢之有機樞一動而戶必開機一動而矢必迸也言行如樞機之發善則人應而榮不善則人違而辱乃榮辱所由感召之主也不特此也言行而善則和氣足以召天地之祥言行不善則乖氣足以召天地之殃君子之所以動天地者亦由此也言行所關如此可不慎乎君子擬議此爻當謹其言行之發矣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孔疏同人初未知同故先號咷後得同類故後笑也子曰君子之道者各引易之後其文勢已絕故言子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者言同類相應本在於心不必共同一事或此物而出或彼物而處或此物而默或彼物而語出處默語其時雖異其感應之事其意則同或處應於出或默應於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者二人若同齊其心其鐵利能斷截於金金是堅剛之物能斷而截之盛言利之甚也此謂二人心同也二人同齊其心吐發言語氤氳臭氣香馥如蘭也此謂二人言同也

本義釋同人九五爻義言君子之道初若不同而後實无間斷金如蘭言物莫能間而其言有味也

朱子曰同心之利雖金石之堅亦被他斷決將去斷是斷做兩段又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聖人却恁地解

龜山楊氏曰迹異而心同不害其爲同心異而迹同相望爲愈遠金至堅也而同心者斷之蘭至馨也而同心之言如之

誠齋楊氏曰君子之道於其心不於其迹心同迹異君子不以迹間心心異迹同君子不以心混迹所以同人之先悲後喜以君子之一出一處此默彼語皆所不計也出處同道則言顯晦同一情語默同道則史直蘧卷同一意心同故也金石至堅也然不堅於人心故二人一心則石可裂金可折薰蕕同器一童子能辨之臭味不同故也取南山之蘭雜北山之蘭十黃帝不能分臭味同故也

息齋余氏曰以出處語默發明號笑之義聖人讀易不滯於故而知其新有如此者

雙湖胡氏曰二人九五六二也先號後笑先隔後遇也不取君臣義者特借爻辭論同心之利耳

蒙引先號咷而後笑只是始異終同之象此處亦不可以先後二字太泥故本義云初若不同而後實无間若字及實字只是云自其初而觀之則一出一處一語一默若不同也然要其終而論之則是二人者其心實同其心既同則雖至堅能間之物亦不能間之矣間阻隔之意若利刃之切物物迎刃而分何能隔阻得他故曰其利斷金其利斷金物莫能間言事事做得透何功不成也心既同則吾之言彼覺其有味也彼之言我覺其有味也凡人言語所以不相入者都緣心不相符耳既是一出一處一語一默而脩得謂同心者蓋各隨其分各安於義而已非有意於相戾也如禹稷顏回同道殷有三仁之類也

易經詳說　卷四十　繫辭上傳　主　寄願堂

[illegible]是説其[illegible]說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此是言其迹之異二人同
心以下是甚言其心之同處夫二心之同至於物莫能間而言有
味如此乎論其迹之異哉即此爻而擬之議之君子惟求其心
之同也

去疑同心二字最重

雲峰仇滄柱曰此言迹不同而理同以起下同心之意四或字止
見隨時制宜各行其是彼此不可强合也

按其利斷金當依孔疏看謂二人同心共事則所行无阻其利處
雖遇至堅如金亦能斷之尋常講皆是堅能斷金非利能斷金
矣須辨利是快利或謂如此説恐與本義物莫能間相悖曰
惟其利能斷金故莫能間也

繫同人九五爻詞云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孔子釋之曰先號咷後
笑者始異終同之意也蓋君子之道其所以相同者不在迹而
在心若就迹而論或出而濟世或處而獨善或默以全身或語
以闡道似乎不同矣原心而論則出處語默各成其是可相信
於形迹之外乎有不同者乎惟其心之同也則彼此相信神交
意感利害不能移讒邪不能入舉天下之物无足以間隔之者
即至堅如金而其利亦足以斷之矣由此發而爲言此之言彼
覺其有味彼之言此覺其有味雖蘭之臭氣馨香无以過之矣
即此爻而擬議之知君子貴同心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
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按註疏以此爲第七章之首

孔疏[illegible]藉用白茅大過初六爻辭也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者苟
且也錯置也凡薦獻之物且置於地其理可矣言今乃謹愼薦藉
此物而用潔白之茅可置於地藉之用茅何咎之有者何愆咎之
有是謹愼之至也

本義釋大過初六爻義

節齋蔡氏曰物之置於地也亦可安矣而又藉之茅過於愼也凡
天下之事過則有失惟過於愼則无所失故无咎

蒙引自錯諸地至用可重也但且就象上説至愼斯術也以往方
説得象中之意愼猶守也守此以往自然言无口過行无怨惡矣
○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何咎就藉用上説言其必无傾墜之虞也
下爻至无所失矣方是爻辭无咎之義

存疑即此爻而擬議之則凡事不可不愼也

去疑天下事成於愼敗於忽況當大過時時事多艱稍不愼便足
以致失夫子反覆説來无非引人敬愼道理用可重非重用茅重
於用茅之心耳斯術即謹愼的術往往以濟過也无所失言不失
一策只論理原不就成敗説

按爻氣當以愼之至也截上就藉用白茅説下推其意夫字是承
上起下處物薄用重此中有愼字在斯術從物薄用重看出只
是一愼而愼斯術却非愼之至愼字苟字是虛字非謂苟且錯
之錯地是説可安

繫大過初六爻辭云藉用白茅无咎孔子釋之曰藉用白茅无咎

蓋言敬愼之道也彼一物也苟錯置於地已可以安矣而又藉之以茅自无覆敗之慮何咎之有此其心蓋敬愼之至極其委曲周到也夫茅之爲物至微薄而以之藉物則使物益安其用誠可重而不可忽也斯術也非僅用茅藉物推之可以處事人能愼持斯術以往而應事敬愼不敗自无所失矣卽此爻而擬議之見凡事不可不愼也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按孔疏將勞而不伐谿斷有功而不德與厚之至也連讀非語氣

孔疏語以其功下人者言易之所言者語說其謙卦九三能以其有功卑下於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者謂德以盛爲本禮以恭

爲主德貴盛新禮尙恭敬故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言謙退致其恭敬以存其位者也言由恭德保其祿位也

本義程謙九三爻義德言盛禮言恭言德欲其盛禮欲其恭也

南軒張氏曰大抵風之不厚不能負大翼水之不厚不能負大舟君子處心不厚則恃勞而傲物耀功而忽人矣安能以其功而下人乎切觀地中有山之象夫德之盛而充實如山焉禮之恭而接下如地焉夫內之德盛而外之禮恭所以處上而人不忌處前而人不忌此謙所以長保其位也

誠齋楊氏曰人之謙與傲係其德之厚與薄德厚者无盈色德薄者无卑辭如鍾磬焉愈厚者聲愈舒薄者反是故有勞有功而不伐不德惟至厚者能之其德愈盛則其禮愈恭矣

蒙引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方勞於事之謂勞事既成有利於人之謂功不德謂不以德自居也厚之至此是贊詞如上條愼之至也倒南軒誠齋之說似大深了語以其功下人者也上三句且發揮勞謙意思此句方指爻辭勞謙二字而釋其義也德言盛禮言恭言與永言孝思言同猶念也故本義以欲字解之言其立心如此也德言盛處禮言恭貼下文此恭字卽下致恭之恭存其位是有終意一說德則從來說個盛禮則從來說個恭是德要盛禮要恭也不必說君子立心如此故本義著一言字可斷致恭以存其位非謂君子之致恭正以存其位也能致恭則位以之存耳此句重在存其位上

存疑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是解勞謙意厚之至也是贊美之詞

語以其功下人者也是方說上爻辭去蓋勞不伐有功不德至厚之至正是以其功下人者也言九三所謂勞謙正是如此故曰語以其功下人者也言九三所謂勞謙正是語他能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又是再發不伐不德之意謙字卽是禮言恭存其位是解君子有終卽此爻而擬議之見有功勞之當謙也

丟疑不伐三句只泛說至下人句纔是釋爻辭而德盛貳句乃推所以下人處德盛在禮恭前一層不平對故下文單承致恭一邊存位正有終意

按以功下人處猶上明勞謙下明有終德言盛禮言恭是轉語

語字只作謂字看以功下人包勞在內二德字不同上是自以爲德下是德行之德固重在禮恭一邊而德盛亦非閒

語若非德盛則禮恭爲虛文矣竊意德之盛則勞字說禮之恭
則恭字說存其位則有終說德之盛即勞與有功禮之恭即
不伐與不德也謙也者但說謙不復說勞故只承恭時講於
以功下人之下過文云此其心何心哉似未妥以功下人則其
德盛禮恭而致恭以存位是順講不須另以此心何心喝出兩
個欲字且欲字非本文所有尤覺差些本義兩欲字口氣謂
德原是要盛的禮原是要恭的君子所以致恭以存其位非謂
君子之欲要盛欲要恭也當從蒙引後說

講謙九三爻詞云勞謙君子有終吉孔子釋之曰勞謙君子有終
吉者蓋言善居功者也彼勤於事可謂勞矣而不矜伐於人勢
而事成可謂有功矣而不任德於已此由其器識深沉度量宏

遠原之至也則夫所謂勞謙正語其以功而能下於人者也在
已之德不可不極其盛接人之禮不可不極其恭以功下人是
德欲其盛禮欲其恭勞而能謙者也勞謙則有終矣故夫謙已
者所以極致其恭不期於位之存而自足以存其位者也即斯
爻而擬議之見勞之不可不謙矣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
有悔也

本義釋乾上九爻義當屬文言此蓋重出

蒙引言上九貴則貴矣然居九五之上而不當事任貴而无位也
高則高矣然出乎人位之外民皆歸於五高而无民也雖有九五
以下之賢人在下位然以其過高志滿而莫有輔之者其亢如此
能无悔乎即此爻而擬議之則不可亢也有位爲貴高謂在
人上也此亦貴與高之辨

按文固重出而擬議之以見不可亢則此處自有取義也

講乾上九爻辭云亢龍有悔孔子釋之曰亢龍有悔蓋言持盈之
道也大居卦之上至貴者也然貴而无位矣至高者也然高而
无民矣下位之賢人未嘗无也然而莫爲之輔矣是以動而有
悔固亢所必致也即此爻而擬議之見居尊者不可亢矣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由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
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孔疏不出戶庭无咎者又明擬議之道非但謙而不驕又當謹慎
周密故引節之初九周密之事以明之子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

爲階者階謂梯也言亂之所生則由言語以爲亂之階梯也君
不密則失臣者臣既盡忠不避危難爲君謀事君不慎密乃彰露
臣之所爲使在下聞之衆共嫉怒害此臣而殺之是失臣也臣不
密則失身者言臣之言行既有虧失則失身也幾事不密則害成
者幾謂幾微之事當須密慎預防禍害若其不密而漏泄禍害交
起是害成也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者於易言之是身慎密不出
戶庭於此義言之亦謂不妄出言語也

按孔疏臣不密但云言行虧失未甚分曉

本義釋節初九爻義

節齋蔡氏曰不言則是非不形人知招禍惟言爲甚故言所當節
也密於言語卽不出戶庭之義兌有言象故於節之初爻取明之

諺解鄭氏曰爻義主出處之節而言此兼及於言語之節者節下卦兌兌爲口舌亦其象也蓋口舌乃人一身之門戶一語不謹則失臣失身致禍立至此尤君子之所重也故夫子因明謹行而又推之謹言也

誠齋楊氏曰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汝此君不密而失臣也陳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此臣不密而失身也

蒙引凡禍亂往往自言語始故爲君者言不密則禍其臣爲臣者言不密則禍其身凡幾事漏言不密則事无由成然則君子之於言可不愼乎幾事不密通衆人言不止謂君臣也○節是爻而擬議之則當謹密其言也

存疑曹操欲殺董貴人伏后懼與父完書令密圖之事泄被殺此幾事不密則害成也

集說害成害其成也語曰國有五寒而冰凍不與焉三曰謀泄不密之謂也

按亂字包下句生也也字連下勿作句幾事謂事任幾微或云幾即密意猶云幾密之事害成謂害其成方與失臣失身一例不出以言不出爲正

講節初九爻詞云不出戶庭无咎孔子釋之曰不出戶庭无咎者蓋君子愼密之道也自古致禍亂者不一然亂之所由生也多因言語以爲之階如君與臣謀事而輕泄其言則起奸邪之媢而中傷其臣矣是不密則失臣也臣與君謀事而輕洩其言則取反噬之患而先制於我矣是不密則失身也不特此也凡事之利害伏於幾微所謂幾事而不可告人者不密其謀則是挑釁而泄之是事本可成而害之也凡此皆亂也而皆由於言之不密是以君子必愼密其言而不敢輕出也節此爻而擬議之知言之不可不愼矣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按註疏以作易知盜句連上不密失身作上章語末是

孔疏易曰負且乘致寇至此又明擬議之道當量身而行不可以小處大以賤貪貴故引解卦六三以明之也負也者小人之事也負者擔負於物合是小人所爲也乘也者君子之器者言乘車者君子之器物言君子合乘車今應負之人而乘車是小人乘君子之器也則盜竊之人思欲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者小人居上位必驕慢而在下必暴虐爲政如此大盜思欲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者若慢藏財物守掌不謹則教誨於盜者使來取此物女子妖冶其容身不精慤是教誨淫者使來淫己也以此小人而居貴位驕矜而不謹愼而致寇至也又引易之所云是盜之招來也言自招來於盜以愼重其事故首尾皆稱易曰而載易之爻辭也

按孔疏上慢下暴以居上在下爲說未是只是說小人慢上暴下

本義釋解六三爻義

朱子曰六居三大率少有好底負且乘聖人這裏又見得有這個

小人乘君子之器底象故爻於此發出這道理來
漢鄭氏[illegible]六三以不正小人據非其位故有此象人據非其義之所當有則啓謀利者攘奪之心作易者明義利之分故於六三之小人居有德之位知其必有盜乘其後而奪之天下之大盜未有不乘隙而動也
涑水司馬氏曰上慢下暴慢其上而暴其下也
誠齋楊氏曰司馬氏安能盜魏曹操教之也蕭衍安能盜齊蕭道成教之也盜盜非能取小人之有也小人實教盜以盜已之有也所以知盜非知奪伐之盜也知教奪伐者之盜也故爻終之曰誨盜曰盜之招者以此
蒙引其知盜乎猶云知賊情也如云如何則盜思奪之如何則盜思伐之可見盜之情矣。盜思奪之者以其竊據高位才德不勝適起謀利者攘奪之心也。上慢下暴小人竊據高位必然至此謀利之徒因得借以爲詞而伐之矣其能久有其位乎四盜字皆以殺言擔論盜之盜是活字謂偷也對注字看此二句以其皆由已致而併及之耳。卽此爻而擬議之則當量才度分不可據非其有也。以上七爻皆以明擬議之例然亦舉其槩耳學者又當推類以盡其餘
張說知盜者直見盜的情由在一致字上玩所謂招也非盜足得其招致之者耳小人君子就其德而定其品盜本欲奪小人所有然必卸小人之罪而後可尊慢上暴下此正小人之罪可伐處皆是小人倘他的慢藏二句其喻也曰盜之招罪小人之自取也

敘知盜句提起下出易辭以明其知盜負也負字說負乘也者說六三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是說且字盜思奪之正是致寇至之意上慢下暴是從小人乘君子之器裏面推出見得必定如此故盜思伐之如此則盜乃其自招猶之誨盜誨淫一般故以二語爲喻而以盜之招結之也。存疑云此四者皆自處不善而爲盜之招不知思奪思伐誨盜誨淫如何分得四者蒙引云不可以上下二字當上下之人以其所慢者在上所暴者在下也究竟還指人說以君民說不妨。冶容或謂婦人修容爲冶之鑄物言其太工也亦通。招字正解致字非兩意
講孔子曰作易者其知致盜之由乎於何見之易解之六三爻曰負且乘致寇至此言蓋知盜也負也者小人勞力之事小人所宜擔荷也乘也者君子所乘之器君子所宜也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據非其有者人覬覦之心盜不從旁思奪之乎其所以然者何哉小人竊據高位上必慢其君下必暴其民凡謀利者得藉以爲口實而攻之盜不從旁思伐之乎然非奪之伐之者之咎也是猶人之慢其藏而不謹者有以教人之盜女之冶其容而逞艷者有以教人之淫之由自己招致而然也故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蓋言六三不中正以竊高位適足爲盜之招也不罪盜而罪致盜者此易之所以爲知盜也卽此爻而擬議之見人當量才度分不可據非其有矣
右第八章
本義此章言卦爻之用

新安蔡氏曰自中孚二爻至此乃夫子擬議之詞而爲三百八十四爻之凡例也爻之有義非辭不明而天下之事變化无窮爻豈辭之所能備哉苟玩之者拘而不通則一爻不過一事而已擬議以成其變化其所以示人者深矣然夫子之辭特發其端耳學易者當玩而有得也

平菴項氏曰七爻皆欲人畏謹也鳴鶴言處隱之誠同人言同心之一白茅貴慎有終尚謙亢能悔亢户庭以教密負乘以戒慢皆所以養人之敬心也

雲峯胡氏曰夫子於乾坤皆有文言以申彖傳象傳之意其餘彖傳蓋亦有之如履與豫釋卦辭已畢復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

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此類皆是也然則繫辭此數卦即彖傳之文言也善學易者可以觸類而通其餘矣

集解此章總言卦爻之用首二節將言其用而先言卦爻之所由立三節正指其可用四節言人用之也下七節正示人以擬議變化之例

按前以卦爻並言至擬議以成其變化爲一章之關紐下皆以爻之用言而卦之用可見○又按此章首以象爻提起象謂卦與爻對二節皆象爻之於以見當擬議四節言人當擬議乎易之象爻而成乎言動之變化以各當其理此是一章之大指下七引易皆擬議以成變化也擬議之而當誠當同心當慎當恭不當亢當密不當妄緣非分能知此言動變化以合理豈有或背者乎引中孚以言行爲說是承上言動意下六節皆可會言動講不必細貼○此章爲學易者說法可作格言書以懸之座右

項平菴謂七爻皆欲人畏謹得其大意然全易皆可如是觀聖人姑舉以示例耳

易經詳說卷四十終

四十一

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

孔疏此言天地陰陽自然奇偶之數也

程子曰自天一至地十合在天數五地數五上簡編失其次也天一生數地六成數纔有上五者便有下五者二五合而成陰陽之功萬物變化鬼神之用也

朱子曰此簡本在第十章之首程子曰宜在此今從之此言天地之數陽奇陰耦即所謂河圖者也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就此章而言之則中五爲衍母次十爲衍子次一二三四爲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爲四象之數二老位於西北二少位於東南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於外也

朱子曰自大衍之數五十至再扐而後掛便接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至可與祐神矣爲一節是論大衍之數自天一至地十却連天數五至而行鬼神也爲一節是論河圖五十五之數今其文間斷差錯不相連接舛誤甚明卦雖八而數須十者八是陰陽數十是五行數一陰一陽便是二以二乘二便是四以四乘四便是八五行本只是五而有是十者蓋一個便包兩個如木便包甲乙火便包丙丁土便包戊己金便包庚辛水便包壬癸所以爲十

南軒張氏曰陽數奇一三五七九是也陰數偶二四六八十是也故生于天者成于地生于地者成于天而天地五十五之數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

節齋蔡氏曰天地者陰陽對待之定體也一至十者陰陽流行之次序也然對待非流行則不能變化流行非對待則不能自行而五十五者則流行之細分也

平菴項氏曰姚大老云天一至地十班固律歷志及衛元嵩元包運蓍篇皆在天數五之上程朱皆用此說今從之爲是

蒙引伏羲時龍馬出河其馬背上旋毛圈子有自一至十之數而其位則一六居下云云也愚意萬物之生皆父天母地則皆有天一地十之數但其得天地之氣不完或完而不精是以其數不著雖著而不全若龍馬之出以言其時太和元氣之會也以言其世則聖王在上天下和平王道得也以言其地則河洛又爲天地之中也是以天地許多至精極粹之氣盡鍾在此一物身上而其數之彰著有如此此所以爲靈物也其許多圈子則天地氣數痕迹也蓋人知河圖而不知河圖之爲數知河圖之爲數而不知其爲天地之數知河圖之爲天地之數而不知其何者爲天何者爲地故夫子歷歷指點區別出以示人曰云云自此至下條便是孔子爲河圖作個圖說如此也是數也黙運於亭毒之中所謂上天之載无聲无臭不可得而見也今知顯之於河圖而爲龍馬一身之所載皆天地之數之影迹也是數也惟伏羲知之以作易伏羲而後世之知者鮮矣孔子於是發之以垂萬世而必置之大衍之前者明易數之所祖也萬世文字之祖起於易易祖于河圖河圖者天之文也天以是文寄於河圖以示聖人聖人某則之以作易中五爲衍母次十爲衍子此即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之

意謂以五個十由一個五而生是五爲衍毋而十其所衍之子也
衍之爲五十者節敬蒙註所謂河圖洛書之中數皆五衍之而各
極其數以至于十則合爲五十者也次一二三四爲四象之位
者太陽居一少陰居二少陽居三太陰居四也次六七八九爲
四象之數者太陰數六少陽數七少陰數八太陽數九也二老
位於西北者太陽居一在北太陰居四在西也二少位于東南者
少陽居三在東少陰居二在南也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於外者
太陰之數六在太陽一之位外太陽之數九在太陰四之位外少
陰之數八在少陽三之位外少陽之數七在少陰二之位外
存疑天屬陽陽之數奇圖數之奇者皆屬乎天地數屬陰陰之數
偶圖數之偶者皆屬乎地故天之數則一地之數則二天之數則

三地之數則四若五若七若九是皆奇數而屬乎天也若六若八
若十是皆偶數而屬乎地也此是指點圖數之屬天屬地者以示
人未有意義
按一三五七九屬天二四六八十屬地陰陽之分也一二三四五
居內六七八九十各居一二三四五之外生成之分也數起于
下故一居下二與一對故居上一而三以陽從陽故居左二而
四以陰從陰故居右五奇中宮故十亦寄中宮也生數盡於五
成數皆不離五一加五而成六故六配一二加五而成七故七
配二三加五而成八故八配三四加五而成九故九配四五加
五而成十故十配五一者生數之一也六者成數之一也二
者生數之二也七者成數之二也故如此分配生數天多陽

有餘也成數地多陰有餘也論理則天生地成論數則天地各
半河圖有五位而未嘗明言五行然既有生數成數自當以
五行分配矣
講此二節言河圖之數也昔伏羲時龍馬負圖而出於河其背上
旋毛有自一至十之數人但知其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
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而不知其何所屬由今觀之天爲純陽
其數奇圖之一三五七九皆奇則皆天數也地爲純陰其數偶
圖之二四六八十皆偶則皆地數也故爲天一地二天三地四
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河圖具天地之數有如此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
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按註疏相得有合作一樣本義乃分兩意
程子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變化言功鬼
神言用有理則有氣有氣則有數行鬼神者數也數氣之用也
本義此簡本在大衍之後今按宜在此天數五者一三五七九皆
奇也地數五者二四六八十皆耦也相得謂一與二三與四五與
六七與八九與十各以奇偶爲類而自相得有合謂一與六二與
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兩相合二十有五者五奇之積也三
十者五偶之積也變化謂一變生水而六化成之二化生火而七
變成之三變生木而八化成之四化生金而九變成之五變生土
而十化成之鬼神謂凡奇偶生成之屈伸往來者
朱子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兩個意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

與八九與十是奇偶以類相得一與六合二與七合三與八合四與九合五與十合是各有合在十干甲乙木丙丁火戊已土庚辛金壬癸水便是相得甲與已合乙與庚合丙與辛合丁與壬合戊與癸合是各有合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程子曰變化言功鬼神言用張子曰成行鬼神之氣而已數只是氣變化鬼神亦只是氣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變化鬼神皆不越於其間

雲峯胡氏曰河圖有自然之數所以成大易之象天地有自然之象又所以成河圖之數奇圓圍三偶方圍四三用其全四用其半此天地間自然之象也本義以論乾坤之策愚謂即此以論河圖之數可也一圓而三水生木也二方而四火克金也陽之一進而用三陰之四退而用二合二與三則爲五此河圖之生數也一生

水而六成之三生木而八成之生數一進而用三成數則八退而用六二生火七成之四生金九成之生數四退而用二成數則七進而用九七八九六各爲十五陰陽進退互藏其宅進即爲變退即爲化鬼神屈伸往來皆進退之妙用也

蒙引上文即是河圖而逐一指點去云孰爲天數孰爲地數此則又揔而兩之曰天數五地數五也既而又積而計之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合之爲五十有五也其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正是成變化而行鬼神處非是五位皆相得而各有合了然後方去成變化而行鬼神也蓋上一截意都盡了下一截只是積而計之又著此一句以見造化皆不外是之意耳觀啓蒙可見○此處變化變屬陽化屬陰蓋與化而裁之謂之變之變化不同不可一例拘

也○一二三四五爲生數生數屬陽六七八九十爲成數成數屬陰然各有陽變陰化之不同者蓋陰陽之中亦各自有陰陽也此揔是一分爲二之理○凡言五行有二有以造化氣序之流行言者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水如春夏秋冬是也有以萬物之生成言者則水而火火而木木而金金而土此章所云是也○論五行本數只是一二三四五以序而生出水火木金土其六七八九十者乃其生數之副耳如夫爲妻綱妻爲夫助之意以其不與于五行正數之列故遂爲六七八九十也○水火木金土本是一氣分而爲二曰陰陽却以陽分太陽少陰而爲水火以陰分少陽太陰而爲金木土則與四行无不在而成其終矣五行只是一二三四五其六七八九十者乃一二三四五之配也亦截取一二三

四五之後一半節序與之對而成配耳○成變化而行鬼神此變化分一變六化二化七變云云者或未必孔子筆下之本意但據朱子之說亦自有發於道理而不見病於孔子也○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有太陽變陰合焉謂陽變而生水木陰合而生火金此太極圖之意也亦有少陽變而陰合焉如一變生水六化成之二化生火七變成之之類是也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鬼神謂凡奇偶之生成屈伸往來者奇而生者神之來而伸也偶而成者鬼之往而屈也蓋物未成則其氣日漸凝聚故爲神既成則其氣日漸耗散故爲鬼如此分鬼神之義亦可北溪陳氏亦如此說但以五生數爲神五成數爲鬼恐於朱子屈伸之義未切要之當說得圓活方是○天一至成變化而行鬼神當作一片渾淪看蓋

自天一至地十既零碎說就繼之以天數五地數五而着一句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把前面數畧說出主意了然後又總計而說出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一句明說此是造化之秘也河圖之數盡是天地之數也故總註曰此言天地大衍之數不曰河圖大衍之數也此既見聖人文章之妙一句當他人千百句者也

存疑上既據圖指點出天地之數以示人此乃解釋其義天數五地數五是據其大槩而計之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是積其全數而計之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畧解其義成變化行鬼神是盡發其義意謂河圖之數奇者屬天偶者屬地即是觀之一三五七九皆奇數而屬乎天是天之數有五也二四六八十皆偶數而屬乎地是地之數有五也是五位也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各以奇偶爲類而自相得蓋從一至十一變一化以序而生出水火木金土如兄弟第一第二之相與也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一奇一偶各以兩相合而奇偶之相爲生成蓋以五合五一生一成相與生水火木金土如夫婦之配合而生育也天之數五積而計之一與九爲一十三與七爲一十而單一個五是天之數二十有五也地之數五積而計之二與八爲一十四與六爲一十又單一個十是地之數三十也二者合計之天地之數共五十有五此天地之全數乃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蓋天以一變生水地以六化成之地以二化生火天以七變成之天以三變生木地以八化成之地以四化生金天以九變成之天以五變生土地以十化成之一奇一偶相爲交

第一變一化相爲生成五行之生莫非陰陽變合之妙所謂成變化者如此鬼神只在變化生成上天一生水是來而伸神也地六成之則生者往而屈而地六之成水者又爲來而伸矣地六成水神也及地二生火則地六又爲往而屈而地二之生火又爲來而伸矣地二生火神也及天七成之則地二又爲往而屈而天七之成火者又爲來而伸矣天七之成火神也及天三生木則天七又爲往而屈而天三之生木又爲來而伸矣以至地八之成木地四之生金天九之成天五之生土地十之成其往來屈伸皆是如此皆鬼神之所在故曰行鬼神 五行各有生成其生成則分屬乎天地生於天者成於地生於地者成於天蓋水生於天一成于地六火生於地二成于天七木生於天三成於地八金生於地四成於天九土生於天五成於地十然水生於天一越二三四五凡四位而後地六成之不亦幾乎蓋五行之生成實相連接只在一時方其水之生也而成即接之固无天一生水又間五位待地六然後成之之理特五行之生數止於五除一二三四五生數之外自六至十皆是成數而爲生數之副以五成數循序而配五生數則六當配一七當配二八當配三九當配四十當配五以其相配而數之則一變生水六化成之云云本義之所云兩然是數之在馬圖也一與六居北二與七居南三與八居東四與九居西五與十居中一生一成恰同一位似有人力布置之所爲者而實天地所生之自然此所以爲造化之妙非人之所可知也

玉疑此節全自上節看來首三句天地之分數中三句天地之積

數末句是贊其功用妙處陰陽不配合則不能生成故相得有合
正是成變化行鬼神處窩重有合邊其實有合只在相得抽出行
鬼神只在成變化看出玩兩而字可見成是成就不斷意行是運
行不息意此所以三字乃自指語非深一層
要解佐溪柱曰變化只是一生一成鬼神只是生成中之屈伸捴
不出於陰陽二氣
按一與二相得三與四相得一與六有合二與七有合此說甚明
而生數成數不見於經然以水火木金土配之亦不得不以生
成分也成變化行鬼神即在相得有合中看出成變化本義
自明行鬼神甚難說本義凡奇偶生成之屈伸往來者曰只說得
大槩而蒙引存疑謂一變生水爲來爲伸及六化成之則六化

爲來而伸一變生水爲往而屈竊以一生六成其爲一水六方
來成而一所生何得便爲一往又謂二化生火七變成之爲來
而伸而一生六成之水又爲往而屈竊以五行本一氣始而生
水其漸盛而生火生木生金生土何得爲火來而伸水已成往
而屈乎又一說謂五生數爲神五成數爲鬼亦有可議試觀之
人物由生而成方爲人物盛時皆來而伸也到死時方爲往而
屈豈天生水地方成之便爲往而屈乎此蓋不得其解而曲爲
之說不如渾之只以陰陽二字代之屈伸往來不過一陰一陽
而天地之數則包乎陰陽也成字行字有力俱以數言或謂
水火木金土之往來屈伸无可憑當以四時觀之方其春也來
而伸也及其夏則春往而屈矣水火木金土之爲往來屈伸亦

當如是本義所云奇偶生成之屈伸往來奇偶者指相得言也
生成者指有合言也奇來而伸則偶往而屈偶來而伸則奇往
而屈生來而伸則成者往而屈成來而伸則生者往而屈其理
當如是也姑存之或疑朱子以奇偶生成言鬼神而於變化
專言生成不言奇偶何也曰以一變六化言是爲生成以一變
二化言是爲奇偶也將講變化鬼神皆以生成入講是專承
有合說矣但本義以鬼神爲奇偶生成之屈伸往來奇偶二字
分明是承相得如何可略或謂奇偶生成四字串看奇生偶成
偶生奇成或有屈伸往來不必以奇偶黏相得生成貼相合亦
似可通細玩之重有合生成邊亦不差於此可見河圖一六
同位二七同位之妙

議摠而言之一三五七九屬天是天數五也二四六八十屬地是
地數五也五數在圖有一定之位是爲五位乃相得而各有合
焉何謂相得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一奇一偶
其分秩然不紊是相得也何謂各有合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
四與九五與十一生一成渾然无間各有合也積天之一三五
七九其數二十有五積地之二四六八十其數三十併而積之
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相得有合之數盡此矣由是而變化
於此成焉蓋陽主變陰主化天以一三五生水木土而地以六
八十成之地以二四生火金而天以七九成之變起於天者化
成於地化生於地者變成於天是變化莫非此數有以成之也
由是而鬼神於此行焉來而伸者爲神往而屈者爲鬼一二三

四五生數來而伸也然始生雖來而伸既生則往而屈矣六七
八九十成數往而屈也然既成雖往而屈方成則來而伸矣是
鬼神莫非此數有以行之也圖數功用之妙有如此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
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韓註王弼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
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四十
有九數之極也
孔疏韓氏親受業於王弼承王弼之旨故引王弼云以證成其義
○鄭康成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五行氣通凡五行減五大衍
又減一故四十九也

程子曰大衍之數五十數始於一備於五小衍之而成十大衍之
則爲五十五十數之成也成則不動故損一以爲用
本義大衍之數五十蓋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至用以
筮則又止用四十有九蓋皆出於理勢之自然而非人之知力所
能損益也兩爲天地也掛懸其一於左手小指之間也三三才也
揲間而數之也奇所揲四數之餘也扐勒於左手中三指之兩間
也閏積月之餘日而成月者也五歲之間再積日而再成月故五
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別其積分如一掛之後左右各一揲而一
扐故五者之中凡有再扐然後別其一掛也
朱子曰河圖洛書之中數皆五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於十則合
爲五十矣河圖積數五十五其五十者皆因五而後得獨五爲五

十所因而自无所因故虛之則但爲五十又五十五之中其四十
者分爲陰陽老少之數而其五與十者无所爲則又以五乘十十
乘五而亦皆爲五十矣洛書積數四十五其四十者散布於外而
分陰陽老少之數唯五居中而无所爲則亦自含五數而併爲五
十矣中數五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於十者一個衍成十個五個
便是五十聖人說這個不只是說得一路他說出來這個物事自
然有許多通透去如五奇五偶成五十五又一說六七八九十因
五得數也○河圖五十五是天地自然之數大衍五十是聖人去
這河圖裏面取那天五地十衍出這個數大概河圖是自然底大
衍是用以揲蓍求卦底○問大衍之義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虛
其中金木水火土五數便是五十又虛天一故用四十有九此一

說也三天兩地便是虛去天一之數只用天三地二耳又五爲生
數之極十爲成數之極以五乘十以十乘五亦爲五十此一說也
又數始於一成於五小衍之成十大衍之成五十此又一說也數
家之說雖多不同某爲此說却分曉○問竊謂大衍之數不過五
而已五者數之祖也河圖洛書皆五居中而爲數祖宗大衍之數
五十者卽此五數衍而成之各極其數而合爲五十也是五也乎
五行爲土乎五常爲信水火木金不得土不能各成一器仁義禮
智不實有之亦不能各成一德此五所以爲數之宗也不知是否
曰此說是○大衍之數五十蓍之籌乃其策也策中乘除則直謂
之數耳
節齋蔡氏曰天參地兩合而爲五位每位各衍之爲十故曰大衍

○丹陽都氏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者蓋數備于五而五十所宗者五也大衍之數五十而其用四十有九者蓋數始于一而四十有九數之所宗者一也

建安邱氏曰大衍之數五十者取河圖中參天兩地之數以爲衍母也大衍之用四十九者又就河圖五十數之在外者虛其天一之數而不用也蓋一者數之始天下之數无窮而一无爲故无爲之一以象太極

蒙引大衍之數五十謂蓍策五十之數起于河圖中宮以五乘十而得也不然五十字何所指若无個蓍衍河圖中宮何爲是則大衍之數五十一句正所謂蓍策之全數也本義摠註曰此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數字正謂蓍策也故繼之曰其用四十有九非指蓍而何○衍者就母數起子數之謂也○謂之大衍者五個一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于十合之而爲五十也語錄又云一個衍成十個五個便成五十則本義正意所謂五其十也○大衍之數五十只在河圖中宮得者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摠河圖中外之數也二者自不相關非是去其中五而取五十也○必虛其一以象太極者蓋氣必有理大衍之數五十者氣數也氣不徒氣而理存焉然氣有爲而理无爲故虛其一以象太極之无爲若不虛其一則有氣而无理而數亦滯而不通矣故曰皆出於理勢之自然而非人智力所能損益也○每疑作易者所以虛一象太極之意亦不爲不重而傳文又獨不言本義亦不解豈孔子之意以爲旣言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者自有所當而本義所以不解者以爲自有攷索在耶

存疑上言河圖之數正爲易數張本耳故此承言大衍之數蓋易之用也○本義爲河圖中宮之數天五乘地十而得之者蓋河圖一個五乘一個十便成五個十以五個十乘一個五便成十個五○要亦有見于此故就中宮之數而衍之蓋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但是一便含個十數始必有終之義也河圖中數是五個一取一個一衍之而成十取五個一而各衍之則成五個十矣故曰大衍之數五十程子曰數始于一備于五小衍之而成十大衍之則爲五十朱子曰中數五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于十者一個衍成十個五個衍便是五十此卽可見大衍之說○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本是變化之物然无蓍策則其變化亦无自而顯故聖人作易生蓍倚數教人揲蓍求卦大衍之數五十此蓍策之全數也蓍一百莖可當大衍之數者二至用以蓍則止用四十有九其一置之不用此五十數若全用之則其數不行而无以成易必置一不用而後其數始行始可以成易此則神不可知處故本義謂出於理勢之自然非人智力之所能損益也啓蒙謂虛一以象太極本義削去不用蒙引謂氣有爲而理无爲故虛其一以象太極之无爲愚按太極動靜而分陰陽太極非无爲者也况太極雖不雜乎陰陽亦不離乎陰陽今虛一不用以象太極却把太極與陰陽判而爲二尤爲未穩愚意啓蒙之說非本義所以不用其或以此也歟

按虛一不用以象太極之說有理不必駁依太極圖有太極空圈○

而下有男動陰靜圖豈遂太極與陰陽分而爲二耶
韓註奇凡四揲之餘不足復揲者也分而爲二既揲之餘合掛於一故曰再扐而後掛凡閏十九年七閏爲一章五歲再閏者二故畧舉其凡也
孔疏分而爲二以象兩者五十之內去其一餘有四十九合同未分是象太一也今以四十九分而爲二以象兩儀也掛一以象三者就兩儀之間于天數之中分掛其一而配兩儀揲之以四以象四時者分揲其蓍皆以四四爲數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者奇謂四揲之餘歸此殘奇于所扐之策而成數以法象天道歸殘聚餘分而成閏也五歲再閏者凡前閏後閏相去大畧三十二月在五歲之中故五歲再閏再扐而後掛者既分天地天于左手地于右手乃四四揲天之數最末之餘歸之合于扐掛之一處是一揲也又以四四揲地之數最末之餘又合于前所歸之扐而揔掛之是再扐而後掛也

匽孔疏以四十九末分爲太一不如以虛一爲太極蓋虛一則四十九即分矣何得于四十九上取太一耶太一主氣太極主理原有分而漢唐諸儒渾用之○太一字見禮運
朱子曰奇者左右四揲之餘也扐指間也謂四揲左手之策而歸其餘于无名指間四揲右手之策而歸其餘于中指之間也○聖人下字皆有義掛者挂也扐者扐于二指之中也○掛一一歲揲右二歲扐右三歲一閏揲左四歲扐左五歲再閏也○一掛之間凡再扐即五歲之間凡再閏之象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者五十之內去其一但用四十九策合同未分是象太一也分而爲二者以四十九策分置左右兩手象兩者左手象天右手象地是象兩儀也掛一者掛猶懸也于右手之中取一策懸于左手小指之間象三者所掛之象所以象人而配天地是象三才揲之以四者揲數之也謂先置右手之策于一處而以右手四四而數左手之策又置右手之策于一處而左手四四而數右手之策也象四時者皆以四數是象四時也歸奇于扐者奇零也扐勒也謂既四數兩手之策則其四四之後必有零數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左手歸之以第四第三指之間右手者歸之于第三第二指之間而扐之也象閏者積分而成閏月也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者凡前後閏相去大畧三十二月在五歲之中此掛一揲四歸奇

之法亦一變之間凡一掛兩揲兩扐爲五歲之象其間凡兩扐以相閏是五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置前掛扐之策復以見存之策分二掛一而爲第二變也○繫辭言蓍法大抵只是解其大畧想別有文字今不可見但如天數五地數五此是舊文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孔子解文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是舊文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此是孔子解文分而爲二是本文以象兩是解文掛一揲之以四歸奇于扐皆是本文以象三以象四時以象閏之類皆是解文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孔子則斷之以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孔子則斷之以當萬物之數於此可見
西山蔡氏曰五歲再閏者一變之中自有五節掛爲一節揲左爲

二節歸左奇于扐爲三節揲右爲四節歸右奇于扐爲五節一節
象一歲三節一歸奇象三歲閏五節再歸奇象五歲再閏天地之
數三百六十每歲氣盈六日朔虛六日一歲餘十二日三歲餘三
十六日以三十日爲一月更餘六日又二歲餘二十四日合前所
餘六日爲三十日爲再閏再扐而後掛者再扐之後復以所餘之
蓍合而爲一爲第二變再分再掛再揲也不言分二不言揲四獨
言掛一者明第二變不可不掛也或曰揲蓍之法虛一分二掛一
揲四歸奇其第一揲不五則九第二揲不四則八計其奇數以定
陰陽老少去其扐掛之一何也曰虛一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乃天
地四時之生萬物也其奇數策數以定陰陽老少乃萬物正性命
于天地也生蓍以分二掛一爲體揲四歸奇爲用立掛以奇數爲
體策數爲用在天地則虛其一而用四十九在萬物則掛其一而
用四十八此聖人所以知變化之道也又曰第一揲掛一以四十
九其奇一也第二揲非四十四則四十第三揲非四十則三十六
不復有奇矣其掛何也曰人與天地並立爲三天地非人則无以
裁成輔相故分二必掛一也初掛者人極所以立天地因乎人也
而揲三揲之掛者人因天地以爲用也

雲峯胡氏曰歷法再閏之後又從積分而起則筮法再扐之後又
必從掛一而起也

蒙引閏積月之餘日而成月者也蓋一年十二月氣盈六日朔虛
六日共餘十二日三年則餘三十六日分三十日爲一月又以六
日爲後閏之積其第四第五年又各餘十二日以此二十四日湊

前六日又成一閏月便是五歲再閏也○積分二字謂積而分之
也每年積餘十二日至三年則分爲一閏五年又分爲一閏也掛
一當一歲揲左當二歲扐左則三歲一閏矣又揲右當四歲扐右
則五歲再閏也故再扐而後掛蔡氏謂不言分二不言揲四獨言
掛一者明第二變不可不掛也愚謂既言掛則見其先已分二而
揲四歸奇亦隨之矣○本義之說自明白閏積月之餘日而成月
者也此閏字先一閏亦是此閏後一閏亦是此閏下旬即曰五歲
之間再積日而再成月故五歲之間凡有再閏然後別起積分如
一掛之後左右各一揲而一扐故五者之中凡有再扐然後別起
一掛也此再字猶云兩也非專指第二次者也

存疑以四十有九之策信手中分而爲二左右二手各得其一以
置之左右二大刻之間此所以象兩儀也以右手取右大刻之策
掛于左手小指之間此所以象人而參三才也以左右兩手之策
各四數而揲之此以象歲之有四時也以所揲四數之餘或一或
二或三或四扐於左手中三指之兩間此所以象歲之有閏月也
歷法三歲一閏五歲再閏故揲蓍之法左掛左揲左歸奇右揲右
歸奇凡有五節五節之中凡有再扐然後別起一掛正以象五歲
之再閏耳

蠡測歸奇于扐以象閏扐字內已兼初扐再扐閏字內已兼三閏
五閏但未分說出故又言五歲再閏以申其意耳

張解余南湖云一云後掛輕帶愚竊以爲若如此則筮法止有一
變卦爻何由而成乎此最重在再扐上必再扐則自二變至三變

以至十有八變皆可求而得也象閏之義只是聖人立筮法之後自然于造化適相合非因閏而致功也當歸在著揲上說

玉齋首句是論數下皆揲著之法象兩象三象四象閏揔見无往不合意非有心求象他虛一不用非置之无用也數始于一終于一惟有一不用乃能无一不用此正所以神其用處

按衍與演同易謂之演著謂之衍皆推明之義以其所關至大故謂之大衍程子小衍大衍之說未必是大字正意也五十取中宮五與十相乘之數用四十有九主虛一象太極說分四十九爲二以象兩儀也掛右一於左小指間合所分之二象三才也數之以四象四時也左之餘數扐於左中指无名指之間以象閏也右之餘數扐於左食指中指之間以象再閏也先言五歲再閏以爲再扐地也後掛言第二變也

通此三節言揲蓍之法也圖數功用之妙如此聖人立爲揲蓍之法寔不由於是乎河圖中宮有天五地十之數聖人以五爲衍母十爲衍子以五乘十衍之則成五十故大衍蓍策之數以五十爲全也至筮時以右手取一策反于櫝中虛一不用以象太極之體其用止四十有九耳於是將四十九策隨手中分置之左右左以象天右以象地是分而爲二以象兩儀也隨取右手一策懸於左手小指之間謂之掛以象人處天地之中而爲三才也掛一之後取兩手之策各四四數之以象春夏秋冬之四時也四揲必有奇零之數或一或二或三或四歸左所餘之策而勒於左手无名指間歸右所餘之策而勒於左手中指之間謂之扐以象一歲之中積氣盈朔虛之餘以成閏也然扐必以再者何也一歲之中氣盈六日朔虛六日積三歲各三十六日以三十日爲一閏其餘六日又遲二歲更積二十四日合前所餘六日共三十日爲再閏是爲五歲再閏五歲之外別起積分以爲後閏之端歷法如此故蓍之揲也掛一之後既揲左而扐左又揲右而扐右是五者之中凡有再扐也然後別起一掛以爲後變之端亦猶歷法然也揲蓍之法準于造化有如此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韓註陽爻六一爻三十六策六爻二百一十六策陰爻六一爻二十四策六爻百四十四策

孔疏以乾之老陽一爻有三十六策六爻凡有二百一十六策也乾之少陽一爻有二十八策六爻則有一百六十八策此經據老陽之策也坤之老陰一爻有二十四策六爻凡百四十有四策也坤之少陰一爻有三十二六爻則有一百九十二此經據坤之老陰之策也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者舉合乾坤兩策有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數三百六十日舉其大畧不數五日四分日之一也

本義凡此策數生於四象蓋河圖四面太陽居一而連九少陰居二而連八少陽居三而連七太陰居四而連六揲蓍之法則通計三變之餘去其初掛之一凡四爲奇凡八爲偶奇圓圍三偶方圍四三用其全四用其半積而數之則爲六七八九而第三變揲數策數亦皆符會蓋餘三奇則九而其揲亦九策亦四九三十六是

爲揲一之太陽餘一奇一偶則八而其揲亦八策亦四八三十二是爲居二之少陰二偶一奇則七而其揲亦七策亦四七二十八是爲居三之少陽三耦則六而其揲亦六策亦四六二十四是爲居四之老陰是其變化往來進退離合之妙皆出自然非人之所能爲也少陰退而未極乎虛少陽進而未極乎盈故此獨以老陽老陰計乾坤六爻之策數餘可推而知也期周一歲也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此特舉成數而槩言之耳

朱子曰策者蓍之籌數也禮所謂策爲筮者是也大傳所謂乾坤二篇之策者正以其掛扐之外見存蓍數爲言耳蓋揲蓍之法凡三揲掛扐通十三策而見存三十六策則爲老陽之爻三揲掛扐通十七策而見存三十二策則爲少陰之爻三揲掛扐通二十一

策而見存二十八策則爲少陽之爻三揲掛扐通二十五策而見存二十四策則爲老陰之爻大傳專以六爻乘一老而言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其實六爻之爲陰陽者老少錯雜其積而爲乾者未必皆老陽其積而爲坤者未必皆老陰其爲六子諸卦者或陽或陰亦互有老少焉蓋老少之別本所以生爻而非所以名卦今但以乾有老陽之象坤有老陰之象六子有少陰陽之象且均其策數之偶合焉而因假此以明彼則可若便以乾六爻皆爲老陽坤六爻皆爲老陰六子皆爲少陽少陰則恐其未安也但三百六十者陰陽之合其數必齊若乾坤之爻而皆得乎少陰陽也則乾之策六其二十八而爲百六十八坤之策六其三十二而爲百九十二其合亦爲三百六十此則不可易也大凡易數皆六十三十六對二十四三十二對二十八皆六十也以十甲十二辰亦湊到六十也律以五聲十二律亦積爲六十也以此知天地之數皆至六十爲節

乘山郭氏曰或曰乾坤稱九六而六子不稱七八何也曰九六有象七八无象也以卦則六子之卦七八隱于其中而无象也以畫則雖六子亦皆乾坤之畫而六子无畫也唯乾坤有用九用六之道諸卦得奇者皆用乾之九得偶者皆用坤之六終无用七用八之道故曰九六有象七八无象也

節齋蔡氏曰天地之運大小皆極于三百六十大衍乾坤之策當期之日直所謂與天地相似也

雲峯胡氏曰前則掛扐之數象月之閏此則過揲之數象歲之周

蓋揲之以四已合四時之象故總過揲之數又合四時成歲之象也獨曰乾坤之策者猶用九用六三百八十四爻之通例而獨於乾坤言之也

白雲郭氏曰天地謂之數乾坤謂之策則數者策之所宗而策爲已定之數也

蒙引夫十者數之全也故太陽居一後而便連個九少陰居二後而便連個八後倣此在理自一至十之數是個渾淪的物也一則斷然含九二則斷然含八三四五皆然然今不曰含九含八而曰連九連八者蓋但含九則原无個九只是就一上說含九耳曰二含八則原无個八只是就二上說含八耳今在河圖則一之外實有九個在也故曰一連云云凡四爲奇凡八爲偶者以四對八

則四爲奇而八則兩倍爲偶也不必拘一二三四之例此只以三
變之末去了初掛不四則八而分陰陽耳奇圓圍三耦方圍四此
以天地間凡物言皆陰陽之定數而无待于安排也三用其全
四用其半亦是理數之自然陽饒而陰乏之也本義則積而數之
則爲六七八九此以掛扐之數言也而第三變揲數策數亦皆符
會此以掛扐之外過揲者言也其曰三變者通三變也不止謂末
後一變其揲亦九不承上餘三奇則九者言只是下句策亦四
九三十六者兩以四揲之得九個四也若以九數之則爲四個九
矣即所謂四九三十六也三奇則九者所歸餘者本三個四每
四當一奇奇圓圍三而用其全則三個三也故曰三奇則九其揲
亦九者爲三奇外之策以四揲之比九個四也策亦四九三十六

者謂更將此策以九數之又爲四個九也三耦則六者亦歸餘得
三個八每八當一偶偶方圍四而用其半則三個二也故曰三耦
則六其揲亦六者謂三耦外之策以四揲之得六個四也策亦四
六二十四者謂更將此策以六數之又爲四個六也餘倣此變
化往來進退離合之妙此純以蓍策之七八九六言所以摠括上
文揲蓍之法則通計三變之餘以下云云者也變化者策數之
七九爲陽八六爲陰或爲七九或爲八六此數无常此變化也不
必謂老陽變爲少陰老陰變爲少陽也蓋如此則七八爲不變而
此變化二字該不盡了往來者如陽化爲陰則陽往而陰來陰
變爲陽則陰往而陽來故或遇七與九則不見六與八矣或遇六
與八則不見七與九矣其交遞出沒推盪所遭亦皆无容乎人力

也進退者謂七九皆陽數也陽以七爲少九爲老是陽主進也
六八皆陰數也陰數反以八爲少六爲老是陰主退也其進退著
策自然之變也豈容人力之所增損哉離合雜者爲始也或三揲
皆得奇或三揲皆得偶或二偶一奇或二奇一偶三變各自爲變
也合者謂其末也三奇合爲九而揲數九其四策數又四其九也
三偶合爲六而揲數六其四策數又四其六也二偶一奇合爲七
而揲數七其四策數四其七也二奇一偶合爲八而揲數八其四
策數四其八也是皆出於自然之妙又豈人力所能爲哉乾之
策二百一十有六一爻三十六二爻七十二三爻百八四爻一百
四十四五爻一百八十六爻則二百一十有六也坤之策百
四十有四一爻二十四二爻四十八三爻七十二四爻九十六五

爻百二十六爻則百四十有四矣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者以
老陽之數計之也坤策亦然故承此而言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
百二十皆老數也本義曰凡陽爻百九十二得六千九百一十二
策通四陽之數也陰爻亦然此特以老陰老陽計乾坤之策數
而衍揲自有六十者然也然少陽之策二十八積乾之六爻皆少
陽之策則一百六十八少陰之策三十二積坤之六爻皆少陰之
策則一百九十二合之亦爲三百有六十也蓋只是四十九之數
除掛扐之外老陽雖得三十六老陰則只是二十四矣少陽比老
陽雖少八策少陰比老陰則又多八策矣故積之而數亦均爲三
百六十
存疑 上言揲蓍求卦之法于造化既有所象此言過揲之策于造

化亦有所象乾坤之策二篇皆過揲之策也朱子大傳所謂乾坤二篇之策者正以其掛扐之外見存蓍數爲言耳蓋揲蓍之法凡三揲掛扐通十三策而見存三十六策則爲老陽之爻三揲掛扐通十七策而見存三十二策則爲少陰之爻三揲掛扐通二十一策而見存二十八策則爲少陽之爻大傳專以六爻乘二老而言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書命羲和曰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本義曰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又不數六日本文曰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者舉成數而言也

按朱子論六七八九之數是兼掛扐之數與過揲之數兩頭論而計圓圍三耦方圍四甚費辭說不如置掛扐而論過揲之數其爲六七八九者甚明也況經文所言乾坤策數明是用過揲之

數而又何須以掛扐之數委曲湊合也故予向於爻之九六變欲以過揲之數爲斷。朱子有云廢置掛扐而獨以過揲之數爲斷是舍本而取末固甚有理但此處策數是以過揲言卽推論掛扐之數亦只是前一層話正不得重本而輕末也。此云乾之策坤之策以乾坤六爻言下二篇之策以六十四卦各六爻言

謹按掛扐各有所象其過揲之策似皆无用然亦有所準焉以二老之策言之乾之過揲之策一爻有三十六積六爻則二百一十有六策坤之過揲之策一爻有二十四積六爻則一百四十有四策合乾坤凡三百有六十策與一期之日數適相當焉雖有氣盈朔虛之不同而三百六十其大率也可見時令之行歲序之紀亦无不出其中矣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韓註二篇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半合萬一千五百二十策

孔疏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者二篇之爻摠有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半陽爻一百九十二爻爻別三十六摠有六千九百一十二也陰爻亦一百九十二爻爻別二十四摠有四千六百八也陰陽摠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本義二篇謂上下經凡陽爻百九十二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百九十二得四千六百八策合之得此數

朱子曰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亦是取象之辭不是萬物恰有此數○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不是萬物盡于此數只是取象自一而萬從萬數來當萬物之數耳

白雲郭氏曰聖人畫卦初未有以陰陽老少爲異然卜筮之象欲取動爻之後卦故分別老少之象與聖人畫卦之意已不同矣

蒙引當萬物之數蓋萬物之數至多也而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亦多之至也故以爲當萬物之數

存疑合上節看來正見蓍數之妙不特掛扐者以用爲用卽過揲者亦以不用爲用其言當期之日當萬物之數者只形容[illegible]非至理所寓處不是拘拘求合他

按要解引佺滄杜之說謂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不分陰陽是合老少而言愚謂上節以二老言此節只承上二老爲是陽爻一百九十二皆九以三十六計之爲六千九百一十二陰爻一百九

十二皆六以二十四計之爲四千六百八合爲萬一千五百二十之數其不能二少甚則若作言外補意則无不可

〔疏〕不特乾坤二卦爲然就以上下二篇計之二篇中陽爻皆乾也陽爻百九十二每爻三十六則有六千九百一十二策二篇中之陰爻皆坤也陰爻百九十二每爻二十四則有四千六百八策共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夫物之氣化形化不齊而大衍謂之萬策數乎於萬餘與萬物之數不有相當者乎數之準乎物理又如此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疏註〕分而爲二以象兩一營也掛一以象三二營也揲之以四三營也歸奇于扐四營也

孔疏營爲經營謂四度經營蓍策乃成易之一變也十有八變而成卦者每一爻有三變謂初一揲不五則九是一變也第二揲不四則八是二變也第三揲亦不四則八是三變也若三者俱多爲老陰謂初得九第二第三俱得八也若三者俱少爲老陽謂初得五第二第三俱得四也若兩少一多爲少陰謂初與二三之間或有四或有五而有八也或有兩個四而有一個九此謂兩少一多也其兩多一少爲少陽者謂三揲之間或有一個九有一個八而有一個四或有兩個八而有一個五此謂兩多一少也如此三變既畢乃定一爻六爻則十有八變乃始成卦也

本義四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易變易也謂一變也三變成爻十八變則成六爻也

朱子曰四營而成易易字只是個變字四度經營方成一變若謂易之一變却不可這處未下得卦字亦未下得爻字只下得易字四營而成易者營爲經營易即變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凡四度經營蓍策乃成一變也十有八變而成卦者謂既三變而成一爻復合四十九策如前經營以爲一變積十八變則成六爻而爲一卦也其法初一變兩揲之餘爲掛扐者不五則九第二變兩揲之餘爲掛扐者不四則八第三變兩揲之餘爲掛扐者亦不四則八五四爲少九八爲多若三變之間一五兩四則謂之三少一九兩八則謂之三多或一九一八而一四或一五而二八則謂之兩多一少或一九而二四或一五一四而一八則謂之兩少一多蓋四十九策去其掛扐之二而存者四十八以四揲之爲十二揲之數四五爲少者一揲之數也八九爲多者兩揲之數也一揲爲奇兩揲爲偶奇者屬陽而象圓偶者屬陰而象方圓者一圍三而用全故一奇而含三方者一圍四而用半故一偶而含二也若四象之次則一曰太陽二曰少陰三曰少陽四曰太陰以十分之則居一者含九居二者含八居三者含七居四者含六其相爲對待而其于洛書者亦可見也故三少爲老陽者三變各得其一揲之數而三三爲九也其存者三十六而以四數之復得九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九左右皆策則一而圍三也三多爲老陰者三變各得兩揲之數而三二爲六也其存者二十四而以四數之復得六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六左右皆策則圍四用半也兩多一少爲少陽者三變之中再得兩揲之數一得一揲之數

而兩二一三爲七也其存者二十八而以四數之復得七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七左右皆策則方二圓一也方二爲兩八圓一謂一十二兩少一多爲少陰者三變之中再得一揲之數一得兩揲之數而二三二二爲八也其存者三十二而以四數之復得八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八左右皆策則圓二方一也圓二謂兩十二方一謂一八

按此段詳見朱子文集蓍卦考誤朱子又曰多少之說雖不經見然其實以一約四以奇爲少以偶爲多而已八九者兩其四也陰之偶也故謂之多五四者一其四也陽之奇也故謂之少奇陽體圓其法徑一圍三而用其全故少之數三偶陰體方其法徑一圍四而用其半故多之數二歸奇積三三而爲九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爲三十六矣歸奇積二三二而爲八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爲三十二矣歸奇積二二三而爲七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爲二十八矣過揲之數雖先得之然其數衆而繁歸奇之數雖後得之其數寡而約紀數之法以約禦繁不以衆制寡故先儒舊說專以多少決陰陽之老少而過揲之數亦冥會焉初非有異說也

平菴項氏曰此一節以是故經節蓋接上文二篇之策而論揲蓍求卦之法于以總括夫一章之事也自下文八卦小成以下乃言得卦之後占變推演之法而一章之事備矣

蒙引分而爲二以象兩一條以一變者言也乾之策一條以六爻者言也二篇之策一條以三百八十四爻者言也把這六爻之策都計了又指實說出所以成卦者如此而遂及變占之例蓋原其始而要其終也

存疑分二掛一條正是揲蓍求卦之法此四營而成易也其成內外卦只是自此而積之爾故曰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按此成卦以六畫言下文八卦以三畫言

講蓍既揲而卦可求矣是故方其揲時必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四番經營然後或爲奇或爲偶而一變於是成矣三變成爻十有八變而六爻皆備卦於是成矣此大成之卦也

八卦而小成

乾坤八卦而小成者象天地雷風日月山澤于大象略盡是易道小成

本義謂九變而成三畫得內卦

蒙引既言十有八變而成卦又言八卦而小成者所以明卦有內外體也既曰十有八變而成卦則求卦之法備矣乃從計之曰八卦而小成何歟曰上文四營而成易以一變者言也遂乘勢說到十有八變而成卦處而中間有內體之卦一節未及說不容以暇脉也故翻足之以此句亦理勢之宜然也此句實帶上文其下句引而伸之乃更端向下文矣

按註疏以引而伸之四字連此句說似於未安

通十有八變卦既成矣然有內外體焉內卦未立外卦安從生乎當四營之後九變而成三畫或純奇純偶而得乾坤焉或一奇

二偶而得震坎艮焉或一偶二奇而得巽離兌焉是爲卦之小
成先有內卦由是十有八變而外卦以全斯爲大成也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韓註伸之六十四卦
按孔疏觸剛之事以增長於剛觸柔之事以增長於柔未明
本義謂已成六爻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以爲動靜則一卦可變
而爲六十四卦以定吉凶凡四千九十六卦也
朱子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是占得這一卦則就上面推看如
乾則推其爲圜爲君爲父之類是也
雙湖胡氏曰按四千九十六卦乃焦延壽變卦之法詳見啓蒙原
卦畫篇

蒙引據啓蒙則引而伸之者自八卦而爲六十四卦也觸類而長
之者則六十四卦可變爲四千九十六卦也此說雖是明白條暢
然引而伸之者自九變積而至於十八變也觸類而長之則非復
有所變也不過因其卦之已成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以爲動靜
其類固不同也而乃謂之觸類何耶誠本義而遡其意則引而伸
之者一卦變而爲六十四卦也觸類而長之者每一卦以此類推
各變爲六十四卦也故本義首句便云謂已成六爻而視其爻之
云云分明與啓蒙不同非是去了引而伸之一句不解只解觸類
而長之者蓋本義是晚年所定啓蒙是早年所見而後來未及改
耳若或强比而同之則非所同也且啓蒙于爻變圖之後又云于
是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而四千九十六卦在其中所謂引而伸
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是故亦以引而伸之爲一卦變
而爲六十四卦也然則啓蒙後說自與前說不同蓋後段已改前
段未及改耳是益足以見本義之當從也○或疑據文公年譜則
本義成於四十八歲啓蒙成于五十七歲是啓蒙是後來定見在
所當從也大抵本義雖成于四十八歲然五十七歲之後猶可以
改定且大學章句之成久矣待易簀之前三日猶解誠意一章豈
本義既定後來遂不可改耶今按總註啓蒙備言之一句則又似
本義之成在啓蒙之後而愈足以証本義爲後來所改定而在所
從矣○此章本義與啓蒙不同處凡數條大衍之數五十本義
取一說而啓蒙則備二說其用四十有九本義只畧說過而啓
蒙則以爲虛一以象太極其餘四十有九者象兩儀之未分然此

猶有說也以爲詳見啓蒙本義曰期周一歲也凡三百六十五日
四分日之一此特舉成數而槩言之耳而啓蒙則曰當期之日每
月三十日合十二月爲三百六十日也蓋以氣言之則有三百六
十五日以朔言之則有三百五十四日合氣盈朔虛之中數而言
故曰三百有六十也若此者果可以爲同耶本義曰少陰退而未
及乎虛少陽進而未及乎盈故以老陽老陰計乾坤六爻之策而
啓蒙則曰此獨以老陰老陽之策爲言者以易用九六而不用七
八也若此者又果同耶又天下之能事畢矣一句本義无明解而
啓蒙則曰天下之事其吉凶悔吝皆不越乎此而見得天下之能
畢然此則下文顯道神德行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之意似亦未
爲穩愜本義所以不明解者恐意只是以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

以定吉凶凡四千九十六卦爲天下之能事畢矣語意猶云易引
之變至此則至矣盡矣无以復加矣尚未知是否也
按引伸觸類當依蒙引分貼朱子所謂爲圖爲君者非定說也然
韓詩云伸之六十四卦似謂八卦相加爲六十四卦示上亦其
測可玩
張說引伸據一卦之變說觸類是觸引伸之類而長之比度擬議
推廣將去則卦卦皆可變也
丟疑此就卦變說引觸只一意謂卦卦皆可變非直謂六十四卦
外又有許多方纔可以定吉凶畢能事也畢者將備能事之理不
可遽作成務說
按時講皆以能事畢爲定吉凶此說亦與啓蒙合可用蒙引謂照

下節末穩看亦虛說以引起下節亦不爲重疊能事屬卦不
屬人卦變能定吉凶便可謂極盡天下之能事時講多謂天下
人之能趨吉避凶盡於卦變中似少差
講六爻既備卦變亦可考而知焉一卦之中老少形而動靜異引
其變之端而伸之則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一卦既變諸卦不
可類推乎即以引伸者觸其類而長之則卦卦可變爲六十四
卦由是吉者示吉凶者示凶天下之能事畢具於此矣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韓註顯明也由辭以成其用可以應對萬物之求助成神化之功
也酬酢猶應對也
孔疏言易理備盡天下之能事故可以顯明无爲之道而神靈其
德行之事酬酢以應對報答言易道如此若萬物有所求爲此易
道可與應答萬物有求則報故曰可與酬酢也可與祐神矣者祐
助也易道宏大可與助成神化之功也
程子曰顯明于道而見其功用之神故可與應對萬變可贊祐于
神道矣謂合德也人唯順理以成功乃贊天地之化育也
本義道因辭顯行以數神酬酢謂應對祐神謂助神化之功
或問顯道神德行朱子曰道較微妙无形影因卦辭說出來道這
是吉道是凶道可爲道不可爲德行是人做的事因數推出來方
知得道不是人硬恁地做都是神之所爲也又曰須知得是天理
合如此此是說蓍卦之用道理因此顯著德行是人事卻由取
決于蓍既知吉凶便可以酬酢事變神又豈能自說吉凶與人因

有易後方著見便是易來祐助神也易惟其顯道神德行故能
與人酬酢而祐助夫神化之功也神德行是說人事那粗做底
只是人爲若決之于鬼神德行便神酬酢者言幽明之相應如
賓主之相交也
平菴項氏曰天道雖幽可闡之以示乎人事雖顯可推之以合乎
天明可以酬酢事物之宜幽可以贊助鬼神之命
雲峯胡氏曰道在天德行在人在天者幽顯道闡幽也在人者顯
神德行微顯也蓍與卦可與酬酢其在人者可與贊助其在天者
蒙引道即理凡易詞所發明者皆是也德行指事爲之迹言如涉
川攸往之類此以隱顯相對說蓋至微者理也而易有辭以顯之
猶所謂闡幽也至著者事也而易有數以神之猶所謂微顯也

顯道只據易辭言神德行只據易數言夫如是明有酬酢乎人而
決人之疑幽有以祐乎神而言神之所不能言者矣不必以顯道
爲可與酬酢神德行爲可與祐神酬酢祐神通承顯道神德行言
道以理言不必拘是天道本義曰道因辭顯則凡節中所說皆
道也若拘說天道則只有否泰剝復諸卦能顯道而其餘皆不能
顯道大抵如乾道大通而至正初陽在下未可施用之類此皆道
之所在而有以闡之也德行只據事爲而言神是易中有理以
神之非是說人之一行一止皆爲非人所能爲也蓋元亨利貞勿
用利見之類却是使人之作事合理處却因數衍出來此便是易
有以神其德行也所謂行以數神者蓋如此若說人之行止皆非
人所能爲了又安用易而易又安能祐神此決不通蓋易以道義

配禍福與後世讖緯術數之書不同者正在于此道因辭顯行
以數神辭則該占數則兼變象既如此則不應以顯道屬酬酢神
德行屬祐神矣蓋辭變象占四者皆可以應人之求而助神之功
竊本義數字恐只是以揲蓍之數言非必爲變
存疑上言揲蓍求卦之法成於十有八變極于引伸觸類則其法
已盡矣此則語其功效以示人也道是易中之所具者如所謂吉
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是也當夫十有八變之後引伸觸類
之餘觀其所成者何卦所値者何爻則此理昭然于卦爻之辭是
道因辭而顯也德行是民生日用之所行如建侯行師婚媾祭祀
涉川攸往是也萬民擬于吉凶之途而莫知趨避則民行无由濟
其德行滯而不通及以蓍問易十有八變之後引伸觸類之餘則

見其所成者何卦所値者何爻而吉凶之理皆具于卦爻之間由
是用之以作事則吉以之趨凶以之避民皆亹亹忘倦勉勉不怠
而民行以濟德行以通有若神明之所爲者故曰神德行後章變
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只是此意道是吉凶之理德
行是趨吉避凶之事聞易者必因數而得辭因辭而見道見道而
後德行可成此其序也本義以顯道屬之辭神德行屬之數似失
其序矣況此章專指蓍卦未及乎辭若去辭字不道顯道神德行
俱歸之蓍尤是潔淨但不知當時朱子爲何似此分釋
按此節謂蓍卦之用能顯明道理能神妙人之德行是故可與酬
酢凡人有疑則應對而斷之可與祐神凡神不能告人者則助
神而告之四句揔是贊辭與字猶以字德行字只是說行事

德字不甚重非以道對德言也兩神字不同神德行神字虛言
其妙也祐神神字言鬼神也
講蓍卦有以畢天下之能事其功用爲何如吉凶有不易之理曰
道道至微也而易有辭以顯之趨避之理得之心而見之行曰
德行德行至顯也而易有數以神之夫惟顯之神之如此是故
明則有功于人爲人決疑無若賓主之酬酢焉幽則有功于神
言神之所不能言有以贊神化之所不及焉故曰天下之能事
畢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暇註謂以此爲第九章之首
程子曰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爲也合與上文相連不合在下

本義變化之道即上文數法是也皆非人之所能爲故夫子歎之
而門人加子曰以別上文也
雲峰胡氏曰本義曰變化之道即上文數法是也皆非人之所能
爲也皆神之所爲也
蒙引神字對人言明非人之所能爲也蓋天地大衍之數揲蓍求
卦之法无一不出于理勢之自然實宰物者之所安排也宰物者
何心哉一氣化之流通一奇偶之積分若使之然而實非使之然
者雖欲其不然而有不得不然者故曰神之所爲也要之神亦无
爲也神本無心故自然而自然故至妙道字帶變化字說此
神字與上文神德行及祐神之神不同神德行神字活與神明之
神同祐神之神字死以造化之功言之與幽贊于神明之神同此
所謂神之所爲者言其變化之妙非人之所能爲耳正前面本義
所謂皆出于理勢之自然而非人之智力所能損益者也
存疑變化之道皆神之所爲也故能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爲
此夫子有見于易數而重致嘆頗似中庸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
德者孰能知之之意
要解張洛社曰此申贊數法之妙提出知字如中庸論至誠而結
之其孰能知之相似
淺說此曰變化曰神似與前面成變化行鬼神相照應神固是妙若
曰妙之所爲不成說話矣只得作鬼神之神看
翼注而變之天地大衍之數揲蓍求卦之法皆變化之道也其變
化皆神之所爲也人惟不知變化之道故不知神之所爲誠知

數之奇偶生成法之陰陽老少皆變化之道其知此皆神之所
爲而非人力之所得與者乎蓋數法之妙有如此
右第九章
本義此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揲蓍求卦之法然亦略矣意其詳具
於大卜筮人之官而今不可考耳其可推者啓蒙備言之
雙湖胡氏曰此章首論天地之數次論蓍策之數末論卦畫之數
天地數之原也蓍策數之衍也卦畫數之鍾聚也蓋至于卦畫足
以該生人之用矣故始之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明數之體段原于
天地者將必有如此之功用終之以變化之道神之所爲明數之
功用達于蓍卦者原其初已有如是之體段也變化之道即成變
化之事揲蓍中老陽變爲少陰老陰變爲少陽是也神之所爲即
行鬼神之事卦畫既立吉凶禍福皆可得而前知所謂定天下之
吉凶成天下之亹亹是也簡編差正之功大矣哉
淺說此說則成變化行鬼神最易看
蒙引此言天地大衍之數一句自天一地二起至大衍之數五十
止也揲蓍求卦之法一句則斷自其用四十有九起至天下之
能事畢矣止也或曰大衍之數宜該乾之策及二篇之策一條且
二條有當期之日及當萬物之數字曰不然也大衍字正說得河
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至用以筮以後便是法也其曰乾之
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曰乾曰坤便无與于大衍
字只是卦也卦則自分二揲四歸奇之法所得者而積數之也曰
二篇之策便亦自揲蓍所求而來也故本節亦只變化之道即上

爻數法也亦分數與法不謂數內有法也。朱子不是特故以天
衍之數五十一句析出與天一地二條爲一段也蓋因數字與法
字相對故從其類而分之
集解首二節言天地之數大衍一句言大衍之數其用四十有九
至節內矣言揲蓍求卦之法末節總歎其數法之神
明訓神字是一章骨子數法是一章眼目
按此章首言河圖之數而云成變化行鬼神次言揲蓍求卦之法
而歸於變化之道神之所爲蓋變化鬼神見於揲蓍求卦中而
河圖爲大衍之原乃變化之所以成鬼神之所以行也如此看
義雖淺而意實聯備一說。八卦而小成當連下讀八卦以三
畫卦言引伸爲六十四卦觸類而長一卦中又有六十四卦文

義甚明講中引伸觸類俱是卦變似无別且以八卦連上文十
八變成卦上爲六畫卦八卦却是內卦亦似无味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
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孔疏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言易之爲書有聖人所用之道者凡
有四事焉以言者尚其辭者謂聖人發言而施政教者貴尚其爻
卦之辭發其言辭出言而施政教也以動者尚其變者謂聖人有
所興動營爲故法其陰陽變化變有吉凶聖人之動取吉不取凶
也以制器者尚其象者謂造制形器法其爻卦之象若造弧矢法
睽之象若造杵臼法小過之象也以卜筮者尚其占者策是筮之
所用并言卜者卜雖龜之見兆亦有陰陽五行變動之狀故卜之

與筮尚其爻卦變動之占也
按孔疏以言爲施政教以動爲興動營爲失之泛
程子曰言所以述理以言者尚其辭謂以言求理者則有意于辭
也以動者尚其變動則變也順變而動乃合道也制器作事當體
乎象卜筮吉凶當考乎占
本義四者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爲者也
朱子曰易有君子之道四至精至變則合做兩個是他裏面各有
那個。問以言以動以制器以卜筮這以字是指易而言否曰然
又問辭占是一類變象是一類所以下文至精合辭占說至變合
變象說曰然占與辭是一類者曉得辭方能知得占若與人說話
曉得他言語方見他胸中底藴變是事之始象是事之已形者故

亦是一類也。問以言者尚其辭以言是取其言以明理斷事如
論語並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否曰是問以制器者尚其象曰這
都難說蓋取諸離取諸益不是先有見乎離而後爲網罟先有見
乎益而後爲耒耜之屬聖人亦只是見魚鱉之屬欲有以取之遂
做一個事物去攔截他欲得耕種見地上硬遂做一個物事去剔
起他却合于離之象合于益之意有取其象者有取其意者。問
以卜筮者尚其占卜用龜亦使易占否曰不用只是文勢如此耳
南軒張氏曰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故指其所之者易之辭也以言
者尚之則言无不當矣化而裁之者易之變也以動者尚之則動
无不宜矣象其物宜者易之象也制器者象之則可以盡創物之
智極數知來者易之占也卜筮者尚之則可以窮先知之神

雲峯胡氏曰辭占是一類象變是一類辭以明象變之理占以斷象變之應故四者之目以辭與占始終焉

蒙引或問尚辭與尚占如何分別曰人之發言處事自有兩樣有止議論道理不及吉凶泛應事物不關利害者則尚其辭以言而已矣亦有事關成敗之兩途而須用決擇幾涉善惡之兩端而須爲剖析者則當尚其占以斷其疑矣如孔子之贊顔子曰不遠復无祇悔者則尚辭之類也其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則有利害從之矣是則尚占之類也然尚辭尚占一條而兼尚者固多如上章所謂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以下七爻則有辭兼有占矣故下文君子將有爲也一條亦兼辭占尚辭與尚占有別後章云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于此可見尚辭尚占之別矣以

動者尚其變是幾處有善惡兩端之分以制器者尚其象制器則動之有成者譬如在官處事亦有常行事例不待思索裁度只管據見成之法而施者此是尚象以制器也亦有忽然一事來前是非利害兩途未決須賢商量裁度則當隨機應變析理不眩其庶于是不納于非此是以動者尚其變也以卜筮者尚其占依上句以言以動以制器例則以卜筮只是取決疑之義亦不碍了尚占字蓋言動制器卜筮當在尚辭尚占尚變尚象之外也以言者尚其辭謂取其辭以發言也以動者尚其變謂取其變以擧動也以制器者尚其象謂取其象以制器也以卜筮者尚其占謂取其占以決所疑也夫豈在占之外也若泥卜筮事則須卜筮從方得占如何乃取占以用之于卜筮乎明者可以了然辭變象占俱在言動制器卜筮之前

存疑以言不是空言是欲斷事也如雋不疑引經斷獄是也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醫子曰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此尚辭以發言也蓋易辭該天下之事理子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其該天下之事理可見故曰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尚其辭以發言斷事則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矣故曰以發言者尚其辭事物交接念慮初起經營籌度其應接之方是謂之動凡人揲蓍求卦四營而爲一變其所餘之策或一或二或三或四隨其所趨而无一定三變之後所餘之策或七或八或九或六隨其所趨而无一定是之謂變應接之初不可執定要如何惟觀蓍策之

變看所成者何卦所値者何爻然後以之應接如得卦爻事理无失是可作也可作則作无專王焉如得卦爻事理有失是不可作也不可作則止无定執焉是之謂尚變蓋動者事之未成變則象之未定者也舊說人之擧動不可執滯當如蓍策七八九六之變之无定愚按依此說則以動尚變爲空虛初不粘蓍策卦爻之變化恐尚有碍如愚說于不可固執之意自在也學者細思當自得之象是變化之已定如六畫純陽爲乾之象六畫純陰爲坤之象一陽動五陰之下爲復之象一陰伏于五陽之下爲姤之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然器是動之已成如建侯行師婚媾祭祀涉川攸往之類是也凡此等事皆具之易易之所具自有其象如屯初九則有建侯之象師貞丈人吉无咎則有行師之象屯之

六二則有婚媾之象隨之上九升之六四則有祭祀之象需卦坎水在前乾健臨之則有利涉之象人之制器取其象而法之則不億不忘而事以之濟矣故曰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動尚變以制器者尚象只是一事而分始末耳占不外乎辭繫于卦爻之下則爲辭揲蓍求卦看所成者何卦所值者何爻其辭之或吉或凶在所當用則謂之占用易卜筮以知吉凶者則當考其占也考乾元亨利貞之辭可知其吉也考乾上九亢龍之辭可知其凶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然故曰以卜筮者尚其占蒙引曰不可泥卜筮字泥卜筮字則須卜筮後方得占如何乃取占以用之於卜筮愚謂以愚說用易以卜筮者則當考其占其辭未爲不順若依蒙引謂泥卜筮字是取占以用于卜筮乃拘上三句欲一例觀之恐聖人之言不如是之拘況卜筮明是實事乃作假借字說不惟失了本來面目且又多事學者細思當自得之

要解仇滄柱曰動與制器一事而分先後故變是象之未定象是變之已成亦屬揲蓍中一起事所謂尚變者亦是欲因變而得卦爻使所動者皆當而事有成法耳此處制器主君子用易事有成法而言所謂象事知器此其証也占亦從象而出因時而著但臨事所值取決于吉凶悔吝此一定之例顯然可見者也

按言者斷事也動者作事也制器當照取諸離取諸益看蒙存俱就作事說爲與下文合卜筮即以筮言卜字帶說去疑謂制事有定確如制器疑貳未決渾如卜筮是以制器卜筮作借用字面其說尤異又按去疑節此不重人能尚易只重易足爲人尚正見爲聖人之道其所尚的事都在下面此只虛論其理四以字是虛字四其字俱指聖人按照下文問焉而以言則以字屬易是朱子定說其字却虛去疑是實說與本義不合尚孔疏作貴尚言其貴而可取也

講易之用周於天下而其秘啓於聖人易之道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爲聖人精微之蘊發之以示人者其道有四焉辭變象占而已聖人本道而繫象爻之辭曲中不越也凡人以易而言商度事理則尚其辭淺深詳畧各當於理矣聖人本道而裁爲蓍策之變趨時不窮也凡人以易而動泛應幾務則尚其變卷舒進退不膠於一矣象者聖人所擬人於常行事例原有個定理以易而制器必尚其陰陽老少之象占者聖人所決人或事關成敗須用稽疑以易而卜筮必尚其吉凶失得之占易有聖人之道四而切于民用者如此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孔疏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者既易道有四是以君子將欲有所施爲將欲有所行往占問其吉凶而以言命著也其受命也如嚮者謂著受人命報人吉凶如嚮之應聲也无有遠近幽深者言易之告人吉凶无問遠之於近及幽邃深遠之處悉皆告之也遂知來物者物事也然易以萬事告人人因此遂知將來之事也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者言易之功深如此若非天下萬事之內至極精妙誰能參與于此與易道同也此

以上論易道功深告人吉凶使豫知來事故以此結之也
程子曰受命如響遂知來物非神乎曰感而通求而得精之至也
○蓍龜雖无情然所以爲卦而卦有吉凶莫非有此理以其有是
理也故以是問焉其應也如響若以私心及錯卦象而問之便不
應蓋没此理今日之理與前日已定之理只是一個理故應也祭
祀之享亦同鬼神之理在彼我以此理向之故享也不容有二三
只是一理也
【按】程子以響爲祭祀之享不如作聲響之響
【本義】此尚辭尚占之事言人以蓍問易求其卦爻之辭而以之發
言處事則易受人之命而有以告之如響之應聲以决其未來之
吉凶也以言與以言者尚其辭之以言義同命則將筮而告蓍之

語冠禮筮日宰自右贊命是也
【或問】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朱子
曰此是說君子作事問于蓍龜言是命龜受命如響龜受命也抱
龜南面是也
【開封耿氏曰】物之來者遠自八荒之上深在六極之下吾能知之
此則天地之鑑也萬物之照也所謂至精者也
【雲峯胡氏曰】君子言動必擬於易但言在行先故將有爲有行必
先問焉而以之發言然後以之行事也易受人之命其應如響未
來之事无幽深遠近皆知之此尚辭尚占之事而曰天下之至精
者言辭占至精之道其精无以加也
【蒙引】或問有爲有行如何分曰爲者本心所爲也行者出乎身而

加乎民者也所施行于外者也
【存疑】本文問焉而以言本義曰發言處事又是添字恐不是聖人
本意亦无揲蓍求卦去發言者依愚見以言當作問易之言朱子
小註曰言是命龜受命如響龜受命也此說當從若作發言去處
事則少有處事而必用言者發言處事乎重則不應本文遺了事
字故以言作問易者之言爲當○无有遠近幽深遂知將來之吉
凶于此見易辭爲天下之至精蓋當初聖人繫辭是看得卦爻中
義理是如此然後設個虛象來說于萬事无不該如乾初九設個
潛龍之象其占曰勿用看隨甚樣人皆用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
四爻皆如此所以曰天下之至精若說得執殺不能該天下之理
便是粗底事理不爲精矣

【集解】余南洲云看一遂字便見得有神速意
【困得】是以二字承上文來直貫下節如響句見應之速无有句見
應之周有遠近幽深者物之情无遠近幽深者易之理也至精者
乃極其精微而渾融合一之妙非遠近幽深所得而析所得而淆
也故遂知
【要】本義以言與以言者尚其辭之以言義同蓋朱子謂是尚辭尚
占之事不如此拈出言字則只有尚占无有尚辭矣然上云爲
與行下云言各說一邊難與貼合須謂將其所爲所行見之言
方合本義發言處事之意處事二字即承爲與行說存疑用朱
子小註而緊本義頗易說然不敢遽從○受命如響承問字說
不承言字說○與夫盤間論語與于斯文之與塲講或作許字

看大謬與于斯猶云到這地位大抵與之字解是身入其中而有分之意

講試以尚辭尚占言之是以君子將有爲於一身也將有行于天下也皆不能不見之言然不可臆爲言也乃抱蓍問易求卦爻之辭占而以之發言處事焉易則受人之命隨叩隨荅如響之應聲无停待也且應之又極其周到或遠而千里百年或近而几席旦夕或幽而事机潛伏或深而人心叵測皆屬來物也遂明知其吉凶而一一示人此惟聖人辭占之理極天下之精微故能如此非然者叩未必應語未必詳其孰能與于此應之速而无遺哉此辭占之所以可尚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

孔疏參伍以變者參三也伍五也或三或五以相參合以相改變畧舉三伍諸數皆然也錯綜其數者錯謂交錯綜謂摠聚交錯摠聚其陰陽之數也通其變者由交錯摠聚通極其陰陽相變也遂成天地之文者以其相變故能遂成就天地之文若青赤相雜故稱文也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者謂窮極其陰陽之數以定天下萬物之象猶若極二百一十六策以定乾之老陽之象窮一百四十四策以定坤之老陰之象舉此餘可知也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者言此易之理若非天下萬事至極之變化誰能與於此者言皆不能也此結成易之變化之道故更言與於此也前經論易理深故云非天下之至精此經論極數通變故云非天下之至變也

本義此尚象之事變則象之未定者也參者三數之也伍者五數之也既參以變又伍以變一先一後更相考覈以審其多寡之實也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綜者摠而挈之一低一昂之謂也此亦皆謂揲蓍求卦之事蓋通三揲兩手之策以成陰陽老少之畫究七八九六之數以定卦爻動靜之象也參伍錯綜皆古語而參伍尤難曉按荀子云窺敵制變欲伍以參韓非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三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史記曰必參而伍之又曰參伍不失漢書曰參伍其賈以類相準此足以相發明矣

朱子曰參以三數之也伍以五數之也如云什伍其民如云或相什伯非直謂三與五而已也蓋紀數之法以三數之則遇五而齊以五數之則遇三而會故荀子韓非漢書所云皆其義也所謂參伍以變者蓋言或以三數而變之或以五數而變之前後多寡更相反覆以不齊而要其齊如河圖洛書大衍之數伏羲文王之卦歷象之日月五星章部紀元是皆各爲一法不相倚附而不害其相通也○揲蓍本无三數五數之法只言交互參考皆有自然之數如三三爲九五六三十之類雖不用以揲蓍而推筭變通未嘗不用○荀子曰參伍楊倞解之爲詳漢書所謂欲問馬先問牛參伍之以得其實大抵陰陽奇偶變化无窮天下之事不出諸此成天地之文者若卦爻之陳例變態者是也定天下之象者物象皆有定理足以經綸天下之事也○問參伍者既參以數之又伍以

數之譬之三十錢以三數之看得幾個三了又伍以數之看得幾個五兩數參合方看得幾個成數曰正是如此又問不獨以數算大槪只是參合的意思如趙廣漢欲問馬先問牛便只是以彼數來參此數否曰是又曰若是他數循可湊三與五兩數自是參差不齊所以舉以爲言知這個是三個將五來比又多兩個這是五個將三來比又少兩個兵家謂窺敵制變欲五以參今欲覘敵人之事教一人探來恁地說又差一人去探來若說得不同便將這兩說相參看如何以求其實所以謂之欲五以參○問錯綜之義曰錯是往來底綜是上下底古人下這字最仔細又曰錯是往來交錯之義綜如織底綜一個上去一個下來陽上去做陰陰下來做陽又錯綜其數便只是七八九六六對九七對八便是東西相錯六上生七爲陽九下生八爲陰便是上下爲綜錯綜是兩樣錯者雜而互之也綜者條而理之也參伍錯綜又各自是一事參伍所以通之其治之也簡而疎錯綜所以極之其治之也繁而密

平菴項氏曰凡占之法有數有變每爻三揲爲三變每揲有象兩象三象四時象閏再閏爲五小變此參伍以變也三揲之奇分而計之則得三少三多一少兩多一多兩少之數去三揲之奇以左右手之正策合而計之則得四九四六四七四八之數此錯綜其數也錯謂分而間之綜謂合而綜之此兩句止論一爻之法通六爻之變得十有八遂成初二三四五上以爲剛柔相雜之文極六爻之數得七八九六遂定重單交拆以爲內外兩卦之象此兩句乃成卦之法也

雲峯胡氏曰上文曰尚辭尚占之事此獨曰尚象而不曰尚變參伍以變此變字象字未定者也參伍以一變而言錯綜合十八變而言本義以參伍爲一先一後更相考覈以究其多寡之實筮法四五爲寡九八爲多五九爲先四八爲後五九四八之中又各自有先後焉除掛一外餘九者先後皆是餘八者或先三而後四或先四而後三是三以變也餘五者或先後皆三或先三而後一或先一而後三餘四者或先二而後一或先一而後二是伍以變也參伍以變盡三揲兩手之策也遂三揲兩手之策而陰陽老少之畫遂成矣三變方成陰陽老少之畫雜十有八變乃見陰陽老少之數故謂之錯綜三變之數成一爻揔十有八變成一卦故謂之錯綜綜七八九六之數而卦爻動靜之象遂定矣天下至變言易之有象其至變之道天下无以加之也

愚引參伍以變四營而成變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但一變成於歸奇故今人多以歸奇取變謂歸奇上見有多寡之數于左右歸奇上見其一先一後更相考覈以審其多寡之數也○多謂九與八寡謂五與四其明筮贊有曰四五爲少八九爲多以審其多寡之實○變者數之未定數者變之已成方其數之謂之變及其變之已定或爲七爲九或爲八爲六則謂之數矣○錯綜其數與通其變似畧相混大抵變者數之未成數者變之已成通其變雖曰三揲兩手之策以成陰陽老少之畫然終主乎三爻之方變者言有揲在內也錯綜其數雖曰亦通兩手三揲之數然終主於既變成七八九六之數言不兼揲言也況自初變至二變亦可謂之

錯綜而不可謂之通其變○大全載朱子曰參以三數之也伍以五數之也如云什伍其民如云或相什伯非直爲三與五而巳也愚謂此說甚通暢然則謂什伍以變亦不害其爲更相考覈之意矣但什伍與什伯字面數目太多故止用參伍耳所謂參伍以變者蓋言或以三數而變之或以五數而變之前後多寡更相反覆以不齊而要其齊此正三五之正義要指也○據七八九六則七與八對六與九對處便見一左一右之意凡爲九則七之進而爲九也凡爲六則八之退而爲六也進者上而退者下便是一低一昂之意○同是一七八九六也以爲左右之交互亦得以爲上下之低昂亦得○通其變三變皆參伍者也極其數六爻之數皆錯綜者也○變則象之未定者器則動之巳成者故須知制器與動

不同也○參伍以變與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是變也錯綜其數與極其數遂成天下之象是象也○或曰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似巳成象矣曰未也雖成陰陽老少之畫然安知老者爲動乎少者爲動乎皆未定也○通其變謂變到完處而天地之文巳成極其數到完處而天下之象巳定○極七八九六之數以定卦爻動靜之象動與變却不同要辨得明如九六變也七八不變也至於動則或九六爲動爻或五爻爲九六則一爻得七八爲動者矣動則不分九六與七八

存疑參伍以變是一個數目既以三數之後以五數之如三十個錢以三數之得十個三是三十也以五數之得六個五五六三十也揲蓍之法自四營而三變只是一下數去无一數而復重參伍以數之事曰參伍以變亦是借其字樣以顯一先一後更相考覈以審多寡之實之意爾○錯綜其數朱子語録謂六對九七對八便是東西相對爲錯六上生七爲陽九下生八爲陰便是上下爲綜愚謂若得七八則无上下矣謂六便對九七便對八亦是揲時所无只是尋個九七來與六八對耳依愚見錯綜二字只是三變之際分布蓍策三變之後揲絜蓍策爾如一變之後置掛扐之策於格上第二小刻二變之後置掛扐之策於格上第三小刻此所謂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三變之後將所置三刻之策總取起來計筭看是九是六是七八此所謂挫而絜之一低一昂之謂也○一變之中就有參伍如左掛右揲左歸奇參也右揲右歸奇伍也○爻者陰陽老少之稱方其一變之餘所得之策非一二則

三四未知其爲七八九六陰陽老少之爻未成也及三揲兩手之策是之謂通其變其所得之策非七八則九六七爲少陽八爲少陰九爲老陽六爲老陰是天地之文于是乎成矣○三變之後方見錯綜如三變之策布而爲三錯也絜而爲一綜也其所得之策非七八則九六未見所成者何卦所値者何爻動靜之象未定也自三變而十八變是之謂極其數是時所得之卦如六畫皆七則爲純乾六畫皆九則乾變而之坤矣六畫皆八則爲純坤六畫皆六則坤變而之乾是卦爻動靜之象于是乎定矣○參伍錯綜通變極數均是尚變尚象之事

存疑變即四營成易之一變數即七八九六之數通變通一爻爲三變是一爻也極數從三變至極十八變是六爻也文文章也言

或奇或偶成一件文章象是卦畫純雜之象至變圓轉不滞變卦到極處也

要解陳介眉曰成文成象即在卦爻純雜動靜中不涉造化人事上說

按經文言天下之至變而本義却云尚象之事蓋朱子恐人只認作變故如此立言但說尚象而尚變不待言也參伍以變就揲蓍變上說參伍是不一之詞分之掛之揲之扐之如是不一便爲之參伍錯綜其數就三變成爻時說分之而爲左爲右是錯合之而在上則昂在下則低是綜在參伍只可言變到錯綜時便有數可言矣合三變通計之爲通其變爻之奇偶以分是成天地之文三變已有七八九六之數推極至十八變卦之動靜以見是定天下之象究之總是變故以天下至變結之象照上制器看可作天下物象但與本義不合成天地之文定天下之象文只是畫象方言動靜本義自明蒙引謂成天地之文雖成陰陽老少之畫安知老者動少者動又云或九六爲動又或五爻爲九六則一爻七八爲動動則不分九六與七八此說可議五爻動用之卦之一不變爻此朱子所定占法非舊例也況此處文與象亦可通融看不必分析至此

通論以尚象尚變之事言之蓍卦始於一變而變何以成是有參伍之法在焉則參之各數其左右之所扐揲則伍之總數其左右之所歸則其策或八九之多或四五之寡而其變成矣此四營成易所謂一變也凡爻成於三變而爻何以成是有錯綜之法

在則其參伍者分之左右交錯以稽其變列之低昂總挈以合其歸則其數或九六爲老或七八爲少而其數明矣此三變成爻所謂一爻也然參伍以變特一變耳尚未成爻也通三變而皆此參伍則見奇偶之純而老陰老陽之文成奇偶之雜而少陰少陽之文成天經地緯粲然而成章矣是遂有以成天地之文也錯綜其數特三變耳尚未成卦也極六爻之數而皆此錯綜則見七八之多老者動少者靜九六之多而少者動老者靜卦爻之象一定而不可易矣是遂有以定天下之象也此惟象變之理圓融不滞極天下之至變故能如此非然者則窒於陰陽膠於動靜其孰能與於此參伍錯綜成文定象也哉此象變之所以可尚也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孔疏易无思也无爲也者任運自然不關心慮是无思也任運自動不須營造是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既无思无爲故寂然不動有感必應萬事皆通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故謂事故言通天下萬事也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者言易理神妙不測非天下萬事之中至極神妙其孰能與於此也此經明易理神妙不測故云非天下之至神若非天下之至神誰能與於此也

程子曰老子曰无爲又曰无爲而无不爲當有爲而以无爲爲之是乃有爲爲也聖人作易未嘗言无爲惟曰无思也无爲也此戒

夫作爲也然下問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
未嘗爲一偏之說矣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无少
欠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嘗動來因不動故
言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寂然不動萬物森然已具
在感而遂通感則只是自內感不是外面一件物來感於此也
答與叔書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
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
腰首節辭變象占上二節中說已盡此又推出至神一層意神固
是天理自然之妙然亦在至精至變之之內非有二也本文
只言易人心是朱子推出然亦因程子之言而起凡事之吉凶
皆能明其所以然處便是原故

蓋統情變之妙而計之更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凡物有心則有
思有爲易无心也何有於思何有於爲方其蓍未揲卦未求時
辭變象占泯然无迹寂然不動也及其感而揲蓍求卦也則來
物遂知爻象遂見直指吉凶以示人是遂通天下之故也若此
者惟情變之妙極天下之至神故能如此也非然者則寂而淪
於靜感而紛於動孰能與於此能寂能感不偏不滯也哉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孔疏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者言易道宏大故聖人用
之所以窮極幽深而研覈幾微也極深者則前經初一節云君子
將有爲將有行問焉而以言其受命如嚮无有遠近幽深是極深
也研幾者上經次節云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
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是研幾也

本義研猶審也幾微也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

或問如何是極深朱子曰聖人都曉得至深難見底道理都就易
中得見問如所謂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之類否曰然
問如何是研幾曰便是研磨出那幾微處且如一個卦在這裏便
有吉凶有悔吝幾微毫釐處都研出來又問如此說正與本義所
謂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正相發明曰然易
便有那深那幾聖人便用極出那深研出那幾研是研磨到底之
意詩書禮樂皆是說那已有底事惟是易說那未有底事研幾是
不待他顯著只在一毫昧時都處置了知至如極深能慮便是
研幾又曰知至能慮與極深研幾句略相似

平菴項氏曰至精至變至神者易之體也惟深惟幾惟神者易之
用也故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立此一句以承上體起
下用也

蒙引極深而研幾謂是理之深者聖人則極之於辭占之中矣是
理之幾者聖人則研之於象變之際矣然則辭占之所在即深之
所在也變象之所在即幾之所在也如今何處尋個深止是辭
占所極出者便即是深矣蓋吉凶悔吝各有所當而朕兆未形所
謂體該本无者也今則皆極出在裡許矣如今何處尋個幾亦
只是變象所推者便是幾矣蓋內則陰陽老少動靜之所以分外
則吉凶悔吝利害之所以判最是難分曉者今則皆研審出來在
那上矣

疏發上言尚辭尚變尚象尚占既畢此欲明上文所謂聖人之道
也故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要之極深研幾只是上文
之至精至變耳言辭占爲天下之至精而受命如嚮遂知來物則
辭占也者是聖之所以極深者也象變爲天下之至變而參伍錯
綜成文定象則象變也者是聖人之所以研幾者也蓋天下之事
隨其得失莫不有吉凶之報然當其作事之始吉凶未見而其理
隱于无形所謂深也辭占則受命如嚮遂知來物于吉凶未形之
幾而預先窮究出其理以告人是有極其深也蓍策未動之先陰
陽老少卦爻動靜未知其所分事之吉凶悔吝未知其所判其理
張是微妙難見所謂幾也象變因蓍而形因揲而得卦爻之陰陽
老少動靜事之吉凶悔吝无不研究出來示人是有以研其幾也

集解余南渊云極者究極之意研者研審之意
去殊上言辭變象占到神處已无可名狀了只指出聖人來發個
所以正見是聖人之道意惟聖人極研方有辭變象占不是把辭
變象占去極之研之也深極就是神了須說得現成
要解仇滄柱曰此承上文言有辭占之至精而聖人所以極深者
在是矣有象變之至變而聖人所以研幾者在是矣時解作推深
一層語謂易之精變出於聖人之研幾似多一轉折[illegible]法
按極字研字有力分承上文乎看
蓋至精至變至神皆易之道要皆聖人爲之也吉凶未見其理隱
于无形所謂深也聖人本一心之精係之辭決之占示其爲遂
近幽深理之藏于无形者預先窮究其理以告人是有以極其
深也爻象未判其理最微妙難見所謂幾也聖人本一心之變
制之變立之象凡其爲老少動靜之隱而未判者无不研審出
來以示人是有以研其幾也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
而速不行而至

孔疏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者言聖人用易道以極深故聖人德
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意即是前經上節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
如嚮遂知來物是通天下之志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者聖
人用易道以研幾故聖人知事之幾微是前經次節參伍以變錯
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是也幾者離无入有是有初之微
以能知有初之微則能興行其事故能成天下之事務也

按孔疏用易道以極深研幾未是其講唯神句尤失之元虛故不
全錄
程子曰神无速亦无至須如此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
本義所以通志而成務者神之所爲也
朱子曰深是幽深通是開通人所以閉塞只爲他淺若是深後便
能開通人志道理若淺如何開通得人所謂通天下之志亦只似
開物相似所以下一句也說個成務易是說那未有底六十四卦
皆是如此深就心上說幾就事上說幾便是有那事了雖是微
畢竟是有深在心甚元奥幾在事半微半顯通天下之志猶言開
物開通其閉塞也故其下對成務極出那深故能通天下之志
研出那幾故能成天下之務問唯深也唯幾也惟神也此是說

聖人能如此否曰此是說聖人亦是易如此若不深如何通得天
下之志又曰他恁黑窣地深疑若不可測然其中却事事有又曰
事事都有一個端緒可尋又曰各有個絡脉線索在裏面所以曰
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研者便是研窮他問如何是幾曰這便
是周子所謂動而未形有无之間者也○通天下之志通是開通
之意蓋當時之民遇事多閉塞不知所爲故聖人作易示以此理
教他恁地做便會吉如此做便會凶必恁地則吉而可爲如此則
凶而不可爲所謂通天下之志開物亦只是如此
臨川吳氏曰本義云極深者至精也研幾者至變也唯辭之能極
深也故以辭爲占則可以前知而開通天下人之心志唯變之能
研幾也故以變得象則可以制作而完成天下人之事務然辭占

變象所以能如此者皆妙不可測之神爲之唯其妙不可測故不
待疾之而自速不待行之而自至謂自然而然非人所能爲也
龜齋楊氏曰天下之理唯疾故速唯行故至未有不疾而速不行
而至者也蓋不如是不足以爲神也然則聖人之神果何物也心
之精也豈惟心之能神哉物理亦有之銅山東傾而洛鍾西應豈
惟物理哉人氣亦有之其母齧指而其子心動此一物之理一人
之氣相應相同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也况聖心之神乎是故
範圍天地而一念不踰將經綸萬方而步武不出戶豈假疾而後
速行而後至何爲其然也心之神也
蒙引蓍吉凶悔吝各有所當而外則朕兆未形外雖朕兆未形而
內則各有所當此乃所謂深也深即天下之至精者此其所以應

問如嚮遂知來物也是所謂通天下之志也○內則陰陽老少動
靜之有所分外則吉凶悔吝利害之有所判是即所謂幾也幾即
天下之至變者此其所以能成文而定象所以可以動而制器也
是所謂成天下之務也神不在深與幾之外合蓍與卦而爲易合
深與幾而爲神故尚辭尚占之條曰遂知來物尚變尚象之條曰
遂成天地之文遂定天下之象三個遂字亦自有神理矣故本義
曰所以通志而成務者神之所爲也并前兩條止是至精至變之
事後一條乃是至神之事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只是說那通志
成務處都不用人力耳
存疑易唯聖人所以極深也則天下之人迷於吉凶之途而莫知
所趨避者今則知其孰爲吉而在所當趨孰爲凶而在所當避天

下之心志于是乎通矣易唯聖人所以研幾也則天下之人昧於
趨避之故而莫知所爲者今則以之而成文定象以之而言動制
器天下之事務于是乎成矣○又即上文之意而歸之神與上文
易无思无爲一條意思相似言深幾之所在即神之所在矣唯神
也故其所以通志成務者皆不待疾而自速不待行而自至言其
不用人力也方是神之所爲
淺說唯深也即是極深之深蒙引但說深存疑直就極深說語意
完唯幾亦然○深就辭占上見幾就變象上見神即在深幾上
見朱子謂深就心上說誠齋謂神爲心之神尚未是正意
去疑此深幾字與指蓍卦言二故字宜體通志是明于吉凶成務
是決于趨避務事務也疾是走得快速亦快也不行是不走路至

見引丁地頭

要解 俛滄柱曰速至二字指所占之事千里通於頃刻何其速也占事不啻身歷何其至也

翼 夫辭占爲聖人所極深則辭占一深也唯其深也故以言以卜筮者有問卽應吉則先知爲吉不疑于所趨凶則先知爲凶不迷于所避天下之心志於是而開通矣象變爲聖人所研幾則象變一幾也唯其幾也故以動以制器者審文玩象吉焉而趨之凶焉而避之天下之事務於是而成就矣聖人極深研幾一出於自然則深幾所在卽神也唯神也故辭占著而天下之志遂通若不知所以通象變成而天下之務遂成若不知所以成其殆行不疾而能速足不行而能至者乎其妙有莫可形容者矣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孔疏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者章首論聖人之道四焉是此之謂也章首聖人之道有四者韓氏註云此四者存乎器象可得而用者則辭也變也象也占也是有形之物形器可知也若章中所陳則有三章一是至精精則唯深也二是至變變則唯幾也三是至神神則微妙无形是其无也神既无形則章中三事不得配章首四事韓氏云四者存乎器象故知章中三事不得配章首四事者也但行此四者卽能致章中三事故章中歷陳三事下總以聖人之道四焉結之也

朱子曰變化之道莫非神之所爲也故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爲矣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所謂變化之道也觀變玩占可以見其精之至矣玩辭觀象可以見其變之至矣然非有寂然感通之神則何以爲精爲變而成變化之道哉此變化之道所以爲神之所爲也所以極深者以其精也所以研幾者以其變也極深研幾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以其神也此又覆明上文之意復以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結之也或曰至精至變皆以書言之矣至神之妙亦以書言之可乎曰至神之妙固无不在詳考之文意則實以書言之也所謂无思无爲寂然不動云者言在冊象在書著在櫝而變未形也至于玩辭觀象而揲蓍以變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推而極于天地之大反而驗諸心術之微其一動一靜循環終始之妙亦如此而已矣嗚呼此其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歟

蒙引 謂其一出于聖人之所以極深研幾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四謂辭變象占也非謂以言以動以制器卜筮亦爲聖人之道也辭變象占出于聖人以言以動以制器卜筮者是其用于衆人也學人之道在易內言動制器卜筮則在易之外乃人之用夫易者也此本不用分析但近時人之說明謂不可如此分析只說尚辭以言尚變以動者卽是聖人之道也又說要歸重於神言四者皆神之所爲乃所以爲聖人之道也據後說於論理似亦可但必欲牽率聖言以就其說則或未合於本義也

存疑 此承上文之意而用章首之句以結之夫易聖人之所以極

深研幾通志成務如此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者此也
按結句與首語同然首句虛冒結句須將精變神三項摠收入四者內讀自精變神觀之而愈知易有聖人之道四也
蓋夫辭變象占皆聖人之極深研幾爲之也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正此極深研幾之謂也極深研幾則通志成務者自神也尚易者知易之功不可不知聖人之功矣

右第十章

本義此章承上章之意言易之用有此四者
蒙引此章承上章之意言易之用有此四者要之上章所謂四營而成易至顯道神德行云云則辭變象占四者俱是有了但未及條理而明言之耳故此章詳之或者以爲上章只言易未及其用也何細體認顯道即辭占也神德行則變象也酬酢祐神則言動制器決疑俱在其中矣況本文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而下章首條本義則云四者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爲也則其與上章一意无大彼此亦可見蓋所以盡上章未盡之意也○參伍以變條本義曰此亦皆爲揲蓍求卦之事亦字實承上章也
集解此承上章摠論辭占象變之用而歸功於聖人也首節言易作於聖人而用於天下是以君子三節正言用易之事夫易聖人以下言易爲聖人之所作而中明其爲聖人之道也
按此章首言辭變象占爲聖人之道二節合言辭占而贊其至精三節合言變象而贊其至變四節承至精至變而又推其至神五節歸美於聖人以極深承辭占研幾承變象六節又從深幾而推贊其神末節應首節作結分合照應文法甚密○又按首以易有聖人之道四提起下列辭變象占四者下以至精包辭占至變包變象是化四爲二也下又添出至神一節以總至精至變是又化二爲三也下以極深通志申至精研幾成務申至變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申至神極深則見易有辭占之用研幾則見易有變象之用神則見易辭占變象之用无不神妙故復以易有聖人之道作結也○項氏專重在占覺偏

易經詳說卷四十一終

繫辭上傳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辭意冒覆也言易通萬物之志成天下之務其道可以覆冒天下也

孔疏夫易何爲者言易之功用其體何爲是問其功用之意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此夫子還自釋易之體用之狀言易能開通萬物之志成就天下之務有覆冒天下之道斯此也易之體用如此而已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者言易道如此是故聖人以其易道通達天下之志極其幽深也以定天下之業者以此易道定天下之業由能研幾成務故定天下之業也以斷天下之疑用其蓍龜占卜斷天下疑危也

本義開物成務謂使人卜筮以知吉凶而成事業冒天下之道謂卦爻旣設而天下之道皆在其中

朱子曰古之時民淳俗朴風氣未開於天下事全未識知故聖人立龜與之卜作易與之筮使之趨吉避害以成天下之事故曰開物成務物只是人物務只是事務冒只是罩得天下許多道理在裏出不得他箇問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是易之理能恁地而人以之卜筮又能開物成務否曰然讀繫辭者須見得如何是開物如何是成務如何是冒天下之道要就卦中一一見得許多道理然後可讀繫辭也蓋易之爲書大抵皆是因卜筮以設教逐爻開示吉凶包括无遺如將天下許多道理包藏於其中故曰

冒天下之道繫辭自大衍之數以下皆是說卜筮事若不曉他盡是說爻變中道理則如所謂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之類有何憑着今人說易所以不將卜筮爲主者只是怕小却道箇道理故憑虛失實茫昧臆度而已殊不知由卜筮而推而上通鬼神下通事物精及于无形粗及于有象如包罩在此隨取隨得居則觀象玩辭者又不待卜而後見只是體察便自見吉凶之理

臨川吳氏曰開物謂人所未知者開發之成務謂人所欲爲者成全之冒猶韜尸之冒謂天下之道悉包褁於其中也通志開物也定業成務也斷疑謂易於天下之道包裹无遺故於天下之疑事皆能決之也

雲峯胡氏曰學者以爲易專言卜筮易至於小吾易殊不知未有卜筮以前无以知吉凶而成事業有卜筮則可以開示吉凶而天下事事物物之理无不包括在此故曰冒天下之道開示天下以吉凶所以通天下之志成務所以定天下之業冒天下之道所以斷天下之疑下文凡六節各有是故二字皆以言卜筮之妙也

存疑開物成務知行之意示人以吉凶之塗使知所趨避而迷惑以之開是開物也旣知吉凶之所在而吉以之趨凶以之避事務以之成是成務也冒天下之道言天下道理皆在其罩冒之中无所遺漏蓋舉凡天下之事小而涉川伐往大而建侯行師精及無形粗及有象其吉凶悔吝之理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无不包括隨人以事問易而易皆有以開物成務所以說冒天下之道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三句承上文開物成務言易以開物故聖

人以通天下之志易以成務故聖人以定天下之業聖人用易通
志定業則天下之疑惑于是乎斷矣故曰斷天下之疑是故字總
去疑首句虛揭開物三項只泛論易理以明其可用意通志三句
纔是聖人制爲卜筮以前民用處三以字俱指易言三天下字正
見易道之大只如斯而已足盡天下之道

按註既是以冒天下之道承上開物成務說臨川吳氏是平分三
項照下三句看存疑以冒天下之道承上開物成務說以斷天
下之疑承上通志定業而不復言冒天下之道時講以斷天下
之疑承上通志定業而又上應冒天下之道蓋合二說而爲一
也何爲如斯而已相呼應是故字申上意通志即是開物定
業即是成務獨斷疑與冒道不甚貼然不能冒道則不能斷疑
相照說亦未嘗不通分三項則各相照上以冒道絡開物成務
則下亦以斷疑絡通志定業可以融貫无相妨碍大全小註
朱子云立龜與之小作易與之筮則本義中卜筮字似照筮龜
說但經文只言易何得遽添出龜卜本義所云卜筮猶上章以
卜筮者尚其占之卜筮大槩說爲是

通天易更伏羲文王周公三聖人而成書必有莫大之用具乎其
中果何爲者也夫易得者明其吉失者明其凶所以吉凶不昧
而開發乎人也吉者使之趨凶者使之避所以趨避不差而成
就乎事也且天下之道紛紜變化爲吉爲凶當趨當避无不該
括於卦爻之中而統冒无遺易之爲用蓋如斯而已者也是故
聖人知易可以開物而以易通天下之志使皆不昧于吉凶知

易可以成務而以易定天下之業使皆不怠於趨避知易可以
冒道而通志以斷其心之疑定業以斷其事之疑使天下皆不
眩於吉凶趨避之理易之爲用如此聖人作易何可已哉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
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
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本義圓神謂變化无方方知謂事有定理易以貢謂變易以告人
聖人體具三者之德而无一塵之累无事則其心寂然人莫能窺
有事則神知之用隨感而應所謂无卜筮而知吉凶也神武不殺
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謂

辯註圓者運而不窮方者止而有分言蓍以圓象神也卦以方象
知也惟變所適无數不周故曰圓卦列爻分各有其體故曰方也
貢告也六爻變易以告人吉凶

孔疏圓者運而不窮者謂圓圓之物運轉无窮已猶阪上走丸也
蓍亦運動不已故稱圓也言方者止而有分者方謂處所既有處
所則是止而有分且物方者著地則安其卦既成更不移動亦是
止而有分故卦稱方也蓍之變通則无窮神之象也卦列爻分
有定體知之象也六爻有吉凶之義變易以告人也[illegible]首三句
朱子曰蓍以七爲數故七七四十九而屬陽是未成卦時所用未
有定體故其德圓而神所以知來卦以八爲數故八八六十四而
屬陰是因蓍之變而成已有定體故其德方以知所以藏往易
以貢是變易以告人貢字只作告字說但上面神字知字下得重

不知此字又挪下得輕却曉不得
鼓時講以貢爲貢獻之貢將其中吉凶一一獻出來其說亦巧不
如作告字穩
建安邱氏曰四十九蓍分掛揲扐陰陽老少變化无方故其德圓
而神六十四卦象辭森列吉凶得失一定不易故其德方以知貢
猶告也三百八十四爻剛柔迭用九六相推其理又變易以告人
故其義易以貢
蒙引卦之德方以知言於蓍之德圓而神之下便是因蓍而得者
六爻亦然故朱子小註曰蓍是未成卦時所用未有定體故其德
圓而神卦是因蓍之變而成已有定體故其德方以知
存疑凡物圓則流動流動則神方則止定止定則知蓍方其四營

之時初莫知其爲一爲二爲三爲四及三變之時又莫知其爲七
爲八爲九爲六是圓轉而不定變化而无方也故曰其德圓而神
卦是揲蓍得者方其始揲之時未知其爲何卦何爻吉凶之理茫
然未知及夫十有八變之後看所得者何卦所値者何爻而卦爻
所具之理或爲吉或爲凶皆一定而不可易故曰方以知方者一
定而不轉移也知者中藏是非之理也六爻之義變易以告人
如乾之六爻則有潛見惕躍飛亢之殊漸之六爻則有干磐陸木
陵逵之異此其變易告人處貢曰告是卽書胃貢于非幾之貢字
出疑德猶言德行卽理也義意義也六爻言義隨時之宜不可典
要故也
按註疏以洗心爲洗濯萬物之心與本義不同解洗心至未

韓註言其道深微萬物日用而不能知其原故曰退藏於密猶藏
諸用也表吉凶之象以同民所憂患之事故曰吉凶與民同患也
孔疏易道以示人吉凶民則亦憂患其吉凶是與民同其所憂患
也凶者民之所憂也上竝言吉凶此獨言同患者凶雖民之所患
吉亦民之所患也
程子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
終无人理會易者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
安有識得易後不知退於密密是用之源聖人之妙處知不爲
藏往易言知來藏往主蓍卦而言
朱子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是以那易之理來洗濯自家心
了更沒些私意小知在裏許聖人便是易了不假卜筮而知吉凶

所以說神武而不殺這是有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又說個齋戒
以神明其德皆是得其理不假其物又曰退藏於密時固不用這
物事吉凶與民同患也不用這物事用神而不用蓍用知而不用
卦全不犯手退藏於密是不用事時到他用時也不犯手事未到
時先安排在這裏了事到時恁地則恁地應一卦之中凡爻辭
所載皆具已見底道理此藏往也占得此爻却因已見底道理以
推未來之事便是知來
蒙引朱子曰退藏於密密是主靜處萬化出焉者又曰神知來知
藏往一卦之中凡卦爻所載聖人所已言者皆具已見底道理便
是藏往占得此卦或因道理以推未來之事便是知來今人多用
此說以斷此二句不知此說與本義不合朱子後來已自不用了

蓋此說以卦爻言不以聖人之神智言本義无卜筮而知吉凶一
句已分明豈得以此爲朱子之言而固欲遷就以從之耶又有
以知來藏往爲凡未來之吉凶皆有已往之成迹故因往可以推
來愚謂此正是影上面朱子之言而遷就之者按此之神以知來
卽後章之占事知來此之智以藏往卽後章之象事知器同是一
個聖人同是一個知往知來豈有此獨是因往推來道理或曰藏
字不好說作知字意曰非也以其既往故謂之藏不待推者也委
的无待於推而自有素蓄的道理在
存疑聖人體具三者之德而无一塵之累便是把他來洗濯自家
心一般吉凶與民同患言吉凶之來不知趨避民以爲患聖人
亦與人同也趨吉避凶聖人與民同藏往知來聖人與民異此其

所以爲聖人歟淸明在躬志氣如神此聖人圓神之德也來是
吉凶之朕兆已萌而將發者也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
有妖孽是以聖人淸明在躬志氣如神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
善必先知之故曰神以知來爻理密察足以有別此聖人方知
之德也往是吉凶雖未有朕兆而其理已一定者也古之聰明
睿知神武不殺是二項盡承上文神以知來知以藏往而言此惟
古之聰明睿知不假卜筮而知吉凶亦猶神武有以服人而不假
殺伐之威者也故本義曰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謂
按此講同患藏往俱未甚明
蒙說无心言聖人渾然易理未有筮卦爻而蓍卦爻之理已微於
胸畧无纖疾點染卻如把此易去洗濯其心一般只是形容其瑩
徹之妙
語義知來非但得知後來有吉凶便知所以預備之藏往非但記
其陳迹在心直是其心翌翌不忘常欲知其吉惟恐其凶也
朱子曰此言聖人所以作易之本也蓍動卦靜而爻之變易无窮
未畫之前此理已具於聖人之心矣然物之未感則寂然不動而
无朕兆之可名及其出而應物則憂以天下而圓神方知者各見
於功用之實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言其體用之妙也又曰蓍
之德三句蓍與卦以德言爻以義言但只是具這箇道理在此而
已所謂以此洗心者也心中渾然此理別无他物退藏於密則是未
見於用所謂寂然不動也下文說神以知來便是以蓍之德知來
知以藏往便是以卦之德藏往洗心退藏言體知來藏往言用然

亦只言體用具矣而未及使出來處到下文是神物以前民用方
發揮許多道理以盡見于用也然前段必結之以聰明睿知神武
而不殺者只是雪翁蓍龜雖未用而神物之理具在猶武雖是殺
人底事聖人却存此神武而不殺也
雲峯胡氏曰此以蓍卦爻之理而言也理无一定之用故曰圓而
神事有一定之理故曰方以知易以六爻之理教人有定體而无
定用故曰易以貢聖人一心蓍卦爻之理具焉具此三者之理而
无一塵之累故無事則退藏於密莫窺其際卽蓍卦爻之无思无
爲寂然不動者也有事則吉凶與民同患其神自足以知來其知
自足以藏往卽蓍卦爻之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也易開物成務
是使人以卜筮而知吉凶與民同患而知來藏往是聖人无卜筮

而知吉凶也本義謂神武不殺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謂蓋謂理必有資乎蓍卦爻之爲物而聖人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使知武必有資乎殺而聖人則存此神武而不假乎殺也

平菴項氏曰自子曰夫易何爲者也至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朱子合爲一大章專言卜筮之事而其間節目有四第一節自夫易何爲者也至神武而不殺者夫統言易中有蓍卦爻三德章首先設問答次以是故發辭開物者知其未然也易之始物也成務者定其當然也隂之終物也天地之始終皆備於此書之內矣是故聖人用之以通人之志所謂開物也以定人之事所謂成務也以決人之疑卽志與事之決也此三者皆蓍卦爻之所能也是故蓍用七故其德圓卦用八故其德方爻用九六故其義易貢蓍開於

无卦之先所以爲神卦定於有象之後所以爲知爻決之先者也所以爲貢聖人以此三者洗心以存其神退藏以定其體同患以發其決故其知幾卽神之開物也其蓄德則知之成務也此所謂聰明睿知也其斷吉凶卽神武之決也其與民同患卽不殺之仁也古之人有能備是德者卽伏羲聖人是也故自此以下始言建立卜筮之人焉

丟疑此節言聖人心易之妙不假卜筮見其具作易之本處首三句特特引起下文耳

按此節說在人聰明睿知云云是贊聖人處因蓍而有卦爻卦其總也爻其分也次序當如此神知貢說蓍卦爻上說或以知屬人恐非其爲夫聲矣德與義而與貢用字偶然不同无大分

別也聖人以此洗心此指蓍卦爻之理說聖人之心遊徹蓍卦爻之理皆在聖人心中如經洗濯一般退藏於密以靜言只是此理在聖人心中寂然不動非眞有退也及其動便吉凶與民同患重在動一邊民之常情患其不得吉而得凶聖人爲民慮便是同患非謂聖人亦患也神以知來二句就聖人言註疏以蓍卦言上下文義隔闊矣來者未來也往者現在也聖人於未來吉凶能知之便是神以知來現在吉凶聖人都了然在胸中便是知以藏往神知與蓍卦相應貢字在聖人不便言可以意會孰能與於此哉是起下語此字根知來藏往二句與於此猶言能有此也聖心之神知能知來藏往无卜筮而知吉凶可見其聰明睿知處但神武不殺四字下得奇特看來聰明睿知神

武不殺古有此現成語故連用之而意自重在聰明睿知也今以神武不殺作譬喩言聰明不假耳目睿知不假心思猶之神其威武不假殺伐隨文訓義只得如此註疏謂伏羲用易道威服天下而不用刑殺亦是一說但有心要威天下恐與吉凶同患之意相左

謹夫易之用固周於天下而易之理實具於聖心是故易之所有蓍卦爻耳方蓍之揲也其奇偶老少參伍錯綜圓通不滯而神妙莫測其德不圓而神乎蓍既揲而有卦其中吉凶得失確然不移而昭然不爽其德不方以知乎卦所値而有爻則時位屢遷當否異用各因一節而變以告人其義非易以貢乎此易之妙也而聖人已先具之矣心中渾涵此理絶无一塵之累若以

此三者洗濯其心然故事之未感也斂圓神方知易貢之德退
藏於密而无朕兆之可窺殆與蓍卦爻之寂然不動者同體及
感而應事則憂以天下吉惟恐民之不趨凶惟恐民之不避而
與之同患其心隨感而應神自足以知吉凶之未來知自足以
藏吉凶之已往又與蓍卦爻之感而通天下之故者同用其孰
能與於此哉惟古之聖人聰明不假耳目睿知不假心思得蓍
卦爻之理无藉蓍卦爻之物猶彼神其威武而无事於殺伐者
乃足以當之苟非其人安能與此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
戒以神明其德夫

詳說 是以明於天之道者言聖人能明天道也而察於民之故者

故事也易窮變化而察知民之事也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者謂易
道興起神理事物豫為法象以示於人以前民之所用定吉凶於
前民乃法之所用故云以前民用也

按孔疏神理事物不如本義作蓍龜說又以神明其德為德化亦
與本義不同程子曰聖人以此退藏於密以此齋戒以神明其
德夫要須玩索

本義神物謂蓍龜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明天道故
知神物之可興察民故故知其用之不可不有以開其先是以作
為卜筮以教人而於此焉齋戒以考其占使其心神明不測如鬼
神之能知來也

朱子曰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此
言作易之事也齋戒敬也聖人无一時一事不敬此特因卜筮而
言尤見其精誠之至如孔子所愼齋戰疾之意湛然純一之謂齋
肅然警惕之謂戒玩此則知所以神明其德之意也又曰齋較淺
於戒到湛然純一時肅然警惕也无了是以明於天道以下言
教民卜筮之事而聖人亦未嘗不敬而信之以神明其德也聖
人見得天道人事都是這道理蓍龜之靈都包得盡於是作為卜
筮使人因卜筮知得道理都在裡面是興神物以前民用此言
有以開民使民皆知前時民皆昏塞吉凶利害是非都不知因這
箇開了便能如神明然此便是神明其德又云民用之則神明民
德聖人用之則自神明其德問聖人齋戒以神明其德曰顯道
神德行便是這神字猶言吉凶若有神明陰相之相似這都不是

自家做得都是神之所為問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天之
道便是民之故否曰論極處固只是一箇道理看時須做兩處看
方看得周匝无虧欠處問天之道只是福善禍淫之類否曰如陰
陽變化春何為而生秋何為而殺夏何為而暑冬何為而寒皆要
理會得問民之故如君臣父子之類是否曰凡民生日用皆是若
只理會得民之故却理會不得天之道便即民之故亦未是在到
得極時固只是一理要之須是都看得周匝始得洗心聖人說
象玩辭理與心會也齋戒聖人觀變玩占臨事而敬也聖人以
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此只是說蓍龜若不
指蓍龜如何通之定之斷之到蓍之德圓而神以下却是從源頭
說原來是說卜筮蓍聖人之心自有易之三德故渾然是此道理

不煩用一毫之私便是洗心即是退藏於密所謂密者只是他人自无可捉摸處便是寂然不動處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皆已具此理但却未用於蓍龜故曰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神武不殺之言只是譬喻謂聖人已具此理却不犯手耳明於天之道以下方說蓍龜乃是發用處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蓋聖人既具此理又將此理就蓍龜上發明出來使民亦得前知而用之也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卽聖人之德又卽卜筮以神明之聖人自有此理亦用蓍龜之理以神明之

南軒張氏曰天蓍植物也足以揲天地之數龜動物也足以見天下之象故天能生之而不能興之惟聖人用其四十九而幽贊神明者所以興其蓍也鑽之七十二而置之前列者所以興其龜也

天下之民其終不倦而樂於有爲亹亹不忘而勇於有行者以其有蓍以前之也然後聖人深居簡出利用安身齋以去其不一之思戒以防其不測之患神明自得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矣

李氏曰以爲神耶則所物於物以爲物矣則神所寄焉夫是之謂神物均是物也而蓍龜爲神者以知象數是也

雲峯胡氏曰上文謂蓍卦爻之理不假於物而皆具於聖人之心此則謂蓍卦爻之用不能不假於物而亦不能外乎聖人之心故彼曰聖人以此洗心者此心至靜而理之體具也此曰聖人以此齋戒者此心主敬而理之用行也蓋聖人明天道而知神物之可興察民故而知其用之不可以不開其先然聖人非齋戒无以神明聖人之德教人卜筮人不齋戒亦无以神明人之德也

平菴項氏曰此第二節言始立蓍龜之人自此以下遂言畫爻布卦之法以見神明其德之事也

家引本義云作爲卜筮以教人而於此焉齋戒以考其占按不曰考其辭而曰考其占則是主聖人卜筮言矣其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而不用卜筮者聖人固自不用卜筮以知吉凶然此言於是興神物以前民用之下若說自不用卜筮則將卜筮全說低了故舜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是聖人固自能知來而亦用卜筮以神明其德矣語錄曰洗心聖人觀象玩辭理與心會也齋戒聖人觀變玩占臨事而敬也按以洗心爲觀象玩辭其說與本義不合蓋朱子未定之見也然以齋戒爲動而觀變玩占時事似爲有據且與本義合蓋居而玩者謂之辭動而玩

者主於占辭與占固有別也

存疑上言聖人无卜筮而自知吉凶已具作易之本此承言聖人作爲卜筮教人知吉凶以終上文之意也是以字承上文言聖人聰明睿知具圓神方知之德不假卜筮而知吉凶是以上而天道則明之下而民故則察之明天道如何功於作易蓋天道不外太極陰陽變化之理而已自太極而兩儀兩儀而四象四象而八卦八卦而六十四卦莫非天道之自然聖人固以默會於心而龍馬負圖出河自一至十之數具天地變化生成之理又有以啓聖人之獨知蓍莖之生其莖丈長其叢滿百卽其半又有以合天地大衍之數神龜之生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十居中之文又有以合乎陰陽之數凡此皆天之道而聖人之所明

也察民故如何切於作易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必然之理也然斯民之生鮮有知方迷於吉凶悔吝利害之途而莫知所趨避此則生民之故而聖人之所察也聖人明於天之道則知易卦之可作而蓍龜可用之卜筮察於民之故則知民迷於吉凶之途不可不有以開其先於是興蓍之神物以教民筮興龜之神物以教民卜使民用有以開其先而民行因之以濟此聖人作易教人卜筮之事也聖人既作卜筮教人知吉凶自家亦齋戒以考其占使其心神明不測如鬼神之能知來此又聖人之用易也蓋卜筮非作聖人固不假之以知來卜筮既作聖人亦假之以知來不以已之能知吉凶而不用此聖不自聖乃聖人之所以爲聖非若夫人之矜慢自賢也

集解上下文俱言易此節神物自當只就蓍言

案有疑講天道民故與本義合時講多以消息盈虛爲天道愛惡攻取爲民故未免失之矣朱子以後面有蓍龜神物之語故一此處只著龜爲說其實此處似用不着龜字時講以蓍龜解者亦多從本義也神明其德德字只以心言本義自明或謂聖人本有神知之德而齋戒考占則其德愈以神明也上下節總重在興神物以前民用句

易實義神物蓍龜也天能生之聖人起而用之遂成決疑之大用故曰興卜筮在前民用在後故曰前

去疑明察特神知自然之符不必如何去明之察之明天道正察民故的根本與神物正所以前民用處不講不得玩而字以字可見前字下得妙顯蒙迷於趨避非得卜筮无以開其先耳

疑去疑以與爲興卜筮之法則是因神物而興卜筮非興神物也與者興起崇尚之意與神物則有卜筮之用

讀惟聖心含神知之全是以自然上明於天道之微妙有以契吉凶之原而且下察於民故之紛紜有以洞吉凶之迹明天道則知蓍龜可備大用察民故則知民用宜有所開先由是興蓍以教民筮興龜以教民卜以前民趨避之用焉然聖人曷嘗不自用哉平日之德固无不神明矣迨以此卜筮尤齋而純一戒而警惕以考其吉凶之占于以益神明其德使知來之神爲益神藏往之知爲益知矣聖人猶用卜筮則所以與神物而民用者不甚亟乎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疏證此已下又廣明易道之大易從乾坤而來故更明乾坤也凡物先藏而後出故先言坤而後言乾闔戶謂閉藏萬物若室之閉闔其戶故云闔戶謂之坤也闢戶謂吐生萬物也若室之開闢其戶故闢戶謂之乾也一闔一闢謂之變者開閉相循陰陽遞至或陽變爲陰或開而更閉或陰變爲陽或閉而還開是謂之變也往來不窮謂之通者須往則變來爲往須來則變往爲來隨須改變不有窮已恒得通流是謂之通也見乃謂之象者前往來不窮據其氣也氣漸積聚露見萌兆乃謂之象言物體尚微也體質成形

是謂器物故曰形乃謂之器言其著也制而用之謂之法者言聖
人裁制其物而施用之垂爲模範故曰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
之謂之神者言聖人以利爲用或出或入是民咸用之是聖德微
妙故云謂之神
按孔疏以神字屬聖人例亦有理
東義闔闢動靜之機也先言坤者由靜而動也乾坤變通者化育
之功也見象形器者生物之序也法者聖人脩道之所爲而神者
百姓自然之日用也
朱子曰闔闢乾坤理與事皆如此著亦如此這個則說理底意思
多 而易中多言變通之意如何曰處得恰好處便是通問往來
不窮謂之通如何曰處得好便不窮不通便窮 見乃謂象只是

說動而未形有无之間者幾底意思幾雖是未形然畢竟是有個
物了 闔戶謂之坤一段只是這一個物以其闔謂之坤以其闢
謂之乾以其闔闢謂之變以其不窮謂之通以其發見而未成形
謂之象以其成形則謂之器聖人脩明以立教則謂之法百姓日
用則謂之神又曰是如此又曰利用出入者便是人生日用都離他
不得又曰民之於易隨取而各足易之於民周徧而不窮所以謂
之神所以謂之活潑潑地便是這處
進齋徐氏曰天道流行有動有靜猶戶之闔闢也陽之噓也戶之
闢也萬物由是而作也是謂之乾陰之翕也戶之闔也萬物由是
而息也是謂之坤先坤後乾陰陽之義也
思齋翁氏曰戶一而已闔斯爲坤闢斯爲乾且闔且闢爲變可往
可來爲通見此戶之象也戶則器也制之於棟宇之初者法也千
萬世由之而不能離者神也皆言戶也如戶之說則如乾坤之說
聖人偶有取于一物而發明乾坤之妙如此知此者謂之知易觀
天地則圖書與得諸此戶无與也先儒觀兎及斷公事之說亦然
雲峯胡氏曰此章本義以爲專言卜筮此段若從卜筮說闔戶謂
之坤者四十九策之合也闢戶謂之乾者四十九策之分也一合
一分是謂蓍之變分合進退之中有往來不窮之意是謂蓍之通
見而爲七八九六之數謂之象形而爲剛柔動靜之爻謂之器此
乃聖人制爲卜筮以教人是爲揲蓍之法民一出一入咸用之以
爲利則爲用蓍之神
平菴項氏曰第一節言畫卦布爻之法此則是故發揮闔戶謂之坤

言畫偶爻也凡偶皆屬陰闢戶謂之乾言畫奇爻也凡奇皆屬陽
一闔一闢謂之變六畫旣成剛柔相雜言成卦也往來不窮謂之
通九六之動爻相往來言之卦也皆自神而明之也按其迹而言
見於蓍策謂象形於卦爻謂器制刑之謂卜筮之法可謂明矣究
其用言之枯莖敗甄而內外靜作之務皆資以利用王公皂隸之
人皆用以決極極深研幾其妙如此豈非天下之至神乎此自明
而神也此下復推明制作之本
蒙引闔戶謂之坤統言之則爲陰之靜也分陰陽而言之則爲乾
之靜專坤之靜翕也闢戶謂之乾統言之則爲陽之動也分陰陽
而言之則爲乾之動直坤之動闢也蓋天地一氣也一闔一闢謂
之變動靜相生也往來不窮謂之通闔闢不已也易見乃謂之象

乾之大始也形乃謂之器坤作成物也制而用之謂之法聖人成能也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百姓與能也。見象形器者生物之序也所生之物不止蓍龜但意之所主在蓍龜也。闔戶謂之坤至民咸用之謂之神只是一個物事雖有許多名目實所謂同條而共貫者也蓋乾道變通者化育之功也見象形器者出於化育之功者也制而用之者聖人贊化育也民咸用之者囿於道化之中而莫知其所以然者也。詳此一條見得有上文所謂天之道者焉有所謂民之故者焉又有所謂足與神物以前民用者焉蓋卽神物而原始要終言之也此章專言卜筮故重神物

存疑 此發明上文與神物以前民用之意乾坤變通言化育之功蓍龜之所由生也見象形器言生物之序蓍龜之所生也制用之法民用之神正是與神物前民用之事蓋原始要終而言之也天道流行發育萬物方其利貞之時氣機自外而收斂於內如戶之闔則謂之坤及其元亨之時氣機自內而發洩於外如戶之闢則謂之乾闔之後繼之以闢闢之後繼之以闔則謂之變闔往而闢來闢往而闔來來而復往往而復來而无終窮則謂之通乾坤變通此造化之功所以發育萬物者也萬物之生於造化也當資始資生之時朕兆方萌而形容未著隱然初露而體質未成猶依稀彷彿之可見而已是故謂之象及其各正保合之時形容已著而各成物宜體質已成而各適其用已有規矩法度之可觀是故謂之器見象形氣生物之序也而蓍龜已生於其間矣。萬物生於造化同具陰陽之理皆可以取用然不若蓍龜獨得其理尤全也

故聖人取蓍而制之用之以卜取百莖而用其半以合於大衍之數以四十有九之莖爲分揲掛扐之法積其歸奇之策以爲七八九六之數以成天下之爻定天下之象此制蓍而用之也太卜掌三兆之法曰玉兆曰瓦兆曰原兆卜師掌開龜之四兆曰方兆曰功兆曰義兆曰弓兆龜人以其方之色與體辨六龜之屬占人明火爇燋依四時以灼龜之四足以體色墨拆辨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兆察其體之吉凶色之善惡墨之大小拆之微明以知吉凶此制龜而用之也。聖人旣制卜筮之法民用之以出而利用之以入而利斯民見其利咸相率由之欣躍鼓舞亹亹忘倦莫知其然此則謂之神也神者妙而不測之名民之趨吉避凶出於心惟意皆莫知誰之所使有不可得而測度所以謂之神故本義曰百姓自然之日用言自然而然莫使之然也

集說 要看不窮二字造化之氣一息不流則陰陽便已隔絶惟往來不窮循環不已則此氣常流轉无礙故曰通若只是往來未可言通

隨義 咸字須玩見得天下之人无貴无賤皆用之也

玉齋 前六句原神物所由與只輕輕叙過重末三句見與神物以前民用處乾坤變通就化機說至見象形器方指物言法者聖人脩道之事而神則百姓之日用也是靡然者皆得於神物之神矣制用利用咸用三用字緊頂前民用用字來

按 此節甚難看不就神物言上下文義不相聯絡就神物言本節內全不及使人亦費强相思意只泛就乾坤道理說到民咸用

之以見聖人之凡事皆前民用而神物之興之爲前民用可知
矣息齋余氏專就戸說極可玩天地間道理任指一端无不
可見也雲峯平菴皆主筮言後人多從之蒙引未暢存疑之
說頗詳上六句虛說制用二句方指蓍龜今講中從之制用
諸講多兼蓍龜集解專以筮言
講聖人與神物以前民用亦知神物之由生而民用之由利乎天
地間不一氣之流行而不能无動靜之異方其靜也氣機收斂
如戸斯闔焉陰之事也斯謂之坤方其動也氣機發舒如戸斯
闢焉陽之事也則謂之乾夫是闔闢也而豈有定哉時乎闔也
而繼之以闢是陰之變爲陽也時乎闢也而繼之以闔是陽之
變爲陰也則謂之變抑是變也豈有窮哉闔往而闢來其闔不

窮而陰通乎陽也闢往而闔來其闢不窮而陽通乎陰也則謂
之通乾坤變通化育之功如此而物生于其間矣其始生也端
倪初勸而物斯見焉見則體質未著倘在依稀之間不謂之象
乎其既生也像貌以呈而物斯形焉形則凝聚不散昭然一定
之迹不謂之器乎見象形器生物之序如此而神物生於其間
矣聖人得不與之以前民用乎于是取蓍制爲四營之法而用
之筮取龜制爲五行之兆而用之卜此聖人脩道之所爲不謂
之法乎法既立矣由是神物所示利用於出而民之出者咸用
之利用於入而民之入者咸用之則百姓自然之日用鼓之舞
之而莫知其所以然其斯以爲神乎此聖人與神物以前民用
之實也

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韓註夫有必始於无故大極生兩儀也大極者无稱之稱不可得
而名取有之所極況之大極者也
孔疏大極謂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爲一即是太初太一也故
老子云道生一即此大極是也又謂混元既分即有天地故曰大
極生兩儀即老子云一生二也不言天地而言兩儀者指其物體
下與四象相對故曰兩儀謂兩體容儀也
按韓註云有必始於无是以大極兩儀爲有此有以於周子无極
之說也但不知以大極爲理只在氣上認取故不親切耳孔疏
謂元氣混而爲一分明就氣說豈知大極者哉孔疏以四象
爲金木火水而不知有太陽太陰少陽少陰之四象其言八卦

先震離兌坎而後巽乾坤艮錯亂无次總之於道理看不徹也
本義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陰陽之變大極者其理也兩儀
者始爲一畫以分陰陽四象者次爲二畫以分太少八卦者次爲
三畫而三才之象始備此數言者實聖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不
假絲毫智力而成者畫卦揲蓍其序皆然詳見序例啓蒙
朱子曰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无餘事此之謂易
而其動其靜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是則所謂大極也易有大
極便是下面兩儀四象八卦自三百八十四爻總爲六十四自六
十四總爲八卦自八卦總爲四象自四象總爲兩儀自兩儀總爲
大極以物論之易之有大極如木之有根浮圖之有頂但木之根
浮圖之頂是有形之極大極却不是一物无方所頓放是无形之

極故周子曰无極而大極是他說得有功處然大極之所以爲大極却不離乎兩儀四象八卦如一陰一陽之謂道指一陰一陽爲道則不可然道不離乎陰陽也。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即所謂易也但先側說此一句故曰易有大極。大極者全是具一個善若三百八十四爻中有善有惡皆陰陽變化後方有。周子康節說大極是和陰陽衮說易中便擡起說周子言大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時便是陽之大極靜時便是陰之大極蓋大極只在陰陽裏如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則先從實理處說若說其生則俱生大極依舊在陰陽裏但言其次序須有這實理方始有陰陽也其理則一雖然自見在事物而觀之則陰陽函大極推其本則大極生陰陽。問一陰一陽上又各生一陰一陽之象以圖言之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節節推去固容易見就天地間著實處如何驗得曰一物上各自有陰陽如人之男女陰陽也逐人身上又各有這血氣血陰而氣陽也如晝夜之間晝陽也夜陰也而晝陽自午後屬陰夜陰自子後又是陽此便是陰陽各生陰陽之象

南軒張氏曰易者生生之妙而大極者所以生生者也

蒙引易有大極易者陰陽之變大極者陰陽之所以變者也陰陽之所以變者大極有動有靜也大極有動有靜即是一每生二也一每生二即是大極之理也自兩儀以上以至於六十四卦皆是此理即一神兩化也此處主易而言蓋易是影此理者也故此大極者亦是易中之大極與周子大極圖不同且兩儀四象八卦等字皆是影此理之名目故兩儀兩即是那天地間陰陽儀則謂此

奇偶二畫即是那陰陽之儀形也四象者四即是天地間太陽少陰少陽太陰象則謂此第二畫之分太少者即是那四者之象貌也象與儀一類八卦之卦字亦然故謂卦爲卦以示也後來俱以兩儀四象當實字說如謂陰陽爲兩儀或謂天地爲兩儀蓋不知此字之立本主於易而後或借用之相承之久遂作實字用也。畫卦揲蓍其序皆然畫卦之序即上文所謂兩儀者始爲一畫以分陰陽四象者次爲二畫以分太少八卦者次爲三畫而三才之象始備者也此條所主在畫卦也揲蓍之序據下條八卦定吉凶紫峯註謂一揲而有兩儀之象二揲而有四象之象三揲而有八卦之象尚欠明白愚謂揲蓍之序其初揲三變非奇則偶分明是一揲而得兩儀也其再揲三變奇上再得奇則爲太陽象偶上再得偶則爲太陰象分明是再揲而得四象也至第三揲之三變則又非奇則偶隨其所奏皆成三畫之卦八卦隨其所値又分明是三揲而得八卦之象矣每揲皆有陰陽太少此則不論只論陰陽矣太陽少陽俱只做陽看大陰少陰俱只做陰看

存疑上言聖人制蓍以筮此言聖人畫卦蓋蓍之體也非蓍則卦不行然非卦則蓍不立所以聖人言蓍而必及卦也。謂制蓍筮之法爲民用之神故聖人與神物以前民用也然使易卦不作此蓍亦何由而立哉以聖人之作易言之夫易不過一陰一陽之變化而已自兩儀而四象自四象而八卦皆陰陽之變謂之易也然陰陽之所以變化者有個理爲之主宰理即大極也是大極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陰陽之分本於大極之動靜易卦之初左一陽

畫右一陰畫則兩儀由此而立是大極生兩儀也然陰陽生生不已大極動靜隨在而分兩儀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而爲畫者四則爲太陽少陰太陰少陽而四象於是乎成矣四象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而爲畫者八則爲乾兌離震巽坎艮坤而八卦於是乎成矣八卦既成則六十四卦亦不過因此而重之而蓍策之用自此起矣

困疑此卽伏羲橫圖乃制而用之之法處重易有大極句孔子揭出大極二字以剖羲文周三聖未發之秘而爲先天之易也

㕘本義畫卦揲蓍其序皆然本文以畫卦爲正意揲蓍是推說

上文制而用之兼蓍龜此節只承蓍故前二節可不用說龜因本義云蓍龜不敢顯悖此是畫卦與制蓍爲用稍別然以其相須故次第及之

通聖人旣興蓍以妙其用必先畫卦以立其體是故儀象八卦皆陰陽之變化所謂易也易固生生不已變化無端矣然必有至一不變之理主宰於中以爲生生之本大極是也大極動而生陽聖人因畫一奇以象陽靜而生陰聖人因畫一偶以象陰大極生兩儀也兩儀之上各加一奇一偶而爲太陽少陰太陰少陽是兩儀生四象也太陽少陰之上再加一奇一偶而爲乾兌離震大陰少陽之上再加一奇一偶而爲巽坎震坤四象生八卦也畫卦自然之次第蓋如此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韓註八卦旣立則吉凶可定旣定吉凶則廣大悉備

孔疏八卦旣立爻象變而相推有吉有凶故八卦定吉凶也萬事各有吉凶廣大悉備故能生天下之大事業也

本義有吉有凶是生大業

朱子曰卦畫旣立便有吉凶在裏蓋是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時則有消長之不同長者便爲主消者便爲客事則有當否之或異當者便爲善否者便爲惡卽其主客善惡之辨而吉凶見矣故曰八卦定吉凶吉凶旣決定而不差則以之立事而大業自此生矣

雲峯胡氏曰易有交易之義上文所謂闔闢往來者易也故承上文而言其所以闔闢往來而不窮者以其有大極之理也此章所謂兩儀四象八卦卽易也又原其始而言者惟其有大極之理所以生儀生象生卦而謂之易也以畫卦則始爲一畫以分陰陽而謂之兩儀次爲二畫以分老少謂之四象又次爲三畫而謂之八卦以揲蓍則一揲而有兩儀之象次二揲而有四象之象又三揲而有八卦之象自一生兩皆有大極之理存焉吉凶生大業有理必有用也

臨川吳氏曰易謂陽奇陰偶互相更換而爲四象八卦也太者大之至也極者屋棟之名天地間之有此理猶屋之有極也易有太極謂一陰一陽之相易有理以爲之主宰也儀匹也一陰一陽相匹配而爲兩卦之第一畫也是爲兩儀兩儀之上各加一陰一陽則倍二而爲四卦之第二畫也是謂四象四象之上又各加一陰一陽則倍四而爲八卦之第三畫也是謂八卦有此八卦則其別有六十四而可用之占筮以定吉凶俾民无所疑而勇於趨事赴

功故曰生大業此蓋申言方以知之卦因及卜筮者所尚之占二
四而八卦之方也定吉凶生大業者其知也
平菴項氏曰自太極以至末章爲第四節極言聖人制作之本然
制作之本有三易有太極以下六句言爻象之所由生法象莫大
乎天地以下六句言成器之所由立天生神物以下四者爲易書
之所由作
蒙引四象生八卦此八卦該六十四卦者也故繼之曰八卦定吉
凶
存疑八卦既成則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時有消長之不同事有
當否之或異時之長事之當者則得吉時之消事之不當者則得
凶是吉凶於是乎定矣吉凶既定則吉以之趨凶以之避而大業

於是乎生矣
集解余南湖云此通上節言卦成而有其用以見卜筮之體所以
立也吉凶生大業且就卦畫說未到揲蓍上若以揲蓍說只是成
大業不謂生大業也
淺說生成之分似多事不揲蓍何以成卦其意留下節地而字義難
於疏分
決疑定一定也就現成說與生不同前三生字在畫卦時說此生
字稍後就卦已成時說
隨由是八卦既成引伸觸類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莫非八卦
之錯綜變化其間時有消息位有當否得失既殊吉凶立判八
卦不可定吉凶乎吉凶既定趨避昭然圖事赴功不迷所往大

業不由之而生乎八卦成而有其用如此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
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
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孔疏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者言天地最大也變通莫大乎四時
者謂四時以變得通是變中最大也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者謂
日月中時徧照天下无幽不燭故云著明莫大乎日月也崇高莫
大乎富貴者以王者居九五富貴之位力能齊一天下之動而道
濟萬物是崇高之極故云莫大乎富貴備天下之物招致天下之
所用建立成就天下之器以爲天下之利惟聖人能然故云莫大
乎聖人也探謂闚探求取賾謂幽深難見卜筮則能闚探幽昧之

理故云探賾也索謂求索隱謂隱藏卜筮能求索隱藏之處故云
索隱也物在深處能鉤取之物在遠方能招致之卜筮能然故云
鉤深致遠也以此諸事正定天下之吉凶成就天下之亹亹唯卜
筮能然故云莫大乎蓍龜也案釋詁云亹亹猶勉勉也言天下萬
事悉動而好生皆勉勉營爲此蓍龜知其好惡得失人則棄其惡
而取其好背其失而求其得是成天下之亹亹也
本義富貴謂有天下履帝位立下疑有闕文亹亹猶勉勉也疑則
怠決故勉
朱子曰探賾索隱若與人說話時也須聽他雜亂說將出來底方
可索他那隱底問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曰人到疑
而不能決處便放倒了不肯向前動有疑阻既得卜筮知其吉凶

自然勉勉任不得則其所以亹亹者是卜筮成之也易占不用龜而每言蓍龜皆具此理也

[illegible]法謂效法象謂成象萬物之生有顯有微皆法象也而莫大乎天地萬物之運終則有始皆變通也而莫大乎四時天文煥爛皆縣象著明也而莫大乎日月崇高以位言而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者爲尤大智者創物巧者述之皆足以爲利而物无不備用者[illegible]致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者唯聖人爲大賾隱以物象言深遠以事理言探之索之則賾者陳而隱者顯矣鉤謂曲而取之致謂推而極之則深者出而遠者至矣卦爻示人者明若觀火則有以決其吉凶而勉其有成也故曰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上三言以易之在造化者言也下三言以易之在人事者言也

天地有自然之法象非崇高富貴位與天地並何以脩道而立教四時有自然之變通非聖人作易變通盡利何以神化而宜民日月之明旁燭幽隱非易之示人本隱之顯何以開物成務是三言者各有所合也

按不必以三句分配只歸重蓍龜上

雲峯胡氏曰此六者之功皆大也聖人欲借彼之大以形容蓍龜功用之大故以是終焉

蒙引崇高莫大乎富貴誠齋謂指富有天下貴爲天子者言最是蓋上言天地四時日月下言聖人皆是舉其極者言之故知此爲指富有四海貴爲天子者也誠齋讀書亦可謂以意逆志者備物致用與立成器以爲天下利亦須有別蓋當初聖人教民以五

穀爲粒食以獸禽爲鮮食以薪供火以水供湯之類是備物致用若夫網罟以佃以漁舟車以濟川徒弧矢以威天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之類立成器以爲天下利也物者天地間見成之物器者聖人所制也若單說備物致用亦能該得制器今既繼以立成器則五穀六畜之類不可以成器言故須有辨賾者天下之賾悉具於卦爻之中也隱者占之所值者其理隱而未見也惟蓍龜則能探於賾中而索其隱者以示人也下文以定天下之吉凶蓋出於此深謂陰陽老少之未分吉凶悔吝之未形也蓍龜之變則能鉤取之使人因所值而循其占以爲趨避以成事功是能鉤其深以致其遠也下文成天下之亹亹蓋出於此先儒謂賾隱以物象言深遠以事理言不知易之物象卽事理之象也此論似贅

存疑此節是贊蓍龜功用之大舉天地四時日月富貴聖人不過引起以歸於蓍龜耳大意謂易卦之作吉凶雖由之而定大業雖由之而生然无蓍龜則易卦之用何自而行哉故遂承而贊之曰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云云而終之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大乎蓍龜成象天地之間皆法象也而天地爲尤大日月星辰之上下晝夜之往來萬物之始終皆變通也而四時爲尤大星辰之燦爛雲漢之昭回皆縣象著明也而日月爲尤大凡居乎民上自士以至於公卿皆崇高也而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爲尤大百工技藝之人能創物以利用也而備物以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則聖人爲尤大一說立成器以爲天下利只是足上文備物致用意然必如蒙引說然後義理始備蓋聖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博節

發蓍之事尙多不止立成器以爲天下利也○賾隱深遠依上文
遠近幽深例當作四項說皆以作事說徐氏以賾隱爲物象亦不
是○賾雜亂也如衆論紛紜不一說這樣吉或說那樣吉則當用
蓍以決之此探賾也隱是幽暗之中深是事有吉凶之理其幾則
伏而未形遠是事在千里之外百年之後者○定天下之吉凶使
天下之人作事孰爲吉孰爲凶其理皆自此而定也成天下之亹
亹使天下之人趨吉避凶勉勉不怠自此而成也○莫大乎蓍龜
言術數之學讖緯之書皆足以前知若求其精者則莫大於此也
孫法象二字從前章成象效法來象徵而法顯而皆有迹可見渾
說不必分象屬天法屬地言萬物皆有法象而莫大乎天地每
句皆上截作一頓以形莫大意方有味變通依上文看是兩乎
字縣象著明依中庸著則明看著亦明意非謂縣其象著其明
也時講或以縣著字一例看崇高二字无可分或曰崇尊也其
分尊其位高也備物致用立成器爲天下利以物與利二字分
看備物以爲人之用便是致用孔疏謂招致天下所用字義未
安當作取字意看賾隱深遠依有疑分四樣爲是不必如蒙引
賾隱串說深遠串說蒙引又以定天下之吉凶分承探賾索隱
以成天下之亹亹分承鉤深致遠亦屬不必○只要見蓍龜爲
用之大便借許多來相形聖人胸中眞有无限道理
講定吉凶生大業卦畫其天下之用矣然非蓍龜孰與彰其用哉
是故萬物之生皆有形可法有象可像而不皆大也語法象者
莫大乎天地焉萬物之運皆變化莫測流通不窮而不皆大也

語變通者莫大乎四時焉雲漢昭回星辰燦爛皆縣象著明也
而不皆大也語縣象著明者莫大乎日月焉若夫列爵分土誰
非崇高而惟富有四海貴爲天子者爲尤大矣取法準模誰非
制作而備水火動植之物以致生民之用立大小方圓之成器
以爲天下之利惟聖人爲尤大矣歷覩數者之功用皆有其至
大如此而神物可知矣彼事理雜然賾也而能探之使一一布
列幽然隱也而能索之使顯在目前窅然深也曲而取焉鉤之
使出夐然遠也推而極焉致之使近于以定天下之吉凶而失
得之報明成天下之亹亹而趨避之不倦者其用莫大乎蓍龜
矣知蓍龜功用之大聖人能不制而用之哉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
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孔疏天生神物聖人則之者謂天生蓍龜聖人法則之以爲卜筮
也
蓋孔疏謂聖人效之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聖人象之璿璣玉衡以
齊七政皆失之泛
本義此四者聖人作易之所由也河圖洛書詳見啓蒙
雲湖胡氏曰神物謂蓍揲之而四十九之用以行變化謂陰陽效
之而卦爻之動靜以備象謂日月星辰循度失度而吉凶見象之
而卦爻有以斷吉凶圖書金木水火土生成克制之數則之而卦
畫方位以定皆作易之本也
南軒張氏曰通於天者河也有龍馬負圖而出此聖人之德上配

於天而天降其祥也中於地者洛也有神龜戴書而出聖人之德下及於地而地呈其瑞也聖人則之故易興於世然後象數推之以前民用卦爻推之以前民行而示天下後世也

雲峯胡氏曰四者言聖人作易之由而易之所以作由於卜筮故又以天生神物始焉

存疑此言聖人作易之所由神物蓍龜也聖人則之而立卜筮之法日月星辰晝夜寒暑之往來人物之生死榮悴天地變化也聖人效之而爲蓍策卦爻陰變爲陽陽化爲陰之變化日月星辰順度則吉逆度則凶風寒雨暘順時則吉不時則凶此天垂象見吉凶也聖人象之而爲卦爻之吉凶蓋順理則吉逆理則凶也

㽘本義云河圖洛書詳見啓蒙今撮録其槩於此孔安國云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劉歆云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關子明云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邵子曰圓者星也歷紀之數其肇于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放於此乎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範也

按此四條則河圖出於伏羲時洛書出於大禹時伏羲因河圖以畫卦禹因洛書以叙疇爲无疑矣啓蒙曰然則聖人之則之也奈何曰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也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爲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爲兌震巽艮者八卦也洛書之實其一爲五行其二爲五事其三爲八政其四爲五紀其五爲皇極其六爲三德其七爲稽疑其八爲庶徵其九爲福極其位與數尤曉然矣王齋胡氏曰伏羲則河圖以作易也圖之數十積之爲五十有五虛其中十與五者象太極也而其散布於外者凡四十以一三七九爲陽儀者二十以二四六八爲陰儀者二十此則之以生兩儀也以一二三四之位而爲六七八九之象此則之以生四象也析二七之合則也居南爲乾而二補東南隅之空以爲兌析三八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寄願堂

之合則八居東爲離而三補東北隅之空以爲震析四九之合則九居西爲坎而四補西南隅之空以爲巽析一六之合則六居北爲坤而一補西北隅之空以爲艮者此則之以成八卦也又曰大禹之則洛書以作範也未必拘拘於書之位次以定疇之先後然自一至九之數實有以默啓夫聖人作範之心故自初一之五行包天地自然之數餘八法則是大禹參酌天時人事而類之不必盡協於水火木金土之位也

蒙引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非以河圖之中五與十爲太極也是去其五與十者不用而使中空以爲太極也蓋太極無象故虛之河圖之奇偶各居二十者蓋河圖既虛中五與十則陽數只有一三七九合之爲二十陰數只有二四六八合之亦爲二十

兩儀之象也。河圖以一二三四爲六七八九者蓋六七八九實因中宮之五而得故一者六之所因二者七之所因三者八之所因四者九之所因一二三四卽內之六七八九也故可以一二三四爲六七八九初閒看似涉於牽强細求其故乃知一出於自然之理也。析四方之合補四隅之空語脉氣勢相連蓋析四方之合就以補四隅之空也蓋一與六合二與七合三與八合四與九合今析去其所合者而使六七八九不動以爲乾坤坎離却以所合者補四隅處以爲兌震巽艮則離與震仍居少陰之三八坤與艮仍居太陰之一六其乾兌巽坎之陽卦亦各當二七四九之陽數但老少異位則以陽主動故耳

按此數段可見則河圖以畫卦大意而洛書旣屬大禹序疇於此不必詳只作帶言便了所言析補是依先天卦解。蒙引又云此聖人兼伏羲與大禹於易言禹序疇者帶說也以其理之一也如孟子云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稷亦帶禹言也

按存疑引王藻之說謂圖書並出於伏羲之時可謂好異矣當從蒙引

集解天一地二章止言天地之數揲蓍之法未嘗言作易也至於洛書不過是帶說若說則書以作易是洛書已出於伏羲之世矣然則說家何必屑屑謂則圖書以作易又謂伏羲則圖以作易大禹則書以叙疇乎。按此主渾淪說爲畸支地步耳畢竟因圖作易因畫衍疇不可混而此以洛書帶言爲正

按神物本義解在前此亦當以蓍龜說蓍爲主龜帶言亦猶圖之

帶書言也或謂神是圖神之神專言蓍未是。此節愚見只重神物蓍龜下句作易演疇只是推類及之故圖書並言非專爲作易云然也然本義云作易之由又似以蓍龜說起歸到因圖作易兩頭並重也從本義爲是

講聖人因制蓍龜以爲用而蓍龜非无自也以此知聖人作易何一不本於天地哉是故蓍具圓神之德龜兆五行之妙天生之神物也而聖人乃則之以爲卜筮之用蓍取乎揲龜取乎灼焉陰陽迭運天地之變化也而聖人效之以爲蓍卦之用九六互用剛柔雜居焉日月星辰有順逆雨暘寒燠有愆伏此吉凶見於天象之垂也聖人象之以爲卦爻之辭斷以吉而象休徵斷以凶而象咎徵焉伏羲聖德極天圖出於河以五生數統五成數大禹神功敘地書出於洛以五奇數統四偶數圖之數具有易之理聖人則之而作易儀象之陳八卦之列一皆模倣乎圖之已序者耳書之數具有疇之理聖人則之而衍疇九類之詳天人之配一皆彷彿乎書之已序者耳疇雖非易而理可相通故類及之合觀四者知聖人作易之所由矣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孔穎易有四象所以示者莊氏云四象謂六十四卦之中有實象有假象有義象有用象爲四象也今於釋卦之處已破之矣何氏以爲四象謂天生神物聖人則之一也天地變化聖人效之二也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三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四也今謂此等四事乃是聖人易外別有其功非專易內之物何得稱易

有四象且爻示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然則象之與辭相對之物辭既爻卦之下辭則象謂爻卦之象也則上兩儀生四象七八九六之謂也故諸儒有爲七八九六今則從以爲義繫辭焉所以告者謂繫辭於象卦下所以告其得失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者謂於繫辭之中定其行事吉凶所以斷其行事得失

本義四象謂陰陽老少示謂示人以所值之卦爻

蔡氏淸曰有其象无其辭則示人以其意而已聖人懼後世不能與知也於是繫之辭以告之定其辭以斷之曰示則使人有所見曰告則使人有所知曰斷則使人无所疑

雲峯胡氏曰示四象所以開物繫辭斷吉凶則可以成務而天下之道无不在其中蓋總一章專言卜筮之意也

蒙引易有四象變象也繫辭焉定之以吉凶辭占也易則是變象辭占四者而已故愚以顯道神德行亦是辭占與變象也顯道者在辭占神德行者在變象下篇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亦卽此理也

存疑上言聖人作卜筮之法盡矣此言象變辭占所以終卜筮之事也易有四象雖只言象變就在象中定之以吉凶亦只在繫辭內易中有老陰老陽少陰少陽之四象隨其所趨而卦爻以之成故曰所以示如六爻皆老陽則爲乾變之坤皆老陰則爲坤變之乾餘倣此聖人逐卦逐爻各繫以辭乃闡卦爻所具之理以告人如乾元亨利貞之辭則闡乾大通至正之理以告人坤利牝馬之辭則闡坤柔順中正之理以告人故曰所以告卦爻有吉凶聖人繫辭於吉者則定其爲吉如曰亨曰利曰无悔无咎皆吉之類也於凶者則斷其爲凶如曰悔曰吝厲皆凶之類也若此者正緣人疑於吉凶之途而莫知趨避故從而判斷之使人不疑於所往耳故曰所以斷

集解余侍湖云此四象與上四象不同此以揲蓍言一爻中便分陰陽老少卽七八九六也

存疑三所以字宜體正與前民用相應示告斷三字要說得分別

按示以某卦某爻告以辭斷以吉凶語有次第而實一意貫下

當通徹章首開物成務冒道要看分貼來要

講夫神物生而聖人則之无非所以前民用也故揲蓍求卦有陰陽老少之四象焉所以示人所値之卦所値之爻使有所見也

所値卦爻各有所係之詞象以言乎其象爻以言乎其變所以告人使有所知也詞之所告或定之以吉或定之以凶所以斷其吉之當趨凶之當避使人无所疑也信乎易爲卜筮而作也

右第十一章

本義此章專言卜筮

雙湖胡氏曰此章凡八稱聖人皆指伏羲只繫辭以告是文王周公事首揭夫易何爲者也一句爲問辭喚起一章大意而以夫易開物以下爲答辭盡說歸卜筮下六個是故一個是以皆發明卜筮之事第一個是故說聖人以通以定以斷總言卜筮之綱也第二個是故言聖人以此洗心第三個是以言聖人以此齋戒此卽卜筮以用卜筮也第四個是故分言闔戶爲坤闢戶爲乾以明書

卦布爻之法第五個是故投起易有太極以論生儀象卦之法亦揲蓍求卦之事第六個是故雖論天地四時日月實歸重聖人有富貴之位能制用立器以利天下而必以蓍龜查者結之亦聖人事也至第七個是故四致意於聖人則之效之象之則之而未及文王周公之辭焉故本義謂此章專言卜筮而伏羲畫卦之法其綱領已備見於此而圖爲作易之原亦因是而發焉此皆不可不知也

存疑此章承上章言卜筮之事亦盡前章未盡之意也

蒙引此章專言卜筮首節言易有卜筮之用二節言聖人不假卜筮自具作易之本三節言聖人制卜蓍以教人使人皆得與其用四節原神物之生因及聖人之制用五六節言卦畫之體立而卜筮之用以行七節贊蓍龜功用之大末二節再叙聖人作易而教人卜筮通章重是與神物以前民用句前面許多說話只起得此句後面許多說話只明得此句

按朱子謂此章專言卜筮有分卜屬龜筮屬蓍者章內多言易處龜卜殊貫不去有謂卜筮只是以卜筮者尚其占之卜筮不必兼龜遂以神物專指筮言又與本義不合愚謂神物可兼蓍龜而卜筮斷不可分照蓍龜也大指主筮言而經文以蓍帶言龜則神物內何不可帶龜言乎當分主賓看首提開物成務冒道主卜筮言下即當接與神物前民用而乃深過一層言聖心神知而乃及於與神物前民用以歸於卜筮下文制用利用正所謂與神物前民用而以乾坤變通象器相形爲說蓍必成卦卦必用蓍故下言蓍龜功用之大而以天地四時日月富貴聖人相形爲說蓍龜神物也故下接言天生神物而推言聖人之效象則以見作易之由來以易之象辭總收開成冒之大意意主卜筮故歸重於聖人闔戶節愚意泛說而補與神物前民用於言外下文有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可証蓋備物致用是引起蓍龜之意致用利用非備物致用而何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按註疏以此連上四象節

孔疏子曰祐者助也者上既引易文下又釋其易理故云子曰祐者助也天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者人之所助惟在於信此上九能履踐於信也天之所助惟在於順此上九恒思於順既有信思順又能尊尚賢人是以從天已下皆祐助之而得其无所不利也

本義釋大有上九爻義然在此无所屬或恐是錯簡宜在第八章之末

梁氏中行曰聖人與易以示天下欲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捨逆取順避凶趨吉而已六十四卦中如大有上九爻辭之順道而獲吉者多矣夫子於此再三舉之者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辭深見人順道而行自與吉會之意

存疑履信思順就上九本身說不云履九五之信思九五之順尚賢方作尚九五之賢蓋自已信順而又能用賢所以受祐於天吉

无不利也

集說天所助順則助不問天問順人所助信則助不問人問信只從自己信順處便見其爲天人所助信在心而曰履順在事而曰思內外交致信順之極也又以以字不可忽謂以此信順尊賢尙德无非信順之所爲也

去疑祐者三句只泛論其理履信下方着爻說爻曰天祐此兼人言者以天人一理人助即是天祐所在順順理也信信實也履信者言踐履信實本九之剛來思順心中所思皆順也本上之柔來賤此以五爲賢而不以爲君勿泥常例附第八章末是知爲節後有當擬議意

誦大有上九爻辭云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孔子釋之曰天豈有所

私祐哉上九處大有之時而有致祐之道也蓋祐之爲言助之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順者不悖於道人之所助者信也信則不欺乎人今上九身所履者信而動必以實心所思者順而應以下人以此信順又尊尙六五之賢與之信順相得如此滿而不溢克當天心是以自天祐之而吉无不利也言天祐則人可知矣擬議此爻不有以見信順爲致祐之道乎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按註疏以此節爲十二章之首

孔疏此一節夫子自發其問謂聖人之意難見也所以難見者何哉書所以記言言有煩碎或楚夏不同有言无字雖欲書錄不可盡竭於其言故云書不盡言也言不盡意者意有深邃委曲非言可寫是言不盡意也聖人之意意又深遠若言之不能盡聖人之意書之又不能盡聖人之言是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也故云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疑而問之故稱乎也夫子還自釋聖人之意有可見之理

按孔疏以情僞爲百姓之情僞鼓舞亦就百姓說與上下意不合

又說變通太泛

本義言之所傳者淺象之所示者深觀奇耦二畫包含變化无有窮盡則可見矣變通鼓舞以事而言兩子曰字疑衍其一蓋子曰字皆後人所加故有此誤如近世通書乃周子所自作亦爲後人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聖寄廬堂

每章加以周子曰字其設問答處正如此也

或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聖人設問之辭朱子曰也是如此亦是言不足以盡意故立象以盡意書不足以盡言故因繫辭以盡言又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元舊有此語立象盡意是觀奇耦兩畫包含變化无有窮盡設卦以盡情僞謂有一奇一耦設之於卦自是盡得天下情僞繫辭焉便斷其吉凶變而通之以盡利此言占得此卦陰陽老少交變因其變便有通之之理鼓之舞之以盡神未占得則有所疑既占則无所疑自然使得人脚輕手快行得順便如大衍之後言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皆是鼓之舞之之意立象以盡意不獨見聖人有這意思寫出來自是他象上有這意設卦以盡

偽不成聖人有情又有偽自是卦上有這情偽但今曉不得他那處是偽如下云中心疑者其辭支誣善之人其辭游也不知如何是支是游看來情偽只是個好不好如剝五陰只是要害一個陽這是不好底情便是偽如復如臨便是好底卦便是眞情 歐公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非盡他不曾看立象以盡意一句惟其言不盡意故立象以盡之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問立象設卦繫辭是聖人發其情意見於書變通鼓舞是聖人推而見於事否曰是○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立象設卦繫辭皆謂卜筮之用而天下之人方知所以避凶趨吉猝然有所興作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之意故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猶催趲天下之人勉之為善相似○問鼓之舞之以盡神又言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鼓舞恐是振揚發明底意思否曰然蓋提撕警覺使人各為其所當為也如初九當潛則鼓之以勿用九二當見則鼓之以利見大人若无辭則都發不出了

臨川吳氏曰立象謂羲皇之卦畫所以示者也盡意謂无言而與民同患之意悉具於其中設卦謂文王設立重卦之名也盡情偽謂六十四卦各足以盡天下事物之情其情之本乎性而善者曰情情之拂乎性而不善者曰偽辭謂文王周公之彖爻所以告者也羲皇之卦畫足以盡意矣文王又因卦之象設卦之名以盡情偽然卦雖有名而未有辭也又繫彖辭爻辭則足以盡其言矣此二句答上文不盡言不盡意二語設卦一句在立象之後繫辭之

前蓋竟盡意之緒啟盡言之端也盡意盡情偽盡言者皆所以為天下利又恐其利有所未盡於是作揲蓍十有八變之法使其所用之策往來多少相通不窮而其所得之卦一可為六十四亦相通不窮其象其辭皆可通用而不局於一則其用愈廣而足以盡利矣因變得占以定吉凶則民皆无疑而行事不倦如以鼓聲作舞容鼓聲愈疾而舞容亦愈疾鼓聲不已而舞容亦不已自然而然不知其孰使之者所謂盡神也項氏云立象設卦繫辭三盡者作易之事變通鼓舞二盡者用易之事愚謂立象設卦象也繫辭辭也變通變也鼓舞占也

按臨川分羲文周公未妥宜渾之

存疑前章言卜筮之事此言象卦變通備卜筮之本末也蓋易非象卦无以立本非變通无以達用故如此立言後面節節發明此是第二節乾坤成列乾坤字指卦象易立乎其中易字指變通形而上之道形而下之器又是言卦象化裁之變推行之通又是言變通○立象以盡意即是下繫傳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意天下物理不外陰陽消息兩端而已如所謂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以至風雷雨露之聚散羽毛鱗甲之死生百穀草木之榮悴是皆陰陽之消息也聖人只設一陰一陽兩畫以象之而天下許多物理皆盡於兩畫之中矣故曰立象以盡意

天下之人循性而動者謂之情拂性而動者謂之偽其情偽千變萬化難得場盡聖人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則天下之情偽

皆有以包括之而无餘矣○聖人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盡天下之事理則卦爻之辭能盡天下之言可見也○變是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之變即七八九六之數也陽數九爲老而七爲少陰數六爲老而八爲少老變而少不變若六爻變至四爻則以不變者爲主是又以七八爲變也聖人制揲蓍求卦之法爲七八九六之變則所成者何卦所值者何爻而吉凶之理皆有一定矣由是以卦爻所具之理見於行事吉以之趨凶以之避則事變以之而通矣故曰變而通之變而通之則民行以濟有吉利而无凶害凡可以爲生民利者无所不盡矣故曰以盡利○鼓舞是以通變之利鼓舞天下之人蓋既變通以盡利人見其利皆樂爲之而亹亹不倦便似有以鼓舞之也上章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亦是此意

集說聖人何意吉凶與民同患之意也此意非言所能盡又不能使天下默喻於是立象以盡之象以最初兩畫言即下乾坤是也情僞者性本善而見之爲情其不善者僞也卦設而時位之消息當否即世間情僞的影子變七八九六之數通是此卦通到那卦上利是便利之利

蘇傳鼓之與舞之與莫適爲之則謂之神

蔡發問便倒落在意上故下答辭直云立象以盡意也意是聖人之意於奇偶之象見之下設卦繫辭又承設卦設卦則成六十四卦矣繫辭則有卦辭爻辭矣設卦則可以盡天下事之情僞而聖人之意愈盡矣繫卦爻之辭而言亦无不盡則聖人之意與言俱盡矣盡言盡意是上文所有忽添入盡情僞便費解當串說下此如論語均無貧三句之例也變斯能通而趨避因以得宜所以盡利也其令人知所趨避若鼓之舞之然所以盡神也○諸講於變通二句有單承象言者有兼承象卦辭言者細玩變通鼓舞象卦辭皆在其中兼承爲是鼓舞又承變通○存疑變謂七八九六之變下云事變以之而通變屬卦通屬事是照推而行之看出○又按存疑云非象卦无以立本非變通无以達用似以立象三句作現成象卦說變通二句就卜筮取用說如此看覺次第明白○集說此卦通那卦於利字意發不出不如存疑通之於事說事之利也

丟疑此節文氣最幻先將兩不盡字喚起下數盡字總歸本盡意上設卦繫辭變通鼓舞皆立象內事盡情僞盡言盡利盡神皆盡意內事

講子曰聖人與民同患之意本自无窮顧書以載之而言所難悉者不能盡筆之於書言以達之而意所欲傳者不能盡發之於言然則聖人之意終不可見於天下後世乎曰非也聖人固有寓其意者在也凡以言之所傳者淺象之所示者深故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大而天地小而萬物悉包括於中而言不能盡者立象以盡之矣由是即此象而摩盪之設爲六十四卦時有消息位有當否而天下循性而動者之情拂性而動者之僞於此而盡之矣又於卦之下而繫之以彖辭爻之下而繫之以爻辭書所以不能盡者繫辭焉以盡之矣由是制爲卜筮

裁爲七八九六之變使人因變卦爻之理通之事爲之際吉
者趨凶者避行无不宜而利盡矣叉卽變通者以振民行之情
則有以動其憧怵惕躍之心有自趨凶自避鼓之舞之莫知誰
之所爲而盡乎神矣夫立象設卦繫辭而易之體立變通鼓舞
而易之用行總之皆所以盡聖人之意也

乾坤其易之縕邪乾坤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
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孔疏乾坤其易之縕耶者上明盡言盡意皆由於易道此明易之
所立本乎乾坤若乾坤不存則易道无由興起故乾坤是易道之
所縕積之根源也是與易爲川府奥藏故云乾坤其易之縕耶乾
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者夫易者陰陽變化之謂陰陽變化立

爻以效之皆從乾坤而來故乾生三男坤生三女而爲八卦變而
相重而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本之根源皆乾坤而來故乾
坤旣成列位而易道變化建立乎乾坤之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
易者易旣從乾坤而來乾坤若毀缺則易道損壞故云无以見易
也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本義縕所包蓄者猶衣之著也易之所有陰陽而已凡陽皆乾凡
陰皆坤畫卦定位則二者成列而易之體立矣乾坤毀謂卦畫不
立乾坤息謂變化不行

朱子曰乾坤其易之縕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這叉只是言
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易不過只是一個陰陽奇偶千變萬
化則易之體立若奇偶不交變奇純是奇偶純是偶去那裏見易
易不可見則陰陽奇偶之用亦何自而辨問在天地上如何曰關
天地什麼事此是說易不外奇偶兩物而已自易道統體而言
則乾陽坤陰一動一靜乃其縕也自乾坤成列而觀之則易之爲
道叉不在乾坤之外唯不在外故曰乾坤毀則无以見易然易不
可見則乾自乾坤自坤故叉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乾坤其易之縕縕如縕袍之縕是個胎骨子叉曰易是包着此理
乾坤卽是易之體骨易之書乾坤者多以卦言易立乎其中只
是言乾坤之卦旣成而易立矣叉曰乾坤成列易立乎其中乾坤
只是說二卦此易只是說易之書與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之
易不同行乎其中者却是說易之道理叉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
其中以造化言之也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以卦位言之也

乾坤成列便是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卦都成列了其變易方立乎
其中若只是一陰一陽則未有變易在叉曰易有太極則以易爲
主此一段爻意則以乾坤爲主問乾坤成列是說兩畫之列是
說八卦之列曰兩畫也是列八卦也是列乾坤毀則无以見易
易只是陰陽卦畫沒這個卦畫憑個甚寫出那陰陽造化何處更
得易來這只是反覆說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只是說揲蓍
求卦則更推不去說做造化理息也得不若前說較平

潛室陳氏曰本義云乾坤毀謂卦畫不立乾坤息謂變化不行此
據先天圖言謂落筆之初陽畫在右陰畫在左只此二畫分左右
成行列而一部易書已在其中設若當時分此兩畫不成則易書
无自而見便是乾坤毀无以見易設若當時作此易書不成則二

譜幾於欲滅无用便是易不可見則乾坤息此意雖主說易書然天地大化亦只如是

誠齋楊氏曰六十四卦其陽爻皆乾之自出其陰爻皆坤之自出乾坤二卦乃六十四卦之奥府三百八十四爻之寶藏乾坤立則易立乾坤隱則易隱非乾坤有毀息之理也言易與乾坤不可以相无也

建安邱氏曰易未嘗无乾坤亦未嘗息特以卦畫不立无以見其變易之理而併於乾坤之功用不可得而見爾

雲峯胡氏曰乾坤卽是奇偶二畫易以道言畫以兩而相並故曰列道以一而隱乎其中故曰立乎其中畫不列則道无由而自見道不著則畫不能以自行

蒙引易之所有陰陽而已凡陽皆乾凡陰皆坤可見此乾坤通指百九十二陽爻百九十二陰爻之定位而言也本義四句通貼乾坤其易之緼邪而下文之意已悉該於此矣易之所有陰陽而已看而已字可見其為易之緼而發也○乾坤其易之緼一條四個易皆同主變化言也把易對乾坤則乾坤是定體者而易字指變化无疑矣○畫卦定位則二者成列而易之體立矣此謂畫成橫圖時節節是陰陽相對便見是乾坤成列斯時也雖未論到蓍策卦爻之陰變為陽陽化為陰處然其所以陰變陽陽化陰之體已立於此而莫之能外矣○謂變化者陰陽之變化也設若无此陰陽之畫則所謂變化者誰為之乎故曰乾坤毀則无以見易○謂若无個蓍策卦爻之變化則彼圖中之陰陽卦畫亦徒設而已故

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易既不可見乾坤決然是息矣而乃曰或幾乎息者亦從容不急遽之辭故本義直曰乾坤息謂變化不行○自乾坤列以下皆以明乾坤所以為易之緼也○乾坤其易之緼一條承上文言固只是設卦立象之事然繫辭以盡其言者卽言乎此也通變以盡利者卽此之利也鼓舞以盡神者亦卽此之神也

存疑此與下一節是明上文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意此節專言象卦下節方言盡意盡情偽所謂乾坤卽卦象也所謂形而上之道卽為情偽也○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要不外陰陽奇偶二畫而已故曰乾坤兩畫其易之緼乾坤成列以下皆發明其意○易之緼與易立乎其中之易字不同易之緼之易是易書易立乎其中之易是易之變○此是言蓍策卦爻之交相為用乾坤毀則无以見易見卦爻陰陽二畫不可无也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見蓍策卦爻之變化不可无也易不可見本因乾坤毀是本无乾坤也乃曰乾坤或幾乎息似无自來蓋此自聖人兩舉卦爻蓍策來說見其不可相无不可執泥首尾之相因執泥則難通矣得意忘言可也○陰陽奇偶二畫乃易之體蓍策變化乃易之用下節形而上之道形而下之器是明易之體化裁之變至措之天下之事業是明易之用

變解仇滄柱曰乾坤成列指奇偶兩畫言自四象八卦重而為六十四卦只管陽左陰右兩相摩盪而變化已立其中此卦畫之變化也然有此卦畫則蓍策所得之九六便有應値之卦爻是蓍策

之變化亦立於其中存疑專主蓍策涉義專主卦畫兼言之方完
備

主疑六十四卦的變化乾坤兩畫足盡之蓋乾坤那有毀時乾坤
變化亦那有息時特反覆推究以明象所以當立意

張時講多單承立象盡意與業存稱異此是三折文字故朱子
謂是反覆說○四易字潛室皆謂易書蒙引皆主變化存疑首
易字主易書下三易字主變化今多從存疑

識然盡意必在於立象何也蓋象者乾坤二畫而已此乾坤二畫
乃一部易書之骨子其爲易之緼邪何以見之蓋聖人畫卦自
兩儀而四象八卦乾坤二畫左右對峙乾坤成列也而陰陽變
化之體已立乎其中矣向使卦畫不立則所謂變化者誰爲之

乎是乾坤毀則无以見易也乾坤之兩畫全以陰陽之變化而
行若陰陽之變化不可見則此乾坤之用亦幾乎息矣此乾坤
所以爲易之緼而聖人所以盡意必立象也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
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孔疏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者道是无體之名
形是有質之稱凡有從无而生形由道而立是先道而後形是道
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外以上者謂之道也自形內而下
者謂之器也形雖處道器兩畔之際形在器不在道也既有形質
可爲器用故云形而下者謂之器也

程子曰有形皆器也无形爲道○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
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也○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
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
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
如形而上者謂之道不可移謂字在之字下此孔子文章○形而
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虛一大爲天道則
乃以器言而非道也○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
而上者與聖人同乎

張子曰形而上者是无形體故謂之道形而下者是有形體故謂
之器无形迹者卽道也如大德敦化是也有形迹者卽器也見於
事實是也

本義卦爻陰陽皆形而下者其理則道也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
之變之義也變通二字上章以天言此章以人言

朱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指理而言
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事事物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見而其理難
知卽事卽物便見得此理只是如此看又曰形而上底虛渾是道
理形而下底實便是器這個分說得極精切故明道云惟此語截
得上下最分明又曰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個道理器是形迹
事事物物皆有個形迹有道須有器有器須有道物必有則又曰
可見底是器不可見底是道理是道物是器○問形而上下如何
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无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
斷了所以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個界至分

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問伊川云形而上謂道形而下謂器須著如此說曰道是伊川見得分明故云須著如此說形而上者是理形而下者是物如此開說方見得分明如此了方說得道不離乎器器不遺乎道處如爲君須止於仁爲臣須止於敬爲子須止於孝這皆是道理合如此若不恁地衆性兩邊說怎生說得通又曰器亦道道亦器也道未嘗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這人身是器語言動作便是人之理理只在器上理與器未嘗相離○問明道云陰陽亦形而下者而曰道只此兩句截得上下分明截字莫是斷字誤曰正是截字形而上形而下卽就形處離合分別此正界至處若說作在上在下便是兩截矣○問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如何分形器曰形而上者謂理纔有

作用便是形而下者問陰陽如何是形而下者曰一物便有陰陽寒暖生殺皆見得是形而下者事物雖大皆形而下者理雖小皆形而上者○問形而上者謂之道一段只是這一個道理但卽形器之本體而不離乎形器則謂之道就形器而言則謂之器聖人因其自然化而裁之則謂之變推而行之則謂之通舉而措之則謂之事業裁也行也措也都只是裁行措這道曰是○通是通其變將已裁定者推行之卽是通謂如占得乾之履便是九三變如乾乾不息則是我所當行者以此措之於民則謂之事業也○問易中多言變通通字之意如何曰處得恰好處便是通問往來不窮謂之通如何曰處得好便不窮通便不窮不通便窮問推而行之謂之通如何曰推而行之便就這上行將去且如九龍有悔是不通了處得亦无悔便是通變是就時就事上說通是就上面處得行處說故曰通其變只要常教流通不窮

誠齋楊氏曰此一節所以別言易道之體而言易道之用也何謂體曰道曰器是也何謂用曰變曰通曰事業是也

潛室陳氏曰一物必有一理道卽器之理器旣有形道卽因而顯此是分開不得底事先聖欲悟後學不奈何指以示人所以但言形者見得本是一物若除了此字止言上者謂之道下者謂之器都成二片矣

雲峯胡氏曰形者謂動而可見之時自此而上則无體故謂之道卽上文所謂易也自此而下則有體故謂之器卽上文所謂乾坤奇偶之畫也理一而神氣兩而化聖人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之

故謂之變理无窮化之生也亦无窮聖人則裁制之爲六畫裁爲上下爲內外裁有定體行无定用如乾之變當潛而行潛之事則潛爲通當見而行見之事則見爲通事者業之未成業者事之已著

蒙引此亦承上文而言蓋卦爻陰陽之說正以爲萬理之具理无形者也卦爻有形者也始初聖人因見天地間有許多道理故設爲此卦爻變化以該載之卽所謂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者也是先有是理而後有是氣也卽今只把逐卦逐爻來看個上面都有一層道理在而卦爻不過其象貌耳○語類問形而上下何以形言朱子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无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思謂此大學所以不言窮理而言格物也便見吾儒之

言道與佛老不同○自然之化指揲筮之分二掛一揲四歸奇時
而言裁通指三揲之後裁爲六七八九之數而言旣通裁爲六七
八九之數則何者爲動何者爲靜皆截然有定矣却就所當動之
爻象所著事理之當然者推而行之於事爲之間則吉者吾順而
趨之凶者吾避而改之亦通也故曰推而行之謂之通
謂推所著之理而見之於行也○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舉此道
之行於變通者而措之天下之民使天下之民咸用之以趨吉避
凶則何事不成何業不立故曰云云謂之事業也此章變通以人
言則是自制法而言當歸之聖人也其實所舉而措者卽道也
存疑乾坤成列卽卦爻陰陽也陰陽二畫成列於方策之上顯然
而可見是有形之物也形可見也若夫卦爻陰陽所具之理隱於
卦爻陰陽之中不可以形見此形而上也形而上則謂之道焉盡
凡象中所盡之意卦中所盡之情僞是皆形而上之道也別无個
形而下只卦爻陰陽對形而上者言故謂之下爾器者有用之成
材卦爻陰陽皆是有用之物故謂之器○化是蓍策之化四營而
成易三變而成爻此皆自然之化也通三變計之所得九六七八
因其化而裁之也自三變而十八變皆化裁也○化而裁之謂
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是明上文變而通之以盡利句言變而通
之固足以盡利矣然何以謂之變化而裁之謂之變也何以謂之
通推而行之謂之通也
演義首二句申立象設卦意化裁二句申變通盡利意舉而措之
句申鼓舞盡神意

存疑此發乾坤所以組易而象之盡意處
蒙引此節若泛說道理无處說不去然當以貼立象講爲正意○形
而上二句是看道理最喫緊處尤宜體認○時講以化爲乾坤
自然之化又或謂化根道器來卽其自然處俱未明據裁爲七
八九六之數化與裁相連豈得別有所指依蒙存照揲蓍說爲
是化卽變字意不必求深裁者裁定七八九六之數則陽變陰
陰變陽矣時講或謂陽裁爲陰陰裁爲陽多一折○事業有屬
聖人說者然就天下泛說自妥
講夫象立而意何不盡哉是故乾坤之畫一陰陽可見之形也自
此形之超乎法象而上者斯太極之理主宰乎器者也則謂之
道道固乾坤之精也自此形之著於法象而下者斯奇偶之質
承載夫道者也則謂之器器固乾坤之迹也若因蓍策自然之
化而裁爲七八九六之數陰陽互易惟變所適是謂之變推此
化裁之變而行之日用事爲之間則吉凶明而事无所疑趨避
決而行无所滯是謂之通至舉此變通之法措之天下之民使
皆因變以求變因變以求通則事无不成業无不定謂之事業
其要皆乾坤變易之爲而立象盡意益信矣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
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
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孔疏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至是故謂之爻者於第八
章已具其文於此更復言者何也爲下云極天下之賾存乎卦鼓

天下之動存乎辭爲此故更引其文也且巳下又云存乎變存乎通存乎其人廣陳所存之事所以須重論也

本義重出以起下文

臨川吳氏曰象其物宜謂文王之象中設卦以盡情僞一句繫辭以斷吉凶謂周公之爻中繫辭焉以盡其言一句

按此說亦可叅看然終不可抛却立象盡意而專申設卦繫辭也串帶說爲是

演義上言聖人作易之事備矣此言立象設卦繫辭之原以見易用所由出以起下文用易之事也

玉疑此節解詳見第八章但彼處象爻平重此處只單重象爲立象盡意發也玩是故夫象四字而爻不用是故夫爻可見蓋爻在象中也

按立象象字但以奇偶二畫言前面故謂之象象字以全卦言字義不同觀下節本義云卦即象也可見此節象字亦當指卦蓋上文立象設卦並言不得不分此處象與卦合看象即卦也卦即象也上文立象設卦繫辭作三項此處繫辭又指爻說總是會其大意不必拘泥此處不用深講只是遞下語

通聖人固立象盡意矣象豈无所見而能立哉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莫非道也於是擬諸其形容而畫卦以象其事物之宜是故謂之象象立而卦成卦成而爻生焉爻亦非无所見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亦莫非道也於是卽其動而觀衆理之會通以行其不易之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夫象立

矣卦設矣繫辭焉而言以盡矣聖人之意何不盡也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孔疏極天下之賾存乎卦者言窮極天下深賾之處存乎卦言觀卦以知賾也鼓天下之動存乎辭者鼓謂發揚天下之動動有得失存乎爻卦之辭謂觀辭以知得失也

本義卦卽象也辭卽爻也

朱子曰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謂卦體之中備陰陽變易之形容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是說出這天下之動如鼓之舞之相似卦卽象也辭卽爻也大抵易只是一個陰陽奇偶而已此外更有何物

雲峯胡氏曰窮天地萬物之象而歸諸卦故曰極極天地萬物之理而見乎辭故曰鼓

存疑象因天下之賾而立是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也爻因天下之動而立是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也爻辭既立自有以鼓舞天下之人使之亹亹然趨吉避凶而忘倦故曰鼓天下之動

渠說極數之謂極鼓發之謂鼓道无可見聞辭以鼓發之使聞於人也

玉疑極鼓二字有工夫卦不言象辭不言爻省文耳

周易貫義此下言衆人用易之事

通夫卦之象既因賾而立用易者欲於物宜之賾極其窮盡而无遺則存乎卦而已爻之辭既因動而繫用易者欲於吉凶之動鼓其趨避而不倦則存乎辭而已極之鼓之而聖人之意可識

矣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孔疏化而裁之存乎變者謂覆說上文化而裁之謂之變也推而行之存乎通者覆說上文推而行之謂之通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者言人能神此易道而顯明之者存在於其人若其人聖則能神而明之若其人愚則不能神而明之故存於其人不在易象也

按孔疏以存乎德行爲賢人神而明之爲聖人大謬

程子曰易因爻象論變化因變化論神因神論人因人論德行大體通論易道而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本義卦爻所以變通者在人人之所以能神而明之者在德

或問化而裁之謂之變化而裁之存乎變如何分朱子曰上文化而裁之與做變下是就這變處見得化而裁之○神而明之一段却與形而上謂之道相對說自形而上謂之道至於變通事業是自至約處說大至粗處自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至神而明之又自至粗上說入至約處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說得又微矣

建安邱氏曰上文五謂者皆聖人作易之用此六存者則聖人之用夫易也前言變通而歸之事業推易道於民也此言變通而歸之德行存易道於已也

雲峯胡氏曰自形而上之道至事業由至微推出至著自極天下之賾至德行由至著收歸至微上繫凡十二章末乃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蓋欲學者自得於書言之外也自立象盡意至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反覆易之書言可謂盡矣末乃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然則易果書言之所能盡哉得於心爲德履於身爲行易之存乎人者蓋有存乎身心而不徒存乎書言者矣

蒙引神明卽神明乎變通也蓋神明字有主宰運用之意如今人之所以能妙衆理而宰萬事者是其神明也故變通之法非有人以神明之不行也○若究神明二字之義則神字有妙道主宰之意明字有精義昭晳之意此皆於變通之際見之○凡占易者得其卦爻其辭占所指固自明白但善用之則在其人蓋辭占所示譬如擧業題目爲說個主意而已至於依這主意做出文章來有十分學問者做到十分文章有五六分學問做得五六分文章的又有與說這主意如此他却自做差了豈不存乎其人而學問卽在乎素所蓄也其說明白易曉○神而明之貴得不存乎其人且如占得坤卦者其辭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若有行者雖得此占而東北方有父兄之託焉有親誼之契焉則東北自可以得朋而東北卽是西南矣以此觀之神而明之豈不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此兩句是相喚一個道理也猶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不作者決是信而好古信而好古者決是述而不作默而成之者決然不言而信不言而信者決然默而成之○旣曰存乎其人而又曰存乎德行方知上所云其人乃有德行之人也○不可說人字只是尋常人也故孔子於下文卽繼之云云明其爲有德行之人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明其所以神明之妙不假言說也猶其四體不言而喩之意○默而成之與神而明之却有分別

蓋神明只當變通之時而言默而成之却指平素涵養而言非指
變通時言也。
按此說有辨在後。
蒙引又云默而成之謂其向曾着實做工夫來於人倫之大及凡
處事應物的道理一一皆實了是謂成之也此成字如成器成德
之成有所謂行於未信之前之意故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也德
行者躬行心得之名目也○不言而信應上句默而成之雖解作
他人信之當作一一皆實之意謂其默而成之雖是不言而一一
皆實也既有此德行則於諏筮之際自有神明乎變通者而吉无
不利也。
按默成就人倫事物上一一皆實說是神明前一層話故有諏筮
之際云云

蒙引又云一說默而成之即默成其神明之妙也存乎德行即主
此人之德行也如此說則默成與神明是一時事猶神明與變通
亦一時事前說以默成為平素之涵養殆非也○人之所以能神
而明之者在德是所以能神而明之即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也○
神而明之即神明乎變通也默而成之即默成乎神明也之字各
有所承也默則不言信則成矣信則一一皆實也非徒能言說者
也。
按蒙引講默成句後說勝前
存疑曰一化裁推行也上曰謂之變謂之通此曰存乎變存乎通
何也上之化裁推行作易也此之化裁推行用易也謂化而裁之
固謂之變矣人之所以化而裁之者則存乎聖人化裁之變焉蓋
不是卦爻具有如此之變人何自而化裁之推而行之固謂之通
矣人之所以推而行之者則存乎聖人推行之通焉蓋不是卦爻
具有如是之通人何自而推行之○變通固在乎易人之所以神
明乎變通者則在乎人蓋卦爻所著事理豈不昭然明白然人不
善用之亦不見其妙矣如左傳所載陳敬仲奔齊衛蒯將亂所占
之事皆得於卦爻之外者雖其間不无虛飾然亦必有個巴鼻於
此可見神明處○不言而信是足上默而成之句德行是得於心
而見之行事也有是德行自然能默而成之不言而信矣○言人
之用易而推到德行處可謂探本之論矣後世術數之學焉有此
等議論

淺解仇滄柱曰神而明之此之字指變通之理言默而成之此之
字亦指變通言蓋既能神而明之則此理自然默成於心不待言
說而自信也蒙引謂默成其神明者終少理會不言而信只是申
足上句非有兩意
玉疑變通二句輕合上節只引起下文以歸重神明上玩而字神
明當串說其人且虛講即下德行之人
按自是故夫象以下三節是一意以謂之象謂之爻引起存乎卦
存乎辭以存乎卦存乎辭引起存乎變存乎通以存乎變存乎
通引起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云云又只是足神而明
之之意也蓋前面說作易之事已詳此三節專為用易言要在
神而明之也

論卦爻既具蓍策興矣化而裁之而謂之變是易中先有化裁之變也用易者於方揲之時因其自然之化而裁之以定老少動靜之象則存乎聖人化裁之變推而行之而謂之通是易中先有推行之通也用易者於既揲之後因變之所示推而行之事爲之間則存乎聖人推行之通若夫於變通之道主宰運用極其圓妙又極其精微是謂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焉神明則默成矣未嘗規規焉擬議於變通之迹而自然完具者也默成則不言而信矣未嘗屑屑焉講求於變通之粗而自然孚契者也此則存乎其人之德行德之盛行之熟與變通之理體備於身故用易之際神明不測也信乎易非聖人不能作亦非聖人不能用也

右第十二章

誠齋楊氏曰此章言聖人作易之意其散在六十四卦之爻象其聚在乾坤之二卦聖人用易之道其散在天下之事業其聚在一身之德行也又曰易有三一曰天易二曰作易三曰人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天易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作易也存乎其人存乎德行人易也有聖人焉能行易之道神而明之默而成之則易不在天不在作而在人矣

蒙引自書不盡言至謂之事業皆言聖人作易之事自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至存乎德行其指歸皆用易之事

集解此章首言作易後以用易而歸之德行也上一截以立象盡意爲主乾坤二節則申明此句下節以神明默成爲主極賾等語

皆引起此句也作易者唯立象以盡意用易者貴得意而忘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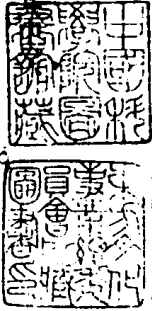
按誠齋以散在天下之事業連下文說段落頗爲苟依蒙引爲是

○此章分兩截看前三節言作易後三節言用易首節言立象盡意是主腦盡情僞在意中盡言亦所以因象而盡意又推到盡利盡神亦意之所及者也次節以乾坤二證明立象之實而反覆言之以見不立象則不能盡意三節又正言立象盡意以申明首節形即象也形上爲道是意之所在下言變通事業以與首節盡利盡神相應四節是過遞語引起象爻五節贊卦爻末節言衆人用卦爻歸重在神明句而又歸本於其人之德行道理方盡蓋能神明則可體會於意言之中亦可解悟於意言之外而何患不盡言不盡意乎○常說到末節是得意忘象似將象字看得輕愚謂作易者立象以盡意用易者因象以會意較要○形而上二語本指易言而天下事物无不該貫後儒言道者動以此爲欛柄○神而明之是學易之要而亦凡事皆然聖人之言四面八方皆照管得著

易經詳說卷四十二終

劉錫齡勝錄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孔疏言八卦各成列位萬物之象在其八卦之中也因此八卦之象而更重之萬物之爻在其所重之中矣然象亦有爻爻亦有象所以象獨在卦爻獨在重者卦則爻少而象多重則爻多而象少故在卦舉象在重論爻也

按孔疏象爻並言萬物失之泛當只就卦爻說

本義成列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類象謂卦之形體也因而重之謂各因一卦而以八卦次第加之爲六十四也爻六爻也既重而後卦有六爻也

朱子曰八卦所以成列乃是從太極兩儀四象漸次生出以至於此畫成之後方見其有三才之象非聖人因見三才遂以己意思維而連畫三爻以象之也因而重之亦是因八卦已成各就上面節次生出若旋生逐爻則更加三變方成六十四卦若併生全卦則只用一變便成六十四卦雖有遲速之不同然皆自然漸次生出各有行列次第畫成之後然後見其可盡天下之變不是聖人見下三爻不足以盡天下之變然後別生計較並畫上三爻以盡之也此等皆是作易妙處方其畫時雖是聖人亦自不知裒而有許多巧妙奇特只是要人細心體認不可草草立說○問八卦成列只是說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先生解云之類如何曰所謂成列者不止只論橫圖若乾南坤北又是一列所以云之類○問象只

是乾兌離震之象未說到天地雷風處否曰是然八卦是一項看象在其中又是逐個看又問成列是自一奇一耦畫到三畫處其中逐一分看便有乾兌離震之象否曰是

南軒張氏曰謂在其中者言非自外至也

董溪王氏曰聖人因象以設卦則象在卦先設卦以立象則象在卦中

雲峯胡氏曰八卦成列即先天八卦橫圖也因而重之六十四卦橫圖也象非特天地山澤之類即八卦之畫成列而象即在畫中矣

案引八卦成列指卦畫而言象在其中者蓋八卦既成列則三奇者乾之象三偶者坤之象一陽在二陰之下者震之象一陰在二陽之下者巽之象云云象豈出於卦畫之外哉○此象字與聖人設卦觀象及是故謂之象象字不同只謂卦之形體也形體猶言模樣耳○八卦成列總說象在其中逐項說此時只說得卦未說得爻未有六爻雖三畫之卦亦不可謂之三爻必有六爻後分卦之上下體而言上三爻則介之矣○八卦成列時只可謂之三畫不可謂之三爻○成列是自一奇一耦生到三畫時也其中逐一分看則八卦各有象矣○本義成列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此以橫圖而言也故有一二三四等之數若圓圖則有順逆之分矣其曰之類舉此以該圓圖也○嘗竊疑朱子當時只可定作橫圖說則於因重之勢爲順所謂聖人作易之根源也○三才之象之說乃朱子舊說也今本義既解象字爲卦之形

說則用不得此說矣
存疑此是再說聖人作易之事八卦成列如上篇剛柔相摩因而
重之如上篇八卦相盪八卦成列是言兩儀至八卦蓋聖人作易
自兩儀而四象自四象而八卦八卦既畫自乾一兌二以至坤八
此八者成行列於簡策則卦之形體昭然可見故曰象在其中如
乾則三畫純陽之象坤則三畫純陰之象震坎艮則一陽二陰之
象巽離兌則一陰二陽之象其象舉不外乎此因而重之是言
八卦重為六十四卦即上篇所謂八卦相盪第九章所謂兼三才
而兩之也三畫之卦未可言爻必六畫具方可言爻蓋爻者交也
爻者變也六畫具始有變化故曰爻第十章曰道有變動故曰爻
其意可見

蒙按本義以先天橫圖言八卦因重都以八卦相加不用加一倍法
似可疑不如八卦月滓說
講易理盡於吉凶吉凶原於爻象爻象何自而立哉聖人作易由
兩儀而四象而八卦次第成列則乾坤列而純陰純陽之[illegible]
六子列而雜陰雜陽之象昭象即在成列中矣由是因已成之
卦各以八卦次第加之倍三而六以成六十四卦則內外備而
貞悔全遠近貴賤比應承乘之爻燦然在各卦中矣此易之體
所以立也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孔疏上繫第二章云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變化之道在剛柔相
推之中剛柔即陰陽也論其氣即謂之陰陽語其體即謂之剛柔

也繫辭於爻卦之下而呼命其卦爻吉凶得失則適時變動好
惡故在其繫辭之中也
本義剛柔相推而卦爻之變往來交錯无不可見聖人因其如此
而皆繫之辭以命其吉凶則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亦不出乎此
矣
或問變字是總卦爻有往來交錯者言動字指占者所值當動底
爻象而言否朱子曰變是就剛柔交錯而成卦爻上言動是專主
當占之爻言如二爻變則占者以上爻為主這上爻便是動處如
五爻變一爻不變則占者以不變之爻為主則這不變者便是動
處也
節齋蔡氏曰剛柔爻之體相推謂剛推柔柔推剛也唯其相推故

能成其變繫辭爻象之辭即其變而命之故能鼓其動也
雲峯胡氏曰爻之為言交也有交則有變故剛柔相推而變在其
中變統指卦爻而言動專指所值之變爻而言也繫辭焉而命之
則文王周公之易也
蒙引天文地理人事物類一剛一柔盡之矣二者之外再无餘物
也故凡剛者皆柔之所推也凡柔者皆剛之所推也而易卦中只
是剛柔二者而已非剛則柔非柔則剛在剛皆柔之所推在柔皆
剛之所推此立象盡意也一句本義所以有變化二字也主流行
者言也剛推柔則柔來而剛往柔推剛則剛來而柔往一往一來
之間便見是變矣所謂剛柔相推而卦爻之變往來交錯无不可
見也承上文言自一畫倍而為三則象已具爻自三畫疊而為

六則爻以備故即是以觀但見剛柔二者迭相推盪而卦爻之變往來交錯无不可見此只據六十四卦言蓋六十四卦之生總是一每生二而一陰一陽只管相挨出來而變即在是矣此變字指陰陽相錯說未說到卜筮之變處卜筮之變則下文所謂動者也○

○繫辭焉而命之謂逐卦逐爻各繫以辭而命其吉凶也命告也此時只謂之辭未謂之占動後方見占繫辭焉而命之非動也然動已在其中矣○講動在其中矣大畧云一爻變則即此一變爻見其動者也二爻變則即此二變爻是其動者也三爻變則動在本爻之卦矣四爻五爻變則動在之卦不變爻矣以至六爻俱變其動又不在於之卦乎六爻俱不變其動又不在於本卦乎然二爻俱變者則以上爻爲主二爻俱不變者則以下爻爲主亦何者而有出於聖人繫辭命占之外也哉○爾因而重之亦可謂之動在其中剛柔相推亦可謂之動在其中而必繫之繫辭焉而命之下者何也動主占非聖人繫辭而命吉凶則无以定其占而占者亦安得因其所繫以斷吉凶耶所以必繫之此也○本義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爻爻也象卦象也與下條本義因卦爻之動而後見相應此象字又與上條象在其中之象字不同矣上是三畫之象此象字即下文象也者像此者也●

存疑剛柔相推變在其中即是上篇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意蒙引以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以至六十四卦爲往來相推恐未是蓋此意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內已有了不應於此重說且聖人就蓍策卦爻之變上繫辭命占若以兩儀八卦六十四卦爲變此時

尤有蓍策卦爻辭何由繫又此二條是言象爻變占四者依蒙引之說只是象爻占而无變矣此一亦可疑也○凡易中說變是指蓍策卦爻上說蓋卦爻之變皆於蓍策上見也○承上文言卦爻既具則蓍策斯行蓍策之數有三偶而六者爲六老陰也陰則變爲七之少陽是剛推夫柔柔變爲剛也有三奇而九者爲九老陽也陽則變爲八之少陰是柔推夫剛剛變爲柔也故曰剛柔相推變在其中變是易之用最爲要緊无變不成易故繫辭傳中每每言之○往來交錯要說得明白剛推夫柔柔變爲剛陰往而陽來也柔推夫剛剛化爲柔陽往而陰來也一往一來其交錯可見矣○

○剛柔之變通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言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剛柔有相推變化之妙則卦爻之所由成而爲斯民占筮之用矣故聖人因其逐卦逐爻皆觀象而繫之辭以明吉凶以備斯民之用也○夫繫辭焉以盡言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聖人觀象繫辭以明吉凶則揲蓍求卦者所值當動之爻象就在聖人繫辭之中矣如揲得乾卦六爻皆九則乾變之坤而動在坤之象辭揲得乾卦上五爻皆七下一爻獨九則乾變之姤而動在姤之卦辭如二爻三爻皆九則之遯之否皆有可推矣如揲得坤卦六爻皆六則坤變之乾而動在乾之象辭揲得坤卦上五爻皆八下一爻獨六則坤之復而動在復之卦辭如二爻三爻皆六則之臨之泰皆有可推矣要在以類而推

某說變亦只在卦爻上說不涉動義據卦爻只有辭那見其動然聖人惟恐人不知吉凶則示人所值當動之占正在此故曰動在

其中此還未動乃豫討其動也

【陵】剛柔相推即是剛變爲柔柔變爲剛故云變在其中矣存疑之辨亦是但且渾說不必遂着蓍策上剛推盪出柔來柔推盪出剛來非謂剛推去柔柔推去剛也前面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亦可依此看。本義當動之爻象是承首節象爻二字說象謂卦也依朱子占法有看爻者有看卦者故此節皆兼卦爻說

【講】象既立而爻斯具則卦爻无非剛柔也然剛不生於剛有柔以推之而生斯柔變爲剛矣柔不生於柔有剛以推之而生斯剛變爲柔矣變不已在其中乎惟變則時之消息位之當否異焉聖人於其息而當者則繫辭而命之吉於其消而不當者則繫辭而命之凶雖未見之於筮而爲占然占者所値當動之爻象

亦已在其中矣此吉凶之所以明也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韓註】有變動而後有吉凶

【孔疏】上既云動在繫辭之中動則有吉凶悔吝所以吉凶悔吝生乎所動之中也

【本義】吉凶悔吝皆辭之所命也然必因卦爻之動而後見

【柴氏】中行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主動爻而言也如情僞相感遠近相取好惡相攻皆是動也

蒙引此動字只是卦爻動不可以事爲言蓋吉凶悔吝雖已備於繫辭之時然事未至而蓍未揲則卦爻亦无由動卦爻既未動則吉凶悔吝雖曰定於卦爻之中而已无由見其孰吉孰凶孰爲悔吝而孰爲不悔吝也

【存疑】此何是足上文之意與上文相發明言聖人繫辭焉以明吉凶占者所値當動之爻象固在其中矣然方其蓍未揲卦爻未得吉凶悔吝雖在各卦各爻之下亦无由而見必待卦爻之動而後見蓋蓍既揲卦爻既得由是即卦爻以其辭而孰吉孰凶俱有可考矣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蓋占以辭寓辭以占顯交相成也故曰相足說

【要解】仇滄柱曰繫辭而有吉凶悔吝本在未求卦之先迨占卜之後得一卦一爻而吉凶悔吝各有所値此所謂生於動也

【陳解】辭之所命无非吉凶悔吝也以上文只說得繫辭焉而命之而未及乎吉凶悔吝也故以此語足之

【按】此節雖是足上語却是掉轉說另一層意生字非謂繫辭之始是因卦爻之動而見吉凶悔吝之辭故本義以見字替生字

【講】夫動雖寓於辭而辭因見於動吉凶悔吝皆辭之所命然蓍未揲則辭亦載于易而未見也惟揲蓍求卦之後動在何卦而後卦之辭以昭動在何爻而後爻之辭以著是吉凶悔吝不以動而生乎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孔疏剛柔者立本者也言剛柔之象在立其卦之根本者也言卦之根本皆由剛柔陰陽而來變通者趣時者也其剛柔之氣所以改變會通趣向於時也若乾之初九趣向勿用之時乾之上九趣向亢極之時是諸爻之變皆臻趣於時也

本義一剛一柔各有定位自此而彼變以從時
朱子曰此兩句亦相對說剛柔者陰陽之質是移易不得之定體故謂之本若剛變爲柔柔變爲剛便是變通之用又曰變通便只是其往來者
節齋蔡氏曰剛柔者變通之本體變通者剛柔之時用
雲峯胡氏曰卦有卦之時爻有爻之時立本者天地之常經趣時者古今之通義
臨川吳氏曰剛柔之畫其體一定如木本之植立因蓍之變其用相通隨時所遇趣而就之剛或化柔柔或化剛也此承剛柔相推變在其中之語而言蓍之變也
案引承上文而言吉凶悔吝生於卦爻之動以卦爻之動言之其始也一剛一柔各有定位是剛柔乃立本者也剛變而通於柔柔變而通於剛惟變所適而已是變通乃趣時者也此當依啓蒙考變古例而朱子語錄及臨川吳註皆與本義合矣此變通是揲蓍之變與變在其中之變不同剛柔立本以本卦言變通趣時對之卦言一剛一柔此一字不可拘例卦爻或六畫皆剛者有之或六畫皆柔者有之或一剛五柔者有之或一柔五剛者有之但以易之所有不過剛柔二者而已故云一剛一柔也剛柔立本所謂交易而對待者乎變通趣時所謂變易而流行者乎理與書皆然也此章之言主書不可以吉凶悔吝生乎動爲申繫辭焉而命之一條亦不可以剛柔立本爲申剛柔相推變在其中一條蓋自首章至此以及下文節節相承深味自見

存疑此是申明上文剛柔相推變在其中意言剛柔相推因生變化矣然非剛柔則變化无自而出是則剛柔兩畫所以立變通之本也既有剛柔兩畫自然有變化其變化處皆是因其窮而通之物極則反數窮則通是皆時也故剛柔變通者乃所以趣乎時也時謂變而當通之時
存疑本吳臨川以此分頂剛柔相推而時蓍皆承動說是從家引節節相承之意
潛說立本二字因動字說來以見本之未嘗動也
去疑重下句立本是原其未動之初變通是就立本中相推處說本並變通之本一云奇偶各立本位似沒味
蒙本字照變通看亦是但不可預侵變通字只宜虛還猶云立下根基也象引謂變通與變在其中之變不同此是承上說似不可分總以卦爻之變爲是其與上章變通却不同上章通字屬人事此屬卦爻
講吉凶悔吝固生乎動今以卦爻之動言之方求動之時一剛一柔有一定之位截然不可移易所謂立本者也及揲蓍而卦爻既動剛或變而通於柔柔或變而通於剛剛變通柔者是趣其進極而退之時柔變通剛者是趣其退極而進之時非趣時而何蓋時之所在勢之不能違也

吉凶者貞勝者也
進註流貞訓正謂守貞正能勝此吉凶與本義不同
本義貞正也常也物以其所正爲常者也天下之事非吉則凶非

凶則吉常相勝而不已也

朱子曰貞只是說他體處常常如此貞常也陰陽常只是個相勝如子以前便是夜勝晝子以後便是晝勝夜吉凶者貞勝者也這一句最好看這個物事常在這裏相勝一個吉便有一個凶在後面來這兩個不是一定在在裏底物各以其所正為常正是說他當然之理

進齋徐氏曰先言變動而後言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以動詳於變故也先言吉凶悔吝而後止言吉凶者以吉凶者悔吝之積也

蒙引又承上言剛柔變通則吉凶見矣而吉凶二者則常相勝而不已也見卦爻之占只有此二者而已耳言吉凶則該悔吝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也

存疑此申明上文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吉凶悔吝生乎動意貞只是常字本義欲解釋明白故多著字以發明之曰貞正也常也物以其所正為常者也言聖人所命之辭有吉凶是吉凶二者常相勝而不已蓋天下之事非吉則凶非凶則吉當其吉時則无凶是吉勝凶也當其凶時則无吉是凶勝吉也更无吉凶並立之理故曰貞勝

圖貞字只作常字甚簡捷可從

夫疑勝字宜味如兵家交相克敵一般

翼測吉凶相勝何以謂之正而常得者理當得吉吉其正也失者理當得凶凶亦其正也

通斷剛柔變通吉凶見矣是吉凶也不容並立吉有當然則吉為正而常勝凶凶有當然則凶為正而常勝吉此理所必然者也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接註疏貞皆訓正

程子曰天地之道常垂象以示人故曰貞觀日月常明而不息故曰貞明

本義觀示也天下之動其變无窮然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則其所正而常者亦一理而已矣

朱子曰吉凶常相勝不是吉勝凶便是凶勝吉二者常相勝故曰貞勝天地之道則常示日月之道則常明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之動雖不齊常有一個是底故曰貞夫一

匯參胡氏曰上繫於吉凶悔吝无咎之義發之詳矣獨貞字未發

故於下繫發之貞者正而固也本義曰正而常何哉固者人事之當然常者天理之必然天下之動非吉勝凶則凶勝吉二者常相勝而不已然亦天下之正理也人之所為正則吉不正則凶則雖其動也不一而常有至一者存亦不外乎此至正之理而已天地日月之道亦猶是也

蒙引吉凶二者之在天下非此勝彼則彼勝此常相勝而不已者也是何也物物各有正而常底道理如天地之道其所正而常者示人而已矣日月之道其所正而常者明照而已矣若夫天下之動其變无窮然所正而常者一理而已矣蓋天下只一個理人之動非順乎理即逆乎理順理則吉逆理則凶惟一理之所在而趣其順逆以為吉凶耳此卦爻之占所以只有此二者而已朱子曰

天下之動雖有不齊常有一個是底此說最妙蓋只把此道理放
倒定則在那裏惟隨其順逆以爲吉凶耳上言吉凶貞勝只據
逆而言下言貞夫一三句是言其所以然天地之道貞觀者也
乃止謂形體下文是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所謂貞觀者也
存疑此又發明吉凶貞勝意天地日月是起下文不甚重上面吉
凶貞勝虛說此又推本其所以然處言吉凶之所以貞勝者只是
以一理之順逆而爲吉凶爾蓋探本之論也
蒙說觀即天地之貞明即日月之貞加一道字從其運用處指點
出來
淺貞有正常二意常的意較多常處即其正非兩意去疑貞觀貞

明從正字解貞一從常字解分看殊謬
講吉凶常相勝而不已者何也物物各有正而常的道理如天地
之道消息盈虛至變矣然顯然示人萬古此天地萬古此觀示
正而常者不出乎此也日月之道虧盈食昃至變矣然明未嘗
息萬古此日月萬古此明照正而常者不出乎此也若夫天下
之動事變無窮然其所正而常者亦一理而已人之動非順理
則逆理順理則吉逆理則凶惟一理所在隨其順逆以爲吉凶
耳此其所以貞勝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極孔疏乾坤俱承得一說非正意
朱義確然健貌隤然順貌所謂貞觀者也

蒙引此段不是申貞觀之義特以起下文蓋上文都是言卦爻吉
凶至此則推本卦爻之所由作者也朱子本義云所謂貞觀者也
是以此所云即上句貞觀道理故就綴一句云云確然健貌隤
然順貌健則所爲不難故易順則所爲不煩故簡蓋從其類也
上文天地之道日月之道二句輕只用以起天下之動一句此所
謂乾示人易坤示人簡者非以發明天地之貞觀乃以著易之卦
爻之所自出者也故即繼之曰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
也與上文貞觀之意全不相屬蓋上文爲吉凶說此又是爲爻象
說不連說爲是乾以易知便是示人易也坤以簡能便是示人
簡也此便是上文所謂貞觀之義非有二也只是文意各有所歸
耳

存疑上言卦爻吉凶此復就乾坤說起蓋推原其所自也亦猶上
篇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一節意故既曰乾確然示人易坤隤然示
人簡遂承之曰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確堅確也
是健之狀貌健有力也確然言其健確然也玉篇隤壞墜也壞墜
則无作爲故爲順貌蓋坤之性順而靜有似於敗壞者然故曰隤
然
淺隤通作頹檀弓云頹乎其順可見隤是順貌存疑敗壞之說未
當
朱閩此項上貞一來以引起下效像意
據承貞一最難合不如借貞觀說來而不泥貞觀之意可也
要解仇滄柱曰上傳言易簡而曰知能起下易知易從是爲體易

而發下傳言易簡而曰示人起下效此法此是爲作易而發
[語]夫天地貞觀之道不外乾坤易簡之理也積陽之純者爲乾乾
之德確然而至健凡其所爲最不費力極是容易其示人也以
易矣積陰之純者爲坤坤之德隤然而至順凡其所爲一從乎
乾更无煩擾其示人也以簡矣此卦爻之所以立而吉凶之所
由分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按]孔疏效此像此但云此物本義則謂乾坤。
[本義]此謂上文乾坤所示之理爻之奇耦卦之消息所以效而象
之
[或問]爻也者效此者也是效乾坤之變化而分六爻象也者像此

者也是象乾坤之虛實而爲奇偶朱子曰效此便是乾坤之理象
只是象其奇偶
[蒙引]爻之奇耦所以效夫易簡者也蓋百九十二之陽爻皆一而
實自是健而易之理百九十二之陰爻皆二而虛自是順而簡之
理。卦之消息所以像夫易簡者凡乾震艮坎爲陽諸陽卦在內
而爲主者皆陽長而陰消也則所以像乾之易凡坤巽離兌爲陰
卦諸陰卦在內而爲主者皆陰長而陽消也則所以像坤之簡此
說主八個母卦而分屬乾坤也且以橫圖觀之如內體爲乾因
而重之復有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外體之八卦則乾之上復得乾
震坎艮者陽之陽也陽之息也乾之上復得坤巽離兌者陽之陰
也又其息之消也此即一分爲二之理也然槩則皆爲陽息陰消
之卦也所主在乾也所謂一分爲二者如晝分午後爲陰然對夜
則皆爲陽也又如內體爲兌因而重之亦有乾兌離震巽坎艮坤
外體之八卦則兌之上復得坤巽離兌者陰之陰也陰之消也兌
之上復得乾震坎艮者陰之陽也又其消之息也是亦一分爲二
之理也然槩則皆陰息陽消之卦也所主在兌也其餘六卦之重
皆推此例爻止是一畫止可言奇耦卦則畫數多難以奇耦分
別故取陰陽消息爲斷但陽長者爲陽卦陰長者爲陰卦陽長即
當奇陰長即當耦如五陰一陽之復下體主震就是陽長雖五陽
一陰之姤下體主巽亦爲陰長象字與像字不同象字死像字
活。卦者掛也爻者效也象者像也
[存疑]陽爻一百九十二皆所以效乎乾其性皆動而健確然示人

易也觀乾之九三九五與諸卦之陽爻可見陰爻一百九十二皆
所以效乎坤其性皆順而靜隤然示人簡也觀坤之六二六四與
諸卦之陰爻可見。卦之陽長陰消者其性健而動所爲皆不難
故有以象乎乾卦之陰長陽消者其性順而靜所爲皆不煩擾故
有以象乎坤。首節先言象後言爻是就三畫六畫之卦言以序
也此先言爻後言象是就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言不以序矣
[陸]說效象只是摹寫意二此字俱指乾坤易簡言
[陸]爻兼六爻象統一卦爻以奇偶效乾坤至於卦體不一只得以
陽盛者像乾陰盛者像坤故本義言消息消息之說詳見蒙引
[鄙說]乾坤所示易簡如此而爻象豈外此乎夫爻備於因重而爻非
他也奇而陽者效乾之易偶而陰者效坤之簡爻非仿效於此

而成者乎象具於成列而象非他也陽息陰消者象乾之易陽消陰息者像坤之簡象非肖像於此而成者乎此卦爻之體所由立也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孔疏爻象動乎內者言爻之與象發動於卦之內也其爻象吉凶見於卦外在事物之上也功勞事業由變乃興故功業見於變也辭則言其聖人所用之情故觀其辭而知其情也是聖人之情見乎爻象之辭也若乾之初九其辭云潛龍勿用則聖人勿用之情見於初九爻辭也他皆倣此

本義內謂蓍卦之中外謂蓍卦之外變即動乎內之變辭即見乎外之辭

或問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或謂陰陽老少在分蓍揲卦之時而吉凶乃見於成卦之後如何朱子曰也是如此然內外字猶言先後微顯○功業見乎變是就那動底爻見得這功業字似吉凶生大業之業猶言事變庶事相似

潘氏曰健然隤然乾坤之體也隤與頹同乾坤之所以示人者易而不難簡而不煩爻者倣此易簡者也象者像此易簡者也及其爻象動乎卦之內則吉凶見於事之外功業見於變通之間蓋動則有吉凶不動則吉凶无自而生變則有功業不變則功業无自而成聖人之情則見乎爻辭象辭之間所以指人以所之也

蒙引爻象變動乎揲蓍求卦之時而吉凶之占則見乎成卦之後方其爻象之動乎內也卦雖未成然既有變自有卦有卦自有占其大業所由生也故曰功業見乎變不曰功業見乎占而曰見乎變猶前章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者大抵占由變而成變尤重於占至於占之吉凶則聖人欲人趨吉避凶之意顯然見於言外矣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因卦爻之動而後見者也○聖人之情是作易聖人不止是文王周公伏羲亦在其中蓋辭雖繫於文王周公其實只是爲伏羲發蘊耳○動猶未成也見則有可見矣爻象動乎內此時猶未有爻象也故曰動而不曰見曰內而不曰外動則變而未成內則隱而未見也故本義曰變即動乎內之變內謂蓍卦之中此時猶未成卦而兼言卦者蓋蓍自不相離有蓍便有卦蓍三變則有卦之一畫十八變則遂有卦之六畫其曰爻象動乎內者正謂所值之爻象也已動於蓍卦之中矣謂方在

十八變之中也及十八變而成卦之後則吉凶見矣所謂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爻象與蓍卦不同蓍卦之說爻象指所值者○聖人之情見乎辭辭之吉者聖人之情欲人知所趨辭之凶者聖人之情欲人知所避故曰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得失之報此一句要見是在揲蓍成卦之後如所謂因動而後見意故曰辭見乎外之辭○自夫乾確然示人易矣至聖人之情見乎辭通是推本八卦成列以下云云而釋其義也蓋上文是條舉說此是遞遞相承說以見卦爻變占一本之乾坤也

隆山上申言爻象此申言變占爻象動乎內變也吉凶見乎外占也○大意謂卦爻既具然非蓍策則卦爻不行故因蓍而爻三變而一畫又自九變而三畫十八變而成六畫當其一變三變

之時爻象雖未成而其端倪已成於此矣故曰爻象動乎內至十
有八變之後蓍策之卦爻已定看所成者何卦所值者何爻孰爲
吉而在所當趨孰爲凶而在所當避其吉凶悔吝居然可考矣故
曰吉凶見乎外此見卦爻雖因乾坤而立而卦爻吉凶又因蓍策
而顯是易之用全在乎蓍策故上篇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大
乎蓍龜者此也○十有八變之後則吉凶之理可考而吉以之趨
凶以之避則事功因之而成矣故曰功業見乎變此篇吉凶生大
業變而通之以盡利止是此意聖人繫吉之辭是欲人知所趨繫
凶之辭是欲人知所避觀吉凶之辭而聖人之情可見矣故曰聖
人之情見乎辭○聖人言卦爻吉凶止此
業故功業只是趨避非已成之功業亦據變而預計之耳變指蓍

卦之方動者言
按本義是以下二句承上二句爻象即上節爻象爻謂爻也象謂
卦也爻象動乎揲蓍求卦之內而吉凶見乎事是在蓍卦之外
象引直以內外作先後畢竟差些爻象之動即是變因其動可
以見諸行事是功業見乎變也吉凶各有其辭而聖人使人知
所趨避之情於此見是聖人之情見乎辭也四句合看只是上
兩句上兩句合看只是一句總謂爻象有吉凶也○時講謂上
節是爻象之體立此節是變占之用行亦可從而其所以爲用
者要不外乾坤之理也
大旨大意謂聖人本易簡立爻象而吉凶便見功業便見其吉凶
同患的情盡借爻象傳出

體有爻象之體則必有變占之用故蓍之方揲分掛揲扐卦雖未
成而所以爲爻象者已隱然動於揲蓍求卦之內矣迨蓍之旣
揲值在卦而有卦辭以斷吉凶值在爻而有爻辭以斷吉凶是
吉凶粲然見於揲蓍求卦之外矣夫爻象動乎內所謂變也是
變也即未見於行事而鼓舞之機已寓天下之有所趨避以成
功業者不於變而見乎吉凶見乎外所謂辭也是辭也雖未面
命於聖人而得則繫之以吉失則繫之以凶聖人之情汲汲然
欲人趨吉避凶不於辭而見乎此變占之用所由行也然孰非
乾坤易簡之理哉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
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孔疏自此已下欲明聖人同天地之德廣生萬物之意也言天地
之盛德在乎常生故言曰生若不常生則德之不大以其常生萬
物故云大德也聖人大可寶愛者在於位耳位是有用之地寶是
有用之物若以居盛位能廣用无疆故稱大寶也聖人何以保守
其位必信仁愛故言曰仁也何以聚人曰財者言何以聚集人衆
必須財物故言曰財也聖人治理其財用之有節正定號令之辭
出之以理禁約其民爲非僻之事勿使行惡是謂之義義宜也言
以此行之而得其宜也
音孔疏守位曰仁之仁照本字讀
本義曰人之人今本作仁呂氏從古蓋所謂非衆罔與守邦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蓋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惟天

則確然於上地則隤然於下一无所爲只以生物爲事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情見乎辭下連接說天地大德曰生此不是相連乃各自說去聖人之大寶曰位有德有位則事事做得○問人君臨天下多少大事只言理財正辭如何曰是因上文而言聚得許多人无財何以養之有財不能理又不得正辭便只是亦別是非又曰教化便在正辭裏面○理財正辭禁非是三事大槩是辨別是非理財言你底還你我底還我正辭言是底說是不是底說不是猶所謂正名

百熏郭氏曰天地以生物爲德故人以大德歸之聖人得崇高之位然後成位乎中而贊化育故以位爲大寶也大寶者亦非聖人自以爲寶也天下羣生幸聖人之得位以蒙其澤故天下以爲寶也

臨川吳氏曰生生不已者天地之大德然天地生物生人又生與天地合德之聖人命之居君師之位爲人物之主而後能使天地之所生得以各遂其生也苟或但有其德而无其位則亦不能相天地而遂人物之生故位爲聖人之大寶大寶謂大可貴重守謂保有之必得衆人之歸嚮乃能保有君師之位聚謂養之而使蕃盛衆多也

平菴項氏曰財者百物總名皆民之所利也正辭謂殊貴賤使有度明取予使有義辨名實使有信蓋利之所在不可不導之使知義也禁民爲非謂憲禁令致刑罰以齊其不可道者也蓋養之教之而後齊之聖人不忍之政盡於此三者矣理財則易之備物致

用也正辭則易之辨物正言也禁民爲非則易之斷吉凶明得失以使之懼也易之事業盡於此三者矣

蒙引天地大德是造化聖人大寶以下是功業或謂造化功業是造化之功業然則上文卦爻吉凶亦謂卦爻之吉凶矣如此則只重在吉凶而所謂象爻變動皆无所繫矣既是卦爻吉凶是平等字則造化功業亦須平等看矣○理財者養也正辭者教也禁民爲非者刑罰也聖人不忍人之政盡於此三者矣孔子只此數字便該盡了王道○理財如孟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之類○正辭此正字便是正名之正此辭字便是言順之言蓋辭順乎理則辭正矣蓋有是事必見於稱述話言之間辭正者理正故也自三綱五典以至於一事一物皆有個辭如議禮制度考文之類皆是故朱子曰教化便在裏面○禁民爲非若是以理財貫說則是以禁其爭奪而多取者彼不孝不弟之類有不係於爭奪者獨不在所禁乎況爲非二字所該自廣○言所以理財正辭而禁民爲非者義也曰義不可說作謂之義當與上文曰生曰位曰人曰財同例而理財正辭禁民爲非且虛說義字方可發揮一如上句例也

蔡議曰此一節文意自源而流其義相須蓋天下不可无聖人聖人不可无萬民萬民不可无財財不可无義

存疑上言卦爻吉凶此言造化功業造化指天地功業指聖人上傳首章之末言易卦而及乎聖人身體乾坤之道而至成位乎其中其言有因下傳首章之末言卦爻吉凶而及乎聖人之功業所

謂功業乃在乎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於上文卦爻吉凶殊不相屬何也蓋卦爻吉凶所以成天下之事業其事相似其功相等也故言卦爻吉凶而以聖人之功業終焉○天地以生物爲心故生者天地之大德也有位則事事做得无位則雖有蓋天功業亦做不得如孔子非不聖然无其位竟不能挽西周之治而卒老於行可見位爲聖人大寶也○理財不是聖國家之財凡財之資於民用者无不理不違農時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固理財也制之田理敎之樹畜使民之衣食有所出亦理財也薄其稅斂食之以時用之以禮亦理財也○辭所以訓民命令條教之類是也正月始和布法象魏則其大者訓民之辭皆本於人情合乎天理取法於先王可傳於後世而无詖淫邪遁之失則其辭正矣○聖

人於民衣食以養之學校以教之民弗率教然後刑罰加焉刑以弼教之不及也故言理財正辭以禁民爲非終焉○義者人心之裁制義立於中則政教刑三者皆自此而出矣故以理財正辭禁非而歸之義

集解余南湖云大德大寶皆旁人之詞天地未嘗自以爲德但人見其无所不生而以大德歸之聖人不以位爲樂何嘗以位爲寶但人蒙其太平之福有慶幸之意而以大寶歸之

按此節與上意不聯故朱子云不是相連各自說去或因上有天地聖人誤係之此耳時講謂易有卦爻吉凶在天地則有造化在聖人則有功業殊屬强合或云聖人使人趨吉避凶情見乎辭則聖人之用同乎天地矣然不特此也天地之大德云云似較常說爲優

講聖人情見乎詞○不外乾坤易簡之理○推而言之天地之造化聖人之功業有可相因而見者天地生物易以主生物之始簡以作生物之成而生生无已此爲天地之大德也而全乾坤易簡之能體天地好生之德者惟聖人而已然必居尊處優而後可以有爲是位爲聖人之大寶也然位何以守之曰人民爲邦本本固則邦寧也抑人何以聚之曰財而已財爲民命財散則民聚也財以聚人則必開源節流有以理民之財而使之富也然富而教之則法令垂訓必正其辭弼教以刑則明罰勅法以禁民爲非是三者亦惟曰義而已矣義以理財則公私咸足矣義以正辭則是非不謬矣義以禁非則寬嚴有辨矣此聖人之功

業所以與天地之造化同也要之天地聖人无非易簡之理而卦爻皆備之矣

右第一章

本義此章言卦爻吉凶造化功業

雙湖胡氏曰按此章首論重卦繫辭有爻象變動四者其下文皆是推說上面爻畫剛柔之變繫辭之動兩股其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所以明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之意其曰剛柔立本變通趨時者所以明剛柔相推變在其中之意而自吉凶貞勝以下又申明吉凶悔吝生乎動一句謂天地之道以貞而觀日月之道以貞而明天下之動亦惟當一以貞而勝之而已大抵易爲斯人作卦爻辭无非所以明失得之報故試吉凶爲甚詳也次論乾坤易

簡對天地德生說作易聖人以憂世之情發明易簡於卦爻之辭用易聖人有御世之位推行德生於仁義之道前一股是易後一股是用易要之乾坤卽天地也易簡卽大德之生也作易聖人之情見乎辭用易聖人以仁守其位无非所以爲斯人而已耳合兩節而觀一章之旨可見矣

〔按〕雙湖說末節不甚明而仁如字與本義異

〔蒙引〕自章首至貞夫一者也是一大節又自夫乾確然至聖人之情見乎辭是一大節皆言卦爻吉凶也不可以天地之道及夫乾確然二段爲造化功業見乎變爲功業蓋造化功業是指末段自章首至聖人之情見乎辭皆論卦爻吉凶也

〔集解〕此章言卦爻吉凶造化功業首節言卦爻之所以立二節言吉凶之所以明三節合言卦爻吉凶四節言卦爻之動无常五六節言吉凶之理有定七節八節言卦爻具天地易簡之理九節言吉凶見聖人憂世之情末節首句言造化以下言功業

〔按〕此章以象爻變動並提意重變動下吉凶悔吝生乎動緊承上言繫辭之吉凶悔吝皆以動而見也又原所以動而云剛柔立本變通趨時意重變通變通故動也次承變通趨時而言吉凶貞勝亦是由動而然次以天地日月形出吉凶貞勝只是一理此是一截說話下因天地貞觀而言乾易坤簡以明象爻之所以立下承言爻象不外易簡與首節應而情見乎辭卽繫辭之辭也至此文義已完天地大德節當屬錯簡難以强合故本義只分言卦爻吉凶造化功業无串意

要旨通章重貞夫一句而一卽易簡吉凶固由此貞勝而卦爻實效而象之大生之德非易簡而何聖人以義治天下治之以易簡也

〔按〕重貞一是時說而以易簡綰末節頗覺有理故錄之備考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按〕註疏以古者至取諸離爲一節本義分爲二

〔韓註〕聖人之作易无大不極无微不究大則取象天地細則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也

〔孔疏〕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者言取象大也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者言取象細也大之與細則无所不包也地之宜者若周禮五土動物植物各有所宜是也近取諸身者若耳目鼻口之屬是也遠取諸物者若雷風山澤之類是也舉遠近則萬事在其中矣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者言萬事云爲皆是神明之德若不作八卦此神明之德閉塞幽隱旣作八卦則而象之是通神明之德也以類萬物之情者若不作易物情難知今作八卦以類象萬物之情皆可見也

〔程子〕曰近取諸一身之上百理具備甚物是没底背在上故爲陽胸在下故爲陰至如男女之生已有此象天有五行亦有五藏心火也著些天地間熱氣乘之則便須發燥肝木也著些天地風氣乘之則便須怒推之五臟亦然

本義王昭素曰與地之間諸本多有天字俯仰遠近所取不一然不過以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性萬物之情如雷風山澤之象

朱子曰仰則觀象於天一段只是陰陽奇偶聖人看這許多般事物都不出陰陽兩字便是河圖洛書也只是陰陽。問本義謂伏羲作易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此語最盡曰陰陽雖是兩個字然却是一氣之消息一進一退一消一長進處便是陽退處便是陰長處便是陽消處便是陰只是這一氣之消息做出古今天地間无限事來所以陰陽做一個說亦得做兩個說亦得。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那時未有文字只是仰觀俯察而已想得聖人心細雖鳥獸羽毛之微也盡察得有陰陽今人心粗如何察得或曰伊川見兎曰察此亦可以畫卦便是此義曰就這一端上亦可以見凡草木禽獸无不有陰陽鯉魚脊上有三十六鱗陰數龍脊上有八十一鱗陽數龍不曾見鯉魚必有之又龜背上文中間一簇成五段兩邊各插四段共成八段字八段之外兩邊周圍共有二十四段中間五段者五行也兩邊插八段者八卦也周圍二十四段者二十四氣也個個如此有如草木之有雌雄銀杏桐楮牝牡麻竹之類皆然又樹木向陽處則堅實其背陰處必虛軟男生必伏女生必偃其死於水也亦然蓋男陽氣在背女陽氣在腹也。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盡於八卦而震巽坎離艮兌又總於乾坤曰動曰陷曰止皆健底意思曰入曰麗曰說皆順底意思聖人下此八字極狀得八卦性情盡

平菴項氏曰象以氣言屬陽法以形言屬陰鳥獸之文謂天產之物飛陽而走陰也土地所宜謂地產之物木陽而草陰也

節齋蔡氏曰聖人所畫之卦精可以通神明之德粗可以類萬物之情神明之德不可見者也故曰通萬物之情可見者也故曰類

雲峯胡氏曰神明之德不外乎健順動止八者之德萬物之情不止乎天地雷風八物之情

蒙引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天曰象地曰法輕清重濁虛實之分也象指日月星辰晝夜雷風之屬法專指南北高深不可兼動植爲犯下文鳥獸及物字此條陰陽消息俱要兼橫直表裏說。鳥獸之文就羽毛上說遠取諸物物字該得廣飛潛動植皆在其中不止鳥獸而所取者亦不止於文矣自鳥獸之文言之如剛鬣柔毛之類亦是陰陽也如希革毛毨之類亦是消長也又如毛有脊羽有本中間就分得陰陽餘皆可以類推朱子說龍背脊九九八十一鱗鯉魚背脊三十六鱗龜文有五行八卦二十四氣之象與地之宜本義取王昭素註在前且曰諸本多有天字可見當從。春夏宜耕種秋冬宜收藏之類天之宜也高者宜黍下者宜稻之類地之宜也而春夏則陽之息秋冬則陰之消高者爲陽之息下者爲陰之消。與地之宜此以天地所宜於人事者言與上文天之象地之法又不同義如云順天之時因地之利耳。近取諸身則吾身之間其形體其性情莫非陰陽消息之所在也如目爲火而左耳爲水口爲水而右耳爲金外體之陰陽也肝爲木而心爲火肺爲金而腎爲水內體之陰陽也仁木而禮火義金而

習水性之陰陽也喜木而樂火怒金而哀水情之陰陽也凡陰皆消凡陽皆息也遠取諸物則一物之中其形體其性情亦莫非陰陽消息之所在也以鳥獸言如氣火血水骨金毛木肉土之類形體之陰陽也各雌雄牝牡之類各有喜怒哀樂之心性情之陰陽也以草木言則根幹枝葉花實者其形體榮悴開落者其性情亦莫非陰陽之所在也上所云是就逐物上言各有陰陽消長也朱子小註謂龍背脊鱗及鯉魚脊鱗之數并龜背文又草木有雌雄銀杏桐楮牝牡麻竹之類此又分陰陽言也要之二說相須其義始備如男陽女陰而男女之身又各有陰陽此實伏羲仰觀俯察之本義於是始作八卦總六十四卦只是八卦也故下文有十三卦之象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二句最盡一是精一是粗一是性情一是形體其下十三卦制器尚象所尚之象一皆出此如兩目相承二體皆木則就萬物之情取如物麗羅及上入下動則就神明之德取情字輕看對德而言有精粗之辨此條所云特主此二句所以爲下文制器尚象之張本也仰觀俯察遠求近取所得者神明之德萬物之情也神明之德不但健順動止等之性萬物之情不但雷風山澤等之象凡天地人物件件皆有個神明之德且健順動止等所該亦甚廣通以理之相會合言類以象之相肖似言

[存疑]天地間不過陰陽消長兩端而已易之爲書亦只是交易變易兩端天地間如日月星辰寒暑晝夜之往來山川動植之變化有萬不窮只是這一個陰陽消息而聖人仰觀俯察近取遠求皆所以驗乎此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有交易變易皆所以取法乎此也故曰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聖人仰觀天俯察地觀鳥獸之文天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見得都不外陰陽消息兩端於是畫一奇以象陽畫一耦以象陰又於奇耦之上各加一奇一耦而爲四象四象之上各加一奇一耦而爲八卦八卦既成則天下之理精入无形是爲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麗陷說入之德皆有以通之蓋其理之相會合也粗而有象是爲萬物之情如天地水火雷風山澤之類皆有以類之蓋其狀之相肖似也

[集解]蘇紫溪云德曰神明本无聲臭可擬通者謂卦爻立而有以盡陰陽往來變化之妙萬物之情在相通相感處見得類者謂卦爻立而有以盡陰陽感應生生不已之機

[疑]仰觀俯察遠取近取四者足以盡之中間又有觀鳥獸之文二句便難安頓依註疏以天地爲大文宜爲細頗有分曉下文以身與物二句對舉物字所該甚廣上文四句皆可包在內而並及上文之說不及盡者地之宜當補天字本義以通以類二以字當活看通謂妙理无不通徵類謂物情无不曲肖八卦各有德各有情而推之天地人物之德之情无所不貫德字虛以理言故言神明情字實以象言故言萬物本義云不過以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不止說陰陽而必曰消息者蓋陰陽不是截然兩分的說陰陽見其對待說消息見其流行如此方說得盡亦令人看得活存疑以陰陽爲交易消息爲變易亦是

〇蒙引聖人作易正經來歷全在此章則河圖者特其中所謂
取神物之最著者且又曰河圖不出易亦須作故本義於乾坤
之首只用此章之說
[按]此節見聖人作易不止因河圖矣或本河圖作易而並及此歟
或先從事於此而以河圖爲其成歟程子見兎謂可作八卦蓋
聖人胸有全易之理觸物而出非全靠目中所見與之湊合也
[講]此原易象所由立以爲制器尚象之本也蓋謂古者包犧氏之
王天下也作易以前民用雖妙契陰陽已具作易之本尤博觀
造化以驗消息之機仰則觀日月星辰之象于天俯則觀山川
陵谷之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而求希革毛毨之故觀天地之宜
而求寒暑高下之實近取諸身之性情形體遠取諸物之飛潛

動植見得天地間不過陰陽之消息而已於是始之一畫而分
陰陽倍之三畫而成八卦微而神明之德一陰陽之理深入无
形者也易卦直與之貫通而无間焉顯而萬物之情一陰陽之
迹也及有象者也易卦直與之肖似而不違焉後之制器尚象
者皆取諸此也羲皇之功不大矣哉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傳註]離麗也網罟之用必審物之所麗也魚麗于淵獸麗于山也
[孔疏]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者用此網罟或陸畋以羅鳥獸
或水澤以網魚鱉也蓋取諸離者離麗也麗謂附著也言網罟之
用必審知鳥獸魚鱉所附著之處故稱離卦之名爲網罟也按諸
儒象卦制器皆取卦之爻象之體今韓氏之意直取卦名因以制
器案上繫云以制器者尚其象則取象不取名也韓氏乃取名不
取象於本義善矣今旣遵韓氏之學且依此釋之也
程子曰聖人制器不待見卦而後知象以衆人由之而不能知之
故因卦以示之耳
[本義]兩目相承而物麗焉
朱子曰蓋取諸等字乃模様是恁地蓋字便是一個半間半界底
字又曰據十三卦取象盡取之離者言繩爲網罟有離之象非覩
離而始有此也
[誠齋楊氏曰]教民肉食自包犧始
[南軒張氏曰]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故伏羲氏爲之網罟以佃以
漁非徒使民皆知鮮食之利抑亦去其害而安其居也取諸離者

蓋離以一陰麗乎二陽之間則鳥獸之麗乎網魚鱉之麗乎罟其
義可推矣
[厚齋馮氏曰]離有二義曰象曰理理謂麗也謂鳥獸魚鱉麗乎網
罟也象謂虛中網罟之目虛也
[雲峯胡氏曰]以食爲先自古未有耕種則鮮食乃其先也伏羲
氏非取諸離然後爲網罟特網罟兩目相承而物麗自有似於離
之象焉耳蓋之言疑辭也下倣此
[蒙引]依南軒張氏之說是以網佃以罟漁再據此本義目者間一
而之網則信是以網佃也據孟子數罟不入汚池則信是以罟漁
也然亦多通用故孟子及正韻皆曰罟網也兩目相承不但兩
目而已實則百千萬目只見相承以兩也猶云明兩作亦是遞明

不已也兩目相承旣有取於離之象而物麗焉又有取於離之德

存疑取象有二義一是象一是義網罟皆兩眼相承離爲目而兩目相承似之禽獸皆麗於網罟離以一陰麗於二陽之間似之

按作字指網罟言結繩爲網罟乃包犧氏所作也結繩爲網罟只是說網罟是繩結成的

講聖人作易固非爲制器設也然而制器之理不能外焉上古粒食未興包犧氏教民鮮食爰作網罟結繩而爲之以佃於山林以漁於川澤若此者蓋取諸離夫離象爲目離德爲麗其卽網罟之兩目相承而物麗之也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按註疏合噬嗑爲一節

孔疏此一節明神農取卦造器之義一者制耒耜取於益卦以利益民也二者日中爲市聚合天下之貨設法以合物取於噬嗑象物噬齧乃得通也

本義二體皆木上入下動天下之益莫大於此

或問上入下動於取象有所未曉朱子曰耜乃今之鏵鑱耒乃鏵柄雖下入畢竟是上面用力方得入

沙隨程氏曰飛走之類資害禾稼惟網罟佃漁之制立然後耒耨之利見於天下

誠齋楊氏曰教民粒食自神農始

節齋蔡氏曰耜耒首也斲木之銳而爲之耒耜柄也揉木使曲而爲之

疊山謝氏曰耒耜者今謂之犂曲木在上俗名犂衡卽橤也斲削二片在下以承鐵二片俗呼犂壁卽耜也

漢上朱氏曰炎帝時民厭鮮食而食草木之實於是始爲耒耜以教天下故曰神農耨耘除草也

雲峯胡氏曰自古未有牛耕神農教民耒耜其動也在下之耜而所以入之者在上之耒於益之卦德上入下動蓋有合焉况爲天下之益於卦名又有合也

蒙引本義二體皆木上入下動天下之益莫大於此都是就耒耜說而見其於益之象有合耳上下例多同今之耒耜皆駕牛用之

不知彼時亦用牛否事物紀原曰漢武時趙過教民牛耕牛耕自趙過始也未可信山海經曰稷播百穀其孫叔均始用牛犂上入下動入者入之也着力處全是耒故云上入入與動自不同也二體皆木旣有取於益之象上入下動又有取於益之德且天下之益莫大於此又有取於益之義耒耜二體皆木蓋彼時創作之始未知以鐵爲耜也舊循以擬地爲之則其時可知疊山謝氏謂耜是斲削二片在下以承鐵者非也

按疊山謂犂爲二木而又有鐵可无疑有耒耜則可耕耨故云耒耨之利

講民雖鮮食猶未知粒食也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使銳而爲耜揉木使曲而爲耒耒以運耜耜以起土耒耨之利以教天下

使知樹藝蓋取諸益以二體皆木取益之象上入下動取益之德而天下之益莫大於是則於益之名義又有合也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韓註噬嗑合也市人之所聚異方之所合設物以合物噬嗑之義也

本義日中爲市上明而下動又借噬嗑爲市嗑爲合也

開封耿氏曰有菽粟者或不足乎禽魚有禽魚者或不足於菽粟蠶者无所取積者无所散則利不布養不均矣於是日中爲市焉日中者萬物相見之時也當萬物相見之時而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使遷其有无則得其所矣

丹陽都氏曰五十里爲市而各致其民則天下之民无不致矣市各聚其貨則天下之貨无不聚矣於是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則動而噬嗑以爲蓋取諸噬嗑也

撫郡氏各致其民各字甚好天下非一市而市之致民聚貨則同也非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於一市

節齋蔡氏曰天下之民不同業天下之貨不同用致而聚之噬而嗑之之意

進齋徐氏曰噬嗑離明在上日中衆震動于下致民交易於市之意

蒙引日中爲市者蓋所居有狂遠者必日中方可至故今日中爲市日中是個期會耳日中爲市此市字是市易之市非市井之市也作活字看致天下之民言非一處之民也聚天下之貨言非一處之貨也交易而退有菽粟者得以兼禽魚有禽魚者得以兼菽粟所乏者不至无所取所餘者不至无所用而各得其所矣

淺非一處之民非一處之貨當通天下之市看

存疑噬嗑之卦以德而言上離爲明下震爲動日中爲市日明照於上民紛紜交易於下有上明下動之象故於噬嗑有取有借噬爲市嗑爲合亦一象也

集說日中爲市取其遠近之人皆得以相及也各得其所謂有无相易各得遂其願而濟其所用也

去疑所猶言所在各得所卽人人相濟也

困所字下貼一用字甚明所在之說欠分曉或云只是各得安妥之意

講綱網罟作而有禽獸耒耜興而有菽粟貨財殖矣然无所貿遷民弗便也于是教民于日之中而爲市市各致其民无不致之民天下隨地皆然也民各聚其貨无不聚之貨天下隨地皆然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交易而退有餘不足彼此相濟而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以卦德上明下動日中則上明爲市則下動又卦名噬之音似市嗑之音似合借爲市而聚合財貨之義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韓註通物之變故樂其器用不懈倦也通變則无窮故可久也垂

衣裳以辨貴賤乾尊坤卑之義也

[孔疏]既云黃帝卽云堯舜者略舉五帝之終始則少皞顓頊帝嚳在其間也通其變使民不倦者事久不變則民倦而窮今黃帝堯舜之時以其事久或窮故開通其變量時制器使民用之日新不有懈倦也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者言所以通其變者欲使神理微妙而變化之使民各得其宜若黃帝巳上衣鳥獸之皮其後人多獸少事或窮乏故以絲麻布帛而制衣裳是神而變化使民得宜也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者此覆說上文通則變之事所以通其變者言易道若窮則須隨時改變所以須變者變則開通得久長故云通則久也若能通變則无所不利故引易証結變通之善上繫引此文者証明人事之信順此乃明易道之變通俱得天之

祐故各引其文也○自此巳下凡有九事皆黃帝堯舜取易卦以制象此於九事之第一也何以連云堯舜者謂此九事黃帝制其初堯舜成其末事相連接共有九事之功故連云黃帝堯舜也案皇甫謐帝王世紀載此九事皆爲黃帝之功若如所論則堯舜无事易繫何須連云堯舜則皇甫之言未可用也垂衣裳者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絲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長大故云垂衣裳也取諸乾坤者衣裳辨貴賤乾坤則上下殊體故云取諸乾坤也

程子曰聖人王化如禹之治水順則當順之治則順治之古之伏羲豈不能垂衣裳必待堯舜然後垂衣裳據如此事只是一個聖人都做得了然必須數世然後成亦因時而巳又曰誠變知化爲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是以聖人通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巳矣後世雖有作者虞舜爲弗可及矣蓋當是時風氣未開而虞舜之德又如此故後世莫可及也若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以三代爲治者終苟道也

[本義]乾坤變化而无爲

朱子曰黃帝堯舜氏作到這時候合當如此變易窮則變道理亦如此垂衣裳而天下治是大變他以前底事了通其變須是得一個人通其變若聽其自變如何得

[南軒張氏]曰作衣裳以被之於身垂緌爲衣其色元而象道裳幅爲裳其色纁而象事法乾坤以示人使民知君臣父子尊卑貴賤莫不各安其分也

[誠齋楊氏]曰所謂衣裳卽舜所謂古人之象五色作服者是也蓋

始於黃帝備於堯舜

○[疊山謝氏]曰乾天在上衣象衣上闔而圓有陽氣象坤地在下裳象裳下兩股有陰耦象上衣下裳不可顚倒使人知尊卑上下不可亂則民志定天下治矣

按本義不與此同

[建安邱氏]曰十三卦制器而尚象皆通變宜民之事特於黃帝堯舜氏言之者犧農之時人害雖消而人文未著衣食雖足而禮義未興爲之君者方且與民並耕而食饔飱而治蚩蚩蠢蠢未識所謂上下尊卑之分於是三聖人有仰觀俯察體乾坤之象正衣裳之儀使君臣分義截然於天高地下之間天下其有不治乎斯時也其世道一新之會而黎民於變之機也

雲峯胡氏曰食貨既足不可无禮於是垂衣裳以明尊卑貴賤之分而於乾坤之尊卑有合焉垂衣裳而天下治即乾坤之變化而无爲也

蒙引易窮則變易字元是指天地人物之事及後來既有易書則將此易字分了一半並稱爲易矣奈何後之讀易者只把易書做易遂忘却元祖之易及聞人以天地人物變化之理爲易乃甚駭而不信蓋逐流而忘源不知泝流而求源也如夏熱極窮也窮則變而寒矣寒則當易葛而爲裘綿斯通矣不服裘綿則病於寒不可久矣惟服裘綿而得温故可久是通則爲久也通則久是以爲吉利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舉成語也吉利不在通久之後特引成語以贊其美耳窮以時言變主人事非變不能通當伏羲

神農之時有佃漁以教民鮮食耒耜以教民粒食市貨以教民交易然是時風氣未開民尚顓蒙但知鮮食焉耳矣交易焉耳矣上下相忘於淳質之天禮義雖未興衣裳雖未制而天下亦自无不治也迨至黃帝堯舜之時風氣日開民心雖淳終不能如羲農太古之日且衣食足矣生養遂矣使不興禮義以化之則所謂富而无教而近於禽獸矣豈非變乎其容以不通乎於是黃帝堯舜之數聖人者相繼而作因其時之當變也而通其變使夫天下之民皆亹亹焉趨之而不倦焉然其所以變通之者非聖人強用其智慮作爲於其間也因其自然之變而以自然之理處之是謂神而化之也故能使天下之民皆鼓舞於神化之內而安之以爲宜惟其宜之故趨之而不倦也通其變使民不倦蓋是時風俗鄙野與飛走之俗无以大異雖民亦自厭之矣故聖人爲通其變而民自皆躍然亦趨之神而化即其變通之妙於无爲也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皆是暗指垂衣裳之事但未說出至末方舉之耳通其變民自不倦是有以使之也神化宜民一也易窮則變泛說不可就易書言當以理言蓋物理必有時而窮窮則是個變了變則必有以通之通則自能久此所以吉利也三才之理皆然易書亦然但此主理就此節言之如黃帝堯舜之時前頭聖人所以利養斯民正是生養之義而无禮義之風至是民皆厭倦或將流於澆漓矣是其窮也窮則便有事變在面前了我當有以處之於是黃帝堯舜以禮義之風而通之此亦理之必然是變則通也既通則自此一通之後衣裳之制不復更易矣通則

久也此其所以使民宜之而天下治吉无不利也本文垂衣裳且就黃帝堯舜本身說然聖人者非但制衣裳以自受用而不以公於天下者也惟其中間制度當有上下之分耳概則有衣裳也黃帝堯舜但運其神化之功一垂衣裳而天下自治焉何則蓋衣裳之制既興則有拜跪坐立之禮焉有升降揖遜之節焉有父子君臣之倫焉有男女長幼之別焉有尊卑等威之辨焉禮義寧有不興風俗豈有不美又何勞於有爲而天下始治哉變化无爲不可分垂衣裳貼變化无爲貼天下治變化則无爲有爲非變化也俱在垂衣裳內天下治是效非所謂制器也

要解陳介眉曰使民何以不倦不過適得其宜耳神化極是平常不必說到一神兩化上去

法疑通變四句已含垂衣裳意但渾渾在世道上說神化二句乃申上二句神化即在通變內宜之正是不倦原故中間易窮三句只就易說爲足上起下之辭垂衣裳句正見神化宜民所在前後最要看得融貫

[按]此節在吉无不利截以上泛說下專以衣裳言然泛說中亦包衣裳在內只不專指耳本義云乾坤變化而无爲則取諸乾坤非以上衣下裳之有合於乾坤尊卑之義矣勿混易窮則變易固主理言然是因易書而言其理不然易字從何處說起

[講]生養遂而文明猶未啓也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相繼而作風氣漸開人文漸著向時朴陋之習民皆厭倦而思變矣於是因時立制以通其變使民懽忻鼓舞而不倦然所以通變者乃因

自然之理革其不便不强其所不欲神而化之妙於无迹使民相忘而安之以爲宜所以總之不倦也蓋易之理事勢至於窮極則不得不變變則隨時而轉因勢而導未有不通者通則一時適宜後世无弊未有不久者聖人通變神化正合此理合乎易則合乎天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民宜不倦有必然者矣

[管]即通變而進稽其事於於黃帝備於堯舜制爲上衣下裳而垂之於身則貴賤別而上下分禮義興而風俗美天下以之大治此蓋有取於乾坤乾坤變化而无爲聖人順時而制衣裳其變通神化亦无爲也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孔疏]此九事之第二也舟必用大木刳鑿其中故云刳木也剡木爲楫者楫必須纖長理當剡削故曰剡木也取諸渙者渙散也渙卦之義取乘理以散動也舟楫以乘水以載運故取諸渙也

[本義]木在水上也致遠以利天下疑衍

[南軒張氏]曰衣裳之垂固欲遠近之民下覩而化然川途之險阻則有所不通惟夫舟楫之利既興則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扶曰觀化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矣是以刳其木而中虛剡其楫而末銳舟所以載物而楫所以進舟致遠以利天下而取諸渙者蓋渙之成卦上巽下坎象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蒙引]本義云致遠以利天下疑衍爲下條有此句不然綴之於此亦未見爲不通也

[淺]舟車皆能致遠重言之似不爲衍然今講中皆本義刪去

[存疑]刳木爲舟以載物剡木爲楫以進舟則大而江海小而溪澗道途爲之限隔往來爲之阻絕者於是乎通矣

[講]聖人以民或阻於川澤而不通也刳木使中虛而爲舟剡木使末銳而爲楫舟以載物楫以運舟舟楫之利既興斯不通者濟矣蓋有取諸渙渙以巽木居坎水之上猶舟楫在川澤之上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韓註]隨隨宜也服牛乘馬隨物所之各得其宜也

[孔疏]此九事之第三也隨者謂隨時之所宜也今服用其牛乘駕其馬服牛以引重乘馬以致遠是以人之所用各得其宜故取諸隨也

[程子]曰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爲之胡不乘牛而服馬乎理之所

不可也

本義下動上說。

漢上朱氏曰上古牛未穿馬未絡至是始服乘之。

鄱陽董氏曰服牛乘馬穿鼻絡頭雖人爲也亦各因其天而任之故取諸隨

安定胡氏曰隨者是動作必隨於人以之遠則隨於人以之近則亦隨於人

李氏曰刳木爲舟剡木爲楫因植物之性而川通矣服牛乘馬引重致遠因動物之性而途通矣牛以順爲道故服而馭之以引重馬以行爲事故乘而駕之以致遠牛非不可以致遠於引重爲力而已馬非不可以引重於致遠爲敏而已引重謂之引以有所進爲義致遠謂之致以有所至爲義

蒙引牛之駕車固引重也不亦致遠乎馬之代步固致遠也人跨其上不亦引重乎須兼說方穩當不漏。此時猶未用牛耕也看來牛耕之功又過於引重致遠恐當時未以耕故不著其耕之功歟又按冉耕字伯牛則春秋亦用牛耕可知

存疑隨之卦德下震爲動上兌爲說牛馬動於下而人物載焉有其象矣

淺服只是用字意或云有馭服意。程子是謂隨物性或謂物隨人用當不止卦德之下動上說

講又因民阻於陸路而不通而病負戴之重路途之遠也于是因牛之性順服而馭之以引重因馬之性健乘而篤之以致遠人

享其逸天下皆利矣蓋取諸隨隨卦下動上說牛馬之引重致遠象下動服之乘之象上說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韓註取其豫備

孔疏此九事之第四也豫者取其豫有防備韓氏以此九事皆以卦名而爲義者特以此象又取豫備之意其事相合故其餘八事皆以卦名解義量爲此也

本義豫備之意

朱子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只是預備之意却須得用互體推艮爲門闕雷震乎外之意剡木爲矢弦木爲弧只是喫乖故有威天下之象亦必待穿鑿附會就卦推出制器之義殊不知卦中但有

此理而已故孔子各以蓋取諸某卦言之亦曰其大義云爾漢書所謂獲一角獸蓋麟云皆疑辭也

漢上朱氏曰上古外戶不閉禦風氣而已至是始有暴客之防重門以禦之擊柝以警之則暴客无自而至二陰在前重門之象也一陽在下擊柝之象也三陰安於內說豫之象也

蒙引暴客不可皆用舟楫馬牛而來小註謂川途既通暴客斯至者亦太泥看來十二條制器不宜用過文用過文亦只到此下面更說不得不如條舉也。夫民有欲則爭故其質之下愚者或流於非類於是殺越人於貨者有之矣前此未有以備之也至是門柝興而暴客遠以待暴客此待字正與孟子諸侯多謀伐燕者何

以待之之待同義
【張說】城門郭門爲重門柝者夜巡所擊之木未然而防備其來曰待
【按】雷地爲外動內靜之象故當設備
【臨川】途旣通遠邇錯至暴客或乘而起矣於是設重門以禦之於外嚴擊柝以警之於內雖有暴客之來而防閑已具固有以待之矣此蓋取諸豫以豫有豫備之意也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韓註】以小用而濟物也
【孔疏】此九事之第五也杵須短木故斷木爲杵臼須鑿地故掘地爲臼取諸小過以小事之用過而濟物杵臼亦小事過越而用以利民故取諸小過也

【本義】下止上動
【誠齋楊氏】曰耒耜耕稼之始臼杵脫粟之始
【建安邱氏】曰以象言之上震爲木下艮爲土震木上動艮土下止杵臼治米之象
【進齋徐氏】曰民粒食矣又杵臼以治之而使精小有所過而利人者也
【蒙引】曰杵之利萬民以濟不必謂聖人濟萬民萬民得此以濟也下節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同此例看
【存疑】今人鑿石爲臼或鑿木爲臼此云鑿地者意制器之初本是鑿地後人以非便而易木石爾

【按】小過只照下止上動取象便明
【進齋】小有所過可不用
【雙湖】耒耜旣與民知粒食矣猶未知精食也于是斷木爲杵使可以舂掘地爲臼使可以容臼杵之利旣與萬民享精食之利而養道以之濟矣此蓋取諸小過小過下止上動臼杵之利亦下止而上動也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韓註】睽乖也物乖則爭興弧矢之用所以威乖爭也
【孔疏】此九事之第六也
【陸氏】爾雅弧木弓也故云弦木爲弧取諸睽者睽謂乖離弧矢所以服此乖離之人故取諸睽也

【按】弧矢杵臼服牛乘馬舟楫皆云之利此皆器物益人故稱利也重門擊柝非如舟楫杵臼故不云利也變稱以待暴客是亦利也垂衣裳不言利者此亦隨便立稱故云天下治治亦利也此皆義便而言不可以一例取也
【本義】睽乖然後威以服之
【西軒張氏】曰外有擊柝以防暴客內有杵臼以治粒食而无以威其不服則雖有險不能守雖有粟而不得食此弧矢之利不可緩也
【臨川吳氏】曰弧木弓也兵器不一弓矢所及者遠爲長兵威天下者示有警備而使之畏也
【進齋徐氏】曰其害之大者以重門擊柝不足以待之故必有弧矢

以威之利天下者仁也威天下者義也
纂引夫弦木爲弧謂以絲弦木也剡斬木而削之使末銳也正韻
削剡也又斬也古者絃詩絃歌皆從弓傍後以絃通用
按弦木弦字下得甚切曲木而加弦也利字與上文同是利益意
謂門析既設患知所防矣猶无以威不軌也于是弦木使曲其中
以爲弧剡木使銳其末以爲矢弧矢爲利以威天下之不軌此
蓋取諸睽睽者乖異之義物情睽乖然後威以服之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
諸大壯
韓注宮室壯大於穴居故制爲宮室取諸大壯也
孔疏此九事之第七也已前不云上古已下三事或言上古或言

古與上不同者已前未造此器之前更无餘物之用非是後物以
替前物故不云上古也此已下三事此是未造此物之前已更別
有所用今將後用而代前用欲明前用所有故本之云上古及古
者
按未有衣裳之前則衣鳥獸之皮亦是已前有用不云上古者雖
云古者衣皮必不專衣皮也或衣草衣木事无定體故不得稱
上古衣皮也若此穴居野處及結繩以治唯專一事故可稱上
古由後物代之也取諸大壯者以造制宮室壯大於穴居野處
故取大壯之名也
本義壯固之意
節齋蔡氏曰棟屋脊檁也宇椽也棟有承而上故曰上棟宇兩垂
而下故曰下宇棟取四剛義宇取二柔義
按宇訓椽未確宇書謂簷下
進齋徐氏曰冬穴居无以待風夏野處无以待雨故宮室不得不
與震風淩雨然後知厦屋之爲帡幪故棟宇不可不固大壯之意
也
纂引穴居而野處冬則穴居夏則野處皆有風雨不可分屬既有
宮室則風雨俱不能侵之矣是壯固也宮室二字宮統言宮居也
室宮中之房舍
丟疑上古指黃帝以前曰後世對上古而言也聖人即黃帝堯舜
一班人
講兵器既制民患有以禦矣宮室不與民居何以異乎上古之世

民則冬穴居夏野處風雨交侵无所安息後世聖人易之以爲
室之制有棟以承於上有宇以垂於下雖有風雨足以待之而
无虞矣此蓋取諸大壯以壯有壯固之意宮室宜壯固而不拔
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
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韓注取其過厚
孔疏此九事之第八也不云上古直云古之葬者若極遠者則云
上古其次遠者則直云古則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猶在穴居結
繩之後故直云古也不封不樹者不積土爲墳是不封也不種樹
以標其處是不樹也喪期无數者哀除則止无日月限數也後世

聖人易之以棺槨者若禮記云有虞氏瓦槨未必用木爲棺也則
禮記又云殷人之棺槨以前云槨无文也取諸大過者送終追遠
欲其甚大過厚故取諸大過也
按書稱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則喪期无數在
堯已前而棺槨自殷已後則夏以前棺槨未具也所以其文參
差前後不齊者但此文擧大畧明前後相代之義不必確在一
時故九事上從黃帝下稱堯舜連延不絕更相增修也
本義送死大事而過於厚
南軒張氏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於此而過无害也
廾陽都氏曰杵臼棺槨所以使民養生送死无憾所以依於人者
過厚也然養主不足以當大事故取小過之義而已送死足以當
大事故取大過之義焉
合沙鄭氏曰大壯外震震動也風雨飄搖之象大過內巽巽入也
殯葬入土之象
蒙引或問易之以棺槨似只對衣薪說曰聖人既易以棺槨則封
樹之禮喪期之數從可知矣故不詳言○厚衣之以薪衣之被之
也○葬之中野猶言曆之中野也中野謂野中不是以土葬之也
下何有不封字在○喪期謂喪哭之期非喪服之期也彼時全未
有服任情厚薄而已
存疑厚衣之以薪者置屍其中以柴薪裹之而葬不知爲棺槨也
不封不起墳也不樹不種樹爲墳林也
按衣字甚奇於此見聖筆之工處○或以薪爲樹葉當覓說不止

樹葉既用薪則必以土掩但不起高封耳蒙引之說可疑○喪
期作喪服說由後推前而云然亦通
講宮室既具生者得以庇蔭而死者无所覆藏亦何以教民孝乎
古之葬者禮制未興不過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之地不封土
以識之不植木以衛之至于哭踊之期亦无定數惟任情厚薄
而已後世聖人易之棺以周身槨以周棺而封樹有規喪期有
數從可知矣此蓋取諸大過以大過有過厚之義送死大事宜
過於厚也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
夬
[illegible]夬決也書契所以決斷萬事也
孔疏此明九事之終也夬者決也造立書契所以決斷萬事故取
諸夬也結繩者鄭康成注云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義或
然也
本義明決之意
朱子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天下事有古未之
爲而後人爲之固不可无者此類是也又曰結繩今溪洞諸蠻猶
有此俗又有刻板者凡年月日時以至人馬粮草之數皆刻板爲
記都不相亂
進齋徐氏曰上古民淳事簡事之大小惟結繩以識之亦足以爲
治至後世風俗偷薄欺詐日生而書契不容不作矣書文字也契
合約也言有不能記者書識之事有不能信者契驗之取明決之

意蓋夬乃君子決小人之卦而造書契者亦所以決去小人之僞而防其欺也

蒙引性理大全字學條朱子曰夫字者所以傳經載道述史記事治百官察萬民貫通三才而爲用大矣依此則亦主聖人用書契以治百官察萬民也孔安國書序伏羲作書契以代結繩註疏曰民之於木刻其側爲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書契二字此說最分明[illegible]

所疑書契立而百官之事以治萬民之情以察此亦取卦名

易解結繩而治非君結繩而治也言當百姓結繩之時爲君者於此時而治也

疑問弦木以上著數爲字始爲之制也下三節著三易字始易其制也皆變之不可已者

按結繩就天下言而治郎謂天下之治治字現成非聖人治天下之治書契當分看書謂泛有所記也契謂兩家合驗也百官之治萬民之察皆以書契有所憑據无可躲閃

臨養生送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不繼以同文之化何以善其治乎上古民醇事簡惟結繩以爲記驗而天下自无不治後世官邪作而民僞滋非結繩所能理矣聖人乃治爲文字言不能記者書以記之立爲合約事不能信者契以驗之上而百官之功罪可稽下而萬民之情僞可覈而以治以察焉此蓋取諸夬夬者明決之義書契作而事皆明決也聖人制器以利天下如此可不知作易之功哉

右第二章

本義此章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

孔疏此第二章明聖人法自然之理而作易象易以制器而利天下

誠齋楊氏曰嗚呼鴻荒之世民之初生非若今日之備器用便起居具服食也自斯人之饑而未知佃漁也聖人於是乎作網罟自斯人之肉食而未知粒食也聖人於是乎作耒耜自斯人之食貨或有餘或不足之偏匱也聖人於是乎作市易自斯人之寒而衣皮未知織紝之制也聖人於是乎作衣裳自斯人之出入厄于川陽而道斷也聖人於是乎作舟楫自斯人之疲於負擔而艱於遠途也聖人於是乎作輪轝自斯人之虞於簉攫而嚴於守禦也聖人於是乎作門柝自斯人之知有耕耨而未有舂杵也聖人於是乎作杵舂自斯人之无爪牙以自濟而憂於獰噬也聖人於是乎作弧矢自斯人之穴處而病於濕熱也聖人於是乎作宮室自斯人之死而壓於蘽梩之掩也聖人於是乎作棺槨自斯人之窮於結繩而相欺无籍也聖人於是乎作書契然非聖人之私知也取諸十三卦之象然後成亦非一聖人之能爲也歷五聖人而後備蓋斯人生生之道若此其難而聖人所以生生斯人者若此其勞也故曰如古之无聖人人之類滅久矣

汴軒程氏曰網罟耒耜所以足民食交易舟楫所以通民財杵臼弧矢所以利民用衣裳以華其身宮室以定其居門柝以衛其生棺槨以送其死凡所以爲民生利用安身養生送死之道已无遺

敝矣然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卒歸之夬之書契何也蓋器利用便
則巧僞生變詐作聖人憂之故終之以書契之取象其視網罟等
象雖非一時之利實萬世之大利也故結繩初易爲網罟終易爲
書契聖人以定大業斷大疑悉於書契予觀百官治萬民察誠非
書契不可也十三卦終以夬卦之取象聖人之意深矣

雲峯胡氏曰舟楫取渙以卦象取也服乘取隨曰杵取過以卦德
取也豫備睽乖壯固夬決大過過於厚皆以卦義取也諸家往往
皆以互體推之未免穿鑿殊不知夫子之意亦不過謂聖人之制
此器也此卦之中自有此理而已蓋之一字疑取諸此而非必取
之此也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上傳爲君子之用易者言之下傳又
爲聖人之通變者言之何也天者理而已聖人之制器不能先天

而强爲不能後天而不爲非一時之所可爲也非一人之所能爲
也皆天理之自然者也所以亦曰自天祐之

雙峯饒氏曰十三卦之辭或言利或不言利何也網罟非不爲利
也然必耒耜杵臼而後能裕萬民之食是則網罟之利不足言而
耒耜杵臼之利大矣所以言利也門柝非不爲利也然門柝則能
保其內使暴客不能入而已弧矢則又能威其外使暴客不能至
是則門柝之利不足言而弧矢之利大矣所以言利也獨於舟楫
馬牛言利天下者舟楫馬牛之利无所不徧可以周天下故也

西山眞氏曰此章所列卦象之意皆物象之自然者也有自然之
象則有自然之理人之所共睹也然常人見其象而昧其理惟聖
人見是象則知是理知是理則制是器人皆謂備物致用立成器
以利天下出於聖人之心思不知聖人亦因其所固有而已學者
誠能虛心以體天下之物則精義妙道莫不昭昭然接於吾之心
目然後眞知道器之相合而顯微之无間也

蒙引十三卦制器尚象只是十二條事因乾坤併而爲一故言十
三卦制器尚象或尚其象或尚其德或尚其名或尚其義或尚
其首又或尚其道總謂之象也蓋卦者象而已矣本无不該

集解此章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首節原聖人作易之由以爲制
器尚象之本次節以下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

按此章首節爲通章之冐頭作八卦通德類情三句八卦兼六
十四卦言通德類情見卦中无所不包下文姑擧十三卦以明
之也佃漁取離是包犧自作於易无涉而其象則卦中所有也

神農氏作耒耜市法何嘗本義卦而其象亦卦中所有也黃帝
堯舜三聖不分下十卦皆三聖所暗合非果因卦而制也衣裳
取乾坤舟楫取渙牛馬取隨重門取豫杵臼取小過弧矢取睽
宮室取大壯棺槨取大過書契取夬兼卦象卦理卦德卦名雖
以例論然概制器尚象總謂之象細推六十四卦皆可有合如
井鼎分明是器此章却未及看來只是觸着便說无定指也前
言制器尚象當照此章講爲切

易經詳說卷四十三終

繫辭下傳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孔疏是故易者象也但前章皆取象以制器以是之故易卦者寫萬物之形象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謂卦爲萬物象者法像萬物猶若乾卦之象法象於天也

本義易卦之形理之似也

朱子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只是彷彿說不可求得太深易者象也是總說起言易不過只言陰陽之象下云像也材也天下之動也則皆是說那上面象字問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四句只是解個象字否曰是解易字像又是解象字材又是解彖字末句意亦然

蔡氏依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始畫八卦而象在其中象與卦並生以濟天下之賾故曰易者象也蓋俯仰以觀遠近以取神明之德可通鬼神之情狀可得而況於人乎況於萬物乎及因而重之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則擬諸其形容者其變不一而象亦爲之蕃矣故邑居宮庭舟車器械服帶簪履下至鳥獸蟲魚金石草木之類皆在所擬至纖至悉无所不有所謂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者此也其在上古尚此以制器其在中古觀此以繫辭而後世之言易者乃曰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一切指爲魚兔筌蹄殆非聖人作易前民用以教天下之意也

蒙引夫易者豈有他哉只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象而已

而是卦爻之象正所以像夫造化事物之理也此象字正與象在其中之象字同但彼以三畫言此則兼卦爻言易字盡該了易者象也猶淺說至象也者像也方說得甚廣凡說卦傳所言自天地定位至所廣八卦之象皆是形體亦在是性情亦在是近取諸身者亦在是遠取諸物者亦在是且這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言非只八卦之象也此只就卦畫言未可說出元亨利貞及潛龍勿用之類本義易卦之形貼象字而易之所以爲易者惟此而已故帶易言理之似也實只貼象也者像也

存疑言易者非他也只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形象而是形象非他也所以像乎天地間之物理爾

附象屬伏羲彖屬文王爻屬周公三節有次第

通此承尚象之意因舉易之全體以見象之无不該也謂天下之理極其賾矣使非聖人作易安能盡其賾乎是故易也者乃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形象也是象也者非他也所以像夫天地間至賾之物理而彷彿於理之似也此先天之易立象以盡意如此

彖者材也

翼註材才德也彖言成卦之材以統卦義也

孔疏彖者材也謂卦下彖辭者論此卦之材德也

本義彖言一卦之材

淛上朱氏曰卦有剛柔材也有是時有時象必有是材以濟之才與時會然足以成務矣

蒙引本義彖言一卦之材言字屬彖字本文只謂彖者一卦之材也如卦體卦德卦變卦象卦義皆其材也材兼有善惡卦材之善者辭亦從而善卦材之惡者辭亦從而惡如乾之彖曰元亨利貞所以言乾卦之材大通而至正也坤之彖曰利牝馬之貞所以言坤卦之材順而健也餘可以類推

闡既有象矣文王觀象而繫卦辭于是乎有彖彖者何也蓋德體象變卦之材質不同彖則發揮此材者也材有淑慝辭有險易而象之全體形矣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孔疏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謂每卦六爻皆倣效天下之物而發動也

本義效倣也

漢上朱氏曰天下之動其微難知有同處一時同處一事所當之位有不同焉則進退趨舍殊途矣故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

存疑周公所繫爻辭亦謂之爻爻也者所以效天下之動也蓋民生日用如婚媾祭祀涉川攸往之類不可盡舉皆天下之動而天地間本有之事也聖人即其模樣而描寫之於爻有似於倣效者然故曰效天下之動

蒙引卦非无動也爻亦非无材也而此分言者彖統論一卦六爻之體於材爲切耳爻乃逐節之變於動爲尤切耳天下之動內止有得失未有吉凶象者材也亦然故下曰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闡周公於是觀一節之象而繫爻辭爻也者因象之變以効天下人事云爲之動者也動有當否辭有險易而象之一節形矣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孔疏吉凶生而悔吝著者動有得失故吉凶生也動有細小疵病故悔吝著也

本義悔吝本微因此而著

南軒張氏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此者也謂之彖則言其象之材而已謂之爻則放其象之變而已至於吉凶則悔吝之著也故悔者有改過之意而吉則悔之著也吝者有文過之意而凶則吝之著也

雲峯胡氏曰至著者象至微者理易之象理之似也彖者材也材者象之質爻效天下之動動者象之變悔吝在心未著吉凶在事已著吉者悔之著凶者吝之著也

蒙引既有卦爻又有卦辭爻辭如此則吉凶由此生悔吝由此著矣乎說不可謂悔吝本微因吉凶之生而著亦要帶卦爻之象說不可專承卦爻之辭說故曰八卦定吉凶豈必有象爻然後吉凶生悔吝著耶

存疑既有卦爻之象又有卦爻之辭則吉凶由此而生悔吝由此而著吉凶本著者故直曰生悔吝本微而未著者故曰著

玉疑是故二字頂上二節來吉凶悔吝俱是彖辭莫作揲蓍看

淺吉凶悔吝舊主串說當依蒙引平看

闡既有卦爻之象又有卦爻之辭是故得失之報以明吉凶由此而生憂虞之故以昭悔吝由此而著也總之繫辭以盡言不外

立象以盡意材者象之質動者象之用吉凶悔吝者象之微也

象立而易之理備矣

右第三章

雙湖胡氏曰此章說卦象及彖辭爻辭論人事之悔吝至吉凶而始著蓋卦爻辭无非所以明得失之報欲人觀象玩辭之際知有悔心而不吝於改過庶幾有吉而无凶耳

集解此章言聖人作易以前民用章旨重吉凶生一句首節論易象次節三節論易詞末節總承上文而言占之所由顯

按首節言卦爻之象二節言卦詞三節言爻詞末節合象與詞而總斷之謂象與詞皆所以明吉凶悔吝也是指其統要處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折中註疏以此連上爲一章

本義震坎艮爲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爲陰卦皆一陰二陽

潛室陳氏曰二耦一奇卽奇爲主是爲陽卦二奇一耦卽耦爲主是爲陰卦故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存疑言陽卦宜多陽今乃一陽二陰而反多陰如震坎艮是陽卦乃一陽二陰是多陰也陰卦宜多陰今乃一陰二陽而反多陽如巽離兌是陰卦乃一陰二陽是多陽也

去疑此專言六子乃小成的卦也

通奇耦卦畫之多寡非无精義存焉者也乾坤之卦固純陽純陰矣至如震坎艮皆索諸乾而爲陽卦今觀其畫乃一陽二陰而多陰也巽離兌皆索諸坤而爲陰卦今觀其畫乃一陰二陽而多陽也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韓註天少者多之所宗一者衆之所歸陽卦二陰故奇爲之君陰卦二陽故耦爲之主

孔疏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此夫子將釋陰陽二卦不同之意故先發其問云其故何也陽卦多陰謂震坎艮一陽而二陰也陰卦多陽謂巽離兌一陰而二陽也陽卦奇陰卦耦者陽卦則以奇爲君故一陽而二陰陽爲君陰爲臣也陰卦則以耦爲君故二陽而一陰陰爲君陽爲臣也故注云陽卦二陰故奇爲之君陰卦二陽故耦爲之主

本義凡陽卦皆五畫凡陰卦皆四畫

三山李氏曰陽卦宜多陽而多陰陰卦宜多陰而多陽何也蓋陽卦之數必五奇數也奇則陰畫自多陰卦之數必四耦數也耦則陽畫自多其多陰多陽皆自然而然非人力所能參也

雙湖胡氏曰嘗推八卦奇耦之畫每卦雖各得其三而合之則爲六乾坤合爲六震巽合亦六坎離合亦六艮兌合亦六適符老陰卦扐之用數總之則四六二十四畫而成老陰過揲之數若无與於老陽之數矣然以陽卦五畫陰卦四畫觀之奇耦之合又皆老陽卦扐之用數故乾坤合爲九震巽合亦九坎離合亦九艮兌合亦九悉數之實成三十六而爲老陽過揲之數蓋此乾坤用九用六其數繫見於卦畫之可推者如此雖出於偶然其實亦莫非自然之妙也豈可以人力參哉

蒙引陽卦多陰陰卦多陽意謂卦之多陰者宜爲陰卦卦之多陽者宜爲陽卦而今所謂陽卦者反多陰所謂陰卦者反多陽此其故何也凡陽卦以一陽爲主一陽爲一畫其二陰各二畫合之則爲五畫五奇數也陽卦奇此所以陽卦多陰也凡陰卦則以陰爲主陰畫已二其二陽又各一畫合之則爲四畫四耦數也陰卦耦此所以陰卦多陽也○陽卦奇不可指定奇字爲五畫陰卦耦不可指定耦字爲四畫奇耦二字在四畫五畫字外也凡一三五七九皆奇凡二四六八十皆耦此只是因其四畫而目以耦因其五畫而目以奇就四與五分奇耦耳其實每卦只是三畫若陽卦說教做五畫陰卦說教做四畫則上文本義何以曰凡陽卦皆一陽二陰凡陰卦皆一陰二陽乎而本文下文又何以曰陽一君而二

民陰二君而一民乎此又不可以文害辭辭害意○凡陽卦皆五畫凡陰卦皆四畫本義若不如此解則陽卦奇奇猶或可强以三畫言至陰卦耦耦字遂解不來矣

存疑言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蓋陽卦一陽一畫二陰四畫皆五畫一是奇數也陽數奇則一畫陽二畫陰陰不期多而自多矣此陽卦所以多陰也陰卦一畫陰是二畫陽是各一畫皆四畫是耦數也陰數耦則一畫陰二畫陽陽不期多而自多矣此陰卦所以多陽也

易解陽卦奇爲主震坎艮爲一奇皆出於乾之奇雖陰多亦謂之陽卦陰卦耦爲主巽離兌爲一耦皆出於坤之耦雖陽多亦謂之陰卦若依本義則下文一君二民非二民乃四民二君一民非一民乃二民矣

要解仇滄柱曰陽卦以耦畫爲主故陰不妨多陰卦以耦畫爲主故陽不妨多只當主三畫言不必又分四畫五畫以配奇耦觀下文一君二民一民二君皆主三畫可見

蒙引陽卦主奇故一奇二耦而陰多陰卦主耦故一耦二奇而陽多本義五畫四畫亦說得去然恐非正意

講卦之多陰者宜爲陰卦多陽者宜爲陽卦今陽卦反多陰陰卦反多陽其故何也陽卦以奇爲主一奇二耦所以多陰也陰卦以耦爲主一耦二奇所以多陽也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孔疏前釋陰陽之體未知陰陽德行之故故夫子將釋德行先自問之故云其德行何也○陽爻以一爲君以二爲民得其尊卑相正之道故爲君子之道者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者陰卦則以二爲君是失其正以一爲民乖反於理上下失序故稱小人之道也

本義君爲陽民爲陰

朱子曰二君一民試教一個民而有兩個君看是甚模樣

柴氏中行曰一君二民道大而公君子之道也二君一民道小而私小人之道也卦體乎君子小人之道而象彖爻所以發明此道者也然在諸卦爲陽卦者未必皆君子之道爲陰卦者未必皆小人之道蓋此特借陰陽二卦之體以明君子小人之道不同耳非

可以例成卦也爻象彖乃是發明此道非發明此卦也
雲峯胡氏曰論其故則陽卦五畫陰卦四畫陽與陰一定之分固如此論其德行則陽爲君陰爲民陽爲君子陰爲小人易之扶陽抑陰又如此
蒙引凡卦畫之所在卽德行之所在也故因而及之言只據陽卦多陰陰卦多陽而觀則其德行又有公私邪正之不同蓋陽道尊貴而統陰有君之象陰道卑賤而從陽有民之象陽卦一陽而二陰則其象爲一君而二民夫以二民而從一君一君而統二民其道大而公乃天命之正也人倫之常也故爲君子之道陰卦一陰而二陽則其象爲一民而二君夫以二君而統一民一民而從二君其道小而私於天命則非其正於人倫則非其常故爲小人之

道也○其德行何也此德行字與孟子道二道字意同道兼仁不仁德行兼君子小人○陽一君而二民陰二君而一民此所謂陽者陽卦也所謂陰者陰卦也本義曰君謂陽民謂陰皆就卦上說○二君一民小人之道若推而言之臣之事二君女之從二夫皆是也
集說德行卽道之別名以其有吉凶淑慝寓於奇偶之上而不滯於形故曰德行
匯有數則有理卦畫之中具有德行焉其德行何也易之大分陽爲貴象君陰爲賤象民陽卦一陽二陰其象爲一君二民一人御極四海歸心其道公而大乃君子之道也陰卦一陰二陽其象爲二君一民政出多門民无定主其道私而雜乃小人之道也陰陽卦畫淑慝攸分此多陰者所以爲陽卦多陽者所以爲陰卦也

右第四章
雙湖胡氏曰此章專以八卦陰陽畫數分君子小人之道
蒙引此章專論六子卦畫首段言其畫數之多寡二段言其畫數之所以多寡三段是因言其數之多寡而及其德行之不同也
張鼎此章以數之奇耦道之淑慝明陰陽多寡之辨大旨歸重末節
剛訓此章言聖人作易以扶世教專以六子卦畫分君子小人之道以致扶陽抑陰之意
按此章論陰陽奇耦之多寡末節以君子之道歸之陽小人之道歸之陰以見陽之可貴然亦是大槩如此陽非全爲君子陰亦非全爲小人當活看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按註疏以此連上不分章
韓註天下之動必歸于一思以求朋未能一也一以感物不思而至夫少則得多則惑塗雖殊其歸則同慮雖百其致不二苟識其要不在博求以一貫之不慮而盡矣
孔疏此明不能无心感物使物來應乃憧憧然役用思慮或來或往然後朋從爾之所思若能虛寂以純一感物則不須憧憧往來朋自歸也此一之爲道得爲可尚○天下何思何慮者言得一之

道心既寂靜何假思慮也天下同歸而殊塗者言天下萬事終則同歸於一但初時殊異其塗路也一致而百慮者所致雖一慮必有百言慮雖百種必歸於一致也塗雖殊異亦同歸於至真也言多則不如少動則不如寂則天下之事何須思也何須慮也

按註疏歸重於一且以虛寂爲說未見的確

本義此引咸九四爻辭而釋之言理本无二而殊塗百慮莫非自然何以思慮爲哉必思而從則所從者亦狹矣

朱子曰所謂天下何思何慮正謂雖萬變之紛紜而所以應之各有定理不假思慮而知也問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何故不云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曰也只一般但他是從上說下自合如此說感應之理本不消思慮空費思量空費計較空費安排只順其自然而已

按朱子也只一般之說則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其詞雖是如此而其意郎是殊塗同歸百慮一致也

臨川吳氏曰思者心之用也慮者謀度其事也心體虛靈如止水明鏡水與物接寂然不動何思之有旣與物接應之各有定理何慮之有事之在心者同因事之不同而所行之塗各殊理之在心者一因事之不一而所發之慮有百塗雖殊慮雖百而慮事之理則同而一也故定心應事動而无動則亦何思何慮之有此一心定應寂然之感也若九四之憧憧則豈如是乎

張氏中行曰言天地萬物皆本於天理之自然人當棄私欲而循夫理也所謂理夫子之一貫子思之誠曾子之守約是也同歸而

殊塗天下无二理也一致而百慮天下无二心也致謂極致明其所同歸極其所一致則天下雖塗殊慮百无不應者何以思慮爲哉

進齋徐氏曰塗雖殊而歸同則往來自不容无而加之憧憧則私矣慮雖百而致一則思亦人心所當有而用於朋從則狹矣人於此但當以貞守之不必自爲紛紛也

蒙引憧憧者私小之意誠又有憧憧忙亂之說對貞字說憧憧則有所思矣往來者感應也夫一感一應之相爲往來者理之自然也何庸置思慮於其間哉夫旣容心於其間則意偏於此必遺於彼而所感者狹不能无所不感矣故但其所感之朋應爾所感而已周公所以繫咸九四之辭如此孔子舉而釋之大槩皆以言其不用憧憧也謂夫天下之事何以思爲何以慮爲此天下與君子之於天下也之天下同皆言天下之事也天下之事究竟无他只是一個感應而已天下感應之理本同歸也但事物則千形萬狀而其塗各殊耳天下感應之理本一致也但所接之事物不一而所發之慮亦因之有百耳夫慮雖百而其致則一塗雖殊而其歸則同是其此感彼應之理一皆出於自然而然而不必少容心於其間者吾之應事接物一惟順其自然之理而已矣天下何思何慮天下何思何慮同歸殊塗專以人事言不必兼日月之類蓋爻辭思字以人言下文則泛及以明之耳殊塗就行事說百慮就心之發念處說對殊塗而言則爲同歸對百慮而言則爲一致其實一也一致謂所至之域則同也本義必思而從思我思

也從彼從也又言理本无二而殊塗百慮
皆上理本无二論莫非自然一句總管上以起下句何以思慮爲
哉慮皆思之深也總歸之思即爻辭之思字或曰思在心慮是
謀度其事以涉於世言殊不知无個事則代所思思個甚麼既思
使有事了豈獨慮爲涉於事耶故曰慮者思之深也自此以下
四節全是破爻辭憧憧二字朋從而思意耶无
存疑憧憧意如也翁云切切憧憧往來是把個往來在心上計較
往說要來不少放下即思慮也故聖人破之曰天下何思何慮言
往必有來感必有應此理之自然在人不消思慮營求他他自然
來亦非人思慮之所能營求而使之來也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
慮只是說舉天下之事千緒萬端皆有個往來感應爾故再言天

下何思何慮以戒人不必營求也
玉疑兩何字要體不是无思慮也同歸二句正明不必憧憧慮歸
字塗字俱當用字歸即歸宿的歸塗即塗路的塗歸者理之原同
也殊塗者事物之分路也致是理之極致百慮慮字是個眞意與
何慮慮字不同
璣何思何慮不是說无心只是說无私心此思慮字是不好字謂
計較安排也百慮之慮事之當慮者是好字去疑謂慮字不同
極是而以百慮爲眞意却欠明重同歸一致一截於殊塗百
慮下須說出同歸一致見得有感自有應方好接下何思何慮
依蒙引曉感應說爲切
講同人繫爻夫子固有象傳以發明之於此又雜舉以釋之也易

之咸卦九四爻辭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何謂哉子曰天下之
事不外感應感應之理一皆自然君子順其自然而已何必心
之擾而思思之深而慮哉蓋感應之理自其歸宿而言固无不
同也但事物千態萬狀其始不能不殊其塗耳感應之理自其
極致而言本无不一也但所接之事物不一其始不能不百其
慮耳夫塗雖殊而歸則同慮雖百而致則一是其此感彼應之
理一皆出於自然而然不必容心於其間君子之於天下惟順
其自然何必憧憧往來而以思慮爲哉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
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孔疏曰往則月來至相推而歲成者此言不須思慮任運往來自

然明生自然歲成也往者屈也來者信也此覆明上日往則月來
寒往則暑來自然相感而生利之事也往是去藏故爲屈也來是
施用故爲信也一屈一信遞相感動而利生則上云明生歲成是
利生也
本義言往來屈信皆感應自然之常理加憧憧焉則入於私矣所
以必思而後有從也
朱子曰日往則月來一段乃承上文憧憧往來而言往來皆人所
不无者但憧憧則不可
誠齋楊氏曰觀諸日今夕之往所以爲來朝之來觀諸月今夕之
來所以爲來朔之往蓋前之屈乃後之伸也觀諸寒暑折膠之寒
不生於寒而生於烈日流金之暑不生於暑而生於堅冰蓋今之

信乃昔之屈也
臨川吳氏曰因日之往而有月之來因月之往而有日之來二曜相推以相繼則明生而不匱因寒之往而有暑之來因暑之往而有寒之來二氣相推以相代則歲成而不缺往者之屈感來者之信來者之信又感往者之屈而有明生歲成之利此天道往來自然之感也若九四之往來則豈如是乎
蒙引曰往則月來一轉便是月往矣月往則日來一轉即又日往矣不必是一一皆往感來也所來亦爲往所往對前則亦爲來矣日往則月自來不待思而來也月往則日自來不待思而後來也寒往則暑自來不待思而來也暑往則寒自來不待思而來也往者之用自有來者之信不待思而信也利猶功也此功利之

正者也即指明生歲成言孔子分明謂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則分明是屈之感伸其曰屈信相感者只一屈一信便是相感矣而吳氏乃曰往者之屈感來者之信又感往者之屈其泥於相感之義歟不必從也如下文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豈非偏言屈之感信而亦謂之屈信相感歟此節全提起往來之自然者以見九四之不當憧憧也謂之加憧憧爲言往來自不妨只不合加一個憧憧也自日往月來至德之盛也正所謂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者凡講說至德之盛也處便須繳一句云然則天下何思何慮亦是正經主意如日月此自然之感應也寒暑此自然之感應也尺蠖龍蛇此自然之感應也精義利用以至於不思而自致亦此自然之感應也是豈非殊

塗而同歸乎
存疑此以天道言屈伸往來之理以明上文天下同歸殊塗意蓋日月寒暑之往來皆出于自然非人思慮所可爲此於何思何慮之意尤明白可見也本義加憧憧焉二句似閑
按加憧憧二句是朱子回顧上節意本節之往來屈伸豈有憧憧推是推遷之推感即感應之感利字只是說有些好處明生歲成便是好處故謂之利非利物也
困疑往就是屈來就是信无兩層但往來就序上說可見者也屈信就氣上說可見中之不可見者也相推便是感
講天往來因人所不能无者但憧憧焉則不可試觀諸造化因日之往而有月之來因月之往而有日之來二曜相推遷則明生

而不匱矣因寒之往而有暑之來因暑之往而有寒之來二氣相推遷則歲成而不減矣是日月寒暑之往不待思而往乃氣機之消而屈也日月寒暑之來不待思而來乃氣機之息而信也一屈一信即造化相感之機而明生歲成之利於是乎生也天運往來自然之感如此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孔疏尺蠖之屈以求信者覆明上往來相感屈信相須尺蠖之蟲初行必屈者欲求在後之信也言信必須屈屈以求信是相須也龍蛇之蟄以存身者言靜以求動也龍蛇初蟄是靜也以此存身是後動也言動必因靜也靜而得動亦動靜相須也

孔疏以精義爲精粹微妙之義精粹不作用力字看又以利用安身爲欲利已之用先須安靜其身甚在要安身上皆與本義相反至其精義入神爲先靜致用爲後動猶可而以利用安身爲靜崇德爲動則不可故不全錄

本義因言屈伸往來之理而又推以言學亦有自然之機也精研其義至於入神屈之至也然乃所以爲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无適不安信之極也然乃所以爲入而崇德之資內外交相養互相發也

朱子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屈信消長闔闢往來其機不停息大處有大闔闢小處有小闔闢大處有大消息小處有小消息此理萬古不易如目有瞬時亦豈能常瞬定又須

開不能常開定又須瞬瞬了又開開了又瞬至纖至微无時不然○問此章言萬變雖不同然皆一理否曰中所自有底不用安排曰只此說得一頭尺蠖若不屈則不信何得身龍蛇若不蟄則不伏得氣如何存得身精義入神疑與行處不相關然而見得道理通徹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亦疑與崇德不相關然而動作得其理則德自崇天下萬事萬變无不有感通往來之理又曰尺蠖屈便要求行龍蛇蟄便要存身精研義理无毫釐之差入那神妙處這便是要出來致用外面用得利而身安乃所以入來自崇已德致用之用即利用之利所以橫渠云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事豫吾內言曾到這裏而來又曰尺蠖屈得一寸便能信得一寸來許他之屈乃所以爲信龍蛇於冬若不蟄則來殺了其蟄也乃所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乃所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也欲罷不能如人行步左脚起了不由得右脚不起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若到那窮神知化則須是德之盛也方能○精義二字所謂義者宜而已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吾心處之知其各有定分而不可易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所謂精云者猶曰察之云耳精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之所宜毫釐委曲之間无所不悉有不容言之妙矣此所以致用而用无不利也又曰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間无一非義不問小事大事千變萬化改頭換面出來自家應副他如利刀快劍相似迎刃而解件件判作兩邊去○且如精義入神如何不思那致用底卻不必思致用底只是事功是效驗○利用安身

今人循理則自然安利不循理則自然不安利

息齋余氏曰旣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矣恐人知信之利而不知屈之所以利也故以尺蠖龍蛇明之其爲人切矣

臨川吳氏曰夫子旣以屈信二字釋往來之相感復以物理之屈信聖學之屈信言之而廣其義尺蠖不屈則其所行不能信旣信而再行則又屈也龍蛇不蟄則其來歲之身不能奮奮於來歲則又蟄也此物理之屈信相感也義理精明則應物有定而神不外馳人者无出內之屈也而乃所以致極其外之用屈之感信也日用宜利則每事曲當而身之所處隨寓而安外之信也而乃所以增崇其內之德信之感屈也此聖學之屈信相感也因言聖學之交相養互相發功力至此則蔑以加矣

蒙引韻學集成云蠖一名蝍蠋一名步屈如蠶食葉老亦吐絲作室蛹化爲蝶本作尺蠖○尺蠖之屈龍蛇之蟄兩句輕是引起下文○上條本義云往來屈信以本文先往來而後屈信也此條本義先屈信而後往來以本文只有屈信而以往來貼之也○尺蠖屈而伸下面就帶信而復屈之理但言未及耳上文則月來亦當得月復爲往而日又來之理但言未及耳○尺蠖之屈自有求信之理不待思而信也龍蛇之蟄自能以存其身不待思而存身也精義入神自能致用不待思以致用也利用安身自能崇德不待思以崇德也○以求信也此求字明不屈則不能信是其屈者乃所以爲信之地故曰求信亦不待思也○精研其義至於入神屈之至也然乃所以爲出而致用之本屈之感乎信也利其施用无適不安信之極也然乃所以爲入而崇德之資信之感乎屈也即此屈之感伸而又伸感屈屈又感伸便是所謂交感互發之機自不能已者也○精義是理致用是事利用是事崇德是理精義致用易見利用如何以崇其德蓋外邊事事都能迎刃解去則胸中所得益深所造益遠矣精義以致知言義者事理之宜也利用以行言入神只謂到那不容言之妙處利用故身安若其用有不利則亦不能在在皆安而泰然處之矣精義致用內之養乎外外之發乎內也利用崇德外之發乎內內之養乎外也精義固爲屈精義而至於入神屈之至也致用固爲信致用而至於无適不安信之極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蓋身行必德自是相關之理

[小註]動作得其理則德自崇利用崇德信之感乎屈也亦有此理

惟此句有信感屈之說餘只從一邊說○精義所養者發之於致用發而利用者又以崇其所養之德只管如此循環不已所謂交相養而互相發也

[存疑]此下以人物言屈信往來之理尺蠖龍蛇物也精義以下人也尺蠖不屈便死殺了决不能信必屈然後能信其信者理之自然也龍蛇不蟄便凍死了决不能存身必蟄然後能存得身其存身者理之自然也○事物之理各有所宜察之不精或以非爲是以是爲非事物之應接必失其當欲其用之利不可得也故精義入神則可以出而致用入神言析理不使有毫釐之差至於不容言之妙也○順理而行則動无不順而隨處皆安故曰利用安身利用安身則理之得於心者日積而高大矣故曰以崇德行道而有得於心者謂之德利用安身以崇德即是此意○精義入神以知言致用則屬行利用安身以行於外者言崇德以得於內者言

[蒙引]謂德屬知不是

[去疑]尺蠖四句緊頂上屈信來爲足上起下之詞存身存此有待也利便利也安安適也

[按]存身即有思奮意在故屬信一邊○精義四句要綰合屈信之意

[講]又嘗排之物理亦猶是屈信相感而已彼尺蠖不屈則其行不信是其屈也以爲求信地也龍蛇不蟄則不能奮是其蟄也以爲存身地也豈惟物理即聖學亦如是矣夫人心之裁制爲義而神乃義之微妙處也精研其義而入於神妙則見理明徹自

有以推致其用而酬應各當矣義之泛應爲用而身乃用之所由出也用无不利而身无不安則躬行心得自有以增崇其德而造詣益高矣精義入神爲屈出而致用則有信之意也利用安身爲信入而崇德則有屈之意也此亦感應自然之理也而豈待於思慮哉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孔疏]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者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此二者皆人理之極過此二者以往則微妙不可知故云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者此言過此二者以往之事若能過此以往則窮極微妙之神曉知變化之道乃是聖人德之盛極也

[本義]下學之事盡力於精義利用而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自

是以上則亦无所用其力矣至於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而自致耳然不知者往而屈也自致者來而信也是亦感應自然之理而已張子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此上四節皆以釋咸九四爻義

朱子曰窮神知化德之盛這德字只是上面崇德之德德盛後便能窮神知化便如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自誠而明相似又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只是這一個非於崇德之外別有個德之盛也做來做去做到徹處便是未之或知是到這裏不可奈何窮神知化雖不從這裏出來然也有個意思神化二字雖程子說得亦不甚分明惟是橫渠推出來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窮神知化是逐些子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使成一年神是一個物事或在彼或在此當其在陰時全體在陰在陽時全體在陽都只是這一物兩處都在不可測故謂神橫渠言一故神兩故化又注云兩在故不測這說得甚分曉

[蒙引]承上文而言內焉精義而外有以致乎用外焉利用而內有以崇乎德內外只管如此交相養互相發則欲罷不能而過此幾非在我者矣故曰未之或知也至於交養互發之機熟而又熟則德之盛矣德之盛即自能窮天地之神而知天地之化矣然不知者往而屈也自致者來而信也是亦自然之理耳然則天下何思何慮過此以往即指窮神知化之境本義不知者往而屈也何謂也蓋下學之事只有精義而致用利用而崇德俛焉日有孜

孜於此而已矣自是以上窮神知化境界都不容我致力得豈不是往而屈亦對下文來而信方見往而屈意顯也不知者往而屈只是說要用力而莫知所以用力自致者來而信只是說盡力於精義利用者所致窮神知化神化皆主天地言窮神知化只是與造化聯合无間德盛仁熟本文只是德盛本義兼仁熟言者德之所以爲德者仁而已仁兼衆善仁熟者依於仁也德之盛也不是就窮神知化而贊其爲德之盛乃是言由其德之盛故能窮神知化也德之盛在內所謂至誠无息也窮神知化是用之妙於外所謂徵則悠遠而博厚高明者也即是天下至誠而能經綸立本知化育焉有所倚者也此德字即是上文崇德之德崇德這是顏子欲罷不能境界盛德則大而化矣化則自然窮神而

則必漸推行有漸爲化由陽變而爲陰由陰變而爲陽漸漸化將去自帶化也主二氣之迭運者言合一不測爲神化與兩在故曰陰陽同體其兩在所以合一也合陰陽而爲一所以爲神主一理而不外於二氣者言卽太極也

存是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是既竭吾才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地精義利用力之所能爲也過此以往則窮神知化之境非力之所能爲矣故曰未之或知然自精義利用而積之使義之精者益以精至於耳順心通之境用之利者益以利至於從心不踰矩之天則德極其盛而窮神知化之妙在我矣故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德之盛是精義利用做到極處本義曰仁熟只是德盛蓋德盛則行仁之熟論語學而至窮神知化此是與天合一處上傳所謂

成位乎其中窮理盡性至命中庸位天地育萬物知天地之化育皆是此地位所謂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也精義入神以致用是內有以養乎外也利用安身卽致用也而有以崇德是外有以養乎內也故曰交相養致用是內之精義者見之行外有以發乎內也德崇則外之利者聚之於內是內又有以發乎外也故曰互相發精義以利用灼理也利用以崇德則其理得於心非復向之灼理矣精義於內而用利於外用利於外而德崇於內德崇於內而外之用益以利用利於外而內之德益以崇內外交養互發如循環之無端則直上天德自此始故德之盛而至於窮神知化皆自精義利用而積之也故本義曰下學之事盡力於精義利用而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卽此意也德盛之德卽上崇德之

德德方升則曰崇升之極則曰盛聖人一字不苟下

陸未之或知知字就已言只是朱子所云不容計較之意或云莫知所以用力最合本義交養互發非兩事內有以養外則外由內發外有以養內則內由外發總在精義利用二句看出

朱子曰此章解咸九四據爻義看上文說貞吉悔亡貞字甚重程子謂聖人感天下如雨暘寒暑無不通無不應者貞而已所以感人者果貞矣則吉而悔亡蓋天下本無二理果同歸矣何患乎殊塗果一致矣何患乎百慮所以重言何思何慮也如日月寒暑之往來皆是自然感應如此日不往則月不來月不往則日不來寒暑亦然往來只是一般往來但憧憧之往來者患得患失既要感這個又要感那個便自憧憧忙亂用其私心而已屈信相感而利

生焉者有晝必有夜設使長長爲晝而不夜則何以息夜而不晝安得有此光明春氣固是和好只有春夏而無秋冬則物何以成一向秋冬而無春夏又何以生屈信往來之理所以必待迭相爲用而後利所由生春夏秋冬只是一個感應所應復爲感所感復爲應也春夏是一個大感秋冬則必應之而秋冬又爲春夏之感以細言之則春爲夏之感夏則應春而又爲秋之感秋爲冬之感冬則應秋而又爲春之感所以不窮也尺蠖不屈則不可以信龍蛇不蟄則不可以藏身今山林冬暖而蛇出者往往多死此則屈信往來感應必然之理夫子因往來兩字說得許多大又推以言學所以內外交相養亦只是此理而已橫渠曰事豫吾內求利吾外素利吾外致養吾內此下學所當致力處過此以上則不容計

較所謂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所及此則聖人事矣天
下何思何慮便是先打破那個思字却說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又
再說天下何思何慮謂何用如此憧憧往來而為此朋從之思也
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龍蛇之屈信皆是自然底道理不往則不
來不屈則亦不能信也今之為學亦只是如此精義入神用力於
內乃所以致用乎外利用安身求利於外乃所以崇德於內只是
如此做將去雖至於窮神知化地位亦只是德盛仁熟之所致何
思何慮之有

【要案】胡氏曰天下何思何慮一語所以破思慮之感息憧憧之思
也天地間凡一往一來皆感應自然之常理非惟日月寒暑如此
以吾之學言之精義以致用利用以崇德亦有自然屈信之理至

於窮神知化而德之盛皆自然而已矣皆非思慮所及故曰天下
何思何慮

【存疑】本義不知者往而屈也自致者來而信也此二語殊費解朱子
有理太細往往有過於用意處竊謂此等處如經朱子再為更
定必有發啟蓋未之或知與窮神知化相接難分兩事看

【講】夫義未精而求精用未利而求利此用力之事在我可得而知
也過此以往義已精而无所用其精用已利而无所用其利幾
非在我而莫知所以用力矣此境界殊未之或知也乃能窮天
地之神而與合一不測者相為流通知天地之化而與推行有
漸者相為默契由其德之極盛故如斯也豈猶向之崇德之事
乎學者但加功於力行可用之地而窮神知化聽其自致此亦

感應自然之理而无容憧憧之思慮也合造化物理聖學觀之
可見天下无无感之物亦无无應之感亦順其理之自然可也
是可以蓋咸九四之義矣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
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孔疏】困之六三履非其地欲上干於四四自應初不納於已是困
於九四之石也三又乘二二是剛陽非已所乘是下向據於九二
之蒺蔾也六三又无應是入其宮不見其妻死期將至所以凶也
子曰非所困而困焉者夫子既引易文又釋其義故云子曰非所
困謂九四若六三不往犯之非六三之所困而六三強往干之而
取困焉名必辱者以向上而進取故以聲名言之云名必辱也非

所據而據焉者謂九二也若六三能卑下九二則九二不為其害
是非所據也今六三強往陵之是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者下向
安身之處故以身言之云身必危也

【本義】釋困六三爻義

【或問】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大意謂石不能動底物自是不須去
動他若只管去用力徒自困耳朱子曰此爻大意謂不可做底便
不可入頭去做又曰且以人事言之有着力不得處若只管着力
去做少間去做不成他人便道自家无能便是辱了名

【南軒張氏】曰有應於上將以求名今困于石此非所困而困焉名
必辱也有依於下得以安身今據于蒺蔾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
也在困之時名辱身危有死之理此身不行道雖妻且不可見宜

乎凶也

誠齋楊氏曰君子有不幸之困无以致之在陳畏匡是已故名不辱而身不危小人无幸免之困爲不善以致之以其非所據而據是以非所困而困焉尚可得而保其名保其身保其家保其妻子乎

蒙引困之六三以陰柔不中正處夫二四二陽之間夫以九四之剛强而壓其上石之象也三不中正乃不量其力而欲去之去之不得徒爲所困焉耳是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也以九二之剛强在下而三據其上且非所據者依以爲安也九二剛强不可以據蒺藜之象也三不中正乃不自量其材而欲據之果能安乎是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也夫名既辱身且危則喪亡无日矣雖上六

是其所應有妻之象然吾身且不能保其能有其妻乎故妻亦不可得而見也明上六終不爲三應也○一說不要用九四九二及上六來入解只解其辭義云耳若以諸爻例之爲是而當從其前說正當用以解爻詞然於此欲究其實則當云然也○若從泛解詞義說則凡非所困而困者皆石也凡非所據而據者皆蒺藜也名辱且危則不能保其所有矣疑亦妻之類也

存疑此只當泛說不當用爻義蓋聖人贊易无用卦爻之義以釋經者皆係于各卦各爻之下不係于各卦各爻而另爲繫辭傳者多是論道理不用卦爻之義觀上文中孚九二同人九五等爻及此條以下至釋益上九爻義可見也

按困者已之力爲所困也據者已之身處其上也非所困而困是不當爲其所困而却爲其所困非所據而據是不當處其上而却處其上或曰石非我之所得困蒺藜非我之所得據於石說不去

講困六三爻辭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宮不見其妻凶何謂也子曰凡人欲保身名者當審量于人己之間而善自處也必有應方可求名困于石則非其所當困而自取困焉其名必辱而譏誚起矣必有依方可安身據于蒺藜則非其所當據而妄爲據焉其身必危而禍患生矣名既辱身既危則死期將至身且不保況能保其所有乎妻不可得而見凶可知矣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

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孔疏三不應上又以陰居陽此上六處解之極欲除其悖亂而去其三也故公用射此六三之隼於下體高墉之上云自上攻下合於順道故獲之无不利也子曰隼者禽也既引易文於上下以解之故言子曰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者猶若射人持弓矢於身比君子若包藏其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似此射隼之人也動而不括者言射隼之人既持弓矢待隼可射之時而射之則不括結而有礙也猶若君子藏善道於身待可動之時而興動亦不滯礙而括結也語成器而後動者謂易之所說此者語論有見成之器而後興動也

本義括結礙也此釋解上六爻義

朱子曰張敬夫說易謂只依孔子繫辭說便了如說公用射隼至成器而動者也只如此說便了固是如此聖人之意只恁地說不得緣在當時只理會得象數故聖人明之以理又曰公用射隼孔子是發出言外之意

漢上朱氏曰藏可用之器待可爲之時動无結礙出則有獲雖乘屈信之理而其用利者能之

按此不必承上文彼自釋咸四爻與此无與

蒙引隼者禽也至射之者人也三句相因而生言隼者是個鷙害之禽然射之必以弓矢而弓矢者射禽之器弓矢不能自射而射之者人也爻辭公字則人也此三句且據爻辭射隼一事而申之明非有是人挾是器則无以射是隼其意自有在矣至下文遂以其意言之㧞與本爻去害之意不甚拘也故朱子語錄云以爲孔子是發出爻辭言外之意夫君子懷經邦濟世之才是蓋藏其利用之器於其身也若是而後待其時之可行而行則其器已素具矣何不利之有何也蓋无此器而動則便有所括碍今也器既素具而動不括此其所以隨動隨效出而有獲也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語成器而動者也。或欲以器爲除暴去邪之器恐謂不當如此拘聖人以活心讀活書豈必拘定此是射隼之器然則君子矜而學之所懷只是要射人者耶如謙六二只是以不溺於謙爲重而傳爻所謂不諂不凟知微知彰之類其知幾拯又何多也如此看易所以能至三絕韋編。此節孔子是因此爻辭見得隼固在所射射固是人但无弓矢何以獲之於是覺

得一器字重遂發出云云爻辭意不重也

按存疑主解悖與蒙引不同蒙引藏器句即泛說存疑藏器句接上弓矢說至動而不括方推開分截處亦不同。隼者至人也貼易辭說君子至有獲泛說藏器于身之三句照出利字動而二句照出獲字有獲正是利處末句又挽到易辭上獲與利皆在其中。不括兼能藏善動兩層意。語猶謂字夫聲讀成者完全其器

困疑精神全在藏器二字器惟藏纔能成的待正所以藏處從來壯頎君子非是无器病在一個不藏耳故藏的道理最大天地藏諸用聖人藏於密都是這個有獲以上俱就君子泛論解悖之理末句纔是釋爻辭

按時講中多云解悖或云除害今用蒙引說

闡解之上六爻辭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何謂也子曰隼者鷙之禽也弓矢者射之器也持弓矢以射隼者則人也即此推之可見器之爲重而必善用之矣君子道德素裕猶器也斂藏于身惟待時之可爲而動則動中機會何不利之有善器者動之具時者器之資有器能藏又待時以善其動動而无所結碍是以出而有獲所縣萬全也然則上六所云蓋謂藏器待時完成其器而後動故以之射隼獲之无不利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凡疏明小人之道不能恒善若因懲誡而得福也

不義此釋噬嗑初九爻義

厚齋馮氏曰不以不仁爲恥故見利而後勸於爲仁不以不義爲畏故畏威而後懲於不義

蒙引不恥不仁以下四句不一類而語意相承亦須細味之言不仁亦非其所恥不義亦非其所畏其所勸惟利不利不勸也其所懲必威不威不懲也故小懲則大誡而爲小人之福也小懲大誡貼屨校滅趾小人之福貼无咎小懲而大誡言所懲雖小而其所誡則大以其止惡於初也不然始之不誡至於惡積而不可掩則其罪大而滅身矣

存疑知恥不仁之人自勸於仁不待見利而後勸蓋恥心勝也小人不恥不仁故不見利則不勸必見利而後勸知畏不義之人自

知懲誡不待見威而後懲蓋畏心勝也小人不畏不義故不見威則不懲必待威而後懲所懲雖甚小而可以止惡於初其所誡則甚大矣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疏存疑本厚齋分項說今多以勸懲雙承仁義

困疑不仁就心言故只曰恥不義就事言必至犯法故曰畏

淵解懲追咎其已然之心誡預防其未然之念要說出聖王使民遠罪意

疏上四句遞說到威懲下接成懲以辭易辭

講孔子因噬嗑初九而發其意曰至可恥者不仁也小人不恥不仁而肯爲之至可畏者不義也小人不畏不義而敢行之仁義所當爲若无待於勸也彼必見利之所在然後慕之而勸於善不然不勸也不仁不義所當去若无待於懲也彼必見威之所在然後畏之而懲於惡不然不懲也不威不懲須有威方知所懲吾知懲其不仁不義之小者則可誡其不仁不義之大者罪惡可免此乃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正此小懲大誡小人之福之謂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孔疏明惡人爲惡之極以致凶也此結成前章不能安身之事故引噬嗑上九之義以証之上九處斷獄之終是罪之深極者故有何校滅耳之凶案第一第二節皆先引易文於上其後乃釋之此

第三以下皆先豫張卦於上然後引易於下以結之體例不同者蓋夫子隨義而言不爲例也

本義此釋噬嗑上九爻義

歐堂錢氏曰積之宜玩凡善惡未有不由積而成也

誠齋楊氏曰夫子釋噬嗑初上之辭謂懲惡在初改過在小

建安邱氏曰惡小而不能懲則罪大而不可解猶滅趾不防而至於滅耳也烏得而不凶

蒙引夫小人以善爲无益而弗爲殊不知小善而積之則足以成名矣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殊不知小惡而積之終必至於滅身矣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矣

附錄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則惡以之

而積矣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正是
積惡之極而致罪之大也
集說惡起於微禍成於積小人非不畏也其心蓋謂无傷耳及无
所懲誡見无傷則敢於肆惡之心生矣故小懲大誡所以使之不
敢也
語類噬嗑兩爻當合看惟小惡不懲誡遂至於積初不滅趾後竟滅
耳矣主惡邊善是陪說
通論孔子因噬嗑上九而發其意曰懲惡在初改過在小善乃成名
之基而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乃滅身之階而惡不積亦不足
以滅身然所謂積者乃由小以積之至於大也小人以小善爲
无益於名而弗爲以小惡爲无傷於身而弗去由是日去善而
從惡浸浸不已以至惡日積而不可遮掩故罪至大而不可救
解矣易曰何校滅耳凶正言惡極罪大而不可解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
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孔疏危者安其位者也言所以今有傾危者由往前安樂於其位
自以爲安不有畏慎故致今日危也亡者保其存者所以今日滅
亡者由往前保有其存恒以爲存不有憂懼故今致滅亡也亂者
有其治者所以今有禍亂者由往前自恃其有治理也謂恒以爲
治不有憂慮故今致禍亂也是故君子今雖獲安心恒不忘傾危
之事國之雖存心恒不忘滅亡之事政之雖治心恒不忘禍亂之

事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者言心恒畏慎其將滅亡其將滅亡乃繫
于苞桑之固也
本義此釋否九五爻義
或問危者以其位爲可安而不知戒懼故危亡者以其存爲可常
保是以亡亂者有其治是自有其治如有其善之有是以亂朱子
曰某舊也如此說看來保字說得較牽強只是常有危亡與亂之
意則可以安其位保其存有其治
臨川吳氏曰百處於危者乃自安其位之道也察子若將亡將亂
者乃所以常保其存常有其治也九五否將休矣而不忘戒懼如
此蓋於安存治之時而能不忘危亡亂之禍是以身之位得以安
而國家可保其久存長治也
蒙引危者安其位者也三句其危者亡者亂者即其亡其亡之意
依朱子語錄爲是言心能若危所以得安心能若亡所以得存心
能若亂所以得治理是如此所謂危者使平也下面方就君子身
上說
存疑危者安其位三句是泛論道理君子安而不忘危至國家可
保始着人上說平時自處常若將危者所以安其位者也常若
將亡者所以保其存者也常若將亂者所以有其治者也曰危曰
亡曰亂不是虛空无事徒有危亡亂之心也其所以制治於未亂
保邦於未危者必自有道矣孟子曰今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
刑雖大國必畏之卽其道也
集解危以將覆亡言亡則覆滅矣亂則未危而刑政紀綱紊也

【去疑】安危就位言存亡就國言或就身言治亂就世道言
【按】身安承安國家可保兼存與治在內保有二字相近故保可兼
有
【講】孔子因否九五而發其意曰天下有不測之變君子貴未然之
防試以常理論之恃其安者未必安自以爲危則謀安之術无
所不至乃所以安其位者也恃其存者未必存自以爲亡則圖
存之具无所不周乃所以保其存也恃其治者未必治自以爲
亂則制治之道无所不備乃所以有其治也此一定之理也君
子有見於此故中外歸心位已安矣常恐變起一朝不忘危也
宗社寧謐國已存矣常恐患生意外不忘亡也綱擧目張政已
治矣常恐懈弛旦夕不忘亂也夫有思危思亡思亂之心必有

求安求存求治之策是以身安其位而國家可保其久存長治
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此之謂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
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孔疏】言不勝其任者此夫子之言引易後以此結之其文少故不
云子曰也
【本義】此釋鼎九四爻義
【誠齋楊氏】曰聖人亦豈責天下之人皆德厚而不薄皆知大而不
小皆力多而不少哉亦責其貪位而不量已過分而不勝任以至
覆人之餗敗已之身爾
【融堂錢氏】曰古之人君必量力度德而後授之官古之人臣亦必

度力度德而後居其任雖百工胥吏且猶不苟況三公乎爲君不
明於所擇爲臣不審於自擇以至亡身危主誤國亂天下皆由不
勝任之故可不戒哉
【蒙引】德力知三項看力與知俱屬才才中條目只有知力二者謀
事以知任事以力德自是理之得於心者
【存疑】爲君者必度德量力而用人然後不壞已之事爲臣者必度
德量力而用於人然後不壞人之事德知力不足而任大事鮮有
不及於禍者此雖專責人臣然爲君者亦當分受其責也
【集說】自古誤人家國者不在无才知的人在少有才知自恃以爲
能者故无德无知无力者不足責聖人所責正在德之薄知力之
小者耳

【[illegible]】及謂及於禍不勝任項任重之邊重則兼大而尊之不稱亦可
見矣
【講】孔子因鼎九四而發其意曰人臣貴量力而後居其職故德足
以稱其位知足以謀其事力足以任其事三者各得其當然後
能安不然德薄而居位之尊知小而謀事之大力小而任事之
重則位必傾謀必舛任必敗鮮有不及於禍矣易曰鼎折足覆
公餗其形渥凶正言其德之薄知力之小而不勝國家之重任
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
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疑韓註以上爲道下爲器其說大異

孔疏神道微妙寂然不測人若能豫知事之幾微則能與其神道合會也幾微也是已動之微動謂心動事動初動之時其理未著唯纖微而已若其已著之後則心事顯露不得爲幾若未動之前又寂然頓无並亦不得稱幾也幾是離无入有在有无之際故云動之微也若事著之後乃成爲吉此幾在吉之先豫前已見故云吉之先見者也此直云吉不云凶者凡豫前知幾皆向吉而背凶違凶而就吉无復有凶故特云吉也諸本或有凶字者其定本則无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言君子既見事之幾微則須動作而應之不得待終其日言赴幾之速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者此豫之六二辭也得位居中故守介如石見幾則動不待終其一日也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者此夫子解釋此爻之辭既守志耿介如石不動纔見幾微卽知禍福何用終竟其日當時則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者初見事幾是知其微既見其幾逆知事之禍福是知其彰著也知柔知剛者剛柔是變化之道既知初時之柔則逆知在後之剛言凡物之體從柔以至剛凡事之理從微以至彰知幾之人既知其始又知其末是合於神道故爲萬夫所瞻望也萬夫擧大略而言若知幾合神則爲天下之主何直只云萬夫而已此知幾其神乎者也

程子曰先見則吉可知不見故致凶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之固也介如石理素定也理素定故見幾而作何俟終日哉

本義此釋豫六二爻義漢書吉之之間有凶字

朱子曰知幾其神乎便是這事難如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遜今有一樣人其不畏者又言過於直其畏謹者又縮做一團更不敢說一句話此便是曉不得那幾若知幾則自中節无此病矣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蓋上交者貴於恭遜恭則便近於諂下交貴於和易和則便近於瀆蓋恭與諂相近和與瀆相近只爭些子便至於流也又曰上交近於諂下交近於瀆於此當知幾纔過些子便不是知幾周子所謂幾善惡者此也又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他這下面說幾最要看個幾字只爭些子凡事未至而空說道理易見事已至而顯然道理也易見惟事之方萌而動之微處此最難見問幾者動之微何以獨於上下交言之曰上交要恭遜才恭遜便不知不覺有個諂底意思在裏頭下交不瀆亦是如此所謂幾者只才覺得近諂近瀆便勿令如此便是知幾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漢書引此句吉下有凶字當有凶字又曰凡人上交必有些小取奉底心下交必有些小簡傲底心所爭又只是些子能如此而察之非知幾者莫能又曰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到發出處更怎生奈何得所以聖賢說謹獨便都是要就幾微處理會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是四件事問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伊川作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其說如何曰也好看來只作四件事亦自好既知微又知彰既知柔又知剛言其无所不知所以爲萬民之望也

誠齋楊氏曰夫石者至靜而无欲至重而不動者也今也君子介

然知石天下之可欲者何物能動之乎其見幾蓋有終日而後識之乎

[雙湖胡氏]曰豫六二爻唯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而夫子發明幾學以教人蓋介有幾義祁寬謂至纖至細處若深爲得之上爻謂五下爻謂初唯當豫時不諂不瀆不沉溺於豫此其所以爲知幾也

[蒙引]知幾其神此神字與至誠如神之神不同蓋知幾既以人言則神非鬼神明矣蓋是贊其神聖也。知幾其神乎猶云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此與萬夫之望俱是贊詞。上交貴恭遜然易至於諂諂不諂之間有幾存焉下交貴和易然易至於瀆瀆不瀆之間有幾存焉惟知幾則恰好便住。不必謂君子上交幾些子過便覺而禁之不使流於諂下交幾些子過便覺而禁之不使流於瀆如此說知幾却是小了君子君子自然是能知幾而不流於諂瀆所以謂之知幾其神。幾者動之微吉凶便從此而判動之微謂一念方發之初也一念之發而善則吉隨之矣一念之發而不善則凶亦隨之矣故曰吉凶之先見者也此句該得廣上交之所以不諂下交之所以不瀆皆以其能知乎此而謹之也。斷可識矣謂其見幾之不待終日也斷可知矣君子知幾則凡幾之所在无所不知非獨不諂不瀆一事而已蓋幾之所在有當用微者有當用彰者有當用柔者有當用剛者君子時乎微則知微之時乎彰則知彰之時乎柔則知用其柔時乎剛則知用其剛凡幾之所在无一不知此其識見超越乎衆人之表乃萬夫之望也不可以萬夫之望爲知幾之效只是知幾其神之意贊其不可及也。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微彰柔剛四字活看各有幾存今以孔子之言而驗之孔子之身如過宋而微服去魯而以微罪行不顯君相之失知微也在廟朝便便言知彰也在鄕黨恂恂似不能言見惡人以辟咎知柔也却萊兵誅少卯墮三都請討陳恒知剛也其幾各有所在其用各有所當故兼舉而言之。論君子知幾則此四句爲蓋上面不諂不瀆二句發明幾字意隱然見於言外似尤爲明白也。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既分爲四善惡之幾當如何看曰不必拘滯善惡二字也凡善惡是非吉凶安危治亂得失各各有幾善惡二字只用於大學之誠意中庸之謹獨其他則不必俱用善惡也然或當微而不能微當彰而不能彰自有個是非得失在亦善

惡之分也。自知幾其神乎至不俟終日是言君子之知幾自易曰介于石至斷可識矣則重在介于石一句是言君子之所以知幾然後正言君子之事而贊之也其上言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明其非知幾不能也其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所以言其幾之難知也其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則承言幾之難知而君子能知之之早也

[存疑]天下事皆有個幾獨於上交下交言之者就一事之親切者示人也止交下交所謂知幾其神乎正是此處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是說幾之難知也夫人皆見於已著與吉凶之已見若動之微吉凶之先見皆是无形之事人之所昧而知之所以爲神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是言君子之知幾以終上交知幾其神

之意
去疑知幾二字一節綱領下皆知幾處正以神許君子意
易說介如石三句所謂神生定也衆人皆昏於多欲故識在事後
君子神清於无欲故識在幾先
〔附〕時講斷可識矣蒙引只云斷可知矣識字不着意講來講多作
識凡事之幾微說可從。介如石誠齋兼靜重无欲說時講多
主靜中生明說亦覺直截
〔講〕孔子因豫六二而發其意曰天下事莫不有幾能知幾者其惟
神而明之之人乎且以幾之一事言之上交貴恭順才恭順便
有卑諂之意君子則不失之諂下交貴和易才和易便有褻瀆
之意君子則不失之瀆諂瀆之端甚微所謂幾也君子其知幾

之審者乎而所謂幾者何也蓋事未動而吉凶无形事已動而
吉凶有迹皆非幾也惟事物方來思慮方發其動甚微此時念
向於善雖吉未至而有得吉之理念向於惡雖凶未至而有得
凶之理是即吉凶之先見者也知之誠甚難矣君子則見於是
幾知爲吉之先見即作而趨之知爲凶之先見即作而避之不
俟終日之久而後知也果何修而得此哉易曰介于石不終日
貞吉則其必養之極靜守之極定其介如石則靜極生明不待
終日而斷可以識凡事之幾微矣故凡幾之所在无所不知不
但不諂不瀆而已天下事幾有當韜晦而微者有當顯著而彰
者有當和順而柔者有當奮發而剛者无不有以知之而如其
微彰柔剛以應之焉則知識高邁誠超出萬夫之上而爲萬夫

之望也豈非神乎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
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附〕註疏以庶幾承知幾來謂顏子不能知幾而庶於幾失之鑿且
上章不必承也
〔本義〕殆危也庶幾近意言近道也此釋復初九爻義
朱子曰其殆庶幾乎殆是幾字之義又曰是近義又曰殆是危殆
者是爭些子底意思或以幾爲因上文幾字而言但左傳與孟子
庶幾兩字都只做近字說。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
行今人只知知之未嘗復行爲難殊不知有不善未嘗不知是難
處今人亦有說道知得這個道理及事到面前又却只隨私欲做

將去前所知者都自忘了只爲是不曾知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直是顏子天資好如至清之水纖芥必見
李氏椿年曰聖人无不善賢人則容有不善但未嘗不知知之未
嘗復行也
〔臨川吳氏〕曰程子云顏子无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未能不勉
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
旣知未嘗不遽改乃不遠復也過旣未形而改何悔之有復者陽
反來復也陽君子之道故復爲反善之義初陽來復處卦之初復
之最先不遠而復者也失而後有復唯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
悔也
〔蒙引〕不遠復之意只主在未嘗復行上而必兼言未嘗不知者改

過必由於知過故也。顏氏之子與稱顏子不同者稱顏氏之子者父兄之詞也稱顏子則子弟之詞也有不善未嘗不知至明以察其幾也知之未嘗復行至健以致其決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幾於純乎道矣故曰其殆庶幾乎誠者天之道也无妄之謂也復則不妄矣不遠復之謂也猶未達一間回也其庶乎當依此解

存疑以失之未遠能復於善不祇於悔觀之則有不善初未見之行故不祇悔若已見之行則已祇於悔矣是念慮一差隨即覺悟不復行也

集解余南湖云不善非惡也但自三月不違之後或有一間未達大而未化的意

翼有不善最要看得細有字甚活謂本无而偶有也纔有即知知即改悔何至於行不善則違道改則於道合故爲不違之復猶行路者纔錯路而即還正路也

[illegible]孔子因復初九而發其意曰粹然至善者道也求其近道者鮮矣若顏氏之子其殆庶幾近之乎念慮之間微有不善則明以察之而未嘗不知知其不善則繼以决之而未嘗復行蓋將與道爲一矣不亦庶幾乎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顏氏子知不善而不行正不遠之復而不至於可悔可信其爲元吉矣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釋註致一而後化成也

圈孔疏承利用安身說甚无謂所云安身之道在於得一於致一亦欠明文以致一單承一人得友不如朱子以損一得友皆爲致一於義方全

本義絪縕交密之狀醇謂厚而凝也言氣化者也化生形化者也此釋損六三爻義

朱子曰天地絪縕言氣化也男女構精言形化也致一專一也惟專一所以能絪縕若不專一則各自相離矣化醇是已化後化生指氣化而言草木是也

翼化生指氣化而言與本義異是未定之說

朱子又曰天地男女都是兩個方得專一若三個便亂了三人行減了一個則是兩個便專一一人行得其友成兩個便專一程子說初與二三與上四與五皆兩相與自說得好

臨川吳氏曰絪縕者氣之交也構精者形之交也天地之二氣交故物之以氣化者其氣醲厚而能醇男女之二氣交故物之以形化者其精凝聚而能生此氣形之相交以二與三人損一一人得友之相合以二者其理同皆言其以一合一故能致二而不二也

漢上朱氏曰天地萬物其本一也天地升降其氣絪縕萬物化矣醇而未離言其一而未始離也天地既生萬物萬物各有陰陽精氣相交化生无窮男女曰化生者言有兩則有一也

蒙引天地絪縕兩相與也故萬物化醇男女構精亦兩相與也故萬物化生天地絪縕氣交也男女構精形交也精與氣自別。醇謂厚而凝也謂得氣以成形積漸而凝實也凡不出於構精者皆

是如草木雖有種亦是得氣而化不用形交也萬物化醇醇謂厚而凝也所以下化字者蓋天地之氣虛而萬物之質實然其質之厚而實者乃其氣之化而凝焉者一字之間夫豈苟哉化生則分明是那胎卵所出非氣化所凝者男女構精即是萬物之男女萬物化生萬物即是男女之萬物蓋男女其父母也萬物男女所生之物也凡人類及羽毛鱗介之屬皆是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則是初與二兩相與四與五兩相與三與上亦兩相與三上之相與也以應初二四五之相與也以比或曰只是說三上相與夫既是三上自相與而他爻无之則九三原在下上六原在上二者各當其位其相與豈不猶好而必一往一來乃得以相與何哉且本義三則雜而亂之言人將於何處安頓斷然兼六爻說此程子所云朱子所從者也見語錄言致一也二者合而爲一也致一猶言專一與孟子專心致志之致字同

存疑 化醇以氣化言飛潛動植之物皆在其中化生以形化言植物不與焉蓋植物无男女構精之事也

翼解 余南湖云重天地男女兩相與上化醇化生不過帶說

困疑 只重致一二字致一致之使一也言損去間隔之人所以致兩爲一

臆說 借天地男女明致一之意損卦本爻爲正主凡兩相與而无間則致其專一若三則疑而有間矣

講說 孔子因損六三而發其意曰天下情必以兩而專功必以一而成如天地兩也陰陽絪緼則兩而一矣而萬物之氣化者乃醇

厚而凝實爲男女兩也精氣構合則兩而一矣而萬物之形化者乃生生而不息焉此致一之道也而友道何獨不然乎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蓋言去其間夫兩者之人所以致夫兩者之專一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孔疏 安靜其身而後動和易其心而後語先以心選定其交而後求若其不然則傷之者至矣

程傳 以心選定似多一折只是交久而有定

本義 此釋益上九爻義

朱子曰心平氣和則能言易其心而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

融堂錢氏曰安其身易其心定其交非立心有恒者不能然立心有恒種種周密缺一便不謂全

平菴項氏曰危以動則民不與者黨與之與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者取與之與也

紫氏中行曰身順道則安悖道則逆心无險陂則易有險陂則懼以義相與爲交定以利相與爲无交動而與語而應求而與者物我一心而无間之者也小人反是獨言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以益之上九專利自益故也

蒙引 安其身三句此皆立心之恒也安其身而後動以動本諸身故必先順道以安其身而後行於動焉易其心而後語以語出

於心故必先和氣以易其心而後發於語焉定其交而後求以所求當視其所交之情也故必先以義定交而後可以有求焉君子修此三者故動則民與言則民應求則民與而不失也全即不失之謂民亦人也危以動懼以語无交而求此所謂立心勿恒也勿不也方接得凶字

存疑順理則裕從欲惟危安其身者順理而已安其身而動則動惟厥時而不致悔取羞矣故民欲之與之者歸順之也子曰不學詩无以言解曰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易其心者心氣和平也如此則言有序而无傷易傷煩之失矣故民應之應之者誠信之也太上忘德其次施報必有施然後望其報无平生之交欲求之以所欲之事欲其我與也難矣故必以道理定交於先

然後求之以欲爲之事則人感其情而與之矣與之者不却其所求也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言動而民與語而民應求而民與也言无一不備也危以動則動失其道故民不與失道者寡助也懼以語則言之无序而民不聽信故不應无交而求則无施而難望其報故民不與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皆立心有恒者危以動懼以語无交而求皆立心勿恒者故凶不與不應是也

集說余南湖云安易定是平日自修之道非將動時而後安其身既語時而後易其心欲求時而後定其交也

集說事不順理從欲惟危而悍然必行爲危以動心知非理自覺惶恐而强人從命爲懼以語恩非素結信非素孚而驟使之輸財供役爲无交而求

存疑懼字有三解一作忙如看一作惟恐民不順看一作說出來民多懼他看俱可味

按此節本釋益上九之義安其身三句雖平而求字與益爲切故下於无交而求則民不與隨接一句云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莫與即是莫益傷即是擊或云安其身三句皆是恒危以動懼以語无交而求皆是不恒則莫之與當兼兩不與一不應方全時講以動爲政事語爲號令求爲賦稅專就在上說亦是然論理則不必拘兩與字微不同上是以心許之下是以物奉之懼以語就在上說懼作恐喝理長

謹孔子因益上九而發其意曰人情多喜於求益而求益惟貴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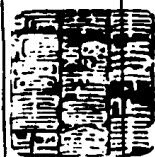
有恒在上之君子形諸政事之間者動也必修身循理而安然後動焉見諸號令之施者語也必心和氣平而易然後語焉征於閭里之下者求也必上下之交相孚而定然後求焉君子修此三者則立心之恒可知故動而民與語而民應求而民與其道全備而无失也若事不循理從欲惟危以動則民不順從而與之心不平易專事恐喝爲懼以語則民不聽信而應之分非已定情不素孚爲无交而求則民不供輸而與之至於莫之與豈但不與已哉則必爭奪紛起傷之者至矣此立心勿恒所致也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正此謂也

右第五章

雙湖胡氏曰夫子於繫辭上傳既舉七卦爻辭以發明易道今於

此章復舉九卦十爻之辭以論之看來亦只是隨一時意之所欲言者則舉之逐爻各自有意義皆足爲學者取法未必先立主意却以卦實之也

雲峯胡氏曰上繫七爻下繫十一爻皆象傳之文言也學易者可類觸而通其餘矣

按此章分釋十一卦爻辭雖煩簡不同而各自爲說凡以咸九四作主腦及各節串遞者俱宜芟却。雲峯謂十一爻皆象傳之文言甚有理然合前擬議以成其變化則此十一爻亦皆所當擬議者咸四爻之論獨詳以其推感應之理而並及學問之事故其說長精義入神一段朱子以屈伸貫下患意是推何思何慮之所以然蓋感應之理固皆出於自然不煩思慮而人心不能无私必如精義入神至德之盛云云方能到何思何慮地位困三爻見人當善自處以保身名解上爻見當藏器待時噬嗑初上二爻見小惡當懲勿令惡積罪大否五爻見當有未然之防鼎四爻見當量力而受任豫二爻見凡事當知幾復初爻見當速於改過損三爻見相與當專一益上爻見立心當有恒要人玩易得其榍深觸類旁通不必定出周公繫爻之意而言之无非至理未嘗不若合符節也

易經詳說卷四十四終

易經詳說卷四十五

繫辭下傳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按韓註撰訓數本義訓事

孔疏乾坤其易之門耶者易之變化從乾坤而起猶人之興動從門而出故乾坤是易之門也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者若陰陽不合則剛柔之體无從而生以陰陽相合乃生萬物或剛或柔各有其體陽多爲剛陰多爲柔也以體天地之撰者撰數也天地之內萬物之象非剛則柔或以剛柔體象天地之數也以通神明之德者萬物變化或生或成是神明之德易則相其變化之理是易能通達神明之德也

本義諸卦剛柔之體皆以乾坤合德而成故曰乾坤易之門撰猶事也

朱子曰乾坤易之門不是乾坤外別有易只易便是乾坤乾坤便是易似那兩扇門相似一扇開便一扇閉只是一個陰陽做的如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闔闢門者六十四卦皆由是出如兩儀生四象只管生出故曰門耶爲復是取闔闢之義耶曰只是取闔闢之義六十四卦只是這一個陰陽闔闢而成但看他下文云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便見得只是這兩個。乾陽物坤陰物陰陽形而下者天地之撰即是說他做處

按朱子之說不盡可從蒙引有辨

進齋徐氏曰陽畫爲乾陰畫爲坤門猶闔戸闢戸之義一闔一闢爲易之門其變无窮皆二物也陰陽合德謂二物交錯而相得有合剛柔有體謂成卦爻之體也天地之撰陰陽造化之迹也有形可擬故曰體體天地之撰言聖人作易皆以體法造化之事而效其至著者也神明之德陰陽健順之性也有理可推故曰通通神明之德言易書既作又以通知造化之理而極於至微者也又曰自形而上者言之故先陰而後陽自形而下者言之故先剛而後柔

節齋蔡氏曰乾坤合而後成衆卦爻之體如剛來而下柔剛上而柔下此類皆由乾坤相合而成所謂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也

雲峯胡氏曰其初也陰陽分而爲兩儀陰陽之合則爲四象八卦

而剛柔於是乎有體著而天地之撰微而神明之德皆自乾闢其始而坤成其終故曰乾坤易之門

案門者物之所從出者也乾坤指兩儀此陰陽兩畫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所由出是易之門也大抵門字與道義之門門字同朱子闔闢之說似不切又曰只易便是乾坤也愚謂此處乾坤亦與易須有別陰陽合德只是奇耦相交也正易之所由成也乾坤二畫是有個質了既有個質便成個物故曰乾是陽物坤是陰物言乾以像陽坤以像陰也陽物陰物言其判然不相混也故二者交合然後成易此由乾坤轉陰陽又轉剛柔蓋稱乾坤父母名目也稱陰陽通謂之詞也稱剛柔指卦畫體質言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德字輕看陰陽合德只是剛柔相交也陰陽指兩儀之奇耦剛柔指六十四卦中之奇耦謂之合德者畫陰陽分爲兩儀必其合德而後爲八卦爲六十四卦矣天地之撰如雷動風散之類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類天地之撰即是萬物之情但風雷山澤爲物雷動風散則其事也體謂形容出來通謂發越出來此條言伏羲畫卦之事下條則言文王周公繫卦爻辭之事也

存疑乾坤即是陰陽易卦之初只是陰陽兩畫而已六十四卦皆由此而出故曰易之門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正是說易之門處蓋陰陽兩畫交而生太陽少陰少陽太陰之四象四象交而生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八卦六十四卦皆由八卦之重而成是六十四卦皆由乾坤兩畫而出所以爲易之門耶天地之撰撰即撰

爻之撰言造作也雷動風散雨潤日暄之類皆天地之造作也體是體貼出來如丹青之貌人物山水相似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類通即曲暢旁通之通只是發揮其義使通達條暢也易惟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則下文所言許多事物皆由此而出矣

蒙以體以通二以字眼剛柔有體說有體之體是死字謂體質也以體之體是活字謂體貼也

靈昔伏羲畫卦六十四卦之初奇耦兩畫而已是所謂乾坤也乾坤其六十四卦易所從出之門耶何以見之乾一而實以之象陽蓋陽物也坤二而虛以之象陰蓋陰物也二物各一其德然陰交於陽陽交於陰而其德未嘗不合也由是爲八卦爲六十四卦而剛柔純雜各有其體矣此乾坤所以爲易之門也剛柔

既有體則顯而天地之撰如雷動風散之類有形可擬者皆有以體貌之而不遺微而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類有理可推者皆有以通達之而无間此伏羲所以立象盡意也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

韓註備物極變故其名雜也各得其序不相踰越况爻卦之辭也有憂患而後作易世衰則失得彌彰爻繇之辭所以明失得故知衰世之意耶稽猶考也

孔疏其稱名也雜而不越者易之其稱萬物之名萬事論說故辭理雜碎各有倫叙而不相乖越易之爻辭多載細小之物若見豕負塗之屬是雜碎也辭雖雜碎各依爻卦所宜而言之是不相踰越也稽考也類謂事類然考校易辭事類多有悔吝憂虞故云衰

亂之世所陳情意也若盛德之時物皆遂性人悉懽娛无累於吉凶不憂於禍害今易所論則有亢龍有悔或稱龍戰於野或稱箕子明夷或稱不如西鄰之禴祀此皆論戰爭盛衰之理故曰衰意也凡云耶者是疑而不定之辭也

本義萬物雖多无不出於陰陽之變故卦爻之義雖雜出而不差繆然非上古淳質之時思慮所及也故以爲衰世之意蓋指文王與紂之時也

或問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是指繫辭而言是指卦名而言朱子曰他後面兩三番說名後又擧九卦說看來只是謂卦名問於稽其類曰但不過是說稽考其事類其衰世之意耶伏羲畫卦時這般事都已有了只是未曾經歷到文王時世變不好古來未曾有底事都有了他一一經歷這崎嶇萬變過來所以說出那卦辭如箕子之明夷如入於左腹獲明夷之心於出門庭此若不是經歷如何說

雲峯胡氏曰伏羲三畫卦名自乾一以至坤八有自然之序因而重之亦然至文王八卦之名則雜而非復伏羲之序矣然其稱名雖雜而於伏羲之易未嘗差違稽類考占世之衰也雖有不得不然者矣

梁氏中行曰乾坤足以盡天下之道萬物由之足矣何用不一之名世衰道微人之情僞滋熾聖人不得不明其道以示天下

進齋徐氏曰上古之世俗朴民淳迷於吉凶之途而莫知所趨故伏羲畫卦以教之占而吉凶以明斯民由之而无疑也雖乾陽坤

陰剛柔交錯顯而體天地之撰微而通神明之德然剛勝則吉柔勝則凶亦未嘗費辭也中古以來人心變詐迷繆愈甚文王周公於是繫卦爻之辭稱名辨物稽類考占以闡示陰陽之義易之道雖无餘蘊而聖人憂患後世之意蓋亦有不得已焉者故下文又申言之

蒙引一卦有一卦之稱名一爻有一爻之稱名小註以爲卦名者未定之說也文王周公之繫辭其於卦爻中所稱名義如乾則曰元亨利貞坤則曰利牝馬之貞以至六十四卦皆然可謂雜矣乾之諸爻曰潛龍見龍之類坤之諸爻曰履霜堅冰直方大之類以至三百八十四爻皆然亦可謂雜矣然卦爻之義雖雜出而不倫而實各有定體无少差謬是何也蓋萬物雖多无不出於陰陽之

變文王周公則又因其卦爻陰陽之變而取夫萬物陰陽之象夫何誤乎於稽其事類則此非上古淳質之時思慮所及蓋衰世之意也若上古之世民風淳質安得有許多情狀易與於美坐故本義云蓋指文王與紂之時也周公亦在其中央

按乾初九小註孔氏曰爻辭多文王後事升卦六五王用享於岐山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皆文王後事也故馬融陸績等皆以爲爻辭出於周公是也其稱名也雜而不越與下文其稱名也小廣狹不同上文兼卦爻許多名義而言下文則與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並列只是一端之稱名上文稱名言雜言其多而不一也下文稱名言小只是就中舉其小者

存疑此係指聖人繫辭而言不然則於稽其類其衰世之句意難

通稱名者所稱之名物當兼物事說如乾之六爻取象曰龍坤之卦辭取象牝馬離之卦辭取象牝牛他如羸豕鼫鼠豚魚鴻漸翰音見陸叢棘之類物之稱名也如建侯行師涉川攸往婚媾祭祀乘馬需泥負乘喪茀墉伏戎之類事之稱名也據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所稱名可謂雜出而不倫矣然一卦有一卦之取義一爻有一爻之取義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莫非陰陽之變聖人繫辭皆本陰陽之變而爲稱名如乾之龍則取純陽至健之象坤之牝馬則取純陰至順之象離之牝牛則取中順之象姤之羸豕則取陰順之象卽此類端餘可推而知也稱名雖雜出然皆有根據而非妄言故雖雜而不越乎義理上古之時世朴民淳不曾經歷許多事變无綠說得許多名出來及至衰世民僞日滋變詐日甚許多崎嶇險阻皆親身經歷過故盡說出在於易上以教民之趨避此聖人憂天下後世之心也故曰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

玉疑衰世之意意字卽吉凶與民同患意思使稱名不雜便患吉凶者必未周此非聖人意也時也

講然有畫无文民用弗彰文周係卦爻之辭其中所稱名義或假物象或言事變紛然雜出而總不外陰陽之理无有差越也然稱名之雜抑亦有故於稽其所言之類疑是聖人處世之衰經歷萬變而後意慮及之若上世民淳事簡未有許多變態其意思何出及此耶此文周所以係詞盡言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按註疏開而當名句辨物正言句斷詞則備矣句

本義而微顯恐當作微顯而闡而之而亦疑有誤

朱子曰彰往察來往者如陰陽消長來者事之未來吉凶問彰往察來如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相似往是已定底如天地陰陽之變皆已見在這卦上了來謂方來之變亦皆在這上曰是微顯闡幽幽者不可見便就這顯處說出來顯者便就上面尋其不可見底教人知得如此顯道神德行相似德行顯然可見者道不可見者微顯闡幽是將道來事上看言那箇雖似粗底然皆出於道義之蘊微顯所以闡幽闡幽所以微顯只是一箇物事

進齋徐氏曰往謂陰陽消長剛柔變化卦爻所藏者易皆著而明之故曰彰往來謂吉凶未定事之方來者占筮中所告可以前知

故曰察來顯者微之使求其原故曰微顯幽者闡之使見其端故曰開幽當名謂君臣父子之分貴賤上下之等各當其位也辨物謂乾馬坤牛離火坎水頤果莧陸之類恐辨其似也正言謂元亨利貞直方大之辭正其言以曉人也斷辭謂利涉大川不利涉大川可小事不可大事之語有以決其疑也

臨川吳氏曰彰往卽藏往也謂明於天之道而彰明已往之理察來卽知來也謂察於民之故而察知未來之事微顯卽神德行也闡謂以人事之顯而本之於天道所以微其顯闡者闡而顯之也闡幽卽顯道也謂以天道之幽而用之於人事所以闡其幽上篇之藏往知來顯道神德行兼蓍而言此則專以卦而言之也

蒙引夫易既有卦爻辭於是易書之中无所不備陰陽消息之往

者卦爻之變象有以彰之吉凶悔吝之來者卦爻之占辭有以察之人事之顯人不知其根於理數也易則明其必根於理數而微之義理之幽人固有日用而不知者易則就事爲之開發以示人人事粗迹也易書有以微之蓋於至著之中寓至微之理也天道至幽也易書有以闡之蓋以至微之理寓於至著之象也微顯與神德行相似闡幽與顯道相似但彼在占筮上說言其功用之切於人此則卦爻上說言其功用之具於易此亦所謂體用一原顯微无間者也易之有君臣上下之位有窮通賢否之分是各當其名也云云如潛見之類窮通也如履霜直方大之類屯之二三蒙之初二之類易未嘗不辨其名實當名者名必稱其實也乾曰馬而坤則曰牛離曰火而坎則曰水以至剝之上六爲碩果

夬之六五爲莧陸其取類於陰陽无不各有所當是辨物也乾卦之辭則曰元亨利貞初九之辭則曰潛龍勿用皆正其言以示人也或曰吉或曰凶或曰利或曰不利皆斷其詞以告人也夫如是則无一之不備矣進齋以元亨利貞直方大之辭爲正言以利涉不利涉之類爲斷詞亦有未精細者不如此則何所分辨要之正言辭也斷辭占也且直方大爲正言履霜堅冰至潛龍勿用獨不爲正言乎若斷辭多是以占決言

存疑顯是人事幽是天理微顯是本人事於天理也闡幽是發天理於人事也二句爻互說蓋至微者理至著者象體用一原顯微无間微顯不外於天理闡幽不外於人事

去疑此合下節都是就辭說其往來等件只講得箇備字必件件

要貼入陰陽幾見不越本旨

匯纂易既雜而不越則理无不備也如陰陽消息天道之已然曰往易則彰其一定之理而往者可見吉凶悔吝人事之未然曰來易則察其幾先之故而來者可知事爲之迹甚顯也易則言事必根諸理而顯者微之性命之理至幽也易則言理必寓諸事而幽則闡之天下名分不可亂也則因陰陽之大分而稱之咸適其當天下物類不可混也則因陰陽之成質而區之悉從其辨以至是非可否有以發之而无偏曲回互是正明其言以示人也從違趨避有以判之而不涉兩可依違是斷決其辭以告人也蓋精及无形粗及有象无弗備矣而要其所以備者卽陰陽二物有以體其撰通其德也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
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孔疏其稱名也小者言易辭所稱物名多細小若見豕負塗噬腊
肉之屬是其辭碎小也其取類也大者言雖是小物而比喻大事
是所取義類而廣大也
按下文孔疏多不得其解而以肆為放无支離
本義肆陳也貳疑也
進齋徐氏曰見乘往來事名之小者也葛棘豕雉物名之小者也
所稱雖小而其所取之類皆本於陰陽非稱名也小取類也大乎
旨謂所示之理文謂經緯錯綜也極天下之頤凡天地陰陽道德
性命之奧象皆示之而其所繫之辭經緯錯綜皆有自然之文非
其旨遠其辭文乎曲委曲也凡委曲其文者未必皆中乎理易則
言雖曲而无不中也肆陳也凡敷陳其事者无有隱而不彰易則
事雖肆而其理未嘗不隱也貳疑也報猶應也失德之報吉凶之
應也因民之疑貳而決其疑以濟其所行有以明著其吉凶之應
也
雲峯胡氏曰稱名雖小而取類於陰陽也甚大不可以淺近卑吾
易也其旨雖遠而其文經緯可見不可以高遠荒吾易也其言雖
委曲而又皆中於理易豈高遠之書哉其事雖橫陳而實本於至
隱易豈淺近之書哉上古之時唯有易畫以明失得之報而民无
疑至於衰世不得不因民之疑而明之以辭矣
雙湖胡氏曰此一節上六句皆抑揚說易書所載名雖小而類

則大旨雖遠而辭則文言雖曲而理則中事雖肆而理則隱正與
書直而溫簡而栗等語同意凡此者无非因民心之疑貳而欲濟
其所行以易而明示其失得之報故也
蒙引舊說易固无所不備而於无所不備之中且又極其周密要
以開物成務而已易中所稱卦爻名義如牝馬牝牛棟橈遺音之
類卦之稱名者小也乘馬需泥負乘喪茀之類爻之稱名者小也
中間有事名之小者亦有物名之小者然稱名固小矣但其取類
皆自陰陽之變而來是所取類則大也凡意深遠者其辭晦滯
而不文易於天地陰陽之變道德性命之奧皆散寓於卦爻之中
其旨遠矣此以象言徐氏說也然其所繫之辭經緯錯綜旁通曲
暢又各有自然之華藻而无或晦澁枯槁之病是其旨遠而辭文
也亦舊說曲而中者正以其本於陰陽之變而為言也舊說卦
爻中所言者間有委曲而不徑直處然卻皆中於理未嘗有所附
會為如睽之九二遇主於巷其言曲矣然本其正應非有邪也理
卻是中習坎之六四納約自牖其言曲矣然在險之時剛柔相濟
勢則然也理固亦中焉先迷後得東北喪朋之類乘馬班如匪寇
婚媾之類何其委曲而中也其事肆而隱亦以其本於陰陽之
變而肆其事也舊說易中所敷言者直而无隱事則肆矣然上則
根乎陰陽之變下則酌乎人事之宜於顯之中而有隱者寓焉如
坤之辭曰元亨利牝馬之貞矣又曰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
又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又曰安貞吉何肆如之屯之六二曰屯
如邅如乘馬班如而又曰匪寇婚媾又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又何拂如之然坤之辭云云陽全陰半之至理實於此乎寓也屯六二之辭云云者柔順中正之至理實於此乎寓也此以上特與一二要之卦爻中多多說得方是其言曲而中雜而不厭也其事肆而隱展而不浮也以上通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但要說得方是不可指何卦爲稱名小取類大何爻爲旨遠而辭文易之所以開示於人者如此其周至何也蓋因民心之狐疑而決之使民之行有濟而明其事理得失之報以示人耳得失之報謂吉凶也得則吉失則凶報猶應也

[按]蒙引總論卦爻是也臨川謂專以彖辭言不可從

[去疑]上六句正明雜而不越亦要根陰陽來須歸重末二句正所謂衰世之意也

[講]有其所備之中而詳論其妙凡稱名小者其取類必拘於小易之所稱舉物之纖細事之庸常甚小矣然皆以象陰陽之變所取之類不亦大乎凡旨遠者其命詞必涉於晦易之旨盡天地之秘性命之微甚遠矣然經緯錯綜煥然明白詞不亦文乎凡委曲其言者未必中理易旁引以該物態宛轉以寓人情至曲矣然一言一理隨在各當蓋言雖曲而理无不中也凡敷陳其事者多失淺露易盡其大小之分極其本末之詳至肆矣然一事一理隱然在中蓋事雖肆而理則隱藏也易辭之妙如此其用豈有他哉聖人因人之疑於趨避而欲有濟其行之所不及故作易定吉凶以告人而明其失得之應使人知順理則得得則吉逆理則失失則凶疑有所决而行有所濟矣此後天之辭所以廣先天之象而開物成務之功有相同也

右第六章

[本義]此章多闕文疑字不可盡通後皆放此

[雙湖胡氏曰]此章專論乾坤其易之門六十四卦之所從出乃易之關鍵也其究則无非所以斷民疑明吉凶之報耳

[集解]此章言易有得失之報以濟民行首節言伏羲之易二節言文周係辭三節承繫辭言易之无不備四節又贊易中所備之妙无非前民用也要之所體所通即雜而不越之理而彰察微闡云云无非天地之撰神明之德也陰陽二字是通章骨子因貳以濟民行是通章主意

[按]此章合論先後天之易意重繫辭上乃從畫卦說起耳伏羲畫

卦因能體撰通德而所以濟民行爲失得之報者未盡也故文周繫之辭而失德有報民行以濟蓋處衰世不得不然也雜而不越四字可包下文下无不備極其妙二意正見雜而不越處

[孔疏]其於中古乎者謂易之爻卦之辭起於中古若易之爻卦之象則在上古伏羲之時但其時理尚質素聖道凝寂直觀其象足以垂教矣但中古之時事漸澆浮非象可以爲教又須繫以文辭示其變動吉凶故爻卦之辭起於中古則連山起於神農歸藏起於黃帝周易起於文王及周公也此之所論謂周易也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者若无憂患何思何慮不須營作今既作易故知有憂患也身既憂患須垂法以示於後以防憂患之事故繫之以文辭

明其失得與吉凶也
程子曰、如吉人者不憂又却言作易者其有憂患須要知用處各別也天下只有一個憂字一個患字既有此二字聖人安得无之
【本義】夏商之末易道中微文王拘於羑里而繫彖辭易道復興
【臨川吳氏】曰中古謂文王時羲皇之易有畫而已三畫之卦雖有名而六畫之卦未有名文王始名六畫而繫之以辭易道幾微而至此復興也卦名及辭皆前所未有故不云述而云作作易在羑里時故云其有憂患乎蓋於其名卦而知其憂患也下文擧九卦之名以見其憂患之意
【蒙引】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以時言也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以其人言也臨川是以卦名爲出於文王故云然據朱子以卦名爲出於伏羲則易之興於中古謂指文王與紂之時不可謂其於名卦而知其有憂患決矣所謂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作易者指繫辭也
【存疑】周公係爻亦在其中周公遭流言而避居東都亦經憂患者聖人統言其父不及其子爾
【集說】憂患乃憂悲天下之多故聖人則樂天知命而已
【按】此是新說聖人何得无憂患
【講】易始於伏羲而中微於夏商之末文王係以彖辭易道復明於世是易道之興也其於中古有周之時乎而文王作易適居於羑里其有憂患之心乎當憂患而作易則易中无非處憂患之道也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孔疏六十四卦悉爲修德防患之事但於此九卦最是修德之甚故特擧以言焉以防憂患之事故履卦爲德之初基故爲德之時先須履踐其禮敬事於上故履爲德之初基也謙德之柄也者言爲德之時以謙爲用若行德不用謙則德不施用是謙爲德之柄猶斧刃以柯柄爲用也復德之本者言爲德之時先從静默而來復事静默故爲德之根本也爲德之時恒能執守始終不變則德之堅固故爲德之固也損德之修者行德之時恒自降損則其德自益而增新故曰損德之修也謙者論其退下於人損者能自減損於已故謙損別言也益德之裕者裕寬大也能以利益於物則德更寬大也若遭困之時守操不移德乃可分辨也改邑不改井井是所居之常處能守處不移是德之地也言德亦不移動也巽申明號令以示法制故能與德爲制度也自此以上明九卦各與德爲用也
【按】孔疏復言静默益言利物巽言申令皆不切
【本義】履禮也上天下澤定分不易必謹乎此然後其德有以爲基而立也謙者自卑而尊人又爲禮者之所當執持而不可失者也九卦皆反身修德以處憂患之事也而有序焉基所以立柄所以持復者心不外而善端存恒者守不變而常且久懲忿窒慾以修身遷善改過以長善困以自驗其力井以不變其所然後能巽順於理以制事變也

朱子曰履德之基只是要以踐履爲本謙德之柄只是要謙退若處患難而驕亢自高取禍必矣復德之本如孟子所謂自反困德之辨困而通則可辨其是困而不通則可辨其非損是懲忿窒慾益是修德益令廣大巽德之制巽以行權巽只是低心下意要制事須是將心入那事裏面去順他道理方能制事方能行權若心粗只從事皮膚上綽過如此行權便錯了巽伏也入也○問井德之地曰井有本故澤及於物而井未嘗動故曰居其所而不遷如人有德而能施以及人然其德性未嘗動也○問巽何以爲德之制曰巽爲資斧巽多作斷制之象蓋巽字之義非順所能盡乃順而能入之義謂巽一陰入在二陽之下是入細直徹到底不只是到皮子上如此方能斷得殺若不見得盡如何可以行權

進齋徐氏曰履踐也基猶基址禮卑如地人之踐履一循乎理是從實地上立脚步步皆實則德有其基自下積累而上故曰德之基復爲反善之義人非聖人不能不流於惡能於念慮之萌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處審其幾而復於善焉是德有其本也人處困窮出處語默之間取予辭受之際最可觀德當義則爲君子違理則爲小人明辨於私所以自驗其所守也

雲峯胡氏曰夫子偶於上經取三卦下經取六卦言文王以憂患之心作易而文王處憂患之道自无非易也履之象上天下澤定分不易履之爻以一陰安處於三陽之下此履之所以爲禮也謙之象地中有山不見其高謙之爻以一陽而退處於三陰之下此謙之所以制禮也復則一陽生於五陰之下天地之心可見本義

所謂心不外而善存者指仁而言也如墻之基所以立也如器之柄所以執也文王之禮也如木之本所以生也文王之仁也恒德之固文王之心无時而非禮无時而非仁也損以懲忿窒慾益以遷善改過困以知命而取舍有辨井以定性而動靜不改其初也巽順於理以制事變文王蓋无適而非義也

雙湖胡氏曰此初陳九卦之德雖未說到聖人用易處然以文王之聖之德純亦不已其於九卦之德固自統會於其心也久矣

蒙引履德之基基與本不同基就積行上言本就心言是乃善端之根也履所以爲德之基者蓋人之修必以立行實踐爲先而所行之際必借上下尊卑親疏隆殺之禮文以爲憑藉依據之地故張子教人以禮而入即此意也本義上天下澤定分不易必謙乎此此字是承上分定不易字而言謙德之柄柄人所執者也謙乃爲禮者之所執持而不可失者也繼以復德之本者凡人之修德必先有以制其外然後有以養其中故必先以禮與謙二者修飭把持於其外然後善端可得而復於內不然外之不恪內亦隨亡矣復者一陽復於衆陰之下在人則善心復於內擴充之則衆善无不備矣故曰德之本也復者心不外馳而善端存不必謂是惡極而善至此承上立禮秉謙而來非惡極始復者矣只是心不外馳而存養得善端在耳善端善心所發者也如云善念孟子四端是也恒所以次復者善端之存於我者猶不能保其長存而不失也德雖可久然人欲之私或未能盡去本然之善或未能盡充損之懲忿窒慾所以盡去其人欲之私也益之遷善改過所以益充

其本然之善也此恒之後所以繼之以損益人欲盡而大理純矣非困无以驗其然也故困爲德之辨所謂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辨者自辨也故本義云困以自驗其力論語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是從傍人說德可以處困則確然有定而外物不能移矣井所以次困也外物不能移則既有立矣能立然後可進於權巽之所以次井也。九卦之序當云先以禮爲基而應物之際必持謙能如是則善心復於內而又當守之不變然猶未敢必已私之盡去也故懲忿窒慾以修身未敢必已德之全備也故遷善改過以長善由是驗之於困窮之時困而亨可以驗吾學力之所至若困窮動他不得則无喪无得常永貞固所謂可以立矣然後能巽順於理而用權以制事變也德至巽以行權乃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故稱而隱者毫釐絲忽无不由中酌量也自有不容言之妙則所謂精義入神也

存疑此因上言作易者之經憂患隨承言處憂患之道蓋以是教人非文王之處憂患皆用九德也而其行事之聰合則有之矣君子進修之功惟禮最爲切要蓋禮有尊卑上下貴賤親疎之等其間又有許多節文度數明有塗轍可循法則可依據觀曲禮所記坐立進退升降之類雖極細微亦有許多節文度數如坐如尸立无跛將升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至於羹之有菜者用梜无菜者不用梜唯諾必愼之類皆有個法學者誠由此而謹之則動靜語默皆有規矩準繩之中放心邪氣不得而入天理常存由小積之以至於高大矣故曰德之基譬墻有基而墻由之起臺有基

而臺由之起也。巽入也深入於義理也必能入乃能制事於理不能深入而能利事寡矣故曰德之制

集說此節要得次第之序履謙屬踐履說復恒屬存養說損益屬修治說困井屬成德說巽屬應物說基與地有別基小而地大基是初起脚根積累可由此而上地是凝成全體施用之妙皆由此而出

按本義云爲禮者所當執持是承履說便見有序之義然必先將本句字意看得分曉方及相承意勿遽以相承爲正說。德之制難看只照本義順理制事暗照權字意說較明語錄中入字義似亦在順字之中非兩層。恒久與井之不變句勿混恒以所守言着力說井以所處言現成說。謙以持身之謙退言巽以處事之巽順言亦勿混

王起此節只是論德話頭不可涉到妙用上去

講處憂患之道不過反身修德而其進有序大約於九卦可概見焉是故德莫先於立基必謹於踐履之實則兼禮以治躬可以爲積累之漸履非德之基乎德基既立不可驕亢必出之以謙退則有所執持而不失謙非德之柄乎既有執持又必心不外馳能復於善以存養其本體故復爲德之本本既在我而其守之必久而不變始安固而不搖故恒爲德之固持守雖固私欲或未盡去也損則懲忿窒慾以去其所本无德於是乎修焉然修治雖嚴天理或未盡純也益則改過遷善以充其所固有德於是乎裕焉德既充裕則可驗於處境矣處困而能亨與否斯

德之至不至分焉是固爲德之辨也德既亨於處困自不變於
終身以井之不變而其地有常是井爲德之地也德成而不變
尤必巽順乎理以裁制事變而後動无不宜是巽爲德之制也
九卦修德之序如此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
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孔疏自此以下明九卦之德也言履卦與物和諧而守其能至故
可履踐也謙尊而光者以能謙卑故其德益尊而光明也復小而
辨於物者言復卦於初細微小之事即能辨於物之吉凶不遠速
復也恒卦雖與物雜碎並居而常執守其操不被物之不正也先
自減損是先難也後乃无患是後易也益是增益於物能長養寬

裕於物皆因物性自然而長養不空虛妄設其法而无益也困卦
於困窮之時而能守節使道通行而不屈也井卦居得其所恒住
不移而能遷其潤澤施惠於外也巽稱揚號令而不自彰伐而幽
隱也自此以上辨九卦性德也
按孔疏之說多與本義不同
本義此如書之九德禮非強世然事皆至極謙以自卑而尊且光
復陽微而不亂於羣陰恒處雜而常德不厭損欲先難習熟則易
益但充長而不造作困身困而道亨井不動而及物巽稱物之宜
而潛隱不露
朱子曰履之爲卦君臣上下各居其位而得其和者也和則疑於
平易而非極至之義然各得其所而不亂焉是乃所以和而至其

下八卦之說其例皆然履和而至以下每句皆見反說如謙本
以自卑却尊而且光若恭人尊君卑臣則雖尊而不光唯謙則尊
而又光復小而辨於物者蓋復卦是一陽方生於羣陰之下如
幽暗中一點自是小而辨也又曰復雖一陽方生然而與衆陰却
不相亂如人之善端方萌雖小然而衆惡却遏他不得
按此當以善端爲正講不必指定陰陽朱子又曰損先難而後
易如子産爲政鄭人歌之曰孰殺子産吾其與之及三年人復
歌而頌之蓋事之初在我亦有所勉强在人亦有所難堪久之
當事理順人心這裏方易便如利者義之和一般義是一個斷
制物事却似不和及之事得其宜乃所以爲和如萬物到秋許
多嚴凝肅殺之氣似可畏然萬物到這裏若不得此氣收斂凝

結許多生意又无所成就其難者乃所以爲易也益長裕而不
設長裕只是一事但充長自家物事教寬裕而已困窮而通此
因困卦說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蓋此是致命遂志之時
所以困之彖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蓋處困
而能說也井居其所而遷又云井德之地也蓋井有定體不
動然水却流行出去不窮猶人心有持守不動而應變不窮也
德之地也地指那不動處巽稱而隱巽是個卑順的物事如
兌見而巽伏也自是個隱伏的物事蓋巽一陰在下二陽在上
陰初生時已自稱量得箇道理了不待顯而後見如事到面前
自家便有一個道理處置他不待發露出來又曰稱而隱是巽
順恰好的道理有隱而不能稱量者有能稱量而不能隱伏不

露形迹者皆非巽之道也巽德之制也巽以行權都是此意
問隱字何訓曰不見也如風之動物无物不入但見其動而不
見其形權之用亦猶是也
節齋蔡氏曰和則不能必至而履之和則能至尊也者不能必光
而謙之尊則能光微昧者不辨於物而復之小則能辨雜者人厭
之而恒之雜則不厭難者不易而損先難則有後易之理設施爲
也裕者多施爲而益之裕則不施窮則不通而困之窮則能通遷
謂養物不窮也居其所則不遷而井之居則能遷稱輕重等也稱
則形著而巽之稱則能隱此如書之九德蓋兼體用而言也
進齋徐氏曰設施爲也自然充長不待施爲以求其益也益之道
當俟其涵養從容自然有得不可萌欲速助長之心設謂有所安
排布置要如何也

西山眞氏曰損先難而後易蓋懲忿窒欲心易發難制欲心易開難塞故
其始也懲之窒之爲甚難然天理既明人欲自熄其爲力又有所
不難者故曰後易益長裕而不設蓋主利物而言長裕者謂充廣
吾寛裕之德則其利益自然及物不待安排做作也故曰不設
雙湖胡氏曰此再陳九卦之材亦未說到聖人用易處然聖人既
有九卦之德亦必有九卦之材其和而至稱而隱因其餘事矣
蒙引履和而至先王因人情而制禮禮本非强世之事似若非其
至者然一皆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加之錙銖則大過減之毫
髮則不及所謂似易而實難者故曰和而至也猶中庸章句所謂
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至者○謙尊而光本義自卑二字在謙字

内是以謙對尊且光說夫謙宜若不尊且光也然既有是德亦終
不容自泯人益加敬慕矣故尊且光尊爲人所尊則已亦有然尊
矣此尊字與光字一類皆指我而言此尊而光與彖傳不同彖傳
是對下句卑而不可踰說此處本義分明用一且字德自光顯此
尊而光所以與彖傳不同○復小而辨於物善端之發雖微然終
非衆邪所能蔽本義云復陽微而不亂於羣陰是就陰陽上說蓋
亦如上節上天下澤定分不易例○恒雜而不厭雖處膠轕之地
而常德如一日也○損先難而後易懲忿窒慾所謂克己最難者
但猛省一番則漸漸熟而安之矣益長裕而不設著力處都在
損之先難時了至於益則是據我所自有者而益加充長不用他
求而外索矣所謂不設也○困窮而通窮者其身通者其道也○

井居其所而遷但要說德至其德安然不動而其澤自有以及乎
物○巽稱而隱巽稱物之宜然義由中出其所以裁制酌量之妙
有非人之所能窺矣不亦隱乎潛隱不露只是善入則如是
存疑本義此如書之九德書之九德每句皆反說此亦然禮順
人情似非其至者却是至極的道理不可以其和遂謂其非至也
○尊而光與謙字相對內有自卑意蓋謙雖自卑然却尊而光也
○一念善端之復天理便乎其昭彰非羣邪所得而掩故曰復小
而辨於物言與衆物自有分辨也○人有恒久之德雖處橫逆之
地而所守益堅其所見者仍以爲是而不自厭惡故曰雜而不厭
不自厭惡者不自悔也諸人到損損時節多有自怨悔之意就益
之恒者雖至狠狠亦不當也○損者懲忿窒慾也克己最難故損

爲先難待久而熟則不難矣故後易。益者遷善改過也遷善則善日長改過則過日寡過日寡善日長不待更有作爲以求其長也故日長裕而不設蒙引謂着力處都在損之先難時了似未是益改過遷善倘有事也困窮而通是處困而亨也文王拘於羑里而演易孔子厄於陳蔡而絃歌是也井居其所是其德安定而不動也然其功用有以及物故井居其所而遷事物縝紛沓至於吾前者非權衡素定者鮮不爲所動而發露於聲色也巽者深入於義理而權衡素定於胸中故事物之來雖縝紛沓至而吾應之皆潛隱不露所謂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近之

因指此節和而至謙而光似乎說效驗然處憂患之中豈遽得此只是在陳九卦有這好處反身修德莫踰於九卦也

困闔此節句句頂上來所以妙處在各句下半見得須體而字語氣抑揚說下即下半都是就德體內想其妙如此若說到功用上去又礙下節了

按履和而至謂和則平易近人而却是極至道理至即中庸其至之至有盡善恰好之意謙尊而光尊不對卑言謂可尊而有光也復小而辨於物謂善端甚微而不混於物欲有分辨也恒雜而不厭謂常則易雜而能耐其雜不易所守也損先難而後易謂忿欲難於減損而久之習慣不大費力也益長裕而不設謂善日生長充裕而无所造作於其間設如俗言設法之設困窮而通困則窮也通則困之亨也井居其所而遷謂能靜守其常而却運動不滯也巽稱而隱謂隨事順理與之相稱而不露形迹也稱去聲作稱量因下行權而云然恐非正訓

議九卦之序如此而其德之妙又有可言者凡和易者未必造其至也履順人情固和矣而出於天理民彝之極有不可加損者和而至也凡退抑者未必能尊而光也謙以自卑而人欲敬慕德益彰顯尊而光也凡物之小者易爲衆物所亂復則一念方萌小矣而天理當然非羣邪能掩小而辨於物也凡處雜者易失其守恒則處紛紜轇轕之地雜矣而德旣有常操存不已何厭之有先有所難矣後未必易損之懲忿窒慾難矣而忿慾潛化後何易也有所充長者必有所造作益之遷善改過其勢固生長充裕矣而自然有得不待設也凡處窮者未必能通困則身窮矣而其道則亨不其通乎凡居其所者多滯於一方井則

居其所矣而功能及物不其遷乎凡稱度事物者多形之聲色巽則稱物之宜矣而運於一心人莫窺測不其隱乎九卦之德之妙又如此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按韓註之說多與今講異附見於孔疏中而其以反經合道爲權尤爲程朱所非

孔疏自此以下論九卦各有施用而有利益也言履者以禮敬事於人是調和性行也謙以制禮者性能謙順可以裁制於禮復以自知者旣能反復求身則自知得失也恒能終始不移是純一其德也自降損修身无物害已故遠害也益以興利者旣能益物物

亦益也故與利也困以寡怨者逌困守節不移不怨天不尤人是无怨於物故寡怨也井能施而无私則是義之方所故辨明於義也巽順以既能順時合宜故可以權行也若不順時制變不可以行權也

程子曰巽以行權義理所順處所以行權

本義寡怨謂少所怨尤辨義謂安而能慮

朱子曰禮主卑下履也是那踐履處所行若不由禮自是乖戾所以曰履以和行謙又更卑下所以節制乎禮又曰禮是自家恁地卑下謙是應物而言○困以寡怨是得其處困之道故无所怨於天无所尤於人若不得其道則有所怨尤矣○井以辨義辨義謂安而能慮蓋守得自家先定方能辨事之是非若自家心不定事

到面前安能辨其義也○問巽有優游巽入之義權是仁精義熟於事能優游以入之意曰是巽是入細底意說在九卦後是這八卦事了方可以行權○問巽以行權曰權之用便是如此見得道理精熟後於物之精微委曲處无處不入所以說巽以行權又問恐是神道曰不須如此說巽只是柔順低心下意的氣象入至行權處不少巽順如何行得○巽以行權兌見而巽伏權是隱然做的物事若顯然地做却不成行權此外八卦各有所主皆是處憂患之道

雲峯胡氏曰謙以制禮而履以和行則禮之至者也井以辨義而巽以行權則義之精者也

梁氏中行曰道如放逸履而終以和權故孔子以可與權爲學之到

蒙引履以和行凡事依禮而行便无所乖戾以行已言也○謙以制禮亦自己之持身言是見於應物之間者制節謹度不敢縱逸蓋禮有貴賤上下之分謙則卑以自牧而禮由我行矣蓋雖居上接下亦是謙厚故曰正位居體況在下乎況憂患乎復以自知善端之存獨知之地也恒以一德入於其道也○損以遠害懲忿則无忘身及親之災窒慾則无求利得害之虞益以興利遷善改過則日進於高明而希賢希聖矣何利如之○困以寡怨困窮而亨則素患難行乎患難无入而不自得矣何怨之有不曰无怨而曰寡怨是聖人寬緩辭氣語録盡於[illegible]无怨尤也○井以辨義自家守得定則事至物來自然是是非非而有以審其當矣○井德之

地而曰以辨義若涉於巽以行權者也曰不重在辨義重在所以辨義也義是常經權是變道○巽以行權至此則義精仁熟凡事能優游以入之不必拘拘於循途守轍而自有以適其輕重之宜矣

存疑和是發而中節之和无所乖戾之謂也○謙以制禮彷彿似禮以行之遜以出之意

按履以和其行非以和去行也照禮之用和爲貴看則禮中有和順從容之意而時講但以中節爲和不用從容意也謙以制禮只是說謙不必定跟上履字說制定是行字意而比行字有力孔疏謂裁制於禮朱子謂節制乎禮是制字正訓一德一字有力謂一其德井之辨義或以井之止水能照爲喻亦頗有意味

夫疑此節亦頂上來妙在九箇以字見爲處憂患者所不能外
蘊九卦之德極其妙矣而其用何如行已非禮則不能中節而和
履則中節而无乖戾是所以和其行也行禮不宜倨傲是謙所
以節制乎禮而出之以遜也善端之萌在於一念自覺判然明
白是復所以自知也所守常久而不易其德純一不涉二三是
恒所以一其德也損而懲忿則无忘身及親之禍窒慾則无入
欲陷溺之危是所以遠其害也益而遷善改過則德以之崇業
以之廣是所以興利也困而能亨則无入不自得怨尤之心不
生是所以寡其怨也井體不動則安而能慮不淆於是非之正
是所以辨乎義也巽順乎理則德盛仁熟雖遇事變委曲合宜
是所以行乎權也九卦之德之用如此要皆反身修德之事何
憂患之難處哉

右第七章

本義 此章三陳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

朱子曰三陳九卦初无他意觀上面其有憂患一句便見得是聖
人說處憂患之道聖人去這裏偶然看得這幾卦有這個道理所
以就這個說去天下道理只在聖人口頭開口便是道理偶說此
九卦意思自足若更添一卦也不妨更不說一卦也不妨只就此
九卦中亦自儘有道理且易中儘有處憂患的卦非謂九卦之外
皆非所以處憂患也後世拘於象數之學者以謂九陽數聖人之
舉九卦蓋合此數也尤泥而不通觀聖人之經正不當如此若以
困爲處憂患的卦則屯蹇非處憂患而何又曰今之談經者往往

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亢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
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

西山眞氏曰九卦之義更當各就全卦反覆觀之以求夫所謂處
憂患者庶乎得之又此章之下云易之爲書也不可遠又明於憂
患與故則易之一書无非明於憂患而處以道者又不特九卦爲
然也

雙湖胡氏曰三陳九卦自有次第第一節論九卦之德第二節論
九卦之材第三節方論聖人用九卦以處憂患之道故皆以以字
明之亦如六十四卦大象必着一以字以明用易也然文王之聖
心與易會居平時處憂患无一非易況演易羑里卽身是易豈待
逐卦而以之乎夫子亦姑論其處憂患之道以其近似者言之而
爲萬世學易者之法矣苟謬焉不通則豈所謂易者哉

蒙引 此章三陳九卦首段舉大綱說九卦之德第二段方指其所
以爲德處拆揚其辭者以見其德之周也第三段則言其德之爲
用處皆說向處憂患上去也看以字可見此九卦非獨可處憂
患亦正可以處富貴也而孔子乃指作易者而言其盡爲處憂患
之道何哉大抵當時孔子落落不遇畏於匡伐木於宋削迹於衛
厄於陳蔡飽經憂患而三絕韋編之際其自得於此九卦多矣故
以已之心上體文王之心而有是論耳

按 雙湖說好但以材字對德言未妥不若蒙引指所以爲德覺融
貫

按 此章三陳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只是孔子偶擧九卦而釋其

義如此若排而論之六十四卦皆可處憂患也二節言九卦之德非謂卦德以人之德配九卦而言也九卦本无序而以德配之則有序三節言九德之妙各以反形而見四節言九德用言可作如此用非必謂處憂患而處憂患在其中矣在本卦彖象中初无此意孔子推論入微橫竪說來无非至理學者體此有得持身涉世无一不善豈獨爲憂患而設哉○雲峯計卦數以上下經相配殊屬凑合有辨見別集中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孔疏周流六虛者言陰陽周徧流動在六位之虛六位言虛者位本无體因爻始見故稱虛也

孔疏以不可遠爲不可遠離陰陽又以剛柔相易與不可爲典要連讀皆未妥

本義遠猶忘也周流六虛謂陰陽流行於卦之六位

朱子曰易不可爲典要易不是確定硬本子楊雄太元却是可爲典要他排定三百五十四贊當晝三百五十四贊當夜晝的吉夜的凶吉之中又自分輕重凶之中又自分輕重易却不然有陽居陽爻而吉的又有凶的有陰居陰爻而吉的又有凶的有有應而吉的有有應而凶的是不可爲典要之書也是有那許多變所以如此○上下无常唯變所適便見得易人人可用不是死法雖到二五之中却其間有謂二五而不吉者有當位而吉亦有當位而不吉者

張子曰心不存之是遠也不觀其書亦是遠也

三山林氏曰易之所言无非天地自然之理人生日用之不可須臾離者故曰不可遠

白雲郭氏曰人之於道不可須臾離也故於易不可遠可離者非道可遠者亦非易也

節齋蔡氏曰屢遷謂爲道變通而不滯乎物自易之爲書至屢遷此總言爲書爲道以起下文之意也自變動不居至唯變所適言易道之屢遷也不居猶不止也六虛六位也位未有爻曰虛卦雖六位而剛柔爻畫往來如寄非實有也故以虛言或自上而降或由下而升上下无常也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剛柔相宜也典常也要約也其屢遷无常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而已

鶴山魏氏曰六畫六爻六位六虛四者相近而不同爻者動也專指九六則父母之策也畫者卦也兼七八九六則包男女之策也總而言之畫即爲爻析而言之爻與畫異畫之見者又爲位爻之變者又爲虛故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也曰六畫成卦六位成章虛從爻而爲虛位從畫而爲位也然其實皆自奇耦之畫始奇耦則太極之分者也

紫引易之爲書也不可遠以其爲道也屢遷何也易只是六十四卦而已六十四卦只是三百八十四爻而已三百八十四爻只是九六兩畫而已是九六也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在此卦爲剛上而柔下在彼卦又爲柔上而剛下在此卦則此爻爲剛在彼卦此爻又爲柔在此卦此爻爲柔在彼卦此爻又爲剛不可爲典要而惟

變之所適夫在此卦爲此卦之變在彼卦又爲彼卦之變在此爻又爲此爻之變在彼爻又爲彼爻之變彼卦之變爲彼卦之道此卦之變又爲此卦之道彼爻之變爲彼爻之道此爻之變又爲此爻之道道之屢遷如此則體事而无不在體物而不可遺矣易之爲書其可遠乎哉○易之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惟其爲道屢遷故其爲書不可遠也其爲道屢遷如何蓋卦爻之變遷不定一陰一陽流行於卦之六位或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或剛易乎柔或柔易乎剛皆不可爲典要惟其變之所趨而已道之屢遷如此但見上下无常則吉凶隨以分剛柔相易則吉凶隨以異是易隨其卦爻而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不暇而其書庸可遠乎○不可爲典要典要猶言定則也自此以上數句皆以卦爻之變言而辭卽隨之矣○惟變所適凡其變之所在皆道之所在也君子於此要當隨時變易以從道故曰其爲書也不可遠○此變字與剛柔相推之變字正同剛柔相推正所謂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也

存疑言易之爲書也不可遠以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以下至惟變所適皆言爲道屢遷之事○變動不居言剛柔二畫變化无定也周流六虛是統言六十四卦之六位周流不是一卦自初流至二自二流至三自三流至四至五至六乃是就六十四卦總看如復卦一陽在初師卦一陽在二謙卦一陽在三豫卦一陽在四比卦一陽在五剝卦一陽在上以至二陽三陽與一陰皆然以是爲周流也然不必一一皆依次序自初至上然後爲周流

故見迭出如二三兩爻在此卦則剛居二柔居三柔在上剛在下在他卦又柔在二剛在三剛又居上柔又居下如三四如四五如五上皆然此便是周流也故曰上下无常○剛柔相易承上下无常說但上下无常是就兩位上說剛柔相易只就一位上說如三一位也旣以剛居之又以柔居之二一位也旣以柔居之又以剛居之故曰剛柔相易言剛柔兩畫兩相反易而靡定也○不可爲典要承上下无常剛柔相易說典要猶言定則也上下若有常剛柔若不相易則纔定是一個物不能變化矣惟上下无常剛柔相易則不纔定是一個物故曰不可爲典要旣不可爲典要則惟隨其變之所之而已而其道則在是者變在何卦何爻若變爲乾則爲乾之道若變爲坤則爲坤之道變爲屯則爲屯之道變爲蒙則爲蒙之道若變在乾之初九則爲潛龍勿用之道變在坤之初六則爲履霜堅冰至之道變在屯之初九則爲盤桓難進之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是如此變而其道因之故曰其爲道也屢遷

蒙首二句連中四句連末二句連重爲道屢遷變卽應遷字唯變所適卽道之屢遷也上下剛柔象存俱活看而時講以初二三爲下四五上爲上初三五爲剛二四上爲柔稍不同○典要孔疏謂不可爲典常要會節齋典常也要約也皆似兩平字蒙引謂猶言定則是串下字蓋要是個準則典要便是個一宗的準則蒙引說是○蒙引以趨字替適字亦好隨其變化之所趨而无非道也

[蘊]易之爲書也所載皆天地自然之理而人生日用之不可須臾離者豈可遠乎今自易書言之則見其爲道也屢遷而何可遠也屢遷之實何如易書不過九六是九六也變動而无一定之居周流於一卦六爻之虛位以二體言四五上上也初二三下也而九亦居下六亦居上上下无常也以逐爻言初三五剛也二四六柔也而九亦居柔位六亦居剛位剛柔相易也不可以爲定則惟隨其變之所適而已易變之屢遷如此然變之所在卽道之所在道无不在而易之不可遠也信矣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蔡註]明出入之度使物知外內之戒也出入猶行藏外內猶隱顯遯以遠時爲吉豐以幽隱致凶漸以高顯爲美明夷以處昧利貞

此外內之戒也

[孔疏]其出入以度者出入猶行藏也言行藏各有其度不可違失於時故韓氏云豐以幽隱致凶明夷以處昧利貞是出入有度也外內使知懼也者外內猶隱顯言欲隱顯之人使知畏懼於易也若不應隱而隱不應顯而顯者必有凶咎使知畏懼凶咎而不爲也

[本義]此句未詳疑有脫誤

或問外內使知懼據文勢合作使內外知懼始得朱子曰是如此不知這兩句是如何硬解將也解得去但不曉其意是說甚的上下文意都不相屬

[漢上朱氏]曰出入者以卦內外體言出者自內之外往也入者自外之內來也以是觀消息盈虛之變出處進退之理使知戒懼當出而入當入而出其患一也

[蒙引]本義云此句未詳疑有脫誤今且承上文畧解過蓋卦爻所說者皆利用出入之事其出入也皆必以其法法者事理當然之則也使人入而在內出而在外皆知有法而不敢妄爲是使知有懼也知懼者必以度也卽上文道也

[存疑]此承上文爲道屢遷說來言易之爲道屢遷如此要之无非使人出而在外也以法度而出而知懼於外入而在內也以法度而入而知懼於內蓋聖人作易教民出入俱有個法度故斯民用是法度以出入也

[鑑潭]此二節以易詞言易足以使人如此非是人用易也出入以人事言

[圈]出卽外入卽內懼卽不失度兩句只是一句○去疑出入以變言是雙湖之說朱氏亦用之

[蘊]易之變固屢遷易之詞因變而繫者也卦爻之中皆言利用出入之事其敎人出入必以法度故人之出而在外以法度而出而知懼於外入而在內以法度而入而知懼於內外內不敢妄爲常循此理易實有以使之然也

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疑]孔疏謂明曉於憂患并萬事以故爲事在憂患之外未妥

[本義]雖无師保而常若父母臨之戒懼之至

朱子曰使知懼便是使人有戒懼之意易中說如此則吉如此則

凶是也旣知懼則雖无師保一似臨父母相似常惡地戒懼
南軒張氏曰師者教之道保者輔其躬
節齋蔡氏曰故所以也又明所當之憂患與致憂患之所以也是
雖无師保亦如臨父母之側而愛敬之至此言易書之不可遠也
蒙引上文其出入以度兼有憂患无憂患者言也○易中凡於凶
咎危厲等處便都與繫以示人是明於憂患也而必言其所以致
憂患之故如此則雖无有師保在前以訓戒之然易旣明於憂患
與故自然能使之常懷兢惕若臨之以父母之尊嚴矣奚待師保
也如屯之六三曰陷入於林中明於憂患也曰卽鹿无虞則其故
也需九三之致寇至則以過剛不中之故訟上九之終朝三褫則
以終訟必勝之故旣有憂患便有其所以憂患之故此皆以辭言

者辭所以發明其象也○獨言憂患者聖人之作易只要免人於
憂患凡人之占易亦要避個憂患而已避凶所以趨吉也亦不爲
不盡矣
存疑此承上文出入以度二句說來言易之爲道不但使人出入
以度知懼於內外而已又於凶咎悔厲皆言以示人而又必言其
所以致憂患之故如此則雖无有師保在前以訓戒之自然使人
常懷兢惕若臨之以父母矣要不待師保也
[illegible]僭苟不明其故則人有苟免之志而怠於避禍矣故者何在乖
其出入之度而已
去疑師是正師保是副師皆所以教人者臨尊臨也師保一句要
知師保猶以禮法相繩而父母則天性謹敬矣

最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只是說不待教誨而自然戒謹也要會其
意○與故中加一其字稍明
謹不但此也又於出入以度中獨提憂患之事與夫致憂患之故
而詳切明之故使人常提警惕雖无師保訓之如臨父母之尊
而不敢忽蓋於知懼之中更有懼焉易書之切於人如此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旣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韓注能循其辭以度其義原其初以要其終則惟變所適是其常
典也明其變者存其要也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孔疏初率其辭而揆其方者率循也揆度也方義也言人若能初
始依循其易之辭文而揆度其易之義理則能知易有典常也故
云旣有典常易雖千變萬化不可爲典要然循其辭度其義原尋

其初要結其終皆唯變所適是其常典也言惟變是常旣以變爲
常其就變之中剛之與柔相易仍不常也故上云不可爲典要也
○若聖人則能循其文辭揆其義理知其典常是易道得行也若
苟非通聖之人則不曉達易之道理則易之道不虛空得行也言
有人則易道行若无人則易道不行无人而行是虛行也必不如
此故云道不虛行也
本義方道也始由是以度其理則見其有典常矣然神而明之則
存乎其人也
朱子曰旣有典常是一定了占得他這爻了吉凶自定這便是有
典常
浸氏曰率其辭之所指而揆其方之所向則其道雖不可爲典要

而其書則有典可循有常可蹈也然非得其人亦何以行之哉

節齋蔡氏曰此又合書與道而言也

蒙引夫易不可爲典要似若莫測其常理所在矣然聖人旣係之辭學者於此但一循其辭以度其理則見一卦爻之間莫不各有定理矣然理雖有定非其人能率其辭以度其理而見之行事則事理之在易者亦不能以自行也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旣有典常者其理有常也然非其人則事理之有常者亦不能自達於事爲之間也所謂非道宏人苟非其人謂必有黙而成不言而信之人也其曰不可典要者盖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言也其曰旣有典常者析各卦各爻而言也不必謂向也无典常而今方有典常耳

存疑上文易之爲書也不可遠其爲道也屢遷連卦與辭俱在其中此則敎人沿辭以求卦爻之義蓋示用易者簡易法也言易之爲道屢遷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茫乎无可捉模似不得其常理所在矣然求之有要辭焉而已蓋辭者聖人設卦觀象繫之以明吉凶也用易者當通變極數之餘成文定象之後惟率卦爻之辭而求其事理之所向則一卦有一卦之理一爻有一爻之理而見其有定矣然必有黙而成之不言而信之人然後能因辭求理而見於行事之間苟非如是之人是卦爻之理亦不能以自行也

廣義末二句連行乃神明之謂非趨避之謂也若趨避則百姓與能矣

按旣有典常連上句講謂初率其辭而揆其方則亦旣有其典常矣從初字呼出旣字典常只是常理承方字來凌氏云有典可循有常可蹈究亦无甚分非其人言究竟故上云初辭字應書道字應道末二句作反結非絶望語正意只是率詞揆方旣有典常而必得其人以神明之易道乃行也孔疏以人君言大非疑板誤可云君子

通易辭之足懼人若此而人豈可遠易乎用易者初爲率其所値卦爻之辭而求其事理之所向則出入之度憂患之故自確有定理亦旣有其典常矣然此特論其初耳究竟詞雖有常而人之由詞以達變者必不可膠於一定苟非神明黙成之人不能通其變於不窮而道之屢遷之妙豈能以虛行也哉然則易之爲書不可不學而又不可易而學也

右第八章

雙湖胡氏曰此章專論玩辭觀變爲學易之事而深有望於其人也書者卦爻之辭也道之屢遷者卦爻之變也此二句一章綱領變動不居以下言其變也明於憂患以下言其辭也自其變觀之則九六之爻周流於虛位之間或上或下而无常皆一剛一柔之相易不可爲典要而惟變所適然其剛柔之或上而出於外也旣足爲斯人之法度使知懼於外其剛柔之或下而入於内也亦足爲斯人之法度使知懼於内豈徒變之云乎自其辭觀之則明於憂患而如父母之臨率辭揆方而有典常之可法而後總之以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則玩辭觀變之學誠有望於其人也聖人之意可見矣拔出入以度所當屬詞雙湖所分可疑

蒙引易之爲書也不可遠一章說第一條只是爲道也屢遷之意主畫言也第二條第三條主辭而言故曰其出入以度又曰明於憂患與故若非主辭則塊然之畫何有於出入之度何有於憂又何有於憂患之故此二條者皆隱然指其有典常者也故末條則承之曰云云此說似是而非蓋緣將變動不居數語只認作有畫无文之時不知易之爲書也一句連卦爻畫與辭俱有了其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時凡辭俱以粘帶在卦爻上了正如今日揲得某卦某爻何卦何爻而无見成之辭在其畫卦惟變所適其辭亦无往而不隨之矣若只是塊然綳定之畫而已則又何足謂之其道屢遷而不可遠哉但細味之自見矣下二條詞意較顯然辭左右是發那畫中所具之象其究一而已矣

按蒙引所駁之說今多用之

明訓此章言易不可離而體之在人也如臨父母戒屢遷以變言變動數句正言屢遷其出入五句正明不可遠屬辭講以變參看總之屢遷節言畫之變无有典常出入二節言變之詞皆指有典常末節示人由詞以達變而道不虛行句尤以善用其變望人也

按此載蒙引所駁之說稍圓故録之

摘此章重爲道屢遷句道不虛行應首節道字時講分首節言變下三節言詞蒙引謂變中卽有詞覺理長依時講謂易之變不可爲典要而奉詞揆方亦自有典常之理若推蒙引之意說只是謂在易固不可爲典要而人之用易者亦未嘗不有定理也得其人而易道明歸重人上

易經詳說卷四十六

繫辭下傳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按註疏此連上爲一章

孔疏此已下亦明易辭體用尋其辭則吉凶可以知也原始要終以爲質者質體也言易之爲書原窮其事之初始乾初九潛龍勿用是原始也又要會其事之終末若上九亢龍有悔是要終也言易以原始要終以爲體質也此潛龍亢龍是一卦之始終也諸卦亦然若大畜初畜而後通皆是也物事也一卦之中六爻交相錯唯各會其時唯各主其事若屯卦初九盤桓利居貞是居貞之時有居貞之事六二屯如邅如是乘陽屯邅之時是有屯邅之事也略舉一爻餘爻倣此也

本義質謂卦體卦必舉其始終而後成體爻則唯其時物而已

進齋徐氏曰此總言聖人作易所以立卦生爻之義下文又逐文分說而申明之也質謂卦體時謂六位之時物謂陰陽二物也原其事之始要其事之終以爲一卦之體質卦有六爻剛柔錯雜隨其時辨其物言卦雖有全體而爻亦无定用也

雲峯胡氏曰卦有定體故曰質爻无定用故曰時

錢氏桒曰六爻相雜唯其時之不同而其事物亦異如乾之取龍一物也或潛或見或躍或飛之不同者時也如漸之取鴻亦一物也而於干於盤於陸於水之不同者亦時也

蒙引言始終則中四爻在其中矣不可謂下三畫爲始上三畫爲

終卦必舉其始終而後加體則見其有初有二有三有四有五有上而一卦之體於是乎成矣體謂全體六爻則得其體之一節也此皆以後之觀易者言若論伏羲畫卦則一每生二一時都有了又何嘗一一原始要終而後得卦也哉一說只是析各卦逐一說之便見是原始要終以爲質不必以後之觀易言原字要字不用十分重看只是有始无終俱不成卦必象備始終方成個卦耳始終卽初上也此言始終至下文方言初上者蓋未成質之時只得謂之始終及旣成卦之後則就卦言謂之初上矣時不是變通趨時之時物則乾陽物坤陰物也之物此物字泛剛柔便是物也所以與趨時之義不同者蓋時物皆指此卦中逐爻言趨時是自此卦變入彼卦也唯其時物也言卽其中間之時物耳

存疑原始要終以爲質言必六爻備然後成卦也六爻相雜惟其時物言六爻之相雜則惟各時之物爾蓋隨其所居之位而其義各不同非若卦之合六爻而成體也

按存疑時物串說本錢氏究竟時物二字只是陰陽隨時而所居不同非取龍取鴻爲物也

講易之爲書也有卦有爻卦有始終必推原一畫之始要歸六畫之終貞悔合內外備卦之體質於是成也夫質則有定乃若六爻或陽位而陰居之或陰位而陽居之如此相雜者合惟其時物而已爻之有陰陽物也陰陽之有進退時也時乎陽則陽居之時乎陰則陰居之隨其時以辨其物所以卦有定體爻无定用也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孔疏其初難知者謂卦之初始起於微細始擬議端緒事未顯著故難知也其上易知者其上謂爻之上爻事終極成敗已見故易知也上云其上則其初宜云下也初既言初則上應稱末互文也以經易爻詞言初言上故此從經文也本末也者其初難知是本也其上易知是末也以事本故難知以事末故易知故云本末也初辭擬之者覆釋其初難知也以初時以辭擬議其始故難知也卒成之終者覆釋其上易知也言上是事之卒了而成就終竟故易知也

本義此言初上二爻

節齋蔡氏曰初爻者卦之本本則其質未明故難知上爻者卦之

末末則其質已著故易知難知則所繫之辭必擬議而後得易知但卒其卦之辭而成其卦之終也

雲峯胡氏曰此承上文原始要終而言也原其始則初爻爲本質未明故難知要其終則上爻爲本質已著故易知故初爻之辭必擬之而上爻之辭則成之矣

臨川吳氏曰初與終爲對擬之與卒成之爲對兩句文法顚倒相互

蒙引其初難知其上易知以後人觀易言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亦以後人逆推聖人之係辭而然也初爻之義難知者以初爻之義爲本方有初爻而一卦之形體未成是其質未明所以難知也上爻所以易知者上爻爲卦之末卦至上爻則一卦之象以著

末其質已著何難知之有○卒成之終謂旣擬初辭又二三四五而至於上則所擬議類不啻過半矣故但成之終而已○初辭擬之卒成之終惟初爻之難知也故聖人係初爻之辭亦必擬議其爲何象當用何占而後係之以辭也惟上爻之易知也故聖人係上爻之辭不過因下爻之辭要其所終之何如而成之耳○卒字對初字指上爻也

存疑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以人之讀易言各卦初爻其義理俱難知正以其爲卦之本也本則體質未著義理未彰故難知如草木之根初出地未知是何草何木也各卦之上爻其義理則易知正以其爲各卦之末也末則體質已著義理已彰故易知如草木已生完成知是某草某木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以聖人繫辭言

隸 其初難知故聖人繫初辭亦難必商量擬議看這爻是何意思是何物象當用何辭語非可輕易胡亂寫在册上也至於上爻之辭不過因初爻之意而成其終而无難也旣以初九爲潛龍則上九之爲亢龍特因初而成之爾旣以初六爲履霜則上六之爲龍戰特因初而成爾○

按臨川以終字對初蒙引以卒字對初從臨川者多語氣猶云初詞擬之終卒成之

講 六爻固以時物而成然難易詳畧不能无辨以初上言之初之爻象難知上之爻義易知蓋初在一卦之始本也本則其質未成故難知也上在一卦之終末也末則其質已著故易知也初惟難知也故聖人係初之辭必擬議焉審其當假何象當著何占不敢輕率也上惟易知也故聖人繫詞之終不過因已假之象已著之占而卒有以成之耳此初上之時物也○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按孔疏以中爻爲二五與本義不同

本義 此謂卦中四爻

朱子曰其初難知至非其中爻不備若解也硬解了但都曉他意不得這下面却說一箇噫字都不成文意不知是如何後面說二與四同功二與四同功却說得好但不利遠者也曉不得○問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曰這樣處曉不得某嘗疑有闕文先儒解此多以爲互體如屯卦震下坎上就中間四爻觀之自二至四則爲坤自三至五則爲艮故曰非其中爻不備互體說漢儒多用之左傳中一處說占得觀卦處亦舉得分明看來此說亦不可廢○問易中互體之說或以爲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此是說互體曰今人言互體皆以此爲說但亦有取不得處如頤大過之類是也王輔嗣又言納甲飛伏尤更難理此等不必深泥○

雲峯胡氏曰 此承上文六爻相雜而言也六爻本自相雜二三四五於六爻之中又雜物撰德者如屯下震物爲雷德爲健上坎物爲雲德爲險下互坤則雜物爲地撰德爲順矣上互艮則又雜物爲山撰德爲止矣亦可以辨是與非而易愈備矣○

啓蒙洪氏曰 如坤坎爲師而六五之爻曰長子帥師以正應九二而言蓋指二合四爲震也坤艮爲謙而初六之爻曰涉大川蓋自

二而上則六二九三六四爲坎也
臨川吳氏曰內外既有二正卦之體中四爻又成二互體之卦然後其義愈无遺闕非以此正體互體並觀則其義猶有不備正體則二爲內卦之中五爲外卦之中互體則三爲內卦之中四爲外卦之中故皆謂之中爻
雙湖胡氏曰是非者當位不當位中不中正不正也內外卦既足以示人矣復自互體而辨之則是是非非於是乎益可見焉
潘氏夢旂曰不言吉凶而曰辨是與非則吉凶可知矣
蒙引雜物雜布其事物也撰德詳明其事物所以然之理也有是物則有是德也雜物猶前所謂類萬物之情撰德猶前通神明之德二義立而卦爻之蘊盡之矣但彼以卦言此以爻言○雜物如

潛龍見龍之類撰德則初九剛陽在下九二剛健中正之類謂非中爻不備者見初上二爻亦能雜物撰德但未爲備耳○辨是與非是非只據爻中所見有者言如初潛二見各以其時是也上九之亢則非矣坤初六小人將爲君子之害非也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是矣蓋六爻之間非是則非非非則是非凶則吉非吉則凶此是非只據理之是非而言亦承上句所雜之物有是有非所撰之德亦有是有非也○自其初難知至非中爻不備以六爻之辭言也其原始要終至惟其時物特以其卦爻言未有辭在以互體論雜物撰德者曰如震下坎上其體爲屯雜而撰之自二至四互坤也其物爲地有順之德焉自三至五互艮也其物爲山有止之德焉互陽位也而以陽居之則當位而吉固可辨其是互陰位也而以陽居之則不當位而凶亦可辨其非按此說雖若可通但夫子此章於正體中爻俱未有一言及之乃獨區區於互體何耶且互體之易果何據也
存疑此論中四爻雜物喙事物也撰德撰作其德行也辨是與非只在雜物撰德內
發前天地之撰撰字訓事此處用事字說不去蒙引欠明存疑以爲撰作又或以爲撰集撰述亦說得通但論三子之撰訓具若移之此則天地之撰謂天地所具變化之迹撰德謂爻中所具剛柔之德皆合不知朱子何以不用具字爲訓也○上節言初上二爻此節言中四爻並无互卦之說當依本義不當依語錄
困疑若夫緊頂上來物卽陰陽的物德卽其中之理備非專指中

爻丟了初上爻是不備
講以中四爻言之若夫陰陽純雜之物博取而雜布之剛柔中正之德撰述而發揮之物之純德之善者辨其爲是物之雜德之惡者辨其爲非此在初上二爻固有之而求其全備盡乎物該乎德則非中四爻不能也中四爻之時物又如此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發孔疏以要諸存亡吉凶接上文就中爻說與下句彖辭不聯
本義彖統論一卦六爻之體
臨川吳氏曰上文既分言初上二爻及中四爻此又總六爻言之噫嘆美辭存亡者陰陽之消息吉凶者事情之得失要其存亡吉凶之所歸則六爻之義居然易見可指掌而知矣又謂知者能見

事於未形雖不觀各爻之義但觀卦首之彖辭則所思亦得十分之五六矣蓋彖辭或論二體或論主爻或論卦變相易之爻是以不待觀六爻而已可見也章首第一句言彖第二句總言六爻此一節又總言六爻而復歸重於彖蓋爲結語與章首起語相始終下文則又更端而言中四爻也

按章首言彖與常說異

括蒼龔氏曰彖者原始要終以爲質者也故知者觀之无待於爻蓋所要愈約則所知愈易中四爻者六爻之要而彖者又一卦之要也

蒙引此一段尤見聖人爲學之高妙有非常士所能窺測者蓋上文以六爻之辭言之曰初辭擬之卒成之終又曰雜物撰德辨是

與非則非中爻不備是則吉凶存亡之理一藉聖人所繫之辭以發明微聖人之辭則人將貿貿焉耳矣然天地間原自有一部見成易書在具眼者開眼便當自見之故夫子於此獨有所感乃發諸嘆聲而云天地間自有個吉凶存亡之理苟能一其心思只求其所以存亡吉凶者則已居然可知不待求之於易矣如必求之於易在智者惟取彖辭觀之則一卦六爻之體已具而其思亦過半矣亦不必偏求六爻中也 或曰存亡吉凶可知謂一卦有初有上又有中四爻則雜物撰德辨是與非舉无一不備矣故人惟據此以要其吉凶存亡之理則居然可知蓋以其備故也 如云觀象玩辭觀變玩占則正是要存亡吉凶之實是也然在智者則又不必於各爻而要其存亡吉凶也只觀其彖辭亦幾矣此說與上說不同然上說較此爲甚長

按後說可用前說覺存亡吉凶字无着落不如承上文六爻說

蒙引又云天下貞勝只是吉凶二者而已兼存亡如何曰存亡此就天道陰陽之消息言吉凶就人事之得失言 則思過半矣不曰足矣而只曰過半雖是聖人辭氣之從容然道理亦只到此故後世雖有聖人者出亦不能獨觀彖辭而全不觀爻辭也

存疑此承上論六爻而言謂一卦六爻雜物撰德辨是與非既无不備人惟據此以求其存亡吉凶之理則居然可知矣以其備故也若在智者只觀卦之彖辭則六爻之孰爲存孰爲亡孰爲吉孰爲凶其意亦思過半矣要不待遍求之六爻之辭也蓋哲人即始而見終中人就事而論專彖辭統論一卦之理雖未及於六爻然

六爻之理已具於一卦之中要在人推之耳故即卦可以知爻不待遍求於六爻之內也

張解卦中只有吉凶此先言存亡者蓋吉凶本於陰陽之消息唯陰陽消息而吉凶於焉判矣

因疑要即要終要字存亡是時之消息吉凶是位之當否開口下一噫字下面亦字則字俱是噫的神情末二句不重觀彖上只重言六爻不可不備耳

按時講多撇輕彖辭以回顧六爻愚意此是轉語因贊六爻之妙而思及彖辭另作一層意爲是 要是要歸謂人亦惟總歸於六爻而求其存亡吉凶之理則已居然可知若智者但觀其彖辭而思亦過半非常人所及也 居然只是顯然之意孔疏謂

平居失然字口氣

蘊　夫六爻既備則存亡吉凶之理已具噫人亦惟總歸於六爻求其存亡吉凶之理則已居然可知矣然此特常人之事耳若智者能窮理而得要不必求之於爻但觀彖辭而存亡吉凶之理已見大意所思過乎半矣天下不皆智者故六爻不可不備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攷　註疏以此至此之謂易之道也爲第八章

韓註　二與四同陰功也異位有內外也二處中和故多譽也四位逼於君故多懼也四之多懼以近君也柔之爲道須援而濟故有不利遠者二之能无咎柔而處中也

按　柔之爲道不利遠者是轉下語以二言韓註尚不差孔疏以爲覆釋上多懼然說不通

本義　此以下論中爻同功謂皆陰位異位謂遠近不同四近君故多懼柔不利遠而二多譽者以其柔中也

或問　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近君則當柔和遠去則當有强毅剛果之象始得此二之所以不利然而居中所以无咎朱子曰也是恁地說

潘氏夢旂曰　二與四功同乎陰而位有內外之異二遠於君雖在下而多譽四近於君雖在上而多懼然陰柔之道遠則難援二之遠而大要无咎者以其雖柔而居下體之中也

魯齋許氏曰　二與四皆陰位也四雖得正而猶有不中之累況不得其正者乎二雖不正猶有得中之美況正而得中者乎四近君之臣也二遠君之臣也其勢又不同此二之所以多譽四之所以多懼也

蒙引　二多譽四多懼則所謂其善不同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則多懼者近剛也然柔非倚剛則亦不立固不利於遠也而二乃大要无咎而多譽者蓋不但以其遠也以其用之柔中也若徒柔而不中雖遠亦不能致譽用者德之用也柔中之德行之於身而措之事爲卽謂之用也四多懼者以其近君而有凌逼之嫌也然而柔之爲道非得陽以爲依附則无以自立亦不利於遠也而二乃大要得无咎而有譽者獨何也以位柔而中故也此柔字不可主六字言通此一條書皆不可說出六字只據二四之位言若九二九四亦如此論二五亦然故其末乃云其柔危其剛勝耶言以柔居之則危惟剛則能勝之可見上文全據位而言也

存疑　此兩節論中四爻又是一意與上雜物撰德辨是與非意不同二與四俱陰爻德性相似故曰同功二遠於五所居不同故曰異位惟其異位故其善不同在二則多聲譽在四則多危懼是其善不同也近也是解四之多懼言四之多懼以其近於五之君位爾近君則承國家之重任一則有凌逼之嫌一則有覆餗之患所以多懼所以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者也四之多懼以其近君則二之多譽以其遠君也然陰柔无立依剛以立其爲道本不利於遠也而二乃大要无咎而多譽者不但以其遠也以用柔得其中也用柔得中則不過於柔不失其剛而足以自立矣害

遠地而又得中此所以多譽也

[玉齋]功是功力善卽所謂好處也隨位自盡都有個善在不特譽是善卽懼亦有用柔句只重中邊見體雖柔而用則中也言无咎以柔中則四之懼亦不專是近

[按]其善不同似只是有善有不善多譽多懼正是不同若謂懼亦有善甚難講也近也上補一四字上多譽多懼二句平列而近也稍斷不可以四多懼便連近也讀以近也申多懼以不利遠云云申多譽无咎卽是譽二柔中四柔不中故不同三要字本義俱无解看來同是要歸之意或云大要猶大抵語氣

[講]試析中四爻言之二與四皆陰皆有柔順之才力功固同矣而二居下體四居上體位實異焉位異故其善亦不同二未必皆

譽而多譽四未必皆懼而多懼所以然者以四近君有漸逼之嫌故多懼也知四之多懼則知二之多譽由於遠矣然柔之爲道非得陽无以依附不利於遠者二柔也乃大要得无咎而多譽者以其用之柔而中也中則不過於柔此臣道之純也自足致譽也知二之譽以柔中又可知四之懼由不中而不僅以近矣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韓註]三與五同陽功也異位有貴賤也三五陽位柔非其位處之則危居以剛健勝其任也夫所貴剛者閑邪存誠動而不違其節者也所貴柔者含弘居中順而不失其貞者也若剛以犯物則非剛之道柔以卑佞則非柔之義也

[孔疏]貴賤之等其柔危其剛勝者此釋二與五同功之義五爲貴三爲賤是貴賤之等也此並陽位若陰柔處之則傾危陽剛處之則克勝其任故云其柔危其剛勝也三居下卦之極故多凶五居中處尊故多功也

[本義]三五同陽位而貴賤不同然以柔居之則危唯剛則能勝之

[潘氏夢旂曰]三與五功同乎陽而位有貴賤之異三以臣之賤而居下卦之上故多凶五以君之貴而居上體之中故多功然五君位也柔居之則危剛居之則能勝其事故六居五多危九居五爻吉也○按此以柔危剛勝爲承五說未是

[蒙引]貴賤之等以位言柔危剛勝兼爻言不可不辨其柔危其剛勝兼三五言三五陽剛之位是個大事任也此非陽剛之才何以

能勝如吏兵二部尚書或總攝都御史之位任甚重也若以平常之才居之旦夕就見康䵷故曰其柔危也○上條其用柔中柔以位言此言柔危剛勝剛柔以爻言二與四同功二條本意是論中爻或者便以爲正是中非中爻不備之意然彼是承上條初上二爻而言其非中爻不備此以下雖云論中爻然却是以二對四以三對五而評之蓋因其所同而別其所異故一則曰同功異位其雜物撰德辨是與非之意又少異矣

[存疑]此論三五兩爻三與五俱是陽爻故曰同功三居臣位而賤五居君位而貴故曰異位所以貴賤之等也三居大臣之位一作威福卽有凶家害國之患一不勝任卽有覆餗形渥之憂故多凶五居大君之位而受臣下之承載凡人臣之善皆已之善人臣之

功皆已之功故多功其柔危其剛勝通言三五雖有功凶之異然
大要以柔居之則皆難勝任而有凶惟以剛居之則足以勝任矣
此又不論其貴賤也
[節言]譽懼不同皆可謂之善凶則不可爲善矣故不言善則遠近
貴賤歸到柔中剛勝見德重於位也
[丟疑]柔危剛勝只是論理六十四卦中三五爲爻以剛危以柔勝
者備多
[按]同功之功只是才力多功之功方是功業須辨○柔危剛勝與
上節柔中不同柔中以位言柔危剛勝以畫言
[講]三與五皆陽皆有剛健之才力功亦同矣乃三居下體之上五
居上體之中位則異焉故三未必无功而多凶五未必无凶而
多功所以然者五君位而貴三臣位而賤其等級不同所以二
多凶五多功也然三五雖有凶功之異而皆任大責重若以六
之柔居之則委靡不振三固多凶五亦不能多功何危如之若
以九之剛居之則奮發有爲五固多功三亦不至多凶其有不
勝其事者邪夫遠近貴賤物也剛柔中正德也譽懼凶功是與
非也而皆於中爻備之學易者不可不加之意也

右第九章

[雙湖胡氏曰]此章專論爻畫以示人首論六爻之始終次論爻之
初上又次論中四爻因及彖辭末則申論中四爻分二四三五陰
陽而論以見遠近貴賤安危之不同而剛柔之用亦異其致意在
中四爻而四爻之中所主又在二五居二體之中也

[蒙引]此章雜論卦爻之義首節舉卦爻對起二三節至居可知承
上時物言知者二句承上始終言末二節復論中四爻以上未嘗
分析得也
[按]此章雙湖說好重時物是俗說集解尚帶此意知者二句承始
終知似有理○原始要終包一卦之始終而六爻各有其時各
有其物意重在六爻下分言初上及中四爻意重在中四爻亦
要二句取上文之意謂六爻可見存亡吉凶而彖辭亦可得大
半然求其大備則不可无六爻也更即中四爻而較論二四三
五之不同意又重在二五詳玩六十四爻卦大抵以二五爲重
也○原始要終可伏象辭在內說見臨川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
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孔疏]易之爲書至吉凶生焉此節明三才之義六爻相雜之理也
六者非它三才之道也者言六爻所效法者非更別有它義唯三
才之道也
[本義]三畫已具三才重之故六而以上二爻爲天中二爻爲人下
二爻爲地
[漢上朱氏曰]天地人三者一物而兩體陰陽也而謂之天剛柔也
而謂之地仁義也而謂之人故曰三才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兼之
者天之道兼陰與陽也地之道兼柔與剛也人之道兼仁與義也
六者非他卽三才之道也是故三畫有重卦六卽三三卽一也
臨川吳氏曰一而不兩則獨而无對天獨陽而无陰地獨陰而无

陽人之陰陽亦混而不分必皆兼而兩之天地人名有陰陽然後其道全而不偏所以重三畫之卦而爲六畫者此也

[誠齋楊氏]曰重卦之後則兼三才而兩之是一三才爲兩三才也合爲一卦則陰或居上安知地之不爲天陽或居下安知天之不爲地五爲君則天道爲人道矣二爲臣則地道爲人道矣

[蒙引]廣大緫言之也悉備析言之也何以見其廣大悉備且據八卦言之卦有三畫上一畫象天則天道也中一畫象人則人道也下一畫象地則地道也天道地道人道皆具於易如此不旣廣大而悉備乎然猶未也聖人又因八卦而重爲六十四卦則兼此天地人之三才而加一倍焉是兩之也兩之故有六畫焉其六畫者非有他也亦不過只是三才之道耳蓋上二爻爲天則陰陽成象

矣中二畫爲人則仁義成德矣下二爻爲地則剛柔成質矣夫易之爲書也不惟有天道而又兼有天道之陰陽不惟有人道而又兼有人道之仁義不惟有地道而又兼有地道之剛柔天道之在宇宙間者要不出此矣易之廣大悉備何如哉○兼三才而兩之兼字與兩字不同兼者言不但兩其天而又兩其人兩其地是兼此三才而兩之也此卽因而重之之意故混而觀之則上二爻爲天中二爻爲人下二爻爲地所謂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存疑]言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何以見其爲廣大悉備也以八卦言之上一畫象天有天道焉中一畫象人有人道焉下一畫象地有地道焉然猶未也聖人兼此三才而皆兩其畫於是有六畫六者非他也亦卽三才之道也蓋天道有陰陽上二爻爲天則陰陽成象矣人道有仁義中二爻爲人則仁義成德矣地道有剛柔下二爻爲地則剛柔成質矣夫天下之道盡於三才而易書有之非廣大悉備而何

[集解]余南湖云廣謂中之含蓄者多大謂外之包括者盡悉備言无所不有

[廣義]上三句須虛講才能也天能覆地能載人能參天地皆謂之才

[按]三才只就六爻說個大意不宜卽以陰陽剛柔仁義塡入以啓說卦之地○悉備只是皆備不可以悉爲纖細兼三才是這三才皆然兩之謂各有兩畫

[諸]易之爲書不特象數統言之則見其廣大析言之則見其悉備

何也天下之道天地人盡之矣易之三畫上畫有天道焉中畫有人道焉下畫有地道焉是小成之卦具三才也又因八卦重爲六十四卦通三才而皆兩其畫故有六畫六畫非他也上二畫爲天中二畫爲人下二畫爲地蓋三才之道也易中具有三才之道非廣大悉備而何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韓註]等類也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爻有陰陽之類而後有剛柔之用故曰爻有等故曰物剛柔交錯玄黃錯雜

[孔疏]道有變動故曰爻者言三才之道旣有變化而移動故重畫以象之而曰爻也爻有等故曰物者物類也爻有陰陽貴賤等級

以爻爲物之類故謂之物也爲物遞相錯雜若玄黃相間故謂之
文也由爻之不當相與當居不當於理故吉凶生也
本義道有變動謂卦之一體等謂遠近貴賤之差相雜謂剛柔之
位相間不當謂爻不當位
或問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朱子曰道
有變動不是指那陰陽老少之變是說卦中變動如乾卦六畫初
潛二見三惕四躍這個便是有變動所以謂之爻爻中自有個等
差或高或低或遠或近或貴或賤皆謂之等易中便可見如說遠
近相取而悔吝生近而不相得則凶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多譽
四多懼近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如
列貴賤者存乎位皆是等也物者想見古人占卦必有箇物事名

爲物而今亡矣這個物是即列貴賤辨尊卑的物相雜故曰文如
有君又有臣便爲君臣之文是兩物相對待在這裏故有文若相
雜去不相干便不成文矣卦中有陰爻又有陽爻相間錯則爲文
若有陰无陽有陽无陰如何得有文
進齋徐氏曰卦之全體三才之道也道則變動不居如潛見躍飛
之類皆道之變動而謂之爻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或剛或柔而
小大有等故謂之物物即陰陽二物也一不獨立二則爲文陰陽
兩物交相錯雜故謂之文陽居陽位陰居陰位當也陽居陰位陰
居陽位不當也吉凶由是而生則可以觀變玩占而見其文之著
矣
雲峯胡氏曰前章始以質言此章末以文言卦必舉始終而成體

故曰質文必雜剛柔以爲用故曰文
蒙引夫六畫皆三才道所在也然是道有變動故謂之爻爻云者
七八九六俱謂之爻交變之義也爻有遠近貴賤之等差故云物
物云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是物也剛柔之位相間故曰文凡文
必相間而後成若純一其色則不爲文矣然其文却不必皆當初
三五剛位也以剛居之未必皆當也二四上柔位也以柔居之亦
未必皆當也其變參差不齊而其義有得有失於是乎吉凶生矣
○本義道有變動謂卦之一體見其不兼六畫言各據一畫言也
如初自爲初一節之變動二自爲二一節之變動三自爲三一節
之變動易道至變故云然也○本義云不當謂爻不當位爻九六
也位初二三四五上之虛位也須要辨此二字○文不當有以剛

居剛而得者如屯初九有以剛居剛而失者大壯初九有以柔居
柔而得者坤六二有以柔居柔而失者同人六二不可謂當便吉
不當便凶朱子亦有明註在前其曰物者即所以明其爻之等也
曰文者即所以明其位之剛柔相間也非爻之外他有所謂物與
文也要看三個故字而以本文相因讀之其義自見語錄所謂父
子君臣之類亦是泛論不必用也○大抵文物文字皆是從來有
此名目故於此解之云云
存疑此條即易中所有之名物而解其義言易中有爻何以謂之
爻夫六爻皆三才六畫所在道之所在也道非確定之物隨在而
變動如乾之初九龍之潛也至二則見三則惕四躍五飛而上又
亢矣可見其有變動也惟其有變動是故謂之爻蓋爻者交變之

義也易中有物何以謂之物六爻之位有遠近貴賤之等如二四同功而遠近異位二五同功而貴賤不同可見其有等也惟其有等是故謂之物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既爲物則自有等矣易中有文何以謂之文是物也一剛一柔互相間雜如初爲剛而間以二柔二爲柔而間以三剛四爲柔而間以五剛五爲剛而間以上柔可見其間雜也惟其相雜是故謂之文蓋文必相間然後成若純一其色則不成文也易中有吉凶何以有吉凶蓋剛柔間雜而成文固有剛居剛而當者亦有不當者固有柔居柔而當者亦有不當者如屯初九以陽爲成卦之主其爻當矣大壯初九剛陽處下而當壯時則爲壯於進是不當也如坤六二以柔居柔其爻當矣同人六二雖中且正然有應於上不能大同而繫於私則爲同人於宗是不當也當則吉不當則凶是吉凶自此生也

【廣義】不必以道字貫道而易書也

【集解】余南湖云爻不當二句聖人亦是大槪說如柔危剛勝勝與危若欲泥定則六三六五无一好者安能通耶

【去疑】此節就卦上看不指揲蓍

【按】物只以卦畫之陰陽言如乾陽物坤陰物之物方與物相雜說得合爻不當兼當不當兩邊言其不皆當而有不當者故吉凶生明訓謂時當相濟則以不當爲吉時當以正則以不當爲凶吉凶皆承不當太泥

【講】易畫具三才之道則畫之所在卽道之所在也是道也見於各起者或奇或耦變動不居所以謂之爻以有交變之義也是爻

也見於六畫者或遠近或貴賤等級分明所以謂之物以物有不齊之情也是物也初三五之位爲剛二四上之位爲柔互相間雜粲然有章所以謂之文是文也不能皆當也有以剛居柔柔居剛而位不當者亦有以剛居剛柔居柔而位不當者互有得失故吉凶於是乎生焉夫爻者道之變動物卽道之散殊文卽道之昭著吉凶卽道之淑慝莫非道之所貫也而總爲易之所有豈不廣大悉備哉

右第十章

雙湖胡氏曰此章論易不徒爻畫有天地人之道具焉惟其有是道所以變動不居卽其爲道也屢遷之義使徒有是爻而非有道寓於其間則亦何變動之有若物相雜則是因六爻中陰陽二物自相雜居而成文以生吉凶而爲人事失得之象耳

【集解】此章贊易書之廣大悉備首節卽卦畫之間具三才之理已詳其實次節第著易中所具以見易所以爲廣大悉備也

【按】此章總見易之廣大悉備上節言三才之道无不備是擧其統括者言下節言爻物文吉凶无不備是擧其詳盡者言以道字貫道有變動卽承三才之道說來上節較重下節承言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廣註】文王以盛德蒙難而能亨其道故稱文王之德以明易之道也

孔疏此一節明易之興起在紂之末世故其辭憂其傾危也以當紂世憂畏滅亡故作易辭多述憂危之事亦以垂法於後使保身危懼避其患難也

按孔疏以危者使平二句貼文王與紂說不可用以百物不廢爲百種之物頼之不有休廢亦說倒了

本義危懼故得平安慢易則必傾覆易之道也

朱子曰其辭危是有危懼之意故危懼者能使之安平慢易者能使之傾覆易之書於萬物之理无所不具故曰百物不廢其要无咎若作去聲則是要約之義若作平聲則是要其歸之意又曰要去聲是要𠰥地要平聲是這裏取那裏意思又曰其要只欲无咎

梁氏中行曰非末世則情僞不如是之滋熾也非盛德則易道无自而傳也末世紂之事也盛德文王之事也文王之心憂患天下後世故其辭危懼此因文王危辭而論易道能使如此豈易使之邪殖有顛覆昏暴天之道也

節齋蔡氏曰易之道大百物皆不能廢也懼即憂危之謂苟能懼以終而猶始焉則要其終而无咎矣

進齋徐氏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然非有使之也天之生物必因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亦自然之理也

雲峯胡氏曰文王以憂患之心作易故其辭危危懼故安平慢易故傾覆易之道雖廣大悉備不過使人懼以終始而已懼以始者易懼以終而猶始者難乾第一卦而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此擧以終始其要无咎之說也

蒙引其辭危與危者使平兩危字不同其道甚大此道字與易之道也同夫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之道也此易道最大凡百物皆然物猶事也危必平易必傾何事而能外此道也如此說非唯與上文次意相承亦與下文氣勢相接且於全章之意亦爲一貫況道字與末句道字及本義道字皆相湊合何必別立一意語錄云易之書於萬物之理无所不具故曰百物不廢此恐是在前未定之說懼以終始懼易懼之也其辭危故爲懼以終始使人始終一懼而不敢少有慢易之心也如云終日乾乾夕惕若之意易中所言善者固欲使人懼以承之所言不善者亦欲使人懼以更之所謂其要无咎也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與懼以終始其要无咎語意一開一合一呼一應其道甚大道字不必泥同是起下詞

按其道二句當連上

存疑文王遭紂之亂身處憂患之事危懼之心未嘗一日忘於懷故其繫易之辭大抵危懼之意居多故曰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因上文危字而論易道言危懼可致安平不危懼必致傾覆也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言擧天下之事物皆不能外乎此无有危而不平易而不傾者懼以終始言懼人於其終又懼人於其始始終危懼而不敢有慢易之心也其要歸使人去欲循理去危就安而无過咎爾此則危者使平之意故曰此之謂易之道也

集說上危字屬詞下危字屬人心使平使傾非實有以使之也出乎理勢之自然若有以使之也懼以終始二句正指出其詞危故常人始乎憂卒以怠故易之懼人不以始爲難而以終爲難故

曰懼以終始无咎无傾覆之咎聖人示人危則平易則傾謂易之道非謂詞之危者使平易者使傾爲易之道也若謂詞之危者使平易者使傾豈聖人之心乎

按懼以終始云云於辭危處寓含憂世意不使身處憂患也○危者四句論理懼以終始與其詞危相應○懼字節齋蔡氏俱只人能懼言而蒙引作易有以懼人說看來雖是因易而懼然懼字終屬人○要字是要歸之義

講曰夏商之末易道中微矣易之復興也論其時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論其事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時事日非世方多故文王因而作易故其所繫之辭皆有危懼之意所以然者何也凡臨事憂懼者謂之危危則有以使之平安率意妄行者謂之易易則有以使之傾覆皆出於理勢之自然若或使之也是其爲道甚大舉天下百物不能廢之未有危而不平易而不傾者故文王作易詞多危懼所以教人懷危懼之心終如其始則其要歸於无咎而有平无傾矣此之謂易之道也聖人與民同患之心可因易而見矣

右第十一章

琢齋楊氏曰前言易興於中古作於憂患仲尼之意已屬之文王矣以爲未足也此章又明言易興於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猶以爲未足也又指而名之曰當文王與紂之事則无復秋毫隱情矣嗟夫千載之屈有幸逢一朝之伸一家之私有不沒天下之公文王无過於紂而有過於仲尼其千載之屈一朝之伸歟紂殷王也仲尼殷後也而仲尼毁殷爲末世褒周爲盛德指紂之名而不諱猶文王之王而不掩其不以一家之私沒天下之公與大哉文王之聖與大哉仲尼之公與

雙湖胡氏曰夫子原易之作明指伏羲原易之興明指文王周謂卦因重辭危可爲萬世之日月獨少一言以及周公之爻惜哉

集解此章原易之所由興以見聖人憂世之情也

丟疑此章專論彖辭只專辭危一句下皆詳發之使平使傾不是文王有心使他這辭中所繫有若或使之意其道二句拈出道字正見平非倖致傾非偶至爲道所必然而不可不懼意懼不曰始終曰終始者見危懼之无已也要不言吉利言无咎者見无咎无甚奇福祇是平平耳易之道句煞有想會除卻危懼別无易道意

按此是常說依蒙存危者二句不就繫辭說只泛論道理至懼以終始方着繫辭爲妥

按此章其辭危與懼以終始相照應○辭危所以使人知懼○懼則合於危者之平而免於易者之傾可以无咎矣此易之道由文王之彖辭而興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按汁疏以此至詞前爲第九章○孔疏以知險阻爲知險阻之興

○大全日燈小注目阻皆與朱子說不同

本義至健則所行无難故易至順則所行不煩故簡然其於事皆有以知其難而不敢易以處之也是以其有憂患則健者如自高

臨下而知其險順者如自下趨上而知其阻蓋雖易而能知險則不陷於險矣既簡而又知阻則不困於阻矣所以能危能懼而无易者之傾也

或問乾是至健不息之物經歷艱險處多雖有險處皆不足爲其病自然足以盡之而无難否朱子曰不然舊亦常如此說覺得終是硬說易之書本義不如此正要人知險而不進不說是恃我至健至順了兄有險阻只認冒進而无難如此大非聖人作易之意觀上文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謂易之道也看他此語但是恐懼危險便不敢輕進之意乾之道便是於此卦中皆然所以多說見險而能止如

需卦之類可見易之道正是要人知進退存亡之道若是冒險前進必陷於險是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豈乾之道耶唯其至健而知險故至於險而不陷於險也此是就人事上說險與阻不同險是自上視下見下之險故不敢行阻是自下觀上爲上所阻故不敢進又曰自山下上山爲阻故指坤而言自山上觀山下爲險故指乾而言因登山而明險阻之義又曰乾雖至健知得險了都不下去坤雖至順知得阻了更不上去○此段專是以憂患之際而言且如健當憂患之際則知險之不可乘順當憂患之際便知阻之不可越這都是知憂患之際處憂患之道當如此因憂患方生那知險知阻若只就健順上看便不相似如上下文說危者使平易者使傾能說諸心能研諸慮皆因憂患說大要就乾坤只是循理而已他若知得前有險之不可乘而不去則不陷於險知得前有阻之不可冒而不去則不困於阻若人不循理以私意行乎其間其過乎剛者雖知險之而不可乘却硬要乘則陷於險矣雖知阻之不可越却硬要越則困於阻矣只是順理便无事又問在人固是如此以天地言之則如何曰在天地自是无險阻這只是大綱說個乾坤底意思是如此又曰順自是畏謹宜其不越夫阻夫健却疑其不畏險然却知險而不去蓋他當憂患之際故也又問簡易曰若長是易時更有甚麽險他便不知險矣若長是簡時更有甚麽阻他便不知阻矣只是當憂患之際方見得

南軒張氏曰健者疑若不知險也今乾至健而德行恒易故知險而不爲險所陷順者疑若不知阻也今坤至順而德行恒簡故知阻而不爲阻所拒

雲峯胡氏曰前言乾坤之易簡此言乾坤之所以爲易簡蓋乾之德行所以恒易者何也乾天下之至健也坤之德行所以恒簡者何也坤天下之至順也乾健而易宜无險矣坤順而簡宜无阻矣此復曰險阻者爲上文有憂患而言也下危曰險乾在上也上難曰阻坤在下也以乾坤健順而又曰險阻易之辭危也健而知險則其健也不陷順而知阻則其順也不阻此危者之使平也不能知險阻而或陷焉此易者之使傾也聖人憂患之意至矣哉

蒙引至健至順是說他性情如此恒易恒簡是說他所行如此○知險知阻是說他臨事之變如此故本義特舉出憂患字○夫乾天下至健夫坤天下至順此只是畢稱號之辭要之至健至順之實

則便是德行恒易恒簡矣本義至健則所行无難故易至順則所行不煩故簡雖如此解學者尚當以意逆之故天下至聖莫其會與止是聰明睿知寛裕溫柔云云矣本義云然其於事皆有以知其難而不敢易以處之也此事字猶是泛說到下云是以其有憂患則方引向知險知阻說去蓋必其臨事有不敢易以處之之心然後能知險知阻而不陷於險不困於阻也○天下之至健天下之至順猶中庸云天下至誠天下至聖相似皆以人言○健者知自高臨下而知其險二句只是體味他意思如此見得聖人下字各有攸當先儒乃以乾在上坤在下爲解非本旨矣大抵須於健順二字內體會出乃得其理○本義於乾則曰雖易而能知險於轉摺言於坤則曰旣簡而又知阻是直承說極不苟且蓋坤至順

自是謹畏宜其不越夫阻矣若乾至健而不懼疑夫險者然却乃知險而不往蓋皆是當憂患之際故也○至健聖人也至順亦大賢以上人物要皆聖人也其知險知阻皆所謂不假卜筮而知吉凶者也○所以能危懼而无易者之傾也危字承上章危者使平而言懼承上章懼以終始言危與懼一也故上章本義云危懼故得平安此云蓋雖易而能知險云云而又曰所以能危能懼而无易者之傾似乎重詞大抵所以二字只承本文知險知阻而言

存疑乾坤當人說至健至順言其性情恒易恒簡言其德行德行者得於心而見於行事也○知險知阻言其處憂患之事要之恒易恒簡知險知阻只在至健至順之內○言乾天下之至健也至健則所行无難故其德行恒易至遇憂患皆知其險而不易進以陷於險焉坤天下之至順也至順則所行不煩故其德行恒簡至遇憂患則知其阻而不易進以困於阻焉

按此乾坤以聖人之德言尚未說及易德行是現成字面不必深講說本義只云所行可見或云以健順之德見之於行恐失之割裂○本義其於事其有憂患作兩層說似費安頓當融會看○乾之易是有餘力意本義易以處是輕率之意不可混看惟有餘力則能徐觀其變而不輕率冒險簡之知阻不待言

講自其秉純陽之氣而合乎天道者乾之聖人也乾則自强不息天下之至健也至健者見理必行无所屈撓則其德行恒見其易而不難矣然雖易而遇憂患却能知其險而不敢輕進曷嘗陷於險耶自其秉純陰之氣而合乎地道者坤之聖人也坤則

安貞无爲天下之至順也至順者行必循理无所擾亂則其德行恒見其簡而不煩矣惟其簡而遇憂患自能知其阻而深於慮變曷嘗困於阻耶此聖人所以能處憂患也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疑辭註諸侯物主有爲者也說太宰强侯之二字作衍文爲是○

本義侯之二字衍說諸心者心與理會乾之事也研諸慮者理因慮審坤之事也說諸心故有以定吉凶研諸慮故有以成亹亹

朱子曰能說諸心是凡事見得通透了自然歡悅既悅諸心是理會得了於事上更審一審便是研諸慮研是去研磨他○能說諸心乾也能研諸慮坤也說諸心有自然的意思故屬陽研諸慮有作爲的意思故屬陰定吉凶乾也成亹亹坤也事之未定者屬乎

陽定吉凶所以爲乾事之已爲者屬乎陰成亹亹所以爲坤大抵言語兩端處皆有陰陽如開物成務開物是陽成務是陰如致知力行致知是陽力行是陰周子之書屢發此意推之可見又曰定吉凶是陽成亹亹是陰且以做事言之吉凶未定時人自意思須散不肯做去吉凶定了他自勉勉做將去所以屬陰大率輕淸屬陽重濁屬陰成亹亹是做將去涉於事爲故屬陰○定天下之吉凶是剖判得這事成天下之亹亹是做得事業

溪上朱氏曰天下之吉凶藏於无形至難定也天下之亹亹來而不已至難成也定之成之者易簡而已

雲峯胡氏曰理悟而心悅乾之事也故有以定吉凶事來而慮研坤之事也故有以成亹亹此言易之辭危而能使人如此也

蒙引能說諸心理與心會也能研諸慮却又於事上更加研審故一屬乾一屬坤此乾坤與上文乾坤二字大不同語錄自有明說此知所謂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說諸心故有以定吉凶而凡險與不險阻與不阻皆先知之矣研諸慮故有以成亹亹則其於險阻者而避之其於不險阻者而趨之而不陷於險不困於阻矣此承上文言天下之至健至順者然也是推本所以知險知阻處合乾坤而同一道也

存疑此承上文言乾坤所以知險知阻也說諸心研諸慮本義謂心與理會理因慮審此理何理也若只就吉凶上說則太狹若不粘着吉凶說又无歸着要之理本事物之理吉凶則由此理而生若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如所謂惠迪吉從逆凶及失得之報是也

下文變化云爲卽是此理乾坤天下之至健至順是其淸明在躬志氣如神此理則有洞見於心則自欣樂而不厭如所謂不亦說乎義理之說我心是也故曰說於心平時此理旣說於心及至臨事又將此理再加研審務要停停當當而无纖髮之差謬故曰研諸慮說諸心統萬事而言研諸慮專就一事而言蓋其所臨之事也此理旣說諸心則若何而吉若何而凶皆判然於胸中矣故曰定天下之吉凶旣研諸慮則於吉而趨之於凶而避之皆欣躍鼓舞亹亹而忘倦矣故曰成天下之亹亹

集解余南湖云吉凶亹亹皆謂天下者則凡事皆能定之成之非是定天下的吉凶成天下的亹亹

易說定吉凶須說心來成亹亹須研慮來吉凶无形故以心言而

曰定定者剖決之意亹亹則有迹故以慮言而曰成成者造就之意兩能字及定字成字俱在聖人身上說

勝悅知知止慮知能慮○蒙引云合乾坤而同一道此語極是蓋本節分乾之事坤之事是就一人言說心研慮是一人之能定吉凶成亹亹亦非兩事○上文說知險阻此說惟其能知此所以知險阻知險阻意謂在未或以爲知險阻方能如此恐旣知之後不用復說悅心研慮依蒙存爲妥○亹亹作勉勉就在已說煩與成字難合依朱氏作來而不已就事說覺順然時書皆與前亹亹同看

圖然所以知險阻者豈无自哉蓋未事之先理與心融毫无牴牾而能悅諸心至有事之時理因慮審益加詳審而能研諸慮惟

說諸心則見理甚明得者知吉失者知凶於天下事之吉凶皆有以定之矣惟研諸慮則處事有方吉者趨之凶者避之於天下事之亹亹者亦有以成之矣其知險知阻蓋以是也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孔疏是故變化云爲者易既備含諸事以是之故物之或以漸變改或頓從化易或口之所云或身之所爲也吉事有祥者若行吉事則有嘉祥之應也象事知器者觀其所象之事則知作器物之方也占事知來者言卜占之事則知未來之驗也言易之爲道有此諸德也

本義變化云爲故象事可以知器吉事有祥故占事可以知來

朱子曰此節上兩句是說理如此下一句是人就理上知得在陰陽則爲變化在人事則爲云爲吉事自有祥兆惟其理如此故於變化云爲則象之而知已有之器於吉事有祥則占之而知未然之事也○問易書之中有許多變化云爲又吉事皆有休祥之應所以象事者於此而知器占事者於此而知來曰是問變化云爲主於人而言否曰變化者陰陽之所爲云爲者人事之所作○變化云爲是明吉事有祥是幽象事知器是人事占事知來是筮象事知器是人做這事去占事知來是他方有個禎祥便占得他如中庸言必有禎祥見乎蓍龜之類吉事有祥凶事亦有

按此以占事爲筮是未定之說

雲峯胡氏曰在天道爲變化在人事爲云爲人事與天道相符則吉事有祥矣此言易之理如此也如變化云爲則象之而知其已

形之器於吉事有祥則占之而知未形之事此言人與易之理符以知其如此也

愚今講不粘易說

蒙引此是指言理之所在所謂心與理會會乎此也所謂理因處審審乎此也其所謂會所謂審卽下文象字占字意所謂定吉凶成亹亹卽下文知器知來意此理在天道爲變化如日月星辰寒暑風雨之類在人事爲云爲則大而出處進退微而日用應酬之類皆理之所在也吉事有祥又兼造化人事言獨言吉事有祥則凶事亦可知矣如天垂象見吉凶者變化中之祥也國家將興云云動乎四體者云爲中之祥也亦皆理之所在也云言也爲動也所該廣矣又此祥字不可兼休咎爲上有吉字從此該彼例看可也○變化云爲聖人卽此以象事則其事理之一定者可知矣所謂神以藏往也吉事有祥聖人卽此以占事則其事應之未至者可以應矣所謂智以知來也○如因夏涼而知秋之必旱因礎潤而知雨之必至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太白經天其應主兵箕可知風畢可知雨之類皆以變化象之而知器也在人事則如孔子以祿之去公室而知三桓之必微以南容三復白圭而知其不廢而免戮孟子以盆成括之小有才而知其身之必死見殺以辭之詖淫邪遁而知其心之蔽陷離窮之類此以云爲象之而知器也如周人以山崩川竭而知宗周之必滅此變化之祥而知來也子貢以執玉高卑而知二君之將亡此以云爲之祥而知來也○器與來俱有吉有凶知之所以趨吉而避凶也卽上文險阻之義蓋險

亦有一定之勢者亦有從瞎地生者大抵象事知器一句待以起下句之占事知來耳如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之例占事知來即所謂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凡事物巳然之迹一成而不移當然之迹一定而不易者器也而其未然之吉凶者來也知來是於其幾之將然者而得之

存疑吉事有祥變化云爲俱有之天垂象見吉凶變化之吉事有祥也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云爲之吉事有祥也祥朕兆也即禎履考祥之祥不言凶事有祥者言吉事則凶可知也。變化云爲其吉凶之理皆一定而不可易所謂器也聖人即是事而貌象之則一定之理皆有以洞見於胸中矣故曰象事知器吉事有祥其吉凶之理雖隱於无形然其勢所必至而无可

疑者也故曰來聖人即是事而占驗之則其將來之理巳豫知而不惑矣故曰占事知來此所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集說知器曰象知來曰占蓋器之一定故但曰象來則未然故必曰占占非占以蓍龜也知器知來言千萬世旣往之事不過此理千萬世未來之事亦不過此理何一遺於聖人之知哉

按變化云爲吉事有祥二句分明是串說則下二句難以分項須於分項之中亦有輕重側串意方合。天道有變化人事有云爲變化云爲中凡吉事各有其祥兆也聖人象其變化云爲之事固有以知其一定不可易之理而於吉事有祥其隱而无形者亦有以占決之知其未來而无所疑也象占是活字。知器是知其理知何爲吉知何爲凶知來是知其將來吉有何應凶有何應也如此看似亦有側串意矣。占只是聖人心中占斷未說到易

講然聖人所以悅心研慮者豈術數能測哉亦以理之先見耳是故以其理之顯者言之在天道則陰陽變化而消息以分在人事則一言一動而得失以判以其理之微者言之在變化則先見於垂象之間在云爲則先動於四體之內吉事之來必有其兆則凶事可知矣夫變化云爲其吉凶之理一定而不可易所謂器也聖人摹象其事於已往則一定之理有以洞見於胸中矣是知器也吉事有祥其吉凶之理雖隱於无形而勢有所必至所謂來也聖人推驗其事於未然則將來之應亦有以豫決而不惑矣是知來也此聖人所以悅心研慮定吉凶成亹亹者

而於險阻之一定者燭其故未來者識其微有不知之者哉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疑註疏天地二句不着易說覺泛而以百姓與能爲樂推聖人爲主尤无謂

本義天地設位而聖人作易以成其功於是人謀鬼謀雖百姓之愚皆得以與其能

朱子曰天地設位四句說天人合處天地設位便聖人成其功能人謀鬼謀則雖百姓亦可以與其能成能與能雖大小不同然亦是小小底造化之功用然百姓與能却須因著龜而方知得百姓无知因卜筮便會做得事人謀鬼謀猶洪範之謀及卜筮卿士庶人相似

雲峯胡氏曰天地有此理不能以告人聖人作爲卜筮之書明則謀諸人幽則謀諸鬼百姓亦得以與其能此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也聖人成天地所不能成之所能百姓得以與聖人所以成之能也

蒙引問此只聖人作易功用何故兼人謀言曰人謀是帶說凡卜筮問易者亦先須謀諸人然後乃可用易雖聖人亦然故洪範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然後曰謀及卜筮又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然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是也○百姓與能前所言知器知來者聖人獨擅其能也言易既作則百姓亦得與其能矣

存疑天地設位凡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已在於其間但不能以告人也聖人於是作易明其吉凶以告之是天地之所不能者聖人有以成之矣聖人既成天地之能天下之人將以有爲將以有行也既謀之人看其事之可行與否然後謀之鬼以決之則吉之趨而凶之避雖百姓之愚皆得以與其能矣

聚解余南湖云先推本天地者聖人作易不過模寫天地之理也此鬼謀只就筮易言

去疑云只重聖人成能句天地的能賴他成百姓的能由他與按此下方說到作易人謀是帶言

講天不假卜筮而知吉凶惟聖人能之百姓不能也易豈可不作乎自天地設位則凡變化云爲皆事有祥者皆已行乎其中但天地不能以告也羲文周公三聖人作爲易書將此模寫出來昭然告人以成天地之能焉由是凡有事者既先謀之於人以審其是非復以著問易而謀之鬼神以決其趨避雖百姓之愚亦可以前知吉凶而與於聖人之能矣此聖人使人卜筮以知吉凶也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本義註八卦以象告人爻彖辭有險易而各得其情也

孔疏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者剛柔二爻相雜而居得理則吉失理則凶故吉凶可見也

本義象謂卦畫爻彖謂卦爻辭

南軒張氏曰八卦成列象在中矣此八卦所以告人以象至於爻者變也彖者材也皆有辭者此聖人以情而言於人也剛柔雜居則交通以趨時而或得或失故吉凶見焉

雲峯胡氏曰以象告者先天之易也以情言者後天之易也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上古觀之於象可見後世非爻彖以情言不可也○

蒙引此八卦與八卦定吉凶之八卦同通指六十四卦之八卦也以象告未有辭也指伏羲之畫言○爻謂爻辭彖謂彖辭文王周公之易也情是卦爻之情非聖人之情也情亦象中所具○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通承上二句八卦以象告則剛柔雜居矣爻彖以情言則吉凶可見矣

存疑上言聖人作易以成天地之能此言作易成能之事蓋聖人作易不外象辭變占此兩節皆言象辭變占之事也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此八卦以象告也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是

爻彖以情言也八卦以象告則剛柔雜居矣爻彖以情言則吉凶
可見矣

按彖引俱以剛柔吉凶分承上二句似未是文氣分明是於剛柔
雜居中見吉凶南軒說可玩剛柔雜居並承八卦爻彖言吉
凶承剛柔言六十四卦自是剛柔雜居而爻彖所言亦是言
其剛柔雜居者也本義云象謂卦畫六十四卦皆畫也而時講
必謂止言八卦本義云爻彖謂卦爻辭分明說辭而時講必謂
未說到辭不知顯與朱子相悖何也○三畫卦之八卦无有爻
彖六畫卦之八卦則六十四卦一時皆有須辨

王疑此與下節俱聖人成能之事象告无言者也情言則不啻告
矣上二句串講且勿露吉凶字宜歸重下二句見吉凶明乃百姓
所以與能意

要解仇滄柱曰情即象中所涵之情後天之易一本先天故下句
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亦將先後易理串說

講天聖人成能其事何如當羲皇畫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
或陰陽之純或陰陽之雜以象告人者深矣迨文王就其象係
爲爻彖之辭或言全體或言一節以情爲言者詳矣然象之所
告情之所言果何在哉畫卦定位剛柔雜居如初三五陽也或
雜之以柔二四上柔也或雜之以剛相雜之間時之消息位之
當否吉凶昭然可見矣象之所告告以此也情之所言言以此
也夫吉凶既明人知趨避此聖人所以成能而百姓所以與能
歟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
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
吝

韓註變動以利言變而動之以盡利也言凶无定唯人所動情順
乘理以之吉情逆違道以陷凶故曰吉凶以情遷也泯然同順何
凶何吉愛惡相攻然後逆順者殊故吉凶生相取猶相資也遠近
之爻互相資取而後有悔吝也情以感物則得利僞以感物則致
害也近凡比爻也易之情剛柔相摩變動相適者也近而不相得
必有乖違之患或有相違而无患者得其應也相順而皆凶者乖
於時也存事以考之則義可見矣夫无對於物而後盡全順之道
豈可有欲害之者乎雖能免濟必有悔吝也或欲害之辭也

孔疏情謂情實僞謂虛僞

本義不相得謂相惡也凶害悔吝皆由此生

或問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是如何朱子曰此
疑是指占法而言想古人占法更多今不得見蓋遠而不相得則
安能爲害惟切近不相得則凶害便能相及如一個凶人在五湖
四海之外安能害自家若與之爲鄰近則有害矣又問此如今人
占火珠林課的若是凶神動與世不相干則不能爲害否曰恐是
這樣意思

平菴項氏曰上文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則象之所以示人者
明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此再言辭之諭人者殊也是故愛
惡相攻以下皆言吉凶以情遷之事而以六爻之情與辭明之吉

凶悔吝利害之三辭分出於相攻相取相感之三情而總屬於相
近之一情此四相者爻之情也命辭之法必各象其爻之情故觀
其辭可以知其情利害者商略其事宜有利有不利也悔吝則有
迹矣吉凶則其成也故總而名之曰吉凶相感者情之始交故以
利害言之相取則有事矣故以悔吝言之相攻則其事極矣故以
吉凶言之遠近情僞姑就淺深分之若錯而總之則相攻相取相
感之人其居皆有遠近其行皆有情僞其情皆有愛惡也故總以
相近一條明之近而不相得則以惡相攻而凶生矣以僞相感而
害生矣不以近相取而悔吝生矣是則一近之中備此三條也凡
爻有比爻有應爻有一卦之主爻皆情之當相得者也今獨近者
止據比爻言之反以三隅則遠而爲應爲主者亦必備此三條矣
已居之近者其吉凶尤多故聖人槪以近者明之

進齋徐氏曰易者變動開物成務以利言也而卦爻之辭有吉有
凶以其情之有所遷耳愛惡相攻如訟九四不克訟復卽命以與
初相愛也謙六五利用侵伐上六利用行師以與九三相愛也同
人九三伏戎於莽惡九五也九五大師克相遇惡三四也遠近相
取如姤九五以杞包瓜上九姤其角遠取初六也解六三負且乘
近取二四也豫六三盱豫近取九四也情僞相感如中孚九二鳴
鶴在陰以情感乎五也屯六四求婚媾往以情感乎初也蒙六三
見金夫不有躬以僞感乎二也漸九三夫征不復婦孕不育以僞
感乎四也凡此皆以情遷者也

臨川吳氏曰爻彖以情言彖與爻皆言情也吉凶以情遷則情專

屬爻而不及彖何也蓋變動以利言利亦自情而生也彖亦有情
爻亦有利互文也不相得謂惡相攻僞相感近不相取則愛相攻
情相感近相取爲相得矣不相得則凶害悔吝其相得則吉利悔
亡无悔无咎從可知也夫子之已言者三其未言者三總之凡六
條然此據近之比爻言爾若遠之應爻及主爻亦當各備六條總
之爲十八條矣愚嘗以此十八條之情考之爻辭皆合乃知作傳
聖人以此該括易之辭例至爲精密而諸家註釋唯項氏能究其
底蘊焉

案此八卦以象告至吉凶可見矣此是以卦言變動以利言吉凶
以情遷此是以辭言此皆聖人作易以成天地之能而使人得與
其能者也○變動以利言爻象動乎內也吉凶以情遷吉凶見乎
外也○變動以利言蓋蓍之變動乃是推明出事之利與不利以
示人也其時雖未有吉凶在其中矣其言利者固所以利人其言
不利者亦所以利人也○吉凶以情遷變動之後其所遇之占有
吉有凶則又隨其卦爻之情而遷也○是故愛惡相攻以下皆是
吉凶以情遷之實曰悔吝曰利害亦皆吉凶之屬也曰愛惡相攻
曰遠近相取曰情僞相感者情也○愛惡相攻而吉凶生三句其
相攻相取未爲不好字相攻相取之義與下文相感同類此數句
專以爻言其實兼卦觀彖傳所取如中正而應剛柔志行之類可
見○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此句專說不好者遠近相取而悔吝生
情之合者近相取而免於悔吝遠相取而致夫悔吝情之睽者遠
相取而免於悔吝近相取而致夫悔吝○遠近相取一句專說不

好者而悔吝生又帶不悔吝意在內此節小註宜細勘之項氏吳氏二說俱有理○情之相宜者近免悔吝而遠則悔吝不相宜者遠免悔吝而近則悔吝此其所以然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之說宜无以易此○吉凶悔吝利害六字大抵吉凶重於利害利害重於悔吝而凡曰吉凶見乎外曰吉凶以情遷曰明吉凶曰吉凶生則皆該利害與悔吝矣○或愛相攻而吉或惡相攻而凶或相取遠而免於悔吝或相取近而悔吝或以情相感而利或以僞相感而不利此三句平等說下文却合言之曰大抵凡易之情近而相得者爲貴不相得而遠者亦无害惟是近而相惡不相得者則凶又有害而悔且吝矣如明夷六五切近上六之陰而九三又正與之爲應是以都費思量以比之四五觀之可見近而相得者爲貴也以需之初九觀之可見遠而不相得者亦无害也

存疑變動是揲蓍求卦時事自四營至十有八變皆變動也蓍策之變動乃是指明出事之利與不利以示人也○變動以後所值之占有吉有凶皆隨卦爻之情而遷變乾之元亨利貞是因乾之純陽至健而遷也坤之利牝馬之貞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是因坤之純陰至順而遷也亢龍龍戰因陽極陰極之情而遷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可以類推矣○愛惡相攻以下皆言吉凶以情遷之事愛相攻而吉生如家人九五下應六二則爲王假有家勿恤吉是也惡相攻而凶生如同人九三欲同於二而非其正懼九五之見攻而伏戎於莽三歲不興是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遠近俱有悔吝遠相取而悔吝生者其情相得也如屯六二上應九五乃爲初九所難而不得進是也近相取而悔吝生者其情不相得也如姤九三下不遇於初上无應於上爲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是也○情相感而利生如隨九五孚於嘉是也僞相感而害生如兌九五孚於剝有厲是也○近而不相得則凶是解遠近相取而悔吝生一句並愛惡相攻兩句亦解蓋上文遠近相取而悔吝生這裏分情相得不相得情相得者遠相取而悔吝情不相得者近相取而悔吝但此意未明故於此發之只曰近不曰遠者舉近則遠者可以三隅反也○近而不相得則凶可見惡相攻而凶生者以其近也僞相感而害生者亦以其近也故曰是並解愛惡相攻兩句○言易之情以相得爲貴其不相得者亦宜不相近若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故惡相攻而凶生僞相感而害生者皆以其近也此所謂吉凶以情遷者

集說凶害間着或字見伏於不可知而發不及料也悔吝間着且字甚言其不盡之憂而兼召之辱也

困疑愛惡以德言遠近以位言情僞以應言攻者情務入而中之取者情欲致而得之感者情每出而動之○此節只重吉凶情遷一句上變動是吉凶情遷的由下皆是吉凶情遷處凡易以下又是總論其情

璦項氏謂上節是象之示人此節是辭之論人時講多從之因謂上節未及辭此節方是辭但本義上節已言卦爻辭不如從衆存以此節主揲蓍求卦言无所妨碍也利與情皆就卦爻言曰故二字承吉凶以情遷說攻字兼愛惡只是求字意不言求而

言攻者見其用力也吉凶生分貼愛惡利害生分貼情僞此二句易明獨遠近相取而悔吝生諸說不同蒙引要補出免悔吝一邊存疑只就悔吝時講謂遠滴於疏是不遂而悔吝也近嫌於妄是不宜而悔吝也近嫌於妄即下近而不相得看凡易之情又專言近者似承遠近而實總承三句凶是吉凶之凶害是利害之害悔吝是悔吝生之悔吝分明是總收也或害之上加一又字以見凶與害是兩意愛惡遠近情僞云云可括聖人繫辭大指宜細玩

講然是吉凶也由象詞以見其體即有占變以達其用方揲蓍求卦陰陽老少變動之初而趨避之機已寓皆所以利益於人也變動非以利言乎卦爻既定吉凶以分卦爻之情向乎得則辭隨之吉卦爻之情向乎失則辭隨之凶吉凶非以情遷乎惟吉凶以情遷是故卦爻有中正相與是愛相攻也則和協而吉生不中正相與是惡相攻也則拂逆而凶生是吉凶之辭以愛惡之情遷也至吉凶未判曰悔吝吉凶方萌曰利害又何從生邪自其位言遠相取則情之合者病於疏而悔吝生於遠近相取則情之睽者嫌於逼而悔吝生於近是以遠近之情遷也自其應言情相感者爲孚信之交而利生僞相感者爲邪僻之合而害生是以情僞之情遷也夫遠近情僞雖不同皆愛惡之類悔吝利害雖不同皆吉凶之屬也是固可以分觀而亦可以互觀更即所居之位言之凡易之情近而相得可貴也遠而不相得亦无患也惟承乘相比近而不相得則以惡相攻所以致凶以僞相感所以致害以情之睽相取所以致悔吝則凶或害之悔且吝皆所不免也吉凶之以情遷有如此可於著占而見矣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孔疏將叛者其辭慙者此以下說人情不同其辭各異將欲色叛已者貌雖相親辭不以實故其辭慙也中心疑者其辭枝者枝謂樹枝也中心於事疑惑則其心不定其辭分散若樹枝也吉人之辭寡者以其吉善辭直故其辭寡也躁人之辭多者以其煩躁故其辭多也誣善之人其辭游者游謂浮游誣罔善人其辭虛漫故言其辭游也失其守者其辭屈者居不值時失其所守之志故其辭屈撓不能伸也凡此辭者皆論易經之中有此六種之辭謂作易之人述此六人之意各準望其意而制其辭也

本義卦爻之辭亦猶是也

朱子曰心中疑者其辭枝心中疑故不敢說殺其辭枝者如木之有枝開兩歧去

節齋蔡氏曰漸三所繫將叛者之辭也睽上所繫中心疑者之辭也臨二所繫吉人之辭也睽三所繫躁人之辭也中孚三所繫誣善之人之辭也節上所繫失其守者之辭也

平菴項氏曰六辭之中吉一而躁叛疑誣失居其五叛非叛逆但背實棄信皆是也吉與實相背故慙吉者靜躁者動叛者无信疑者不自信誣者敗人失守者自敗皆相反對也守謂依據吳王失國故辭屈於晉夷之失對故辭屈於孟子皆失其所據也以類推

之艮吉也震躁也兌叛也巽疑也坎惡陷爲誣善離惡麗爲失守人情大約不出乎六者仁者黙勇者謹能言者寡信善信者少決智人多險文士罕守剛柔之變其盡於此矣

雲峯胡氏曰末及六辭則謂非特彖爻之辭可以見其情人之辭亦可以占其情使人又由易以知言也

進齋徐氏曰叛持叛也背叛正理其中有慊則發於言辭自然慚怍也枝如木之有枝開兩岐疑者可否未決則其辭不直截或兩岐也誣善者謂謗善爲惡言語不實如物在水上浮游不定失其守者其見理不定无所操持其辭多屈而不伸也言心之聲由乎中而見乎外孟子詖淫邪遁一章意亦如此

臨川吳氏曰易之辭皆由情而生人之辭亦由情而生故此又以人譬之本義云卦爻之辭亦猶是也此篇首章云繫辭焉而命之又云聖人之情見乎辭蓋惟聖人能因易之情而繫易之辭是爲一篇終始之脈絡云

蒙引此言人之辭因情而異也卦爻之辭亦猶是大槪說不可就易上取。所以謂卦爻之辭亦猶是者非謂亦有此六者也謂人之辭皆以情而遷卦爻之辭亦以卦爻之情而遷謂有相似者也

存疑此以人之言辭發明上文吉凶以情遷之旨。將判正理者心中慙愧故其發諸言辭自然慙愧昧於是非之途而莫所從違者疑也中心旣疑則其發於言者亦持兩端而无定執故曰其辭枝枝者分開兩岐也猶云騎墻心定者其言重以舒故曰吉人之辭寡心躁者其言輕以疾故曰躁人之辭多誣善爲惡之人其言

浮游而无根據失其執守之人於理旣非言之自不能出口故其辭屈屈者說不來也

段總見得人之辭以情遷而易辭可推不必以卦爻之辭分配六者蒙引說是

講易之辭以情遷可卽人之辭例觀之人之將叛正理者其中有歉故其辭慚沮而回互於理有疑者心懷兩可故其辭蔓而不一有德之吉人循理以爲言其辭以重發而寡躁氣之躁人悖理而妄言其辭以輕出而多誣善爲惡乃譏謗之人其辭浮游而不實失其所守則操持不定其辭屈抑而不伸人之辭因情而異卦爻之辭亦猶是也然則聖人能盡之象又繫之辭成能與能其功不甚大哉

右第十二章

問此章繫辭自吉凶可見矣而上只是總說易書所載如此自變動以利言而下則專就人占時上說如何朱子曰然

集說此章言聖人心具易理作易以成能作兩截看前三節言聖人易簡而涵作易之本无筮卜而知吉凶也天地三節言聖人作易以成天地之能使人由卜筮而知吉凶也末節不過卽人之辭以明易之辭耳

按此章歸美於聖人羲文周皆在其中首節言聖人德兼乾坤而知險知阻也次節推深一層言所以知險阻者由於能悅心研慮見理明也三節又推一層指出理之所在聖人知之是悅動之實而險阻自无不知也此是一截言聖人作易之本天地設

位節言聖人之功用上以成天地之能下以起百姓之能也八
卦節言聖人成能之事伏羲畫卦文周繫辭皆明吉凶以示人
也變動節承上卦爻而言揲蓍求卦亦是成能裏面事上言吉
凶可見下言卦爻之吉凶皆以情遷重在吉凶以情遷句愛惡
遠近情僞皆申明情遷之意所指多爲爻而不可遺卦總言所
以見其情者在乎卦爻之辭也此是一截言聖人作易之始末
末節泛舉辭之不同各以情而異而易之辭以情遷者亦如是
是借證不重

易經詳說卷四十六終

易經詳說卷四十七

說卦傳

孔穎達曰說卦者陳說八卦之德業變化及法象所爲[illegible]伏羲
畫八卦後重爲六十四卦八卦爲六十四卦之本前繫辭中畧明
八卦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又曰八卦成
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
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
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然
引而伸之重三成六之意猶自未明仰觀俯察近身遠物之象亦
爲未見故孔子於此更備說重卦之由及八卦所謂之象故爲之
說卦焉先儒以孔子十翼之次乾坤文言在二繫之後說卦之前
以彖象附上下二經爲六卷則上繫第七下繫第八文言第九說
卦第十輔嗣之文言分附乾坤二卦故說卦爲第九

臨川吳氏曰說卦者備載卦位卦德卦象之說蓋自昔有其說意
者如八索之書所載有若此者而夫子筆削之以爲傳爾首章次
章則夫子總說聖人作易大意以爲說卦傳之發端也

雲峯胡氏曰說卦首論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立卦次及伏羲文王
卦位不同次論八卦之象甚備其象多是夫子所自取不盡同於
先聖漢儒以來千五百餘年未能勘破此義以爲夫子只是檃括
前聖所取之象求之於經又不同是以言象者多牽合傅會而不
得其說愚嘗謂數聖人取象各有不同故說卦言象求之於經不
盡合蓋夫子自取之象爲多不必盡同於先聖若分文王周公之

易各自求之則坦然明白矣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孔疏]據今而稱上世謂之昔者也聰明睿知謂之聖人此聖人卽伏羲也下言伏羲而云聖人者明以聖知而制作也且下繫已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於是始作八卦今言作易言是伏羲非文王等凡言作者皆原其事之所自故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聖人深明神明之道而生用蓍求卦之法故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也

[按]註疏以幽贊爲深明以生蓍爲生用蓍求卦之法故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也皆未當

程子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用蓍以求卦非謂有蓍而後畫卦

[本義]幽贊神明猶言贊化育龜筴傳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

朱子曰能贊化育和氣充塞所以能出這物生蓍便是大衍之數五十如何恰限生出百莖物事教人做筮用到那參天兩地方是取數處 問生蓍按本義引龜筴傳蓍生滿百莖爲證張謂生字似只當與下面立卦立字生爻生字同例看所謂生蓍者爲言立蓍而生之耳未知是否曰卦爻是人所畫蓍是天地所生不可作一例說兼以立蓍而用之爲生蓍亦不成文理 陸氏德明曰說文云蓍蒿屬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爲數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毛詩草木疏云似藾蕭青色科生

[進齋徐氏]曰蓍神草所以用筮而求卦者贊神明猶言贊化育言聖人作易幽則贊於神明而生蓍以爲筮卦之用蓍草生則易之數有所托而易之用行矣

[楊氏]曰天地生蓍之靈也固可以揲而成卦衍而爲數不有聖人幽贊於神明則混同於區宇之間與凡草木俱腐爾神明之道何自而通乎

[蒙引]昔者聖人之作易也一句大概虛說總起下來也惟聖人王道之行天下和平然有以贊乎天地之化育於是和氣充塞精英有在自生個蓍之神物來天之生蓍未必專爲卦用然同天地之理同一天地之數此數之外无復他數此理之外无復他理其理數適與相符而可以演卦矣豈不是天生聖人設卦乃特設一者以爲之用也如藥之有佐使亦是自然之湊合也

[存疑]聖人之德配合神明而有以贊助之其篤恭不顯之妙有非人之所及知者故曰幽贊此章專言蓍盡易非蓍不行此言蓍之所由生也

[未疑]神明就化育之主宰說

[按]伏羲既有六十四卦自有筮法但卽畫以斷吉凶而无辭耳或謂伏羲未揲蓍不知卦將何用

[講]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既畫卦以立其體必制蓍以致其用然蓍何自而生乎蓋聖人德極其盛然有以贊助於天地之神明和氣充塞而蓍生乎其間矣

參天兩地而倚數

[韓註]參奇也兩耦也七九陽數六八陰數

[孔疏]倚立也既用蓍求卦其揲蓍所得取奇數於天耦數於地而

立七八九六之數故曰參天兩地而倚數也。七九爲奇天數也
六八爲耦地數也故取奇於天取耦於地而立七八九六之數也
何以參兩爲目奇耦者蓋古之奇耦亦以參兩言之曰以兩是耦
數之始三是奇數之初故也不以一目奇者張氏云以三中含兩
有一以包兩之義明天有包地之德陽有包陰之道故天舉其多
地言其少也
本義天圓地方圓者一而圍三三各一奇故參天而爲三方者一
而圍四四合二耦故兩地而爲二數皆倚此而起故揲蓍三變之末
其餘三奇則三三而九三耦則二二而六兩二一三則爲七兩三
一二則爲八
朱子曰參天兩地而倚數此在揲蓍上說參者元是個三數底物
事自家從而參之兩元是個兩數底物事自家從而兩之雖然却
只是說得個參兩未見得成何數倚數云者似把幾件物事挨放
這裏如已有三數更把個三數倚在這邊成六又把個三數倚在
此成九兩亦如之。問參天兩地舊說以爲五生數中天三地兩
不如其說如何曰此只是三天二地不見參兩之意參天者參之
以三兩地者兩之以二也以方圓而言則七八九六之數都自此
而起問以方圓而言三兩如天之圓徑一則以圍三而參之地之
方徑一則以圍四而兩之否曰然。參天兩地而倚數一個天參
之爲三一個地兩之爲二三三爲九三二爲六兩其二一其三爲
七兩其三一其二爲八二老爲陰陽二少爲剛柔參不是三之數
是往參焉之參。倚數倚是靠在那裏且如先得個三又得個

三只成六更得三方成九若得個二却成八恁地倚得數出來有
人說參作三謂一三五兩謂二四一三五固是天數二四固是地
數然而這却是積數不是倚數。問參天兩地而倚數曰天圓得
數之三地方得數之四一畫中有三畫參之則爲九此天數也陽
道常饒陰道常乏地之數不能爲三止於兩而已三而兩之爲六
故六爲坤。一個天參之則三一個地兩之則二數便從此起此
與大衍之數五十各自說一個道理不須合來看然要合也合得
一個三一個二成五衍之則成十便是五十
建安邱氏曰天陽也陽象奇奇一畫中實得三分參天之數地陰
也陰象耦耦一畫中虛比陽闕一分而得二分兩地之數倚依也
言卦畫之數依此而起也故三奇爲乾則三其參天之數而爲九
是爲老陽三耦爲坤則三其兩地之數而爲六是爲老陰二奇一
耦爲巽離兌則二參一兩而爲八是謂少陰二耦一奇爲震坎艮
則二兩一參而爲七是謂少陽因七八九六之數以定陰陽老少
之畫此立卦生爻本也。按邱說參天兩地之說甚異
蒙引是蓍也所以爲求卦之用也而揲蓍求卦之數則起自天地
天圓圓者一而圍三三各一奇聖人因參乎天而爲三焉地方方
者一而圍四四合二耦聖人因兩乎地而爲二焉二三之數既立
於是蓍策七八九六之數皆依是而起矣揲蓍三變之末其餘三
奇則三三而九三耦則二二而六兩二一三則爲七兩三一二則
爲八是數皆倚著二三以起也參天兩地未是指蓍言倚數之數
字則是蓍數矣。天數本三從而定其爲三卽爲參天矣地數本

二從而定其爲二卽爲兩地矣三各一奇爲三陽主乎進四合二耦爲二陰主乎退參天兩地不甚着力也○本文倚數之倚迭說也本義倚此而起之倚順解也

存疑數指七八九六蓋易數不過七八九六蜜曰參天兩地而起也天數本三故參之而爲三地數本二故兩之而爲二參天兩地易數就倚之而起得三者把一個三倚之則成六又把一個三倚之則成九若把一個二倚之則成五又把一個二倚之則成七得二者把一個二倚之則成四又把一個二倚之則成六若把一個三倚之則成五又把一個三倚之則成八倚數當如此看朱子小註可玩

[illegible]本義云數皆依此而起甚明○小註挨放靠著之說反起人惑○參兩固天地自然之數然參兩字與倚字一例皆微有力猶云以三爲天數以兩爲地數而倚此以起七八九六之數也○朱子所云是无徃參焉之參亦不甚合

講有蓍必有數數何倚以起乎蓋天之體圓圓者徑一圍三三各一奇聖人以陽全之義裁之因參天而爲三地之體方方者一而圍四四合二耦聖人以陰半之義裁之因兩地而爲二○參兩旣分於是蓍策七八九六之數皆倚是而起矣揲蓍三變之末○其餘三奇則三三而爲九三耦則三二而爲六九六之數倚參兩以起也○兩二一三則爲七兩三一二則爲八七八之數亦倚參兩而起也數旣起而卦爻有其用矣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孔疏言其作易聖人本觀察變化之道象於天地陰陽而立乾坤等卦故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也○此言六十四卦非小成之八卦也○伏羲之初直仰觀俯察用陰陽兩爻而畫八卦後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然後天地變化人事吉凶莫不周備緼在爻卦之中矣○旣觀象立卦又就卦發動揮散於剛柔兩畫而生變動之爻故曰發揮於剛柔而生爻也

或問觀變於陰陽而立卦是就蓍數上觀否朱子曰恐只是就陰陽上觀未用說到蓍數處○觀變於陰陽且統說道有幾畫陰幾畫陽成個甚卦發揮剛柔却是就七八九六上說初間做這卦時未曉得是變與不變及至發揮出剛柔了方知這是老陰少陰那是老陽少陽○問旣有卦則有爻矣先言卦而後言爻何也曰自作易言之則有爻而後有卦此却似自後人觀聖人作易而言方其立卦時只見是卦及細別之則有六爻又問陰陽剛柔一也而別言之何也曰觀變於陰陽近於造化而言發揮剛柔近於人事而言且如泰卦以卦言之只見得小往大來陰陽消長之意爻裏面便有包荒之類

雲峰胡氏曰數旣形矣卦斯立焉聖人因其變之或九或七而爲陽因其變之或六或八而爲陰變至十有八而卦成焉聖人无與也特觀其變而立之爾故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卦旣立矣爻斯生焉聖人因其數之陽而發明其爲爻之剛因其數之陰而發明其爲爻之柔聖人无與也特發揮之耳故曰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節齋蔡氏曰變卽十有八變之變也陰陽七八九六也觀七八九六之變則卦可得而立矣陰陽之變卽所以爲爻復言發揮剛柔而生爻者蓋未入用則謂之陰陽已入用則謂之剛柔也

蒙引聖人旣參天兩地而倚數於是用以求卦於十有八變之餘統而觀之看有幾畫陰幾畫陽成甚個卦而卦於是乎立矣却又就其中間逐一看某爻是剛某爻是柔某是太剛少剛某是太柔少柔却一一發揮得明白則爻於是乎生焉觀變於陰陽語意與觀象於天觀法於地相類此陰陽蓋就卦言爲長朱子小註有二說後一說似優。總是一則統觀其全體看是何卦一則細觀其一節看是何爻當動耳

存疑觀變於陰陽而立卦是統觀一卦發揮剛柔而生爻是細觀

六畫蓋揲蓍求卦不過陰陽之變化爾觀其變也陰畫幾何陽畫幾何所成者何卦則卦於是乎立矣如六畫皆陽則爲乾上五畫陽下一畫陰則爲姤下五畫陽上一畫陰則爲夬如六畫皆陰則爲坤上五畫陰下一畫陽則爲復下五畫陰上一畫陽則爲剝六十四卦皆然旣知所成者何卦然後就六畫細觀之何者爲太剛太柔何者爲少剛少柔剛柔老少凡有幾畫看是何爻當動則爻於是乎生矣如上五畫少剛下一畫太剛則動在乾之初九上五畫少柔下一畫太柔則動在坤之初六乾上四畫少剛下二畫太剛則動在初二兩爻以上九二二爻占坤上四畫少柔下二畫太柔則動在初二兩爻以上六二二爻占三百八十四爻皆然。發揮剛柔一句是主當動之爻言不是六爻皆發揮蓋旣說著卜便當就取用上說就取用說則當觀當動之爻象也。發揮如今稱士人會作經義者曰善發揮題意相似蓋六畫不外乎剛柔於剛柔老少見其動靜其當動之爻要看中正不中正以至乘承比應亦要通看過看是善與惡然後爻義可明此便是如士人之作經義善發揮題意也

集說卦爻本只易中曰立曰生由蓍數而後著者陰陽剛柔之未定剛柔陰陽之已成。余南湖云發揮猶言闡揚

去疑觀變是大概看幾畫陰幾畫陽成了甚麽卦便若植立不移易的發揮又細看這卦內某畫老某畫少便曉得當動在何爻而爻若生出來一般發闡發意揮指揮意

攷變字作十有八變之變甚有據發揮二字當就動爻說不然但分某爻爲剛某爻爲柔不見發揮處。程子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者體用也。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義卽是天道也易言理於義一也求是卽爲禮義言禮義不如且言求是易曉求是之心俄項不可忘理於義此理云者猶人言語之間常所謂理者非同窮理之理。所務於窮理者非道須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窮理盡性矣曰以至於命則全无着力處如成於樂樂則生矣之意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元无次序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卽性命亦可了。如言窮理以至於命以序言之不得不然其實只是窮理便能盡性至命也。窮理盡性至命一事也才窮理便盡性盡性便至命如水

可以爲枉理也其曲直者性也其所以曲直者命也理性命一而已矣。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言之則謂之命命者造化之謂也。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則不可言窮與盡只是至於命也

張子曰程子說只窮理便是至於命亦是失於太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已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盡併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便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爲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遠近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或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程張之說孰是朱子曰各是一說程子皆以見言不

如張子有作用窮理是知盡性是行覺程子是說得快了如爲子知所以爲孝爲臣知所以爲忠此窮理也爲子能孝爲臣能忠此盡性也能窮其理而充其性之所有方爲之盡以至於命是拖脚說得於天者蓋性是我之所盡者命是天之所以與我者也如舜盡事親之道至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知此者窮理者也能此者盡性者也

本義和順從容无所乖逆統言之也理謂隨事得其條理析言之也窮天下之理盡人物之性而合於天道此聖人作易之極功也

或問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是就聖人上說是就易上說朱子曰是說易又問和順是聖人和順否曰是易之和順道德而理於義如吉凶消長之道順而无逆是和順道德也理於義則又極其細而言隨事各得其宜之謂也和順道德如極高明理於義如道中庸和順道德而理於義是統說底窮理盡性至命是分說底上一句是離合言之下一句以淺深言之凡卦中所說莫非和順那道德不悖了他理與義是細分他逐事上各有個義理和順字理字最好看聖人這般字改移不得。和順於道德是默契本原處理於義是應變合宜處物物皆有理須一一推窮性則是理之極處故云盡命則性之自來處故云至。窮理是理會得道理窮盡性是做到盡處如能事父然後盡仁之性能事君然後盡義之性窮理是知上說盡性是仁上說言能造其極也至於範圍天地是至命言與造化一般又問窮理盡性至於命曰此本是就易上說易上盡其許多道理直是窮得物理盡得人性到得那天命所

以通書說易者性命之原此只言作易者如此後來不合將做學者事看。窮理盡性至命本是就易上說易上皆說物理便是窮理盡性即此便是至命也諸先生把來人上說窮理了方至於命聖人作易時因是具得許多道理人能體之而盡則便似那是他說那吉凶悔吝處莫非和順道德理於義窮理盡性之事這一句本是說易之書如此後人說去學問上却是借他底然這上也有這意思皆是自淺至深

雲峯胡氏曰蓍本自神明聖人幽贊之而已天圓地方之象自具三二之數聖人不過參之兩之而已其爲數也自有陰陽之變其爲變也自成剛柔之爻聖人不過觀其變而發揮之爾於蓍卦之德則和順之而一无所逆於六爻之義則條理之而各有其序窮

天地之理盡人物之性聖人作易之功至是與天命爲一矣天命
自然而然聖人之易亦非心思智慮之所爲也
進齋徐氏曰如乾爲天道而彖之元亨利貞則其德爻之潛見躍
飛則其義以一卦而統言之所謂和順也就六爻而言之所謂理
也蓋觀易者推爻義以窮天下之理明卦德以盡一已之性窮理
盡性則進退存亡得喪之天道可以知而天命在我矣
南軒張氏曰義在我也命在天也天下之人皆知義命則聖人之
易不作矣惟夫不知義不知命此聖人不得已而生蓍倚數立卦
生爻凡以爲天下不知義命者設也
叢說夫聖人之作易也蓍之生起蓍之數卦因以立爻因以生
如此是故凡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道盈天地間所有物事易皆

一一依他樣子模寫出來在裏許多不見有一之或遺是和順乎
道德也而於其中何者爲吉何者爲凶何者爲存何者爲亡何者
進何者退隨在各有其條理而不相混是理於義也但見天下事
物之理无一之不窮天下人物之性无一之不盡而於天命之本
然又與之脗合而无間聖人作易之功何以加於此哉甚矣蓍之
功用大也易書之作也其規模之大有以貫三才之道而无所
乖戾焉此其所以和順於道德也其條理之密有以辨事物之宜
而无所迷謬焉此其所以理於義也蓋道德者義之統體義者道
德之發用乃離合言之也至於萬物之宜萬事之變易皆有以數
之非所以窮天下之理乎大而人倫小而一物易皆有以處之非
所以盡人物之性乎然因理曰性皆天道也而易能窮之盡之以

合於天道之自然又非所以至於命者乎蓋理性者天命之散見
天命者理性之本原其始窮之盡之功猶人也其終合於天道則
人而天矣是又以淺深而言也已上先儒梁氏之說〻窮理盡性
至命難言姑即一卦言之乾元亨利貞者在乾之理當然也敎人
知此做去者盡人物之性也如此則與乾道之大通而至正之本
然者合矣至命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俱當以此法看〻旁
理盡性以至於命合之總爲和順於道德和順於道德即所謂順
性命之理也本義此聖人作易之極功也就著上說作易方與首
句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同可見自觀變陰陽以下皆主蓍言
存疑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德者人之所得乎天之理義者處物之
宜道泛說德方就人心上說理即事物之理性者人得此理以有

生命者理性之所從出也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發揮何
以模寫之故曰和順言无所乖逆也其中何者爲吉何者爲凶何
者爲存何者爲亡何者爲進何者爲退隨在各有條理而不相雜
是理於義也問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何以謂之道德曰道无定名
德爲虛位道有仁不仁德有吉有凶然非有二也只據一理而順
逆之爾蓋道一而已順之則仁逆之則不仁順之則吉逆之則凶
進退存亡亦然故曰吉凶者貞勝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時
當進則進當退則退亦惟理而已順理則存逆理則凶是存凶亦
以理也消長是陰陽乃天道也於德似不貼要亦大概言之爾
無緣得恰恰相貼〻窮理盡性至命只就和順道德理義上見得
就卦吉如何而吉如何而凶如何而消如何而長進退存亡是

如何皆窮究得明白是窮理也由是而行是盡性也所行脗合乎天道是至命也

集解吳氏南湖云大抵和順道德又理於義窮理盡性則所以至命此而字以字之別

存疑和順兩句只是說易之備理處若作揲蓍看却像人之和順矣

按此節說道德說義說理說性命是孔子看得極深微處程朱訓釋始有頭緒註疏全無所見如韓註以命爲生之極孔疏以性爲生靈所稟之性豈不糊塗○道德不可有乖逆易則有以和順之義不可紊亂易則有以條理之義字實理字虛○朱子云吉凶消長之道順而无逆是和順道德也只說得順字道字

而和字德字可包總是易能順吉凶消長之道而已蒙引云依他樣子模寫出來亦只是體貼順字意而和字可想矣順而不逆則和而不乖○在理無分於道德在人乃有道德之名此亦是就人事上立說道字似不必泥定吉凶消長云云

通論蓍數既起則可用以求卦矣故於十有八變之餘統觀蓍策之陰陽而或純或雜顯然可見則有以知所值之卦而卦於是立矣細分卦畫之剛柔而爲老爲少闡明無疑則有以知當動之爻而爻於是生矣此皆聖人作易之事也而易中之所具何如哉凡人所共由曰道同得曰德道德之敍處曰義易之卦爻既備盈天地所有事物無不自此中模寫出來其於道德皆能體貼融會和順而无所乖逆和順之中又於事物之合宜處一一

條理得清楚非理於義乎是道德與義也合之總爲理稟之則爲性而理性之本原則爲命也易於卦爻中研究甚微有以窮事物之理區處甚當有以盡人物之性且於性命之從出者溯源歸根至乎其域與之脗合而无間也非至於命乎此蓍之所以神其用而聖人作易之功所以極其大也

右第一章

漢上朱氏曰此章自昔者聖人至倚數說蓍數也觀變於陰陽而立卦說揲蓍分卦也發揮於剛柔而生爻說爻有變動也和順至至於命說所係爻象之辭也

雙湖胡氏曰此章大抵論伏羲作易後欲教天下後世用易故示人以因蓍求卦之法无非欲使斯人安於義命之天而已聖人雖

專指伏羲然文王周公係辭初不出義命之教亦在其中矣

蒙引此章大抵主蓍言故首之以生蓍而下文節節皆承此說去○易惟卦與蓍二者而已耳非卦則蓍之體不立非蓍則卦之用不行二者實相須而不可相无也大傳說卦處既備矣而未有詳及於蓍者此章畧備焉設無此章亦爲易之缺事也

存疑此章總明蓍之功用大處數節蓍之數也由數得卦由卦得爻而道德性命之奧具是焉

集解首節言蓍所由生次節言數所由起末節言由數以求卦爻末二句贊其无不備明作易之極功也

按此章主蓍言以生蓍倚數立卦遞言之而歸於和順道德一語以見聖人作易精蘊無窮聖人當兼義文周說蓋生蓍倚數雖

由伏羲起而觀變發揮則詞占象變皆在其中故以不分先後爲是漢上雙湖之說俱兼辭即朱子亦云窮理盡性之事本是說易之書如此可見不專指伏羲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韓註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陰陽者言其氣剛柔者言其形變化始於氣象而後成形萬物資始乎天成形於地故天曰陰陽地曰剛柔也或有在形而言陰陽者本其始也在氣而言剛柔者要其終也。設六爻以效三才之動故六畫而成卦也六位爻所處之位也二四爲陰三五爲陽故曰分陰分陽六爻升降或柔或剛故曰

迭用柔剛也

孔疏八卦小成但有三畫於三才之道陰陽未備所以重三爲六然後周盡故云昔者聖人之畫卦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者本意將此易卦以順從天地生成萬物性命之理也其天地生成萬物之理須在陰陽必備是以造化闢設之時其立天之道有二種之氣曰成物之陰與施生之陽也其立地之道有二種之形曰順承之柔與持載之剛也天地既立人生其間立人之道有二種之性曰愛惠之仁與斷割之義也既備三才之道而皆兩之作易本順此道理須六畫成卦故作易者因而重之使六畫而成卦也六畫所處有其六位分二四爲陰位三五爲陽位迭用六八之柔爻七九之剛爻而來居之故作易者分布六位而成爻卦之文章也

二四爲陰三五爲陽者王輔嗣以爲初上无陰陽定位此注用王之說也

按初上无定位之說不是

程子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不兩則无用又曰陰陽剛柔仁義只是一個道理。仲尼言仁未嘗兼義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者可與語道矣世之所論於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无別非知仁義之說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據今日合人道廢則是今尚不廢者猶只是有那些秉彝卒殄滅不得

本義兼三才而兩之總言六畫又細分之則陰陽之位間雜而成

文章也

朱子曰聖人作易只是要發揮性命之理摸寫那個物事下文所謂陰陽剛柔仁義便是性中有這個物事。問將以順性命之理而下言立天地人之道乃繼之以兼三才而兩之此恐是言聖人作易之由如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始作八卦相似蓋聖人見得三才之理只是陰陽剛柔仁義故爲兩儀四象八卦也祇是這道理六畫而成卦也祇是這道理不知如何曰聖人見得天下只是這兩個物事故作易只是摸寫出這底問摸寫出來便所謂性命之理性命之理便是陰陽剛柔仁義否曰便是。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是以氣言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是以質言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以理言。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

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陰陽是陽中之陰陽剛柔是陰中之陰陽剛柔以質言是有個物了見得是剛底柔底陰陽以氣言。仁義看來當作義與仁當以仁對陽仁若不是陽剛如何做得許多造化義雖剛却主於收斂仁却主發舒這也是陽中之陰陰中之陽互藏其根之意且如今人用賞罰到得與人自是无疑便做將去若是刑殺時便遲疑不肯果決做這見得陰舒陽斂仁屬陽義屬陰處。問仁如何比剛曰如春生則氣舒自是剛秋殺則氣收斂而漸衰自是柔。問揚子雲謂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又曰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又自是一義便是這個物事不可以一定名之看他用處如何。兼三才而兩之初剛而二柔三仁而四義五陽而上陰兩之如言加一倍本是一個各加一個為兩。問分陰分陽迭用柔剛陰陽剛柔只是一理兼而舉之否曰然

勉齋黃氏曰天之道不外乎陰陽寒暑往來之類是也地之道不外乎剛柔山川流峙之類是也人之道不外乎仁義事親從兄之類是也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雖若有所不同然仁者陽剛之理也義者陰柔之理也其實則一而已

建安丘氏曰上言窮理盡性至命此言順性命之理則易中所言之理皆性命也然所謂性命之理即陰陽剛柔仁義是也以爻分之則上二爻為天之陰陽下二爻為地之柔剛中二爻為人之仁義兼三才而兩之言重卦也方卦之小成三畫已具三才之道至

重而六則天地人之道各兩所謂六畫成卦也分陰分陽以位言凡卦初三五位為陽二四上位為陰自初至上陰陽各半故曰分迭用剛柔以爻言柔謂六剛謂九也位之陽者剛居之柔亦居之位之陰者柔居之剛亦居之或柔或剛更相迭用故曰迭分之以示其經迭用以為之緯經緯錯綜粲然有文所謂六位成章也

雲峯胡氏曰上章和順於道德統言之也理於義析言之也此章六畫而成卦統言之也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六位成章又析言之也

雙湖胡氏曰易為斯人作也性命之理天所賦於人人所受於天之理也聖人將以順人心性命之理是以兼三而兩六畫成卦以立天地人之道三才之道雖有陰陽剛柔仁義之殊大抵以立人道仁義為主蓋人負陰陽之氣以有生具剛柔之質以有形具仁義之理以成性莫不有三才之道焉仁義之道立即所以使之陰陽合德剛柔有體以順性命之理也故下文推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以成六位之章而不復言仁義者豈不以使斯人皆得以揲蓍求卦分陰陽用柔剛以斷吉凶而成亹亹則仁義之道固在其中矣

案引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發揮乎性命之理而已以性命之理言之天道之所以立者曰陰與陽也地道之所以立者曰柔與剛也人道之所以立者曰仁與義也性命之理如此作易聖人則兼舉三才之位而各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六止三畫而成也且於六畫之中分初三五為陽位二四上為陰位則初剛而二柔三

剛而四柔五剛而上柔而剛柔之迭用矣故易之六位自以陰陽相間而成章焉○夫既六畫而成卦又六位而成章則以天道言之○五爲天之陽上爲天之陰○以地道言之初爲地之剛二爲地之柔○以人道言之三爲人之仁四爲人之義○蓋天地人之道皆不出乎卦之六爻矣故曰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性命之理卽一陰一陽之道其理固未嘗外於陰陽也故自易而觀之則三才各具一理亦各具一陰陽也蓋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一者其理也兩者所以載其理也已上先儒梁氏之說○順性命之理順之爲發揮者蓋是依他模樣而傳寫出來不謂之順而何如今人教小兒按本影出字來亦謂之順字卽此義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是陰陽立天之道也無陰與陽則天道廢而不立矣是天之所以爲天者全是這個陰陽而已地道人道做此○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本義謂將六畫而分其何者爲陰何者爲陽則見初剛與二柔相間三剛與四柔相間五剛與上柔相間陰陽相間雜自成文章矣重在迭用柔剛上要切於成章字意

存疑天道有陰陽地道有剛柔人道有仁義是三才各有兩也故聖人作易八卦已具三才矣由是兼舉三才皆兩其畫所以法三才之兩也蓋兼三才皆兩其畫不但兩其天而又兩其地不但兩其地而又兩其人是以有六畫而成卦既成個卦從而細分之初三五爲陽二四上爲陰則見其初剛而二柔三剛而四柔五剛而上柔而剛柔之迭用矣剛柔迭用則陰陽相間雜而成章○夫既六畫而成卦又六位而成章則五爲天之陽上爲天之陰五上之位一天道也○初爲地之剛二爲地之柔初二之位一地道也○三爲人之仁四爲人之義三四之位一人道也○所謂順性命之理者如此○

玉疑謂順着他發出來也○性命不必分性命便是理无兩層

按性命之理虛說雙溯添出人心○不是人心固有性命之理而天地乃性命之源也○天之道三字連天道不外陰陽有陰陽而天地之道立矣非謂立天有個道也時講多誤下二句倣此○陰陽剛柔仁義卽是性命之理而天地人正所謂三才也○下文說兼三才可見順性命之理處○六畫成卦處兼三才則人道在其中到六位成章處用不着仁義字故畧之也而論理亦自該得○邱氏以迭用柔剛爲陽位有剛柔居之陰位有剛柔居之亦有理然只以六位之初剛二柔三剛四柔五剛上柔便是迭用覺捷○

講者聖人之作易也豈徒迹象之粗哉○將以舉性命之理一一摹寫之毫無矯拂以順之焉耳蓋性命之理散見於天地人之間有所以立乎天之道者曰陰與陽其氣迭運也○有所以立乎地之道者曰柔與剛其質常凝也○有所以立乎人之道者曰仁與義其德互用也○此三才並立皆性命之理也易何以順之耶統言之三畫之卦已具三才又因而重之通三才而皆兩其畫故易有六畫而一卦之體成矣細分之於六畫中初三五爲陽位二四上爲陰位而各分其半則見初剛而二柔三剛而四柔五剛而上柔相迭以爲用故易有六位而陰陽間雜自成經緯之文章矣六位成章則五爲天之陽而上爲天之陰也三爲人

之仁而四爲人之義也初爲地之剛而二爲地之柔也其順性
命之理如此

右第二章

[存疑]立天之道三句是說性命之理兼三才而兩之以下是說順
性命之理

集解此章言聖人作易以順性命之理因以見成卦之由也

按此章言作易所以順性命之理似連上章來語說來然實處只
在兼三才而兩之一句所以明易中六爻之取義如此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孔疏此一節就卦象明重卦之意易以乾坤象天地艮兌象山澤
震巽象雷風坎離象水火若是天地不交水火異處則庶類无生
成之用品物无變化之理所以因而重之令八卦相錯則天地人
事莫不備矣故云天地定位而合德山澤異體而通氣雷風各動
而相薄水火不相入而相資既八卦之用變化如此故聖人重卦
令八卦相錯乾坤震巽坎離艮兌莫不交互而相重以象天地雷
風水火山澤莫不交錯

按漢唐時先天之學不傳故爲說如此殊无分曉

[本義]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
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於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
先天之學也

朱子曰先天圖更不可易以象言之天居上地居下艮爲山故居
西北兌爲澤故居東南離爲日故居於東坎爲月故居於西雷爲

雷居東北巽爲風居西南問山澤通氣只爲兩卦相對所以氣
之通曰澤氣升於山爲雲爲雨是山通澤之氣山之泉脈流於澤
爲泉爲水是澤通山之氣是兩個之氣相通山澤一高一下而
水脈相爲灌輸也水火下然上沸而不相滅息也射音食犯也是
不相害音斁是不相厭二義皆通問射二音孰是曰音石是水
火與風雷山澤不相類水火本是相殺底物事今却相應而不相
害問若以不相厭射而言則與上文通氣相薄之文相類不知
如何曰不相射乃下文不相悖之意不相悖乃不相害也水火本
相害之物使知冰旁之水火亦是中間有物隔之却相爲用若无
物隔之則相害矣此乃以其不相害而明其相應也問八卦相
錯曰乾坤自是個不動底物事動是陰陽如一陰對一陽一陽對
一陰六十四卦圓轉皆如此相錯

[平菴項氏]曰八卦既成按而數之天地以上下直對水火以東西
橫對雷風山澤以四角斜對八卦相錯粲然有倫也

[臨川吳氏]曰天地定位者乾南坤北上天下地定其尊卑之位也
山澤通氣者艮西北兌東南山根着於地澤連接於天通乎天地
之氣也雷風相薄者震東北巽西南雷從地而起風自天而行互
相衝激也水火不相射者坎西離東一左一右不相侵克也

[雲峯胡氏]曰八卦錯而爲六十四卦其位亦粲然觀之圓圖可見矣

[梁氏]中行曰不言八卦而言八物非物无以見相與變化之理也

[蒙引]伏羲之布八卦圓圖也是以天地定位之序乎是以起震而
歷離兌以至於乾之序乎二序不同當從所先曰當以起震之序

爲是序了便見得是天地定位云云矣起震一義最重蓋震一陽
離兌二陽乾三陽然後接以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陰盛又陽
生陽盛又陰生只管循環不已也。天地定位四句對待者也數
往者順四句流行者也講此者當先言伏羲始畫八卦乾一兌二
離三震四云云此只是橫圖乃作易之根源也爲其无以象流天
之形陰陽消息之數故以此規爲圓圖取乾坤而南北之取兌艮
而東南西北之云云。山澤通氣者蓋澤之氣通於山乃能融結
許多人民草木鳥獸昆蟲若无澤之氣以通之徒山不能生物也
山之氣通於澤乃能融結許多龜黿魚鼈蛟龍之類无山之氣以
通之徒澤不能生物也此下章山澤通氣而變化既成萬物也條
做此。定位通氣之類不必十分致詳此節大意只是發明圓圖

八卦之位而末句連帶其所以成六十四卦者耳。水火不相射
一說以日月言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也故日生於東月生於
西也。於天地曰定位於山澤曰通氣於雷風曰相薄於水火曰
不相射者蓋天地元是定位之物故乾坤相對爲天地定位山澤
元是通氣之物故艮兌相對爲山澤通氣至若雷風則元是相薄
之物也水火則元是不可相射之物也此可見用字之不苟。八
卦相交錯而成六十四卦者如乾之未交止於乾也交於坤兌則
成泰成夬矣交於離震則爲大有爲大壯矣交於巽艮則爲大畜
也小畜也云云坤之未交止於坤也交於乾兌爲否爲萃也交於
坎艮則比也剝也云云析而觀之一卦各與八卦相交合而觀之
但見乾坤坎離相爲上下震兌巽艮互爲錯綜而成六十四卦之

交耳。

存疑此是解明先天圓圖之意天地定位一節與數往者順一節
平重蓋易不外對待流行二者而已即交易變易之義也天地定
位一節乃對待之體交易也。天尊地卑天地固有定位也乾居
南坤居北則天地定位矣。山氣之下王則爲澤故兩山之間必
有川焉此山之通氣於澤也澤之氣上升於山山方潤澤而能生
草木此澤之通氣於山也。天下大勢西北多山東南多水艮爲
山而居西北兌爲澤而居東南故爲山澤通氣。雷迅則風烈風
烈則雷迅原是相繫之物震爲雷而居東北蓋雷發聲於東北之
交也巽爲風而居西南蓋風至西南而始盛也水火本相害之物
曰不相射者取其相爲用者言也故水火相交爲既濟相滅爲革。

天地之間只是水火二物而已故聖人作易以乾坤定上下之位
以坎離列左右之門明水火二者天地之用也人身亦然故水火
貴乎既濟水火不交則病因之而生矣。
〔注疑〕上四句伏羲小圓圖下句是大圓圖即小圓圖所成的
〔發〕山澤之氣相通吳氏謂通天地之氣不可用薄謂迫謂拘迫而
鼓盪也。蒙引一說水火以日月言亦多一折。
〔講〕伏羲作易始爲橫圖復規而圓之以爲圓圖今以圖位之相對
待者言之乾居南坤居北南北相對南爲上北爲下是天地上
下之位各定矣艮西北兌東南其位相對山之氣蘊蓄而下注
澤之氣滋潤而上行是山澤之氣相通矣震東北巽西南其位
相對是風雷之勢兩相助益而激薄也離居東坎居西其位相

對是水火之交相濟爲用而不相克害也八卦既成又有交變之妙乾兌離震三十二陽卦列於左巽坎艮坤三十二陰卦列於右一卦各統八卦圓轉相錯而六十四卦備矣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韓註易八卦相錯變化理備於往則順而知之於來則逆而數之○

作易而逆覩來事以前民用

孔疏易之爲用人欲數知既往之事者易則順後而知之人欲數知將來之事者易則逆前而數之是故聖人用此易道以逆數知來事也

本義起震而歷離兌以至於乾數已生之卦也自巽而歷坎艮以至於坤推未生之卦也易之生卦則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次故皆逆數也

朱子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這一段是從卦氣上看來也是從卦畫生處看來恁地方交錯成六十四卦

潛室陳氏曰易本逆數也有一便有二有二便有四有四便有八以至於六十四皆由此可以知彼由今可以知來故自乾一以至於坤八皆循序而生一如橫圖之次今欲以圓圖象渾天之形若一依此序則乾坤相並寒暑不分故伏羲取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之義以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艮兌震巽皆相對而立蓋乾兌離震皆屬陽巽坎艮坤皆屬陰必以陰陽相配圓圖必從中起者蓋萬事從心出之義卦必從復起者蓋天開於子之義自一陽始生之復起冬至節歷離震之間爲春分以至於乾爲純陽是進而得其已生之卦如今復數昨日故曰數往者順自一陰始生之姤起夏至節歷艮兌之間爲秋分以至於坤爲純陰是進而能推其未生之卦如今日逆計來日故曰知來者逆然本其易之所成只是自乾一而兌二離三而震四巽五而坎六艮七而坤八如橫圖之序與圓圖之右方而已故曰易逆數也

雲峯胡氏曰諸儒訓釋此皆謂已往而易見爲順未來而前知爲逆易主於前民用故曰易逆數也惟本義依邵子以數往者順一段爲指圓圖而言卦氣之所以行易逆數一段爲指橫圖而言卦畫之所以生非本義發邵子之蘊則學者孰知此所謂先天之學哉此本義之功所以爲大也

蒙引邵子曰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愚謂左旋右行者與他所謂左旋右行者不同何則既以起震歷離兌以至於乾爲左旋則自巽而歷坎艮以至於坤者皆左旋矣而乃謂之右行何哉大抵是就圖之中央分爲左右方而言也自震至乾皆左方也由此轉東而南也實左旋也自巽至坤皆右方也由南轉西而北也是爲右行也不曰左旋而獨曰右行似有辨矣若夫所謂天道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者其言雖得失相半然實以自東而西者爲左旋以自西而東者爲右旋義固不同矣○原夫八卦生出之序則有乾一而後有兌二有兌二而後有離三有離三而後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以次而生是卽易之所以成者也固有橫圖

以象之矣而伏羲於此乃更置其位而圓之者何歟蓋論造化萬物生生之序而橫圖所象盡矣茲欲以象夫渾天之形氣序之運若一用橫圖所列則乾坤相並寒暑不分而无以發乎造化萬物消息之數故伏羲於畫卦既成之後取乾坤而南北之取震巽而東北西南之取坎離而東西之取兌艮而東南西北之又因八卦而相錯以六十四卦之如上節所云所謂規而圓之者也上節既詳列之於此又申解之所以明其為卦氣之運也○夫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橫圖之序皆逆也今圓圖從中起左方起震而歷離兌以至於乾由是四而三三而二二而一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猶自今日而追數昨日數往者順也右方自巽而歷坎艮以至於坤由是五而六六而七七而八皆退而得其未生之卦猶自今日而逆計來日知來者逆也夫據此圖而言則一順一逆固如此矣然本易之所成則其先後終始一如橫圖及圓圖右方之序而已即所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者也○夫孔子既別言其位序之逆順而又必終以易逆數云者蓋圓圖乃卦氣之所以運而非卦畫之所以成卦氣之所以運者易卦既成之後所以爲象者也卦畫之所以成者乃易卦生自然之次第而易書之祖宗也此夫子所以既列圓圖之位又必列其位之順逆而一以所由成之序歸之於逆以示人當知易卦之所自出者歟○此章但云何爲已生之卦何爲未生之卦便見得是先有橫圖了未有橫圖據何說起自震而歷離兌以至於乾爲已生之卦自巽而歷坎艮以至於坤爲未生之卦方知易逆數也

一句有所屬○必立圓圖方見陰陽消長次第震一陽也由震而離而兌則二陽至乾則三陽矣所謂自冬至而春分以極於夏至也巽一陰也由巽而坎而艮至坤則三陰矣所謂自夏至而秋分以極於冬至也此圓圖之所以象者也故曰卦氣之運○自四而三自三而二自二而一何以謂之順蓋循其故迹之謂順推其未然之謂逆不然以一二三四爲順亦可也○自巽至坤逆一半是生次序仍是未生之卦故言知來者逆謂河圖本生法可逆數而知也蓋因此而及夫易逆數也○存疑此乃流行之用變易也○大意謂聖人作易自乾一兌二以至坤八生生之序如橫圖之所畫者是矣今欲以圓圖象渾天之儀若一依其序則乾坤相並寒暑不分與造化不相似矣故取橫圖規而圓之置乾於南置坤於北置離於東置坎於西震巽相對於東北西南艮兌相對於東南西北則見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矣此造化之對待者也起震一陽歷離兌之二陽以至於乾爲三陽陽之極矣陽極則陰生由是起巽之一陰歷坎艮之二陰以至於坤爲三陰陰之極矣陰極則陽生陽極生陰陰陽循環无端小而晦朔弦望大而分至啟閉以至元會運世皆在其中矣此造化之流行者也○聖人之意不專指一年之運朱子就一年之運言者欲其意之明也得意忘言得言忘象斯可矣○言伏羲之圓圖既成自其八方之相對而觀之則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矣自其八面之流行而觀之則自左方之震以至於乾是數已生之卦也據其現成无勞於推測其

事爲順故曰數往者順又自右方之巽以至於坤是數未生之卦也其卦未成猶待於推測其事爲逆故曰知來者逆圖之左右雖有順逆若原易之所生一於逆爾○易逆數一句是因言圓圖而本於橫圖此意不甚重

[按]乾兌離在震之前從震至乾是數往也此是現在的不用推故順坎艮坤在巽之後從巽至地是知來也此須用意推出故逆此二句是據圓圖言必曰從震起者以節氣言也○易逆數也是就橫圖言自乾而兌而離一皆推其未來故爲逆數○既云知來者逆何以見其爲逆原以橫圖上由巽而坎而艮而坤見得是逆故接云易逆數以說歸橫圖也○邵子以數往爲左旋知來爲右行玉齋胡氏謂左右爲方方之左方之右於左旋左行未甚明蒙引疑之是也竊意左旋右行邵子亦是據橫圖者橫圖震巽居中震之向乾自右而左也巽之向坤自左而右也以天上星度言之自午而未爲順天自午而巳爲逆天如此說頗有合但嫌此節全是橫圖矣更詳之○本義數並上聲則皆數算之數是活字或以逆數之數作理數之數未是○順逆字只就已往未來說不就方位說亦是避難從易之法

[講]是圖也從中而分者也按圖中之左方起震之四歷離三兌二以至乾一皆數已往之卦猶今日追溯往日无勞推測其事爲順而易知也按圖之右方起巽之五歷坎六艮七以至坤八乃知未來之卦猶今日預計來日有待推測其事爲逆而難知也夫圓圖之中分固有順有逆而要其生出之序見於橫圖中者則自乾一而後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皆推未來之卦而爲易之所由成是故易之八卦皆用逆數也觀圖者不可以不詳也

右第三章

[集解]此章專解圓圖首節是分布卦位出來定位等帶說不重次節正解圖意

[玉疑]按以上節爲圓圖下節爲橫圖恐非蓋圓圖即橫圖所出理本合一不必分贅

[按]上節固是圓圖下節數往二句仍是圓圖章旨之重固偏是矣○末句帶出橫圖亦屬无妨若不指出橫圖則逆數一句終无着落○朱子以先天圖爲解理長舊說空講无味且上下一節无綿合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孔疏此一節總明八卦養物之功晅乾也上四舉象下四舉卦者王肅云互相備也明雷風與震巽同用乾坤與天地通功也

本義此卦位相對與上章同

朱子曰雷以動之以下四句取象義多故以象言艮以止之以下四句取卦義多故以卦言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兩句恁地說得好

[節齋蔡氏]曰動則物萌散則物具二者言生物之功也潤則物滋晅則物舒二者言長幼之功也止則物成說則物遂二者言收物之功也君則物有所歸藏則物有所息二者言藏物之功也此章

卦位相對與上章同而上章則言卦象自相爲用此章則言八卦造物流行有生長收藏之事也

雲峯胡氏曰自動至暄物之出機自止至藏物之入機出无於有氣之行也故以象言入有於无質之具也故以卦言

建安邱氏曰雷動風散乾坤初爻相易而爲震巽也雨潤日暄乾坤中爻相易而爲坎離也止之說之乾坤終爻相易而爲艮兌也此六子生物之序也然六子致用至於乾而勤歸於坤而藏此又父母之功也故以乾坤終之

按邱氏言卦序可玩

蒙引天方圖震巽居中巽居左而向於東南震居右而向於西北震之象則爲雷巽之象則爲風是雷以動乎物發其生生之意風以散乎物而解其鬱滯也次巽者坎次震者離坎之象爲雨離之象爲日是雨以潤乎物物由是而滋長也日以暄乎物物由是而發榮也次乎坎者艮也次乎離者兌也艮以止乎物物之生意由是而收斂也兌以悅乎物使物各得其所而欣舉者也又次乎艮而位極於東南者坤也次乎兌而位極於西北者乾也乾於萬物无所不統是君之也乾以君之則夫雷之動風之散雨之潤日之暄艮之止兌之說者皆乾之一職也坤於萬物无所不容是藏之也坤以藏之則夫雷之動風之散雨之潤日之暄艮之止兌之悅者皆歸之於坤也○木義云此卦位相對與上章同者謂其卦位之相對同也非謂卦位同也蓋震與巽相對坎與離相對艮與兌相對乾與坤相對一一與上章同也或者以爲章意與上章同則

謬矣蓋誤將本句一義斷作兩句讀也或者據彼說只當云卦相對不當云卦位相對曰非也何不曰此卦位與上章同而必曰卦位相對與上章同乎其相對非以其居之位相對而何

存疑此解伏羲先天方圖也○四卦言象艮兌止言卦者造化生長收斂之事山澤不足以盡之故舍象而言卦乾坤可言象而亦言卦者艮兌既不言象乾坤與象爲一類也

集說八之字皆指物言

按節齋君藏俱以物言而時講多謂君藏乎六子蒙引兼二意○存疑云六子各有所職而皆統於乾坤時講或用之愚謂乾坤覆載萬物豈得置之不言而專言統六子耶當以君藏萬物爲正統六子帶言

講先天方圖中起震巽而始終於乾坤震巽之位相對雷爲震象所以奮動萬物之生意風爲巽象所以發散萬物之鬱氣此始物之功也坎離之位相對雨爲坎象所以滋潤乎萬物日爲離象所以暄暖乎萬物此長物之功也艮兌之位相對艮之德爲止止乎物使生意收斂而不過兌之德爲悅悅乎物使生意忻暢而各足此成物之功也然孰爲之主宰乎乾於物无所不統是有以君之也而六子皆效其一職矣孰爲之容受乎坤於物无所不包是有以藏之也而六子亦皆有所歸宿矣方圖卦位該造化之全功蓋如此

右第四章

雲峯胡氏曰此章卦位相對與上章同特上章先之以乾坤此章

則終之以乾坤也

潘氏夢旂曰上章先言乎天地之无爲後言乎六子之相爲用言天地之用六子也此章先言乎六子之職後言乎乾坤之道言六子非乾坤无以主之藏之也

去疑此方圖卦位卽於圓圖相合特方圓異用耳前章首乾坤圖從上起也此章首震巽圖從中起也

按此章諸家謂解方圖愚謂照横圖從中兩分說亦明又震巽二陽一陰在上未歸乾坤此已有下章乾坤六子之義○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按孔疏以此合上爲一章

孔疏帝出乎震至故曰成言乎艮者康伯於此无注然益卦六二用享于帝吉王輔嗣注云帝者生物之主興益之宗出震而齊巽者也王之注意正引此文則輔嗣之意以此帝爲天帝也帝若出萬物則在乎震絜齊萬物則在乎巽令萬物相見則在乎離致役以養萬物則在乎坤說萬物而可言者則在乎兌陰陽相戰則在乎乾受納萬物勤勞則在乎坎能成萬物而可定則在乎艮也

本義帝者天之主宰邵子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學也

朱子曰帝出乎震與萬物出乎震只這兩段說文王卦○帝出乎震萬物發生便是他主宰從這裏出齊乎巽曉不得離中虛明可以爲南方之卦坤安在西南不成西北方天地西方肅殺之地如何云萬物之所說乾西北也不可曉如何陰陽只來這裏相薄勞乎坎勞字去聲似乎慰勞之意言萬物皆歸藏乎此去安藏慰勞他○問戰乎乾何也曰此恐是個肅殺以成底時節故曰戰乎乾問何以謂之陰陽相薄曰乾陽也乃居西北故曰陰陽相薄恐是如此也見端的未得○勞乎坎是說萬物休息底意成言乎艮在東北是說萬物終始處又曰艮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猶春冬之交故其位在東北

節齋蔡氏曰帝者以主宰乎物爲言也出者發露之謂震居東方於時爲春齊者畢達之謂巽居東南於時爲春夏之交也相見物形明盛皆相見也離居南方於時爲夏致猶委也委役於萬物无不養也坤居西南於時爲秋夏之交也說言者物形至此充足而說也兌居西方於時爲秋戰者陰陽氣始萌陰疑而戰也乾居西北於時爲秋冬之交也勞者萬物歸藏於內而未息也坎居北方於時爲冬成言者陽氣至此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艮居東北於是爲冬春之交也

蘊山陽氏曰成言乎艮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止於此矣復出乎震不終止也故艮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稼齋林氏曰出而齊齊而相見見而致養養而後說說而後戰戰而後勞勞而後成成而後出自然之序也

雲峯胡氏曰自出震以至成言乎艮萬物生成之序也然孰生孰成之必有爲之主宰者故謂之帝邵子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學也蓋以彖辭坤西南得朋蹇不利艮之東北而知之

也

【蒙引】後天之易乃文王取伏羲先天卦位而更置之以八卦之位。當一歲之運起震終艮爲造化流行之序也此節主帝言下節主萬物之隨帝言蓋萬物之生成必有所以生之成之者所以生之成之者帝也帝者天之主宰也究竟亦无他只是氣機耳氣機之所在而萬物隨之要之帝之出入亦於萬物之出入而見之耳觀下文數個故曰字可見後天乾坤乃偏言之乾坤與大于同例者也統之以帝矣帝主造化之柄而始出乎東方之震潔齊乎東南之巽相見明盛乎南方之離致役乎西南之坤說言乎西方之兌交戰乎西北之乾慰勞乎北方之坎而成言乎東北之艮此後天八卦方位之意也此亦解圖意而起震終艮者一歲之周也而循環之妙在其中矣

【存疑】此文王後天之卦亦是解剝圖意蓋造化流行之用。帝出乎震出者帝出也齊乎巽相見乎離不可謂帝是萬物齊相見也。坤養萬物乃爲物所役坤之所以養萬物者皆帝主之是帝致役乎坤也八卦何獨坤養物土旺四季而尤旺於夏秋之交故能于秋金又能養萬物者也。說者欣說之意兌之時爲正秋萬物主是生意向實皆油然暢說也如日物欣欣而向榮萬物靜觀皆自得可見說萬物之意戰乎乾陰陽相戰也一陰生於巽長於離盛于兌至是交于乾之三陽陰疑于陽必戰萬物受氣于陰陽當此之時亦必內有所戰故曰戰乎乾。勞者慰勞安存之意萬物發生長成及至窮冬閉斂之時皆舍勞就逸由動入靜便有慰

勞安存之意。今歲之生意至艮而終來歲之生意自艮而始是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者也故曰成言乎艮

【存疑】此節只就帝所出入看帝无出入言出入者帝之宰乎氣也須就氣機上說上四句是氣之出機下四句是氣之入機其出齊等字亦只就帝說不可着物及四時五行等語恐碍下節

【按】此節通以帝言是新說留下文地步爲時文取便耳其實兩節是一意。言乎是語助辭孔疏說萬物而可言是作實字看誤矣

【講】先天圓圖有以立對待之體矣文王取而更置之以象一歲之運然蓋造化之宰謂之帝當其出而生物氣機萌動則在乎震焉以震居卦位之首也萌動者漸以畢達是齊也則在乎巽矣巽次震之位也畢達者漸以明盛是也相見也則在乎離矣離次巽之位也相見後陰代陽以有終於是乎效力而長養是致役也在乎坤矣以坤位次離也致役後養戢成而化始歛於是懽欣而交暢是說也以言乎兌矣以兌位次坤也說之後肅殺用事與生育之氣相爲搏擊是戰也在乎乾矣乾次兌之位也戰之後物皆歸藏得所休息而慰勞是勞也在乎坎矣坎次乾之位也勞之後氣機既固歲功告成以言乎艮矣艮之所以次坎而居卦之終也一歲之運不見于後天圓圖之中乎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

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
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
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孔疏萬物出乎震震東方者解上帝出乎震以震是東方之卦斗
柄指東爲春春時萬物出生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
之絜齊也解上齊乎巽以巽是東南之卦斗柄指東南之時萬物
皆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
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解上相見乎離因明聖人法離之理
以離爲象日之卦故爲明也日出而萬物皆相見也又位在南方
故聖人法南面而聽天下嚮明之治也故云蓋取諸此也坤也者
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者解上致役乎坤以坤是象
地之卦地能生養萬物是有其勞役故云致役乎坤鄭云坤不言
方者所言地之養物不專一也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
言乎兌者解上說言乎兌以兌是象澤之卦說萬物者莫說乎澤
又位是西方之卦斗柄指西是正秋八月也立秋而萬物皆說成
也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者解上戰乎乾以乾故
北方之卦西北是陰地乾是純陽而居之是陰陽相薄之象也故
曰戰乎乾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
勞乎坎者解上勞乎坎以坎是象水之卦水行不舍晝夜所以爲
勞卦又是正北方之卦斗柄指北於時爲冬冬時萬物閉藏納受
爲勞是坎爲勞卦也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
故曰成言乎艮者解上成言乎艮也以艮是東北方之卦也東北

在寅丑之間丑爲前歲之末寅爲後歲之初則是萬物之所成終
而所成始也
程子曰南北之位所以定者在坎離也坎離又不是人安排得來
莫非自然也。艮止也生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此艮終始萬
物又曰陰陽消長之際无截然斷絕之理故相攙掩過終始萬物
萬物成乎艮此儘神妙須研究這個理
本義上言帝此言萬物之隨帝以出入也
梁氏中行曰此言八卦見於周歲之造化
節齋蔡氏曰帝之出入不可見而爲物者可見故又以物言焉氣
无所不行物无氣不生然氣之生也有斬不能遽遏乎物自帝出
乎震至成言乎艮一氣流行之漸萬物生成之功也震巽離乾坎
艮皆以方言兌以時言坤以地言所以然者夫子欲備三者之義
互言之耳是雖有三又足以見其未嘗相離之義
雲峯胡氏曰離明以德言八卦之德可推坤地坎水以象言八卦
之象可推兌秋以時言八卦之時可推以互見也坤于方獨不言
西南坤土之用不止于西南也蓋春屬木夏屬火夏而秋火克金
者也火金之交有坤土焉則火生土土生金克者又順以相生秋
屬金冬屬水冬而春水生木者也水土之交有艮土焉木克土土
克水生者又逆以相克土金順以相生所以爲秋之克木土逆以
相克所以爲春之生生生克克變化无窮孰主宰之曰帝是也
誠齋楊氏曰由帝出乎震至於成言乎艮者帝之所乘也由萬物
出乎震而至於成言乎艮者又萬物之所主也帝乘之萬物主之

皆悉皆由乎八卦也聖人象八卦而爲治故南面而治取諸離離
者陽明之卦萬物交相見之時其象曰大人以繼明照四方以之
而垂拱豈不宜哉然聖人不獨取諸離以爲治至於握乾符闢坤
維與震巽坎兌之治无非取之也易舉其一則其他可以類推矣
抑嘗觀之帝與萬物所乘者皆八卦也於帝獨言致役乎坤而萬
物言致養何耶曾不知坤於帝言致役者蓋坤臣也帝君也君之
於臣役之而已於萬物言致養者蓋坤母也萬物子也母之于子
養之而已至於他卦不言戰而乾言戰則乾西北之卦九十月之
交陰盛陽微之時故不能无戰何則陰凝于陽必戰不然則坤之
上六十月之卦也何以言龍戰于野由此而觀則言陰陽相薄之
語不爲虛設矣

蒙引此言萬物隨帝以出入而上文所云者其義備見於此蓋以
相發也。萬物始出乎震蓋震東方之卦也於時爲春萬物發生
之時也故爲出乎震震東方也所以明其爲正春也巽東南方也
亦所以明其爲春夏之交也方位與時候相符觀十二律候可見
齊乎巽巽東南之卦也於時則春夏之交齊也者萬物之鮮潔而
齊整也蓋向也方春始生而未齊至將交于夏則生意畢達而整
齊矣。離也者明之謂也於時爲正夏萬物至此形形色色无不
相見見則明也蓋離乃南方之卦也南方明之地也意古者聖人
南面以聽天下之政向乎明以爲治是蓋有取乎南方之離也此
句意蓋孔子附說萬物皆相見一句須先說出時來南方之卦
也一句亦上以起下也若上文巽東方也巽東南也則就此句內

見得時在此句則有之卦二字若不先說時无以見萬物之所以
相見處離也者明也以明字未盡又繼以萬物皆相見又繼以南
方之卦也皆以下句申明上句之意今向中原盛夏之時一日山
林非惟植木相見之意真發動亦然。次離者坤也坤於象爲地
萬物此時皆致養乎地以坤位西南於時爲夏秋之交正萬物涵
養生意以向于實之際也故曰致役乎坤前之生長者至是而止
後之收斂者于是乎起正致養成遂之時也一說萬物役坤以致
養也語意正見致養于坤也致者畢其役之義言坤役已以利物
也人子常致役于其父母父母養子爲子所役也故曰生我劬勞
柳子厚送河東薛存義序得致役之意坤也者地也地者土也非
大地之土也戰于乾亦此例致養于坤此養獨全於出齊相見及

說勞等字蓋无物非坤所養養字固重也兌爲西方正秋之時也
秋則萬物生意已足收斂將歸於實之日皆若油然而欣然自適
矣故曰說言乎兌說言乎兌言語詞也古人多有此類詩經言歸
言旋言采其芹之類不可勝計又如神之格思不可度思思亦語
詞也與成言乎艮之言同矣兌者乾也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於
時爲秋冬之交當此之時陰盛陽衰陰凝于陽必戰戰乎乾者正
謂其陰陽相擊搏也陰陽一氣相薄而萬物皆此氣之流行於此
之時亦必內有所戰焉故曰戰乎乾萬物隨陰陽之相薄而內戰
焉此理只可意會而不可以目擊也當以動之亦然。次乾者坎
坎之象爲水水居北坎正北方之卦也正四正之正在八卦中此
卦便是安好慰勞之卦於時爲正冬萬物至此保合太和乃其歸

宿之地也故曰勞乎坎坎也者水也水意靜特以起下文正北方之卦也北方之卦又所以起下句勞字及萬物所歸也。次坎者艮東北之卦也於時爲冬春之交今歲之生意至此而終來歲之生意又從此而起是乃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曰成言乎艮也成言乎艮此動靜之所以无端陰陽之所以无始造化之所以流行而不窮者也始于出震終于成艮後天之易妙矣一陰一陽之謂道盡之矣蓋與先天二而一者也或謂先天專主體固未盡謂後天專主用亦未盡也。艮何以成終而又成始曰艮不成終也然終則有始天行也不終无以爲始。此節八卦或言位或言象或言德或言時艮巽離乾坎艮言位坎坤言象兌言時離獨言德錯互不一然離言德八卦之德可推矣坤坎言象八卦之象可推矣兌言時八卦之時可推矣震巽諸卦皆言位坤兌不言位亦可推而見矣猶乾言圓而坤不言方之類所以互見

存疑此節言萬物隨帝以出入只是明帝出乎震一節意觀本文故曰致役乎坤故曰說言乎兌諸句可見。八卦多言方位不言德象與時獨離言德坤坎言象兌言時離明于爲治坤之養物坎之勞物皆有資于象兌之說物非時不見故特言之然不言時者即兌可以互見故各卦皆補入時說

未詳潔是鮮潔乃物新出的樣子南面面向南也是以位言聽是斷聽天下即治天下意義長養也薄傳擊意言陰陽之氣不肯相下也勞卦者乃慰勞的卦凡物太勞則必疲疲則必息故以勞卦爲休息也歸是歸宿的歸言物一味生長去了若是沒歸宿一般

故以坎爲物之所歸成終是今年的生意于此完固成始又明年的生意于此起頭

按帝出震非真有帝也只是氣機之動乎震衛氣機出乎震則萬物出乎震究之只是一意非有帝出萬物出之別以此知上節專主帝言有未爲確論。八卦相連說下總是一氣之運各隨時而異其名。相見是物各長茂此看彼好彼看此好光輝相映之意。誠齋謂坤臣帝君巧而未當坤爲臣則乾爲君此帝將謂即乾乎且坤之致役以養萬物言即爲萬物役也不可謂依于帝致只是極盡之意蔡氏委致未確。戰彖引就物說最是陰陽相薄而戰物具陰陽之氣而內自戰也勞字連歸字看有味譬如人之歸者有以慰勞之也

闡帝所以主宰乎物帝之出入不可見即物見之帝出乎震何也以萬物出乎震也所以然者震居乎東方於時爲春草木萌動物之所自出也齊乎巽何也巽居東南於時爲春夏之交也何謂之齊言萬物生長鮮潔而整齊也何以相見乎離離德以明爲義也萬物至此形形色色无不輝映而相見所以然者離爲南方之卦於時爲夏品物咸亨之候也旁推其義聖人南面而聽天下之政向明以爲治疑亦有取于離明南方之意坤者地之象也於五行爲土土德厚於夏秋之交致其力以長養萬物而不斷若以一身爲萬物之役者然故曰致役乎坤也至於兌居西方於時爲正秋也萬物皆取斂成實條暢而飽足各有悅意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何也乾乃西北方之卦也於時爲

秋冬之交陰盛陽微不免相為搏擊而至於戰物之具陰陽之
氣者亦若爭勝而戰也坎者於五行為水乃正北方之卦也于
時為冬冬水氣用事謂之勞卦也何謂勞卦萬物之所歸宿而休
息慰勞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方之卦也於時為冬春之交在
今年為歲功之終在明年又為歲功之始而皆受成於此固萬
物之所成終而又為萬物之所以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也此
物之出入也帝之出入不於此可見哉後天圖位誠得歲序流
行之用矣

右第五章

本義此章所推卦位之說多未詳者

朱子曰文王八卦不可曉處多如離南坎北離坎却不應在南北

易做水火居南北兌也不屬金如今只是見他底貫了一似合當
恁地相似○文王八卦坎艮震在東北離坤兌在西南所以分陰
方陽方○文王八卦有些似京房卦氣不取卦畫只取卦名京房
卦氣以復中孚屯為次復陽氣之始也中孚陽實在內而未發也
屯始發而艱難也只取名義文王八卦配四方四時離南坎北震
東兌西若卦畫則不可移換

進齋徐氏曰坎離天地之大用也得乾坤之中氣故離火居南坎
水居北也震動也物生之初也故居東兌悅也物成之後也故居
西此四者各居正位也震屬木巽亦屬木震陽木也巽陰木也故
巽居東南巳之位也兌屬金乾亦屬金兌陰金也乾陽金也故乾
居西北亥之方也坤艮皆土也坤陰土艮陽土坤居西南艮居東
北者所以均旺乎四時也此四者分居四隅也後天八卦以震巽
離坤兌乾坎艮為次者震巽屬木木生火故離次之離火生土故
坤次之坤土生金故兌乾次之金生水故坎次之水非土亦不能
以生木故艮次之水土又生木木又生火八卦之用五行之生循
環无窮此所以為造化流行之序也

雙湖胡氏曰邵子以此章屬之文王八卦意其本之文王卦辭坤
卦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正此章之方位也蹇解卦辭亦然竊嘗謂
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八句疑是八卦圓圖之題目萬物出乎震
以下皆是解說或如朱子論天一地二章未可知也

衷旨通章贊後天圓圖之妙重首節

集解此章以歲運流行之序明八卦之位後節只是解前節意

按此章以文王八卦方位言起震而巽而離而坤而兌而乾而坎
而艮自東方春令輪轉一周至東北冬令而止是以歲序配八
卦為說後之言易者皆宗之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
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
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
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韓註於此言神明八卦運動變化推移莫有使之然者神則無物○
妙萬物而為言也則雷疾風行火炎水潤莫不自然相與為變化○
故能萬物既成也○

孔疏神也者至成萬物也○此一節別名八卦生成之用八卦運動

萬物變化應時不失无所不成莫有使之然者而求其眞宰无有遠近了无晦跡不知所以然而然況之曰神也然則神也者非物妙萬物而爲言者神既範圍天地故此以下不復別言乾坤直舉六子以明神之功用○鼓動萬物者莫疾乎震震象雷也撓萬物者莫疾乎巽巽象風也乾燥萬物者莫熯乎離離象火也光說萬物者莫說乎兌兌象澤也潤濕萬物者莫潤乎坎坎象水也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艮東北方之卦也故水火雖不相入而相逮及雷風雖相薄而不相悖逆山澤雖相懸而能通氣然能行變化而盡成萬物也艮不言山獨舉卦名者動撓燥潤之功是雷風水火至於終始萬物於山義爲微故言艮而不言山也上章言水火不相入此言水火相逮者既不相入又不相及則无成終之功明性雖不相入而氣相逮及也上言雷風相薄此言不相悖者二象俱動動若相薄而相悖逆則相傷害亦无成物之功明雖相薄而不相逆也

程子曰神是極妙之語天者理也神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言

本義此去乾坤而專言六子以見神之所爲然其位序亦用上章之說未詳其義

朱子曰水火相逮一段又似與上面水火不相射同又似是伏羲卦○問前兩段說伏羲卦位後兩段自帝出乎震以下說文王卦位自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下有兩段前一段乃文王卦位後段乃伏羲底恐夫子之意以爲伏羲文王所定方位不同如此然生

育萬物既如文王所次則其方位非如伏羲所定亦不能變化既成萬物也无伏羲底則做文王底不出切恐文義如此說較分明曰如是則其歸却主在伏羲上恁地說也好又曰此兩段却除了乾坤看一句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引起則乾坤在其中矣且如雷風水火山澤自不可喚做神神者乃其所以動所以撓者是也○文王八卦則兌震以長男而合少女艮巽以長女而合少男皆非其偶故自動萬物者莫疾乎雷至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皆別言六子之用故以四時之序次言之而用文王八卦之序下則推其所以成用在于陰陽各得其偶故用伏羲八卦之序若上用伏羲卦次則四時失其序下用文王卦次則兌震艮巽皆非其偶矣

漢上朱氏曰上說天地定位六子致用此說六子合而爲乾坤乾坤合而生神妙萬物而爲言者物物自妙也鄭康成曰共成萬物不可得而分故合謂之神橫渠曰一則神兩則化妙萬物者一則神也

南軒張氏曰八卦各有所在也而神則无在而无不在八卦各有所爲也而神則无爲而无不爲强名之曰神者卽其妙萬物而爲言也

龜山楊氏曰離帝而爲神則其運无方其居无迹非妙萬物者能如是乎前論震離坎兌艮巽之屬則兼乾坤而言之此不言乾坤而言六子者豈非乾坤其始任六子以成功及其終也六子成其功以歸於乾坤乾坤則有不與者乎

隨程氏曰始言六子之才各有所長終言六子之情各有所合

雲峯胡氏曰序六子之用不及乾坤者六子之用皆乾坤之爲也五卦皆言象而艮不言者終始萬物義不係于山也

慶源輔氏曰不言乾坤者乾主變坤主化言變化則天地備矣

進齋徐氏曰伏羲八卦方位主造化對待之體而言文王八卦方位主造化流行之用而言對待非流行則不能變化流行非對待則不能自行

平菴項氏曰動撓燥說潤盛皆據後天分治之序而相逮不相悖通氣變化復據先天相合之位者明五氣順布而四季分王之時而无極之眞二五之精所以妙合而凝者未始有戾于先天之事也苟无此章則文王爲无體而伏羲爲无用矣故讀易者於此不可不深玩也相逮與不相射相薄與不相悖此皆互言之也

蒙引此章之旨若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是故以雷動之以風散之以火燥之以澤說之以水潤之以艮終始之然向微風雷也水火也艮兌也則何以能變化而成萬物也哉大旨如此○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此一句只管到後天之六子以用而言也如雷動風撓之類六子各有所爲也神則无爲而无不爲也此之謂神妙萬物也

按蒙引只管後天六子未是

蒙引又云雷動風撓之類所謂變化既成萬物者也然必本於先天之陰陽各得其偶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耳如有雷有風雷風得其偶矣然後雷以動風以撓而動撓之功行有水有火水火得其偶矣然後水以潤火以燥而潤燥之功行餘倣此此後天之流行所以爲本於先天之對待也○何謂神无爲而无不爲如動萬物則雷爲之神无爲也撓萬物則風爲之神无爲也然動萬物固以雷而所以運雷之動者神也是雷之所在亦神之所在也撓萬物固以風而所以鼓風之動者神也是風之所在亦神之所在也此所謂无爲而无不爲无在而无不在也雷只說得動萬物說不得妙萬物風只說得撓萬物亦說不得妙萬物然非動撓等之外別有個妙萬物也○如雷專於動風專於撓則滯於一隅不得謂之妙天地則役使六子以造化萬物而六子之伸縮變化皆天爲之也所以謂神當乾坤也於此蓋可以驗合一不測之義无在而无不在之義蓋神如君后六子則六官之分職也六官所施行皆君后所主宰必須六卿各有其人然後六職交舉而治功成矣

按神當乾坤之說未是

蒙引又云先天言六子之交合後天言六子之分治其造化萬物處全是後天其曰相逮曰不相悖曰通氣者交合之義也水火相逮逮及也言其相濟也○燥萬物者莫熯乎火火蓋指日言天地陽明之精也而日以晅之故日爲火者明日之爲火也○潤萬物者莫潤乎水水蓋雨露之屬先天只言雨以潤者舉其最也或者不察僅以水火爲日用之水火日用之水火只可用于萬物既成之後而非其變化以成萬物之功也○此處水與澤有分雨露之屬自天而下者爲水之潤凡地中之水不流者皆澤也凡今一草一木之油然發榮者皆得土中之水氣○火者日也水指雨

謂地中之水有兌澤以居之火必指日乃是造化萬物者火既爲日則水非指雨露而何哉正與火耦○雷風山澤水火各得天地之一體故動爲物者雖爲雷然雷則天地之雷也撓萬物者雖爲風然風則天地之風也水火山澤皆然故曰此去乾坤而專言六子以見神之所爲也

存疑動者鼓動其生意撓者撓散也風一過鬱結者皆爲之撓散也此卽是風以散之意燥乾也熯卽是乾意故詩曰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澤是江河沮洳之水萬物得之皆有生意而喜說水是天上雨露之水萬物得之皆有生意而滋潤艮位東北今歲之生成者終于是來歲之生成者始于是故曰莫盛乎艮

困疑此合先後天之圖而歸之神神字最重妙萬物正是神處也言六子以六子皆乾坤所爲也神雖非指乾坤而乾坤可想矣六莫字乃極口稱贊語撓作好字看變化就陰陽之運說既作盡字疑妙萬物成萬物一起一股上下只是一意動萬物六句分言之水火相逮三句合言之蓋動乎物撓乎物固妙矣而有動之者尤須有撓之者有撓之者尤須有動之者雷風不相悖此其所以妙也條倣此○神字貫通節六子之用皆神而乾坤之神不待言矣妙萬物是造化功用之及于物皆出于自然微妙而莫測其所以然也變化承相爲用既成又承動撓等句言

講乾坤之功散于六子六子之用總歸一神神也者體萬物而未嘗倚萬物超萬物而未嘗離萬物其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夫物之始生必有以鼓動其生意震雷奮而物隨以動莫疾乎此矣

物既動必有以撓散其鬱滯巽風發而物隨以撓莫疾乎此矣離爲火火以乾燥乎物而物得堅凝則熯物者莫如火兌爲澤澤以說遂乎物而物乃欣暢則說物者莫如澤坎爲水水以滋潤乎物而物乃充足則潤物者莫如水至於斂其實而終萬物之所无啟其機而始萬物之所有惟艮兼主其事則盛莫如艮此因六子各專其功也神之爲也然而必有其耦焉故坎離對水火相逮而不相射則水火得耦而有以爲熯爲潤矣震巽對雷風相薄而不相悖則雷風得耦而有以爲動爲撓矣兌艮對山澤通氣而相感則山澤得耦而有以爲說爲盛矣夫然後能運陰陽之變化而盡萬物動之撓之燥之潤之終始之而无一之不成也苟无其耦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安能變化而既成萬物乎此此何非神之所謂也夫震東巽東南離南兌西坎北艮東北乃後天卦位之次分言六子所以見流行之用水火雷風山澤乃先天卦位之次合言六子所以明對待之體也知流行之本於對待則知先後天之无異旨矣

右第六章

平菴項氏曰上章陳八卦辨其分治之跡此章舉一物明其氣化之神

雲峯胡氏曰以上第三章第四章言先天第五章言後天此第六章則由後天而推先天者也去乾坤而專言六子以見神之所爲言神則乾坤在其中矣雷之所以動風之所以撓以至艮之所以終所以始皆神之所爲也然後天之所以變化者實由先天而來

先天水火相逮以次陰陽之交合後天雷動風撓以次五行之變化惟其交合之妙如此然後變化之妙亦如此

蒙引此章承文王後天之後而推本歸重於伏羲之先天蓋合先天後天而一之也語錄是此意

存疑此章據朱子小註說是文王後天之卦而推本於伏羲之先天今觀其圖震巽相次居正東東南而動撓乎物離兌相次居正南正西而燥說乎物坎艮相次居正北東北而潤成乎物其序一如上章出震成艮而其爲用則不同矣蓋上章所言氣序之流行此章所言造化之作用也

集解此章言六子之成物而歸其妙於神見流行之本於對待也

按蒙案分先後天蒙引因之作兩截說似覺上下文義割裂不如

順文講去補先後天意於末處可耳然所以必言先天後天者以六子之序有合于後天卦位六子之合有合于先天卦位也

○此章承上三章分先天後天而合言以後天方位言六子之功用而以先天對待方位言其相資爲用有貫串上三章之意

○神之一字亦是承上文而贊其妙下文因以申言之也

易經詳說卷四十七終

易經詳說卷四十八

說卦傳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孔疏此一節說八卦名訓乾象天天體運轉不息故爲健也坤順也坤象地地順承于天故爲順也震動也震象雷雷奮動萬物故爲動也巽入也巽象風風行无所不入故爲入也坎陷也坎象水水處險陷故爲陷也離麗也離象火火必著於物故爲麗也艮止也艮象山山體靜止故爲止也兌說也兌象澤澤潤萬物故爲說也

本義此言八卦之性情

朱子曰八卦之性情謂之性者言其性如此又謂之情者言其發

用處亦如此如乾之健本性如此用時亦如此○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萬物之理陽在下爲震震動也在上爲艮艮止也陽在下自動在上自止

節齋蔡氏曰乾純陽剛故健坤純陰柔故順震坎艮陽卦陽生於二陰之下則剛而進故動在二陰之中則剛爲陰所溺故陷出二陰之上雖剛則亦无所往矣故止巽離兌陰卦陰成乎二陽之下以順而伏故入在二陽之中以順而附故麗在二陽之上以順而見故說

雲峯胡氏曰夫子欲於下文言八卦之象故先言其性情如此象者其似性情者其眞彖傳於巽不言入而直言巽坎不言陷而言險離罕言麗而言明則又得其眞矣

蒙引性情二字亦要分明、八卦之理各有動靜、如乾其靜也專靜
時之健也性也、其動也直動時之健也情也、諸卦皆然、
存疑坎之德險、此云陷、離之德文明、此云麗、似難解、今細思之、陷
即險、麗者好附麗于人也、
蒙引性情只在卦畫陰陽上見、且虛虛說性情皆善、不要說不好
的、
講易有八卦、所以通神明之德者、皆於性情見之、乾三畫皆奇、純
陽也、體則不撓、用則不息、性情之至健也、坤之三畫皆偶、純陰
也、體則无爲、用則不擾、性情之至順也、震陽動陰下、存之有奮
迅之志、達之有發舒之氣、性動而情亦動也、巽陰伏陽下、內有
沉潛之體、外有婉轉之機、性入而情亦入也、坎陽陷於陰、德藏

於中而莫測、用涉於險而難窺、其性情不亦陷乎、離陰麗於陽、
冲虛內含、文明外被、其性情不亦麗乎、陽止陰上爲艮、靜固然
存、動亦凝定、止其艮之性情耶、陰見陽上爲兌、根心者順適、生
色者和暢、說其兌之性情耶、性情皆德之所在、學易者所當先
知也、
右第七章、
臨川吳氏曰此章以八字斷八卦之德、其下乃以物以身以象、依
八德之類而分主之、自此以下、皆以陰陽純卦及初中終爲序、又
非上章先天後天之序也、
蒙引此言八卦之性情、必先有此章、然後下章乾爲馬馬首之象、
方有所自取也、

夫疑八卦之性情、卽所謂通神明之德也、性情都就卦畫上說、不
可落天地人物等頓、
按此通下三章、言八卦性情物象身象、皆不可移易之論、然其序
則乾坤父母也、震巽一陰一陽之在初爻也、坎離一陰一陽之
在二爻也、艮兌一陰一陽之在三爻也、是則乾坤六子之序、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孔疏此一節說八卦畜獸之象、畧明遠取諸物也、乾象天、天行健、
故爲馬也、坤象地、任重而順、故爲牛也、震爲龍、震動象、龍
動物、故爲龍也、巽爲雞、巽主號令、雞能知時、故爲雞也、坎爲豕、坎
主水瀆、豕處汚濕、故爲豕也、離爲雉、離爲文明、雉爲文章、故爲雉
也、艮爲狗、艮爲靜止、狗能善守、禁止外人、故爲狗也、兌爲羊、兌說

也、王廙云羊者順之畜、故爲羊也、
本義遠取諸物如此○
或問易之象、朱子曰、便是理會不得、如乾爲馬、而乾之象却專說
龍、如此之類、皆不通○易中占辭、其取象亦有來歷、不是假說譬
喻、但今以說卦求之、多所不通、故不得已而闕之、或且從先儒之
說耳○徐彥章說本義只說得個占、其說不然、說象牽合不得、如
坤爲牛、遍求諸卦、必要尋個牛、或以一體取、或以一爻取、如坤牛
不可見、便於離一畫是牛順之通、又虎視更說不得、又曰易象也
須有此理、但見的零零碎碎、去牽合附會得來不濟事、須是見他
個大原、許多名物件數、皆貫通在裏面方是、
臨川吳氏曰健而行不息者馬也、順而勝重載者牛也、以動爲之

身而靜息於地勢重陰之下與地雷同其寂者龍也能之潛於淵
底者重陰之處也以入伏之身而出聲於天氣重陽之內與地風
同其感者雞也雞之鳴於丑半者重陽之時也或曰雞之行首動
於前足動於中身不動而隨其後能動之二陽在前在中不動之
一陰在後也前後皆陰之汚濁而中心剛躁者豕也前後皆陽之
文明而中心柔怯者雉也外剛能止物而中內柔媚者狗也外柔
能說草而中內剛狠者羊也此以動類之八物擬八卦也
平菴項氏曰造化權輿云馬乾象故蹄圓牛坤象故蹄拆
括蒼龔氏曰雞羽屬也而能飛其性則爲入爲伏知時而啼應故
巽爲雞
南軒張氏曰豕主汚濕其性趨下故坎爲豕雉性耿介而外文明

故離爲雉艮爲狗言其止於人而能止人也
雲峯胡氏曰周公以乾爲龍而夫子以爲馬文王以坤爲牝馬而
夫子以爲牛以見象之不必泥也如此學易者必以坤爲牛或以
一體取或以一爻取或以互變體爻取至不可取則又取離之牝
牛其鑿甚矣要之天地間萬物无非易也又豈特此八物哉觸類
而長之可也
蒙引乾數奇而德健馬蹄圓而能致遠是乾爲馬也坤數偶而性
順牛蹄拆而馴伏以引重是坤爲牛也震陽動陰下龍以動蟄之
身而靜息於地勢重陰之下是震爲龍也巽陰伏陽下雞以入伏
之身而出聲於天氣重陽之內是巽爲雞也坎外柔內剛豕外汚
濁而內剛躁象之離外剛內柔雉外文明而內柔怯象之外剛能
止物而內柔媚者狗也艮以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故似之外柔說
而內剛狠者羊也兌以一陰說於二陽之外故似之
諸八卦之象未及旁通先有可專象者乾純陽至健物之至健而
行不息者莫如馬也乾則爲馬坤純陰至順物之至順而任重
載者莫如牛也坤則爲牛重淵之下有動物者非龍乎震之陽
動於下者象之故震爲龍也伏於下而發聞於上者非雞乎巽
之陰伏于下者象之故巽爲雞也坎外柔而內剛猶豕之外汚
而內躁者也故爲豕離內柔而外剛猶雉之中怯而外文也故
爲雉艮一陽止二陰上如狗之外能止物而內實柔怯也故爲
狗兌一陰見二陽上如羊之外柔說人而內實剛狠也故爲羊
八卦之遠取諸物者如此

右第八章
雙湖胡氏曰夫子於八卦取象有括文王周公彖爻之例者有自
括大象之例者又有於說卦別取者如上章天地山澤雷風水火
是括大象之例如此章乾馬兌羊巽雞離雉是括周公爻例周公
於大畜乾爻稱馬大壯以兌稱羊中孚巽爻稱雞睽互坎卦稱豕
至若坤牛震龍艮狗實夫子於說卦又有所取而前聖未有其例
者也下章皆然數聖人取象未各不同如必欲執彖爻之象盡求
合於說卦則多不通矣
集解此章遠取諸物以明八卦之象
天壤間所謂類萬物之情者是畫卦後看出如此不是見這物
再去畫卦的句句頂上章來此物亦有個性情在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孔疏此一節說八卦人身之象畧明近取諸身也乾尊而在上故爲首也坤爲腹坤能包藏含容故爲腹也震爲足足能動用故爲足也巽爲股股隨於足則巽順之謂故謂股也坎爲耳坎北方之卦主聽故爲耳也離爲目南方之卦主視故爲目也艮爲手艮既爲止手亦能止持其物故爲手也兌爲口兌西方之卦主言語故爲口也

本義近取諸身如此

或問艮何以爲手朱子曰手去捉定那物便是艮又問捉物乃手之用不見取象正意曰也只是大槪畧恁的

建安邱氏曰首會諸陽尊而在上腹藏諸陰大而容物足在下而動股兩垂而下耳輪內陷陽在內而聽目睛外附陽在外而明手剛在前口開于上又曰震陽動于下爲足艮陽止于上爲手手上而足下也巽陰兩開于下爲股兌陰兩拆于上爲口口上而股下也

平菴項氏曰足動股隨雷風相與也耳目通竅水火相逮也口與鼻通山澤通氣也

雲峯胡氏曰八卦近取諸身如此要之一身之中无非易也又豈特此八者爲然哉

息齋余氏曰八卦之象近取諸身者六子以反對遠取諸物者六子以序對四者易而坎離不易也首以君之腹以藏之足屢於下爲動手持於上爲止股下歧而伏口上竅而見耳外虛目內虛各

以反對也其在物乾坤與二少皆取走二長二中一走一飛龍者走之飛雉者飛之走各以序對也

蒙引乾積陽在下而覆物首則會諸陽尊而在上者也非乾爲首乎坤積陰在下而載物腹則藏諸陰廣而有容者也非坤爲腹乎震陽動於下足則在下能動震爲足也巽陰耦居下股則兩垂而下巽爲股也坎陽陷陰中耳輪內陷陽在內而聽者似之離陰麗陽中目睛外附陽在外而明者似之手剛在前艮以陽止于上非手之象乎口開於上兌以陰拆于上非口之象乎

講八卦不徒有象於物即吾身觀之亦各有其象也乾純陽而覆物猶人之首會諸陽尊而在上也故爲首坤純陰而載物猶人之腹藏諸陰廣而有容也故爲腹足在下而動震陽動於下似之故震爲足股兩垂於下巽陰偶居下似之故巽爲股坎陽陷陰中如耳輪內陷陽在內而聽也故爲耳離陰附于陽如目睛外附陽在外而明也故爲目手剛在前能止物艮陽止于上故爲手口開于上能說人兌陰拆于上故爲口八卦之近取諸身者如此

右第九章

雲湖胡氏曰朱子於此章取象坤爲腹與明夷六四同巽爲股與咸九三互體同兌爲口與咸上六輔頰舌同外餘皆自取

翼解此章近取諸身以明八卦之象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

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孔疏此一節說乾坤六子明父子之道王氏云索求也以乾坤爲父母而求其子也得父氣者爲男得母氣者爲女坤初求得乾氣爲震故曰長男坤二求得乾氣爲坎故曰中男坤三求得乾氣爲艮故曰少男乾初求得坤氣爲巽故曰長女乾二求得坤氣爲離故曰中女乾三求得坤氣爲兌故曰少女

本義索求也謂揲蓍以求爻也男女指卦中一陰一陽之爻而言

朱子曰八卦次序是伏羲底此時未有文王次序三索而爲六子這自是文王底各自有個道理○非震一索而得男乃是一索得陽爻而後成震一說是就變體上說謂就坤上求得一陽爻而成震卦一說乃是揲蓍求卦求得一陽後面二陰便是震求得一陰後面二陽便是巽又曰看來不當專作揲蓍看揲蓍有不依這序時便說不通大概只是乾求於坤而得震坎艮坤求於乾而得巽離兌一二三者以其畫之次序言也○一索再索之說初間畫卦時也不恁的只是畫成八卦後便見有此象耳

節齋蔡氏曰乾坤交而生震巽坎離艮兌故以能生者爲父母而生者爲子一索再索三索者以初中終三畫而取此長中少之序也震坎艮皆陽故曰男巽離兌皆陰故曰女

梁氏中行曰先儒不以此章並於諸象是惑於謂之之語而未備本以求之也又但知男女之爲人而未知物物有男女之象天地之性人爲貴故以人言之耳不然何以別象中有爲父爲長子爲

長女爲中女爲少女等語與此章所稱无異此蓋以男女分八卦言也物皆有雌雄牝牡之異則父母男女之象也其生皆有先後次序之異則長中少之象也或曰乾坤生萬物有男女之別固也其生也皆生孰見其長中少之異有長中少之異者物自爲父母而生也殊不知父母之生即天地之生也豈於父母之外別有天地之生乎

雲峯胡氏曰此章本義乃朱子未改正之筆要當以語錄爲正若專言揲蓍求卦則无復此卦序矣要之卦畫已成之後方見有父母男女之象非卦之初畫時即有此象也讀者詳之

蒙引此章之說似當主附錄必不主本義附錄蓋後來之見本義其未刪定者歟故今大全序例於後天八卦圖後亦只取附錄○

蓋從前有爲父爲母爲長男中男少男長女中女少女之稱此則解其所以稱名之義也○乾天也物所資始有父道焉故稱父坤地也物所資生有母道焉故稱母乾坤有父母之道如此六子則皆本於乾坤而成也震是坤初求于乾而得乾之初畫故謂之長男巽是乾初求於坤而得坤之初畫故謂之長女坎是坤再求於乾而得乾之中畫故謂之中男離是乾再求於坤而得坤之中畫故謂之中女艮是坤三求于乾而得乾之三畫故爲少男兌是乾三求於坤而得坤之三畫故爲少女也

集解此主畫卦說索者陰陽之相求也稱者尊之之辭謂者猶彼此相謂不敢同於尊之詞也

按索只是就卦象上看是如此非真有所索求也陽奇陰偶往來

互換亦自然而然若論四象生八卦並非乾坤先而六子後故

朱子云卦成後有此象耳○震巽等字皆宜一讀

蘊觀文王八卦次序以乾坤爲父母六子爲男女固矣而其意何居乾純陽至健其象爲天物皆資始有父道焉故稱父坤純陰至順其象爲地物皆資生有母道焉故稱母至于六子是乾坤互相求索而得之者也震初畫陽是坤一索而得乾初畫之陽男之象也得之最先故謂之長男巽初畫陰是乾一索而得坤初畫之陰女之象也得之最先故謂之長女其在坎是坤再索而得乾中畫之陽亦男也以其得於再索而次震故謂之中男其在離是乾再索而得坤中畫之陰亦女也以其得於再索而次巽故謂之中女至于艮乃坤三索而得乾上畫之陽亦男也

以其得於三索而次坎故謂之少男至於兌乃乾三索而得坤上畫之陰亦女也以其得於三索而次離故謂之少女夫男女分於所得之陰陽少長列於所得之先後二老既尊卑之有等六子又長幼之有序易之取象于人倫者如此則謂易爲正名定分之書可也

右第十章

蒙引此章承乾爲馬爲首二章之後均之爲八卦之象也而先儒特筆諄諄以爲後天之易何耶看來若无甚意義也況自此章以下皆廣八卦之象乃知此數章全是說象是已○乾爲馬章取諸物也乾爲首章取諸身也此章取諸人倫也合而觀之大抵皆後天之易也皆聖人之意因卦以發者也未必伏羲始畫時全是一

一要成象此伏羲畫卦只是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一每生二積而至于六十四卦耳然自卦既成之後觀之則有爲馬爲首之類爲父母爲男女之屬也

集解此章以畫之次序明八卦有父母男女之象

按此章依蒙引作象說甚好蓋人倫有父子男女而八卦即有此象與上章一例看若謂專明八卦父子男女則於畫卦時說不去○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孔疏此下歷就八卦廣明卦象者也此一節廣明乾象乾既爲天天動運轉故爲圜也爲君爲父取其尊道而爲萬物之始也爲玉

爲金取其剛之清明也爲寒爲冰取其西北寒冰之地也爲大赤取其盛陽之色也爲良馬取其行健之善也爲老馬取其行健之久也爲瘠馬取其行健之甚瘠馬骨多也爲駁馬言此馬有牙如鋸能食虎豹爾雅云鋸牙食虎豹此之謂也王廙云駁馬能食虎豹取其至健也爲木果取其果實著木有似星之著天也

程子曰說卦於乾雖言爲天又言爲金爲玉以至爲駁馬爲良馬爲木果之類豈盡言天若此者所謂類萬物之情也故孔子推明之曰此卦於天文地理則爲某物於鳥獸草木則爲某物於身於物則爲某物各以例舉不盡言也學者觸類而求之則思過半矣不然說卦所敘何所求之

本義荀九家有爲龍爲直爲衣爲言

朱子曰卦象指文王卦言所以乾言爲寒爲冰○荀爽有集九家
易解十卷
雙湖胡氏曰夫子取乾象稱馬本之大畜爻外餘皆所自取如乾
天坤地之類亦夫子彖傳大象所取也
蒙引乾爲天以下多孔子所取之象節齋曰積陽爲天乾卦本義
曰陽之性健而其成形之大者爲天愚按朱子之說意較全今可
畧更云純陽而至健爲天○洪武正韻圜與圓音義並同漢書從
諫若轉圜爲圓物也節齋曰陽體動爲圜沙隨曰爲圜天之體也
瓜山曰圜無端也愚按沙隨之法專以圓屬天然天下之物圓者
數多不止天也惟節齋之說近之瓜山又只解字意耳今可畧更
云陽之性動其體皆圜故爲圜○雲峯曰有不言而互見者如乾
爲君以見坤之爲臣乾爲圜以見坤之爲方此說精當節齋曰乾
而在上者爲君雙湖曰乾無所不統爲君愚按尊而在上之說固
是但以解爲天亦可無所不統之說似於君意更切蓋乾之主乎
萬物猶君之主乎萬民也故曰乾以君之雙湖曰變生六子爲父
雖指後天八卦次序言然據後天八卦圖乾只是變生震坎艮三
男不能盡變成六子也愚謂乾知大始有父道焉未爲無據也○
沙隨曰爲玉德粹也爲金堅剛也雙湖曰爻剛位間柔相濟爲玉
愚按雙湖意以玉溫潤而栗然爲剛柔合德故有位間柔之論間
者初剛而二柔也此說近鑿三畫之卦亦未可名爻此沙隨之說
乃本之文言所謂純粹精也其義正矣○沙隨曰爲寒位西北也
爲冰寒之凝也縉雲馮氏曰乾居西北卦象爲立冬之節水始冰

之時故爲寒爲冰朱子曰卦象指文王八卦言所以言爲寒爲冰
愚按沙隨縉雲之說實得其旨朱子其斷案也縉雲兼說出卦氣
節候尤爲詳明耳息齋曰乾爲寒陰不生於陰而生於陽也水陰
之變而剛也愚謂上說是面前見成道理此說似求之太深不主
正而主變毋亦朱子所謂本淺而鑿之使深也又雙湖曰金固爲
寒金生水極寒爲冰又乾爲天而貫四時故在秋冬爲寒爲冰是
又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者矣言近而指遠
者善言也何必每求遠○沙隨曰爲大赤盛陽之色也臨川曰坎
中陽爲赤乾純陽爲赤加大字以別於坎也雙湖曰乾爲天而冒
四時在秋冬爲寒爲冰愚按沙隨臨川之說盡矣雙湖之說鑿甚
就四時言則大赤與寒冰又不倫矣平菴曰艮馬德莫加焉臨川
曰馬加艮老瘠駁四字以見其純陽無陰異於震坎陰陽相雜之
馬也艮爲純陽健之最善者也愚按二說俱善蓋乾爲馬而艮者
純陽之德也其艮老瘠駁實皆乾象非震艮所宜取但震云其于
馬也爲善鳴云云坎云其於馬也爲美脊云云乃就其馬之性情
形體而取非以其爲陰陽相雜之馬也○臨川曰老爲老陽健之
最久者也此說至矣平菴曰老馬智最高似只說得老馬未見乾
之所以爲老馬處臨川曰瘠謂多骨少肉健之最堅强者也平菴
曰瘠馬筋骨至峻愚謂此二說皆是○平菴曰鋸言牙虎力莫加
焉臨川曰駁馬鋸牙食虎豹健之最威猛者也鄱陽董氏曰按韻
會駁獸如馬鋸牙食虎豹宋劉敞奉使契丹時順明山中有異獸
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駁也爲言形狀聲音皆是

虜嘆服之又云駁馬色不純或曰純極而駁生焉愚謂因是純陽而色駁故取極而變之義此又別取一義與鋸牙食虎豹者不同雙湖謂春長夏老秋落冬駁者亦求之深而味反淺全無謂也馬之良者何獨於春而長至夏便老乎況自古秋高馬肥爲食苑宮之草故也今謂秋馬落何也又冬冬則鳥獸氄毛豈至冬而駁乎節齋曰圓而在上爲木果此說無以易矣沙隨曰以實承實也若艮爲果蓏則下有柔者存焉愚按此說以實之實下二陽也木之象也對艮之下二柔言承實之實上一陽也果之象也似析木果而二之於純陽之體爲支離矣但對果蓏亦有別蓋乾純陽故象木果艮少陽在二陰之上故兼木之果草之蓏楊氏謂不剝於陰爲木果者又求之卦矣○愚按九家蓋指漢淮南王安所聘九人明易者按道訓二十篇號九師易文中子所謂九師興而易道微者也○荀爽後漢人也荀淑有子八人時人謂之八龍其第六曰爽字慈明時人言荀氏八龍慈明無雙荀九家其集之名也○爲龍者乾卦本義云龍陽物也本乾象也爲直者其動也直也爲衣者衣被一身猶龍之覆物也爲言者言者心之聲聲出于氣陽也韻府序曰聲出于氣致堂胡氏論晉龍有曰凡聲陽也○剛此乾爲天至健在上也爲圜體圜而動也爲君尊而在上也爲父資始萬物也爲金堅剛也爲玉純粹也爲寒爲冰位西北嚴凝之方也爲大赤盛陽之色也爲良馬純陽之德也爲老馬老陽也爲瘠馬純剛無柔也爲駁馬健之最威猛者也爲木果圓而在上也

存疑純陽而至健者爲天乾六畫純陽其性至健故其象爲天爲

之體圜乾純陽之卦故其象爲圜君於萬民無所不統乾統萬物其象爲君人生於父萬物資始於乾故爲父玉性純粹金性堅剛乾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故爲玉爲金天地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故寒生焉乾爲西北爲寒又爲冰者寒極冰凍而成之陽之色赤三畫純陽故爲大赤良馬純陽健之最善者也老馬老陽健之最久者也瘠馬多骨少肉健之最堅強者也駁馬鋸牙食虎豹健之最威猛者也乾之爲卦純陽至健故皆有其象圓而在上爲木果乾體圓而居上似之

讀八卦列各有其象矣試取而廣之乾純陽至健故爲天體圓而性動故爲圜乾統萬物故爲君萬物資始故爲父此亦人之至尊者言也陽德純粹而无雜其爲玉乎堅剛而不敝其爲金乎此亦物之至貴者言也後天位居西北於時爲寒而冰則寒之所凝也先天位居正南于色爲赤而大則其赤之至者也良馬健之最善者純陽似之老馬健之最久者老陽似之瘠馬其健之最強堅者乎駁馬其健之最威猛者乎圓而在上故又爲木果也乾象不一而足也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孔疏此一節廣明坤象坤既爲地地受任生育故謂之爲母也爲布取其地廣載也爲釜取其化生成熟也爲吝嗇取其地生物不轉移也爲均以其地道平均也爲子母牛取其多蕃育而順之也爲大輿取其能載萬物也爲文取其萬物之色雜也爲衆取其地

載物非一也、爲柄、取其生物之本也、其於地也爲黑、取其極陰之色也、

本義、荀九家有爲牝、爲迷、爲方、爲囊、爲裳、爲黃、爲帛、爲漿、

輿、胡氏曰、夫子取坤象稱輿、本之剝上九爻、稱衆、本之晉六三爻、餘皆所自取、

蒙引、進齋曰、坤積陰於下、故爲地、愚謂亦須兼本義意、言積陰在下、至順極厚也、○進齋曰、物資以生也、愚謂坤作成物、有母道焉、○進齋曰、動闢而廣、臨川曰、旁有邊幅而中平廣、故爲布、愚按動闢及邊幅之說、於義未爲切近、豈進齋是主布散之義、故取動闢爲說歟、愚意坤之象布者、以其質柔而廣平也、兼質柔說意似闊、息齋曰、土金自然之寶、布釜皆出於金、然受變於模冶而成、此所以爲教法之坤歟、布謂泉也、泉泉府之泉、謂錢也、愚按此說近於穿鑿、緣何布帛之布、而專取泉布之布、豈其心胸好異、獨有此等議論耶、○進齋曰、虛而容物、故爲釜是也、○進齋曰、靜翕而不施、故爲吝嗇、融堂曰、吝嗇主陰之性、女子小人未有不吝嗇者、息齋曰、吝嗇翕之守也、愚按三說大意略同、蓋靜翕不施、即陰之性也、女子小人亦陰類也、○進齋曰、動闢而廣、故爲布、爲均、南軒曰、均者其勢均平而无偏陂者也、息齋曰、均者闢之敷也、愚按進齋息齋以坤之性情言、南軒以地之形勢言、然地勢不能皆平而無陂、故曰無平不陂、又曰高下相因之無窮、蓋取動闢而廣之說爲優、又均者、適均也、匀也、非但平之義也、○進齋曰、性順、故謂子母牛、愚謂只謂之牛亦可、而必謂之子母牛者、牛固順、子母牛又其順者

也、以坤純陰而至順也、故取此象、子母牛作兩個牛看、无妨子母俱順也、子母牛、牝牛方乳子、子母相隨而不離者也、其順可知、孤犢之說亦可見矣、一說牝牛母牛也、子母牛牝犢也、順之至也、牛固順、母牛又順、子母牛尤順、可見順之至而无以加、然前說較穩、○進齋曰、厚而載物、故謂大輿、臨川曰、三畫虛所容載者多也、坎惟二畫虛亦爲輿、而不得爲大輿也、愚按只當從進齋之說、臨川以對坎言者非也、坎於輿爲多眚、非重輿也、重在多眚、曰大輿者、正以坤之所載者廣也、○進齋曰、坤畫偶、故爲文、融堂引正蒙曰、坤爲文、衆生也、又曰、物之生於地也、至雜而文、愚按須合進齋正蒙之說曰、三畫皆偶、有文象焉、其義斯備、其曰物生至雜者、不求於坤而求之物、又稍遠矣、○進齋曰、偶畫多、故爲衆、是已、如此類只眼前道理、說出便見明白、○進齋曰、有形可執、故爲柄、融堂曰、柄者生物之權也、愚按進齋有形可執之說、蓋以坤作成萬物、故有形也、然有形者亦不止柄、不必用也、融堂謂生物之權、亦傷於巧、如此則本文當解曰權字、息齋曰、柄也者、勤于造事而不名其功者歟、蓋以地道无成而代有終、故云、皆傷巧也、惟臨川之說正大明白、爲柄者在下而承物於上也、凡執持之物、其本着地者柄也、但愚疑其本着地之說、只是直物之柄、如戈矛之類、若橫物亦有柄也、如羽扇刀劍之類、然槪亦爲在下而承物於上也、不如去却其本着地爲淨、○進齋曰、純陰、故於物爲黑、臨川曰、地之土色有五、若坤之取象、則於地爲黑土也、黑者極陰之色也、愚按進齋失於地一字之義、當從臨川說意爲周、○荀九家爲牝者、坤道貞

生也與爲母同義爲迷者陰昭也爲方者地方也爲囊者虛而容
物也與釜同義爲裳者居下體也爲黃者土正色也爲帛者質柔
而平廣與爲布同義爲漿者蓋大陰爲水漿水所謂味且甘淡而
順也局方畿揮茹淡蔦曰甘而淡者土之德也楚辭九歌首篇奠
桂酒兮椒漿註漿者周禮四飲之一以椒漬其中謂之椒漿也小
學句讀漿酬水也問何不並言爲水爲酒曰水坎正象也酒則味
濃矣○剛說坤爲地至順在下也爲母萬物資生也爲布者柔而
平廣也爲釜虛而容物也爲吝嗇靜翕不施也爲均動闢而廣也
爲子母牛純陰至順也爲大輿所載者廣也爲文三畫皆偶也爲
衆偶畫多也爲柄在下而承物於上也其於地也爲黑極陰之色
也

存疑在下至順極厚者地也坤純陰而至順故有地象坤作成物
有母道焉故爲母質柔而平廣者布也坤之質柔而平廣故象布
虛而容物者釜也坤陰虛而能容故爲釜陰性吝嗇坤靜翕而不
施故爲吝嗇均者均匀而不偏多也坤動闢而舒故象之牛性本
順子母牛以母畜子子母相隨而不離則尤順也坤純陰至順故
爲子母牛厚而能載物者大輿也坤厚載物故爲大輿偶陰不成
文物相麗其文成矣坤三畫皆偶故爲文象少不成衆多始成衆
坤偶畫多故爲衆在下而承物于上者柄也如戈矛刀劍之類莫
不有柄坤在下而承物於上故象之陰之色黑北方之色也坤純
陰之卦故於色爲黑
去疑吝嗇如吝人慳吝一般本陰性來

謂坤純陰至順故爲地萬物資生故爲母柔而平廣有似于布故
爲布虛而容物有似于釜故爲釜其靜翕而不施爲吝嗇其動
闢而不偏爲均其性極順有似于子母牛厚而能載有似于大
輿故爲大輿畫之耦然有章爲文畫之多雜然不一爲衆柄
者持物之具坤无不持載不爲柄乎黑者純陰之色而坤純陰
其於地也不爲黑乎坤之象又隨在可見矣

震爲雷爲龍爲元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
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
健爲蕃鮮

孔疏此一節廣明震象爲元黃取其相雜而成蒼色也爲旉取其
春時氣至草木皆吐旉布而生也爲大塗取其萬物之所生也爲

長子如上文釋震爲長子也爲決躁取其剛動也爲蒼筤竹竹初
生之時色蒼筤取其春生之美也爲萑葦萑葦竹之類也其於馬
也爲善鳴取其象雷聲之遠聞也爲馵足馬後足白爲馵取其動
而見也爲作足爲其動而行健也爲的顙白額爲的顙亦取動而
見也其於稼也爲反生取其始生戴甲而出也其究爲健究極也
極於震動則爲健也爲蕃鮮鮮明也取其春時草木蕃育而鮮明
本義荀九家有爲玉爲鵠爲鼓
雙湖胡氏曰夫子取震卦象稱雷本象辭震百里稱長子本師六
五爻互震體稱馬本屯卦諸爻餘皆自取
蒙引橫渠張子曰陰氣凝聚陽在內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節齋
曰陽動於下故爲雷愚按震本義云震動也一陽始生於二陰之

下震而動也其象爲雷節齋之說亦此義也張子之說不取卦象然亦與陽動陰下之意合或曰本義其象爲雷不必承一陽始生於二陰之下言只承動字言蓋動萬物者莫疾乎雷也若拘于此則下句其屬爲長子者亦將謂其取一陽始生於二陰之下乎曰此亦未見其不然也一陽始生以其次序言便見有長子象矣所謂一索得男不謂於陽始生於二陰之下而何故屯本義曰震一陽動於二陰之下故其德爲動其象爲雷故字分明○臨川於遠取諸物章解云以動靜之身而靜息於地勢重陰之下者龍也故震爲龍○節齋蔡氏曰陰陽始交故爲元黃臨川曰乾坤始交而生震故兼有天地之色得乾初畫爲元得坤中畫上畫爲黃孔疏謂元黃雜而成蒼色也按吳說更詳明○節齋曰陽氣始施故爲

旉愚按正韻旉字註施也亦作敷其義既同斷從此說矣臨川曰爲旉字又作敷與華通花蒂下連而上分爲花出也正韻亦云然但前說爲正其爲陽氣始施者陽主施陰主翕一說陽在下必進而敷施發用○節齋曰萬物畢出故爲大塗臨川曰爲大塗一奇動于內而二偶開通前无壅塞也愚按大壯九四所取藩決不羸之意正如此蓋陽上進而前二陰兩開也此說視節齋爲明切○爲長子諸儒无所解蓋以一索得男之義已明○節齋曰動固爲決躁決者陽生於下而上進以決陰躁者陽之動也陽進而決乎陰而其動也躁故爲決而躁也雲峯曰震爲決躁巽爲進退不果剛柔之性也愚謂一過一不及也臨川曰蒼深青色筤謂色之美者竹之筠也按正韻筠竹膚之堅質也臨川乃以爲色之美何故

且蒼既爲深青色而又以筤爲色之美而又爲竹之筠似未可曉也曰竹膚之堅質正是竹枝之勁而在表者其所謂色者即在于此而非此筤之外別有所謂色者也故臨川云耳今解此當云蒼者東方之色震則東方之卦也故其於竹也爲蒼筤竹非以蒼筤竹爲竹之號也其下云皆下本實而上幹虛是爲萑與葦於蒼筤无與也此更宜詳之○臨川曰萑荻也葦蘆竹也皆下本實而上幹虛陽下陰上之象也○節齋曰氣始亨故於馬也爲善鳴臨川曰陽在內爲聲上畫偶開出聲也愚按臨川之說爲詳節齋所謂氣始亨者亦本陽之動而達於外言其義亦同歸也馬之陽氣在內開口而鳴震一陽在下二陰上開之象也○節齋曰陽在下故又爲馬足臨川曰足散白陽之色也正韻馵膝也愚按節齋不知

以馵爲何義臨川之說亦不知何所本且足散白亦非震之色也下句的顙又以陰爲白馵馬後左足白也亦與震象不切玉篇曰馵馬懸足也蓋謂馬直伸一足而絜起一足若懸之亦謂陽動於下也且其爲字亦爲象形此說似優而可用玉篇作於梁朝[illegible]庿其說蓋自有所本節齋諸先生皆其後人也詩經秦風小戎篇曰駕我騏馵傳曰馬左足白曰馵此雖依解義各有取○節齋曰陽在下又爲左足臨川曰作超起陽之健也皆言下畫之陽也愚謂爲作足者作起也馬騰而起以陽動於下而取義也○節齋曰陰在上又爲的顙的白也而顙其上也詩所謂白顚傳所謂的顙是也此說長矣臨川曰的顙額有旋毛中處如射者之的言上畫之虛也此說不如上說以額中旋毛爲的太巧也善鳴馵作足的

穎皆後於其馬也之下○節齋曰剛反動于下故于稼爲反生臨川曰稼諸谷之類反生萌芽自下而生反向上陽在下也臨川此說亦得于節齋剛反動於下之義以愚所見凡稼之始生皆爲反生蓋以其初間生意實從種子中出而下著地以爲根然後種中萌芽乃自舉其種以上而爲苗其初生時根自上而反著于下也固反生也是反生非變也常也凡稼皆然○節齋曰陽長必終於乾故其究爲健臨川曰其究爲健中上二畫變則爲乾也爲蕃鮮蕃盛而鮮美謂震居東方也草下一根而葉分闢於上也下一陽上二陰之象也臨川謂蕃鮮爲春生之草草下一根而葉分開於上者非也是失認其究二字之義夫萬物始乎震未能蕃鮮其究蕃鮮也當云陽長必終于乾是其究爲健也終于乾則陽之盛矣

故又爲蕃鮮也須看其究二字健以德言蕃鮮以草木言雲峯白震巽獨以其究言剛柔之始也在後總論所載○荀九家爲玉者乾坤始交剛柔合德也爲鵠者鴻鵠海鳥其飛最疾故射者畫以爲的亦震動而決躁之象也爲鼓者陽動而有聲也○剛說震爲雷一陽動於二陰之下也爲龍動於潛之身而靜息于地勢重陰之下也爲元黃乾坤始交兼天地之色也爲專陽氣始施也爲大塗陽上進而前陰兩開无碍也爲長子一索得男也爲決躁動而鋭也爲蒼筤竹震爲東方之卦蒼則東方之色筤竹之筠也爲萑葦下本實而上幹虛之象其於馬也爲善鳴馬陽氣在內開口以鳴震一陽在下二陰上開之象也爲馵足爲作足皆陽動於下也爲的顙陰在上的白也陰色也顙在上也其於稼也爲反生陽動于下

也其究爲健爲蕃鮮陽長必終于乾故其究爲健主乾健則陽盛矣故爲蕃鮮也

[illegible]出地奮震一陽動於二陰之下故其象爲雷以動奮之身而靜息於地勢重陰之下者龍也震一陽動於二陰之下故其象爲龍元黃天地之正色震一陽初動天地始交也故下色爲元黃專之義施也陽主舒陰主翕震一陽始生于下故其性主敷施凡人之流動發達進作皆專也大塗四通八達之塗无阻塞也震一奇動于內而二偶開通故爲大塗震一索而得男故爲長男一陽進而失乎陰而其動躁故爲決躁蒼者東方之色玉篇筤籃也蒼筤竹可爲籃也震東北[illegible]方之卦也竹下本實而上舒虛震之陽下陰上似之故爲蒼筤竹萑荻也葦蘆竹也皆下本實而上舒虛

震之陽下陰上象之故爲萑葦馬陽氣在內開口爲鳴震一陽在下二陰上開故其象爲馬之善鳴馬直伸一足而絜一足若懸之是爲馵足震一陽動于下若馬之懸足也作足作起也馬騰躍而起是爲作足震陽動于下質似之馬之顙在上的者色之白也震二陰在上其色白故其象爲的顙稼者諸穀之類萌芽自下而生而反向上是反生也震以陽動於二陰之下似之故曰其於稼也爲反生陽長必終於乾故其究爲健主於乾則二陽開泰之時草木蕃盛而鮮美矣

猶蒼筤竹當取義於竹而兼及其色或但取色言未是蒼筤爲竹色或謂竹名皆可筤竹之筠蒼即筠之色總爲竹之蒼其筠也昔疑以筤爲籃尤難合○震於時爲春禾稼始生根向于下故

[illegible]生尤俗言踏根也固是稼之常而於震言之者以其時稼
在疑謂根自下生反向上反字未明。其究貫至蕃鮮
亂震以一陽下動猶雷動於地故為雷亦猶龍以陽物潛于淵而
奮起故為龍乾坤始交為震兼有乾坤之色故為玄黃陽氣初
施流行而无滯伏則為旉陽氣已動開通而无壅滯則為大塗
取象于人本一索而得男故為長子陽進決陰其勢必躁故為
決躁取象于物震下實上虛有根實幹虛之象為竹而震居東
方其色青故之為蒼筤竹也以竹推之萑葦二物皆根實幹虛
故又為萑葦也取象於馬則二陰上拆為馬之開口而善鳴一
陽下動為馬之異足而騰起也陽動而突為馬之起騰而作足
也二陰色白為馬之上顙白也取象於稼則陽在下故根著于

下而為反生也陽動必長中上二爻將變為乾故其究也為健
既變為乾而健則陽氣益盛草木莫不蕃育而鮮明矣震之象
有如此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為
臭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
孔疏此一節廣明巽象巽為木木可以輮曲直即巽順之謂也為
風取其陽在上搖木也為長女如上釋巽為長女也為繩直取其
號令齊物如繩之直木也為工亦皆取繩直之類為白取其風吹
去塵故絜白也為長取其風行之遠也為高取其風性高遠又木
生而上也為進退取其風性之前郤其物進退之義也為不果取
其風性前郤不能果敢決斷亦皆進退之義也為臭王肅作為香

臭也取其風所發也又取下風之遠聞其於人也為寡髮寡少也
風落樹之華葉則在樹者稀疏如人之少髮亦類如此故為寡髮
也為廣顙額闊為廣顙髮寡少之義故為廣顙也為多白眼取躁
人之眼其色多白也為近利取其躁人之情多近於利也市三倍
取其木生蕃盛於市則三倍之宜利也其究為躁卦究極也取其
風之勢極於躁急也
本義荀九家有為楊為鸛
張子曰陰氣凝聚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
雙湖胡氏曰夫子於巽卦取象稱木本之漸六四外餘皆自取
象引進齋曰巽入也物之善入者莫如木融堂曰為木者剛陽而
根陰也今當會其意曰巽為木者陽氣上升盛為枝葉而根陰伏

入於地下也。進齋曰氣之善入者莫如風愚按巽下本義云巽
入也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其性能巽以入也其象為風亦取入義
此說盡矣一索得女故謂之長女。進齋曰繩制木之曲而取直
者工引繩之直而制木者巽德之制故為繩直為工一說為工不
拘是木工巽德之制凡能制器者皆工也。雲峯曰有一卦之中
相因取象者巽為繩直因而為工坎為隱伏因而為弓艮為門闕
因而為閽寺。進齋曰巽少陰故於色為白巽所以為少陰者蓋
坤為太陰巽雖長女視坤則為少陰矣坤太陰北方色黑巽少陰
西方色白。進齋曰木下入而上升故為長為高愚謂之上升只
好說高若兼說長則長即高也要須有辨融堂曰長者風行也此
說長當從。進齋曰木下入而上升。融堂曰木性也无疑矣。

進齋曰陰性多疑故爲進退爲不果又節齋曰一陰盤旋於二陽之下也此說出巽懦之意愚謂巽有懦之義故巽而止爲蠱但言陰性疑亦泛進退有以行言不果有以爲言。進齋曰陰伏于下氣鬱不散故爲臭臨川曰臭者香羶腥焦朽之五氣凡物有聲色臭味聲臭屬陽色味屬陰與洪範皇極五行人體性情圖不同固以臭色屬木火爲陽味聲屬金水爲陰然此以氣而語其行之序然也若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有水火而後有火金是聲臭屬陽色味屬陰也蓋聲臭魂類陽也色味魄類陰也彼說之義如此。進齋曰陽盛於上爲寡髮臨川曰寡髮廣顙多白眼皆陽上盛也以類言陰氣盛者多髮陽氣盛者髮少其說盡矣融堂曰陰血不升也愚謂此三家同一說須會其意而爲之說曰陽氣上盛陰血

不升也。進齋曰一陽在上爲廣顙融堂曰陽氣上盛也臨川曰亦陽上盛也以類言陽體勝者額廣陰體盛者額狹進齋曰離爲目反離中爻於下故爲多白眼臨川曰眼白者爲陽黑者爲陰離目上下白而黑者居中黑白相間而停勻巽目上中白而黑者在下上白多於黑也臨川之說詳明。近利徵讀至三倍爲句進齋曰陰得乎陽故爲近利市三倍陰得乎陽者言以陰從陽得陽之力也又曰或爲離日中爲市而巽近之故有此象此說蓋以後天卦位離正南而巽居東南爲切近於離也此說似遠臨川曰爲近利市三倍者義理陽也利欲陰也震陽在內義理主於內也故以剛爲主於內之卦爲无妄巽陰在內利欲主於內也故曰近利曰市三倍者猶詩言賈三倍謂市物而得利三倍近利之至甚者也

愚按陰得乎陽之說似泛如離得陽而麗之兌得陽以爲之基亦皆說得陰得乎陽今獨以巽爲陰得乎陽似可移也近利之說亦未審巽居離左既爲近利坤居離右獨不近利乎況市三倍之義亦无所取大抵吳說差勝蓋陰主於內而善巽以入之最能得利故爲近利而市三倍也詩大雅瞻卬有曰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无公事休其蠶織朱傳曰三倍獲利之多也言商賈之事非君子之所宜識如朝廷之事非婦人之所宜與也今賈三倍而君子識其所以然婦人无朝廷之事而休其蠶織以圖之則豈不爲慝哉。進齋曰震爲決躁巽三爻皆變則爲震故其究爲躁卦臨川亦云。荀九家楊上茂而下弱鸛高身而瘦足皆二奇上爲一偶下値之象也詩學大成載說文楊蒲柳也從木易聲河柳也從木聖

柳小楊也從木卯韻府鸛似鶴好水將陰雨則鳴蓋感初陰之氣也。剛說巽爲木根陰伏于地下而陽上盛也枝葉爲陽爲風善入物也爲長女一索得女也爲繩直爲工巽德之制也兩義一意相因而取此類頗多如爲寒爲冰之類是也爲白少陰之色也爲長風行遠長之義所由起也爲高亦自木之性而轉取之也爲進退爲不果一陰盤旋于二陽之下巽懦不決也爲臭陰伏於下其氣鬱也其於人也爲寡髮陽氣上盛陰血不升也爲廣顙陽上升也爲多白眼離目上下白黑居中巽則上中白而黑反居下故多白也爲近利市三倍陰主於內而又善入物是爲近利而其市得三倍矣其究爲躁卦震爲決躁三畫皆變則爲震矣

存疑物之善入者莫如木氣之善入者莫如風巽以一陰入於二

陽之下故爲木爲風巽一索而得女故爲長女斜木之曲而取直者繩也制氣者工也巽德之制故爲繩直爲工太陰之色黒巽爲少陰故於色爲白風行地上无遠弗到詩曰長風千萬里吹度玉門關其長可見巽爲風故爲長木下入而上升積小以高大巽爲木故爲高陰性多疑巽陰也故爲進退爲不果物之香臭皆上達巽二陽外達故爲臭髮屬陰陰血不升則髮寡巽陰在下而不上升故爲寡髮陽氣上升則顙廣巽二陽在上故爲廣顙眼之白者爲陽黒者爲陰離目上下白而黒者居中黒白相間而停均巽目上中白而黒者在下上白多于黒故爲多白眼陽主羨陰主利巽陰在内而善入故爲近利而市三倍震爲躁卦巽三畫皆變則成震故曰其究爲躁卦

按巽本爲木而又柔順善入合其質與其德而有善于制木之象故爲繩直爲工進論以德之制爲解似未明。繩索而長亦是巽象。進退不果似无別或謂進退以事言不果以心言亦通

○躁卦孔疏風勢躁急可用似不必象震言

謂巽以陰伏二陽之下其德柔順而善入物之善入者莫如木故爲木氣之善入者莫如風故又爲風一索得女故爲長女制木使直者繩引繩制木者工巽德之制故爲繩直爲工巽少陰故色爲白象於風行之遠爲長象於木性之升爲高陰性多疑而少斷故爲進退而不果臭者氣也陽者屬也巽一陽外達而氣上行故爲臭其於人也陽氣上盛則髮盛不生爲寡髮巽二陽在上爲廣顙巽陽多陰少以眼言之陽白陰黒故爲多白之眼陰主利巽以陰爲主而又善入可以市物而獲利之多故爲近利而市獲三倍也其究三畫皆變則爲震而決躁矣巽之象有如此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孔疏此一節廣明坎象坎爲水取其北方之行也爲溝瀆取其水行无所不通也爲隱伏取其水藏地中也爲矯輮取其使曲者直爲矯使直者曲爲輮水流曲直故爲矯輮也爲弓輪弓者激矢取如水激射也輪者運行如水行也其於人也爲加憂取其憂險難也爲心病憂其險難故心病也爲耳痛坎爲勞卦也又北方主聽

聽勞則耳痛也爲血卦取其人之有血猶地有水也爲赤亦取血之色其于馬也爲美脊取其陽在中也爲亟心亟急也取其中堅内動也爲下首取其水流向下也爲薄蹄取其水流迫地而行也爲曳取其水磨地而行也其於輿也爲多眚取其表裏有陰力也弱不能重載常憂災眚也爲通取其行有孔穴也爲月取其月是水之精也爲盜取其行潛竊如盜賊也其於木也爲堅多心取剛在内也

本義荀九家有爲宫爲律爲可爲棟爲叢棘爲狐爲蒺藜爲桎梏

愚謂胡氏曰夫子取坎卦象如輪本既未濟爻如心本坎卦象如血本需卦爻如馬本屯卦爻如輿本睽卦爻如盜本蒙賁等卦爻此外皆自取

彖引閻氏曰坎一陽在內而明二陰在外而陷內明外陷故爲水

進齋曰內明外暗者水與月也內陽外陰故爲水爲月愚謂以月爲內明外暗月魄本暗得日之光爲明是明由外也何以爲內明外暗蓋月者水之精也故坎爲月今乃渾以內明外暗取象非矣淮南大戴謂日火外景金水內景未嘗說月亦內景也一說月本內景坎象也故月中有山河影但得日之光故兼外景耳今水得日光亦有光外照可見陽得兼陰按習坎本義云坎險陷也其象爲水陽陷陰中外虛而中實也坎不虛而水實之也愚謂外虛中實是乃因以起有孚心亨之義今當曾其意云水內明外暗而能陷物爲天下之至陷者也故坎爲水閻氏外陷之說未精問水之內明外暗其內固明矣何以見其外暗即只以火對水觀之則火之外明水之外暗昭昭可辨矣○閻氏曰溝瀆所以行水水流而不盈故爲溝瀆此說亦正大○進齋曰陽匿陰中故爲隱伏此說亦簡明鄭氏曰陽居中而无陰以蔽之則見而不隱陽在下而動得其時則起而不伏坎則陰陷而包之故爲隱伏此說似瑣碎只可用前說○進齋曰陽在陰中抑而能制故爲矯輮矯者矯曲而使之直輮者輮直而使之曲也此說簡明臨川曰水之勢一曲一直一方一圓皆順其勢之所利而因其人之所導故爲矯輮此說意略達矣○爲弓輪進齋以合矯輮解云弓與輪皆矯輮之所成也蓋弓體彎輪體圓木性則直非矯輮焉能成哉進齋曰陽陷陰中故爲加憂心耳鄭氏曰彖問金在志爲憂水在志爲恐恐則甚於憂故爲加憂是於加字太泥按說卦本義俱窒惕云上无應與

又爲加憂只是平平說憂爲憂之甚也當以進齋之說爲正○進齋曰心耳皆以虛爲體坎中實則爲病痛鄭氏曰火藏在心坎水勝之爲心病水藏在腎開竅於耳而水在志爲恐則傷腎故爲耳痛愚謂鄭氏皆是推之使遠鑿之使深說詰進齋之說正矣○鄭氏曰氣爲陽運動常顯血爲陰流行常幽血在形如水在天地間故爲血卦臨川曰離火在人身爲氣坎水在人身爲血也愚按二說一意俱是但常顯常幽之說似无所用彼蓋以坎爲北方卦故云幽耳○臨川曰爲赤者得乾中畫之陽故與乾同色也但乾純陽則爲大赤○進齋曰三畫之卦上畫爲馬頹下畫爲馬足坎中畫陽故爲美脊臨川曰脊者外體之中坎陽在中故美脊也二說一意○進齋曰坎中畫陽故爲美脊爲亟心臨川曰心者內藏之中坎陽在中故脊美心亟急也愚謂二說亦一意今當云陽陷陰中故在人爲心病在馬只爲亟心也亟心性急難御也○進齋曰上畫爲馬首上柔故爲下首下柔故爲薄蹄臨川曰前畫柔故首下而不昂下畫柔故薄蹄而不厚二說一也○進齋曰下柔故爲薄蹄又爲洩沙蹄曰坎于馬爲曳者陷則失健也愚按下柔之說爲勝曳謂曳足而行足无力也失健亦于足之无力見之但上畫柔无所取故不如只從下柔之說○進齋曰柔在下不任重故于輿也爲多眚愚按此說若移之巽尤好蓋巽知上柔无取也又不任重於多眚義未切臨川曰於輿多眚者謂有險阻而多阻碍也蓋行於險道不若行於平地者之易且安也愚按行險道之說則坎只爲險道而不止爲車之多眚也不如只說坎爲陰陷在輿則

爲多眚多眚卽險也吳案曰坎中滿而下无力也○進齋曰坎惟
心亨故爲通然則此通字全就人心上說狹矣潘氏曰通者水之
性近之矣然不及卦象愚謂坎一陽居中而上下皆虛所謂水流
而不盈者也故爲通升九三歸坤則曰升虛邑大壯九四前臨二
陰則曰藩決皆以虛而通也○進齋曰內明外暗爲月愚已辨在
爲水之下矣潘氏曰月者水之精蓋從其類取象也○進齋曰陽
匿陰中故爲盜太元以水爲盜陰陽以元武爲盜以其皆屬北方
之坎也只從陽匿陰中之說爲正彼之一說蓋以北方幽暗取○進
齋曰剛在中故於木也爲堅多心堅而又多心也○荀九家爲宮
者陽居陰中陰虛陽實宮室中虛人則實其中也所謂升虛邑者
亦可見其義例爲律者上下皆虛而中實以葭灰也截竹爲筒上

下皆空葭灰者以葭莩爲灰實於律管以候氣氣至則灰飛是坎
體中實而上下虛陰之象爲可者上下皆通也爲棟者陽壯居中
以承二陰也爲叢棘者刺坎之木也爲狐者晝伏而內險也爲蒺
藜者亦叢棘之義爲桎梏者人所難也又以陷人之手足者也○
剛說坎爲水水內明而能陷物也爲溝瀆流而不盈也爲隱伏陽
匿陰中也爲矯輮陽在陰中抑而能制也爲弓輪輮所成也其於
人也爲加憂陽陷陰中不得寧也爲心病爲耳痛心耳皆以虛爲
體坎中實則爲病矣爲血卦血在形如水在天地間故爲血
卦爲赤得乾中畫之陽也其於馬也爲美脊陽在中也三畫之卦
上爲馬頸下爲馬足中爲馬脊爲亟心陽在陰中在人爲心痛在
馬爲亟心也爲下首爲薄蹄上畫柔爲下首下畫柔爲薄蹄爲曳

亦以下柔也其於輿也爲多眚坎爲險陷在輿則爲多眚也爲通
一陽居中而上下皆虛所謂水流而不盈者故爲通也爲月水之
精也爲盜陽匿陰中而能陷物也其於木也爲堅多心陽卦月陽
在中也
存疑水內明外暗而能照天下之至險者也坎陽陷陰中內明外
暗故其象爲水當入水開眼則其光可見其內明蒙引曰水之內
明是矣何以見其爲外暗曰只以火對水觀之則火之外明水之
外暗昭昭可辨矣愚謂水內照見人物而外不能照是內明外暗
也溝瀆所以行水水流而不盈故爲溝瀆陽匿陰中故爲隱伏矯
者矯曲而使之直輮者輮直而使之曲陽在陰中抑而能制故爲
矯輮弓體彎輪體圓皆矯輮之所成也故爲弓輪陽陷陰中陽失

所也則憂患於是生矣故爲加憂心耳皆以虛爲體坎中實則爲
病爲痛血之在人身猶水之在天地間水者天地之血血者人身
之水也坎之象爲水故爲血卦陽之色赤乾三畫純陽爲大赤坎
只一陽故只爲赤脊與心皆在馬身之中坎陽在中故爲美脊爲
亟心亟者性急難御也馬首在上蹄在下坎上柔則馬首下而不
上下柔則馬蹄薄而不厚曳足亦下柔之性象陽陷陰中留滯而
不得進故於輿爲多眚言坎則也水周流而无滯故爲通月者水
之精故又爲月陽陷陰中故爲盜陽剛在中故於木爲堅木而且
多心也
按蒙引於矯輮用進齋說愚以臨川說可用弓輪宜承矯輮而集
解謂坎中畫剛弓中勁者善發輪中堅者善運是另說亦承血

取其色似明○堅多心棠引以陽卦屬堅陽剛在中爲多心○
存疑但以陽剛在中故之亦可
〔論〕坎一陽內明二陰外暗有水之象故謂水從水之類而廣之大
溝小瀆所以行水坎流而不盈故爲溝瀆陽匿陰中藏而不露
故爲隱伏隱而不見伏而不出陽在陰中抑而能制故爲矯輮
矯曲而使直輮直而使曲也因矯輮而推之則爲弓爲輪皆以
矯輮而成也其於人也陽陷陰中險而不寧故爲加憂而憂皆
增也心虛而靈耳塵而聰坎體中實心將以物累耳將以物塞
故爲心病爲耳痛坎水猶人身之血故爲血卦大赤者乾之色
坎得乾之中畫故亦爲赤其於馬也陽明在中爲脊之美馬剛
躁在內爲心之亟焉陽昂陰低上畫陰故爲首下兩不昂揚陽

厚陰薄下畫陰故爲薄薄而不厚爲薄薄則不能致遠故爲行
之曳而不進焉其於輿也有險陷而行阻碍則爲多眚非輿之
有傷而坎爲之災也又自水類推之通者水之性則爲通月者
水之精則爲月又自人類推之坎險而陽匿是人之心險而善
隱者也故爲盜其於木也陽剛在中故爲堅而且多心也坎之
象有如此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胄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
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
孔疏此一節廣明離象離爲火取南方之行也爲日取其日是火
精也爲電取其有明也似火之類也爲中女如上釋離爲中女爲
甲胄取其剛在外也爲戈兵取其剛在於外以剛自捍也其於人

也爲大腹取其懷陰氣也爲乾卦取其日所晅也爲鼈爲蟹爲蠃
爲蚌爲龜皆取剛在外也其於木也爲科上槁科空也陰在內爲
空木既空中者上必枯槁也
〔本義〕荀九家有爲牝牛
〔雙湖胡氏〕曰按夫子取離卦象如日本離晉革豐彖辭如龜本頤
損益互體此外皆所自取
〔蒙引〕節齋曰內暗外明者火與日也離內陰外陽故爲火與日陰
麗於陽則明故爲電愚謂以火內暗外明則然若日則太陽之精
安得有內暗之理故孟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明者光之體
光者明之用體即所謂內用即所謂外也是內外皆明也按同人
本義云離以二畫卦之名一陽麗於二陰之間故其德爲麗爲文

明其象爲火爲日爲電離本義云離麗也陰麗於陽其象爲火體
陰而用陽也依此則惟火取內暗外明體陰用陽之象若日與電
大抵只取明象若以日爲體陰誠所未喻電則雷火之光陽氣之
盛者亦非麗于陽也惟其有似金蛇形者是有所麗耳然正電不
如此也○爲中女再索得女也○節齋曰剛在外故爲甲胄爲戈
兵南軒曰甲胄外堅所以象乾之畫愚謂只取外剛戈兵上銳所
以象離之性愚謂甲胄與戈兵雖皆兵器然實一類南軒之說似
勝矣節齋蓋取剛在下夫甲胄之剛固在外若戈兵之剛乃在上
若亦以爲在外則內對外言戈兵之內又安在耶甲被於身者
胄被于首者即兜鍪也戈鉤也長兵也兵刀也短兵也○節齋曰
中虛故於人爲大腹南軒曰腹陰而有容坤爲腹離得坤中爻乃

爲大腹何也不如節齋取虛中之象爲簡當○節齋曰火熯燥故爲乾卦張子曰離爲乾卦其於木也爲科上槁附而燥也二象皆取火燥之義○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節齋曰皆以外剛而內柔此說亦无改評矣楊氏曰龍性靜取其中畫之柔蟹性燥取其上下二畫之剛蠃取其美麗之象蚌取其中虛之象龜取其文明之象此說近牽强亦支離且以龍爲靜龜不尤靜於龍乎以蟹爲燥而取上下二畫之剛然則蟹只外燥乎其內亦燥否以縹爲美麗蓋以其絲物而行耳以蚌爲中虛又不如以爲文明也蚌能生珠以龜爲文明豈以其負書出洛耶然龜亦必個個負書也抑或取其具五行八卦二十四氣之象耶蚌之行不知何如但據鷸蚌相持之說謂蚌出曝鷸往啄其肉蚌因合而制之則蚌之性亦當

如蟄蛤之類是以外剛內柔也○新齋曰中虛故於木爲科上槁中虛科空也木既中虛上必枯槁矣桰蒼龍氏曰於木爲科上槁中虛外乾也張子曰於木爲科上槁附而燥也雙湖曰按張子附而燥是不以科爲木科爲水盈科之科謂科巢之附於木者也科中虛有離象燥則科之木乾燥也如鵲巢之類皆是以木枝結構而成也愚按節齋括諸之說至矣張子附而燥之說誠如雙湖所變解但其於木也四字似牽强耳又云荀九家牝牛柔順之物以中虛之陰爲主是內順之至者也故巽兌皆不得爲牝牛止是中柔也○剛說離爲火爲日爲電皆大也問之至明者也爲中女再索得女也爲甲胄爲戈兵甲胄外堅象外畫之剛戈兵上銳象離火之性也其於人也爲大腹中虛也爲乾卦火燥燥也爲鼈爲蟹爲蠃

爲蚌爲龜皆外剛內柔也其於木也爲科上槁中虛故於木也爲科上槁科空也木既中虛則上槁矣

存疑內暗而外明者火也離內陰而外陽似之得陽之精而明无不照者日也離以陰麗於陽其德爲文明故其象爲日晉火之光電也離之德爲文明故亦爲電離再索而得女故爲中女離剛在外故爲甲胄爲戈兵中虛故於人爲大腹火性燥故爲乾燥之卦鼈蟹蠃蚌龜皆剛殼在外離內柔而外剛故象之科木枝內空也木枝空上必枯槁離中虛故象之

腹爲戈兵象引象離火之性取上銳然鋒用木柄亦是外剛內柔○科字作空解亦說得通然今人謂樹一株爲一科科卽樹也科上槁只是科上有枯枝

講離內陰外陽象火之內暗外明故爲火從火之類推之火之精非日乎故爲日火之光非電乎故爲電再索得女故爲中女離陽在外甲胄外堅爲甲胄離剛在上戈兵上銳爲戈兵陰在內而中虛其於人也爲大腹火炎而乾燥於卦爲乾卦外陽內陰以象外之骨剛內之肉柔故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以離之中虛故中空而中空者上必槁故爲科上槁離之象有如此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孔疏此一節廣明艮象艮爲山取陰在下爲止陽在于上爲高故艮象山也爲徑路取其山雖高有澗道也爲小石取其艮爲山又

爲陽卦之小者故爲小石也爲門闕取其有徑路又崇高也爲果
蓏木實爲果草實爲蓏取其出於山谷之中也爲閽寺取其禁止
人也爲指取其執止物也爲狗爲鼠取其皆止人家也爲黔喙之
屬取其山居之獸也其於木也爲堅多節取其山之所生其堅勁
故多節也

本義荀九家有爲鼻爲虎爲狐

雙湖胡氏曰夫子取艮卦象如石木之類互體之爻如鼠木之晉
互體之爻如果木之剥上爻此外皆所自取

纂引鄭正夫曰靜以止者山也雙湖曰一陽高出二陰之上而止
其所者也愚按艮卦本義云一陽止於二陰之上陽自下升極上
而止也其象爲山取坤地而隆其上之象亦止於極而不進之義

也不可有改矣○臨川曰徑者路之小也艮者震之反體高山之
上成蹊非如平地之大塗也愚謂一陽横亘於二陰之上有似徑
路然不必以對震之大塗言也○臨川曰小而剛在坤土之上象
山頂高處之小石坎剛在坤土之中則爲平地之大石也愚謂只
可取小而在坤土之上說其曰象山頂高處之小石及坎爲平地
之大石者似贅矣○臨川曰闕者門之出入處上畫連亘下二
畫雙峙而虛似闕也愚按此說亦明淨矣○臨川曰果者木實蓏
者草實乾純剛故爲木果艮一剛在上者木之果二柔在下者爲
草之蓏乎益木之果草之蓏皆小而實者也正爲艮之象矣周禮
天官甸師氏註植生曰果蔓生曰蓏不巷曰震爲旉爲蕃鮮草木
之始也艮爲果蓏草木之終也果蓏能終又能始故於艮之象爲

切愚謂此一義但小而實之義已明不必更取他說之深與曲折
者矣○開封耿氏曰周官閽人掌王宮中門之禁止物之不應入
者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宮女之戒令止物之不得出者皆阻於前
而衛內之柔者也愚按說止義取象當矣但阻於前而衛內之柔
之說似贅○雙湖曰艮爲手而所用以止物者又在指也○爲狗
口雲郭氏曰三陽卦艮獨不言馬者其剛在上所用益小故於獸
而无行健之功而徒有嚙噬之象愚謂通理只在聖人口頭此章
廣八卦之象朱子以爲多不可曉雖說是因其所用益小故不於
馬取象也只用遠取諸物章臨川評謂外剛能止物而中內柔媚
說再除却中內柔媚數字似尤爲明淨雲峯曰艮不言馬艮止也
止之性非馬也○爲鼠臨川曰謂前剛也愚謂鼠喙最利是前剛

也○爲黔喙之屬臨川曰謂前剛也黔字當與鈐通以鐵持束物
者黔喙之屬山居猛獸齒牙堅利如鐵能食生物者也愚謂鈐既
是以鐵持束物者今以名喙似亦不相類何故取之正韻鈐與箝
紺通若黔則黎也黑也愚按黔之喙大概皆黔冷氏曰鳥善以喙
止物黔喙之屬也愚謂皆剛在前也故取此象而臨川謂黔當與
鈐通未知何所本恐冷氏之說較无所造作也曰黔喙之屬百鳥
之衆不可枚舉故統以之屬二字也臨川指山居猛獸者意謂曰
狗曰鼠未足以盡其象故更著此一句也但遂以鈐爲黔亦可疑
○堅多節臨川曰剛在外也冷氏曰坎陽內故堅多心艮陽上故
堅多節按冷氏之說尤明有此句是以坎之堅多心來對看也爲
堅多節堅者陽卦也多節者陽在上也乃知堅指木全體言坎堅

而多心坎亦陽卦云○荀九家陳安卿說麻衣易以艮爲鼻朱子曰鼻者面之山晉管輅凡如此說則爲鼻之義明矣爲虎者齒牙猛利剛在前也爲狼取象與虎同○剛說艮爲山取坤地而隆其上之狀亦止于極而不進之意也爲徑路一陽橫亘于二陰之上徑象也爲小石小而剛也爲門闕上畫連亘下二畫雙峙而虛也爲果蓏皆剛在上小而實也爲閽寺止物之妄出入者也爲指艮爲手所用以止物者又在指也爲狗亦以外剛能止物也爲鼠亦爲前剛也爲黔喙之屬凡鳥剛喙能食生物者是也皆剛在前也黔不必作鈐黔黎也黑也凡物喙皆黑此可指而見者鬪有紅嘴及黄嘴者不可一二二而混千百者也其於木也爲堅多節坎陽在內故堅多心艮陽在外故堅多節

存疑一陽止於二陰之上陽自下生極上而止故其象爲山取坤地而隆其上之狀亦止於極而不進之意也一陽橫亘於二陰之上似山徑路橫亘於山上也故爲徑路小石在山之上艮一陽小而剛在坤體之上故爲小石闕者門之出入處艮上畫陽連亘下陰畫雙開而虛有似於闕故爲闕果者木實蓏者草實而皆在草木之上艮一剛在上小而實者似之故爲果蓏閽人掌王宮中之禁止物之不應入者寺人掌王宮之內人及宮女之戒止物之不應出者艮之德爲止故爲閽寺艮爲手而所用之以止物者又在於指故爲指外剛而止物者狗也艮內柔外剛故有其象鼠喙最利能齧物艮陽在上而剛故象之爲鳥之喙其色皆黔而能止物以其剛也艮一陽在上而前剛故似之坎陽在內於木爲堅多心艮陽在上於木爲堅多節

講艮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有山隆起地上之象故爲山從山之類推之一陽橫亘於山上爲徑路一陽峻聳於山上爲小石上畫連亘而實下二畫對峙而虛門闕上實而中虛以通出入象之故爲門闕艮一剛在上小而實木之果草之蓏皆小而實且在上故爲果蓏艮之德止也閽人止不得入寺人止不得出皆能止故爲閽寺艮本爲手而手之用在指故又爲指獸之能止物者狗也故爲狗艮剛在前鼠剛在齒故爲鼠鳥之剛在喙故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陽剛在外故爲堅而且多節也艮之象有如此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孔疏此一節廣明兌象兌爲澤取其陰卦之水地類卑也爲少女如上釋兌爲少女也爲巫取其口舌之官也爲口舌取西方於五事爲言取口舌爲言語之具也爲毀折爲附決兌西方之卦又兌主秋也取秋物成熟稾稈之屬則毀折也果蓏之屬則附決也其於地也爲剛鹵取水澤所停則鹹鹵也爲妾取少女從娣爲娣也爲羊上釋取其羊性順也

本義荀九家有爲常爲輔頰

蒙引進齋曰陰停於外故爲澤漢上曰澤者水之聚二陽沉於下一陰見於上坎兌一也故坎壅成澤澤決成川愚按兌卦本義云兌說也一陰進乎二陽之上喜之見乎外也其象爲澤又取坎水

而塞其下流之象朱子既有明訓諸儒又何用別立說乎漢上朱氏所謂坎兌一也坎壅成澤澤決成川之說爲妙亦是朱子取坎水而壅其下流之義。爲少女三索得女也。進齋曰巫口舌之官以口說神者兌上折口象故爲巫爲口舌鄭氏曰通乎幽者以言說乎神巫也交乎顯者以言說乎人口舌也口舌悅乎人之說不是大抵不宜以幽顯對伩說。進齋曰金氣始殺條枯實落故爲毁折此說正矣融堂曰爲毁折上柔象然則下剛象當於何處着落若以兌上柔爲毁折則柔當爲破碎之甚矣。進齋曰柔附於剛乃決柔也此說簡暢息齋曰陰在上皆有決義震陽動故躁兌陰說故附決躁者有所去而達其怒也附決者始雖親而終不免於去也此說迂曲。進齋曰潤極故爲剛鹵陽在下爲剛陰在上爲鹵剛鹵之地未能生物鹵者水之死氣也坎水絶於下則只是澤象耳又曰澤見於上僅以上一陰爲澤耶牽强不辭矣鹵之下土若不堅硬則鹽水濾滲而不可鹽矣故謂剛鹵即下土堅硬而其鹵濕兌二陽在下一陰在上之象也融堂曰水至柔也凝而鹵陽在於下也。節齋曰少女從姊爲娣故爲妾。節齋曰內狠外說故爲羊。荀九家爲常者八情推其所說則自不能已故常若有厭意則不能常矣爲輔頰者輔頰亦口舌之類皆取柔上之象。剛說兌爲澤取其說萬物又取坎水而塞其下流之象爲少女三索得女也爲巫爲口舌兌上折爲口象巫口舌之官以言悅乎神者也爲毁折金氣始殺條枯實落故也爲附決柔附於剛剛盛則上進勢必決柔也蓋兌亦二畫卦之夬也其於地也剛

鹵下土堅硬而其上鹵濕兌二陽在下一陰在上之象也爲妾陰之少賤者也爲羊內狠外悅也

存疑水流爲川瀦爲澤兌乃坎水而塞其下流瀦水之澤也故似之兌三索而得女故爲少女巫口舌之官以口悅神者兌上折口象故爲巫爲口舌金氣肅殺條枯實落毁折也兌正秋也故爲毁折柔附於剛剛乃決柔故爲附決柔之附於剛也小人柔媚之態固欲求附於君子剛之決乎柔也君子則正之心初不以小人之媚而遂爲所溺也地積鹹水爲鹵兌二陽在下爲剛一陰在上爲鹵鹵必剛方不滲漏否則滲漏而乾矣少女從姊爲娣故爲妾內狠外悅故爲羊

按附決孔疏果蓏之屬則附決似可用謂有所附者皆決去而落也此與毁折爲類就陰陽之說似无味

講兌乃坎水而塞其下流瀦水之澤也故爲澤三索得女故爲少女兌從主悅巫以言悅神故爲巫兌上缺有象於口故爲口舌兌居西方爲正秋金氣肅殺物之全者以毁剛者以折故爲毁折兌以一陰附二陽之上陽盛則必進而決之故爲附決其於地也兌二陽在下一陰在上有象于下土堅實而濕在上故爲剛鹵陰少而分賤爲妾內剛狠而外柔悅爲羊兌之象有如此

叢引按說卦傳雖廣八卦之象其實則未盡聖人之意蓋亦錯綜以爲例耳非謂是足以盡天下之賾也今因程子之說分爲天地人物等而列之庶覩象觀變時可以類推云

天文類

乾爲天 震爲雷 巽爲風 離爲火爲日爲電 坎爲月

地理類

乾爲氷 坤爲地其於地也爲黑 震爲大塗 坎爲水爲溝瀆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 兌爲澤其於地也爲剛鹵

時令類

乾爲寒

人物類

乾爲君 爲父 坤爲母 爲衆 震爲長子 巽爲長女 爲工 爲盜 離爲中女 艮爲閽寺 兌爲少女 爲巫 爲妾

人事類

乾爲言荀 坤爲吝嗇 震爲決躁 巽爲進退爲不果 爲近利市三倍 坎爲隱伏 爲矯輮

身心類

巽於人也爲寡髮 爲廣顙 爲多白眼 坎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 離於人也爲大腹 艮爲指爲鼻荀 兌爲口舌爲輔頰虞 又震於馬也爲善鳴 爲馵足 爲作足 爲的顙 坎於馬也爲美脊 爲亟心 爲下首 爲薄蹄爲曳曳步也

宮室類

坎爲宮 爲棟荀 艮爲門闕

器用類

坤爲釜 爲大輿 爲柄 震爲鼓荀 巽爲繩直 坎爲弓輪其於輿也爲多眚 爲律荀 離爲甲胄爲戈兵

飲食類

坎爲漿荀

布帛類

乾爲衣荀 坤爲布 爲裳荀 爲囊荀 爲帛荀

珍寶類

乾爲玉 爲金 震爲玉荀

爲虫類

乾爲良馬 爲老馬 爲瘠馬 爲駁馬 爲龍荀 坤爲子母牛 爲牝荀 震爲龍其於馬也爲善鳴 爲馵足 爲作足 爲的顙 爲鵠荀 巽爲鶴荀 坎於馬也爲美脊 爲亟心 爲下首 爲薄蹄 爲曳荀 離爲鼈爲蟹 爲蠃爲蚌 爲龜爲牝牛荀

艮爲狗 爲鼠 爲黔喙之屬 爲虎荀 爲狐荀 兌爲羊

草木類

乾爲木果 震爲蒼筤竹 爲萑葦 其於稼也爲反生 又爲蕃鮮 巽爲木 爲楊荀 坎於木也爲堅多心 爲叢棘荀 爲蒺藜荀 離於木也爲科上槁 艮爲果蓏 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氣色類

乾爲大赤 坤於地也爲黑 爲黃荀 震爲玄黃 巽爲白爲臭 坎爲赤

數目類

巽爲近利市三倍

卦形

巽其究爲躁卦　坎爲血卦　離爲乾卦

通用類

乾爲圜　爲直　坤爲均　爲文　爲迷荀　爲方荀　震爲男

其究爲健　爲蕃鮮　巽爲長　爲高　坎爲通　爲可荀　兌爲

毀折　爲附決　爲常荀

右即孔子所取八卦之象而分門類聚之正欲初學以類而及其餘庶幾可以盡天下之賾蓋亦聖人畫八卦之本意也如所謂乾爲君以見坤之爲臣乾爲圜以見坤之爲方離爲乾以見坎之爲濕坎爲血卦以見離之爲氣如此之類在學者自以意會又如乾於人物爲君爲父則亦可爲大人爲長者爲祖宗爲賢人君子皆尊貴在上之意也於獸爲馬則亦可爲龍虵爲虎豹犀兕之類

以至凡獸之牡凡鳥之雄皆陽之性也餘放此

右第十一章

本義此章廣八卦之象其間多不可曉者求之於經亦不盡合也

沙隨程氏曰八卦之象人物而已充其類則有所謂百物不廢者極其說則又可以類萬物之情然說卦之象有與卦爻相符者如乾爲大坤爲地之類是也有不與卦爻相符者如乾坤稱龍而不必在震坤坎稱馬而不必在乾之類是也有見於卦爻而說卦不載者如漸之鴻中孚之豚魚之類是也有見說卦而卦无之者如爲釜爲布爲蠃爲蚌之類是也若夫大琴謂之離小罍謂之坎此見於他書而易與說卦又可以類推也

雲峯胡氏曰此章廣八卦之象凡百十有二本義以爲多有不可曉蓋有當解者有不必强解者其中有相對取象者如乾爲天坤爲地之類是也上爻乾爲馬此則爲良馬老馬瘠馬駁馬良取其德老取其知瘠取其骨駁取其力皆取其健也上爻坤爲牛此則爲子母牛取其生生有繼乘取其順也乾爲木果結於上而圜坤爲大輿載于下而方震爲決躁巽爲進退爲不果剛柔之性也震巽獨以其究言剛柔之始也坎內陽外陰水與月則內明外暗離內陰外陽火與日則內暗外明坎中實故於人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離中虛故於人爲大腹艮爲閽寺爲指陽之止也兌爲巫爲口舌陰之說也有相反取象者震爲大塗反而艮則爲徑路大塗陽闢乎陰无險阻也徑路陽阻而下陰不能闢也巽爲長爲高反而兌則爲毀折長且高者陽之上達毀而折者陰之上窮也有相

因取象者乾爲馬震得乾初之陽故於馬爲善鳴爲馵足作足的顙震陽下而陰上也坎得乾中爻之陽故於馬爲美脊亟心下首薄蹄曳坎陽中而陰外也善鳴似乾馬之良美脊似乾馬之瘠也作足者陽下而强薄蹄者陰下而弱也坤爲大輿坎爲輿而多眚坤中虛而力能載坎中滿而下无力也巽爲木幹陽而根陰也坎中陽故於木爲堅多心艮上陽故於木爲堅多節離中陰而虛故於木爲科上槁震爲敷乾爲木果震之一陽花之敷乾之三陽果之結乾爲木果艮爲果蓏果陽在上果蓏陽上而陰下也有一卦之中自相因取象者坎爲隱伏因而爲盜巽爲繩直因而爲工艮爲門闕因而爲閽寺兌爲口舌因而爲巫有不言而互見者乾爲君以見坤之爲臣乾爲圜以見坤之爲方吝嗇者陰之翕也以見陽

之闕均者地之平也以見天之高爲文者物生於地雜而可見也
知其始於天者不可見矣爲柄者有形一可執也乾之氣不可執
矣離爲乾卦以見坎之爲濕坎爲血卦以見離之爲氣巽爲臭以
見震之爲聲巽離兌三女震爲長子而坎艮不言者尊嫡也於陽
之長者尊之也兌少女爲妾而巽離不言者少女從娣爲娣於陰
之少者卑之也乾爲馬震坎得乾之陽皆言馬而艮不言者艮止
也止之性非馬也他可以觸類而通矣

梁氏中行曰易自太極而分陰陽變化在物莫非象也爲馬爲首
播乎爻三章正象也爲天以下八章別象也今以一物言之使人
以類觀則八卦何物而不具且乾爲馬爲首以下亦馬一體象也
男女之分亦馬牝牡象也別而言之於乾又有良老瘠駁之不同

於震又有善鳴馵足作足的顙之各異于坎又有美脊亟心下首
薄蹄之別坤之象又爲牝馬自此推之豈一端哉又曰此八卦別
象然自坤而降或曰其於地其於人其於馬其於輿其於稼其於
木唯乾无之何也蓋物不足以盡卦則正言爲天爲地之類卦不
足以盡物則有其於人其於木之類至於乾之爲道天不周遍萬
物皆不足以盡之故无所言焉八卦之象廣而求之皆不出吾身
而已精之爲道德性命粗之爲形色聲容內之爲視聽言動外之
爲君臣父子大而至於手足微而至於爪髮皆不越乎八卦八卦
何物也太極也太極何物也至中至正不偏不倚道之大原也人
徒知七尺之軀戴天履地饑食渴飲與造化日夜運轉消息盈虛
屈伸往來之中孰知自頂至踵天之與我者有如是至精至妙至

嗇至大之理是吾身也大而天地微而蟲魚草木幽而鬼神之理
明而事變之極亦然也上極天地之始下極天地之終亦然也吾
能反身而誠默而識之不言而信則大足以參天地微足以育庶
物幽无愧於神明无怍於人直於天地相爲始終是則豈直俟不
惑而已至所謂象者真筌蹄耳

去疑此章是把八卦的象廣取將來立個樣子教人曉得逐件逐
物去認個易理不是易象遂盡於此的各節須以首句作主中間
橫說竪說取象種種不同有觸手觸眼无非這個意思再作不得
死煞話看

孩廣八卦之象朱子謂多不可曉講家於不可曉者不得不求其
解蒙引折衷彙說頗覺詳明推類盡餘又在學者之變通

易經詳說卷四十八終

序卦者文王既繇六十四卦分爲[illegible]
理不見故孔子就上下二經各序其相次之義故謂之序卦焉其
周氏就序卦以六門往攝第一天道門第二人事門第三相因門
第四相反門第五相須門第六相病門如乾之次坤泰之次否等
是天道運數門也如訟必有師師必有比等是人事門也如因小
畜生履因履因通等是相因門也如遯極反壯動竟歸止等是相
反門也如大有須謙蒙稚待養等是相須門也如賁盡致剝進極
致傷等是相病門也韓康伯云序卦之所明非易之蘊也蓋因卦
之次託象以明義不取深蘊之義故云非易之蘊故以取其人理
也今驗六十四卦二二相耦非覆即變覆者表裏視之遂成兩卦
屯蒙需訟師比之類是也變者反覆惟成一卦則變以對之乾坤
坎離大過頤中孚小過之類是也且聖人本定先後若元用孔子
序卦之意則不應非覆即變然則康伯所云因卦之次託象以明
義蓋不虛矣故不用周氏之義

程子曰韓康伯謂序卦非易之蘊此不合道

或問序卦非聖人之書信乎朱子曰此沙隨程氏之說也先儒以
爲非聖人之蘊某以爲謂之非聖人之精則可謂非易之蘊則不
可周子分精與蘊字甚分明序卦却正是易之蘊事事夾雜都有
在裏面問如何謂易之精曰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這是易之精問如序卦中亦見消長進退之義喚作

不是精不得曰此正是事事夾雜有在裏面正是蘊須是自一個
生出以至於无窮便是精○序卦首言天地萬物男女夫婦是因
咸恒爲夫婦之道說起非如舊人分天道人事之說大率上經用
乾坤坎離爲始終下經便當用艮兌巽震爲始終○問易上經三
十卦下經三十四卦多寡不均何也曰卦有正對有反對乾坤坎
離頤大過中孚小過八卦正對也正對不變故反覆觀之止成八
卦其餘五十六卦反對也反對者皆變故反覆觀之共二十八卦
以正對卦合反對卦觀之總而爲三十六卦其在上經不變卦凡
六乾坤坎離頤大過是也自屯蒙而下二十四卦反之則爲十二
以十二而加六則十八也其在下經不變卦凡二中孚小過是也
自咸恒而下三十二卦反之則爲十六以十六而加二亦十八也
其多寡之類則未嘗不均也

饒州吳氏曰羲皇六十四卦之序始乾終坤蓋奇畫耦畫之上每
加一奇一偶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以極於六
十四乃其生卦自然之序非人所安排也後之易各因羲皇之卦
而其序不同如連山之首艮歸藏之首坤不復可知其六十四卦
之序何如矣始乾坤終既濟未濟者周易六十四卦之序也蓋文
王旣立卦名之後而次其先後之序如此皆以施用於人事者起
義而夫子爲之傳以發明其卦序之意或者乃疑其非夫子之作

張子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蘊其間雖无極乎精義大槩皆有
意思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况聖人之于易必須布遍精密如
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

雙湖胡氏曰文王序卦大抵本先天圖以東西南北四方正卦乾坤坎離爲上經之始終以西北隅艮東北隅兌合而爲咸西南隅巽東北隅震合而爲恒四隅反卦爲下經之始而終之以既未濟則亦坎離之交不交也蓋乾坤坎離四純卦皆居上經震巽艮兌四純卦皆居下經又以反對爲次雖非伏羲之舊而先天一圖大旨則備見焉夫子序卦直以卦名發其次第之意而他則未暇及耳又按呂氏要指曰易變易也天下有可變之理聖人有能變之道反需爲訟泰爲否隨爲蠱晉爲明夷家人爲睽此不善變者也反剝爲復遯爲壯蹇爲解損爲益困爲井此善變者也文王示人以可變之機則危可安亂可治特在一轉移間爾後天之學其以人事贊天地之妙歟又嘗合上下經始終而論之乾坤天地也坎離水火也以體言也咸恒夫婦也既未濟水火之交不交也以用言也上經以天道爲主具人道於其中下經以人道爲主具天道於其內三才之間坎離最爲切用日月不運寒暑不成矣民非水火不生活矣心火炎燥而不降腎水涸渇而不升百病侵凌矣故上下經皆以坎離爲終焉

蒙引此亦聖人之蘊因卦以發者中間有不可求之太深處蓋聖人只是畧借卦名以叙其所以相承者不爲无義耳如卦德卦體之類皆有所畧也自朱子以前已有疑其非聖人之筆者朱子不敢以爲然蓋中間至理自不可誣其有近於牽合者學者尚當虛心傍義以求之亦未爲无所發也但不當鑽研太過耳○序卦傳所云流行之易也雜卦傳所云對待之易也故二傳之作聖人所

不容缺也○序卦傳中言不可者其例有二如物不可以終否之類以理之自然者言也如有大者不可以盈之類以理之當然者言也其言某者某也亦有兩端如屯者盈也之類則黏帶上文如蒙者動也之類則黏帶下文又如師者衆也之類則承上文而起下文大抵承上起下者居多

陂問于湖書有精蘊之分韓康伯不知有此朱子之辨固有理而韓亦只謂无甚深義耳程張恐人忽之故駁韓說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

臨川吳氏曰此言乾坤所以爲上經之首也天地謂乾坤二卦

雙湖胡氏曰乾坤爲上經主自坎離外諸卦皆乾坤會遇

蒙引有天地則造化流行於兩間而萬物生此乾坤所以爲諸卦之首也

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

韓註屯剛柔始交故爲物之始生也

孔疏王肅云屯剛柔始交而難生故爲物始生也盧氏曰物之始生故屯難皆以物之始生釋屯難之義案上言屯者盈也釋屯次乾坤其言已畢更言屯者物之始生者開說下物生必蒙直取始生之意非重釋屯之名也故韓康伯直引剛柔始交以釋物之始生也

張子曰聚而不得出故爲難雷亦然

平安項氏曰屯不訓盈剛柔始交雷雨動盪其氣充盈故謂之盈耳訓物之始生者其時也若屯之訓紛紛盤結之義耳

蒙引物生之始生意鬱積於內亦有盈滿之義故曰屯物之始生也
程傳曰天地生萬物屯物之始生故繼乾坤之後
存疑屯者盈也物之始生也是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盈天地之間惟萬物屯也此屯所以次乾坤也
夫疑諸故字是序易的原故受是名下卦受之即承受意莫誤作授字看二篇中物字甚多在隨處取義
淺受字只作承字看最明屯只照盈滿意講下必用屯難意程傳說序卦處見前各卦下蒙引於此各卦撮錄數語甚簡而明今從之仍附蒙引以見非原本也
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
蒙引蓋天地之間者惟萬物兼動植之類言物生必蒙專就動物之有知覺者言
淺蒙始生而未通是雖成形成性知識未開必蒙昧而不明故屯後受之以蒙蒙者蒙昧未明之義也又物之幼稚也
淺蒙昧即是幼稚時或分蒙昧無知覺幼稚雖漸長恐非語氣觀程傳云物始生稚小蒙昧未發可見無二意
物稚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
漢上朱氏曰幼稚而无以養之則夭閼不遂者德養才者亦然
南軒張氏曰需者乃養之以中正爲飲食之道也
雙湖胡氏曰中正取五爻象然需待亦有從容不迫待其食之道
蒙引需者所需也故曰飲食之道也
存疑以需爲飲食是本需卦需於酒食及君子以飲食宴樂意

按程傳云物之幼稚必待養而成養物之所需者飲食也故曰需者飲食之道也此語甚明蒙引不載故補之
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詳說夫有生則有資有資則爭興也
漢上朱氏曰乾餱以愆水酒生禍有血氣者必有爭心故次以訟
蒙引飲食人之大欲也天生斯民有欲則爭故需後承之以訟矣其理勢之必至也程氏曰人之所需者飲食既有所需爭訟所由起也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
存疑獄訟皆由田土其爲飲食類矣
蒙引人之有訟必各有朋黨從以朋黨而起者非一人此以朋黨而起者亦非一人是有衆起也皆理勢必然也
序疑訟必牽連人多不止一人故曰必有衆起
按此或謂用兵衆以平爭雖於卦義爲合而在此處覺遠
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
韓註衆起而不比則爭无由息必相親比而後得寧也
蒙引舊說衆必有所比爲我者與我相比爲彼者與彼相比此說却是連訟意非矣須撥轉頭項說去方是傳之本意蓋正意只是衆須統於一意此乃理之必然不可得而易者也
存疑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故曰衆必有所比
按程傳人之類必相親輔然後能安故有衆則必有所比此只是泛言今皆以人君言

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

韓註比非大通之道則各有所畜以相濟也由比而畜故曰小畜而不能大也

纂引比我者與我爲聚。比彼者與彼爲聚。程曰物相比附則爲聚聚則相畜也又相親比則志相畜小畜所以次比也。比必有所畜字意只當謂必有以畜之者更詳之

存疑衆人比輔於我必須有以養之制田里教樹畜皆養民之道也故受之以小畜

按比必有所畜小字帶過不必泥。畜訓養與卦意不合時講多從之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韓註履者禮也禮所以適用也故既畜則宜用有用則須禮也。

平庵項氏曰履不訓禮人之所履未有外於禮者故以履爲有禮也。

纂引物畜然後有禮程曰夫物之聚則有大小之別高下之等美惡之分是物畜然後有禮也。禮所以序其所聚使不亂也。

存疑禮義生於富足故曰物畜然後有禮

按時講師比小畜履以君道言而小畜履宜分教養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

本義晁氏云鄭本无而泰二字

鄱陽董氏曰人有禮則安无禮則危正此意也

纂引履然後安人有禮以相處然後彼此各得其分而安矣。曲禮所謂有禮則安无禮則危也程曰履得其所安則舒泰泰則安矣

存疑泰寬舒也安安平也必寬舒然後平安

按而泰二字多作衍文存疑本程傳。程傳又曰天地陰陽之氣相交而和則萬物生成故爲通泰。安舒通泰原是一意上言安下言通自可相接。

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

南軒張氏曰治亂相仍如環无端物安有久通者乎故受之以否夫泰而驕所以致否否而畏所以復泰

纂引物无終通之理治極必亂盛極必衰天地盈虧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聖人且奈何哉

按程傳物理往來通泰之極則必否否所以次泰也。時講泰否以世運循環言

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韓註否則思通人人同志故可出門同人不謀而合

陳水村馮氏曰否者物不相交之卦不相交則異異則爭爭則窮故受之以同人同人者所以通之也

纂引否者上下不交然无終否之理故繼以同人。程曰天地不交則爲否上下相同則爲同人與否義相反故相次又世之方治必與人同力乃能濟。

存疑否者上下不交同人者彼此相交也。始不相交而終必交故否之後受之以同人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

涑水司馬氏曰物通則大有矣

纂引能一視同人則近悅遠來而所有者大矣。程曰與人同者物之所歸也。

存疑與人同者爲人所歸者物必歸之方有人歸之萬物歸之則所有大矣故受之以大有。

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

纂上朱氏曰謙物之歸爲已有者必驕驕則亢滿大復爲小矣有大者不可盈故次之以謙

纂引所有既大不可以自滿自滿則招損矣故承之以謙程曰其有既大不可至於盈滿必在謙損

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纂引大而持之以謙則能保其所有而樂也程曰有既大而能謙則有豫樂已。

存疑高而不危所以長守富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貴也故有大而能謙必豫

按此連上兩卦說是變例總見文意不拘。時講自同人至豫皆以人君言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

釋詁順以動者衆之所隨

孔疏人君喜樂游豫人則隨之紂作靡靡之樂長夜之飲何爲天下離叛乎故韓康伯云順以動者衆之所隨在於人君取致豫之義然後爲物所隨

纂引豫必有所隨所喜樂則隨之矣程曰悅豫之道物所隨也

存疑隨生於豫蓋樂則隨不樂則不隨故曰豫必有隨

按有大而能謙必豫此豫字就上之樂言豫必有隨則上樂而下亦同其樂方隨之也

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

纂上朱氏曰以喜隨人必有所事臣事君子事父婦事夫弟子事師非樂於所事者其肯隨乎

平庵項氏曰蠱者壞也物壞則萬事生矣事因壞而起故以蠱爲事之先

纂引以喜隨人者非无故也必有其事如臣之事君必以治天職爲事弟子之隨師必以授業解惑爲事程子曰喜悅以隨於人者

必有事也无事則何喜何隨

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

釋詁可大之業由事而生

臨川吳氏曰因蠱之有事而後有臨之盛大也。

平庵項氏曰臨不訓大大者以上臨下以大臨小凡稱臨者皆大者之號故以大稱之猶豐者大也則直訓大也是以六十四卦有二大而不相妨焉

南軒張氏曰臨者二陽進而四陰退駸駸向於大矣。

纂引有事然後可大如從事於學問則學問可大從事於德業則德業可大之類程曰有事則可大矣韓康伯云可大之業由事而生。臨者大也一說二陽方長故爲大一說以尊臨卑大之義所

由起也序卦例不取卦體卦有大小如臨卦以陽臨陰則臨有大義上二說蓋衆之矣臨者大也與咸速也同例臨者必大咸速最速

存疑臨不訓大今曰大者是引附可大之義然以二陽偏臨四陰非小小者所可能是臨亦大也

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臨川吳氏曰物之小者在下視之而不見必大而後可以觀也以臨卦二陽之大反易其體則大者在上矣故爲在下四陰之所觀

南軒張氏曰天下皆山也唯泰山可觀天下皆水也惟東海可觀蓋物大然後可觀況於人乎

蒙引凡物之小者不足動人觀大方可觀道德旣大則道德光輝有以動乎人而自可觀矣事業旣大則事業有以照耀人之耳目而可觀矣程傳只引序卦傳无解

按時講多以事業言

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

韓註可觀則異方合會也

漢上朱氏曰在上无可觀在下引而去矣非可觀而能有嗑乎

蒙引德業旣大而可觀則信從者衆而有合无太拘德業等字程曰既有可觀然後有來合之者也

按自豫隨至噬嗑時講皆承上數卦以治道言

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

韓註物相合則須飾以修外也

龜山楊氏曰物不可以苟合无故而合者必无故而離又在乎賁以飾之

東坡蘇氏曰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際所謂合也直情而行之謂之苟禮以飾情謂之賁苟則易合合則相瀆相瀆則易以離賁則難合難合則相敬敬則久矣

臨川吳氏曰不執贄則不可以成賓主之合不受幣則不可以成男女之合賁所以次合也

蒙引物不可以苟合而已物而苟合則徑情直遂於理有所不可且其合也輕於勢亦不能久故不可苟合而必有以文之程曰物之合則必有文文乃飾也如人之合聚則有威儀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次序行列

存疑世間合的不終都係一個苟且壞了故飾幾不苟飾便能亨其不好處在致字

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

韓註極飾則實喪也

南軒張氏曰賁飾則貴於文文之太過則又滅其質而有所不通故致飾則亨有所盡言其不通故受以剝

蒙引程曰文者所以文其質也若致飾以文則滅其質而亨以盡反不通矣故承以剝物極則反无終盡之理如動極而靜惡極而善之類程曰物至於文飾亨之極也極則必反賁終則剝也

張解賁者加以文飾不徑率其情而合以禮也物至於飾豈獨无文不行固有亨道而飾不可致也一或致飾斯文滅其質而可亨

者立盡反不遍矣爰次以剝剝去其文復反於質也
按亨通也亨盡只是不復能通合以飾而亨太致飾却又亨盡可
見文質不可偏勝剝者剝也承亨盡順說卽剝盡其亨也集
解誥剝又反質似難合時講以質與剝爲文質之變
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演上朱氏曰此周末所以不勝其弊文之末流也物窮則反不可
終盡剝陽窮於上而終反於下故次之以復
彖引程曰陰極則陽生剝極於上而復生於下
存疑物不可以終剝物極則反之義也剝之爲卦陽窮於上則反
於下故受之以復剝者上之窮也復者下之反也
按此盡字卽上亨盡之盡盡卽剝也物不可以終盡猶云物不可

終剝蓋上文剝者剝也剝字正承盡字時講以剝與復爲造
化之機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演上朱氏曰復天理則无妄无妄則其動也天
彖引程曰復者復於道也既復於道則合於正理而无妄矣
存疑既復於善則无復不善之雜矣故曰復則不妄
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演上朱氏曰前曰比必有所畜者比而後畜其畜也小故次以小
畜无妄然後物物循理乃可大畜故次之以大畜
閩氏彥升曰无妄然後可畜所畜者在德故曰大
彖引中實无妄然後其德可聚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也故无妄

之後受以大畜程曰无妄則爲有實故可畜聚
按无妄二字渾淪看故加一有字有此无妄猶云能无妄也小
畜取養義大畜取聚義此大字可入講而前於小字用不着
畜通作聚解似侵
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
南軒張氏曰畜然後可推以養人故受之以頤
平庵項氏曰需當物生之初如兒之須乳苗之須溉故曰飲食之
道頤當畜聚之極萬物交致其養故曰養也
蒙引德既畜聚於已然後可以優游涵泳而充養之矣故大畜繼
以頤程曰物既畜聚必有以養之无養則必不能存息無所以次
大畜也

一按養作自已養德說於上下文爲順
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釋注不養則不可動養過則厚
孔疏鄭玄康成云養賢者宜過於厚王輔嗣注此卦云音相過之
過韓氏云養過則厚與鄭玄康成輔嗣義同唯王肅云過无大於
不養則以爲過失之過案此序卦以大過次頤也明所過在養子
雍以爲過在不養違經反義莫此之尤而周氏等不悟其非兼以
過失釋大過之名已具論之於經也
或問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何也朱子曰動則過矣故小
過亦曰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閩氏彥升曰養者君子所以成已動者君子所以應物然君子處

則中立動則中行豈求勝物哉及其應變則有時或過故受之以大過
蒙引有大涵養而後有大抱負而後有大設施不養則不可動也
大過者當大過之時有大過人之才而成大過人之事功者也動者設施而見於用也程曰凡物養而後成成則能動動則有過大過所以次頤也
存疑不專一則不能畜聚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故必有養然後能動不養則不可以有動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即此理也故受之以大過大過即動也以大過之才當大過之時而行大過之事是之爲動而本於養也
援自復无妄至大過時講以爲聖學之序○不養句是反語正說便明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
醇註過而不已則陷没也
蒙引程曰物不可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則止矣故曰過坎則止即此意也程曰理无過而不已過極則必陷坎所以次大過也
存疑物極則反勢盈則傾故曰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過之所必至也
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醇註物窮則變極陷則反所麗也
張子曰一陷溺而不得出爲坎一附麗而得出爲離

龜山楊氏曰坎者陷也必有所麗則庶可以扶危拯溺不有所麗而一於陷者不可也作易者於坎後必繼以離豈无仁民愛物之心哉
蒙引陷必有所麗如獸陷於網則麗於網魚陷於罟則麗於罟以人言之如陷於刑罰則麗於獄矣陷於湖海則麗於水矣理雖淺事則實也程曰陷於險難之中則必有附麗理自然也
存疑陷必有所麗然後可以扶危拯溺而出於險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張註一陷於險使非有所附麗於人奚能出險故次以離以離有附麗之義也
醒有所附麗而出險蒙引獸麗於網魚麗於罟是有所麗而不能

出矣其說不可用○末句離者麗也連上受之以離以解離字則前面宗者宗也泰者通也之類皆是連上受之云云而解其字意雖亦起下而承上爲多蒙引謂震者動也是帶下然作解震字未嘗不可晁氏曰鄭本无而泰二字是句中細註非於此處分節時講以泰者通也作另開頭者大誤○序卦中言物者甚多大抵泛言事物之理有可以人言者有不可以人言者要在隨文取義不可拘定
講文王序上經之卦始於乾坤終於坎離者何也乾天也坤地也自大極初分動生陽而成天靜生陰而成地然後二氣絪縕化生萬物是天地乃萬物之父母故乾坤居諸卦之首也萬物既生則凡飛潛動植盈滿於天地間者皆物也故乾坤之後受之

以屯屯者雷雨交作有充塞盈滿之意也且屯之時爲物之始生生意鬱積亦盈滿之義也物之始生雖成形質而知識未開必蒙昧而不明故屯後受之以蒙蒙者蒙昧不明之義也言物之幼稺也物方幼穉无以養之則夭閼而不遂是不可不養也故蒙後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人之所資以爲養也然飲食者人之大欲欲之所在爭端必起不至於訟不止故需後受之以訟訟則立黨相傾必有衆起故訟受之以師師者衆之義也人衆而无所統則亂必仰一人以爲之主而相率以聽命故師後受之以比比者衆所輔也人之比我以我能畜養之耳必有所以畜養之而遂其生故比後受之以小畜物既畜矣然後履行有禮蓋民富而禮教可興也故小畜後受之以履循禮而行然後各得其分而相安故履後受之以泰泰者安舒而通泰也然物治亂相因物无終通之理故泰後受之以否否與泰反也然物亦无終否之理必得人相濟以撥亂故否後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遠近必歸服之普天率土皆爲所有故同人後受之以大有有之大者不可以盈滿自居也故大有後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則可長享其有而豫樂矣故謙後受之以豫能以謙致豫則人必至應而隨順之矣故豫後受之以隨以喜悅隨人者將必同心恊力而有所事故隨後受之以蠱以蠱者壞極而有事於振飭也既有所事而後可有非常之大功故蠱後受之以臨臨者居上臨下有大之義也事功既大然後可以臨天下之觀瞻故臨後受之以觀既可觀瞻則下觀而化天下无不合志

故觀後受之以噬嗑以嗑者合而一之謂也然使直情而行是爲苟合其始雖合其終必離物誠不可以苟合而已須有禮以文之故噬嗑後受之以賁賁者禮以飾情之謂也有飾而可行亨猶也若太致飾則文滅其質然後亨道反立盡而不行矣故賁後受之以剝剝者行至此而剝盡也凡物盡則反无終盡之理剝極於上則反生於下故剝後受之以復能復於善私僞不得以雜之何妄之有故復後受之以无妄既有无妄之心則善日積而崇高可以畜德而至於大故无妄後受之以大畜德既畜矣當從容涵泳以養之故大畜後受之以頤頤者養之義也有大涵養方有大設施若不養則不可動故頤後受之以大過言大過人之事非有養者不能也然物不可以終過若恃才妄動過於有爲必以輕率而陷險故大過後受之以坎坎者陷險之義也一陷於險則難進出必有所附麗於人以圖共濟故坎後受之以離離者附麗之義也上經所以始乾坤而終坎離者如此

右上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韓注言咸卦之義也凡序卦所明非易之緼也蓋因卦之次託以明義咸柔上而剛下感應以相與夫婦之象莫美乎斯人倫之道莫大乎夫婦故夫子殷勤深述其義以崇人倫之始而不係之於

雜也先儒以乾至離爲上經天道也咸至未濟爲下經人事也夫易六畫成卦三才必備錯綜天人以効變化豈有天道人事偏於上下哉斯蓋守文而不求義失之遠矣

而韓於此一節注破先儒上經明天道下經明人事於咸卦之初已論之矣

或問太極圖下二圈固是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是各有一太極也如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方始萬物化生此却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是如何朱子曰太極所說乃生物之初陰陽之精自凝結成兩個後來方漸漸生去萬物皆然如牛羊草木皆牝牡一爲陽一爲陰萬物有生之初亦各自有兩個故曰二五之精妙合而凝 問六十四卦獨不言咸何也曰夫婦之道即咸也亦如上經不言乾坤但言天地則乾坤可見也 問錯字陸氏有兩音曰只作措字謂禮義有所設施耳

南軒張氏曰上經不言乾坤下經不言咸者蓋乾坤與咸初无所受故也

龜山楊氏曰乾坤者萬物父母咸恒人之父母

臨川吳氏曰先言天地萬物男女者有夫婦之所由也後言父子君臣上下者有夫婦之所致也有夫婦則其所生爲父子由家而國雖非父子而君尊臣卑之分如父子也由國而天下雖非君臣而上貴下賤之分如君臣也禮義所以分別尊卑貴賤之等錯猶置也乾坤咸不出卦名者以其爲上下篇之首卦特別異之

平菴項氏曰上下既具則拜趨坐立之節形而宮室車旗之制設

其行之必有文故謂之禮辨之必有理故謂之義禮義者非能制爲人倫也有人倫而後禮義行其間耳

蒙引有天地然後氣化流行萬物生焉萬物既生分陰陽而後有男女此男女專指人言有男女則陰陽配合而後有夫婦有夫婦則生育之功成而後有父子有父子則尊卑之分起而後有君臣有君臣則貴賤之等立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隨在皆有個上下之定分故有上下上下既具則必有拜趨坐立之節必有宮室車旗之制其行之必有禮其處之必有義故禮義方有所措不然上下之分不明雖有禮義將安施哉是則天地萬物男女者夫婦之所由父子君臣上下者夫婦之所致夫婦所關之大如此咸者夫婦之交也此下經之所以首咸也

存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太極圖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此曰有萬物然後有男女太極圖先有男女者氣化也有男女而後生萬物者形化也序卦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者氣化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父子者形化也有天地則氣化流行生出萬物萬物之內就有男女故曰有萬物然後有男女 夫婦配合然後物生生之者父也所生者子也故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不言母者統於父也 君尊臣卑固有定分然當初有父子時未有君臣及至有君臣尊卑從何而起必是先有父子然後父坐子立有個尊卑及至有君臣然後依此立個尊卑等第使君尊臣卑若父子然故曰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上下統言不止君臣自天子至於庶人隨在皆有個上下上下既具則拜

趨坐立之節形宮室車旗之制與行之必有禮處之必有義故曰
禮義有所錯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韓註夫婦之道以恒爲貴
雙湖胡氏曰咸恒爲下經之主自既未濟外諸卦皆艮兌巽震之
會通
蒙引夫婦以托終身不可以暫合暫離也故咸後繼以恒程曰夫
婦者終身不變者也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
韓註物之所居不可以恒宜與世升降有時而遯也
閻氏彥升曰不可以久居其所此以物言之也

雙湖胡氏曰此又借恒之名泛論物義若夫婦之道豈可以不久
居其所者乎
蒙引程曰久則有去相須之理也遯退也避也去之之謂也
存疑否上爻夫婦泛論物理范質云爵位難久居即其理也
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
韓註陽盛陰消君子道盛
蒙引程曰遯者陰長而陽遯也壯陽之壯盛也衰則必盛消息相
須故既遯則必壯
存疑遯衰退也衰極則盛故受之以大壯
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
韓註晉以柔而進也雖以柔而進要是進也

或問壯與晉何別朱子曰不但如此壯而已又更須進一步也
蒙引物不可以終壯謂如人年壯德充必進而有爲程曰物无壯
而終止之理既盛壯則必進
存疑既壯必求進非終於此而已故受之以晉學業既成必求進
於聖賢治道既立必求進於帝王人之處家處事皆然
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
韓註日中則昃月盈則食
閻氏彥升曰知進而已不知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則傷之者至矣
故受之以明夷
蒙引此進字是知進而不知退之進也程曰進之不已必有所傷
理自然也

存疑進必有所傷此進極必止之理也故受之以明夷明而見傷
也
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韓註傷於外必反修諸內
閻氏彥升曰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
害相收也明夷之傷豈得不反於家人乎
蒙引見傷於外者必反於家以就安程曰傷困於外則必反於內
我時講自遯至家人以君子出處言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
韓註室家至親過在失節故家人之義唯嚴與敬樂勝則流禮勝
則離家人尚嚴其敝必乖也

南軒張氏曰夫家有父子之親夫婦之愛然身不行道則父子夫
婦无復親矣此家道窮則乖離所以次睽也
蒙引程曰家道窮則睽乖離散所必然也
存疑家道如何而窮此以時運言之也夫有孚威如終吉正家之
道之道也不幸遭家不造信有所不孚威有所不振此則家道之
窮也家道既窮則人心乖離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
夫婦不婦而家人離散矣
發此窮字天道人事皆有而重在人事南軒說好
韓註專以爲尙嚴之敝不合卦義○窮是到極不好處所該者多
非窮乏
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

平庵項氏曰凡言屯者皆以爲難而蹇又稱難者卦皆有坎也然
屯動乎險中行乎患難者也蹇見險而止但爲所阻難而不得前
耳非患難之難也故居屯者必以經綸濟之遇蹇者待其解緩而
後前難易固不侔矣
蒙引屯蹇皆爲難義但屯者始生之難蹇者所遇之難也序卦可
考乖必有難如人情義乖離必至相戕賊而難作矣程曰睽乖之
時必有蹇難
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
豫引凡人患難畢竟皆有散解之日故曰物不可終難故受之以
解程曰難極則必散
存疑物无終難之理反身修德難必有解散之時故次之以解解

者緩散之義也亦以解難之法最忌躁急緩正所以善其解也
發物不可以終難則難當解緩矣蒙引謂此解字又別取一義以
爲轉下而設覺未是還當作解字正意至下文緩必有所失
另作轉意不妨
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
或問序卦中如所謂緩必有所失似此等事恐後人道不到朱子
曰然問緩字恐不是遲緩之緩乃是緩怠之意故曰解緩也曰緩
字是散意問如縱弛之類否曰然
蒙引程曰縱緩則必有所失失則損也
存疑業精於勤而荒於嬉惰怠不動其失必矣爲學爲治皆然故
受之以損損者失也

發解和緩可以平煩擾之害怠緩即以開廢弛之端使一怠緩必
至廢時失事而所損多矣故次以損
照此當云以緩處難可以得免若凡事皆緩則必有失若將受之
以解散而解者爲怠緩恐割裂不成文理○時講自睽至損以
進退治亂之理言
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蒙引損而不已必益亦據循環之理言程曰損極必益理之自然
存疑損而必益謙受益之理也謙降之極天地人鬼之所予福履
之攸鍾也故受之以益
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
韓註益而不已則盈故必決也

淡上朱氏曰益久則盈、盈則必決隄防、故次夬、
彙引益而不已、滿而溢矣、如富貴之極、必有出於禮制禁防之外者。
存疑益而必決、貴不期驕之理也、當盛之極、必越理而妄爲、有似於決隄防也
按程傳有潰決剛決二義、此只當用潰決、決後帶有去意、方好接下。○時講自損至夬、主學問言、損謂欲、益謂理、夬謂其益之進、
若江河之決、以決作好、似不合、
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
韓註以正決邪、必有喜遇、
彙引其決裂之而去之勢、必有所遇而後止、

存疑決必有所遇、如孔孟去齊則遇於魯、去魯則遇於齊、蘇秦去秦則遇於六國、是也、此亦語其常爾、孔子之不得志於春秋、孟子之不得志於戰國、則終身无所遇也、
按程傳判決則有遇合、未甚明。○決與遇、以兩人兩地言、決此則遇彼、決彼則遇此。或主決小人遇君子、亦通、但不必執定。
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
彙引相遇則相聚矣、程曰物相會遇則成群、
按雜卦萃聚而升不來、則萃未是仕時、講皆謂萃於朝廷之上、似大體。略萃只可言聚、到升方可謂升進。
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而虹張氏曰天下之物、散之則小、合而聚之則積小以成其高大、

故聚而上者爲升也、
彙引程曰物之積聚而益高大、聚而上也、故爲升、
存疑積小以高大之意、物必積聚方能上升。學業治道、立身成家皆然。
按聚而上、聚字有力、上字現成、只是高字意。○時講以聚爲君子聚、升爲治道之允升、玩謂之二字、聚升只是一意、不可分、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
彙引升而不已、必困、亦是知進而不知退之謂、程曰升者自下而上、自下升上、以力進也、不已必困矣、
按時講以升而不已、爲貪恭祿位、必有黜辱之困、
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彙引困乎上者必反下、前既不得遂其進、勢必退却也、似師左次之類、程曰上升不已而困、則必反於下也、物之在下者莫如井、井所以次困也、
存疑井在下之物也、故取其象、此亦扭捏說過、非正義也、
按時講自夬姤至困井、以君子進退之理言。夬小人、遇君子、君子聚而升、言其進也、升不已而困、困而反下、言其退也。○井或取卿井之義、似通、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韓註井久則濁穢、宜革易其故、
淡上朱氏曰井久則穢濁不食、治井之道、革去其害井者而已、
彙引程曰井之爲物、存之則穢敗、革之則清潔、不可不革者也、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程註革去故鼎取新既以去故則宜制器立法以治新也鼎所以
和齊生物成新之器也故取象焉
蒙引程曰鼎之爲用所以革物也變腥而爲熟易堅而爲柔水火
不可同處也能使相合爲用而不害是能革物也鼎所以次革也
按鼎之革物當以變腥爲熟易堅爲柔作正講○時講以革爲變
法以鼎爲主重器操大權主治道言
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
漢上朱氏曰鼎者宗廟之器主之者莫若震震長子也
蒙引主器者莫若長子此又專指宗廟中祭祀之鼎而言蓋長子
世嫡也名正而言順故下個莫若長子程曰鼎器也震爲長男故

爲主器之主序卦取其一義之大者爲相繼之義
按震爲長男乃旁取義非正訓卦名故補一句震者動也以起下
意長子不可以起下故如此曲折說蒙引因動字與長子意不
聯遂專以爲起下而震字豈可以長子爲定解乎○震彖原有
守宗廟社稷云云則主器與震動自是一意相關長子者處動
而能鎭定者也以震繼鼎鼎不喜動故從震動中看出有長子
主器之義以見震之可以繼鼎○時講主治道言
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
漢上朱氏曰震一陽動於下艮一陽止於上動極則止故受之以
艮
蒙引程曰動靜相因動則有靜靜則有動物无常動之理艮所以

次震也
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
南軒張氏曰漸者止於下而漸於上不終於止而有所進也
蒙引不終於止故又次以漸此動靜相因之理也程曰止必有進
屈伸消息之理也止之所生亦進也所反亦進也
按時講以止進二義主造化氣機言
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
閻氏彥升曰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何也
曰晉所謂進者有進而已此進必有傷也漸之所謂進者漸進而
已烏有不得所歸者乎
雙湖胡氏曰夫子特借歸之一字以論其序非以明卦旨也

蒙引特借歸字而言妹字輕看如水之進必歸於江海人之進必
有歸宿之地也程曰進則必有所至故漸有歸義
按噬嗑帶噬字歸妹帶妹字皆只取大意說○時講以此主學問
言謂學問有漸自然理有歸宿猶女之得所歸似涉小巧
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
漢上朱氏曰前曰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此曰得其
所歸者必大大有次同人者處大之道也豐次歸妹者致大之道
也
雙湖胡氏曰亦借歸字泛論致豐之由非取歸妹義矣
蒙引得其歸者必大至其極也中道而廢其能大乎程曰物所歸
聚必成其大愚謂此是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

流故能成其深之理

據時講以盛大主德業言

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臨川吳氏曰臨之大以其所臨之二陽爲大豐之大以其卦名爲盛大之義

蒙引窮大者必失其居謂失其所安也○如富貴之極而驕驕則敗而反失其所有矣故受之以旅旅者在外而不得其所安也程曰豐盛至於窮極則必失其所安唐明皇宋徽宗是也○唐明皇句是摠論所續

去疑病不在大在窮字舊窮大失居四字作人君窮奢極欲至失其居而外奔意亦可

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

韓註旅而无所容以巽則得出入也

蒙引程曰羇旅親寡非巽順何所取容苟能巽順雖旅困之中何往而不能入異所以次旅也

據入字自是與无所容相綰合謂與人有相入處也時講丟却无所容而但以起下作心入於理說殊不合

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

平庵項氏曰人之情相拒則怒相入則悅故入而後說之○

蒙引入而後說之不深入則不能得其意而致悅程曰物相入則相悅○

據時講以此主學問說謂心入於理而獲悅

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

韓註說不可偏係故宜散也

蒙引程曰人之氣憂則結聚悅則舒散○

據此離字只作散字看勿太說作乖離渙卦辭下本義云離披解散之象故爲渙如此看離字便明○人心各得其說則各從其得意處而有離披解散之象就學問上說於心而發散於外有睟而盎背之徵爲作久計耳於理未確蓋將散字說得太好則下文轉不去矣○如一家之中各適其意彼一人欲之東則之東此一人欲之西則之西无有約束豈不渙散了故貴於隨而知節也○程子云人之氣憂則結聚悅則舒散是以一身言其說可玩然舒散後正要知節譬如花到風日好時必盛開而離披

解散繼之矣此渙字是好中有不好處方與上下无礙

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

韓註夫事有其節則物之所同守而不散越也

蒙引物不可以終離終離則離散遠去而不止矣不可也故受之以節節止其離也程曰物既離散則當節止之

據節止也不令其太渙散也○時講謂人心離散制數度議德行以節之

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韓註孚信也既有以節則宜信以守之

蒙引節而信之必立爲節制於此上之人當信而守之○下之人當信而行之故受之以中孚程曰節者爲之制節使不得過越也信

而後能行上能信守之下則信從之節而信之也
圖時講以君道言尊指下之信從看來還當以已之信守爲正而
　人之信從因之
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韓註守其信者則失貞而不諒之道而以信爲過故曰小過也
平庵項氏曰有其信猶書所謂有其善言以此自負而居有之也
自持其信者其行必果而過於中孚
臨川吳氏曰過者行動而踰越之也故大過云動小過云行凡行
動未至其所爲未及既至其所爲至既至而又動又行則爲踰越
而過也
蒙引主節於上者不信則下疑有其信者必行之若果於自信則

於事不加詳審而在所必行矣能免於過乎故受以小過蓋事亦
當隨時損益不可膠於一定也程曰人之所信則必行行則過也
按有字必字俱着力○此有其信分明是自己之信上文信之若
　作人信從便碍故信之亦以已之信爲正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
韓註行過乎恭禮過乎儉可以矯世厲俗有所濟也
潛軒張氏曰能高於人而過之然後可以濟天下
平庵項氏曰大過則踰越常理故必至於陷小過或可濟事故有
濟而无陷也
蒙引有過人之才者方能濟事程曰能過於物必可以濟
按時講以此主人事言

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韓註有爲而能濟者以已窮物者也物窮則乖功極則亂其可濟
乎故受之以未濟也
平庵項氏曰坎離之交謂之既濟此生生不窮之所從出也而聖
人猶以爲有窮也又分之以爲未濟故即咸感之後繼之以常久
之義也蓋情之交者不可以久而无弊故必分之正者終之人之
心腎其氣何嘗不交而心必在上腎必在下不可易也觀此可以
知未濟既濟之象矣
雙湖胡氏曰中孚小過後離坎重爲既未濟爲下經之終中孚小
過似坎離固也中孚二三四五各易位則爲離小過二三四五各
易位亦爲坎矣

蒙引物不可以終濟者循環之理天地人物俱不能違也故以未
濟終焉此動靜之所以相生陰陽之所以交變而萬化萬事之所
以无窮已也孰謂六十四卦之始終特偶焉而已哉○既曰既濟
矣物之窮也物窮而不變則无不已之理易者變易而不窮也故
既濟之後受以未濟終焉未濟則未窮也未窮則有生生之義
按韓註以已窮物是謂既濟而於物不能謙故終之以未濟今則
以既濟爲物之窮謂既濟是到盡頭處了故終之以未濟以見
生生不窮之義○時講以此主氣運言却不差○解者緩也震
者動也渙者離也似與上意不聯而專以起下然若專以起下
而不結上意則文義割裂矣愚謂斷以某者某也作釋卦名連
上爲說而因以帶起下之意倘必以爲起下則離者麗也將何

所起乎。時講多於卦中之冠冕者硬立主意以爲作文計然細玩經旨本是一意貫串不宜以某卦言此某卦言彼强分界限只隨文見義務求明暢爲主於時講不敢槪爲採入

講文王序下經之卦始於咸恒而終於未濟何也自有天地則氣化形化而後萬物生有萬物則分陰分陽而後男女辨有男女則陰陽配合而後夫婦成有夫婦則生育相傳而後有父子有父子則生齒日繁不可无主而後有君臣有君臣則尊卑貴賤定分不淆而後有上下有上下則制之節文爲禮處之得宜爲義莫不各有其措置夫天地萬物男女者夫婦之所由父子君臣上下禮義者夫婦之所致則夫婦之所關誠大矣咸者夫婦之道也此下經所以首咸也然夫婦之道乃人道之大經相托

終身不可以不久也故咸後受之以恒恒者常久之義也夫婦之道固貴乎恒而有不可槪論者盛滿必溢崇高必危物不可以久居其所而不知避也故恒後受之以遯遯者退避不居之義也物无終遯之理由退而進勢將壯盛故遯後受之以大壯壯非徒壯而已必將進用有爲故大壯後受之以晉晉者進而有爲之義也進極當止若不審乎盈虛消息之數而一於銳進必有傷害故晉後受之以明夷夷者傷害之義也既傷於外必反其家以就安故明夷後受之以家人家道難齊苟處之不當至於窮極則一家之人情義乖離故家人後受之以睽睽者乖離之義也人情既乖則必相戕而禍亂作矣故睽後受之以蹇蹇者險難之義也物无終難之理難極必散故蹇後受之以解

解者弛緩之義也以緩處難可以得免若凡事皆緩則偷惰荒廢必有所失故解後受之以損天下无常損之理損而不已則必以謙降而反得其益故損後受之以益天下亦无常益之理益而不已則必以盈滿而至於潰決故益後受之以夬夬者決去之義也既有所決去則必有所遇故夬後受之以姤姤者有所遇也物以相遇之多而後能聚故姤後受之以萃萃者言相聚也物之積而日高者謂之升故萃後受之以升既升矣若知進而不知退求升不已至於无可升必取困辱故升後受之以困求升不得而困於上勢必退伏而反下故困後受之以井井固在下之物也井久則停汚其道不可不有所變革也故井後受之以革欲革矣革物之故而爲新莫如鼎故革後受之以

鼎鼎重器也其能主此器而得安者莫如繼世之長子震有長子之象故鼎後受之以震是乃震中之一義而震之正訓則動也物无終動之理須有以止之故震後受之以艮艮者止之義也動極而靜也物又无終止之理故艮後受之以漸漸者以漸而進也靜極而動也進而不已必有所歸宿之地故漸後受之以歸妹歸妹得其所歸者必聚而至於盛大故歸妹後受之以豐豐者盛大之義也若窮極侈大必失其所居之安故豐後受之以旅旅者寓於外也旅而寡親則无所容必巽順以處而後隨所往而能入故旅後受之以巽巽者入之義也必能相入而後得其悅故巽後受之以兌兌者悅之義也既悅於心而後至於舒散故兌後受之以渙渙者離散之義也物不可終於離散須有

以止之故渙後受之以節節者節制之義也節制既立而又信以守之乃有以得人之信從故節後受之以中孚然信不可无亦不可執苟自有其信而必於行之知信而不知變能无過乎故中孚後受之以小過然信不可過而才未嘗不取其過也有過物之才者於事必有所濟故小過後受之以既濟事至於既濟是已到極盡處乃物之窮也物不貴於到極盡處故既濟後受之以未濟焉下經之所以始咸恒終既濟未濟者如此

右下篇

按上下篇依先天八卦當以乾兌離震爲序先天六十四卦當以乾夬大有大壯爲序而周易六十四卦文王必有以取義故孔子爲之序使人知周易起訖承接之次第如此其於揲蓍求卦固无所用而聖人言語句句有益能體味之許多格言在其中

雜卦傳

韓註雜者雜糅衆卦錯綜其義或以同相類或以異相明也

孔疏上序卦依文王上下而次序之此雜卦孔子更以意錯雜而對辨其次第不與序卦同改韓康伯云雜卦者雜糅衆卦錯綜其義或以同相類或以異相明也虞氏云雜卦者雜六十四卦以爲義其於序卦之外別言也昔者聖人之興因時而作隨其時宜不必皆相因襲當有損益之意也故歸藏名卦之次亦多異於時王道踳駁聖人之意或欲錯綜以濟之故次序卦以其雜也

朱子曰雜卦反對之義只是反覆則其吉凶禍福動靜剛柔皆相反也○序卦雜卦聖人去這裏見有那无緊要的底道理也說則個然雜卦中亦有說得極精處

南軒張氏曰序卦所以言易道之常雜卦所以言易道之變此古有是言也殊不知易之雜卦乃言其卦畫反對各以類而言之非雜也於雜之中而有不雜者存焉

臨川吳氏曰序卦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以反對而觀則上經十八卦下經十八卦也此篇乃其反對之偶而不仍其先後之序故曰雜其義則以明六十四卦所主之爻也

雙湖胡氏曰雜卦自乾至困非但當上經三十卦實雜下經十二卦於其中咸至夬非但當下經三十四卦亦雜上經十二卦於其中雜中不雜必有至理又嘗觀雜卦以乾爲首不終之以他卦而必終之以夬者蓋夬以五陽決一陰決去一陰則復爲純乾矣故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張子曰易爲君子謀大哉言矣

隆山余氏曰雜卦一篇乃序卦之變通也序卦自乾坤而下三十自咸恒而下三十四雜卦亦然序卦反對雜卦亦多反對此其所同也序卦以乾坤頤大過坎離在上篇中孚小過在下篇故二篇反對皆成十八卦雜卦但以乾坤在上篇餘盡在下篇又自大過以下不復反對此其所異也

廬陵龍氏曰按春秋傳釋繫辭所謂屯固比入坤安震殺之屬以一字斷卦義往往古筮書多有之雜卦比類是也夫子存之為經翼非創作也

蒙引卦皆反對義亦反對反對之義即一陽一陰之易也辭雖若淺義則甚正不然聖人序卦乾必與坤為耦屯必與蒙為耦豈泛然全无謂哉是故學易者不可无雜卦傳之作也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

朱子曰剛柔雖若各有所偏必相錯而後得中然在乾坤二卦之全體當剛而剛當柔而柔則不待相錯而不害其全矣其爻位之无過不及者如乾坤之二五亦不待相錯而不害其為中矣陰陽變化而太極之妙无不在焉於此蓋可見也若謂乾剛坤柔便有所偏則於二卦之象及二五之爻有不通者

蒙引乾純陽性情則剛也坤純陰性情則柔也

韓註親比則樂動眾則憂

胡氏彥升曰比順從故樂師行險故憂

息齋余氏曰在上而得眾故樂居下而任重故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比之樂也物窮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覩師之象也

臨川吳氏曰比九五居上為顯比之主故樂師九二居下為行師之主故憂

蒙引比一陽在上而五陰從之其志得行故樂師一陽在下而統乎眾陰師行險故憂○一說解樂憂處不必據卦體然據本義屯震遇坎蒙坎遇艮兌陰外見巽陰內伏之類則初无妨也

存疑比為人所親輔故樂師兵眾也兵凶器戰危事故憂

兩謂上句主造化言下句主國家言

按乾坤以兩體並看為對比師以一體上下看為對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本義以我臨物曰與物來觀我曰求或曰二卦互有與求之義

按本義二語本韓註

朱子曰臨觀更有與求之義臨以二陽言之則二陽可以臨上四陰以卦中爻言之則六五上六又以上而臨下

臨川吳氏曰臨九二二陽浸長在上之陰不敢以勢臨之而與之以俟其上進觀六四四陰已盛然不進逼犯陽而統率三陰居下以求觀九五之中正

蒙引臨二陽臨四陰君子之臨小人也有推己惠下之意故為與觀二陽為眾陰所觀下之觀乎君子也有仰於上之象故為求

項新翁二卦著之義二字見諸卦皆有其義也

兩謂若民言與求本二卦意發

存疑兩或字活看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韓註]屯利建侯君子經綸之時雖見而磐桓利貞不失其居也蒙雜而未知所定也求發其蒙則終得所定著定也

[按]韓註著訓定當是讀入聲

[本義]屯震遇坎震動故見坎險不行也蒙坎遇艮坎幽昧艮光明也或曰屯以初言蒙以二言

[節齋蔡氏曰]屯物之始生故見主初也未得位而利居貞故不失其居蒙稚而生故雜二爲蒙主而能治之使明故著

[柴氏中行曰]在蒙昧之中雖未有識別而善理耶著

[臨川吳氏曰]屯蒙皆二陽之卦屯九五見於上卦二陰之中而爲主其下一陽則動於坎險之內而固守故曰不失其居蒙九二雜於下卦二陰之中而爲主其上一陽則止於坎險之外而光明故曰著坎陽陷於陰中一也見者陽在上卦之天而位顯雜者陽在下卦之地而位幽也

[蒙引]動非不行不行則非動幽昧非光明光明非幽昧也○此二卦之義上下體自相反對與諸卦全體反對者獨不同一則進而不遂其進一則昧而不終於昧如此看亦有全體反對之義

[按]各以二義相形卽是對處不必捏定字眼爲對○

存疑屯震遇坎震動而著見將以有行也遇坎險則不能行○故不失其居蒙坎遇艮坎陽陷陰中不免於雜亂遇艮則篤實而有輝光故著明○

[日講]解義此以人心言○

[存疑]屯心雖動而未嘗不靜蒙心雖幽而未嘗不明

[按]時講指心字未確○或以上句爲天之勝人下句爲人之勝天作對亦覺扭捏○見字當作修身見於世之見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節齋蔡氏曰]震陽起於下艮陽止於上

[存疑]震一陽動於二陰之下故起艮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故止○

[集解][萬正符]云一說震動於下有激昂興起意艮止於上有寧謐靜止意○

[韓註]極損則益極益則損

[節齋蔡氏曰]損者盛之始益者衰之始也○

[鄱陽董氏曰]損者人之所憂也而乃爲盛之始益者人之所喜也而乃爲衰之始則是於吉凶消長之幾進退存亡之理其可迷而不悟哉○

[蒙引]損雖未衰衰之始也益雖未盛盛之始也

[集解][萬正符]云損之極必漸益爲益之始益之極必漸損爲衰之始前說見蒙引後說見大全愚意當從大全蓋損爲衰始益爲盛始其理易見惟損爲盛始益爲衰始此倚伏之機未易知也故夫子言之況損衰益盛幷可以始言也

[按]從大全有味而時講皆以損益卦義爲說損下益上爲衰損上益下爲盛

[明訓]起止主造化言盛衰主治道言○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韓註因時而畜故能大也无妄之世妄則災也

本義止健者時有適然无妄而災自外至

節齋蔡氏曰剛健者難畜當剛止之時故能畜莫非災也无妄之災乃所謂災也

息齋余氏曰止有靜中之得故大畜曰時動有處外之失故无妄曰災

梁氏中行曰禍非自取曰災

蒙引大畜止健時有適然也无妄而災自外至亦適然也故爲對一說止健者時之適然禍之生於偶然也

存疑乾非可止而能止之者適然之時无妄不宜有禍而有禍者意外之災爾此皆非常之事

明訓節意指禍福言

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韓註來還也方在上升故不還也

節齋蔡氏曰澤聚而下木升而上

臨川吳氏曰萃以觀之四往上爲主而同類之三陰聚於下升以臨之三來初爲主而同類之三陰升於上升上爲往降下爲來不來爲升而不降也

被此不宜言卦變

蒙引萃則聚而不往升則往而不回也

集解余南湖云萃則聚而不往以隱爲高升則往而不回以仕爲通也

韓註謙者不自重大

朱子曰謙輕是自謙抑不自尊重 問謙何以爲輕曰輕是自卑小之義說豫之極便方倒了如上爻冥豫是也

梁氏中行曰謙者視已若甚輕豫則有滿盈之志而怠矣

臨川吳氏曰一陽居下卦之上爲謙卑之主而不尊大故自小而輕豫一陽居上卦之下爲豫樂之主而志滿足故自肆而怠

存疑謙者不自尊大而輕身下人豫者厚自尊大而輕慢於人大學所謂傲惰是也

明訓上句主出處言下句主君道言

按下句主君道似偏凡身世交接處皆說得去 輕字就好一邊

說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本義白受采

節齋蔡氏曰頤中有物故食賁則其色不常故无色

西溪郭氏曰賁以白賁无咎故无色則質全有天下之至賁存焉

息齋余氏曰食色人情所不免噬嗑曰食而賁曰无色者蓋色至於賁則易過矣故戒之

蒙引賁本无色白受采而有色也此以食色相對或以賁極反本爲說非本旨也

存疑噬嗑頤中乃人之飲食也賁本有色而曰无色乃取上六之義本義又取白受采之義而爲色以對噬嗑之食爲反對朱子所

謂有不可曉處、此類是也、
集說噬去頑梗、刑教也、反致賁素、禮教也、
明訓上句主武以撥亂言、下句主文以節治言、
按本義云白受采則无色、當云由无色而有色、依蒙引爲是○噬
嗑說刑說武俱覺遠此○
兌見而巽伏也、
韓註兌貴顯說○巽貴卑退○
本義兌陰外見○巽陰內伏○
陽氏曰柔一也、居於上者爲見○處於下者爲伏○
存疑兌見巽伏、只取陰陽之隱顯而言、
明訓前說主人心感寂言、
隨曰講解義亦以上句爲見其情而悅人心之感而接物、下句爲
隱其情而順物心之寂而退藏、似過於求深、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韓註隨時之宜、不繫於故也、隨則有事、受之以蠱、飭整治也、蠱所
以整治其事也、
本義隨前无故、蠱後當飭、
梁氏中行曰隨以无故爲善、有欲皆利心也、又曰不主於故、隨時
而行也、
平菴項氏曰隨以无故而偷安、蠱以有故而修飭、故聖人不畏多
難、畏无難也、
蒙引隨前无故、故上下偷安而不傷也、蠱後當飭、飭則不復依隨

而毀前之失矣、
存疑凡事惟隨於人○故无故○所謂公等碌碌皆因人成事者近之○
蠱壞之極、亂當復治、故當飭治、
明訓上是无事、下是有事、
按故是事故之故、隨前无故、隨之前无有事故也○時講多以上
爲守成之主、下爲中興之君、太着迹、或謂玩則字、宜重下句、亦
不必○
剝爛也、復反也、
韓註物熟則剝落也、
通解徐氏曰剝爛則陽窮於上、復反則陽生於下、猶果之爛墜於
下則可種而生矣、
蒙引剝則壞爛而消盡、復則又旋生矣○
集解剝則一陽在上、猶未終盡、然已有終盡之勢、復一陽始生、然
其勢已不可遏、故剝則云爛、復則云反、
明訓前意以陽氣消長言、
晉晝也、明夷誅也、
本義誅傷也、
節齋蔡氏曰晉離在上而明著、夷離在下而明傷、
白雲郭氏曰晉與明夷朝暮象也○故言明出地上、明入地中○
臨川吳氏曰晉六五離日當天晝也、明夷六三離日入地、明者夷
傷也、誅即夷傷之義、
遇晝只取明意、誅傷則不明、誅字疑是昧字之訛○

明訓節意以世道汚隆言

井通而困相遇也

韓註井物所通用而不吝也困安於所遇而不濫也

本義剛柔相遇而剛見揜也

白雲郭氏曰往來井井則其道通困遇剛揜所以爲困

平菴項氏曰以通與遇爲反對則遇爲相抵而不通之象矣巽之上爻主塞坎水之上源而井之坎乃出其上蓋塞而後通者也故謂之通兌之下爻主塞坎水之下流而困之坎適在其下正遇其塞所以困也自乾坤至此三十卦正與上經之數相當而下經亦以咸恒爲始以此見卦雖以雜名而乾坤咸恒上下經之首則未嘗雜也

蒙引井道上行故通困剛遇柔而爲所揜則不通矣

集說澤及於物不求通而通德揜於邪非所遇而遇

明訓節意以道之通塞言

咸速也恒久也

韓註物之相應莫速乎咸

本義咸速恒久

白雲郭氏曰咸爲天下至速之道所謂不疾而速者也

節齋蔡氏曰有感則應故速常固能久

蒙引咸非訓速也天下之事无速於感通者故曰咸速也久速相反對

按時講多主王道言咸人心而天下和平見其速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見其久

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

節齋蔡氏曰風散水故離澤防水故止

平菴項氏曰渙節正與井困相反井以木出水故居塞而能通渙則以水浮木故通之極而至於散也節以澤上之水故居通而能塞困爲澤下之水故塞之極而至於困也

臨川吳氏曰渙九二坎水在巽風之下爲風所離散節九五坎水在兌澤之上爲澤所節止

存疑渙離也外去而不止節止也止則止而不去故爲反對

蒙引曰天下之難既解故安於佚樂每失於緩蹇者見險而止故爲難

蒙引此以難屬人情說時講多從之然不如就時勢較明

臨川吳氏曰解九二坎陷在內震則出險而動於外內險已解緩也蹇九五坎陷在外艮則見險而止於內外險方艱難也

蒙引緩從容安徐也難急難也

存疑緩者不急也蓋難既解則不急而緩矣紀信謂漢高曰事急矣請誑楚可以緩字之義蹇則在難中而事方急也以是爲反對

韓註睽外也相疏外也

進齋徐氏曰睽者疏而外也家人者親而內也

臨川吳氏曰睽六五在外爲主家人六二在內爲主

存疑睽人情乖離也故爲外外者疏也家人一家之親也故爲內內者親也

集說外內非內外之外以情之親疎爲內外也

進齋徐氏曰否大往小來泰小往大來故曰反其類

蒙引天地交而萬物通與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爲反其類內陽而外陰與內陰而外陽之類亦爲反其類也要說得應

存疑雖止就民心言類猶就國勢言外內就人情言否泰就氣運言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釋註大壯則小人止小人亨則君子退也

本義止謂不進

臨川吳氏曰大壯四陽進而消陰遯二陰進而消陽處後陽之恃其壯故不欲九四之進而欲其止處前陽之不及遯故不欲六二之進而欲其退也聖人於五陽之夬亦不欲陽之輕進於一陰之姤亦惟欲陰之不進蓋同此意也

蒙引大壯則當止而不進遯則不惟不進又當引退也大壯四陽進而消陰遯二陰進而消陽處陽之恃其壯而失防陰之道故欲其止處陰之遂其進而肆害陽之心故又欲陽之退

存疑大壯則止遯則退兩則字俱含當字意蓋陽壯慣於銳進陰長宜於退避也

存疑止是保其方盛退是維於方衰總爲君子謀耳

按臨川以退爲六二之退是指陰說蒙引謂欲陽之退當從蒙引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

漢上朱氏曰大有六五柔得尊位而有其衆衆亦歸之故曰大有衆也同人六二得中得位而同乎人人亦親之故曰同人親也

蒙引所有之人乃其親厚者又非衆之泛泛者比此亦反對之義

集說人歸於我故謂之衆我同乎人故謂之親衆則其勢大親則其心一

漢上朱氏曰水火相革革已廢也故革去故以木巽火火方興也故鼎取新

存疑革者掃除舊物故曰去故鼎者變腥爲熟易堅爲柔故曰取新

又說革以變舊爲義鼎以改觀易慮爲義

節齋蔡氏曰莫非過也小過之過乃所謂過也小者能過夫豈常理哉莫非信也中孚之信乃所謂信也信出於中夫豈邀約之所能致哉

臨川吳氏曰小過九四主也而爲六五所遇蓋陰盛能過陽其不及也中孚六四主也而爲九五所信蓋陽實能感陰虛能應也

蒙引小過有過也中孚則信實无過也過也之過只借過字之義輕輕說去於小字无干

張說小過即謂之過君子不可忽於小中孚才謂之信君子不可貳於中

按一說小過僅謂之過大則爲惡不爲過是將過也放寬一步亦說得去

蒙引謂於小字无干時講則出小字中字意亦略有味

韓註高者懼危滿者戒盈豐大者多憂故也親寡故寄旅也
本義既明且動其故多矣
平菴項氏曰卦名皆在句上旅獨在下者取韻協也
誠氏夢旅曰物盛則多故旅寓則少親
蒙引豐既明且動則故多矣旅則羇於外而寡親也此以多寡相
對
存疑豐明動相資必大振作故多故旅羇客於外寡徒少侶故親
寡
王說世情豐盛則故舊多逆旅則親戚少故字宜作故舊說
按故舊之說不可從
明說大有同人以勢與情對革鼎以除害與治對小過中孚以理

欲對豐旅以事之多人之寡對
離上而坎下也
本義火炎上水潤下
集說陰陽之精氣互藏其宅火陰物也而附於陽故炎上水陽物
也而藏於陰故就下
存疑上就火性言下就水性言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韓註小畜寡不足以兼濟也王弼云履卦陽爻以不處其位為吉
也
本義不處行進之義
雙湖胡氏曰寡一陰小義不處行履之義

蒙引小畜以一陰而當衆陽之衝欲止之而不能止寡故也履以
和悅而躡剛強之後欲自進而遂其進進則不處也亦有反對意
按存疑直謂陰勢小不能進語意似拗而不言畜止與卦義不甚
合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
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
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本義自大過以下卦不反對或疑其錯簡今以韻協之又似非誤
未詳何義
韓註需不進畏險而止也
漢上朱氏曰周子明云履而不處者其周公乎需而不進者其仲

尼乎險在下而陽上行相違者也故曰訟不親也
平菴項氏曰需訟皆上乾言止坎下故不進違坎去故不親
蒙引需則有所待而不進訟則有所違而不親
存疑需卦以剛遇險而不遽進以陷於險故不進訟卦彼此爭辯
其情不親方進訟而不可已以此反對
韓註大過顛本末弱也
南軒張氏曰小過過而未顛過至於大故曰顛
蒙引過剛而本末俱弱故顛
本義顛覆也大過本末俱弱才不任重必撓而顛也
存疑姤遇也是解字意柔遇剛方是言卦體言以一柔而遇五剛
遇之不善是猶穴隙相窺踰牆相從之類是也

韓註漸女從男也
朱子曰女待男而行所以爲漸
蒙引女必待男之聘而後行是行以漸而不遽進也
存疑其進有漸莫如女歸故以漸爲女歸待男行者待男子而後
行爾是與姤之柔遇剛者不同也
按漸不當與姤較論時講多以漸爲君子之進非經文正意
南軒張氏曰所養不正則是養其小者以害其大者矣
臨川吳氏曰頤上九爲主而下養五三以上養下所以爲正也
蒙引頤養爲義養必以正
按時講兼養德養身言與卦義合
西齋蔡氏曰既濟六位皆當故定

涵氏夢旂曰事既濟則定矣
存疑事既濟則无復事矣故曰定也
按時講多謂事功底定
韓註女之終女終於出嫁也
雙湖胡氏曰女未嫁之稱既嫁爲歸則女之終矣
存疑女道之終婦道於是乎始矣
韓註剛柔失位其道未濟故曰窮也
臨川吳氏曰既濟六二三也以陰居陰得其定位而上下五爻亦
皆得其定位故曰定也未濟九二主也以陽居陰失其正位而同
類三陽亦皆失其正位故曰男之窮也三陰亦不得正位不足言
也

身易質義三陽失位則以貴居賤是以窮也
南軒張氏曰雜卦先言離坎後言既濟未濟則上下經之終亦未
嘗雜亂也
又說剛正爲君子之道柔媚爲小人之道此盛長則彼憂而不得
舒將胥天下而爲君子矣夫子於此欲使天下有治而无亂有君
子而无小人也聖人之情見乎詞矣
明訓蒙是能忍訟是不能忍大過以下姑舉本文解之不必泥反
對
按忍不忍是添出字覺少巧大過以下雖不敢遽爲經文然大過
與頤姤與夬漸與歸妹既濟與未濟當遂對爲講以貼反對之
義存疑以漸與姤較歸妹與未濟較殊无謂

臨易之爲卦有反對之畫亦有反對之義茲舉而言之乾之爲卦
純陽至健其德剛也坤之爲卦純陰至順其德柔也剛柔反對
也比以四海仰一人道同大行澤可遠施故樂師以一人統三
軍成收依附存亡所係故憂患衆反對也臨觀反對其義不
同一則或與臨人者必有恩惠於人也一則或求觀人者必有
仰望於人也屯以震遇坎震動將以有行是見也而遇險能
止是不失其所居也蒙以艮遇坎坎體不免幽昧是雜也而艮
象光輝故明著也此二卦各以二義爲反對也震一陽動於
二陰之下陽氣自下而起也艮一陽止於二陰之上陽氣極上
而止也起止反對也損者損下以益上而君不能獨富雖未遂
衰爲衰之始也益者損上以益下而君不致獨貧雖未遂盛爲

盛之始也盛衰反對也。大畜以艮畜乾乾本難止而能止者時之適然福之出於偶然者不足喜當有善後之道也无妄以乾而動災非所自取而有災者災自外至禍之出於偶然者不足懼當有引咎之方也福禍皆出偶然為反對也。萃則聚而不升以陰為高升則往而不回以往為通聚散之反也謙則虛已下人有卑小自輕之意豫則志得氣揚有厭怠之心故非之反也。噬嗑以合天下之閒如有物而食之也去其所不宜有也賁以成天下之文本无色而加之也飾其所不可无也食色反對也。兌以陰居陽上見於外而不隱是和悅之情顯著也巽以陰居陽下伏於內而不露是沉入之思藏密也見伏反對也。隨之前上下相安无事故之可癖守舊而已蠱之後廢壞已極正有事於更新而修飭也无事有事之對也。剝則陽窮於上生意消剝而歸於无復則陽動於下生意復萌而反於有也消長之對也。晉明出地上盡之明也世道清明之時乎明夷明入地中明而誅傷也世道昏蔽之時乎明晦之反也。井養物不窮而其道上行故通達而无滯也困則剛遇柔而為柔所掩故蔽塞而不通也通塞之對也。咸主於感感而即應其感甚速也恒主於守守而不變其道最久也久速之對也。渙則民心无所統一而至於離也節則民志有所防範而得其正也散不散之對也解出乎險從容寬緩之時也蹇在險中患難危急之秋也緩急之對也睽則情意乖暌疏而外之也家人則恩義聯屬親而內之也親疏之對也否則大往小來而小

人道長消則小往大來而君子道長陰陽內外反其類也。大壯則懼君子之銳進戒之以止恐防險之疎也遯則指君子之不退勉之以退恐懼陰之醜也陽壯陰長之對也。大有之勢盛億兆為一家何衆也同人之情合億兆為一心何親也勢衆情親之對也革者革故鼎而更之為去故也鼎者鼎新鼎而布之為取新也新故之對也。雖小過亦謂之過不可忽也必中孚乃謂之信不可偽也有過存信之對也豐則成豐盛而滋於有為其事故必多也旅則處旅次而勢孤无與共親者寡也多寡之對也。離象火火性炎上坎象水水性潤下上下之對也。小畜以一陰畜五陽其力寡莫敵故欲止不能止也履以兌悅履乾剛其用柔多譽故雖處不終處也不處不止之對也。需以剛遇險而見險不進也訟內險外健而與人不親也能待好勝之對也大過中强而本末弱恐棟之橈而顛也姤者遇之義以一陰遇五陽遇之不善者也漸為女子之歸必待男之六禮備而後行也頤外實而內虛有取於養而必以正也既濟六爻皆當位事既濟而定也歸妹為天地之大義乃女道之終婦道於是始也未濟三陽皆失位男不利而窮也夬者決之義以五陽而決一陰決之皆者也此時君子得志道長而可喜小人屏跡道消而有憂也易為君子謀故以此終焉。

潘子曰卦有反有對乾坤坎離是反艮兌震巽是對乾坤坎離倒轉也只是四卦艮兌震巽倒轉則為中孚頤小過大過其餘皆是對卦。同乾坤大過頤坎離中孚小過八卦翻轉不成別卦是如

何曰八卦便只是六卦乾坤坎離是四正卦兌便是翻轉底巽震便是翻轉底艮。六十四卦只八卦是正卦。餘便是二十八卦翻轉爲五十六卦中孚便是個大底離小過是個大底坎又曰中孚是個雙夾底離小過是個雙夾底坎大過是個厚畫底坎頤是個厚畫底離。三畫之卦只是六卦即六畫之卦以正卦八加反卦二十有八爲三十有六六六三十六也邵子謂之暗卦小成之卦八即大成之卦六十四八八六十四也三十六與六十四同。

雲峯胡氏曰易終於雜卦而交易變易之義愈可見矣每一卦反覆爲兩卦而剛柔吉凶每每相反此變易之義也自乾坤至困三十卦與上經之數相當而雜下經十二卦於其中自咸至夬三十四卦與下經之數相當而雜上經十二卦於其中此交易之義也。

或曰此偶然爾愚曰非偶然也皆理之自然也坎離交之中者本居上經三十卦內今附於下三十四卦震艮巽兌交之偏者本居下經三十四卦內今附於上三十卦至若无反對者上經六卦下經二卦今附於上者二卦附於下者六卦皆交易之義也十二月卦氣除乾坤外上經泰否臨觀剝復陰之多於陽者十二下經遯壯姤夬陽之多於陰者十二今雜卦移否泰於三十四卦之中而陰陽多少復如之特在上經者三十六畫在下經者二十四畫今附於上者二十四畫附於下者三十六畫愈見其交易之妙爾若合六十四卦論之上經三十卦陰爻之多於陽者八下經三十四卦陽爻之多於陰者亦八今則附於三十卦者陽爻七十二陰爻一百八而陰多於陽者三十六附於三十四卦者陽爻一百二十

陰爻八十四而陽之多於陰者亦三十六以反對論上經陰之多於陽者四下經陽之多於陰者亦四今則附於上者陽爻三十九陰爻五十七而陰爻多於陽者十八附於下者陽爻六十九陰爻五十一而陽之多於陰者亦十八或三十六或十八互爲多少非特可見陰陽交易之妙而三十六宮之妙愈可見矣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爲哉愚固曰伏羲之畫文王周公孔子之言皆天也。

本義謂自大過以下卦不反對或疑其錯簡今以韻協之又似非誤未詳何義。愚竊以爲雜物撰德非其中爻不備此蓋指中四爻互體而言也先天圖之左互復頤既濟家人歸妹睽夬乾八卦右互姤大過未濟解漸蹇剝坤八卦此則於右取姤大過未濟漸四卦於左取頤既濟歸妹夬四卦各舉其半可兼其餘矣是雖所取

不能无雜蓋謂雜卦而互體又其最雜者也上三十卦終之以困柔揜剛也下三十四卦終之以夬剛決柔也柔揜剛君子不失其所亨剛決柔君子道長小人道憂矣然則天地間剛柔每每相雜至若君子之爲剛小人之爲柔決不可使相雜也雜卦之末特分別君子小人之道言之聖人贊化育扶世變之意微矣始於乾終於夬或曰夬之一陰決盡則爲乾也以皇極經世考之乾巳會之終堯舜雍熙之世也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安得常如自夬而乾所値堯舜之世哉嗚呼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即此所謂夬之決也後之治天下者亦法堯舜而已矣

【案】引先儒嘗謂上下經反對五十六其不反對者八計則六十四卦矣上經不反對者乾坤坎離頤大過六卦餘二十四卦皆反對

也下經不反對者中孚小過二卦餘三十二卦皆反對也。是先儒所謂反對則是只取其反覆之義皆據見成卦畫之相反而言其所謂不反對之八卦畧舉之於其內而通謂之反對矣。蓋彼以二十八卦反爲五十六卦言亦易中之一巧也其據六十四之成列而言則各有兩相反對之義也然彼言反對而有不反對者存故雖巧而不自然或非聖人之本旨也若雜卦之設則斷不可无。先儒又有不反對者主變之說謂乾六爻皆變則爲坤坎六爻皆變則爲離之類蓋於其不通之外別求其通也在雜卦傳中亦不必用此爲解矣。卦既反對則其剛柔動靜吉凶得失皆反對也反對之意相連不必謂何者爲反爲對何者爲反對爲正對。山堂曰陰陽相易自有相反之理故後天之易一一反對上下經俱

十八卦上經不易者六乾坤坎離頤大過也反易者十二屯蒙需訟師比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謙豫隨蠱臨觀噬嗑賁剝復无妄大畜是也。下經不易者二中孚小過也反易者十六咸恒遯大壯晉明夷家人睽蹇解損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漸歸妹豐旅巽兌渙節既濟未濟是也乾坤坎離固不易艮震合而爲頤震艮合而爲小過巽兌合而爲中孚兌巽合而爲大過亦不可易也八卦雖不易乾盡變則爲坤坤盡變則爲乾坎盡變則爲離離盡變則爲坎頤盡變則爲大過大過盡變則爲頤中孚盡變則爲小過小過盡變則爲中孚亦皆變易也易變易也天下有可變之理聖人有能變之道反需爲訟反泰爲否反隨爲蠱反晉爲夷反家人爲睽此不善變者反剝爲復反遯爲壯反蹇爲解反損爲益反困爲井此善變者也亦不盡然文王之意但示人以可變之機得其機則危可安亂可治屈可伸狂可聖在一轉移間耳後天之學其同人乎以贊天地之妙歟

存疑上經三十卦終之承揜下經三十四卦終之剛決柔雲峯謂聖人贊化育扶世變之意亦有理

按此乃取對卦錯雜言之各以一字一句總一卦之大指兩兩相形无不闘合蓋聖人當玩易之後搜抉无不到也雲峯謂自咸恒以上三十卦以下三十四卦與上下經卦數合愚謂若拘此則於上下擔越處不能一一爲之解也大過以下當是錯簡雲峯又謂以韻協之又似非誤愚謂上皆對卦則末亦當對舉而協韻不足爲憑也當秦火之後易以卜筮幸存然其間錯亂殘

缺亦所不免學者爲之訓但求詞順理明勿失之鑿以自歸障碍也。

易經詳說卷四十九終

上經

三十卦十八體。乾與坤、頤與大過、坎與離、六體各相正對、而无反對。餘十二體、以反對上下看之、爲二十四卦。

乾 — 乾

乾坤正對

坤 — 坤

蒙 — 屯

訟 — 需

比 — 師

履 — 小畜

否 — 泰

泰否正對亦否

自屯至泰陰陽爻各十五

大有 — 同人

豫 — 謙

蠱 — 隨

隨蠱正對亦反

觀 — 臨

賁 — 噬嗑

復 — 剝

大畜 — 无妄

頤 — 頤

頤大過正對

大過 — 大過

坎 — 坎

坎離正對

離 — 離

右十八體、爲二畫之乾七、坤七、震五、坎五、艮二、巽二、離四、兌三、反對卦爲三畫之乾五、坤五、震一、坎三、艮四、巽二、離二、兌一、共五十二陽爻、五十六陰爻、陽卦多陰爲乾震坎艮共二十、故陰爻多也。坤巽離兌共十六、少於陽卦者四。

下經

三十四卦十八體、中孚與小過二體正對、而无反對、餘十六體、以反對上下看之、爲三十二卦。

恆 — 咸

大壯 — 遯

明夷 — 晉

睽 — 家人

解 — 蹇

益 — 損

姤 — 夬

升 — 萃

井 — 困

鼎 — 革

艮 — 震

歸妹 — 漸

旅 — 豐

兌 — 巽

節 — 渙

右十八體。為三畫之乾二、坤二、震四、坎四、艮六、巽六、離五、兌七、反對卦為畫之乾二、坤二、震五、坎四、艮三、巽六、離五、兌五、共五十六陽爻。五十二陰爻。陰卦多陽為坤巽離兌共二十、故陽爻多者乾震坎艮共十六、少於陰卦者四。

上下經共三十六體。反看則七十二。除上下八卦无反、是為六十四也。以三畫卦言則百二十八、每卦之見於上下者各十六、合之為重卦六十四、而八卦各八也。

上經十八體。乾坤頤大過坎離六卦无反對、有反對者十二體、倍之為二十四、得爻數百四十四、加以六卦之三十六、是為百八十、乃三十卦之爻數也。下經十八體。中孚小過二卦无反對、有反對者十六體、倍之為三十二、得爻數百九十二、加以二卦之十二、是為二百零四、乃三十四卦之爻數也。上經十八體。陽爻五十二、除乾頤大過坎離陽爻十八、有反對之十二體陽爻三十四、倍之為六十八、加以无反對之十八、是為陽爻八十六也。陰爻五十六、除坤頤大過坎離陰爻十八、有反對之十二體陰爻三十八、倍之為七十六、加以无反對之十八、是為陰爻九十四也。合八十六與九十四為百八十、乃三十卦之爻數也。下經十八體。陽爻五十六、除中孚小過陽爻六、有反對之十六體陽爻五十、倍之為百、加以无反對之六、是為陽爻百六也。陰爻五十二、除中孚小過陰爻六、有反對之十六體陰爻四十六、倍之為九十二、加以无反對之六、是為陰爻九十八也。合乃六與九十八、為二百零四、乃三十四卦之爻數也。

易始於伏羲、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周易首乾、其首不同、則其為六十四卦必各有次第也。今周易六十四卦、乃文王所定、文王之意不可見、而孔子為序卦以明之、六十四卦之次第先後、釐然必能得文王之意矣。故程傳於卦首取序卦語冠之、學者請某卦可以知某卦之相承、原有取義、而逐卦逐爻以窮其理、斯亦足以為易矣。執象數之說、而於卦畫求六十四卦次第、愈推愈細、而終有滯礙說不去者。蓋三易既不相同、非若先天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確不可移易也。文王原以活法取、而我以死法求、必不能矣。

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八卦无反對、而乾坤正對、坎離正對、頤大過正對、中孚小過正對、故上下經於此八卦各並列之。屯蒙咸恒等五十六卦、各相反對、屯蒙之正對、則為鼎革、咸恒之正對、則為損益。文王序卦不暇及也。蓋反對正對、若必並集一處、則於序卦之意有不協者矣。梁山來易於大傳中取錯綜二字、以正對為錯、反對為綜、立名則新、取義則舊、非有創獲之見也。

周易六十四卦、言易之用、而不及體、想當時原有成詩、而文王更定之。今欲求六十四卦之所以生、周易无明訓也。孔子言八卦成列、因而重之之語、儒者皆謂三上加三、八卦各相重而成六十四、而其敘不過依文王八卦方位乾坎艮震巽離坤兌數去耳。邵子乃傳加一倍法、為圓圖方圖、而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序、確有先

後六十四卦之所以生瞭然明白矣。若乾爲天、天風姤、天山遯云云，乃出京房，其說有納甲也、應、遊魂、歸魂，非聖人本意，而朱子存之者，以其傳已久，不欲遽沒也。來易極贊其妙，而毀邵子之說爲一直死數，所見乃大異矣。

畫卦自下而上，竊意重卦當加於上，如乾加乾爲純乾、乾加坎爲需之類。若姤、遯以次而變，是重乾後自下而變至上，恐非重卦之初法也。且至四變而无本卦，六變无可變，又返而下，七變連變三爻以還本卦，爲法甚凷，不見有自然之妙。愚意八卦各坐定三爻，外加三爻以成重卦，固不待逐爻之變。即以逐爻變法言之，如乾先以一畫變爲三女卦，由巽而離而兌；次以二畫變爲三男卦，由艮而震而坎；次以三畫全變爲對宮之坤。坤變倣此。如坎先以一畫

變爲兌、爲坤、爲巽；次以二畫變爲震、爲艮、爲乾；次以三畫變爲對宮之離。他五卦倣此。此雖无關於易之用，亦足以見横竪拈來无不湊着也。

純陽之卦一、純陰之卦一，乾坤是也。一陽五陰之卦六：一爻復、二爻師、三爻謙、四爻豫、五爻比、上爻剥，俱在上經。一陰之卦六：一爻姤、二爻同人、三爻履、四爻小畜、五爻大有、上爻夬。同人、大有、履、小畜在上經，姤、夬在下經。二陽四陰之卦十五：一二臨、一三明夷、一四震、一五屯、一上頤、二三升、二四解、二五坎、二上蒙、三四小過、三五蹇、三上艮、四五萃、四上晉、五上觀。臨、屯、頤、坎、蒙、觀六卦在上經，明夷、震、升、解、小過、蹇、艮、萃、晉九卦在下經。二陰四陽之卦十五：一二遯、一三訟、一四巽、一五鼎、一上大過、二三无妄、二四

家人、二五離、二上革、三四中孚、三五睽、三上兌、四五大畜、四上需、五上大壯。訟、大過、无妄、離、大畜、需六卦在上經，遯、巽、鼎、家人、革、中孚、睽、兌、大壯九卦在下經。三陽三陰之卦二十：一二三爻泰、一二四歸妹、一二五節、一二上損、一三四豐、一三五既濟、一三上賁、一四五隨、一四上噬嗑、一五上益、二三四恒、二三五井、二三上蠱、二四五困、二四上未濟、二五上渙、三四五咸、三四上旅、三五上漸、四五上否。陰爻反看即是。泰、賁、隨、噬嗑、蠱、否六卦在上經，歸妹、節、損、豐、既濟、益、恒、井、困、未濟、渙、咸、旅、漸十四卦在下經。

乾、震、坎、艮爲陽卦，坤、巽、離、兌爲陰卦。震、坎、艮多陰，巽、離、兌多陽。上經三畫之乾十二、震七、坎八、艮七，三畫之坤十二、巽四、離六、兌四。陽卦多八，則陰爻多八。上經共陽爻八十六、陰爻九十四。下經三

畫之乾四、震九、坎八、艮九，三畫之坤四、巽十二、離十、兌十二。陰卦多八，則陽爻多八。下經共陽爻一百零六、陰爻九十。

八卦上下體並互體圖

乾加乾爲純乾

加乾者七卦　夬、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

乾卦並此七卦、爲乾宮八卦、自乾起以兌離震巽坎艮坤爲次、曰乾爲天、澤天夬、火天大有、雷天大壯、風天小畜、水天需、山天大畜、地天泰、

乾加者七卦　履、同人、无妄、姤、訟、遯、否　此七卦皆別宮卦、詳亦見別宮

純乾內外皆互乾

又內外互乾者三卦　大過、夬、姤

內互乾者四卦　恒（合夬）大壯（合夬）鼎（合夬）大有（合夬）

外互乾者四卦　咸（合姤）遯（合姤）革（合姤）同人（合姤）

互體內外共十六乾　乾之互體合六十四卦只有夬姤

兌加兌爲純兌

加兌者七卦　履、睽、歸妹、中孚、節、損、臨

兌卦並此七卦、爲兌宮八卦、兌本居二、當先提起爲本宮之主、下以乾離震巽坎艮坤爲次、曰兌爲澤、天澤履、火澤睽、雷澤歸妹、風澤中孚、水澤節、山澤損、地澤臨、

兌加者七卦　夬、革、隨、大過、困、咸、萃　此七卦皆別宮

純兌

內互兌者八卦　泰（合歸妹）升（合歸妹）需（合睽）井（合睽）大畜（合歸妹）小畜（合睽）巽（合睽）

外互兌者八卦　大壯（合夬）大有（合大過）離（合大過）豐（合大過）鼎（合井）恒　旅（合夬）小過（合大過）

互體內外共十六兌　兌之互體只有歸妹睽夬大過

離加離爲純離

加離者七卦　同人、革、豐、家人、既濟、賁、明夷

離卦並此爲離宮八卦、離本居三、當先提起以爲離宮之主、下以乾兌震巽坎艮坤爲次、曰離爲火、天火同人、澤火革、雷火豐、風火家人、水火既濟、山火賁、地火明夷、

離加者七卦　大有、睽、噬嗑、鼎、未濟、旅、晉　此七卦皆別宮、

純離

內互離者八卦　履（合家人）訟（合家人）睽（合既濟）未濟（合既濟）兌（合家人）困　歸妹（合家人）解（合既濟）

外互離者八卦　小畜、需、巽、井、家人、既濟　漸、蹇

互體內外共十六離　離之互體只有家人睽既濟未濟

震加震爲純震

加震者七卦　无妄　隨　噬嗑　益　屯　頤
復
震卦並此七卦爲震宮八卦、震本居四、當先
提起以爲震宮之主、下以乾兌離巽坎艮坤
爲次曰震爲雷、天雷无妄、澤雷隨、火雷噬嗑、
風雷益、水雷屯、山雷頤、地雷復、

震加者七卦　大壯歸妹豐恒解小過豫　此七卦寄別宮、

純震

內互震者八卦　屯（合頤）渙（合頤）損（合復）家人（合復）節（合渙）坎
（合頤）隨（合復）歸妹（合復）

外互震者八卦　大畜（合歸妹）泰（合歸妹）蠱（合歸妹）升（合歸妹）賁（合蒙）頤

互體內外共十六震、震之互體只有頤復歸妹解
（合頤）艮（合頤）謙（合解）

巽加巽爲純巽

加巽者七卦　姤　大畜　鼎　恒　井　蠱
升
巽卦並此七卦、爲巽宮八卦、巽本居五、當先
提起以爲巽宮之主、下以乾兌離震坎艮坤
爲次曰巽爲風、天風姤、澤風大過、火風鼎、雷
風恒、水風井、山風蠱、地風升、

巽加者七卦　小畜中孚家人益渙漸觀　此七卦寄別宮

純巽

內互巽者八卦　咸（合姤）遯（合姤）離（合大過）旅（合大過）革（合姤）咸
（合姤）豐（合大過）小過（合大過）

外互巽者八卦　履（合家人）兌（合家人）大畜（合漸）隨（合漸）訟（合家人）困
（合家人）否（合漸）萃（合漸）

互體內外共十六巽、巽之互體只有姤大過家人漸

坎加坎爲純坎

加坎者七卦　訟　困　未濟　解　渙　蒙
師
坎卦並此七卦、爲坎宮八卦、坎本居六、當先
提起以爲坎宮之主、下以乾兌離震巽艮
爲次曰坎爲水、天水訟、澤水困、火水未濟、雷
水解、風水渙、山水蒙、地水師、

坎加者七卦　需節既濟屯井蹇比　此七卦寄別宮、

純坎

內互坎者八卦　家人（合未濟）漸（合未濟）賁（合解）艮（合解）既濟（合未濟）蹇
（合未濟）夬（合解）謙（合解）

外互坎者八卦　睽（合既濟）歸妹（合蹇）噬嗑（合蹇）震（合蹇）泰（合既濟）解
（合既濟）晉（合蹇）豫

互體內外共十六坎、坎之互體只有未濟解既濟蹇

艮加艮爲純艮

加艮者七卦　遯　咸　旅　小過　漸　蹇
謙

艮卦並此七卦爲艮宮八卦艮本居七宮先提起以爲艮宮之主下以乾兌離震巽坎坤爲次曰艮爲山、天山遯、澤山咸、火山旅、雷山小過、風山漸、水山蹇、地山謙、

艮加者七卦　大畜損賁頤蠱蒙剝　此七卦寄別宮

純艮䷳

內互艮者八卦　无妄䷘合漸否䷋合漸噬嗑䷔合蹇晉䷢合蹇隨䷐合漸萃䷬合漸震䷲合蹇豫䷏合蹇

外互艮者八卦　中孚䷼合頤節䷻合頤益䷩合剝屯䷂合剝渙䷺合頤坎䷜合頤觀䷓合剝比䷇合剝

互體內外共十六艮 艮之互體只有漸蹇頤剝

坤加坤爲純坤䷁

加坤者七卦　否䷋萃䷬晉䷢豫䷏觀䷓比䷇剝䷖

坤卦並此七卦、爲坤宮八卦、坤本居八、當先提起以爲坤宮之主、下以乾兌離震巽坎艮爲次曰坤爲地、天地否、澤地萃、火地晉、雷地豫、風地觀、水地比、山地剝、

坤加者七卦　泰臨明夷復升師謙　此七卦寄別宮

純坤內外皆互坤䷁

又內外互坤者三卦　頤䷚合頤復䷗合剝剝䷖合剝

內互坤者四卦　益䷩觀䷓屯䷂比䷇合剝

外互坤者四卦　損䷨合復臨䷒合復蒙䷃合復師䷆合復

互體內外共十六坤 坤之互體只有剝復

八卦之爲六十四卦、原自下而生上、故八卦各以加其上者七卦爲本宮卦、蓋下爲有八卦定其方位也。若加別卦之上、則寄別宮爲通宮卦、七卦各見一宮、以明八卦相爲經緯之妙、本宮八卦合之爲六十四卦而寄宮者在其中矣。

三畫卦內外各十六、於二三四五四畫中已具八卦內外之體、以三四兩爻之互用也。一卦兼上下兩卦、中含兩卦、則是一卦兼四卦、反復推尋、蘊蘊无窮、故先賢往往於互卦有取焉。

互卦不能備六十四之全、限於畫也。以二陽言之、一二爲歸妹、一三爲既濟、一四爲頤、以二陰言之、一二爲漸、一三爲未濟、一四爲

大過、以三陽言之、一二三爲夬、一二四爲睽、一三四爲家人、二三四爲姤、以三陰言之、一二三爲剝、一二四爲蹇、一三四爲解、二三四爲復、合四陽乾四陰坤、只十六卦、故互卦只言三畫卦、不言六畫卦、

卦變每一卦變六十三卦、詳見啓蒙中、茲不更爲之圖、其法自一畫至二畫三畫四畫五畫六畫、以次而變其一畫變者、自一至上、其六卦、其二畫變者、一二也、一三也、一四也、一五也、一上也、二三也、二四也、二五也、二上也、三四也、三五也、三上也、四五也、四上也、五上也、共十五卦、其三畫變者、一二三也、一二四也、一二五也、一二上也、一三四也、一三五也、一三上也、一四五也、一四上也、一五上也、此十卦爲三畫變之前十卦、二三四也、二三五也、二三上也、

二四五也、二四上也、二五上也、三四五也、三四上也、三五上也、四五上也。此十卦爲三畫變之後十卦、三畫變者共二十卦。其四畫變者、一二三四也、一二三五也、一二三上也、一二四五也、一二四上也、一二五上也、一三四五也、一三四上也、一三五上也、一四五上也、二三四五也、二三四上也、二三五上也、二四五上也、三四五上也、共十五卦。共五畫變者、一二三四五也、一二三四上也、一二三五上也、一二四五上也、一三四五上也、二三四五上也、共六。畫共六畫全變者一卦、

十九卦變考

王輔嗣原有泰變爲賁之說、程子駁之、謂豈有乾坤重而爲泰、又由泰而變爲賁之理、最爲正論、而程子謂乾坤變爲六子、朱子又不肯從之本義於卦變言之。鑿鑿且爲卦變圖標之卷首、自當信從矣。然愚終有不安者、故併採程朱之說、而參以註疏及來易、俟將雅者折衷焉。

訟䷅

遯䷠[illegible]

訟彖曰、剛來而得中也。朱子本義、卦變自遯而來、爲剛來居二、而當下卦之中、朱子又曰、此是卦變中二爻變者、四陽二陰、自遯來者十四卦、訟卽初變之卦、剛來居二、柔進居三、故曰剛來而得中。程傳二以陽剛自外來而得中、爲以剛來訟、而不過之義、不言卦變、而以來爲來訟輕帶說過。愚謂凡在內者、卽爲來、不必實有往來。孔疏九二之剛來向下體而處下卦之中、語氣頗明。來註需上卦之坎來居訟之下卦、九二得中也。此說不依卦變圖、而據經文需訟之次、序卦既以反對爲主、訟承需說、尙不爲殽亂、

泰䷊

歸妹䷵[illegible]

泰小往大來、本義小謂陰、大謂陽、言坤往居外、乾來居內、此數語已說盡矣。其云又自歸妹來、六往居四、九來居三、只是略得此意、似不必泥。本義小謂陰數語、原用程傳、故不更錄。來註俱就否卦交互說、似无次第、

否䷋

漸䷴[illegible]

否大往小來、本義乾往居外、坤來居內、又自漸卦而來、九往居四、六來居三、玩又字、可會朱子之意、不重卦變。雙湖胡氏謂泰自否來、否自泰來、與來註說同、

隨䷐

困䷮[illegible]

噬嗑䷔

未濟䷿

隨彖曰、剛來而下柔、本義以卦變言之、本自困卦、九來居初、又自噬嗑九來居五、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皆剛來隨柔之義。依卦變圖、只當從噬嗑變隨、而先困次噬嗑、又以未濟兼之、於理固皆說得去、而法太煩矣。恐諸卦皆如此推、亦无不可通也。程傳用乾坤變六子之說、謂乾上九來居坤下、坤初六往居乾上。每逢變卦、卽以乾

坤夾說亦甚突然。愚謂震剛也兌柔也兌上震下即是剛來下柔只取卦體不必言變。王註震剛而兌柔也孔疏震起兌下是剛來下柔其說可用。來註以隨蠱交說倘屬多事蓋本卦已自明也

蠱

賁 [illegible]

井

既濟

蠱彖曰剛上而柔下本義艮剛居上巽柔居下其卦為蠱或曰剛上柔下謂卦變自賁來者初上二下自井來者五上上下自既濟來者兼之亦剛上而柔下。程傳謂乾之初九上而為上九坤之上六下而為初六。程說辨已俱隨卦中而本義或曰二字當玩顯係附說

豈以艮剛居上巽柔居下為正訓也。來註隨初震之剛上而為艮上六兌之柔下而為巽也是以綜卦說而隨在前尚不差然不如只以卦體言。

噬嗑

益 [illegible]

噬嗑彖曰柔得中而上行本義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以至於五而得其中是主卦變說。程傳六五以柔居中上行謂居尊位只順文講不言卦變。王註所之在進也凡言上行皆所之在貴也孔疏凡言上行但所之在進皆曰上行不是唯向五位乃稱上行也。愚按叡說上字有二義謂往上行則上是活字謂在上行則上是現成字依程傳云居尊位只是在上以行也。來註以賁下卦之柔上行居於噬嗑之上卦是主綜卦互說

賁

損

既濟 [illegible]

賁彖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本義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濟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此二語從來主卦變說而損與既濟是朱子看出也。程傳下離本乾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爻變而成艮離在內故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非自下體而上也。舊說賁本泰卦來故程子立說辨之然其法不同而終主卦變愚意只是離柔艮剛離居內是柔來艮在外是剛上文剛文柔是一體交相文飾以合賁飾之意也下

明上止故有亨與小利有攸往之分。龜山楊氏有云火无常形附物則有形以此推之火之照山是柔文剛也火附山而愈顯是剛亦有以文柔也。又二三為離卦之主故云柔上為艮卦之主故云剛在內故云來在外故云分剛上火明故文剛山映故文柔專就二爻說亦通。來註亦噬嗑以綜卦說

无妄

訟 [illegible]

无妄彖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本義自訟而來九自二來而居於初又為震主是從初爻看出此意。程傳坤初爻變而為震剛自外而來也。王註謂震也不言卦變。愚謂外與內對震之初爻既為主於內則可云自外來而非必指定來處也。來註以大畜綜卦為

說

賁䷕

噬嗑䷔

大畜彖曰、剛上而尚賢、本義自需而來、九自五而上、程傳剛上陽居上也、不言卦變、覺優。○來註以无妄綜卦爲說

咸䷞

旅䷷

咸彖曰、柔上而剛下、本義兌柔在上、艮剛在下、或以卦變言柔上剛下之義、曰咸自旅來、柔上居六、剛下居五也、亦通。按或曰亦通云云、則姑存其說耳、不如直就卦體爲長。○程傳柔上變剛而成兌、剛下變柔而成艮、鄒氏曰、六本居三、上與乾交而爲兌、九本居上、下與坤交而爲艮、亦是乾坤變六子之說。○孔疏此因上下二體釋咸亨之義、艮剛而兌柔、若剛自在上、柔自在下、則不相交感、无由得通、今兌柔在上、艮剛在下、是二氣感應以相與、所以亨也、此說可用。○來註以恒綜卦爲說。

恒䷟

豐䷶

恒彖曰、剛上而柔下、本義震剛在上、巽柔在下、或以卦變言剛上柔下之義、曰恒自豐來、剛上居二、柔下居初也、亦通。按此當與咸同看、只就卦體說爲是。○程傳謂乾之初上居於坤之四、坤之四下居於初、剛交上而柔交下也、亦是因乾坤爲說。○孔疏此就二體以釋恒也、震則剛尊在上、巽則柔卑在下、得其順序、所以爲恒也、可用。○來註以

咸綜卦爲說

晉䷢

觀䷓

晉彖曰、柔進而上行、本義其變自觀而來、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於五、是主卦變說。○程傳凡卦離在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進而上行、噬嗑、睽、鼎是也、此不言卦變、而噬嗑見前、乃云柔得中而上行、語稍別。○愚謂在上、即是進、晉卦自下而上也、不必別有所指。○來註以明夷綜卦爲說。

睽䷥

離䷝

中孚䷼

睽彖曰、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本義自離來者、柔進居三、自中孚來者、柔進居五、自家人來者兼之。○此以一卦自三卦來、與隨蠱同法、失之太煩。○程傳不言卦變。○愚按合柔進得中一句看、分明指五、爻皆與晉同看、即言卦變、亦當取中孚足矣、而離與家人尤多一折也。○來註以家人綜卦爲說。

蹇䷦

小過䷽

蹇彖曰、蹇利西南、往得中也、本義自小過而來、陽進則往居五而得中。○按文王彖辭但曰利西南、而孔子彖傳釋之曰所以利西南者、以其往而得中也、此處不宜插入卦變之說、原因程傳有卦本坤由

五往而成坎二五云朱子遂變其法而取小過耳總屬不必。來註以解綜卦爲說。

解☳☵

升☷☴[illegible]之卦

解彖曰解利西南往得衆也本義自升來三往居四入於坤體二居其所而又得中故利於西南平易之地。按往字承利西南說不必別作解。程傳不言變卦。來註以解綜卦爲說。

升☷☴

解☳☵[illegible]之卦

升彖曰柔以時升本義卦自解來柔上居四中溪張氏曰柔指六四也柔本居三進而爲四自下升上時焉而已。按三四交換於卦中不甚顯而彖辭何遽從此立意乎升爲本卦之名言其升也乃以柔時升也不待他卦之變方取升意也。程傳柔升謂坤上行也巽既體卑而就下坤乃順時而上升以時也。此說不言變卦而統就坤升立解於卦義爲順可從。孔疏升之爲義自下升高故就六五居尊以釋名升之意六五以陰柔之質起升貴位若不得時則不能升故曰柔以時升也此以五爲主不言變卦。來註以萃綜卦爲說

鼎☲☴

革☱☲[illegible]之卦

鼎彖曰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本義自巽來陰進居五而下應九二之陽。程傳不言變卦。按此當與晉睽同看。來註以革[illegible]卦爲說。

漸☴☶

渙☴☵

旅☲☶[illegible]

漸彖曰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本義此卦之變自渙而來九進居三自旅而來九進居五皆爲得位之正。按上文有漸進也此承進字說來以四卦義非必謂爻之進。程傳在漸體而言中二爻交也謂乾坤二體交中二爻即成漸然於進字義不甚合故朱子變法而取渙旅。來註以歸妹綜卦爲說。

渙☴☵

漸☴☶[illegible]之卦

渙彖曰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本義其變自漸卦九來居二而得中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大全朱子曰剛來不窮是九三來做二柔得位而上同是六二上做三此說有些不穩却是六三不與做得位然而某這個例只是一爻互換轉移无那隔驀兩爻底云峯胡氏曰柔得位者二往居外卦之四故曰得位乎外所謂上同者上同於五也本義以二爻相比者爲變故朱子雖有是疑而不及改正也。程傳渙之成渙由九來居二六上居四也陽剛之來則不窮極於下而處得其中柔之往則得正位於外而上同於五之中巽順於五乃上同也。按程傳九來居二六上居四亦是本乾坤爲說。本義云上同於四而雲峯辨之謂上同於五是合程朱二說酌之。按朱子某這個例云云是立個定例以解釋也恐古聖之意未必與我例同活看爲是。恐意只是坎剛來居於內巽柔往位

乎外。其不窮與上同。乃贊辭也。言剛之用不窮。而柔居上。能與剛同也。○來註以節綜卦爲說。

變卦共十九。其中如貢无妄渙不以變言。亦甚費解。然聖人語氣本活。就虛字中稍爲囘通。便可就本文說去。其餘諸卦。只就本文說尤覺簡明也。愚非敢悖朱子之說。但以程子變舊法而取義於乾坤。失子又變其法而自立一例。程子之說。旣爲朱子所不喜。而朱子之說。未必程子即爲首肯也。蓋此中原有齟齬不愜意處。朱子亦曾自言。而後人之致疑亦誠有所難免矣。又思文王彖辭。孔子彖傳。所以發一卦大意。自當從本卦六爻起見。而不暇以他卦相形。即曰推論。亦无不可通。而語意豈无緩急。故欲將卦變之說。存而不論。省却許多葛藤。而愚見淺陋。誠未敢執以爲是也。○雙湖胡氏有云。本義所釋卦變十九。自訟晉與圖同外。餘皆不合。如隨自困噬嗑未濟來。賁圖則泰否來之類是也。蓋圖雖因彖傳而作。而卦變則无所不通。不可以一定拘也。愚嘗疑卦變之與圖。有參差處。而先儒固已言之矣。嘉隆以後。姚江之學大熾。將程朱舊說。翻案殆徧。而未及於易。來瞿塘係姚江之支流餘裔。殫力註易。刱立異說。以翻程朱傳義之案。而左袒姚江者。相爲鼓其狂瀾。竟似羲文周孔再出。而漢唐宋諸儒。皆可推倒。予因睹其書。而徧閱之。不過將舊說之正對反對互卦。改立錯綜中爻名目。穿鑿取象。支離破碎。味同嚼蠟。乎大爲駭愕。求之高度八矣。因論卦變。偶借相較。非有取於其說也。乾爲天。天風姤之卦次。乃術家世應飛伏之法。於易理原无用。來函稱之。何得謂之知易理者乎。附識之。以爲後學解惑。

九卦上經三卦下經六卦

履 上經第十卦[illegible]

謙 上經第十五卦[illegible]

復 上經第二十四卦[illegible]

恒 下經第二卦[illegible]

損 下經第十一卦[illegible]

益 下經第十二卦[illegible]與損反對

困 下經第十七卦[illegible]

井 下經第十八卦[illegible]與困反對

巽 下經第二十七卦[illegible]

雲峯胡氏曰。此章三陳九德。雖夫子偶即九卦言之。然上經自乾至履九卦。下經自恒至損益九卦。上經履至謙五卦。下經益至困井亦五卦。上經謙至復又九卦。下經井至巽又九卦。上經自復而後爲八卦爲下經之恒。下經自巽而未濟亦八卦。復爲上經之乾。上下經對待。又似非偶然者。○按雲峯之說。原非執定如此。姑據所見云然耳。然細考之。履爲上經第十卦。損爲下經第十一卦。不知雲峯何以上經自乾數。下經自恒數也。以十八體言之。履爲上經第六體。損益爲下經第六體。其數同。猶可說。但上經何以專取履。下經何以並言損益。此不可解也。謙爲上經第十五卦。困井爲下經第十七十八卦。而履與謙。益與困。各間四卦則同。但上經何以專取謙。下經何以並言困井。又不可解也。復爲上經第二十四卦。巽爲下經第二十七卦。而謙與復。井與巽。各間八卦則同。但損

益困井皆並取而巽只專言又不可解也此處論理不必論數只作偶舉九卦甚爲直捷學者勿自起葛藤也

雜卦

乾 坤 上經之首
比 師 反對
坤 乾 正對
臨 觀
屯 蒙
震 艮 下經
損 益 下經
大畜 无妄
萃 升 頤大過大畜无妄正對
謙 豫

噬嗑 賁
兌 巽 下經
隨 蠱
剝 復
晉 明夷 下經
井 困 下經 以上經[illegible]三十卦[illegible]對 下經十二卦正對
咸 恒 下經之首
渙 節
解 蹇
睽 家人
否 泰 上經

大壯 -- -- — — — — 遯

大有 — -- — — — — 同人上經

革 -- — — — -- — 鼎

小過 -- -- — — -- --

中孚 — — -- -- — — 與小過正對

豐 -- -- — — -- — 旅

離 — -- — — -- — 上經

坎 -- — -- -- — -- 上經 與離正對

小畜 — — — -- — — 履上經

需 -- — -- — — — 訟上經

大過 -- — — — — -- 上經

姤 — — — — — --

漸 — — -- — -- --

頤 — -- -- -- -- — 上經 與大過正對

既濟 -- — -- — -- —

歸妹 -- — -- -- — —

未濟 — -- — -- — --

夬 -- — — — — — 上經佚三畫在中雜

孔子既爲序卦、以明文王六十四卦之次、而又以文王之卦反對相連、復爲雜卦、以申反對之義、大過以下七卦、與上不合、其爲錯簡无疑、自鄭東庚已云錯亂、朋改朱子亦云未詳、節齋蔡氏改正、以大過頤既濟未濟歸妹漸姤夬爲次、建安邱氏、鄱陽董氏、並倚其善、仍可共遵、而不必別生議論矣。若其卦次、與六十四卦不合、自是出於偶然、蓋孔子意主反對、而不在措其先後也。其蔡邱氏有非偶然之說、又以大過以下八卦不對主互體而言、恐不敢以爲然也。

附蔡氏改正後八卦。

大過 -- — — — — --

頤 — -- -- -- -- — 與大過正對

既濟 -- — -- — -- — 未濟

歸妹 -- — -- -- — — 漸

姤 — — — — — -- 夬

易經詳說卷五十終

易經詳說無卷數 巡撫採進本 山東

國朝冉覲祖撰覲祖字永光中牟人康熙辛未進士改庶吉士是書兼用程傳本義謂朱子分彖占程傳說理二書不可偏廢故兼取二家之說低一格以別於經又採諸儒之說互相發明者再低一格以別於二家覲祖時有所見亦附著焉其中亦問有與朱子異者如朱子謂左傳穆姜筮遇艮之八法宜以係小子失丈夫爲占而史妄引彖詞爲非覲祖則謂艮卦只二不變當爲隨既以二爲八則非六二矣當以彖詞爲是史非妄也又謂文王八卦方位未必分配父母男女較量卦畫陰陽朱子從後推論未必是文王當日之意又不取卦變之說蓋大旨雖出程朱而小節則兼採諸論也至所論卦變謂來知德爲姚江之支派餘裔創立異說以翻程朱傳義之案考王守仁未嘗講易知德亦不傳姚江之學黃宗義明儒學案列之諸儒案中謂其與陽明相異而惜其獨學無明師心自用可爲明證覲祖以門戶餘習見近似者而咻之亦考之未審矣